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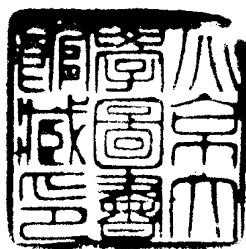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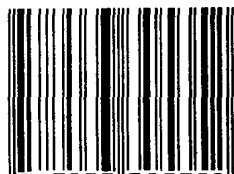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01/11/9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一)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一)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編印例言

一本書爲未成之稿原不分卷四庫總目一百卷坊刻一百二十卷黃氏題詞謂俱不足信並據原書面葉所標某省府決爲原分三十四册第十四册已佚今即遵用原編册數其原闕者亦仍其舊

二原編册數未有次第黃氏定爲起自北直而蘇松常鎮江寧廬州安慶鳳寧徽淮徐揚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浙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交趾西南夷九邊四夷而止今即從之以第先後

三原編册數厚薄不均且第十四册已闕循是分册數必間斷殊有未宜後人析爲六十册裝本亦嫌過薄今併附注及亭林年譜編爲五十册冀稍勻整非於原編册數有所變更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編例

一

四原本山東河南二省起處各闕數葉黃氏就傳寫本各篇補錄今江西篇帙獨少與傳寫本刻本相對闕形勝水利二篇雲南省亦闕形勝一篇貴州省闕總輿圖記疆域二篇今悉據傳寫本景補亦黃氏非致爲補所當補意也

五編者自序言有得即錄故每篇多自爲起訖書非原裝凌亂尤甚例如北直隸遠鎮形勢富與昌鎮形勝相接著原編乃誤隔十五葉湖廣省有宮殿名稱一篇當屬於承天府者原編乃誤置全省圖經之下葉旁編注號碼必後人改裝時所爲本故認爲原定次第故均略爲訂正

六原稿隨手撮錄紙有餘幅亦往往廁入他文並非同出一書而性質又不相合者茲均別爲一葉但仍以類相從不令先後歧錯

七顧氏手稿多作蠅頭小楷密行細字驟視幾難辨析今攝照概加展放排比時原行過長者析一行爲數行過短者併數行爲一行

八校注之字或在行間或在上下闕外其爲添補遺漏密改訛誤或於文義必須加入始能明曉者仍以原字或展放之字留於原位其在闕外者則移至行間適當之地其爲補充事實訂正疑異者無論文字多寡概作附注卽於行間原位或其適當之地旁標注幾字樣另印附注一冊以免擁擠兼便對觀

九附注編號每原編一冊各爲起訖並記明所在葉數

十校注之字亦有非顧氏手書者編印附注不敢強爲分別黃氏謂某省某府以及備錄二字其爲亭林手書與否任人以

天下郡國
編例

二

字蹟辨之吾於校注亦云

十一校注之字大小原不一致攝照更見參差附注或用原字或用展放之字且綴自各冊排列成行尤爲錯落不齊閱者鑒之

十二原稿塗改甚多除改筆加蓋字身致攝照後點畫模糊難於辨認者間就所改修正外其餘悉仍原式以存真相

原編冊次

第一冊	北直隸上
第二冊	北直隸中
第三冊	北直隸下
第四冊	蘇上
第五冊	蘇下
第六冊	蘇松
第七冊	常鎮
第八冊	江寧廬安
第九冊	鳳寧徽
第十冊	淮安
第十一冊	淮徐
第十二冊	揚州
第十三冊	河南
第十四冊	原闕
第十五冊	山東上
第十六冊	山東下
第十七冊	山西
第十八冊	陝西上
第十九冊	陝西下四川
第二十冊	四川
第二十一冊	浙江上
第二十二冊	浙江下
第二十三冊	江西

- | | |
|-------|-------|
| 第二十四册 | 湖廣上 |
| 第二十五册 | 湖廣下 |
| 第二十六册 | 福建 |
| 第二十七册 | 廣東上 |
| 第二十八册 | 廣東中 |
| 第二十九册 | 廣東下 |
| 第三十册 | 廣西 |
| 第三十一册 | 雲貴 |
| 第三十二册 | 雲貴交趾 |
| 第三十三册 | 交趾西南夷 |
| 第三十四册 | 九邊四夷 |

天下郡國書目
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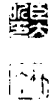
二

亭林先生博學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談論見長唯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有槩本外間傳寫以去分析失其元弟然猶珍為枕中之秘頃見國孝廉購得傳是樓舊藏本廿四冊藏是先生手蹟蠅頭小楷密比行間想見昔賢用心身勤不肖敢手鈔膏故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錢題詞

二

卓然成一家言也美圖其長藏之予子十月廿四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乙卯春舟園於讀未見書齋其中仍不亡
土目鈔胥手書而朱筆校改皆先生手定
予向所題識未免顛誤之歎年月蓋以自
秘大昕又記

崑山顧亭林先生著作富矣予所見原本惟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音學五書吳才老韻補正日知錄讀鮒十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敕文格論雜著詩集文集數餘種而已其傳寫行世者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外不多見間讀其文集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序聲援志序竊疑兩書何以一存一佚書之顯晦殆有幸有不幸耶乾隆己酉九秋友人張秋塘以天下郡國利病書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黃題詞

稿示余共三十四冊蠅頭小楷密綴行間楮墨具有古氣秋塘謂余曰此亭林真蹟也蓋寶之余留視一夕至山東省見卷首部頁不全書中文字義亦有殘闕遂掩卷就寢而羅明展秋塘索書甚急因遂之然余猶不忍舍是書也往晤秋塘秋塘備述是書原委云是傳是樓舊物而徐汝師諸顯、後歸諸王此書也得自王蓮溪家蓋蓮溪索藏書而徒巷係亭林之甥其為原稿無疑即有殘闕安知非即亭林序中所云亂後多有散佚者乎

重鈎是書已歸蔣春舉余方悔前此之不即歸之也閱歲壬子春有五柳居書友携是書來余且驚且喜叩其故知以古帖從春舉易得方悟人各有所有好者畢可好在古帖而是書不甚惜予所好至古書而是書得復來遂以白磁數十金易之是書本數與蘇州府志藝文門所引子衍生曰今傳寫本三十四冊之說相合每本旁有小數自一至三十四惟缺第十四本茲之強分十五為十四者定係後人偽作每本部頁標某省或某府字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黃題詞

二

序次先後起自北直而蘇松常鎮江寧廬州安慶鳳寧徽淮徐揚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交趾西南夷九邊四夷而止他省不分府南直獨分者蓋亭林稽祿南直紀載加詳與省府有上中下之別恐卷帙繁重故分也每本有備錄字姑猶未得其解覆案聲域志序有云本行不盡則注之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則此書與聲域志相出入亦未可知否則如利

病書序云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兩書本合而存之與皇祐府志載是書為一百卷而外間傳寫本又強分一百二十卷今觀原稿並無卷次則分卷之說俱不足信且各省先漢傳寫本不復如原稿次第故取對多所不同即所缺之第十四本或居十三本河南省之漢而所缺在河南或居十五本山東省之前而所缺在山東皆不得而知之也今十五本從新店淺云起

決非完書取傳寫本相對山東省有起要數頁河朔省亦於起處多兩頁余為錄入非敢偽為也亦補其所當補耳他若每本都頁志仍其舊至某省某府以及備錄二字其為淨林手書與否任人以字蹟辨之可也本數多寡已分三十四為六十有原稿都頁別之仍可弗亂憶古來地理書何限地理書之不全而仍實於世者又何限後魏鄴道元之水經注唐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王存之

元豐九域志元岳璘所修之一統志皆是也何嘗必求其全也哉向使如外間傳寫之本強分卷數以託於全幾如無縫天衣已失廬山面目殊不知淨林自序中原以為初稿未即成完書也烏乎可余今得是書以還淨林之舊觀以正俗本之訛謬余有之抑豈惟余之幸耶敢不寶而藏之以俟後之能讀是書能用是書者

乾隆歲在元默國敦陽月上弦前一日聽松軒主人書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月纂輯

北直隸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備錄

序

崇禎己卯秋間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
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
志書一代名公文集間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
錄其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此遺兵火多有散佚非或增補而其實本不啻先
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合年若
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俟後
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崇禎七年七月望日亭林山人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序

吾書表考傳考為司空以職在地官以萬里山川
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據常制
漸以時昧於是致有文疑者則闕之古有若海
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高貴地域圖十之編奏
主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
象形而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圖史掌厥職
漢唐咸陽丞相蕭何畫叔秦之圖藉今杜書既
無石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唯有漢氏輿地及括
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非準望亦不備載
名山大川雖有虛無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
外遠延之古不合事實於其無取大晉龍興混一
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唐蜀深入其岷文皇帝乃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王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
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於驗圖記圖或有差今上考
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險澤古今九州及今之十
八州郡國縣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
力地同十八篇制圖一體有六馬一曰分率所以辨
廣狹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
里所以定新舊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於夷險之異也有圖象
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
難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
失之山阿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
方邪迂直之勢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夫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
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
高下方邪迂直之實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
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固皆可得舉而定若準望之
法改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同祥大司馬山岳
之石銘焉能直則周之九鼎亦止于若隨山川歷而則高下亦高下

元忠傳有左史盤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
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

元十七年十月辛未相黃龍上海內事夷圖及古今
郡國形道四夷遠近四卷

就諸觀書老益勤元惠地理凡四夷之使自
後四夷遠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虛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盛有隴南吳時州縣遠
近有司不復傳曉乃繪布隴石山南九州所經受
洮湟甘涼岷嶺額爾都斯道里廣狹山險水原
為別錄六篇河西戎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
千夷廣三文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石
今郡國縣道四夷遷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跡跡多所釐
正帝善之賜予加著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
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歸十道在是重為
按察開元為採訪使置并降備焉

唐書賈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莫不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歐陽而後有隋年國字守於內地舊稱成不可獲知就乃盡龍右山而闢其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素獻以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瑒考創為七體九丘乃成賦之古體七體則為國之新章臣雖愚昧承師範業蒙授撰遂奉旨司鑠展職職任誠多難副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列九州必藉精詳乃可筆寫見更續集續其畢功然而龍右一隅久洽著焉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觀和探度微探指與議宜圖中龍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河舊據連接諸族東涼右地控帶朔隴岐路之便候交通軍鋒之備樂衛要莫不匪意就實依輪傳真如聖恩遣將獲遺新書授陳則重慶之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三

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八顧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為四清之宗而戎乃群羌之師臣並所導史據剪棄浮詞整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郡城十卷文義都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鹿馬一匹銀條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諸國縣道四卷表數之四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蕃布海以宏輪環外百蠻編綴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昔母丘師東銘不嗣其美奉使而抵修支登岸乃大澤無涯則懸崖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能詳究臣竊冠之職好聞方書冀仕之展注意地理究觀所考書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美善之習俗擇山獻琛之珍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聞聞之行實或

類之遺老莫不極其言而指其要聞聞之環諸城之小說亦收其是而美其德然歷周以降特略著明承歷數者八家澤區宇為五域聲教所及惟唐為大恭聖龍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考武都地開遼陳寒限於鴻臚東漢則哀牢諸夷西晉則獯鬻結轡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漢而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傳因而棄之焉祖神先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宗遂能通諭太嶺通道北至仙城於骨利幹買玄闡州高宗嗣守正續光廣前烈達單車貴詔西越慈山於波刺斯云唐隆府中宗優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會先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鑾輿藏元內底與教師之窮兵費武實同年哉有宗播平氛戾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委倫收斂伏惟皇帝陛下以工聖之姿當太平之運報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景避商故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四

而資龍水之令漢北數舍各之為玄化洋滋率土霑濡臣切切願於師友長親侍於軒屏自揣庸愚叨榮非據鴻臚崇谷風及龍懷去燕元元年伏奏進兵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觀閣以繁隆不遂專門續用尚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哀病思殫所聞又蒙於丹青擬今大人書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襟英嵩山大川縮四極於版圖分百郡於作縉宇宙雖廣舒之不盈處舟車所通覽之咸在且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卷述四十卷中國以高奇為首外夷以史記源郡縣起其增城普落收其家盛前地理書以燕州屬南陽今則改入已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惠今則改入康居凡諸陳林悉刪釐正龍右十地攝標表物之中遼東樂浪陷屬於建安之際書公事陞北音氏是江南錄遼東經倭寇被虜日致梗難

詩史搜羅十得二三今書搜羅所獲大半同禮職方以端特為幽
州之溪以華山為荆河之饒既有布於高賁又不出於海火多開
關棧派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是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
簡者臣等謝小成寸非傳物伏波之聲未聞示衆東郭侯之國書
方知阮寒金幕前雙寄所寄心觀整肅極多懸統錄優詔答之賜
錦練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挂二馬一匹送行槐
園公

許州志先記之泉為之新志書盡搜入後事嘉靖
己未知州林洪取許志重刻 實為此志七年而咸
自言所聞雖史諸書若干卷 李賓之作序稱
二泉錄其事而不及其所自著 舊志于人物皆略
其本傳一人僅數語殊不備終始實書以為史為天
下作也既周其詳志為一州作也及周其略行事理
當政今備錄傳文不敢彈擊
以王澤志 志皆錄公景大略相類似涉剽竊
今王而不錄 凡引古必載出處書以見考據古
物其又東所傳者蓋以本傳書之近世則考
舊志及故老所傳者載入許文不拘今古工者錄
古蹟所當存者不在此例 古碑文多剽竊者

以口古今人物名官及詩文直書姓名臨文不詳
又必有側是故有叔之如事繫一人一家誤登
酬贈之詞即出自名筆載在通志者不敢並存
此不書政績人物亦然其見存者不立傳 德
政碑不錄

古今地理志叙山川無以興乎險夷暗深之用載風
俗無以興乎觀民有方之實而壞則賦頌民教一切不
以老之庸臺榭之廢址連官貴人之號墓詞人墨客
流連光景之作滿然而是此何以異於人之家藉事記
以為珍玩為粧綴而祖敘錢串所以需服食之急
者漫不足徵也亦何取於登家也與

張淑舉曰古者列國必有史而天子之史外史掌

求安三
定州
洵陽、永州府
安化三
陝西、慶陽府

九

✦

+

永寧宣撫司 一在福建泉州府
安東三 文登縣 一中屯

✦

永寧宣撫司 一在福建泉州府
安東三 文登縣 一中屯

衛在山西大同府廣州 一
中道衛在陝西平涼府 一
鎮海二 一在蘇州府太倉州 一
寧遠二 一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 一
永昌二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
在湖南永昌府 一

衛名同千戶所者

通州衛三 一親軍 一左衛 一右衛俱在
定海衛一 在浙江
定海縣 一在浙江
靖海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海寧衛一 在浙江杭州府海鹽縣
海門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永平衛一 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千戶所各一 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千戶所各一 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一在永平府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十一

廣寧衛一 在右中營共九衛遠東都
新安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金山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興武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安南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建昌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武平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興化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安南衛一 在廣東惠州府海豐縣

所名同者

安福二 一在江西吉安府 一在江西吉安府
永安二 一在福建延平府 一在福建延平府
廣安二 一在廣東廣州府 一在廣東廣州府

衛名與府州縣同而非其地者

武功左右中三衛 一在陝西武功縣 一在陝西武功縣 一在陝西武功縣
永清左右衛 一在順天府永清縣 一在順天府永清縣 一在順天府永清縣
濟陽衛 一在山東濟陽縣 一在山東濟陽縣 一在山東濟陽縣
大興左衛 一在順天府大興縣 一在順天府大興縣 一在順天府大興縣
鎮南衛 一在順天府鎮南縣 一在順天府鎮南縣 一在順天府鎮南縣
大同中屯衛 一在河間府大同縣 一在河間府大同縣 一在河間府大同縣
建陽衛 一在順天府建陽縣 一在順天府建陽縣 一在順天府建陽縣
金鄉衛 一在河南金鄉縣 一在河南金鄉縣 一在河南金鄉縣
威遠衛 一在河南威遠縣 一在河南威遠縣 一在河南威遠縣
清平衛 一在河南清平縣 一在河南清平縣 一在河南清平縣
西寧衛 一在河南西寧縣 一在河南西寧縣 一在河南西寧縣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十二

鎮安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大田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建昌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寧遠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寧化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長寧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萬安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海陽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一在雲南永昌府

王士性五岳尋草

地脉 自昔以雍吳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脉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要知天地之所以乘除何以故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川起崑崙分三龍入中國然不言三龍盛衰之故蓋龍神之行以水為斷深山大谷豈足跡能備惟問水則知山崑崙崑崙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若一東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環虜直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大行數千里出為壁壘閭度逾海而止為北龍中消西黃入趙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閩中脉系大散閩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泰山起崑崙右轉荆山抱淮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十三

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為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趙雲南達雷蓋貴竹閩嶺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疑衡山出湘江東起匡廬止又分其一過更須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便甯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衡為大盤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度海止總為南龍宋需乃謂南龍與中龍同出岷山沿江而分蓋宋需大渡河為守而東漢雲當時士大夫游轍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牛河入滇下川江則已先于塞外隔斷岷山矣故南龍不起岷山也古云王氣中龍眠先發後藏而長北龍火之旬龍向未發自南渡嶺發而久皆宜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常全而何疑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閭伏莽都東少吳都曲阜

顧頤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起岐山豐鎬生周公孔子秦又都關

中漢又都之唐又都之宋人都汴故曰中龍先而久黃帝始起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後盡發于塞外徽化冒頓突厥夷狄之王敢後逢金至元而亦入主中則故曰北龍次之吳越當太伯時猶然枝葉文身楚入春秋尚為夷腹豫吳司馬晉六朝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玉至宋高南渡立國百餘年我太祖方纔混一故曰南龍王方始也或謂雲貴東西廣皆南龍而衝盛於東南傾曰雲貴兩廣皆行龍之地前不云乎南龍五支一止于武陵荆南一止于匡廬一止于天目三吳一止于越一止于閩咸遇江河湖海而止不前則必于其處湧躍清出而不肯遽收宜今日東南之屬盛也然東南旬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十四

轉而雲貴百如樹花先開必有木止其隨盛而花不盡苟又轉而若幹內特溢而散葉散枝等花皆然山川氣運與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曲阜其後轉而關中北龍先冰瓦先晉陽後亦轉而塞外今南龍先吳楚閩越安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也或謂齊魯亦中龍之委也乃周孔而後聖人王者不生意先算有類所鍾多矣曰固然亦黃河流斷其地脉故也河行周秦漢時俱河間入海河間者禹九河之間也故齊魯為中龍自隋場帝幸江都引河入汴河徑委淮將齊魯地脉流隔尚得太山塞護海東王氣不絕故列侯將相無不之而聖王不興意以是乎然則我朝王氣何如曰其非前代之比前代龍氣王一支惟我朝鳳回祖陵既鍾靈于中龍之滙留都王業又一統于南龍之委今長安宮闕

陵寢又孕育于北龍之蹠無三大龍而有之安得不萬斯年也此
余于送徐山人序中已及之而未詳其說

形勝自古郡國分治割裂茫乎無據惟我朝而都各省會天
造地設險要不易兩都乃二祖創建神謨廟書制盡善弗論如
出都門以西則晉中大行數千里亘其東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
北自然一省會也又西則關中河流與潼關界其東割關梁山阻
其南舊唐時其西北左渭右漢終南為宗亦自然一省會也轉而
南則蜀中層巒疊嶂環以四周沃野千里踴其中岷岷江為經衆
水縉之成從三峽一綫而出亦自然一省會也出峽而東則入楚
長江橫絕江南九水匯於洞庭江北諸流導於漢水然後入江沅
桂永吉寧諸山包其前荆山果其北亦自然一省會也又東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十五

江在左黃山右匡廬二龍欲自南來迤達東西南三面環之衆水
皆出於本省浸於彭蠡一池以入于江去水米山長江負其後亦
自然一省會也五嶺以外高而廣右又自為一局三江咸交于
管恬以東又分梅嶺以東自為一支以包乎北盡東海為關皆大
海而遠之亦皆自然一省會也西南萬里滇中滇自為一國貴竹
淺路初本為滇之門戶後乃開設為省者非得已也祥柯烏柳諸
水散流湖北川東轄制非一蓋有山矣獨中原片土莽蕩數千里
無山不得不強盡野以經界之故惟陳以東鳳泗而北完濟以南
人情土俗不甚左殊然兩河之流中貫淮衡為輔大行在後荆山
在前秦山西峙崑崙高中起亦自然一省會也山東以泰岱為宗其
於各省雖無高山大川之界然合齊魯為一原自周公太公之舊

疆也不入他郡邑矣惟兩浙兼吳越之分土山川風物迥乎不侔
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枕海
其俗朴自甌越為一區吳兩都一統之業自本朝始南都轉漕
為易文物為華車書所同似乎宗周北都大行天整大海朝宗扼
夷虜之吭據戎馬之地似乎成周附龍江○昔在龍城客有問余
然中百粵風氣久不開者余曰江南諸省會雖咸多山然過作省
會咸咸開大江駐立人烟凝聚氣脈各有渾數傳諸水不徑射
流即如川中山繞離祖水尚源頗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
無潴然全省群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為西大省獨貴竹百粵山聲
群列隊向東而行粵西水好而山無開洋貴竹山省而又無閑水
龍行不佳即邑皆立于山椒水濱止為南龍過路之場尚無駐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十六

之地故粵西數千年間習雖與吳越閩廣同入中國不能同耀光
明也然中粵可知已昔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兆負海
吾不無絕地脈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駭
而歎曰天星不照地脈已絕此地不久當為胡虜矣此未可以堪
與言少之
風土 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
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晴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
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
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
故頃時晴雨變更寒暑兩用兼之林木蒼蔚地嘔吸烟霧縱橫
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氣思之不得其故要不甚熱冬

不甚寒日則卑天夜則暴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
類余以刻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
別不起東北各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內地之寒
熱與鼓種之先後懸絕星洲地多海子以天造地設以潤燥高之
地亘古不潰不埋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土甚膏伊
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燥半之以垂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
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蓋夏
至日行天頂當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長沙乃衡岳之
麓洞庭鄧渚上流而古稱卑濕蓋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渴故濕氣
凝聚謂卑而濕者臆解耳附龍江客有問余廣石俗冷熱不以
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太洩故多熱

客而地氣不甚洩廣石地氣盡拔為石山則餘土皆虛業已無石
而疎理又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面不肥穀氣不
分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膚也以是
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風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
氣候之寒暑出于地者也地薄而理疎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
密則氣歛而多寒非專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山
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嘗疑其無有極
北愈寒安得為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為地各有厚薄疎密其
果不全係于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于天則今高
山峻嶺之上漸近于天漸遠于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故山愈
高而愈寒豈非土石厚而地氣隔故寒多亦其一驗

靖開河歲為充惠屢遭重臣治未底績溢於金卿魚臺出沛縣之縣雲
橋南下徐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以盛流合渴河入淮故遺今始
復矣雅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王門閣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
有弱清涇渭洛沮澧諸水弱水出吐谷潭界窮口山自張掖郡丹縣西
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崢嶸山經西安府郿
州涇陽至馬嵬陽陵縣陰馬入渭渭出清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
南至華陰入河納出隴州莊浪縣入涇涇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
州南合涇沮自方州昇平縣北于牛嶺_{在安所}出富平縣合漆澧出扶風
郿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北
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衛漳恒沁諸水秦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
樂縣太岳山_{在平陽府}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遼
谷_{在平陽府}縣名為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_{在平陽府}名為濁漳即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二

衛水_{在東北}至河間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滹水至保定之高陽
縣入易水昆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滹水南流入衛水衛出
真定靈壽縣東至滹沱河恒在陝西者出吐谷潭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
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沁水出澤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
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
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九濟河迤直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
迤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雁門代州東流從
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于海北京之水曰玉河出王
象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
乾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
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
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

水為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
東南流下徐即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
經河南之閿鄉寶豐陝西之新寧洛源孟津孟津之水武陟河陰原武榮
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
陽亳縣合馬陽河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蔡父錯於祥符尉氏扶
溝南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竟州出源或合渦
河入淮又有伊洛潁潁濬孟諸衛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出無名
之山在盧氏之西南皆流入於洛洛出陝西寧嶺山亦經洛陽縣出洛陽穀城山潤
出瀍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華縣入河濟即沁水出懷慶
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就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
為滎_{在平陽府}東出于陶丘之北_{在平陽府}又東至于荷_{在今平陽府}東北會于汰_{在今平陽府}
汰上又北東入于海汝為洛水別流孟諸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二

南衛輝府輝縣從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
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柏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
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下流又有濟澤濬雷
夏縣淇汶泗潁諸水出河南濟源澤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
章丘新城諸縣澤出歷城縣入濟齊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阻二水之別
流自陳留後儀陰澤至雲高縣東入于泗泗出兗州之泗水縣陪尾山經
曲阜至濟寧分流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於隄即
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
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潞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
東至青光灘水出聊卽卽縣經高密昌邑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
其澤數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
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叙瀘重慶

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澤湖口縣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岷山之始為江道縣東源漢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都武都縣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澤即即州今至于大別山漢川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為海陽非是沅辰漸元敘西源資湘九水是為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于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衛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南康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為震澤在吳縣南又吐納宜欽金壇宜興洮涌湖同百瀆西來眾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

暢塞東經古即地又為黔中棘荆荆州府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群荆江是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為潏水漢武時楊僕為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潏水是也至韶之英德為潏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為潏水合而為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漢謂群荆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焚鳩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潏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未俟若倒流者故云漢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潏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

楊升菴集子產相楚之子事之敗焉曰王以田江南之夢注
楚之夢夢於江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
本此渚水有南渚北渚北渚在琅邪臺門南渚在九疑臺陵
臺門之渚曰渚有東渚而渚東渚今之張家渚渚河昨而渚山而
上渚也東渚今之金華而渚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渚今之水嘉
石岷海中之渚即渚越今之建安在岷海中山有東吳而吳在岷山
水有東漢而漢有上渚下渚新渚渚有上渚下渚

燕京論

周弘祖

燕京居山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
紫荆山海善峰古北黃花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
棄以與塞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為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濟而天
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設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
寧都司藏其儲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衝一所蔽山西行都之境
以為遼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衝一衝蔽薊州守備之境以為夾持之法○
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
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為
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為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
庸惟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腦後之防益甚疎
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言可易言哉養威蓄銳觀變俟時可也其他如遼

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北之柘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
銀坊治山等處皆險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苟屯兵
聚眾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壑溝澗叢泉
縱橫地類天宇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薊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
營田圩嶼集水於澤地類天貽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草莽茂地
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過涉更盛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
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邊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京都形勢說

勞 堪

本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而北地實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助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碣已失全勢宋人指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二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誅款關平之報遼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事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范當朵顏之交據宜防關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七

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為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蹄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警警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指之籌策又非往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舉而關豐勝無難也繼之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愉玩既久警臺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東寧雁之塞虜犯洪府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府之援當不忘乎溯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憂患急弛東北之防則警備虞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膚既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固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惡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承之荼毒挂

慘憺矣大城京後以真金滿宣大以戰而為守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過秋則東塞餘時有人與之戰京後有警則東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八

燕碑

范守已

輟耕錄云元初有聖氣者言其地某山有天子氣金主謂元主曰
請以某山歸我元主許之金乃發卒十餘萬一夕鑿其山輦致于
燕置于此郭外及元得燕京改築城郭其山遂在大內後于山上
建蓬萊仁智諸殿為遊觀之所據此則今禁中萬壽山是也在全
為郭外地則金之城邑當在都城南矣乃北安門內有蕭太后樓
考其地又燕山西地豈遠之都邑在金城北耶不知置山石時有
此樓否有則不應棄于野外若無而後樓則非遼氏故物矣曰
蕭太后樓也

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
延天下士梁任昉曰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
為招賢臺梁史記昭王為混改築宮師事之新亭亦有燕宮不亡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九

燕臺至後漢孔融始言昭王築臺以延隄不知何據然亦不言金
臺也劉道元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言金臺不言在燕王
城中今都城東南十有六里有黃金臺後人偽為焉

都穆遊西山記曰覽山之陽有元邱梓楚材墓其西數百步有王
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山北麓鑿石為梯頭出泉潄為池所
謂王泉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南入大通河案金史宛平縣
有王泉山行宮王泉之名其來久矣

李西涯云西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覽山其寺曰圓靜又三
里為功德寺其右路盡乃有王泉散為漢池池上有崇宣廟巡幸
駐蹕處又一里為華嚴寺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臺殿與石高下
其地頂勝翠巒其泉勝王泉案金李晏有碑云西山蒼麓上千雲
寶重茂鬱翠來朝皇闕中乃古道場曰香山上有二大石狀如香

爐蝦蟆有泉自山腹下注漢谷亦號小清潭是香山之勝亦非一
日矣

廣濟或謂為廣濟即廣龍之水蓋水經注潞水東逕下洛陽故城
南又東在潁于延水又東過潁縣北而至馬廐山謂之落馬河
又南入山瀑布飛梁縣河注壑瀟瀟十丈許謂之落馬洪自南出
山謂之清梁河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而高梁水出焉
又東過廣陽縣南又東與流馬溝水合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
又東至涇陽縣奴隸入于苟溪魏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
河東流與潞河合考之水經潞水與桑乾泉源同流又會如澤水
合為一河逕山而東別名清泉河是廣濟之本名也其極廣濟者
以至宛平縣境內故謂廣濟東而入海故爾

昌平志云高梁河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州治沙灘又東南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三十

高梁河入都城海子其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
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入溫水魏氏土地記曰薊
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是高梁水不并州也況言亡黃河之別源

片辭云云潞河縣城縣師所究王錫韓侯其追其額倉崇北國來
傳謂為陝西韓城縣水經注云聖水東過良鄉縣南入東過長卿
縣北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又東南逕韓城縣東特所
謂潞河韓城者也上肅曰今潞郡方城縣有韓城世謂寒城非也
觀此則非陝西之韓城矣水經注又云潞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
梁山而高梁水出焉是潞郡亦有梁山也詩所謂萋萋梁山正結
此言之矣不然偽編去燕二千餘里燕師曷得遠馳至燕城于
彼耶必不爾耳

世言易州有涿水余每過保定北不知何為涿水及查水經言巨
易水出代郡廣昌縣涿山注云即涿水也東逕通縣又東南逕容
城縣北督亢溝水注之督亢溝受涿水出涿谷東南逕通北又東
逕涿縣樓桑里而東逕督亢澤苞方城縣謂之督亢水又南謂
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又南入于巨馬水則今之白溝河其涿
水之支流也涿水止流自涿谷西而出漸微不復成川至通縣北
重源再發結為長溝謂之涿水亦名巨馬水又東南逕范陽縣故
城北易水注之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寬中谷唐武天關東出
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檀名武營矣又東逕故安城南謂之
故安河又東逕范陽縣故城東與清水分合龍流入涿自是易水與
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涿濟東注至平舒縣與代之
易水合代之易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即山東逕西故安城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三十一

南過武連縣南新城縣北又東范陽水入之范陽水南通梁門
流東南流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
故城南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深澤矣又東逕澤潯城
南東合涿水自下涿易通稱矣又東逕易縣南太子丹祖祠東
又東至文安縣與寧池合是謂之而易至平舒縣與北易合東通
東州縣東南入于海是涿水與二易水異池同委通名互稱天今
之流離河疑即此易而南易在新城縣北下經深澤文安故今之
制梁河也

穀山罕塵

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為出奔之舉時有蜀
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非幸有蜀也長
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通川沃之
土處其間關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
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李賴
以不亡斯其效矣今日燕京之形辟如負康端
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
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况奧室之
間邪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北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三十二

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北乃古北口崇州東北
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即金人來
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之限今皆在
軍師之背若負康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紫
別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在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術兄弟入塞曹操討之
乃鑿三渠以通運一自潯泥入泃水謂之平虜渠一
自洧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魏文泃水出
雁門後人成天山東北入海水經洧水出無終西山
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
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泃水合入海按二

水當時通漕以制運石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漕汭入運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運北而東入運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虜運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出州雍水

平虜渠北山莊記

自南梁橋水度至白浮堤山莊、創縣竟麓山、軒脊可望是山也、而西、湖神、神廟、若等、皆在北通、無平、高、崇、峻、嶺、皆、而、若、者、百、里、猶、見、其、峰、高、是、宜、本、泰、山、之、陽、有、利、長、高、十、五、天、登、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海、出、百、望、十、里、為、長、樂、河、水、不、得、而、飲、又、北、二、里、為、玉、斗、潭、潭、深、圓、僅、丈、餘、草、叢、之、深、不、可、測、或、云、是、有、物、焉、有、而、牛、觸、而、然、然、于、溪、輒、不、可、得、又、北、十、里、為、瀧、石、駟、驢、山、石、為、其、山、長、而、北、表、凡、二、十、里、石、皆、壁、立、高、可、十、餘、丈、嘗、欲、危、如、壁、如、挽、前、臨、平、川、一、望、無、際、孤、壁、時、隱、時、露、猿、鳥、悲、號、行、者、慄、慄、而、望、如、虎、跳、深、若、天、來、造、勢、難、盡、山、之、上、有、臺、是、為、樹、雲、臺、雲、臺、高、聳、危、峻、臺、上、有、題、石、而、歎、下、而、觀、于、野、蒼、煙、而、獵、鳥、子、具、首、長、八、八、擊、然、而、自、擊、也、乃、歎、曰、美、哉、水、而、誰、見、之、山、下、石、林、石、金、俱、存、山、之、西、有、洞、是、名、栗、崖、勢、殊、奧、深、中

多、異、草、奇、石、潛、木、隨、風、揚、交、而、望、則、惟、北、多、世、云、青、宮、之、成、也、上、旬、秋、村、游、于、潭、河、是、當、駐、蹕、白、驢、驢、而、北、皆、崇、山、也、連、綿、巨、壑、又、砂、磧、延、緩、巖、閣、白、石、新、斲、蒼、翠、而、溪、則、成、巨、浸、然、亦、不、意、又、北、二、十、里、許、迤、邐、而、折、斜、入、而、谷、有、於、焉、是、名、漆、園、園、之、南、有、山、焉、是、名、相、思、是、山、也、幽、晦、多、蔽、書、有、果、嶽、山、臨、而、為、坎、有、池、焉、灌、漑、如、露、是、名、露、池、有、北、北、一、八、上、人、歌、勇、之、自、園、而、出、舟、由、走、集、西、十、里、許、為、高、崖、崖、下、有、泉、遠、其、然、而、皆、山、蔚、洞、森、蕭、嶺、如、也、又、而、北、十、里、許、為、清、水、湖、是、湖、也、而、山、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峭、嶺、以、中、於、泉、流、湍、激、水、地、或、分、流、注、汭、樹、木、之、間、相、激、巖、崖、之、穴、青、如、龍、鬚、白、如、吹、絮、仰、視、重、峰、時、有、珍、石、之、描、攝、沈、澁、迷、離、天、氣、自、噴、崖、間、可、分、悲、冬、棠、杜、牛、蟬、相、思、即、莫、黃、精、唐、承、之、後、滲、味、扶、芳、櫻、紅、頰、翠、飛、沐、翠、後、墜、而、復、起、新、舊、今、淡、落、而、不、變、奇、禽、異、獸、擊、擊、滿、耳、為、栗、相、同、徧、其、若、穴

山腰之麓牽蹠之毛半草隨風所流而行高莫極有積石名曰鵝
烈人面里許山益峻有巖名二馬上一曰松陵下曰金鳳其土猶多松
今抱石數人者有三撲遊者蓄針簪之而望則大山屏張峯然斜開
則金鳳石馬金鳳下控大巖巖以百穴瀝水為湖決而東流是為清
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折坂而西翁然紅絕巔巔有光有怪鳥曰六
十折折折黃崖白沙之間可六十折再由走集又西有怪曰十八
彎彎如金鰲初而立缺可容人可十八折彎嶺徘徊而則極立失
持不暇停足視斜柯橫枝匝藤蘿如舞器者蒼澤濯矣極旁眺則
北山巔巔一崖一陽朗懷秋日含濡雲靄之上平衍而立里有嶺
焉是曰長城蒼蒼高竦下視前埃其巔凡磔嶽橫嶺有琛琛刻蝕流
莽是曰秦皇之址有東出焉是曰馬跑包根覆之皆將矣又西二里
有臺焉是曰了望衝可二畝高可數仞沙頭匠之檉檀柏之木苑

宛相撲登之可望四方斗絕有足據者下臺而西十里皆峻嶺也
群爲中路展之西開如樹如障如層梯深險如昔言盤石花窠齊秀
風景壯麗遠閣依木鼓鼓蒼澤有顧鳥是曰天鎮險特倚于長城石
如玲瓏無樹木大石礧礧吹蕩揚塵則粉濤而起百里可見了了如
掌鈴口如鏡鏡一疑松露紫點通川下山有城焉是曰鎮邊之堡邑
人西八里許有城焉是曰銅鑪西方守山園之其南曰碧萬之山曰
通朔之山其北曰鷹揚之山曰落洛之上有湖焉小而深在碧萬之
藏園結不見每多芙蓉中有赤鯉蟹尺寸身之久山水增流則湖益
清可餐是曰令視之湖鎮邊嚴邑也居人僅可百數地寒不能立穀
立畜豕羸不甘矣雞其間拉指難沒而十里有畦曰厚年背塢大山
下視陳朱烟渚奇甚定爲大陰樓堞圍溝洫漚車極隨晚橫嶺而軒
界居處可甲燕平鎮邊食邑其面皆山也中爲衛鈴其東曰六華之

巖其曰曰小神之山曰青刺之山巖分形如六葉其第四巖有洞焉
最深巖土人夜夢之取石爲鳥思有雙鶴飛鳴是爲鳴翠之洞可十
里有聚焉曰長嶺大而五里有巖曰懸腰人曰懸皇上有蘭若焉是
山也威野距絕北而巖曰面環便山可三十丈磴道半之營之每
嶺則山形盡蘭若已北然蟠結秀鍊下視三山側側缺令東望長嶺
巖然開闢其左右蒼允峻石稍極出山下有泉焉淙淙可二十里達
于軍亦照映蕭瑟竹嵒澆然據岩而立終日無八山之上奇樹新篁
甘香醴水皆秘涉冬空穴洞然萬碧俱立山之上有臺焉營之而望
則蹇然而上蘭若間巖不可俯見是曰衡暫之臺山之西有洞焉小
而隘可容數人門有古柏蔽之坐其中以瞻西峰有如指掌中壁刻
觀世音大士像鐫刻甚深是曰觀音之洞又曰孤松之巖蘭若講堂
中有旗竿三株大可合根翠葉多子圍圍數丈其可寄也山之南有

茲馬四面峻峭可以入沿河山之下有碑不可辨自長嶺而來有二十里有禦馬田寺提塑有祠焉是祀菩提善古人有乞者衆食之俄而燃香乃殺之割而食傷缺民神之是爲祠也有蘭若焉田曰款是上也險峻於一頃不通行者陟陞凌蹙蕭然可託有煙馬障設於上皆紫英之反燭石丹霞有銀杏二樹大可盈抱皆密多生上山而北有山焉是曰御觀其峰岫險峻不易詰此其中有白石璀璨然狀如觀著於石上人所來則走高崖北山自高梁至德勝共百八十里小山至衆記者下焉有紅褐沙難走雖平趣數有虎豹奇獵獵野干白麋素獨免虎草樹多奇上人每言一月之友有山曰青峯下可畜犬而通四方每有魄形奇狀且飛且走衝札而西獵人莫敢近也人言三伏每雨群山上流大石浮浮焉奔騰多有雷雨建仰視碧駕鷹揚之山半在雲霧成樓臺岫飛雲樓烟片片入遠月不霽又神宗之真隱山川之都會也

漢之遠在北長安去朔方十餘里唐邊在而去吐蕃亦幾
十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抵古北口而抵紫荆關近
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喉也
卒有急則援吾之喉而附吾之背

燕之山石現望危峰雄特水洌土厚風高氣寒其草不
皆強幹而豐本難鳥之化亦勁蹙難飛而難；然近飛
也以故國望之科舉為賢豪上之人文雖沉鬱而不任于俗
登時觸事而悲歌慷慨之念生焉其猶然燕丹遭烈哉
以至聞是備敗之天亦莫不坐得不得然以急人為務無
關其時處之習此其善也然而風會之趨人情之化始未
嘗不積茂而後漸以清其流蓋其為大新濟骨肉而重交
游厥老成而亦輕銳以安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家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第一冊 北直上

二十七

三十七

大學衍義補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蔽
也漢以京兆在鴻臚寺秋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初未建
建其於徽宗時亦發置即立為四輔每輔則七兵二萬人為額我朝建
國江南於鳳陽七重兵此師京師皆散於江北淮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
嚴然有若之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建都於此其初猶以行在
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偏立五府六部八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
皆分其半以充并赴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打之在右則是為萬年不敗之
基永定於此矣然而要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
因郡治而立 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國善漢唐都長安不都洛陽皆王
其地遠近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外邊控扼北燕近而東次之南又
次之而南為最遠為靖如漢唐宋故更立為輔郡以重府為北輔因見舊局如
以看守之軍保守國之北門兵東也以此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險及北
左要害其西也以此易州為輔其北也以此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

天下第一冊 北直上

三十八

三十八

生鎮勝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
每處屯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異數而直隸河南山東三京
皆備軍固也七京以為京師之屏蔽通京師有軍則調發為大自古為國安
必固而以外居堂以敵輕營則人之家居必有藩衛焉然後 宣德間內
呼而外也若設關據險有所動於東而西面之機畢應之於後而之利皆財
不敵輕營也近年以來起調而直隸河南山東東起京上以豫備平一發
方兵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難設而隊伍空疎昔有六幸而無事則已萬
一有不測之虞東唐為最所倚以支持之而五為輔郡則屯七守則軍士是至
家之制而王息日廣 國家自轉輸之費而調發之費是至備禦之具而關
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真安矣萬一臣言可采見之施行其於國計
不為無補

不學而美補 今東師切近遼東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葉重岡
連阜外而澤潞等州高山峻嶺縱橫險阻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
始於何可以新農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
日稀後復日通險隘日夷謀使國家索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啻一旦
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夫今不爲之限制且恐日甚一旦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且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
折炭設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倉儲積省之計
日一以所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繫實
大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輿販竹木柴炭
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教奏開定奪給價收買或差人砍斫則是 祖宗之時遇
有營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饗內臣之收何所
取材若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充足以供時之用也蘆葦爲生之類
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屢十數星霜不可以然取之須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盡時生之必待時久況今近甸別無大山故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
立禁廠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北直隸數州民夫數萬此取柴炭以供國用
又復南之民以爲挑柴天府縣添設佐貳官以專掌之不時勒侍即或由
書一頁以總督之此等特令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
皆不取之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
要之所隨時制宜拾取足用政不必煩額設官拘拘督責固吾口食之衆以奪
民食之者也爲今之計宜移置易州禁廠於近京之地散達丁夫各還原籍
生且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高限期
準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轉輸例取納足通關以爲稽考又必痛爲禁除云
即歲高薪柴可以燃燠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來之末世所取
之炭必如核桃紋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爲通關之圖而京師及
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憩矣雖然本生山林散廠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
絕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大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

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
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禁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餉予以限唐人之
馳驅予以爲唐之休也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由折種樹榆
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
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
罪例應罰者定爲則例徒三年種樹者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
減照依結工司運水和度事例就伴專業種樹之人當官領價認種其樹若干
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功有折損者仍責其賠補所種之木必相去丈
許列行成行縱橫錯雜新舊便唐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投代仍行在軍衛有
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嚴違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
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裁一遺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 國用固
之以計民困固之以解而邊徼亦固之以收固矣又今京師軍民百萬之家皆
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情新司者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燬無京民百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一箇不可用石煤者僅以爲便乞下辦納挑運州縣計其官辦雇工價所費
幾何俾其糾紛還實費給與之市石煤以變是亦良便

大學衍義補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糴以爲飼餼
之具可無事時資以牧畜國爲近使然也適不能常養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
爲之慮至八犯東京品人尊之七兵於其近郊之牛乾風稿其留良相其馬以
爲大壯之計此牧事之明證也矧今國都之遠伊邇已已之變爲事用言者
計於事而忘於畜乎萬當時先者莫不確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痛
惟都城東北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舊場所諸積蓄如京如地請於無事之時
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又移附近舊城或築兵中或貯膳餼等四衛
官舊軍營設於其下持初文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
輪值內直下直四城七位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馬政 先華謂馬政賦之于民不若買之于邊買之于
邊不若養之于官我 祖宗參用三法至善也然而牧
地有廣狹而民病飼養有厚薄而馬病民困于牧蜀
馬疲于餉饋而人馬俱病此寄養之馬亮乎恩之不
而冀北之群皆歎服之不若也

順義志馬政 按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北行十一月廣選十二月
今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馬匹計程分俵此
吾縣養馬之始原備京師倉卒警報耳事守之後馬不復
散私治主于題准十年審驗一次嘉靖丙戌改審五年大略地
二頃養馬一匹甚爲民累已丑領御史廷對題請每匹派地二
頃合縣額額一千九百二十三匹陸續間併爲一千八百匹民猶不
支多乘夜僅馬于縣坊而逃高磨厰在涇侯夢元城定馬

數二百七十二匹十三年在涇侯比寶城三河事例之行城數
蒙奉道于屯院周題請減至一百七十六戶每馬一匹墾折
金地四頃九十畝零廣貼草料銀六兩額額四百九十六戶

元史

世祖至元三年十一月戊戌瀕御河立漕倉
十九年十月田大都至中漕中漕至瓜州設南
北兩漕運司 二十六年五月辛丑御河溢入
會通渠漕東昌民廬舍 七月辛巳開安山
渠成河渠官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運官
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
事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脩廣惠河師
十有九所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月己巳脩渚
沱河堰 四年正月丁卯浚會通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四十一

開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御于村度南北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
渡下接館陶縣界三曰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入承清河在清池縣西
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為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監言運河
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自兵興以來失於脩治清州之南京州以北
魏縣界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餘築浚源乃復
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清州地分水面高於平地全藉陡隄防護其周圍
之家概從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荒花復有瀕河人民就堤取土漸至
闕破走決水勢不惟遊行每妨運糧或致漂民居沒水稼其害甚於比索家馬頭
之南水內時藏格械板船家稱物即該以清州河州縣佐武之官兼河防事於各
地方巡視如有闕破即率眾脩治板去格械仍禁圍圍之家世守從作井截樹取
土都省准議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決武清縣役夫一千晝夜至元元年六月二十
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
步南流灌本管屯田發軍民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清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
十七日清石三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掌稱水源自衛輝路
汲縣東北連今州淇門西舊黑溝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右陡東北流入本州
齊夏泊復入御河漕及門民倉庫差官巡沿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
告往年景州兵縣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陡岸高戶十數為恐傷漢七田差軍兵
塞舊淺水即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視關引水
海又七月四日決兵橋縣柳村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務僧又遣軍開塞即兒
口水壩不得洩致致漂蕩張善許河孟村三十餘村黍穀廬舍而年五月
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即兒口東西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
及陡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餘復按視即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上
下古蹟寬闊乃概水故道名曰盤河今為開闢即兒口增濬故河決穡水由
滄州城北達清池河以入于海奉定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
瀾河源出金蓮川中由松亭北經遼安東平州西瀕涿州入海也至晉北行
錄云自偏橋南四十里過馬濟河東有涿州因河為名至元二十八年勃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一冊 北直上 四十五

潞安河漕運上都量撥水手先以千艘行之大德五年平潞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潞河與肥如三河並溢衝犯城東西二處舊儲城隍東西南三面城牆橫流入城潞郭外三關潞河及在城官民屋廬糧物沒田苗溺人畜死者甚衆而雨不止至二十四日夜霖潦漲如諸河水復漲入城餘屋漂蕩殆盡乃委吏部馬良外同都水監官備之東西二堤計用工三十一萬一千五十延祐四年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為水衝墮漸至頽圯若不脩治恐來春水泛浸沒民居又聞平縣五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東關潞河水漲衝塌北岸宜安官督天匠興後開平發民夫如小不任役請調軍供作庶可達威命極密院發軍治之泰定二年永平路也田總管府言為城東北五里許張家莊龍潭頭在昔有司產大築隄以防漲水而南運清水河至公安橋皆本也地分去歲霖雨水溢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脩必致為害工部移文都水監督令有司差夫補築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總管府言巡視大面關南馬市口潞河

脩治總計沿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而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為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始工三十六日可畢
潞河出西山在真定路真定縣南一里經臺城縣北一里經平山縣北十里案宇記載經靈壽縣西南二十里北河連貫真定諸郡經流去處皆曰潞河水也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縣城南潞河決堤定遠城每歲脩築聞其源本微與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屢壞金大陡為患本路達魯花赤哈散於至元三十年言在引關沿河自作一洧潞河河水十迷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關百餘家淤塞沿河口水復潞河自彼歲有潰決之患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潞河水連年泛溢為害甚深自臺諸山來至平山縣王母村山下與平定州娘子廟石泉沿河合夏秋霖雨水漲潞河連年苦民業隄莫能除害宜自王母村至安村暨河長四里餘接魯家灣舊閘復開百餘步安沿河以分殺其勢從之
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一冊 北直上 四十六

會通河起東昌路順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奇墩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于臨清以逾于即河至元二十六年奇墩縣戶韓仲輝大史院令史邊見相建言開河置障引汶水達于即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遠漕制為之良與源等按視地勢高下因於是圖上可聞之狀詔出儲幣一百五十萬糶米四百石墾五萬斤以為備直備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達新事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等置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已亥起于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輝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通以御舊河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會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馬之自言霖雨兩岸開河道淤塞宜加脩濬奏撥放罷輪運船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林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役歲委都水監官員分監印奉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職巡視且督工易師以右而視所損緩急為後先至泰定二年始克畢事全通輝三土壩二在臨清縣輝長一百八尺闊八尺而直身各長四十尺而鴈翅各斜長三十尺高二尺餘空闊二丈中師南至臨船輝三里長廣與上輝同

臨船南至李海務牌一百五十二里牌空闊九尺長廣同上土壩二李海務
牌南至周家店牌一十二里長廣與會通縣牌同周家店牌南至七級牌十
三里長廣與上同七級牌二北牌南至南牌三里長廣如周家店牌南牌南至
阿城牌一十二里長廣同北牌阿城牌二北牌南至南牌三里長廣同上南牌
南至刺門北牌一十里長廣同上刺門牌二北牌南至刺門南牌二里半長廣
同南牌南至奇張牌六十三里長廣同北牌奇張牌南至安山牌八里安山牌南
至開河牌八十五里開河牌南至滑州牌一百二十四里滑州牌三上牌南至中牌
三里中牌南至下牌二里下牌南至趙村六里趙村牌南至石佛牌七里石佛
牌南至辛店牌一十二里辛店牌南至師家店牌二十四里師家店牌南至袁林
牌一十五里袁林牌南至孟陽泊牌九十五里孟陽泊牌南至金溝牌九十里金
溝牌南至臨縣牌一十二里臨縣牌二北牌南至下牌二里南牌南至徐州一
百一十里三汜口牌入淮河南至上山牌一十八里上山牌南至三汜口牌二十五里入
淮河克州牌城牌延祐元年於洛陽置小石牌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裝約二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運至嘉三年議於金溝沽頭而牌中置臨牌一各潤一
大以限大船若欲于通事會通行運者止許一百五十料運者若之仍渡其船其
大都江南運勢紅頭花船一離不許來往惟擬折移沽頭臨牌置于金溝大船之
南仍作運環牌其間空地作滾水石阻水深即開大小三牌水落即開大船
止於臨牌通事會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許申稟上司權開大船仍滾金溝牌板
積水以便行舟其沽頭河土阻依例改修石阻蓋除舊有土阻三通金溝牌月
河內板是滾水石阻長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闊一丈沽頭牌月河內板截河阻長
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闊二丈上闊一丈

文宗紀至順三年七月乙亥令儒士鐵嘴于脩
併事 郭守敬傳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
開鐵嘴于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日若下非大為渠
壅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各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緒
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附容溢
沒人高壘阻幾紀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
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庚午沙河決發民築
堤以障之 七月癸卯沙河溢鐵嘴杆堤決
至思誠傳起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
溢洪鐵嘴于鐵嘴于真定境也召磁邑吏責而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總之遷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其月而塞積築
尖堤于外四十餘里命瀕河民乃多手列置草舍
於上鄉子不以防盜快是年民獲耕熟歲因大裕
乃募民運碎壁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
往來者無泥塗之病
劉德溫傳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澤漆二水
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
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元泰定中廣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渤海數千里北極燕陽南瀕青齊荏苒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數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勞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至五十二年出相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遼民鑄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開工墾千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怡良哈台烏古孫良補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日界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墾降宣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農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四十九

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酌募農夫每名給鈔十定田是歲乃大給

大學衍義補 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已將廣集此業勅下廷臣計議時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闢浙濱海州郡築堤捍海去淤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和勢分糧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產集之策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頓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除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堤岸以圍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濱雖未及行而嘗泛海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瀆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虞無如直沽然其五瀉入海濯溉不多清於將盡之地依為貢運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

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澆淡水俾其不至浸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存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強近世皆有所資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邊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資即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數田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廣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五

為應知工料除事中徐貞明上疏請開西北水利為工部諸限未幾以事降死
若治水者詳見志言水利甚多又人思其言內惟兵部上事最為切要
少卿兼御史許便宜開水田貞明謂凡民難與處故修列數款以釋民疑上命
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後開都御史蘇野漫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
水不石而田可墾者也蓋郡之水為患甚廣潯陽二河、濠河發源於泉乾濠河
發源於泰縣源流長又合沐易濬宜沙濬諸水散入各溪而泉渠濬濬意故
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溪大者廣闊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匯為巨溪每
當夏秋霖淫之時膏腴墾為湖陂數步化為蕩湖天大旱之當墾大墾有三
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散水之勢也曰微曲防以壩民之利故唐劉
史盧渙于河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汝令黃德屯田雖黃州置
斗門引汶水灌民田其利甚溥初此極計宗魯濬三岔口引濟波入海而景
州知州劉澤開千頃濬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古人遺法也近世行之有
效者也上即詣如鄭議并令貞明遍歷開闢與撫按司道議求疏濬諸舊之法
為貞明視台水平一第設法開墾成總兵總先復以而兵助之一歲之間已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一

縣田三萬九十餘畝時由傳熟感德會其地又廣增課為累極力飛言阻之柳
史王之棟出巡對劉神宗親御門諭令停其開墾德還內臣意不敢棄人情又
崇禎十五年六月工部議北水利使曹樂又出貞明濬水客讓令開墾抄發
戶部書詳議舉休然已無後矣

天啓中右日都史曹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二雙港鹽民羊馬鹽
大八區無水浸漬清濁見法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
不火開之甚多一畝畝止開八畝可得粟三石三石足食若能用農工一
其挑溝舊蹟過力不多不須挑溝數尺明年舊石之糧可必也惟天津水田議
之者糾臣詳舉難也蓋應舉所開四畝只及鹽田二畝人同知府觀察所開何
家園官行米石石轉餉關門此亦重行水利之明效也今事行矣矣

萬曆十四年 月上稅朝奉御城關開輔中時行等以近開水田人情甚難
不便不宜墾行時行以前者科道官給給定議請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
墾相應開墾京東常有水患每大水時受津汲民田數多相應疏導故有此舉
昨御史既言濬沱河難治宜且暫停若開墾見則劉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

故不宜墾農上復云南方地卑北方地高而地濶湖北地離燥且如去歲大旱
井乾乾涸水田如何可墾時行等云法皆過意亦只數開墾荒田不欲重開水
田上從之天以御史上之陳言為最上即令開墾成熟地數已三萬九千餘畝
言之可據不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二

通州志 漕渠 外漕河即潞河也流經州城東至天津接御河
 以而通江漕船輻由北而南是元史所謂通州運糧河今作白榆
 潭三河之水名曰潞河是也 於河即今省河之上流然潞河今
 會河也 河後淺置舖以時挑海河通指引河洪 東關紫牙
 廠淺 趙八廟淺 花板石廠淺 供給店淺 白草園淺
 白草園下淺 已上係通州地方軍淺通州左等四衛金糧軍
 夫各淺十名 新林淺 布營淺 盧家林淺 里二寺淺
 王家淺 馬房淺 楊字淺 和合解淺 黃家林上淺 蕭
 家林下淺 已上係通州地方民淺州倉民夫各淺十名 長
 陵營淺 老河岸淺 馬頭店淺 已上係無地方 土壩
 一處在州東城南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 土壩利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三

一百五十隻船戶一百五十名自張家灣起利到土壩每艘一
 石脚價銀六錢五毫石壩利船 石壩在裏清通惠河而利一百
 八十隻船戶一百八十名自張家灣起利到石壩每艘利銀
 一石脚價銀六錢五毫 外河官糧利船嘉靖年來始置正德
 以前運船至五月以後俱到通州城下自成東北角停泊運
 而南七八里許後於東關廟起車無顧河安差之擾無起利
 賄價此費遂因三四月間河常水淺始置外河利船若河淺起
 利亦從從之利是也及河至五六月水必淺漲退亦可以長行
 仍必照舊供與通州城下直糧就船起車京糧船令之或北南
 視此石壩起利則利便可看而運軍便令其有顧河之官乃
 不給水之深淺運船可否通行一舉概從是今日灣起利其改

何故 車戶一百五十名自土壩起利受中東倉各百石脚價
 銀一兩一錢五分而南合北門每百石脚價銀一兩三錢
 二錢五分而南合北門每百石脚價銀一兩三錢
 清河即通惠河也河之地方雖平屬在京大興縣然河是市粉
 俱運通州日工二部合月總理而安用官關當備通州各
 之官派紀水脚之後則京通人在花和通人居多一河之事通
 用紀之 石壩在州東城南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
 土壩利船 已上係通州地方民淺州倉民夫各淺十名 長
 陵營淺 老河岸淺 馬頭店淺 已上係無地方 土壩
 一處在州東城南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 土壩利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四

是官修堤無種一石脚價銀二合一釐一絲八忽二微水脚
 五兩銀則十七石石壩三十七石共一百二十一各機稅糧石
 每艘一石脚價銀九錢一毫三絲九忽一微銀史與神日京糧
 接應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也入國朝自六十年沙衝
 水勢漸衰深淺俱上有白浮諸泉細流常涸涸為成化而中嘗
 命平江伯陳觀疏導以便漕運漕舟至是大通橋下父老而
 郭守敬之利之使安假黑青之說竟為阻礙不聽下郭又寄命
 不郭郭中平船戶郭郭中平海泰科舉郭郭郭郭郭郭郭郭
 功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郭
 廣有官者多不得其要安官無補嘉靖丁卯臣觀疏導倉稅米
 相度因見水勢險峻直是駁船險阻臣自倡之官為觀則之疏

仙伯既先
 達惠河之
 遷工部郎中何棟戶部郎中且綱忠肅將陳瑞同候修之不興
 於戊子二月告成秋在年五月不四月而獲運通行上下快之
 是年所費與七行兩運糧二百萬石祇省贖價十二萬兩均完
 仍命良臣繼如舊又倉卒而始得代明年止運軍糧今則併民
 糧亦運之費之水能行者將能買實所謂多直益善斷乎無不
 可省其旨所不可省乃沿河者之最非河之最也但地形高下
 不然衝擊之患歟陽武所阻勢如足碗查賊穴之滿則橫潰莫
 創砥如美言也隨聽修濬防守之功尚有賴於後之良工焉
 分廩六是而倉在舊城西門外新城之中俗呼大倉永樂間建
 廩九十七間三百九十三廩計二千一十八間開募八百四十

四間內有大督備官廳一座暨新廳一座各衛舍小官廳六座
營房各二間并二口各門擊柝廳各一座西南北三門各三間
大建中舍在舊城南門裏以西永樂間建廡四十五建一百四
十五座計七百六十三間園基二百二十二間內有大官廳一
座東門擊柝廳一座南北二門內各有增福廟前後二軒作擊
柝廳各衛舍小官廳五座各營房二間并一口東南北三門各
三間大建中舍在舊城南門裏以東永樂間建廡一十五建
四十一座計二百五間園基一百八十八間內有神武中衛舍小官
廳一座擊柝廳一座神南西北三門各一間大建中舍在新
城南門裏以西天順間添置廡二十八建一百二十三座計六
百一十五間園基二百九十二間內有各衛舍小官廳四座營

房各二間各門擊辦廳各一座東北二門各三間四板木廠一
處門一間官廳一間每年收貯各通檢核糧米等俱鑄鑒各廠
用 雕木廠一處在新城外而南角向北門二座週圍牆垣計
地五頃六十畝 兼美官廠在城東南八里先年頗價悅建磚
瓦以備修倉之用於不惟費用不貲且多通員有嘉靖七年開
將官民船順帶磚料除收發外其半段者修倉取用則賈省而
軍便 西黑官廠在城西南二十里許崇睿院此磚瓦結土性
粗惡今亦停止 土城廠三處東門廠在舊城南門而南城廠
在新城南門而北城廠在新城西門北俱有官地打建土城修
倉處用

倉不計外倉收糧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內
米一百一十七萬八千三十六石 粟米二十七萬八千五百
八十四石 改倉京倉四分通倉六分
錢官 內總督倉廩年間發太監一員總督倉場正統順泰發一
員或二員提督糧餉司倉則嘉靖十四年言官王訥戶部有議數
華 內監正統元年設太監監督倉糧華春以奏又設一員
或二員至正德間陸續添置十七八員嘉靖初裁華止留二員
嘉靖十四年言行裁華 外總督倉廩總發通政一員總督糧
餉正統元年兵部南京戶部侍郎一員提督倉場正統三年以兵
部未都侍郎或兩書巡提督京通倉場華提督修倉六都左
侍郎一員國初修倉法年常出此通州巡惟在都代費此倉衛

光緒二年致書一員專司通倉其宗余允視東城御史亦官
嘉靖七年改屬一員以提督字面此歷京通二倉坐糧員外
以化十一條本部裁員外郎一員專司通倉坐糧糧部榮華
行樂譜表請十年頒勅會同巡倉御史督理糧道是倉道意
河軍務檢校給齋給教漢餘度部扣着銀兩 遺督主事四員
中書校核糧部新案榮華 楊勛進士五年通糧道員外郎
夏差辦事見士三四員賜助改糧糧完部 修倉倉主一
員當在通州任到三年二無係統是專管修理大是各倉 版
庫完他則後六員是州衛一員是州五衛一員通州石衛一員
神武中衛一員定遠衛一員武清衛一員至嘉靖八年撫史吳
仲養畢止存三員是州衛事宣武清衛念通州五衛等倉通州

石衛舍神武中衛帶管定遠衛倉倉副使共二十二員經牧
贈斷送處任漢守支糧共二十二名送處滿耗送是郭冠
平田倉守支此於通州等六衛倉分爲二十二官下每一官下
副使糧共各一道名改各二十二員名此爲見任倉各守支
時倉者官也總通州衛指揮一員通州石衛百戶一員
以中牛衛一官下每軍額金通州等六衛軍餉一十五名應
雷府守我糧款家每一官下額錢一十五名共三百三十名
專制包圍糧米進販修理倉廩小縣每一官下額錢五十名共
一千一百名軍事官統轄副司謀人無送數候於總倉居住軍民
便坐糧買外送充練軍二百八名德通州等六衛正軍四糧米
倉倉糧外守備食在此倉州守把官軍宣德九年戶部奏

行吏部取撥辦軍官兵部取撥教習軍官守把計四倉共九門
各門各二員老軍餘丁共十名一年一換辦軍官半年一換嘉
靖九年御史吳仲奏改各倉官撥各一員名軍斗八名守把
先年三月更換今每月一換修倉官軍四百五十員各道州
衛十八名道州左衛二十七名道州右衛六十九名神武中衛
一百八名定邊衛八十五名營州左右屯屯前屯後屯四衛每
衛二十四名興州後屯衛一十三名壽寧中衛二十四名海虞
太衛一十名各年額修倉廩五十五座如有損漏隨時修葺者
不在此限修倉軍夫做工八月至冬寒凍難以興作則令辦料

月俱於通倉被火九月十二日於大倉庫被火折糧如不完
限通倉糧米放走其散糧決計在京者歸本衛武蘇左右二衛
除蘇左右二衛府軍衛府軍左右前後四衛全存右前後三衛
隸于衛燕山衛燕山左前二衛龍蘇衛酌撫衛滿州衛大寧中
前二衛忠義右前後三衛會州衛神武左後二衛收馬所大興
左衛旗右衛衛營各衛義勇衛武功右衛留守左右中前後五衛
羽林左右前三衛義勇左右前後四衛興武衛處天衛永清左
右二衛武德虎賁二衛和陽衛驍怯所著收所荒河衛統騎衛
蔚州左衛彰德衛神策衛應陽衛武城中衛濟陽衛著陽左右
二衛虎賁左右二衛龍虎衛七保太常二寺印監旗司司後尚
衣衛馬師司司禮內官共八監供用庫中宿衛染二局織染所

其使服作計二三萬承道庫廩大軍保馬二倉太平庫寶鈔
提舉司都稅司等衙門中府教坊司長黃等四門面城坊草場
通州衛在外府通州左右二衛神武中定遠武清三衛是州倉
屬營州左右二衛三衛通州左右二衛修倉庫雲中衛張家灣
稅課司北軍場倉張家灣稅課所都察院倉是此司領下東寶
王而霸北關上北馬房營下和日渠洋石橋峪口官庄峪口張
官庄和石渠西共十二倉北軍場北高倉與州復也有也二衛
洋石倉義倉共家橋二倉

馬政 國家以地制為養馬一匹免徵糧地一斗其法未嘗病

民也乃今兩畿及河南山東之民困於種稼而順天州縣疲於
寄養官及為政民未有不疾苦養顧者也然方其為之解係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九

大僕也北服虎頭兵可以都強胡而寄元吏一條於百姓之寄
養則已傷殘十之三四再見於官軍之騎操而操折過半矣賴
以為國能幾何哉然則為政之在今日欲使不病民而軍得實
用得如之何而後可也

昌平州志 嘉靖四十二年順天府昌平王公國光同編
著曰野史時弊考：會典參：部牒：教部：邑：學：商：難：易：復
詞：氏：諸：苦：樂：史：定：賦：役：書：冊：賦：主：橫：徵：糧：三千：餘：金：省：元
役：六：十：餘：兩

涿州志 燕地高寒土宜桑果桑之葉大於燕所產桑葉小
而多因日於晉魏然燕之產不多而桑不流於他境者民
惰故也弘治四年知州張遜冰巡撫秦公今取官田：沃衍
者：遂：築：四：圍：謀：桑：葉：桑：核：若：千：斛：俾：善：于：種：桑：者：培：壟
灌：溉：歲：得：桑：葉：數：萬：不：令：民：度：時：移：植：杜：田：久：：漸：有：成：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六十

三河縣志

官社主議後世弊政也洪惟我

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即徵富民田土額徵稅糧與
民世守具免弊之道萬至洪武十三年詔北平等
處民開田土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弘治二年
又令順天等府入官田土供撥與附近無田小民耕種
殊恩厚利載在全典可考見也今之官田王田所以
下奉上分所宜然無容議矣何則賦之家富貴已極
猶不能仰體祖宗之惠輒肆行奏討待民如力闢
永業指為無稽地土盤拿為己有豈有是哉其鮮
禮也嘉靖初年蒙差科道部屬會同巡撫御史親
詣查勘連回侵佔民田若干難未能盡復舊制而積
弊已稍除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地直上

六十二

議但異地自解開外給佃於軍民者似不可不清焉蓋
馬房設在縣西北故地亦盡在西北三河縣之民地及與
營二衛之屯田舉相參於其中奸狡乘機侵佔兩相影
射遂不可稽至使京衛官餘不但地以千百計且多膏
腴而數復有餘民地屯田盡為兩而數復不足大興馬
房者中貴也養馬者勢族也有司權不相涉余之何哉
至于免東免西二馬房佃戶皆吾民也何免東之地類
以九畝即作十畝且每畝徵銀三分免西之地類以十二
畝止作十畝且每畝徵銀二分四厘豈可不為之一均耶
解遼三河而接京師東連遼東使旌旁午至于旅人
又皆杜旅城孤其大者則有高麗及朵顏諸夷入貢歲
或再致三五往來經由無慮數千百人每人乘一馬仍乘布

五尺十八人一車仍乘布三十疋此昔年日費百金也近馬
車戶供係各處商人蓋皆衛前平糶之徒其無賴足以
抗惡而恩爭善相宜也但當召商之時適奉明旨嚴禁馳
騁一時風清弊絕而各商皆樂於趨事適來解遼復得
吳山草不殖毫無所得而且借債支吾是豈應募之初心也
故今時給以草料土食又禁草其私差且每人止令養二馬
則力事漸斯飽獲膏而應付不失也肅則變則通不其
然乎屯田國家設屯屯田有遺屯有營屯也於各邊官
地且耕且戰者也營屯一往各衛附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即
官寓兵于農之意注莫善於此矣但三河邊民在屯而衛下屯在後
凡地之民若民皆耕而有主而軍士所得者則地之惡者也事
甚地多糧少顯足難處厥後復稅從田名曰新增軍始因天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地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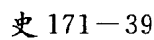
六十二

照三河縣民地均攤稅前似為稍輕但與衛地每畝止徵銀二
分餘而營衛則每畝徵銀四分餘夫二區地土微釋懸絕全生
宜起不功一歎也今夫地極墾竭所獲頗多倘略加調停是亦
平賦之政焉

有河縣 邑境濱河東南通鹽從是以連京通而地宜沙積... 歲設百夫堤障往湖以五十五夫疏濬運道民苦勞費官苦成交困矣又有... 幾處兵夫數十名每重載運糧荷戈從之輪轉險防終朝連旦此白河之苦... 也而新河制船兩項物力更交征馬先是運丁夫三百三名往往新河挑挖之... 役旋稱不便已之但按丁索錢解丁或于使軍募役是皆有負之累累其鈔關... 利輕分派百七十七隻于本縣運有力者煩之故事益艱正頭一名有租戶... 一二名可解一兩貼戶三四名可解一兩八錢以資修船更報拘追無端騷擾... 至四十六年倉完王 題准截去貼止用正頭于通濟庫領銀修船民因少... 蘇 縣界去鹽場路甚近鹽多私販價賤民不樂買商鹽至萬曆九年間以商... 鹽難計蓋課未完則官不得若滿商運到本縣按丁派銀每鹽十六斤定價一... 錢官為追比則改價託縣官方報完運為制 太僕寺寄養馬本縣原額六百... 九十尺嘉靖四十二年節經按院題減一百六十尺今五百三十尺寄養五... 百三十尺十尺七厘十驛群有長有驛對其草料銀通縣均派每地六頃五十

月外倒死者問罪買補以已服水單以作賤之罪之三年內倒死者問罪買... 補以領養年近必作賤所致三年外倒死者問罪買補以領養年分稍久或... 廢所致倒死者買補復倒者倒追價銀十二兩 一若馬倒不行申報寺院并該... 府私自買補名馬令補者查出從重究治 一如走失之馬問擬當查年月久... 近科之如出巡走失不到之馬不分年月久近俱行究擬 按回寺馬不得不... 寄牧近郊近郊之邑不得不分派編戶其勢然也額解係之馬傷殘于寄養者... 什之三四近于官軍之騎操而摧折尤甚龍驤可却強胡者有然民間一... 任易牧而中人之產不數年而傾盡我人斯制命于馬使原額馬數至今在... 有河之民有子遺哉 本縣走通馬原額十六匹每年換里順甲應役每足領... 庫銀二十四兩外甲內按地貼至五六十兩民稱煩苦萬曆三十一年知縣... 李喬樹因稅監高淮性反騷擾應付不給請增十匹申允不從里甲則招商入... 養馬走通名曰馬商每馬一匹歲給庫銀五十二兩縣足馬價工食草料等費... 民甚便之遂為例 營州前屯衛永樂初開屯正軍八百餘名貼軍餘丁六百... 五十名成化八年將各屯軍調發石塘古北二路防邊嘉靖三十二年將官下... 舍餘抽操新軍五十三名調發石塘路防守家眷隨往月報布花各路違支本... 衛止存老幼餘丁三百餘名今漸消弱 按自永樂初撤大寧都司命以屬衛... 散屯內地而邑始有衛戍矣至今日名亡者什七實沒者什九或政之弛兵可... 詰問矣

上



文安縣志序 紀克家 微邑地形如仰盂為十五河尾間秋水
嶺至開碑為河故歲多通賦不能伍公家急為長吏病然所恃為
命祿者惟堤防是賴堤之踞百五十里大半在他即邑地故修
築功亦與他即邑共之此勤彼怠人緩我急九仞之功虧于一
簣千丈之防穴於一蟻此文之第一苦也其次莫若大戶頭後蓋
敵邑賦分九則富者為影射為占員超然計口之外故積年所食
亦皆亦資其費而大戶其名耳至頭役之累尤不可勝言無論一
切群吏悉為已暗即過客供張一飯一蔬一襁一席皆于焉取辦
故事三年一編千家立見蕩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此收課
稅夫屯牧地坐落汙和之鄉水至則為江湖蕩若巨津遇旱而
剛固不能施耕耨昔人所謂石田者間或長荒此亦可療饑總屬
不毛之地既不毛賦于何有故課稅之設皆非正供乃二正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六十八

閩人用事投獻紛紛莊田官稅為名不一皆百姓所驚兒佃產以
賠償者自先京理倡議力請減徵以蘇其困而害稍捐此文之
又一苦也次莫若奇養馬薄地四頃養一馬早則苦水草不克一
遇陰霖家且浮矣而況于馬故往有繫之公門而去者不得已
累及里甲萬不得已則以公署關為官廄甚至馬斃而家隨之且
不止斃一家而鄰里隨之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當官攝從來
鹽法之行祇有禁私販以通官商者敵邑則按口而給如期而徵
急商課嚴於國賦非通商以裕民而傷民以惠商此文之又一苦
也凡此數者不害于法而害于法不法

水陸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武邑與寧池合
至武平與清河合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
海一石出為澱一水北注寧池謂之歲口
即大城之口 清漳亂流而

入于海濁漳又名衛水即為黃河所渭漳水成蹟 清漳水出上黨
沾縣東至武安縣南秦塞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
鄉西山鄒道元云選鄒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寧池合 趙水
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
注之曲陽縣東入恒水恒水出常山入滹沱 滹沱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
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滹水杜預云滹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
即縣入易水地里誌云滹水東至高陽入河又東北餘水注之
聖水出上谷東入于海註云東南流注于巨馬河不達于海因馬
河出代郡廣昌縣涿山又東過渤海東平舒北東入于海註云即
又謂之白溝于平舒北南入于海池同歸于海一統誌云一在永
清縣南一在霸州治北又從而南與李乾支流與水經巨馬河異
派 史記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又徙
漳水武平南 二里今城東北七十二里勝芳鎮集水滹流疑即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六十八

平舒通河在縣治北四十里水自霸州滙者一十有五曰廣陽水
涿水范水藍溝水盧溝河胡良河巨馬河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
河玉帶河磁河汶河霸水自安州雄縣滙者三十曰梁河清苑河
石橋河土尾河徐河方順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
河拒馬河白溝河白潤河唐河沙河滋河河雄河鵝兒河通
欄河和易水思谷水濡水來水雷溪子莊溪一畝泉雞距泉
自河間任丘滙者二十有一曰滹水西歸河其間河即治綿夢河
松陽河衛河瀛河派河縣暗河當城河告河濁漳河清漳河夾河
恒水倒馬關水漳沱河高陽河漕河長豐渠五官渡以八十步之
渠而滙巨浸六十有六此邑之所以歲苦波臣也 石溝河在縣
治東北五十里 柳河在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急河在縣治東
北二十里 文安澗在縣治北十五里 大寧橋口在縣治東南

五里 玳瑁口在縣治東南二十五里 大燒淀在縣治東二十
五里廣四千餘畝聚石溝柳河急河三水流入衛水達五沽蘇
窪淀在縣治東南 牛臺淀在縣治東 白龍淀在縣治北 勝
芳淀在縣治東北七十里上接會通河下達三南淀

大司馬王公通議自保定縣路曉村起自西向東由周家庄戴
家庄營家庄西營村直抵堂頭村華大堤一道務極高厚南護文
安地方計長約四十里計用夫二千名做工兩月每天一名給工
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一勞永逸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
舉事雖惜費復既成即將路曉村迤北至口頭村卜家庄善來
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堤盡為決去秋水一發即以
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壅所謂不與水爭利是已此策之
上也目前之計但當於苑家口拷槐園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二 六十九

地約有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防一遇水發最為壅塞若將
民田京營地捐其賦稅一半除者各州縣代補聽各自種自食春
間無水尚堪種麥夏間稍旱亦可種粟其中曲防盡為決去則秋
水亦不致大壅此不過一舉手之力 邑侯郭公允厚議二策一
起自注窩東行至園河出保定之南經留寨之北過西營抵蘇家
橋築月堤一道長約二十五里有餘遠者去河二十里近者去河
亦數里容畜有餘水勢漫緩此王公司馬展堤之遺意也雖霸諸
水泉不能東下而犯文安此上策也或曰河之決而入文安也多
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則今築月堤而護文安亦當自保定之下
苑口之上起于保定舊城基下東北經孔家甫戴家庄至西營抵
蘇橋不過十三里許此其工力較前堤減半而黑牛口白家道口
諸水之自進入文者尚不能救也此中策也 憲副井公濟博選

堤議由注窩西里許起自白家道口西北達保定縣上五哥庄築
為遠堤以防廖家黑牛等口之衝上五哥庄經保定縣東此至路
曉村南頭俱極高阜仍用舊防由路曉村南頭起經東北西營村
達蘇家橋亦華為遠堤以防路曉口頭杏葉等處之衝仍修北堤
以縷水復設遠堤以豫防北堤可安則守北堤北堤不可安則決
蘇橋東頭之堤以洩水而共守遠堤水勢既寬必無潰決患矣
霸州道觀察王公鳳靈議余觀直沽之上有大波有小波有三角
波廣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增益又為之堤停蓄眾水
而委輸于海水固有所受也然後唐治舊川為長堤以東之高廣
倍于前功使水有所行又多開支河聯絡相屬使水有所分見在
窪淀不下數十處又各深而堤之使水有所積則雖有淫潦飛流
大川瀾之支河析之諸淀澹之高堤防之可以無橫溢滔天之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七十一

矣堤易壞必有堤夫歲繕河易淤必有浚夫時挑支河既分必多
有橋梁以通濟則川得安流田得利源人無病涉戍馬不得長驅
地方大利也文安大城別為一區亦宜用此法多方疏濬然非
朝廷定其議大臣董其役勢必格而難行功或苟而速就求河之
治可得乎 掖令姜公揚武議夫水之行地猶血脉之周身欲疏
通不欲底滯其性一也顧咽喉其可噎乎脉絡其可壅乎尾閭其
可塞乎玉帶河抵苑家口水之咽喉也古鹽河水之脉絡也三家
波與三角波水之尾閭也今奈乾巨易漚西北共流而注于八十
步之渠噎乎不啻子鹽河即衝漳溝沈之故道歲久墮闕開為桑
田秋水灌河餘波橫溢壅乎不壅乎三家波塞則衝漳溝沈之水
不得游衍于樂塘石溝臺山勝芳與三角波不開于浮沙即隘于
敗蒲而施易桑乾胡渠巨馬諸水不得奔流于滄海祇聞陵防木

聞疏濬若此者塞平不塞米周王司馬辰河之策而咽喉之病除
用元人疏河許中丞濬河之策而脈絡尾閼之病除夫水之盤覆
者與水爭勢也以八十步之渠而開為三里之渠河身廣闊波流
晏衍不惟藉文保大無衝決之害而維縣新城安州新安高陽任
兵俱免壅塞之患矣性特濬沈潰而北秦乾潰而南北交頤而
南患更慘于北余昔經藍河見故道空曠澤惠未流一加挑濬便
成竟渠南河通流何由北注則西南之水由真定河間而匯于濬
沱河者亦可以殺其奔騰之勢而文邑免交頤之苦矣靜海居民
塞三家淀者有禁凡濬水經由之故道悉濬之使深廣由蘇家橋
迤東烟波浩淼萬派朝宗近為沙草填淤而愛為斷港絕流者亦
濬之使深廣下流一塞則上流必溢下流之趨海者既順則上流
之歸壑者愈疾如是則壅塞之弊撤而九河之績奏矣夫展北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二 五十一

濟南河疏下流要皆相地之脈順水之道貫惟仍舊費可永寧由
是而咽喉而脈絡而尾閼開闢格濬為難無是理也又議
云憶余童時聞鄉公諸貞明奉 命開三輔水利阻于浮議
曰北土不宜稻也廣為陳生國紀與涿鹿竟越人之習水利者疏
畦引水則為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涿涿
漁陽廣我抗稻民復其利別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
稻賈公彦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是宜稻故云三種黍稷
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以涿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
鼎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若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
則水深五丈障之猶虞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設水由于豐利非徒
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輒然曰若所云真憂燕之不可語水
者矣且濬水可以灌鄆愛涇水可以富閭中何吾鄉之于河獨避

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頭海東西三
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
安等軍興垣六百里置斗門引浚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澤終為稻
田防塞實遠其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
分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濫利四
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通賦易完利七戎
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城多起丁夫費置川原遲延歲
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希流言未獲載德之車已中鑠金之口
必主之 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機勿微微利而自養寬
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文安地形如釜當十五河之衝為泉流滙歸之區也其三營四波
皆不毛之地初無額課自正德時始議開墾而大有力者乞為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二 五十二

田以進官稅尋有牧馬草場僞違等項名色起科倍于常額斯民
已不堪命兼以旱澇不常相率逃亡漸成荒蕪時屯牧佃戶生員
任之龍等援霸州蒼兒浚減半折徵事例具呈先任鄭君病瘵切
身力請監司撫按兩臺俱報可 疏聞然未遑 俞旨屯臺盧公
嗟痛不已循長儒璠 詔發倉之例桂鄭君戚徵之請惟 慈寧
宮庄田子粹歲如其額自 神宗顯皇帝升遐 頒詔首恤文安
除 慈寧宮子粒錢糧不折外其餘徵費等三營火燒等四流俱
准一體減半折徵

保定縣志云大司馬魏展河議曰保定縣東北路唯村起目而
俱東由則家莊舊家莊而管村直抵唐廟村築大堤一道於堤
高厚計約四十里計用二三千名役工兩月每月每人一石給
工食銀壹兩伍錢計銀六千兩此二州七縣之利美富共榮後
堤既成即將路暗村起北至口頭卜家莊舊家莊口蘇家
橋清河一帶兩岸之堤盡為夾去即以所築之堤為兩堤則水
豈能復發所謂不與水爭利此策之上也目前之計但當于花
家口傍挑開二河之中由有民田京營地約四五十頃亦同水
患皆由為之防一通水發最為壅塞若將民田京營地斷其藏
托一平餘者各州縣代補各開無水尚堪種麥其中曲陵盡為
決去則秋水亦不致大虞此又策之次也
王應麟曰霸屬三縣折獄原無異同惟是保定澤鄉堤外窪地
太多每逢泛濫果流者數經年不淺積存難傾以致丁逃而累
及於戶戶赴而累及於人不得不盡中而地地不得不還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七十一

而花大亡業寒燕額賦難賦錢糧盡歸堤而五百頃內堤是小
無金無伍分折大額盡賦而折銀並與文人之家折折者其
人無餘地之稅地什頃然均一額賦也較重矣否懸絕哉

輔兵議

汪道昆

自古 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疆幹弱枝陸上都以觀萬國者也我
國家京營之樂未易更張環顧三輔之間尺籍僅一耳昌平北捍遼國
陵寢在焉 世宗常命大將軍昌平旋以罪議罷顧畿內巡撫秋駐昌
平截在 聖書迄今未改昌平故隸霸州兵備道項復設專道治其兵
隆慶初言官上言兵事請昌平團游兵三萬召兵部侍郎譚基總兵戚某
專練之 先帝嘉納其言召兩人者至屬增兵增餉議格不行尋以薊昌
屬此兩人僅出中策幸而兩人者同心戮力完結邊防比及數年境外無
犯其後輔臣建議增兵兵部侍郎二人一守昌平一守通州責以防虜誠
知昌平地重且必重為之防得時而竹孟有待於今日耳邇者薊昌以保
禦得葉當大以 貢市得兵九邊晏然胡馬不敢南牧議者方欲休兵捐
餉以紓大虞似也不佞過計竊以為不然我 國家用夏變夷自昔一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七十四

備邊為急以 京師而視薊昌宣大皆在肩背肘腋間則視九邊尤急矣
頻年內樞勝美外藉壯猷財力畢殫幸鮮底績即其樂未可操指其大較
有兩端畫地而守聲援不通一弊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塞二弊也夫匈奴
雖強不過 中國一大縣計彼控弦十萬其餘復何能為通計九邊之關
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廣顧今督府相望鎮撫比鄰 朝廷分信地而責
成之使各保其境內然或聚虜數萬直趨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
當其什一所謂無所不塞是也既分信地曾何患于其鄰東手而坐視之
不啻秦越虜之始至既不能併力而扼其方張及其情歸又不能出奇而
乘其既敗所謂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為賊賂虜而嫁禍于鄰獎也又
矣不佞之聞薊師也劃分十一路將士各有分區使徒籍此以待虜來虜
且棄之失謀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為主錯路悉自遠近赴之譬之常山
之蛇首尾皆應向虜犯大水崦少師楊公帥諸部卻之率用此也薊昌亡

論已宣大相距不數百里，猶之唇齒輔車，借使宣大宣府則宣府為主，大同則大同為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重矣。廣果數能得志，其未和由二鎮而觀之，則四鎮可知已。為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左右，顧以伺廣便四鎮之謀，皆能深入廣地，事得廣情，縱或大舉必先司日知之。自此勦兵長驅，可一當廣如屬犯，則前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守，如犯宣大亦然。乃若同時制宣戰守，互用志在王將，即如薊昌可戰之兵，不啻八萬以輔兵六萬合之，則十四萬有奇，即廣大舉而來，而告得十萬之師，足以制勝矣。宣大故有敢戰之兵，自今部署而訓習之，當不在薊昌下，即出宣大亦得十四萬有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事之必至者也。藉令分犯四鎮，廣勢必輕各鎮，全力足以應之，即分遣輔兵以為之援，無不可者。夫東西一舉十餘萬，聚豈足以禦廣而已哉？使其聲勢既振，即曲既明，捷擊既精，心力既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字五

猶之有背臂，指伸縮自如，廣有不虞，因而討罪，即東樹東廣西控西，惟上所命其我國家威德遠甚，成祖蓋先為之，乃今復以宣：正之師一收，聲威掃穴之績，廣將辟易不暇，寧復有他由足而故馬林兵以紆圍計，簡十萬以張聲威，半額以成各邊，僱武修文，萬世之利也。用是謹條四事，仍以二議足之，然惟因兵為兵，無甚高論，方今君相一德，文武一道，中外一心，此所謂千載一時難得而易失者矣。不佞從事行役，竊自比于獻曝之忠望，然誠懼失時要，非好從事者也。高明幸察。

三七

隆慶二年五月，劉繼祖督師，給疏陳邊務，言：破虜誠為制禦之良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難，非事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難，又難，因之不可比敵，不可南之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至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虜不心服，能再破，終身創矣，事雖忌難，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校，每校格足三千，列為三營，一分三軍，各加訓練，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字六

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隅以戰，遇之邊外，以為上策，萬一棄，毋入，亦願少進罪誅，自等頃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漸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從之。既而復條上分五三營事宜，言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

州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遷化出二哨應之、密雲
出一哨應之、密雲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
出二哨應之、遷化出二哨應之、兵皆據隘力戰、以拒
虜不入為上、或一而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
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劉鎮寧用主兵
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
臣論與繼先專其責、勿使巡撫巡閱、補得主兵
間、保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
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疏入、報可、三年總理
練兵、劉督威繼先上疏言、劉鎮寧兵多亦少、原
有七、不練、失有六、雖練無益、辭有回、又言兵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七

形象水、因地利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劉、地有
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內之形也、羊淪平易、近
邊之形也、山谷及隘、林薄荊棘、邊外之形也、虜
入平原、利子車戰、虜入近邊、利子騎戰、虜在邊外、
利子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邊兵所習惟馬、山
東若戰林戰之道、惟漸兵能之、鎮子生漸兵三千戰
守、又以三千為鏡子、付以教練、分發十區、聽任總
領車騎合練、庶得展布而無制于肘、虞、却議宜
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先、上是之、

隆慶三年二月丙子、兵部尚書霍冀覆總理練兵戚繼光條陳
各總督撫按會談合練是否、云、云、公對曰、王曰、車者軍之羽
翼也、所以臨堅陣、要強敵、遠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疎
敗軍、絕糧道、擊使寇也、故車騎不敵、又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
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
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
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即太公復起、不能易矣、且所
謂險地易地在、則昌皆有之、今計二鎮間、可練兵車七營、用重
車一百五十六兩、輕車二百五十六兩、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
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起撫標下一營、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五十八

住之建昌、遷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住之石
匠營、雲、以薊鎮總兵二營、住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住之昌平
是十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與轉戰之眾、即有數萬虜
無能為矣、或者疑於虜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等為之解曰、
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為一處、必以一半合戰、
而又一半出奇、或進其前、或得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進
奔有迎、擊有扼、塞有遮、截有追、奔逸截及、險地用騎、與車相
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虜之所恃者馬也、而我
有車以制其馬、虜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大
器火箭、皆可遠二三百步之外、且有車以為之營衛、我得以履
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為陣、

止則為營以車為正以騎為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壕
疊壘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
用食步不用馬以車蔽步又半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
堪用者三也前此虜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掠捕遍地皆
虜莫之誰何今有兵車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僅僅
自保取道以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前昌地方險阻車利
扼塞邀截使虜大失利常有終身之創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五
也臣等又以奏喻駐則布車四隅持卒馬砲俱備其中明以車
為衛也行則馬步各有止節惟車縱橫遠近所向無前明其不
可當也砲則隔子取子明無物可障也此車與大器相須為用
又因可互見矣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單字從車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七

大軍所駐名其門為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
以車為正戰以馬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武王為
然今都督戚繼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証今實以為得制
虜之長策部覆從之建昌自此設車營矣其餘陳有七第六失
四樂云臣嘗見射者破弓勁矢射疏及遠候令射近則云習遠
而不能近彼弓矢由人尚如此今邊牆依山山勢崎嶇有斜坡
百十丈者有平低數丈者所恃全在大器大器力大拿手又非
弓矢由人之物處高臨下又非教場平坦之地若不平日演試
識其高下臨敵一發不中再發不中賊已至牆下大器為無用
矣臣行邊每查庫貯一區之內多者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悉
皆掩卧塵土問之將領則云俟報警方給問之軍曰臨警隨給

汝能用乎皆謝曰不能節歲費數十萬金置造軍器萬萬發邊
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竭江河以實漏卮耳此不練之失
也今之所備虜者僅大器大器之中惟邊銳快鎗彼鎗銳之慢
原造未曾錯担粗細不一以致鎗子出口不直口人子小鎗腹
有隙以致大氣先失子大者即於鎗口一激落地矣且一手點
火一手執鎗手執鎗後子出銳較低者入土高者穿雲賊少犯
則命中不能賊環至則鎗掃無措由是雖具大器不能退賊次
惟方矢矢方矢之力不強於賊則與賊共且堅甲兜鍪非天能
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也

永平道葉夢熊一戰車議 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利勝之器今
之言樂虜者非不傷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具器多散漫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

而嘗試反不及虜之精車虜所恃惟騎射自少而終止一藝耳
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
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長哉大器也輕
車也換牌也此吾之所長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遠及矢
雖如雨可以善避惟大器一發避之無措一輕可殲數十人千
銃齊發可殲萬人加之為銃雷震山裂絡繹響應即虜騎百萬
亦無不披靡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
可使馳逐守中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間工部及大同
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即今劉鎮備箱亦用十六人後要改衝鋒
車亦非十人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
前進板退後者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過險四人可舉上列鎗

刀行時摺整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退則我止人遇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挾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木賊任賴州時曾用以破黃卿飛三箭彼長鎗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換前用砍馬刀與長鎗相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為一法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中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壯蓋貴精也奈漢擊胡常用兵三十萬往往不利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

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五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太祖用中山關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助也天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驚悍自誇蜂圍鳥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傷也就可以空弦下笑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鋒密雲遺伏三也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由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共三營每營選一千人養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將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必選食充虛糧充後積其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於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為強之術益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兩車正一名換牌六

名長鎗二名鈎鎗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于三名無人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騎百子銃一把腰一頭駝滅虜砲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為一隊十隊為一司十司為一部十部為一軍分為三營各為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前門之命脉京畿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剴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實大勢可觀矣虜本嘗一日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有夷撫賞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故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文縟節以急阿奉憂饒畏識以希

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天時方以歸義款誠為質而無故發沒憂過計之談昔遭遼斥今復不戒將至於三則而後已也誠不自知其狂悖惟臺下計安社稷熟思而銳圖之章甚神銳議塞上火器之人者莫過於大將軍薊鎮一年止放一次以其勢大入莫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柴發如佛郎機操職熟思之改銃身為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母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弓內大鈎彈七斤為公彈次者三斤為子彈又次者一斤為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為群孫彈名之曰公領孫尚以鐵砲片用斑貓毒藥煮過者佐之共重二十斤此發勢如霹靂可傷數百人馬若沿途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處處置人人能放則所向無敵真火器

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職製成，每日
幾次試之，見其不勝寒大。祖宗出塞，專恃神銃為破虜先鋒。
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輛，各有載大銅銃車成什元半。造
各樣大將軍三百兩，載炮車五百兩，大約與職意合。蓋善用中
國之長，以利虜，此上策也。觀大明會典，神銃神銃俱內府兵
仗局管，其慎重如此。和祖宗所以逐胡元，則知今日之所以
為賊守。其製輕車以備戰守。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
用之皆有成。劬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滿室研難
行也。不必逮引。即丘文莊李文達馬端緒評家，每能言之而
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為小車，而一兩拽之用十八人。
宣大邊之用十人，前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二

竟未得古人良法。是意自古謂之駛車，謂之輕車，實騎謂之輿。
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滿
為病哉？本職近日以意造之，雙輪前向，逆板稍後，上列刀鎗六
把，併即機二張，大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張，輪輕着地。若
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製鐵拒馬竹換牌，砍馬
刀馬見驚，恐奔潰，不敢回頭。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
可遮蔽二十五人，為一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為一
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
竹換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教技。每車一兩并銃
炮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
本職願以三軍之功，得精兵一萬，少動制虜安邊之策，緣係車

營更改錢糧重務，伏乞臺下裁議具題。決意而早圖之。宗社
幸甚。軍門撫按稱善。其製每一車用馬步二十五為一隊，合隊
為司。有左司右司，統以百總二名，十司為一部。為左部右部，統
以把總二員，千總一員，十部為一大營。有左營右營，統以將官
二員，計一大營共用馬軍八千人，步軍一萬七千人，共二萬五
千人，全勢也。惟前兵既有定額，而各營路之軍更多寡不同，況
各分信守，湊合為難。則居常訓練，欲必成全營定於事務，未能
也。惟今固地用兵，用車各從本營，本路兵之多寡，便宜各在本
地，相為訓練，不必強此虛彼，不必合遠湊近也。緣此車可用，駛
突，一車之兵步馬相兼多少，可為戰禦，進則為陣，止則為壘，無
使必成一營而後可用，但計有一車即用兵二十五人，有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四

五人，即用一車，則在在俱有。兵車分練為小營，合練為大營。卒
有警急，當量機宜，勢小則相近，一二路分擊之，勢大則調集諸
路合擊之。何練之不效，敵之不克耶？又查計車協見在之兵，建
昌營可用車一百二十輛，無河路可用車六十輛，臺頭路可用
車八十輛，石門路可用車一百輛，山海路可用車四十輛，共計
應造車四百輛，用兵一萬人。平時前步兵不足，馬兵有餘者，亦
就而用之。有警，主兵不足，客兵有餘者，亦就而用之。惟每車合
二十五人，不必拘定馬步主客之數，要在用之得宜耳。本道每
月親歷各營路往來督練，俟稍覺精熟，再合操於建昌臺頭通
中之地，則分合通變成功，漸可睹也。至於千把總等官，即就各
營路見設馬步各員內選用，責成其兵車之數，雖多寡不一，而

管制之體則大小通融此車器兵馬大樂如此 又議添減房
漆車 查得舊車有驟駃或房破安管拒敵臨時力入樂掘土
安炮高下無法退坐大餘緩急無情今議製漆車上載減房炮
三函高下安有法試之炮發而舉不致以三人拽之每戰車
二輛即帶漆車一輛勢甚輕便似為火器長技炮用營路見在
者車料頗料匠役並兼計該二百輛共該銀二百八十兩似應
并前議請造用庶兵車器用全儀禦犀利便巡撫臺達議前鎮
有險可恃故以守為上先此奉有朝議以匹馬不入為功然非
不用戰也見今東協當薊遼之界羽檄時馳則要情視西中二
路為急牆臺疎薄舊車無多則邊備當比西中二路加嚴今東
路臺牆之工必需歲月則今之輕車委應亟造今往咨議以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二

八十五

糧則取於庫貯堪動及漢莊裁減民兵銀兩既不煩請討以製
造則先急東協而責練於中西輕重並施新舊互用又不至於
偏廢誠切中機宜無客別議該道苦心籌畫以圖戰守大裨邊
務當與邊工一併議題用成永計軍門王一鶚題稱永平兵備
道葉憲熊議造輕車四百輛及大炮漆車二百輛臣等躬親試
驗委果便利有裨邊防且邊工卒不可完此項尤應亟舉已遵
奏便且事理往還查議審酌調停并計處錢糧行令該道動支
永平通化各庫貯堪動半例料價與支剽浮費及者積民兵等
銀九千四百三十餘兩該道選官造完臣等再行查覆如果工
作精堅錢糧並無冒破一體題請優敘以為邊臣任事之勸庶
事有責成人心愈奮其於戰守大計各有攸賴矣制可兵道練

習遂以半合營禦虞以半分路令南兵游擊整子散查酌沿邊
極衝設之選精勇百總一名專管裝放其炮房三面開門兩傍
可擊乘牆之虞向外可擊賊突之衝初設桃林口時適長昂子
伯魂領鉄騎千百餘挾弓躍馬橫索賞物撫諭之不馴關守備
張旆即示以大炮盡殲羣醜甚易不信號笛一發砲聲震羣
子飛出北山角轟然而崩石飛旋空若星墜眾虜膽寒俯首叩
地稽顙嚙指誓廢半晌方懸遂警服領賞而去此絕技神異之
明驗也其操練有圖曰車馬步擺列起操曰長營衝戰曰變方
營出馬步衝戰曰方營四面攻打曰戰畢收營及各號令具載
又曰五花每一營合車八十輛共四百輛曰協路合營方圖每
一面用車一百輛共四百輛及八陣圖刻布而變通在人不可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六

永道車製一木料尺寸 輕車 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闊二
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前琵琶頭一根長三尺三寸闊一寸六分
厚一寸三分 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闊四尺五寸板厚六
分 立柱二根長四尺六寸 上橫檔長五尺一寸 下橫檔
長四尺五寸 門二扇高四尺六寸闊二尺二寸五分板厚六
分 撐棍二根長三尺 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五分
厚二寸 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 車廂橫
檔二根長二尺六寸厚六分 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二尺
二寸 車耳二箇長二尺四寸闊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輪二
面徑過三尺八寸 車網十四塊厚一寸八分闊四寸 輻條
二十八根長一尺九寸厚一寸三分 車頭二箇徑過八寸長

八寸 火箭匣一箇長四尺五寸濶一尺高七分 卽機架木
 二根長三尺濶二寸五分厚一寸五分 橫檔二根長四尺四
 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上拒馬橫檔一根長四尺二寸
 鎗桿三根長四尺七寸 下拒馬橫檔二根長五尺二寸
 鎗桿四根長三尺 大神銳滾車 轆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
 厚四寸 橫檔五根長二尺四濶六寸厚五寸 立柱四根長
 七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 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
 寸 撐棍二根長三尺 拒馬鎗桿二根長三尺五寸 前車
 輪二箇徑過三尺二寸 車網十九塊厚二寸五分 輻條三
 十八根長一尺六寸 後車輪一箇徑過一尺五分 車網八
 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寸 前車頭二箇長一尺徑
 過一尺 後車頭一箇長六寸徑過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
 八寸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滅虜砲車 轆條二根長七尺三
 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橫檔七根長二尺三寸濶三寸
 五分厚二寸五分 前車輪二箇徑過二尺六寸 車網十七
 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三十四根長一尺三寸 後車輪一箇
 徑過一尺五寸 車網十二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
 寸 前車頭二箇徑過七寸長七寸 後車頭一箇徑過六寸
 長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匣一箇
 長一尺八寸濶七寸高六寸
 水道車器 肉上外下 車上 卽機二架 子銃十八
 鎗六條 鷹翎刀一把 鉛子一百八十箇 火藥一百八十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六

袋計九斤 火箭十五枝 火繩十條 藥線盒二箇 藥線
 二百條 車下 竹提牌六面 砍馬刀六把 百子銃二
 火箭二百枝 大旗一面 長鎗鈎鍊腰刀金鼓旗幟俱於
 各營路隨宜就用皆護軍兵執具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八十六

昌平州志 後藏之費以黃花鎮為一營要而黃花一營以四海沿為一押衛正
備營而相廣而廣勢費于相持也足故四海沿內德廣外皆防廣凡有警
有事批報黃花鎮之山海行從備廣在鎮後與四海沿相通有一道以便
又移移米雖非事押衛正也然而米等隨米之人咸知提後問當由一軍
防廣之人米是為常川一運在修時一兩及此舉之所毛周有米等一黃馬
州運米民等要便其廣故廣一運出則米為一營之晚矣今若竟等
小通則四海沿或有不難石四廣川運費在關內外相主三百餘里若則新營
夕黃馬先該軍請乃令一計必須使通衛總往來一移移得應傳速
斯國軍萬金而水無後患矣蓋黃馬川運通通通中一廣是黃馬川大
營國故軍一上報廣之問便且黃馬川外德廣較詳上下黃花鎮軍三
十萬四海沿軍三十萬分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在黃馬川此通傳報五移刻時則刻刻日外而入者多黃馬川黃花軍人傳通

昌平添設提督 嘉靖二十九年虜變之後添設提督兼署
都督兼事專管入衛邊兵防守 鎮守 仍兼署都督兼事
本鎮營營黃花居庸鎮邊三路泰將三員遊擊四員坐營一
員守備五員管領永安標下兵馬二枝及統帥華華昌平白
洋道兵三枝各三千名黃花一路主兵三千五百員名居庸
一路主兵四千員名鎮邊一路四千員名 遊兵 嘉靖三
十七年冬憲副楊公招募軍民三千名立為遊兵一營統兵
遊擊一員 標兵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北虜犯牆子嶺兵
部會議添設昌平總兵下標兵三千員名就於永安營摘發
軍二千名召募家丁三百名新軍四百名蔚州蔚州縣清解
軍三百名共三千名立一營統兵遊擊一員 坐營 嘉靖
四十三年春軍門議設總兵標下添坐營中軍官一員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 軍華營 軍華建設出自 世宗朝建華
華城都督府職為守備官後改副總兵官俱都指揮後改分
守官以指揮推補今改設遊擊領兵三千過關操日赴才安
城演武教場操備 守備 奉 勅協同內守備專守陵
寢以署都指揮體統行事

禁夫暴之使不作故 貢夷一過鷄犬林木盡皆成空驛頭後
一間食派父母妻子相對泣訴甚有撒丘盧以逃者是驛逆雖不
為貢夷設而使之畏貢夷以避驛逆又豈長計也見今三十九年
正入貢之期夷查三十六年馬頭之費原原給三千公該銀三百
兩外每馬百匹折乾七十匹每匹折鞭布一錢實騎馬二十匹每
匹貼息馬銀五錢而提後皆本猪首之費不與馬計往還馬三千
匹該銀六百六十六兩而提後皆本猪首之費又不下數百兩約費銀
一千餘兩美牛頭之費除 欽賜龍虎車轎每輛折銀二十兩十
八九兩十五六兩不等該銀五百四十八兩二錢外每車一輛正
貼銀十兩加貼銀五六兩而鞋襪上車下車賃房米菜柴舖之費
不與馬計每車一輛約費銀十五六兩往還車三百輛共費銀四
千五六百兩美義爾玉田才道幾何五千金錢從何補辦款假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九十三

官幫則應匿而時積原空徵取之民間則脂竭而皮毛皆盡使調
停而後開發安所得神運見輸之財稍或裁而養疲癯且先胃啓
蒙蒙開邊之罪畢畢酬勸事勢傳採人情思一通融之使賦不加而
事集則無如調停幫價銀之一術美何者早縣民地五千二百一
十六頃每畝除正供徵銀一分有零外復派有幫價銀八厘協助
驛遞共銀四千一百七十餘兩每年皆牛馬頭後自相允取并不
假之官徵其取款亦多未麥豆谷之類不盡給之銀兩至於開發
夷人站協不足亦皆各役那湊並不候之官幫此雖聽民之便事
誠不擾但惟免頭自頭後則償之不以時得之不以實政所謂名
存實亡者又均是頭後無事之幸有幫價之利無開發之苦當貢
之幸有開發之苦而無幫價之利是驛逆中且自相胡越矣況財
入百姓之手其費用也甚焉後當貽累之秋其措辦也甚難故有

開發不得而逃者在：有之早縣所謂通融者正通融三年之中
所謂不如賦者正調停於幫價之內查照早縣頭後三年一編海
夷諸夷三年一至除三十九年幫價銀見今出示徵收預備外其
自四十年為始總計三年幫價銀一萬二千五百一十餘兩貢
夷開發除協站外約費銀五十兩於每年幫價銀中扣徵一十六
百六十六兩六錢七分貯庫其餘銀二千五百餘兩仍舊聽民幫
兌積之三年當有銀五千兩貢夷一到即以此銀開發之論賦則
民間應納之錢而非出重徵論銀則三年積貯之有而非為驟辦
論事則公平又速之舉而不為難行論情則有餘不足之濟而不
為偏齔早縣所云均勞逸蘇暗累者此也至於彈壓之使不驚驚
限制之使不多入則人非早縣所敢典也伏候詳示施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九十四

密雲志

石塘嶺關東自陳家谷口而抵升連口延長二百四十
七里屬下關寨二十三 白馬關 黃崖口 營城嶺
馮家谷 白崖谷 剌車嶺 盤水谷 左二關 西
乾骨關 東盤骨關 陳家谷 升連口 神堂谷 河
坊口 大水谷 小水谷 牛盤谷 白道谷 大良谷
東水谷 西石城 東石城 共計邊城二百四十七里附
牆臺三座空心敵臺三十九座

古北口關東自屋家安而抵金房谷延長一百四十七
里屬下關寨十六 師破谷 龍王谷 磚梁子
羊盤山 司馬臺 鴉鵲安 屋家安 盤房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卷五

陟道谷 子馬谷 潮河七寨 潮河川關 潮河六寨

潮河五寨 潮河一寨 共計邊城一百四十七里附

牆臺一座空心敵臺一百一十一座

舊家寨關東自小臺兒寨而至將軍臺寨延長一

百三十五里屬下關寨二十二 將軍臺 楊嶺安 齊頭

崖 楊桐安 扒頭崖 師姑石 倒班嶺 大角谷

漢兒嶺關水谷 黑谷 輝臺谷 晚香谷 恩谷

南谷 送橋谷 大港谷 大水窪 蘇家谷 姜毛谷

石塘谷 小臺兒 共計邊城一百六十四里空心敵臺

五十一座

瑞子嶺關東自魚子山而抵大黃崖口延長二百三十

二里屬下關寨十一 鎮虜營 灰谷口 北水谷 南水

谷 龍兒營 魚子山 大黃崖 小黃崖 磨刀谷

黃門口 南谷 共計邊城二百四十五里空心敵臺十座

兵制 總督標下除原設振武營外節年題增西路

協守副總兵營 左營 右營 瑞重營 永勝奇兵營

鎮虜奇兵營 石匣營 石塘嶺營 古北口營 曹

家寨營 瑞子嶺營 西路南兵營 防守大水谷河大

班軍營 防守石塘嶺大同邊軍營 防守古北口山

班軍營 延綏邊軍營 軍營神樞車兵營 防守曹

家寨河間班軍營 保定班軍營 寧班軍營

防守瑞子嶺大同班軍營 密雲守備營 已上各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卷六

設副參游守都指揮無定員兵馬數目俱見四鎮三

關志

壬寅五月紀 密雲縣東至瑞子路九十里 東北至石匣城六

十里 西至城門 副總兵 東南至瑞子路六十里 東至曹家

寨九十里 北至古北口四十里 石塘嶺口門 新司 南至密雲

四十里 西至大水峪四十里 東至石匣四十里 北至白馬關四十里

而北轉轉堡白河從堡而北塞外未結石塘嶺至密雲城下

以有水入焉而北有水入焉而北有水入焉而北有水入焉

東北至佛堡 瑞子嶺營 又西北至湯家谷軍堡 石塘

關河 東北至白馬關二里 防守 南至石匣七十里 東至古北口九十里

而南至石塘路四十里 北至邊城十里 北至石河流水石佛堡南

下河河口而有堡 東陳家谷堡 東有水流入潮河川

而入潮河又東為潮河川大水峪三門 控守 東至石塘路四
十里 西至黃花路界四十里 北至邊牆 南至密雲三十里 北
至石城堡 而北東水峪堡 南神堂峪堡 西河防口堡
而南丹連口堡 丹連口南為清河營二門 北至懷柔二十里
又南為平欄山堡 四門南至順義二十里 古北口三門 都司
東至司馬臺二十里 北至邊牆三里 北為北關營城三門 倚
關下川口東南為潮河川堡三門 控守 司馬臺二門 操
守 北至邊牆八里 東南有登家店民堡 將軍臺軍堡
新城莊民堡 東為曹家寨路四門 守備 西至石匣八十里
東至黑谷關二十里 北至邊牆十里 東大角谷民堡 有水
從堡東入下潮河 黑谷關一門 控守 西至曹家路二十里

鎮交界而至驢兒駝九十里 居庸路交界南至蘇家口四十
里 昌平交界北至火嶺山三十里 宣鎮交界 居庸關東至
龍額等六口黃花路交界六十二里 西至石峽峪等三鎮邊
路交界五十二里 南至昌平交界二十里 北至宣鎮交界三十
五里 鎮邊城東至五座墩六十二里 昌平州交界西至南
石羊二十五里 保鎮沿河口交界
密鎮長六百八十二里
昌鎮 泰田峪城三門 控守 東北泰田峪堡 西堡
而西黃兒嶺堡 西北有水入馬 而田仙峪堡 而南潮
海所三門 都司 所城西北據石口堡 磨石口堡
驢兒駝大驢峪堡 南治口堡 南口東南大石峪堡
南口西小石峪堡 而南黃花鎮城三門 控守 黃花鎮
川河自鎮邊關入連鎮城東下據柔界 黃花鎮而西
鎮邊關 外又二重曰二道關 控守口堡 驢子峪堡
而水峪堡 八達鎮 〇自居庸關正城而北 石峽峪城
北石峽峪口東摩子峪口東接八達鎮口而華家莊口西
接分水嶺隘口 〇自居庸關南口西 白羊城三門 控
守 而白羊新城 新城北高崖口 白羊城正北長峪城
二門 控守 長峪城正北橫嶺城二門 控守 北大石嶺
隘口東北分水嶺隘口居庸路交界 長峪城而長峪新
城 橫嶺而鎮邊城三門 都司 而北唐盧番隘口
甲辰七月抄冊

密鎮所屬沿邊六百六十七里。○塘子路邊長二百零九里
鎮所屬東接馬廟峪交界地名石門嶺起而主營路久
界而山嶺止塘子路正開河口花樓起而主營路止河
水流通無邊塘處闊二十丈。○曹家路邊長一百二十里
曹家莊東自塘子路交界地名鎮口起而主營路割刀峪
嶺止共邊長三十三里。黑峪關東自曹家莊交界地名黑沙峪
嶺起而主營路大鍋蓋嶺止共邊長八十七里。○古北路邊
長九十里。司馬營東自曹家莊交界地名楊木頂起而主營
路紅門臺止共邊長四十五里。潮河川東自曹家莊紅門臺
起而主營路交界地名曹家莊止共邊長四十五里。古北
正關水口關三十丈。○石塘路長二百四十八里。白馬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九十一

東自曹家莊交界地名曹家莊起而主營路交界地名
臺止共邊長一百一十八里。大水峪東自白馬關交界地名花
兒臺起而主營路交界地名曹家莊止共邊長一百一
百三十里。石塘止關河口關三十五丈五尺
昌鎮所屬。○曹家路邊長九十三里一分東接石塘路大水峪
升運口起而主營路路驛兒起止。○居庸路邊長二百三
十二里二分東接曹家路路驛兒起而主營路路驛兒止
○鎮邊路邊長七十一里東接居庸路石峽峪界秋素頂起
而主營路路驛兒止。自掛旗居邊而供香山營嶺中未
設邊牆直抵淨河東岸係住鎮地方

遷化縣志卷制 邑舊無營自嘉靖己未之變始募兵為右營後四年而置左
營嘉靖九年而置輜重營三營鼎峙而撫臺復提虎士居重焉 撫院中軍武
恭遊或副總兵間有府衛黃初以衛官攝之事權兼重攸間不綱額求老將皆
卸題陞階級進崇焉 標下左營在邑治西南嘉靖四十二年設統領撫院
標兵事候應見額進擊一中軍二千總三把總五 標下右營在邑治東南
嘉靖三十八年設統領撫院標兵事候應見額進擊一中軍二千總二把總八
標下輜重營在邑城西門外嘉慶元年設統領撫院輜重兵馬轉運兵餉五
應應見額進擊一中軍一千總一把握三 鎮守中軍營一員即三七中營
永樂年設見額千把總官六 中路協守副總兵官黃營三七左營隆慶三年
設原係右營嘉慶四年主協守統領改為左營駐劄三七萬曆二十六歲題章
前車營遊擊備併兵於左營隨移協守駐劄漢兒莊轄中軍生營一千把總
十三三七右營設於嘉靖四十二年原係左營萬曆四年左右互易為右營
遊擊中軍千把總有九 濟陽營設於嘉慶九年遊擊一中軍一營一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一百

把總七 中路南兵營設於隆慶三年遊擊一中軍一千把總等官四十有
八 將領中軍游擊三七兵士分守各路臺堡
八 按南兵營設於南將統之乃軍士分防四路將獨居中指臂不屬鞭股
不及聲進斬擒雖為士累且南兵亡失募捕多北人其長子孫者久於北
北地人也兵且不盡南兵萬曆戊午撫臺劉公曰指言於 上竟蘇不誤
太平路求梁二年設厚經改後今仍舊泰將一轄標產子守備一輪木額提
調一中軍一營一十把總六 本路兵人二十八拔共部落五千四十有
奇俱各忠順帖服 喜拳路求梁初係提調把總嘉靖二十二年因撫賞總
關改為守備萬曆題加泰時駐劄轄重口提調一李聚谷守備一中軍一
生營一千把總九三 本路兵人一百一十拔共部落二萬五千六十有奇
威志順帖服惟駱駝一枝恃其素稱沿邊驍悍有華貴固有使心惡遂以
挾增焉 撫臺劉公不許違路將撫顯祖等擊之野得百功二十餘總已又
三擒其奸細即中葉已入竹間使其步下投之駱駝隨命遣境擒拿令其子
卜答爾固不為聞也 松棚路舊隸馬蘭谷至隆慶二年添設遊擊一轄滿

家口羅文谷守備二洪山口提調一中軍一千把總各一 本路夷人二十
八機共部落六千三百三十餘名俱已帖服 馬蘭路永樂寺設展經改後
至正統己巳年添設恭將一員轄大安口寬佃二守備黃崖營將軍居二提
調中軍千把總凡十 本路夷人四十六枝共部落四千五百四十九名口
暫攝副將

開隘

太平路 東自白羊谷開起至榆木嶺止邊垣延袤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
堡一十有一 樓臺二百一十有九 樞衝者五 白羊谷關 擦崖子關
城子嶺關 大廟寨 榆木嶺關 次衝者六 新開關 五重安關 棚
柴溝關 五重安營 太平寨營 青山營
嘉泰路 東自青山駐操營寺見谷起西至關亭寨燕河中西止邊垣延袤
六十三里有奇 關營寨堡有八 樓臺七十有九 樞衝者五 青山口
關 董家口關 鐵門關 李家谷關 嘉泰口關 次衝三 青山駐操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一

營 遊御口關 團亭寨

柏棚路 東自潘家口起至羅文谷關止邊垣延袤一百三十九里 關營
寨堡一十有五 臺一百八十有奇 樞衝者十 潘家口關 西常谷關
三臺山關 龍井關 洪山口關 馬蹄谷關 千象谷關 羅文谷關
沙坡谷關 次衝者五 樞衝者五 白象谷寨 西安谷寨 拾身
臺寨 羅文谷營

馬蘭路 東自冷背頭關起西至城看山營止邊垣延袤百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堡二十有三 樓臺一百八十有九 樞衝者九 冷背頭關 大
安口關 點魚石關 馬蘭谷關 寬佃谷關 黃崖口關 彰作里關
黃柏谷關 將軍石關 次衝者十四 龍洞谷 平山寨 馬蘭谷營
大安口營 點魚石營 古強谷 青山嶺寨 太平安寨 黃崖上營 黃
崖下營 將軍石營 黑水灣寨 義眉山寨 峨眉山營
烽墩 邊城道人馬衛廣遠空心敵臺其制為三四又不平周圍十二丈有

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百步一臺緩處二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
不常為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每臺百與一名軍官調度攻打臺
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砲重五臺一把總十索一千總悉以南兵充之

凡無空心臺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以臺當墩大約相距一
二里那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備號帶火砲什物有差近臺者聽守臺
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炮百總調度烽號當罰立為哨守條紋分給官軍習
學邊牧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官一員用南方人以其
性便捷而肯用心也凡遇賊馬所向該墩舉烽火左右分傳即邊城延袤曲折不
過幾息可通報備既風馳援不後

各路有探報 頭鎮最要處惟是哨探往來哨探不的舉致關開蓋遠外有西
廣有東廣而三衛屬黃崖新鎮處其間往來有遠近黃崖有向貨部落有劫掠
有多寡欲知彼中消息設有哨哨有明哨暗哨則出口按撥常川瞭望者也明
哨則各寨入各路常洽營營人往來聽者也此不論時日遠近但聞大營結聚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一

或屬黃暗槍要挾肆有的犯隨即星夜回關路將預料情形真是假又查商
長住其由某可犯某須知其路徑再度其向犯果係真信一面通報無鎮調
兵馳援一面傳檄臺堡據實夜加設其所調應援兵不必擺撥或出口埋伏或
口裏荷戈以待虜一猝至我火器大箭矢石交下以速待急豈不坐有長策矣
所慮哨哨之信不啻路時料敵或外我不得即鐘鼓急合兵待寇且暗哨員計
日以換助其山川遠近或三四里或五六里每換兩人：各執快鎗一桿在樹
木叢密高處如瞭見虜首而向十人以内則放鎗一桿二三十人以上則放鎗
二桿以次傳至關下我亦如前哨者或關炮備我有備必不敢深入自取敗
亡所慮夫夜不肯出口赴援而私行推諉令營震山谷往：援虜援獲我無耳
目賊至關槍掠而高枕則者有之所以屢入屢創也

平谷縣志邊防

將軍石營提調 既平營 峨嵋山營 黃松峪關 將軍
石關 彰作東關 黑水溝寨 峨嵋山寨 俱屬通州兵備
道及西關營參將所轄
鎮廣營提調 既平營 熊兒峪營 南水峪關 北水峪關 熊兒
峪寨 灰峪口寨 源子山寨 俱屬重雲兵備道及瑞子鎮參
將所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二

重刊

薊鎮守邊論主事陳紹 薊鎮京師之環衛也。延袤二千餘里。其邊

防固亦重矣。說者謂崇岡疊嶂。諸邊惟薊。邊為可守。而守之者在於
兵。所患者兵不足也。愚竊謂薊邊固可守矣。而今之所謂守者。非昔
之所謂守也。昔之守邊者。專守要害。而除兵以備策。應故兵雖省而
不少。力嘗聚而不分。虜不敢深入。肆毒者制防使然也。今則不擇要
害。不分奇正。而使議擺守。擺守未必能全。而策應祇見其寡。力分勢
弱。其何以支。就使加兵。亦豈能遍實二千餘里之邊乎。嘗考薊鎮原
額兵止四萬有餘。自二十九年多事之後。抽垛召募。已增至六七萬
矣。加以防秋客兵。不下十餘萬。去年虜自河漢口入。擺守者既
無如之何。經二晝夜。而參遊所統之兵。星散毛解。竟無一枝一隊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四

之應援。副總兵將承勛。特以數卒堵截。殲于賊手。此何以哉。良由薊
鎮有擺守之兵。而無策應之兵。以十萬之眾。而分派於二千里之邊。
聲威既不足以卻敵。緩急又不能以相救。蓋聚分之勢異。而散守之
形不相及也。兵法云。所備者多。則所與戰者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
寡。昔之守邊者。既有所擇矣。且步兵擺守。而馬兵以供策應。參將擺
邊。而遊擊之兵。原無定所。者。備緩急也。今則盡參遊馬步之兵。而分
派於沿邊。名曰各守信地。夫擺守果足以禦虜之入。則善矣。萬一不
能使之不入。則聲援隔絕。首尾偶決。其分散者。既難倉卒使之聚。而
彼以各守信地。為名。方將藉口。以道其責。孰肯相機策應。以冒不測
之險哉。是故擺守之兵。不可廢。而策應之兵。尤不可缺也。夫據險省

— 10 —

都黃公景愛來乃呈部華守騰同事越二年黃公代去值主事王公

真

陟陰難修邊牆後零賊每從窟窿山瞭望內地肆掠萬曆元年賊總
理潘星始於其上建立敵臺以戒不虞云○按一片石黃土頂多有

海軍石門路營奉特一員分守其黃土嶺大毛山義院口各以欽
 按列城分東西中三偏而東偏為路者四路誌山海也而閭堡獨
 附石門若何致嘉靖以前山海石門共為一路以監轄內臣守之而
 山海僅設守備一員至嘉靖二十八年山海召募遊兵三千統以遊
 擊特簡非額設也暨三十六年石門改設奉特而山海守備實屬之
 俱燕河副總兵所轄後嘉靖末隆慶初虜屢犯山海等屬始題准山
 海仍設奉特割一片石以東三道關寺兒峪改隸山海而此然列為
 二路矣然要害相聯聲勢相應二而一者也且
 今一片石關營則無補尤統於山海故附錄之

東自山海關連遼東界西抵石塘路并連口接崇州昌昌鎮界連天一千
 七百六十五里

山海關

東至遼東廣寧前屯衛中前所三十里西至撫寧縣九十里南至海十里
 北至義院口外

石門路

東自一片石西至月東堡連天一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寧縣臨口西下
 八十里南下各隘口七十五里北即口外

聖蹟路

東自聖蹟至西至梧桐營連天一一百一十六里南至撫寧縣臨口西下
 各隘口七十五里北即口外

燕河路

東自桃林口西至白道口連天一一百三十里南至永平府口西下各隘
 口七十五里北即口外

太平路

東自白羊谷西至榆木橋連天一七十三里南至遼寧縣榆木橋西下各
 隘口五十五里北即口外

喜峰口路

東自鐵門關西至團亭寨連天一十四里南至遵化縣口西下各隘口
 連安縣口西下各隘口北即口外

松棚路

東自潘家口西至山口寨連天一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遵化縣口西下各
 隘口連安縣口西下各隘口北即口外

馬蘭路

東自石崖橫寨西至黃峯寨連天一二百三十六里南至薊州口西下各
 隘口連安縣口西下各隘口北即口外

東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口近來二百三十一里南至雲縣下各隘口

東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口近來二百三十一里南至雲縣下各隘口

東自小聖紀寨西至將軍臺近來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雲縣下各隘口

東自雲縣西至將軍臺近來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雲縣下各隘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寬

昌縣疆域

東自舊田峪連石塘路到鎮界西抵居庸關鎮是城接紫荆關真保鎮界

居庸關

東自西水峪口黃花鎮界九十里西至鎮遠城墜子峪口紫荆關界一百

居庸關

東自門家峪口而至原子峪口近來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關口

居庸關

東自門家峪口而至原子峪口近來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關口

居庸關

東自門家峪口而至原子峪口近來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關口

東自秋葉場西至掛枝庵近來一百三十里南至居庸關口

東自秋葉場西至掛枝庵近來一百三十里南至居庸關口

東自秋葉場西至掛枝庵近來一百三十里南至居庸關口

東自秋葉場西至掛枝庵近來一百三十里南至居庸關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十

例馬關

東至先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固陽縣一百

龍泉峽

東至先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固陽縣一百

龍泉峽

東至先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固陽縣一百

龍泉峽

東至先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固陽縣一百

龍泉峽

東至先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固陽縣一百

遼陽鎮

[illegible]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事

下西望都各縣一百七十里
海北至八百里西至海四十里
東至二百里西至金州城東三十里
南望都各縣一百七十里
西至海四十里東至金州城東三十里
南望都各縣一百七十里
西至海四十里東至金州城東三十里

廣寧鎮

東至三公河三百里東北至營吳橋柳樹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平洋橋一百五十里西至一片石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大寧故城四百八十里北至屬美泰寧御界三百二十里西南至山海關五百五十里

多寧城東至平洋橋柳樹州界二百里西至李馬廟齊州界六百五十里南至大凌河長洲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中平山九十里屬不顧達等各隘口近英二百七十里

鎮武城自西安縣來抵海州界至楊氏堡西屬齊界各隘口遠英一百五十五里

美州城東至唐寧界五十里北至五十里南至心山遠英六十二里而東廣寧中後路則河界四十里

錦州城至大凌河四十里西至寧遠縣一節一百五十里

錦州城北至美州城一百五十里西地至建州遼寧中七百里屬不大凌河各隘口近英一百三十里

寧遠城東至唐寧中七百里屬不大凌河各隘口近英一百三十里南至海岸二十里北至松山堡抵歸州十里而西至前屯近英四十八里南至海岸二十里北至松山堡抵歸州

界四十里番下棚水物界分隘口延袤一百六十里廣寧在七城東
至海濱三十里西至大凌河二十里南至海濱三十里北至七城東
十五里前七城才至省邊界六十里西至山海關界七十里南至海
岸二十里北至十八盤山邊界九十里番下棚口堡等處隘口延袤一百
九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草

上堡形勝

東障

連場丁二一堡

中路連場城子年上縣山驛堡後長店舖堡後

日史舖堡後八里舖堡後湖邊舖堡後可山舖堡後板橋舖堡後山街舖

堡後接官廳舖堡後

路臺二十四座

東路馬張單堡後散羊峪堡後二一城一城場堡後

河堡後二十張其哈喇子堡後

路臺四十九座

連場九十四里

西路長馬堡後長靜堡後山天堡後年上堡後長安堡後

路臺八十二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七

陰山下堡

寬義子堡後月元長宿堡後上馬古堡後散等堡後

雙堆兒堡後長湯站堡後鳳凰城堡後

長河堡後長河堡後長河堡後

路臺七十四座

連場七十四里

關原下堡

關原城二一堡長清陽堡後古城堡後慶雲堡後永寧堡後鎮天堡後

北堡南增安堡後威遠堡後松山堡後

路臺七座

敵臺一百一十八座

連場二百七十一里

中國下堡二

中國城東堡後東路紫河堡後西路足遠堡後

路臺四座

敵臺二十九座

連場六十里

敵臺六座

鎮南城堡後東路紫河堡後西路鎮西堡後

路臺七座

敵臺三十五座

連場五十二里

汎河下堡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八

汎河所城堡後東路白家街堡後西路宋家油堡後

路臺八座

敵臺二十六座

連場三十一里

總路下堡二

總路所城堡後東路三岔兒堡後西路丁字油堡後

路臺十座

敵臺二十一座

連場六十六里

瀋陽下堡三

中路瀋陽城堡後東路紫河堡後西路鎮西堡後

趙會安堡 亦東州堡

路七座

敵臺三十九座

連場三十九座

西路縣連堡 是堡堡 平廣堡 上榆林堡 十方寺堡 上堡堡

平廣河所城 五座

路五座

敵臺六十一座

連場八十四里 陰歷五年建

鎮武堡 是堡堡 中堡堡 西堡堡

鎮武堡 是堡堡 中堡堡 西堡堡 西興堡 平洋堡

路臺二十七座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一冊 北直上

百九

敵臺五十九座

連場一百七十里 陰歷元年建

路臺三座

正安堡 衛國山堡 是堡堡 鎮武堡 是堡堡 鎮武堡 是堡堡

正安堡 衛國山堡 是堡堡 鎮武堡 是堡堡 鎮武堡 是堡堡

連場一百七十里 陰歷元年建

敵臺七十九座

連場一百七十里 陰歷元年建

路臺三座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路臺八座

敵臺一百二十座

連場一百五十六里 陰歷元年建

路臺三座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路臺一十七座

敵臺九十七座

連場一百四里 陰歷元年建

路臺三座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路臺三座

第一冊 北直上

百九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路臺三座

敵臺一百五十五座

連場一百五十五里 陰歷元年建

路臺三座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平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大堡堡

路臺三十六座

敵臺一百一十六座

連場二百六十八里

石屯城

石屯城

路臺二十四座

敵臺十一座

金州下

金州城

順口堡

牛心山城

城臺大白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城臺大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一

敵臺八座

海州下

海州城

路臺十二座

敵臺四十四座

連場四十四里

各路開城

連山開

鎮朔開

撫順開

廣順開

鎮北開

新安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一

鎮邊開

分水嶺開

旅順口開

梁房口開

四鎮三關志職官

湯平 總兵 永安營 標兵游擊 昌平游擊 守備

屠儒 參將

黃花 參將 守備

翠華 游擊

陳素 守備

灰嶺口 守備

石峽峪 守備

八達嶺 守備

白羊城 守備

鎮遠城 守備

渤海所 提調

長峪城 提調

天下御園判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二

鎮守總兵官關府三屯營

協守中路副總兵駐劄三屯營

協守東路副總兵駐劄建昌營

分守各路參將遊擊將軍

一駐漢兒庄營

一駐療陽營

一駐大喜峯口

一駐太平寨營

提調各關營把總近奉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洪山口提調 龍井關提調

潘家口提調

董家口提調 擦崖子提調

冷口關提調

榆木嶺提調 李家峪提調

三屯營守備

建昌營守備

關營

營設管操官壹員指揮內用之 漢兒庄營在縣西北一灤陽

營在縣西北一三屯營在縣西北一青山駐操營在縣西北

青山營在縣西北太平寨營在縣西北五重安營在縣西北

建昌營在縣西北徐流營在縣東北劉家營在縣東北

關寨各設守把官一員千百戶內用之 洪山口關在縣西北

李家峪關在縣西北一廖家寨在縣西北一張家安寨在縣西北

一十三里八嶺寨在縣西北一龍井兒關在縣西北一潘家口關在縣西北

峯口關在縣西北一大喜峯口關在縣西北

天下御園判病書

編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四

西北一百重山口關在縣西北一
 大青山關在縣西北
 榆木嶺關在縣西北
 游鄉口關在縣西北
 五重安關在縣西北
 白羊嶺關在縣西北
 冷口關在縣西北
 佛兒峪關在縣西北
 六山石志按前鎮分東西中三協而東協為路者四
 嘉靖以前山海石門共為一路而山海僅設守備一員暨三
 十六年石門改設恭將而山海守備實屬之俱燕河副總兵
 所轄後嘉靖末隆慶初虜屢犯山海等處始題准山海仍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五

參將劃一片石以東三道關寺尼峪改隸山海而屹然列為
 二路矣自東虜犯順萬曆四十八年置道山海石俱為所
 轄然要害相連聲勢相應二而一者也

營制

按關門營制之設東事以來總戎時援遼境官如傳舍兵若
 借乘自天啟二年閩部孫公承宗始置三部元戎設立營伍
 迨崇禎五年撫臺丘公禾嘉六年撫院楊公嗣昌九年撫臺
 馮公任俱有更置撫臺朱公國棟熟酌人地因勢而變通之
 確然有一定之經制矣

天啟二年始定經制

中部五營

馬世龍神武營

威武營

戡定營 繡武營 戢武營 南部五營 王世欽 寧武營
 襄武營 定武營 耀武營 龍武營 北都五營 楊世威
 振武營 奮武營 英武營 雄武營 翼武營 前部副
 將五營 趙世廣武營 宣武營 肅武營 壯武營 彰武
 營 後部副將五營 孫驍武營 驍武營 捍武營 捷
 武營 衝武營 一片石五營 招武營 健武營 靖武
 營 經武營 脩武營 以上閩部孫公承宗定自天啟五
 年至崇禎四年更換營制因東援官掾陣亡文卷無存難稽
 崇禎五年酌定營制 驍騎營 鎮標內丁營 驍騎左營
 驍騎右營 本道標下飛騎營 鎮城中營 鎮城左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六

鎮城右營 羅城營 南海中營 南海左營 南海右營
 北山中營 北山左營 北山右營 一片石營 黃土嶺
 營 城子峪營 義院口營 中前所騎營 中前所城守
 營 鐵場堡并永安堡 海防左營 沙唬邊船五十隻
 山海軍營局 石門軍營局 以上撫院丘公禾嘉定
 崇禎六年更換營制 親丁營 鐵騎中營 鐵騎前營 鐵
 騎後營 驍騎右營 驍騎營 驍騎左營 驍騎右營
 鎮標內丁營 道標飛騎營 鎮城中營 鎮城左營 鎮
 城右營 羅城營 南海中營 南海左營 南海右營
 北山中營 北山左營 北山右營 一片石營 黃土嶺

鎮標右協左營
鎮標右
營改
餘仍舊

商臺 銅坊商臺五座 羅坊臺座 西南北三座 東邊一

號臺起至南海口盡頭地立海中威繼光增修 王受臺 白舖臺 北小舖臺

大灣臺 北水臺 腰舖臺 早門臺 角山東臺 三道

小口臺 桃林東臺 三道正閣臺 爛石臺 唐帽臺 唐

帽臺 尖山東臺 小山臺 松山東臺 松山臺 松山臺

橫廟臺 共二十三號止 每座傳燈塔十四處砲台三十六

二名統以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每臺佛郎機八架收鎗八桿大

箭五百枝鎗子四千五百六十個石砲三百位火藥五百動隨

火藥什物俱全

本閣烽火墩一十四處每墩軍士六名遇

營制督師孫承宗始分中前後左右二十五營最為妥確嗣後

更定不一分至三四十營惟遴選內丁飛騎驍騎鏢騎為當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一冊 北直上

百九

石門路所轄閣堡東自一片石南山崖起西至井泉堡而 一

片石有城二 廟山口閣有城二 西陽谷堡五里 黃土嶺

閣有城八 炕兒谷閣有城二 大青山閣併此有城黃土嶺

提調轄十 娃娃谷堡小河口閣併此 大毛山閣有城小毛山失

董家口堡併戶門北柳河堡 城子谷堡嘉靖元年移西家

水閣寺閣嘉靖元年移黃土 平頂谷堡調轄十五里至

長谷口堡五里 坂場谷堡五里 義院口閣城最 拿子谷

閣十里 花場谷閣移細谷口問家莊仍 孤石堡十五 井

泉谷閣十五 黃土嶺營 長谷嶺營 平山營併義院口

燕河路所轄閣堡西自谷口石門子口閣而北琵琶稍 星星谷

堡移堡退四十里于 中桑谷堡曹桑谷中庵二堡右置

箭桿閣閣界嶺口閣三十三閣此 羅漢洞堡 青山口閣

東勝寨 乾潤兒口閣閣最為要害 重谷口閣 臺頭營 燕

河營 青山駐操營

建昌路所轄閣堡東自梧桐峪東尖山至太平路榛子崖白

梧桐峪堡 桃林口閣 正水峪寨 孤室兒寨 佛兒峪寨

劉家口閣 徐流口閣 河流口閣 冷口閣 石子閣

白道子閣 桃林營 劉家營 徐流營 建昌營

赤洋海口營 牛頭崖海口營 新橋海口營

永樂七年因 倭寇率千餘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一冊 七五上

百九

附海運洪武初徐武寧開運馬頭華有行 龍武營天啓壬戌開辦師

自天津至山海關南海口 南海口龍武營

海沙嘴連 紅五十號

此四路所轄連城自山海路南海口閣起建昌路白道子閣止

延袤二百三十六里即古長城間為移置山海路下二十

石門路迤西至建昌路嘉靖後改 瑞臺一伯五座山海路十二

石門以東三墩臺一伯六十九座舊敵臺北角山南海口各

路嘉靖年建墩臺一伯六十九座建敵臺一座嘉靖年建

心臺三百三十五座隆慶三年至萬曆九

山海路屬 山海南海口明李原設海防三營官兵三千員名 順治三年

經制官兵貳百零三員名 本口分防汛守肆處 老龍頭^衛 上有望海樓一座安設目兵五十名西至南海口五里 南海口^衛 建天妃聖母行宮一座三官行宮一座小聖行宮一座設立守備一員目兵一百名西至秦王島三十里 秦王島^衛 建望海觀音殿一座安設把總一員目兵二十名西至白峪廟十里 白峪廟^衛 建有小聖廟一座安設把總一員目兵三十名西至西條蒲河營分防汛守

石門路屬

石門路義院口守備下明李時所轄東至大毛山西至界嶺口扒喇廟止共計空樓八十一座 順治三年改設墩臺十座遺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一

牆隘口計長百里每墩安設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大毛山標守下明李時所轄東至黃土嶺關交界起西至義院口交界止共計遺六十里共計空樓七十六座 順治三年本關樓臺撥與黃土嶺關二十四座義院口關撥給本關樓臺三十六座東至董家口七十六號臺起西至板長峪一百七十四號臺止共計遺長八十餘里共計樓臺九十座改設墩臺十座每墩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黃土嶺標守下明李時所轄東至山海路交界起南山崖石黃一號臺至新尖山六十二號臺止 順治三年奉文均撥大毛山下空樓二十四座至董家口八十六號臺西至大毛山交界止共計八十六座止存改設墩臺十座遺長

八十餘里每墩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燕河路屬

燕河路明李原設泰將一員統轄界嶺^衛青山^衛守提貳員內屬長遺九十七里零六十步原設墩臺共一百六十七座 順治三年戶二部大人詣邊挨查險隘草莽將設立守備一員統轄臺頭界嶺青山三關營設立操守三員改那設墩臺共十六座每臺設墩兵三名共墩兵四十八名

建昌路屬

挑林口 明李沿邊東至梧桐峪西至白家山路長三十三里原設墩臺七十九座傳烽墩二十一處 敵臺七十九座每臺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二

設臺總臺名臺正副職名臺兵五名傳烽墩貳十一處每處設墩頭臺名烽軍五名 順治三年更定本口沿邊東至梧桐峪西至香油峪劉家口交界止改設墩臺五座每臺設墩兵三名共兵十五名 劉家口 明李係挑林口守備所管 順治三年更定操守壹員分管沿邊東至本口月城樓西至偏嶺樓冷口交界路長四十二里止設墩臺七座每墩設兵三名共兵二十一 冷口關 明李原管樓臺一百零四座每臺設立臺總一名臺正副二名臺兵五名 順治年更定本口沿邊東至劉家口西至白羊峪交界路長六十里止改設墩臺七座每墩設兵三名共二十一 名

劉家墩海防營

樂河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有水樓一座值今將毀至西韭菜溝三十五里 韭菜溝次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墩一座今已築存並擴至西清河二十里 清河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土墩一座今已築存並擴至西高廉河八里 高廉河次衝要口明季時設有水樓一座值今將毀有土墩一座今已築存並擴至西盤沙口四十里 盤沙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土墩一座今已築存並擴至西望風東交界三十七里

蒲河營

本汛海口地方來自金山嘴起西至小灤河交界止共計敵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一

里汛長極衝海口二處洋河口蒲河口明季設有副將一員兵三千名舊有營房倉庫基址是存次衝海口四處沙崖口野豬口胡林河赤洋口內牛頭崖赤洋海口明季各設立營官一員兵各八十名駐防海口舊有土墩六座今經年久俱各倒塌基址是存 順治新更經制蒲河口一帶設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目兵四百名按汛衝緩安設官兵修蓋高舖壘砌砲台督率目兵晝夜瞭望巡防各縣設有水樓十座舊基土墩六座見今奉行各縣補修 金山嘴上台一座 金山嘴西嶺土墩一座西至戴家河二十里 懸峯寺土墩一座 戴家河水樓二座西至蒲河口四十里 洋河口西土墩一座 蘇家窪

西水樓一座 蒲河口舊修水樓一座 口南水樓一座西至沙崖口七十里 沙崖口水樓一座 口東水樓一座西至野豬口二十五里 野豬口補修土墩一座西至胡林河十五里 胡林河補修土墩一座西至劉家墩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四

本道所轄自山海關南海口起至薊州道所轄黑洋河止共計四百四十餘里中有極衝七處次衝四處緩衝二處

南海口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二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三處 老龍頭即南海口極衝守備一員領兵一百五十名 秦皇島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二十名 白塔嶺即湯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三十名

瀋河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四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三處次衝海口三處 戴家河極衝通中駐防都司一員總攝東西一帶海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冊

北直上

百廿五

又千總一員領兵二百名 瀋河即青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二百名 沙崖口次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野豬口次衝防兵二十五名把總兼攝 胡林河次衝防兵二十五名把總兼攝

劉家墩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二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二處緩衝海口二處次衝海口二處 漕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清河口極衝通中駐防守備一員東西調度領兵四十名 韭菜溝次衝防兵三十名 把總兼攝 高慶河緩衝防兵三十名把總兼攝 鹽沙口緩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北直中

備錄

順德府知府徐翁新勸課種桑栽樹
種桑之法四月間桑種子熟時揀摘黑紫透熟
用水淘淨取出淨子隨宅園墻下或井旁或空墻底
所空種上或又于園井打成菜畦如種菜之法桑
家戶隨力栽種長出桑秧任意移栽不時澆灌務
則成林一歲要千萬株即可得也一屋桑之法初
時在桑樹根上搭發出嫩條聽其長成不要動止二
月間將條壓倒自根至梢每尺用短繩橫纏俱令著
地至三四月條上所發之芽不要摘壞至五月夏至
前後其芽自然長成小秧再將大條用土培壅止露
小秧向上發長頻用糞水澆灌一兩月間其土內大
條必生出白根待來年正月即照小秧之處或五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株或十餘株照株栽斷移分別地照依舊法栽
一栽桑之法正月內擇高阜之地每株周圍相離八
九尺鋤開一坑小者深二三寸大者三四寸坑底要
平將桑秧栽後各分四區壅在坑內用糞壅地年圓
即將餘積勞栽與土相平每月用糞水澆灌二三次
清明前後自然發芽再用糞土澆一二次一月可長
一尺每株根上只可二葉或一葉隨日而長至五六
月間將新發枝上葉內小葉盡行摘去亦不要留旁
枝上培養者不枝枯長直上並下仍照前月澆灌一
年即可長成六七尺或四五尺臘月間將上梢剪
去只留三四寸到次年每月只澆灌一次春分後當
日暖一時其根上復生出桑芽不拘多少摘去上留

一二芽最要防護高踏踐至五六月內桑內有
十針枝不要摘去不可容沒以奪其根脂力長至六
七尺又怕風搖致傷根衣可用細繩纏繞於桑根上
互相牽絆候至次年任從摘葉倘禁其栽桑地內不宜
栽種各色花草恐奪地脈只宜種蔥韭菜類取其
頻澆頻灌桑芽自得茂盛遇有旱荒即當刈除

正德二年十月濟陰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
北源出磁州縣水年回平墾盡移家口舍百泉等河北流而
岸皆微窪地春間雨水併入澆流衝回固等縣地及沿河
各築堤以備泛濫成化間有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
今沙泥等河入移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北流初淨水從入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

河民棄堤不復修理迨年淨水復入新河兩岸地皆淨浸任
難民高陂等以為不心撫官勸處至是具奏言移家口乃泉
河之委諸從此先濬乃再濬舊河新河今而處分流以救其
勢堤岸亦漸加修理居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平泉縣志知府王可信曰平泉開創 邢治隸順為附郭是控地肅
可與而入太行居之七八皆山地頗固集大難山石不絕可個
頃頃東而一傾聚焉有谷曰平泉地平曠曠可為耕
得是順東行不數里民皆田書藉他邑隸邢者止十之三三
而民之勢通山外而高更下若建瓴然每夏秋雨集山澗橫流
則所災邢事之大於流東而諸邑田一涸隸隸三三處於
對壘而邢之內亦或流為溝渠其宜農者漸涸涸則水道沙石不
復成田石有之旱則斷絕之邑引泉水流用坐收滋潤利而邢
地近泉有又地高水其下非能入引以茲山川形勝
難萃於邢而利卒歸之他邑民之獲邢者華若蠶桑蓄藏輕流
易棄而他邑接邢壤之民現邢為順饒
朱結以邢邑而諸山大都岫嶺無所產僅百泉水有無窮之利
特以水勢下注瓦趙南任而邑邢民獲利最少余於奉家度創
永澤開而珍珠堤又引流珠堤是順水旱之制於民而並運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

居於據據倚事起事已就緒足為永利又視東南增廣水盛二
居皆是道誠案已相度校大或亦可畫之永利但地利無窮人
情易變非上意以特料理而振勵之安保其久而不廢耶予歲
歲於此所見為民慮之如此若推而廣之使人等處於此
吾民則在後之君子矣

○廣平志 地有大池小池之分者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自有地
以來未之有改也由 國初地有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墾下
薄硤崎而無糧者今皆一粟量出作數是以原額地少而丈量地
又多當事者又恐畝數增多取駁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六畝該
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按黃冊下行征
派則用小地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
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
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二而
折畝之多者其地多依薄又皆合一縣之大地投一縣之原額以
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折差雖有多寡而
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四

屯田有邊屯、於各邊空曠之地且耕且戰者也有營屯、於各
衛就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今廣平之屯乃於畿輔之地而立山
西諸衛之屯謂之下屯軍則戍于衛而留其餘丁于七此 祖宗
之深意遠慮相維相制之法也 廣平牧馬之地自宋已設宋初
養馬務沿州置一太宗興國二年改為牧龍坊景德而後改坊為
監在外十四監之內有廣平監多擇種馬北控為群神宗留意馬
政或請以牧馬餘田備稼政而群牧司言廣平監餘田無幾宜仍
舊及熙寧元豐坊監遂廢元祐初左司王巖叟上疏謂廣平監棚
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太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
置可定此當代廣平之馬政養之於官者也紹聖初韓琦等建議
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按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於是

始行給地牧馬之政此肅代廣平之馬政養之於民者也我朝
養馬之政洪武自華縣監官命有司導牧是用宋紹聖以來之法
江北五戶共養一匹九北壯馬五匹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
群長一人每一年約一駒永樂宣德則論丁養馬成化元年例則
三年課一駒弘治年奏定廣平府府免糧養馬每地五十畝領兒
馬一匹百畝領騾馬一匹正德元年御史王潛奏大名廣平等
府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有孽生之名而無孽生之用合行
但視種馬之臆壯不追馬駒之有無嗣是之後備用大馬止始種
馬之額派行買解此正德以前廣平馬政也及嘉靖初本府度地
均糧之後凡養馬之田皆收糧地之內納糧之地皆輸養馬之銀
故馬無專田必地數頃而共養一馬駒無全育必輸四年而馬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五

一駒上之政未嘗不寬而下之力每不能辦者何也雜役之煩而
雜費之多也

○廣平縣志漳水諸按潮河之源有二一出山潞州府于縣為清漳一出平
定州華平縣為清漳東主縣縣合流于彰德府州之間當肥漳而廣大河土廣
平大名連于肥漳今春則涸夏秋則漲異潤也得腹舒之其漲也泛溢千里今
年東明年而涸成地衝成河因地勢沃衍于阻使然水勢漲清濁渾數
也澤唐以前其治易以無河故道繞大名出河間達于海則黃河澤唐而漳
水易流所以消息而不為害宋元以後其治難以無河就律州出津要入于海
則黃河洪濤而漳水難流所以散溢而不可制其在今日在臣宗元漳河南決
從大名出北流繞魏縣過府城之南由艾家口入于衛河其流久矣河漢此其
故道也近則向南之河恩濟成決北流自肥漳過魏縣從元城以達于館陶此
新河之一派也又自花博堂南決一口泛溢而為四流魏與元城均在四流之
中而廣平而南者柳林七處與廣平隔河等利決則為洪決決則為沙礫廣
全境養馬遺水害者不可悉數今主議者徒曰如何如何何塞此不過補苴罅
隙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

障奉臨廣法集金計也不知治漳與治河異廣河可資清源引注徐谷不洪
水性流急宜防而不宜深漳河可資灌溉注濬三谷五穀水勢平緩宜濬而不
宜防濬固者果為難久不易上策安當又任責成相地變事結果立丘畝深濬
洩時蓄深水一注濬則散于五縣濬而不為城郭官室之害水一乾涸則于
萬井膏腴而可收千倉萬石利則沙礫壅塞而法土洪流管于推廣其視今年
環明平法塞于廣平以備有防之弊誠堪痛惡一區津流必不得已民困
亦不可成以項此兩策者相主違矣釋此不為而賴德之失誤也今之所
辭也

嘉慶二十八年 月 漳河決工科王德元陳漳流北徙二變三遷三葉言河決
小屯東經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斷二流于臨漳
之南此供生咸要非東引龍河分流經唐平肥鄉水牛至曲園入清水同流至
青龍口方入運河為再變其害大清水不勝漳而合細河則伏小不足收東巨
浪崩溢而患在民斷水皆仰漳而合金澤則細河不能得挾沙泥病潮而患在
運塞高家口以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延龍鎮至小灘入費衝龍
少為中策築高家口并設障水運通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為下策中樞
引漳事為供而本復力存原任知縣劉子卿中興北報單下所司覆議三策總
右澤之定蓋與利害之更端各各河清即從一從去計議務使國計民生一
舉有賴報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

清河志 衛河者即所謂七水河水清渠也始隋煬帝四年發河以導百歲後
及婦人開水清渠導自衛輝縣門山門來東引引淇漳涇水為大河賜
名御河流八百里為九城五百五十里當清河之原臨臨清會通經凡小邑
環視皆水衛河勢滿澤每秋霖淫溢灌以清沁安陽高村諸河之水洪清奔駛
堤防稍不足即衝決潰溢灌澤無虞後宋徽宗時清河之水洪清奔駛
馬橋諸口元其歲歲諸口開引引清河是者此也無論口決既有恒而決則
臨沁諸道之水數十里漸聚洪源連花池田家諸湖所停蓄如益蓋田舊蓄
並蓄中諸口衝決水清無底若此也口自臨沁諸湖所停蓄如益蓋田舊蓄
者廣徑六十餘里水至則蓋卿大數千畝夕歲歲一先一決乃其塚白廟
平為極廣在他境民肥瘠不聞其有防防子是有間導之議弘治中縣老
宰安善請闢上蓋謂水廣後清河沿而地無水民壯者謂老秋銀沿清不足
終歲留澤但廣無所出不足以報縣官今四海統一楊澤汪濊方以愛養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八

為首務奈何蓋數千頃膏腴之田民十餘萬指于水而不為之所積又不散潰
且為清河害庶知故也車聖明未終為大同宣計事者天子以為然乃詔
部使者為清河開導事自洪河蓮花池延四十餘里下達于黃河廣二丈深等
上石曰疏水渠以導清河決及倒城諸窪之水功施於不世其後廣又壅淤漫流
為災又復如前民苦苦河伯以能居漸下武城而于武城河而置減水牌一以
泄之亦備有行水之道也嘉靖三十七年武城令杜其民乃召提役於御河而
接一字河無積堤四十餘里遂絕上流四十一里水急作速流清河民洶一
知死所武城人且聚堤抵禦以明得意由是二者交惡雖動于不致我民手東
訖之責原屬武城人且聚堤抵禦人明守仁其微上廷辭朝廷下明詔令而
有使若事其事武城人雖不服猶據不肯撤堤降慶三年河決失喉平地水深
不踐死于水者至葉不數十餘人城不下者數城民多避居九獲得武城人
日俸兵及守堤如藏府屬水勢壅迫一夕決堤直下如建瓴而武城人反自貽

伊威、大工、有川、攝人、有口也。此時而塞其口、豈不遠山、然死可立待也。故
善為川者導之而已矣。由防為成、立伯攝能言、今天下一家、壤土相接、而欲
以隔境為壘、其謂何、然此猶爭於水流也。防不絕、則河不決、渠不決、則決不為
災。於是而導渠之議、頗抱大盾、新蜀安民、作舍道旁、王事不成、而民吏者五
半、俾親舊金、雖肯進乞、以冀富村家。今上萬曆六年、春水稍涸、地中、民因
于噴、持不得石、萬姓歎、于是三老四富何希信等、博士諸生、咸論何九事、經
詳、由狀、今全請復漢渠、今方苦民水、故言方、會父老、瑞言、民食、乃著為
四疏、贈、順、海、漢、信、宜、教、事、上、請、于、郡、太守、府、公、臨、審、判、膠、州、其、公、臨
審、判、又、河、而、許、公、乾、御、里、大、大、清、南、公、事、咸、可、後、下、郡、通、中、清、州、而、公、臨
來、聘、各、分、計、村、家、相、度、故、道、夢、山、東、水、上、高、壘、接、處、以、境、內、老、病、人、觀、地、形、準
高、下、樹、障、分、部、乃、解、城、障、神、于、上、所、為、天、解、滿、以、其、日、其、有、不、若、于、今、處、有、如
此、河、是、後、也、計、地、位、大、應、民、子、來、凡、勸、衆、三、十、餘、人、以、善、官、田、官、等、六、十、三、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九

曹其五、沈尉、源、澤、事、部、其、事、今、則、所、少、行、校、所、為、勞、勤、情、而、勸、成、之、金、以、報、成
廷、長、深、廣、一、私、利、乃、微、洪、河、連、花、池、積、水、行、渠、中、淨、然、若、決、江、河、注、古、黃、河
而下、然、後、民、得、平、土、而、居、之、即、使、若、下、郡、理、主、公、份、復、驗、而、所、報、金、乃、移
撤、其、得、金、尉、曹、其、五、有、差、五、督、夫、子、餘、修、房、屋、凡、四、十、里、以、教、教、于、而、水、得
不、為、災、而、河、亦、不、決、且、有、渠、無、恐、是、不、事、于、武、城、人、嗚、呼、清、河、日、昔、當、水、衝
今、且、闢、運、道、故、為、運、道、其、若、治、渠、為、河、決、計、其、若、治、渠、充、其、間、也、多、流、沙、其
難、益、為、淤、塞、百、世、而、下、特、從、決、不、獨、衛、河、而、故、為、論、決、今、合、縣、天、得、後、有、局、夫
得以、覽、焉、先是、水、注、古、黃、河、古、黃、河、決、即、為、頻、也、日、為、頻、塞、兩、岸、居、民、盡、田、河
壠、廣、大、若、為、園、而、其、實、為、頻、稅、不、得、為、城、邑、較、利、害、好、民、不、若、所以、一、旦、見、水
至、遂、浮、至、無、梁、得、起、此、今、與、南、宮、今、所、公、個、難、以、論、故、相、引、其、教、言、為、民、大、計
非、壯、一、人、即、遊、七、層、民、自、對、海、不、能、離、故、道、山、向、于、四、首、不、史、公、悲、孤、子、作
河、渠、書、今、河、一、渠、論、若、其、備、今、為、一、郡、邑、不、利、害、身、性、武、城、以、十、金、無、礙、

武、清、河、乃、土、數、百、金、乃、一、款、然、水、至、清、河、害、堤、破、武、城、害、甚、若、以、其、費、得、力、治
渠、不、為、而、利、之、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

（此處為空白區域，僅有頁碼標記）

- +

大名府志 按元輿地圖河北山東西盡中書省所轄也 國家

割和以西北隸河南割濟博以東隸山東而大名鄆衛距百十里縱特三倍之北緣館陶南深入衛陽儀封之間而獨涖於畿內者何哉要之在易制耳河朔之地西接太行北距冀絳東窺齊魯南阻河為險自古稱重鎮蓋其形勝隱然四境之外固不區區在疆域間也唐不能分其地而并為河北路故藩鎮擅其疆而唐以艱宋不能分其地而并為京東西路故并丹擅其疆而宋以削豈盡將不強士卒不衆哉由形制之失其利也國家引大名獨斷而為三不設兵衛而沃壤千里輜車如河意深遠矣所屬州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冊 北直中

十二

滑野最大開次之長垣魏縣地不連骨也而物產稱饒焉元城豐濟三邑等耳南樂又次之東明又次之內黃與開州接壤並稱饒瘠且多硝河下墊故多沙礫苦淹者以十年之通居六七也是以令于斯者恒歛額以從事又大名縣自古稱元城之貴鄉或置或省當洪武以前府治東去縣三十里似不可已今既徙而西凡大名縣所稱膏腴地皆割而為府治城內外及四閭皆是也以故地益惠民益貧今雖賢莫可展布以今視之誠可省而入於元城也府故城在城迤東八里唐魏博節度藥彥瑨所築也周八十里號為河北雄鎮宋慶曆間復建為北京百官有司畧如東西京故

事詔輸內帑錢十萬築行宮洪武三十四年水圯為患都指揮吳成始徙築今城周特故城九之一高三丈有奇南距衛北負漳為險嘉靖以來漳併流入衛頗或置城矣按漳衛二河遷徙不一大約衛常安流漳甚猛洪國初漳水西注魏縣北歷西店東注館陶合衛水正德初徙府南開家渡入衛又十年自雙井入衛皆由艾家口東北經小灘館陶入臨清境垣完固環抱郡城雖時小決亦易補塞自嘉靖三十三年後決於河陰之下遂舍艾家口雖大名家孫南分決汧漢至當道村始入舊河身每夏秋水漲輒汎溢四出為害甚滋距藩欲求故道引使北流以殺其勢然害病其庸費頗多似難卒復今大名縣西漸有支流去艾家口僅三里許可開新河以入舊艾家口舊道兩力不費而請用可成實道河設險之策也○漳河之西復也士為風氣處民為貿易難稱不便業先告藩者屢十九年知府奎時相並任復進道陳利病乃循與見詳當道撤該管大名知縣鄭得書將衛河自白水村至艾家口開渠十一里達漳河故道復自艾家口導支流入府城漢壬辰年功甫就初擬築壩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三

衛河之東全引衛水於漕大通舟楫適是年秋淫雨溢勢甚洶漫漕損二冰分流大名縣幸不為渴復僅引三分於漳仍流七分於衛俾西利而供存之乃沙堤復有側聞司馬以河近於城西南漳河村置閘又議於忠孝祠前築壩則注之潞則度之按隋唐時黃河在漕滑之間隋置黎陽倉漕宋入汴宋節度羅紹威亦歲輸穀百萬以供京師而宋人因之此大名歲漕之畧國家以米黃河南徙廣陽舊封之閘而餉道絕故河南輓漕每歲遣即使者一員駐鎮招商估價轉輸免凡數十萬石於是山東之粟東至磁鄆之粟西至潯黃之粟南至亦一都會也雖有浮艘二所曰廣濟橋大學士徐壽記有戶部分司布政分司規制畧備觀北阜墳界成安臨漳之間民傲而虐者千餘家知縣馮惟訥

如檄堡北阜明年復堡雙井而知縣董威繼之置義倉及斥候戎器之數畧備雙井阻漳衛合流之衝亦他日列屯地也邑人王永壽記嘉靖甲寅知縣陸東復堡沙口當即縣之中居民數百家其地東倚郡城西入魏由邯鄲之道以達於京師自井陘而下守魏則即之全境安非涉沙口即城未可窺也邑人申燧記

潞故稱黎陽隋唐時城大伾山北麓而一統云廢黎陽縣在今縣西二里蓋黎陽漢以來嘗置兵監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舊武列重鎮焉按故垣衛水以西也水經鄭道元注曰黎山之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今黎山不可考宋天聖間潞州治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四

為湖始徙浮丘山巔洪武初復徙山之北陂弘治十年知縣劉台城之周七百三十丈有奇是時城西連浮丘登高內瞰指顧畢盡不可成守嘉靖二十九年知縣陸光祖乃截西南隅棄之城外據山岡險絕處改築焉於是城小且堅可恃為永利云

開州 開故城按五代晉與梁人戰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宋獨守河北城而熙寧十年河決為患始徙築今城前方列而後拱形如卧虎計二十四里

東明 杜勝集在縣南六十里邇年以來黃河數出沒經流其間置通判一員督夫繕築却宋監河堤使也

十五

十六

史 171—82

於此選土墓之類，人心故名。今元城曰沙麓山，縣北四十五里，舊城之西有沮山，朝即其遺址焉。春秋僖公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即此漢王翁歸營徙居其下。間多本傳記，頗可次驗。然或為黃河所徙，或雅由好事者所附會，予嘗行縣，不可攷見。間所指畫，唯枉土卧列草莽間，高者二三丈，下者尋尺而已。予故不詳，特附傳記所載以備來者之覽。睹焉。右大名境內諸山紀。

按古傳記，唯黃河為最大濟次之。洪次之，洹水、湯水、清水及美防、宜師、溝諸水又次之，而漳衛不與焉。於今多湮，譯異同不可攷矣。欽水經曰：河水之東，洪水入焉，東逕遮害亭。注曰：洪水東十八里，漢東口稍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焉。又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七

又東北逕吳子胥廟南。注曰：廟在北岸，嶺上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二年立。又東北逕戚城西。注曰：今為衛河上邑。又逕黎陽縣故城東，又東北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濟水東逕封丘縣，又東經東昏縣故城北。注曰：自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注曰：宛水東南入淇水，石合宿胥故渚，支河於宛水，逕亭東，黎山西北，居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注曰：白溝逕高城亭，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入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曹口。此下漳水，白溝，淇河，咸得通船。又東北過館陶縣北，洹水東北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湯水出河內陰縣西南，山東，又東北至內黃，入于黃澤。注曰：湯水也，注曰：湯水亦謂之黃澤，漢秋要則，漢春冬則注清水，水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

清水出，又一日美水，出湯陰西北四十里，流美里城北，東至內黃，與防水合，而水經注又云：防水出安陽縣西北，東經防城故，又東合湯水，入黃澤，宜師溝東北至內黃，入湯水，自魏武築衛河北，流四水並入于衛，欽漢人注之者，鄴道元魏人，此漢魏以前諸水所經流略也。然按漢書河渠志，唯黃河為患，餘水不詳見。武帝時河決鄆子口，又故黎陽遮害亭，帝自臨決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乃塞。成帝時復決，隋書以後頗見傳記，為患然亦不數。唯五代及宋南渡之際，歲決，滑開黃南樂清豐諸州縣之間，而諸州縣壞半為魚龍之宮。當是時，天子震悼，遣從臣沉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八

壁白馬以祭，而州縣長吏並兼河堤使，以嚴水患。又增置都水監，使者行視河決，賦諸州薪石，榷麥竹輸，大名歲數千萬，然迄無成功。與宋相為終始，何者？病在專捍堤回河，而不能順下以導也。元賈魯治河以橫河，頗南徙，所為大名境患者不數矣。今其流在封丘蘭陽之間，去長垣東明遠者，越百里，近者六七十里，當數世無恙，予故不論著。而衛河者，即水經淇湯諸水所合流以出者也。一名曰御河，近內黃以下為漳水，所合按經曰：漳水東過列入縣，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按宋河渠志，唯黃河數於王供，婦諸處溢入衛河，有司輒塞，或沙河間

亦引水併入而終宋未嘗與衛合流者國初漳西注魏縣而北歷西店東注館陶入衛正德初始使府南閘家渡入衛又十餘年自雙井入衛近復自固隆入衛經稱漳水湍悍併流漸南則衛所當受虞漸秋臨過年以來濬縣內黃之界頗數患溢蓋而大名父家口迤西漂去廬舍濟民田者不可勝數或草議備漳河故道即入衛之處分流北注以殺河勢此最計也特惜興徒繁巨稍欲繕堤防以護河決於平宋之六塔河故事可鑒予不敢不為土之人深長慮也○萬曆十九年知府塗時相議濬河自白水村至艾家口十一里連漳河其詳見境內圖說○雕馬河在大名縣王莽河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九

氏河故濟土人誤呼為王莽河舊自府城西南引漳入城灌在元城縣唐末治改魏州望此沙河御河復西北出城灌在沙河南北長二十里東西闊二滑河自大洛以西百水皆會于滑唐沈里其流常不定稍近沙溝亞之舊作魏滑分河緣此即黃河也滑河也誤滑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鵠陂在內黃舊滑水志別為滑河滑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鵠陂在內黃舊滑水志別為滑河滑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鵠陂在內黃舊滑水志別為滑河滑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鵠陂在內黃舊滑水志別為滑河

或附會或流徙沒其處故不著石大名境內諸水紀大名境內別有窪水窪水皆非出泉各有經流志所不載頗瀾漫田間道安為患者也其為最鉅者一曰衛南陂由滑縣南來受昨城孟華潭王德口諸水北注灌城而東又迤北逕桃園而東南匯為衛南陂折浸浸者凡四十里許或曰衛南陂即古衛南縣廢

治也二曰灤州陂或曰古灤水也舊志在預立廢縣西南二十里伏流至古繁水謂之繁泉今按灤水由開州南界東北逕清河頭十之七分注于霸家河又東逕濮州入于張秋十之三分注于清豐縣東南界孫古城北匯為朱龍河又西受硝河之自傅家河而東注者流次即家灣次英溝城而北緒于南樂趙店或即古繁泉是也間溢則又東引清流橋以達東館鎮是也三曰硝河由滑縣北界其一逕開州馬駕河東北注戚城半東匯為趙村陂所浸沒者地七八百頃而西引王家灣口復會入于白倉之北半失戚城逕白倉北合趙村陂而來還者會于傅家河北注岳儒固以達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十

館或北注於大名其一由石村濠內黃東北逕大若北橫腰大名縣南界又東北注三角潭而十之三自飲牛口注衛十之七自梅家口注衛是也間水溢硝河北注之勢不能直則一由石村分注開州火燒店逕清豐之秦村而會于岳儒固一由內黃城東逕南樂西近德固復注之二流者若經帶而交內黃清豐南樂之界者也水少後則否漳衛之決駕其患固大或數十年一適或十餘年一適民猶稍得繕隄廬以避之而諸水所瀾漫田陸之間十歲九適不得已使春冬稍耗秋夏則溢然浴為江湖鳬雁之澤而硝河者又世國下墊凡所經流率數歲不復萌收計南北縱百六七十

里澗或十數里少者二三里予聞什縣求之蓋兩河之間古受井田處也自秦廢阡陌歷唐宋以來溝洫之規漸蕪沒不治故率為田陸而大名諸州縣西南接太行之左麓而下其地由西南俯注而滑為受河南界諸水最巔脊處迤東北則開州內黃清豐又東北則南樂大名而東為張秋漕河北為澗河東北為山東冠縣界乃其所壑處也水行地中也猶人血絡手足百骸之間血循絡則治否則錯經妄行為痿痺崩漏數百里之間曠然平隲丘阜相亘而無大尺之渠以渚瀉其間而三日二日適為澆茲稍遲之旬日則壅腫內溢矣烏得而不壅也予問長羌疾苦狀或言鑿開州之

南段疏衛南段之水東北合鹽州東注之以入于張秋而來龍河
以下特合其受清豐南樂本境之水而合晏硝河東西二支一則
由內黃入大名之梅家口一則由開之戚城寨趙村陂博家口之
東併者而直入于岳國還東頭大者廣二十丈小者減三之一
深特十之一而旁寬以堤之左右分統由開水道徹江尚旱涸
之法而穿埧于堤之下以瀉堤新阻捍之虞如此則聚水各有所
歸而載可樹穫矣石附論大名境內通年諸窪水之患
注一
故時堤渠之蹟在元城境者曰西渠在縣西二十里唐開元間刺史盧輝開通濟渠以通江淮
之賁令恭曰寸金堤在縣北宋韓觀公所築水大至而不浸者寸許故名曰王村堤在清豐縣北是
為平壤矣

六十里入在大名境者曰遠家堤去府東三里許相傳元城李氏居此因名曰李茂堤
元城李氏口范勝堤去縣十里曰張家堤去縣二里曰附城堤縣治以衛漳水正德間知縣
吳椿增築之值柳千一曰衛河堤起新鎮達館陶延泰三百餘里成化間知府李瓚增築曰諸
公堤去縣治西二里嘉靖已酉知縣諸儒增築故處曰紅船灣堤在艾家口弘治初衛決高患亦知府李瓚所築
曰沙丘堤水經注在貴鄉今失其址或在縣南其水經注在貴鄉今失其址或在縣南其
南岸起自臨漳延袤八十里北岸自咸安五十里俱由魏縣抵元城界
○每夏秋淫雨河漲衝沒甚
慘萬曆十六年北徙邑南郭外堤下知縣梅守相補築大堤以防
之二十年教諭胡璉署篆因河決臨漳舊口滄損麥苗請於道府
移文臨漳廣平元城三縣被患處協力堤防二十一年漳河分為

三知縣田大年因鄉民張天戴等控告水災隨親詣查賓鶴夫重堵為一勞永逸計○曰鮑公堤據城城外弘治間知縣鮑坤創築今名在南樂縣境者曰宋堤東去縣十八里黃河兩岸南自清豐界六塔河南樂安仁寨至和二年隋築在清豐境者曰後閘堤隸果而滑縣閘河縣隸陳留黎陽入在內黃境者曰六輔渠漢倪寬為內黃令開渠大溉民田復創甚傳曰高堤南起高堤鎮北接泊曰黃澤堤在縣西北五里洋廣數十里塚之曰倪堤倪寬所築曰古愜在衛河東沿河以堤漢世相破五校即其地也

修築出在開州境者曰宋堤去州南里許宋熙寧間河決明道先生荆州時所築曰靈平堤在開州西三里宋熙寧間所築在滑縣境內者曰縣堤在南城廢縣水潭隨地隨築界隴亦有之

治水曰飢子堤在城西南三里漢武帝所築見年紀曰陳公堤在南門外州守陳亮佐築曰大堤

東西有二一在縣西曰東西堤一在大船頭西接衛輝東連開曰
南堤村一在黃塔兒曰東堤一在大船頭西接衛輝東連開曰
新堤正統九年河決昨城因在衛輝境者亦有縣堤曰永濟渠堤
此堤之東接長垣界
北十里大堤四年○濟西城下即衛河廣數丈堤甚卑薄上受
雨水諸處夏秋注雨暴漲淹民田西南二阪水害尤劇萬曆六
年知縣任養心於舊堤外八里許自石羊村至侯固寨築長堤以
障之至今利賴 濟有黃河故道衆流所歸初於縣北四
十里大齊村東舊堤開一堤口以洩衆水由田氏村順入衛河東
滑西濟民獲安堵萬曆十年滑縣土豪徐守定等杜塞堤口壅水
禍濟北一帶幾為魚鱉濟民張志等鳴於兵備行大名蕭知縣查
勘得其情從而正之沒注如初○在長垣境者曰三尖口 東去縣
里元寶溝等 曰朱家河堤曰三春柳堤曰大岡堤曰閻家灣堤以
堤始於此 曰油房村堤 在 曰牛家口堤 在 曰周村口堤 在
四堤並在 曰油房村堤 在 曰牛家口堤 在 曰周村口堤 在
宜豐里 曰常村堤曰新豐堤 二堤相鄰去縣西南三十
曰連報司堤 在 曰常村堤曰新豐堤 二堤相鄰去縣西南三十
十堤並治六 在東明境者曰長堤 南距縣六十里西入長堤東
年李太守時築 在東明境者曰長堤 南距縣六十里西入長堤東
間李知府 在東明境者曰長堤 南距縣六十里西入長堤東
○東明縣四門俱有護城壕堤堆北門堤外舊有普河
一道當黑羊山下流歲久衝淤漸成巨浸淹沒禾稼受害城郭知
縣區大倫增高其堤以障之仍增橋以役水勢○曰杜勝堤 在縣
十里嘉靖十三年○杜勝堤長堤東明者三十三里皆近年所

築知縣區大倫督令堤夫歲增之內外栽植柳條一十四萬餘株
榆柳成林根株盤結長堤孔固河不為患矣○曰七堤 西距縣四
堤也 而曰金堤者最古自漢文帝已有之漢書曰河決酸棗東
潰金堤是也延袤二百餘里聯絡于元城南樂清豐開州滑縣東
明之間弘治間河水泛溢李知府增築云 右志境內堤堰溝
渠之蹟 愚按古人建城必為水溝以引城內潦出而達之渠水
通流域以內室廬保無淹浸即大名郡城只南門下通一渠而西
北東三門更無水口雨多水溢聽浸溢於城內隙地如遇霖潦泛
溢則合城為巨湖居民其魚矣若西南大寺前東南隅角樓下地
窪下可通溝他而十州邑城更無一通水溝蓋未見水患而莫肯
預圖也 通判楊瑞雲識
方物志 予嘗覽傳記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瀚海多璣翠玳瑁
豫軍多漆長沙以南多丹礪塞以西多名馬何者山整偏阻地
旁薄之氣故也大名為中州故其民人宜稼穡其土宜五穀蔬菓
牛羊鷄豚以為養率五方所同也無他方物畫改故時黃河經流
其間江淮閩蜀之貨往來遠者萬里近者數十里各輻輳至而
國家以來河南徙濟東阻數百里唯臨清為南北都會稍得揔
通有無市閭之間然錦綺翡翠玳瑁之物亦不至予嘗

按次境內多桑多梨多栗其耕畜牧百畝之家百樹梨千
樹桑牛一頭驢二頭千畝之桑千樹梨萬樹桑牛十頭驢二十頭
此其大較也魏以西多桑桑葉隨黃以北多硝多鹽苗之人不得
種樹老少數畝並以朝朝夕而司奉法為厲禁不得出郡縣他
境故其間雖有而民人貧賴津衛之間頗有魚蟹然泉澤數殺而
網皆少水多榆柳民間廬舍器具各採園林所樹以自給非勢家
雖室不以較五方齊沐之材而至土無杭稻故酒多黍釀土宜桑
絲然秦漢以來兵革代興戶口散亡而樹桑者什一而已故織絳
不屬男女衣服多布多麻桑綾線之屬惟長垣有之然亦不達南

州之精美也嗟乎州邑之間歷幾長厚務本矣此其古魯衛遺風
流美也予謹列而識之若他蔬草花鳥非即縣有司之進也故不
詳著特附書如左

田賦志 予按傳記次大名境內三代以來戶口贏縮之數蕭何
嘗收秦國籍史記不載下及曹魏晉宋五代累矣漢魏隋唐迄宋
金元之際稍：藉記割隸州邑與今時不同或難詳定當括其數
之見存者想睹之兩漢為最盛何者休養生息世久故也我
國家洪武初承金元之後戶口凋耗閭閻數空諸州縣額徙山西
澤潞之民填實之予追總縣長老云魏縣非土著者什八及

內黃東明之間隸七田者什三可概見矣然百餘年後 累聖德
澤土無兵革之閭閻民人樹畜稍：閭閻其中蓋嘗次之洪武時境
內州縣為里三百五十二弘治十五年則益二百二十有七宣德
以前戶口不可攷正統七年戶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口二十九
萬二千六百二十四弘治十五年則益戶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一
口三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孝皇帝時號為極盛與兩漢相當
正德末歲需滋煩民或不給間多水旱凶荒數轉徙無告故四十
餘年以來男女稍孱息口益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七而里甲漸耗
減其里六十有一減其戶一千九百四十九此其大較也草豈則

歎肥林民則為歸法網課德澤洽則民人滋乎觀開塞北轉力疲
于戍守江南之民澤竭于歲徵淮濟而下腹削于大役大名諸州
縣稱河北沃土通年獨戶口日耗者何哉間行諸州縣召長老問
疾若狀長老曰江南之患最為河北之患最為甚且故時使
馬率隨學生近則必市面馬費每數倍近年以來額外復有餘地
之徵民不堪命一也或化以前民間自兩稅馬報以外不過歲給
官師墓是所役而已弘治以後中外坐派歲增什倍其六其最鉅
者若京班皂隸及惜薪司柴夫歲入三萬諸郡驛驛傳亦歲費二
萬有奇此是民所不堪者二也正統時州縣始設機兵正德懲前

蓋之亂復益置快手歲費金一萬以上三也弘治以前河難數患
薪薪夫役徵輸有時通年以來河或南徙歲設白夫二千五百石
故時歲費計金亦七千五百近稍從末歲然亦不止四也弘治以
前歲常置總閘有五六亦什之一二而已正德以來水旱相仍斗
米百錢者相望況土之俗故不為積貯少急則轉徙亡業五也閘
初以其土贖賦輕之時計口而食之也特八萬有奇故其力贖而
戶口增今則以其飲厚災數之時計口而養之也至六十萬以上
故其力耗而戶口不得日減此其勢也嗚呼為民牧者所當歎
太息也亡予故首國家來戶口贏縮之數次疏賦稅之額俾有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十一

者按籍而酌計焉 一曰丘畝大名之土曼衍非若秦隴江淮會
稽豫章長沙象郡閩蜀嶺海之間阻川壑谷其籍可畫而守也然
國家草昧之初戶口散亡國籍不存當時州縣長吏率撫民間口
畫丈度所及而籍之故其夏地秋地綿花米珠農桑之額不同而
別有馬廠窩廠並為官地其所召佃而徵入于粒額最輕民不得
冒責通年以來自官地外蓋已例攤然諸州縣之籍草次兵燹之
餘故自相磨滅互有不齊有大畝有小畝小畝者即周人六尺為
方而步二百四十是也大畝則倍之而上下有差或以五百四十
步或以七百二十步或以一千二百步是也而養馬之額亦頗贏

縮以課馬一匹為率最重者二頃三十畝而最輕者為八百五十
畝糧之次第絲雜選出乎其間而又聞民間隱沒至頃畝以上准
里中什伍之中不能相次舉按大名之土連亘數百里無其懸
隔何難俾至此也予竊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莽之地別籍
外請徵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
以畝准賦徵江南魚鱗冊故事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
去而括其府之見存者均攤于諸州縣之間一切種稅馬草驛
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其
實或稍寧謐矣此今日有司之事也然俗習既久稍更必嘖予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十二

敢必其可行持草議以待來者今按嘉靖三十一年所入之版書
之于後其大地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頃八十五畝二分二厘七
毫四絲一忽而諸州縣私相廣狹之數并附見焉
後從志 大從後即古力役之征也然地里遠近不同故以其月
入庸者曰力差所待于南州縣境內者是也入其庸之直而德官
轉募者曰銀差所待于京師職署又他州縣輝連之類是也入歲
計所入 天子犧牲果品物料之需以及歲貢科第諸所難出之
費者曰聽差聽差者言不可為歲額而籍貯之以待用者也大較
舊時歲徵額共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今額止共一

兵防志 按大名當河上割裂之間自古強兵銳卒蘇秦所稱武
士奮擊天下莫強焉者也 漢初令天下郡國城置材官騎士以
八月屬郡都尉大守令長丞為會都試韓延壽翟義皆以都試者
起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乃於瀋州置黎陽營注後漢書每營四千人以謁者

主

領之是後藏宮度尚之屬往將黎陽兵遂破范胡按後漢書臧
破賊爰尚將黎陽兵破寇陵馬武當圍陳討將黎陽兵范胡賓宮將黎陽兵
破胡斌尚將黎陽兵平遂唐范鄧訓將黎陽兵七旅陳備馬檀馬檀畏其威
不敢進還平秋東將黎陽兵遂破范胡是在秦漢間已稱雄長矣唐大齊間置義成軍
是時河北諸鎮數失而義成軍者獨全以待朝廷厥後田承嗣父
子種亂改義成曰天雄軍恃其兵力抗衡天下九世四姓迄於唐
田承嗣掌管內戶世者皆籍為兵有衆十萬選其曉健者萬人自衛號
曰牙兵梁貞明元年楊師厚復置銀槍都校
當宋之世旦近契丹建北京置武衛簡河北號勇善射之士也為
義勇當是時兵力最盛是以契丹恃其驕悍大入寇卒無成功按
宋史八世田承嗣云雲捷將武衛軍捷忠肅振武通判楊延清墓守第於
瀛州東明大營以指揮鎮之咸平三年置武衛軍瀛州指揮二

問改其兵制獨備餒飲昏懦乃以內侍梁方平統兵拒之將領夫
人遂至潰敗要非兵卒之不銳也建炎以後改令不行於河北金
人概藉民戶為軍民怨滋甚蓋虜地然也金正隆四年詔藉天府西
京路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
下者悉從松蘿親老
多求一子皆得不發元更其制每二十丁起軍一名而以萬戶統

辛

之問以江南新附軍錯置之元祐八年詔大名路於新事官他部京新籍民戶三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八人教內每二十丁起軍一名令各下葉兒領之中統二年詔籍大名路蒙古漢金代戶悉爲軍四年罷大名路新附軍八千至元十六年調江南新附軍伍千編置大名設萬戶以臨秦漢以來兵制強弱之効可概見矣 本朝畿輔別郡建衛者五守禦所者一而大名獨罷兵衛豈不以扼撫兩河之樞其人

乎挽強推剋代數爲亂故監古割其左翼之濟博隸山東右翼之鄴汲隸河南支伏戍兵臨清彰德真定之間以爲形聲掎角之勢又以山西之寧山蒲州陝西之潼關諸衛所轄隸於此以備緩急而郡獨罷置賊由手觀之大名土蔓衍不可共列都而可與爭利

曰古天下無發難則已捕發難則首兵禍事在年紀可鑒也當金

之南渡也。唐書曰：使南朝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得渡哉？已而李嗣宗、澤經兩河，並募兵數萬，屯駐大名，以形制京東。西諸郡今河既南徙，而國家復建都燕薊，宋之所謂北門，今乃為南郡矣。故其形勢稍有不合，則由潘則可以窺洛陽，由開則可以窺山東，由洛則可以窺常山，其轉樞中原之勢，隱然在也。特首領腹心之差，耳正統已已之變，于肅愍始議添機兵以為城守，正德以來，薊、遼、獨出沒境內者，經年馬太守卿檄諸州縣結城濬隄，牧官寺銅浮屠像，鑄為戎器，召募齊民別為隊伍，擇縣令陳智教諭陳佃領其事，申明號令，懸賞格以訓厲之，聲振河朔，間諜聞之，潛出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一

境不敢犯賊，既蕩平，當事者於是建議置兵備倉事一員。今上改元，因巡按欽珠議，陞倉事為副使，隸河南按察司，奉專勅建，即大名以控兩河之間，始轄廣平大名兩府，近乃兼轄順德，督令三郡馬步兵四千有奇，而大名所轄者，馬步兵九百五十名，團練民兵一千五百名，快手一百九十名。以操官十一員領之，別有巡院馬兵二百九十名，步兵三百一十名，屯州道馬兵七十二名，步兵一百一十八名，步兵十九名，大津道馬兵七十三名，步兵七十三名，不無數詳見程校志。歲秋移鎮順德，防馬嶺等口，嘉靖二十三年，順德府屬德安、馬、南、黃、竹、名、教、道、等、口、止、隸、順、德、府、守、禦、司、所、屬、州、縣、五、衛、軍、山、衛、蒲、州、運、司、二、所、俱、隸、順、德、府、中、以、後、順、德、府、屬、縣、廣、防、縣、三、時、則、肆、武、殆、與、古、者、之、意、稍、合、矣、予、觀、國、家、內、外、置、衛、戍、守、之、兵、列、七、坐、食、而、已、無、可、異、格、唐、者、往、有、警、惟、驅、鄉

兵以為爭利合之先而況大名多剽悍閭里少年並習弓矢酣酒使氣為帥侯猶古提勁兵遺風也。有司能毋徒視為故事悉藉諸州縣壯悍者隸之畧如唐李抱真澤潞之法歲設賞格特自便宜團結訓練以備非常寔國家腹心之地一勝策也予故詳著其本末及本道建置之原以備一方戒制云

馬政志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華祥監官令有司提調，孳牧每五馬立一群，五群立一長，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每一丁養壯馬一三丁養牝馬一兩歲納一駒並免稅糧之半弘治六年兵部奏更為計地養馬之法每壯馬一疋編地五十畝牝馬一疋編地百畝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二

德二系御史王德建議令大名等府於種兒馬中揀選四尺以上十歲以下者解寺依印其騁小老弱者聽其賣償買償近季以來遺多事馬輒非騰壯不准印烙住市西馬以充額費乃十倍民不堪命矣後因薊遼獨撫巡撫都御史韓徵諸郡縣每兩徵銀二公以為買馬征調之費此特一時額外之征不意遂貽害於無窮也至今乃有餘地徵銀之例隆慶五年撫按疏請豁免蒲州楊少傳為本兵覆題奉 旨免徵始得拔去數十年禍本云

大名府志後序

兵備副使侯一元撰

敘曰：自昔理人者，縣法憲令，苟嘗不辜，民之故天下之慮哉！故當時則繁然，易世則弗諱，其仁覆無窮，至與天地相敵者，惟書也。史是已，而郡國志則史之分也，非郡國志則不能以成國史，微史則無以存往迹而善治，嗟乎！其重矣哉！夫大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帶兩河，介于山東西之間，故常為天下樞，至後分割，則魏又為北戶，屹然外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於全盛，則人之重也，列之則董于心，其在偏安，則背也，拊之則扼于九故，君幸而無天下之慮，則已誠有之，其所以稽古驗今，保輔員輻，以鞏輿圖者，胡可緩哉！而其志顧久弗治，非以其重地難之耶？頃歲茅子順甫來倅，則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三

為之茅子文士，又意事然，草之卒弗就，去矣而再至，又竟弗就，遺其草且落，蓋公之而值大中丞鄭公巡察，姜公董學馬公咸鉅人，萃於民之故，天下之慮顧大名無能忘之者，而潘子時乘適以太史踵而至，於是兩臺交檄余，余以檄府而太守李子應乾者，允牝，家其官則相典，委重潘子徵呂文學，夜以繼日，蓋未半歲而書成，其文志本史遷而備春秋，編年之法精確，爾雅近所未見也，其志之良乎，迺余尤有重於斯志者，其萃於民之故，天下之慮也，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國首言大名之地三割矣，縱三而衡一固，聖王所以披強枝也，然而形東攘制則尊周者亦無以成，天輔之以然，則交鄰之誼，倚角之勢，不可不講也，地近而分，則雖

五民，茲彼此窟穴求盜，或不得是故，其治衛為急，縱決之不可不知也，述沿革者，制也，述年紀者，政也，蓋曰其所不可得而議者，王制也，所可得而因革，張設者，官政也，不可不思也，帝后人物之大也，山川故蹟之聚也，是故先之，而山川之言治水尤詳，嗟乎！大水為魏患久矣，堙汨則有近功，而多後患，寬為之道，務以疏之，則順于水而財誦，非卅列嘉言，擇于長筭，則不能以成，矧沉瀝災之功，是故詳之夫夷土之於故蹟，茂如矣，然其流風宛然，責民風於上之化，夫誰得而辭之，惟土物安而無奇淫，不近疆者，國之利也，故其志曰：長序務本，蓋余請至于賦役之志，而有感于民之遺也，當是時，兩臺寬民歲以千萬計，日拊循之不休，志中時，見焉，異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四

者，秩祀且有考矣，而余以書生職，兵且再歲，顧不能使強，得不此類哉，甚矣夫馬政之敝也，法使民多馬，歲攻駒而入之園人，乃今所入非所索，所索者，額下中度，徒取其文吏操以為姦，至有緩急，率復他術，是以民甚苦之，而莫以為言者，馬政重也，夫北方之民，以地曠稅少為饒，而不能富樂者，職以馬也，官大者，即不贅，不得以逃其名，除其賦，小者非賢也，不得以名通，是齊豹三叛之義也，而舉其書而傳特記其亡者，罷而去者，以示事定，蓋其嚴矣，夫作志者，其有憂乎，故志甯人，而以僭偽同傳，非以其類乎，蓋春秋之義，扶抑陰莫先於正邪，而夷夏之防，次之，戒其耕之不卑，辨也，於是乎微之獻焉，微之文焉，吁！其備矣，蓋志有難者，八焉，不詳

即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略舉其
大則思以為不勤小物忽羸棄地重牛而細故毛舉則謂之不知
類遠古之事傳之則忽荒茫昧近於誣而不傳即羊去而禮亡文
不助諸古則不雅醇而古則逸于俗而不適于用當世之類人善
而傳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諱則怨興
而政務頹則傷於直筆章而不微則戾周鼎之防而微之則或不
習其諱而無以鏡後故志所以難者也斯志也酌繁簡無小大綜
今古存美刺不微不并不疵不劇常直書而見義則可謂曲暢微
顯者矣故曰其志之良乎余斯有以藉手而復于兩基矣後有寧
準於民之故天下之慮者得以攷焉

大名志

衛河在縣治南三里許源發于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自淇門
入本府濬縣界受淇湯諸水經內黃與漳水合東北至縣境大嚴
屯橫腰南界又東北注龍王廟達臨清至直沽入海同濟漕運故
一名御河 漳河有二曰清漳曰濁漳清漳出山西太原府梁
平縣沙山濁漳出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至相州鄴縣與清漳合
書曰衛漳蓋漳橫流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邈列人縣東北通
作漳縣又東北過曲周縣鉅鹿縣國初漳面注魏縣北歷元城西
店東注山東館陶縣入衛正德初始徙有南閘家渡入衛又十餘

年自雙井入衛嘉靖初自回隆鎮入衛後復自內黃石村入衛萬
曆戊子徙魏縣旋由故道徙肥鄉成安曲周諸縣會達天津議曰
大名志又云近襄成安肥鄉等縣或言河伯有靈不欲重困北方而令則集役之文
家口父家口距郡城邑城之中去郡二里半里澤北蓋則當郡城南則當邑城此必
然之勢也其郡城地稍高凡若木與地最宜下漳河之流如手與城之順水勢利于建鎮且
縣南二里餘人有衛河衛亦每年大水洪水必沿河漫溢此故勢必在大名大流河原非縣
之使去今則必欲引之使來今日者以屬年之害而移之大名異日者又將以大名之害而移之
廣平是外乎也時美篇謂事之不必端舉工之不必說也
支河在縣西至公新開距城僅半里許累隸衛沒知縣趙一鶴請
郡主翟公塞之 硝河者世由下墊凡所經流辛穀歲不能易
牧一由滑縣北逕開州城城涯趙村坡傅家河注岳儒固達館陶
或北注大名一由石村濬內黃縣東北逕大名大嚴屯邊馬集馬

村東注或注南樂縣霸王溝北張舖小支河萬曆二十九年知縣江騰蛟會同南樂知縣即舊河身小如挑濬水直東下今居民率佃治其間河身漸為平陸矣按郡志云碓河十之三自飲牛口注衛十之七自梅家口注衛此今經流不大同姑記於此

漳河隄 隆慶五年知縣李本意築南接樓底舊隄自老隄頭止約三十里北接龍王廟舊隄自艾家口止約二十餘里

華侯隄 起縣西關隄北隔至回隆九十里嘉靖二十七年築甄侯隄起縣村新河口至內黃田石界約百里有奇嘉靖三十四年築 金隄勢如岡嶺自東南入縣界漢書曰河決酸棗東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五

金隄則漢文帝時已有矣凡大名元城南樂清豐開州東明滑臺之境皆有之綿亘二百餘里 牧隄在縣東十八里

清豐 洪河東岸記云在柳江舊縣北五里上接清豐縣下入觀城縣又載洪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黃河北岸東經縣界三十五里入清

豐縣 繁泉 在臨河廢縣北十三里云澧水在縣北三十里伏流至古繁水城而南謂之繁泉

金隄 在清豐南四十五里按地里沿革云金隄上接清豐縣下入南樂縣界人在德清廢城東南五里所謂德清軍即舊之項丘鎮也又漢書金隄古堤也武帝時王延世通土以塞河決自金隄而南築之堤上有金隄 復開堤 漢書記澧州

在南黃河北岸也其堤在南三百步自然陽入清豐縣界

內黃縣志 黃河故瀆在縣東十里西南入境經帶甚遠內黃行

名蓋因是為水經云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注云史記趙將廉頗代魏取繁陽城是也 衛河自河南輝縣發源歷新鄉衛輝濬縣經流境內西南自南高堤東北達泊口漫衍百五十里出境詩云茹彼泉水亦流于淇即此 漳河濁漳也水經云出上黨長子縣之繁鳩山南流注于黃澤舊合清漳水入衛河今徙于魏縣之西入滏陽河 洹水水經云洹水出上黨注氏縣經陰唐縣北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今石安陽河自田氏驛入境注于衛河 洹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水經云淇水出陰唐縣大號山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注云淇水東北逕往人山東重城而東北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三十六

并陽城即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泉者也 濁水水經云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又東至內黃縣入于黃澤唐貞觀元年以水微漫改曰濁水 美水水經注美水出蕩陰縣西北

韓大牛泉東至內黃與防水合地志曰美水至內黃入蕩防水水經注防水出西山馬頭關東逕防城北盧湛征報賦所為逕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美水又東歷黃澤入蕩水 則

濁在縣西北澤方數十里水經注云淇水東北逕往人山東北至內黃澤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又逕內黃城南東注白溝漢倪寬為令請為田以給貧民至正統間掌縣事知州宋安以地給民居之 白溝在內黃縣東北

水經注云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 洹水水經注

云洪水自晉都城又東謂之宜師漢東北至內黃漢右入萬水

六輔渠漢倪寬為內黃令開渠溉民田獲利甚博 孟家

渠在縣西北一里俗言即古黃澤 鵲陂在內黃洹水舊縣

南五里西四十里舊有蒲葦之利 利濟渠在臨河廢縣西

北三十里自漳縣一界東北入內黃縣隋大業中嘗增修 濟

河方輿勝覽云出內黃而自滑滑經顯帝營二陵之南達東

北入內黃界 確河在縣南出朴碩與開州接界 集賢院在

東郭門外南達確河北通衛流積雨水漲源望無際因是以橋

創建在縣東上接大名下連滑滑延袤數百里漢易金堤古

堤也西帝時至王延世運土塞河決固金堤而增築之上有桑

女接舍堤緩今廢 南堤南起高堤緩北接泊口集僅百餘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地理中

三十九

恐衛河泛漲淹沒民田故築以防之 黃澤堤在縣西北五里

澤廣數十里環之以堤漢世祖破五校即其地也 新堤 倪

公堤倪寬所築起自北橫堤環城西達至東南長固村十數里

古堤在衛河東沿河修壘出境方止

舊志 湯水 羗水 防水 宜師溝 四水皆出安陽湯陰

二縣西東流入內黃黃澤後衛水漸大北流接漳流不

能入境皆漸歸洹水入衛隨流而已故今境內四水 黃

澤皆 者矣

治河議

王永壽

黎人王永壽議曰魏縣地平土疏去漳水較源不遠潞河之田賴堤以保而

西南上將接安陽內黃與山西潞安諸屯營東北勢下則與元城大名共虞

委匯故夏秋之交水患孔棘論者憂之而未有以拯也蓋古之通溝洫者皆

以通水於川也遂從溝洫洫從溝洫遂入溝入溝入澮注川溝必因

水勢防必因地勢有周井疆之法如此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大

壞萬世而下井田雖不可行而溝洫之遺制則不可盡廢況今魏之境內漳

河故道經絡旁午於其間者宛然可尋故鄉里之邑或曰某溝或曰某口或

曰斗門恐即前代溝渠之遺也獨不可徵其遺制而分支流以洩水勢乎又

按境內平原曠野罕有窪下或曰某陂或曰某澤或曰某澮或曰某池者固

多不能皆近河道每霖雨連朝則隨處陂澤池澤通相灌注一望無際其患

不減漳河俗名樂水則溝渠之制尤不可以不講者也苟相其地就其窪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地理中

四十

河備之而下其陂連其陂其溝連其溝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屬於河則所

謂堤溝陂澤者於天時無雨則由溝以蓄水而田可施灌溉之功所謂陂澤

池溝者於天時多雨則由溝以洩水而地可無淹沒之患蓋下流既疏則水

惟順導不但可以拯民於旱澇而都城亦且永保無虞矣

蒲漳營倉口營車棚營都村營俱在城西南四十里劉家庄營城西南五十

里永樂年間以土壩人稱從山西潞州衛軍人散處壘關屯種舊志云國初

屯地非止一方不徒為壘關之謀且有牙相制之意但軍民雜處莫相鈐

轄或寄買民業而賦役是逃或富住奸民而勾攝是拒甚或屯官與軍為難

縱肆寇掠有司莫敢誰何該管又遠難申逮其害嘗有不可勝言者往時當

道便宜設策通行各屯擇立鄉長編排人甲朔望亦赴有司呈遞執結聽聽

鈐轄非但可消即邑小校之虞亦可備萬一不軌之變申明而遵守之誠若

存志 梓潼乃古蜀河之遺城其在古名之最下衡南雖之滑
 二下爲言也蓋而爲此凡之流則城陸長老住於此乃由都青
 河東關之漫漶今其河形足推矣嘉靖十五年都青河因大水
 噴湧衝潰成噴或之居民遂奔惟翰險要以守之改舊道中廢
 小城曾已十有八年地浸而報警民士而產能可自強之弗痛
 斷者無人心也夫濯淵乃古空水之民其地瘠瘠乎下故衡南
 膏腴賦重天壤不同况濯淵昔年受衡南之水曾未見爲害今
 日無斷而之水亦竟飽而可耕之日即予蒞任來備指故道及
 舊土著之民又指治河總督司宋元成濟州水漲城西北大崇
 山城緩潰於城而西岸乃是衡南汚濯漢曹凱首信北水從古
 流通非鎮河形與無顏朝制綽綽有餘也前長吏某張孫復朝
 州勅以決是河爲斷大衡南一邑之害也遂遵國宰之命也若
 斷而足以免是河而改決之是使鄰一方之利以傷國縣之重
 小惠無仁害國不忠君子爲之哉予爲此懼乃通請下決水萬

第二冊

北直中

四

余之冀，既不欲壅斷，又不使傷夏併開之無辭於戎，乃甲寅四月，開州知州劉東清奏稱，知縣溫如春、長城縣知縣崔近思、山澗洞及雅克薩、活歷河等處之運道，又見是河東岸有土壙，稱其地漸旱，且處於海北，正濟運道之衝，立法之莫良焉者也。制辦而不通制辦之所，漫有其事也。無濟其起也。有限，汎又潰，湖有崩，分運漫溢，況能泛數百里，傷運道哉。俗傳乃謂此水來於星旱山，蓋華澤，若以爲山水，則是源泉不窮，當四時皆盈，何獨春涸而秋滯哉。甚矣俗傳之謬也。故開治於俗說，憚於既既，而可通道者，或得藉口於此。意考本源而後，可與古治水明地勢而後，可以決利害。今職者不信，日而重耳，亂高疏，聽索何哉。

永平府志

按元初定稅制。獨水田以五升為其制也。中統二年。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此其水利之始。三年。詔給懷州新氏耕牛二。俾種水田。此其水田之始。至元七年。以都水監司隸大司農。領農桑之制。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具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質不能濟者。官給其材木。俟秋成。驗使水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者。不必區種。近水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畜。及種蒔。蓬藕。鰕。鰾。菱。芡。蒲等。以助衣食。九年。又詔諸路開復水利。三十七年。荊州漁陽等處。縮戶餓。給糧三十日。以東無閒處。時主雖急于勸課。而

第二冊

北夏中

四十一

丞相主其事。漢人史天澤方有事于啟土。自此首撥皆其種。未嘗知此為先務。雖有姚樞張文謙。北平不能大行其說焉。至答剌罕鑿海古渠。溉漑田。少試于和林獲利。及其卒而即廢不聞復謀水田矣。

洪武六年四月雲龍鎮守北平言塞上諸關來自永平薊州密雲而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山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盧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
謹烽火遠斥候控守要害然後可以擊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
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崗曰董家口曰義院口曰箭簳嶺曰孤密
兒曰劉家口曰河流口曰徐流口曰冷口曰界嶺口曰青山口曰
乾潤兒曰桃林口曰重峪口曰石門子曰白道子曰白羊峪曰石
湖洞曰五重庵曰新開嶺曰佛面山曰拷撓山曰擦崖子曰城子
嶺曰大峪曰水峪曰中寨曰榆木嶺曰青山曰遊鄉曰曰鉄門口
曰大喜峰口曰小喜峰口曰團亭寨曰潘家口曰常峪寨曰三臺
山曰隘口寨曰龍井寨曰胡兒嶺曰松陀兒曰松棚峪曰青山大
嶺曰木潭嶺曰臭麻峪曰刀山寨曰分水嶺曰馬蹄峪曰洪山寨
曰蔡家峪曰秋料峪曰于家峪曰道溝峪曰羅文峪曰猫兒峪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四十三

山寨峪曰小拐角山曰大拐角山曰會仙臺曰沙坡峪曰山口西
寨曰片石峪曰冷嘴頭口曰楮皮寨曰尖山寨曰龍池寨曰大安
口曰井兒峪寨曰點魚石口曰琵琶峪寨曰馬蘭峪曰平山寨曰
寬田峪曰南山頂寨曰餓老婆頂寨曰滴水峪小寨曰北山頂曰
滴水峪北山等寨曰錄山頂曰峯臺嶺寨曰古強峪曰趾膳峪曰
鑽天嶺曰黃崖口曰小平安嶺曰大平安嶺曰三山寨曰鷲棲峪
曰青山嶺曰彰作里曰將軍石口曰喝山寨曰黃松峪曰文家莊
曰魚子山曰蕭家嶺曰熊兒嶺曰沙嶺兒曰灰峪口曰灰嶺兒曰
猪圈頭曰山嘴頭曰木場峪曰灰塘峪曰墻子嶺曰磨刀峪曰許
家峪曰蒼木會曰小黃崖曰大黃崖曰石堂峪曰姜毛峪曰蘇家
峪曰大虫峪曰遙橋峪曰南峪曰燒香峪曰墨峪口曰峯臺峪曰

高梁子曰小水峪曰漢兒嶺曰城子山曰倒班嶺曰把頭嶺崖曰
師姑峪曰梧桐安曰齊頭崖曰栢嶺安曰將軍臺曰盧家安曰司
馬臺曰響山曰沙嶺兒曰磚梁子曰龍王峪曰師婆峪曰古北
口曰潮河寨曰柞峪曰陡道峪曰盤房峪曰陳家峪曰東晚嶺曰
西晚嶺曰白馬甸曰划車嶺曰馮家峪曰營城嶺曰黃崖口曰石
塘嶺曰東石城曰西石城曰東水峪曰白道峪曰牛盆峪曰小水
峪曰水口峪曰河坊口曰神堂峪曰升連口曰加兒嶺曰驢鞍嶺
曰南冶嶺曰黃花鎮曰西水峪曰東園峪曰灰嶺口曰賢莊口
曰雞石口曰德勝口曰虎峪口曰居庸曰陽峪口曰蘆林口曰白
羊口曰柏峪口曰高崖口曰方良口曰常峪口曰長城嶺曰沿河
口曰石港口曰小龍門口曰天井關曰東龍關曰天橋關曰天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四十四

關曰洪水口曰西龍門曰段口曰石我口曰蘭房口曰鹿角口曰
南龍門曰馬水口曰道水口曰石塘口曰金水口凡二百處宜以
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弘治十三年巡撫洪鍾備邊 自十一年巡撫張淮躬督將
白琮指揮羅綱推官周瑄率軍民于大茅山捫蘿躡險極力未
就淮卒於邊鍾代之次年備邊城二千四十八丈丈銀一兩酬
士卒勞是年春撤琮同恭將高瑛瑄及同知邵達以二萬人自
山海關迤西至李家各止延袤三百餘里備二萬八千一百七
丈於要害立寨堡次軍志之具高廣丈尺營凡十六曰長峪駐
操曰黃土嶺曰石門寨曰附馬寨曰平山曰臺頭曰界嶺駐操
曰燕河曰桃林曰劉家曰徐流曰建昌曰五重安曰太平寨曰
青山曰青山駐操其徐流其漂陽其赤洋海口其新橋海口其
牛頭崖五營丈尺不具關具者六曰一片石曰界嶺口曰劉家
口曰冷口曰董家口曰李家口其居城無丈尺及舊城曰山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聖主

關曰徐流口關曰河流口關曰石門子關曰星星峪關曰白道
子關曰山索峪關曰白羊峪關曰葦子峪關曰五重安關曰花
場峪關曰新關嶺關曰容崖子關曰義院口關曰大嶺關曰長
峪口關曰平頂峪關曰榆木嶺關曰水門寺關曰城子峪關曰
大毛山關曰寺兒峪關曰小毛山關曰三道關曰小河口關曰
角山關曰北水關曰大青山關曰旱門關曰南海口關曰西陽
口關曰南水關凡三十二云俱舊設有城若箭桿嶺關若爛柴
溝關若拿子峪關若城子嶺關若廟山口關若無名口關若黃
土嶺關若大安口關若羅漢洞關若火燒城寨若孤窰兒寨凡
十二舊有關無城鍾城之文立灰窰峪寨橫山寨沙嶺寨三城
皆無丈尺也嗟夫山海大衛不志於城池大關不知於丈尺所

具者今皆不同故不述之其大小喜峯口關至漢莊三屯等營
皆不列者不知其為境內地而委之於隣縣也第述時新舊如
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聖主

榜頭山通豐山入大沂河達于清河 清水河在州正南二十八里龍堂寺
側源頭極清入海二十里不涸俗呼曰清水經風潭屯連清社及三岔股庄
頭營入新橋海口達于海 館水即北牛河發源遼安縣館山南經偏山又
西南經黃花港入北牛橋河西經豐橋入于清河 豐橋在州城西八十五
里一自松源社泉河頭西南經寨山下入清河一自豐潤縣板橋河東南入
清河經石城西又南經唐山橋名大河又南經王勝庄名小河與帥家河會
入官渠石溜河在州城西六十里發源水峪西南經孩兒屯官套至石城寨
五里是為帥家河至套里庄獅子灣南經康家莊莊王勝庄名小河西
南經金鋪馬家港大夫堡入官渠西南經豐潤縣齊官庄入于海 劉沙口
河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天井之別南入于海

撫寧 牛頭崖在縣東三十里形似牛頭即牛頭崖營也
元年曾有倭兵海海至此故設官軍守之 州城在縣東
以九十里嘉靖三十七年間有饑饉從地中湧出車轆焉了費
鉅在撫寧通所採並作謀在嘉慶年間費數二萬餘乃罷
柳子河在縣東南三十里 縣東光河在縣東五十里
樂亭 新河在縣西南三十里失于清海之間設即水時新河
故道 新清河在縣東二十里舊日從清河來流為新河轉至
而南即今乾清河景泰間東流所塞徑自從清河而南入海
新清河在縣西三十里源發州南之塘泉間僅二丈許蜿蜒於
新橋海口獨記港入海
灤志 灤水城界前代分割原恒矣一能詳也遼史云右強縣在
灤州南八十里由縣在灤州西南四十里通與之北平縣西南對馬
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對石城縣一百四十里武勝縣在灤西至石城九
十里 灤海一百二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粉河縣在平州七十里至七河
頭七十里又四十里至松子店又一百二十里至玉田縣又七十里至薊州大河
城由城七十里發松子店皆灤地前代可考焉類如是而已

樂志

按灤水前昔無名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註云遼瀋澤陽中高不與河通遼史云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瀋水五音集韻云瀋水名一作湊在遼西肥如海陽又云瀋城官顏師古亦曰瀋乃官蓋音灤也今水名有灤而無瀋且遼瀋字相類豈古或通用耶按易州有瀋水瀋音並非海陽瀋水也昔秦政滅燕置右北平石城蓋今治之西南境也遼西海陽蓋今治之東境也王莽改北平為北順省石城入土垠東漢後右北平石城仍土垠而海陽屬遼西未改也北齊省遼西海陽入肥如隋開皇省肥如入新昌未幾改名盧龍唐武德始置臨渝貞觀復置石城開元又置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一

城遼天贊析盧龍山南地置灤州領義豐馬城石城三縣遼史謂義豐本黃洛舊城馬城本盧龍地在漢俱屬遼西石城屬漢之右北平通典云灤治本黃洛舊城義豐倚馬總要云灤西九十里至石城今開平西距灤治九十里其為石城地明矣是義豐石城本兩地也今開平既為石城地而城碑里制俱稱義豐殆未可恍順天府豐潤縣蓋古土垠地灤之石城東漢末曾省入焉今豐潤十里有舖尚名垠城是也永平府志云土垠在府城西南漢置縣屬右北平宣謂石城地耶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為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為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狄孤竹還杜預云山戎狄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

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裕幽州紀聖公碑

云北狄之裔或曰獯鬻或曰山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灤在春秋時為山戎國通典亦云灤為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遼史及舊志皆以灤為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史譜云度玄菟人初平初為遼東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表封度為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為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為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耶蓋漢之平州在遼東玄菟樂浪等處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普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二

今之永平是也漢宣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於瓚矣瓚死於獻帝建安三年豈度與瓚同時而誤耶

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於萊州，海倉運糧以餉，年衛
八斗，調川侯傳文德疏陳轉輸之法，曰：「稿洪橋至永平道里頗遠，
宜通青河，濰河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上嘉其言。嘉靖
三十七年，巡視郎中唐順之疏：「濰河自永平可通，濰陽營舊陸軍一
百五十里，後巡撫溫景春起按察王隆慶元年，巡撫歐陽德議從巡
按鮑承蔭併勘，挑挖青河自王家園至新橋海口止，凡百四十里，
乃漕運故道。濰河海口至天津衛四百二十六里，紀各莊通海朝
慶至府西門一百五十四里，沙淺一十八里半。又勘自天津衛至
新橋海口，鹽船往來民船亦通無滯，海洋百二十里，中流遇風有連
河糧河新挑大沽小沽可避，其船撐駕必須濰州樂亭昌黎附海捕
魚萊載慣習海道人民酌量人丁身家坐派大船八名，小船三名，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平三

領官船糧令其駕運，艱完艱艱，捕魚如年久損壞，動支官銀酌量脩
補，則改濰河省便無容別議，但中間倒載之所未免閉隔，如海口却
至紀各莊約有二里，濰河却至永豐倉里亦如之，船運脚價臨期聽
官糧即中後給其該鎮歲用本色軍糧數多運道既通則前項糧石
應缺戶酌酌派漕運，然山海雖險僅二百里，松越易便則海防不可
不議，合令府清軍同知兼管海防，仍聽兵道督率巡視及山海主事
督巡捕把截，違禁如律，部覆從之。御史劉朝龍
和春疏：「維城議，今府所視濰河連東二十里馬城堡西為王家園，其
南開相距十里，原係海運入濰，故道開跡尚存。原運皆由口北上
王家園，今馬頭營固其舊因倉廩。李家莊在西，民因約數十餘里，通
即王家園河，濰河漲入青不能容，必從李家莊西溝遂下注之。」自

樂各莊起，凡四十餘里至楊家莊，南有沙坨，長一里，高河五尺，若穿
之即父家青溝東西長七里，其地多無錢糧，堪灌為河，通即梁各莊
而新家河，流經焉。河名交流者，由海潮而成，故微有五里，於淺外
則大朝所至橫斜，行七十餘里入黑洋海口，又三十里則達河海口，
又四十里則堂兒上海口，又四十里則大沽海口，出口入通州運糧
白河，百餘里天津衛矣。是此道一通，不過三百餘里，船可徑天津，抵
濰地西由蘆臺河其道豈但倍近，且惟黑洋海口至大沽百十里，由
海隨鹽船出入，當保無他虞，此由綠洋海口造濤，其遠近險夷安危
亦不啻十百相應，島中間應挑之處，計大費工力者，不過交流河接
新家河五里，黃地抵父家青溝十二里，李家莊抵梁各莊十里，暖泉
抵南開頭八里，與夫王家園河之徑，楊家莊即步店街兒村費各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平四

土淤高厚者十二三里耳，其餘或止應挑深五六尺七八尺，濶五六
步七八步者，約以河五丈計之，論工大小折半，通算濶三丈深一丈
者，總不過百三十餘里耳，工固不甚多也。況下因川澤，不損民居，妨
田不及五頃，其價未足百金，驗河所經惟李家莊西有沙三里，楊家
莊南有沙一里，其餘俱土脈膠固，無憂其善，顧河之所自若暖泉若
沂河若淄河若新家河俱水性如常，可弗若其變遷則語有利無害
又孰以踰乎此？惟王家園一處，議者每言挑接濰河雖便，通舟無濰
河西下平岸一丈八尺，馬能使之遂流而上入青河哉？且深吳滿常
帶沙石，漲則開不能制，退必遺沙填積，將來歲挑繁費，恐反為青梗
吳若挑青至馬城堡，方議脩濬，以壕土築城，而借壕為河，便可容
數十舟，南來運艘俱任此島，雖隔濬高五六里，道不甚多，且平坦便

車至梁陽舟而運則青不愛沙石擾而挑夫可有歲費似於計兩全也。遼東海運當若損抵若水平運通則由府城而車至山海或舟車至遼東皆免風濤之險其士餉尚亦有賴是所謂無窮利也然而不為者不過惜財力耳蓋濟河非夫不戒於夫非財不濟今議動官帑則匱乏所資議用民力則窮非可任惟財力之俱絀故議者多難之然咽喉不進則腹終不飽可惜一時之勞費而夫無窮之富饒乎惟今永鎮入衛客兵萬餘春秋防守不過分修邊云今議通永運者非為之乏慮慮乎倘借各兵之力而通運餉之道揆之于義豈曰不然合行各路客兵應修邊工暫行停戍或量分主兵代脩而移其費以濟河計名限日畫地分工若倘有不足則量加民夫三四千佐之仍委賢能有司分督如法則衆力競勸可不月而成無煩奏請無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五十五

幣金於客兵未為發於邊方寔為永賴矣皆出委官王私爵所給訪

管府事徐準議 洪武八年顏川侯傅友德疏陳宜通清河故道上嘉其言是後撫按道府屢建議行勘職親體踏自灤州城南十里馬城地方原係國初圍運之處人烟輳集城郭遺址尚存自馬城南八里至暖泉即運糧改道雖年久淤塞可以挑濬暖泉即清河源頭自暖泉至新橋海口不及百里河水通流但河身濶狹深淺不同稍加開濬即可行舟自新橋下海西至黑洋海口百三十里矣西至大直沽百二十里不二百四五十里間順風一晝夜可到入藉海濱之水不甚深中流遇風即下纖子拉佳舟自無恐且無礮石撞舟即今為商賈販賣糧食通行之路不以為險船到新橋即便乘潮入清河起程即馬城倉內惟馬城東北至梁河六里地勢頗高難於濟

鑿便賃車輛驢騾駛至灤河上船分運諸倉以實塞下查得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於萊州海洋運糧以餉永平衛此漕一復則居民省輓輸之勞軍士壯飽飲之氣所謂一勞而永逸事少而功多者也且一帆之便船隻往來有無阻滯又足以通商阜財此漕當復甚明當復而久不復其故伊何以議事非難任事為難合無於府佐或州縣正官內有才幹者擇選一員以董其事復選賢能佐貳分效其勞俟事告成論功叙錄該挑夫尺約計九萬餘夫所費錢糧即於丈尺可會惟是國家大務閭閻不堪腹削宜出帑藏以需之既有專官又不至財不數月間便可底績其所利賴於永者則千百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五十六

自萬曆年間議開漕通海未行而罷至天啟崇禎間則添設沿邊兵馬需糧甚多青河卒難挑漕乃從海運由天津航海三百餘里至樂亭縣劉家墩海口入灤河二十五里上至銀芬柳倉交卸改用河船運至府城西門外盤入永豐倉計水程自銀芬柳至府西門百八十里春夏秋三時水運至冬冰堅難行設陸運車夫自銀芬柳輓輸永豐倉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物貨亦賴以通荒瘠之區稍變饒腴若雲海道風波險阻乃行之數二十年未聞有覆溺之患此海運可行之明驗也至順治初年邊圍無警兵衛日削需糧不多海運遂廢而沿河倉房因歷年不行脩葺坍塌毀無存其崇禎劉家墩海口為登萊津遠海道樞衝崇禎年間設海防一營駐劄汛防今革

永平府志

即古盧龍塞外近虜劉營寨為三區

直北為中區虜營曰大寨曰東早落元素曰哈喇五素曰捨伯虎

曰西早落元素曰青城曰鹽裏曰兀攔曰捨喇素曰湯虎

東北為左區虜營曰火即曰賒白虎曰迭兒字只英曰捨喇哈

曰早赤八哈曰厥房曰陷河曰撥梨克曰察漢壕曰點機根卜喇

兒曰惡木林曰兒女親曰壩場曰惡力曰常海

西北為右區虜營曰五兒班曰灤河西岸曰捨不哈曰斗裏康曰

頭條道即塔喇打填曰西逃軍克曰惱奴河曰傍牌川曰寬河城

曰營盤裏曰瓦窯川曰會州曰昌毛太曰長河臺

其日馬樣皆百里為度或過不及在行之緩急耳

如虜聚于大瀉場東南由惡力之常海南下孤山亦至常海犯遼東三山營前屯衛迤西南至中前所必犯山海路而后門路當備自三山徑入鐵場堡則先黃土嶺而大青山廟山口一片石迫矣山海路當備自常海由太平臺直北山關水洞南下必犯大青山西犯小河口而大毛山當備自稍腰兔南下龍潭由東南必犯董家口大毛山柳河衛西南必犯城子谷水門寺而平頂谷當備由紅草溝三岔口龍王廟東至馬蹄嶺必犯平頂谷水門寺而城子長谷當備自龍王廟西過沙嶺裏河川南下小瀉場梳頭崖必犯義院口擊子谷過羊園子則犯長谷只板場谷自美河川騰山過瓦廟種老梯白蒿亦犯義院口擊子谷由后婆遷南下獨石則犯花場細谷而葦子柳確孤石溫泉甘泉前山疊障稍緩過牛心

山西南由大小石孔必犯箭桿嶺口關道金岡谷由十八盤必犯界嶺口關或臨邊西南由歡虎谷必犯羅漢洞自紅草溝由兀欄直抵惡下莊東南亦犯界嶺口羅漢洞南由杓子谷必犯青山口關自杓子由張家墳至松峯嶺必犯東勝寨乾澗兒又順溝由野諸口必犯重谷口梧桐谷自惡莊西由荆林過青龍河至三岔山必犯桃林口關及水谷寨則佛兒劉家當備如於會州聚兵東南由昌毛太之湯虎之一指苦列兔自東南口由胡后達兒至三公只其備犯亦如之由黃岳川趙家谷其犯先水谷寨而桃林口佛兒谷次馬劉家口當備由白灘之溜渭必犯徐流口劉家口佛兒谷而水谷桃林當備自溜渭之西由張盤山而斜崖必犯冷口關而河流徐流當備又自苦列兔西南口由石門至蒼蒼山南下過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五十九

石門亦犯冷口關而河流徐流劉家當防其自蒼蒼山東渡也自過石門西由關王鼻必犯白羊谷則迫白道子石門子矣而新聞嶺當備自石門西南之獅子坪南下二路並犯白羊谷新聞嶺而擦崖子白道子尤要自昌毛太西南由乾河川迤南之討來打堤下老長嶺必犯擦崖子新聞嶺而城子白羊當備由乾河川長河臺直抵石口兒必犯青山口而及榆林嶺則大嶺寨當備由熊窩頭之松嶺則犯第四道關迫本關失其擦崖城子當備其自陡兒而過白石也由長哨必犯董家口而鐵門關次之如自會州直下冷嶺過龍鬚門轟門由三岔口之石口兒備犯亦如之或不入龍鬚門由大川徑寬河城黃崖寨必犯喜峰各路如于一馬虎一遜川大興州五兒班逃軍免聚兵東南由慍奴河之傍牌川之度

婆之冰窖之黃崖南下亦犯喜峰路而太平松棚二路當備或淺及冰凍自慍奴順河南下必犯團亭潘家及大小喜峰東西常谷而洪山羅文各關當備又自慍奴渡河西由起塔兀兔之天寧寺之流河下稍入車河川南下謝兒嶺必犯三台山蘇郎龍井而洪山潘家羅文當備西下喬家嶺必犯洪山口三台山各關其備亦如之自五兒班南渡灤由捨不哈至九道流河或自大興川由十字道之把漢土門西由塔喇打堤亦至九道流河而十字道西由黃草川之斗裏廩亦至塔喇打堤順河八十里而至斜里喇塔川若犯羅文各關必自九道流河渡撒入石夾口則犯馬蹄谷入大羊棚則犯蔡家谷秋料谷入小羊棚則犯干家谷入一立馬口軍車口俱犯羅文各關兒谷及西通山寨谷入大淶洞則犯沙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

谷山口寨入小淶洞犯亦如之于西則犯馬蘭路冷嘴頭關郡境之哨止矣其大寧青城皆二虜往來所駐劄左寇東協必由大壩場右寇中協必由奚河川苦列兔則伺虜情禦其塗可擒控之矣

山海路關外川寬四十里或半有水東北至鐵場堡

堡在大川中川三十里又至背陰障堡在川北坡南川里半又至三山營營東野馬川營南前屯衛共川寬六十里衛西南至中前所及至本關又自營北至常海亦名大古路西北至橫河東北至惡及而西北至大瀉場俱大川乃二路總括遠哨所止夷虜聚兵場也又西北三十里由兒女親而至毛挨兔及惡木林俱川十里並有樹有水東北至點梨根下喇兒川寬里許有

樹又至察漢溪川三十丈旁俱高崖又至撥梨虎廢城外有小碑塔三度又至老河南岸各有樹又至旱赤八哈亦名赤八哈虎西順老河北岸至廠房俱有榆又由陷河虎至大寧城少樹其旱赤東通遼東三公河西北至賚白虎北出老河至大即俱有水其餘白西北至捨喇哈又至迭兒字只英亦總括路東西二虜之所會兵又由大荒至黃台吉棟漢膠囊十三百里一通白馬川一遜川白廟兒穴皆大荒川有草木又自城場西北至好孫又至心集侯川三里有水合惡木林派出遼東又至旱落兀素溝寬三十步高山俱有樹其兀素東南通惡木林川多小堤山又北至大寧三十里夾崗川十里外皆大荒其川中旱落兀素也並通大舉又北之坤墩吞之棟漢抗字之捨伯虎之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十一

即元之公園兒遼東之捨喇母林里未詳自關北至

石門路一片石關川二里去東八里寬四十里迤北通鐵場堡自關北至

○廟山口關外川八十步俱有水又至

○黃土嶺關外川里許去東五里寬三十里有小樹通鐵場堡川亦如之並通大舉自關西北至

○大青山口關外川里許有樹通單馬北從間道至鷄子山撥又至孤山子俱山高里許溝寬二十步入至茶條山高如之溝四十步又至直北山高二里溝如之又至大火山高里溝七十步俱多樹又至小火山高如之溝抵橫河凡八十里寬百步間五六步夾崖崎嶇通步又自橫河東北至惡力川一里通單馬

並有樹有水其自關外小道東北至闌水洞遼東至茶條街又至大谷裏左右峻險又通背陰障川俱里米又自關西南至○小河口川半里西北至白洋川溝如之東通闌水洞自口西溝半里至

○大毛山關外去城北三里有水溝里許又遼東溝二丈或半通白洋並通馬西北溝如之去三里溝百餘步或十餘丈通董堡龍松山又自關西北至

○董家口關北至龍松山溝五十步或三十步多石坎西北溝一二丈通城子谷龍潭又由山蹊至大高俱有樹有水並通步又自關西至

○柳河衛轉西北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二十二

○城子谷關外川半里又至張家莊溝里半東北至舊關川百餘丈或四五丈又至大高又至龍潭川四十丈或十餘丈潭極深周八大東峻崖西坡寬四十步又川六丈或半通單馬至三公口川十丈或三丈又由正街之橫嶺高五里俱川三丈或十步水入本谷口又至稍腰虎北至十字河俱川一里或四五丈河東通橫河川亦如之近橫寬百餘步俱有樹有水並通馬河東北通惡力川三里傍堤山馬由山行有樹通大舉自舊關西北至大小龍潭溝寬皆二大二潭週八大兩崖壁立西有線道今斷秋夏漲谷單步冬虜揚沙布永通單馬俱有樹又至黃崖溝五丈或三丈又自關外西北至

○水門寺溝半里又至

○平頂谷北川五十丈或十餘丈至黃崖堡在山稍高路由崖北通單馬又至驢駒嶺高里許有水南入城子谷北出龍王廟西北至馬蹄嶺東通十字河俱川二里並通馬西至義院常海有龍王廟址川四里或一里通大舉並有樹有水自谷口西北通長谷龍潭川二十丈或七八丈其至小口子溝寬三十丈或二丈西南至

○長谷水口有三道東九里西十里中七里東西相隔五里川北橫崗又自本口西北由中水口十里東七里西六里俱川五里至老嶺高二里有欄馬棚城嶺北平漫水下龍潭嶺南陡峻水入本口又至龍潭迤西至羊園子俱溝二三丈傍高崖園東水入龍潭又自本口西北出水口西五里東六里中十里而至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一

道子俱川五里有樹有水又溝寬三丈至羊園子又騰山通義院小埔場俱有樹並通步又自本口西南至

○義院口關北至抵頭崖西南騰山有樹步通義院嶺北至小埔場西北五里奚河高北四里奚河川渡自場從間道八里亦至奚河川東北至沙嶺在奚河北岸可勝又至常海又至偏梁石堡在奚河西山水入奚河又至牙打堤高里許平漫嶺水南入奚河北由三分口出元欄轉入奚河東北至三分口至黃石又至紅草溝俱川里許或半里關十餘丈又由換石島至元欄打堤川六十步堤陘五六尺長四五丈左高崖右深溝溝西亦高崖此大舉必經之道屬至架梁衙之共寬丈餘億眾須二晝夜乃盡東有間道寬三四步長七八里亦分人馬行之嶺西

正道遠十里又至大埔場有樹及水其紅草溝東通惡力川寬百餘步有樹屬夷由此行其自關外西北至三岔山又西北有三道一至大梯子嶺高半里頂平堤一至種老嶺高二里北平城南陡崖一至瓦廟嶺高三里腰坦平南險峻俱川里許或十餘丈有水入院口並通大舉其瓦廟西南騰山至種老又至大梯又至白蒿多樹並通步又自白蒿東南川一里或百丈至本院又西通小嶺至

○擊子谷俱有樹並通大舉西北溝三丈或二丈有樹及水馬通橫嶺高半里巖壘多樹有水嶺南入擊子嶺北由白蒿入院口又至白蒿溝寬二丈或半之多石坎下馬過白蒿西南騰山馬通石連連嶺高三里北平漫南多樹下有小龍潭水入花場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四

南溝寬三丈單馬通獨石高大廣半有古字七行獨立川東故名又至清水關乃花場舊關也至

○花場谷關俱川一里或半里西通沙嶺陡險溝寬半里有樹至細谷水口並通馬西北至仰盤溝寬四丈或丈餘山頂平有水由大石上而下又至小嶺一名大橫嶺高二里北平漫南陡險水會仰盤入細谷西北下嶺順乾河川溝三丈或丈餘通獨石又半里轉西南至石虎谷陘西北溝二丈有樹有水並通步又白石虎谷中南陘棺材溝寬二三丈旁陡大樹有水川南疊陳馬步不通又自本關西南騰山至

○葦子谷西北騰山至洞兒轉西南至

○柳確水口有樹又西北至勝水崖溝大許兩傍高崖有水及樹

又騰山至舊城頭有樹又自本谷西南至

○孤石谷水口有水及樹又西三里轉東南至大偏梁山溝二丈本口源此其前高山馬步不通又自本谷外西三里轉北至小黃崖子迤西至土嶺俱川二丈又騰山至清涼后其石三片高二丈在道西山顛登之可望撫寧盧龍又西騰山至舊城頭有欄馬廢壘俱多樹並通步自本口西南至

○溫泉谷溝寬三丈有樹北至響泉川八丈或二三丈有水及樹又至乾河川溝寬三丈或丈餘夾崖有樹又至扒帶嶺又通舊城頭俱川半里其扒帶西騰山至馬思嶺俱有樹並通馬又自本口西至

○耳泉谷石梯子墩本堡白石梯子為界西北至流衛俱溝三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五

有樹又至鐘樓嶺以形名也東通響泉溝寬五十丈或丈有水及樹西北騰山通扒帶嶺有樹北至土棚嶺溝寬五十步或二三丈有水及樹西北騰山至舊城頭又騰山至磚廟兒俱有樹並通步轉東北五里溝三丈有樹去溝十里有水馬通牛心南口其東南口一至種老一至大梯一至白蒿俱堤坡有樹並通大舉一至石婆婆溝五丈有樹通馬東北口順川至奚河險要如東南口其自本堡口外面至

○星星西北至

○中桑口外川五里或三丈有樹有水多石坎通單馬東北至天橋石磴高口尺橋東崖壁云而河石坎丈高下馬而過北順崖至天脚石磴長丈寬尺東接懸崖西臨深淵間有石坎高七八

尺步者亦緩東溝三二丈而通馬思嶺本嶺即星星邊城也又北至頭架溝寬十里嶺高半里有樹水入中桑入至二架嶺平堤又通磚廟兒俱川三丈有樹又自本堡西北至

○箭桿嶺口開川一里或百步轉東北至箭桿嶺高二里嶺南水入本關又八里小石孔在道西山腰水由孔出牛心又十里大石孔如屋在道東北崖下俱溝五丈或三丈並通單馬又至牛心西南口溝十丈通馬俱有樹有水又自本關西北至

葛藤嶺溝丈餘有樹通步又溝五丈或二三丈西至

臺頭路界嶺口開東北至十八盤溝五丈嶺高二里北平塚水合金岡水出三公入奚河南岸險水入關又至金岡其義院屬夷皆由此入關金岡東通牛心俱溝三丈西北至三公山溝三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六

北通奚河中積川里許東南通十八盤溝五丈俱有樹有水並通單馬西南由小莊舉而通界嶺兒溝三丈有樹通單馬其自關西北川里許至白臺臺在川東岡腰矣又川六丈至界嶺兒嶺平堤有水南入關北由土棚嶺入青龍河西北溝三丈有樹容單馬由小莊而通三公山從撥道經梨花而至明朗由山道至偏店川三里嶺有樹兩崖若門故號偏店為石門也雖通大舉至此不得長驅又至許家去東三里無路北溝五丈至明朗而西過小嶺由大葦子轉南而通青山川一里或百步開五六丈又西至土棚嶺北至惡下莊俱川里許自棚嶺西北至松林店川半里或三十步平塚東北川二里亦至惡下莊莊青界二路會哨所也北至寺兒山川里許又至白石嘴川七里又通奚河

中稍河五大連川寬七里又至兀欄川十里東通紅草溝川一里北至東巡軍兔又至惡力哥俱夾高山川一里並有水有樹又至磧裏川二里又九十里川寬五里外荒川至青城俱有樹人至哈喇五素川存國無草木東北至大寧俱川十餘里其城東由一措精轉東北亦至大寧俱大川有水城西至兀胡罵嶺川八里有樹西南至接白箇嶺平漫川一里又川五六里有水及樹而至會州又自城西北至旱落兀素川五里東北通捨伯免西南過小嶺至呵樂賀俱川百餘步又至歐利免東南通接白箇嶺南直西巡軍兔俱溝二十餘步其自磧裏東至那林川二里轉東北荒川漫山通東旱落兀素西至捨喇素川六里又至剌兒溝川半里有水出會州入寬河又至會州川亦如之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七

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北至

○羅漢洞北至歡虎谷轉西通界嶺兒俱溝五六又西南至

○青山口關西北溝五十步或二十步至點魚洞東口又至張家壩川半里俱有樹東北至杓子谷川一里又溝三十步或二十步至北橫嶺平漫長三里又順坡至土樹俱有樹有水其杓子西即總溝溝寬二里近城址寬百止迤南至青龍河其張家東至大第子川百步俱有樹有水通大舉西南至扒帶嶺溝七十步或三十步其嶺西即五道溝寬十餘步或半之通單馬而至青龍河南騰山有樹馬通乾潤兒又南之順巢之麻地之枯木之大字之野猪之桃林青龍河俱溝五十步或二十步迤遞有小樹及水多石坎通步其自

燕河路桃林口關北通河至桃源川轉西北至白蠟谷又自桃林東北至三岔山俱川百餘步東通總溝城址北至金香溝十餘步俱有樹有水入青龍河又東北至荊林溝倍之東通惡卜蔣溝四十步北川一里過二小嶺通美河中稍又自三岔西北至李家谷溝十餘步水木若桃源又溝三十餘步過小嶺至胡石達兒又至一措苦列免川東南口即青龍河岸川五十餘步又川一里至一措苦列免西北至把哈苦列免又至把哈苦列免打堪平漫俱川一里並有水入青龍河又北至湯免川二里自湯免東北至捨喇素川一里西北至昌毛太川三十餘步有水流出會州合寬河派入灤河又至會州川一里其一措苦列免東南口東北順青龍河川一里過河四次水深二尺餘至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八

梁素又順青龍河川五十里過河六次水深如之通美河中稍並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北順河至白蠟谷川百步又至安子山又自關西北至

○水谷寨東北至安子山西北至正安子山又西北至石河東通安子山西通佛兒水谷嶺高險東北至安子山又北至趙家俱狹溝通步又通青龍河至黃岳川西北通苦列免川南口俱川三十步餘通馬又自本寨西至

○佛兒谷寨東北窄溝步通水谷嶺西北至石嶺漫山溝七八步自本寨水口西北過小嶺至

○劉家口關東北由撥道自花臺經大野猪而至桃林第八撥峰台谷山又自關東北至石嶺又至小土嶺西北至溜溝溝寬百

餘步又北至白灘一名臭水坑又通一梢苦列鬼川南口俱川一里或二十步有樹西溝十餘步至石門南川入自溜渭東通七谷口溝西面至張盤山迤南至孤樹坪俱溝六步並通馬又自本關水口西至

○徐流水口關溝十餘步北過大川至麻地裏凡兵馬出口燒荒皆此劉營又至老鴉嶺溝二十步東北通溜渭溝寬百步或十餘步並通大舉自蘇地西溝六七步至砂嶺又騰山至羊園並通馬又至前石河溝二十步又自本關西至

○冷口關東北至斜崖川二百餘步其崖東通前石河乃沿邊夾道溝二十餘步北至孤樹坪又至石家墳西北順河至蒼莽山高崖可懸俱川一里又北至石門川里半東北三里溝二十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六十九

二十七里溝一里至一梢苦列鬼俱有水入青龍河其石門西至召毛兔溝二十步自本關西北至過石門有水又至石牌嶺山東北通蒼莽山西北至察肚嶺在川南高陡下馬而過谷口關討實又至獅子坪北至龍王廟又西北至召毛兔俱川一里毛兔東北通一梢苦列鬼溝二十步西北川二里至討來打堤一名抄來打堤並通大舉其過石門東至倒梨樹溝五十步轉東北過嶺至石家墳溝十餘步堤山西北溝五十步或七八步亦通察肚嶺並通馬西至關王寨川一里嶺高二里陡峻有樹嶺南步通達城五里又溝十餘步單馬至橫嶺嶺在溝南路由溝中行嶺南溝十餘步通單馬至達城又南至

太平路擦崖子提調下白洋谷水口溝二十步東北至白土嶺溝

一里或三十步又騰榜棧山步通獅子坪又自本谷西北至枯井兒川一里又至菜豆谷溝七八里南騰山十五里通達城東北溝三十餘步至東長城嶺高三里陡峻又溝四五步單馬通獅子坪又自本關西至

○新聞嶺北至芝蔴坪溝十餘步東北由沙嶺川十餘步馬通菜豆谷西北至律袍谷川六十餘步又溝百步有樹及水通擦嶺老長城嶺並通大舉又自本關西至

○擦崖子關撥分東西東撥北至樹木枝川七十步又至牌樓嶺迤東而至老長城嶺高七里陡峻下馬魚貫而進又西北溝五六步或十餘步單馬至驚石又至討來打堤東北至呼奴思大嶺溝二十步又北至乾河川並通馬東北過嶺狹溝單馬通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十

太其自驚石東北至捨喇鎮溝百步有樹通馬東通龍王廟川二里東北通召毛兔川三百餘步西北通討來打堤川百餘步俱有水有樹並通大舉其自樹木枝東通芝蔴坪川一里有樹西至蔡家嶺入至單家嶺俱川一里或三十步並通馬西撥西北至單家嶺又至白石山則與掄撥陡兒至哨又自本關西至

○城子嶺關北至單家嶺溝五六步西至

○柳子谷北溝五步步通夾山嶺東通單家嶺溝十餘步或三四步嶺西至哈哈石又至雙樹俱川六七步並通單馬又自谷西至

○大嶺寨北至驚窩崖又至紅石谷俱川三十步

至雙樹川四十步又至橫河川半里俱有樹並通大舉又自寨

西至

○榆木嶺關東北至馬道嶺溝百步又至韭菜畦溝十餘步北至長兒溝川半里西北至魚鱗溝東口川二十步或十餘丈俱有水及樹又至古城北至松嶺又至熊窩頭各川半里東至血嶺溝五十步又通討米打根又東北通呼奴里大嶺各溝寬二十步有樹西至瓦窯川又西至石口兒東北至靴兒嶺又至長河臺俱川一里又通乾河川寬百餘丈西北溝一里至孤山北川半里至藍子嶺東通長河臺北至三公口又如背脊如蒜門如龍須俱川寬一里其龍須夾山若門中寬二十步連賊若犯本關須過此門徑由大川犯在喜峯又東北之駱駝之半壁之打鷄而通會州皆大川有樹有水並通大寨其蒜門東至安峯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一

川一里或半又至安峯打根溝四十步俱有水通馬迤北二十里溝狹窄單馬外大川通湯兔自本關北至

○第四道關川二百餘步東通魚鱗溝寬二十步北由陡兒嶺通古城嶺又自本關西北至

喜峰路董家口提調下青山口關北通石口兒嶺西南至

○艾谷口關東北至腰嶺北至平林各溝四五十步又北通孤山自本口北至黃土臺東北通平林各川半里俱有樹並通大寨又自本口西至

○董家口關北至黑山砲又東北由長哨通石口兒俱川里許西至花園川百餘步北至觀音堂川一里東北至駱駝嶺川二百餘步西北至桃樹谷川一里其桃樹東通黑山砲西南通小嶺

狹溝通單馬至喜撥營盤東北由破房通三公口俱有水及樹並通大寨又自花園西至分水嶺川二十步通馬迤又至

○鐵門關北至砲嶺各川一里又至細嶺西北至古道嶺各溝二十步西至磨石谷溝五十步南十里通邊城溝二十餘步又西至營盤裏溝四十步又自本關西南至

○大寨口關西北川寬三里至營盤裏北兵馬出口燒荒營此劉營東通營盤溝二百步北至廟兒嶺又至夢子嶺半堤先年有石碑記廢故名亦名濃濟嶺西北至腰站川東東北至九姑嶺又至黃崖裏東溝十餘步通小嶺狹溝單馬通蒜門又東北至寬河城川三里即原寬河所今移蓮化縣又至龍驤門俱川里許又自黃崖西北至永寧川半里又至虎婆嶺川里許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十二

即傍驛川東北通會州又北順灤河至懋奴河川口西北至西逃軍虎川南口俱川二里東至了頭溝又北通會州各過小嶺俱溝二十步又東北由小子溝迤北亦通會州溝寬亦如之西北至呵各得嶺又川南二十里寬七里北十里寬里許至五兒班川亦名呼魯保俱有樹有水並通大寨又自本關西南至

○小喜峰北溝二三步多石坎通步一里即大荒川又西至

○圍亭寨北至栗樹溝又至夾兒庵至橫河即九道流河合灤河川口又至傍驛川俱川二里有樹有水並通大寨其大小喜峰雖通大寨近邊溝狹石多通步至本寨乃通大寨自寨西至松棚路潘家口關北至小河口即灤河西岸西至東常谷堡西北至太陽谷川半里東北至長城嶺又通小河口西至

○西常谷北至到溝谷東通太陽川三里西至三台水谷溝寬六十步並通馬自本堡西至

○三台山關東北至回鑿川十丈或一丈至玉松嶺長六里俱通單馬又至房兒嶺平壤通馬又至大古道嶺長十五里又至橫嶺長二十里及至謝兒嶺俱高險通嶺東即灤河北至車河川又至廟兒嶺長五里險峻嶺北水出流河又至流河中稍西順灤河至大寧寺谷口又至起塔元免過灤河迤北通惱奴河川口有水並有樹俱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北至鷄冠山即黑河寬一里又至忠義寺址在黑河西岸又至馬海棠又至團漂石二川黑河石崖夾立寬七八步石多水急又至大黃茶子在黑河東北山上又至香家嶺長三十里南陡峻北平坡並通步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十一

黑河源出本嶺西南又東北至小河口川二里或五十步通單馬並有樹又自本關西至水谷溝又至

○蘇即谷水口又至殺達子溝俱溝半里或百步有小樹又至

○龍井谷關西北至古道嶺長十里有樹西南至

洪山口關西北至神像嶺又至大到溝通撒河步通馬蘭谷嶺又東北至巡檢司又至偏塘又至青陽林谷川三十餘步又至黃漆子川二十步又至分水嶺長七里北陡峻南平壤有水出撒河又至打狗巷川二十步又至龍灣子川四十步各水入黑河並有樹通單馬又至香家嶺陰要見又自本關西至

○馬蹄谷關東北至廟兒嶺稍高有樹有水通單馬又北至石灰口寬十九丈有水又北出口即撒河關北至短嘴子嶺高陡東

北通石夾口西北由山路至梨樹嶺稍高多樹俱通步又北至大羊欄口闊十五丈通馬並有樹及水自本關西至

○蔡家谷堡東北通梨樹有水西至

○秋科谷堡北至廟兒嶺稍高有樹及水東北通大羊欄西北通小羊欄又自堡西至

○千家谷北至到谷嶺長五里高陡有樹又至小羊欄口寬十九丈餘有水又出口即撒河並通步自堡西至

○羅文谷關北由岔道至一立馬嶺一名欄馬壩川百步水入本關又過橫嶺至一立馬口寬二十四丈有水又通撒河迤西北至秋木林溝百步俱通馬又至廟兒嶺長四里北平壤南陡峻通單馬又至南松嶺長一里嶺下有水東南至安子嶺坡東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十四

水又至擺要壩川二百步南通撒河步通秋科廟兒嶺轉西北至霍露山川百餘步旁高山又至神像嶺西川寬二百步俱有水自馬蹄谷至此凡水皆出撒河又至黃石崖川如之又至大橫河川四百步旁夾山又至白馬川寬如之又至石灰口兩山頂平中道甚狹寬三十步又至分水嶺長三里高陡嶺南水出大橫河又至壽堂墳川四十步又至干心河山川若大橫河又北至頭道流河俱有水自秋木至此俱有樹自南松至此並通馬又北至七道流河及九道流河西南通斜里喇哈谷口凡八十里過河九次故名東北至捨不哈川三里又至灤河西岸川五里又過河至五兒班又自九道河西北至塔喇打塔又名頭條道溝二十步又至捨喇不哈嶺川二里又通把漢土門東北

至一指打堤平堤川里許又過河亦通五兒班其頭條道東北至斗裏庫川寬一里水深三尺出灤河前後山阻無路東通一指打堤西由黃草川通十字道土門俱有水及樹並通大舉其五兒班川寬六七里西北由隰陂免通一遜川三日程西由呼答哈而通大興州日半程亦總括之北黃虜常此聚兵又自本關西至貓兒谷堡北至新開嶺長四里俱有樹嶺南水入羅文嶺北至寧車口寬五十大水俱出撒河又通撒河北通秋木林又自堡西南至

○山寨谷西北至牽馬嶺長一里俱通為嶺南水入沙坡又至桑樹嶺長五里稍高有樹嶺北至大漆洞只濶三十一丈水俱出撒河又北出口即撒河自寨西南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四

七十五

○沙婆谷北通牽馬嶺西北至

○山口寨東北亦通牽馬嶺西北至溜石坡嶺長三里嶺南小水入沙坡又至安子嶺高陡俱有樹嶺北至小漆洞只寬十七丈水俱出撒河其安子嶺西南至桃樹谷即樹嶺東通溜石坡西至馬蘭路冷嘴頭關並通步其灤河流河撒河之源詳見方覽經

外內接路

山海路撥九自松山而李家堡而魯家山而鐵場堡而掛牌山而按馬山而永安堡而將軍后而背陰陳凡九十五里遠哨至大埔場石門臺頭二路同

石門路提調三共撥四十八

黃土嶺關提調下撥十六自大青山關而鷄子山而茶條山而直北山而大尖山而小尖山而三岔山而黃土坎而石門子而小橫嶺而大橫嶺而太平臺而常海嶺而平堤川而孤山而五指山凡百八十七里

大毛山關提調下撥十六自城子谷關而張家莊而舊關而大高而龍潭而三岔口而正街而橫嶺而頭道河而青陽林而羊圈山而稍腰免而十字河而大李羅林而長嶺而惡力川凡百九十三里

義院口關提調下撥十六自本關而黑崖子而小祥子嶺而三岔口而段木嶺而土樹嶺而切河而安子山而常海而牙彥打堤而三岔口而黃辰而紅草溝而扶石而兀攔打堤而委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四

七十六

太凡百九十六里

臺頭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一

界嶺口關提調下撥二十二分東西二股自本關東由十八盤而牛心山與義院撥互哨凡二十七里西由白雲而界嶺兒而梨花山而明朗谷而土樹嶺而惡卜莊而寺兒山而白石嘴而紅石嶺而兀攔而兀攔嶺而大柳樹而兀梁素太而牙彥嶺而寬甸而紅草溝而扶石倒西而獨木橋而兀攔打堤西凡二百三十里

青山口關提調下撥九自本關而麻地溝而葦子谷而三道溝而杓子谷而北橫嶺而惡卜莊而兀攔而杏山凡百八十里

燕河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二

桃林口關提調下撥十九自本關而寬哨頂而梳頭崖而三角
莊而連馬崖而趙家谷而王家谷而藏家谷而拳臺嶺而天橋
而總壩而古道而斗兒嶺而禮帽石而捨白兔而蔡家谷凡百
十里遠哨由一揆皆列兔東南口迤東北由凡梁素太而至東
逃軍免其劉家口三揆由花臺而大野猶接入桃林第八揆拳
臺谷凡二十里
冷口關提調下撥十五分東西二股東由牛鼻子嶺而拐角山
而寺兒崖而黃崖山而大戶店而三岔山而石門而逃軍山而
一揆皆列兔凡百里遠哨而北至湯兔而西由豹崖山而察肚嶺
而龍王廟而召毛兔而討來打誤凡八十三里遠哨至弄門
太平路提調二共撥二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十七

擦崖子關提調下撥十六分三股自本關東北由白羊谷而大
石頭而廟兒嶺而砲兒山而五指山而白土嶺而撈提山而菓
豆谷凡六十里遠哨由獅子瓶通石門而至一揆皆列兔北由
樹木枝而辟振嶺而老長嶺而舊石谷而討來打誤凡九十里
遠哨至弄門而西由單家嶺而白石山凡三十里與榆關陡兒嶺
撥互哨

榆木嶺關提調下撥九自第四道關而陡兒嶺而古城嶺而松
嶺而熊窩頭而石口兒而靴兒嶺而長河臺而乾河川凡百里
遠哨至龍鬚門

喜峯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一

董家口關提調下撥十自本關而黑山砲而長哨而石口兒而

三岔口而背脊嶺而弄門而龍鬚門而冷嶺凡百三十里又自
黑山砲而西三十里桃樹谷轉東北由破房司通三岔口遠哨至
會州

李家谷關提調下撥十二自喜峰口關由東石梯子而字羅台
而濃濟嶺而天津谷而九姑嶺而黃崖裏而寬河城而龍鬚門
而冷嶺而駱駝嶺而打鷄嶺凡百五十四里遠哨至會州又自
團亭寨境外新設九揆由暖泉而黃崖而失兒安而清河而土
洞而橫河而傍牌川而滴水崖而惟奴河凡百二十里遠哨至
逃軍免川南口

松棚路提調三共撥四十六

潘家口關提調下撥十二自三台山關由寬河而回回墓而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北直中

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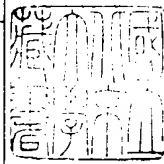
橋而殿嶺壩而寺兒山而土松嶺而小古道而中古道而大古
道而橫嶺而謝兒嶺凡百三十五里遠哨至白河

洪山口關提調下撥十七自本關而黃瓜山而尖頂山而栢茶
山而瞭高山而巡檢司而獨石而根木林而梨元口而水泉而
分水嶺而張官堂而黃碌子而打狗巷而黃土嶺而龍灣子而
番家嶺凡百四十七里遠哨至流河

羅文谷關提調下撥十七自本關而岔道而一立馬嶺而一立
馬口而秋木林而廟兒嶺而南松嶺而窟窿山而神堡嶺而花
園而白馬川而石夾口而打狗巷而分水嶺而逢批子而壽堂
墳而干心河凡百七十里遠哨至九道流河即境至潘家口提
調轄內龍井關止本路至山口寨止

之耳目也故復設哨首曰撥有明至其營者以直乎二
 處有暗伏其地者以調乎三衛亦可為之奮矣而得其情者
 少其故則雖言矣驛傳之設原報乎軍情烽火之舉允達於
 置郵今有司以驛鋪傳公文戎司多為所闕誤而外撥之所
 傳者不得達京師故復設內撥使其一晝夜不止三百里
 其後亦漸廢材官得以通路孔戎馬不為之加疲乎有司雖
 或知之率不敢問焉蓋恐以誤軍機其咎孰執之乎亦當稽
 以防偽可度外乎置哉

永平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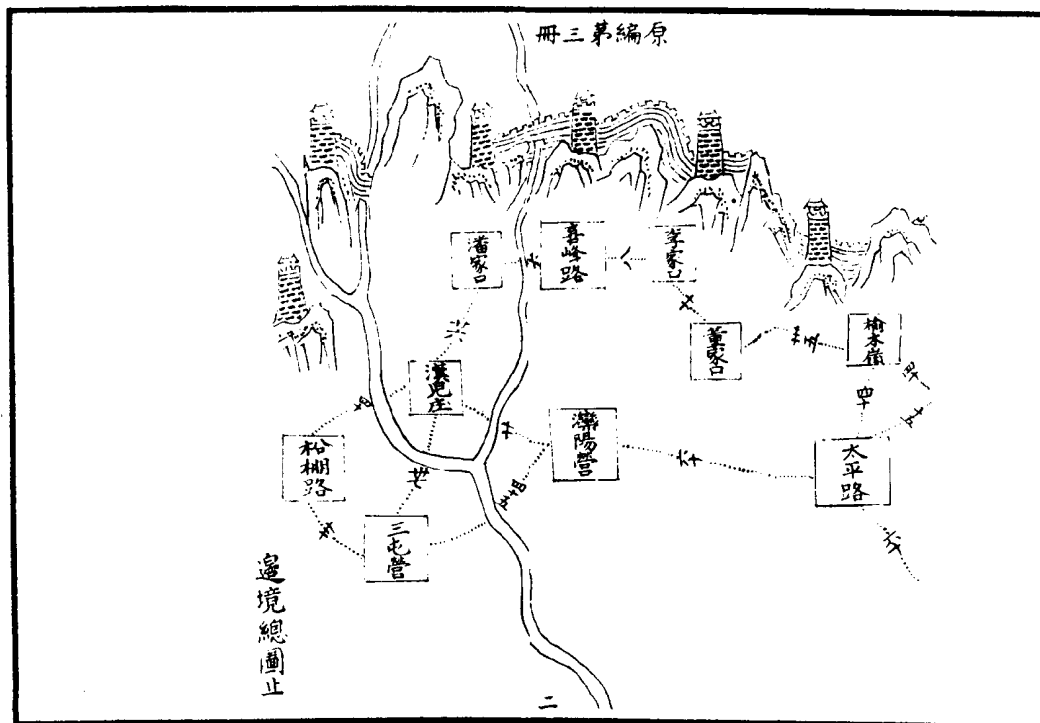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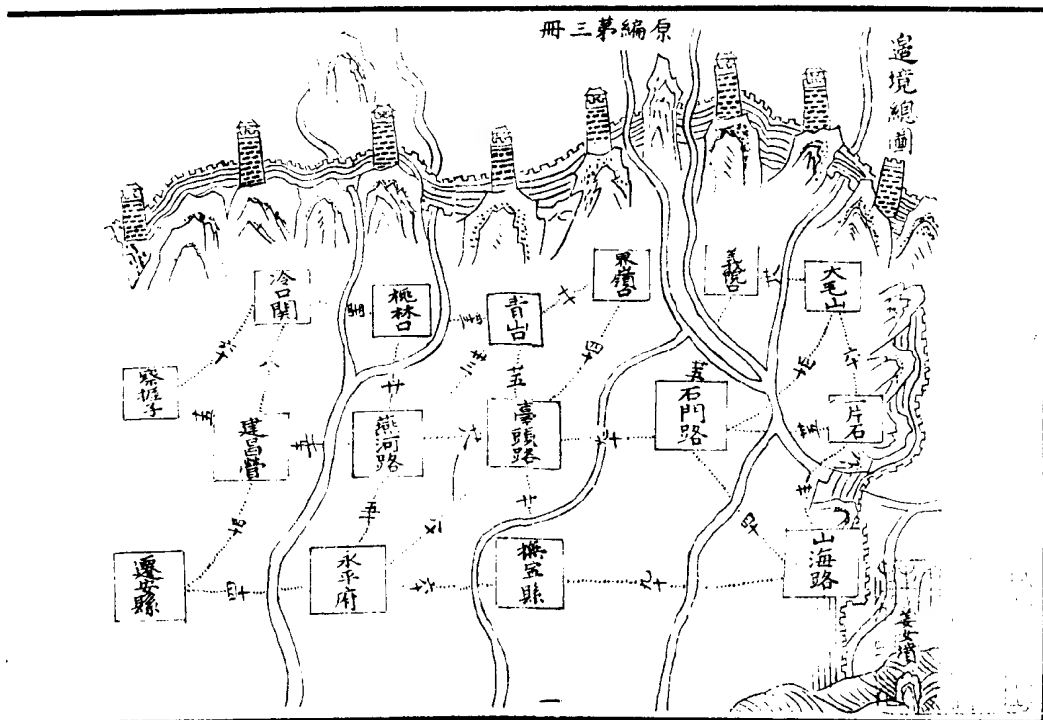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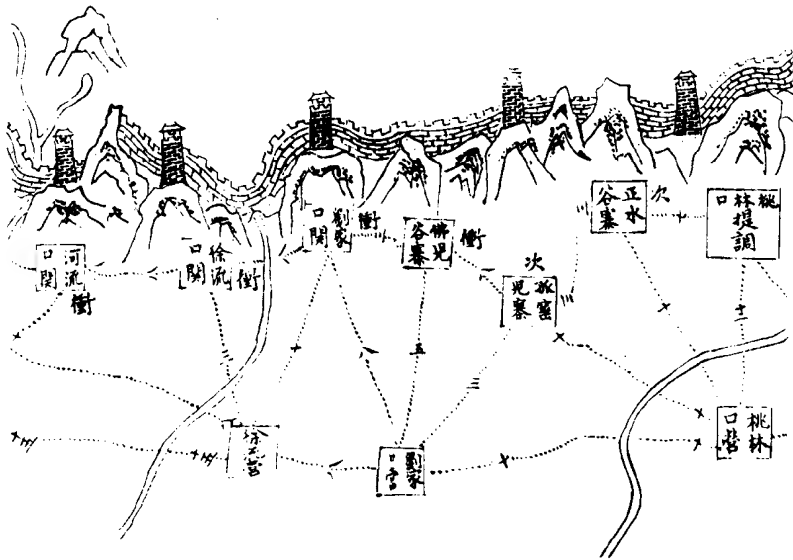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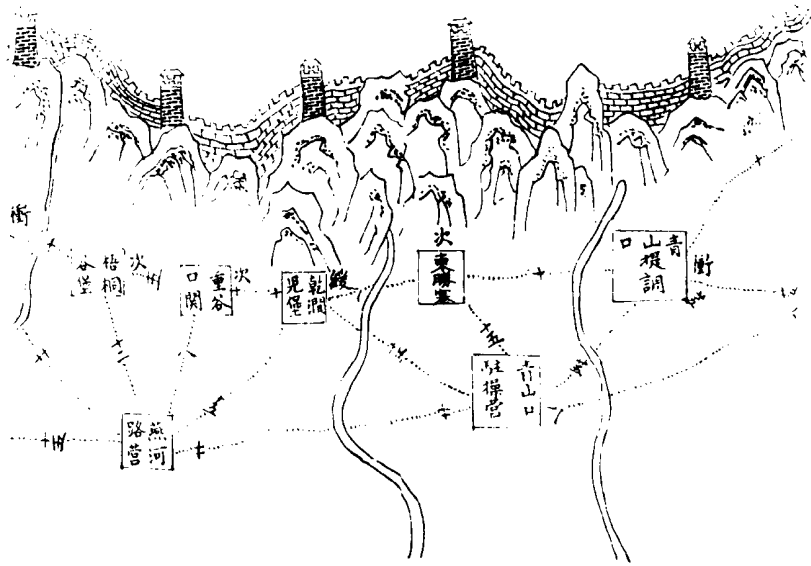
卷第二冊 北直中

八十三

北直隸下

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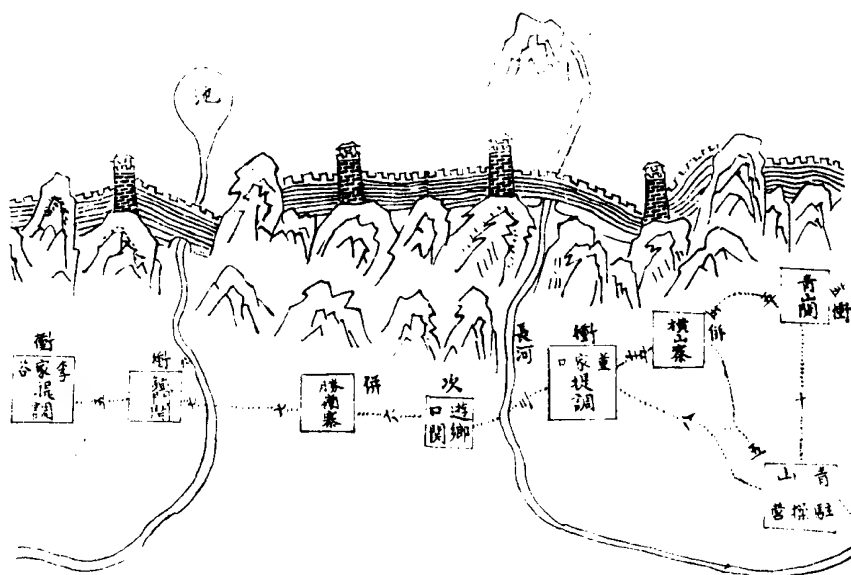




九



十



一十



界邊屯三
二十

三十一

五、其他



夷雖有駐牧地亦
遷徙不常故具于
外夷三衛本傳且
所譯地名多不同
故畧之

此外地具薊畧
全圖非郡境遠
哨所及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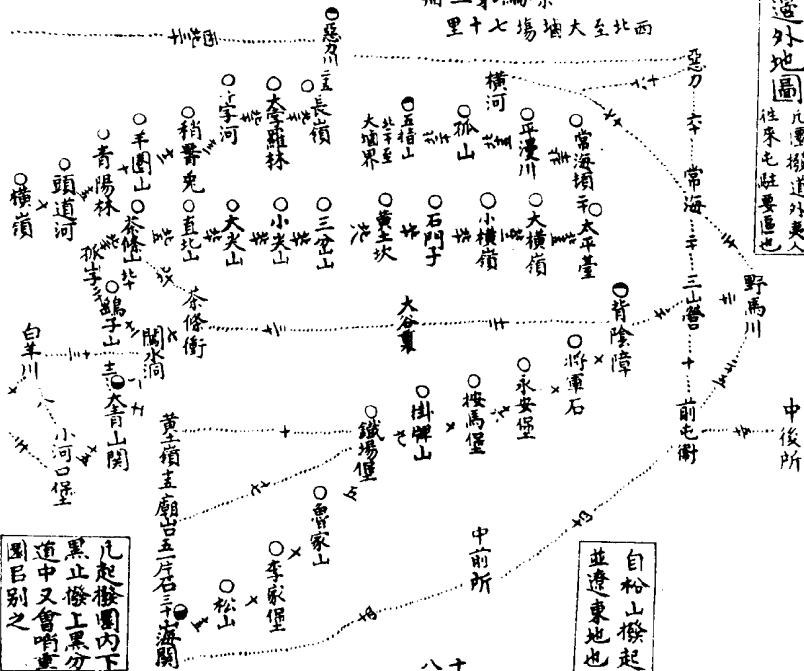
深東岸有河數
道不具而具西
岸者為其原遠
及流河有數道
而別之

七十

里十七場墘大至北西

邊外地圖

凡靈擢道外夷人
往來屯駐要區也



自松山撥起
並遼東地也

凡起撥園內下
黑止撥上黑分
道中又會哨重
圍呂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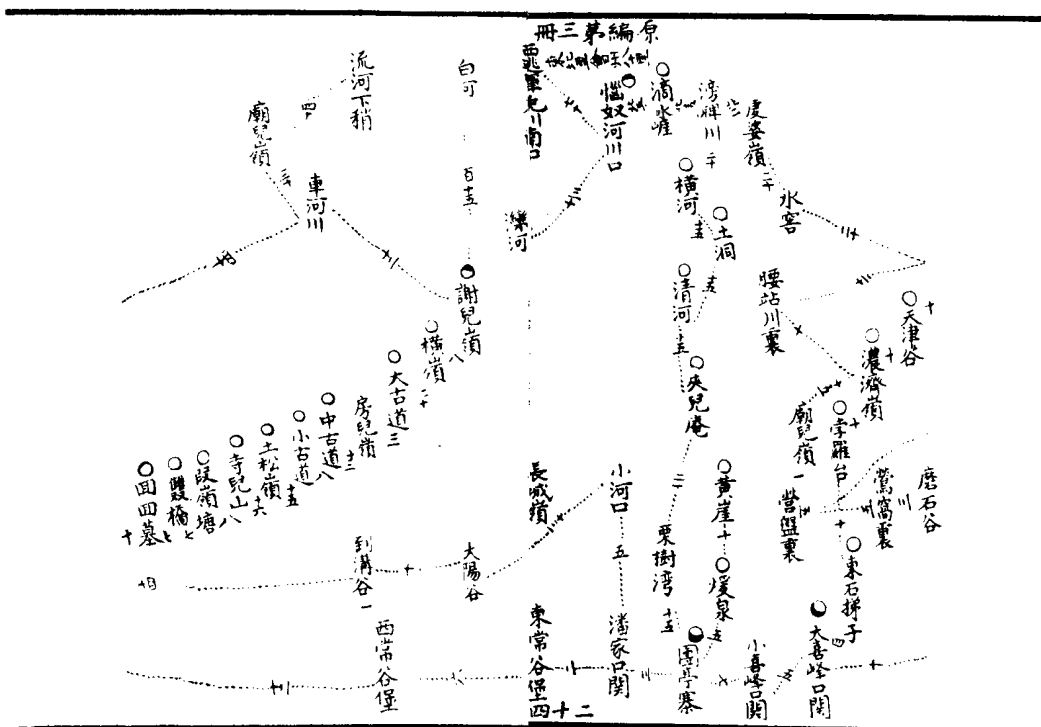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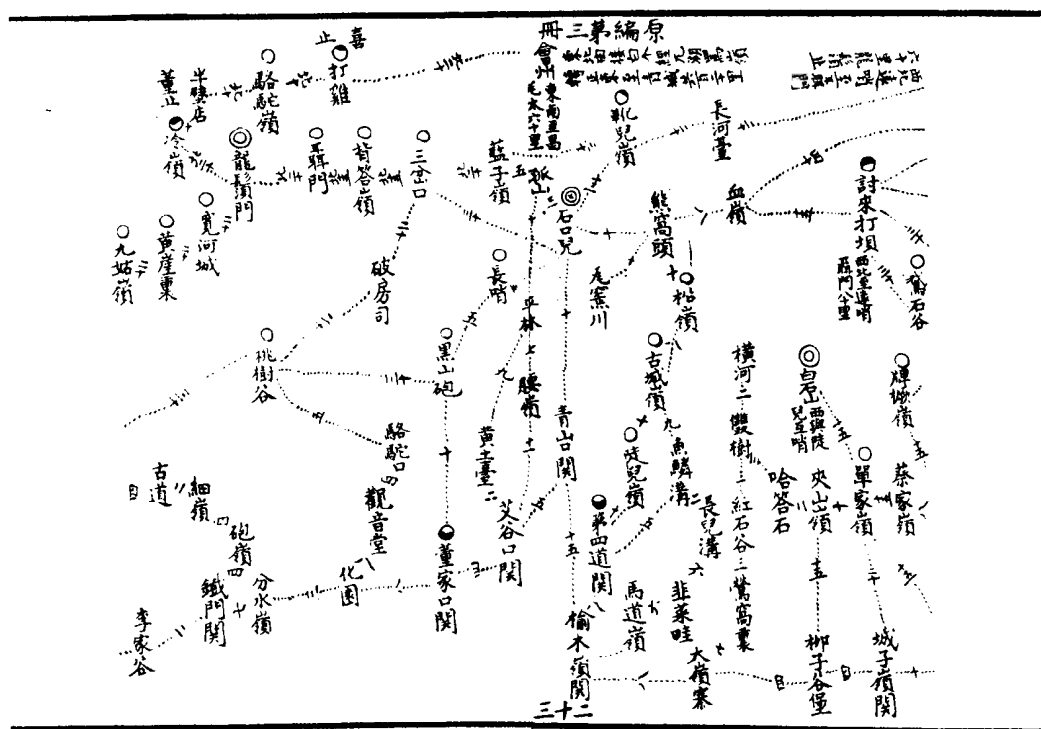
八十

[illegible]

闕牆內山川有圖故凡若此不具住之圖者弓背亦弦平直無別今稍存凸凹而不能盡然谷口宜有川道而此不具者恐覽之或亂而內圖具矣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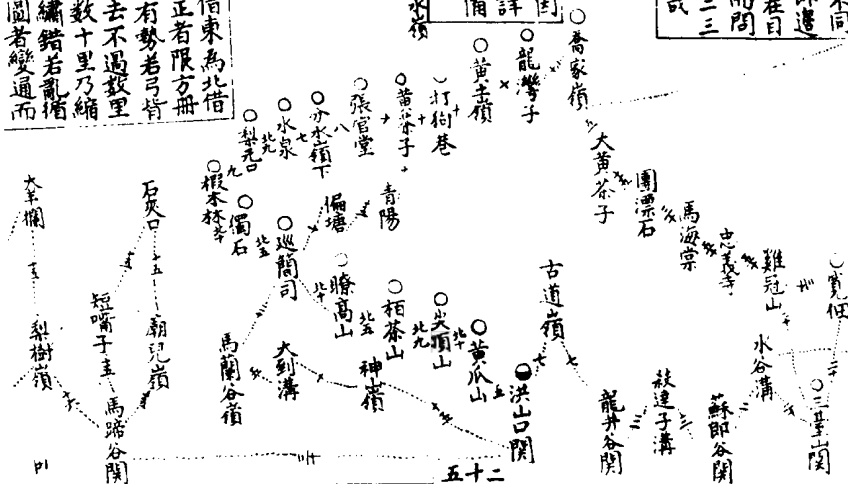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邊外險要山川可知名
而具者郡志比鎮不同
擇其阨塞什一耳即遺
帥而知此焉虜亦在目
矣大槩自當關外而問
其隄檢十尚失其三三
況郡志而不厭繁哉

即境界龍井而止因屬柑棚路所兼故詳其路全撥遠哨以備境外之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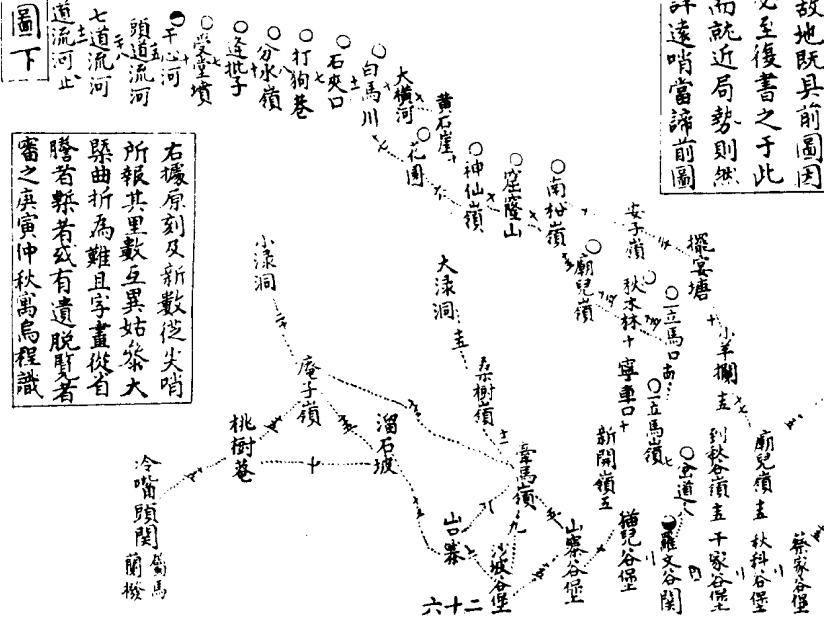
圖中曲直嚮往或借東爲北借
西爲南及巨隅爲正者限方冊
之狹也肩于幅幘有勢若弓背
而居弦之中者相去不遇數里
展之而若廣有隅數十里乃縮
而狹之各據縱橫繡錯若亂指
環及綫條理如貫圖者變通而
成在觀者之詳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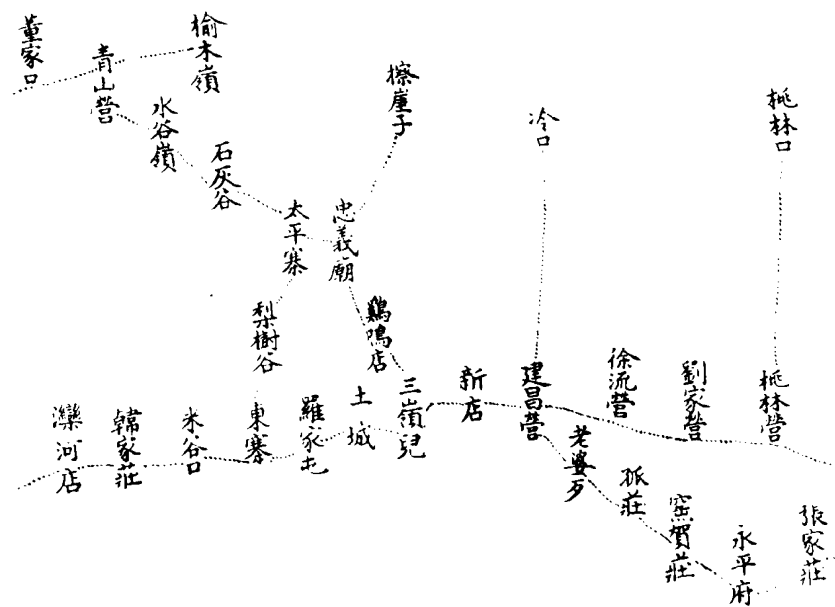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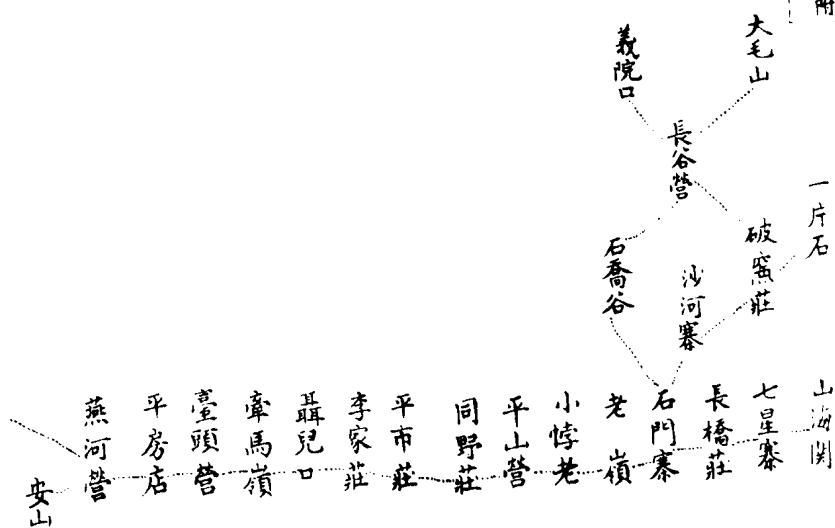
邊外故地既具前圖因
遠哨必至復書之于此
移遠而就近局勢則然
耳凡詳遠哨當諦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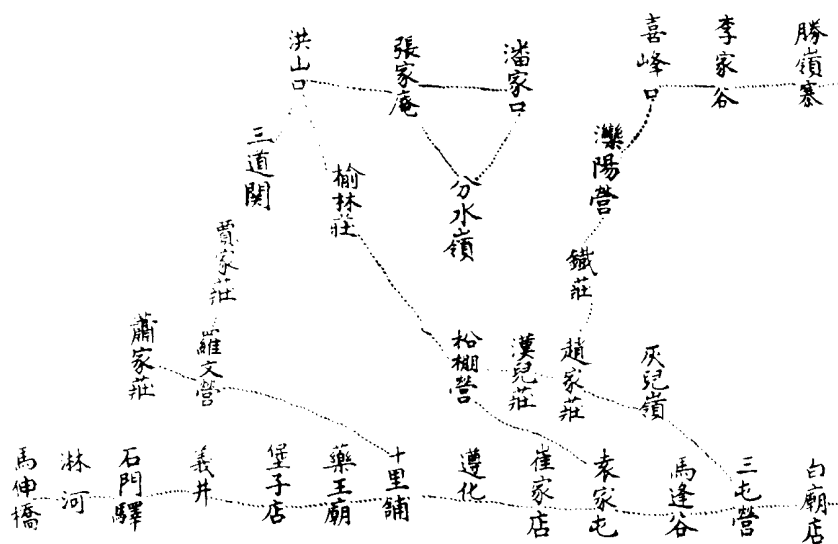
邊外故地既具前圖因
遠哨必至復書之于此
移遠而就近局勢則然
耳凡詳遠哨當諦前圖

邊外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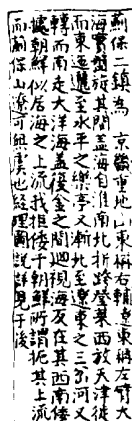


內撥圖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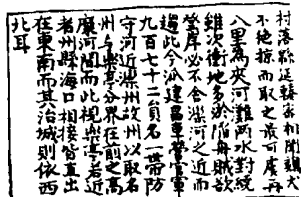
郭造卿曰圖邊疆者難乎哉余十年居塞上閱舊圖多矣以總理之綜核獨此未成而去沿邊五六易稿邊外未見之也既余伯子遇卿奉軍檄圖薊及昌今吳武學京所刻是也原任王總兵嘗圖之矣大致既塞未曲盡予猶不免焉其人率不盡躬閱而取成于還史且致期有稽未嘗優以歲月故賢者亦不免塞責豈盡奉微之罪也與哉余薊署子圖特異不敢示以駭人茲茅於故圖稍補正以備觀耳如但執彼以較此不翻以余為不信乎若內外撥故無全圖釐之自余稿亦五六易焉嗟呼余之為此屹：視奉檄首何如耶



萬慶河至黃河八里營河
之東十里爲韭菜溝河
又東十里爲園子河一名
曰破風局總之無知者謂
曰北衛者謂之二十五家
七丈長一十五里可泊船
教育豐永樂年間設新堡
營於此有堡官一員軍士
一百名馬六匹謂爲馬
地頭駐紮衛兵遊擊初置
之兵於門舍庄馬今外堡
化歸營管營官一千七百
三十一員名其下於四口
之閒防守其孤地萬出水
面有狹狹之勢曰托托
河地如月則象其形云

灤河曰其水源自潘家口
桃林口遠外島求平府南
至虎頭石合流而經灤州
禦事以南入海口者曰灤
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湖上
則深二丈勢極洶湧奔奔
可泊舟千餘艘議者謂可
通海道以濟邊儲其兩岸

一十三



小渠河者以近大趙村
其支胡林庄名也野橋
河就胡林庄名也野橋
河俗呼曰野橋舊無木
派長港上下四十里水勢
澎湃時突出如拍之
澎湃無往而不可通舟
又禦世職昌黎縣分界處
不可謂此衝亦不可謂緩
衝哉無因後由此入直北
無形哉我官更老我我
人民困憊乎速也今胡
南屯官軍三千有奇并
左右胡林沙崖二河防之

二十三

碣石山

山川之徑雖稍餘之其古今殊而多從俗為使水後諸書如難
濡潔或語相近而轉其亦以世益殊耳若樂之為瀘陽為瀘鎮
本水從瀘水合潞瀘河即潞河若喻之為潞臨潞至為臨閭也或
以為洋河城則其音義非矣今案潞謂商都水者乃元之上都水
耳皆音相近矣語通焉其有音異而實同者前荷嶺者美離等所
據而金史為盧龍嶺如晉書雲山則盧龍塞在此矣乃段遼之
所奔而魏書為平岡山是遼龍龍不遠耳雲雲為郡縣自魏始名
同而山異志縣引之誤矣遼遼據手遼西是之謂平岡今石門碣石
一帶其以雲名山多矣遼為石虎所攻而避之東徙耳今案雲未
郡縣乃趙之前北遼遼遼此就禽虎鳥得入而避哉此名雖彼此
同事則古今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三十四

碣石山前山海經及漢魏地理志水經皆稱驪城而郭璞曰驪
城海處山漢地理志注為大碣城而郭東南水經注以碣石在泰
縣王莽之遷武縣并屬臨渝王莽為遷徙大碣石在驪城縣西南
王莽改為碣石則跨三郡三邑矣方覽注其之矣今昌黎乃古三
邑城其為碣石自昌黎北撫寧南皆屬是矣而茲為大碣石今人罕
因天橋柱指之剖名之分於焉得其要如此

孤竹封域今不可考但據管子諸書有卑耳之溪為齊世家西伐
大夏步流沙東為懸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國語喻大行與辟
耳之謠卑耳辟耳為山為谿其皆大竹北境伐北戎之所至焉蓋
委在遼西而原于上谷泃游為濡或亂為臨水出雁門陰館縣東
北過代余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注有清夷水西南得桓公泉
桓公北伐過孤竹西征東車懸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

水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還沮陽縣故
城北秦始皇上谷郡治此僊傳王次仲居大夏小夏山今謂之落
翻山在沮陽北六十里是為證也然辟耳之谿其音濡而後潞乎
遼史以潞州本古黃龍城潞河環繞在盧龍山南桓公見俞兒郎
此則其去太行遠矣潞有大行恒山至於碣石述征記曰太行山
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軍都陁在幽州昌平縣
北十里太行北陁盡於此實未盡也博物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
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碣石東北皆太行矣皆將車
東馬之地豈自河內乃然耶

元許有壬圭塘集載喜達事今閱名喜峯失厥義矣其云丁文苑
同科為哀詞曰文苑移官山北山北置大寧古曰甯地去京師東
北尚八百里陸不可以挈家水繁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三十四

謀即斯辭也豈舟可通乎按史將由灤通漕於上都造船視為不
可而止矣今灤河之漕尚有繫纜鐵橋或以為繫浮梁或以為繫
竹舟正德初年漁人獲一鐵纜子重三百餘斤則昔灤或浮於今
矣豈必以繫浮梁者哉元通漕船或不可至上都豈其不容刀以
達於大寧乎若召閣中清流之舟之手今必可達小喜峯而至大
寧亦未可知也

遼方營寨稱各稱莊請命設官者李家谷提調漢兒莊遊擊也然
谷有兩音南人呼較切以古福北人呼音切以余六此原有兩音
故欲俗字從從谷而不妨兩音也其土人書如山為峪而音義無
異焉若莊無異音六達路為康莊舍也從士監本從土誤南北
音同但書有作庄或以為俗書其實庄音平而為別音別字天
南北呼山川音義有同異北九山頂曰梁故兵東高瞻望曰梁梁

不必如論語山梁解亦非韓愈答張籍詩註石絕水為梁也
梁涼同音而義不相通

元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梁人薪巨松臺山八百里世無
系超男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梁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三百里
即古松林十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閣外
與境外地同閣內有梁陽宮及驛而宮上都之委此詩則為上都
作云將八百里今為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脩邊臺橋館
萬後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咏梁江梁陽詩皆上都非此也當
辨

祖宗法嚴禁不私親防不怠微于地方二條今視若緩實切為洪
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駒馬使遠回私帶榛子三扛沿途擅用驛夫
遞送事覺令自備鈔貫給還役人工食仍勒兵部于山海松亭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三十五

閩古北旅順口懸掛榜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
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
時歐陽以私茶於陝西賜死其嚴如此山海關禁今大弛矣此法
所當申明者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并其父
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又盧龍牧馬寺
主僧擅容留者為發北京為民種田今京東犯者不如京西盧龍
為政既廢其自削髮則各屯社與寺院往來者質之而以酒食相
勞矣

國初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國子分教
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
校為父誦于吳而廣同文治也至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纂編華夷
會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麗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

下言至是乃命翰林侍講太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寺以筆言譯
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經
切其字以諧其聲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翔漢皆能通達
其語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三十六

以昌平居庸南屬廣陽今順天府其泉上夷輿且

文德
郭
穆字長慶二年改焉川郡復為焉

鎮曰堆曰西曰廣曰
聖治曰廣還俱今東北路
改海鹿為

興
郭仙
磐石
龍門
衛今
豫安
衛今

領縣一晉山今永寧郡古屬盧龍

武宗會昌年置山北八軍武

田武定後唐同光年
改威塞軍媽州曰清平儒

四橫野蔚州曰忠順其彰國順

後唐天祐十一年契丹入寇

以階遷政武為歸化州城為可

州館仍舊次年晉王存勗命季

第三冊 北直下 二十九

潞王清泰三年河東節度使石

諸州貽契丹 遼聖宗開泰八

直隸州下刺史
德州今屬
全在衛地
鎮縣常

要天威咸令改屬大同威寧今在衛西

化軍漢女部非地今上刺史領縣

松州陳寧軍下剌果領縣永寧

順聖
合順聖宋川
興寧聖

興軍鎮縣宜興安

又陞武定忠順二軍俱爲節鎮

弘州博寧軍為保寧軍

精仍二具水筆改曰氣陰順聖如

貞祐二年詔大羅
縣今懷安地世宗大定

宣化州領縣宣德德縣今柔遠

省德州以所屬縣來屬 章宗

永遠縣為撫州置上刺史丞承安

名鎮軍鎮縣柔逸集寧

咸寧懷安仍置昌州

來屬 明昌六年孟桓州歲遠

原編
第三冊
地直下
四十

降節度為刺史領縣清

大安元年陞奉聖州為德興府置

倚郭更爲川
 永興名
 今保
 縉山
 東儒
 望重

割宣德之龍門縣屬大安三筆

三州因陷德興縣川籍山弘州

臨宣德改軍寧州置山東路總

祖中統元年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臣聞臺谷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產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聯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閣所謂六鎮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沿，而抵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謂以三年為期，遇大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至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資糧，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四十一

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冠蓋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閣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實享其利矣。又曰斥候必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米，出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運送勢高，而食足其衆，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時勢，審

其形便，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於眾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於堡，堡統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脈之周流於外墩之。二三十里

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於二三里間，四週俱築為土牆，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煙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燧，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虜緩急，眾寡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四十二

從所謂紅燈者，蝦羊角放魚鮓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

東臺 北高山臺 平陽東臺 平陽西臺 石山臺 白臺 破唐臺
土山臺 虎山臺 洗馬林水臺 高山臺 永寧東臺 馬鞍山臺 水泉臺
西陽臺 龍臺 西陽河堡東自渠溝起西至天城止地遠五十三里三
百五十步沿邊墩臺四十一座守將官軍二百八十七員名腹裏墩一座守將
官軍五員名馬頭山臺 盤道山臺 大天山臺 東高路臺 中營路臺
西府路臺 泰寧臺 東石山臺 總制臺 永平臺 東小石臺 境內臺
永清臺 龍家屯臺 石山頭臺 西小山石臺 雅兒崖臺 西陽河臺
桃山臺 鎮口臺 靖塞臺 花山臺 西陽河中臺 黑煙臺 西河臺
制勝臺 鎮河臺 永寧臺 中土山臺 靜廣臺 南土山臺 陽河五
墩 鎮西一墩 守河一墩 守河二墩 守河三墩 鎮西二墩 西界墩
鎮谷墩 威勝墩 鎮西墩 黑溝墩 張家口堡東自東高山臺起西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四十七

野隊前止地遠五十四里五十三步墩臺共四十七座守將官軍共三百二十
三員名 東高山臺 克勝臺 張家口東臺 兩高山臺 張家口西臺
張家口護門臺 紅崖臺 乾河口臺 乾河口東臺 水泉臺 大乾河口
臺 小乾河口臺 永安臺 拒陽臺 平頂山臺 鎮關臺 鎮川臺 大
火山臺 小火山臺 平頂前臺 平頂前北臺 鎮寧臺 長安臺 野隊
前東二臺 新寧臺 黑山臺 東安臺 野隊前東二臺 平爽臺 野隊
前東一臺 制勝臺 水泉三墩 境內臺 水泉五臺 平山臺 平靜臺
野隊前關臺 石花城 境內墩 鎮關墩 鎮寧墩 紅崖墩 乾河二
墩 水泉墩 鎮關墩 鎮寧墩 鎮寧墩 鎮寧墩 鎮寧墩 鎮寧墩 鎮寧墩
西至馬營止地遠一百三十九里一十六步沿邊墩臺共六十一座守將官軍
四百六十一員腹裏墩四十四座守將官軍二百三十一員名 小松林墩
寧遠墩 鎮安墩 石花城 接連墩 青景墩 鎮寧墩 接連墩

安寧墩 安寧墩 上莊墩 平定墩 楊林墩 鎮胡墩 正莊墩
小火山墩 火山墩 水泉墩 永寧墩 鎮北墩 鎮胡墩 雙盤道墩
鎮川墩 平靜墩 長慶墩 平茂墩 威勝墩 鎮寧墩 東涼墩 莊家
南墩 永豐墩 西涼墩 勝連墩 青連墩 羊川墩 鎮寧口墩 鎮寧
墩 雙盤墩 正盤道墩 永寧墩 偏道兒墩 永鎮墩 鎮門大墩 鎮
門墩 柳河墩 常樂墩 永慶墩 鎮連墩 望海墩 鎮海墩 永定墩
平陽墩 平胡墩 寧靜墩 鎮寧墩 鎮川墩 高山墩 賽寧墩 石崖
墩 新安墩 望川墩 鎮寧墩 鎮寧墩 鎮寧墩 槐家墩 東平墩 總
高東墩 平茂墩 青山墩 鎮寧口墩 白塔兒墩 山泉墩 寧鎮墩
寧鎮墩 舊莊墩 德順山墩 鎮寧墩 威勝墩 接胡墩 永靜墩
保安墩 寧子頭墩 寧塞墩 境安墩 西盛墩 火石溝墩 北山墩
永安墩 東北棚子墩 東北山墩 東山墩 常勝墩 鎮口墩 分嶺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四十八

總接墩 沙嶺墩 克兒墩 敵勝墩 西樹墩 大嶺墩 獨石墩 三
山墩 長寧墩 西山墩 石廠墩 馬營堡東自獨石界起西至赤城
界止地遠一百二十二里三十步沿邊墩四十六座守將官軍二百八十八員
名腹裏墩三十四座守將官軍一百四十六員名 鎮寧墩 派石墩 鎮連
小墩 望川墩 有聖墩 鎮連大墩 三臺墩 五臺墩 大石碾墩 鎮
門墩 十臺墩 小石門墩 雷山墩 盤道墩 舊小石門墩 八臺墩
九臺墩 克勝墩 威遠墩 沙嶺墩 小火山墩 水泉墩 漫道墩
十四臺墩 石槽墩 靜寧墩 十七臺 樺林墩 秋腰墩 樺皮嶺墩
二十臺墩 小崗山墩 雙盤道墩 大崗山墩 漫道新墩 三十臺墩
大養崖墩 慶兒嶺墩 青石碾墩 三十四臺墩 獅子墩 三十六臺墩
磨兒嶺墩 三十七臺墩 三十九臺墩 磨盤嶺新墩 沙溝墩 東山
墩 三岔口墩 柴溝墩 石塘墩 三岔口東墩 西梁墩 中高墩 十

墩○鵬鵠堡自大領暗炮起至永寧界止地遠一百四十一里墩二十六座守
驍官軍七十三員名腰裏墩十座守驍官軍四十二員名石橋兒墩盤道
嶺墩許家冲新墩鎮口墩高陵口墩許家冲舊墩接塔墩盤道
嶺二墩酒務頭墩高陵棚口墩七號墩雙望墩袁矮子舊墩東
安墩平定口墩大屯墩靖胡墩青羅口墩馮家冲墩馮家冲二
墩靖廣墩鎮北墩青白口墩寧塞墩寧界墩靖川墩右連三岔
口墩正北墩大鵬鵠墩倉上舊墩倉上新墩西北角墩西南角
墩東北角墩東南角墩右連○長安所自石盤口起至鵬鵠界止地遠五
十二里沿途墩四座守驍官軍一十七員名腰裏墩十一座守驍官軍三十四
員名東山廟墩李老峪墩雙尖山墩石盤口墩右連東山墩西山
墩護城墩截路墩鎮泉墩護水墩平山墩鎮安墩鎮門墩
枯山墩鎮遠墩右連中路東自美峪所界起西至張家口界止地遠一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冊

北直下

五十二

九十二里二百四十三步沿途臺九十五座守驍官軍六百六十五員名腰裏
臺十三座守驍官軍六十五員名北葫蘆山臺八寶山北臺湯池口南
臺湯池口新臺湯池口中臺湯池口北臺湯池口北臺蝦蟆口新
臺蝦蟆口南臺蝦蟆口北臺龍門閣大臺龍門閣南臺龍門閣北
臺娘子山臺娘子山西臺鎮口臺鎮口東臺鎮口西臺新立臺
六臺子小盤道臺鎮舊臺柏樹溝東臺黑臺總隘臺右連二
臺四臺屬龍門柏樹溝四臺靖廣臺五臺子永安臺小鎮口臺永
寧臺鎮口新立臺四臺子安寧臺東盤道臺鎮遠臺三臺子
永靖臺小尖山臺靖廣臺新立臺鎮口臺永勝臺二臺子總
隘臺頭臺子永平臺永平二臺平安臺總隘臺炮臺臺右連二
臺鎮舊臺三臺屬龍門小臺葛峪中臺寧靖臺寧靖二臺葛峪大臺
右連二臺五臺鎮舊臺鎮舊臺長安臺鎮舊臺小尖山臺大定臺東
為縣和所轄

高山臺常峪口臺常峪鎮口臺小常峪口臺常峪新鎮口臺常峪
臺西高山臺西高山西空臺平頂山臺寧遠臺平頂山西空臺
寧遠西空臺盤道臺石叉山臺石叉山西空臺饒頭山臺饒頭
山臺青連口新臺青連口大臺葛峪新立臺鎮北臺右連二十三
臺府左街青連口西臺青山臺西高山臺擒胡臺何家堰臺何家
堰子臺鎮興臺小何家堰臺平廣臺平山臺總振臺柳溝臺
破廣臺破廣西空臺新立臺威胡臺永寧臺水泉臺水泉西空
臺定安臺東高山臺石山臺接遠臺平安臺平遠臺雙山臺
右連二臺二十二座腰裏臺
四座屬府右衛把總官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冊

北直下

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內之地。不行而東。連國壘環而繞之。東極寧夏。西開之。境以為內之藩蔽。山後諸州。自永寧而海治。以西至宣化。之。境。東。關。列。成。以。為。外。之。藩。蔽。有。安。任。得。人。守。保。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相。隔。千。以。東。連。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軍。都。司。與。營。務。司。等。衛。山。在。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蔽。單。薄。之。甚。其。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大。天。下。之。患。往。出。於。意。料。之。外。無。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滿。洲。於。無。近。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旁。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水。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有。一。見。請。將。武。武。中。大。軍。都。司。後。移。保。定。者。止。于。永。平。或。遷。改。或。創。州。以。為。重。鎮。凡。舊。所。移。於。沿。山。要。塞。相。為。聲。援。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置。其。地。勢。固。其。形。便。藉。為。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擇。建。以。為。邊。境。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卷三

於其間擇一重地設為關鎮。守備以為凡民出入之衝。一以衛。一以通。城。一以通。城。此。以。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諸。侯。侯。各。有。其。後。而。其。機。可。乘。得。漢。武。中。山。後。御。關。之。最。得。與。古。所。大。同。列。為。三。鎮。互。為。連。束。之。境。則。是。國。家。之。安。重。既。失。復。得。善。難。學。而。無。可。乘。之。後。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附。以。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味。思。患。防。防。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

舊大宇

蔡鼎

大宇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達獨石一牆之外皆其地也獨石山海離京皆七百里與大宇正相倚

國初建公宇遼三王與代朔勢若連難以滿屏東北為計深矣自成祖到大宇與夷宣遠從此不通而京畿之脊背平塞諸家喜峰河川古北黃花四海諸口遂為當要衝且職貢往來諸燕關當

成祖之世已煩駕馭厥後更為匡測正統己已嘉靖庚戌諸虜入犯皆從此至則陽順陰蔽外攝新睡故也

世廟以前壽邊者議築居庸至山海為要以拒虜而三衛與兵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卷十四

寸不可得有迨崇禎戊辰三衛神機半從而從半歸東奴而大宇一土遂為倏倏危震之墟是我後大宇而通宣遠之時也且都邑二首叩關求附甚窮數之休人撫而用之精卒可得數萬以其人固其固中國稍為厝置解結事半功倍其後也

天子方旣意後遼當事若無大議夫取弱虜之所棄與取強奴之所守孰易孰難此咫尺之肩背與遠千五百里外之河東孰緩孰急使當時計或出此何至大安口之突犯而京畿之糜爛耶及奴退而

天子此計後遼意謂遼不如遼寧之急以遼渡而重遼未若寧後而守寧之易安河東以與奴其禍遠而小安大宇以與奴其禍

通而大東也 王心師無征調之勢其事遂藉大寧之孫為京前
之衝其防固難者曰得之易守之甚難今日復河東遂可易守乎
不若收入大寧而代之前東宜昌漢可易守耶謂宜今前宜將士
遠哨外以斬為漢寧之舉而司農告出宜大將軍日談裁汰關
前機卒亦多商遺名曰進寸寔甚遲人而

天子弗符也嗣是大東河不守以斬斬入大寧通山後矣自此東
顧犯前而顧犯宜南策而犯京陵皆不過一二百里所以次且未
前增進至今者虞陳之張其後也故先選神選宜藉乘以族實於
張家口神通遂入宜雲矣今則拘捕妻子降神都落俘奪虜而攻
之且再入折代矣錄彼寇穴於大寧與前宜僅隔一場故東而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五十五

朕明發暮及非知旬日由瀋鐵而海三岔以漸次入內邊之千
有餘里也今此而欲為漢大寧之舉是又爭強叔之所守彼且得
據東神登東西幸制以東我是一不敵而欲四故棄不取而欲
戰取其非計之使當也

漢書

右北平郡 秦置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

百八十 縣十六 平剛 無終 海陽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五十六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遼東 遼西 遼南 遼北

口一千九百五
肥口二漢昔
成王國主交黃山書可陽藥

二十八年置以通水東北有

著
以
談
山

五、雖有勝敵之名，退無處境之患，故歲幣輸于

之震如歸好逸惡勞如素吐剛中人主常而不知
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指首領失機要將有
敗壞出不可採要者矣間嘗舉天下論之而證
之以往跡無不符節合者也蓋上古虞夏商中九
原之門戶不固則晉翼齊齊河維之堂字日關
晉翼齊齊河維之堂字日關則吳越湖廣川閬
主室與必至矣於戲此地里之所以考也此秦制
所以有不始子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
之後世者也

尹耕革命說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六十二

孔子傳易之章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湯之有難德也曰愍後世以台為口實是言放
伐自湯始也考之外紀神農氏氣黃帝與榆罔戰
于阪泉勝之則似不始子湯也孔子何以主然而
口實必于湯邪嗟夫此可以意論矣上古之時有
君民而無民姓也及其有民姓而無國號也有國
號而無帝稱也君臣上下之分未大嚴也天子諸
侯之等未大明也各居其地各子其民其明德者
則摩走而所質威之於是乎有來享主賓其所質
成者不敢安其居也則徧走而撫視之於是乎有

出符之典遠其德之象也則質威者莫來而撫視
者弗能舉矣所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也其
王也不必以傳子其亡也亦從之就其諸侯之位以
不失其先之所世守是故有政號而無絕國有易
主而無弑君也德足以服人而天下自服之則為
太昊為炎帝為黃帝德不足以服人而力爭之則
為共工為蚩尤力爭者為戮于垂成而天下無惜
辭德服者奮起于一旦而天下無難色此古之所
以為古也黃帝阪泉之役以榆罔之侵暴也戰而
勝則諸侯免侵暴之虐天下之志得而黃帝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六十三

志非得矣尚何有他說也外紀稱黃帝三戰得志
遂滅榆罔今考之炎帝子孫傳祀者數國則外
紀為可信邪嗟夫不求其意而泥其跡則置尸
而祭婦子黷倫聲降二女近于無別矣豈獨阪
泉之役哉余于外紀所書黃帝習用于文教熊
羆貔貅驅虎與炎帝戰之類咸無取焉懼惑
人也
黃帝作合書
嗟夫德至黃帝可謂極矣易稱垂衣裳而天
下治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其斯主謂種牙方術所言採銅鑄鼎擊寶
墜多事世主莫不甘心而詩書不道國附會辭
也又其言曰地有九州黃帝皆治之後世德薄上
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其言甚放無可取者
雖然亦有說焉上古事簡而民純黃帝德盛
而制備是混此主始開人文大同也其所威服
自應及遠外紀曰得百里之國萬民疑有焉
夫東至于海南至于江亦為狹矣而曰萬國則
西北所至遼遼矣乎以今觀之涿鹿東北之極陬
也而以此建都釜山在撫東城北而以此合符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五下

六十二

當時滿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漢以來匈奴
他部如蒲朱宇文之類皆祖黃帝稱昌意後
亦一證也於戲德薄者流先其黃帝之謂乎我
朝都邑自涿鹿同先儒所謂天地間大事千百
年無人理會者一旦有之矣豈帝北之腥羶
進中國主禪讓是當不遠則也

舜都蒲說

大舜濮人也而曰生于瑯琊都蒲也而曰在于蒲
此千載所疑也然考之舜生于姚墟其側微也
耕稼陶漁在于雷澤河濱耨耒負夏率皆魯

衛之境又濮州有歷山山下有姚城則舜資濮
人也二女所降是曰嫫母高黃嫫水出雷首則
冀州者舜所遷也而謂舜為冀人史誤之矣夫
舜既濮人則濮之有歷山是而濟南之有歷山
青州之有歷山吾姑州之有歷山皆非也竟之都
也史曰平陽舜之都也亦曰平陽又曰蒲阪斯近
之矣而曰都蒲則又非也然余有疑焉太史公至
古未遠也其言曰余北過涿鹿長老皆往稱黃
帝堯舜之處張守節曰嫫州涿鹿城在山側黃
帝堯舜之所都也皇甫謐曰舜所都或曰蒲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五下

六十四

上谷也夫豈無故而為是言哉嘗謂古人營都
邑後人異即其生聚之繁託之以出號令宜則
居之無有常也是故環轅為衛視虎豹九關
為其便上階茅茨視殿閣盤鬱為其易內官
周于御外官不備惟其人視屬事注從千乘萬
騎為其有一歲而五嶽之狩徧焉一朝而四方之
政舉焉固無後世之繁也故自五帝以來遷徙
不常各有都邑焉其國氏以彰明德夫涿鹿
豈尤之故墟黃帝之卜守也雖之既徙實則名
都令宮釜山遺跡具在五載之史豈不時至

故僭者之斷曰齊都蒲阪無可疑也平陽者堯都也受終之廟在焉漢唐者黃帝之都也合符之山在焉皆齊所必至焉若生而戴之沒而祠之理之常也而或者遂曰都焉百世不忘之義也其曰歷山舜升則後人因而附益之也於戲是可以觀德矣

上谷考

或問春秋戰國之時燕未置郡上谷為何曰樓煩據之也何知曰穆王之伐犬戎也荒服不至各相雄長往者并其最強大者則山戎東胡樓煩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上

胡四部而已山戎最東在燕北東胡稍西在燕西北樓煩林胡又西在晉北齊桓伐山戎至于孤竹燕人始有寧宇趙武靈會樓煩斥林胡而開雲中九原鴈門之地燕昭用秦開走林胡而開上谷之地於是始置郡則未置郡之前上谷為樓煩據明矣曰黃帝不都涿鹿乎曰都曰都矣近胡也曰黃帝之時幅員最廣其都涿鹿也猶為宅不夫東止于海南不踰湘非極而北何以稱廣詩書稱治化音軒轅方術家有衆雲車御龍諸說故知黃帝之時西北之國執土帛者衆矣夫

舜禹之際也而三苗負其國成康之衰也而微執肆其毒久矣荒服之難服也降王穆王意德觀兵窮欲以逞由是樹讎之性離終王之職廢歷年吞併四部遂強古人曰德隆後服德泯先叛是之謂也嗟夫西北諸戎先王所建以為荒服者也重陶未久漸及德由是中州不幸而遭其侵軼之患彼亦不幸而不親大禮義之俗不亦重可傷哉不然則周室既衰夷狄漸熾薄伐不修異類南剽若黃帝所逐之常獍若米據斯土焉部洛有山戎東林胡之稱也然則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上

土也黃帝而後燕秦而前已淪異類為一大變矣於戲武靈胡服而雲中逆開昭王用間而上谷始置十載而下要當知所慎也

叙戎論

夫叙戎之道有三弘大公之度以開其向化之心善不測之威以消其先事之詐嚴必然之防以懲其覲伺之禍是故在盛世則王會可圖在繼世則國守不失其來也則撫之有道而怨憤之心不興其去也則防之有常而擾侮之跡不作古先聖王之所以叙戎者不過如斯而已

夫先王世國有山或諸吳雖處于侯伯同
 中者矣非欲其如此也開闢以來種類雜
 或依山水之險或以草木之藩自限一隅未
 教然先王不閉難曲防以病之也不事難舍
 以珍之也朝會也與主通貢賦也為主節其
 待之也公矣都鄙備井以養民此開族黨以
 賦方伯連帥以制其大司馬三令九伐以懲
 其所以威之也不測美楚越富土不踰于魯
 代盛焉僻在邊鄙有合而無與盟有聘問而
 無交質其所以防之也嚴矣是故等分主
 既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六十八

則任事之莫非摩娑之既久則習俗之漸移以
 故彼時諸戎夷至今無後存者白狄赤狄潞
 解陸渾之類率以頑黨就誅吳楚於越秦代
 却淮主國悉列衣冠同于中國矣先王仁義之治
 文德武功之施其效固如此也逮至後世所患者
 北胡南越疆外之醜而已夫款塞求貢其未可許
 也而轉車千乘復勞中國賜賞濫越位諸王上
 其所以待之者天矣細貢請受其請可通也而
 都護一出兵行種從嗣繼與奪恩怨明作具
 所以害之者潰矣烏桓之始也方置塞下南白

奴之附也罷斥邊關甚者雖處于開關宿衛
 朝守其所以防之者替矣由是烏桓匈奴為患
 于漢甚近鮮卑靺鞨于晉唐室之難夷宋人之
 不競源皆此也於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照主
 以恩之極則數投之以利之盡則爭始為我
 終必至相輕曲為彼謀究必成乎自斃其端
 甚多不可不察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六十八

舊唐書宋廣德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經事契丹則大時勢變越
大翻叛理年而兩蕃及叛改陷州城契丹移於州東二百里瀋陽城安
置開元五年契丹各款塞歸附至武德復營州於舊城府中宋理固爭
以為不可獨廢唐傳其利乃移度務及太子詹事丞卿唐右驍衛將軍
郭元振克使契丹於柳城營州城與後三國而畢依特度理御史中丞
檢校營州都督開元田八十餘所近抵幽州及瀋陽瀋陽等戶并移解
胡為立戶數年開營州為唐廣德府人漸散七年平太常博士張望
曰宋廢柳太則則所至無從有東北所止為計所謂害於而家山於
而國業諸法外以自是曰事請詔回事理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唐置
人若節為國勢臣一行遷徙三十年所戶度可樂據據安於傳遷移為
難又能資於軍廣德不勝勞辱之事而離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責其
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據或夷地據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北直下 六十九

則為其主八員騎無都其宋尚矣往雖越翻作收敗之非才自輕舉廢使
名廢舉破二十年間有事東都唐苑苑者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昭
下聖謀獨斷恢復祖宗之舊德大富之運以數十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
期速往軍命而行於是當春凱集勢數觀其後不越所廣伴柳城為金
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為此也尋而罷海運收底儲運至安無河
朔無援與大興師之費轉輸之勞其費力孰為利害而之所止焉計一
何謬哉反契丹背徒之日懼我將用之勢難穴穴自固而收無援蓋其
星彼都督之力也安有跋其跡以制其實敗其詔以拘其虛據唐如之
諸聲兵雖遠之權利義非特所孰謂其可謂以所議更下太常無重行之
逆可奉為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就前據唐穆兄子解玉又諸閣稍寬以
詔曰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開平府

親領縣一 開平

高直冀州之域星分尾宿 漢靈縣之界為上唐唐進為契丹金
元中魏元平府開平府至元二 本朝未立

開平縣

元至元二年置先是府有東陽古城至元元年嘗 本朝未立
舊為縣三年省入興州七年割其地置開平縣

宣德府

親領縣三 宣德 宣平 順聖

高直冀州之域星分入尾 周靈縣時秦郡為上公漢為下落縣三
周靈縣時秦郡為上公漢為下落縣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北直下 七十

國之晉為幽州 元魏道武帝置中書而後周之唐置武州仍
為 五代後唐復為武州明中又改為順聖府金大德二年
改為大同府大德七年改為宣德 元初為宣平府七年改為山西東
州又明年復改為宣德府 元初為宣平府七年改為山西東
本朝未立

宣德縣

元魏道武帝於此置又 元魏為宣德 本朝未立
宣平縣

宣平縣 本朝未立
宣平縣 本朝未立

順聖縣

隋本古安唐之五代 唐為永興縣地為晉時地入契丹後金
順聖縣 唐之五代 唐為永興縣地為晉時地入契丹後金

史 171-152

金 置李漢南置西京府 元中統二年置高唐縣 宣德 本朝未

立

安懷縣

周 戰國時 秦 縣上漢為夷 三國清人所據 唐初廢為夷縣 置

山 律 安 五 代 丹 金 而 元 初 歸 宣 德 府 中 本 朝 未 立

天成縣

周 本 戰 國 時 秦 置 宣 德 府 中 元 初 歸 宣 德 府 中 以 唐 武 德 五 年 置

見 遠 天 成 縣 金 宣 德 府 中 元 初 歸 宣 德 府 中 本 朝 未 立

威寧縣

金 本 新 威 寧 縣 初 置 宣 德 府 中 元 初 歸 宣 德 府 中 宣 德 府 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七十三

本朝未立

遼東都指揮司 晉 遼陽路

友 鄰 二 魏 州 蓋 州

親 領 縣 一 遼 陽

齊 為 遼 陽 州 之 城 尾 其 分 秦 於 北 齊 末 遼 陽 州 為 遼 陽 縣 宣 德 府 中

遼 陽 縣 八 遼 陽 縣 其 一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五 衡 州 縣 皆 未 立 因 其 舊 名 屬 於 本 司

遼陽縣

漢 本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陽縣

遼陽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陽縣

遼陽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七十四

本朝未立

遼東都指揮司 晉 遼陽路

友 鄰 二 魏 州 蓋 州

親 領 縣 一 遼 陽

齊 為 遼 陽 州 之 城 尾 其 分 秦 於 北 齊 末 遼 陽 州 為 遼 陽 縣 宣 德 府 中

遼 陽 縣 八 遼 陽 縣 其 一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遼 陽 縣

金州衛

元本八等路

本朝置金州衛

南京十戶所

本朝以遼陽等處軍戶隸之

草河十戶所

本朝以草河等處軍戶隸之

東寧十戶所

本朝以舊東寧等處軍戶隸之

女直十戶所

本朝以舊開元路等處女直軍戶隸之

老憐十戶所

本朝以老憐等處軍戶隸之

大寧路

本立

交郡九

興中州 遼州 惠州 義州 利州 川州

錦州

高州 瑞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七十五

親領縣七

大寧 和眾 富庶 金源 惠和 武平

龍山

為冀州之域是分尾

周山成之時為秦分其地為漢縣安中

南復之北漢水之

三國魏武征三郡破其地元魏并之

收復西界後周

為晉書隋書 年封平昌 寶曆州自其地

其地服屬不常

唐武德中置縣 貞觀中置縣 永徽中置縣

五代唐以唐州

之地為唐州 魏初二十四年即美上

元初 金初

元初 金初 元初 金初 元初 金初

本朝未立

八等路

漢新母平五代

漢新母平五代 漢新母平五代 漢新母平五代

元中 魏二年

元中 魏二年 元中 魏二年 元中 魏二年

和眾縣

和眾縣 和眾縣 和眾縣 和眾縣

漢北平之縣

漢北平之縣 漢北平之縣 漢北平之縣

屬冀州

屬冀州 屬冀州 屬冀州 屬冀州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富庶縣

富庶縣 富庶縣 富庶縣 富庶縣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省入興中州

省入興中州 省入興中州 省入興中州

金源縣

金源縣 金源縣 金源縣 金源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七十六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漢平縣

之田

之田 之田 之田 之田

惠和縣

惠和縣 惠和縣 惠和縣 惠和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唐本縣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本朝未立

武平縣

武平縣 武平縣 武平縣 武平縣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元初

元初 元初 元初 元初

龍山縣

龍山縣 龍山縣 龍山縣 龍山縣

天輔元年川龍臥焉雲和祥永元初因之辛亥歲壯本朝未

龍初還
建泰中
色以易
又次為
蜀州金
天善中
有州存
縣永興

本朝未立

瑞州

高貢冀州之域置分尾度 商國地孤竹國 戰國魏州 秦蜀

州地漢田晉華寧縣 隋通西郡 唐貞觀十年於營州界置營

州神龍初遷縣北 五代州已遷開泰初女真五部歸焉遷建

本朝未立

廣寧路

親領 縣二 附四

開陽縣 望平縣

廣寧舊十戶所 鍾秀舊十戶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七十九

凌川舊十戶所 遼鎮舊十戶所

齊魯州之境置分尾度 秦蜀地漢所屬州無縣 縣為西部都尉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本朝未立

望平縣

漢地遼東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

凌川

金本州元平至咸始置十戶所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遼東漢置而都尉無縣 三國魏置遼東太守 晉咸寧二年

本朝未立

二

廟元路

古廟氏之地 元魏時始見中國 隋曰黑水唐武德五年為長

觀 年以興地為州開元 年置黑水府以都督為都督判

十四年置水都督 三州都督咸通年開海海上置錫姓皆以

鎮地為上五代 唐開元間黑水元見臣獨唐皆遣使朝貢其地

金部都司開元 號女真後改曰女直太祖為打敗滅遼即上京

十 年置為上京府會平 元 號女真太祖為打敗滅遼即上京

年 年置為上京府會平 元 號女真太祖為打敗滅遼即上京

本朝舊女直十戶所

咸平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二

營州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新

營州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二 咸平府 本朝舊女直十戶所

東寧路

交郡 都護府 定遠府 黃州 德州 朔州 宣州

咸州 熙州 肅州 靈州 延州 雲州 蔚州 嘉州

順州 殷州 宿州 鄆州 昌州 撫州 渭州 鐵州

秦州 介州 龍州 博州 鳳州 谷州

親領 縣二 鎮一

工山縣 中和縣

鐵化鎮

古朝鮮地星分異宿 漢封二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麗為

看 晉武帝時置玄菟郡 唐太宗親征收服二城高麗大連李勣攻

高麗 五代唐開元元年高麗遣使求朝貢與二年王揖遣知國

驛王 遣使求朝貢 宋明宗時遣使求朝貢 元大德二年遣使

以平壤為西京 元至元六年東寧府十三年置為路仍領八年改

十 年置 本朝高麗王脩職為臣州縣並因其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二

工山縣 沿革已見本路

中和縣 沿革已見本路

鐵化鎮 沿革已見本路

都護府

古朝鮮地州之域星分異宿 唐高宗時置玄菟郡以高麗為

看 宋東都府於平壤以統之 唐九二年置玄菟郡 元大德二年

置玄菟郡 元大德二年置玄菟郡 元大德二年置玄菟郡

以地不歸北為都護府 後周州縣領之 本朝因之

定遠府

古朝鮮國與高麗州之地星分異宿 元 高麗王遣使求朝貢

本朝因之

德州

親似 縣四鎮三

江東縣
永清縣
通海縣
順化縣

寧遠鎮 柔遠鎮 安戎鎮

古朝鮮國對馬州之地里分其宿元

本朝因之

沿草見前
 已下同

鐵州 定戎鎮

泰州

价
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一

臥
; 41

分
州

傳州
遷安縣

黃州安撫錄

兵命輯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縣

零

魚州

嘉
州

州

膠州

宿州

州

宣
州

成
州

州

五
州

延州

雲

龍州

州

天下郡

清
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四

計未使行程錄

宋著作即許允恭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往大馬里和六年也自
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糧餉使甚厚猶未滿
盟今自歸安府餘杭門起至州二千二百七十里又自州至金主會府二千七百五
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自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即涿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潤土
數丈深可二丈南來與契丹以此為界舊家城縣附州歸信縣寄置自金
年冬于河北所創築家城縣新舊以錢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即此地舊為契
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接壁僅存

第二程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龍與主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舊為契丹南寨邊城壁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五

并序及郭樂紹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井邑繁盛近城有涿河上河合范
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也燕州最苦契丹侵蝕轉餉乃于盛潘置
良鄉縣即此地直隸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師臣復加修築
接壁障然更新創立鄉三十里界至涿州河水激湍每候水漲深置小橋以渡
歲以馬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而修造洋渠建龍祠宮佛如黎陽三山
制度

第四程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薊州地以薊州屬遠分置蓟州以其地在北方為陰之地東有
朝鮮遼東北有接順台拉西有雲南九原南有清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
歸制美契丹自晉割歸建為南京又有燕山新津府戶口接濟人物與廣州
宅用契丹舊大肉壯虎變絕域此有市陸海百貨集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

北方錦繡錯綺絕天下氣味實穠滋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黍
雜兔不聞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而氣節者讀書以習射耐勞苦
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田環繞繞形勢雄偉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
府名曰燕山軍額曰青吉周圍二十七里接壁高四十尺接計九百一十座池
壁三重城間八門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涿縣

涿縣東里許有涿水曾據征馬元東南半鑿渠自潭沁由泃水入涿水即
此地也

第六程自涿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勣于薊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遼陽也因問天寶極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六

玉田縣之東北去薊州百十里自甲辰年金人襲入直入城內劫掠母遣人
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其害民一而去宣撫使王雲創築北縣後改為薊州

第九程自玉田縣九十里至歸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自歸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歸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壑惟以兩小津堰高三
尺許其兩地界東西闊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係奉使契丹
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其國信使到職位姓名開耀此界
備中馬八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到使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
人先令引接會國信使到門狀過後彼亦令引接以接待使到門狀回示仍
請過界于例三指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至門狀各處鞭虛投如
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各相旁問州原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至
後居民練百餘家是號酒五行進假其食品不可而口自此以來過館驛或宿

程其保應人旗于氏漢兒內選之每遇迎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板于腰間名曰銀牌大使

第十一程自涿州九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當羽守先據幽州兼重民不堪命多赴亡阿保機為主崇此以居之州廢平地負麓西南來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濶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洌臨河有八亭名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因程錫安是州

第十二程自涿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城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魏騎五千還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稱城歸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全圖討叛故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入館于周屯古屋十數椽處有大木十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七

株枯腐蔽野滿目凄凉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有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並無堡障但存遺趾有居民數家登高望遠東自碣石西徹五臺萬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中樞中有五閭舊唐可以行人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此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至五里徑馬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數百里美禾良材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十里則有山童水渾皆瘠瘠而彌望白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茲以來類皆如此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自潤州八十里至遵州

遵州行程並無里墩但以行徹一里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全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罷行五里方到道路絕人烟不排中頓行人饑渴甚自茲以來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自遵州九十里至習州

遵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跡

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雲寺峭壁抱澗溪與天同碧若窮極目力不知所限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中有天島樓殿華塔波之上有一龍宮寺見安僧有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蠻

第十九程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格

此一程盡日行海雲寺紅花格乃全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全人饒海魚數十枚煮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自紅花格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西路如平掌至此概有營隊復由十二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八

第二十一程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夜行人皆野蠻

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渝關以東南行瀕海北限大山至晉陽縣不毛至山忽峭拔摩雲食草萬仞全類江左乃晉陽關山也或周之時以晉五閭作鎮其迹如此

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免兒滿

第二十四程自免兒滿六十里至梁魚格

離免兒滿東行即地勢卑下土甚瘠窪窪澆積水是自見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渴名曰遠河瀕河南北千餘里西二百里北通河居其中其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故長多蚊蚋不分晝夜無草馬能飲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飯衣坐則萬草薰烟稍能免格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蒲望皆荷花水多魚無排個父之類起像御之恩

第二十五程自梁魚格百三里至凌陽寨

雖梁魯來行六十里即過連河以舟渡湖狄如雅過河水亦行渡五十里
舊唐州惟在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汝州寨

第二十六程自汝州寨八十里至汝州

第二十七程自汝州七十里至汝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路自此所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
盛食物充足雖與州五十里至汝州中頃又四十里至汝州

第二十八程自汝州九十里至汝州

本至汝州一里許有華屋數間供帳營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生樂作有
驛驛多當其見方響等望登僕大鼓指板而調與南朝一曰滿五行樂作
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到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滿五行
食品雖進名曰茶飯全國再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備酒饌入宮
覲全國之姓強強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折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
里勤兵百萬皇馬弱耶其御命遠來賀大金皇帝實位大金皇帝止令太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八十九

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常令六官以相問也辭氣俱厲押伴者皇儀及賜宴畢則
有謝太曰祇造滿印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太辭不當用印字語語
云強弱之知使長正色而言曰言不云平偏和舊印時不云平用則舊印字即
字而中使止讀此一句以指問表下可換須到關當與諸官人理會中使無多事
使無以答使長許允承曉之素平人以才便通為人輕視似不能言者此事敢
發如此金人批之

第二十九程自汝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汝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肅州即北行州平土也壤者民所在
成聚落新築路過地宜稼黍黍大如金人云此新築山山內深遠無路可通

其間出入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可竹路三十里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四程錫果于此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望崇

第三十二程自字望崇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送如儀有中
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汝州制自此來行

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北撒字望崇

府為契丹來塞常與丹強盛時僉獲美國人則建從散處于此市有渤海北
有靺鞨吐浮之南有高麗靺鞨有女真宜量地有島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克
項西南有美故此地雖諸國係比聚會慶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以
語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自北撒九十里至漫之額字望崇 道傍有契丹舊孟州州府皆空城

第三十五程自漫之額一百里至和里閣寨

離漫之額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口塞寨枕漫河江滿其源來自唐澤之北遠不可
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坪有
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尤師李靖君子是時寨使宋朝此寨中頃
由是飲食精細飽佳時常仲夏長藉樹陰備戰長江應拂而解海火燭殊志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直下 九十

鞍馬之旁是江四十里宿和里閣寨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閣寨九十里至句孤字望崇

自和里閣寨來行五里即有清堰斷擊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
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今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無寸水地不度果人携
水以行望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濶三十餘丈以船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
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買賣不能贅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里字望崇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極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里字望崇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元寶即居色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知接伴禮金
國差差接伴館伴使副客者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皆詳曉能漢語首
為之漢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館差于金數十間
堂堂皆常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處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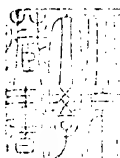
可五七里一皆王康驛對開有居民千餘家生羅布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
 陰向陽入三里舍去會近開地作百步有阜宿園繞三數頃並高天餘云至
 城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歡定酒三行必明開軒鼓樂人歌引三奏樂作
 開門使及殿後班引入即張圖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并請
 訖使制上殿以次就坐餘差退山欄之左日挑源潤后日紫微閣中作大牌日畢微
 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其壯極顯曰乾元殿增高四尺增上壇方潤故文者曰龍
 殿四以表數千人分兩壁六四面與樂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案
 金几案案極酒器皆金主酒食是皆理美樂部二百人乃與丹殿坊四部也
 酒五行食畢令賜羹衣袍帶使制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早中使賜酒
 漫歸殿以錦幣新元次再賜此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為百數百
 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繡花各于餘鼓謝罷漢金酒七行歸館次又
 有中使賜酒果沒有貴臣就賜伴射于館內庭下設案作酒三行伴射貴
 臣館伴使制圖信使羅布就射三天古等後便用之羅布各有差數歸樂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冊 北正下

七十一

鞍馬次日相辭後知見待酒果畢就殿上張圖書請下殿賜使制羹衣袍帶
 鞍馬三節人物各有差拜訖就館酒行樂作各為惜別之會又曰換衣履
 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還常相製雅勸酒食不數多言至
 此夜語笑甚歡不計其過以醉為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元室即居
 宅館伴使制展狀辭送使制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
 至信州深州同此回程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制夜具酒食亦為惜
 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還情意甚勤次早發回至亦有舊例次下馬而
 望我界遠望中馬車與帝等以侍人皆有告色以煩樂作酒五行上馬漫送
 至兩界中使使制回馬對主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記引展狀辭
 保各則皆西面顧火項進故步躊躇為不足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皆皆懷懼
 為釋淚而人無之



蘇 備 錄

蘇州府

疆域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

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

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松江府華亭縣界一百二十六里東至

大海一百七十二里西南至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界一百五十

里西北至常州府無錫縣界四十九里

城周三十四里五十三步九分

蘇州衛領四千戶所

姑蘇驛連運所

形勢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漢武帝賜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隋地理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二

往事國都二 吳國都姑蘇至其子夫差越人滅之 元末張

士誠援平江稱吳王茂 太祖平之 帝幸一宋高宗紹興四

年金人入犯十月幸平江至明年二月還臨安 起兵二 楚

項梁及羽自會稽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宋建炎三年韓

世忠自平江入抗定苗劉之役

山水大江在晉魏縣之北上接江陰縣界下入海吳通州對岸

海在太倉州嘉定縣之東上接江甌南至上海縣界 太湖在

府城西南四十里高資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

語謂之五湖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

里周五百里跨縣常嘉湖四角界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

之水南有諸婁幼宣歙臨安舊嘗諸水其東則入于三江其名



五湖者闡經以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魏韋昭以
胥湖蘇湖洮湖滂湖與太湖為五吳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
通甬溪西通荆溪北通滂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名志曰今湖
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為菱湖司迴
里西口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連胥山
者為胥湖二湖各連長山之東曰游湖周五六十里西口開
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湖周一百里別有金鼎湖梅梁湖
東皋里湖其浸則通謂之太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二

太湖圖

圖原圖

嘉靖中崑山鄒君曾作太湖圖而高之論曰太湖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全吳巨浸無大于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于此況今日倭寇志在闔掠而村鎮已盡則必趨于未經兵火之

向來論防時多未之及或謂水市湖濱及沿湖諸山一帶無大不宜必議守然自古今兵之下江南也兵從寧口或從三橋者入秋即則山林必有所趨步無長上應制不無之在臨非所當防者耶况

地而自太湖入宜興以至金陵為道甚捷不可不先事而為之防也或曰湖中風波與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網船不可也何也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航民艚是已江船大者為川為寨小者為泚

洪為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

廣東新會船東

舵船大福船華機船海倉船開浪船島把梢船膊騰船曾已圖
 峯山船八槳船度船漁船螺船松船兩頭船網船沙船
 形于善海圖編可覽而知若胡柳之船雖生長吳地者問之多
 不知況以宦游之人而知用之乎請詳言之夫湖柳之船大小
 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駁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
 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
 往來津口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潮中風濤之性尤未
 右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十石或五
 道可裝一十或四道可裝十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合為一
 道四五百石
 含素為賊之所畏聯而鯨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小船小者
 亦可入港挽三道可裝五十石二道可裝一百石以下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
 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適用益吾之所利者狂飈怒濤也其尾

無槽其旁無樂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槳為有用矣其次為江邊船次者可築二千石以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槽與漿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揚子江則繇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須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為廠梢船次者可築六七百石新降至六七百石又其次為小鮮船即湖中航船自也二者皆有帆而有槽又其次為剪網船亦大者不滿百石二隻為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為絲網船一合駕駛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為划船三四人盪漿如飛疾于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漿超渾泥潑賊舟舟滑難立大為賊之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

二十九都者慣一什劫至為可惡凡此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地湖渚內港漁船尚有報網一人坐于船趕網一飯一逐網二口網在于罩網秋冬羣魚夏月則江網立木于吳松江點魚口船頭者走張而擲用羅者曰鮑水中南船時其人登聚其船下滄網一隻帶頭一隻安坐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泊是也泊是也適用者惟鶴鵲船一名老船一隻或二隻出于吳江長洲二縣其駕駛不逾二三人其駛埭于剪網善用之犬為軍旅之助或又曰迴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共棚閘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漢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吳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為之探報帆舫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

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稽之於官獨其重役專委一廉仁有司黷之則廢事不敢

覲遊耳

三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數曰其廣川曰三江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曰越王禽之三江之浦吳越春秋曰范蠡東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三江之名見于古者如此史記正義曰三江皆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並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規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

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按今松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于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迹之存于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今府城東門名要門亦其證也元海運圖初下洋皆由此崇禎末張鑑東江大抵在府東南與松江府境自海塘障于南水北折為黃浦而東江不可考矣元潘應武以為太湖之水出自規江急水港下殿山湖東自小曹大港諸港以入海者即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為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場舊有海口論者指此為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

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為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並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江也今以其形勢大畧為之圖并次歷代開治之蹟于左

歷代水利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堤松江高路

吳越錢氏嘗置卻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辛為都號曰捺溪

宋天禧間轉運使張綸于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水

天聖初詔轉運使徐興等自市溼以北亦門以南築石堤九十里

起橋十有八或云四沒積潦自吳江東赴海

景祐中范仲淹守即開浚五浦以疏諸邑之水

仲淹上宰相書曰姑蘇四郊畧平沃而為湖者十之二三太湖

尤大納數郡之水東入于海名曰松江積雨之時潮溢而江壅

支流並塞勢必橫潰今當為之疏導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

使東北入于大江以至于海又必設閘于外以禦潮洩每春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理閘外工減數倍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

總數道而開之當必大減

寶元二年轉運副使葉清臣疏盤龍匯及滄漬入海

慶曆中通判李禹卿限太湖八十里為漕渠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丘興權等作崑山塘為橋梁五十二名至和

塘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顧浦

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橫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考大脩至和塘又開松江之白

鶴匯如盤龍之法

熙寧三年廣東安撫檄宜知置上言蘇州水利五年除置司農寺

丞提舉兩浙興脩水利元豐元年正月有旨罷李

豐書有六失六償其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

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龐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

地東高而西下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

接于江之梁溪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

南下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

田而其崑山岡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

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當欲

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嘗患旱水田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

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患水也

論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之東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一塘焉而徹松江北通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

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門沙堰門

吳門顧廟岡丁岡李岡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

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岡

身之東灌既高岡而又為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

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尚有五畝經界溝洫之跡在

焉是皆古之良田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岡門之壞

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邪此治高田之遺

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菱駕小虞等浦

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

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幕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

天一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四冊 蘇上

九

日曠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堤於水中以自戩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蓄水以灌溉之又復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閘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決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蘇二

+

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又里所
浦隄浦顧隄浦奎浦大盤浦南鮮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
桑浦內董浦趙七浦石浦道得浦千墩浦雖浦張潭浦陸直浦
大浦二十外高浦徐頭浦順德浦姚浦沈浦破荷浦三頭浦開江
南里浦浮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九浦下里浦戴塘浦
藁仁浦金城浦水八條浦蔡浦下駕浦洪浦洛谷浦楊梨浦新洋浦
塘上顧浦青丘浦浦奉里浦七條浦松江二條浪市橫塘至和
高其隄岸以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壞壞每遇大水土項
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困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
今墾田乃謂古人沒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
以墾盡當浚治其浦修成堤岸以禦水蓄不須遠治他處塘
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其南北兩岸各有一至和塘自崑山
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其南北兩岸各有一至和塘自崑山
之隄也其詳臣前六七里而和塘使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
制不見其詳臣前六七里而和塘使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
無謝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以浦橫塘皆廢故
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九浦新

十一

高堅其岸徐西岸自壁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興至和塘北及常
熟水南新修縱浦交加幕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
里水南狹咸海塘漸小八條是一崑山之東至太倉湖凡三十五
里兩岸各有塘浦八條是一崑山之東至太倉湖凡三十五
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米漕塘其湖塘其下項崑山塘南有
北為吳淞決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詭其下項崑山塘南有
塘浦八條北有塘浦七條要縣上塘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
塘浦八條北有塘浦七條要縣上塘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
塘浦八條北有塘浦七條要縣上塘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
塘浦八條北有塘浦七條要縣上塘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
周改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猶開則更不通舟船
天雨未盛入而田盡潰況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則一具旱田塘
浦之跡凡三項一百三十三條一崑山南岸自小朱浦北岸
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均長一百餘里南有小朱浦一十
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
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條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
八條小朱浦盤龍浦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小浦一十
上塘浦下塘浦盤龍浦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小浦一十
江寧浦盤龍浦盤龍浦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小浦一十

4.1

水者島於低田不負車軌而民因足用大浦二十餘海之地自松江
登自六江下口北繞荒山常與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
崇德在荒山則荒八里花青連在常熟則為揚山東橋塘
蘇州西橫塘諸名曰南鄉瀝滙威崇濶公浦松江口下北繞
蘇州荒山常熟界東上江陰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
吳淞浦上夾浦新漕浦萬源浦楊林浦七浦都港浦北
周月公浦甘草浦范相浦綠洋浦錢澄浦湖浦吳浦瑞潯
浦下六河浦黃旗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浦高浦許浦馬溝浦
許庄陳厓溪江浦新江浦黃浦水仙浦橫塘四條八尺徑花浦溇浦
山東橫塘福山西虞橋已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乘
取海潮作板塹一條通灌諸浦使水潤沃於萬阜之地以浸農
五里間非專爲蓄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地浸直
可通海然各是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
積水既疲低田堤岸築壞一時漫漲淤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難

開得土項大浦其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皆或來決潮今不構大浦小浦並皆決自當開其低田則灌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其高田而治塘浦之法也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之意則深淺浦吹相視其高下一則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致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決治及興工後動費國家三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決也而諸塘諸浦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是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決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堤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無不毛之地深可藏諸臣獨思之使數百里沃衍朝田盡為荒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決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決治今當不問高低而非私決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決後決決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淺港浦以灌田其桐月西決之虞又設平門或桐門或壩開以灌浦如此則高低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十四

治而水旱無憂矣
嘗既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曰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紉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割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畝之利姑傍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蹊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開司冗職既已罷廢則堤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若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

歷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為常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松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葛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暖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港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益溢然後入海所以治渺之勢常逆行而滯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而東北一路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阻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而不可治也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複閘當其露濤積貯豁潤奔湍遙遠而至長塘湖又湖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抗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十四

流而下抗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阻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營壩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漸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迫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陵淹浦港悉皆瀾漫四郡之民喘然有為魚之患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于西江閘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商尋究出官水道決于北海常

州治宜興滿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闡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虞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漢等處尋覓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堤岸所在��淹築為水堰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抗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內吠訟之患者此也今之言治水者有二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洪作圩堰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堰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

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可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葛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却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何以言之葛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便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為大尺而不知以水面為大

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入潮洩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葛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潴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却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此堰決水其勢甚便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

岸以防水勢故也至于吳淞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餘皆連接乎江湖渾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淞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進諸縣圩岸亦免風波所破其閘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淞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僕竊漢唐以來

堤塘之法修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縱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諸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濠陂港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堤防以固其水復於堤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蓄蓄湖濠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薄涸有秋畝之利其餘淺者本是民田皆可相視治為良田

元祐中宜興人單錡者吳中水利書以為三州水患一由于五堰之廢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宜歙販運薄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因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下太湖一由于百瀆之塞荆谿受宣歙無湖江東數郡之水竹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谿流不足以勝數即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谿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

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谿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埋塞一由于松江之長堤三州之水瀆為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堤界於江湖之間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還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葦蘆叢生限傍亦沙深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適夫者不貲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谿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則三州之水可以

無患

別書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葦地 一先建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龍江通青龍鎮入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計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先開交亭千白龍鎮白魚灣塘口潘大吳清金長塘湖滿湖相連連運西水入運河下計門入江 一先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先開蘇州崑崙申李七鴉福山海里諸浦及葛涇 一先開江陰下港黃田春江諸港諸縣凡泄水諸港並皆疏鑿

按國初開五堰舊述立為禦諸東壩界南洋往來可以此東瀆以西之水北曾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瀆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能乃東南萬世之利也

崇寧元年置提舉江淮澳神司于蘇州

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

霖上言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聚田三
者閘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置閘篇曰治水莫急於
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
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而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
深則浦水滿溢遠地積水早潮遲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
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
武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開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壘水日
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
利免於壅塞二利也漸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
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墮積水今置閘

上

啓閘水有池而無入閘內之地蓋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
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淤積假令歲
事積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
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本概或遇風作得以入口往泊五利也
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壤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
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遏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
也築圩高曰天下水田之利莫盛于平江平江之田以低為勝
自田圩既盡水通為一故昔日良田並沉水底古人築圩果田
非徒謂得婦居耳必于開浦置閘之後凡積水之田盡令脩築
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為治之成矣

隆興二年詔知平江沈度開崑山常熟十浦
淳熙二年詔知平江陳峴開許浦

點上言浙西園田渾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淤山湖一處無害最
大此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
州之水上游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葦亭在湖之南注六崑山在湖之
北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

41.

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揭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高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爲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洩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湖二水晚夕往來。蹴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而取道。揭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揭截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

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洩遇旱則無從取水請乞開浚

理宗朝置魏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脩江河湖塘

元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都水監

八年以海道千夫長任仁發言命行省平章開吳淞江西自上海

縣界吳淞舊法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置木閘

仁發著水利問答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

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

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歸附後得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

柵或作堰或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二十一

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興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水之法有三後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過水旱就三者而兼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僅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於天寧有豐年耶又曰開江身閘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闊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范文正公曰一日之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二為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讀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何不疏通故道一任潮之往來答曰新開江道水性未順無以河淺約住泥沙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

須候流順河深衆水歸源當於此時諸閘都開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考工記曰善溝者水泄之此之謂也

計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滙寺東止一千六百丈永滙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止一千六百丈通計長二萬二千丈

泰定元年復立都水營田使司命行省左丞孫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開吳淞舊江于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為泥浮各置石閘

至正元年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及牙等撥流吳淞江泥沙浚各開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浮及風波南俞北俞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二十二

鐵官紹聖龍浦隄六磊石浦等塘潘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漚口曰以港口曰小曹港曰大漚口曰小漚口各閘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水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澆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灣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固占日久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楊浦石浦千墩浦小漚口四處取江頰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

公松實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一湖山湖北一麓自廟兒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趙屯浦石浦最低下取江潮近水勢甚便者先開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壅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街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太湖水勢復通故一長橋南境古來水到龍王廟後歸附後葉塞五十餘丈見蓋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易致淤塞重委官往視指定龍王廟基諭令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橋相接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吳淞古汴已被潮沙壅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養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不流于江而北流入至和塘經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之水東南自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泖

達于上海新涇入海不若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挑浚為工差便

元末張士誠開白茆塘

大明永樂二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開崑山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劉家河又挑嘉定縣西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浚常熟白茅塘導諸水入楊子江

原吉奏曰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諸浦口一百三

十餘里潮沙壅障莠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難沙游泥浮泛動難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通傍有范家浜至南諸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至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徐獻忠曰原吉北掣吳淞之水入于劉河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淞之流不加迅疾要

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能敵住奈何而不塞也必須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為一除其占塞決其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於夏駕四顧可也直達於新城海口可也決無壅塞之患矣

正統五年命巡撫工部侍郎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縣顧浦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聞吳淞江錢溥記曰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吳淞為尤甚乃舉府判洪景德等治之以為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入江計四千丈間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四冊 蘇上 二十

歸者明註於好苗之下，而以排年掌之。好大者分之，無澤者開之。官則累其圓以歲，好之南中立一高牌，書曰：「發保某年排年某官，下有視官到此，展其圓而驗其好，則一賞一罰，無不得其當矣。」今之修塘者，不令其自為，必起情，雖者不中出，者不得休，其弊甚多，不可附載。事由不排年而李者，民故也。又者，民每月朔望，並縣縣名赴府進業，律上上十里已足，其未七日，官當從何所出，故不預先當辦，求其用心，力於水利，何可惜也。其業尤多，不難清，事由不動，而事勢支書，故也。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十五名，其餘人戶，又無津貼，雖或有之，不過弱者，官府給銀，只是數斗，倉庫有限，其能再乎？臣以為總民財，何須勞擾，為今之計，不待給銀，且省厚餉，每排年一甲，朋出人夫一名，其餘九戶，每歲每名貼錢三百六十大文，自上以至下，分為九等，自二月以至十月，亦有九月，逐月對戶，以累支，須則富自均，又無優越人夫十名，備舟一隻，可以宿食，可以往來，七八人上，三人更休，百夫十舟，擇一老人掌之，千夫百舟，擇一報長掌之，自二月起，運已集，水利方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二十七

所謂四之日，舉趾是也。至十月開倉辦糧，水利通止，所謂役畢其休是也。千夫開一河，萬夫開十河，各自立功，以憑賞罰。七年一須開，百河大約十年須開，千河以財言之，貼錢借力者，每一日一文費不多，而強弱又均，得錢出力者，每一年五兩用不虧，而公私又省，以力言之，十戶之中，朋一長夫，人誰不服？一年之內，實用六月功，何不成？但能痛革官者之貪，則其開江之功可計，日而待也。所謂循次序者，臣愚以為，事有難易，功有難易，知所先後，水利通矣。昔人以開江圖岸置閘為第一義，又以河道通圖二事兼修，不可偏廢。此皆至當之論。惟惜排先後之序，未緩急之宜，故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為急，先之務，而圩岸溝洫，不之自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積弊未去，而新弊生焉。臣愚以為，江圖當開閘，固當置閘，然圩岸溝洫，又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圩岸又當先於溝洫，也以時言之，水浸則溝洫難為下手，故圩岸為急，水涸則圩岸不消，故土故溝洫為先，以地言之，高處雖水浸亦可無虞，低處御洩水，固方可並行，二年則先其所易。

後其所難，樂藏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脩，圩次序水浸，則專築其裡土，不須藉水，涸則專築其外岸，方堅固，裡外裁安，可防風浪，開溝次序，略與開河同。開河次序，泊待水涸，先從兩旁去其高土，見水而止，然後築沙，以高而壘，力以為制，水易乾，而功易完，晴可為雨，而雨可止，豈待臨時然後盤土於高，運土於遠，而利土於一哉？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財無空費，人無徒勞，時無虛度。河成而兩旁為田，雖有驟雨，亦難衝塞。夫開江次序，亦與開河同，但要先將各處連年包帶，絕戶積荒田地，與夫沙塗水湧，盡以理開，以溝洫壘閘，成功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除充開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虞，即便以此對直償之，寧過於厚，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上不煩官，下不煩民，而害事而橫議自息矣。蓋圩岸不高，固有小水，尚可支持，一逢大漲，則與無岸者同矣。溝洫不深，利有小乾，尚可接引，一逢大旱，則與無溝者同矣。先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兩句切中連年之病，蓋高鄉花豈不收為無溝，故也。低鄉稻禾不收為無岸，故也是。故高鄉溝洫為急，而圩岸次之，低鄉圩岸為急，而溝洫次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二十八

而溝洫次之。若其池塘澤沼，又是高鄉所務，大約有田十畝，開池一畝，有田一項，開潭十畝，平時可以養魚，旱月可以救稻，堪岸高，而可防旱，亦分溝溝，津源利市，亦分旱江湖，連開閘，閘開而防旱，旱年旱澇，必圩岸溝洫，池潭溝洫，以次完備。開江置閘之功，始可得而言也。凡開溝溝亦是各據地方，只在縣之中，不出一府之外，惟是三江閘，實湖塘海塘所關，七郡利害，必須合力共財而補助之也。開江雖在圩岸溝洫之後，而源頭水口要害，去處則不可緩置。閘雖在開溝開江之後，而打石辦料募工給食，則不可遲。此又次序中之節度也。所謂正綱領者，臣愚以為，為七郡之江，有三江警綱，網之有綱，網之有領也。支河派港，網之條目也。湖潭湖澤，網之樞紐也。有樞紐而無綱，則網之而不順，有條目而無綱，則綱之而不張。夫未盡開一溝治一浦，不過條目之大者耳。如其綱之無綱，何脩一湖理一湖，不過樞紐之廣者耳。如其綱之無綱，何昔者東江既塞，而潞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高千墩浦等處，可泄潞湖之水，殊不知此處雖通，但能利此一方之水，而潞湖

之水乃屬東溪終不可逆入於松江可逆則神廟遠之矣何足大有所益此
則脩傳自而忘其綢繆禱神而忘其罪者也松江既湮而太湖之水無所泄
故人以爲到家河可泄太湖之水蓋不知此河雖通但能優比菱江之疎道
即如松公言
耳而太湖所分泄江之水終不可合入手裏江可令則神廟舍之矣何必大
以松公之言爲妄哉

有於法此則舉其一而遺其二要乎小成而不務萬遠者也或又以爲黃浦老
導諸處之水皆自趙江以入海殊不知山水下於太湖：水分于三江：水
入于大海初無與於浦也然而浦不可無若如古井田之有滄也水浸則地
溝水以入江水則引江水以入溝此乃古人之水利非若後人反藉其導
湖水以趙江也此皆綱領之不正者也若其溝洫既深浦潰既通然後尋東
江之口跡以正東南之綱領而澱湖所受急水港以來之水與夫陳湖所接
白規江之水皆得以達於東南以入海則黃浦之勢可分而千數浦等水不
橫衝於松江而松江可通矣又開松江之首尾以正東西之綱領則黃浦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二十九

勢又可分而陰口既通吳江石竇增多而松江可以不塞矣又開委江之崑山塘以至吳縣胥塘另接太湖之口添置石竇則折洋江之潮勢可分而不使橫衝松江而東北之網領又正矣所謂順形勢者臣愚以爲太湖存乎脚之中而四面皆高勢如盤蓋亦有百里之而環堂者十三溪之浦水未自諸山峭其而絕乎大江且其北而東與南皆大海也故禹導三江順其形勢不衛不障耳彼浦濱河港千流萬派皆承其源分其委以匯流而壅者也急於鑿治而未得其方者以爲湖中淤塞請去石塘蓋不知湖中開之則水窮閉不可開之則外泄尤不可但存多置石竇以壅閉斷訂之蓋妄也則虛旱旱無增澤外諸湖益沙必有所害夫操後人治水累水之意常多壅水之意常少是故泄水之法過于詳濬水之法過于塞臣愚以爲江河流水也潮泖井水也泖水由潮而壅而可泄者是其用也流水以泄而壅而可蓄者亦其用也早爲釐用弊時消息在乎人與制耳又有以爲黃浦即是東江而黃浦通松江

江通吳淞東說者蓋不知江浦之子母縱橫水勢之大小順逆也臣愚以為
松江乃東西之水其勢大而橫擊則母也黃浦乃南北之水其勢小而縱擊
則子也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東必藉東西之江以泄之則為順擊
而缺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則為逆而蹙蓋松江之塞而吳江石門之少
由千墩等浦與新洋江之橫擊東由黃浦竊捷之盛而險口所以不通也
況黃浦不獨北為松江之害而南又為東江之害蓋其中段南北勢者乃是
黃浦其至北而反引於江迤邐東北達于范家浜以入海者又名上海浦也
臣愚以為江有入海之名浦無上海之理而今皆反之者此即江變為浦之
明驗也其至南而折于西以接橫潦涇者又名華漚塘也華漚塘東去閘河略此即東江
之東段也但欠南華漚塘接續而東入于海耳大泖西北有閘路港陳湖
西去有白泖江此即東江之西段也但東南與米漚斜塘搖弔處又通順耳
三江既通則太湖東之形勢順矣然後海鹽縣入海之閘河海鹽縣入海之閘河以泄嘉興秀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十一

水塘以來湖抗之水而謂之南隆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天修崇陽之五里疏江陰下港
 平河常熟白茆等港從常州運河斗門門一十四處
 以帶九陽江之水修葺與之市清以疏湖所坐之水則太湖南之形勢順
 走泄矣字千奇清崇堤水入江
 矣後常以林之河道與本鎮江之隆之連湖承灌南北之水引南東北
 千楊子津捐而謂之北隆者則湖北之形勢順矣四面周網鑄置石閘以
 時閘闕不使其反而趨內則高低之形勢又順矣所謂探本源者庶幾以高
 不下焉事有刑有害果不皆有本津也臣見弘治四年淮雨彌月連成底淺
 田禾衝裂荒歉加五五年雨勢暴集湖湘相連風湧衝倒室庫漂流
 連法大水田禾盡沒宜應
 難固書某此布甚上聖主之憂屢下寬恤之詔兩年稅糧或減或蠲不啻
 德萬延至六年事畢流徙受贖文作七卅牛靈集清江康亦不啻億萬雖曰
 天降災流行臣以
 救日年之災又不若救千百年之災建救一二年之災倉庫府庫是也救千

百年之災江湖通達是也江湖通達然後田野豐登田野豐登然後倉廩盈溢倉廩盈溢然後府庫充足盜賊可息諒訟可簡教化可興禮樂可作和氣素養嘉祥皇靈上下各安其分神人各正其所尚何災患之足憂哉苟卿曰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庫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財之源也府庫者財之流也然則江湖者又本源之本源也

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

府城東二十里曰沙湖亢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客舟以風濤之阻集于岸下多為盜劫至是于道之南截湖為堤

十年浚七丫浦

十三年府通判陳瞻浚湖川塘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十一百又有奇西分源于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已城湖新塘以來匯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三十一

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已城東注清濁互噓又劉家河之歸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丫港而花蒲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渾沙迎合波壅澱淤可立而待州民兩奏浚之未幾復淤

自徐昌瑞至于金雞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入六千尺廣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

正德十六年命工部尚書李充嗣督率夫六十餘萬起葑蕀東至雙廟港而西至港故道一萬三千八百二十餘丈起葑蕀海口改鑿新河二千五百五十餘丈大塘南湖吳

承陽城等湖支河二十九處其流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江長橋石趙港大營港等四浦常州府屬等湖六十三處其流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江長橋石趙港大營港等四

嘉靖二十二年巡撫御史白克潤劾蘇諸水

光洵奏水利五事一曰廢疏濬以備儲蓄二曰修圩岸以固糧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淤四曰量積蓄以處上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項何謂廢疏濬以備儲蓄三

吳之地古稱澤國其東南當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因隨之地視

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潦昔人治之

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

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

蓄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歲歲填塘多運塞不治

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

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

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運塞之處在下流者

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

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崑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

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

趙屯等浦洩崑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并鮑魚口等處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三十一

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蓄者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勝無所憂矣乃濬城村等港以溉金壇溧陽等河以溉武進溧又和通波以溉青浦瀟滙浦吳塘以溉嘉定諸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同隴支河運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糧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泄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漲泛漲風濤相導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蕩為患未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崇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鄭重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為二

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
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
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夫今不治則圩岸日甚
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
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
之水不得漫行而歲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之水
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滿流而固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
得缺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
於後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漲其
勢易淤不數年即沮如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推其便
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
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潦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

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知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
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
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即志蓋
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
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
陰縣議復挑花閘嘉定縣議於橫隄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
訪諸故老皆以為是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
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救處為然也何謂費緩急以處工
費夫經營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性歲凡有興作
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
有司勸募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
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

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夫但方今
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敷望乞
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
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
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累徵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賑民修水
利之法行今有司查審應賑人數藉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
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
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
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
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
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贖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
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

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故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通
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此較彼孰得孰失不待再計
而決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
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
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
即周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天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
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
為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
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
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
州縣有司官員凡遇性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

許雖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
糾治以懲不悛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
五省治水之要也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群臣難集浮言易興
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齟齬臣竊見上流咽喉之地於
激壘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將揚其說以為
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廢出於候欺而善侯者
類多蒙蔽憑藉報運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
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將揚其說以為
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即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
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
俯仰以規造化者亦必將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
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四 蘇上

三十五

隆慶三年命巡撫都御史海瑞開白茆港劉家河黃浦港諸海
口及湖浦涇漢并浙直交界湮塞處所
時江南大飢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募民興工開吳
淞江自王渡起至朱家橋口七十里并以餘剩工銀開白茆港
萬曆三年又開黃浦白茆吳江諸湮塞口及修浙江海寧海鹽等
縣衝壕海塘其海鹽石塘南環澈浦北接金山上海等界尤為
要害越三年工成

弘光元年命工部主事朱子觀開吳淞江以國難不果
歸有光曰吳地庠下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
之故迹其廢久矣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
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淤泥填淤反土之患
湖田膏腴性為民所園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

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
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
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
史始興王濬以淞江漕漕墮墮不利從武康時谿為渠迤直達
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
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嗟夫後世
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
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鐸著書為蘇子瞻所稱
然欲修五堰開夾亭于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
藪澤天所以潏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
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
以河為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四 蘇上

三十六

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單鐸以
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
之地還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
蚬安亭江使湖水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淞江之要而不識禹
貢之三江其所建白鶴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
也蘇軾有言欲淞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鐸
之所及今不錮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
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淞江
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
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
節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而時開十五丈仁
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

嘉中港潰已墮嗟至此何嘗千年知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
又江旁鐵浦知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
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既廣若徑
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
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
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
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
古江之廣也本朝御史崔恭鑒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
巡簡司又自新江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
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知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
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
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為當時之江哉漢賈誼論治

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遶害亭放河北入海當
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
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張沙莖蘆
之地雖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
旱而少水愚民以為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
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
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鱉之憂矣或曰
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
澮距川江流既其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既田畝且江流浩大
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壞江分四五里而合若
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
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

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又奉熙分司書
曰聞未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
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嘗見
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即雜議始元中諸
儒相論難蓋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
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句
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于此者知大夫考古治
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濬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
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
其為害而堤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
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知氏所謂塘浦闊深
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于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

天下而知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
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錫歸本畏陵人故多
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
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
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數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
不患其濶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
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
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于蟠廣之辨終
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派力
分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
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
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

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圖時以書干行省及節水官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牟謀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其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于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于此。自執事東節海上通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謂明公之功德益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竭惟獨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

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而水令雨水初至若以連數言之恐二三年不其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于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出于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于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為措置未報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

備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艾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蘇滄口入海故今年停滯之流購來年存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素水利之說不一而總其要不過三四端而已。其曰復漢陽之五堰杭州之長河堰常州之望亭堰務使水不入于太湖者此較其上流之說也。其曰開吳淞江劉家河白茆七丫諸浦使水或南或北並入于海此決其下流之說也。于江河之要倣古人之跡各分為塘浦是又于下流而貫通之也。築圩岸以圍田作堰以遏水使之畢歸于塘浦而東去之水自然滿溢迅疾所以為內之勢也。置閘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而水易出所以為外之坊也。是數者盡之矣。而歸氏之論尤為卓越故著之篇終以俟有王者作權乎時而行之以為東南萬世之利焉。

大明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帶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設主事或即中一員專管三年更代。正德九年設即中一員專管蘇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員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十六年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僉事聽其節制尋設即中二員於白茆港吳淞江分理開濬。嘉靖三年罷蘇松等府管水利即中仍行浙江管水利僉事帶管六年令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水利毋得虛應故事。十三年令各處按察司屯田官兼管水利。

四十五年題准東南水利不必專設御史令兩浙巡鹽御史兼管
隆慶六年特降 勅書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萬曆三年今巡江御史督理江南水利

運河南自杭州來入吳江縣界由石塘北流經府城又北統白
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達京口隋大業六年敕開江南河自京
口至餘杭即八百餘里而閘十餘大擬通龍舟巡會稽宋史浙
西運河自臨安北郭務至鎮江：口牌六百四十一里

兵防

鄭若曾曰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即城也水港浩
繁陸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
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壘港太倉之劉家河七丫口四
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夫浦三
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
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况府治乎但海濱不止于
嘉太兩邑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
海皆是也江口亦不止于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進鎮
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
口岨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干交界
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
口所設之險均為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外境制敵上游策之

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為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
以禦海鹽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潞之衝在東
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積鎮安亭所
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為途不同：于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
則長洲之蘇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
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
舟逸入之衝為途不同：于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
之險要有七腹內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所係也

財賦

左遷大學衍義補曰臣按魏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資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微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四冊 蘇上

四十三

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彈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

揚芳曰元即律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偽吳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臣按今日糧額之重莫甚于蘇州失然國初民田大率以五升起科則固未嘗有增于即律焚材所定之額也惟抄沒之田最重有至一石以上者而蘇在國初克平偽吳之後抄沒獨多故總計之有二

百八十萬之額安有

聖祖而為加賦之事乎迨後

宣廟深閤斯民之困下詔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然一石而減其三猶是七斗而民困未蘇至嘉靖中巡撫歐陽鐸始行牽耗之法均其稅于民田而各縣之田皆不及四斗人以為便此因一時廢益之權然使當日五升起科之田莫非三斗以上小民自有之田與抄沒者同其科而久遠之後遂忘

聖祖取民中正之大制後之人不考其本相傳之妄至謂

太祖念東吳久抗王師而重其賦若

太祖止科抄沒之田原未樂加三吳之賦至于蠲免之恩在洪

宋下郡國利病書

第四冊 蘇上

四十四

武中蘇州止蒙一次自緣入版圖之日淺耳豈有以一士誠之故而并罪其民乎

聖明在上念一方之困已二百八十年而又念今日所謂抄沒之田並已子孫數十傳忘所自來以為已有而冊籍亦多不存僅得一切舉而平之俾得比于民田之賦即不敢望復五升之額而則為三壤不過一二倍之而止其他各郡以次推行使三吳之田曠然一反古初之舊而聖祖中正之制亦大白于天下朝廷獲減賦之名而歲入之數無損于宋元之歲豈非一方之幸哉

吳縣

附府城西

巡司 木瀆巡簡司

東山巡簡司

角頭巡簡司

巡簡司

山水陽山一名秦餘抗山一名萬安在府城西北三十里遠近二

十餘里其大率一十五而前缺為絕頂戰國策云越王以散卒

三千禽夫差于干遂今萬安山有遂山是也其下有射瀆橫

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隋初嘗遷都于此

太湖中山有七十二而洞庭東西二山為大又其大者曰馬跡

山今屬武進縣 東山一名莫釐山去胥口西南四十里周迴

四十里 國初原屬角頭巡司因去西山遠絕復置東山巡司

以轄之居民稠密商賈為業重利而輕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

齊奮而出自相抗禦嘉靖中該兵哨營寨有八在北曰嘶馬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蘇上

四十五

白梁山峭在南曰渡船管在東曰北湖口在西曰長折寨在東
北曰烽折峭在西北曰毛園峭在西南曰葑山營各統之以舊
民團長 西山古名洞庭山一名包山一名林屋山去胥口西
八十里周迴一百三十里角頭巡司在馬廬聚物產大畧與東
山同盜素難犯嘉靖甲寅倭寇登劫一縣為圍長徐木等所截
自黃麻門從漫山而下向空湖常州境去一縣為舊民周墳等
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住無錫境去蓋山民重于保家而
輕于用命又其在湖諸船索押風濤設早寨有六北曰大勝南
曰石公東曰元山西曰角山東南曰龜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
以團長隊長 蘇州出湖有二口曰胥口曰鮑魚口 胥口在
府城西北四十里周益公游山錄云太湖東遶兩山對峙而
山北曰香山一水曰胥口蓋太湖支流之東出者也凡至

西山並由此道 鮑魚口在府城南 里 石湖在府城

西南一十二里西南通太湖東北一水入橫塘曰越來溪 塔

臺湖在府城南一十八里東接運河

巡司 木瀆巡簡司 在縣西南三十里西出胥口 橫金鎮在縣西南三

十里 光福鎮在縣西五十里御尉山下

古蹟 姑蘇臺在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

長洲縣

附府城東

巡司 吳塔巡簡司

陳墓巡簡司

山水 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七里吳王闔廬莫此上有鯽池 陽城

湖在府城東北二十里界長洲崑山二縣之間周迴 里 匯

諸水東北入于海 至和塘在府城東自婁門至崑山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蘇上

四十六

宋至和二耳崑山主簿丘與權築中為橋梁五十二其南為沙
湖北為陽城湖而至和塘隔絕其中 沙湖在府城東二十里
橫絕崑山道上風濤為患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文顯于塘之
南截湖為堤廣三大表三百六十丈 陳湖在縣東南 里
自葑門尾胥逕東行歷王墓大姚而注澱山湖澤圓渚入華亭
界 嘉湖
鄉聚 許墅鎮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南北運道之要衝戶部分司在
焉 甫里鎮在縣東南四十里向直浦上東接崑山界 陳墓
鎮在縣東南五十五里東接崑山界南近澱山湖 陸墓鎮在
縣北二十里 尹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南接吳江界
臣按吳縣所轄皆山防守止一大湖而已長洲分界在府南東
北三面並皆水道旁接三縣又當海口東來之衝故嘉靖中設

營防守之制尤詳合其載于左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嘉靖
中共卸任燧破倭于此長洲之東四十里至陸市舖而交崑山
縣界舊之設險者凡三重焉官清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為第一
重也陸涇橋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營于陽城湖濱所以為
陸涇官清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市舖設小雅亭
營所以禦敵之來若外戶然乃第三重也其北陽城村團營相
城團營皆為湖防而設茲圖營乃為彭淦而設皆所以羽翼
陸涇官清者也 葑門東六里為黃石橋營又六里為金雞淞
又六里為科塘營又六里為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折而南處
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為角直浦與崑山交界 葑門之東南
三里為瓦硝涇在茂渡橋北從北涇入歷黃天蕩六里至濱壘
湖又三里至鎮底潭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四十七

南至泖塔湖並曠野難于設備惟鎮底潭有村落可以控三泖
之路 葑門直南而什歷茂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鎮于水口
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
太湖南抵吳江諸江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
紀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逼矣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其東吳淞
江章練塘又各設兵所以為外障也 葑門外直北五里為陸
墓又五里為周涇舖又二里為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倉敵
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團營之設者七無量
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
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之北為蠡口營蠡
口之西北為治長營治長之東北為永倉營其形若鼎足者乃
第三層也塘之東為彭涇為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

縣塘之西為長蕩為曹湖為黃埭塘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即
城之北門也又有錢萬里橋團營則緣即城西北空野其水與
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團營則緣即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
湖相通而設一則為婁門之羽翼一則為閶門之羽翼也
吳塔在縣北五十五里常熟界舊設巡司今移蠡口 閶門外要
衝莫若許墅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為官
兵所截正跡乎此其南為楓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
有虎丘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閭道也今設許墅鎮營其
北又設望亭團營

吳江縣

鎮遠在府東南四十五里

周五里二十七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四十八

平望驛 舊有於陵驛

巡司震澤巡簡司 汾湖巡簡司

平望巡簡司 同里巡簡司

簡村巡簡司 舊有長橋湖巡司

汾湖巡簡司 汾湖巡簡司

形勝 松江太湖水國之勝

大集

山水 太湖在縣西二里入湖有三路西北曰柳胥西南曰簡村其

一則西郊

徐師曾志曰太湖中一十八港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
其西之田曰鍾于湖者謂之柵湖其東之沙曰漲為田者謂之
新漲其數雖定各以萬計東南二湖俱成原隰則壤為科亦以
萬計城南高壤俱成民居今之議水利者每於斯而歎息焉
又曰柵湖新漲本同一體然柵湖出於天數新漲則猶有人助
焉近年以來柵湖者少而漲者多蓋由蘆葦日蕃則沙泥易積非

若冊湖之專俟乎風濤也又其地充斥難於大置故易隱而難明其為水利之害非一日矣

拾江一名吳淞江高貢三江之一也枕縣東門自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七浦又東合大益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松子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入海其口名曰滬瀆 鶯脰湖在縣南四十里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爛溪水併出平望匯于此 汾湖在縣東南六十里與嘉興分界東出三泖 龐山湖在縣東北 里太湖水自長橋東北入此合吳淞江東注 白蚬江在縣東南 里或云即古之東江 荻塘自平望鎮西行至烏程縣南潯鎮凡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蘇上

四十九

開六十二洞至元十二年增開八十五洞

志曰橋之西北有渚曰葉家匯又名蕩上沿城二里漲為民居太湖拾江吞吐之交自來言水利者往往以橋為礙但其來已久居民千計又難輕議惟宜節制毋令日填月築以塞江口可矣

宋時有藏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樹于垂虹亭之北其左一石橫為七道：為一則以下一則為平水之衝水在一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淪過三則稍低田淪過四則下中田淪過五則上中田淪過六則稍高田淪過七則極高田俱淪如某年水至某則為災即於本則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鄉報到災傷官司雖未及遠臨臨勘而某等之田被災已豫知於日報水則之中矣其石一石分為上下二橫每橫六直每五

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到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到七月至十二月：三句故每月下又為三直：當一句三季二十九句凡二十九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為災者刻之法如前

沈荃曰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淳熙三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不通人往猶其碑水到六則與宋淳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矣

卸聚平望鎮在縣南五十里為嘉興湖州二府必由之路其南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蘇上

五十

幕府調宣慰彭蓋臣兵二千至大敗之于平望

徐師曾曰平望邑之屏蔽也雄據南北戰守咸宜使城尚存則乙卯之變豈至此極乎小民佐于用財有司沮于浮議此識者之所深憂也

爛溪在縣西南一十八里北連鶯脰湖為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鳥鎮為湖州望鎮而爛溪之南實抵鎮之北柵故甲寅之亂寇屢經此舊設巡司 國初移置嚴墓村萬曆初章震澤鎮在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于此 夾浦在縣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太湖之委流也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為分蹤要衝或寇入太湖欲出東海而縣點魚口瓜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經之道也泥

為運河開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此為縣北第一要害 鮎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北流匯為蠡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為盤門運河為古塘口入長洲縣界為滄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江必自五龍橋出蠡塘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經之道也簡村在縣西南一十里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舊設巡司于此 國初移置充浦村 同里鎮在縣東一十里四面皆湖民居稠密縣東之藩籬也賊若自松江而來縣三泖灘山而至或自崑山而來縣新洋江而直而至則同里並當其衝 汾湖東通三泖西接勝墩賊自松江而來此亦一大道也 臣按吳江一縣界浙直之間當運道之衝天下有變必爭之地而淞江一帶限乎其中宋人所謂重江之險者也考之于史越

伐吳 梁之笠澤南齊王敬則反吳郡太守張瓌拒之于松江侯瑱追侯景及于松江並在今吳江之境其時未立縣治故以水名其地也宋建炎二年高宗幸抗命張俊以八千人守吳江四年以巨師古守吳江五年金人自南來師古共潰當日有焚橋之議者亦以江流迅急阻水易守也迨元至元十三年伯顏引兵南下而置鎮守長橋水軍萬戶府者亦慮宋人之扼水而斷其後也自泰定中立石橋截江而為陸路京口一騎可達錢塘而松江之險失矣然運道之外四郊沃壤皆為水區非舟不通而又西南振舊雲西北至宜興東出吳淞江口則此一邑者固水中之衝地也水寇深阻盜賊固之故 國初巡司之設每邑僅二三而吳江遂至于八及海寇之作吳江以腹內之邑而出入獨多賊墩一捷倭氣遂沮則此邑之伏戎亦不易防也哉

嘗熟縣

在府北一百五里

城周九里三十步

巡司 許浦港巡簡司 白蠡港巡簡司 黃泗浦巡簡司 舊有

福山港巡簡司

形勝 濱江控海吳之北門

山水 虞山在縣治西北越絕書云古丘咸所居其上有仲雍墓

福山在縣北三十六里下臨大江與通州狼山相對宋置水軍寨今為福山鎮嘉靖中為倭寇出入之道乃築堡設把總水兵于此

曰嘗熟為蘇之北門而福山又嘗熟之北門也舊有巡司而嘉靖中又設把總指揮統水兵在江巡哨府縣官統陸兵

在鎮屯守可謂密矣然寇犯本港須自三升高家縣後以至三沙然後而至本港則三沙之防守尤所當重必須募分蘇州一所官軍嘗川住劄如吳淞江事例方為長策又脩復五代錢氏建閘之制外可以限海船之來而內可以節水兵農兩利之道莫善于此

尚湖在縣西南四里 華蕩在縣西南 里 昆承湖在縣東南五里 白茆港在縣東北八十里自縣城東南受尚湖昆承湖諸水東北入于海 國初置巡簡司天順五年置寨每春夏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餘人至此操練備倭萬曆三十四年知縣耿楠水利書曰白茆港自本縣東南門起至于海長八十里而遠九太湖之水自長洲無錫而下者若蠡湖若嘗熟塘若陽城傀儡已咸等湖皆會于

本縣之蕩蕩記承湖尚湖由白茆入海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寬而膏熟為樂國白茆不通則膏熟為巨浸而長洲無錫諸水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國朝開浚之役凡五舉若夏司農公原吉徐司空公貫李司空公克嗣海都御史公瑞林侍御公應訓咸後先相繼主其事者而經費有繁簡之異享利有久暫之殊何取自今考之有調夫蜀即貳萬餘人者有大發近即使卒工費視前加倍者皆載在志書而海公林公之後猶有卷可查海公之後計費四萬有奇不三年而放淤說者謂指查無法委任不當之故是非早縣之所敢知林公之後費不過貳萬伍千而迄今廿餘年吳地無苦大旱大潞者咸頌德林公不棄焉奈何數年來此港淤沙漸起日甚一日識者謂有海鹽桑田之勢今查自海口至于墩頭三里間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五十三

帶陰沙或東或西恒無定勢其水深不過一二尺此為塞漲之根自墩頭而西抵于璣浦七十餘里之間雖淤疏相間然大半淺狹矣後若水不過一二尺狹者僅容一舳舻可畏哉卷查萬曆七年林公之試資潞者不過中間四十五里之長自海口至璣浦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東南門一十五里當時俱未之於未之也夫璣塘以東歸家橋以西當時既係深闊則其中間四十五里之內定未必如今日之淺狹矧今日之淺狹者且有七十里之遙也一旦告塞無論遷港高厚失其灌溉之利而縣南東南西南一帶低窪東洩之道既絕西來之水日涸不必于大潞之斗而滔天之勢已在目中萬一商羊為災有不救逆料近言者當其時其勢常熟必為長洲無錫之壑華蕩昆承湖尚湖不安其位長洲無錫必為太湖之壑蠡湖常熟塘陽城倪堡

巴城等湖俱不安其位太湖必將汎溢而靡定也吁可畏哉本縣查有水利害白茆港不敗不列于急濬之條以告于當事者曰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原設巡簡司天順初因江面水濶倭船乘風而上輒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數場操演為防春之計成化中置營寨官廳鼓樓軍房七十餘間嘉靖中因倭寇復撥衛所官兵及游兵把總廣福蒼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朱家壘于近地較之國初聲勢十倍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北洋乘輕舸道三升高家縣後以至三沙視風汛之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路則登舟沙其緊要門戶也若遏之于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矣此又拒寇于上游之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五十四

以都統制領之國初改為巡簡司
曰許浦要害與白茆同宋詳于本港而略于白茆我朝則反其制何也許浦在宋時為大道故苗劉之變韓世忠提兵勤王李寶奏膠西之捷皆繇此入今其壞半墮于江存者亦深而為田矣近年倭寇屢從此岬陸行至梅李蓋避白茆福山兵船之阻而乘我之無備也本港司兵不足以當之寇遂橫行擄掠或直搗城下今宜設兵船于此防禦而團結鄉兵為扼險之計水陸兩利矣
福山塘自縣北門行三十六里入大江福山渡在馬元末張士誠由此入據全吳吳淞浦在縣西北七十里三丈浦在縣西北八十里迤而二里為黃泗浦並北通大江嘉靖乙卯三丈浦嘗為賊巢泰政任環璣賊于此者再乃遁去州塘自縣南門

八十里至府城齊門本名元和塘一名雲和塘唐元和四年即
守李素業

卸聚梅李鎮在縣東北三十六里又東北為許浦東南為白茆西
北為福山道里通中之地吳越錢氏遺二將梅世忠李開山成
此以防江故名嘉靖中賊首劉鑑自許浦入寇嘗巢于此 吳
塔在縣南三十里與長洲分界在尚湖華蕩之東南蠡口之東
北其南為入海大道而華蕩蠡口皆通無錫往年賊自無錫而
來北入三大浦賊巢嘗據此道而掠洞廣兩山之賊過齊門去
者亦此道也設巡司屬長洲縣 唐市在縣東南三十里南接
崑山斜堰

取捕平洋東曰昔龔遂治渤海惡寇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
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于是羣盜解散復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四冊 蘇上

五十五

良民不殺一人不屠一餉而大盜悉平然則治今日江海之盜
者亦宜畧倣此意而行之耳吳中風俗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
惡憐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雖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
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猾之民
為之呼私鹽之行官鹽之潰勢不得不設為重禁添兵巡緝名
之曰賊然其實皆良民也夫鹽之為物乃人家常用如水火之
不可缺也故禁之愈嚴而價愈昂價昂而私販愈多大利在
前走死地如鶩無足怪者而自諸巡役以來兵船周遊列城
張旗而販者之船亦各具旗幟以應之矣應者人日益衆勢日
益張而巡者止有此數其苦止有此數而已始禁常例以縱之
販准且賄為販而假之巡終日尋一二愚懦買鹽自食者而誣
之販甚且以已監計起商民船中而誣之販彼販者視諸兵役

之往來巡視直繩異過前耳始具械以應諸巡已而巡無足慮
械有可恃往往于空濶之處波濤之中劫擄人財矣勢大黨多
橫行江海如無人矣至于今日名為販而實為盜矣故惡以為
不大弛鹽禁而欲靖江海之盜必不得之數也惟鹽禁弛則販
盜者無不諳之名得與諸商賈等與諸商賈等自無用多招亡
命厚設兵械亦不必豪猾之民始為之吾乃現其船有旗幟者
即為賊無旗幟者即為商賈商賈通鹽價平彼豪猾者將驅之
販而亦不為己此令一申而諸盜可保十九為良民也即有一
二怙終不悛者其勢孤其擒勦易耳茅鹽法之議乃

祖宗之制臣子不得議弛若論其實

祖宗之所以設行鹽法者不過得鹽之利以濟 國計耳若查各
州縣舊例如每年應獲因鹽若干應賣官鹽若干定為規則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四冊 蘇上

五十六

因鹽令有司均派各販名下如典稅之法四季易銀類解其官
鹽引到日仍發各販易銀交付商人于 國計何損不然爭錙
銖之利陷亦于子不赦之條而以誅殺從事即能勝之于元氣
必有所損萬一不勝其所損可勝道哉夫天下有禁之而反以
熾弛之而反安于無事者此計是也此化盜為良之最上策也
崑山縣

鹽城在府東七十里

城周一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

舊有寧海驛華

巡司石浦巡簡司 已城巡簡司

山水馬鞍山在縣治西北 吳淞江在縣南九里西接長洲東入
嘉定縣界 新洋江在縣東南六里南納吳淞江北入太倉塘

已城湖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小虞浦在縣西南三里潮汐南北兩來故古於嚴村灣置閘今尚有閘頭之名 下界浦在縣東南二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倍廣于昔因易名夏駕千墩浦在縣南四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 至和塘即婁

三

江故道又名崑山塘古連湖濠無陸途甚爲民患宋至道中議欲脩治不果皇祐中發運使復申前議命王安石相視又不果至和二年主簿立與擁始陳五利知縣錢公紀復言之於是興役塘成名曰至和嘉祐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彦大脩治之蓋加完厚民得立塋塢以免水患 又丫浦在縣北三十里西通陽城隍偶二湖西南通巴城湖東北入于海昔人以一浦不能泄三湖于縣西北三十二里長洲常熟二縣接界地名斜堰建大閘以通陽城隍偶二湖北由黃涇下白茆入海今廢

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為陽城潮東北五里為倪陽蕩又北數里為巴城潮水澤環屬舟楫通利盜盜出沒兵義實當三面之

歸有光與邑令論三區賦役水利書曰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
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適日積十數年來官於
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下詢
窮蹙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
甸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
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
進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
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
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
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

五八

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蟹菜菜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萬鄉之民一遇旱暵。彌望黃茅白蒿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培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掌托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漚水鄉特議輕減。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崇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田安得不荒。通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大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交流數百引。以灌漑。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流之水猶駛迫。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邊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

塞故凡浦徐公浦皆塞凡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漕生虛噉：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崇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其年其徵於一縣在於其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敵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便是在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率耗之

法係蘇州一郡之責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歎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歎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于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廢益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擾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通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于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于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休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越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

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誠者不究其本因見淞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周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徵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關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走浦流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流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于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竹此三區廢幾垂死而再起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通漸河人跡所至之處木稼僅有存者至于履糞無復青葉近經

秋潦淫：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後不及中人之產賸賦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嘉定縣

種城在府東一百四十里

城周一千六百九十四丈一尺八寸

所吳淞守禦千戶所在縣東南四十里城周五里一十四步洪武十九年榮陽侯鄭遇春等築屬太倉衛守禦寶山千戶所在縣東南八十里嘉靖三十六年自太倉衛移此名協守吳淞中千戶所萬曆五年改名寶山

曰嘉定東濱大海南據吳淞江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倭船之來也大海渺茫難于收泊以寶山為未識故蘇之寇患惟嘉定受之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淞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縣江口延袤而南則自先鶴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口迤邐而北則自練洶以至黃客劉家河縣江口而深入則南迤五十里即為黃浦直至上海錄黃客而登岸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者南為上海門戶西為蘇常藩籬乃東南第一險要備吳淞江即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即所以備蘇常也舊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于江之西岸嘉靖十九年海水決溢所城僅存西南一隅乃復建新城避水患周圍四里當大江之傍或曰均之海濱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為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狡獪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

日本山東浙直與冠為隣然山東之海水勢滿悍山脈聯絡非熟其徑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為多而通者皆獨聚故寇船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為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艘若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暗塗相貫有若為華夷之限者惟三升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壅碍寶山之外沿海有楊家路也而竹箔一沙橫亘其外隱然為之外護焉國初海運待蔡寶山以為犂的益為此也故竹箔之南吳淞之要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若設重兵于此防守賊豈惟不能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

寶山在縣東南八十里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璉督海運築為

表識賜名寶山 御製碑文 吳淞江在縣東南四十里入海其口為千戶所城

曰吳淞江各支河之水俱由江東老鶴嘴寶山李家壩一帶出海此嘉定上海分界也近來吳淞所海灘漲成平地潮勢衝突李家壩口比舊迅疾泥沙滾入裏河一潮便有一紙之厚吳淞之易於壅塞職此故耳議者欲於宋家江口築閘以道潮沙亦為良策

白鶴江古稱白鶴匯自此至蟠龍環曲為匯不知其幾宋胡恪五通四十二灣五通者安亭匯白鶴匯顧浦匯盤龍匯河沙匯以其江水與潮會合之地故名曰匯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匯一天今嘉定之吳淞江白鶴江青龍江口亦謂水行迂滯溢而為災宋嘉祐間自其北開為直江徑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自此吳中得免水患今江益故匯遺跡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

其南為西霞浦俱東入大盈與青龍江斜對青龍江圍經云昔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在唐宋時其上為巨鎮今鎮為立塘江亦淺隘如白鶴然其上流西接大盈東接顧會下流合浦家江浦家之西為趙浦按趙浦在青龍江北越吳淞江入嘉定界此開江取直分屬於南之驗也綠田港在嘉定縣東南與吳淞所相近亦江灣大場諸水入海之口練和塘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和練和之水橫貫縣市東西長七十里自西開出合顧浦以南入吳淞北折則由鹽鐵塘出劉家河縣治東有水道與海潮接今被豪家閉塞江水海潮皆不通矣橫瀝自上海吳淞江北岸孫基港口歷柵橋江橋南翔嘉定北至公塘口出劉家河俱名橫瀝知重所謂南微於江北通當熟者即此今於婁塘在嘉定北十二里自來湮出

為顧浦自顧浦而求為婁塘橫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俗呼
公塘口是也今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蘇上

六十三



蘓

備

錄

陸廣微吳地記

閶闔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迴四十二里五十五步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閶門二門南盤地二門東妻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為絕越之故故左閶門亦統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差我飛閣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東吳閶門數曰吳門有白氣如練今置曳練坊及望舒坊因此齊門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見存出太湖等道水陸二路今陸廢門南三里有儲城越城作吳王時攢處十五里有魚城越王養魚處門西五里有越來溪盤門古作蟠門當刻木作蟠龍以此鎮越又云水陸相半公洄屈曲故名盤門又云吳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一

帝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虜將軍孫策墳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中君造以禦越軍在己地以屬蛇因號蛇門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避王莽亂政稱得仙案妻字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匠門又名千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費出海道通大萊淞松江下滬瀆閶闔使千將於此鑄劍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鑄金銀不銷鐵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鐵汁不下有計千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類不銷親鑪耳以成物可女人聘爐神當得之莫邪聞語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千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鐵文餘鑄得三千並號文劍千將進劍於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門南

三里有新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鮐鮐門吳魯鮐鮐見因號鮐非八門之數也妻門本號吸門東南秦時有古膠縣至漢王莽改為婁縣東南二里有漢吳郡太守朱梁墳本名越越後漢和帝諱改為梁今吳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顧三老墳見在齊門北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累閶闔長子大差見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莫常熟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龍冲天而去今號為毋塚墳門東二里有廬江太守閻錄墳平門北而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巫咸墳亦號巫門西北二里有吳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醬醋城漢劉濞築東北三里有頡川太守陸宏墳

三里有新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鮐鮐門吳魯鮐鮐見因號鮐非八門之數也妻門本號吸門東南秦時有古膠縣至漢王莽改為婁縣東南二里有漢吳郡太守朱梁墳本名越越後漢和帝諱改為梁今吳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顧三老墳見在齊門北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累閶闔長子大差見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莫常熟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龍冲天而去今號為毋塚墳門東二里有廬江太守閻錄墳平門北而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巫咸墳亦號巫門西北二里有吳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醬醋城漢劉濞築東北三里有頡川太守陸宏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二

吳縣在望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秦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為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橫山東五里今復移城內管鄉三十戶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吳公子慶忌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今呼慶墳步陽墳在縣東北三里陽任吳為驃騎將軍代陸遜為丞相有石碑見存臨頓橋西南周瑜墳在縣東二里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任吳大將軍南郡太守顧野王墳在橫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野王字休倫仕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閶闔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射臺在吳縣橫山安平里鳴城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匠門外沙里中城東五里有豬墳是吳王當猪之所東二里有豆園吳王養馬

處又有雞陂閘置豆園在陂東。織里今織里橋在麗娃鄉俗呼失履橋則非鄉訛也。浩臺湖在吳縣東南十里。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宅為湖側有墳。夏駕湖壽夢感夏乘駕納涼之處。鑿湖池置花園故今有苑橋之名。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蔡後漢人有道術。鍊大丹服善蒲得仙。今蔡仙鄉即其隱處也。馮驩宅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驪平原君門下客。今有驪伏巷其地在側石碑見存。

長洲縣望在郡下。貞觀七年分吳縣界以苑為名地名茂苑水名僊山鄉東一百里有秦時古嶼王莽改為要縣北三里有月溪廣八里深四丈西入太湖北四十二里有湖廣四里深三丈縣北二十七里有岑陵夏駕陂焉的陂有吳國古管坊三十鄉三十華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蘇下

三

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華林園在長洲縣華林橋南宮城在長洲縣于將鄉長樂里

嘉興縣本號長水縣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六年重移改由拳縣景龍二年嘉禾野生改嘉禾縣嘉禾鳥年避吳王太子名改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東五里有天心池二里有會稽太守朱買臣墳西五百步有晉兵部尚書徐恬宅捨為靈光寺縣北三十里有烏里池是吳越戰敵處縣南一百里有諸兒亭為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遁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諸兒亭越絕書口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返五湖而去二十五里有長谷亭入華亭縣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澤今

升縣望管鄉五十

崑山縣在郡東七十里地名金吳水名新陽貞觀十三年分在吳縣東置縣南一百九十里有晉將軍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築時為吳郡太守以禦孫恩軍在淹漬池濱半毀江中管鄉二十四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晉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本號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濶三尺深十丈傍有盟也師壇盟北百步有浣沙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有海虞山仲雍園章並葬山東嶺上閭閻三子長曰終景婚齊女荼亡亦葬此山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四十六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夷山西北三里越王勾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折姑蘇臺遺管鄉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蘇下

四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鵲戾玄鶴管鄉二十二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殷水水名福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為柘湖又改武原縣陷為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鹽越後魏海鹽縣陳貞明年割屬鹽官唐德宗七年隸歸嘉興景隆二年重置光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刺史張延珪奏請重置縣東十一里有晉穆帝何皇后宅十五里有公孫延陳開強領治子三墳俱事齊景公勇烈有功於景公為晏子以挑二顆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於此縣東南三十里有秦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難於此後拉得仙縣西五里有會稽

山是陸華兄弟葬金牛之處管鄉一十五會昌四年升為縣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為武丘又名海湧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
百步闕閭葬此山中葬五郡之人作塚銅都三重水銀灌體金銀
為坑史記云闕閭塚在吳縣閭門外以十萬人治塚取土臨湖葬
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闕閭葬虎丘十萬
人治葬經三日金豬化為白虎踞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巡至
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恨中于石
道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嘯唐諱虎錢氏諱嘯
改為計豎劍無復迹乃隔成池古號劍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號
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王珣之別墅咸和二年舍
山為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寺側有貞娘墓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五

子多題詩墓上 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其山勢鬱幽遠晉太康
二年生千葉石蓮花因名山小半二里有晉葬亭吳越閭閻置亭求
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晉太尉
陸玩舍宅置寺宮傍有石鼓大三十圍吳志云其鼓有兵則鳴晉
隆安二年賊孫恩作亂鼓鳴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蔬甚美夏
食之則去熱吳中以為佳品 支硎山在吳縣西十五里晉支遁
字道林嘗隱於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
恩梁武帝置 岸山在吳縣西十二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
號思益梁天監二年置 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在吳縣西三十里
有漢豫章太守陸烈墳東二里有漢山陰縣令陸寂墳山有白土
如玉甚光潤吳中每年取以充貢號曰石脂亦曰白堊白礬東三

里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 橫山又名橫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
里中有朱桓 及晉門下侍郎陸雲公墳 雞籠山在吳縣西三
十里以形似雞籠故名晉太康三年司空陸玩葬此山掘地得石
鳳飛去今鳳凰墩是也陸玩字君悅為左僕射子納字祖言納
子知為吳興守魚終尚令亦葬此山 昇猶山在吳縣西二十里
吳太宰詔所葬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
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
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閭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得言孔多悲
怨成疾歿身黃垆又越辟吳越春秋云闕閭有女哀怨王先食蒸
魚乃自斃王痛之厚葬於閭門外其女化為白鶴舞於吳市千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六

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闕
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
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去縣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五
周迴四百里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為地脉又有大
小二雷山按越絕書曰太湖周迴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震澤云
太湖有五道之別故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於五湖在笠澤一
湖耳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
為名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
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即十大洞天之第九
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閭

聞使令厥丈人尋洞東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敎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僂僂而入，約數里，忽過一石室，可高二丈，常無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於閭閻，不識乃諸孔子辭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開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挽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長，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越茂吳樂之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二百六十里入于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成仲云：松客也，客謂之貌，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七

唐曹恭王廟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諱露，元年，則天皇皇后出為蘇州刺史。百口橋，後漢郡人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鄉人幼之，共據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也。乘魚馬在交讓渡，即人丁法海，樂攀高友，喜高世不仕，共營東舉之，時歲大檢，二人共行田畔，忽見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于高田，法海試上魚背，靜然不動，良久遂下，諸高登魚背，乃舉翼飛騰，冲天而去。攀高宅在交讓渡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夢濟陽丁法海會宅所置法海蓋丁令威之鳥殿。浮圖下有令威唼丹井也。阜橋吳縣北三里，有五十步，漢漢而阜，伯通字奉卿所居，因名，伯通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高上梁鴻隱居，伯通廬下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笑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

之如此，非凡人也。舍於家鴻潛開門，昔者十餘萬，疾困，妻主人曰：昔延陵君葬子贏，情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乃卒。伯通等求葬地于吳，妻離家，成曰：要離烈士，伯通清高，宜令相近，葬妻于歸扶風。都亭橋，舊夢於此，置都驛，据四方賢客，基址見存。泉渚橋，吳時海渚通源，後沙漲為陸，基址見存。定跨橋，閭閻於行苑內置，游賞之處，基址見存。

重玄寺，梁衡尉卿陸僧璜，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之覆之，遂奏請舍宅為重玄寺，臺省誤為重玄時，賜大梁廣德重玄寺。乾元寺，晉高士戴顓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桂清著願奉勅休年號為乾元寺。通玄寺，吳大帝孫權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滄瀆，漁人夜見海上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八

明照水猗天，明日觀二石神像，浮水上，眾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應及東陵寺尼率眾者，花鏡鑿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通玄寺前，諸寺競象數百人牽拽，不動，眾議立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昇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神像坐，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於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碑，載初元年，則天皇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通玄寺為重玄寺。開元五年，吳鴻金魚字額，舊通玄寺，珍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竝之。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紫光祿大夫舍宅置陸東之書額。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氏先舍宅置陸鴻漸書額。安聖寺，梁天監三年

司徒沈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翔陸彥遠書額 禪房寺宋
建武元年蘇州刺史張岱舍宅置吳郡陸魯書額 流水寺吳郡
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清閑建吳郡縣令田紫伯葉書額
唐慈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
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與居
明和弟意乃以金帛餘錢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
悉吹時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朱
明寺 峨若臺晉穆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
六尺高士戴顓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勅改神景
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朝
廢之寶應元年重置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方開元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九

年再興此寺刺史張廷珪摹勒御書于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
吳人薛曇舍宅置宋周曇卒遺言遷其靈柩於縣下 陸卿寺梁
庄舍宅置 崇善王芝二觀並天監二年置

館八所

金吳

通波

龍門

臨頓

升羽

帶城橋

在郎南江風橋處

夷亭養魚之亭

坊六十所

通波

三讓

水浮

閑閑

坤維

館娃

調咽

平權

金風

南宮

通閣

盍簪

吳越

白賁

南記

長干

望館 屯練 長楚 處暑
常縣 白華 即次 甘節
吳淞 濟雷 義和 噬嗑
嘉興 陋燭

已上三十坊在吳縣

遷善 旌孝 儒教 繡衣
太玄 黃鸝 玉鉉 布德
立義 孫君 青陽 建善
從義 迎春 載耜 開水
麗澤 釋茶 和令 夷則
南政 仲呂 必大 勇冠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

八詔

同仁

天宮

布農

富春

循陔

已上三十坊在長洲縣

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
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
橫四直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
餘巷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有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

吳縣疆域圖說 曹曰守 吳為縣自先朝漸次分折其名不廢其境已狹隸閬而西迄北即屬長州盤閬而東亦長州界南去十餘里又與吳江相錯然則吳之疆域特蘇州西南之一隅耳雖項都三十七或名存而地闕蓋以潁湖之地每淪於水及山田多瘠民苦賦役而流徙者衆也若南之一都西之十一都號為沃土凡糧賦重運兩都實任之繁觀吳境阻山負湖非若他邑之多平壤都腹田也湖魚山鱉僅足衣食欲求殷大其可得乎東西洞庭之民鮮習農耕多業商賈地產果種力作儉勤不同城郭之浮薄茲亦累困創後不堪命矣在縣而論兩山為上鄉而水濱次之橫金又次之餘無足言矣夫長洲吳倚郭向固並稱而其實不及長洲之半凡有難役則此均科吳更病焉况最歲修邑自太倉崑山而未據 許墅徑超木瀆望洞庭

之者而內實軍固者智俗便然城中兩邑拉峙有役率均兵民應役每先以在西則呼攝便爾在城之圖以南北為號各分元亨利貞以統部居民南號差不及北以地有閒隙稍遠市廛闊齊盤三門外曰附郭即以閭盤為號而齊固略之美然自晉及閩迢運而西廬舍櫛比殆皆城中此僑客居多性歲冠至議者欲於城外更築一城儼如羊壁以附大城乃迄無成

閬西築城論 劉賦 傳華告急章太僕煥論防禦主城西濠水至楓橋皆令其版築乃更策然予詰之城固善也必傳之大城則兩端阻以大河必為橋之上又城乃可而橋可易為城且必銳以臨河城若築之則吳之所以饒頗賴是耳為行貨往來者于此市易數百手生聚一旦墻淪島寇未及而我先自創墻畫計之得失若為預防

虞當合兩濠自丁家巷以西環上下塘山塘至楓橋為一城而濠之上下水陸各置閘隘使可以守而城失焉當必無恙而內又可藏閘艦于濠上之商旅市易無損且城得相為犄角若成都之有少城與裏樊之並峙者

范成大水利圖序

竊謂天人之理必相因，而其力亦事相半。人事已十五六，則其不可奈何者當歸之天。在人者亦盡，不幸遭遇，使謂天實為之，此不待智者知矣。然蓋嘗與老農計之，欲為除災捍患之術，其大槩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其小槩一曰種麥，今之膝岸，年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倒足，其上坎壈斷裂，累累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求作時，舉實以備種，其勢無餘力，以及春市之工，婦子持木枋，探汚泥，補綴缺罅，累塊亭亭，一蹴便潰，謂之作岸實可憐矣。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風，美之障既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為新租，事力愈薄，固莽增毋，長民者不為檢校，沒世窮年，水為曠土，今宜考紹興二十八年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三

來被水之由，其邊鄰湖澤土人所謂格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親源，手足所及，土皆可取，聞春夏半年，至秋而風潮土已堅定，草芽生之，可恃為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於大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限尺亦合併工，大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軌復罪歲，誠可太息。蓋作堤之說如此，范山之號田為下濕，數十年前，十種九廢，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淤三十年來，歲無着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壅鬱之虞，一二里間斷絕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用土甚少，效驗立見，而堤岸始為田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太府之城，每行常仰視之，並驅其上

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具有焚薪外護者，往往獨存，蓋其紛紛披挫，與水周旋，而不與之休比，其及岸已如殭殍之矣。征怨盡，費莫之能殺水如此，范山附田，故皆有焚薪，近歲薪軍既收，新刈始盡，波濤浸生之災，不可以頃刻計，獨令故所隄者，猶不乏軍興，宜與主將通知利害，明立表識，使撫介無得過此矣。所不產處，即置薪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此非有急情，與理待探蹟，而知州縣屬吏有解事者，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慨然奮興，指顧而成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四

切觀三州之水為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是儀貢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聞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兩州之官求東州之利自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開溝洫之所從來州縣雖其經營百姓嚴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什者駕輕舟於汪洋之波視之茫猶擿墮索途以為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猶知其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縣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滯三州之田此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十五

水由分水嶺林二堰五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宜歙販運鹽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周給官長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趨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濟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濟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若之論未嘗參究其詳以錫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入之一身也五堰則有也荆溪則咽喉也百濟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震澤則絡脉聚散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蘇湖反東注震澤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挂其手縛其足塞其聚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若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潰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縛不解其足縛不除其戕害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濟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

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集吳江岸已而五堰之發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熟一二欲其驗之聞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濟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眾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眾水今納而不吐錫錫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濟之田皆魚遊蠶食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濟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濟有潰及旁穿小港潰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壅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遠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許淹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濟監司乞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濟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濟東有蘇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溧清東南接屬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縣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為蘇河遇大旱則淺澁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渾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蘇下

十六

太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洫澁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焉自西五堰之上聚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曆二年改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不泄浸滯三州之田迨至五六月間滿流迅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復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夾汙殿茨蘆叢生沙泥澁塞而江岸之東自聚岸已泥沙漲成一村昔為滿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園吳江縣由是歲增諸賦不少雖雖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茨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迅急岸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茨蘆生矣茨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余欲泄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即今欲泄震澤之水其若先開江尾茨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沙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

攢運無柵用甔水土木料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
各長二丈原首尾占闊外可得二大餘銀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寸云一里為
險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
水面二千大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橫開茭蘆為溝走水仍於下流又
開白堊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
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
北偏古有泄水入江浦一十四條曰孟渚曰黃汀堰渚曰東區渚曰北戚氏
渚曰五卸渚渚曰崇港渚曰蔣渚曰歐渚曰魏渚渚曰支子渚曰蘇渚一牌
一岸渚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斜門又北泄下
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報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
常存五六尺之水足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墩立為石墩斜門每
渚於岸北先築堤岸則制水入江若無堤防則水泛溢而不制特見灌浸江
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九拔者報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

江中遂密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破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致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未惟有言得常州運河胥陵至蕪錫一十四雲置斜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斜門一事合鑄卻葉系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付之則又豈止爲一洗放耶又觀主簿張筵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運河不通其言然則然美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斜蓋古之所創運河在運河之下用長棹木爲之中用銅輪以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荆元積中開運河嘗聞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壅塞之虞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陵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刈耕積今河上爲斜門河下築隄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繇此河

渠可以作田則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英公千七百五十五畝宜興
武進三縣之界東至太湖及武進游畝而西至宜興北至金壇東接長塘湖
而接五嶺茅山薛步山嶺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亭千畝古之人亦以此
長塘湖東入太湖則此湖之水入大吳塘塘口濱白魚灣萬福嶺而濱及白
鵝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溝元人大江今一十
條之溝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制通北入運河以
注大江自滿湖長塘湖而西各開三分之一為被田戶皆聚民不知利便惟
恐開鑿已田空構勞吏督稅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高長官奏請乞開朝
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被豪民
計構不行儼然夾亭千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
三州之田也鐫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覩震澤水漲數出清泉鄉觀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立墓樹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
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八

泥沙之壅黑石川滿流浩急泥沙自然將薄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壅而
流流緩慢則其勢難以游過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常州
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皆蓋
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起
海潮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阻礙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
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而不復有阻凡
江湖海諸港雨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
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
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蓋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高千橋次置常
州運河一十四處之蚌門石梁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潮海諸縣一切
港澮及開通活潑水既泄矣方請民以築田壩昔如豐登欲使民就深水之
中壘成園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滿
流浩急之時則水常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九

之甚也欽此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方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
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運河港置蚌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而言也今
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概港澮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
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其詳通其詳其
更俟其悉上台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錫又觀秀州青龍鎮
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司整司相視恐走遠
尚遠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築壩截斷利源能有幾和堰塞滿
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尚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垂真青龍人戶相率陳狀
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以見有狀准本縣官史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溝
湖有二潰一名白魚溝一名大吳潰池滿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
處蚌門下江其二潰在塘口潰之南又有一潰名葛梅潰亦池滿湖之水入
運河由運河入蚌門在吳濱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泰請開湖口諸潰不可
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蓄之

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滿流迅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壅去矣今若俟開江
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壅去諸浦沙
泥矣凡欲疏運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壅
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固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
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蚌門築隄制水入江比與吳江
而廣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錫觀合開三州諸潰清不必至稽官蓋三
州之民惟俸之爲人人素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舉舉其一二看
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運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僅爲昔日之江置一十
四處之蚌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導衆千白鶴溪白魚溝大吳溝
塘口潰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潰蘇州之海
口諸潰安亭江陰之車子港春申港下港舊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潰及
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洪潰蓋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
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潰溝洪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二十

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凡同日開鑿同日放若
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放
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勢東
傾古人創三堰所以處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
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細運者何耶錫曰昔之太湖及
西吳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當
應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
港浦一切壅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
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狼運不可行
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是尉阮洪上言監
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
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又美
且古之弊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

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鑄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與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剝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池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剝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俾塘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儲水又未嘗括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邪鑄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儲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池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備諸水措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邪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于人之未利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遠古之人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搬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一

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通百川今之人所以及古者凡如此也鑄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溝南達梁溪濱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濱不越百步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夏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見時鑄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費者古人豈無慮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濱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鑄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壩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萬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姑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鑄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壩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

鑄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壩其言與國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無憐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畫

-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交蘆地
-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垵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 一先置常州運河斜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 一先開夾字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潰大吳濟全長塘湖湯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斜門入江
- 一先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 一先開蘇州萬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萬涇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十一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菟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縣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濱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鑄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鑄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季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于堰上挽拽船筏于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棚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漸塞堰壞低狹產務添置者十有一堰性來無從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潮泛漲則頭主母龍潭三湖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涸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

從東通運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通運東下而其河自西端至東端十六里有餘開闢之際約隨處地形之高下以唐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與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銀林堰使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堰林二堰直歸太平之無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橫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濟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雖不可鑿舉而整可以研究也雖若以雖後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錫谷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句復堰使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間之水寧有幾邪比之未復十洩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單錫字君賜宜興人宋嘉祐二年與蘇軾兄弟為同年進士軾雲其賢妻以甥女弟錫字季隱登嘉祐五年進士錫存心水利凡三十年執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二十四

錄其書進于朝不求符錫子發字文興奉八行科為太學錄當修陽矣風土誌事見單氏家乘

水利集

元都水監任仁發著

議者曰古者吳淞江狹處尚二里餘猶且不能吞受太湖之水於是添濠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復時有淤沒田疇之患今所開江止濠二十五丈置閘十度其能去水幾何其利則未之有也

答曰所開江自濠二十五丈置閘十度每閘濠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古人論泄水之法極詳范文正公曰三其時損居二焉謂如一日十二時晝夜兩潮漲四時展潮漲八時展潮漲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況今東南有上海浦池放穀山湖三浦之水東北有劉家港取澤疏通鹿城寺湖之水吳淞江置閘十度以居其中潮平則開閘以拒之潮退則開閘而放之滔不思勢若建瓴直趨于海實疏導諸水之工策也與古之三江其勢相埒若天時多雨雖太湖汪洋瀰漫其涸亦可待矣早則開閘泄水以供灌溉乃一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二十四

舉而得其利也

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今置之非法也何不開閘疏通使江復故道一任潮之往來豈不便宜

答曰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審水勢之逆順得舉導源游疏各順其性古人謂水歸深源又曰泥沙隨潮而來清水為滌而去今新運上海浦劉家港寺處水深數丈今所開止濠一丈五尺若不置閘以限潮沙則運潮接沙而來清水自歸深源而去新開江道水性未順無以河淺約住泥沙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閘不可不置也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正此謂也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須候諸閘開流順河深衆水歸源其洶湧之勢孰可制禦當於此時諸閘都開挑開一處無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壅之此之謂也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通流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鹽桑田之說黃河日走千里非人力所可為者歟

谷曰東坡有言若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人民可盡徙於他處使上源
通開清水力感尼沙自不能積何致有壅塞之患哉隔附之後將太湖東岸
出水去處或釘木植高棚或壅草土高壩或築狹河自為擣置為驛路及有
閘力甚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禁斷所以水脉不通清水日弱渾潮日盛
泥沙日積而吳淞江口就淤塞今日江勢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鹽桑
田黃河奔突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難施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
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也

諸君曰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一百五十
餘年止嘉定年間一二次水災今則一二年或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
谷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之米以為軍國之計當
時盡心經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後軍
民不問墾殖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又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
上戶黃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當興除者莫不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二十五

治吳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比相承悉為膏腴之
地設有水患人力未嘗不盡速使二三十年之湖水患罕見欽惟國朝四海
一統人才畢集權居重任者未知水所宜也以為浙西地土水利興諸害
可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湖水平煩仍皆不踏風土之
同其故也

諸君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此必
然之理也今欲圍築硬岸亦逆土之性耳

谷曰宋晉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
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以為必然之理此誠無當之論何以言之浙西之地
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蘇山湖又低於蘇州此低之最甚者也使中
富戶數千家于中每歲種植茭蘆埋釘搭已安葑土圍築硬岸豈非逆土之
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蘇山最低之湖經
理尚可以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天下寧有是也

議者曰浙西水旱專係天時非人力之所可據自來討究治水之法終無可
成

谷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但行之不得其要耳何謂無成大抵治水之法其
事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閘必多層設遇水旱則有河港
閘費預防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僅人力不盡而一切歸諸于天 下寧
有豐年耶東坡有言浙西水旱此係人事不脩之積非天時之所致即此謂
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時議者阻之公銳意定見力排浮議浚濬積潦數
年大裕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乃謂終無可成者是說者皆是苟當
富家財物聽受富家驅使而妄為無稽之言也

議者曰開挑河道既已深濶河岸不須修築圍岸既已高厚河道不須開挑
河道河岸既深既闊圍岸不須置立三者無行徒勞民力而已

谷曰開挑河道所以泄水修築圍岸所以障水置立閘閘所以限水自古三
者無行而不相悖也謂如不浚河道畧值久雨若無河道以泄之則溝漕皆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二十六

盛東風則濟湖而之田西風則破湖東之岸驟驟驟常有數尺汚水之痕
圍岸不高則無力難以提防故湖溝不可不浚及不築圍岸或遇暴雨而若無
圍岸以障之水漲入圍岸而出田稻苗淹沒已經數日根株朽腐盡成棄物
緩不及事故劇岸不可不築圍岸乃防水旱之具遇旁則略而泄之遇旱則
閉蓄之又且隔住渾潮免致挾沙入河壅塞水道故傍地每一湖一壩皆有
閘蓋蓋欲蓄水于水旱之前泄水于既湧之後乃閘實限水之功也不可
立只此之說或若已不周知故乃亂生妄議以毀其事可謂不知量也
諸君曰河溝圍岸閘閘三者俱備自可永無水旱之憂則民食可足誠為久
遠之計朝廷何為廢之

谷曰范文正公家之名臣盡心於水利嘗謂於圍後河置立閘閘三者相為
表裏如鼎之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
年浙西河溝圍岸閘閘官無官極治遂致水利廢壞若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
害是則年有旱旱之田不可種藝深可惜哉今謂浚河溝圍置閘有久遠

之利朝廢廢而不治者蓋寡夫工役取辦臺南上戶部夫督役資辦於有司官宦豪民猾吏三者皆非其所樂為所以構陷是民必欲阻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見目前之擾奈何當湖占江之富之使使乎賄以賂資官成事則難壞事則易安能遠致乎成東坡亦云官火彈其經營富戶各具出力所以累付而終難不致成父老之利也

計

吳松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

至永淮寺東止一千六百丈

永淮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

二千三百五十丈

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

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三吳水利別本作三江水學有序辭無不足錄其文比此本為詳疑此乃改本也今署附載別本所出者于左主事姚文瀚浙西水利書所取蓋別本屆靖己已世美堂

修圩次序水漫則專增其粟土不很藉水潤則蒸蒸其外序方堅固表外土栽築中水遭消種受蕭岸之兩顧或栽水楊或栽籬籬由茅菁莠皆能應岸圩之中須畫界岸高大型固與外岸同圩有一項者畫以一字三項者畫以二字四項者畫以三字五項者畫以十字六項者畫以廿字七項者畫以卅字八項者畫以卅字而萬通之蓋各一界斷則少而力齊易集而易拔但今低鄉圩岸場無根脚瀆得極邑撈泥漸積隨田若干量出多少間有貧之流移須用設法補助或以其田佃於有力之家或以其所資付勸罰之類惟有純是逃亡却用長夫修堤者乃震澤等湖須用石堤如高郵三湖可也開溝次序畧與開河同開次序原疾流極急緩流搭壩漸流傳送淨沙推挽汚泥盤帶平陸間挑撥棄之法用鐵為爬一爬五小繫於浮筏隨流挽之搖動

其沙末流而遠去天端剪之法用竹為箭一箭兩尾渡口度幾舉其尾而開谷之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屋分為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大六尺為路四尺為溝級布人一人執器鋪以起土坎以調泥一運一送無崎嶇陸降之勞而土亦工矣推挽之法用木為車三橫九直橫方直則以員穿方橫長九尺五直長五尺下為齒上為柄四直長三尺下亦為齒二橫之上加以橫板相其兩手五人執其柄而按推之車之兩旁繫之以繩而前挽之則其沙自推起而攬去矣若其沙太深不便各人則車之輪係於五人亦可蓋吊之法用文許小船放入泥泥有毛無毛而蓋吊之法無他在前先進送而已又有順帶之法如舟船逆河而岸高屋若以往來行舟量力順帶而至吳江等處增廣岸場臻北至鎮江等處增廣岸場是亦眾多區家之術但慮議者以為遲鈍蓋此法功效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歲計不足而世計有餘患人不之用耳

松江既連而太湖之水無所泄人以爲劉家河可泄太湖之水殊不知此河

雖通但能復此安江之半節耳其南來之半節所謂大新洋江與天下萬

者反被其衝衝松江之腰腹而為害莫除

其至南而折于西以接黃潦渚者又名華潭塘也華潭塘東去有開港此皆

東江之東段也但水深廣而入于海耳今本通志云以下八言

尋曹涇入海之閘河金山衛入海之閘河海鹽縣入海之閘河以泄嘉禾秀

水塘等處以求湖抗之水而謂之南條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疏江陰下

港等河常熟白茅港港復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處走泄失節于等清築堤

管水入江而謂之北條者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

藻又有三江水學或問今附錄二條三時治水一冬休養與論語使民以時

血子不違農時不同何也曰斷不可泥至冬乃後之說以陷民于死亡也蓋

至冬乃後如工入執宮功之類非若水利乃野外工後不可以冬月為之也

詩云蟋蟀在堂後車其休又司塞向墜戶入此室裏又曰三之日于輶四之

日舉趾書於仲春曰平秩東作於仲冬曰厥民隩蓋三時勤苦一時休養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三十

古之通誼也程子開河他人管者多死程子管者不死一人只是處置得宜

耳冬月不後是求生之路也老弱不用是求生之路也衣食溫飽是求

生之路也痛華暴虐是求生之路也有疾即與之藥而發回是求生之

一路也船舍近便是版風雨是求生之路也如此求生而爾不免於死是

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為祭理而學恤其家也

客曰隨其田旁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田畝鉤其工程為善蓋田有長倚涇者

有橫出涇者有不出涇者用子之法則長倚涇者用工太多橫出涇者用工

太少不出涇者無工可為豈得為巧乎野人曰舊時鉤見亦如此然鉤則鉤

美終是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盡心抑且無憑實罰恩之十年始遇

有議乃上海陸宗輿知其事曹憲節之意正同蓋不出涇之田旁則不得

淺旱則不得溉糞則難於入畝則難於出庄有此田者多是貧難下戶當優

恤者也若其橫出涇者與長倚涇者早則易於疏易於疏則易於使於入

者既得以安生而有力者又無計以偷閒堅固度難者既得以蒙費而於交

疎晚者又無計以遮罪愆所謂一尺一步皆有歸者一賞一罰皆得其當若

誠非臆度之言也

低脚無土如何修岸此則須用載土撈泥且如商賈從長沙販米經年累月

涉歷風濤只是欲得米故不辭艱苦今在平河載去近處撈泥得一船即是

一船之米得萬船即是萬船之米但寄之於田畝取之無窮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三十

沈氏掌談 至初雖自崇山起達于華州凡七十里旬有餘
積水無路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以通洋關歷處
赤土嘉祐中人不意却就水中以通源無德義而於細土
三處去暗水又為一堤而此源水甲河泥受蓬蔭中候
乾則以水車吸去而植蔗葉水塘隨土土皆為半以為堤
脚雖草平為塘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水為一堤四通高比

主

水不口溪
或立字
爲利

皇江志云：所稱岸，諸大湖風浪動，則岸過輪，崩
日數次，遂成所不能禦也。又並有岸低岸，而以繩繫，風起
以衝岸，不特損固水，且欲動岸，墜土，每漲相抗，又增新
隙，不深，遂成坑，望不相，歷今，訂莫若今者，存曰之，答千
耳，諸子之處，或石眼，或九骨，或鐵鑄等，灰墁滿其處，一如
新，雖之，亦略以灰沙，或堆艾草，楊柳等樹，不以救其害矣。
勢則其間，未止如得羊崩，深而易矣。又鑑諸課民
于堤岸之上，新種荳而不許種麥，蓋種麥必墾土，久而日
高，種荳則工。久而日低矣。三載後，水岸式高一尺，
以平水也。今下湖八，而閘中六，謂之羊破岸，其有不許
麥者，皆故。

有賴於此。乃李、鄭、楊、水、鍾、均被以文聲。諸士競率其屬
至。公之。遂。以。其。議。請。上。從。其。王。子。行。外。二。不。許。乃。相。作
壁。據。是。林。林。諸。士。外。羅。此。後。又。有。堂。制。每。年。縣。官。于。農。隙
時。請。示。耕。種。督。其。長。行。甲。兵。後。官。不。出。王。子。不。擊。什。注
墨。矣。

主

相接故水不能滿流而三江不淤因代觀蘇州水河者
詔河開處水面散漫不至淤故河淤蘇州水河者
勃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滿而蘇州水河者
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松江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滿而蘇州水河者
愈塞愈渾之患不止於松江而松江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滿而蘇州水河者
高田之壅始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於江者又因水港滿而江防
地勢既高淤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於江者又因水港滿而江防
樂水得滿聚於民之閒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門而不工
至於西流之處又因戶利於行舟之便故高田復門而不工
當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六月間春水未過而田
與蘇州之低田引海之水則不復理門以舊聚一水而此蓋
不淡浦港之低田引海之水則不復理門以舊聚一水而此蓋
也此高田之由也故蘇州為人所見而稅有獲重旱田水速
多而旱田少水之由也故蘇州為人所見而稅有獲重旱田水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三十五

於城邦人所不見而稅使輕故賦者只論治田者不論治旱
也論自來者未見而稅使輕故賦者只論治田者不論治旱
在免決水者未見而稅使輕故賦者只論治田者不論治旱
旬景治以來上至朝廷之撥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其利故
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夫謀其利
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縣白水至深處不過
三尺以心當獲條作田使使位相接以禦風濤則日無水
患若不修作膝岸縱使決盡湖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
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治兩浙連牛治水無効不智大段擊
盡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立定運縣治田
牛額以辦戶一二十家自作膝岸各高五尺緣民間勸導逐
力所費之本不廉當都水監立出官員則各家所收上下因循
其不費之費不廉當都水監立出官員則各家所收上下因循
未嘗得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岸以國款乞檢會王安石所
利官卻將臣下頃之力大段修治岸以國款乞檢會王安石所

計日而取効也諒者或謂董牛其及知華亭縣率逐段人
戶各自治田亦不須董牛其及知華亭縣率逐段人
以治蘇州水田不須董牛其及知華亭縣率逐段人
華亭之田連壤無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
道三五尺而水已大矣然不諭三五尺間尚有堤岸者蘇
州遠接江浙水田常大矣然不諭三五尺間尚有堤岸者蘇
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謂石甃或用熟土甃或二牛一治或
年修葺而風濤既蕩動有石甃或用熟土甃或二牛一治或
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其久遠之効
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其久遠之効
蘇州之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
之至於指置設施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其規摹法度則近
治之通諸大浦盧浦松江諸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
治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卻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改
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三十六

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諸
卿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作來修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
臣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臣父老之清
臣現從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之清
而論今來臣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成水亦從而可
決不過五牛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
則輪漚而難行折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
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二百二十餘里東
西不過一百里為一橫塘不過為一縱塘不過為一橫塘不
為一縱塘不過為一橫塘不過為一縱塘不過為一橫塘不
每里用夫五十人約用二十餘萬夫至和開闢山塘每里
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計
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一丈二尺又至蘇州口總而論之
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論岸一丈二尺又至蘇州口總而論之

三十九

民間自開拓法即注而所謂某家洪某家洪之類是也今並
乞無罷只擇其清之大者開闢其塘高築其岸而修乾溝市
塘北則或五里十里馬一橫塘以圍田自近以及遠則良
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漸小矣一帶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
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
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類也但日今並皆狹小非大段
塘浦蓋古人所謂某家塘某家塘而百姓侵占及擅開拓洪相繼於
其間即下所謂某家塘某家塘之類是也謹具日今兩岸涇
洪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閘蕩涇楊渡米涇樊
涇蠡涇南湖涇湖涇珠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南
涇川涇黃土涇園涇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
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度涇
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諱涇蓬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
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脩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
高修其岸除兩岸自學書馬圩外其東岸合興至扣塘北及
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茶布以馬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

四十一

漸多白水洲狹風濤洲小矣一嶺山之刺至太倉埭可見三
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有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所刺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共下項
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
浦上吳浦太倉橫滬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
下塘新洋江任里浦黃浦江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婁縣
塘張湖塘郭市塘黃姑塘已上塘浦十八條塘橫塘四條婁縣
浦曹經閘後餘孟未寄閘後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
天雨經閘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淹沒今並乞
開浚以開田已其下項一其蒲塘浦之跡凡三塘一百三
十三條一其江以南岸自小朱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
是單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
條是五里而有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
其為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鵝鴨塘練新塘是七里而為一
橫塘之跡也謹共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朱浦

四十一

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雅門太倉塘包汪古塘吳埭門顧埭門廟埭門岳渥李埭門丁埭門湖州門黃涇杜溝塘樊門廐塘科門直塘支塘李萊塘包土埭身以東塘浚門源共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常溪浚以溝洫之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涇洑之大者則置閘科門實置堰而下或水亟遇大旱則可以車水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今成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淤聚春夏之雨澤使堰身之水常高於低田田不須車水而民田足用一澤海之抱自松江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馬一縱浦之疏也其端塘在崑山則馬八尺涇花蒲涇在常熟則馬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理共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統浦杜浦周浦大浦卽涇浦戚崇浦顧公浦松江口北統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

長洲志 郡城西南三十里巨浸曰太湖即古震澤
與滬也亦名五湖跨連三州延廣四萬八千餘頃其源
自西北則自荆溪以山沂九陽江通太湖大江中受其
池州是康諸水南則受天目舊雲諸水自高郵下流為
三江以入于海北履底定三江曰東江曰吳淞江曰太
其故吳能詳矣據今水道一自湖州諸港通于蕩湖
溢于鹿山湖陳湖白蠟江太湖超于三泖縣于黃浦出
海一自吳江超于吳淞江出海一自胥口鮑魚口出繞
城之婁山越至和塘而崑山入太倉之劉家河出海蓋
湖之郡為常州為湖州為蘇州惟蘇州皆其下流而吳
江縣吳縣為其入口太倉之劉家河蓋其之吳淞江常
熟之白茆港為其出口自東塘築後太湖所受則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甲二

大司諸山水而水患已不賦于宋元時雖吳淞江故
而水涸填塞而沿堤隔望皆成膏腴之田其自宋元
稍塞蘆葦而水即四溢河合之有年一遇七葉所
寄而水漲水不入故也吳淞江承太湖之流而決太湖
水常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常通水勢稍微即停
潮深八積土漸江故昔治水者必先治吳淞江今故
十年來潮水無停積久成陸而苦難沿江之田積四
而已不聞潮水四溢為患也此上三證太湖水涸視宋
元僅存十三矣今主有司非不主水利也其議論則
悉行移則偏然大率視為常談不過略加增修銷
織公文而已此其他田主之者無事官而施之也不責
實為民國家不計早在江南而不備小利則田賦

不登田賦不登則國用匱所者為謀不者莫元于
水也誠得廣詢厥職實見其所謂官閭車河者其
間其浸者加高其浸者築閘諸者為今大約十餘年
一遭重臣汝之能事即四以此則元朝之例汝水之
長利也而付之常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既無成
又何利哉在今日觀之府縣有水利害難役有導河夫
銀主之者又御史憲使又每歲經理之款舉兩備者
何水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來通行之水則所身
日高不通行處則漸以成陸岸腰則大者兩利小者
皆廢至于官塘亦傾圮斷缺行狀阻滯矣要有實意
為民以圖久遠之功者乎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
前民間自足事商歲時得以餘力治行岸故曰以完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甲四

近年窮苦致死不暇不遑恤理故田疇盡壞而水
災加甚國家設主塘長正為好岸計也今則水利官
于塘役則常例是急塘役于田戶則科歛需索為
務而于上司督催不過飾虛文攝故事應之而已其
日至廢壞而不可頓復留生也 蘇州稅主之
為蓋十倍于宋五倍于元

一太湖

千名麟

太湖即具區一名震澤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關繫東南水利甚鉅

御覽水利全書攷述甚詳無煩贅矣又名笠澤左傳云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蓋湖廣三萬六千頃四週五達跨蘇湖甯三州自東而南迤西轉北則吳江烏程長興宜興武進無錫六縣諸港瀆皆太湖之出入也上從應太微寧下達松江暨浙省諸郡並歸太湖爲開道盜賊白晝揚帆風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四十五

要害吳固僅轄其東孺然湖中七十二峰大半隸吳吳之兩洞庭與武進之馬蹟獨峰高而址闊人廬稠密爲佳村所窺伺萬曆戊子馬蹟之嘯聚已爲殷鑒矧兩洞庭又吳邑西前之命脉邇歲東山多亡命匿迹水陸縱橫致屢督撫勤兵搜勦倖斬報

聞則太湖尤非無事之日雖選將募卒布列余皇可恃無恐而在吳境實稱第一險阻既志矣可弗圖歟

一西洞庭

具區浮嶽鬼然於吳境者唯西洞庭周遭八十餘里峰巒洞壑之奇誇於寓內蓋靈區也志已詳矣凡故家巨姓聚廬托處其間依山遶水籬落村墟皆異凡境與壤稍開阡陌然廣不及山之一二土人無田可耕詩書之外卽以耕漁樹藝爲業稍有資畜則商販荆襄淡水不避險阻正德以前家戶饒給父老多不識城市有西山富之謠嘉靖倭殘廢饑饉盜山逕荒蕪致額糧虛宕民力不堪競思逃徙求豐宋公爲令設法補贖百方拊卹自此以後之才遺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四十六

宋公之造也畏壘遺思無間久近今公家賦惡兼迫以徃差閭閻之膏血更竭茲又疊罹蝗旱而荆襄冠擾長江多綠林經商裹足居者行者莫繼襄殲山中千年喬木貿易充薪斬伐殆盡司土者雖觸目傷心窘於培養無術不得已而曰西山貧將以告之後賢可乎

一東洞庭

吳境具區之山大高廣者爲莫釐峰卽東洞庭東聯武山中穿一港橫梁通濟合之總名東山去菱湖甯越水不二

三里而遙設有莫釐渡以防胥口石尤之阻凡山之往來于踐更者可航可越故居民較西洞庭爲繁聚族而處久成巷陌死徙無出境其戀土之情與西洞庭無異士喜動學累登羅元編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並商遊江南北以迨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以供吳之賦稅兼辦徭役好義急公茲山有焉嘉靖倭變已析皮毛僅存髓骨賴諸賢令休養生息

顯皇之世神氣稍振歲肩鉅役乃縣有急需猶屈指以累

之民乃益困矧今虜寇交訌居貨行貨多遭焚劫或羅屠慘舉山之民嗟無寧宇司牧者憂之若蔓延之獄無藝之征務當寬恤以節其餘力未必非根本之論也

一石湖

石湖亦吳城西南諸水之委瀦以太湖視之猶一勺耳何以圖豈爲翠嶺長虹陸行水泛足誇勝槩乎當此四郊多壘所在綢繆石湖密邇城闕其南北東西港水縱橫四出又與吳江長洲錯壤交轄險無足恃嘉靖甲寅乙卯之歲

倭船輒繇此進退幸吳江令楊公芷帥鄉貢士周大章諸生吳詰習水師拒戰鮎魚口生俘敵獻大挫賊鋒吳江尚傳述梗槩而吳境沃其積矣可歎也時吳令康公世耀奉檄守禦城西往來於楓橋水濱之間不遑兼顧楊公一心報

國不辭越境奮力迎關至今談之輿稟有生氣予故圖石湖撰說略紀其事使知石湖亦吳邑之要害通藉督撫設營分哨簡練精勇飛艇如駛卽有寇盜不敢陸梁然叨司土

不可不留意於外湖也

吳臺原三江 三江之說自來不一今以唐仲均吳郡賦注朱長文吳郡圖

經及水道異趨之跡證之則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蠟入急水澱山縣
小漕大澱以入海者曰東江自甌山迤東山石浦安東縣青浦達滬
浦東瀛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邵城東行經古壘特水勢洪駛無
少迂曲東北直下今俗訛為劉家港者四要江是三江實東南泄水之尾閘
各有入海之所而不可混者也世惟感於節義吳地記云吳淞江乃古吳江
遂使吳淞海口漫為無稽考宋紹定六年和平江府楊泰泰乞於吳淞口置
寨以備海道曰卿者運全多就顧運來自海洋窺吳淞江口平江必為震
驚據此乃知吳淞入海原有所其又考雲間志載青龍江上接吳淞江下通
滬濱吳孫顧運戰難於此則其江之浩渺而滬濱乃其下流昭然可見則
吳淞距吳幾五十里其亦曰吳江云者矣夫天震澤既源以注江三江導流
以歸海民物與入全吳財賦其防堵此後代率運松贊或圖苟安悉置此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四十九

講故小泖大澱及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遂重惟澱湖走流北注吳淞江從
劉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河存一線而下流里其水逆趨吳淞浦亦從劉家
港入海平東北會于臺大水勢順則吳淞江注並行近則緩則滯泥停
滯故吳山之東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軍事之北隅昔日之沃
壤今皆曉曉耕三江塞二而以全湖東之水獨歸於劉家港其勢漸下
能與日積月累行復如一江患矣識者能無憂哉為今計當指故道開復
俾澱湖水原從東瀉而弗北注吳淞水原止於青浦浦遠澱湖而弗逆行庶
幾經緯分明四縣不耕之地可獲種食自六百間月而抵常州境僅一百五
十里暑熱而抵湖秀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多水田故虞水稠身東接海虞
東西僅六七十里南北僅百里常熱北接北江之漲漲南北僅八九十里東
西僅二百里其地高仰多旱田故虞旱今水有所歸則浸淫不出而水田當
概江則年賦則舊額可移而旱田當餘餘實不浮於天時哉

通番事蹟石刻在劉家港天妃宮壁宣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

和指揮朱瑄王衡等立後記永樂三年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
聚眾於佛羅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還永樂五年統舟師往爪哇古里
柯拉進羅等國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獻貢至七年回還永樂七年統舟師進
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若希兒貢周謀臣害賴神廟應得進生擒其王至九
年歸款尋蒙 帝歸國永樂十二年統舟師往忽魯謀斯等國有蘇門答刺
國偽王蘇幹刺寇使王遣使赴 闕請敕就率兵勤生擒偽王至十三年歸
款是年滿教加國王率妻子朝貢永樂十五年統舟師往西域忽魯謀斯國
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東
國進花福祿并獅子刺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雞瓜生國古里國進康里羔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五十

獸方物皆自古未聞再遣男弟林金童表文朝貢永樂十九年統舟師遣
忽魯謀斯等各國使臣父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各國王貢獻現前益加宣德
五年仍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祠下恩皆皆神明助勳文於石
自劉家港而西為北漕漕為康長河又西為北時溝為楊子漕為小塘子為三
江口為石梁港南曲為酒場灣北為新開河為青福港為舊浦港為半徑
半徑橫帶城東數里南入婁江北經湖川楊林至七浦半徑之南達仁義港若
北漕漕雖就東道水而屬於劉家港稍偏於東南自北漕漕入正東橫帶諸
水為丁涇港為新塘港為陸壩塘為陶家港並入於海
吳塘在州城西三里南入婁江經吉涇入嘉定界北經湖川達七浦塘永樂二
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濟顧浦南引吳淞江北貫吳塘今則婁江以南復塞

自吳塘而西為黃港河為泥泥東為大金塘自大金塘南為陳門塘引東江水入小西門其稍偏於西北與陳港黃泥港包注並入鹽鐵塘又西北為古塘

顧浦在州城南五里引吳淞江水入古港舊志云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

崑山顧浦其北自古港塘稍東復北下為咸康注咸康注與南鹽鐵張注橫

浦水東西相並俱北入婁江南鹽鐵在咸康注左張注橫在咸康注右

橫澗南經婁江入古港塘北經七浦入鹽鐵

橫塘在州城東北經楊林七浦入舊熟六尺溝在東北港在西自橫塘而南經

為浪港南下為黃注自黃注出為七鴉浦

七鴉浦西水已咸湖之水東入海其西曰木樨灣曰康長灣東名七鴉港自沙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頭鎮以西稱七浦塘一作七浦南下為楊林塘

楊林塘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縣新塘工承已咸湖長可七浦南為湖州塘

湖州塘東環出小塘子入婁江西接金龍河多支流與七浦楊林水並橫貫州

北鹽鐵塘中里北城下

鹽鐵塘南十二里達嘉定出吳淞江北四十里達舊熟白節塘至江陰出楊子

江為吳淞城時有南北水門鹽鐵塘自南來經婁江折而北直貫城中今南

北水門塞城中鹽鐵塘分從東西三水門受水而蘇婁江折北者俗呼念河

蓋沿元時海道舍而岸故念蘇雖改教場俗猶訛襲

海在州城東七十里自劉家港南環七鴉浦北百餘里東北至崇明縣二百六

十里水面兩岸距四十里

弘治十年冬工部主事姚文灝疏言

嘉靖元年工部尚書李光嗣疏言

二十六年冬工部尚書李光嗣疏言

弘治初年姚文灝疏言

而屬七浦其勢漸緩而蘇味益微不能容海潮之衝日積月累

石橋行東行著重至子孫塘延袤千丈有奇自蘇塘東行著

重至子孫塘延袤二千四百丈五里行經楊林塘延袤二千

十有一丈總長四千四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

于十有五丈其勢漸緩而蘇味益微不能容海潮之衝日積月累

漸不得而為東民有難言之望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陸慶元二年工部尚書李光嗣疏言

弘治初年姚文灝疏言

創鑿七浦海潮則以備止海又拓月河一縣之楊林若橫州之北其石

羊為固而皆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魚港至吳塘鹽池清河也是二河若為固新也又若八石有奇

王在晉水利說 州之幹河鹽鐵經城中而入嘉定出吳淞北入常熟白茆至江陰出楊子江鹽鐵塘之水橫亘南北而中多間隔湖川塘環出小塘子入婁江北穿鹽鐵塘而接金雞河與七浦楊林並橫貫州北而楊林塘上水已城湖之水東至花浦口入海川田種其廣濶其別家河海潮之入鹽鐵鐵到湖川而東北自七鶴港入者亦從花浦楊林及湖川而相會合渾沙泥洋釀成埋積高田無灘澆則枯低田逢水潦則沒故舊涇一帶幾成所棄舟航既絕結埭多廢通舟知東四望遍地皆棉種棉久則土膏竭而鹽田化為膏壤一逢水旱蟲蝗盡仰藉於轉運

太倉志 答曉川太史論水利書畧 州人張楨 間嘗統觀于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太湖一也其命名不同皆以時起抑各有所取義焉耳自昔宋人而言其西之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蒼雪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荆山之水有自荆溪百瀆而來者而其東北則常州之水有自望亭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而吳江南岸又築為石堤以便網運而蘇州居其左偏微田下而沿海與江地皆岡阜或以其中傾外仰比之盤盂或以其積而不洩譬有人于此控其手背其足塞其聚歛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絕視者猶謂之不死可乎矧低田多而其稅復重高田少而其稅復輕自是以來議者皆以水為患而不復虞乎旱也以續觀于今日則不然自江寧之五堰既治而九陽江之水不患注于震澤而西下無湖常州之港澮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所得已未幾年前嚴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蒼雪之水為之少殺劉家河已闕于前夏駕浦復疏于後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湖之水既有所歸而東江之微者以大自宋元時世為東南患如澱山湖者亦于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閘七鵠不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為吳中之一大川矣且自吳江之有石堤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又由胥口吐之耶溪一自徐門之元和塘以北入于江一自婁門之至和塘過崑山而東入婁江計其來原宋且倍是而有餘

今疑半之而不足而其害則古之為川者三今之為川者三唯人事天時會逢其厄一旱不雨則歲無秋彼崑山西北常熟之南之民有見于其尤涇以東昔也一雨愆期民輟告勞之區今皆井底甕塵而為焉國不毛之地而其西則四望咸洋積水不耕之虞今皆比隣相慶而有汚和滿車之秋遂自以為幸而謂料堰決不可開其何以知為此後也非止為憂旱計即有三二年之天水宜亦有所于歸而傍湖之田從可得而治矣蓋此屬固為自謀而其所見且朝不及夕何足為誣顧今一郡高田以十分為率在吾州者可當其三太湖入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為渾潮所淤則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州獨當其勞故嘗先事而憂得可謂思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平五

預防者其一曰置堰開以禦潮沙其在周易文王有先甲後甲之象周公在先庚後庚之爻其辭雖各有所指然自今而言物既壞矣而思所以新之謂變既燬度之又丁寧之則窮者可通者可以久而不復壞也先時河港易以埋塞唯其水之東北流者有限潮自江海上游無窮故也矧在高鄉日唯潮沙往來而無清水以滌其原者乎諺曰海水一朝其泥一簣而其兩來交際之處又有甚于茲者宋范文正公有曰新導之浦必設諸閘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後黃裳謂公守吳即時嘗開舊堰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開蓋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則閘之廢置實滿之所由以通塞也在吾太倉除葦江七浦上原洪濶海潮所不能壅退者不必置閘外其諸壩後壩

塞如楊林湖川併入于葦江七浦之處其蓋鐵塘南出葦江北通于七浦者謂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為木實可也而又必旁通月河設為輟轡即有大旱大潦用以濟實閘之所不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也其置閘也又必如唐劉晏之造漕舟謂計大事者不惜小費有執事于其間者必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無辜責成于督造之人為一切苟且目前之計如近歲所造東西二門之閘可監也其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地官既有遂人以掌和之野而又有稻人掌稼下地曰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是旱則引川之水于澮由大而小以漸入于田間潦則決田間之水由澮以瀉之于川也宋元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平六

中載定開江兵級專治浦閘今諸涇鎮即范文正公開是浦後所設以屯兵者今既南徙于新塘為巡司而新塘之故道猶在宜重浚之少加深護導湖川之水復由是以入于海置為一閘并復其正德間所減弓手之額以時啓閉每歲理其閘外其楊林北入于七浦處則見有唐語涇巡司在餘無屬官之可攝者量歲撥夫幾名分屬所在塘圩守之庶不為豪右勢家擅自開決以便已私或以勞民傷財而為辭者謂有河而不為堰閘以限潮沙使日積月淤不治則旱潦無備賦稅不登治之則所在騷然公私重困人莫當什百千萬倍于是取其三日輕地租以防壅塞每見官府治河非不諄戒諭必於岸傍一二步外方許堆土謂之岡身今去大河遠者猶在其稍

近者蕩然無復存矣。按厥所以皆由傍河之民於夏秋積雨之時東河流滿迅批運去。訖河港之塞。彼固不能辭其責矣。然亦有可議者。閭閻之甚儲之為額田也。據其下厝以視其土。每如其高而又倍之。畧中之田其穀宜稍易以他種利。半是其賦則同。而其所獲乃爾。何恠于其損高為卑以求復于平也。周官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園廩近郊。遠郊則稍縣都鄙之征。第為五等。我大倉之田其賦雖均。而其名尚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溝蕩塗之異。而其賦亦各有等。第唯地則其名雖存。而其賦實與田等。其未均時有所謂地者。稅科要稅而不科秋。狼謂之曰絲麥田。實則其種宜稻者也。以今之閭閻名之曰地。夫誰曰不宜。誠得視周之園廩今之山場以徵其賦。而後立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五十八

界畔。俾不得仍前墾塞。有犯之者。始寘于法。則仁義兼盡。而德威唯畏矣。其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水以利為言。利與害相對。利專于一人。而被其害者衆矣。近觀清查則例。有陞科塗蕩米九十二石有畸時。竊以為揚州之域。雖曰厥土唯塗泥。其在高鄉腹裏之地。安得有所謂塗蕩邪。其即夏周之所謂溝洫和塗之所謂縱浦橫塘馬耳。彼豪強之人。欲肆為兼併之謀。無以售其奸也。於是聚清查之會。假塗蕩之名。以升斗之米。易千百千夫之業。或塞為沃壤。或堰為魚塘。殊不計內地居民。每遭旱暵。所望以易枯槁為蓄鮮者。日唯海水二潮。皆道經于是。又安能越其堤防。而自波及于隣田也哉。邇者賴正郎治水事宜。內開通沙水利。去歲多被大戶強占。或朦朧告佃。起科宜

從重治罪。復監追其積年得過花利。而林正郎亦曰。告佃起科。深為民害。夫以九十二石之米。除江海漲沙種植蘆葦。理應陞科者。不計外。所餘幾何。曾足為一州之輕重邪。必嚴為之禁。痛革此弊。則興利除害一舉而兩得矣。其五曰纂圖志。以便考閱。利者人之所同欲。而專之者一人之私情。水之為利。唯其所至。人皆得而利之。而為一人所專。此人懷不平而爭訟所由起也。苟不辯之于蚤。以杜其端。雖自謂有發奸摘伏之神。抑未矣。先時清查圩各一圖。而又各有經緯之冊。第汗漫無統。雖有主者。夫庸必其久。而無散佚腐爛者乎。今之書冊。區各一圖。然其地皆大牙相制。錯雜不齊。各圩之下。詳于田賦。而未及于溝洫之制。以愚所見。州三百有十里。為一圖。則不勝其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五冊

蘇下

五十八

合幾十里。而為一圖。不唯其區唯其方而已矣。四至皆以塘浦為界。而復開其各圩。四至之溝洫。于後其有或縱或橫。長竟一圩。而利可及于眾人者。亦便書之。俾為人所共知。則雖欲專之。庶有所畏。而莫之敢有犯之者。一披覽閭閻。眾言混淆。而以足折之。莫有能適其情者矣。且每於農隙之時。率食利之人。協力修治。其勞與佚亦因有所稽。而無彼此不均之弊。宋范文公。有水利圖。原圖則弗傳。而序之所言。皆採災捍患之事。今李司空治水。告完。有水利通志。惜也。致之未詳。謂太倉之水。唯七鵠為最。而不知有婁江。禹貢職方之叙揚州。皆不過數言。其於山川貢賦。民生物產。所繇適于畿甸之路。無所不備。此聖人之言。所以為經。而作者之所當取法者。與若夫治水之法。

前人論之詳矣故此五者皆止為備旱計然高鄉之河港既通亦低鄉之所必由以導水者也但水性就下因而導之則順而其為力也易激而行之則逆而其為力也難故知墾于低田則唯築堤岸欲其高固浚塘浦欲其深濶而已矣而其於高田也既設堰潴水以灌溉之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周流其間以浸潤之夫然後立閘門以其防壅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治之：法固不能無詳畧之異也



蘇松

備錄

松江府水利 已載蘇州府志不重見

宋宣和元年而浙提舉常平趙家浚松江白鶴灘大役夫八萬三千七百有奇圍裏事亭湖島田二年八月罷役

紹興四年鹽官丞王珪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漕漑田底事其詳見十五年通判曹冰重開顧會浦

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諤開通波大港詳前置張涇塘閘

七年知州丘宗修華亭湖海十八塘連移新涇塘於運港詳前建九年

監塘官於亭林梅前志華亭東南臨海自楊湖涇塞置塘一十八所以

禦鹹潮宋政和中提舉官李自興修水利欲湖亭林湖為田書決從塘

以池湖水華亭地勢東南高而西北至東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沃諸塘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焉等於是東南四塘為存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之地民流徙他郡中則州縣官體其苦復欲從塘備新涇塘以通鹽

運海潮晨夕衝突塘以至閘三十餘丈鹹水走入蘇湖境上詳前諸

塘以是歲八月邑人石正言許免乃言於朝時宜以不博隆知

有州奉命行視與全塘觀議以新涇塘湖勢湍急運港距新涇二十里

水勢稍緩於是舊四縣大移塘於運港始九月二十六日終十二月二

十七日併築塘外諸港及運之兩岸詳前自塘至新涇塘二十四里

上閘六尺下閘一明年正月遣御史蕭之敏按視還奏詳前築塘復租

九年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二月特

設監塘官一員土軍五十八人置司顧亭林以防賊運私發諸塘後增外

隨潮沙漲軍不可壞二州之用得免鹹潮浸灌之患

淳熙二年立廣田司於平以檢塘吳松江沙泥漲各閘舊河淤塞及松江

之張涇通波南北倉塘鹽鐵官紹興龍濟浦六磊石浦等塘

私治初倉事位性淡吳松江中岐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臺諸湖浦漕

楊林新涇諸塘又諸營吳江長橋兩塘於工以漕湖流工未畢工部主

事姚文灝代之

七年吳中大水命工部侍郎徐實與主事祝葵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委

知蘇州府史簡開浚吳江長橋水官然太湖之水以及吳淞以李松江

府通判郭希聲潘吳淞江自仇路口至分莊七十餘里以長洲吳江吳

山等熟委定等縣人夫浚白茅港并斜塘七浦塘袤共二萬四千餘大

并東閘鐵塘十八里而浚尤浚七里

十二年松江通判原應宿浚松子浦鄭介松塘

嘉靖九年工部郎中顧如璠督同蘇州知府徐費松江知府孔翰蘇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同知冷宗元等自下界口開浚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

三十六丈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同知徐鸞開浚

大錢小橋等港并沿湖七十二塘以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

開浚趙屯大堡道楊等浦以通吳淞江之上流

崇禎八年巡撫張國維督知府徐費吳華亭知縣張調鼎勘蘇湖塘境

長二百八十九丈內患口一百十九丈東西兩塘接連患口一百十七

丈有奇東盡塘五十三丈官給料價工食銀二萬餘兩石塘以成

十三年岳貢復建石塘二百六十三丈有奇官給料價工食二萬七千六

百餘兩

水利考

言東南水利者莫不以邨氏單氏為宗然世之相去五百年矣河渠之作分作合迭連連漚可勝道哉語曰以書邨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治今者不盡今之變善治水者固以水為師耳若謂昔人之法可長用而不弊必為二子笑矣茲所論列皆長吏可以施行者焉

瀏在縣東四十五里北自黃姚港南抵上海界環縣境凡八十餘里海水鹹鹵而此地不異江湖頗有灌溉之利蓋南則黃浦吳淞江北則劉家河又北則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淤潞潞蕩千數百里之內故與南北獨異耳夫治水者注之海則事畢矣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三

沿海之民歲至夏秋之間不幸遇颶風霖雨挾潮而上漂沒人民廬舍慘忍皆盡故至其時莫不惴惴然如虞冠至晉湖州刺史虞潭築壘于沿海一帶以遏潮衝國朝洪武三十二年老人朱六安具奏海患工部遣官修築北接崑山縣此時未建州治故云南跨劉家河長一千八百一十丈高一丈基廣三大面廣二丈永樂二年水官何傳督工增築高倍于前成化八年食事吳瑞知縣白思明于寶山北蕩壘外又築新壘嘉靖二十三年知縣張重又增築其南直抵上海草蕩惟吳淞所迤北舊壘未修今數十年來物力漸絀有司以工役為諱顧不念昔人經營營其為此可已之役哉則興修勞逸難易不啻米猶然莫之省則且終乞靈於海若耶

吳淞江又名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為龐山九

里尹山滬諸湖匯於獨墅湖流為江東北至甬南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灣又東北至吳淞所城南凡二百六十餘里而入於海嘉定初於宋季嘗置水軍千人於江灣專給開江之役迨勝國屢經疏濬然自吳江上流改築石橋咽喉阻既湖水入江之勢彌緩明興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治水吳中決新洋夏駕二口北注江水於劉家河又南滬范家浜入海之口上接黃浦而并直東百二十里之地不復濬此時水患孔殷蓋祖用周文英遺策先是即人周文英其請謂江流淤塞天時氣地置之不脩而專意於江之東北而識者亦謂之詭時違變其後巡撫侍郎周公忱都御史崔公恭舉公事工部尚書李公允嗣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四

繼開江充嗣又請於夏駕新洋置牐事不果行至隆慶三年大侵賊殄縱橫巡撫海公瑞議興開江之役以濟飢民獲請於朝以兩月間疏濬之黃渡至上海南隄並加深廣所費官帑不過五萬餘兩而已後十年御史林應訓繼疏黃渡以西至崑山千墩上流江面亦加闊又三年朝廷念吳中水災用科臣言特設水利副使一員專督其役發內帑十萬金以佐之於時主者不能因勢利導強與水爭築壘之工十居其九逮於終事而岸無積土於是海公所濬彌望復為平時矣夫淞江之上流壅則有沉澱之禍此昔人所以為蘇松常湖嘉五郡憂者也淞江之下流塞則失灌漑之利此今人所以為嘉上二邑憂者也故昔之治江者導之而南導之而北惟恐其不分而今之論江者則惡夏駕新洋之北惡白蟻

潞湖之南為其流分勢殺不足以濡高亢潞澤潮也夫欲使江水自西而東復往日故道非合數郡之力必不能任顧工大則支費難繼人眾則謗謗易起事分則心力不一自非督撫大臣不沮疑畏不避勞怨力為主持而擇賢有司各為分任務臻厥成則此沿海數百里之民幾何而不生稿也

劉家河即古江在縣北二十四里發源于震澤從吳縣鮑魚口經郡城之東門東貫崑山又東至太倉環州城而南與縣合界又東三十里入於海元至元間朱清海之以通海運 國朝永樂初再濬則以救水災歷二百餘年下流橫溢每潮汐之至境內西北諸塘浦借為咽喉以嘉定之土田亢瘠而其民猶得耕而食則此河之利居多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城中幹河二

構瀝巨縣治左南北袤六十里南自孫基港口受吳淞江之水合上槎浦經南翔馬陸鎮入城至學官之前為滙龍潭方廣數十丈北出抵婁塘自婁塘折而東北由雙塘折而西北由公塘俱入劉家河而從北直下者浸以微矣

練祁塘界縣治中東西長七十二里往時江湖之水自西南來澄澈如練故因以名其水西從顧浦納吳淞江之流東折貫于吳塘又東過鹽鐵塘入城東抵羅店鎮折而東北曰小練祁入于海其南一支折而東合馬路塘又東合月浦又東合采洵港入于海而南塘浦之大者凡十有九吳淞江自西境以次東抵滙龍北以練祁為限大盈浦南通青龍江北入吳淞江

徑馮浦入吳淞江 青龍江東通渡頭浦西連白鶴江 儀儀浦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白鶴江南接青龍江北出吳淞江

高家浜南通浦匯塘北入吳淞江 蟠龍江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安亭徑東南通顧浦北下雞鳴塘 黃渡浦南通吳淞江

對岸為大盈浦北連吳塘 顧浦南通吳淞江北貫練祁又北會吳塘達戚慶溪 吳塘南為黃渡浦達吳淞江北貫練祁出張涇

連劉家河 鹽鐵塘南為陸岐浦入吳淞江北貫練祁塘達劉家河 陸岐浦南通吳淞江北連鹽鐵塘 雞鳴塘東通漳浦西貫

顧浦抵崑山界 漳浦北通練祁塘南通淺江 趙涇西南通漳浦北通練祁塘 淺江東南通封家浜西北通鹽鐵塘 封家浜

南通月河江出吳淞江東北入橫瀝 新華浦西南通吳淞江東

北入橫瀝

西北塘浦之大者凡七練祁塘之北起自西境東抵橫瀝北以劉家河為限

顧浦見前 吳塘見前 鹽鐵塘見前

按境內之水以西南為源而顧浦吳塘鹽鐵塘則皆南通吳淞江北通劉家河界太倉嘉定之間方太倉木為州時劉家河之南岸皆邑之北境自劉建州治而其地大牙相錯葛隆鎮以北大抵屬於州矣往顧浦之漣也憂尚書原吉嘗濬之下流與吳塘合濁潮由劉家河而入積久不疏僅存一線永樂中罷海運而邑之轉輸改出練祁自東徂西凡十三里而北入鹽鐵塘性復數十折以達於劉河潮汐再至凝於日積開濬之役費大工繁往時為州者用奸民之言謂為嘉定咽喉之地我雖不濬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六

大政類故有河夫銀三百兩曾不當三軍之費橫餘更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胝以勤其事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不樂為用之意嘗熟計其便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數千四境令民各以應溝工役列上然後躬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工衣食之源資富貴賤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做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出財佐之又必出舍河旁嚴立期會分別勤惰即行法稍峻不得稱貧蓋全長身勞怨以慮其始而後佐裁無私事以掣其橫上夙戒而視其成而後小民爭趨以致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之安終無百歲之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忘其勞是在長民者加之意耳

張應武水利論 吾邑左浸東海松江經其前劉河繞其後黃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十

自東南來合於松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為三江者皆由以入於海松江位二江之中載地既高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自安亭港至李家洪縈紆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引足於清水而亦無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土自吳江石隄既築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蕩潒潮沙松江屢浚屢壅議者咸思一大治之廣數里之江決壅出之只塞傍分之竇曠然為數百年之規然而物力不給眾口難調逆乎可言而不可行本朝疏浚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未足厭議者之志然是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他日復壅又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以舒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策也耳目所及惟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於興作至誠所感聲家敬應富室樂助後夫魏勸所費官金

不過五六萬疏上海南澹口至嘉定黃渡平陸六十餘里而月成江清水卷至封泥自去當時以為若有神助非盡人力也萬曆七年巡江莆田林公接疏黃渡至崑山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亦加闊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用科臣言特設專官發帑賑以開江為首務而所任非人背公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號譽可操為後功於是不酌群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私人共圖欺罔托言以漸而深惟務募壩曾不運土每車庫微乾稍削茭蘆即已放水追運而東起自安亭至宋家橋分為十段九段畢工岸無積土人以為笑談未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築築不成遂以頑石壓弊舟雜築之費數千金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混江龍聊掩眾目而罷自知不厭眾心頗留銀還官虛告成功遽官以行而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十

所泥木石留礙江心潮沙依之易為淤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為平陸矣自昔開江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即今萬姓嗷嗷復思疏浚如望歲焉是須廟堂主張六郡協力非一邑之所能也邑治以四小聚為形勢東西練和南北橫澗形如十字交貫城中境內塘浦以百計夫港以千計東引大海南引松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波咸會邑城自松江既壅清水罕至丹雘漚漚咸資潮水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歲所開塘浦還為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而埋五歲又須重浚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所可自盡者修浚均節其間焉耳酌塘浦之開要參以淺深及前浚之歲月分為五番著之一籍依次修浚周而復始無得踰越五歲不套則不套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汐倍積出入孔

道官舟重載所由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不過三四不足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浚之際擇民有才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四傍深淺闊狹咸中程式庶岸不善崩可支五六年以待重浚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澇不至全歉此亦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與開江固並行而不悖也

田賦

夫揚州之域厥土泥塗嘉定承五湖之委居三江之間而三面諸浦嘯吸濁流朝朝夕沒日就淤淤於是言水利則苦濬治之費論田功則憂灌溉之艱故稱沙瘠之地其田不得與他州驟比自唐天寶之後江淮祖庸已稱繁重固有民力竭矣之歎今考宋世蘇

宋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十一

州之稅凡三十餘萬石迨元乃增至八十餘萬石則嘉定財賦之數亦可彷彿見矣國家王業實始東南而蘇州最後眼蓋暴骸醢血以抗王師者十餘年高皇帝憤其民為張氏死守藉諸豪家田入官稽其租籍以定稅科於時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嘉定重額至有七斗三升者民不能支後三年而蘇州積逋三十餘萬石奏上上則然家之屢下寬貸之詔二百四十二詔免秋糧百石有奇六年八月奉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糧者教府縣鄉里接濟想那小百姓好生受原借糧米不須運官都免了七年奉旨體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免至十三年命減百姓好生飲食今歲夏稅錢錢麥盡行蠲免其額自永樂北都輓輸道遠加耗滋多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閱稽大賦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公鍾曲算奏減八十餘萬民以小康

平米法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計輸將遠近之費為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正

米一石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餘米益多減加耗為五斗最後全縣各立倉貯餘米曰濟農倉數年之間倉米大饒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連風漕亡失者得以假借農時犁牛種食不能自給及水旱之災輒用以賑諸條約甚具所始公見嘉定土薄民貧而賦與旁邑等思所以恤之謂地產綿花而民習為布泰今出官布二十萬匹當米一石緩至明年乃帶微蓋布入內帑中官掌之以備賞養視少雨水衡錢較緩公實用以寬瘠土之民已而割地以置太倉分佈一萬五千匹正德之末撫臣為一時那移之計以一萬匹分之宜興以四萬六千匹

宋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十二

分之崑山而當米一石之額一減而為八斗再減而為六斗文襄公之遺意鮮有存矣所始夫以蘇州為財賦之數奸民僭更爭窟穴其間而官民田糧輕重相懸千百則易以上下其手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顧鼎臣奏行清理是時巡撫歐陽鐸謀于知府王儀建均糧之法而知縣李資坤悉力行之乃使訟丈量圖方圓曲直之形及四至圖有圩有甲乙號於是諸弊畢出舊有存正米一萬八千九百一十石一斗六升一合二勺又有糧無田有田無糧并無徵田為共一千七百七頃一十三畝五分一厘六毫計米二萬三千八百石一合二勺統計之積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石一斗六升二合二勺俱掛額內無從覈補通年於加耗內均包清查後改正科糧田一千六十二頃四十五畝二分計米二萬一千七

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一合俱著入會計其餘無徵虛糧田六百八十頃六十八畝三分一厘六毫計米二萬一百七十二石六斗二升一合二勺尚存案牘作正催徵撫按會題請發得旨將兩京鹽鈔等從後錢糧抵補都察院移咨戶部議寫兩字作南案數不相當遂致發格十七年行彙攤法總計縣縣實存存底糧相尋因算派歲用正耗平米每畝止該二斗八升以前項虛糧額不可缺每畝均包二升以三斗為則其料麥地雖薄田不與焉均糧初王公儀取戶部歲坐錢糧之目編刻成書謂之賦役冊使後有考焉已而歲增甲減乙而所謂正米者其間加耗多寡輸納難易遠近絕殊則有正米一石用加耗二石一斗六升者矣內官監白糧是也今止一石九斗有正米一石用加耗一石九斗者矣府部院糧是也今止一石六斗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十三

又有一石五斗四升者矣有八斗至二斗者矣有正米一石實用平米一石或八斗七斗六斗三斗者矣嘉靖十九年知府金公城言于兩院近年部派之數比之舊額增者三項減者三項所增正米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連耗實該平米七萬八千五百二石有奇所減正米三萬四千三百九十石有奇連耗實該平米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石有奇以正米計之減于舊額九百六十六石有奇并耗米計之增于舊額三萬六千一百一十石有奇是減者其名也增者其實也况該部錢糧不過此數本府派重則別府派輕已為轉咨戶部一從原額後巡撫都御史周公如斗講求賦役之弊去其泰甚及恭公國典為守深求利病加惻怛於民田賦漸平矣部派之義永樂中會通河成始罷海運蘇州之糧

用民運至海寧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謂之轉運農民不習河淮之東多觸風波陷沒且往復經歲失農時勞費於正糧數倍民以為不堪用平江伯陳瑄議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出耗脚搬剝蘆簾榜板之費對船貼兌與軍謂之兌運民猶以為不堪成化七年用都御史滕昭議罷淮瓜之運令官軍於水次交兌而加過江之耗所謂長運也自水利不修邑中種稻之田不能十一每歲漕糧十四萬石皆糴之境外而他邑常貯糴稅涇潤之米乘交兌方急而糴之故米色常惡而軍吏持之坐索私耗無復限制萬曆初議天下漕船三月過淮以避伏秋之水惟特漕軍臨兌無米至于借庫借典借商一以苟且取辦而姦人獻變賣之策尤為禍首人視去其田時如擇械繫不復論直是時幾無以為縣矣萬曆十一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十四

邑民以改折事上讀是時邑人宗伯徐學謨為司農言民疾苦甚悉戶部下其議令以本縣正兌米十萬餘石每石改折銀七錢改兌米六千四百餘石每石改折銀六錢是時尚慮輸納後時令撫按三歲一報制可行之十年上下咸便至二十一年始請著為全報可于是皆有應田里之心矣先是萬曆十六年兵備李公淦以會計之數端緒混淆有司多不能致其精詳於是某郎邑長參伍討論本之部文兼攷故實法有相沿者必遵其本始事有不相繫者必求其指歸定為經賦冊成而本折起存之數徵納傾解之式章共列吳中士民謹藏之為玉條金科是時各州縣熟田平米一石該折銀四錢八分五厘六毫八忽五微六纖嘉定以漕折之故奏免輕齎藩木板過江修河等銀一萬七千二百

兩有奇比之各縣每石應減省銀四分有奇矣至二十三年知府孫公成奏以毫忽纖微煩瑣難于計算縣以成數各屬一例每石派銀五錢則并前奏免之數亦在派內其有帶徵另項練兵貼役解扛保里等銀則以派剩之數通融抵充故此不見損彼不見增蓋百姓歲受一萬六千之賜而不知也歲出一萬六千之賦而亦不知也夫輕幣等銀既奉 恩免則 聖明博恤元之之意宜宣布于下：有正供亦宜使人知之竊意正其名可美跡有積荒之田為糧九千五百石有奇垂十餘年屢募開墾民莫之應呈欲以吳淞軍馬屯田亦不能行萬曆十二年今朱公廷益議招徠速人告佃而起科之限則土民以伍年客民以十年于是草萊之中來招交集然民當不科之時相與墾水食其間一旦定稅額則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十五

鳥獸散近無成功夫民莫不貪殖生產亦莫不畏避征歛但人情漸習之則馴頽加之則駭二十七年韓侯參酌其宜令一縣棄田田主願墾者聽不願而諸人告佃者即以為業不聽爭三年之後不分土客先起半科至五年十年限滿各照輕重則全徵而溝洫湮沒者皆治之今有所灌漑于是江南北之民爭集昔所謂不科之田大抵盡闢矣初荒報既不得沒其額則繁之熟糧之上曰帶荒米久而錯亂名實不相附是歲縣中清理圩號分別若熟田與糧各有所歸初得復熟米二千八百餘石乃千三斗田畝減二合于二斗八升五合一勺二抄田畝減八合一勺二抄蓋是時會計以宗人南米折抵免荒糧故不用以補無徵之額而用以減縣縣之糧至二十八年宗人府米折并入考成而會計亦編入熟糧內

矣三十二年又查陞復熟米四千五百餘石前後凡八千三百餘石蓋合不科荒田與塗蕩新墾者也夫荒米類不派本色皆入折色中為停徵而以通縣熟米覆蓋之既熟之後雖于驗派之數無所減而于徵收之數少有所寬矣復熟條編之法行則歲中出入無慮數十萬而宿猾不得有所支吾蓋歲貢之目有京庫有里甲有均徭有兵餉舊以糧長主辦京庫而有掌收者謂之折白收頭則有稅報縣總：計之以里長主辦里甲均徭而又有掌收者謂之均徭收頭則又有均徭縣總：計之又有一練兵書手總練兵之餉出于民者一也而其名多端則多置冊籍可以藏匿可以長奸譬以千金盡置之一堂而綜其出入之數雖有黠者莫敢染指焉分置之三室而使三人主之又數以挹彼注茲往來假借必有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十六

金者矣條編之法其數既定則為循環簿三一收之官一付之吏互相對驗一日之內細收若干總收若干不待明者而知其異同也一歲之內收數若干放數若干亦不待明者而知其存積也大府會計之下常若後時而縣中起徵常在十月之初約計平米一石先徵銀三錢三分若四分謂之冬季銀明年正月徵北運米二月徵軍儲米三四月徵折色謂之春季銀蓋徵折色則傳本色徵本色則停折色農事興則驟停徵而以官布等為九月之賦蓋視其緩急而先後之乃民間頗言韓侯知閭閻疾痛若家視而戶聽之獨以官布入條編萬一後來者因是而取益處奈吾民何鮮之者曰爾能使官布不入條編也亦能使不入會計米苟哀斯人雖在會計之內亦可緩也倘無其心雖在條編之外亦可徵也乃別

置薄責吏為期會弊所由生矣。條糧長初定之時每扇以皂隸一人押之謂之押班每十扇復以皂隸一人總押之謂之總牌此二者卒歲之計常取之糧長良民輸納如期固不待追呼煩民負國課雖日押之何益蓋有臨限無分毫納官而不能不以銀錢酒肉勞苦皂隸又更取醫藥不取絮花皆束舟沿戶而索之自二十七耳輩不復用唯本扇首名率諸糧長以赴期會而每扇置火票二三張納如限數者徑歸項戶多欠者糧長填所欠數于票即付長賦者令送置其家納如數乃得銷票猶不完者始繫治之糧長有罪事而不識胥徒之面人戶有罪歲而不見比較之法者蓋法簡民安而私費幾絕矣。此法夫蘇州當宋時固已稱重賦之地今嘉定最爾之地而其賦遠過當時一郡之數加以兵凶重以暴政

而民猶得父子相保者則漕折之功哉今五六年來田野益闕垣屋益廢則去繁苛之條立平易之法而徵徭不復之效居多也民生其間謹身節用勤儉稼穡之業亦可以稱太平之民矣通邑之區為都凡二十有四而在十六七九者取稱饒實不任重賦前者征稅緩為停三而新故遞遷上緩之下逾通之至欲著為令甲并一切蠲其里後彼獨匪民也哉衆口之沸所由來矣余親事六載覃思博議調劑均輸與之更始然猶歲苦負額敲朴日聞堂其中奸氓藉口寡入陽扞法而陰自封侈者不盡無哉然余嘗訪故老謂彼中田瘠上者值不登一兩而他都或倍之此亦足以徵地利也

徭役

唐定租庸調之制謂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丁則有庸然天下男子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則庸調所出未嘗不取之於田而宋世遂謂排年任役率田供費故免役之法畝稅一錢則賦役之同出於田久矣獨其名異耳高皇帝起於畝畝留心民事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謂之戶帖歲祀南郊陳之壇下用薦於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十年一編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攝一里之事十年而周終而後始故曰排年冊成貯之後湖御史一人給事中二人督監生簡校之蓋其重也於是戶有四等曰軍曰民曰匠曰宦役有三等以戶計曰里甲朝會燕享養賢孤諸典禮之費出焉以丁計曰均糧自釐釐下以至郡縣有司百執事之

費出焉非時徭曰雜泛其事輕重繁簡遠近不啻千百役無常歲縣自為差次焉均徭之別有二曰銀差入銀於官為募召以充役者也曰力差身親充役不得顧代者也初嘉定之為役有四曰糧長曰塘長曰里長曰老人糧塘老人皆雜役而沿革損益之變以時移蓋以下言蓋高皇帝念賦稅閭閻重計凡民既富方穀乃以殷實戶充糧長替其鄉租稅多者萬石少者乃數千石部輸入京姓得召見一語稱旨輒復拜官當時父兄之訓其子弟必能充糧長者為賢而不募科第之業蓋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之而不以其細戶細戶得以父子相保男樂耕耘女動織紡老死不見縣門故民導事簡中家嘗有數年之蓄其間為侵漁者或有也蓋大詭言嘉定糧長金仲芳巧取於民

凡十八條卒伏重誅而終不以一青易大政永樂以後漸用歲更宣德初戶部言糧長歲更碩民玩之故多負租請如舊便至嘉靖中為抑強扶弱之法糧長不獨任大家以中戶輪充初輪充者如得美官已而納粟於倉後銀於櫓若人舉科法令一新糧長大抵破家則輪充人為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九而民間以糧為害益甚民報役者因以為利蓋糧長既不論丁糧而論家資家資高下非有怨也故每歲夏秋之間千金之家無寧居者如役本應在甲則報者先喝乙次及丙及丁各得賄滿意而後以甲聞萬曆十一年縣令朱公廷益以里長排年充役自一六而二七而三八而四九而五十歲再更亦會漕折事行而糧長之禍幾患然排年之田有千畝而上者有十畝而下者無田而役弱者不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二九

吏役者更漁獵以為利二十九年當大造今韓侯復謂均田則可以均役一縣之田勢不可得均而就所在一扇之中計田若干應編排年若干一以田為準于是貧者得以息肩一縣之賦有軍運有民運軍運既罷而民運有南糧有北糧有官布郎守蔡公國照以為民去田歸捐室家而適江逾河犯風濤之險一不戒則覆家殞身故給車船盤用之真常浮于所費幸而渡海不驚櫓槳完好輸納之外尚有餘資于是民間常請託求之而實不中差者往往亦冒入其中上之人忌其爭趨之也歲稍裁減而南運道近尚可棲梧北運往返萬里外曾有權稅之詔由江淮而北達于京師中使多置無賴以為爪牙如貪狼饅虎無慮數十處轉輸上供之米比於雜貨所權等于是商人抵漕之日又不得以時入倉

北地早寒一夕東舍賃屋貯米須明年水解乃入故役之繁重莫過北運官布類入內庫中官主收之以入賄之多寡為美惡棟換刁鑽常經數歲不得畢事至有死者萬曆二十八年始議官解而典史杜仕浩坐布不中額繫獄夫官非能自買也必託之胥徒胥徒必託之牙行輾轉之間其費已甚當解京時無復贏餘之財以佐駁換之用遂至窘辱然始為民病繼卒為官病民官為之恤病官而誰與恤哉舊編北運十六人韓侯浚閘其繁苦乃議編三十人願役者與不願役而願貼銀者聽令有以相佐且謂糴米于冬其價平春米于冬其粒圓徐而願糴可得堅緻徐而召夫可得善良于是以歲暮先給夫船水腳之直而奉名冬銀聽以買米蓋入春而輓輸所須皆辦但漕河故事軍運一船不過漕則民船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三十

得行故有賊舟往陰經數十日而漕軍方徘徊瓜儀間市竹木雜物民之無告豈一事哉縣故不產米勢必買之他境入而後出費已不貲故往往苦鹽鹺之累夫充是役者必得有力之家則人自為計無俟議察矣如營充之弊未絕上即多方稽之彼亦多方應之無益也今數年來擇人而役聽其便宜事無不集奈何縱吏胥追呼以滋擾哉又以役者必多田之家多田則有完四五甲至十甲者矣自五甲而上無歲不役故更重役者則明年若又明年率以輕役休息之或掛名官布官布既以官解實為空役也三十二年巡撫曹公時聘以北運諸糧長依水負囊自冬徂春良苦每船加守凍銀五十兩以恤之蓋其疾痛聞于上皆思噢休之矣議者謂北運米畝不過升合耳稍高其價畝不過厘毫耳百畝之家歲出

一錢不足為患而使一縣行役者無破家之憂不亦善乎練兵批頭者既主吳松陽師之軍又令置買米以給將士出洋之餉盤剗交兌固不勝嘆而所給米價優不準時直故抑損之于是有糧米千石而賄賂不啻百石者矣夫公家省百石曾不足為有無庶民之害橫出百石能無患乎竊謂國家不得已而役民耳豈故令出私財以佐之哉以下言國初無塘長之名其後始置而縣之諸浦常為潮沙淤沒故塘長勞勛比之旁邑獨甚甚者庫水書之里長華壩責之老人而豪有力之家類不赴工今起夫之數一準千田而于該甲排年中以丁糧多者一二入充塘長督一扇之排年而排年各率一甲之夫蓋任事者多則功易集為夫者少則煩若無由規避故非例得優免者莫不趨事矣以下言嘉靖十六年

郡守王公儀嘗為縣令深悉民所苦通計一縣里甲備用之數為銀一千一百七十二兩均徭以銀差者為銀四千二百五十五兩有奇以力差者為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有奇乃計丁而編之丁出一分計田而編之畝出七厘七毫計難池塗蕩而編之畝出四厘凡得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兩有奇適當前數載之手書曰賦役冊十九年縣令馬公麟以田畝所編為重而縣有科麥地六百一十二項有奇均徭之法所不及也于一縣之田獨為輕則乃畝加一斗六升八合九勺五抄凡得銀五千一百七十七兩有奇以四分之三抵十六十七都荒田無徵之額以四分之三入之里甲均徭規昔所編者少減矣但丁田銀既輸于官而庫子斗給解戶禁子之類最為民禍者終不可得募優于該年摘撥而給其直當

時以為陽章陰用歲均徭也三十六年縣令楊公旦請復十年一審之舊而王公儀所為精思遠慮以立宜民之法幾至寢廢而不行後巡撫海忠介公瑞求民所苦郡守蔡公國熙悉閭閻之隱乃以吏守倉庫吏守倉則罷庫子而解戶所應輸者上之府遣官類輸之京師所編丁田銀大畧同賦役冊百年之弊一旦漸洗無餘誠大快也然折銀解府庫儲歲用糧長二十四人傾解賄賂不啻二十七年韓侯後始用官若吏而以銷銀匠隨之夫人相習則不能相欺一歲中司庫之吏與銀匠接事者無慮十數是以如式而止勢不得橫索蓋與鄉民歲更而暫至者不同也里長排年之法一縣共之而在城九南四門惟糧之外例不與諸役凡上司行部若縣衙所須帷帳被褥几案坐卧之具及飲食器用是取之

凡有所需非有常數蓋仿佛庫子之餘也二十八年韓侯後議官自置供張諸物一不以及民會為監司裁損故諸用物未得盡備而春秋享祀鄉飲習儀及守諸公署勢不得不役人乃計召募之當通城內外供之歲出銀四十六兩八錢而事辦以下言國初里編老人一人得奉議民間利害及政事得失上謂之方中御史後鄉都有婚姻田土之訟報用平其曲直最後則供交際之事督興作之役及料理諸瑣屑而已當時頗以殷實戶充之往為吏胥求索有破家者萬曆十三年朱公廷益議不復置縣有興革之後則用居民以百姓有行義者充之事畢而罷凡諸給使役以義民義民者多市人也習見官府之事蓋國家今有愆愆巡撫不得用殷實戶但用市人乃知慮深遠矣所謂排門夫者一城之

中比屋而編之者。也。盡供營糧。夜充巡守。類不及大族富人而販夫傭客一月之內。強半不得寧居。今議通編邑屋間。架士大夫以次。優免。餘令出銀有差。用以和顏。作使。謂之火夫。大家輸錢未足。為病貧者受直。適足以餬其口矣。夫里甲均徭。同出于丁。田是二者合而為一也。倉庫解戶。禍不及民。餘凡繁簡輕重之事。皆為顧後。是銀差力差合而為一也。糧塘之長。排年輪充。是正役雜役合而為一也。一者一出于丁。田也。然農人不苦其加賦。而樂其寧一之効。及承直奔走之事。惡不以煩民。而閭閻晏然。得安枕矣。由是觀之。其事彌寡。其民彌安。自然之勢也。此蓋國家靈長之運。而前後賢公卿大夫。所以更制易令。以安集吾民者。百世賴之。胡可忘哉。夫祖宗之制。沿革多矣。乃法不足以懲。而應是以禍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二十三

良于上無涓埃之益于下。有丘山之損者。解軍是也。國初欲實邊。伍允遣戍者。該里為辦柴。後欲均其勞費。則通一縣而輪解之。夫犯法至遣戍者。多勇悍陰賊人也。里排必平民也。無異羊將狼矣。審解之日。軍必先索資財。以為私費。軒然謂足以制解者生死之命。而解者亦徇然。自以為生死由之。其費常逾數百金。幸及到衛指揮以下。或利軍刀筆。延為上賓。而反詞詰解軍者甚者。索鉅械。若犯重法。案中不留一錢。或假貸奉之。乃幸無事。軍已入贖。以差為名。歸家安坐。而解者尚守批文。動延歲月。是作姦犯科者。軍也。流離蕩析者。解軍者也。嘉定之法。屢變而益善。獨此為民禍。是在愷悌君子。察而為之所耳。

鹽課 清浦場 國初額設排催七十二名。竈戶五千七百餘丁。

草蕩貳萬六千餘畝。歲辦課銀一千一百七十七兩三錢一分二厘。水鄉蕩銀七十七兩四錢七分五厘。歲督煎採煎辦與沿海三十六場一例。烙印給商。嘉靖以後。海潮內侵。墩蕩冊流。水不成鹽。商引遂絕。而歲辦銀課如前。加以三十二三等年兵。死徙竈丁亡者。過半。隆萬以來。排催歲受賠累。無不破家。後奉以漲補冊之例。告將本蕩對港。崇明排草沙蕩。撥補是時。本縣高侯薦崇明何侯。想官奉。雖使者。撤行會勘。具悉竈戶疾苦。議將崇明備用羨餘。新漲沙塗二項。共銀八百七十七兩三錢。撥補本場額課。而水鄉銀亦即於各竈優免。丁田內編徵。隸縣司徵解。而本場止歲辦課銀三百兩而已。

韓運之曰。性若濱海之民。多黃鹽。以為利。今海味淡而利悉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二十四

于崇明乃竈戶。猶歲輸鹽課。青浦猶虛設場官。民與國交病焉。且民竈錯處。竈戶率器訟。而鹽司多冗雜。動相訐。構良民而害之。即令長無從致詰。譚者謂宜汰其官。總其課。隸縣簿主之。類解運司。古稱省事。莫若省官。利民亦以利國。俟觀風者。株而行焉。

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 楊州之數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潄也。而嘉定為之門戶。吳淞南襟。姜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內。故淫潦汎溢之禍。常為諸縣最。然而其民曾不得灌漑之利。米穀之入。尚不足以自飽。而載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沙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凡三千餘畝。人以治。

水為大政故二百年常流通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令漕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永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綿木綿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易也每復有善牧乎泥海波之漂蕩颶風之摧撼累十年無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舳舻相次如魚鱗而倉庾尚無穰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踊而軍士動以米惡為辭所以摧抑之百端蓋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于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為嬉游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焰燧颶颶厥跡之日有至折閱不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堯稭提携而去者項皆相望議

者以為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為驟歲癸未民懼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糧以銀廢幾遺民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邢公侗會言于上下大司農議復為便自萬曆十二年始徵銀第歲歲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荒茅龍葵望有新田顧垣廢井創有新廬顧民猶盼焉懼一旦恐思命之中輟也當奏請之歲輒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知閭閻之隱以為民不安其去不可以為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行等相率伏闕上書言蒙恩改折漕糧以來已十餘年有利於民無病於國明甚惟愚民懼於交兌之害而過疑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畝畝之心惟上裁察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奏議之報如行等

言是有旨著為令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淮國家轉輸東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露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啻與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其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卒未可就而奉稷叔麥皆京師之人饔飧旦夕之常食也誠于豐歲增價糶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畿穀賤之時出以與米糴夫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為國計者獨使太倉之蓄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于燕市乎即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為重輕蓋改折實利于民亦利于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

事實上思也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齎蘆席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兌所裁之米共為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手上思大矣豈有司之澤亦遠矣

兵防考

嘉定在江海之間天下有事非必爭之地住者江淮以南閩粵以北暴骨蔽野而兵燹之禍不及焉然東晉時劉微以浮海入婁豫思出沒海上東嶺築滬瀆壘宋南渡都臨安完顏亮欲從海道窺兩浙則嘉定遂為重地及李全作亂亦虞其承突吳淞

蓋中原波瀾則不為用武之地海寇憑凌輒為禍先故宋元之末終不被兵唯張氏之敗上海人錢鵬舉欲以煙柳之會一當太阿誘誑邑子弟蓋有死於外者及王師入城市不易肆老幼倚門而觀之是後瀕海奸民弄兵莠然皆蝦鯁之醜倭而糜爛矣迨倭夷內鬩禍首發于嘉定數年之內肝腦塗路殫貽髓充供億閭閻蕭索世休養生息之澤盡矣夫金城湯池熊虎守之無食不可以久雖不產米仰食四方夏麥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載米而來者舳艫相銜也中人之家朝夕費米而入者項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門十日不啓饑人號呼得不自亂乎被倭之虞城陷者數矣大抵攻破若少釁破者多賊常執鄉民而使之偵伺倘質其父母妻子陰令入城

何事不可為夫驅市人于矢石之間欲勤以兵法未易也雖人情莫不顧其室家而授兵登陣之人多販夫傭客未必有磨石之儲妻子之戀非結之以恩齊之以法未可卒用而士大夫之家亦必時相與勞苦不惜愛子介弟參予行伍之間夫如是可以使百姓喜勇而效死此城守者不可不知也賊一船之中馳使者不過二三人然我主彼客而不可得困者多鄉導也我眾彼寡而不可得圍者善分釁也因狼于我而不可得饑者吳地不得青野也臨陣之際阻按百端雖十人出戰必分三四人為奇兵離台前後使人不知所備我眾整而不可亂或以所蓄全銀諸物授之戰士不悟自相輔踐因乘其亂而敗之此野戰者不可不知也方事之敗徵兵四方東顧南丹永順保靖諸蠻

夷兵至者無慮數萬人而嘉定民兵常在其間邑民嚴氏兄弟五人各有膽勇每戰為先整其後數紀法皆誅死故功名不立後言兵者輒言太倉嘉定崇明之沙兵是知嘉定不患無兵而在蓄養兵之財不患無財而在行富民之政然豈有司之事哉戎鎮洪武之世號為天地重關德被六合武暢百蠻四夷君長稽顙恐後而倭奴最爾之醜數躡躅于波濤間東南並海州縣時破其毒信國公和已老上強起之令視沿海形勢凡築五十九城復遣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江夏侯周德興治兵海上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此皆元勳宿將司之虎居謀之數年不克底定又遣南雄侯趙廣招撫漁丁蛋戶販鹽之徒為水軍至數萬人蓋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為俗而溟海萬里因風

力乘潮候倭忽不可踪跡所謂來如風雨去如絕緒猶不足以喻之故武備既設時復跳梁譬之勇若驅虎豹戮鯨鯢而不能禁蛟蛇之嗜噬無足怪者吳淞外控竹箔內捍蘇松非獨為嘉定蔽也迺者江南置鎮始于嘉靖八年若十九年江海有警當設總兵官駐常熟之福山每移鎮江已復往來儀真瓜步事平而罷士子之變禍始吳淞明年遂入其城蓋兵未申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時南京給事中項涇請設副總兵于金山制可而邳州湯克寬實領協守之任及處州盧鍾來代攝居縣城後乃移駐吳淞至牧南劉顯再來臨鎮始改協守曰鎮守益尊重兵與之切湯盧最稱善將是後俞大猷劉顯戚繼光郭成並著威名唯戚公未嘗作鎮則所謂水陸要衝南可以援金山之急北可以扼長江之險故常

以熊鹿之士守之三十二年添設金山恭將分守蘇松增置把總
四員以守南匯吳淞劉河京口三十八年始命總兵官專駐吳淞
居中調度明年勅凡內地守備衛所俱隸之入改置南洋遊兵
都司北洋遊兵都司又設柘林川沙把總蓋國家重根本之地
故師中之命不啻三錫矣夫浙東之定海浙西之乍浦直隸之吳
淞若人家有東西戶耳一方失守其禍共之議者莫不言禦倭于
海謂之上策竹箔沙著吳淞之屏蔽也其外為羊山為陳錢皆倭
奴之所從入而南自浙江之界北至於大江沿海砂碕多可登岸
邀之初至謂之中策往者國家懲忘戰之害不愛養士之費故
吳淞水陸兵精為天下最垣墉既固堂室自安固其宜也自是以
來當事者不欲以繁徭重役之民厚奉餉戈棄失之士故餘艘之

數介冒之夫時有增汰矣夫義烏陸兵之精者也江淮間鹽徒漁
戶水兵之精者也南北皆在千里內一旦有事置十萬金于軍門
則壯士萬人可以立致顧此費安從出哉

城也 吳淞所城在縣治東四十里周一千一百六十步初去海
三里而近潮汐侵噴東北漸傾嘉靖十九年兵備副使王儀議移
於舊城西南一里三十一年馬夷紀境巡按御史尚維特以土城
難守撤知縣楊旦改甃以甃周七百九十九丈 寶山所城在縣東
南清浦鎮舊名清浦早寨嘉靖三十六年更名協守吳淞中千戶
所萬曆五年增築新城周二里九分更名寶山千戶所
鎮臣 鎮守南直隸江南地方副總兵官著都指揮僉事一員
陸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萬曆九年設

水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嘉靖三十一年設

遊兵營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
萬曆三年設

用兵之道不識遠近之勢者不可以制敵不識衆寡之用者不可
以決勝國初疆方于越鐵張子吳其餘孽多亡崖海外說倭奴
以為寇之利當其時編發東南者多不過數百人烏合獸散視所
不備者則得志焉故置守吳淞復分戍青浦山所今寶警之備穿窬
者間曠之處多為藩籬而已嘉靖中賊之來者舳舻連雲鋒刃耀
日萬室之邑三軍之衆往嬰城自守乃欲以數百人逆其至邀
其歸不亦難乎蓋吳淞之清前事之明鑒也自置鎮以來屹然遂
為三吳之鎖鑰矣乃寶山孤懸江海之間守則難固援則難達萬
一蹉跌所謂藉寇兵竊盜糧者也語有之五指之更彈不如奮掌

之一機故兵志曰無所不分則無所不察今習計之士謂宜并于
吳淞蓋分則俱弱合則並強自然之勢也且 文皇帝遣使異國
乃築寶山以識出入之道非所以防盜也後賊欲寇蘇州輒望此
山而泊當時半淪于海居人以為天幸夫祖宗之法不得不變
者多矣乃若利害之形昭昭可觀胡不熟計哉

戰艦 福船最大可容百八底尖上開昂首雙尾其行全倚風力
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相直輒衝壓沉之然回翔不便不能
逼岸而泊須藉哨船接渡草檣即福船之小者 蒼船隘于福
船而闊于沙船首尾相等帆檣兼用順風揚帆風息盪櫓輕便易
使曲港淺沙此為利器可接濟福船之所不及 晚船一名八槳
頭尾俱尖而喫水甚淺檣交發其行如飛可供哨探之用風潮

順逆皆可也。網梭船形如織梭竹櫓布帆容僅三四人中藏鳥銃蟻集鳥散頗便攻擊裏港窄河尤所利也。沙船能使關風行淺水以其底平也沙民駕之。

兵器 藤牌取其輕捷可代甲冑之用觀如壁閃如電施之田塍泥雨中尤便。標鎗桐木細竹皆可為之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非兩船相逼不可輕發。長鎗本粗末細亦重不逾兩。獲究用毛竹長而多管者未銳包鐵如小鎗傍留長刺火熨油灌一直一鉤傳以毒藥中者立斃。海上長技四者為最

火器 佛郎機國名也。正德中國人來貢攜有此銃因以為式鑄發諸邊每座重可二百觔用提銃三個每個重三十觔鉛子一個約重十兩用以守營門破關隘橫之曰發鑪約之曰鉛錫銃則中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三十二

國所做而為之也。鳥銃自西番來以銅鉄為管木素承之中貯鉛彈所擊洞窠。百子銃狀如鳥銃而幹短口寬中容百彈蓄然齊發漫空分中遠出四五里。木桶火藥用桶藏火藥傾入賊舟因風縱火之器。噴筒截竹為之貯藥推發高十餘丈遠三四十步粘帆輒焚不可備禦。火繩每繩用二人扯之為守城第一器。六合砲勢極威猛所中無不糜爛然製造稍不如法即易裂。按火器雖多而舟師所利者種稱最賊所恃止鳥銃雙刀弓矢。雙刀隔舟無所施技鳥銃每舟止三四門耳而風濤搖盪取準極難。其弓矢與中國不同矢頭重而尾輕弓身長而發後易於趨避。中國無論兵械而火器之製多不可紀以百攻一取勝何難哉。汛期 海洋要害過陳錢倭舟來率以此為停泊之所現伺風候以決所向如東北風利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過此則羊山矣羊山去鎮城猶數千里為竹箔外藩春時漁舟鱗集無慮

萬艘賊艘入其中輒忘標掠乘東南利風徑徑日可達竹箔竹箔在崇明南微與馬家嘴相對賊所必由從此西向則吳船首禍北向則劉河受敵於此置重兵馬扼之使不得度而江南可高枕矣至於寶山尤收泊標識異時。文皇帝以海運茫無涯濶築此

示準而賊遂望為指歸守此可以絕其登陸凡備禦哨偵分布宜嚴歲以二月下旬調遣游兵水營諸軍出守羊山陳錢浦蘇寶馬跡竹箔柳草李家洪馬沙墩等處而把總親率中軍往來督察遠至落華花腦外洋而陸兵專守寶山川沙餘聽隨宜策應至五月終旬而罷秋防止于內地巡緝盜盜此汛期之大畧也。

知縣楊旦條陳五事 其三重水戰 今日之慎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三十二

蒼船沙船以為哨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闊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縱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於陳錢山丁興馬跡寺山會集調理數日方始入寇為今之計如大樣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於深水大洋則為之修其貢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口糧得熟慣忠勇將官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粵港停泊窺伺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來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咸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也其次樣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於乘風巡哨則為之分為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出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來時則以二十九隻與

賊對敵其一隻飛回本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樣沙船惟利於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來時有福船所不盡勦者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共擊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禦賊有登岸者始以旱兵勦之此第四層藩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得登岸者少矣其四據險要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禦禦之法亦宜有異卑職生於浙東之瀕海官於直隸之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觀其詳而非按圖選度者也浙東自溫台延袤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南海低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畧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貨貨擊其妻孥豫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船

泊海灘潮退則闊淺過風則打碎是以浙東之倭患畧少若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民不及知不及避擄有所據則困於我結為巢穴官兵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止於定海普陀滬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即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港汊如柘林七八圍青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校橋於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

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勦之必須初登海岸棄其飢饉勢易為圖若既登岸後即難為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風俗 蘇州當江淮嶺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游逐末奇技淫巧之所出也嘉定瀕海而處四方賓客商賈之所不至民生鮮見外事猶有淳樸之風焉其士以讀書談道通古今為賢不獨為應世之文而已縉紳之徒與布衣蓋大家婚嫁耻于論財朋友死而貧者為之經紀其喪撫其遺孤為農者力于稼穡不習商賈之事謂租稅先入官者為良民子弟不修其業而六博飲酒者眾皆賤之婦女勤紡織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日為名家望族女子不宴會不游行街巷此皆流風善俗之可紀者也若夫富室召客頗

以飲饌相高水陸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會之費常耗數月之食喪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客喪車之前綵亭繡帷炫耀道途聊誇市童不顧雅道數十年前後輩見前輩必嚴重之有行義者奉以為楷模適者漸成侮先之習即不得不貌敬者皆復嘲笑之浮薄群處議論風生多不休于名教而意未必然或假非義之義陽作標榜大家僮僕多至萬指平居秉氣為橫鄉閭及至家豪落則掉臂不顧至于中人之家撫養寡母或至長子肯孫而一旦叛去恣意敲擿甚且操戈入室焉又有傾險狡悍之甚者上官欲察州里之豪不能不假耳目而姦人常為之窩欲中害人者陰行賄賂置怨家其中羅織罪狀暗投陷穽及對簿上之人雖心知其寃終不得釋其人揚然謂執一絲生死之柄上至長

吏捕或陰持短長伺隙肆名曰訪行市并惡吏持剪力辯口什伍為群欲侵暴人者報陰賂之令于惡家所在陽相觸忤因群毆之則又誣列不根之詞以其黨為證法非出金帛厚謝之不得解名曰打行告訐成風一家有事閭巷輒蜂起連數十人為一黨連數十事為一詞非必其真寬抑特欲魚肉之以為利耳名曰連名設呈雖賊之賊或先有借資逼迫一家之內有死者報以告官其人不報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言曰人命無真假只在原告不肯罷江東之民其灶戶雜居者欲凌惡弱輒以灶籍訟之運司運司懸隔數百里外一經刁攝親戚哭別如赴市費既至私幽之僻處進無對簿之期退之饕餮之資動延歲月多艱繼以死者漕折以來田價倍增故民間訟事多起于贖田既經明禁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三十一

得言田事則機為游詞無一語及田而良民不習置對不能與辨或有妻子技淩而還娶者若其人能自直於官則誣告者往往抵罪蓋亦有兩家俱破者至於濱海強盜去邑遠遂恣志所積恨于戈矛或皆夜縱火焚其廬舍或候花稻已成一夕焚之名曰撒責市中交易未曉而集每歲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為羽翼携燈攔接鄉民莫知所適搶掠之間甚至亡失貨物其狡者多用廢銀有模銅手鐵灌鉛底三頓鍊熟諸色圖雜貿易欺侮愚誦或空懷而往慟哭而歸無所告訴城市無賴率尚賭博夜聚曉散在成夥釀成奸盜食肆之盛珍錯畢備循以歌舞巨室擅奴公門斷後厭厭其中一飽之餘捐金成芻食者嬉笑而主者痛心皆比來惡俗猶幸蠶桑之禁庶幾屏息焉

崇明縣志 協守地方紀總一頁 守禦千戶五員百戶二十員 船七隻 改補更 沙船三十隻 縣屬二十里為三十分今廢今 船五隻 曉船十六隻 船用更用入海 划船五隻 伏似曉船而小 向有統領 官二員

永樂十四年倭賊入城屠殺官民三百餘人千戶徐 元子 弘治十五年 扼天泰鎮東山橫洋為腰二沙為梗居民罹害巡撫艾雲知府林世遠知縣陳元憲協謀勦捕改半洋沙為半洋沙而腰沙為馬安沙 嘉靖十九年南沙人王良松江人秦瑞合黨謀亂兵備王儀總兵湯慶發兵勦滅 三十二年四月倭寇登南沙盤據經年長享諸沙客通羅霍著民施堤率兵力戰死之陣亡者千人 三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倭寇登水甯港劫掠殺死無數五月初三日攻東南水門勇兵陸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三十一

我地百戶田九時斬首若干初七日夜攻東北棚城簡知縣唐一宋元之 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倭寇登半洋沙境殺劫殺改新城東門甚急署縣事本州同知張魁署所事千戶陳德協力死守 三十六年倭寇登前沙本州同知照得生鎮本縣發兵圍勦斬首數十級除患夜遁 三十八年四月倭賊千餘由水甯港登岸盤據三沙兵備無效督撫昂港總兵劉憲駐營三沙督視軍前通政唐順之調度其間設法勦禦官兵死者不可勝數固守三月賊勢窮蹙七月十七日夜來風逆去 四十四年倭寇據後沙總兵郭成督戰擒獲敵俘百餘戮于本州大教場

並詳

本縣天塢場原有鹽田萬九百二十四頃二十畝零魚鹽上納課正銀六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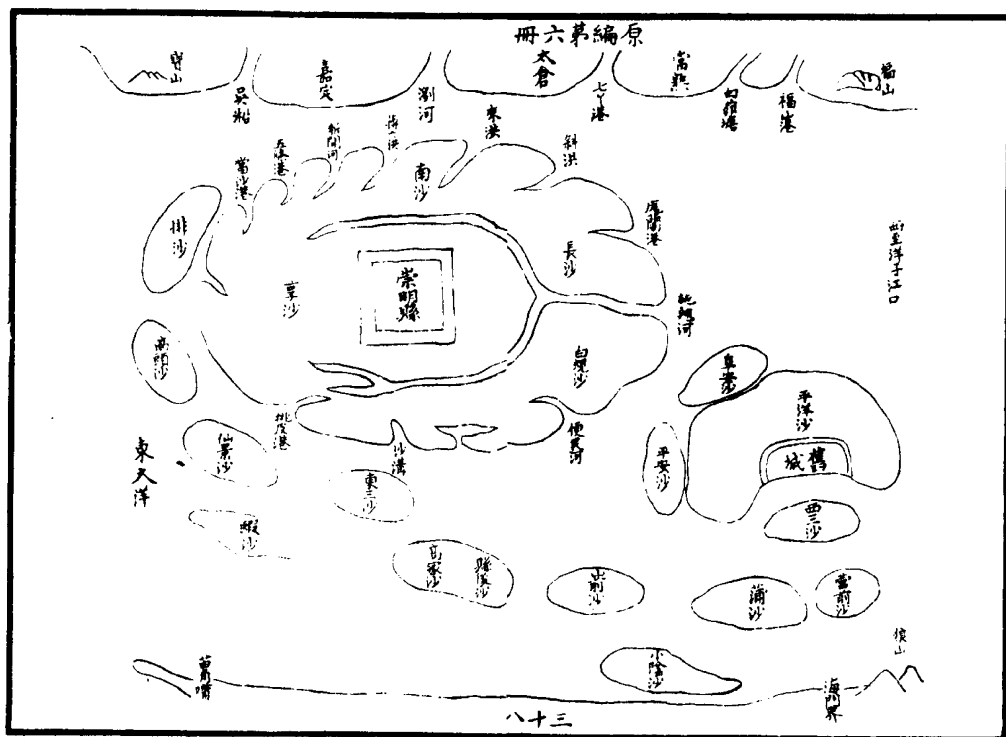
第六冊 蘇松

主

竈不啓囊以因盜院周公執樞政秋駭復于二十一百七十三兩正銀外議加課銀五百兩各院詳允已而其課盡戶謀欲備辦以經爭端張令嚴拒撥大撫按仍入會計不許竈家另立門戶辦綱以杜得麓望蜀之計蓋何今翻撥于二十年之前而預然一掃今敢令調停于二十年之後而兩造悉平矣

可承養有貧民百家原非竄丁奉崇于隨海灘塗煎鹽俵食歲納銀二十九兩
縣縣監連司謂之灰場

鹽土南北則第五條港一帶鹽白色厚沙北洋驟後沙東北灘色皆白唯北
蒲沙色黑味最鹹比上三沙少異



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欽此

八年巡撫侍郎周忱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額重積欠數

多五年定徵起運米四千三百萬每正糧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

至盡祛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通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有徵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七斗

一折徵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或四石四閤白三梭布一

足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尺加車脚船錢米二斗或二

斗六升布尺長四尺闊二尺六寸舊例足重三斤納者率以紗粗細連

稅每季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閤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

或一斗已上於重則官田上照例均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四十二

以上田每石加一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以上田每石加二斗以上田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一兩初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

二十二年知府樊瑩奏定折徵白銀例凡糧運綱費及供應軍需之類應

支餘米易銀充用者僅徵白銀入庫照數支遣每銀一兩隨時估高下或

准平米二石或二石五斗本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銀一錢

五分

弘治八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瑄始定分鄉論田加耗例金花銀自成

化十四年至是每兩准平米二石六斗

十一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彭禮復論糧加耗

十五年都御史彭禮知府劉琬改定加耗例官田論糧加耗每石徵平

米一石六斗民田論田加耗每石徵耗米一斗二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四十二

正德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艾瑮重定論田加耗例

六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并銀布折徵舊例便民業經

巡撫侍郎周忱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額重積欠數

多五年定徵起運米四千三百萬每正糧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

至盡祛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通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有徵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七斗

一折徵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或四石四閤白三梭布一

足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尺加車脚船錢米二斗或二

斗六升布尺長四尺闊二尺六寸舊例足重三斤納者率以紗粗細連

稅每季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閤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

或一斗已上於重則官田上照例均派

天順元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李東政定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五斗

以上田每石加一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以上田每石加二斗以上田

每石加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不道六斗其升而已弘治七年本縣查辦見因與難無同鄉更受狠法印於通六斗其升而分三等最薄者每石不滿四石也西縣雖是糧重區歲收米或三石餘者有之中等雖是糧輕每畝祇收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若渭海下田不過可種棉花五六斗斤粟豆五六斗而已注既不平且復多變如正德初年何等交饑朝足一斗七升六合二勺頻年以率率無從例量或止德初八年何等交饑朝足一斗七升六合二勺頻年以率率無從例兵貴派以致民心不跟輸納不齊糧長又獲端官私收入已所以因循至今拖欠尤甚當時煒煉欽差事例派與六分三厘小民安敢不典家賣產依期完納老幼公平不知先年何故金銀錢物四十希還一分七毫二仙故賊劫乃終然矣今看金花銀兩不過一斤九兩白銀大約十兩二斗師故賊掠必少金只輕很多在各花大戶積多在大小戶亦有不重額之困本見其害也只是以王追待天下自然平耳若存大小戶輕重田之心則前入立法之意全無而物之不齊之說亦徒然也田上加耗不可付也多重據此按核在秦今權備周國家者得稱一府犬戶不得多輕耗之田小戶多重則之賦論回起托若係小民艱斗則數多書手作弊雖藉於算者亦微欺瞞况小民寸步求院已將萬石一覽通行發商該處立役將金花稅銀兩兩准來四石細布一疋准米二石粗布一疋准米一石五先儘下戶及賸賸之糧有餘并符白銀以次分與中戶又次以上戶務使富適均貧賤而便今嚴奉等文編限上以加耗與民便益合准照雜徵決相應為此抄書仰府着落當該官吏即行各縣拿印實今後派繳錢糧俱照先年間向舊所

竹則一兩分東西三瓣一盤豫上加金花銀面足先值重則官田
每銀一兩分東西三瓣布一疋折米一石細布一疋折米二石而
隨時定價其上中高戶俱派與本色稅猶等米務使民心悅服而稅銀不
盈于有弊國計充足而官廩不至於自累仍翻刊告示發鎮店鄉村凡
有人烟之處張

又按府境冊江冊湖冊鄉及陷海田糧俱係縣縣秋糧帶徵陪賧學基倉基等稅亦然伏覩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兩次詔書節文田畝有因大水衝決產賧稅糧及水冊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陪納者並許具告勘實照例除豁今江海潮鄉冊陷田糧正合此例而學校倉場並係官府開闢後代義役田糧尚蒙豁免况官地乎江海陪賧之糧本府同知史俊書一具奏未付學倉基地捕未有為之言者并著于此為長民者告

後 山東鳳陽等屬馬夫一千三百六十四人洪武間以北方地廣人稀於江浙蘇松等所照糧食撥赴各處養馬走運糧食不足又以市民益之馬夫分正副正者任坐轎正統十二年巡撫尚書周忱因集價買馬重馬副者輪年集價供送

為民惠議於秋糧帶微耗米易銀代之今義役馬價米是也成化間巡撫議定糧會上馬一足米易銀三十四兩五錢中馬下馬遞減二兩市民定價一十四兩歲輪副馬頭押解各該府州支割後御史陳金二兩市民馬一足微銀四十五兩中馬下馬遞減五兩每馬一足歲支工食草料銀三十二兩其餘除指在官過馬足餉兌鋪陳弊壞照例是用弘治十六年知府劉琬以馬價既於秋糧帶微而馬夫各役猶為民累奏准革去每歲比昭御史陳金奏定事例徵米易銀雇募當地土民充役南北兩便至今行之

上海縣志 湖在縣東七十里北起嘉定南抵華亭為縣所轄松江與黃浦合流入焉東接諸番惟日本最近宋元間入貢皆由青龍市船司後漸徙於四明貢者不復取道沿海皆淡灘物產不逮閩浙百一俗號窮海獨鹽利為饒自清水灣以南較川沙以北水鹹宜鹽故舊置鹽場近有沙堤壘隔其外水味既淡薄難競而黃海之利亦微矣 松江在縣北對浦在縣東一名春申浦其源受杭州嘉興之水起自秀州塘經華亭縣界又迤而東以入南北西涯之水迨至南廣福寺則折而北趨於縣以入東西兩涯之水稍北舊名范家浜洪武間吳淞江淤塞潮汐不通永樂元年邑人葉宗行上書言浚江通海引流直接黃浦闊三十丈遂以浦名今橫閘二里許又折而東北合于江以達海其兩涯孔道則置舟以渡 通江諸浦舊圖經以趙屯大盈顧會松子鹽龍為五大浦五浦之中趙屯大盈

二浦尤為重要趙屯大盈皆直受澱山湖水趙屯迤西為白鶴江大盈迤東為青龍江先正論湖水下流必由白鶴匯以達於江又謂由青龍江入海今白鶴青龍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顧會鹽龍從南來絕橫塘橫湖而顧會又名通波塘松子又名松塘二水同流吳淞顧會松子西來為淮浦為艾和浦東塹浦華潮浦亦眼浦為華漕為西舊江為周浮松子南為北平浦北為烏塘烏塘東為石澗鹽龍迤東為沙岡塘為小茅浦為許浦為魚浦為老浦為橫塘為新涇為東西上澳為大小蘆浦為上海浦張家浜為家浜為東溝西溝為南陸浦由許浦而出為五漕由郭巷而出為莊家浜由新涇而出為浦匯塘其東即龍華港凡江之南通江塘浦具於是然五浦之外諸浦之中在勝國時則新涇為要觀吳執中論順導水勢注江達海僅有上海之新涇太倉之劉家港也今鹽龍以東江以南水

唯在浦匯龍華二港達於黃浦入海為利其江以北水亦有蘆浦有橫澱有徐公港有黃家港封家浜有楊林浦南北分流並入于江會于黃浦東入于海 口為嘉定界

天啓元年七月巡撫王象恒奏南贖復舊疏 據四
府冊開每歲漕糧正改兌并耗米共一百五十三萬一千
九百七十八石八斗一升零白種并耗脚大船及各王府標
米共二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八石八斗八升零南糧并耗脚等
米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零軍儲存留孤軍米一十
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石三斗七升零此四府本色之粟也而本
色三核撥白布皮共三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四疋備在外美金
花銀三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九兩零京邊銀二十七萬一千六百
七十二兩零京費運江米折產庫等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
餘兩南北等部馬價糧口藥材四司料價等銀七十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兩餘而此四府折色之粟也而加派運餉銀二十一萬一
百五十八兩五錢零備在外美以地畝言之蘇杭四府田地山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杭

四十一

共止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畝零以畝計之七等之田每
畝該納本色米一斗八升二合仍納折色銀一錢二分七厘五毫
中等田每畝本色米一斗三升六合仍納折色銀一錢四厘零下
等田每畝本色米六升三合七勺仍納折色銀六七分而一切使
費起利之苦又難計耳此四府每畝田租之粟也夫字內之
賦多者每畝八九分少者四五分甚有止二三分者有田四府之
重者半人止利江南錢糧之多久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
已而字內之重者相若矣江南止完及五六分已而他處之輕
者相若矣况天賦造之傳奉衛運之更著水陸之衝背江
海之防禦糧之煩費不勝駭聽乃遠餉之供獨一例派徵加而
又加故重而又重自今不為斟酌持何底止臣所以為民請
命者不敢徒見乎推正之數但就中重為減省有三焉一

則積逋之當盡免也臣查 恩例四十二年以前者免其後
有加派二年免帶徵二年之例恩非不濫然而不免者亦何
能免也少民辨見徵猶苦不給況能完累年之帶徵乎其
奸猾者且以總之欠也并見徵者而亦抱之矣自今以常年
見徵依期完納為主而以前年分除已徵貯庫者起
解外餘止帶徵一年或二年其連年欠不能完者盡蠲
之一則加派之當漸減也自遼事起加派三次共每畝銀九
厘海內皆然江南蓋最獨少獨是他處賦輕即稍加獨不
覺若江南即不加而額已數倍他省矣乃又從而增益之
蘇州則八萬三千六百六十餘兩而吳松江則三萬八千二百三十餘
兩而常州則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而鎮江則三萬四百餘兩
而其餘如他省同也而原額之重則與他省異所謂不獨其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杭

四十二

而齊其米者也故加派當重減也一則改折之當款議也南京以
白粳米六千石或全折或半折原無定例每石加耗米船共有
八斗貼銀一錢是一石另有二石之費矣此項例每石折銀七錢
以平米一石米五錢其數正該一石四斗此外六斗皆係浮額經
計多至三千六百石矣前已奉文改折三年照此後又派本色仍
增貼單是當水折以省耗費南京各衛倉糧額三萬九千四百石
五斗此項原供各衛軍糧向難例派本色各軍仍是每石六
錢折五則何不即以此錢解而便小民得者毫釐也南京各衛
所蓄蓋六萬石此項原非本地所產供以米代運若每石六折
六錢解京買運則每石得者耗折五斗况南京至京遠集
買運至便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乎且若連徵本色勢必愈難
難解散家衛役之費又難指計是當款款請折不再計而

可嘆者又知北縣折銀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元足每元價銀六錢五分整銀一錢共七錢五分核因交納本色項并增至二面二錢似應照舊例每元解銀六錢五分同京還交部可省民間杜整無算又齊頭指單數雖無多例分民解庫有批統收細等費每正銀一兩即解銀一兩而解戶每名仍賠費不貲既指單止封水害需用非急而部中有銀則指單獨不可市買乎嘉定田少地多額派布九萬五千五十元太倉崑山共四萬四千九百五十元武進宜興各三萬足事乎上海共十萬七千八百四十九元青浦縣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五元從來不能全完若從住前疏量免三分之一改折十分之半亦官民兩便之策也又若事前雖修疎濬漆油之類每一委解至京多事同內監以濫惠免數鋪墊苟至無不報又何不折之使公帑得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四九

用地方官實辦也此政折又所當亟議也八月十八日奉聖旨東南民窮可念但內府錢糧多係舊例著照舊行餘著該部知道

四年五月撫按題水災疏內稱嘉靖七年災傷蒙先將本年起存錢糧盡行豁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勸實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三十三年災傷蒙先將本年存留錢糧盡行豁免起運額派大半改折後將本色及三十二年以前未完起存停徵又將內府錢糧銀四十年水災蒙先將本年先軍糧米民運白糧盡行改折宗人府第折并京庫單折布帛等銀俱准停徵仍將鈔關船稅与各行引價事例等銀俱留賑濟萬曆十年水災蒙先將本年起運漕糧并南京各衛倉糧以折又留關稅与各行事例等

銀賑濟十七年災傷蒙先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五分見徵五分餘宗人等府衙門俱准停徵又蒙專差科臣楊文舉齎銀三十萬兩賑濟三十二年水災蒙先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其餘各項供分則停徵又于山東解送內帑留銀五萬兩差官解齎賑濟蘇松四府又欽准浙江巡撫稅銀撥一半賑濟災民

東南之米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先六軍之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也夫軍運以十軍僅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民運以民而米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百里小民供役運道諸言制得衣服打賤人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每度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五十

費銀十五兩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關一錢不須且洪天關夫共與稅糧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關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關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民渡造此船裝載白糧一入船其艱便糧長不若如縣每日供奉船戶及持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存身氣血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船凌虐豪惡一遇故將已船持標微有損傷即便時橫民運之船百般供詐不厭其欲不止也此其苦者在途者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此役鮮不傾家產今計宜將白糧得運軍順早便民出所有以益軍之出餘乃代民

田地

宋之田有曰公田爲充進每畝起租上自一石五斗下至七

斗一升四合按宋火淳化中田制為三品膏沃而無水旱為上品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墉瘠而無水旱

下二百畝只計百畝十收其三恐無若是之重也曰

園田 係江
湖水浸
田 租
四斗或
三斗曰
沙田 係
自地經
理 江
湖

租三斗或二斗曰成田民墾耕種地爲田納糧二斗曰營田民墾工本

租四斗或三斗二斗曰職田魚鹽立官者上

自八斗七升丁至六斗三合五勺制吏得職田供祭祀六

奇知軍府事八百六十人有奇通判軍府事司僉判司教

授司節推添差節推司察權司知錄司司理司法司所監

糧料院監羅納倉監者稅監在城稅務監聘軍庫監都酒稅比稅務司排岸司巡轄司司總管司路外添差給鈐

北一廟官北二廟官常平司提幹茶鹽司提幹文臣支鹽

[illegible]

六百八十石知吳江縣事三百八十石知嘉定縣事一百

監稅務以下各有差元則平江路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
每員由八頃同知治中存判推官經歷知事提控案牘照

唐承發錄架閣各書差吳縣長洲二縣達魯花赤司達魯花赤司錄事勾錄刊

職田二頃縣丞縣尉典史巡檢各有差
定四州連魯花赤知州每員職田四頃同知州判提控案

勝都日各有差海運者漕運兩戶府達魯花赤正鎮戶副
萬戶經歷知事照磨奏差通事驛史鎮撫千戶達魯花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五十一

正千戶到千戶止有種粟與田國初蘇州衛太倉衛曰常
指揮各事亦有撥賜田畝收粟一百七十石合無
平田係斷流曰義役田正差役者曰社倉田官貧民田歲儲備荒
者
曰局官租田曰養濟局田曰居養院田皆養鰥寡孤獨老幼殘疾者
曰因糧田官給以曰沒官田乃斷沒各頃田土料租高下有差高
者不踰一石五斗下至二斗

之田則有園二縣四州共計八千八百二十九園吳縣九

百一十七團長洲縣一千七百八十八團常熟州一千一

百一十一圍吳江州三千三百六十八圍崑山州一千六

百四十五圍嘉定州一千一百圍延祐四年行經理之法

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五十二

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計畝起科

朝洪武初七縣官民田共六萬七千四百九十頃有奇

官田地二萬九千九百畝有奇
走耕厝一十一則一則七

三升一則六三升一則五三升一則四三升一

則五升一則三升一則一升又功臣遷官田開耕田俱名

者民田地二萬九千四十五頃有奇起料凡十則一則五

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三斗三升一則二斗六升一

則二斗三升一則一斗六升一則一斗三升一則五升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五十二

則三升一則一升抄沒田地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八頃有奇內有原額今科之分原額田起科凡六則一則七斗三升一則六斗三升一則五斗六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四斗今科田自五斗五升至三升止凡二十八則崇明官田又有曰江淮田江浙故官田沒官田俱科黃赤蓋抄沒田有曰故官田江浙故官田沒官田俱稅米弘治十六年一州七縣實徵官民抄沒田地山蕩等項共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五頃有奇官田抄沒等項六萬五千三頃有奇民田等項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頃有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五十三

地等項三千六百三十三頃有奇民田等項三千四百七十頃有奇長洲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七百一十頃有奇山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九百二十六頃有奇民田地二千二百二十二頃有奇常熟縣官田地等項八千四百八十二頃有奇民田地八千一百一十三頃有奇江蘇官田地等項八千七百一十九頃有奇民田地等項四千二百三十八頃有奇嘉定縣官田地等項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頃有奇民田地等項四千一百六十四頃有奇太倉州官田地等項六千九百頃有奇民田地等項二千七百一十九頃有奇學田四千六百頃有奇崇明縣官田地等項二千二百四十八頃有奇民田地等項六千七百五頃有奇

稅糧

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約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

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然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矣軍興隨時增益始不一矣

祥符間夏稅丁自鹽錢一萬六千二百貫絹五萬四千四百足紬二千七百足綿四千四百斤各有奇秋白粳米三十一萬三千七百石有奇元豐三年歲輸帛凡八萬足苗三十四萬九千斛練二萬五千兩免役錢八萬五千緡皆有奇淳熙十一年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上供諸色錢一百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五十四

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各有奇寶祐初苗額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有奇五年增為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為定額官民之官由此始景定元年即寺程元額鳳以事故之數具奏免徵民額以蘇自後歲實徵稅管三十五萬六千五百貫閏子苗米二十八萬三千九百石續管二萬三千三百石贖軍米九千四百石各有奇宋史紹興十一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平江廣八昔十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縣二十萬耳元延祐四年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租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賣二千二百錠所入與宋倍從國朝洪武初夏稅絲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兩大麥正耗一萬

一百石小麥五萬一千八百石豆一十七石菜子二十七石糧糙米九十四石錢鈔一萬九百八十貫各有奇秋糧正耗二百一十四萬六千六百石黃豆二千七百八十石各有奇花椒八片七兩五錢

弘治十六年夏稅絲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兩有奇吳三萬五千兩長洲縣七萬九千兩崑山縣三萬四千五百兩常熟縣六萬三千五百兩吳江縣四萬五千三百兩嘉定縣四萬三千九百兩太倉州三萬六千五百兩各有奇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四石有奇吳縣三千四百石崑山縣一千二百石常熟縣三千八百石吳江縣二千九百石嘉定縣一千一百石太倉州三萬二千二百石崇明縣一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五十五

三千石
鈔二萬一千九百六十三貫七百七十二文崇明縣鈔俱無
秋糧正米二百三萬八千六百四十石連耗共米三百五萬六千一百一十四石各有奇吳縣一十三萬四千石長洲縣四十一萬七千七百石崑山縣二十八萬九千八百石常熟縣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嘉定縣二十八萬四千六百石太倉州二十一萬三千石崇明縣二萬四千石各有奇
按洪武初官田重額止於七斗三升而今民間乃有一石三斗一石六斗或二石者蓋莫知其所始豈所謂抄沒官田者乎固非定則也且洪武中正耗不過二百一十四萬

然猶屢下寬貸之詔洪武四年中書省宣使張彬奏詔開禧免通秋糧二百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有奇

六年八月奉
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飲食曾數府縣鄉里接濟我知即小百姓好生受祭惜的糧米不須還官都免了

七年中書省劉村奉
旨體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百姓每好生飲食生受今歲夏稅合納的絲綿錢麥等物盡行蠲免德官家便出榜去教百姓知道有司體

長每母得梓種

永樂以來漕運愈遠加耗滋多乃至三百萬石

宣廟深憫斯民之困特下詔捐減官田重額知府况鍾又累疏奏減七十餘萬畝民賴以稍甦然民間重額今猶未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五十六

除宜當時有司不能奉行 詔旨之過邪宣德七年三月諭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

勅諭恩例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此凡宋元官田謂之古額

嘉慶定縣志言知府金綱奏稱勸重文皇帝聖德極事微至言所
以死生官德上平知府沈鍾此撫侍郎周氏復奏得請
嘉興府志金綱奏與入洪武中為蘇州知府百姓苦官民則不
齊里胥為奸烟土疏請減重額得罪賜死

天啓五年分嶺山縣

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 優免一千一百一十八丁
編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七丁
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頃一十三畝七分三毫 優免四百
七十二頃五十八畝八分 遺貢編一萬七千頃五十四畝九分三毫
佃陽五百四十一頃八十六畝五厘四毫 里中銀通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二十一

均徭銀除優免外并

長洲縣田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五頃 吳縣田七千一百四十一
頃 吳江縣田一萬二千六百一十頃 常熟縣田一萬七千五
百四十一頃 崑山縣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九頃 嘉定縣田一萬三
千二百四十一頃 太倉縣田一千九百一十四頃 常熟縣田一萬一千
三百六十五頃
長洲縣平米四萬五千 吳縣平米十五萬七千 吳
江縣平米四萬三千 常熟縣平米一萬一千
崑山縣平米三萬九千五百 嘉定縣平米三萬三千六百
太倉縣平米三萬三千六百

萬曆四十五年分

大倉州

戶口人丁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九百九十九
實編糧里人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四丁每丁科均徭銀一分一厘九毫二
絲五忽六微八纖里甲銀一分四厘四毫一絲一微八沙九忽七纖二
田八千六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七分八厘四毫 舊倉一百四十二頃五
畝九厘四毫 已上二項田蕩塗共八千八百三十一頃七十七畝八分八
厘三毫內除優免均徭田蕩塗五百三頃一十四畝五分實編糧里田蕩塗
八千三百二十八頃六十三畝三分八厘三毫每畝科均徭銀八厘四毫六
絲二忽八微四纖里甲銀五厘二毫二絲五忽九沙四毫八厘八沙六厘
蕩荒公占不等田蕩一百五十五頃六十一畝七分九厘三毫舊例不科
實編均徭銀七千六百四兩二錢九分六厘五毫九絲九忽六微六纖六沙
七厘內扣小倉銀六十三兩四錢八分五厘五毫五絲四忽八微四纖
甲銀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一分八厘二毫三絲三忽三微四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二十一

長洲縣 戶口人丁一十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丁內優免均徭人丁五千六百一
十一丁實編糧里人丁一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八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
三毫四絲二忽一微七沙四毫九厘七絲七忽七纖七沙八忽七纖
六纖三沙三毫
額徵田地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頃三十二畝五分三厘三毫內優免均徭
田地一千三百六十六頃三十六畝七分九厘實納田地一萬九百五十七
頃九十五畝七分四厘三毫每畝科均徭銀六厘七毫八絲七忽七纖二沙四厘
九厘九沙二毫里甲銀四厘六毫六絲八忽五纖二沙一厘 額徵山
蕩九百三十七頃三十二畝九分九厘七毫內優免均徭山蕩二十三畝三
分六厘八毫實編山蕩九百三十七頃九畝六分二厘九毫九絲九忽七纖
三厘三毫九絲九忽五纖一沙二厘四毫九厘六毫里甲銀二厘三毫三絲
四忽二微六纖五厘五毫
實編均徭銀一萬五百兩一分六厘五毫三絲八纖七沙八厘三毫二沙四
扣小倉銀六千七百三十七兩二錢二分二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二纖

十九百四十五兩八錢四厘二毫九絲三忽三微四纖
吳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九丁內優免均係人丁二十三十一十八

丁實編均係人丁九萬八千六百五十一丁內均係免均係人丁二萬五毫
四絲九忽八微八纖二沙七厘里甲銀二分一厘四毫七絲八忽二微五纖

一原皆編銀一厘九毫九絲一忽三微一纖九沙
原額田地四千九百六十二頃五十六畝九毫七毫內優免均係田地三百

九十二頃五十分二厘實編田地四千五百七十頃五畝八分七厘六
毫每畝科均係銀一分八毫四絲九忽九微六纖九厘里甲銀七厘一毫五
絲九忽三微四纖一纖六沙七厘皆係銀六毫六絲三忽七微七纖三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五九

實編均係銀九千二百四十五兩三錢七分六厘五毫二絲六忽六微六纖
六沙七厘內扣小蓋銀五十六兩二錢八分七厘四毫六忽八微七纖 里

中銀六千四百五十五兩五錢八分五厘五毫九忽三微四纖內扣小蓋銀
二兩五錢二微 實編銀五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四厘七毫五絲

吳江縣 戶口人丁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二百二

十五丁實編人丁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八丁內均係免人丁一千二百二
十五丁實編人丁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八丁內均係免人丁一千二百二

五錢一沙一厘一纖四微
田一萬九百六十七頃三十九畝三分一厘五毫內除優免均係田六百二
十頃三十六畝五分實編田一萬三百四十七頃二畝八分一厘五毫每畝

實編均係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七錢二分五厘九毫二絲六忽六微
六纖六沙七厘內扣小蓋銀一百六兩四錢九分四厘四毫四忽九微

四纖 里甲銀五十一兩五錢九分三厘五毫二絲六忽
常熟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一千五百一十一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一百五十六

丁實編係里人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五丁內均係免人丁一千一百五十六
一原皆編銀一厘九毫九絲一忽三微一纖九沙

九沙五毫四厘六沙五毫
田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頃九十分二厘六毫四毫內聽灘板荒田三百五
十三頃三十一畝一分六厘八十四兩申允新板荒田四十二頃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六十

九十七頃二十五畝二分九厘七毫又高明沙三十七頃三十三畝五分二
厘實熟地萬五千七百七十頃二十一畝九分二厘八毫內優免地萬一頃五十

八畝三分八厘六毫實編係里地萬五千六百六十八頃六十三畝五分四厘二
毫每畝科均係銀三厘二毫三忽六微四纖五沙二厘五毫八忽四微里甲

銀一厘六毫一忽九微一纖四沙八厘八毫六沙六毫
實編均係銀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兩三錢六分六厘五毫九絲六忽六微六沙

七厘內扣小蓋銀六千九百五錢七分六厘六毫六絲六忽八微八纖 里
甲銀六千六百八十八兩二錢三分六厘一忽

崑山縣 戶口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內優免人丁一千九百九丁實編
係里人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五丁內均係免人丁一千九百九丁實編

分三毫每畝計內係銀七毫六毫一絲七忽九微七纖九沙二塵七埃里中
銀三毫八毫一絲三微三纖一沙以虛九厘三毫 實編佃蕩共五百四十
一頃八十六畝五厘四毫每畝計內係銀三毫八毫八忽九微八纖九沙六
塵三埃五沙里甲銀一毫九毫五忽一微六纖五沙九厘九埃五沙一毫
實編均係銀九千五百兩三錢四分三厘八毫六絲內扣小直銀七十二兩
四錢七分三厘三毫三絲三毫六微一埃 里甲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七
錢二分二厘六毫八絲一忽三微七纖五沙

嘉慶錄 戶口八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米四萬四千
五石八斗田蕩一萬三千九十三頃五十五畝八分八厘九毫平米三十七
萬八千六百三十五石五斗六升九合八勺內有虛補未盡荒蕩平米七十
四石二升二合三勺三抄照例轉作糧散外實熟田平米三十七萬八千五
百六十一石五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丁糧共准平米四十二萬二千五百
六十七石三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內除優免人丁二千四百七十七丁田蕩
雜米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石二升三合九勺實編佃里人丁七萬八百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六十一

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米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三石八斗田蕩銀米三十
六萬二千九百八十石五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共准平米四十萬五千五
百四石三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每石料均係銀一分四厘七毫四忽四微
五纖八埃一沙四塵四埃八沙七厘里甲銀七厘七毫六絲五忽四微一沙
九塵三埃三沙九毫

均係銀共該銀一萬七百一十兩八錢三厘六毫七絲二忽三微二纖九塵
五埃五毫內除稅糧派割等銀四千四百八十兩二錢二分五厘該編銀六
千二百三十兩五錢七分四厘六毫七絲二忽三微二纖九塵五埃五毫內
徵免銀二百五十一兩五錢八分七厘一毫四絲五忽六微五纖四沙二塵
五埃五毫 實編均係銀五千九百七十八兩九錢九分一厘五毫二絲六
忽六微六纖六沙七塵 里甲銀三千二百九十一兩四錢五厘二毫九絲
七忽二微四纖四塵七埃六沙
崇明錄 均係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九錢四分五厘五毫九絲九忽九微九
沙八塵 里甲銀九百六十三兩五錢三分二厘九毫

吳縣志 後法 永樂二十年奉 欽旨暫借南方百姓買馬當差過

二年仍著土民買馬替地每回未有司欽奉 朝命於額糧及人丁
編食馬頭買馬解送北直山東河南固鎮江北奇處各驛 正統十
年巡撫侍郎周忱設法為頭解戶於秋糧長役米內取辦起解 弘
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魏紳具 題吳民買馬解北此驛盡費身亡
家奉 旨以後為解編入秋糧項下徵銀解府轉解各驛買補馬匹
應用著為令 嘉靖十七年知府王儀立法編食糧解站田多寡為
輕重 嘉靖二十七年知縣宋儀望置買公田助役 隆慶二年知
府蔡國熙詳定南北運糧收存役及倉兌並五年一編與十排年役
各別採輪每遍編期核造虎頭龍尾冊食點以因多少定差輕重
章府總縣總食點大戶改選書役承充 章報庫子城當寺為倉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六十二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章報在城附郭總甲子十排年役日
輪充 萬曆二十四年知縣袁宏道立法催徵條編折銀以上五甲
屬紐僅下五甲屬里長先十排年皆赴縣聽比 萬曆二十七年知
縣孟習孔清核助役公田釐正收放規則 萬曆三十二年知縣曹
汝昌釐正公租貼役并章完差民 萬曆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
徐氏式題 准均役科甲貢儒分別限田因核奉縣山多田少人習
徑商洞庭東西兩山並家貢田地兼編糧差仍分輕重役為上中下
三等以田資多寡為差次



松江府志

田賦一

國朝賦額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賦計單虛非特小民將腹攬肩即上官催征之時亦且含涕鼓枵而不敢抗規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得已哉余為是獨詳賦額而先之既而賦額既而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史茲上者幸賜詳覽焉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制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千八百畝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六十三

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反矣松郡糧重始于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園田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還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催



役力差變為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編裁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者為勸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料之法每二戶出絲一介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介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六十四

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儀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馬等草料供於民間照田糧料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比平等處衛所官軍不知草束自米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米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無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即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務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

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于納戶而縣官派之于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報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文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文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縣論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六十五

加耗貧富通均官民而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遠餉亦宜準此俟運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穀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況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穎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于丘山而算之甚昧于心目惜之罔得無為驕龍之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田賦加額數

洪武三年庚戌九月戶部奏賞軍用布其數甚多請令浙西四府秋糧內收布三十萬疋上曰松江乃產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以便其民餘徵米如故

七年甲寅五月上以蘇松嘉湖四府租稅太重特令戶部計其數如畝稅七斗五升若除其半以賑民力

十三年庚申三月上曰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土也此年蘇松各郡之民困于重租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六十六

官不知恤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以下仍舊自今年為始通行改科

十七年甲子七月命蘇松嘉湖四府以黃金代輸今年田租

二十二年己巳夏四月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遼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錢使僱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賦役三年

宣德五年庚戌二月二十一日勅減本府稅糧米麥豆菜共計

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二合

勅諭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斗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欽此

八年癸丑巡撫侍郎周忱 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

額重積欠數多每正糧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至盡

祛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逋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九斗凡夏秋二季上縣有徵

此支糧其後視歲豐歉酌量減耗或加率不出

一折徵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兩

石每三加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

石每二加布一疋准平米二石或二石六斗布疋長四

丈闊二尺五寸者例准三石或三石六斗布疋長四

丈闊二尺五寸者例准三石或三石六斗布疋長四

丈闊二尺五寸者例准三石或三石六斗布疋長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六十二

十年乙卯七月壬辰備運糧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等與廷臣會

議軍民利益一松江府近因少米徵收黃豆一萬石比運到京

多有濫爛宜依時值改收綿布解京

正統四年己未奏准蘇松等府官民田地因水坍漲去處有司大

量漲出者給附近小民承種照民田例起科坍沒者悉與開豁

稅糧

五年庚申五月命直隸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今手折糧大三梭

布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二疋免徵第徵中等三梭布二萬每疋

折糧二石其餘折徵湖白綿布以其民困災故也

景泰七年丙子八月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泰均賦額從之泰以

前此免租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較額其重者多在貧下

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

于是澤始均而賦額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矣

天順元年丁丑四月戶部言八事內一款云蘇松等府糧長納戶

人等送納糧白等糧乞勒內府供用庫等衙門如例一尖一平

收受及在外衙門一體遵守以恤民艱

是歲巡撫石金都御史李東政定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額

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升以上田每石加二

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升以上田每石加二

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升以上田每石加二

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升以上田每石加二

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升以上田每石加二

也

二年戊寅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復舊例

華亭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七斗或減至五斗

上海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九斗

金花銀一兩准平米三石四斗或三石八斗

潤白三梭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

潤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

五年辛巳十二月停免直隸蘇州府松江府所屬今年被災田地

秋糧七萬九千七百八十餘石馬草四萬一千四百八十餘石

開闢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孜 奏定召佃荒田例通計西縣積荒

田四千七百餘頃召民開佃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田

二斗謂之官租仍與民約永不超科加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六十二

七年癸未六月命沐江有正高并直臺 蘇木條帶四所以今年秋
銀秋糧一十二萬石收買青紅紵線一萬疋從中官林寬請也
成化四年戊子巡撫都御史邢宥括得業謫每畝徵平米三升每徵鈔六十二文

二十二年丙午松江知府樊瑩以松江賦重役煩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竇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板實積累權豪索價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富人虛文說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肯以處乃請奏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敷支遣每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編 第六冊 蘇松

六十九

一面隨時估高下或准平米二石或二石五斗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記之人又出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親輸又率有實利民懼趨之于足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嗟突呼吶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之計如清水鄉墾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筆收糧園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贖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又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府俾悉遵之

華亭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銀一錢五分
上海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銀二錢
弘治八年乙卯巡撫右副都御史朱瑄始定分鄉論田加耗例
華亭縣東鄉每畝加耗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五升後中

鄉畝加斗四升西鄉加斗五升東鄉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

上海縣東鄉畝加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五升後又分東鄉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中鄉畝加斗三升西鄉斗

六升
金銀花自成化十四年，至是每面准平米二石六斗。

十一 年戊午巡撫右副都御史彭禮復諭糧加耗加得業蕪平米
為五升二合六勺

十五年壬戌都御史彭禮定祭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三分六厘三毫四絲

[illegible]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十

秋糧
統米六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一石一斗六升
八石二斗八升三合黃豆七萬三千四百一十八石四斗
五升二合豌豆七千三百九十七石七斗二升
七石三斗一升二升一合赤穀七百一十五石一斗二升一合
以上弘治十五年華上二縣總數

又查戶部會計弘治年間賦額田土宜民共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頃六十一畝八分八厘比洪武原額減四千一百六十六頃二十八畝一分一厘

是歲都御史彭禮知府劉琬改定加耗例官田論糧加每石徵平
米一石六斗民田論田加耗每畝徵米一斗二升
十七年甲子同知史俊奏定荒糧折銀例除毋江毋湖抄出海
塘積荒田糧係縣包陪外其餘新拋荒田土每糧一石折
徵銀二錢

華亭縣東鄉每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西鄉加一斗三升四年災

西鄉熟田畝加至三斗六升次年
三鄉熟田並畝加一斗九升四合
上海縣東鄉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一升西鄉加一斗四升

六年辛未巡撫石倉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并銀布折徵舊例
復舊規軍華便民案據華亭縣舊民羅泰等呈以照松江地
方不滿二百里報銷動盤百餘萬石查後年開巡撫時即周大業
公因時處置石倉便益每秋平米一石加耗六斗七升金花銀一
石准平米四石相抵一足准平米一石二石耗布一足准金花銀一
起運出充官軍俵糧師生凍餒不跌而後有餘糧賑濟飢民治
平開始於田上下加耗分作三鄉又分沿海不沿海等鄉不一
舊案相沿死亡若聚存存在案軍家新墾堂大人施恩不焚舊鄉
據上海便至我處等因到縣本縣充為延訪四鄉情多在田上加
耗惟吾松江則不可行有上中下三鄉有肥瘠糧三等有升斗
斛三斛俱係充額料上起限用地立法非後人所可改當官德

續原 第六冊 蘇松

3-4-3

則止取原報文案公折徵金存留花銀拋荒田土召民開墾三年之後
 起運原報後今日倉庫有存留之富細布一匹准平糶一石于時
 民甚稱便其後知府樊公復念小民運糧之苦爰將綱用耗米
 折收白銀之數准平米糶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已兩
 便主故白銀之當時平米糶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已兩
 治七年本縣董知縣因與巡撫同御史變糧法卻於歲收上加耗
 分三等米鄉終是糧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已兩
 有石餘者未下田不遇可種棉花五六十斤菜豆五六斗法既
 不平以率復無多變例或如正德四年何等一斗偏額一斗准耗六分三類
 年以平復無多變例或如正德四年何等一斗偏額一斗准耗六分三類
 長官司與主聽從糧長責罰以致民心不厭輸納依正糧
 事知先干阿故全花銀米四石布疋准米二石一斗卻見錢正
 糧多至少者金花銀多不過一小戶不知大戶銀亦不過一石七斗何故
 錢報至多者金花銀多不過一小戶不知大戶銀亦不過一石七斗何故
 其害也只是以王憲待天下物自然平齊之說亦徒然也田未見
 心則前入立法之通無天而下物自然平齊之說亦徒然也田未見
 則不可行也明矣據此案論田加耗若便小民一府則數戶多耗

通行弊難釐正算者欲將該數端覓小准乎本縣已得萬石一覽
二石粗布一疋准米一石先報下戶及臨賦之糧有餘并瑤白
銀以次分與中戶又次及於上戶路使貧富適均官民兩便今
抄卷等文籍簿故官典限行使蓋各縣李印宜糧概派相徵錢仰
察度府舊蓄當故官典限行使蓋各縣李印宜糧概派相徵錢仰
照光年巡撫周尚書所行則例不分東西三鄉一繫糧上加
耗折米一石細布一疋折米一石銀一兩隨時定價其土中
高戶保派與本色杭糧辛米務使民心悅服而錢糧不至于有
弊因計稅而有官府煙土處聚賄賂刻意示
發鎮店稅凡有官商煙土處聚賄賂刻意示
舊志顧文傳云按田賦歲有增減蓋消長不齊理之所有然正
德五六二年糧額無改而戶總及歲報田數相去至三千一百
二十七頃有奇殆不可曉至于官田四升以下民田二升以下
科則獨見府總而民間亦未聞也此類必有知者今並存之以

俾參攷

蘇松

卷二

張之象云正德五年本府論田加耗故輒減田上總額令每畝
派耗數多及官民依法徵納則所隱額田例輸耗米咸歸書算
賣與姦豪恣依是年東鄉每畝加耗七升例計之該米二萬一
千八百八十九石至正德六年本府復論糧加耗故以田畝實
數報官而別設法侵沒蓋事之易曉者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鼎臣奏為懇請宸嚴明
飭典憲以振舉軍國大計事該戶部題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松
常鎮等府視他郡為尤重田糧定於版籍而欺隱濫派等弊在
今日為尤多蓋官吏代不常而里書飛說益甚教小民稅存
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害及生民大虧國計奉 旨是便行
撫按官著各該知府親詣州縣用心清查有虛應故事及延捱

違誤的指實奏欽此

松江知府黃潤議以八事定稅糧一曰以原額稽其始二曰以事除其虛三曰以公項別其異四曰以歸總正其實五曰以坐派起其運六曰以運餘撥其存七曰以存餘考其積八曰以徵一完其則元金花白銀粗細布價一例均攤各衙門正耗白糧皮加春糧米二斗省去頭緒只作本折一項派徵

一十五年丙午總理糧儲工部尚書李元嗣言蘇松常州嘉湖五府正德年間以內府新添小火者五千三十二名歲用食糧各府增派共二萬四千一百四十八石餘解進供用庫及節年所派南京酒醋局等衙門復不下數千通耗共一十三萬七千餘石歲比不登小民重困乞勅該部查免戶部題覆從之嘉慶二年戊辰巡撫右倉都御史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

六部國利病書

卷六 戶部

二十

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貧民受累不能堪請已暫設專官文田增糧以資國賦以蘇民困吏部題以任本府同知轉負外即鄭元龍請湖廣提督容事食事題報事等上二縣沿垣履敵

三年已已倉事鄭元龍盡教清丈悉去官民召佃之名分作上中下三鄉定額田有字圩號教冊有魚鱗歸戶至今田額以是為準

萬曆十年壬午黃冊遵奉明例以清丈均攤科則實徵田糧入冊舊額田糧并鈔等項開豁

十九年辛卯東事各急於三縣田地每畝加編至三十三年後遞減

四十六年戊午加編重餉銀候邊平即止四十六年戶部劄付又

加編兵工二部又坐派天啟元年照徵

十年編審里役之名

總催一區之役該年

總催一區之役塘長

五年編審糧役之數

布解北運收兌收銀南運風汛解戶鳳陽參折

解戶南京蜜糖解戶南京惜薪司運柴脚解戶南京各

部柴薪解戶南京五城弓兵解戶南京五堂解戶南京

國子監膳夫解戶兩浙運司船鹽解戶織造府解戶

軍器庫子斗給水鄉蕩價解戶南解二六輕賞解戶

鹽糧解戶南京公侯解戶徐州米折解戶揚州米折

解戶山東昌平等驛解戶鳳陽大店驛解戶河間府瀛

六部國利病書

卷六 戶部

二十四

海驛解戶徐州滁陽驛解戶南京農桑絲絹解戶

每縣解保若干保領區若干區領區若干多寡不等每十分

年為十中每中編審總催一名或獨充或二戶三戶朋充謂之

里長亦謂排年輪甲年分專責催辦本區人戶不折銀米假如

於第一甲甲年分承充經催先一年第十甲癸年分即為該年

又先一年第九甲壬年分為總中該年承應起夫漕河運泥棘

刺等差使總中主管里中一應雜事常孔道去處承直官長水

陸往來其城內外坊廂區分地方干係祇應煩難尤為喫緊經

催輪年於八月中承役不拘區分多少內點丁力尤勝者一人

總一區催辦之事謂之餉限總催如于第一甲甲年分充總

催後四年第四甲丁年分即為塘長每年遇有開河水利等役

督率各區該年勾當公務尤倍煩難

官制每區設催辦糧長一名專管催徵本區銀米每年秋赴南京
開領勘合然後取役亦與也舊謂之公務糧長其在本區催
辦人戶則有零星寫遠之煩若官豪據官則有上門守侯刀證之
煩若民力既已告困編審又或不均鄉宦田多貽累日甚隆慶初
年始立官甲書冊每冊用知數人一名應完本折錢糧自赴比較
與總經催人役無涉該區所存田畝各屬應納銀米責在經催
一人其若樂輸本屬人戶之完欠而人戶之完欠又係該區田地
之高下年收成之豐歉更有經催善良而人戶奸頑者則任意
拖賴而累歸經催又有人戶善良而經催奸巧者則私侵入已托
名民欠錢糧不起皆由二弊是役也自今年十月開徵至明年十
月完限如數盡足尚有遲緩奔走之勞而民欠難完往：墮誤甚
有四五年尚未清楚者沿鄉催辦則有跋涉之苦入城比限則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十五

盤纏之旨完不如數又有血杖之苦田地拋荒又有拖欠之苦人
戶逃亡有代賠之苦若遇水旱五年錢糧無出舉一畝之困若獨
萃于一人破身亡家責妻鬻子累月窮年未能脫累故百畝以下
人戶完此一役猶慮不堪若以零星數畝之戶朋充末有不立斃
者

萬曆己酉華亭縣公紹昌經催議

松郡之役莫苦于經催經

催不過於一萬十排年之中挨次輪辦而一畝之錢糧起總盡
責其身十日一限一身在鄉催辦一身到縣應允所以近之有
分身催比之難有上城下郭衙門押保之難有代人賠贖之難
遠之有幾年徵欠之難有十年查盤納罪之難是以承此役者
身家多長總之大患有二一在拖欠一在侵欺染于經催為侵
欺通于民間為拖欠不問細民之定多定少而惟經催之是責

則良者空自為良頑者落得為頑所以敲朴愈多而負課愈甚
殊不知經催特輸役之人有何罪而代奸頑受此苦楚欲除
拖欠惟在于明悉細戶而欲除頑戶侵欺其要在明摘欠戶今
細戶之納與不納茫無查考而徒寄出納完欠之分數於總書
總書之手任其模糊出入種：奸弊即有神明莫能搜剔原頭
總經實徵細冊上下詐然納者不知其納侵者難究其侵縣官
之神日疲而侵賴之害日熾今本職議欲於各區各屬立一實
徵細戶田糧冊每區總催開列畝總一冊一冊二本一本發總
催收執一本存縣發拒上收執此冊先開一區錢糧總數次開
各畝錢糧總數即就一畝分為十限每限總催催于各畝名下開
其完欠完者開其實數若干寫如數二字欠者開其實欠若干
寫不如數三字又將人戶田數照依虎頭鼠尾列其多者於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十六

少者於後以憑比較其點拘頑戶先拘其田糧最多者次及其
田糧少者雖有先後決無俸免官甲團戶亦准此

塘長

每畝歲輸該年一名率作人夫協力潘築有六七畝為一區者有
十餘畝為一區者區有該年數名該年之內經充領區總催即為
塘長專主督率各畝人夫輪備本區水利今議定為役不出區之
法則該區人戶各：自開其田邊河自築其田邊岸人：可以致
力且人：樂于用力亦可使人戶就近赴工止出人力不輸銀米
有弊俱絕又必照田量派如田百畝止可役十二至二十止不
得紊亂成法以盡耗民力但使年：農畢舉行則區內工程自然
次第相及低鄉無不築之岸高鄉無不濬之河水利脩而農事興
矣

塘長事主督率各屬人夫輪脩本局水利但塘長之苦：在撥調遠區其間河動經數十里工費動及數十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歛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有名無實勞費不貲若使差必出于正堂水衙不得私撥役必出于本局別區不得違調則好岸自脩而水旱無虞矣

崇禎己巳年亭鄭公友玄塘長議 江南水利最關民命高則浚河低則築圩好岸之工力甚省但督業主租戶各治其田而事畢矣惟開浚所費甚鉅則泥頭利於包工項名其呈駕言某河宜開一奉執行而該管書手為政矣築縣塘長八十名受賄免差則應役者少役少而費益增此點差之弊也如百丈河十名役以九丈派坐一名以九名派分一文一視賄之多寡為上下而愚者橫索重累此派段之弊也是外則泥頭恣意包攬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三十七

歷年不已其或塘長貧不能給督率屬民以應力作則催償之委官督押之衙役肆行索勒費且無算總計上下書役皂快以至委官泥頭諸人分途括剋皆極其厭飲者而八十名塘長安能給之不得不分派各甲各甲細戶鬻田房鬻子女以應之猶以為未足也究之一年一度撥費如此而開浚何曾着尺寸之效直為差輩作生涯耳且塘長即總催小塘即各甲排年終年奔馳催辦不暇而勞費積出較之應此更甚至或侵正項以奉若輩則版民生道以盡國課也縣司雖非專管顧自惻胸能不曲為之計乎虛據里排呈議酌量可以之法大抵令泥頭包工費給而工完始於水利實：有弊諺稱塘長為小吏重蓋以興作必於冬時天寒凜冽而橫鋤荷擔於百里數十里之外霜棲雪食以赴役其苦甚也人情如此縱嚴督力作必不能前徒虛費

時日已耳何如盡委泥頭坐見其成之為便乎今議將一邑河漫閘切利賴者本府親勘總計幾處分為五年次第築其致批督求以掩庇塘長者一禁禁絕仍計本年浚河若干丈應泥頭工費若干除塘長安應修築本區外得若干名一照各區田若干名一照各區田若干畝應浚開浚河段若干丈有傍近區分親顧赴工者聽其自完此外或顧納銀即令水利官喚集泥頭遵每方一文給銀三錢之例其認代工立冬塘長照畝出銀授之則泥頭不敢多索衙役不得勒詐書役不能上下其手而官無履野守督之煩民無赴工疲敝之苦法孰有便於此者其棘茨一項本屬公署年處緊需其費無幾亦派定數區常川任之色其開浚每年給銀若干交看管人役代其釘載則需索俱杜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三十八

總甲

每區歲輪總甲一名專職識防之事爭鬭非常呈官究治盜賊竊發率眾捍禦而惟附郭者最稱煩苦

粗細布解戶工上役

洪武三年庚戌九月戶部奏實軍用布其數甚多請令浙西四府秋糧內收布三十萬疋 上曰松江乃產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以便其民餘徵米如故 實原

弘治十六年癸亥四月戶部奉

旨文武大臣及外道官議上足

國裕氏十二事向一事曰戒括危謂蘇松常等府歲解新糧布疋舊例送部者中送貯中字庫俾同弘治十六年秋庫以布疋不登象樣檢出嘉人恐嚇解戶揭債賄賂致費銀八九千兩近奉准令後該印者中送庫不必再檢而該庫批奏布不及三觔故得自揀不

知蘇松布精細而助款不足此方布粗厚而斤數有餘自今蘇松等處解布至部揀中送庫不得再揀以免解戶借銀兩囑之弊奉
旨更議以聞實錄

萬曆庚戌華亭縣公紹昌布解議 華亭布解最為煩苦一縣額供三線細布二千四百五十餘疋每疋布價銀七錢鋪墊扛解盤用銀一錢一分二線細布一萬三千四百五十餘疋每疋布價銀六錢鋪墊扛解盤用銀一錢一分濶白線布四萬八千九百餘疋每疋布價銀三錢四分鋪墊扛價並用銀九分自領銀後牙質房聽驗印解布被油紙包裹每車開闢挂號銷批到京門車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織庫夫衣隨廚役是而後手攢飯茶米土儀磁頭後水准夫交納等項每疋賠銀不止二三錢一經還回則更復解送每疋有賠至五六錢者在本鄉先

經揀選檢印至京又止任意揀選百千沽賣此其大之役如萬斤之屬必當委之萬斤氣力之人而近年乃愈熟中人之家又不給銀單寒下戶豈能賒買勢不得不賣田鬻產獨債買布挨到京郊及其交卸獲批則已吸膏及髓更無別家餘利矣所以六中一聞此役如赴死地蒙徐撫臺奏請二線每担布照價改折三線布以本邑附元船解運而宸閣不行朝臣同情今議於五通年中編定此役以第一級實巨富四餘二千畝家累巨萬金者賦之必不容勢家富稅不使中戶濫充編審既定每年除除大戶正月決無包盡先給銀若干驗收布若干印貯庫中隨即發銀再買驗收既足給文發付印時并鋪墊銀給之定勘限期解京批廻一面報本院知會戶部以防其中送漏渾之弊庶幾有此役者可復吏生而布縷之征可以永永終事矣

崇禎己巳郡侯方公岳貢布解議 布解之受累無窮而約畧言之其病有四曰發價之太遲也扣銀之太重也衙署之縱橫而催批之太急也蓋此役須該縣大富者充之官視以為大富也吏胥門皂無不耽：視為大富也曰夫夫畏官法而輕錢帛者欲以充公費而飽豁望非若輩莫取焉於是先買布後給銀之說而布解困於是每十扣一扣五之例而布解困於是有項區府快檢通縣快見面錢有例催領銀有例催買布有例催驗布催印布有例催晒布催布出境有例造押布出境而安身路費又有例節：需索而布解之膏血盡矣其印布也鋪堂有例茶房庫房有例書門皂快各有例不則踐踏及之布方出境而催批之檄相續不絕每一票至非數金相酬難禁其凌逼層：剝削而布解之皮骨盡矣今議將解戶名下應納之糧餉

盡數扣作布價餘則官給串單令解戶設櫃自收則違發重扣之弊可除也官府多一票則小民多一累况大富如布解尤群小所視為魚肉者乎今議府縣催押之票一切已之但令解戶自具限狀某日有布可印違限責之夫亦何辭至夫驗布晒布之票與押令出境之役則又萬：可省者每春季起程者限以八箇月四月起程者限以十箇月五月起程者限以對年寬以時日而責其違限夫又何辭業既省限既寬免快歛手矣而門內需索尚有竟料之外者曰印發之不速也侍從之太多也惟是隨到隨印隨印隨發絕不留宿而一吏一門之外非批布守布者不許與布近違則重創之明示以官府護惜解役之意而赴院挂號上臺親為查問前弊未懲嚴提重究或亦懸息積苦之一端也

崇禎己巳年亭鄭公友布解議 舊例解戶四名領解梭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足棉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足除價扛外又有墊貼銀兩共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零給役之費差亦膳舉然五兩之內必竭數十大戶之力甚至破家而猶不得完者何也大戶出名則人皆利之自領銀以至銷批之日在外在京等吏書而上極於內庫官監無名之費不可勝紀若改以官解則奪其擅募外費永革而內費亦省其十之七八以內外所省盡歸之正費則官解無累然向來官解不能竟事者何故領買不得其人收解不得其法差委不得其官也今在城機戶慣織官布者原自其人查布分別二線三線有每疋定價三錢八分或四錢者各增二分則機戶不謂厲已也而任之矣機戶既定則分派里排各買二三十疋上納即算除白銀比薄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一

額且一二月之前以銀交機戶報數在官已免里排比責一二月之後仍嚴限機戶交布其不如式者止責之機戶則里排無受勒受賂之累亦不謂厲已也而任之矣又何患領買之侵費乎里排納縣驗訖即同扛價墊貼一併解府仍於扛價內每半量扣百金修本縣及糧廳座船二隻以供運載而解官監之直至河西務起岸登車亦即於扛價內扣銀催車入京凡車每輛若干亦有舊例定數可比者即或水陸舟乘解官不能不藉書快之照管仍每名重給工食恤之而現成銀布官自監守與書快無預又何患收解之乾沒乎解官向為縣佐所暮所營蓋不待布之起程而費已不貲況衙役因之以騙剋其暗耗尤甚迨解官到京交納一以月家相徇而悔無及矣至今諱者哀之項者新奉功令以官布責成白糧總部官帶解蘇常各府向以佐

戴官解隨即遵行松江同屬民解未即議更然年：縣奉總部催解總部入京亦年：蒙部切責今果遵 旨奉糧廳督解其領買收解俱行縣料理計原編扛墊儘足潤解官之苦當不至力諉也又何患差委之營求乎夫差委與領解收買俱無可慮則官解行而民解可免即舊役分任白糧等解則一邑之役盡輕矣豈徒為布解一役而已耶乃鄉紳持論則謂官解美法也行之數年而不繼則仍為民累且曰審編必公道必殷實發銀必早必完必承如給串自收之新法為布役計身家計長久無過此道矣縣司再進布役而詢之各役亦謂身係大戶往役固宜但得役之不竭力不破家者即屬萬幸今給串收銀法使役輕雖布解甚苦亦耳之矣先據糧解丘賢等條陳謂布役之苦衙門指詐弊實無窮詔瑞勸索給串難盈且不特此也買布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二

後領銀不免重揭手錢且買布印驗解布獲批而價未領足即領亦必仗請托順求所領又不得實無怪乎民間視之如蹈湯火也既蒙洞悉前弊布銀現給全給并衙門需索一應牌票雜費盡行禁革所省實多各役皆有起色矣竊望申詳將前項積弊嚴示禁約其自收新法勒石永垂即是陰德初縣司蒞任之始查儘京邊金花完及五分即派仁義禮智信五號銀樞令布役自收收完具領吏書不全經手民納之而民收之故故領營扣之弊徹底清釐此固法之甚便而可久者今將官解一議俟之後舉但嚴禁衙門需索雜費仍自行自收之例則官布不為民病矣

陳繼儒議

三線布細勢不容折潤白粗布濫懸綿疎比人最所厭棄若照

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於得銀：又可以轉買商市此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落省出墊貼銀四十二百兩減去會計微額此一舉兩得者也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上上張

每歲糧長領運上供白熟粳糯米及府部等衙門祿米實該正米若干石算如歲用白熟米每石若干春辦米每石若干二項共該米若干石准糙米若干石華亭縣該糙米三萬六千三百石有奇上海縣該糙米二萬三千八百石有奇青浦縣該糙米一萬三千九百石有奇此項縣派該保區區該役自收不煩收兌出入又領夫船中脚銀兩每石該銀若干華亭縣該銀二萬四千六百兩有奇上海縣一萬六千二百兩有奇青浦縣九千五百兩有奇此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三

徵收在糧奉東支領是役也在家有收貯春辦之苦在途有風波剝淺之苦到通州剝船歸關車運到倉有虧損之苦交納有折耗鋪墊歌家勒指盤纏守候之苦又途過軍船官船推擠不前隔年守候之苦須得家厚丁壯往年熟慣水路入戶充之議將熟區田千畝內外者編此五年之內華亭應編北運一百四十名上海應編九十名青浦應編五十名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較不得勒索動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成化以後部官避嫌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有絕戶者矣民避糧役過於誦成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

之例有數十家朋黨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涕

萬曆庚戌華亭縣公紹昌北運議東南之役最險最危而又極重極大之費者莫甚于此運有三千餘里之苦有洪開淺溜之苦有經年隔歲之苦比之在鄉諸役更險更遠正米外又有私耗春辦每石約贈七斗車水脚等銀每石約貼八九錢其使用似覺充足而往至于破家者何故蓋其在鄉則苦於漕軍之爭兌候米候銀之執延船戶水手之需索其在途則苦於漕船之壓阻漕軍之嚇詐閩津官店之索稅其到京則又苦於車輦之狼籍盜竊歌家之積奸朋詐內瑞之橫肆攫取批迴之守候淹遲守候之賠費百倍而尤最苦者曰銀米緩發四船幫開運蓋糧從不通中人之家豈有贏餘自僱夫船自備運橋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四

糧專侍公家貼銀以為用而往之以錢糧不敷至於擔關今本職先將北運糧長本戶糧米免其兌漕儘數除作白糧外次將白糧正耗米與收兌漕米拈開分派必不使總書作弊專派荒區荒畝有苦樂不均之患惟車水脚等銀常苦徵納不前或有遲悞不發及既解銀至部運衙門又不全給半留上賴以待中途徐給所以糧役延挨時日至三四月中乃始開幫甚有五月而開者夫五月正當山水盡發江河會通宜乘大水通行之時而糧船方在江淮以南遲遲不進及連加開水已淺涸則安得而不遲延守候哉今本職議請頒定限期規則務於十月即開派白糧應收區區派定即聽糧役及早春辦決不許漕糧借兌而車脚水脚儘除本戶白銀外其餘銀兩自十二月至正月即盡數一填與之必於十一月春辦十二月下糧完足至正月即

擬督二月即一齊開幫則三月抵淮四月入湖五月而過會通河六七月從衛河而直抵張灣到期滿發母容遠限至於途間當遵歷年具題欽定各船頭立一大牌明諭以漕糧係三軍之芻糧白糧係商方之玉食並不許漕船爭壓白糧之前又不許漕船以腐爛船木故為接擦以滋詐害有爭壓詐害者衛官奏題漕軍重究又遵歷題免於途中留驗以妨嚴程則糧船可以如期而進而至於權閘官店當念御用康餉何乃困之以稅合請憲檄照會閘稅不得索稅分毫永無擾累其抵京則又在風力倉場部院痛楚歇家之朋索內瑞之多取批迴之久稽而十月中各使竣役獲批以南則御用得以及期報役可以補救亦東南一大利益也

收兌糧長上等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五

每歲閘府兌軍正耗米淮米衛倉米運米行糧共該若干石除官甲書冊民甲國戶本名田糧常年例應自國自兌外其各保區屬民戶田畝推收不等大約收兌糧長一名約兌漕糧一千二百石或千石是役也自本年十月至十二月有守候交納之苦每名約催書算解手搬運看守人夫數名并借貸倉廩置買席木板食用諸費之苦自明年正月至三月有守候交兌之苦又有旗軍勒贈耗橫索使用之苦又有頑戶紳和細穀水漿米多濕熱在倉蒸黑之苦又有船錢擔錢之苦又有旗軍踴解淋失之苦但收支不出本鄉比之北運不同今議官中田九百畝編充一名國戶慣役有千畝者亦類編充五年之內華亭縣應編收兌糧長三百名上海應編一百九十名青浦應編二百十五名

宣德六年辛亥十一月行在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先

是平江伯陳瑄言江南民運糧赴臨清等倉若與官軍兌運加耗與之民免勞苦得以務農軍亦少有贏利命侍郎王佐往淮安與瑄等再議以為可行上復命群臣議至是吏部尚書塞義等議奏其法寬便軍民加耗之例請每石湖廣八斗江浙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令民運赴原定官倉交納不納兌者聽自運官軍補數不及仍於揚州衛所備倭官軍內摘撥其宣德六年以前軍告漂流運納不足者不為常例許將粟米黃豆小麥抵斗於通州上倉軍兌民糧請限本年終及次年正月完就出通關不許遷延妨誤農業其路遠衛所就與本都司填給勘合從之

萬曆庚戌華亭縣公紹昌收兌議收兌之役不苦於收之難苦于兌之難而其兌之多費歸于收之不精蓋漕軍見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八十六

不精也多勒贈耗以為利糧從因兌之多費也蓋插機雜以售欺所以一當交兌煩費謂起有綱司詰會有踴解淋失有綱團後手使用不可勝記風力官員欲為民少減贈耗即環擁黨呼張拳犯上而莫誰何其在旗軍則利歸旗甲不過恣一時之浪費及至兌米入船中途泥爛及果運官揭債賠補回衛之日累小軍扣除月糧以抵京債此不平之在軍者也其在糧長諸用不實常至虛糜需費盡蕩其家其在國用則軍糧之所交于京通諸倉者皆濕惡不堪積久盡腐而其病又在于國矣然軍之所以得為民富者又皆縣傍倉奸棍糾引漕軍大開詐局漕軍利奸棍以為腹心奸棍利漕軍以為囊橐互相勾引花街鬧市浪擲金錢未及交兌漕軍地頭之費已百孔千瘡專待多勒贈耗以償所用于足倉棍輸情指點曰某某是糧役渠魁一賂此

人即為多耗多用之倡而兌軍之費始驟然煩重而不可以禁
止今幸撫按漕臺刻列告示嚴行禁截若納戶米既乾潔不得
耗贈之外多動升合違者一體責治悉遵漕運議單每百止加
濕潤米三石五斗或外再加三石五斗而止又嚴申漕規止許
一旗一軍到倉交兌其綱司話會踴躍糾林失細圍後手之類一
切禁約通完之日即催趙開幫前去如此則漕清乾潔軍無腐
壞累賂之苦漕令嚴肅倉無謀兌喧擾之虞

陳繼儒查收兌事宜 收兌者糧報也謂糧長收之於倉而兌
之於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
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通州倉每石正糧外
加耗米三斗 兌運糧亦運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運京糧係
內河六開盤剝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八

又入泐船利至擊華城雲然後到邊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
米四斗已上二項此正耗也每臨兌時又於每百石正耗糧米
外加戰據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
耗若干准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

一某衛所糧船一隻食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擇駕旗甲
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每名共十二箇月共九石六斗縣官
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於華上青
無干如松江所官軍派運別處則於松江三縣支領行月二糧
亦與彼處無干

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欸每年漕糧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
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迨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
大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限五日

兌完不兌完者責在有司兌完之後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
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
萬崇一張或獎崇一張統候報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
無船督報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
戶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來或以
過勒耗贈運至耽延日久送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底
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
脫已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
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
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
賢劣者自然有薦而無罰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八

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
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傍倉積棍名曰倉老鼠慣在就中刁
唆據撥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糧
船開兌乃始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 往年收兌稱
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米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
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
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席樑木有費備募斛
手有費備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
費已無餘而納戶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
縣總倉棍賄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如錫斛淋失陰謀
網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
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於

大保大層借改折之名倩人代枝延誤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者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偶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賒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賒百石米價日賒賒價日多米不能賒而借債鬻產鬻鬻之矣雖欲不破壞亡身得乎若使本區收不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隔區需保顧戶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望觀搶收賒串此亦清弊實之一策也又關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必定咆嘯往往二千餘程則官弁又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執便執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

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收銀總催中等從

每歲編收銀總催至四千兩起至一二百兩止或獨名或朋名以次分派字號在櫃收納金花有領銷滿補之若收時有催募書算食用盤纏之苦有此簿號串印串之苦有衙門人役火耗常例之苦解放有折耗等候之苦每收銀一千兩往往費銀五十餘兩分漸至有百金者矣五年之內華亭應編收銀總催四百五十名上海應編二百四十名青浦應編一百九十名

萬曆庚戌年華亭縣公紹昌收銀議 今之收銀即昔之長收昔年長收之滋穢在管月買辦舉公家承應上司餽送交際一切浩費盡責其人所以蕩析人家百無一存者於是乃以大收改而為小收大收二三萬小收自一千至四千兩止然查近年收

銀者不過一二百畝或三四百畝之家猶是中大戶豈勝蠅費往時相沿積弊如傾銷滴補解放虧折書算衙役種種需索又有催募檣書徵萬盤用所以一千必費銀四五十兩豈是中人所能堪更有衙役攬納逼減天平而積得檣書尤慣包攬磨洗官串說發附收那東掩面其可究詰既攬此而包彼必移後以歸前接踵朋奸動侵千百本職洞悉此弊已痛革附收且議嚴禁積年檣書扭身包攬務使檣收皆正身的名亦不許占定檣口聽糧長自令所親科收登記竟用檣書寫串算數仍須役人自捧具結報名於官以便查弊究治然收銀所最苦者尤在於收放不連動淹歲月今議請頒定收放之法必置京邊及各項上供緊要者于前而其餘次急者稍緩解放者以次開列不得任意先後且十櫃多少均放著樂通調一班所收即儘數放去收盡

放絕總撤相同然後及次班則無存檣積侵之弊亦無久候盤用之苦又以櫃派量一定不移如聚縣六百三十里當設甲乙等十櫃每櫃派定六十三番使收納不得混淆收之既齊放之亦連一班交一班一季交一季如金花銀例應領銷滿補其完解原分四季亦照銀均派自無此盈彼詘之患又嚴革衙門驕擾又頒定法馬不時查較以絕弊源則承此役者竣事速而不以撻延浪費補納均而不以畸重向隅收解一而不賄償滋累雜用免而不追呼剝削庶幾中戶之家不代巨富之累所裨于國計出入者亦不小也

崇禎己巳年華亭鄭公友玄收銀議 收銀一役較運解之費頗省如募書工食及發串紙張等項且以顧氏貼銀一項辦之足矣策收銀兌解則輕重有等最重者無過金花今每千額派三

百兩前後適均至於銀匠解官必當堂兌發期無苛期其他散
兌最稱便宜亦以傾錠多少參派不縱總書工下其手自無偏
累之嘆且核定班次隨收隨放使之早竣歸寧尤稱省便且每
年額銀二十五萬除通欠及對支外止編收僅二十萬合五年
計之則以百萬為率盡大戶而役之常難取盈今除北運布解
約四五萬兩派撥自收計五年可省二十餘萬即以之加輕於
七十餘萬之役則人人輕省是亦暗消役累之法也凡此苦心
調停永絕流弊似宜相守無更者

南運中筆役

每歲領運南京光祿寺及會同館白米神樂親糧米此項縣派區
區自行收貯不涉收兌又領盤用銀而此項徵收在糧本末支領
是役也脚力足用解米從容人不甚苦之今議於布解一名相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九十一

一名以輕補重每名編田三百畝南運之役均矣五年之內華亭
應編南運二十名上海應編十名青浦應編五名

里役

今制以里長老人主一里之事如宋之里正者長以糧長對一區
賦稅以塘長修理田園疏決河道其餘雜役並於均徭點差

里長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人俱從黃冊編定歲輪一千四百三

十五人為見役其餘為排年

老人一千四百三十五人運高年有行止者充

糧長二百九人選丁糧相慮有行止者充

塘長二百九人

隆慶三年分五官甲以老人替備之

先是民間糧官戶有田在官上門守條刁濫煩難頗為里長之累至是

議分官民為二甲在民甲輕備主之在官甲每戶知數人一名應完本
折錢糧自赴比稅仍以老人替備而老人一役各有預首不復於應需
點差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九十一

宣德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其東瀕海地高止產黃豆得雨有收其西近潮地低堪種禾稻宜雨少洪武間秋種折收綿布水樂間俱今納米今遠運艱難乞仍折收綿布黃豆又上海縣舊有吳淞江年久淤塞昔尚書夏原吉等按視以為不可疏浚止開范家泖開一十三里通水溉田因潮沙往來衝決八十餘丈淹沒官民田四十餘頃計種一千八百二十餘石小民困於納稅又華亭上海舊有官田稅種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供是方額料種不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稅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於是太子太師郭寶尚書胡濙等議奏華亭上海地有高旱時有旱澇收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九十三

不宜折收綿布起運京庫餘折黃豆存留本處軍倉備用官民田淹沒者請再行踏勘上海縣大戶凡有多餘田畝請分撥與民耕種以補常數其欲減官田古額依民田科收錄自洪武甲午至今冊籍已定徵輸有常既欲變亂成法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餘如所議

杜宇松上巡撫侍郎周忱書 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米與兩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米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稅大租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蓋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畝上下者請其放國初籍沒土田田租有因為張氏善兵而籍入者有因處民得難而籍入者有司不體聖心將籍入田地一依祖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膏處遷徙耕種往來而已後變祖稅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輒歲月有三石納一石者有四石納一石者有風風浪浪盜賊必致累年拖欠不足為糧不事一事即分松江一府官地臨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果定中費似道實民田以為公田當種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九十四

未嘗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國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土後至元間又籍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糧屬則賦府與夫營園沙鹽僧道田稅等田糧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官田地糧額減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應歷觀往古制有田稅以來未有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求而餬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貧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致民日耗田地荒蕪錢糧年平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費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教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七種子粒稅經閣雜課錢糧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豁免折收停徵至不不案

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外無重稅之實，獨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服食，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朝廷有輕稅之名，有徵稅之實。

隆慶二年巡撫石余鄒御史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順稱便，惟拾卽未均，貧民受累，勢不能堪，請已暫設專官，大田均糧以重國賦，以蘇民困。吏部題以原任本府同知新轉員外卽鄭元詔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華上二縣沿坵優畝逐一丈量均牽斗則。

先年田糧每畝重土四石，輕土六合，殆千餘則，富家通同書手造作虛契，或有田無糧或不耕而食，或徵難完，公私困竭，至是田地悉入均糧，特則境拾餘等徵收易完，官民兩便，知縣張廣建議以官戶立官甲，來自充軍，銀自赴比，不累催比尤為良法，可減省糧二萬，一各鄉田土租利畧同，偶報低昂，卽減報三分之一，一各鄉池河與積水河一般，養魚上鄉池河每畝科米二斗，收井五合，積水河僅科米五升，議者咸謂宜從低報，積水河報均為一則。

均役全書序

王思付

此青浦縣清田均役之書也青浦小縣耳割華上之瘠土僅僅聚石成城鑿城通氣民賦與華上相頡頏而大役倍爲繁苦往年僉大役皆從訪報中來訪則不必其實而報則不必其公不公不實則被役之家無不立破者三吳官戶不當役於是田之人盡寄官戶逃險負嵎而役無所得之所得之者其貧弱也不則其愚蒙也貧弱漸亡愚蒙漸詐則勢且至於無田無役不特當役者苦而編役者尤更苦徐大中丞曰是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七

誠苦然而何必苦也有田當役則義而忠論田編役則公而實於是清田均役之議上疏報可遂下檄清詭寄禁花分使有司得便宜行事某偶以遷謫之餘始移至邑倉卒計無所出因靜而思曰清田如併銀均役如市貨有銀則有貨矣然詭寄不須清花分必難禁也何者官甲有優免之限則限外皆當役之田是不須清也唯是趙析爲錢張分與李何從而如之因立花分之禁始而懸賞罰許首告弔賣契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一既而對累年實徵查一旦亡去

田屬何人賣在何日駁處數豪姓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五既而出示將所報之田數盡行剗冊廣貼鄉城許受分者不還而知情者年年得以挾之且終身不敢怨一人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九於是得田一十六萬八十八畝私自喜曰銀既併矣貨足市矣然而貨有貴賤銀有功苦不可一槩而論於是乎將田爲折算法以齊其荒熟將役爲兼搭法以等其重輕而又計五年之役見勞者與之居後方勞過者與之居中可勞而未勞者與之居前爲輪息法以養其氣力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七

託不可關白不行併田在於私署所以防吏書審役在於公所所以合億兆田多一畝者不得抑之而後田少一畝者不得提之而前以算子爲畫一之法以帳簿爲剖萬之本於是田二千五百畝當細布解一千二百畝當秋糧總書一千畝當北運八百畝當公侯輕齋解四百畝當風汛三百畝當水鄉蕩價鳳陽等倉解二百五十畝當收銀一千二百畝當農系絲絹解及收兌南運一百二十畝當柴薪解父老子弟各不相爭俱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也曰往年無田有

役今役必以田公矣往年田少役重今論田而役公矣往年荒田空多者當役今役皆熟田公矣往年五年三四役今五年一役三年一役公矣往年五十畝當大役今七十畝以下俱高枕帖席而不知所謂役公矣詳允之日田歌社舞街頌巷懼以爲建縣以來無有今日似若令有力焉者不知大中丞主持廟謨破群囂而任獨怨斟酌調停叮嚀告戒之際有非小民之所得知者令不過奉行文亾害耳然小民卽以此功大中丞大中丞亦不必受何者損有餘以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九十九

不足天之道也物壞極而後有事故之經也以大之道還政之經亦時勢不得不然耳易曰有事而後可大可大則願可久故旣壽之於石而又刺之于書以告來茲庶乎知青浦縣清田均役之顛末云

上農多以牛耕無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鋤而田蓋謂之鐵耨人日耕一畝年十八畝一牛灌田以水車即古桔槔之制而巧過之其制以板為槽大二尋有奇廣尺三寸至五寸深五寸許傍夾以欄楯中斷不為齧膝能捷以離之在仰便旋用特軸以運水輻之度取槽足以容諸楯之末各施木以隔之其下取輻可以運回故輻以竹破而兩又施其上以行輻無此則輻陷而不行槽前後各施軸前長而後短各施樞以開輻前軸之兩端為撥人以足運之軸運則輻轉而水伏前之安軸者曰畝牛其後附于輻曰廣平極于畝牛之兩旁施橫木以為憑而運車回車術高脚之東深八寸廣七寸曰水龍凡一車用三八至六八日灌田二十畝有不周人而以牛運者其制如大輪如車輪而大周施牙以運軸而轉之力省而後功有并井不用而以風運者其制如牛車施帆于輪東風旋轉田器之巧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一百

于是無不可常周大風起亦收束

大曆三年八月十八日應天巡撫周起元巡按潘
為舊額守把僅止九員添設新衛已逾
四倍謹備兵部選法宜通額缺宜定疏仰
遵 俞旨酌量定額事

計開

巡撫標營新設守備一員 巡撫中軍新設
旂鼓守備一員 劉河遊擊標下新設把總
一員 蘇松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太
倉陸營新設守備一員 金山陸營新設把

總一員 常鎮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常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鎮江府新設
遊擊一員 鎮江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永
生洲參將營標下新設中軍把總一員

以上二十二缺俱議添設

蘇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太湖營新設把
總一員 蘇州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淞奇兵
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江新設把總一員 嘉
定新設把總一員 南匯新設把總一員 寶山

新設把總一員 松江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松
江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青村新設把總一
員 青浦新設把總一員 上海新設把總一
員 江陰新設把總一員 靖江新設把總一
員 孟河新設把總一員 常州水營新設
把總一員 宜興新設把總一員 無錫水陸
營新設把總一員 魏村新設把總一員 鎮
江巡江營新設把總一員 丹陽新設把總一
員

以上二十二缺俱應裁去添設仍舊總練
通計原設參將三員守把九員今議添設
游擊一員守把十員共二十三員

寨有五

白節寨在常熟縣東北九十里海口天順五年鎮守都指揮使翁紹宗奏置每
春夏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餘人至此操
練備倭蓋船四艘巡哨官軍俱至秋末還衛
劉家港寨今稱水寨在劉家港海口即婁江也去崑山縣東七十里與嘉定接
境河北岸元置分鎮萬戶府至正初又於江南北岸各立萬戶府共三衛
國朝罷萬戶府置巡檢司三每司設弓兵百名又五塔墩六正統初金山有警
侍郎周忱都指揮翁紹宗議此為美地後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
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五百人海船八艘巡哨備倭又開教場操練悉如
白節制亦分衛
青浦寨二在嘉定縣東南四十五里八都青浦洪武十九年鎮海衛指揮朱永
建堡城高一丈六尺廣二丈五尺周圍一百八十步鎮海衛分委指揮一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百二

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人守備一與前堡對峙洪武三十年太倉
衛指揮劉源奏建全太倉衛撫官軍守備如前正統初翁紹宗建太倉官軍
守崇明遂委鎮海衛官軍兼管
水寨在崇明沿海今廢千戶所委千戶領軍士一千人管駕船出海巡哨

營有二

長沙營在崇明縣東北四十五里海中為土堡一內設煙墩一座土為二舖成
卒二十名瞻望分委千戶一員百戶二員軍士二百人駐劄守備
明威坊營在崇明縣治西明威坊內太倉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
員領軍士四百人馬船倭船十艘守備又小船十馬八十四正統八年翁紹
宗奏置

墩臺有二百三十四墩巡檢司者
崇明縣沿海共七十一處環東南北海岸每處相距二里築土壘高五丈周圍

二十丈上建屋一間軍士五人簞五束晝夜守望正統初翁紹宗置
煙墩在崇明縣其間大畧同前四沿海八座

上港

南海

曾姚港

張家港

下港

大套

清潭港

西沙十座廣志作

東滑

鍾家港

出水套

下橋港

水竇港

南大港

陳八港

沈婆港

潭子港

巡簡司有二十九

吳塔巡簡司在齊門外義口舊在吳塔移此管閘門下塘山塘
陳墓巡簡司在陳湖東官新門外獨墅大姚至
水濱巡簡司在縣西二十七里水濱鎮管閘新即三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蘇松

百四

橫金巡簡司在縣西南四十二里橫金村管二都三都并
角頭巡簡司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洞庭西山管洞庭
東山巡簡司在洞庭東山成化中巡撫王恕奏置管洞庭東山
石浦巡簡司在縣東南四十里石浦鎮宋祥符間設

國朝洪武間於真如觀署事二十二年巡簡舒瑋始建景泰二年移置千墩浦
口煙墩十一座

石浦口

夏駕口

陸巷涇

唐梨涇

新塘口

張浦口

刁蘆舍

太直港口

諸天浦口

潭港口

千墩浦

已城巡簡司在縣西十五里朱塘鄉三保高塘村洪武三年置今徙置真義村

煙墩十二座

狀元涇

碑墩

圓村

真義

夏火

景付	黃巷	李長堤	新村	嚴家橋
俞港村	徐公橋	山		
白節巡司在縣東北九十里抵海洪武初置煙墩十一座				
白節港口	新河	北港	金港	唐浦
舊衙前	雙洪	又塘	長宅	芝塘
河舍				
黃浦巡司在縣西北八十里抵揚子江煙墩九座				
顧沙港	黃浦港西	洋拘	新莊港	真浦港
西洋浦	黃港	小陳浦	黃浦港東	
福山港巡司在縣北四十里抵揚子江東抵海煙墩十座				
墅橋	新婦	陳浦	福山港口	頂山
龍王廟	曹橋廟	曲塘	興福	興塘
許浦巡司在縣東北七十里抵揚子江東抵海煙墩十五座				
青墩	大弘	街後	歐澄	九里
高堂	陶舍	丁涇塘	雙廟	四叉
低塘	徐巷	十里程	勝法	海洋塘
長橋巡司在縣東二里松陵驛東三都東西二十				
蘭村巡司在縣東南十五里充浦口一都二都				
因遠巡司在縣東南一百里吳淞村一都二都				
震澤巡司在縣東南八十五里震澤鎮一都二都				
平望巡司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平望鎮一都二都				
汾湖巡司在縣東北四十五里蘆墟村一都二都				
同里巡司在縣東北十五里同里鎮一都二都				
楊絲巡司在縣東南九十里嚴家村一都二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五

顧遠巡司在縣東三十里煙墩四座	月浦	棚舍	顧徑溝	五岳塘
吳塘巡司在縣西南三十六里煙墩九座	青岡	黃泥港	外岡	城西
馬陸	馮家橋	黃渡	沙岡	石門岡
江灣巡司在縣東南六十里煙墩一十七座				
沙浦	湯字圩	呂字圩	生字圩	南翔
周家洪裏	周家洪外	衣有字圩	致字圩	東灣字圩
中灣字圩	西灣字圩	大塢	胡陸灣	江灣
五聖廟	泰家店	已上		
高涇巡司在州東北四十五里湖州御即宋楊林寨元軍改煙墩五座				
七浦塘	花浦口	謝家塘	楊林塘	大鼓口
唐菡漣港口巡司在州東北五十四里新安御即中興巡司洪武七年				
設成化間遷置東花浦口煙墩十二座				
日字圩	向字圩	露字圩	新塘	職字圩
空字圩	風塘	上柱	寒字圩	同字圩
吳字圩	李字圩			
劉家港巡司在州東七十里煙墩六座				
楊家橋	薛市門	小錢門	二十三都	二十五都
廿草巡司在州東七十里東抵海煙墩四座				
黃汛	唐菡漣	錢漣	陸鳴漣	已上
西沙巡司在州西八十里煙墩十三座				
南沙	薛家港	前五港	第八港	第九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六

界溝港 水洪港 通堂港 陳子中港

秦壇港 川洪港 石家港 第三小桐板

三沙巡司在縣北五十里煙墩七座

長款 徐公洪 清水洪 北新河

新港 北白滑 泥渡明莊

信地

水營中哨專守劉河口機築海船出入左哨派守川港防海南至施翅港一里北至牛角尖十五里東至大海右哨派守七丫港防海南至劉河三十里陸營前左二哨營日本營操練有警聽調左哨分守六公墳東至海口五里西至本墳地十里北至甘草司界十二里南至諸徑界十八里後哨分守牛角尖東至海口五十步西至海口六家行五里南至川沙港三里北至劉河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七

都苗以正疆界州治劉三縣邊幅都苗字圩清雜相沿至今余有一都而止一里多至十二里第一苗止一圩多至五十九圩者有圩號彼此雷同有整三四字者有一字以東而北分氏析舊分者有用撰理字者凡此皆弊也當東鎮時立法清丈其稠密之處現以三千畝疎曠者不逾四十畝聯苗為都坊廟城柳樹序聯次計原編都苗相均足額都亦不逾十里其各圩字號自一都起至二十九都始東南終西北超十字之接編母重複則舉一字即知為某都因覽者瞭然輪排手始篇中土著編本尚當不足方摘錄黃又不足察城居之業田於苗者其官軍居塚墜田宮田各就本邑別編字號斯為良法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遠近震恐莫敢對敵明年三月由崑山直抵青陽港知縣楊正以飛艦斷其上流勿令西邁復命兵快誘戰斬首十八級既又戰于陳湖生擒二酋自是吳人始有關志五月賊眾九十二人由烏鎮突入爛溪趨平望欲迫縣城正令沿塘舉火賊疑有備奔銳田我邑水兵及嘉湖兵圍之賊困三日自必死是夜大雨因各收兵賊乘間奔湖州兵船屠戮甚慘正知賊未可以力碎乃令射書賊營諭以禍福賊亦款答譯其文云不敢相犯夜到賊賊見燒營由縣里走湖湖六月十一日賊犯石湖當事者以勢不格利其西走正獨駕小舟率兵出瓜涇港邀戰時湖水枯淺賊列位逆上並以鉤攔搏之斬首十六級馳入城明日賊至夾浦橋轉至三里橋登岸焚掠停舟顧公祠下舟皆重載逼縣城會增築城工匠兵夫蟻集賊度不能攻乃燒倉廩一連掠民財而去居民婦女恐怖有自溺死者十三日至八床十四日至平望所過焚掠甚衆正率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八

兵蹻其後斬首六級十二月賊自柘林抵王江涇尋入爛溪至平望焚掠而返三十四年正月賊陷崇德掠五百餘舟從南潯經梅堰至平望六里橋兵備參政任環伏沙兵將擊之僧兵洩其機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衆正督兵船分列于橋之東西萬中夾攻斬首十五級獲礮擊死者二十餘人賊所掠財寶亡失殆盡會新城雨裂城隍廟災恐賊棄舟窺城乃遠朱家橋據盛墩以扼之賊夜遁復屯柘林四月二十六日賊復從嘉興至唐家湖湖水涸淺賊不能渡正又引兵阻賊賊奔平望奪舟橫渡並令涸水者鑿其舟而自屯兵截盛墩斷其堤并布釘板于水底賊不敢渡會幕府調遣宣慰彭蓋臣率兵二千來援我兵勢合與賊戰于平望蓋臣為先鋒斬賊首百餘級轉戰至楊家橋斬首三千餘級蓋臣被創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賊斬首十八級遠近稱快皆謂盛墩捍禦之力居多故更其名曰勝墩先是新城西北隅裂可四五丈賊勢方張士民駭懼幸欲棄城去守

城推官何全勸縉紳出石橋修而以寺丞吳芳督之一夕告竣人心始安六月七日賊在杭州掠官船載輜重而北由烏鎮經爛泥港抵平望十四日並督水兵與賊戰斬首三十六級生擒四人十五日夜由黎里出汾湖遁去二十三日賊由福山港突至即城門擁入接待寺篝火而去官兵追至闔門賊入太湖泊洞庭山下並復於湖中率兵防禦是夜賊復由楓橋經婁門還福山八月十五日賊衆五十餘人自南京而下掠十七州縣至游墅鈔關十七日由楓橋直抵渡橋屯陳家莊官軍畢集賊計窮迫十九日夜過五龍橋不知所出適有一人為之鄉導遂入行春橋屯踞塘橋徐文奎家時與我邑僅隔一水日夜憂其突至幸官軍追之急轉至木瀆倉事董邦政追及于荷花池賊擾亂自設官軍乘機殄滅之三十五年七月零賊五六十人突至牧犢潭掠吳知府莊又至汾湖掠葉主事家一廐及傷人一臂而去遂掠周莊抵平湖九月賊屯沈亨家二十五日督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六冊 蘇松

百九

趙侍郎文華總督胡侍郎宗憲合兵進剿寇寇悉平

嘉清三十六年巡按御史尚維特疏畧 松江形勢吳松所在北金山對在南而青南費于其中柘林去金山為近而賊在柘林子府為逼稍南則嘉興所屬為必犯之路川沙去海口為近而賊在川沙于上海為逼稍北則蘇州所屬為必犯之路故川拓二城于今為要 詔可

巡撫海瑞募兵疏 題為優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牧之生作進退之方牧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于農田獵講武我 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壯即古遺意為之不知起自何時況興至今專行召募大本地兵今人呼為主兵自他方募呼客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名曰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特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出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六冊 蘇松

百十

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于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自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開廣折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即此前日之賊應之往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貧為兵或望恩歸之守戰事有難為之者轉之召募苟應目前不講之 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則誠誤矣中東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開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 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于千千萬不可謂無樂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發帑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發軍旗民壯項補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資之役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獨資行糧無多事也當設可啗賊將銀可夫其先年蘇松嘗鎮軍餉及應天等有協濟銀

每年計該銀二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四分九厘七毫四絲六微三纖一沙并廣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先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八厘民以為厲有損于民而無益是備益費合無撥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止永不撥款剪絕禍亂之萌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務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竊望山縣親見南廣兵事年四十八官登福建浙江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曉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家當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併發議速與施行若謂俟兵靖而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則當有此議迄今未有議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又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百十一

蘇松為鹽糧望即源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東勢浦以東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皆牧後通往故不能禦之于海故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剽劫然倭失今建議松江又有海塘而無海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乃賊所據為巢窟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白金山界于柘林下浦之間尤為浙直要害衛特設總兵以統領入港之舟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據乍浦也至于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大為之對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皆設本兵把總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聚將以為領袖天沐進兵把總二員分駐芒泊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持水陸專備上可以禦賊于外洋下可以巡哨而相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練土著之兵可馴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備民造私船反坐失而省費是在當事者動行之而已

海防志云青浦南川達于寶山延袤二百五十餘里一望平陸隨處可登其川沙窪水深大餘翁家港雖淺然潮漲即可泊岸二港最深危急各該信地雖設兵往來巡哨第從風而靖其之虞必兵為路信地而二處港口萬一有警驛事匪輕舊規南匯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帶領專守川沙窪青村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帶領專守翁家港與縣署官約束委官聽該總約束遠警馳報各路官兵令數每年春秋定期巡檢汛畢歇班季家浜孤懸海口東至寶山六里東北至吳淞所一十二里北口間隔在寶山吳淞所之中而難照顧賊若乘潮突入不移時直抵上海城下豈可不豫為之地近議大汛時吳淞所撥兵一校哨守如遇有警應總領兵勤截而寶山兵亦星馳火警庶幾得策矣

自港離羊山僅隔一水之遙舊為鹽港門為使昔年倭從此登岸故議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百十二

海防今海沙泛噴人呼為海濱者橫陸地者漸共五十名委官一員統練
川沙官羊山一水水勢澄澗亦昔年係所以登固據川沙為策萬虞十九
年又往經時代故遠復薩共一百委官一員統練守之
清室深閨內可泊船連年海盜于此登劫應如昔年特遣南北蘇川沙官
山撥兵上海嘉定出餉以守之
蘇州府屬海潮衛所屬大營其地險峻於及美越設法船五十艘聚
以通緝因
海濱之策有二曰崇海濱中風海是河謂海濱法宜有陳鏡宜有勇猛大
衛軍山遠賊無微是也何謂陳鏡陳鏡係備儲糧餉船艇守不常備
左海濱係鎮守長云防海之制雖嚴而必宜船必常備雖新亦以舊為
中為本策其守是也委蘇州府屬海潮衛所屬大營其地險峻於及美越設法船五十艘聚
以通緝因

有之並非天生自然之利也哉或謂約束之法奈何曰通來澳船出洋舖
以兵船相須而竹備力而戰取甘結於糧票謹謹驗出入船回之日當
道委官抽稅以助軍餉此法必不可行也何也澳船專欲覓利兵船專司
擊賊其志不侔其力不協况所稅能幾何而欲分其所有也哉(通來)
事于把港勿用出洋但令領捕魚者若為子實立首領編旗中保以考其
不以罰約如設賊而有功也時則降賞永錄保捕若縱賊近岸則一體
罰永不錄矣出洋凡獲利與所獲賊貨以半之如此則漁人皆以獲
為己責感感焉惟此法為難莫不費于查察為難難者即所設松江
海濱而無海濱其設備也必水寨為要何謂水寨者海濱高無海濱者松江之
海起于獨山而近於北清溪遠過二黃浦十八里皆有獲塘為之限隨西
岸如城則無港汊可以通海獲塘之內外相來皆水也在內者謂之運鹽

山設水營以扼賊入乍浦川沙露田吳淞江口入蘇松之路于大衛山設水營以通賊入乍浦溫台之路營設海上總兵特選出海大艦如古檣船飛虎船等船擇船將軍之制仍大申出洋之令修復火靖風火八艘等船以便行使黃海高島坤也有言守海者必先設險于險之外守之所謂海戰之重兵必治戰船備火攻而鋒舟機炮擊于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為夾水而陣以逆擊之賊既登岸則當隨其賊艘所泊之處而直搗之是謂海上格關之兵制使事坤也但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即白日陰霞且起風時倭全軍往往藉浪難以元世祖之威伯顏之勇難辦千累皆為驚動海戰亦未易言也故鄭若曾云有賊于連洋而不常厥虞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而害勝為要

海中以風潮為主水操之法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欲轉折則轉折回朔如飛揚風闊與皆能調戰者惟沙船也其次則著靜之類帆船多用亦可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百十五

漢若廣船船等不設特所停者帆其船重大順風而往逆風則不可回東潮而往逆潮則不可回退逆轉皆非所便也將欲操之於內港則入港形甚狹潮勢甚迅其船操者甚多夫船順風其速如矢向前衝擊舟過即碎故斯斷不可行惟舊稅上得八會上風施火發迎而擊或尾而進或分而圍或橫而衝雖則各道注意運籌實則可耳
俗船極水艱難則大海則潮湧凡不可不習水操法然古今論操法戰法皆詳于陸地而略于江海以風潮為主分合進退難也勝之法惟有潮力不關人及如過賊舟之小者則以吾大舟擊而沉之過賊舟之大者則使鋼鉞拿上風用火器以攻之當前衝敵者一舟之人皆當其前不慮後者一舟之人皆當其後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為重每船必設舵二副以備不虞每船上必設二三人以防損失此戰之法也其在平日置船于陸地上集水兵演而教之其板火若如何而設施全鼓振如

何而點會前後左右如何而列哨偵能勞逸如何而更代晝夜風如何而防軍山島沙磧如何而收泊號令約束如何而轉報習之于平陸則之于江海此操之法也

美狄蟠云海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舟易散而難聚且逆潮勢而往若風往潮平則以風為主潮重風微則以潮為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順則一溜千里每日所行程途之數與東南西南方向皆不可料敵船亦然故吾行為若千里敵亦行為若千里愈進愈急愈求戰而愈不得况兵船分行大海渺茫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皆黑之夜起火為號則隱隱見之無亦不能辨其為賊船與我兵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有時隔哨相迫敵舟又連難才攻擊有時我兵過急敵舟亦迫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濤中低昂起伏方欲仰而攻敵暗艖之開者舟是擡高一二丈敵舟反在下矣船出浪濤之時船首向天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百十六

清時船尾向天兵士站立且難免戰事亦有風不甚倭而於濤為虐兩舟相擊即碎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戰上風撞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所患者一舟衝前而餘舟不至或一哨接戰而餘舟不至或十哨接戰而餘哨不接方其戰時或兵四散還望岸旗而招之弟領也故號以呼之弟聽也戰敗則終不棄戰勝則聚而分攻及貴之則托諸風帆不使令又皆得海戰利用大器與戰砲弓等物非也大者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不可焚風多則火亦反炮皆無益也說砲者失因舟身淺發去無難皆虛擲于浪中鎗砲之類亦無用惟鍊鎗鈎鎗後鈎三件舟在上風皆以鍊鈎鈎住下風之舟以鈎鎗鈎住賊人之足以鍊鎗鍊鈎賊人之身皆為有用之器
武陸總身回凡水戰以船體大小為等勝人多火皆以米為惟一人不遇重米二石既轉輕便為上金鼓旗幟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關船走

河海戰事警報則有船艦進前其勢則有拍竿為其風順流以擊之若事
視大將之能操前至開鼓進則旗兵開金則止旗艦則還若先鋒其等
船為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亦操而賊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兵不
樂則船艦進旗兵內點每點一船進若旗兵失則于浦海廣設旗艦橋
帆以威之此其大略也

遊艇無女機上裝船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浬計會進止回軍
轉陳其疾如風廣使用之夫拍竿者旋于大船之上每船作五層樓高可
尺置六拍竿每拍竿五十八寸八寸人操之每拍竿每進戰敵船若遇則
發拍竿當若船防俱備

解體以生牛葉當敵船背左右開擊得受失石不能賊前復左右有警意
才穴敵近則施放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操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機戰船關機開擊還才穴外以託事禦人聚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軍工

砲礮石鐵汁狀如小豆其長者步可以命車馳馬若過港澳則人力不能
到不甚便手固然施之水渠不可不備以張形勢

走新船能工立女機轉大多戰事皆選用勇力精銳者見之往往如飛騰
乘人所不及金鼓鉦旗在上

蘭船能船上設女機可藏半身樓下開機孔船內五尺又建機與女機密
細工又建女機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

海龍船能頭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狀船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龍翼翅
肋其船能風濤怒浪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
法

已上俱方制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小其上開皆覆板護以茅竹堅立女機其
帆桅二其中為四層最下層不可居惟置土石以防輕飄之意第二層為

兵士籍息之所地極隱之須從上端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置水
極乃揚帆吹帆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絞繫以控機下校起校皆于此層
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上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八倚之以
攻敵矢石大砲皆俯仰而換賊又難于仰攻誠海戰之利也 威艦先以
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燈燭關船力不關八九每母每取勝若使賊船相葉
未必濟也且裝水一大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
賊舟一入東海沿海而後則福舟無用矣故又有海港之設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以鐵力所造福船不過松杉
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勢破不能當鐵力之堅也故廣船亦
畏之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為便廣船若壞須用鐵力不情理難乎
其能且其利下軍上軍然如雨集在東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操此廣船之
利弊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軍人

黃魚船非以禦寇也每年四月出洋時客即而船大小以萬計人力則整
肅若械則犀利唐公順之據教視師帥軍門每所魚船若千輔以兵船若
千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軍聲該輸出入船回之日註府差
官收機手軍餉大有助焉黃魚士處惟淡水門在早山之西兩山相峙如
門故曰門早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今漁船出海皆在松溪缺以
至負取魚時聲聲如巨鐘然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舟至淺處則無可
蓋月出潮六月沒潮落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此則素為沙船所畏夫早山
淡水洋乃後似入寇必避之過黃魚出時乃春汛後至不先不後之期此
殆天意有在假手于山沙稍悍之人出洋者邊鄙素脆之民為天時地利
八乃三者兼得亦東夷船寇之一策也

沙船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陸出入風浪傾險若米但此船惟便才北洋
而不使於南洋亦僅可以協守各港出哨小洋而不可以出大洋雖能接

戰而上無難於火若夫石何以擊之不如用而面頭俱失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信皆事竹板密釘如福船傍級之狀竹間設窗可以出銃箭實之內船之外可以隱人遠望必先用此射敵入賊陣中賊技不能施而後沙船隨後而進射兵相接戰無不勝舊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上在晉類述云福船之小者為平福船今名哨船又為海濱船今名外船其舟小者為蓬山船半福船而闊于沙船而之漸敵頗便使人呼為蓬山賊船賊船入東海載大福海濱不能入必用蓬船進之又可得首級近又改蓬山船制為靜船船比舊船稍大比海濱較小而無立桿得其中制靜船之稍大者為鐵頭船者尾皆闊帆極細用深淺便使人呼為鐵頭以其堅而有固也聞人將革鐵頭船改進為船式如草鐵頭船有槽六根尾復備稍槽二枚不長風濤行便使往來南北海濱福草蓬船等無出其右福州有槽船亦不如鳥船之疾速可與沙噴船並駕齊驅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九

船夫稍錢船閘費多風噴船帆風聲噴噴水惟止三尺稍走遠洋體式依小雖無衝擊之聲進退殊便可備進退之需閘湖有八喇噴船其夫生向後而轉其疾如飛有風聲繞用布帆繫斜向後作偏舵非能破浪甚便進退噴船號曰號帆者備之也輪船式如噴船而與噴船並速閘浪船式如鳥船而比鳥船差小

兵船之能任重者為蜈蚣船東南蘇州以留傳銀錢銀子舟小者亦百五十斤高權川曰蜈蚣之氣能通蛇蟻之制為是故蜈蚣船噴船為福州捕魚船噴船後船乃魚船之最小有船于諸船中制生小村生蘭工生約而共用為至重以之出海每載三十八人執布帆一人執其一人執鳥嘴鏡布帆輕便無聲波之虞易進易退隨風上下敵船望所不及是以近年積之取勝擒賊者多矣力焉

國朝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松江分司於府境下沙鎮以同知或副使一員任之統新舊八場二十七團鹽戶分給柴蕩工本鈔鈔辦鹽課其鹽戶附近能煎鹽者曰濱海居遠不能煎鹽者曰水鄉水鄉例出柴油償錢貼產費海鹽丁煎辦其後鈔法變更柴價又為總催起取濱海鹽丁日就貧困正統六年巡撫侍郎周忱乃以水鄉鹽戶應納稅六萬餘石盡留本府支用節其運耗置贖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六千餘石用以贖贖鹽丁及補逃亡團課所貼柴價亦時之各倉官為支給又選設實鹽丁為十排年總催其次而頭目輪年應實有消乏者依前選實當時便之成化二十二年知府樊瑩議以水鄉折鹽米均入該縣糧耗項下帶徵白銀徑送運司交納原撥草蕩價仍與各場徵解其納米鹽戶還入民伍當差弘治十一年御史藍章復金水鄉戶補濱海鹽丁國子生沈淮監政奏疏畧一查給工本洪武中每實一丁給與工本鈔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十

二實六十文以備器用以給口食當時鈔一貫可易米二石實丁之優俗可知矣自鈔法廢弛所謂工本者名存實亡不與之本而取其利世未有是理也臣觀沿海沙地及水深長蕩舊制稅鈔六十文竊意所給工本蓋此鈔也今諸蕩不復徵鈔已改收平米三升或五升官既可以米而易鈔獨獨不可改鈔而給米乎臣查改徵蕩米照休原定鈔費算給實戶以充工本則器用備口食周民咸聖恩樂輸無怨而所以取之者亦有名矣二勘草蕩為場舊法實戶皆有附近草蕩以供煎鹽柴薪約計所收價直可抵今一丁鹽課之半其後場司以實丁優易不復撥與俱為總催豪右侵占權割或開墾成田收利入己仍於各實名下徵收全丁額鹽大既無工本又無柴薪便實丁白撰輸鹽立法初意豈若是耶又聞各場實戶多無灰場惟入租于入始得攤贖夫灰場者產鹽根本之地與草蕩皆實丁之命脉也乞委所司追取宣德正統以來草蕩舊數踏勘明白照丁

撥派明立界限以防侵奪竈戶無床場者官為處置給與無使重納私租
夫有米必為之工本有場以給其薪而攤場又無租稅之累如此而而
亡不歸鹽課不充則亦無是理也三分別濱海水鄉濱海竈戶謂之瀾丁
男婦老幼煎鹽倚以為生雖勞不辭其水鄉遠在二三十里之外原
因濱海丁關愈以補之然業非素習強而使之終無益于事也以前舊例
水鄉每丁貼助瀾丁米六石或四石代與辦鹽每歲適丁到鄉陸續收取
雖云貼米錢米雜物無所不交出者不覺其難收者各得其用甚良法也
其後鹽司定立千百長名役令收水鄉鹽價騷擾百端侵漁無藝而入始
不堪逃亡相屬矣知府樊瑩憫其若此請以鹽價均入秋糧帶徵起解原
撥場價亦與各場散收於是鹽課不虧逃亡復業後因濱海竈丁消耗復
用水鄉食補強者百方規避而免弱者萬種受侵而逃雖有補竈之名殊
無辦鹽之實訪得沿海居民原非竈籍而私自煎鹽者但有一之亡救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廿一

所司今後瀾丁有逃亡者即以此等居民僉補或犯徒罪發充竈丁比之
重役水鄉有名無實相去遠矣四停止折徵 國家開設鹽司固為遠計
然重資元之責亦在其中非專於求利也成化間因各場無鹽給客每
引折與銀三錢比之中納其利十倍巡鹽御史林誠以為歸利于商執若
歸利于國奏將瀾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一半存場給客而浙鹽政自
此而人壞矣夫竈丁以前為業不徵鹽而徵銀並非私鹽何自而得銀哉
鹽既以私鬻而得銀則與販之徒不召而集且將無以禁之况初給鹽課
非皆本色故水鄉器盡以折充每引三錢皆具名耳今乃實徵本色又且
非時竈丁貧苦或死事而逃僅目在者率併為陪納歲消月厲無慮十城
六七矣徵利反害無甚於此伏乞 特敕運司自正德元年為始停止銀
兩照舊徵鹽則竈丁蒙惠養之仁而私販之徒亦無所藉口矣五葉華賣
引凡支鹽引日不許中途增價轉賣此舊例也近歲商人不利開支而利

於售賣以中鹽原無名也則駕之曰合本以資引明有禁也則議之曰分
纖所賣之引無聞人者又許買補運結牙付公為與販夫引既非其本名
鹽又不由官領不謂之私販而何又有豪猾之人假託權勢支引之際任
自為主或併包夾帶私鹽或落價折准庫物官吏盡其弊竇惟目受其後
寔擅想無所告怨百端乞自今凡遇開中委使吏一員專察凡私販官吏
詭名及勢要之人員禁上納者許令究問商人則令供報子姪或兄弟在
官以便盤詰有仍前私賣及假託者依法問罪鹽貨入官其所中納係存
積者吏與見鹽係常股者亦急與催辦無令久候以啓悖心六存恤竈丁
夫刮沙汲海矣日熬波天下之工役未有如竈戶之勞者遂有盡肌及非
糠食天下之人未有如竈戶之窮者加之有司與鹽司分而兩家鹽司曰
吾之竈也知督鹽課而已有司曰吾之民也知徵賦稅而已其督鹽課者
雖百方籌策繁女因累有司不問也其徵賦稅者雖百端取索責備繁子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六冊

蘇松

百廿二

鹽司不知也彼竈戶省何辜于天何罪于官而獨難此極乎况竈戶土地
類多沙瘠比之水鄉沃去太半不侔府之稅糧論稅加耗而不以田蓋為
此也近歲有司不原初意驟與水鄉同加耗夫至點均徭亦不分肥瘠一
例出銀查得浙江錢塘縣竈戶施安海軍縣灶戶徐淮清等各告巡撫都
御史彭韶李嗣昇家聽理將竈丁全戶正糧並折金花銀兩錢塘海軍與
華亭上海同一浙西地也乞 勅所司比照二縣事例將海竈丁量為
存恤訪求死年侍郎周忱事例設法賑濟其餘一應難差差徭悉與除免
庶幾瀕海窮民無他係累得以畢力事功雖勞不怨矣
按府志竈丁消耗蓋有其由舊恩招徠亦必有道如前代黃葉諸公及此
疏所陳是已今不勝存恤回知倉選倉選未幾又復消耗此固鹽司之失
然有司不與講究本末遂有食補即議均陸夫海之鹽猶田之粟也鹽課
之不充補之以粟養田之無歲海豈能知之必若亭戶消亡則鹽當絕矣

注十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六冊

百十一

朝舊習猶存如下沙三場九洲富家占墾外灘屬有定三場墾下沙二場富家墾五百二十六兩四錢三分爲彰彰統計嘉靖二十三年大使李鳳忠牧墾外灘淳分給本團百畝而全均納心認募納殊富家大失半而不能運盛以官地埋當還官立法至公人心自服也若富家占地萬畝不納一粒米而九圍熱地又各開墾後今猶仍舊蔽疑莫能究詰貧弱不取寸草歲輸重課而無所控訴由是富戶分爲二等閭場納課者曰濱海流移去者曰水鄉

水鄉竈戶凡六千六百七十六丁每丁折納米四石該米二萬六千七百四十石貼濱海丁代爲辦課總催劉聚有一丁出米八石至十石或出銀五兩至六兩咸化二十二年知府舉望夏濱海餘丁一千八百七十六丁補水鄉缺額餘無可補四千八百丁奏行一巡撫都御史彭 劉故爲民原折納米悉與除免額辦鹽課該銀七千七百一十九兩八錢四分若以旬日數實田共計丁均扣收其租利完納課銀當餘太半而爲沿海占地富家所課僅扣漏地八百七十八頃九十二畝六分九厘每畝課銀五分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百十四

兩捌錢三分九厘六毫五絲而為華亭境內浦東等四場包補者又不與焉。此海上富家占鹽司地逐竈戶入水鄉而令縣民包補之太累也。

濱海竈夫丁一萬九百六十二丁。額辦鹽課該銀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九兩七錢九分四厘四毫。俱從各場徵解運司。至弘治間改倉小丁今編總催八百名。管小丁三萬八千五百丁。入賦役冊。灘地灘場二千二百九十三頃七十四畝三分三厘三毫二絲。又七千七百四十四畝四尺八寸。計丁分撥以辦額課。此官司文移之說也。若道其實則掛冊竈丁十無二三。見在而見在者亦不至場已百餘年。凡稱辦課免均徭者皆本管總催及造冊書手之田。本戶未常聞也。各場歲辦鹽課俱是總催各以所管田地攤蕩。召附近貧民耕種。蠲收其租銀納場解送運司。運司以銀轉解京庫及給引商引商以銀還向蠲煎貧民買鹽運掣。但各攤納銀畧同。所分土地不惟美惡懸殊而頃畝多少亦異。分地多而又美者完課猶餘百金。

分地少而又恐者賣男鬻女以填足或地雖同而有民田多者冒免徭銀
浮於鹽課窮無田者歲輸二十金不獲免毫厘該貧惟多逃每五年一編
補凡承後者漸減無遺當補役者聞風先去此實海寇丁消耗而催役常
缺課銀常虧之大累也

電丁消耗縣民受害由富家獨據益司田土若歷年官司莫能清理亦
由貧催欲分富家世業以致此輩聞有言 昔師走馬會黨計產合財五
六百金日可集以賄吏書吏為之心腹以 士大夫為之遊說以
購兵備為之告擾查勘申詳動經歲月言者力竭而事在高閣矣合
無悉聽此輩世為永業但計私依官地起科以足額銀則富家不須阻撓
貧催咸得咸課 誠欲清理須正經界先年府縣益司丈量田土中間常
隱數畝今幸民田再經丈量圖冊具在畧加稽核即難影蔽宜令各場嚴
督各限限三日內于民田寬地及各團甲界上每百步築一墩以正大界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頁六

離場卓卓懸懸地立尺許膝岸以為小界乃自民田以至海涯依法編
號丈量並置首亦須履大備追魚離圖冊分別田蕩離場照依官地起
科不過兩旬圖冊完備計該徵銀數踰於課額即通融均減若不及數
即通融均加至不可加乃令縣補即海濱總催或無賠費處丁不須避役
先令縣加銀耗及割鈔蕩以補鹽價蕩價并近年又多補銀共四千六百
八十六兩止當停止收還縣徵收耗米可減九千三百七十二石熟
田每畝減六合零 若因陋就簡以完課安處在設法編催益今鹽課出
於總催有逃缺課即虧失故每五年一為查核而電丁漸盡查得離境
三場額編總催八百名隆慶三年量見各場熟地三百三十七頃萬曆十
四年縣派均徭處丁得免民間熟田二千四百五十三頃若督各場或計
該場量見熟地或計各戶優免民田以均差優則催難逃而課常足濱海
寇丁可無消耗矣

兩浙都轉運使司分司舊在下沙鎮宋建元中置明正統二年遷於新
場北鎮鹽課司八

浦東鹽課司在華亭縣七保宋置明

東浦鹽課司在華亭縣十四保舊為宋置明

青村鹽課司在華亭縣十五保宋置明

下沙鹽課司在上海縣下沙鎮宋置明正統五年都御史朱英言奏
分為三場二場鹽課司在上海縣十九保三場鹽課司在上

海縣十七保三場

清浦鹽課司在蘇州府嘉定縣八都明永樂六年設三場

天錫場鹽課司在蘇州府崇明縣宋置明永樂六年設三場
北原於此云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頁六

元葉知本請減鹽價疏 臣聞漢書市詔曰鹽民之食而價貴泉府重
固其減天下鹽價漢時鹽價是不可詳臣以為必輕於唐也唐之鹽價天
寶至德間斗鹽十錢是而大細錢一斤自按山叛亂天下兵興漸宗命草
五琦轉運江淮財賦始變鹽法斗鹽增作一百一十錢是又一斤至
德惠于黎黎相虐稅困陳少游加賦于民斗鹽增至二百七十錢天下之
民然唐米泔之亂隨此則陳少游之罪也嗚呼初立即減鹽價蓋宋久議
大費不過五十文一斤宋之鹽價比唐尤賤斤鹽八文貴至四十七文而
止唐宋用失仰鹽供給其價不得不貴今天下一統四海恩兵無宿師轉
餉之費當歸有銀供入王府無用度不足之憂而為政者但思今日增鹽
額明日增鹽價必欲困竭江南之民財斷喪國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
何如也謹附之初鹽價中統鈔十二貫一斤該錢三十文一斤至元十五

平初定晴觀兩湖運司歲辦作二十二萬引當年辦至中統鈔二萬四千八百六十餘錠至元二十四年奉旨作相減出產餘鹽額作四十五萬引包銷以此統同朝廷等求運使此時兩湖人民尚富減至到任拜其成度止辦得二十四萬八千餘引得中統鈔一十一萬八百七十餘錠及以年家都省明見缺額虛設奏減一十萬引又作三十五萬引為額以鹽價言之自十二萬為額一次增作十五萬第二次增作二十萬第三次增作一十萬定成辦三十五萬錠至元時江淮鹽課四十萬錠代宗用劉晏善於經理和年二百萬錠至大曆年間歲得六百萬錠當時天下租賦歲入一十二百萬錠而鹽利居半六百萬錠準今一萬二千錠也除淮鹽一百萬引外世只以浙鹽言之已收唐時三倍之利比德宗一歲租賦已有九百萬錠之多至此亦可止矣大德年間又增鹽額十萬引又增鹽價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百七

世皇至大四年又增鹽價十萬錠又增二十五萬錠作一百萬引是官價二百五十又一斤也較之唐末最重之價增多四倍民何以堪價既取二百五十又一斤官商賈實未時射利積項增價大取五百又一斤市間店肆又徵三分之利故民得一貫之鈔得鹽一斤賤者不下八百兩海小民偏且食淡海山窮於無鹽可知陛下下學陳明府智遠覽古今天下治民想望至治意愈前日嚴徵之臣所為害民之政陛下必能革除以結人心固邦本也至慶二年忽又增兩湖鹽額十萬引差撥灶戶多及附燒百里外之民愁怨七身者有之延禧二年又增鹽價每引一錠臣不意陛下以厚明之政而在右大吏徇行此刻民之政也使臣遠德宗虐民之時臣不敢言今陛下聖聖高明獨不能如漢宣帝此臣所以提提有言臣願陛下痛減鹽價使天下之民皆無食淡之苦然後選任運官設檢抄所限官

委買引撥附場百里賣鹽者並為鹽局以便海邊小民均獲攤場柴薪以備煎新鹽灶丁如此處置皆太平快活條貫也願陛下注意行之勿為聚歛之臣所誤

正德三年沿海富家言水脚漲價內白鹽銀無幾是到民間已入黃冊料錢分補不足再加雜糧耗米包補謂之白鹽漲價自是民戶歲代各場補納鹽課矣

隆慶三年大田均糧富家將水脚漲或指為料糧民田以耗寬戶之告公或指為濱海丁需以指縣人之父重供該場募人交賄而除富家之額也按林御史商人折支例額又倍言每引折與銀三錢似未詳也弘治元年今浙西鹽課折銀七錢者減為六錢又弘治二年今兩浙水脚寬戶每引銀六錢嘉靖中中丞周用亦言松江公司每引折銀六錢一申解部一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蘇松

百八

給商然則給商三錢而解部者復三錢每一引也既取於商中復取于丁課言利亦已甚矣沈淮所以深病之歟按萬曆末年備有給商之課則成弘改給折色以足商人引額法尚在也天啓而後無所謂給商者商人引額官取具稅如權關然迨執引買鹽與寬丁相牽制引於私販而已嘉靖十四年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重二百五十斤原定四錢者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為一引屬嘉興批驗所者引五錢按引四百斤者正也自大引改為小引於是一引分為二引引二百斤矣迨餘鹽亦入引額而正引稍益斤數以優商故有連包索二百五十斤之例若兩淮有每引五百五十斤者正餘鹽俱入數又不同於兩浙也陳志云鹽取精于日成形于火煮而沙汰火陰沙濕不能成鹽價亦時蹶

其產鹽之地自寶山至九圍銷之窮海水不成鹽雖介亦鮮自川沙至一圍水鹹可煮亦有海錯惟南匯沙嘴及四圍尤饒按濱海鹽場每場畝許用剗刀平沙如灰鋪勻搭水洗晒曬後用板推夾成一長塊以防復雨晒展翻開仍晒如前漸成鹽花當夏二日秋冬四日晒力不足嚴冬西北風殊勝日晒也倘將成而值久雨則復無用矣先此築土圍如壘名曰壘旁鑿一井以竹筒潛通之俟沙力既足乃取短木鋪壘底首以稻草與灰然後聚場沙置壘上再覆以稻草與灰挑水撥之使水由竹筒滲入井中是日滴出細齒之法以石連肉投入浮者為真其雜以水者味薄不堪煮石運亦沉矣煮法一置四鐵首鑊近人未鑊近窰以次遞熱運至大鑊取情新也庶週日而始成鹽煎時鑊上撈起者曰撈鹽白而乾潔鹽之上者每兩二大錢俗呼一盞得鹽可二百觔大較暗之盈縮繫乎兩暖貴賤視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 蘇松

百廿

新鹽池者內蕩就皆成田而海新復絕現商紀煩負各運鹽壘為力勞而獲人寡若海之民始辟矣乃有甃磚作壘以沙鋪之澆以滴處此于烈日中一日可以成鹽壘如水晶瑩瑩之晒燂價倍于常惟盛夏有之不能多採



常鎮
備錄

武進縣志

宣德七年

欽賜禮部尚書胡濙原抄送孫昂入京田查并奉

位拾貳房屋壹所門面內房共貳百零捌間基地拾陸畝叁

錢稅糧都不要你納戶部隨給常字叁百叁拾柒號勘別

報差侵盜什蠲除

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立均徵

蘇常諸府稅糧自洪永以來通多待免大戶及巾稅游談之士例不納糧

納無贈耗惟蘇東來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完據蘇州一府自宣德元年

以來積欠米麥至柒百玖拾叁萬陸千玖百玖拾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

今議諸府稅糧各連加耗并船脚使用等米壹總徵收撥運又將說倉蘆

簾并作園稻草取勘見錢仍以加耗餘米留存賑濟或與人戶包納要稅

馬草農桑絲絹等項于是諸府錢糧始得清完

建濟農倉者得蘇松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三府土壤雖隴民生甚固耕拉獲秋修業疏薄無有已時類皆乏食又其

轉輸糧稅或罹風盜之患未克惜資貴豪倍學酬恩操券益急兼并日盛

以致農民棄其本業膏腴之壤漸至荒蕪地利削而國賦虧矣臣於宣德

八年區畫設立水次倉廩連加耗船脚壹總徵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

陸拾萬石見在各處因時今欲於三府屬縣各設濟農倉宜所收時前米

遇後農民之食或運糧遭風失盜俱於此給借賑濟納秋成各令抵斗

還官免其信息舉實以資無并

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常三府歲運

南京倉米壹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陸斗然前

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於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陸拾萬石

正統二年復請立馬後看得洪武間北地破兵民銀買馬當站兵部議於江



石以上下馬或尺分撥北京等處當站走遞俟後土民復業食發替回永

樂初如今以三年更替為限時因民糧不敷又將大小人戶官糧編湊每

足馬有編貼肆伍拾家多至貳叁百家者路遠費繁有馬死或馬頭事故

移支勾補者有鋪陳什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賠者有馬頭消之告替

里費費面差貧每壹馬事故壹夫被勾貼戶數家俱無辜息雖連年買補

起解隨即棄馬逃遁者得各處馬驛所在有司俱有學生馬死可以還補

驛馬各驛附近衛所旗軍可以選撥當站約計洪武間借編江南驛馬不

過貳千餘疋若全照數撥替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可免江南數萬家微

歛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生派江南府縣置辦送驛應用如此則在

官有走遞之實小民無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復立買納馬草蘇常諸府

歲供南京馬草沂江西上風濤阻惡最為患苦今令賣價就彼地方易草

而納供奉

宣付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縣丁謹疏請內開有焉

武無江宜四縣前代稅額每畝征伍升叁合伍勺至正丁間武進宜興先

附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天命征勦苦戰十年我軍

乏食至丁未年權于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伍升叁合伍勺

併作壹年起科遂徵至宣斗柒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知府趙良貴

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撫臣失于申請併舊額及預借

之數舉作實徵未嘗分錢宣德間巡撫周忱獨備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

陸萬肆千兩每兩折米肆石官布捌萬貳貳折米壹石壹石僅派二縣歲送

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貳石捌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捌萬貳亦為

拾江嘉定二處分去叁萬貳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役之

苦其來如此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每兩照舊折徵官布為拾江嘉定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

去昔照舊優運分派仍將割賦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科徵以補二縣吏額之數計勘開本兩知府張大綱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與武進及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收彼之餘邑此之耗又苦體文策之意而惟不度經也每畝得耗米叁升伍合本縣共免米壹萬捌百石有奇永為例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璽議常年會計奉

戶部開坐稅糧馬草起存各衙門本色數目到有冰蠶徵運原米立有法程故輕可耶重可耶輕好弊百出莫能查考本府錢糧有白細梗糯米次等白梗米有從梗米有金花有白銀有官布田地有斗則有柒斗陸斗以下有伍斗肆斗以下有叁斗貳斗壹斗以下前周文策公立法并斗至肆斗則納金花官布輕輸折色貳斗壹斗則納白銀從米重等木邑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每畝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常鎮

三

利買金花書等以官田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於飛騰非一人一日所能查理實寒小民各籍認重則納本色難欲告理而難于應違首肯則使然也其夏稅資緣每年分各會計於秋糧田上徵辦近從民便比照湖州府均耗事例申家本院驗糧均攤道署所屬各縣秋糧夏稅實在之數隨糧合用耗脚併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其白細糯粳次等白梗從糧頭緒雖多然准米料數皆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雖異然計銀扣派均謂之折色極煩就簡分為二項每糧壹石驗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按弊之法可謂要矣又各屬田有多寡則有輕重欲將合用耗脚將本府所屬官民田地山灘塘溝等項除規圖公徐義成并衝成潤望田地止徵原額米麥俱免加耗外其各屬官民田地若干原額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脚耗若干各隨多寡加減分為官民二則官民山

灘塘溝海圩墾正耗另為一則若正米數多而耗米通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通加如某縣官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山灘塘溝等項若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通融損益幾幾官府易徵小民易曉非惟可幸里書增城即說之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賣無不苦之產積荒之田亦樂種野無不耕之土計畝均輸稅各歸田元為均平里甲無包賠之苦官民兩便然起存稅糧各縣不等重照先今酌量處分均攤其先軍北運白糙糧米派與武無江宜四縣如南運白糙米若各衙倉糧僅派清江一縣其餘各衙門本折銀額草銀鈔義使馬役均派閩蜀五縣官布折價較諸金花彼此相若仍依舊規分派武進宜興二縣如此庶原額不失均攤有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常鎮

四

均則無獨累之苦爾則小民無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鄉科將官民田壹萬肆千貳百玖拾壹頃壹畝壹分叁厘每畝均科平米貳斗壹升伍合壹勺伍抄捌撮壹圭柒粟陸顆叁粒民山蕩如故自是官田之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為賠米貳升壹合叁勺矣 先是嘉靖三十二年無錫知縣王其勳大田荒併官民田地均為三則吾邑亦遵做而行之不知官田者抄沒入官 朝廷之田也民間止是個種米者納價其每年上納止係官糧非稅糧凡為民間平田佃種者年完租米壹石官田佃至七斗其高低民田佃種者年完租七斗八斗官田佃至四斗其視佃民田者已屬輕額矣改當時好項之民散於他類錢糧者多個官田良民不顧也說者不察曰租為糧遂病其重一舉均于民因令其賠賦將 朝廷入官之田無價而向與鄉民得原額所納之租無辜而重害平民非理非法殊為

可換即當時藉口不過為則多因人易為奸然當是猶止官民二則近為
平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或三則六則不若其為奸二則反若之乎即欲
均糧當存其額何也藉有如胡忠安者起 朝廷欲賜之田以將何所取
大都精于代議先無如周文襄後無如應即侯荀子民便于法宜二公當
先為之豈止令官田自為則民田自為一則也 萬曆十年奉 旨通縣
丈量 舊制丈量之法有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為界鄰都如之田地以並
相換如魚鱗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低或肥或瘠或山或蕩遂而細註
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月實買則年有開註人雖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
移之謂必由為母以人為子 依乎母而時可接續欲說亦理淺而
不可得也此魚鱗圖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隨田戶既可
以易移而田即易之變亂母依乎子變動不拘官民肥瘠高下山蕩存於

裕民之大計無如清稅法清稅法無如窮總書總書之害穴非一日習計
非一人影射片時權掩歲月然而不難察也 爭得一職明之令如隆慶間
上虞謝公而奸窮矣而又嚴立魚鱗圖之制專責典守于戶廢者為令甲
有如損一面者坐不敢爬搜剔抉其廢幾半獨害謂令武進若龍戶籍
胥史之奸而為民造福不淺矣 唐荆川先生答施武陵書曰方田一
法不難於量田而難於數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舉論論須於未丈量
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
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
之準亦皆觀 國初所定稅之法使鄉田必察鄉田必覈亦甚得古
意今茲不先核田便付丈量則賦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
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
須兄自明此意乃可若付之下人為之不無弊也 萬曆十一年汝州田
據經賦冊開清江縣縣治濱江其田土多係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而
冊漲不一冊則宜豁其漲則宜加之賦以故舊例每五年清丈一次除
以漲抵冊外不足則以縣縣額額攤補有餘則亦縣縣攤減惟求不失原
額而已倘告冊非其時者有司不得與理告陞科者暫以其米貯本縣海
農倉備賑務報循環以便稽查仍伺應大之年方許收冊算派若類數則
亂賦法後諸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後傍邑有告冊者且照清江縣例付
仍必責令告冊之人重有新漲田土方許代錢 是年去丈量僅一歲耳
而紛 告改科何期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強弱為低昂故往 沙
得平而平反入于高下之則其後歷年告改抑或由此大率告陞告改多
出于西北沿江諸民難沙積散不常歲月轉陞靡定而人情巧詐亦巨則

萬曆三十年奸民中言利之旨中官下勸勢張甚地方洵賴當事者委曲調停得以無患今黃山脚諸處日漸漲成因民爭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撫江南議以各處臨湖濱江東冊西漲田地名曰新增實非舊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為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田課米伍升後以漸增至十餘頃冬夏賦以貳拾叁萬石有奇錢一百二十兩增三之一然望田幾倍之賦似增而實減也萬曆年采合田地山塘蕩等項止壹萬柒千餘頃冬夏賦額遂至叁拾壹萬伍百石有奇亦百二十年人增三之一矣然田增至貳千頃以增校舊賦幾倍也何前增之寡而後增之多乎語云蒼海不能實漏卮矧非滄海乎截長補短方肆百捌拾陸里山陵湖蕩幾半之為足以供且

利之所任露之所藏苟非強禁之吏紀搜剔決則上取其一向下費其十奈何至其不獨不竭也其故繫於輸者惟本色以軍運者曰軍儲幾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糧內官供用光祿及涇陽福三府之入是也錢五石而致一石運至南京衛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迺其最省者也折色則以緡金花官布漕折錢糧馬草糧茶鹽鈔珠漆茶礬藥等牲口料糧段足詳錄馬役又光祿便糧之折府部南北公侯祿俸之折鳳陽奇毫淮楊鎮江諸倉之折至南京之山川壇祠祭署供用庫酒醋局光祿寺之烙家砂糖皆折馬蓋不勝其瑣細也嘉靖初賦額既懸曾計無定蓋自弘治七斗六升以至二斗一升不下十有餘則周文襄公忱乃權以本折之難易以求其平至歐陽撫公鐸始以本府應公積議眾多益塞通融為一惟官田民田不容索易各為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以時會計雖在輕

額者不無苦於煩增然賦有定額會有定時吏胥不得低昂貪暴不得橫徵矣故吾常之民無間知悉至今頃烈焉然清賦額猶最清田額更難蓋有田而無賦者有賦而無田者其原起於富家之宕子急於售產不顧推收久之而推者無所歸里胥之奸軌巧於飛渡久之而納者不知其自下困貧民上虧國賦延至萬曆初年勢窮當變江陵奉旨遍宇內而大馬初意止期均賦不期增額也奉付太過悉求增以助於園桑開墾為日已久從實步之未有不增者始虞其無增則嚴刑峻法山場溝蕩悉大為增額過當及至歸戶則上行其私下志其弊所增之額全不在官矣故畏法者取益產大仍有賦而無田巧法者陰竊增額終有田而無賦於今二十年來積弊日增大抵西北之田視之雖平沙磧雖肥則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饒易墾其平者山陵時望咫尺荒闕未足浸填

遲難劇築一成苗需終有可期尤當少為劑量焉耳其錄起存款項備查秋糧本色起運兌軍儲運糧正米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梗正米供用庫白熟梗正米光祿寺白熟梗正米白熟糯正米景府溇府養膳糧白梗正米府部等衙門正米祿姓所種稻糧正米南京各衛倉糧正米秋糧本色存儲存恤孤老口糧米秋糧折色起運京庫米折金花米銀白棉布折色布銀兩部等衙門米折銀宗人府米折銀公侯祿米折銀甲丁二庫俸漆料銀供用庫本色蠟茶銀折色黃蠟銀光祿寺菓料銀工部四司織造料銀前後枝料銀礦料銀歲造履足銀南公侯尉馬府部等衙門休米折銀米折銀南光祿寺家膳料銀宗新腳價銀南戶部茶課銀馬役銀揚州府倉米折銀鎮江衛淺船料銀江北河工米折銀輕辦銀迤江水脚銀產席銀夏稅折色起運京庫麥折金花銀農桑絲折

編錄戶口食鹽鈔價銀公使參折銀南山川鹽藉田祠祭署正參折銀揚
州府倉淮安府倉京陽府倉壽州倉亳州倉鎮江府倉各參折銀馬草
折色起運京庫草折銀南供用庫酒醋麵局草折銀南戶部定場草折銀
鎮江府草折銀衙門歲用起運修河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鋪墊銀官
布鋪墊銀山川鹽耗參折銀白銀車脚銀貼役解扛銀衙門歲用存儲
府縣官吏兩學師生吏折俸銀練兵并新增兵餉銀應課粒銀另解
進私銀米以上惟先軍輕費水脚蘆蕩萬軍運餘俱民運

劉繼國朝後法以响民宜拾壹戶為一甲每甲推擇丁田多者一人為
長是為田甲須中產拾戶為甲首其丁產不任役者常官甲後是為時
寨十甲為一里每年輪一田甲應役謂之里長官機十甲准辦錢糧勾攝
公務以里而派者謂之里甲以田而派者謂之均徭其初差有銀力重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九

須簡不等民甚苦之強正以前不可考正德間本府同知馬議將通
縣田地均分十段別造十段文冊每年編審一段初甚便之而後造冊之
時富民巧為規避人戶消長參差多有產去差存者訟牒紛繁官之病區
嘉靖元年巡撫羅議將里甲均徭俱行三則編審以家資富貲及丁
田居上者為上戶丁田數少家道頗可者為中戶丁田消乏者為下戶
某項徭役重大合派上三則人戶某項徭輕省合派中下人戶一戶或編
一差及數差或數戶朋一差務期酌量實寬定擬差役輕重通均嘉靖
十四年知縣馬汝彰披里書開報輪審人戶丁田數目到縣對覈徵費二
冊多有奸民賄通里書以田地加前移後花分說寄避差徭今議將縣
縣官田壹千叁百玖拾陸頃陸拾貳畝柒分伍釐折民田壹畝共折民
田貳百伍拾玖頃柒拾叁畝伍分實任民田壹萬貳千玖百伍拾捌頃捌

拾壹畝肆分山蕩亦百伍拾肆頃柒拾捌畝每拾折民田壹畝共折民
田柒拾伍頃肆拾柒畝捌分人丁拾貳萬肆千叁百玖拾捌丁下折民
田壹畝共折民田壹千貳百肆拾叁頃玖拾捌畝四項共折民田壹萬肆
千伍百伍拾柒頃伍拾玖畝柒分有奇內除華壹年歲年舊過外民田壹
萬壹千陸百肆拾陸頃柒拾玖分柒厘貳毫壹絲為捌年每年輪民田壹千
叁百叁拾頃柒拾伍畝玖分柒厘貳毫壹絲為捌年每年輪民田壹千
一畝編食此所謂十段冊也嘉靖十六年知府應價議立里甲均徭

議曰力併則易疲事分則易辦里甲均徭分為二事凡以便民也奈何本
府田糧每歲推役好徒得以計避申家本院議准通縣弄編則其事亦
其力愈省矣但里徭有異而丁徭無二若仍二次編審亦不免於煩擾今
將各項合用數目提會而併數之仍舊照額各以類分法雖簡而實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十

廢也其見年里甲每里出夫一名專一役過及不時做工而已官吏人等
俱不得免嘉靖二十一年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劄付均徭舊規十年一
編本有一勞九逸之宜緣何建議更改即令一年一編似有繁輕易舉之
便緣何民不樂從二者之間要見何者便民何者病民何者經久可通何
為至時雖行不許及為兩可及避嫌遷就以貽民患其以前後通自第六
甲至十甲人戶若無以後未改第一甲至第五甲人戶一舉以十年輪編
則役過者似有偏累之勢而未改者不無輕省之條務須稟益得宜酌處
停當俾人心允服而經久可行巡按并汀條開均徭之舊舊規十年一編
得九年安息近用整隱通編之去聞其輪年均徭之後亦所不免遂有大
均徭小均徭之說弊端甚多難數不悉是否前弊應否復舊合行勘據知
縣徐良傳詳得均徭一款十年一編出銀雖多而百姓有九年之安一年

一輸出銀雖少而百姓無息有之期況田野細民收儲銀兩或假手於見
年之生長或包納於情年之欺蒙多收少報美入惡出其弊滋甚不若先
年十段冊將縣縣丁田分作十段多寡之數大畧相等一年一段較若畫
一可以垂焉時那移之弊可以免近年縣胥之患官民向便經久可行也
舊時均徭之弊那移出甲十甲之內不着一差十段冊之法正為垂此弊
而設何也人戶之消長不廢田地則一定不易故十段冊專以田地為主
不以人戶推收為主如一縣有田十萬頃分作十段則每年該得一段為
田一萬頃官司惟據此一萬頃之田照差中間人戶推收縱有不齊而田
地固自若官司亦不必復問之矣出甲之計將安所施故曰可以垂舊時
那移之弊又此法一定百姓皆得據為之所商賈之買遷工匠之執技
間民之轉移執事者亦將歸而計九年之歲為一年之役既後之後又將

然而樂求西南北無不可者警政之召不侵驚里胥之庸不侵說故曰
可以免近年縣胥之患有此二便至於秋糧帶徵則又有可講者夫有田
則有稅稅糧是也月則有庸庸糧是也從後而蓋為堪差也雖併入稅
糧可也一年從後銀力若干而力差又有重有輕如斗級庫子之類倉庫
出納動經數年非有司臨時遠取故實良善之察而一舉付之無心之會
計萬一亡賴之徒肆為侵盜此其當講者一也常年會計在秋冬之交而
征使百需則自入春正月朔日以來即無一事一人可關勢必預為一年
之計而後可此其當講者二也稅糧自功臣田土之外無帶上納而保役
則有全免者有免其半者有免其十之二三者分吏分胥會計得益雖美
此其當講者三也然不若十段冊之為簡便則蓋也本縣上自大天下至
閭閻小民輩然以復十段冊為善及據無錫江陰宜興靖江縣申各相同

呈府轉詳巡按周 批據該委曲詳處着實舉行 邑人兩濟唐順之與
蘇州守王儀書曰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畧有五大
戶之說寄也奸猾之邪移也花分也賄賂也官戶之濫免也大戶之說寄
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說寄之弊請某官例
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
甲而散萬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然雖其以萬畝而散之
各甲以歲一倖免千畝者必非各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
將田甲詭為之名也使其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詭為之名則一人而
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詭為之名過其真名
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
安得歲一倖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當蠲免之數如某

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擅
足則免之數外則後如此則雖甲一免歲一免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
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體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
田亦不得免額外濫免說寄乎至于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
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
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後十年定冊宜於後
不宜於賦後主戶賦主田賦則應田流轉後則依戶徵法是以賦法則既
準之每歲推收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生輸後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
冊所以便民之無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礙而執事又設於擬定冊編差或
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
人而某官宜項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賣而以某人項某人差如此則是

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
以無虧乎定差之權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虧乎舊田之人且夫役
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則可花分子戶
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
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
權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蓋時輪編差則豪民
以賄避力差而賄避差今時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賄避戶累
時輪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編差則戶
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說寄賄買而禁則警乎令長之
彈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警乎冊籍之精
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一

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安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全利乎
縱可以盡輩說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裏糧
集錢奔走域郭此其利病亦自相集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
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調停泉益而驟變之以收一
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
口說：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性：多出於窮僻困厄
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率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
十分為率性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役令長耳目差易備持等而差
之差易辦賦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令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為數頗闊於性
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難兼所缺漏處必多耳目難兼所缺漏處必多則戶
書里胥之催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催之所重以為規避小民無金

可輸則最受其役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業之長令
多積糧而後之長令多積突也其業前困乏之勢寬然而執事乃謂輪年
則胥僱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僱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
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刀差約銀拾兩為率性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伍兩
貼戶約銀伍兩則貼戶位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寡而歛之也不難令一
年一編則業率出銀壹兩者今減而出十分而之一業用貼戶五者今必
增而用貼戶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
備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歛其錢是以性時所病正戶饕餮貼戶今時
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煎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業時之正
戶皆捏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零德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惟
又如銀差量之法歲總納銀壹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壹錢納多者其倍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十四

編之數必重納壹兩縱倍之叁兩而奇足以納矣納壹錢非倍之肆錢伍
錢或至捌玖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
獨如是而已以壹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壹兩之銀一過赴官守候交納
一過性來盤費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過下鄉需索而已今以壹兩而散
納之十年則是為一錢一之銀亦一過赴官守候交納一過性來盤費送
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過下鄉需索是今日壹錢之累並不減於壹兩而
累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為
坊郭之豪民耶其為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為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
所謂似涉轉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冥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於
後除之無定致而不可付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說寄移甲諸弊而
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固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

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嚴也黃冊之法嚴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為之括其款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運用黃冊漏盡可也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為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自黃冊之不可行而併蘇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抗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惡歟須好者嚴責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嘉靖四十三年巡撫陳瑞查得庫役尋司有守非供應役也迺近來有司以庫子為舖戶有花段卓席之煩有收買賠賂之苦他如公堂拜見紙筆下程各衙油炭椅桌日用果菜之類無不取給焉是以千金之

家費八九百不能當一年之後累六七載不能了一年之差至于河下斗級供應亦令庫役預借支給是以一縣重差取足于三四人之員為民父母何忍虐使其子至此也今後各州縣掌印官庫子止令看守庫藏不許仍前濫派及接受拜見公堂之費果事有不得已者動支官錢禮有不可發者申明上司與其取于民孰若公出于官與其歛怨于下孰若分謗于上違者重論究不貸嗣後并禁祇應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劉開強里離係兩遂丁田賣出一事故民間疾苦所係惟均據嘉靖十七年舊冊出入有稽未嘗不善奈何法久弊生或用生派之類仍編立空役或因原議之太侈私自加增或經一事之申乞輒為舊規或以銜途之浩蕩另立名色查蓋之所不及書冊至不相蒙又如朝覲賓興等張三年帶徵以供一年之用等河夫備等塔節年常徵以應不時之需與凡一切不急之費

經收利其可緩而任意侵蝕官吏交代不常而漫無稽考及臨期不敷非提編下甲則另派百姓矣仰特里甲一應公費暴斂地方繁劇縣酌的確派報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祿議得各屬里甲如慶賀米穀祭祀鄉飲之類詳備無議外惟科貢考拔公費供庠修理城垣衙門新官到任器物使客禮儀備用等項不敷幸有另派總甲里長夫役等銀數千互相濟用近蒙裁革蓋苦不足今議應因者因應革者革應增減者量行增減回縣俱以均徭輪段丁田算派入每丁折田二畝山塘以十折田之一總計一年合用之銀原共銀八千四百三十七兩二錢零每年共增銀二千八百八十九兩三錢然實減總中夫役等銀共六千二百六十餘兩與編定銀數遇用中支三年帶徵科貢等銀按季解府候給永為遵守是年巡撫林潤又劄開均徭者必丁田齊一輕重得宜乃均也今查十段冊如丁田多

而優免又少者則人戶編銀即少丁田少而優免又多者則人戶編銀即多以致規避成風多寡懸隔此銀差之不均也力差中如州縣總解戶斗庫船頭等役所費十倍極重民壯巡邏等役費一二倍稍輕今以田力富饒之家反得輕役而瘠薄中人之產反得重差此力差之不均也甚者奸猾之輩輪甲將到而預跳別甲以規避役靠托勢力差既避并銀差得以樂免富者日獲資者日累何以均徭為哉合無行府取各縣十段丁田逐一查理眾多蓋募務得其平除已應役外其未輪年分各候該年即有過剩不得聽從規避一年止編一段即有別故不得擅提下甲應優免者照舊例填發不得徇勢豪增減應銀力者照田力編審不得任里役輕重寄庄人戶不許市恩冒免本處官戶毋得分門重疊上戶不得討占銀差下戶不得混編重役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祿議得本府所屬武無江宜

四縣丁田舊規一例十段輪流編實近該本府知府李功誠查得力產賠費頗重議從田起設差餉官願便議從丁起其田不及二十五畝者亦編銀差每年輪審一段輪段人戶開領官銀照從出力富差人盡得向來優免太監小民苦累宜照近議題奏事例優免十年止免一年一年止免本年不得分外加增及各段各戶混免仍將免過丁田分註輪段之下以便稽查隆慶四年巡撫朱大器行條編法先是江西諸郡行條編法人皆稱便至是兵憲蔡國典廣詢而力行之其法先總舉州縣每年銀差若干其力差應出額後銀若干其繁苦而應加增者明為加增共該銀若干次總一州縣實在丁田若干除優免外將一載合用之數均派丁田併入秋糧徵辦應解者官自解解應顧者官自給值并里甲每田一畝大約共輸銀一分五厘有奇百姓不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永為例云隆慶六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十七

年巡撫張佳胤巡按李學詩議前項條編派入秋糧會計帶徵唐鶴徵曰萬曆初年道廣平泰公徵江右條編法將行之詢於鶴徵鶴徵笑曰差不便於士紳爾齊民則誠便已然以私計之母適自為士紳之日竊子孫為齊民之日久相母適士紳之不便轉而子孫之長便重相答公笑曰清從其父者重者蓋先是優免雖有制京朝官常得全免即以入粟非光祿鴻臚者固至一二百頃率得免焉齊民一食重役旦夕破家詭計冒免之弊時方盛行余故云然條編者大基與歲編同縣一縣之後計銀若干科一縣之田賦銀若干第不分銀力率附正賦而徵之既徵銀入官為之顧募應役者也一時民情翕然稱便既而有行之山東齊魯之民羣起誹罵蓋條編主田為差而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窪澆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于田賦重而後輕以輕麗重且指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寡

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後主戶賦輕而後重以輕帶重固不足供安得不困戶科部給事中光憲上奏人也統諸罷條編法言江南諸郡金花總期時有御史方巡按江南還司徒詰其故御史實不知故誤言司以行條編故銀混金花于他項又銷戶部以為實然因覆奏貢金花銀兩原不在蠲免之數依條着項查徵以後再不許拖欠致虧國用前案有內外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憲不許妄行吏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為生事擾民依擬再行申議着各撫按督率各司各將因條差役里甲繹遞本等職實心幹理如舊法有英只宜補偏振廢通變宜民不許妄生意見條陳更革反生弊端違者定以妄亂成法論而既余鶴徵亦以使還謁司徒因請曰條編法甚善何部覆若斯之嚴也司徒曰金花且為清奪何言善也余駭問故司徒曰御史言然余曰非也司徒曰有司事御史實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十八

之子未之知也余曰卿曲事鶴徵實知之御史未之知也司徒曰何以徵之余曰條編法行以獎國金花之員在榮而後御史言是員在榮而前鶴徵言是司徒入穀之果在榮而前因曰子言良是然何以知之余曰鶴徵總徵亦曰條編所稱善者以緩急之權操之有司云爾鶴徵既急金花者姑以武進論折徵八萬餘金：花居二即善通有不輸其二者米有二即金花解矣烏得他支且先是額賦額日實繁未有紊亂額增一均條遠至清奪也司徒曰子姑悉言之以貽我：將更覆之以謝其便法者余退為書大畧曰語云法無全刻斯言非也條編之法其全利者乎議者何其紛紛也余不知他省姑就江南言之不啻歲舉一縣之田而均之役乎銀力正貼之低昂有司耳目勢必不周奸胥黠吏上下其手是歲舉一縣之賄賂子奸猾也南徵正賦復課均徭是歲兩最一縣之追比於有司而勒一

縣之司指於百姓也。其可不審十分舉縣之田而後其一乎。然令中下之家積十載待一朝之需不能也。以一年而併十年之額不任也。即富有方者既盡其田而漏之至數十畝。又舉其重而責之至數十倍。其倖而免者。吾見亦罕矣。至乎額使則額者與受額者交相病也。貼後則貼者與受貼者交相病也。于是乎巧詐百出。以逃後。後責交者則詭寄以幸免。不亦銀差頗通奸胥者則為移甲為花。分移甲則移未審編之戶。入既審編之甲。十年俱不後矣。花分則以千畝之家下同于百畝。百畝之家下同於數畝。避重而就輕矣。雖有神明之宰。安能為然。厚之照。裁惟條編則以一縣之役。課一縣之田。責之輕者。咸編後之重者。如某昔之什百於一家。通融於一縣矣。有田者遵額輸銀。執役者於官領。慨昔之力。差悉為銀差矣。額則徭賦分科。徵則徭賦併比。昔之終歲比而不竟者。悉以十限畢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十九

歲舉一縣而徵之。安能移甲歲舉一縣而銀差安事。花分奸猾何所操其權。孰要無庸受其害。無十年併後之報。無終歲再徵之苦。百畝之家歲輸一金。有奇。千畝之家歲輸十金。有奇。鼓腹而遊。高枕而卧。美益併之賦。額似乎稍加。問其徭役則不免而免。已。某昔百姓所祠廟而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有司所盜賊而禁而莫止者。走過而不問。謂之全利。誰曰不然。安得以一穉之陽。飽而廢嬰兒之乳食。一夫之偶。覆而棄。受人之操。舟也。書具一以奏司徒。一以移江南巡撫胡公。司徒遂更為廢。曰。如有地方。便於條編者。請從民便。報可。次年。余以使事過句曲。胡公出謁。起曰。江南條編可無變矣。

優免 按正統元年 詔定在京文武諸官除里甲正役外一應均徭雜役全免外官半之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羅 蒙驗內開今後隨朝文

職內官內使俱如舊例全戶優免其餘見在方面之家各免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者各舉監生員吏典例各二丁著為例嘉靖八年二月詔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察奏治罪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汪 題准其有丁多而糧少者則以丁准糧丁少而糧多者則以糧准丁戶內丁糧不及額者止免實在之數俱以本戶自有丁糧照免凡有分門遠族毋一舉混冒例載于後十二年巡撫喻茂堅查照部劄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役悉遵先今原議優免之例編木衙指揮免丁七千戶免丁五鎮撫百戶免丁三內外文臣大小一如嘉靖十年例二十四年間題准例載于後萬曆十年部議清查冒濫復如嘉靖二十四年例其見任居憂聽用聽調聽降聽勤者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

數免以禮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者半墨敗削職編戶除名者不許官故即行停免任子者即照任子品級叙行其退學生員及納銀儒官義官選授教官王府典膳至更承加納官帶不額出仕者止復其免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題准照品免糧照糧免田每田壹畝准免叁升為率人每丁准田貳畝有丁免丁不者以田准有田免田不者以丁准例如左 京官一品嘉靖十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二十四年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今准田一千畝丁如舊 二品嘉靖十年免糧拾八石人十八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今准田八百畝丁如舊 三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今准田六百七十畝丁如舊 四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今准田五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五品嘉靖十年免糧

十二石人十二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今准田四百七十畝
丁如舊六品嘉靖十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二十四年免糧十二石人十
二丁今准田四百畝丁如舊七品嘉靖十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二十四
年免糧十石人十丁今准田三百三十五畝丁如舊八品嘉靖十年免
糧六石人六丁二十四年免糧八石人八丁今准田二百七十畝丁如舊
九品嘉靖十年免糧四石人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六石人六丁今准田
二百畝丁如舊外官半減教官舉監生員嘉靖十年各免糧二石人
二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四十畝丁如舊雜職省祭承差知印
吏典嘉靖十年各免糧一石人一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今准田二十畝
丁如舊致仕者免十之七丁田准前數閑住者半丁田准前數
徵輸嘉靖四十五年知縣謝師嚴立徵糧一條編法先是夏稅秋糧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一

徵項款繁雜設有縣總分派其間不無緩急縣總陰操其權與各糧長為
市以致侵欺賄賂不均之甚不惟糧長率至破家而積逋亦無由追償徵
輸之弊于斯極矣至是志獨其弊盡舉縣總之分派不問緩急總征在官
悉令停廢時又立總由以嚴比較設互總以督里甲分收解以平苦樂均
官民以杜那移聚費數冊以防隱漏皆前所未有吏胥無欺之虞里甲
無通負之責糧長得以有其家身者皆自此始也其總由給當年總催里
長製做青由而所裁則一萬十甲丁田銀米之數如某甲丁田若干第共
該糧銀若干若干分定限次每限應完若干詳其定數已完若干未完若
下之奉行則不及遠甚矣唐鶴徵曰稅糧之中款項甚繁除本色外有
金花銀後設草公候降祿本折布尺揚州淮安奇毫等州並鈔馬役等銀

以時加增則入有練兵有人工有貼役總之皆征於秋糧者也自隆慶以
前各以分徵派之糧長總十分為率如金花居十分之幾各項各居十分
之幾則亦無論糧長收之多寡而各十分之幾為金花幾為各項法非不
善也然朝廷所需有緩急故有司起解有遲速其故浩繁有司不能一
親為均派不免設縣總以司之于是縣總得以操其盈縮而遲速之失糧
長之奸猾與之通者則可緩者常多而當急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急者
有之其純實而不與之通者則當急者常多而可緩者常少甚而全不派
其緩者有之急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緩者則所收常不足充其所解於
是乎出已實以補當解之款當解之款完則有司之事畢矣孰能更為追
征以償之乎補之少者費虛補之多者傾家是不與縣總相通之累也緩
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急者則所收常不必辦其所解于是乎以官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二

為妄用之需妄用日久則侵欺之物盡矣何以抵補原數而完官乎侵之
少者除產猶或可償侵之多者傾家則已無及是縣總相通之累也然
欲侵欺錢糧之輩率非經營積貯之人其所妄用者非特永臨飲饗淫蕩
賭博靡所不為而已始而欲縣總之為奸也則為縣總所動視其人之奸
惡為所動之多寡二八分者有之三七分者有之中分者有之而輸納者
又因其所需之急不復望數之完也常以半銀抱利而易全串則是有侵
欺百金之名常不過五六十金之實既而有司之追攝也力不能盡完所
負則自不敢自對公庭今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完官明日勾稽者
至附二三十金以完官而別略吏胥以緩其餘者又稱是為而勾稽者且
計其所負尚多不敢以証之官也又多以所附為已利則是陸續所出者
或浮于百金之外而侵欺未完者常盈其百金之數此輩之喪亡家誠

不足惜國課亦何自而完也自上虞謝侯至始華縣總一例征之不問其孰為急孰為緩收之小民即貯之官庫雖奸猾者不得擅之以浪費有急則解不問其糧長之該出若干也緩則貯官庫以俟雖饒實者不必傾貲以豫補始而糧長之收也有嚴經一毫不得以小民既納之數為小民拖欠之數既而縣庫之貯也有庫收一毫不得以糧長既完之數為糧長未完之數江南十餘年承糧長之所以不至破家國課之所以不至虧損者職此故也說者謂其病有三曰已征在官偶遇蠲免賊吏得以竊而有也一禁混征雖有蠲免小民不得以知其數也一時總征民力且有不堪也嗟夫是供舉其名而未觀其實也夫征收有嚴經以防糧長所收之不善報官也防錄官收之而不盡報于上司則令府縣各印一嚴經俱給之糧長糧長一有所入即兩註之隨收隨註收完之日一以繳府一以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五

則銀難在縣致常在府收銀首不能逐數援數者不能取銀又何慮其入于賦吏也況江南監司故多直鹽如蠶浸處在產之銀或者非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不為也欲小民之悉知其數以蒙蠲免之惠乎則于青田之中細分其款其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其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人執一紙則人得一款何從其誅于蠲免也以一時禁征虞民力之不堪乎夫有餘之聚不待言矣不足之家其所需以蠲禁差者不過待其田之所入其田既入則解之而已雖稍遲之亦未必別有所入也苟欲寬之則定以錢藏十一月完新歲二三月完銀則上不誤有司解銀之期下不失小民實米之便矣况江南米鹽法之先糧長亦何嘗不動小民以銀米盡完米惟吃年為有司若但恃蠲緩不為實事徵糧之初宜徵小民也惟比較糧長以索完呈則小民畏而輸之糧長起解之時宜追糧長也惟比較蠲部

以速批則糧長為而輸之總部蓋惟知追糧長追總部之首力而不為糧長為總部之煩難所以有報完之名多累賠之實况加以巡送使各花段下糧之妄費與供應有司飲食衣服之橫需故一編糧長無家不版謝候又能立法嚴比使納戶不敢吏負升合案已奉公而差用不及絲毫及今巡之雖時有補救皆其良法耳萬曆五年巡撫宋儀望令行圖運於時民進知縣如崇壽無錫知縣周和際皆久於其事悉知其不可力止不行惟宜與知縣丁應建新任求知於上始立圖運法本縣三百六十里為一圖當其入戶田多殷實者為十甲輪為十年糧長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以十年為五年之役錢糧進相交納官戶運自縣頭而又每畝加編貼役銀一釐有奇以帖通縣煩役有差則運經於縣力均於分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小民無舉累之虞糧長無傾家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二十四

累法莫害於此矣獨寄莊無籍國戶無人點解者止論區額不論丁田多寡稍有偏重而上輩貼役運稍稱煩唐鶴徵曰每年審編奸民報以圖運法紛告援余止之者屢矣或問曰以圖易區人之多寡不若以十年易五年力之勞遠不若易為圖運之不可行也余曰五年一編審子其謂工戶尚有役之所不及者乎抑已盡上戶而聚及中戶間及下戶矣乎或又曰屬有上戶而役不及者實已盡中戶而且波及下戶矣余曰據宜與之言謂歲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審然則以圖易區其所役之人已十倍于昔以五年易十年其所役之人不二十倍于昔米夫以一番編審已盡上戶而及中下戶矣今且欲二十倍其人不盡藉下戶以充之一時上中戶將從天降將從地出耶或又曰運輕于聚力均于分難以中下戶充之可也余曰是誠味之味矣謂之運輕于聚則明知運者之聚矣

運者之聚安能悉得其力之勝任者以中戶任解即分輕而亦重矣今有百鈞于此以鳥獲一人舉之而有餘全衆儒與之而不足乃均鳥獲于九儒之中而人令舉十鈞鳥謂之均可半雖三尺儒子知其不可若是人非不衆也本儒則人雖衆派分雖輕亦不能舉失或又曰富區富甲或一甲而幾解業當糧長之資貧區貧甲止于惟糧不失下戶之常何至令鳥獲與儒夫均力也夫曰富區富甲一甲而幾解業當糧長之資信矣然編審時之上戶可當糧長之資者供伍年而不足乃圖運時可當糧長之資者供十年而不乏難以儀博駕說鬼魅漲空欲掩借中戶以代上戶五年之勢不可得矣若貧區貧甲止于催糧則何縣何州不責輕備而獨于圖運乎或人曰糧長之害不過勢家適負民運重驚今官戶自運貼從過饒即害亦輕獨小民畏糧長如猛虎甘為魚肉無有已時至無安食之家余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二十五

夫言糧長之害即害亦輕既已明知糧長之利矣言小民之畏糧長如猛虎甘為魚肉不知自舉報之時言乎抑自徵收之時言乎自舉報之時言則必其索詐所費不及充役之費而後任索詐求充充役耳此擇禍莫若輕之說也苟索詐之費甚于充役人胡不任役而甘于索詐也且索詐所及亦必在可充可釋之間萬無及于繼後撥換之理編審之用人少則此輩獨可以賄求充若圖運之用人二十倍于編審此輩之必不倖免可知矣以前擇禍之道慘之其得失何如也且既行圖運則十年審圖其求免亦何異五年之編審謂其獨無索詐可乎自徵收之時言則糧長之抑勒加耗誠苦小民官閥里甲獨能視納戶如子乎其以錢糧之名挾里長之重抑勒需索欺侮于里長恐未已也或又曰圖運行則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通負余以此尤不情之甚矣夫圖長何力能壓勢家使不迫負

且謂之勢家必官戶也子不言乎官戶既已自運矣則圖長所廢之而使不敢通負者何等勢家也交納不得愆期則在有司之追比嚴與不嚴耳其在圖長糧長乎據余所見除前諸害其不可者尚有五焉中人之家俸有水火疾病盜賊訟許奄然替戾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以十年則其消長矣嘗大縣寧後任役其不可一也圖運必十甲輪運十甲之長焉得等富等貧間有富者其收九甲直其家所輸之奇零餘羨耳貧者輸收耗羨稍有不足其何以兌况一鄉獨富必多土豪其餘里甲曾不敢望其僕隸強弱相凌何所不至其不可二也曩者屢禁里甲之圖收猶恐不能盡禁今特令之主收其有侵欺花費難得而禁之官一追比貧者有逃而已即令捕獲豈能以其登粉充我 國課勢不危復責之九甲矣其不可三也編審總却則其所解必多 則人每一舟總却為政而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二十六

人聽命其避風波而急完功理所必其圖運則其所解必少 則聚共一舟 人為政而圖長聽命其任風波而不恤利祇延以侵盜事且疊見矣故十年以來獨宜典守凍者三他縣總却一未之有也每一守凍則舉縣加銀三四千兩孰非民膏而若此橫費哉其不可四也上戶素習于運儲易集事中心任其僕則運路之風波歐家之播弄內監之臨詐顧天無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其不可五也或又曰然則何宜興之曹言其利也余曰是何難見哉言而能達 而能諱必富有力量者也富者利于五年之中戶代其十年再役之勞安得不稱便宜典船戶皆有定額率有力者之舟不亦有力量之所往名者也一年之運獲數百金其尤貪橫者運戶不敢附其舟則以有司之勢迫之甚而已附他舟中途猶飛撒迫歸其舟非以獲利之重莫為而然也又甚而貧甲運戶不能自行船戶因而包攬

頃家貼之遂有疎失仍累運戶幸而完解則執批需索至有鬻子女償之而不足者船戶之橫如此有力者安得不稱便也大都富有有力者之言易聞貧甲受苦之言難達余其為難達者達其情不敢復顧富有有力者之紛紛已宜與泰侯清賦碑曰始者糧長之難：在上等之民是侯某審察其弊變而為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僅輕于舉力均于分時則有輸得而無廢著以故人一稱甲運便法久弊漸富者能檢富以為貧：者以不能揜貧而將富實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高難下民不若難上民于是又稱糧長便泰侯至而雖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搜蠹弊過作而嘆曰糧長豈能善甲運哉顧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興田萬有千頃而莫即圖茲去十之三係著縣額率有戶而無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二蒙其

但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催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說為中戶中戶說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鄉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區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催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團莊巨室掩富莫善于詭計花分均催莫善于限田于是令民自歸田不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莊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戶其曉者以填運緝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有美者以填運以資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役即人戶而與縣解同科貧鄉不應役即甲首但以催糧充役有成法夫運總一縣之籍與其賦年而粟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鼠尾著為令甲而要有力者羣起而撓寄莊者曰額貼後侯曰籍不着將姓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為巨室者曰額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

哉申花說令民得許舉代役于是貧富信見雖絕僅役均饒俸錢焉糧長于甲運之中付限田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僅所稱百世永賴者非歟十六年知府譚桂議得該府秋糧在元延祐中止四十九萬六千餘石麥額等額九萬八千國朝洪武二十六年除緣額益鈔萬草於歲徵夏稅正受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秋糧正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弘治十五年除緣額等項外歲派正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有零正米六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有零是會典又按府志編清加之數莫識其因今戶部坐派悉照此數而該府會計每年實徵秋糧平米一百五萬三千五百餘石較之即額多四十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此何以故部之坐派若正額也而軍運之席耗輕發民運之加耗春辦夫船車脚等費皆戶部及撫院題佳載之漕運議率及賦役等書者及禮

兵工各部錢糧不入戶部會計而夏稅馬草鹽鈔雖亦戶部所派原係另項非糧數也今俱於糧內派徵以故不得不取益于耗米也夫是不特常州已爾蘇松皆然但蘇松科則極重耗米之數從來差少故平米一石以伍錢算派常州科則亦重然視蘇松微異而耗米之數從來原多故平米一石本折不過四錢也縱有增：亦在厘毫之間然蘇松耗米視正額得四之一常州之耗視正額幾及其半矣夫耗以彼其重而正額不但異於延祐且視國初有加焉故延額寬減之恩者不下蘇松云此常即賦法大較也部文秋糧止稱曰米此中言平米者何國初官田每畝科米三五斗遞而上至一石者有之民田每畝科米五七斗遞而上至一斗或一斗餘者有之應知兩書雖云田地十則有六斗七斗以下此科則之不得其平也洪永時國法森嚴即豪右烏能於徵輸行其私迨後則豪有力者止供

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資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又兼同公撫江南乃令官民田並出耗凡科則極重極輕者於耗米稍示豪強且強弱智愚皆有耗毋能獨苦貧民此平米之說也故凡諫賦額者曰正米正米之外飛耗所必需歲用所難已者曰耗米正耗並舉而法偏累之弊者曰平米當大業時平米不太遠蓋以備山荒意外之虞則又有餘米餘米之故也不以急公家而以游移費矣故今兩院盡革之此稱名之異而有土者亦欲備名得其意也又兼於官民田之耗既調劑往偏累矣然耗不能以勝額則所為累者猶在也於是又請輕折如金花折銀二錢五分官布准銀三錢之類計該府共得三十萬餘石以蘇息小民復以所謂輕折者派於極重之則其他如白糧糙糧重等本色派

於極輕之則此皆以求其平也顧此法自公行之可謂曰平嗣公而後者高下輕重之間其故難言矣應如府稱者詳云則文業公立法則則七斗則細白銀耗不重等本邑因則則輕重而為損益法固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清本金花為當以利買金花後人勢得金花遂皆購買金花貧民重賦矣嘉靖中歐陽公定賦法於是汰去則數之繁冗者統之為官民二則所謂極重極輕之田視文業時益多調停而本折二項又俱照糧並派畝有之人有之不得復以意指其田派其糧矣此法之變而如容者也然而官田民田價自南丘嘉靖末則以官民田併言之無復差別而止以平垣極低極高分別派徵蓋又法之變而如密者也應如府稱者詳云則則之流弊亦可謂何也官田者一畝之有而非細民之產林之有乃細民之人而非官田之產也官田者乃一畝之有而非細民之產林之有乃細民之人而非官田之賦而病其適要俾民田均而性之是上季額之田以惠於下人苦

此良之民代任其租也最遺何說哉雖今可付何處公之皆不反此也又指今有盡力整頓者起朝更將場之上田于何取給乎和不能適復其賦額而其田額終不然官府之議法日詳而民間視會計稱弊甚焉何以也該法之積與派編之積殊而有司不能察也今兩院乃令盡括一郡起存錢糧備截即派額數及正額之外有歲用見之令甲者俱註其由驗派各縣於是歲志畢見而此藉之外別無派法官既不勞而事集民亦不惑而志定矣此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起存錢糧俱括一府原額照糧驗派惟清江縣地頻江海物力既薄轉輸更難故先年儘其派解南運糧米不足方派之各縣若北運者志派之武無江宜此公平之道異而不害其為同者也又棉布止於武進宜興而不及他邑金花止於武無江宜而不及靖江蓋皆計銀派徵原無差別若棉布坐派二縣文業公必有深意以初惜徵一年復運為例獨今解布之後亦頗繁難仍其舊則相安故今無變更焉式宜受害之哉

該府試糧向無浮冗在於民間但糧額繁多尚稍緩如存留鹽鈔可以免編及已經題免如由關及關稅之類應行減編者俱逐一清出共減本色米五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折色銀二千五百七十七兩有奇此其數亦微較然大較以清賦為主而不能取必於減賦也又按蘇松二府俱明言平米一石以五錢扣算或減米若干升而本折在中其減編總數則云共減米若干萬石也常州則止以本折分言而不以計總扣算矣十七年湖廣道監察御史林其題大畧謂供用庫酒醋局內官驛乃蘇松常嘉湖五府最供白糧額派二十餘萬石開係最重因上納糧難耗外加耗墊外加墊較米一斛五斗此定數也今錫斛淋尖已多米五六升矣而或以履其傷多斗餘不滿不養五斗之數不亦甚乎如法篩飯無可言也今稱篩狂篩已非法矣而篩出二斗止作一斗每石折罰三斗不太酷乎

賈房堆放脚打已費猶不可已而御近有錢遞關門官有錢帶出何名堆頭已脚板發昇器資本有定額也而大小呈樣之使用巡路探筒之使用取何無服此猶其大者也至於篩揀之運費拋撒之懷藉校尉蓄緡之動取家人兵看之嚇詐種：難以枚舉現萬曆九年題准見則費多數倍矣如前正米一石不過加耗五升耳今無分正耗米每石加至四斗五斗前年米百石不過派鋪墊腳價等銀七兩八九錢八兩六錢耳今百石而鋪墊及無名等費加至十四五兩二十餘兩夫此白糧也自彼處運至京師率數石而敗一石民已不堪及至京上納而復遭此無端之需索愁苦甚誠所謂一米一珠一粒一淚也乞復前規以甦民困奉旨白糧解後若果可憫各庫局如有分外勒索等弊只看司禮監章卷成該該部知道因移文各監知會一內官監先題准每正米一百石加耗

米五石鋪墊班房進房出房篩米打包車道紅黑門燈扛上庫腳錢糧錢門簾坐門并歇家火食該銀七兩九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已非正法姑聽曲衷此外不許勒索升合一供用庫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七兩八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八兩六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五斗七升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一鋪墊及各項使費每石不許過一錢內官監加一分一正米足數外不許指徧陳碎勒加折罰一壺米務煬鐵斛為式不許擅用移置大斛一北安門內原用車運見有書冊可查其門上官軍人等不許指徧陳索卸路勒勒攔阻及程稱撞傷木柵恐嚇索詐其西安門及

編星門東外一體禁業 一該城兵番專以巡訪奸盜為務與狼解毫無干涉不許詐稱名色索財財物 一廠衛旗校及巡路人等不得妄生事端指稱索詐 一該廠馬字長班斛長等不得從中撥置刁難勒索 一各衙門書吏馬皂人等不得需索常例 一什糧處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門負役索詐狼解歇家者著該城兵馬糧拿解究如有通同縱容情弊一併治罪 一糶米及鋪墊銀兩俱要當官明碼議集照數交付歇家同進完納不得推調取究 一議單數目已從寬處此外歇家不得多動升合如違以誣騙論 一各狼解務將各本地方糶淨好米交付歇家完納如與戶部樣米不對者重究 一狼解往號之日每名各領憲票一紙敢有故違 明旨抑勒索騙者許即填註項下候銷號繳查以憑參究如無原票或朦朧不實填報者查出重責是歲省民間粟六萬餘石常亦沾惠

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四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為八十餘萬石矣又每石在運費民間米三石而少在京一石而餘共四石通計前八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為一百六十餘萬石矣五郎之民獨何幸而漏家較累之極至此也議者謂當破拘學之格以白狼哥派運糧則可以免解役之破亡而寬東南百一之費其說果付誠焉世利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溢不歸于國而害獨養于民如前所云者獨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嘗攷內府錢數皆有臺省監收垂二百年而白狼據巡視十庫之臣援解完銷必嚴關白之今隆慶間當事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催悉專于中人之手漫無稽制矣故事白狼據詳有僧家為之主辦諸所鋪墊等類非僧家弗効也僧故宿衛而與中人左右各吏又節市無賴少年蒙內外涉結為奸會張煽現飛競為奇貨現運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三十三

如魚肉鵠鴈之資指指充狼之賊曷日甚一日歲甚一載小民吞聲受痛莫可控訴于茲二十年所矣又何怪乎東南民力之不支而胥為逃亡如通年田野汗禾凋敝甚焉焉焉時賦之無從而國家之所倚給何以紓大司農仰屋之尊也萬曆辛巳侍御某公洗制諸弊運民便之一載而法遂廢余嘗從丁亥歲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已且通叨十庫之役侍御蒞田林公相與共事亟當運民至日輒與持文而嗟扼腕而悼曾不得一魁刺膏腸然恨無控之民類然傷之林公連手疏先後事忤抗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餉之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無名之費禁額外之征定加增之數革折罰之苛于是夙昔胥吏豪猾及中賁人亦稍勉就約束不敢肆是歲有民間粟五六萬石一時運民催呼鼓舞誦聖天子之寬仁余惟除獎賞盡變通責新御史在法而任事在人余徇馬力不

足以效馳驅姑于其所積寔僅：汰十一二耳若夫盡登僧家之奸建復監收之例嚴漏海雪漸銷其腹喘之毒廉幾五郎之民可望復甦而東南財賦不終之絕弗貽後日無窮之慮矣茲以行選事宜編列成冊以俟將來之同志者 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一款曰糧係冊每年奉本府會計生冰糧係若干責令總書除優免外將縣丁田地山場塔驗冰科則申詳府院道仍刊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書由給散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已前算派多總書等欺結今後俱親手查算無差方准刊行嚴杜增減之弊 一比較簿係年比簿不填丁畝各南無有大恩原編已未完數目由甲名下完欠票用浮簽此尤弊實今刊式樣每南比簿設立大總一葉每圖設立團總一葉每各一葉前寓人丁米畝後截分列五限圖格仍分作三截上截寫各限應完銀數中截寫逐日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三十四

若干下截寫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供係實填浮簽禁革仍令南總將田甲名下原派已未完數填入總內務要以甲合團以團合南以南合縣原南總無虛填完數之弊 一新立糧係派簿係年田甲名下糧係係係南總派異每有多科少派漫無憑考今另設派簿填馬丁畝除優免外照依科則派算銀米每畝一本印縣存查本縣仍不時掣吊稽核使不敢犯庶用總亦無多科之弊 一銀頭收銀流水簿係年流水簿因無刻式樣串票又不給印憑據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號簿并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給印如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入戶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考所收之銀開數付南總登入比簿遇晚將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糧房填入日收堂報簿內次日銀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

本日共收銀若干據銀頭開造報單據房照單登填過晚判日仍予比較簿查各田甲完數類算會否相同庶銀頭前總無侵收查埋之弊一庫折封收簿本日拆過各銀頭銀面若干總封在庫仍予銀房日收室報簿查對會否相同若有差錯即提銀頭對審又總庫有糧催收等各有折封簿互相指查庶庫吏亦無侵隱之弊一錢糧放簿凡解放錢糧憑係本縣酌量視免起解糧房倉押批迴庫房登數並不假吏書之手放解過者令其填入款日冊內以便查考一立稽查批迴糧催號簿往年起解錢糧因無稽查多有逾限半年以上而不消批者有之以致即移作弊令設立此簿凡起解各年糧銀倉押批迴同號簿送進於印號簿上兩限某日銷及銷批日同號簿送進查覈銷批二字或三五日予前簿查核若過限不銷者定行拿究庶錢糧不致遲誤前弊可清一設日稽各年糧催

上司明文借支積米俱於實在後作一借支不許一舉作放如費米一節完日即令補還庶借放毫無影射一在操民壯工食除結發外每年大約扣存月小事改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盜勸等銀六十餘兩俟時庫吏從中作弊不於各兵名下扣除竟將月小事改銀作放今查出追回補庫庶放給絕無侵漁一毘陵驛催夫銀二千十六兩又無宜江三縣早夫銀七百二十兩過問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存四五百兩萬曆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轉解京一百兩後仍停止此項存者止報府不過查盤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弊害今除已革忙夫牙用議抵撥忙馬足船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申報查盤一放給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分厘必親驗判預伏往給庫吏方敢稱銀於本縣生堂時稟明面給竟忽不容私放短少至如木字五號金字十號座船水手工食過差則計日給預無差則扣存時庫從時俱各全領今查明稟絕不容仍前私買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糧催會計款目為主先令糧房設立堂報簿登記日收銀數次立藏稽簿查理該年會計款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迴稽查銷數俱存庫設拆封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帶各銀頭流水號串互相稽核若夫查刷積弊必吊季報備環與交盤庫冊互相參核庶幾無滲漏而吏書無隙為奸矣唐鶴徵曰國初有閭戶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中過役數十人以為累也予是縣以其鄉合之為區若干區復分為上下二角五年一編審則角會賦費之戶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曰糧長名以十分為率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曾任之大都重不過五分少乃有以厘計者每名之中又舉其力之最優者職輸白契名曰總部諸糧長既已充軍

則奉其應執為白繁者悉輸之總部轉輸之京師焉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款萬戶之輸粒米分文之通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輸江船河凌三千餘里不測之險運數萬餘石工供之艱水漲則虞漂水溢則虞膠漕卒陵之閘卒指之閘卒陵之視權者稅其船料視廠者真州益之視清源益之磚泊納皆有費迨若稅使尤所耳心既抵京畿幸矣白河之轉輸通州之攬虎視不滿其欲不已天下諸役茶壘所萃項尾所寄莫有若斯甚若然指一稱破庭則惟嘉靖末年為然何也開徵之始法當嚴稽納戶之完欠第責完于狼長納戶安得不通起運之日法當稽狼長之完欠第責完于總部狼長安得不通且有司無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辦焉若出諸不測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輕轉總獨操其

權不與為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解則需產預賄而不追其產破矣習與為奸則緩者輕者常多收浮于解則志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矣甚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附其十之一二于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負尚重不敢出對且併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己如是而向之負者凡足償責而適額則猶全懸夫課額安得無歲不虧而狼後安得無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嚴至一切除除不獨無名之費不責賦毫納戶之微罔欺主攝縣總書既載有徵即時緩急輕重之權悉歸之官而無所旁落第本折無收則狼長與納戶猶交為病狼長孫則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銀為難也則納戶病納戶強則抗拒而經通員起運而狼後已畢收銀而久後不休則狼長病已濮州桑公學慶折比運本折而為三各有專須不相侵越其煩

折色者名曰糧頭即置糧于縣門而受輸焉折色之徵十與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商者今日緩急之利在萬民矣有役田有役米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有重輕而今無重輕矣清源附磚三百四十名曰一票余鵬傲在水部請于司空悉照軍船例每附磚四十不額者照輪運指銀六錢冊可省三十金無錫侯給事先春巡視十庫奉旨嚴截中外歲省民間長款萬石皆若為額于是往在在之若得少起云等編番之切貧富易欺奸商百出應役者用賄用諂避若誅吏開役者改詐挾譽甚于推利及其催科也日比一用則日迫而難司吏胥得移前為後以避比易一冊則愚民無所執憑而里甲易于飛灑法馬時易則糧頭有所指歸而折封易于侵染至于庫吏之即移出入照者以之成家蠹者以之敗業異時追併額當善為當事者宜少加之意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番

則以圖運之說進不過以編審則五年一役圖運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是一縣之股實其五年編審後者尚少猶然不足十年圖運後者反倍何以取益勢不免惜中下不堪之戶代充五年之後夫中人之家易于興替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保其必仕也後一鄉則甲之貧富懸沒一甲則家之貧富又懸在富甲則稍贏之家或得倖免在貧甲則不必豪右勢必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為過令收一圖是為獲而折技也中下之家不得盡富家操練責之過運是委棄而負山矣欲均平則移役必多貧富卒難得實人情必苦騷擾欲分富家而撫數甲則由甲為朝廷稽戶口之冊非可以說多偽增者往者屢禁里甲之團收慮侵虐之難許也直令冠兵賣糧何歟性者止許三人朋一後慮貧乏之波及也直令惟倖代價何與且總部則狼多

人轄一舟：人聽命赴納，必不後期。運則糧少，數人一舟，莫適為政。舟人反得主之指，遂准其餉，實惟意，害何可言。至于愚花說之舉，議五年始一推收，夫花說所以避差而非以避糧也，所以避往時之力差而非避今日之喘差也。無論里中士紳素稱奉法，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侵多寡，悉視官品，毫不假借。寄者何利，糧不以分而隱，則里儒亦不以分而輕。分者何事，苟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說五年推收，獨不可花說乎。使使微報，則新主坐視，故主受比，點差則貧者報復，富者津貼，與其臨期許之首實，孰若先事而推其收戶乎。蓋法至今日，講之頗詳，行之頗習，即有纖隙，飭之已爾，萬不必以一隅之見，輕議更張也。獨兌運之權，糧之漕，漕卒其卒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齊牛之殺，餘而昧越人之屠，肥故漕卒至水次，如梟如獍，無法無官，贈私贈動索無厭，稍拂其意，鼓噪而起，縣官往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三十九

往見，設如近日吳江之劉君，時倭陳陽之徐君，皆悍然如虎，如虎幾同。夫以通若新黃軍，至過請瓜分，謂至水次，土人尚得估其底，有司或懷其鋒也。既去其卿，則惟其所欲耳。漕臺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而後止。彼舟順流而日之程，此中竟舟誰冒虎口。嘉靖末年，江南北水調，曾允于水，僅有還者至今，父老猶扼腕痛恨之。予時漕卒猶未若斯之橫也。既而向來地疏果甚，收糧有糾，通關半之每糧百石，索銀廿兩，監卸微至，無毫委至，院不為意，人亦不敢向之。此一氣監卸疏聞，竟未知所司稍裁之，不也。

御權 唐魏徵曰：自周禮有開市之賦，山澤之賦，征權稽之，嗚矣，失即有河泊所，山澤之賦乎。魏課司開市之賦乎。乃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豚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海之鹽鹵，所望守之，介福之閭，暴征其私，若

病其周少，客焉何哉。蓋聖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開市，山澤之政，令厲禁而非專以謀利也。載師以歷里任國中之地，墾人飲市，紬布總市，僅布而入於泉府，正所謂開墾二十而一也。商人羽人所徵，齒角羽翎，即山澤之農，所以富和賈者，錄斯以譴，既非額賦之外，而別有徵，又非估物之值而論其稅也。至奉泉府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賞賈之物，獨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賈者，澤廣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王用順其餘於萬民，則有無相通，多寡相益，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豈若晏子之云：利獨歸於上哉。然古者因其所有而賦之，則稱便，今若變其所有而輸賈，則稱便，去都邑之遠近異也。故河泊之稅，歲徵銀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歲徵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美茶引所徵銀二十五兩，而羨以一所之徵，僅若此。彰乎聖王之寬政，遺不盡之利，以與民矣。第細民興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四十

替不時田產轉債，甚也。諺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其必稅其百之三，不無苦重，然亦多通稅者。日偶課之譴，然而起有司，輒為罷征矣。迨者稅使四出，橫征暴斂，居者行者，悉在湯火。惟江南繁華，中涓稱賢而撫按有司，力為裁酌，常州一府，其始稅銀五千兩，設開奔牛，季以首領官一員，領之，尚多缺額。從取監府庫間，日給騰踊百倍，不無忍苦，以視他州。即納徭樂土云：當事者始議加派丁田，復議取徵，阻饒金鵝，徵且陳，不可止。今茲撫臺曹公，時聘且併，奔牛閭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許寧，常無稅矣。日若又嘗遣中使出括稅，吳徽州一府，徵銀至二十萬，將以例括于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才立，且十年造冊，始指推，推乃可稅。集今過期失異，日常州請以千二百金為額，吾由是二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簡見事，當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矣而胸臆不任，事民

安所逃害武進之西陸有米市焉通衢孔道歲暮水涸而米舟集鎮便行者米價踴躍好指為口實買田二十畝鑿以為河假括米舟於中石稅銀四厘歲計三千金永以為例米舟實非二十畝所可括諸僉亦不能皆家於此不過姑開一稅苟優拿鄉民爾前此牙用明抽暗騙鄉民已不勝病況益以此乎武進戶晏公文揮持之不行且為鮮其額賦然其意不無懷憂公之懼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係 上方自備歲獨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無宜江四邑均輸特定酌金陵常在鼓下故屬之民運以地近而用力少永樂間行在北征命隨為起納因縣糧長慨民船來載運之累歲愆期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建紅船二十隻來運所在官司應給人力民甚便之弘正間以官司給力不無虧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一

各縣以特夫工食之費嘉靖初夫船盡棄加添船錢貼夫諸費聽糧長自行催募初進正米三百餘石日漸有加嘉靖末年加至六百七十餘石後減至四百餘石今歲進五百二十九石有奇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憲書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外之款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內之款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免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輸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限折米則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必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皆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為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為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抑價

之有無不必載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載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備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厘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四十二

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後英倍之為四萬則是十萬人一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為十年十萬錢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常定有輕幣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山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待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為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為貴賤時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師之需給米於江南無遠輸之費京

軍無戰懼之因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帑以賑災者往有之矣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我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常以輕辦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藉可復業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鄒御史等准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允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允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

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免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貴於例外之恩者也

顧兵 唐鶴敢曰江南諸郡皆有衛營即城 國初第設千戶所增亂既平所亦遂重調在設理也然運糧還江華運還湖南湖西渴尤稱浩蕩若孟河則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衝決不可謂為獲粟也 國初額設民壯一千二百有奇正德間裁其三之一嘉靖初又裁裁其半而府縣役占半之於時民俗殷富得役不聞以司閭門之密閉以備武事之觀臨已無始靖子子海氛頓起其掠掠即保縮縮名和黃成虛虛始議召募縣至

三千人：費四五十金士既烏合將不知兵見敵輒奔不敢回顧稍後則皆皆倒死矣流血成川哭聲震野乃議徵兵遠方則青齊之長戰燕趙之材官楚之組練輸之鈴子龍淵蜀之巴酋吳兵夜即百戰馳水踏著等同苦之固固不畢集又佐之以吳之餘艘未收全勝蓋澄平日久即彼諸兵未嘗見敵也幸主者決策以夷攻夷始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敗雖雖其俗素勇於私闘怯於公戰夫亦練之不得其道也不然破楚入越爭長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既息兵亦日銷縣僅存若干名陸有總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以杆槓水有水兵十里一舟舟有五人北至京口南至游擊中自白家橋畫為兩總亦以指揮攝之以備水盜其餘通湖通江諸港設有兵官皆自指揮以下軍門所委用者迺倭入朝鮮聲言分道入犯浙直閩廣驢然煩費吾常亦議增兵余為督撫

備陳往鑒止之不得蓋時方奉 旨飭巡撫不增兵廣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余意非謂僕不增兵也謂不宜增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所費兵餉何止百萬萬嘗得一兵之用今雖漸銷吾邑歲費尚萬有二千餘金即問諸總練萬一有倭時堪戰乎吾知其必無以應也蓋烽烟之息四十餘年殺戮之慘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役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食銀七兩二錢以其半募人應役擅其半入己世間子錢時安於是然為此者率憑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督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不瞻之輩誰忍就之此可彌兵乎水兵所泊則土人悉為侵擾舟即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況於戰操不能具何況於戈戍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為擄掠買船村舟不勝其困攝兵之官不無私焉即今增兵何以異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休患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

下其有勇故乎以余論之兵本不可練也請言其凡夫練兵之法莫先
貴於江南財賦雖曰浩繁時有錙銖可以借市但蓋輸贏有黃金不問
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供七費三嗟然傳授失傳之戰隊長操其之
新傳臣必不可也貴則不行其何以令武大悍卒血氣為用凱躍騰不
能自禁其進退也善則士者惟培此氣有事則用之公戰無敵為非無事
則用之私關必至干綱有司之法寸尺之誅之則性既不可於將領不
誅則長亂不可於有司大都督對練神虎豹必不可久之勢也食堅放浪
迥異流軍方其戰時有功有賞克敵有獲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
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諸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靡苟仍舊費則得履
謂何可令作氣且練兵者非練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
氣勁則制敵可以無前平居可操亦惟技耳欲練其氣非換練後勝別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 常鎮

四十五

撫循投石超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剋剋成風即加重時未能禁
止惜有嚴帥勒之楊清兵治惠失氣可作矣未常見敵其勇其怯可自信
乎素負銳勇臨敵而靡若再臨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謹慎法臨敵而奮若
衛戰之獲要末可知也且昔人論氣曰一鼓作氣再鼓而棄三鼓而竭夫
一再鼓之間消吏具有作有竭明廷之戰時乎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數年
之後棄病逃亡不知凡幾今日之所養必非異日之所用異日之所用必
非今日之所養矣然則今日之養何為也哉余嘗歷考往牒悉皆敗矣
澄平之舞會粹有贊必無萬全父戰之倭系晚之變亦堪慨何也驟見
與習見分途遠矣黃巾始潯州即失城長吏多逃司月之間天下響應未
幾而袁孫分剽幽冀曹劉據有荆襄各逞雄兵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
孫山拳亂河北二十四即望風瓦解未幾而潘青銳傳澤潞郡皆無非動

卒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
則惟敵實為我兵之師相待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機之變幻我得而
悉戰而北必思改圖戰而勝愈足益智此亦士卒之所習知彼知己也如
則勇敢自生則氣不待練而練矣猶之奕然終日習譜不若對奕之應
機也若古人所稱應存先事安不忘危惟寓兵於農者能之而非所論于
兵農既分之後也不得已而為豫備之策惟孳孳其餉焉要耳練兵之不
可練余嘗別有議焉茲不其述 又曰巡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
出沒之區皆有巡司焉以捕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察英國初司設于
兵至百人澄平日久謂為冗後以漸裁棄僅至二三十人賊至不能拒賊
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則多不為累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
以今弓兵乃廢為安費哉非弓兵之罪也裁之使不給予用之過也王剪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 常鎮

四十六

之伐楚必於六十萬史不有明鑑乎且巡衛之官悉出吏員事權甚輕官
事者素已懸柱縱之試及其獲盜：惜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反一
捕快之不若也蓋捕快獲盜則功在司巡司獲盜則功在巡司故其間
有能奮而格盜者則下沐之禍又且隨之進有疑而退有死即忠義之士
解體已則若輩乎甚非設官初意也苟不改練則巡衛可無護矣 又曰
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殫然彈之：樹不可不講也吾常比濱
江南濱湖四通八達諸般舟車之口無有阻塞故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
有湖盜由南而至者則浙之衛人為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為多云
耳幾艘被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禮法騁其椎擊習于潑
浪望而淮諸盜場盛：一水凌風駕濤朝發夕返今食浙蕩舟而且惡雖
有密網萬能禁之故千石之舟百尺之橫一小時觸火拔枕揚帆之夫走死

如驚之士中堅洞骨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本嘗不以自禦而來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于江而伺珍則亦竊發於內地其行劫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年年劫泰興姆金壇且即城無錫諸富室一夜劫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湖之寇悉在歸烏長興亦二途歸烏多水非舟不計故貧家亦具一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若可百石操之常用三十餘人四櫓八號益之以聚日可三百里秋冬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經行各即縣不問晝夜鳴號鳴鑼無所顧忌過舟則劫舟有導之陸亦登陸登陸則以夜往往白晝殺人于宜興西沈殺巡捕于夏渚劫即城東南諸富室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即父居者數逆為貧者無論即巨室無他業惟習為盜以為生計間有不顧為盜者有司急捕之則家執以應蓋借是以除異已者俾後之人不敢有兩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四十七

也適與宜興接壤宜興獨受其毒往長興與宜興界爭田訴之縣臧氏不據時方樓榭于詠一日臧氏千人奄至數頃之禾瞬息席捲而去其以夜劫者不可勝計時劫婦女以取贖其行劫率以竹為櫓越屋而入至其欲劫之所如取諸寄被盜者明知其人固所控訴蓋以隔為故即有司聞移文捕之適為彼中有司及應捕人後促賄耳吾後性亦頗有厚贈卒不發一人也更意之則群盜出而以枉控彼無據又其黨出而保給之更移文于吾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持以必不收之術也衢州之盜多以行貨為名然同諸賊而後發不用衆而用寡多不過二十餘人常以雨蓋為炬以長柄斧為械視其偏不固則昇石撞之以張威局固則踰垣而入以掩其不及其奔所擬無堅壁矣楊州漁船春秋而至舟亦可受五六人然常懸網數十而至以西湖及宜興諸沈捕魚為由土人漁舟往往為

之向導遇客舟則數舟橫之雖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適年遊方僧道更多為盜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獨勝也衢盜似久不至惟日劫來興若類之漁盜亦不能為大害即某之婢不至無難也獨潁江瀕湖之盜弭之不易耳嘉靖末年江盜猖獗諸當事頗以為憂設法剷除二三年間誅戮流竄數無遺類既而長子養德復守其業蓋習以成俗勢不能棄適者永生州拘官縛卒幾至大亂其始之復讐可知已歸烏水盜往往嘗一創于哨官姚恕失時恐以捕盜功新任哨官督兵華渡恕亦多募吳江水兵自隨潮寇適至謂佳時水兵爾甚易之迎敵見恕兵便習器械犀利遂為奪氣不數合殺死一人生擒九人餘悉棄舟逃恕復用類推述其所過抵因而捕獲者又十餘人餘黨唱言大舉入報恕亦憐之惟譏然諸盜實有勢豪為淵藪會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衆散亦不復至郡境稍寧惟長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四十八

之盜日熾議者謂江盜勢不能除莫若有所用之湖盜勢不能捕莫若有所攝之緣江諸盜有不可與為善者亦有可與為善者令得錄用被冠服之榮以誇炫其閭里所至鎮也今水不設者民捕盜乎即以此輩充之廉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為哨官為千總其有勇健家丁即錄為兵狼子野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衆即有未及收錄而竊發獲者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傳曰御失其道狙詐作孽御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用且收一人滅一人之賊矣先是撫臺趙公嘗以檄做問計余說云然趙公頗採而行之不久以權去事竟復然此非撫臺不能也國家於省會之交無不設官兼統俾得聯屬大則如鄧州則江西九江道之轄湖廣興國等十四州縣湖西道之轄福建崇安等六縣再水則有衛相逼如德州衛之屬河間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蘇州之

類是也惟長宜兩興則絕不相蒙先是烏鎮同知管屬江南撫按吳江一縣亦受其要束既而法紀漸弛文移遂絕宜興與孟麟在省中目觀其害疏請常州特設二守一員專于宜興烏鎮往來兼管長興銓部以二守權輕恐不能行即做江西九江諸道帶官關楚州縣事例專設一道為宜下所司議之湖州守巡竟格不報為今之計惟江皖兼攝勢無窒礙何貴撫按司道折直原有定轄不能相借惟江皖原主捕盜彼中無與抗衡以江兼湖何辭之有既不繫于添設又不苦于選制今可必行捕無不得英獨賴年饑饉新罕揭探囊匪之盜在：有之應捕人後例納其贖為之護持捕探未下彼已先期滅跡矣萬一捕獲則令舉陷平民富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等有司能如葵遜之治渤海上也不然即于諸應捕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俾其輸屬心腹無所忌憚如趙廣漢可也求得其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四十九

盜酋長數人扼其宿員令致諸偷以自贖如張猷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格甚嚴時亦稍：欽哉今且朦朧玩愒懼督責而不以聞聽縱橫而不加詰錄左右之言持可否之見抑強為蔽抑竊為妄知而不捕：而輕縱數使被劫者不敢以首慘廣之懷恐必由之矣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而福沙于湖嘴船萬曆十一年：華渡嘴東南至城六十餘里其地河通最難漂陽宜興采麥貨船欲渡蘇湖往來必由此河盜船多自湖州渡湖入港假充哨船：至輒有五六十隻小船一二十人結艇行候多入下埠以進內地或回無錫徑赴宜興漂陽白公行劫殺萬曆十五年添設兵船委哨官一員往束巡守：南太湖嘴萬曆十六年添設兵船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兵官都督俞通海武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浙大江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

清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下有德勝新河入江江紅揚州府泰興縣有以新河中闊有餘淺者俱宜疏：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寧營德勝新河自常州府武進縣河出江入白塔河以行：今漕河漸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于通皆以為言事下：等計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浚漕河其白塔河有口闊可於其中大橋間築壩候運河水注則開閘行在水落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稍浚以新河計營役一十五萬五千八百元：者連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候浚理並漕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上從之

宣統四年八月御史陳詒言福州府知府開缺後設官二員民夫二百三十八
置警勇統通并於分屬新湖堤及舊瓜洲堤岸高固河水積滯無路卸卸皆
走平流開闢官夫舊為虛設而白塔河上通卸卸下注大沃凡直隸蘇松常州
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多河至瓜洲江者泊處多設白塔河往來無河既淺
決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難行如以卸卸開闢官夫及夫務於白塔河
加疏濬又置開闢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為利便上命待任工部勘議果利
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縣民全開湖官民船隻及今清運必由本縣清運河出運
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噴往為風浪湍激難行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洪正對
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堤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止運糧入運比今
白塔河尤為便利事處以此於難通重費已加修濬實為便利今平伯江陳理
侍郎開院署該

天順元年十二月兩廣司少卿張信奏江甯運糧有法大江至瓜洲堤有風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二

之險宜從鎮江而運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過淺狹又有
三項大不利也蓋七十里又自金山橋過江不擇入以故轉舟多苦險阻
宜通七里港以引江水灌入海新港至奔牛一帶而後至瓜洲即舊泰宜今
管理糧儲河通官船卸卸更手乘及即中沈暢復調附近有司通海從人
正德二年九月復開白塔河及以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開元是後皆治運船
大決轉運蘇浙運舟而下港只并舊清運河入江以達於瓜洲舊運步二百八
十里至瓜洲鎮所而此即於揚州之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總要

無錫南枕太湖北距大江東臨于海其要害有二焉首小瀝雙河高橋
東亭五丁浜內一險也四河口五牧斗山苑山為口斷山望亭獨山白頭
山劉江山外一險也戰守有方水陸有備攻掠之患吾知免夫 獨山在
無錫西南三十里渠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益腹之走處也謂宜添設巡簡
嚴其守禦太湖內外之施可以無患矣 雙河口在縣治西北五里南通
太湖北達高橋高橋為武進江陰要道賊自江陰來者必出高橋過雙河
自太湖來者必由西溪過雙河雙河者四塞之衝也高橋雖設巡簡而蕞
脆卒僅足以供巡邏之用若多壘之日而不以重兵於雙河扼扼非萬全
之策也 望亭在縣南五十里與長洲分界巡簡司在焉其地東通蠡湖
西通太湖號為賊藪嘉靖甲寅倭自浙暨來過此聞新安有土兵以為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二

兵也轉而南縣城稍亡志謂宜加增備禦以遏賊北行之機 團保之法
一每家三丁則出一丁十人為甲一長統之五甲為保一長統之而皆聽
於團長書為一牌懸於團長之家自備器械註於名下在鄉則各村各鎮
在城則一坊一街擇有材勇為衆所推者為團長於寺觀場圃之間習為
戰鬪擊刺之法分首較戰無事則農工商賈有事則鞭撻案報其臨事畏
縮者治之以法一大約一鄉一團或大市鎮居民稠密者結為大團偏
坊僻聚村墟曠遠則自為一保倭夷往來要害之地或十里五里而一團
當關喉舌之路跨河襟帶之區為一團星羅棋布脈絡相連一團受敵滿
保相率以合團官兵出剿各鄉固之而嚮道
田賦 桑絲綿絹後俱併入秋糧夏麥內徵收最後則惟存秋糧乎米一
項而不復有更麥名色矣 國初狼額抄沒田畝重官田次之站田又次

之民田最輕無幾數十則前巡撫周文襄公忱立法原額四斗以上則納金花白銀輕折色三斗以下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視田則輕重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則太多書算巧於飛說陰受富民之囑則以官作民暗行括免之術則移輕作重愚民無知莫能究詰產稅日積貽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應慎議查原額田糧正米數少者耗米遞加正米數多者耗米遞減聚多益寡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官田每畝平米三斗三升二合民田每畝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逐年會計每平米一石驗派本色米三斗八升折色銀二錢四分八厘其白細糧糯米次等白梗糙米皆准米料數謂之本邑其金花白銀皆計銀扣派謂之折色糧項就簡較者畫一使百姓易曉而書算無所施其術富民無所售其奸申呈巡撫歐陽鐸詳允遵行於是民困少甦矣 國家承平日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辛十二

土田多未發實望開者不付開報而需田者每存虛額故或有田而無糧則坐享其利以至千畝或有糧而無田則日受其害以至千逃戶之糧累及糧長里役民困蕭然不察是以尚書顧鼎臣於嘉靖間三次奏請清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糧然能付之者惟蘇州知府王儀而他郡之受害如故應公之法雖善然但可革區書案亂之弊而不能救小民賠償之苦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邑人侍讀學士董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例陳請 世宗皇帝准令戶部議處履歷行撫按轉行督糧奉政竊大立專委本縣知縣王其勛大憂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稽緩之徒三閱月而果仍將新量田共分為三則共費出無糧之田一千六百餘頃劃去無田之糧八千餘石非惟賠破者得以蠲除而通邑賦額亦得以輕減矣

練兵 嘉靖三十三年會計生派海防銀四千九百七兩三錢九分九厘徵收備用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批開原派海防養兵等項名色一切革去仰縣即於實徵平米上每石徵銀六分俱作練兵是年該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一兩有奇此後數目大畧相同隆慶元年減派銀七千二百十三兩五錢六年減派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以後年分兵銀遞減會派徵解 按練兵之銀始因禦倭而設本非不得已而亦未見實有可用之兵也况寇讎之時止徵四千有奇寇平之後反增一萬誠為無據乃今即邑以撫字為職撫院重邦本之思通年減派豈亦有裁革之漸和工料 常州府舊冊通計五縣每年於秋糧折銀內扣義役銀二萬兩專備各部料價不時生派之用原無定數至嘉靖三十六年為三殿災會計生派本縣工部四司料價銀五千三百七兩二錢有奇即於秋糧平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七冊 常鎮

辛十四

內每石加增銀二分一厘六毫二絲徵解本府轉解工部 按工部題派料銀蓋因舊徵不到而新立額定之數今有司既遵新額另徵而義役之徵如故況大工已完此銀本葉當事者獨不為小民軫念耶 貢課 巡鹽察院立法定令本縣巡鹽民壯弓兵四十二名每名一月限獲鹽百觔以一歲計之通共該鹽四千二百觔計納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四分過閘加銀十四兩一錢二分名曰火獲鹽船銀兩俱扣巡簡司弓兵名下工食銀財庫解府轉解運司充課 諭曰任土作貢王政之所不廢也今即邑不以方物獻而折銀徵解已非高貢之初意矣若巡課不足乃於巡兵工食內扣充奈之何巡兵不為巡鹽也左亦甚矣 江陰縣志 起科則例 舊額官田每畝料麥二升至二斗六合九勺止科糧五升一合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止凡一百七十八則官地每畝料

麥二升至一斗二升止科糧二升五合至二斗八合止凡九則民田地俱每畝科麥二升各一則民田地科糧五升一合至一斗八升九合九勺一抄六撮止凡四則民田地每畝科糧五升一合凡一則官山每畝科糧五升至一斗六升止凡三則另一則每畝科租錢二文民山每畝科租錢二文一則官灘每畝科糧四升五合一則民灘每畝科糧一升一則嘉靖十六年巡撫鄒御史歐陽公鐸奏定官田地民田地各為一則夏稅入秋糧抵斗同徵正耗加耗通界均派官田地每畝科平米三斗民田地每畝科平米一斗六升二勺七抄八撮官民山灘每畝科平米四升一合三勺另官民二則每畝科錢二文徵收則例官田地止徵正麥民田地每石加耗麥一斗二升官田地每畝加耗米二升民田地每畝加耗米九升山灘塘蕩及灘轉新田俱止徵正糧歐陽公例見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平土

文襄公事蹟 一立綜核田糧法蘇松諸府流民棄田為豪猾侵據貽累細民代供稅賦乃令每里選強力者五人或十人充田甲分主棄田耕之而輸其賦由是野無曠土民免橫征矣宣德六年一奏立部運細米法蘇松常三府上供細米民自轉輸勞固無度累歲愆期乃奏每府造黃船二十艘令民運而官督之所至官司應給人力宣德八年一立水次倉先是諸處稅糧俱里胥報長就私家征索推歛無藝乃於附城水次設倉總徵並蓄而時出之令民徑自送納較之往昔省減二分之一宣德八年一立均徵加耗法云清亮宣德八年一奏立濟農倉奏疏以為蘇松書云兼并詔可宣德九年按先王制邑以里一有疆畝其可墾不可墾賦一定而不可易也漢志郡縣則墾成賦必先舉其戶若干萬口若干萬著之以為數也番法之意深

英國初定墾田幾萬頃賦額可稽自成化以來田數稍加而賦日增廣豈未墾之土民盡墾之若是其廣乎說者謂未科之田墾漸多其墾有二番手之家暗起徵收人戶積分成畝積畝成頃遺諸子孫私食其利一旦異心旁有私怨首入於官盡為公賦矣又有亡業之人當其乏絕本無田宅典質將祖父遺有未科或不無未科詭言實有出售富家收其產糧在戶如貸本出息然不久告歸本戶官發其奸則又升科矣境內之田惟有此數產數在官則實病在民有圖欠有陪糧有虧畝民耕一畝之田僅得九分其贏者不過奇數而已惟新墾田畝係是遺江浮土有漲有坍勢不可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築以田圍溝以限之石以識之明籍在官引大可驗不使告升者以多作寡告冊者以寡作多則產實相當利害不偏升降各得其故矣其姦猾隱稅之家善匿而禾露亦可因是而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平土

究也昔人論前代最戶口定墾田大數見減益之差以明政化其意蓋並行而不悖也姚文顯導河夫奏議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淡水港浦潮沙之積有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期取於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為姦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江北運河撈淺等夫及嘉興府海鹽等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朝廷下各府將導河夫役悉招運河及海塘夫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報可於是又以為民有差難富貧世病不瘳不可並驅於力役乃令每里食夫一名每天辦納工食銀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浙江官司收貯遇有興作給

散役民計日論功而償其直不惟使民見利忘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患一朝即除矣

河防記 江陰南抱太湖北連揚子江太湖之水由無錫入于運河運河之水自五瀾堰入者達于經河出要港而入江其東自高六堰自轉水河入者達于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西自洛社河自橫林河自七市堰自丁堰自黃汀堰入者達于西境之河港而入江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湖渠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瀾諸堰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於武進之運河自黃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天水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是故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運者十三處注一其在西也凡為溝港運者十三處注二其在南也凡為溝港運者十三處注三其在北也凡為溝港運者十三處注四惟谷濱港港石頭港為大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集 五十七

其港自來四十餘里有差口北通大江腹東南通應天等河珍崇仁寶池清化：咸白鹿五鄉資溉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既塞於水絕壤斷諸港不通雖有江流之入中道而不通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為河港者九處注一其在東也凡為河港者九處注二其在南也凡為河港者九處注三其在北也凡為河港者九處注四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網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六里隸來春沿泰望山下通南山塘河：關水溢山水進發田沒無救旱時又以田低於河龍人力穀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害其在西南則青陽一鄉有前潭塘九項圩後潭塘三尖圩謝莊村等處最為窪下多被水災其火塌水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壤沃肥種稻歲入可一鐘早

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項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樣倪塘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運河約兼十里界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河東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倘有黃天宕地形下土性疏惡水多瀾波其害尤劇凡高岸利江潮之灌注凡低窪皆苦湖水之泛溢江潮由諸港以入而聚河為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聚河為之受溢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條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不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人有言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洩暴水築田園所以防澇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若一二年遠者四五不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沿江去處宜設閘度以時啟閉每春撈

淺理其開外工或數倍矣其橫河徑常設閘力不能守終至於廢又懼勞民數年而不一漲棄地為河棄河為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之淤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大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盡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近便得利人尤則開港之後歲有而不為營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除害皆可豫見定計者乎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集 五十八

修築圩坦事宜 一圩田內外所作橫塘直浦大岸小勝亦是古人井田之道法古之井田賴溝澮封畛以備旱澇今之圩田賴塘浦岸隄以備旱澇但井田之溝澮封畛多且闊圩田之塘浦岸隄少且狹所以古之水平易備今之水旱難防然耆耆具故蹟又知塘浦岸隄初作之時亦多且闊

所以使少者乃後人情於修溝而壞之當思百姓欲飽食必盡力於塘浦岸堤之役官有欲足民必盡力於塘浦岸堤之役大抵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為率低田以一分為率高田以一分為率潘池則餘九分可以承無旱澇一五等圩岸式田低於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闊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闊二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闊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闊九尺而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各離水八尺若溪湖衝激去處領增者聽一各圖圩岸俱著排年分費若本圖元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幾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無當之分官既定然後立封牌為志一封牌以石為之長五尺闊四方各一尺五寸皆鑿於圩南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某都圖費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九

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皆率圩戶各就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闊狹為則假如田頭闊五丈者即修岸五丈闊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逃戶田頭及溝頭岸則眾共修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徑腰者自修徑腰無徑腰者與眾同修逃戶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圖圩岸報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條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修罪坐報費等而上之一縣一兩省各有疏一法不論田頭闊狹但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一總修築亦可一有等極低圩岸又係貧難及逃絕戶田產皆治農官務要督令該管糧督將築都或築圖有圩人戶照田起債借工併工修築一高鄉溝渠亦須併工開濬其法亦全糧督將舉區人戶照田起債通作一處會同里老相勸本區該開河渠

幾處果渠為急其渠次之其渠又次之議定休沐併工開濬因而復始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其渠明年開其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明年開半段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茫無救該官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徑腰分小圩大約類岸去處一圩不過三百畝開濬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一圩田外有等坦田性一被災而不散作災深可憫惜今後俱要築為圩岸一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米如階級之狀老農謂之抵水岸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菱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宜濶去處却不許一築堤種以遏水勢一高鄉田畝去水窩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戶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六十

山脚田尾共資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一高鄉河塔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苗耕種時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茨茅桑葉等項一近時水道大半淤塞官有障於修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懶於修圩則築塞通水溝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須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盡係魚新亦不宜築圩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依古人建造水橋宣洩快便不得築堤石橋通東水發趙錦書江陰縣志後即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為休戚者亦因以異而施之於政緩急亦不能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雖然施之此即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素稱殷富為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印民常苦旱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於運河議者因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于江而不知其正欲引江之流以便

乎農也惟其潮沙往來沙渾易積疏濬未幾而湮闢如故言水利者莫急於江陰而言治水之難者亦惟江陰為甚其東私港谷潰之間接平常熟之慶安去縣九十里而遙其地枕江以為險其民負鹽以為利法制既疎習染遂惡小者為竿黨肆行村井而大者治舟航提子必公肆鈔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抗衛官兵而莫之懼吏捕者少則不能得多則遂遁而入於海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壤而言弭盜者亦卒無良策夫其急與慢也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難與無良策則亦以因循曠廢之賒而欲得夫久安永逸之道爾蓋為政之道循之治心治心者日有察之而後私偏無所容而本體常明為政者日飭治之而後蒙孽無所萌而民生常安今或積數年不決而一旦欲諸渠之並通居常無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其萌芽而欲寇竊之不作此雖下濕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況欲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六十二

是得之於江陰乎故為政者試加之意時而考之母忍其安歲而計之母畏其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可為者故治水雖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事所謂渠河大銀者又為之歲蓄以待需則官府為歲蓄之常而無并集之擾百姓以歲月之勞而獲十年之利即諸渠亦未嘗不可通也至於盜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立防則若保甲之法編集提督之有友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以消其未形之患惟其不肖之心而即不幸有變亦不至於滋蔓而難圖矣蓋營本以清源因時以制變賢哲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解弛而可幸於無禍者也此其大端也予之始從政於此也睹民物而惻然視案牘而茫然徒切焦勞罔裨治理今而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實在於是則又以積廢之餘未能兼舉而且自維碌碌罪深莫克是終之為懼於是丁未十有二月

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而於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焉以跋後之君子也邑故有志今志作於大司成水南張公其遺文故實多採諸舊志而復細以示之準糾繆以協於貞焚蕪以歸於核蒐遺以入於詳使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有所予贊則公所自得者居多其共繕之費取諸歲會之餘而公自授館汜子告成蓋謝廩庖之觀省金凡若干而回修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卻而劉生廷柱生文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與計隨役夙夜克相厥成者則多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積志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靖江縣志 靖江之田賦與他縣亦畧異他縣賦有恒數則田有恒額酌其肥瘠而畝科幾何雖百世不刊也靖邑之賦定於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則科賦之輕重因焉其言曰冊則通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六十二

包賠除則閭閻患蓋則壞之成不得緣冊而減自不得緣漲而增也故他縣冊稱鐵板情冊獨稱魚鱗者參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司牧者誠有意民品是不可毋詳審焉
卽判吳紳軍階德崇籍充伍議畧云解查補伍費紳費贖勞民傷財而逃隱冒補之弊終莫能革每見需併一軍動擾排里本管誤脫刑累傷生攢造冊籍歲無虛日及其已解在衛徒靡口糧一遇征發恐有失利不敢調用仍募民兵夫當無事民既出力以養軍及其有軍民又出自以代死均之亦士一捐一憐不同若此者何哉法使然也若止本籍當軍無絕無逃無查無勾私家車座足供常膳有事赴戎公家重資其行民壯不必別資而卒伍自有定分軍餉不必紛錯縣令足以統制或就其軍數多寡調委武員一二協同所在丞海帥領操練總轄於附近衛所雖或臨陣有傷餘

丁自甘充補彼利常餉行資之厚誰肯認缺此則一舉而百省者也竊聞
正德初年奏行事例凡軍逃者許就逃至處所自首即於其地收伍原衛
開除額留原衛者聽不復原籍勾查新犯者自當照例開遣此亦順民情
以求實用之一端今查靖江見在併戶存軍六百二十四名差合近年募
兵之數若以排年編戶輪年操備又不若即軍籍者尤為便利也深惟民
兵衛兵天下行之久矣孰不知衛兵虛名民兵實用之機第衛兵生長行
伍習戈矢如未報民兵取於畦畝市井間訓練有難易耳若取吾說行之
則可無二者之慮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六十三

江寧等縣成卷後事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
分此定于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欲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
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之
賜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其中賠銀出于無辜有零丁有乞
丐通商逃徙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關于司牧者乎
排年十年一編審可姑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難者
留心民瘼君子當垂行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六十四

六



南至長興縣

原編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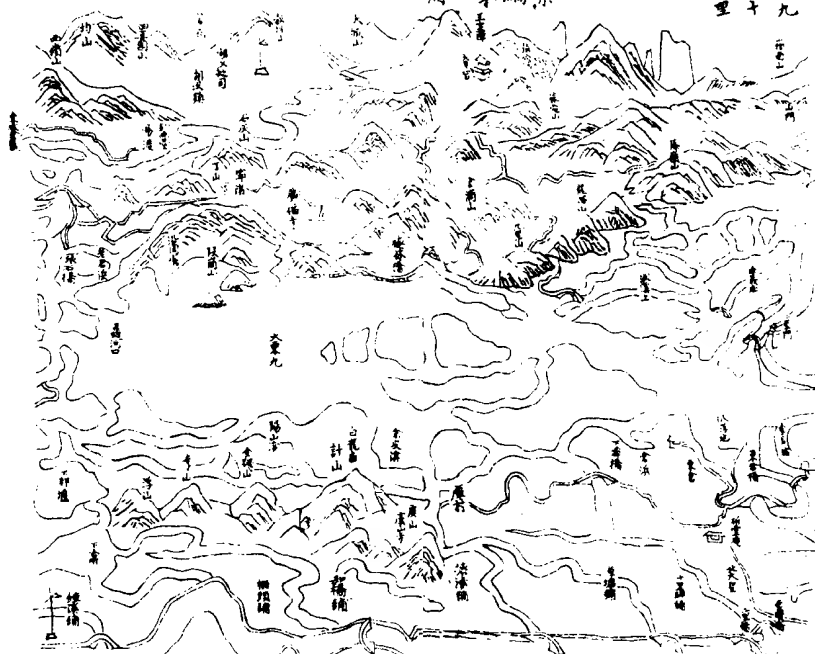


北至武進縣

九十六

原編第七冊

九十里



十七

十里

原編第七冊



一十七

東至東太湖二十里

宜興志 百寶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為上清在縣東北五十七里為下清舊以荆溪居後即下流遂於東澤西沿疏為百清以分其勢雖總謂之百清而有上下之別人間橫塘家四十里以貫之瀾湖試以皆通為方輿勝覽云橫塘在南北以經之日清列東而以緯之疏分溪流以下東漢宋治平中令樓閣帝父四十二清餘多湮廢單媽水利奇云自蘇湖東陽伍堰連吳王個人之一員伍堰為

百利溪為閘百寶為心實為縣蓋為縣路相貫也為志載清名七十有二

在木也然皆後新塘鄉雅雅村實號百清口亦有碑其間實獨闕不富今亦詳

疏於後 陳莊清 北津清 中津清 南津清 吳清 五子清 伍賢清

牛路清 西果清 歐清 褚店清 吳師清 李莊清 新豐清 彭清

許家清 俞家清 寺莊清 高莊清 毛清 吳溪清 臺莊清 趙莊

清 北朱清 趙清 後師清 晏新清 南朱清 王塔清 師清 易師

清 許家清 高徑清 李家清 徐清 符清 易清 暴清 黃清 前

黃千清 鴨舍清 官清 朱清 田清 盤清 新清 大湖清 歷清

史清 社清 廟清 蛇清 馬家清 鄭清 樞清 成清 湯清 土清

西市清 親清 皮清 呂清 楊清 葉清 何疏清 崙清 蔡清

須清 荷清 後黃千清 定跨清 河清 竹門清 已上七十三清獨本

縣 永昌清 苦父清 前塘清 新塘清 陳塘清 塘壩清 楊巷清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卷十一

甌單清 大塘清 長合清 沙塘清 古龍清 丁日清 莊登清 陰陽

清 無口清 市橋清 梅塘清 烏清 山清 蘇清 胡清 蘆清 草

清 杭清 豐清 已上二十六清獨武進縣 則清在縣則漢南一里與荆

溪接 東港清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運河東入橫塘 西港清在縣北十五

里通港清入運河 華塘清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黃清在縣北四十五里

樓公清在縣北五十里宋熙寧間今樓閣所開故名 秋清在縣西北二十七

里北入北湖 已上七清俱見郡志 今考鄉都所隸有在百清數外亦名清

者并附於後 蒙清 振清 公清 繆清 魚清 良心清 單清 祖清

李清 稍清 禮清 上南清 馬清 省清 十清 鍾清 洪清 妙

千清 韓清 上百清

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興武進及不得與無錫比
委係不平然舊額辛難擅改但議取彼之餘包此之耗此又善體
大襄之意而權不度經也宜民其少勉矣嘉靖丁酉知府應璫議
查前項田則獎多奏允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本折二色此
其立法簡便使百姓易曉獎端潛銷而奸民不得售其術矣至甲
子知縣郁言於丈量之後又總官民為一則而本折色仍之法益
簡便但民田原稅一斗八升奇今加二斗奇粟官以益民似也若
蕩塘灘濟原稅三升奇今加三升九合奇山脚地五升奇今加五
升九合奇又田地每畝虛增二釐夫蕩塘灘寺通縣加稅宜均糧之
輕也而反益重田地通縣無糧者查出宜補糧之實也而反加虛
宜丈量之際委託匪人不能仰體長民者之德意而或誣上竹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集

卷十五

以致然則尚後留心於民瘼者一加察焉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口產業于上軍匠階例不分戶
每十年一造冊其丁口添減田產開除皆照見額法已密矣但歲
久人玩弊端漸生或有戶無人之弊或有人無戶之弊或載丁不
實或載已死無以為或實丁不載則隱丁而受其其戶口之或多或
寡冊俱不足憑也為今之計務在申明脫漏之條兼徵隨人貌閱
之法不論土著寄莊本縣書室多有借托他處顯官控作寄莊以
本所獲優免矣此處田產一以律施之見丁立戶盡華花分詭寄
之私據戶編甲勿縱因仍除丁縣閱謂夫之計大如是則即甲可
以稽戶即戶可以驗丁一整核之下永無虛丁空丁之弊矣錢糧
何患於適足使何憂於偏重耶

鎮江府奉 旨增造產開記

姜寶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為漕河：縮東南運道口地形
高於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
西入於江常蘇瀉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不如建甌然西下京口開之
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於竹也往：議挑
河兩縣河身直長百五十里不闊河流淺深率多為壩以屏水河淺
深不一又長難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銜至輒又停
工以放運水既屏去時則又難於未每半循習如此 國計民生兩有
妨所司每相襲為故常徇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偏開挑園抵塞
而不知往績之有可尋由未玩弛人如此萬曆十年前撫臺龍渠郭公
恩極膠採及芻蕘下所司今復議塞副及泉李公願撤行府：太守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集

卷十六

臺吳公撫議悉心力蒐訪而辟盡議以上郭公是之具疏得請于是量
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橫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關各
委官設夫以司啟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半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檢
渚者如丹徒之失因稽婆羅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寺慶而三年間
或一修舉部議若為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為民病民慮三公思舉手加
額整者謂功德逾而與兩縣新令長馬公邦良周公應鰲恐久而或致
廢格也請於新太守見復范公世美書來請記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關
由連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開南關東至于大橫山所增造關凡三
丹陽自呂城關陵口關尹公橋關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關凡四丹徒
傍出而臨江為新建關為丹徒鎮關：凡二丹陽泰丹橋南去金壇者
關凡一與大呂城鎮者龍橋外一關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

家橋入平河口開凡二皆藉其水之末是於歲漕計所宜究心者也
又嘗著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則裂頰且崩矣後即改
而為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後口開出在
水面者徒取開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危
鳥後即亦改而為以督理匪人也難保一無瑕而全然兼并他閘得無
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
底初均平後來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為書院石料也冬月水消減奔牛
兩閘底遂復蓋君之學素精脈理其浮沉盈縮之數貫徹微微故用藥
出群醫意見之表而疾病此病求以全活者戶外之屨指也今觀其
濟急拯危自任其責則有體物之仁美精診切而推愛其粟則有達理
之智矣不以貧富為報施則有輕財之義矣由其道雖未與越人郭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七

宋清者等其去今之壁也不亦遠乎吾又見君謙虛退讓循默恬雅有
儒者風今之儒者自負其道每見壁者輕之一旦居士大夫之任視
民疾苦漠然無動於中而惟知黷貨為買家計是反醫之所不如矣夫
若然則何君之賢非但優於壁也已

唐慎之鎮江丹徒縣田碑記

古者興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
蒲蓄蠶桑穀粟之類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難封諸侯不
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惟夫利孔不塞而爭訟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
為八害也其應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
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
出則不蒙符籍人人睥睨其間單智彈弱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
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鬪甚者攝亡命
徒才賴淫賊公闕於嚴事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
覆解脫獄案滿篋積十數年不可詰絕故洲之爭不已而新洲之
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贅指之者謂非特其懸與拔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鎮

五十八

已且痛連於骨髓而林於心焉為瘡癰不治日深而丹徒陷水陸之
只所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即邑公私庭庶諸所積藏歲費且數
千金謂之坊支閭里無苦焉不可以已也蕭田林侯既在郡日在
閭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
之訟於是慨然訟於眾曰吾欲往而善以興而利可乎且夫古者山
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資旅
庫銀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
孔漏孔漏者故好而人以賦費官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欲重欲重
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政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
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獨其重欲固天地之產以濟人事之乏
故蒙民之便以代貧人之產是蘆洲之果為莊莊利也而人何病矣

眾譁然曰侯議是僕人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臨練湖固爲
衆民所攬與蘆洲思相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
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絕
異衆之爭洲者與異使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屬蘆洲
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埵坊之所出裁其濫而
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脩
成如異藉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
侯之法也而人把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事
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畝共五千三百九十
畝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新歲易金可百兩山
新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埵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

而羨尼湖田與奇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胡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秋時租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歲其羨以行牧嚴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饑，自崇禎九月至己丑月，總羨金凡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石，凡十有奇，其職悉列之碑陰，其屆書出人則計範共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爲政一不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湖田也，故不公。

鎮江府志均田法 人民之丁產事實官府必有冊土田
之歸以稽此冊里必有圖按圖以稽其素熟為里人見
重則田不可隱按冊以稽其家某戶占田若干坐落某
處則稅不可逋嘉靖九年大學士桂公芳等嘗建議清圖
清籍該戶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
形洪武二十年之教實天下地土遺監生又量查圖編
號名魚鱗圖籍者冊籍也所以籍其丁產多寡之數
我朝十年攢造一次名為黃冊前列里甲格眼後開人
戶丁產稅糧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已為定規之
項分行各該巡撫官查照施行 按凡丈量田地必如
國初土制造為魚鱗圖始可以杜絕姦弊蓋古者田為

母人爲子故易考後世田不爲母及以田墾戶有升降田有轉易過刻之際歟隨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勸之物也而可以飛騰可以隱沒稅種者隨田者也而或有田無稅或有稅無田則以惟在里書之等端官府無可據據以知其實也魚鱗圖者田仍爲母也田有區段各有四至內開某人見業鄉有封界又有大田至內計爲田若干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鄰界族次而往造成一圖則一縣之田土山鄉水鄉陸鄉洲田與沿河有水利常裕之田甚間道路之所占幾何皆按圖可見故周禮地註以圖正之可見圖之與冊相須而不可無者也國者以土統人也所以立砦基冊者以田歸戶也所以稽常

稅而定科差桂公清國清稿請 朝雖不果行而其在武庫咸考子結皆當正圖稿均里甲民皆稱便有用者所其意可也 國初承兵亂後兩不肅係人聚者地始闢人稀者地荒荒則丘墟邑無人則空城故州縣不得計戶以定里如江南華亭大縣也計八百里四川遂寧亦大縣也幾十百里皆非其舊等一實數也迄阮計戶以定里故州亦以田而整戶自是相因之道在有司得其人則賦隱之弊自無縱有丈量必得其實而浮糧自諸惟丈量一事須聽明強力耐勞而肯任怨又習知方田之法者始能究竟其事一完魚鱗圖歸戶冊縣總者收貯在庫留府學主紳總者收貯在鄉里老掌主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八十二

丈量官用有印信專官以掌之縣卿相對總撤相持前後相付不便為人得以廢減政易則在上下田賦常清美田賦有定額不可加損 朝廷豈不知後來有新墾獲利者例當增科起稅而爭以與民使得以漸補之不謂朝廷主常額足矣若主滿數公巡撫江南時以各處縣湖邊江濱海田地未墾而漲名田新增實非舊額得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造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此意可師也 量田者欲以數實也數實者欲使小民不常虛種國家不失舊額也難以增額為功當事者或疑聽人言慮其虧折乃雖小其步使至多道路不空留其田外之溝墾是幸 朝廷數實之初意誠難然青里曉喻

若樂相懸數實相傳尤須加意經賦冊一款主此見丹徒而南一砂主荒山舊亦起種計一千九百三十頃後其原無種種徒以荒草供額賦亦足悲矣丹陽金壇亦然但荒山不加于丹徒故如是者少耳夫三邑荒山雖少而望水賦種之荒田亦不為鮮以舉金壇而比建昌吁積積荒田言之數及五十八百七十三畝六分三厘五毫此勢低窪而水時盛人上脉沙埋而草不及寸莽無畛域中猶種稻荒山以荒草供額賦而荒田以清流供額賦其害等耳但丹徒荒山逼近大河故上人自覺而悲建昌荒田僻處遐陬故不民而隅而流荒田間有百之一二附田可墾成熟種者不與荒荒額外增賦之田滿難一田兩稅荒田誰可重獲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集 八十二

徵似此項田不容不動上之轉念者也 馬政 世種馬凡馬童兒四縣為小羣五十匹為大羣每足食穀實者一人為馬頭每縣馬一足養一者十五足兒為一足養一者十丁均出學科給七兩二錢貼與馬頭作為養馬之費但馬頭有假捏至極先和番馬詐稱不顧乃由倒死又敘馬丁銀買補指一科十民不勝苦其偏用此係馬頭類收輸官于羣之內擇有力者一人為羣長以與一歲備用上馬等項銀兩又每羣設教習一名其子俱羣長給一 又按舊種馬係屬于民計歲件物擇其尤者解京給散軍士後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羣年間奏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况馬

一區徵銀三兩五錢七分二釐銀馬一足徵銀三兩八錢七分二釐凡兒一驛四共銀二十四兩作馬一足解太僕寺其備用銀俱出十馬一馬丁二錢五分有奇其六貨富果寡或數人為丁或數戶為丁非人各為丁也國初推人丁多者養馬故有糧運水田丁運馬一驛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公賦役冊開馬政二事一曰種馬二曰馬價三曰場租十卷清屯種引兵部尚書胡世寧一條 換舊調引兵部尚書楊博一條 十三卷徵解庫藏事宜

沙田 巡撫路仰天疏

戶部題覆此歷已周等事奉

聖旨常熟江陰新漲田種派給學公用天馬土食外先餉無幾明係借題消靡併江陰包補老區嘉定詳報耕種借事明應着該撫按確查具奏其泰興沙田畫界已明中起耕先餉蘇松常三府屬先經勘定銀米自七年起登入會計作速解部交納

江陰縣詳 沙田一項不知起自何年查嘉靖二十九年縣志內載有新漲田畝係江邊淨土漲耕不常宜另為一則定其股落數語至海都院建議此項田

畝皆屬江心淨土倏忽滄桑不可定為正供必須另立沙田一項五年一次所錄米也至萬曆二十九年都知縣以各院通衙門經臨居民等役編派坊里承值各應煩苦始列款請編于沙田內互用以省編里甲稱本縣每年坊里供應費該銀八百七十兩八錢有奇今自往編法行不容復派主民而此項苦無所出查有沿江新漲沙田一帶舊為豪民隱占獲利甚厚前據浦長不常其賦稅半不入會計奸猾乘此影射規避有司難于查比今查實存糧料沙田除已編入會計外其餘未入會計中報院遺支用與未申報本縣支用者二項未析邑令之每歲可得銀六百二十四兩

三錢有奇合無印得此項徵抵前費而少銀二百四十
 二兩五錢有奇仍于二十七等年已徵在庫沙田銀兩
 支撥軍院道准如款行勒石垂示後因學院共道
 海防廳移駐江陰一切鋪設新增各役額無正派查有
 續漲沙田加至二千五百一兩七錢七分九厘令奉 明旨
 查覈完餉但各役原食沙糧難全移履供事若欲加入
 佳編勢必難行合無止增原額四年奉又查汰各役
 二倉併餘米銀共四百一十四兩五錢零登入會計其
 餘仍抵各役上倉則惠此以民易其有桂英
 常熟縣詳 富龍沙原報糧科米二百一十八石有零
 折銀一百九兩三錢三分四厘崇禎元年奉各院批

發蘇州府學為養士之需至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烈風驟雨前田隨潮坍塌沒盡天啓七年原田一十七
 頃三十五畝有零今僅存六頃七十二畝原草灘四十二
 頃今僅存一十二頃原水灘二十頃今僅存七頃
 議沙佃戶自陳赴告崇禎六年十月間理刑周
 推官轉行本學教授朱萬壽親詣富龍沙踏勘核
 徵銀七十二兩九錢餘卷可據委無別項欺隱
 嘉定縣詳 本縣沙田蒙前院院院御史具題奉
 旨清查已經前任來知縣躬親去勘勉得沿海一
 帶五七等鄉地方原額田滿共該三千七百一十七畝零
 上如三斗原則酌加五升七等共增米一百五十石二

斗又吳淞江漲盈沙田滿三千八百七十七畝不等科
 糧九石一斗七升零具詳而院會該自七年為始
 編入會計詳報完餉無容別議止周知府舊有詳抵冊
 糧外一語疑似致煩 明旨查核查不知所加數原在
 于斗則沙田上的量加料非以無糧之田詳抵冊糧而
 以其餘者報部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四府荒田洲田蠲田僧田

吏科陳啓新獨違時而直布一庭忠憤陳天下大
病根仰懇聖明大振作乃復祖制以破群迷急解民
危以平諸亂疏奉

聖旨奏內各款商部覆酌可行的着各該撫按及屯
鹽御史逐一查核遵辦奏報不許朦混玩延並不得
縱從滋擾仍將之書全本頒發酌量長便有部題本
畫的另議奏會該部遵行限去其分路差官及借母錢
等事宜從清查有端再議

巡撫御史路振龍回奏蘇屬寸壤皆賦並無田石
色即長吳兩縣間有主然亦肇自國初沿習舊案已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錄

八

誠不宜取贖以滋紛擾至荒田一項吳中田土皆海
濱湖渺其間耕種靡事無徵溢然其賦稅一出
則因肥瘠為高下不能以而同之即如運餉初興該銀
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零部中原州縣屬平手會
計歸計部而派乃在該府則推遵奉部生銀額將徵
屬田地止為高低派徵共足應解之數而止嗣後一再
加三加惠依此注通融酌派是以上不虧下餉額下不
苦于荒區原非修葺一轍崇祿一分二毫亦非數于微
少辭少纖毫後沒那移于其間也至于地畝較濶而
種數如常又因耕者皆久習重則田土漲落概新陳什
合之為難此上曰頃曰什僅抵糧之曰什曰畝故每歲所

現亦無幾得以補苴禁耕種荒糧而不失部派原

額為率年內惟吳縣捐銀一十萬七千又已詳報
欽奉陸續解別無可供撥括其洲田一項據蘇海地澤

上跡洲渚漸淤易耕難非開有墾種墾即詳報詳報
項內崇禎二年奉文清查原無餘稅可徵今惟崇禎

二年新開田畝亦經文勘起科迨入通年會計則無
隱漏牧馬草場原無建設僧田惟龍興寺有欽賜坐

落長洲嘉定二縣固初以來歲輸租解解寺頃自
崇禎二年奉文照依民田起科已將租銀兩造入會

議款下解部先餉無可復議數日惟長洲縣有西華
侯林糧田一項計歲米一千二百石先年欽賜已外非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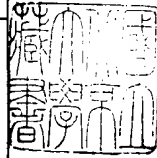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常錄

八

糧。松江上秋民稠于墾皆登賦藉荒田一款自洪武
年間舊有定額歷弘治十五年而一減萬曆六年而又一
減迄今實在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厘五毫
會典志書與載及節年會計冊可考並無積荒可以
開墾至于洲田實無新漲間有河灘成熟滿田俱已墾
入會計歲輸糧稅別無隱漏其牧馬草場僧田蠲田
供無。常州府並無舊田荒田洲田。鎮江原無官田
荒田其洲田唯徒陽二縣所有新漲沙洲預先告佃
五年一次例家產親臨大勘以抵明沒每有虧額不
敷委無隱匿至牧馬草場每年輸納草場租銀載
入考成供係全完解部俟田徒陽增三縣有欽賜金

焦甘嘉湖林萬壽崇禧等寺知種不當差田土係歷來
 刊入全書冊內每年會計可稽動田存留三邑有徐李
 趙等府莊田道奉 欽賜例應知種不當差並無侵
 獻呈莊田地唯徒陽三縣耕種洲田每五干一次墾政分
 司親臨丈勘過派種耕納稅過時除豁並無隱混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七冊 常鎮

八元

江寧 廬州 安慶

備錄

南京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齊梁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門自舊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東門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內雖塔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關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仙鶴麒麟宮渡高橋上友南五曰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

京城圖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一

皇城在都城內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門曰洪武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闕門洪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東近北曰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而北門北曰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

京城圖志

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午門之內大殿之前曰奉天門左小門曰東甬右小門曰西甬東西隅有東南角樓東南之南曰左順門之南曰文淵閣西南之南曰右順門奉天門之內大殿曰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曰中左門殿之右曰中右門大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為乾清宮後

曰坤寧宮又二殿曰景儀春和

京城圖志

舊內在都城內大中街元南臺地也 國朝取建康始宮于此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壇丘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

天地按京城圖志云 聖祖展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

壇于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淳皇帝配其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鎮鎮海

濱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隍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

中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

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街門之內亦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

祭于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初設于 中都 皇城内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圖志云 國朝新建焉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祀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

此

功臣廟在雞鳴山奉祀 國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都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 懿文陵附于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而此後設詹事

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

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太常寺而此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

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設于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為成賢之地設于雞鳴山之陽光祿寺尚寶

司六科某官也設于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于江北之滁州五城兵馬指

揮司防備之官設于都城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于都城之中其隸屬諸

司不詳載也

職官 都御史五人 北臺四人 總督漕運燕巡撫一人 治糧保 國初
三溪張拱植海運人置漕運使永樂中罷使職尋命武臣總之景泰間始
命七卿以石都御史為侍郎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處廢處源
將協同近都御史充總兵官俾即調遣如蘇淮鎮南鄭永指揮充 總理糧儲
燕巡撫一人 治京南院制太倉總兵兼蘇淮鎮南鄭永指揮充 總理糧儲
燕巡撫一人 治京南院制太倉總兵兼蘇淮鎮南鄭永指揮充 總理糧儲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

專營三十餘年踏出納及督治江防一人
 浙江二西湖至直隸前敵
 所獲軍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理漕
 河計議兵直隸河道近或無工部銜者
 或備總志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
北臺五人
南臺六人
巡按郡縣三人
一治太平按六府一州
一治泗州按四府三州

按一治蘇州提督學校一人治鄰城內按察司內郡
四內縣諸掌以作多去治縣法一人治楊州蔡鏐
奸集私通

治屯田一人向臺任之察諸清戎二人無常任多以江防二人以南臺分

慶一治鎮江監儲一人以南臺者督治鳳陽
見我備親志

戶曹主事五人 監督三人 一治徐州洪獄 一治淮安清江獄 皆權稅二北曹 一治浦子城以南曹者任之

人。一治楊州。一治蘇州。洪覽皆誤。
開徽算商紅料致蔽槍于京。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 治淮安理督
漕臺院之刑

工費郎中一人主事七人總理漕河一人治高郎非定治漕煙廠一人也以前中任之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兼治水利一人治大倉州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條州 河南按察僉事治兵備一人治鄆州
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九江並見虔備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八冊 江寧廬安
四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aphysocpharm.sagepub.com> at National Archive Publishing Co on June 11, 2015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其元年作，直洪武門，當華道，設橫木，止車騎中突，進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右門，其直大明門曰承天門，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竹，襟漢內，廊左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頤彌度，座凡三重，皆可路，廟九楹，簷際皆有細絲，中設寶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寶衣，後殿殿各有靈床，床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椅黃褥，列以素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北有什禮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端門，進至午門，兩觀雄麗，俗稱五鳳城，接山左置鐘鼓，下承以甕，甕高，皇帝御槍及他領子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

紙鐵甲在架，接窓絲，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左右掖門，進之三殿，奉天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有東西兩門，中左中右門，兩廡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華武英二殿，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大內填燕尾湖為之，也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從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寺，姓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按古有緒，雖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款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嬰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皇城自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

吳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

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床，床皆五彩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街，盡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殿亦有靈床，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慶，又觀興慶宮之前，除積水，凡尺宮內，歲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

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于中，又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有烟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鈎閣，下山循而入，為聖江樓，高際霄，已不可梯，樓後為九五飛龍殿，閣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西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臨，臺時玲瓏，古石各五，中峻吹果臺之西，崖各畫石缸二缸，缸水清燭，隨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

園內多梅竹，松栢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校以黑金為之，往往用馬，宮後有御用廚，灶為銅甕，所疊宮間，五中設沉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臺虎頭于梁上，各有龍床，床各含小床，可以周迴布席，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寢宮四斜，透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盤膝門，鈕皆絳，紅金為之，左右箱宮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各宮三間，左右為慶房，有壁箱八，朱龍金鳳，為飾，皆左右，各傍屋三間，為廚，咸銅灶，廚北有小屋三間，廚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有金椅，左右有龍床，出宮是為棕殿，鴟吻簷脊，皆捺所成，四週為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絳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于紅几，

上咸刊定薦物品位祭則攜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舊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初駐此其元年作新宮
于東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雁門橋南出大中橋古曰橋入秦淮
西達三山門
談遷采摭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有大內規制
已盡宸居之概矣今孫侍御北海春明夢餘錄問本對民約之于
又為刪潤焉

吳諱

范守已

漢書吳縣志云江在東南入海揚州州毗陵云江在北東入海揚
州州無湖云江出而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州是也蓋所謂三
江也今業南江即委江在崑山縣南中江即宜興之西九水與漂
陽高淳當塗水相流通者今蔡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即揚
子江為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蓋震澤所包者廣凡
揚州之湖陂俱是不獨言太湖也今人以是太湖為震澤而謂吳
淞為南江蓋為中江白茆為北江誤矣

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為吳縣澤蓋周官職方云揚州數曰
其區川曰三江澤曰五湖則澤曰澤湖曰湖明甚爾雅云吳越之
間有具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為具區矣蓋震澤即

太湖即若雷則揚州之蕪即揚州之蕪矣多草木曰蕪多水曰蕪
今右一之可示

郭璞曰太湖中有句山山下有洞度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今謂
之包山又謂洞山反誤矣

郭璞曰揚州縣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東南有張公洞予
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環奇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又有
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卷為張公耶

趙絕書曰昆陵縣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冢有李子冢也名延陵皇
覽曰暨陽城今案李子冢在江陰縣西而不知漢時暨陽城在今
何地去其冢當不遠今謂武進為是陵誤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西阿丹徒南至

害春東至郵句景西至陽義烏程西漢因之項羽會稽太守政
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郡于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劉宋
春餘抗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為故郡郡治故鄣郡在安
吉州北武帝更名丹陽移治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歸安
潛西至蕪湖北至江東內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為丹徒以
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晉置丹陽縣于丹徒東不
知何據考之乃古句容縣地孫吳劉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
程其地安餘抗武康於潛故鄣安吉皆屬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
吳

丹陽郡舊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南入海也未知何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九

陰塞道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案晉史建鄣林陵江東屬丹陽郡石
城舊置城縣則非今石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為石城誤
故鄣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漢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
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為丹陽漢書原無秦置案花縣後漢書云
秦鄣郡武帝改名善見鄣郡上有故米道謂非漢郡不知故鄣分
是縣名漢高以之立郡而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內古鄣地也非
鄣故時之鄣縣焉書永新後漢書云秦始置并天下置鄣郡大誤
案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無所謂鄣郡者劉歆謂故鄣非郡名亦
本是

陳沂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故建金陵邑為林
陵縣及東越會稽通吳從江東浦渡置江東縣皆統于鄣郡郡不

詳治故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案
孫皓劉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于潛故鄣
要言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為吳興西境可乎又謂吳
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又獻通考云吳王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于林陵改為建
業金陵圖考亦云建業十三年孫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遷治林陵
改林陵為建業郡在淮水南蓋吳志建安五年曹公奉檣為討虜
將軍會稽太守屯吳九年權弟丹陽太守則為左右所害以從兄
瑜代瑜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從治
林陵明年石頭城改林陵為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未嘗鎮
丹徒也後治林陵為建安十六年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十

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為汎郡縣志水利
考諸書俱作汎字案汎音軌側出泉也蓋得音九史記地理志云
北江從會稽吳興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
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入海水經及荆州記云江
出岷山至澤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入江東北至南
徐州為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
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
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開薛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
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偕云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
拖輓河饋糧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
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

湖後之商人販賣蘇木東入二浙以五塘為限因路官中廢去五塘既廢則宜飲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通泰源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當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為汎汎

秦淮舊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堤為溝入江故曰秦淮景泰飲水經言淮水出陰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實錄注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景山經句容而流一出東唐山經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壠而合西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晉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諫之丹記淮云建康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一

淮津出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閭云淮水西北貫都其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廢淮起湖熟廢田十餘頃是也惟據晉書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曰方山西潰三十餘里秦鑿也

金陵圖考云法其郛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而距淮水僅五里耳葉方園圖據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蓋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南臨淮水水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陵又而土里至淮水有大航門宣符時里數狹小狹都淮水邊徒無常報

江東地記云石頭城山巔峭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為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為名建安間孫權修理改為石

頭城因將軍種蒯越案今石頭城山不三里許所謂十里相重者蓋以沿江湖山脊為石頭城也

金陵志考證曰華宮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政府有曰臺城者晉府之所居也有曰東府者丞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者諸王之所居也有曰倉城者儲蓄之所居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蓋臺城在宮後即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于臺城東西開萬春十秋二門使景改臺城境大日馬門大司馬門宮府前門也則臺城與府宮為一可知又葉宋書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思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馬則西州似在都城內又葉晉書謝安鎮新城欲須經理入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薨上疑乞逆族詔許還都則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遵微得自失及薨後有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二

知年臺者魏樂淵年誓不由西州路寄因石城頭大駭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門葉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都城西門也又葉晉書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去臺西里則東府不在都城內矣

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挾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若滿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列為一城矣何周札謝門迎王敦入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難據石頭亦未必自日能陷都城何王使敦軍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府侍中二人侍帝帳置石頭城即都城之門戶別無城垣可守邪則所謂西陽等門者又何門哉

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此敵曹操而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至叔世世中原有可圖之機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國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無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楫力薄才

之人區區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寬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文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使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荆州移書吳會舉國策賊權聞曹肅之言豁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曹肅之謀也及劉備據荆州而不反開羽顧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比吞許洛全有江漢固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衆其弊也棄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肢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舉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開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王已憚漢天下憤怨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待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憫臣於親愛其爵封

擊憐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違西患未詳而此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已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潰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漸阻江湖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慮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王之責任子不得

而南征也權見至不知兵不知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至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至不必休故開而致之潁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驕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所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而諸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東勝連北亦不肯遠水以逆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饒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蓋恭以受其壽命使其國中知己為百姓屈也與耶貞為盟陰以恐其群下方且為進取之計

而自卑屈如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限，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輯馬步之銳，挾丹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王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倚重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譎然其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偏而已。上流藉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比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特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離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繫中朝之舊質，若以遊談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為娛，廢政陵遲，風俗大壞，故

威權兵柄，奸人得偏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脩，財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脩，任賢將而待可為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政事，外任賢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諸葛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臣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善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脩，任賢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賢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讐恥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

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通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危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脩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言為足。酌殿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而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機，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

晉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晉論中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端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得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俱於上。而王導溫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符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七

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閩。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遼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失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庶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豐耻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晉論下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陷為王宋。為伯思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閩中為重。河北次之。閩中若固秦漢周之河北。若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閩中。符堅以閩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閩中。後周以閩中取河北。隋唐以閩中取天下。以此論之。則閩中升天下。五而不降者。三用河北。

升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閩中為重。河北次之。伯思謂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閩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躬經百戰。勝攻取。善解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壁。敵逆河而上。開閩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閩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瀟。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閩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送入妻妾。前賢論之以謂舉事當符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為晉室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識之。其子亦不失。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八

天下今急為慕容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親主以問崔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業。東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遂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遂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眾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盡得。失東掃慕容之餘。墟而剪燕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珣惡種。傳朱沈之徒。為水米而謝晦之徒。主謀謀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能選用燕齊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誠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維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固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黠布。張良戒。

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
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悉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類則事敗此
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七眾數日無食而潰徐軍至長安已謳歌思
驛此易固而難久也徐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徐既
無中原之樂欲以旬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徐之東歸世
以謂劉濞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徐見已所
付費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情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
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徐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
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復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即勝可
不以徐為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關中
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九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
新進使專任屬總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
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棄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劉彥之軍
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
熊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
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
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
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諸秦殷浩桓溫謝玄
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
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隴而孤軍
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尤
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眾不獨恃舟楫而修

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
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謀如此可不
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難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情者雖
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
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
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問者習
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
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牛馬
雖刀之利也美水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饉之勞也高談徐
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號戰國攻取之勤也故雖夷狄而
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十

淫致亂况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一無事則志氣滿失制度侈
兵子女厭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
之域必至於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
其俗習然猶上下嚴兵農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
後其國象失切譬之夷狄驚鳥也去其利爪而得羽翼之羽則無
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
氏享國日淺梁武謀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
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奮開拓之略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
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
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景為主人寇高宗之篡魏
又入寇皆有以為辭失然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
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

能追擊魏全車而反然魏得汚比數城新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緣分道入寇大魏孝文皇帝為名義者哉求土地之復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遠傳不悛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入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而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衆觀人上下顧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

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壓北兵於平原曠野使快騎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善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踣世國勢且安得有葛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討顥必不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車張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若其所不以及侯有慶之者才者試觀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幼景得禍也連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約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火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功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又懷南來說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

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禍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敵推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米曰方高氏宇文弒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強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思使政與李綽趙弼赴之故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客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鵠仁應接鵠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異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

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蓋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又秦泰於還陽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氣於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蓋據還陽則入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為副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一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立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置尚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魏吳人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侵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昔以來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

比耳大河猶有悍高之虞若江則固無坐舟一瞬可添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已凌絕為控扼豈秦關劔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拒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淞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淞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岐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關步高視東攻二浙

西取湖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高周世宗所取則自當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于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壑疊疊相屬接于巢湖幾二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磯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勝楊石鏡老鵲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童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傳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回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百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

淮江近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割據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聲父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而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不能自保矣

江防

徐子遠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于瓜儀并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于會背無大勢而上非不足以防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所恃緩急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難往來攻掠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欲窺此非一日矣斷黃之關為其孔道不足憑言又嘗下至淮浦上邇兼終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守則所至靡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為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有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即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者考之自漢以來至于國朝緣江而渡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十五

與扼江而守之事而漢賊所欲渡之處我將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郢房而至洋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東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而西出岷人伐吳王降唐城以巴蜀之師由峽江階伐陳揚素以舟師下水安出焉江唐封蕭統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驍散蜀降于金約以舟師蘇嘉陵東下是也既已出蜀江則魏魏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漲魏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善伐吳杜預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荆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而魏魏梁元帝于謹漢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統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為曹全盛所敗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十六

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時高遵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魏江陵北至襄陽其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以備吳吳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伐陳秦王俊出漢口第度諸軍無武帝遣王世充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蘇襄陽入漢登言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闢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魏漢陽北至黃州府城西陵有迹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之藩表既處上流若一旦失之致使順流星奔雷厲此安危之機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為鄉導世祖登黃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

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
守濡須時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
宣州金人自柏舉河入寇劉琦拒之于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
是也和州其一也也韓峻自應陽反陶回請庚亮守江西當利
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侵遣永昌
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援應陽自橫江濟采石陳高帝東攻梁任
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
拓自應陽渡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元末南寇
分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于采石開禧
構兵金人進圍和州也于瓦梁河我太祖自和陽渡牛渚磯
以板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韓峻襲破姑
熟以取塗采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侯景自采石襲破姑熟韓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十七

虎自采石進攻姑熟半日援之金人乘杜充無備渡江拔太平
元人敗賈似道于池之丁家州太平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庵
至石頭是也揚州及瓜儀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
再桓玄篡晉劉毅等襲桓玄于廣陵即濟江宋文帝元嘉中
魏主南伐遣曹芳出廣陵魏主自出采石宋廢帝之亂崔暕
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于廣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州
臨江築臺李金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
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
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問群臣去留呂
頤浩欲留王淵吉鎮江止可擇一而居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
姑熟則奈何是也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
崔暕渡江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

自廣陵渡江襲下蜀臨潤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淮蔡之兵渡
江至潤州而淮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顯忠曰敵入
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忠分兵先文選鎮京口是
也凡此諸道自采石入江之事備其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
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
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則棄之可也從荆楚而來者
彼則聚眾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為之備遠則鏖絕襄樊已過則
左柵險口近則也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立國
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
宿重兵于淮南就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常有出而向之
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
出于此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共之矣葉遂知建康上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二十八

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失之今乞無制江北宋朝廷其言
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漫蘆葦之處皆
可潛師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即此知守于江外不當守于江
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險微即大將輕重兵而輕下流者也
如其來也勢必重太未有偏師出不意而至者也故不宜輕與
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情歸飲
我實力而聚于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
也自曹氏父子及符秦元魏擁衆百萬而不能渡江而燕峻侯
景之徒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可控制故扼險而不進雖衆不
足越險而卒至雖少有餘我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
晉隋之事諫上以兵力不足者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
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采水竟

下則似遠而實易淮南而水陸無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實難昔鄒衍為元世祖謀下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實用淮揚者遠近之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繇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自伯顏欲以功後阿朮為恨此則淮南避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鄧劉整以功後阿朮為恨此則淮南渡為難而襄漢渡為易也今觀流賊烏合乞活之徒每則四掠飽則他徙乘瑕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實擊虛之勢其所藉集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難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兵為一軍使步騎無濟而況能釋鞍馬而事舟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末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後渡江而西大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二十

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當豫當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其建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奇也今此汎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既久窮困無所掠或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群盜及舟師賈客可標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皖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為之所哉愚以為禦荆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師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輕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遇而難及未見其得算也雖然江南之立固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事者三而已若自應陽姑熟而至者往一舉而破石頭泰無孫楊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從障蔽固其所也至于王敦孫峻之徒京邑清闕滿鎮森

立而一旦登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瓜步必得精兵數萬分據其間自為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投巢湖之水賊練通泰之區徒安掉深水陽羨之慈民無使從賊為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不臨江嘆息況于此輩蟻聚聚不安保為我患乎宋自徽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牽之歟下淮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前截江使江北之守屹然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守江猶守邊惟當扼其險要不徹尺寸為守也賊不知大勢豈能出古人用兵牽制之法以困我但方今江楚二省皆大阻既萬一內變小動便枕席上變賊矣故重兵鎮要害固是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二十

策而有司撫綏之功尤至急也長江天險雖限南北然必待人而守不然校鞭而渡直易矣請于古今形勢而鑒之諱江防者應無能出其右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焉
天險江北則徐顧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
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為江南則安慶當長江要流
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
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潘陽右衛設和
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沱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
陽滁洲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楊重鎮在焉不為慮也○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虞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
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
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一

劉季莊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去又莫難于楊
行密謝去以八千人當行堅九十萬之衆清口
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
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
故也

張廣卿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小步失石，李龍嘗至歷陽失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勝者也。然江出岷山，跨即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我兵候既明也，戎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待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符堅百萬之衆，未及一飲江水，謝玄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數歟？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歸擒虎以五百人宵濟，未石守者皆解，遂襲取之，曰是觀之，徒恃不足與守，鮮克有濟。吳嘗標初得荊州，謀者曰：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伏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捷，未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三

他日成功者，如杜謫之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為用則謫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謫之言不可不察也。彼說者謂敵人以馬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敵人便於作戰，而江流迅急，非我戰能濟，是未知候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江流來，未嘗作戰也。州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者，將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起，石頭王敦渡，竹橋蘇峻泛橫江，侯景渡，米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米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也。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

形勢然也。淮甸即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縱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為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復，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既舟既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便施。大江得逞，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為軍便可為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硤沙夾曰：米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荻之場，或礮岸斗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米石渡在太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四

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下，米石江濶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衆不能捍，亦嘗分兵犯米石，太平州以卿兵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米石尤為要害，又有曰：和州為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乘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尾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凡水曾於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并自上尾梁下，經直至淩河口，宣化而入江，宜於靖安渡硤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淩河口宣化而虞來路，應和州東地，宜嚴切戢防。又有曰：昨來金人自黃州界上岸，方入與國軍大治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宣於與國軍大治縣通山等處，嚴布防扼，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南北紳司所據，切要處。

併、南京各文職實性皆考滿供赴北京為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德麟
依子向吏部領事考滿大體優之者貴可概何補或于軍實文性之開閣當金
何維由體才武升令無題 請下兵部覆議以從南京整督令人具各通狀到
部核不司研審明向仍復查勘考與點費功夫未歷相同案無違礙照依此部
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保衛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此送該由及應否重
整備實照例具 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結各全供圖及各祖父原領
歸籍移咨兵部查選候 令下之及該部移咨給送前未通照選送直隸行全
各合投職望 閣謝恩免其赴京或應查選或應查點者給兵部照例查驗著為
定制其在在外者直衛所搭照舊例赴京聽選不得復向部為請原直衛查升得
以補授如 國家恩典念以彰著其子并改亦有詳查其子因其捐案案未批
杜此 題奉 聖旨到部該部等將南京各衛所官手未實著撫吳公整督
比上必道解費而行即約扣俸抵償故有到任致無不得查報者有無規成可
借終身不得整替者以支朝廷出門既寒相也死于京師死于道路者且此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七

也 閱受恩自是成例但此身入選無資日就消耗 二祖有策亦必倘舊
功如加惠法窮則變此其時又入京衛皆洪永世良其時黃在內原不同子
外衛況南北事同一律既經日部詳審勘核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題 奏即
賜咨兵部候 命准製似亦思不妨法度 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案果事休
相顧狀已 勅下兵部覆議聽候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共幾百千萬年之厚澤
所以廣益祖制功之任下微武臣忠之義者應從詳奏原係 留都武弁
窮極堪憐已 賜議覆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奏等因
奉 聖旨南京兵部知道欽此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著即
事南京兵部尚書日丁寅 武選清吏司知中目王宇 主事 都任
兵部為留都武弁窮極堪憐已 賜議覆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
武選清吏司知中目王宇 主事 都任 兵部為留都武弁窮極堪憐已 賜
等題前事等因又該南京兵部著即事南京兵部尚書日丁寅 武選清吏司
窮升當憫製戰事例可援伏乞 聖恩速賜酌議以恤世為以廣 皇仁實供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人設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鄒一鵬揭帖 留都
因案整頓事理宜酌悉已 聖恩需發速賜議覆以恤苦非以廣 國恩事等
因各到部送題案呈到部看將南京兵部著即事南京兵部尚書日丁寅等題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事案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整頓而南京兵部
金勒明白會官比試具 奏 部議選此照錦旗保文官考滿事例通免赴
京又應本部批流改法酌議除指揮如獨免千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鄒
一鵬揭帖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事案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整頓而南京兵部
是案其便便有四第一節為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整頓在各省直者全免
責該都司該衛保結投報在南京者向由南京兵部金勒明白頭改選保結送
知將人列奏送五府會同內日錦旗保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通引大選此
舊制也但衛官多貧衣履隨之或有資資難獲進送進限而廢職或有飢寒
奔走在京在途而事令者誠可憐憫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已將南京五十
一衛所官整頓實成而部金勒送南京五府會官比試具 奏仍本部類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三十八

此題題雖係文職考滿事例免其赴京蓋於今 留都根本之重地保全
祖宗創業之功實非中樞富強難固若之狀令人莫敢廢職何若流法而困
窮升免南京衛所皆洪永不虞之收視各處使使處度司新功者不與南京有資
選可資從未應其各送案有五府內外守備錦旗保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
無此看者不同及查德程此年赴京保續後該改向文職送赴京考滿進亦
該改向人入稱便檢之事則案案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 題奏具揭前
未相應依職履 議令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從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千百
戶整頓及該使使使養者供免赴京聽而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同內外守備及錦旗保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將各案保結歸部查驗題
選發給文憑撰寫執付令到任中間如有例應收查者照舊致金改兵各省
直無黃選可會無用科等衙門可比試者不得援引為例等因萬曆四十二年
二月十九日南京兵部著即事南京兵部尚書日丁寅 武選清吏司知中目
大中保錄院

三十九

率

史 171-354

嘗其情更苦以故情願定納錢用圖安靜等語目又對五城御史云催募之費從未未嘗令錢民而鄰地唐人家中間容有來訪者到未可信為停壓乃各御史又將令同歸各野金各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訪現至于其家回訪瑞的園而沿途偏閹民憤憤竟可憤者然不從寬徵錢目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錢數舖冊復令書美手會集一處舒令細美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即模做前任巡推爾可照紫牌併地方大差冊細五城今日合用總中火火併雷吏大活格上陵等項燈火併各公用家火稅與各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錢數萬有贏餘隨即令同五城御史將前各舖冊派各家錢數各行虛錢照城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表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美雖然各花名所賦錢數各舖寫長單一張編示大小人民日又與集五城原呈文老諸人到院問各徵錢值募一黃應否奉行各對否但得官用稅錢值募則衙門人役就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務俱是催募總申自行承當仍無正身總申石色民問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比照三十七年分私私善項錢數編

派勇等亦日其心。況今豪紳三十六年分私債幾數。每家戶戶金權餘貨。並行照減。尚有柯底。不便于民。懇乞早賜來付等語。予是乃與某書。遂刊列于公街。將各鋪減錢。長某照數填寫。細戶由某分定日期。各各細戶列于都察院。將由某親領完票。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曾陳易符。督侍宗某王惠。祿容大德。相約開舖。各收是李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某防罪。爭先納錢。如有絕無拖欠。直往該城御史給發各甲人工金等項。搜控支銷。別立文某。加備稽查。自洗本年收錢。支錢俱係一體行費。其海處或有新增優免典事。赴之。家相為仲編。或將舊產所卸。與新增之產。相為伸縮。中間一切支錢。事情。立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覈察。務須通知計議。登時伸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即前處置內所請人。令照雪地方。嚴禁一。第已經嚴禁。非率眾控詞。代告各衙門。揭獎日。捕役處于三山門神聖門風臺門外。各建巡檢輪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為照。故因在安民和安民某妻于陰家。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屬可照禁。並地方人。是。毋得離道。未通行。使屬兵見衙門人。送收。必收。况

又地方人民冤獄更有飛差責放還身等案其何能除乃令題做房錢在官儀
儀併人命不許鞫訊頃使前等一刺等去則既可以下恩還都仰望素心而先
平都察院移咨而京都察院暫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疏廣停當共
趙公嘉這此可以歸咎矣緣依地方糧甲本經官偵積多案懸已此例條編微
猶募役以楚渾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理合獲運具題題臣便遵奉刊刻
書冊嚴金收文登報循環永遠舉行為此具本等差干戶米世科審林程具題

太祖所行史冊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名大夫五品官內輪派宿衛者額人實者曰
伍有領有執有押有焚有煙籠火地人執一人吏一吏一吏三禁人焚五
吏三禁故人焚有吏鋪可戴兩堂可拘犯人遇有事則鋪之甲乙燈火相映
狂相聞元刀鎗兵馬與放火之共一偵瞭有修舖家整理瑣雜並無人令有種
種契據皆過甲當之甚近社年不務司此輩事者所當急急是故者都察院卿
御史丁公淵察其差呈其法以三茅九則擬實官行頒後總中大夫何其簡便

賈處祖此宗所行法也。但夜間鐘聲一過。不復再聞。尸裝一處。便于抵換。此
要當一加意也。

足兵訓武疏

巡視兩廣營務兼管巡金監察御史王壽祚題為 留都營位日凋虛文摺錄
無威敵陳足兵訓武之宣懸 旨振飭特飭為緣以脩級急責難循金陵王氣
紀自先春戒期聞吳邊成豐傳海內無第則已一朝有要則宮殿服食津英
雄號說樹敵棄宗廟國陵 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榮故命大臣建聖兵臨
地所以推 陵寢保河以 祀子神孫統範為奇錄二百字奏設主數場大小
營神儀設巡迴巡迴雲新江口受巡聞白之記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扶楚
落主松索星列基布制豈不詳且周武顧無以養養之才無弟以待有費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戍兵先塞將何以禦敵禦兵先敵將何以禦敵
幾京營兵費十萬有餘後乃日役月罰今大敵場見存共止六千三百有奇小
敵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迴巡迴三十六百有奇新江口五

554.11

四十四

史 171—356

陳金鼓無敵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倏倏已截後處而入賊已而出處處如是貴
之劉賊茫無所知不若另立奇謀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陳西日演藝如火馳千人
必千人精以少勢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大良衝總分截把總輪戰
史善佛法守勢極而心休之策者則知其技衆一則知其百某隊無不精習之士
如書焉不知兵之將臨敵則有所授無所授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畏則
神全而氣定何暇之有一曰鈴砲該以勦軍威金得三十二年矣部每軍給弓
張三錢又見宛數千以法僅能自備能者敵不敵結絕頭狼荒枯株悅恨貴某
甚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由庫所貯舊積頗多因初時造個件物利
之數置之無用置擇良有司督領其資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則先年
事例每兵支給槍槍每令自備銀錢大藥匠作到期年辦早截勿致伏炮犯沒
與某處與無人相見有一戰齊一軍之用矣一曰塙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大壘
并無萬丈高橋巨礮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坑二艘沙船而開底來可貯正
矣宛陷陷尖身疾可貯子兵宛用甚兵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兼據銀

修則兵得給之利而官亦得造之費似不必盡拘牛膠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
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頑圖樣遂意延閱風而朽壞薄板釘釘克鉅損淡水雪委
將多不滿百會弁乘撥船貿易飛近更修饒裝兵無善師範工手故日耽廢
并可度令修以造船購置總屬兵費幸甘威修江海之濱舟楫若神者定繁有
使典兵得雙輪散水之類亦考形同造此水軍之急務也吏有宜能是職者
誘營外列江口最要處祖此營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程程
早晚巡閱船支糧餉今嚴蔭隱逃如密題題官某位而家某李格兵而城威號
舟深須置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傾瀝營壘圯壞持臺軍要淋淋渴渴重鎮
軍機發馳至五六半矣微天之棄時不再得矣宜培拓臺臺家舊樣築院開兩
河停泊舟楫修葺窩舖檢押巡軍卯而如故舟師番尉大攻逆逃逃費耗艱六
員從舟查地方分安仍與水營遊兵營統實龍馬常山蛇勢以六分中營以四
分為兩支同水遊兵防規香港河口龍津諸處有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某以與
茂義營兵會一出哨于某州與偵兵會上下江注未便備賊駕更番迭出

奇尼天鑑江蘇流賊也進於崇禎會逢丁歲隨衆冒稱免稅鄉家武藝甚
深居江陰為我兵所憚而敵不得乘其又委其於年閏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
營盤遂作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而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
東山寺茅庵樓臺重重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賊於年日久或土民役占
或荒蕪積草今尚存而東南北三面曠絕失險舊駐可參可不參行查覆登
立字望春林間稅糧賊武以捕不獲之民矣新江口抵江浦縣三十里程耳近
聞新河相望頗近一葉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得無新江口船頭若復其舊
分支船以衝浦口東西兩米對守或虞賊從水則夾擊之使從陸則相逼之易
大浦口一營逼近距縣甚遠處原空積不志無難而慮無兵不慮無兵而
志無法青徐里中臺寨荒軍伍偷惰賊既誅諸營計將將吏巡長即守禁禁嚴
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限法令頓弛至于池河相去遙遙指股同大炮覆側置
軍民抵風成流洩莫可挽回蓋由武臣權輕律廢無人束流至是合無兵戶
部例寄在兵部司官駐扎滁州地字二處實可扼今一出其天固此也據亦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六

希韓家鄉亦雲武斯窮設則軍援官把持營衛者或聞會京營等役或僅務法
司竟然然注軍法不視操練不度外營庶其有禦予今衛民防倭一旦難壞未
有 諭旨而兵工戶三部相視莫敢前矣莫如浦口之城大諸臣豈不知百萬
生靈障城焉捍敵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有方者所員聞閩折毀不便
雖與無辜者為嬰焉不得已之計竊以為宜循舊峰岡城牆舊人離漫顧智謀
毋寧足濟安用何如耳今在蕭花城名將王奎無人有身經戰伐視著無名儒
以病師者有一青掛兜頭練校員定奇委輸可收者有破練雙錢泗水塔套全城
可圖者與共圖置子林下孰若傾臺于 留都崇其以好舊靡土木藻繪之形
戰說若以重練使崇備千城之者頃出寸牙旗昨借借養慈已 聖明特倫本兵
捷奏而將起任南京五所鎮守江南亦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將大將一人發
于十萬師矣臣等幸甚 聖明日學堂務吏領寬切深矣散散屬萬伏已 陛下電
覽下報再加查覈如累臣言不誤乞 賜舉行其于京堂不無少補矣臣不任
惶悚待 命之至

是曹紀事

兵部推武選司不預錢錢三司歲入頗多往往任支稍無考武選部郎中因選
議後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發與說堂發給方准發三司恩選司因此致
因誤會庫不將要選司主裁之權實至今仍之亦可笑也
衛所營務令人舊例府衛分武選司務文該府衛輪回照乃五府首領分後
故舊近遂致各送諸令人若之武選部王字指查照部改題准事例說堂免
行有動檢各街不許中府一體奉司行衛金動明以將府衛輪回轉題送該項
磨對限五日內結題送部知結由部移文該府上移文選司改兵不許擅自
改查其或回文追限人送例行查月吏從送法司完問諸令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改官擇材受任故官為武選典若若選非介橋次而補之嘉慶三
十五年南武選部中若請托難施吏定新法止就本衛候補不問人地不論
當否生使擇才司大九人選大即以職乃事而長才性置無用之地乃如與
武場場官員吏吏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亦如然草率無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七

營費案論則既不朱致四十二年南曹九卿史陳玉輝疏奏下兵部建議南氏
進司指申明舊制史王誠案元軍改官發本衛有賢能官則以本衛補本衛無
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衛調補務使人地相宜此官司留心知今而軍改亦
請得人矣
必功起運清縣官道子南東龍江關從來司承與年間省直糧米民運主飛派
檢軍將因改運清江縣子淮安空應同各省報供改各地支氣格亦據而團運
惟而京軍船不過江止寧南瓜瓜二項江南報供仍民船裝至靖交卸故船仍
在淮成運至嘉慶元年改瓜洲碼頭通江關南東軍船經過江直抵水頭領完
漕運部御史王廷賢疏請工部查議運將南京各衛運船後歸龍江風林道後
各衛軍位而亦費出而部亦由南關抽分以使就便經費者而船裝二十八案
淮風區作備運總修疏改歸清江風水領配及且區作不與故舊行機不又
無嫌兼以軍士守候結案運官監守不便而空船回營看獲七難南科稅世疎
隨既其舊下部未建運年丁中底累日甚嘉慶四十二年南人司見黃徑極公

少工部請後歸龍江應轉而工部自造此疏越軍改運之患務乃令下工部竟
不慮其所轉使而面堂之上若不與之使而亦解也
南東運船裝米船中派官運官降等裝載破家亡身者何啻不絕每
遇過川而此湯火不常畏也嘉慶四十二年武選部王字指將各衛船中的重
丁及通司增減改之委諸衛運所不覺有多輪百六十是者有小不足二十
是者向原應丁力而亦日是人戶消長衛事變更官督全備者雖增之不病其
為官督今近者非改之難越其困失元增者便難其而減者則至數十隻船隻
亦在實急故運因第一張大司馬黃公慨然舉行乃將各清換人官往門送
高則置之抑亦運衛之不幸也窮則變變則通以從從之賢者

南東營所衛所官更著者莫如夜巡差役京師集十三門每夜派長巡領換二
員巡閱門軍一員在鼓樓子登令牌每門巡巡官二員每員率軍十員是鼓樓
領令牌往門上檢領收單批中府經巡司四騎五府衛五班吏查兵用夜巡官
一百三十員食鹽正軍一千三百員後因留缺缺係學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
之而苦累廣乎其少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八

夜巡丁是禁人少供資各官催集且非止官若差役內能運來及勢豪結黨
借用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爭須糾任不願管事嘉慶四十二年大司馬
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議將夜巡軍械去其米給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
口銀三升凡勢豪結黨借用一切禁止各官巡上且五日量給而喝五分以
之而苦累廣乎其少也

應天府志 萬曆三年奏准 同初里甲之設以催糧勾攝且十年一役
九年空閑于民甚便也後有司一切私費盡科里甲於是不得已乃為十
甲徵銀朋當之計里甲之費春秋糧內帶徵坐派少則謂之派剩料價初
意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也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有一縣派剩十
兩以上者一遇加派仍行科歛甚至一年暫派而次年停止者則開掘該
縣徵收作正支銷以愚百姓耳目上江二縣與宛大二縣相同乃派走遍
夫百司所集安能應付民困極矣巡撫歸併龍江通運所小民稱便二縣
又巧立小夫名色且勒二甲明當歲派銀錢二千兩今邊 詔除去秋糧
內帶徵里甲銀兩扣算通縣丁糧編派正數無復派剩銀兩又裁革二甲
朋當小夫應該夫馬於驛遞應付其六合縣夫出自排門輸流科歛為弊
更甚亦編定名數以絕弊端原額里甲該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四十九

奇今將各項雜派歸併里甲共編六萬二千餘兩其實里甲項下止徵銀
八千七百三十三兩六錢四分四釐七毫八絲四忽 又奏准各縣均徭
原有定額嘉靖十六年書冊已非初制然不若今之冗濫也銀力二差俱
有定數銀差者謂以差編銀不復催役也力差者派與銀數自當催役悉
聽其便非於所編之外縱民過取也自一條編行有司於門是斗庫徵矣
徇情如添工食有至三五十兩者後民膏脂以闔左右深為民病且 租
宗舊制役民不過里甲均徭應天所屬又巧立十丁夫名色凡不時之徵
則派十丁夫弊不可言今邊 詔將十丁夫查革凡各衙門一應銀力俱
以書冊為據查復舊額切見應天府所派差徭俱于各衙門應役往 執
留批迎隨外多取小民累乞 勅該部查議通行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廟各建一區以學行者舊為
之師且子弟悉令通孝經小學諸書誦讀之聲相聞其後秀
者選入府學鄉飲酒禮殿舉于學又每坊即社學為會飲
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禮讀法如儀後漸湮廢嘉靖中學校廢
宜柄商諸生堪教習者與為社學師數處至今相襲其後
又廢為府中習藝米大器移文稍復未幾遂至後無復舉行
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于官其他多為豪猾佔
占不能盡考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

近始書局新增千九百餘丁而丁銀亦減云

田賦 昔者石江歐陽公撫留圻也逮諸守宰究心民瘼殫精圖計作書
二冊一摘略節與民周知一詳款目官衙備照大綱有四曰以八事定稅
糧以十有三事定里甲以二事考均徭以六事考驛傳蓋為定則無所容
奸民受其賜頗久世遠人亡其書銷毀而父老所傳僅存抄本今其細目
雖已增損不同大都不越綱要之外是用網仍其舊目準諸今作田賦志
亦俾前賢遺意不泯派焉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念應天五府州為興
王之地民產比鄰官產稅租之米官產者巡撫人戶暨抄丈等項入籍於
官者也切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糧不與焉其更佃
實同需田學與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七八雜糧惟併
於民產而 國初雜糧亦稱廢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田賦科二升名曰
勸業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民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

十甲輪年照字內通行事則本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
後日漸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產則少在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後
而買者實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或實出
而實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稍得乘之悲詭苛花分之樂
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
後而所索於花戶者每報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
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 巫海公巡撫許以官田承佃於民
者日久各自認為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報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
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抄平報差悉取一則華現年之法為條編
考成料價一應俱辦崇禎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業為之一清
優免之家不失本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
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惟周文襄公
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撥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
加徵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報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
項色目繁雜混而為一易托嘉靖十六年石江歐陽公巡撫總舉里甲
諸項併入秋報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恩 帶徵會許不得不寬大
猶不真謂之派利初制派利存藉以待不時之變外則即移支用不可詰
問後日作正支銷流弊能流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
正數無復剩派又 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
即入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雖特錄今蕭田林公克承厥志今
復繼以賢收隨時酌量雖微有出入而縣不越史化以來法制之舊因視
時昔替之不啻霄壤矣
以八事定稅額前四指入後四指出一曰以原額指其始田土總若干
凡為田若干畝科平米若干 地若干畝科若干 山塘雜產若干畝科

若干 二曰以事故除其歲前德內除 欽賜若干 荒田若干 荒地若干 實該正田若干 地若干 山塘雜差若干 三曰以分項別其異秋糧之內帶徵五項 一夏麥若干 二綠綿若干 三農桑絲若干 四馬草若干 五戶口鹽鈔若干 各桂米若干 秋糧之外糧科產地若干 改荒廢地若干 四曰以歸德正其實 該平米若干 荒白米若干 五曰以坐派定其運 兌軍正米若干 改兌正米若干 各耗若干 南京光祿寺黃量若干 稻穀若干 南京光祿寺正麥若干 耗麥若干 太倉銀庫正麥若干 南京各衛倉正麥若干 南京庫綠絹若干 六曰以運除撥其存 本府俸給倉正耗米若干 儒學倉正耗米若干 本縣俸給倉無耗正米若干 龍江驛正耗米若干 江東驛正耗米若干 存留草若干 存留正麥若干 七曰以存除考其積撥剩米若干 撥剩銀若干 以待額外之費 積餘則入下年正數減編 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手三

曰以徵一定其則以上種：徵需二惟於米計而分歸於一則故令不煩而民易信事易集為大信今必准諸由粟由粟必歸於細戶早薄而信治粟亦易完若奸胥故吏必慢於由粟且倚為市而不計大事之不集也 以十有二事定里甲謂以四事考歲辦 一曰國祀之用 二曰國慶之用 三曰供應之用 四曰諸司之用 以二事考歲派 一曰內府坐派 二曰工部坐派 以六事考歲費 一曰祭祀 二曰鄉飲 三曰科貢 四曰恤政 五曰公用 六曰備用備用銀一百兩以待不時之需不足申府動支有餘作下年正數有編 注二 以二事定均徭 一曰銀差 二曰力差 自條編法行患從額後雖僅存其舊日不分別焉 以六事考驛傳 一曰會報以派徵 二曰內除以協後 三曰兼外以定費 四曰分例以定則 五曰類費以從驛 六曰類費以從所 注三

坊和賦役 為里定片金陵縣其愚民而貢之雲向之嗟乃於洪武十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實戶總壯丁籍各監局充區餘為編戶蓋都城之內外其有坊廂上元坊和原編百七十有六類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 或祖北運取民在戶二萬七千以行城戶口過半而差役責備獨里甲聽役於縣後且丘鄉頭邑日供應是繁正統二年有戶鄭公坐妻柳頭併上元坊廂為四十有四坊有十甲中有十戶視其稅之舊編攝樂每季約三百兩折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輸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見實應辦閭閻庫貯播擧該吏支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然以支取如攝公移文征法漸以嚴正額常什三而外縣常什七於是人戶流亡吏謀脫職攝擧漸少官俸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賄賂每一上季則食收頭派差者一人曰德坊象戲買之家囊金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八冊 江寧廬安 手四

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數貼販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食攤接索催夫迎送等用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想坊指度而德坊以是怨喝當辦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間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祥查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緣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離席節物花燈諸供既抑又不實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鼓吹庸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鹽席為尤甚至受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繼時又老閱陳民廩而欲鼠實繁撥付放退庫生趙善維者不忍家難離故和國因契暗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用勸慶而沃洲呂公新任京收諸生指為陳說家翁公議出於學校可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持分遞而諸司各為之動筆見施

什夫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於是額外之課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邑日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陽山宋公蒞撫院，加意剔蠹，委其責於通判望公集議，以高坊長聽役在籍人目，以高奇績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抵付額役而當頭以下諸邑日急行割董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百八十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運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籍，抑令私賄，舊弊浸復，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筆言之京兆東泉邸公議，照里甲法，改權銀為丁銀，定為三等九則，納之庫，不食預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徵，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於坊，嗣是復有翻產額撫臺岷嶺張公復之，為曆三年，少泉汪公為京兆，帑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兵辦酒餽禮之費，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所以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怕也，爰計順天府事皆奏請仰荷 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五

新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徵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其奏下部覆奉 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賠貼凡修理堤剗刑具，動支自行贖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職，特東瀛林公為縣令，恤心節省，為龍不輕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還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逼役坊民為難，告所司，將本縣他項銀的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今更十八銀矣，頃耳 即公為京兆，而今確卷程公為縣令，尤一德一心，加意剔蠹，歲徵銀百金而事不廢，事九庫流夫，歲定夫役二十三人，上元分給十有二人，第照舊銀數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賸吏柳索之苦，嗟夫，縣猶故也，或故千金而不足，或數百金而有餘，則以有父母於斯，即百計加恤，而民用安，無父母於斯，即百孔叢出，而民用危，然民之安危，即 國家所從隆替也，諒司民社者有深念焉矣。

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前任知縣程三省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為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則既定之後，年為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 欽差巡撫都御史江刊定賦役書冊，勒之貞帳，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彼其時雖僅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違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遂違靡一比及會計畢，下則小民先已揭舊上納，倘有加編，則重復增添，即或稍減，徒為里排積歛，充私索賈，且數多增，益無從覈實，益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絲名之極後，下吏小民誰敢為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今後分毫不得增改，即有不得不增者，須奉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復會計，庶小民易於遵守，而積弊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六

內府進貢等項銀兩事，千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辦，即直隸諸州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取足兩縣加編，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今則三錢二分，夫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為民土，且低者濱江，丹徒高者瘠饒，不堪一禁，加編何從措辦，即如 龍袍江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他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微解不前，而縣催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廢廢人之喪禮銀兩，年會編度伯之棺木， 典典取足而縣神京亦縣獨不可均攤外，即乎合無查照賦役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攤，派度都邑之民，稍得蘇息，而於 陵寢重地，裨益非小矣。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實 國儲攸繫，事體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苟利民無嫌，輒使外

即之糧不運南都則上江兌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糧米載運南倉者不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兌無論常例有費耗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尖踢斛等弊刻盡民膏即過江蘆蒿樑木脚價之需總計十分有六倘以在京之糧實在京之儲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然既已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兌運尤便別上元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禁而不為之一轉移哉此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宜曾議及此竟以事件頗多繫未議 廣今若擇其相當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則令親後每一入直則有常例有官辦有守廩無名之費諸難故舉群閭戶之老稚順舉室之積貲僅足以償間有庸駕惡朴不諳事體者則顧舉積緡以充工費十倍猶且嗷嗷稱苦蓋名雖親後實則積緡包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七

縣樓甲戶牽扯幫貼彌月積歲漫無休歇不至於吮盡膏脂不止也且每一編差費議請託逼及要津一失關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設富生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風露也合無請乞曲為調停立為經久長法軍厚工食仍行應後廣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需法外之仁矣

丁糧議 太名守姚汝僭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 聖祖宸衷然亦監於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即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重有不同爾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後繁至巡撫周文襄公時始創為勸借之說以糧補丁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益增後益繁而人丁益不能支矣於是均有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二途遂合而一雖一時

權宜救弊不得不然而實與 祖宗創制之初意寔失盡矣乃至今日編差則人丁止居四分之一而糧石反居四分之三足本末倒置甚矣大議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少示存羊之意耶故首議丁糧以俟將來議法者考焉

寄庄議 前人 今夫一里十甲一甲十排一排十戶此正法也十戶之外有奇零則謂之奇零戶至若寄庄戶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為流寓或繫鄰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為最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買田土故視他方為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何則惟昔田糧未均一條編未行之時有力差一事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為大累故富室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錢糧拖欠釀成歲歉頻巡撫海公均田糧行一條編法從此役無偏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八

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而價日貴亦田富室買田之故也蓋貧民種田半力糞草不時有塘池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圍一遇水旱則付之天耳而已矣今富室於此等則力能為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况富室不能自備必業與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實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力種子出於富室而我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假貸而濟之貧民惟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也今議者動欲借口恤民而遂抑寄庄每至雷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丁口夫入戶當以版籍為定寄庄雖自有糧即有丁當附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月而二役矣貧民既謝糧於富室與富室共享田中之利而又因田去而脫其丁是為漏籍戶有身而無庸矣與 祖宗時因田起賦因丁受役之意

不充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不可不加意也

改兌議 前人 國家商都並建於是糧運有南有北南糧皆來自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又有過淮米而付車兌運查得兩縣改兌正糧上元止該三千六百七十石江寧止該三千二百七十石因兌與於是有過江腳價船價雇庸鋪站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該本色米四千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淮米三百四十五石江寧共該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一百五十三兩淮米三百七十七石幾增三分之一矣若使將二縣之糧盡改為南糧則加派可免而官軍又可免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以補之查得嘉靖庚申年分因南糧不足供軍家總督侍郎黃公泰將湖廣等處過淮糧改為南糧若干石卷案尚存惜乎當時議不及此而兩縣又不以上聞遵使良法美意湮閣至今若將原改之數照舊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五十九

之豈不兩便乎上江兩縣乃 國家根本重地其差糧難與各處等而難役則倍之益有 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減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蘇其困豈非不賞之惠乎則今諸司建白粉、苟有利於生民 廟堂無不采而行之顧未有議及於此者倘不棄窮蹙以之轉聞馬地方焉勝幸甚

糧里議 前人 糧里二役名為重差而實亦不同糧長主收一年之錢糧凡有力者皆可為之不尤寄庄與土著也若里長乃 祖宗以來版籍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即別圖別里亦不可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一亂其版籍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圖再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難存而貧難無力或里中米少而寄庄米多只可酌量行補貼況此役止於催辦錢糧勾攝公事若應卯酉原與糧長關係不同少得津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顧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

圖或寄庄富厚欺其良善動報告吏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為推理即不與吏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糧長可以照力貪編而里長未可輕聽吏更則小民安生矣

荒白米議 陳以代 夫曰荒白者何荒田之稅也曰荒田者何濱江坍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荒田之稅也已而有蕞弊焉蕞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壅礙其常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適年田數視 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者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籍之誰得指東為西冒復為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稅之功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

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免者衆而陞科者寡則何為其然也往又聞橫造之裁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覬令其享無糧之田而驟驟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若之為之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清軍議 前人 即縣之不能無軍殆適蒙字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忘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本下死一等役之苦若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於軍每解一軍為之買妻為之食解為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十人者有之乃解而輟逃而復勾而復捕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疎數往稅時緩急往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清軍而本縣勾軍一

料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事過而人不遺，蠶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戶清審一苗，每一句攝候者彌旬里，胥索無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裁去，至於軍解必食其戶丁，戶丁人之始及同甲，同甲人之始及同里，止失而住者捨同里而食諸縣，股實之家夫捨同里而食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辨釋，及得辨釋而展轉數家，廢業移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役同里之人，此亦一十六人者之為之也，樊則往矣，陳之杜宿株也。

句容縣志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議為咨訪水利事宜以圖民生永賴，事得本縣王氣龍與神農巨履固國運之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曠曠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者露潦彌旬輒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於高低二鄉而使田無旱潦之災，世享豐亨之業，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一

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運，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而奇地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謹啓開時蓄洩，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運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漑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於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於三汊河上，水界遙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為赤山湖，雖湖其故時皆決壞也，水涸之日湖高秦淮數尺，莽野數百頃，僅屬於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故之用大水未有無涸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奔溢而不為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連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射決，噉為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永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淪沒居五也，今攷赤山湖志前代許築隄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以為流閉之節，蓋所資灌漑之利益，昔今廢久，半為居民樞機之所壓，額不可復而獨秦淮以西蘇培橋以東相距數里，若溝

為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壅澗，且即所濬之土為隄而從中經紀其波池，雖次其膝，龍其上駛者以備杭林，其稍瘠者以植麻菜，其道旁以樹桑栗，其最窪者以蒔菱茨，以畜魚，患困勢利導，導非華實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靡千金不可安所經費而得無虞矣之呼哉，是豈不聞遠鎮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為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濬一大以上給十畝，仍預給工食及番鋪機槩之費，當必有星馳川駕者，總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內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暫費可永利，惟無間於浮言無鑒於煩劇，則句邑之覬覦皆為澳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蘇子云：三千年間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害可懼，然數年後必可獲晏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目，至其中有某地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徽通邑之父老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二

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榘，俯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潮水為桑田，以施錢鏹，句民業且不朽。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建閘說略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高左負北負大江，接儀真，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為胥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崑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鋪頭地方，灌成大溪，為竹園潭，即今秦淮發源也，自鋪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岔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闊闊，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先是宋有居民許泰捐資起築黃堰土壩，蓄積水利，灌漑福作通濟等鄉，官民田地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興我明，洪武十年俱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壩以上至縣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漑，自南橋以上八十餘里溪自高下相應，以故諸山水發即泛濫，益溢而開，驟未決則一瀉殆盡

淺塞不通小民苦旱僅：尺寸藥土壩以蓄其水顧所留涓滴亦疎幾何
往：水災之後即憂旱魃是故也本縣志士民請謂宜略做北直隸潞
河至京之制即自鋪頭起至三岔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四重以時啓
閉以蓄洩其水：勢盛開閘以聽其去水勢殺閉閘以擇其流則諸山之
水不至一發而洩盡無餘縣自東進北官民田地皆可賴以灌溉食貨因
肥皆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可由三岔河
入閘水運至鋪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脚費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
漂水等四縣歲運食鹽三萬餘引由儀真渡江新河口起陸至鋪頭入閘
水運至三岔河以達各縣亦省車脚費約八九十里計四錢零此其明效
大驗也且河不假開鑿水不假穿引識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屬士
民之請是閘其畧如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三

事並以民解最寡者一名多者至十七名而首事者輒稱頭役云大較名
之多寡視其解之輕重為差而民解百餘年來或傾其蓋藏及鬼薪城旦
相藉則以災賑起關則不盡諸於事關於法其尋常者極其無所縱橫乾
沒於清代之手以月履其畢其悍黠者乘鼎為奸科歛寔細以充其數而
聞至尚方之供中責奇貨視之逋迨其收納而耽辭其歸程不饜其糶登
之索不止及返而越限也更生以侵漁法無貸甚則追呼連營連株引
覓拊揚繁行控者踵相望先後復良有司明知之而叢弊遞承法無敢施久
矣當萬曆之終己嘉禾陳公至首詢疾苦知其狀迺召集通邑耆老於廣
計輕重偏頗確有定裁而尤謂中貴及各部寺之所易斷訛者民而不
能橫逞者官蓋華一切頭役立官解法多則以官少則以孫其或最重鉅
而官所不及兼轄者輒命胥吏為輔謂官更習知度支且恩觸文罔可必
無私索蠹而使備於所解之非民必不敢滿其胃臆以逞志惟公之於奸

與至洞晰也然官與民兩利則法便利民而累官則官且廢率阻抑而奸
民必構連胥吏以撓其制所稱錢脂刻水祇歸觀望美經久實用之與有
公又從中敲時日之久近增水脚諸費即於丁糧均派總之千有三百九
十餘金以至投領各署文檄動經旬月解官不必親候聽其遣役為代仍
移文各署務期以通邑之力輸通邑之賦歲所計節省浮費八千而贏碩
鼠歛於磨庾而傾實殞命之禍不起就迎截於中貴而叫囂科歛之毒頓
弭飛輓安於簿尉而拮据棘掌之勞無累公有大造於句民當何極也先
是議未定時縣嘗虛穴於諸賦皆諱然稱不便幾為梗公無居深念得其
計密而捷速請之諸臺使者下其令衆心即噤之莫能以此見公之慮
事遠而為謀周苦心如此已又恐窮簷介特未及編曉復鵠碑於邑門復
梓之剗劇人頌一編俾寓目者若揭其奸孽康莊下即有駭駭含沙之奸
上即有破脈斷離之吏固毋敢并髮其舊而易置之也當道下其議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四

天諸縣咸做行如例
高淳縣志 韓和惠東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
者也西有固城石印丹陽南湖受欽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
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頭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
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河及傍有伍牙山云左氏襄三年楚伐吳
克鳩茲城至于衡山縣馬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平建蓋
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河流相通東南
連而湖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為水源本通
秦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地理志
於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註溧陽云溧水
出南湖後漢即固志蕪湖中江在西孔頴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証蓋皆
指吳所開者為高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

宣州孫儒圖之五月不蘇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軍石得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潛水言吳王行密所濬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水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錫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繫井其書為子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特制蘆葦泰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河為非切務子時田方屬蔡鞏諸將相家及隸行官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謂由節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潁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徹胥溪河南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恭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敗宋兵實出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五

道而河流亦就塞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浚胥溪河建石閘啓閉閘曰廣通鎮設巡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高阻潁水懸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泰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谷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候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明文皇帝遷都於北連道廢水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錫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食漂陽漂水人夫各四十者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泄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決夫蘇常漕甚困稅無所出周文襄楊寶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隆板樓如有走泄水利濬浚蘇松田禾者猶官吏處斬夫和克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勸行屢載

未決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平都御史時漢陽全斬障又議復常民張端又奏阻之大抵利害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軍利於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鎮江判齊濟舟督齊增築壩三大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絕矣顧其時想辭往復在開壩未言有言稅者里甲頓耗其半嘉靖初官保李公克嗣奉 勅徧詢水利有白子俊者星復壩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呂勛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而撫臺時程儀鳳再想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若絡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水壅塞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漂陽壩夫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脈歷開浙路壩至茅蔣勢本聯絡泰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 壅湖田為業宋時煙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但見磚石井冢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六

來水勢壅遏田漸淹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嘉靖成歲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絕為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離接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鰲當庚申年閏閏大浸指天厚民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漂陽宜興而下勢若懷柔有以開於華亭徐相國者會方今浙入觀 召諭重集之余時在京師歸子曰庸通壩者所以障 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云江故道近因閘王營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為蘇常患而伍隆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詳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即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壅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錫之言行所以為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為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口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鎮壩考清史官民田報緣由 淳邑胥腹地宋時多屬熟賦中資資開壩名官

田永豐圩田十萬餘畝皆宗賜蔡京後高宗以賜秦檜以三等則派租獨重自抄沒後科稅悉視租額故有一畝一石以至一石五六斗皆及稅太祖定兩金陵念饑饉供助獨勤案行蠲減然不為定例也嗣後民困徵輸欲需田以辦稅竟無受者而富者惟利民田于是業官者偽作民田售之田歸富家糧道本戶由此不勝通積逃亡接踵則又有所謂逃糧賠米賠害無極矣嘉靖戊戌庠生陳九思極力建言于歐陽撫臺陳寬憤激因而感愷遂委本府于通府丈量清查官民額數除豁產糧官田每畝科一斗六升四合三勺三抄民田每畝原科糧通米二升今勸加四升三勺二抄至隆慶四年復行均大始為官民一則矣又曰蔡讀告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前篇之十二章曰應天等五府為吳興之地久被差徭特將夏稅秋糧除元宋入官之田及我朝沒官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是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收其免糧去處如此至宣德間從巡撫周忱

改折漕糧緣由丹陽固城石臼三湖之濱民多瘠圩成田地本窪下國初于廣通鎮置閘以時啓閉洩水田皆有收永樂元年因蘇常水患改閘為壩水猶東注不為田害者壩不甚高也至正德七年又因蘇常人民秦佳加高三丈設以厲禁于是消滴不洩湖水汎溢圩埧前坵田成巨浸矣于時當事者莫為查蹟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改科賦後據原額田畝照例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物料鹽鈔等米刊冊追徵十七年庠生陳九思痛憫田廢民逃糧額愈重呈懇撫院委官大勘而水深難丈乃丈見田始知湮廢額田十萬五千畝虛懸米八千五百石然未有為之區處者至二十一年造冊不得已乃于縣縣見種田產中加派賠補隆慶四年邑民

陳均等奏請開闢閘壩不得請乞除糧府尹即議云一壩之築利及於蘇常固大昭著於萬世不夫事必無偏累而後可以安民今使之築已業以拯鄉鄰之溺已非人情又欲其納虛米以供公家之賦則薄民縱有恭順之心無能為之力不轉徙溝壑則相率以挺刃矣失今不慮將來莫知所終及查節年冊江事例已經題請得除糧額又查得所屬每年會派各有撥剩存留除米可以通融抵補請每年於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虧欠之數聽其於各屬存留撥剩米內扣數抵補巡撫陳其題部覆奉旨除豁本縣撥剩米八百六十一石八斗其兌軍漕糧改折首除二六過江席米等米五千三十二石二斗三升然止隆慶五年一年未為後例士民諸文獻等又呈申府則撫張巡按向會題部覆除本縣存留米內量行豁免外起運兌軍等項米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訪得各屬府分有新漲田畝及江湖灘蕩量行起科以補高淳虛米亦未舉行至萬曆二十一年邑民王燿復告繼以御史張應亮舉人魏成忠庠生趙和彥等共呈巡撫趙俱批本縣知縣丁查勘備申歷年事由本府議云欲照冊江事例除豁未免有虧正賦欲查各府新漲田畝賠補割肉醫瘡終成盡餽惟有改折一節正賦不虧民力易辦又兵備張議云有得廣通壩之築建起自永樂年間經今累代不為不久廢田十萬五千畝虛糧八千五百石不為不多士民陳均等五次之告奏不為不切兩院委官七次之勘議不為不煩府縣勘官十數番之查議不為不詳及查原額人戶七十六里今併為四十一里不為不耗田畝原科六升六合今加至八升六合不為不重蓋以築壩之後田廢人消產去稅存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但此壩既不可輕議而虛糧又不可蠲除坐見淳民賠糧蕩產腹骨逃亡萬一日久難支潢池嘯聚將何樹以消弭哉議將該縣漕糧准其永遠改折則正額既不虧而軍儲亦不缺裕國澤民計無加於此矣巡撫趙因會同巡按張議奏謂有田則

有糧 國家制賦之義也前項田畝因築堤以捍蘇常等府水患遂皆盡沒於湖致令軍民供無田之賦以貽無窮之累非惟事有所不堪抑情有所不忍也今壩斷不可復開而田又不可以復復民生蕭條愁苦之狀見且聞者莫不感額傷心前此戶部議免存留八百石暫改漕糧一年者聊勉目前之急無救長遠之害夫除豁既已不可議補又所不能惟改折一節仰之不虧 國課爾萬少釋民艱尚屬可為合無將該縣正改兌漕糧一萬六千八百五十石准其永遠改折一如近日嘉定縣之例而高淳原糧賠累視之嘉定止是地土瘠薄者又稍不同必須正兌每石徵銀六錢改兌每石徵銀五錢庶幾民力尚足支持竟一分豈止民受一分之惠惟茲士庶感 朝廷浩蕩之恩自後復少演員則 國家之所以收效者固甚專也奉 聖旨 又曰高淳原係深水之分邑里不及深水三之一田地止得十之八而錢糧反多四千餘石者何也蓋初分縣時止據糧數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六十九

論田畝而永豐圩係前朝官家所築永寧鄉抄沒與相國田米萬有八千俱照民間租數起科分在高淳地方故高淳官田多而糧亦多深水官田少而糧亦少今深水官民一則平米不過七升而高淳以一則科之則九升有奇矣

江浦縣志

成化十八年巡撫尚書王恕奏准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

補官田原額

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澤會議添攤田賦始秋糧

署徵里甲米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奏行一除鞭法 萬曆三十

五年據江都御史丁賓檄行里甲一當九空法

以民田

民田而官田多累貢戶奏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

糧一石或耗二十五升共減米一千六百四十石六分四釐民田每畝勸

米二升共勸米若干除補官田米數

多勸米七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

條編之法一切差役計丁田而收其庸編最便矣第丁多苦貢田易取辦故萬曆十五年以後議丁止徵銀二錢其加意窮此非減獨計田有惟正

之供乃差僅加派日益月增雖歲會額用不得議獨而衝疲供應民不堪

命視地邑數倍矣

本縣以江浦縣志

蘆洲以江浦縣志

撥補冊江各地畝洲又西江巡司設兵四十名砍蘆納課工部名

工部起科納課 洲洲一帶皆崇德鄉地則蘆洲之利皆民利也內巡簡

司弓兵場洲雖屬工部蓋亦無多餘如均工洲原屬江浦為里甲之費俗

所謂心紅紙洲洲也其續漲新生洲亦以補冊江之稅糧自弘治間設納

工部課遂令勢豪之家覓見水影即告部陞科窮民至疾視而誰何不思

冊江之地浦地也則方生之洲浦之洲也吾民受冊江之害而豪家獨享

新洲之利洞民隱者率不一則念哉以吾民本有之利而盡屬之部在

國計不啻滄海之一涓在吾民失此有不啻餓餘之剝膚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七十

兵防

論曰浦之域也如斗耳使捍患者有人猶曰可恃乃以民兵

守此閭閻而號曰兵防其視棘門霸上所謂見戲者復何如且試善之將

以足兵必先足食蓋一兵即廢一農而一農之賦又不足以當一兵之養

則召募之直安出也欲以安民必先輕軍非比屋而保甲之則勢不一比

屋則勢不行則畫一之法安措也衛屯之設凡以為民今衛在浦口也散

諸鄉平居勢不相援有警計將安出則守望之相助誠不可不講也兵之

武場儲百工之肆今邑止一場鄉分六鎮捕盜有官之名子弟無兵之實

則講武於農隙誠不可不為之所也亦有民社之司者固宜悲心而非總軍

民食偵之權者借著於下而趣之行即空言矣補哉

潁水縣志 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潁水者潁水也吳音潁潁為潁耳潁陽之名以其在水之北而潁水又折於潁陽名遂因之也議者為潁潁相懸潁至是即按春秋魯昭公四年楚伐吳遂滅潁即今之潁也公羊穀梁二傳並以潁作潁則去潁甚近而潁之易吳人知潁之不能諱而為潁而不知其同音音屬也由二志未詳耳但二志之說莫考其何自來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註有潁陽則司馬貞竟音潁為潁吳音自昔已諱之耶自音潁之則二志何從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潁陽應劭註云潁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潁為潁者大謬矣應天潁陽二志皆述應註為証而顧省其所也二字而鮮愈悔應註本以潁水所出四字根上潁陽為句南湖也三字自為句其義謂潁陽有潁水即南湖也若

竟云潁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潁水一名潁水似與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証之莫究其旨至於潁陽志則直指高淳遊山之北有二峯原名潁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為潁水潁陽舊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實起於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正二志之謬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潁水出而南湖也若果水以山而名則凡稱潁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司馬貞史記索隱及杜佑通典皆指潁為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潁陽潁水所出而縣不及山耶又謂潁陽至唐方徙於潁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於潁也則固城獨非春秋時潁渚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考南湖亦未嘗有水從潁山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為諸家代稱之戰國策范環有云南察潁湖則潁在當時亦嘗稱湖矣潁與南湖皆去

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劭所指南湖者未必非潁水也而司馬貞之音潁或但音潁一字之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潁之名甚著於春秋宜乎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稱縣且秦之設縣於固城者仍潁渚邑之舊址耳址仍其舊則名亦仍其潁而已皆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潁在潁水之北而始名潁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潁即潁也潁音作屬為潁云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考其何自來試未敢聽斷姑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俾後考云

梁陽縣志 嘉靖十七年知縣呂光洵通括梁縣田土而大畧之

官民之重輕各為一則其法令民自量畝造冊里長類總送縣查
某謂之手實冊 官產麥米正耗均攤田每畝科米壹斗陸升叁合
地每畝科米壹斗山塘澗溝每畝科米壹升伍合 民產勸米馬草
鹽鈔里甲物料雜辦均攤田每畝科米肆升地每畝科米壹升伍合
山塘溝澗每畝科米叁合 右均攤之政繁雜量之法作非移之弊
絕而賄賂之患抒矣一舉而四善備焉 誠 呂父母無窮之澤也惜
乎 內召之速奸民遂得上下其手虧額平米捌千餘石

嘉靖二十年知縣沈鍊欲行履畝圖畫總界已有可觀以調任去
志弗克就識者恨之然其法頗善今存其槩其法先畫一邑之土地
為東西南北四區而定之域各擬其形以而為之圖禮選邑之大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七十一

四人謂之區老各授一圖令其遍行區中或十里或數十里為一坂
而定之域亦為一坂之圖復規其大小形似會其總區圖之中若魚
鱗然通歸之官官收其區之圖復於區中食報誠實能幹若干人如
坂老為丘謂之坂老亦人授坂圖各一令其通行坂中或一里或半
里為一丘形圖如坂圖還人如坂老為丘老人亦授丘圖各一令其
於丘中備查田地山塘段數一一填補丘圖之中有滲漏者罰之是
法也已次第行之未幾以調任去不究其終惜哉 夫經畝之法首
之以沈之分方則經界正矣繼之以呂之手實則井地均矣雖有神

嘉大惡其能隱漏豈非經畝之大成已乎
隆慶三年知縣鄒學柱量田違當隆冬之時依窪田水深至數尺只
因催督甚嚴承任人不及沿坂丈步止將草繩繞堪圖轉便將丈尺

計之以見畝數殊未的確且將官弓改小每畝田多丈壹分以通縣
計之則百萬畝之田先也遠十萬矣揣度其意無過恐有虧欠即此
可以補數量知作弊者田連阡陌而無升斗之獲奉公守法者反持

小方以割今分之業此謂投赤子以笑貪狼胃虛名以貽大患也報
申一巡撫來一洞見此弊駭提量田人後將詰其非知縣親押赴一
院則人三應係自家莫肯出一言以陷危機竟成梁陽之冤罪矣通
將官民合為一則每畝均攤捌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其後絲
紛自首滲漏未報者又有被人誣首欺隱者則石碑已定不敢開辯
一兩院官置之不問坐收無稅之田此其不均者一也且梁陽官民
之田與別州縣不同 大明會典開載應天府為興王之地民田
一例蠲免官田減半征收故宣德間巡撫周文襄派納貳升止曰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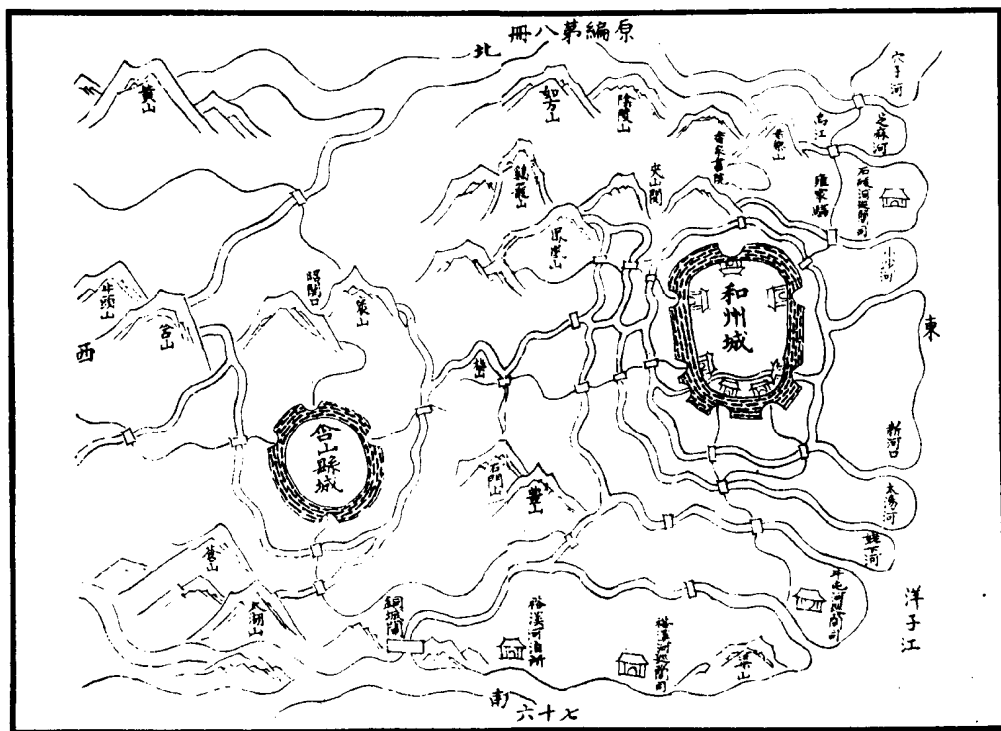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廣安 七十四

米嘉靖間巡撫歐陽止將官民分為兩則不至混一蓋以今甲在前
不敢輕動況今縣西北鄉高阜多民田所入差薄故其稅輕東南鄉
肥饒多官田所入頗厚故其稅重官民為一則將不利西北之民
乃以開墾餘田加贈之以厭其意或以二畝折一畝或以三畝折一
畝又將荒白銀盡數派與每石米折銀貳錢伍分夫東南鄉民每畝
納米捌升先以小弓預割一分則九分之田納米捌升矣西北鄉
民二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四升耳三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二升
七合耳無以虛白計之則四升者每畝納銀壹分耳二升七合者每
畝納銀六厘五毫耳東南鄉既不折田又無荒白銀則每畝實納米
捌升准銀四分雖其所入有厚薄豈如此大相懸絕耶此其不均者
二也况東南之居民亦有田落西北鄉只以東南論不復問其田之

在西北是以薄田而承重稅美西北之居民亦有田落東南鄉今只
以西北論不侵問其田之在東南是以肥田而承輕稅此其不均者
三也雖然言之無及矣姑志此以見深陽田賦之始末云耳

通縣種馬捌百伍拾匹舊俱係養於民歲責其駒解京因道遠馬
斃民苦賠償累年開奏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驃馬
一匹徵銀貳兩伍錢柒分貳厘驃馬徵銀叁兩捌錢柒厘貳毫凡驃
之下驃之四共銀壹拾捌兩作馬一匹通縣共銀叁千陸百兩解太
僕寺其備用銀俱出於馬丁每丁貳錢伍分有奇然亦貧富數寡或
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丁也國初惟人丁多者養
馬有報運水田丁運馬之議至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
糧每石出銀二分六釐減丁之數而取足之近因邊方多事兵馬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七十五

急至一歲而預徵二千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於備用則馬
一匹增其三分之一矣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大田方畧十款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所屬含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八畝九分有零中間兼併欺隱偏累情弊不可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親量未免結足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減弊端且難便小民廣開騙局後慶費民財而無益於事也為今之計似不必本州及奉官沿途攬細量惟責之各里都親官排年老人各令田主個人同本都書手并手二人執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戶某田幾畝量得幾若干直若干該田若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俱明白標記插立標樁不許欺隱分畧填入冊內限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途量回報候本州親詣各田隨意開抽掣量如或中有欺隱掣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實如此庶大畧刻期可完而民亦不知量田之騷擾矣 一議立總圖籍以便稽查竊想丈量之法未易稽覈宜於每里每都各盡一總圖備載本里都田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七

山圩民房偽造之形如本州四十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各盡一圖共四十一圖開各鄉名於冊首盡某鄉民人田畝畝段其所造冊須刊刻一板用薄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某民田畝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名東至某田西至某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到此田或承佃某地因或係租還田業餘空半幅書畫田形大畧之日步算已明印於圖下書弓口畝數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戶里老書某姓名庶不混淆易於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糧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養馬田兵部草場田太僕寺馬場租田河泊所漁課田名邑不一除草場馬場漁課另錄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牧獲頗少而養於旱圩田畝寬茂獲頗饒而病於潦則其大畧等則宜各分派令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把鏡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用尺量亦視田高下腰廣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某手責

令田主佃戶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中為下及隱匿畝段捏作屯田

馬場等田查訪得出足得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敢犯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定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弊矣 一議攤糧稅以便輸納查得本州并屬縣田地除馬場圩租漁課外該載秋糧米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田既丈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冲崩未免有餘不足似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恐令謀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糧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下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脚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撥不拘年額稅糧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曉之相因凡有糧無田及田少糧多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於偏重有田無糧田多糧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江寧廣安

十八

至於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肆乎侵占積弊不敢復恣乎影射里無客或逞其飛說唐錢糧之催徵易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至全椒西至巢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於分界去處豎立大木牌一面刻定邊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為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紊雜欺隱至於各衛屯田如政理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遼寧鄉則有曉騎右衛廣陽場衛屯翔鳳鄉則有留守前衛虎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舍山縣銅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鳳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屯民墾害愈滋合議令諸 撫院并 屯院嚴立禁約行各該衛所官屯官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對四至插立標樁如屯一庄田若干頃

計總立一本牌書各田項畝責令軍民各具其結如有欺隱侵占民田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民田地不至混淆可以杜理沒之弊矣 一議定弓口以立大則 查得大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據士夫里老告稱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闊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無湖縣依先年繁昌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鉄弓一把存州另製本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各製一張俱用鐵包裹印烙記號以防增損損易等弊至於好田寬暢丈量或用度重一條二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鐵線經記隨地長短於丈量更覺便易也 一議均攤田以免兼併 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秋糧八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沒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耗米三升三合秋糧有餘所米潯州永益倉米存留本州倉米有糧馬免徵田每二頃養馬一匹三頃養馬一匹每足本色徵銀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馬站驢站牛槽等項料價費索線涇戶口食並帶徵軍餉等項歲如 撫院所謂名色繁多頭緒不一各件惟微日追呼民不安生今議大量明白今後查照江南事例每田一畝該秋糧若干夏麥若干免徵若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鹽桑絲若干逐一攤派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糧盡數通攤如一戶某戶丁幾丁田地若干共該秋糧若干夏稅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驢站糧若干塘麻若干牛槽若干總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穫之餘一下派徵陸續徑自完納應一免頭項之多民可休期而完納矣 一議濠畝佃以昭均平 查得州縣故絕田地多為豪強 存產糧在戶無人承佃節該本 承佃耕種輪幼糧差外但正戶之田原有 佃之田原無價值計今大量之後經界既 攤派適均在置買田地人戶止

存本等面 昔勢祇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戶向之苗糧 亦照 聚處均若不深慮似未免無償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戶分派得 妥合無量議 畢城之貧庶料酌劑量不偏而人心亦自安矣 一 議定畫圖以杜影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方 圓形體難知人易欺隱今欲量田必先令田主佃戶量界照依原契田畝 段若干四至界田各填於前刻之內仍畫一圖於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 或斗田或凸田或畝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麥角田或牛角田或長灣或 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滿橫直各若干步積算該若干畝此即 國 初所謂魚鱗冊如此詳悉庶幾田畝易別查算有方所而具在於目前積 冊雖肆手欺隱矣 一議清攤造以垂永利 編照目今大造之年歷年黃 冊體式有定今議大量田既均平而糧亦均派矣若造冊仍舊不行清查 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大量完日將單冊起造務另立冊式如一戶 於窮民即今清查課或有增無減也

潞州志 洪武十一年改建太僕寺于州南郭門外二里先是以江北諸
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潞多山：下故多曠土饒廣草養水泉利可
牧六年夏四月建奇城中龍興寺東董牧事今徐軍民戶養母馬一或母
牛一馬母歲課駒一牛歲課一至是以其隘甚改建馬護卿一少卿二寺
丞四主簿廳一及潞陽等八監驢驘等十八羣諸即縣馬印烙照視悉至
潞二十三年更定五家養馬一足駒同前牛戶如故亦歲課一積如駒不
足罰鈔貫七伯二十八年有牧監屬有司置官馬官於是州縣民若潞州
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牧養馬牛有常額田免租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
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而陞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
署永樂初一反前政制惟舊每歲少卿寺丞分巡江南北淮東西督視馬
政馬印烙仍至潞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遂不復至潞印烙末年裁
省冗官有司養罷寺丞二員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馬既不至潞視

潞丞又更巡而留都諸營標騎又時：當賞補督發官寺仍當置留都使
斯則固有司存而非慮慮之所及也

潞衛五千戶所內中右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田無限其後戶部奏
言民田計畝科賦軍田免租悉藉便牧太僕寺母馬牛歲課其駒積上供
左所人主過人走贖守城二十五耳調鎮江衛人置前千戶所使屯荒間
田人不足至取中所一百戶軍贖馬凡五百六十戶聽種食亦不給糧而
以其贏入永益倉備他用注至美後稍廢求樂初 詔明申諭令天下屯
置紅牌一面刊論置牌中使傳觀守又慮歲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創助之
軍戶須餘糧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諭石上者自都指揮下至百戶費有
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上各有差法甚儉然潞屯軍至潞募民固
已雜占所餘率饒碩軍又好出遊販買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民地
時見侵甚者其監臨官棄軍亡或尋弱陰受民賄移賣軍印求又清籍

書說其處至不可詰問田使具在所塲靡施盡焚其後屯田張僉事行
也潞屯軍麻起想其言其情法又不得即免殲戮其中亡耗戶益見存戶
戶再蕪戶一使其取監輸官是時地已滑亡半軍又偷竊怠心治不如其
私因又失糧常通負無入至發屋質子不能資益逃徙死耗官不得已至
取他戶美丁強抑配有特空田積而不識田畝若黃蘆白黑亢園墳限者
即有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者貧：者逸：即不歸率死蓋陵遲至是極矣
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為政如張琴瑟首人具論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
弗濟也悲夫故生息耗而馬政亡竄易繁而伍符弊操切急而盜焚盡文
致煩而學政蒙都肆弛而兵制鎖侵耗聚而漕事壞實繁行而銓法壅法
制濶而藩封滋贖故輕而刑比踈繕治勤而賦調重罰實買而功令弛流
漸積而墮園放斯其弊所從來遠矣是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余
聞山西屯田將食事患屯田法壞至清馬通籍其衛所屯田子粒數戶勘

詣已乃辨田與賦第令母失額屯用大清仲尼所為興嘆於方策致志於
損益者意在斯哉意在斯哉固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和瑞脩復潞州衛軍器庫記曰潞州城中西北隅舊有潞州衛軍
器庫云予初視潞求其故不得居者老而問之或曰國初特遣器也庫而
藏之或曰衛藏也藏之以豫國通主固徧歎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道而
藏之是千萬萬歲造而藏之不虞也今乃棄莫有察其何恃乎遂聲其事
繕屋巨貯之設人以典之立藉以昭之而又欲恕已往之究謹將來之文
於時巡撫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劉公咸報曰可乃會恭拮揮勳同視得
軍器數若干開閱槍箭或書紀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造者近之則有成
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也蓋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
則存貯各境即此是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聞
有謝清者嘗典守盜取無算拘之則逋脫而獲之方訊其狀未幾南都有

犯盜鉅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閭庫始未責有司之跡并索清而予已先發其事隨繫清往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重多請移置南都命下高公轉下予議曰滁洲為南都屏蔽不可無守留滁便遠留滁諸申葉職又請每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計是可無虞也嗚呼茲庫也更數十年歲數萬器軍民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土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可惜乎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况夫不備豈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脩復之復慮復之視今猶今觀昔也故刻之石

廬州府志水利 楊備吉曰合肥前真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圩則兩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瀆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無平衍故有塘廬江有山東瀋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瀆有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因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溝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巢西瀆湖東通大江多圩因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瀆而塘之大小雖然相望然當龍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饒不足旱則耕農尤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菓藥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益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平為圩田有湖有堰有塘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瀆臨洋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巡簡司下距和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泥汛與龍河三巡簡司官兵巡緝適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操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建議題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無為州同知移住泥汛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布防守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有化魚口宋家灣對江十里為楊林洲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泥汛河巡簡司上自鯉魚拿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及廬江船隻往來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下至與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廬江四鄉廬江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

英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惟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郡卽會稽九江卽稽出禹貢卽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刺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鄣入江彭澤西注云卽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域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蓋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潁峽廬衡爲淮南類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卽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

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十四城有舒陽潁陽襄安郎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潁陽。潁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包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誤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遷漢於潁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改。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淞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淞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淞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運延而西曰淞嶺。淞水實其陰。入西爲彭澤。凡三百

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海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海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右辨廬江江注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或謂自廬以徙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高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城廬注云廬今廬上庸也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徙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俱也次子句廬楚西境也使廬武廬擊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火廬村類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火又按楚莊王時都鄢即今之江陵由鄢而伐西北容通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廬立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鳴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

生感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藜皆成于楚已滅而臧孫厭歎曰
臯陶處豎不祀忽諸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案哉足以爲後代鑑固更是
館名曰建德右改同食館名漢書淮南王殺閭章墜之肥陵肥陵肥
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
肥水出鵝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
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
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
分流而已其源竇同而所流竇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
與父城愚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
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唐氏之失也右辨合肥按圖記今治父山在
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因於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

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教
縊于荒谷縣帥因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司食異糧廬之所安得樓
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胡因於城。豈因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
續治。乃作教告縣。更名曰治山不疑。右辯治父山。

地理辯 高誨 馬氏與地考廬為古廬子國。予疑其治當在今廬江或
無為而今之所城是即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二郡。
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安海陽皖等處皆在今廬江及江南。
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遼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
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便合肥即
為郡治。則當屬廬江而不當屬九江。豈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
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秦坦。還其百姓而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廬安

則即縣之分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
州。則移郡治於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即須縣。五曰合肥。領巢廬江舒
城。觀今日所屬。即隋唐遺制也。

廬江地理辯 王萬年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為國
之一。非所謂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與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
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即人高誨氏辨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
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義安。曰居巢。在
漢皆特立。列為廬江屬縣。始併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巢縣城。口
鎮置無為。巢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於漢晉即縣中。何在。按即國志云。凡
縣名先者。即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王海在
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

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爾者。又似不
在皖矣。蓋此北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
以蒙為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
可考也。然以意義推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濡。或龍經
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於合肥。乃併有濡龍舒地。置今縣。而仍以廬江為
名。景泰庚午。修學築牆。得宋建隆二年脩縣治碑於土中。祝元記曰。廬江
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屬濡龍舒。隋改今名。固矣。而併濡去
何。蓋考歷志。晉即舒列屬濡。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濡。與龍舒亦
猶止有巢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皖志以濡城古跡
在廬江南三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江寧廬安

川又為邑名。則濡之併為廬江。益明矣。況今大城金牛城。漢豫像形。勢
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濡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
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濡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然館閣編
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
今不合。而況於國乎。睪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濡。名自春秋戰
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為懷寧縣。清初王照二卿
宋人於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析置縣。名曰濡山。安
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棄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濡也。不然
則濡江之濡。於濡之濡。皆可言濡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
而已矣。烏敢盡信書哉。

安慶府志序 汪漢 漢閻之先生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為太史乃創為史記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為史宋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為方輿諸書故據其要擇其目於是沿輿有即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亭臺館榭有人物有題詠凡作詩文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其舉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爾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宗之無間遠近賢不肖皆不能外此以有作吁亦感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有春秋史也嘗謂分門立類可以為史乎曾謂標目可以為史乎歷代國史亦既索司馬氏以為史矣而郡縣志獨不然今之郡縣志小國也嘗謂小國不視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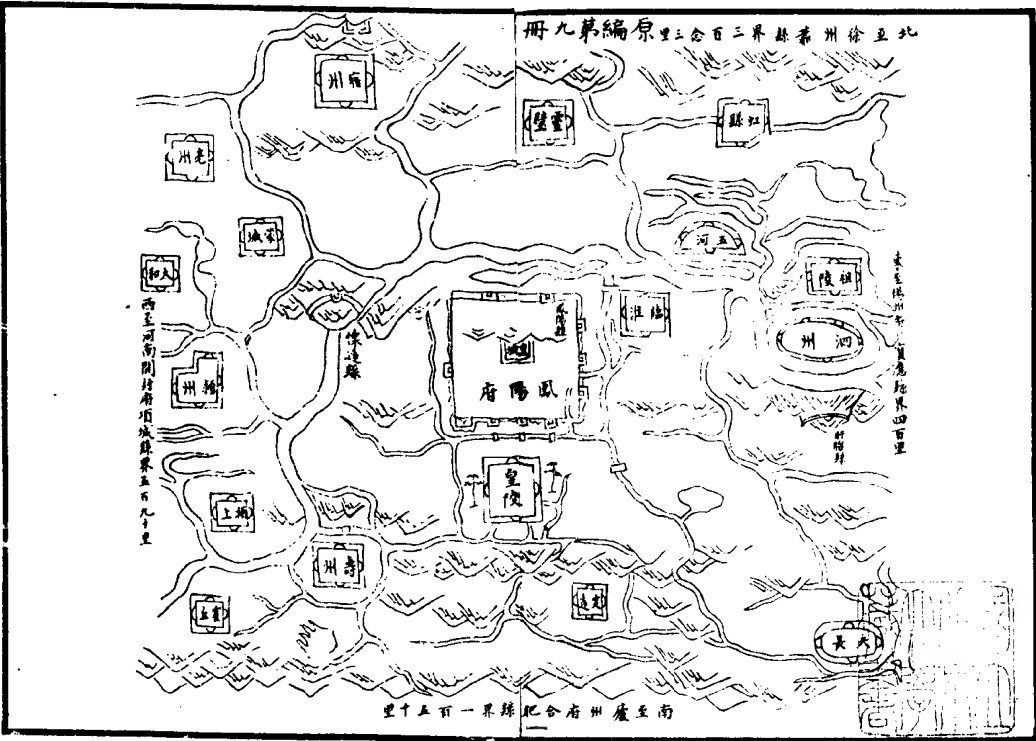
以為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之司馬氏班氏而摹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舉人之不能見也是故安慶志有二記有二表有十二志有十二列傳有識者必知其為古史而不為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也先生守足即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劇路且衝先生慙慙日不暇焉其為是志或東燭夜中或篝囊馬上越三閱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世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意或放諸周禮或放諸綱目或放諸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於辭嚴義正理備事核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魯史焉謂為一方信史信哉

胡纘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之所以降而為漢為唐為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固之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馴至我朝大都固宋之舊而近又與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

嗟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今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尤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美以哉

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人之役或一馬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犬豕市廛豪右專其利而又有賣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貧而任負荷者不得竄入其列其中必有可以無募而顧充者有可以裁長雇之額而參用短雇之法者有可於短雇內先儘不能納金之戶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得一上徹者也故條綰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與雖然天下之法未有以利而無害者乎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善之吉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鳳寧徽
備錄



又新田畝不惟墾闢茂焉。○有土編之數里中有新舊之額田地有起存之數稅畝有南北之分輸納有投納納錢之便凡五則而廢場之賦沒盡于此雖然賦必有土而後必有日也今風俗之民力額大者什之九版土則又增之二一官力者也散而之四方說書者也潯而入于剡中此安濟不十撤而九重哉夫民者有足食不獲之需可也並有常額不獲之需可也商有次不獲之需可也然而邑之民耗在前諸雖辛擾余故詳錄諸賦其應還之需三譜于賦役之末以俟君子其一曰民丁夫額宜據洪武之物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展版舊志尚載丁曰四萬之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口又歷今四十餘年編民上存額切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者此其勢非糾直則集連今無急宜歸併時先莊民民仍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淮寧南口曰古為一長而總其十輪為一其或里不足二十有六之數則急招保于外方無曰興地無與陳陳無種實之新縣興國物之率額可獲而新額之元元可聚云蓋其二曰田地濫增濫減

第九冊 鳳軍徵

二

萬曆六年宣武田一十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其田畝數參人十餘萬有九年清大令奉江陵知縣瑞瑞氏宣衛士築于臺榭之下惟又表續固公臺這山山與湖及石荒澤 所無之地一築大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而公法十二十六里之田民嗚呼又又幾何堪以死下亡之田也乎今無於念於民之田原非爾田當將新創之校馬公別置事應應應待此實自國慶之乃民者也其三四客戶能宜宜居近馬之缺之地既既成衛所宜不無是委置與也其後觀衡衡所之樓臺時舍田地者受與焉外方行自昔有之性性服石增增習保一衣之可也則民氏女城中民皆則應解足此而獲獲地女之利而不當地石之甚則說等之好宜杜三者渡而後民可得而製也可而而聞也嗚呼可待却使民三病以與民吏則則文新之使宜從事亦何敢報太遲新宜言云乎哉

臣惟職任畝陽之地地方東面七十里南比九十有五里號陵鎮即此垵道
築田賜田之田縣給田外餘有西南界一第皆山崗坑埔土石伴猶豁谷流水
無有山林藪澤無有更難除有可而毀土不能墮二議者皆謂暴戾足害民苦

不能自租稅散逃逃耕欲減額吏編甚至議停議還此皆不可必考之數也唐
陽地有餘利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糧食與有可耕之地而無民而謂
甚過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無法以教之耳大糧食者耕食不暇也產額者
民數不暇也使耕地盡闢則糧不患無餘蓋民力盡則後下忘無餘任以暴
月已可之改步不可必易之數是不減而減不更而更子今職仰體而忠謀身
以責地條有五款一區田東樹桑二者氏在徵糧三黎貧四行水立績產以整
齊此乾風陽之地而均產之也

陂塘地大川源溪澗之水則止水爲水均水舍水爲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陵阪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種者二曰旱田一也其次澗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原河以南江以北而華以東至于空澤皆謂之旱田皆區畫溝洫以爲田疇非若茂桑山多可以畜牧越桑多可以畜牧者陂陽惟旱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則自伊尹周虵之旱之旱故限爲區田教民糞種色水流復其法雖山陂頃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但民力費數倍法地一畝闢一十五畝每步五

原身已冊 佩章徵

又計七十五畝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六十五行長一十六丈計八十八丈每
行一丈五寸該六五十三行長四十四丈連二十六百五十五位空一行種一行於
所種行內隔一畝種一畝 備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畝每畝深一丈日 莫
一畝與土相和布撒均覆以手按者令 種期着苗出着佛綢子帶繩不聚
頃而每畝一圓井以代方塘廣濟之泉其他也凡各洞之時也其大則受
茲可以不乾旱則引馬馬溪之水灌結子時勝龍上深壑其故以內風往環
此海自七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而種入率一畝五種可種十畝
人按志志陽指錄稟稷三象五至二畝熟瑞有五六畝收成無不無而秋在
不齊或一畝或一畝田則一畝圓較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就首當二三月種
從山稟厚年三四月種稟來從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即
久為之不可分多種種各司區畝園之制人在于高其種二月整此田二月
種豆穀三瓜芥三月薔薇木棉麻穀五六穀蔓菁七月豆八月綠豆韭菜
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看而功得不必于犁地整頓整劃最便宜難田畝八法庶
田園田稼田棉田菜田沙田代田撤田而居田為有定較貧之復法備荒之要

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擬親勘焦山一員地約率二十畧家四庸於其田上一畧五口受田五十畧五家二百五十畧而中公五十畧以代官耕則农家盡力合作而親導之以閭閻上馬而下馮山中掘一井以三月飯收修廢具四月法種而及時以馬只先種盡同窮憫事曰畧不逾于一日二日則同安至不逾于五日六日則親至而督之區田既成種樹次之糧次輸餉東各桑柘及楓外而更製蠶李桃柿柿陌皆有今蠶亦先率比二十畧之民使畧之上有庸當之上蜀山林亦家一畧而會樹之以十五色木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二月染桑畧三月移石楠五月移竹橡栗櫻桃李梅荔枝六七月無皆有其時欲將行之惟慮同莫下不如物則親謝漸見一可以佐稅免二可以收墾大此種樹之要制級次區田

惡田種樹之餘疑說不為之定者則民不繁民不繁則田園山林復歸于墟今擬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五家連廬四廬連畝畝家五其畝以十五五二百五四其五而十家一以糧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則不耗其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5

象之血而定焉。今承業之制使走而得餘而闢新而收饒而續歲耕種者局
不方上^田當其秋休一歲者爲一方中田二當一休二歲者爲一方下田
無三當一則二十歲有此五其血之世業無歲歲以自給四年免于死之難引
之使移徙遷徙不爲也而又是其家之五口一人而五六復教之學文果
教教之學則二八高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人習貨運有無其壯者
二人者要備耕耨鋤如此習以成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兵足信之文之道也則
則縣二十家而通之二百家縣二百家而通之二千家二千家而通之萬家雖
跡此百家皆無不與其衆而到其利未有不相與相援而來聚焉荷而向耕矣
賦役不積莫爲其民之害也之是也改奪則莫失地利則不積今振旌旆民區
田利在農種不憂種而區田又無所困之矣約二十家而總於四路部周若建
石村果之所五家同爰一副土三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尺堂之象成五版以
供虞之家無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鄰立鄰長馬里城有比五比長爲坊里不
率于鄰坊不率于比不過五日六日舍則西路一至焉鄰無劇而耆之里比無
則而耆之坊總不^不連其兼同則有將一副不遂出數一石于是年里鄰比坊

則無不剛可得而美矣而後約二十家之廣風陽之廣蓋于兩者其向此廣于
而者其向東廣之上自林則廣之下必有塘塘中深五尺而連二畝之半及
今三月修堤防達海清特也楊力旋旋下廣一溝深一尺積十畝之深而塘
者為澤則無旱乾之患而後廣以爲萬萬計其足以資其利而收者利于野矣
塘笑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蓋其足以資其利而收者利于野矣
家以天家雖服而老若利子堂天金以二十家為先數之種而專之畜廣其
家早田之富其無越於此矣乎

三 駁貨

氏古既稱焉之駁貨則民無所安生風陽則自 因物為治沐重地建立城基
之始本取南門外山則東水而一流由西華門外轉右廟門外在湖城東北
入淮河東一派自入通海古則由湖陽門外入海淮縣淮河與西一流水合因
淮水離城入遠故設小閘河一道聚水前東西二派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
氣此河未於前科第廟有閘亦當廣既設以使人窮則盡主運且索款天議者
欲議 因怕嘉慶之盛非薄此小閘河不可無難之者又以白塘墳風所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風寧微

六

則廣之則有陽故遂不果職思風陽與廣淮揚美鎮為四府廣州河接城下淮
揚河連城中各有聚船碼頭所以民豐財裕即本府而遠連縣東臨淮縣亦有
聚船碼頭故二縣較廣 紅馬橋富饒三府二縣皆得河利獨此首府有陽
及歐陸絕非則建之不善也實早又於案所設今故建遠于三府二縣之廣
河道以東之職因性十里程亦准見舊有小海長百餘丈闊二丈餘闊之八
舊河船所也笑如從此現有舊河船和疏導使深一大廣四丈便成速流此
特建此與作民皆就食其力下需其養務于捐賑即餘資成此其力于為
口矣然又不可不知也尤是運船而直抵此門四方之貨濟其高河通何以
能塞其蓋收後雷道作捐賑于貨甚于第船關者入治其利來者已受其害
為此而船不至而長淮漸窄亦作促防以四私利而通運河遂為半壅今欲
肅其塞而疏其口事亦則風氣之所轉矣以壅而之邑出之節則無餘微之輸
則誰何顧之四鄰四鄰其于其平何與無已其指已之休能盡如二十家之種
畜則雖家而鄰雖鄰而里雖里而鄉雖鄉而縣雖縣而百里民可
封而 也邑民既聚而後役其三民力高是不亦廣民政之而不日成之者乎

君子有志者何患事不竟于或成將公誠誠而遂以及清池此亦風陽之特之
勢則然也語詳在中又

四 行水

白者一天為遂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池則一故九池一溝而一井之田可南
東其池也自井而廣民不知其清整之法然如秦鄭白魏而西之樂渠楚
故故之堤為堤而與民而受其利漢唐以來清吏尚有如意此者今風境南昔
早而此皆浸則地勢然或說今無行法溝澮不如西池川不如北而故其種
場之翼翼泰極之或或也不可得矣故風陽之為湖五古湖白湖明湖平
湖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法溝其湖十中八湖湖山則直湖湖山則青山
則水流入湖湖山則青山則直湖湖山則青山則直湖湖山則青山則直湖
則川其為湖二十有八集塘集塘側塘清流塘東官莊丁塘官塘樊塘石塘
曹塘葛塘茨山塘神山塘門塘老公塘神塘黃水塘石塘塘莊家莊小塘上國
塘下周塘老塘塘寺八公塘菱角塘長春塘定寧塘金魚塘九里塘焦山塘安
塘而善用塘者以法池其湖三不溝東官溝清面官溝則其有原之清且不可以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風寧微

七

畜水渴水六水之道不傳民難竭可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恃故其大半之不備
大澤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成疆我理南東其畝以治田作水之法也使泗川
地匯則其地而溝滑而行則其畝東故能知此而田可方可其可耕可以四不
等形可耕可中廣中使可以廣後不等可而可四可四可五可五可五可五
察其地勢而無所不可矣

五 種產

種產較為先般之屬六最宜為麥麥有大小二種大麥粒小麥粒大麥為五種
之長然不如小麥小麥無穀麥熟以什量種以白露介于要秋之交者為麥
為種為麥種其後種與風謂之產種為林林可作酒酒初熟酒故常種為
豆豆有五邑音黃亦白黑種最善為種種數十百種種為良種之禾紅者與
與紅地種種即大亦收食之不種種種為禾以種酒故之可謂者為麥麥
種之小豆亦然大豆給食時有而種主之以春夏熟者有種主之有種主之
秋熟者有春熟者種種多不可勝記其在風者與種則農師可續而野也說
次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種最多惟春初黃芽菜最美黃紫菜菜次之者

八

1

招保莊不悞不負職道並伏請 天恩皇帝詔旨云云近示各州縣
縣各看關整水田陸續完墊成熟被勢家及經管地主荒占告奪以欺人無因

此蓋藏耳夫五穀雖曰家地方此七家也雖夫此七家也藏夫此七家也而當二十一父之天時或一日而輪指輪轉至後夫又四具之而當二十一夫也夫以一日一夫而當一夫仍且不免于撒耕民以不逮不可勝也又見細田不知旱則聚而旱地惟足藏糧無有并棄無有吊種無有歇事但兼天時雨則播之旱地無乃泥則二季之候應大而當入旱而天旱金樹皮也一夫之收惟二畝三畝而家無前番古年冬之藏也而五種無有必計麥之益而後有主之種及五月六月不雨則可待雨而至而五月者麥折六月者場泥一歲全家棉服待收者一旦而生七于時而也官何知見二季之收可以連耕狀而種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生七于一旦見科畝若干頭飯不泥門天做不遇不可得也又具甚者地非色地荒戶逸民受得而并耕已耕耕一畝得收一畝之食飯今日飽一日明日里之長即植一戶惟恐後今平荒一日明年中之戶即并一耕而非難然陽不減里有十甲而連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十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以糧存一二之甲而養此十九之荒即八有十足亦不能荒於而耕而為天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入之七土之荒也勢

亦不可割也。一舍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邑而血地千八百里。又天氏見此述
若星之不移也。故直民故不違不可得也。又其甚山割之燕民竭力一年之耕
而見後者。虎至也。今平輪中一算其收糴食至也。明年輪一再并其餘順驅
至也。人則子而輪而三算其能一不與則陳累其額。再不與則倒懸其脛。三不
與而妻子居移易子他室民即額九天而堂上萬里生張割也。莫想之小東乎
大惟堂上萬里而里虎佳人是遠之速也。民故不違不可得也。以腹滿胸已皆
塞丁心散其有全國人戶虎近世造則朋舍當一里十中或田地竟千里而
結其戶何無障之祖也。其則終不借而充耳聞其長女誰即向之。臨天猶天是
也。惟其戶若干或一丁或三五丁焉來有一里而十中全者本有一甲而百
畝完增大無十中之一吾百畝之種而飲納十中之一粟完子孫之輸民故不違
可得也。不知周室于殷陽祖宗根本湯沐遺教之地田畝派八生三虎地
畝派一分二生六虎田歸大忌回微北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也。而民乃
來不盡聚聚不能聚者何八孔之舉莫有服隆之耳故仲州以為故使中卻聚
民愛而不去云而陳承最先且除其國改便地方無天里之沒過客自有晴天

之供在貳百騎馬之給並容其強獲學民當此臥榻之內不果執當業者誠
發示禁止之而民得其安遂安睡者復自然一大之耕則得九夫之食夫則復
發而僅獲稻粟之令歲登如其常種如其畝或令皆給之一天旋田百畝稍田
然三十畝半麥田餘三十畝畦田場園注一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
畝則一大六十畝之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牧則聞而年歲矣彼入得其畦場
十馬之餘則人人誰不念及七月而路復公堂乎一大耕有六十畝之收畝未
一石即得六十石一大六百百夫六千夫六萬畝以皆縣計之鳳邑嘗徵麥
不過二千九百四十石乃納銀八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十石乃納銀三千
兩馬駒各色不遑錄八百六十四兩歲上共而十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
六萬麥石三錢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百六十四
兩徵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餘千夫之給八錢三兩八錢天而
三千八百兩除糴糧粉年約五千兩除其一千八百兩實餘利四千四百二十
六兩可以為民代舊贖可以積時可以行賑可以完城池美繕土惟所治之耳
此皆 州吏所以待公堂之行之一年而千夫有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風車徵

十三

從而順令千人夫行萬夫成城而何臺郡之懸雖何畏四鄰之師振乎一邑之
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幣而遂派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閒雖萬有八千兩遠莫
是乎比夫整八之直來戎之衝切莫如千比夫一邑以千計十邑以分計公臺
百五十兩十三邑而餘其七十九千故生財入道生之者眾此其說也故神農橋
神神于無食乎陳無神農之新職比之叔行以二畝或三年成都也後而寬
但以收能免裁則秋與夫相服貸而遂得式至于千夫小溝溝者不絕方此而
況公臺能即愛之德極及萬民雖欲不為神君不為千父不可得也
唐杜佑通典云神農縣東四里有古神農城昔公四年是城雖離即比於叨
全雖離按周詩考之或以我臨淮城以入上之說之是神農未及經後後者上
之陳言待之不教不問登山見諸詩者故晉八千卿有舊城尚郭五種離城之
參漢以來齊地之在昔山多畝入至五十年移城於昔山而改古馬臺城數故
太平卿人言西晉城村東晉城村故山亦因而公而晉山東晉山北六鄉雖
出而石則不可言神農山故舊存焉實古之鄉無晉城村亦無西晉山東晉山
遺跡又云神農祠東一里有小東城故城晉二年廢之以填渡口若云神農

為臨淮而西度在臨淮而西則宜云而不宜云云蓋臨淮不宜云臨淮更宜
臨淮城自石五而泰皇所築小東城在泰皇一世即今舊城是也華入
監五年置臨淮郡後即舊城此得志可考故曰臨淮云言城而臨于水之
自此以推遠有東西二城城在東城者謂之西城城在西城者謂之東城而
東西二城界于水之兩間故宋志東南大界守諸水界于兩城也至成 大
祖元平初縣廢因舊基修城為中土府七年又徙遷于鍾離舊城之閭闔
皇山之陽而故名鳳陽府民之有新城舊城之別各以今視之曰東城曰臨
淮是為臨淮之舊名曰鍾離曰新城曰西城是為鳳陽之舊名又鳳陽之四
境本分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金泉渠舊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始編無有與
于山川地理不似其舊志因循而亦不改其舊志水徑達于淮不使泥故
道而徑從臨淮而南而東以達于淮是皇水之性我所以久之東家水及後漢
故道出而西于而東南流今而後地流入于淮焉蓋昔鍾離之名以東有鍾
乳而有鍾山故也

東漢書縣志有為山於縣東南人俗風天子此城東漢書項籍傳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十四

臨淮是漢後引而東至東城其地也臨淮在徐州定遠西北六十里今城
鍾山南距存周二里余諸志皆稱臨淮城在臨淮縣故自合肥後陰陵入洋過則
各輒纂拾以附引知陰陵在臨淮縣山南故自定遠現一陰陵在定遠而北而
自陰陵現之則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蓋漢元和中
封趙敬肅王子劉遵為東城侯國于此至東漢則又為鍾離國至宋則又為
臨淮郡隋開皇二年又改為東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石臨淮曰東州則從水
而得石自隋至今為四縣有定遠至南壽州定遠東定遠之志蓋以東
城為定遠也東城不與壽州為一城所安一入東城是在定遠則為一何得在壽
州定遠王望海淮賦言山之南峙是謂之山先正也與山之為馬鞍山無異則
應慶之不在壽州又何知望山乎注之正應慶陽天

張未臨淮縣志歸縣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
於泗而淮臨淮又據淮凡往來於泗者必之馬淮而之衝以重法
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散澤與豐沛接其
民驍悍而悍悍於三郡之強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
息而其悍戾之氣發於訟爭鬪讎安說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
泗之劇而史於泗者於臨淮為最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徽

十五

泗州 今州治在鹽城之極南、史謂唐武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鹽城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闔廬雖強、走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闔廬詎能無因而回防、以灌徐乎、今盱眙陡山在淮南、城下流勢可因以防、水自城東南抵東北、陡岸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涯、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在淮甚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孟嘗女所居之樓、孰為姜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徐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有或在臨淮或

在淮陵或在下邳、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成、蓋以別為縣、徐是故城為僮王、徐、今城為子宗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盱眙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攷、然以徐城名將實始于隋、宋初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陽為名、今徐城廟及石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宋何遜在平善、今城廢於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並觀六者、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證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僮東、則故城

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車、但有
盱眙、而不見隔淮有一城為敵兵所乘、三也、
六朝之際、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
見、則以故城即大徐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
未必有今城、四也、然古今塚墓、不必皆近
城郭、今城故城、皆在古僊縣東、六朝之際、不
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
南渡、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
徐也、况今城地勢阨塞、自古要害、豈有無

城主理安

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

今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即徐

城廟遺址、見存狹

十殊甚、僊王後霸朝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

、未應以此為都也、况故城遺址、見今數

僊 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乎、

即今耕天往之於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

徐城廟則無、蓋見故城之徐都、而徐

城廟之非矣、故知徐城廟、隋唐之徐城縣、

而故城僊王之都也、今城僊王子孫之都

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
肇于唐也、或謂故城既為僊王都、則及今
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城不
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
六朝尚為大徐城、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
城于史無見、安知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
不書徐城縣所在、而又以徐城廟為徐都、
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
疑、以俟知者、

熙寧洪澤河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切公弼言清
海之險諸開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仍公弼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王季京修運鹽河自泰州至如皋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八月十
三日復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
請也六年八月六日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
水丞陳祐甫視之役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歲開浚元符元年三月
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漕河先是天禧三年十二月命張深等相
漕臣開龜山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吳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
八年十一月志在七王令圖謀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二十

可遂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開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
水執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役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後五年
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持修減水河七年十月十二日大河
東流賜安持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中書侍郎范百祿言水官
託以分水實欲回河大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殺洛
是也紹聖元年十月十四日謝卿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
上河議一編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壅成算斷北流除
河患洪澤河溢者四十一
決者一大共皆二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
總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雖因故
絕無稽勾補以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
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縣民人為軍以實中都添設左
右中前後中二六所給田七種運前共九所一體設官軍額該旗軍一
萬八千戶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存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
約有數百名總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舊及諸軍政悉上中軍督都府以達兵部毋得撫按而
院暨兵備道察其賢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閱汰而更易之謂之考選軍
政其掌印及領運官屯管操官局官城巡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二十一

惟其人無論使同舍事之品級並謂之管軍官事不預此者止得支俸而
不得管軍官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齎捧表箋入賀萬壽聖節其
鎮撫則掌衛之獄禁禁歷則文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千百戶
考選軍政官事官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戶兼攝
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額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分歲輸子
粒夏稅小麥二石秋稅粳米四石正統年間薛侍郎於分田撥補十
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前額納糧其實軍時之地地廣人稀軍糧民積
方初下屯時所占田地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而亦有餘既經撥補
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逾制未甚也六所遠鄉之屯則過額
實多故今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

少則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後未撥補畝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雖有能正經界者不可較也 備道曰屯田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六畝有奇而又降而為今頃畝之數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七種之軍份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十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十九今降而為見在名數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甚明堂不可寒心也哉 論曰備道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誠不難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侵隱過賣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衛所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盡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其軍已雖至極則因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舉紀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二十二

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逃則屯田皆為長物總旗營長之後以為已糧在已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讀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逃軍所遺時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次原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難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封運封糧為名每民典當于農民而生收不貲之利久則直以為己物而主吞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許以備稽查或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肖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所得而不日耗一日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還還者皆首農民世業猶見誣奪而况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滅之病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醫能療之者也有清理屯政之責者審諸又論泗人母論大小

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當若世業然開墾條等彈力徒營若將謂生且息於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豪軍旁伺一見營贖不借口於同伍之絕業則駕言於項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直工賃之若何彼業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為佃種以自解若然則底價尚不可知而語及於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亦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還禁典買為戒上則當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安軍民之一端也

桑桑園 國初衛所屯田外每伍人有桑桑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士栽桑植桑以代冬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稿荒瘠薄地然亦多可耕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已業不為收放之所則皆典當為公費之資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二十三

屯糧 論曰屯糧之弊端緒最多佃種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戶近於額糧佃種者豪強則旗軍歛手而包贖佃種者孱弱則旗軍借口而科攬雖正軍不獲免焉此屯卒之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按先例行正軍之力少舒矣乃承佃者亦因而適負焉則外矣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者美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焉則戚矣故優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當相表裏則徵收屯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爾夫

泗無巡檢司故無兵兵雙溝鎮左湖石浪中止岡雙教里南北咽喉襟最為險阨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於西北陳家冲實家冲上塘集等處禦人追捕難獲謂宜於上塘雙溝寺處特立巡檢司以司盤詰追捕人云泗紅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盜徒青陽鎮亦宜設立巡司以

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眙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州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寇盜濶濶津里浮水大義之閘亦然 天長縣西北以湖鎮為險要衝而鎮之軍民雜處商賈輻輳縣以老人官之殊非事體宜設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體較之城門鄉尤為要也 或謂子欲于三城增置巡檢司必有所見矣然一司之設官吏俸給官兵糧後所費頗多矣民皆墾墾重累豈愚而不然夫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巡司之設而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衛民利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把關之吏無庸慮之今之巡司古之關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邇年州縣無名之徵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數司可也與化府志曰巡尉職遷警定而封非冗官也又按宋置巡司官兵多至百五十人百二十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弘治以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為二十五人今見後者總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焉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虛設也已

審偏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夫此外復有審偏丁則者以江北稅後此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銀起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差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二其起差重故其偏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密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偏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除夏秋稅糧并京庫寺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不寺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

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主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于州縣遵行將及十年今按奏議寺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文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法鞭字善為不典似當更訂為貢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未乃供衙門之役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寢失初意遂夫無名之徵此其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徵前此未有也始於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主客芻粟靡供備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亦江浙廣之通患也

馬價 泗州原無免徵田地牧馬草場故糧皆全徵獨不養馬相傳以為

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溪二縣水災蠲將種兒馬一百四十匹驛馬五百六十匹應用健牛二十六匹抄牛七十匹發州寄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有膏肓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馬斃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李 發發收馬養將原籍寶應縣馬匹奏發收養

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備道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蘇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年未結裁革之前巡撫某頭人等姦竈橫生小民困抑不知幾十倍于此也建訓嘗以告于巡按郭公曰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然予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與泰與貨物之稅後也皆易且便蓋其官卑勢親則民樂與焉及其裁革而代辦于州縣則有司賢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撫托國利是不若存之為愈也

水利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興
舉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濬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
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淤長我禾黍夫涇尚有
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豐美是黃河尚有水利也安
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
為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清湖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
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斗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
者僅七十頃况久堙未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
之一也故以備旱荒而利收穫蓋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
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實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坐
望北方收穫之利其能常幸夫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風車微 二十六

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
興建之後焉嘗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未嘗設禁
屬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於今新築之塘間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
俱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
亦不過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明此禁
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 孝陵之旁則觸目皆是豈皆開築
于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設大法禁其不法者也若置陽沐邑之民而使
揭腰于 宮牆之旁豈非 聖朝之所樂為夫乃奸人豪勢動以禁例借
口而脅制良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役至食不得下咽者乃
泗野雖衡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衡在衡之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

遠之勝而無微彼漢梁王莊奇驛乃中都為最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
十里則無遐迤奔馳之苦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迨送額
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又不濫以應其役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
數而額外欲加夫馬者又不輕以徇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
十里西北有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湖河一百三十里東南有桃原
一路一百七十八里時昭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十里東南有長一
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
路一百六十七里天長南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十里
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連動以數日計則與各驛之朝暮可往還者
異矣傳牌連于舖遞則迎候不及期若不賣舖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
受遲慢之罪發牌依乎時日則迎候不真信若不果來而求又過期未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風車微 二十七

徒糜工食之費不患遲即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換者異夫如泗之五
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順而又欲東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
而又欲起旱或至雙溝而仍要早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源
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難非一上司必由之所若以為不衝又為使
客間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舊縣則行于泗過舊縣則泗誘于盱間難
匪定遵守極難則與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夫驛夫三班已足因路遠
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指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三名加至四名承舍
之馬宜也而吹手旗號徒步則不雅觀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執事地行
則必給苦者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是隨亂鞭撻夫而必科
索押指錢供奉少差罪謫易起則與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夫是州縣
雖不及各驛之衡而若則過之况 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朝謁者頗多

！按院駐劄之所則以事來見者不少故正大工食外人編在募銀如遇當道叢聚即費數十金適在鄉村而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在募銀今雖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在馬走遠而稅務役者在各處諸人則不止祇候之民阜而人報義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門府而人報農民以報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應康道路則一處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雖官理錢費民出故曰民累論曰路街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據唐水泗之高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州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淮原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焉豈知虹路終復而南北呈報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罪計今當於通中之地添設四驛雙溝則復龍窩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九

驛而查家渡月城張公舖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方互相朋出即今泗州夫馬仍當專隸泗水驛若謂額偏不足於添驛者有費則永樂以前之泗驛洪澤以上之七驛未見稱累而況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獨不可改選以充本地方用也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柱道之禁裁無費之費南暗索之弊則疲苦州縣之藉有禁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在乎城而在乎城之河不在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經其中至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關入城河仍由南關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南城關為門而旋長旋濶並不停蓄是

城固未嘗受河之患而河亦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曆年間淮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隄水內壅終年不得消前街後市廛：沮洳官署民廬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而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野山而遠則散居鄉井此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來往以往來水淺則為之蹇蹇滿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夫子是不得已而議車水其起大非不數然竭大數日之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而竭也又不待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幾米已盡而工役尚未休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人累矣此若可為一勞永逸之圖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在河自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漫止恃南關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城關深在今關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處凡以經年停注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二十九

泥沙日淤是淮河之累之高也况今黃河由壩口而下萬一衝漏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將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之性地廣則散而窄溢地狹則積而上壅今據土人言街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泥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况今填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密受無地而水為泛溢矣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遶非不徐險但於年潦沒而不涸疏濬積沙淤塞而易至騰湧豈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浸久而難免傾頽人或以滄深而難為修築是城之未始不為民之累也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固病大河身之高矣然欲亟去其病大也復故道以遏南徙之衝修淺故以壯上壅之漸乎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

鋪碑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開青成漁船使偷撈淺之用再加開閘以期廣洩水之門無谷受有地而無患于引之故放洩有路而無憂于順之積矣此不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寒心焉

河防

南黃淮自桐柏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替山徑流于桐柏始入盛信陽汝水頗奔捷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荆塗縣鑿山通達下潒梁五河又會泄瀉淝淙溪湖諸水至雙清曲轉山岡龍窩舊縣黃岡而後匯于泗州為祖陵明堂盤旋義河漕運繞龜山噴壺億萬手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里溝高家溝興高溝洪澤驛而東至清河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平徵

三十

州泗上餘濠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會沂水趨于淮順流入海沂水出泰山即蓋縣艾山徑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為南黃大淮之正派也清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易嘗受河患哉河自西域崑崙發源脈行地中荒遠不可詳高導自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遷徙不常故道湮沒我朝東徑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濱南往留城趨徐邳亂流折直下其勢瀾軒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合之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清口而下之稱淮者仍宋前之

稱也淮為黃祀只得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寺廣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慶高郵等湖田湖連連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道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傳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已止存大澗口寺廣舊道由湖入江散漫奔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總河潘公季訓議黃淮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酒築堰東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滯自通故用龍尾導壘築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澗寺口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勃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復又築矢上而連隄緣隄歸仁堤又接連築矢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淤壅溢注滙浩蕩始猶奔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泛漲一望無涯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平徵

三十一

萬龍沙震驚陵寢而泗州之禍熾烈一歲矣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以邊塞南門免時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甕水深丈餘濟枯松柏六百餘株常公揭諸撫檄潘公懼以浸漫陵寢獲罪未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陳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萬堰石工將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仍題——淮改石堤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此然金湯而常公始創藉杜門矣然猶遙揭當道力辯其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淪漫玄宮復曰關係運道此曰久矣泗民彼曰恐害高竇萬曆戊子浦守朝柱欲入——觀面——奏率以此改官去他何敢言哉幸督撫周公案回却辭陵親見丹雘儀從水深三尺不能行禮憫然具題權開周橋少洩陵水欽天監博士汪一元亦奏可開廟堂始悚然

不率特達給事中張公貞觀來會督河舒公應龍勸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言監場不便者有言淮揚高竇不便者以故紛紜莫決止委注守一石開清口門限波公不避勞苦胼胝一年卒開三岔新河至今便之誰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六掣肘不能力主破院壞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數口又奏開腰鋪分黃令不過漕計費節金三十六萬適值倭警遂不果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民強半避居鄉村所存者惟州衛官教員及守城卒役數人而矣然猶出入舡棹巢居城臬臆斷於隈邊館驛審比於城上門樓于是有議州遷所遷舊縣者有議州遷所以財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紛紛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以遷州之議揚之閣部臺省俗事務公其休戚云泗州可遷祖陵獨可遷未議遂廢始議填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堤與冬春督夫車水而已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二

堤不過盈尺而車水歲費民也財力以千計稍遲緣堤一雨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應元來自擊不忍見先開金家灣芒稻湖泄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減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顏道李公驥千以歸養行亦捐貲錢千金助開舒公為淮揚過計不遷後牛公始命工書祖陵無水有水二圖以進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金程來會新督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鉞按院崔公邦亮監院楊公光訓漕院唐公一鵬勸議時有御史夏之良以郡人進士李當泰言題請開堰而顏道李公私道亦奏洩陵水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告投揭千言王守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見淮水壅溢病在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緩其勢後定計分黃又知腰鋪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奏留張公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白

黃家口而下直至濠溝湖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撫褚公又見導淮功尤切近乃力主導淮先有金家灣芒稻湖以為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開并開高良湖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州開濬州王守陞率州夫七千有奇時昭尹尹汝孝率縣夫五千王守備具五難楊准添楊王增戶夫四百靈璧縣夫五百咸存泗州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濬長九千一百七十八丈五尺濬三丈不奇濬七丈築隄五千四百五十四丈又慮淮水直趨淮揚高竇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建周家橋關而于高良湖寺處俱各建關以時啓閉為又濬清口門限淤沙二十餘丈又于冬春間大開通濟寺關以洩淮水而分導之俟始以成功奏矣茲役也首事役萬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後夫數萬騷動三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三

外府內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閣部院道司府郡邑各被恩典有差一按分導後淮水較往歲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年間其水僅漫及堤根而止城關不開者十餘年而至今冬春亦得休時宣洩陵園如舊龍甯寺處從年不觀平土而此時惟止伏秋一漫二十年來每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茲景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謂又運使然而不知所得於分導者實居多也但勢雖漸小而患未盡除如久沒糧田終不能使之豐富而勤耕播馬警之病夫雖幸旦夕租安而腰背育之誣猶然未愈奈何不大為之計耶憶昔平江伯畫河防之策止令募夫榜淺勿俾淤塞而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失以故河身日高尾閘難洩故欲盡弭淮患必也其優浚政之舊乎設船名曰淺船募夫名曰淺夫而榜淺器具無一不備然後子雲梓閣草灣寺處入關之以通淮路於黃家口五

港善處常港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緊要即移守隄之夫改為撈淺一遇水漲仍加夫挑開倘歲如此行之則下無所壅而上無所停失次之則開大澗口所云開者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於隄內開小河一道俾通寶應諸湖而兩岸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不妨建閘相時啓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闊數丈于出口接湖之所另為深溝使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日又高良澗武家墩二閘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但開高湖低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水常有通開之路而高良澗三十里下原未深濬宜再隨地開渠以接寶應茅諸閘地方蓋屬山陽若聽土人啓閉則關河終于泗 陵無裨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關防之開閉與濬沙撈濬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衛支條則在州又於下流金家灣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微

三十四

要溝寺處公歲加撈濬如上清口法有閘則節宜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況常通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濤而運道益暢淮揚高寶不得言累矣而又深濬張福口時開通齊關以助導水之所不及如是而泗肝之間不漸觀乎成之舊習吾不信也此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其採芻見而裨閣議焉

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而遠去州境約近三十里許似若利害無關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桃而通宿虹寶當埭子寺湖白洋寺河之衝而毗鄰堂以東直射青陽掛劍寺鄉由安湖合淮若非此隄而之障蔽則東南一派悉灌為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漫漫之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以備日後考鏡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千家岡約長五十七里此雖虹雅桃寺唐地方而寶泗之脊背也攷之昭參堂記內稱古汴

河受白虎寺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者又上流之支派也時徐邳以下河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泗境尤為害不甚後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涸湖水流入宿之符離溝歷邳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埭子藕湖寺水灌為巨浸時由柘望溝南流入泗之安河會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曰白洋河由歸仁集直東橫澗四十里湖潁而下合淮滿濬而泗 陵自此歲受患矣至萬曆七年督河潘公李則洞見歸仁集直東地方與高堰隄相為表裏若不築隄禦水縱使南下匪直濬漫 陵濱無繫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且不保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隄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由白洋小河口改道復入于河即遇伏秋波漲其隄足當一面二十年來泗東之稍得安土者多此隄之力也嗣是山東單縣黃涸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微

三十五

大而諸行河使者咸謂涸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免鎮口之淤急聽之不為理後逮年衝決徑度夏蕭楊宿淮靈虹濱河田廬甚大苦之萬曆二十年七月間隄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家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幾七八十里俱被淹溺居民奔竄舒公應龍憐然不寧題一准包石隄三千餘丈楊公一魁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從增修時分導工緊未暇議及此口萬曆二十三年開黃涸又大決而徐沛正河日漸淤淺至膠溜舟不可行楊公方一題修小河曰白洋河引湖水濟運營撫楊公缺慶涸口南決且為 祖陵憂意見稍相友乃下監濬二街史楊公光訓為公從聘勸請先撤楊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見本隄地形北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曆二十六年按基周公盤事駁駐泗入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建隄之說卒之督河威悅欲上其事卒因

奉 旨回部不果上似不能無待于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凶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隻字譴及歸仁隄者此何以故大都以淮河之患近在城下而易見歸隄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隄山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腋橫瀾數十里全值其衝且隄外湖身反高而隄內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決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達就高阜以求免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特苦當歸隄突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蓋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為 隄城之害其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壩口以止其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嚴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家治本之說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為治標之計其必加培舊隄以當外衝新修重隄以固內裔然後可少紓不測之萬一乎

勅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并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田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幸有宣洩矣武家墩南至高堰十五里通鄰永濟河引水田宜濬開出口直達淮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幸有歸宿矣茅岡橋濬流南漫稍俟水涸便可刻期開工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初六日決口即令溜東注 隄泗積水從此可漸涸去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勅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水漲冬春即涸應令再加濬闊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寶應縣地方因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不通流冬春隨後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勘清口開沙議 黃河從西北迤邐而來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而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自西

南運遶而來、至清口直南徑下、從黃身背旁
衝入、隨流同向東、以趨海、自萬曆三年、一時伏
漲、諸湖水漲、以致清口稍有窒礙、黃水漲溢、
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停、
遂指此口、盡行淤墊、今梅州泥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參議、今為民部主者、上北京各
衙門揭帖、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庭前
深踰二尺、舊陵甬道相傳、照祖碑宮在馬
水深四尺以上、迨陵護沙如龍灘嘴、劉家嘴

等處、日衝蕩風浪中、傷毀甚多、神庫紅瓦
廠、金水河兩岸柏柏樹、不共濟枯、六百一株
黃河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
三里溝者、便是泥沙淤塞處、三省曾自往看
皆細碎石屑、擊之堅硬有聲、蓋泥沙湧去、
惟此質重者存、而上下經過間、百餘丈兩岸
橫闊、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水
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
上、則水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
淤淺處、較之清口、猶為減半、夫有此淤沙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八

臣中流、雖其勢不甚廣闊、然淮流不無得通
也、利不利、不為阻滯也、淮水自桐柏而來、幾
二千里、中間漢河溝澗、附淮而入者、亦且十數、
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為壑、往
者一因清河口淺、一因大澗口淺、而路通行無
滯、獨且有患、今泥沙淤、則清口礙、高堰要則
大澗關、上游一來、派如此其濶、而下流一窒、漫
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言、此陵寢
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朝
廷上上尊、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祖

陵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漂泊、又極
可憐、乃奮然決壩、加意濬淤、恢仁孝之聖
心、復淮流之故道、則膚功青澤、被格上下、固
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壩不可動、亦必須多建
閘、庶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澗口關、可建閘
十餘座、高良澗關、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
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而
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
本不甚闊、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
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三十九

為梗溺、若使當此春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退水、則開濬難設、自可常開、如或清日挑濬尚未疏通、或雖已疏通、尚不能盡退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啓閉板多少、水高則多啓閉板、水下則少啓閉板、要在不至侵犯、後發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發、或雖中發、不為害、則開板俱不必啓、惟後年分車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銷、固亦眾議之僉同者也、要之大濶清、只資淮流不

可缺一主道、而處高堰濬、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使兩加處治、得淮水通流、於以措時宜、而裨深惠、則雖便于鳳泗、資亦不病淮、揚不惟拯救民艱、實亦莫安、後復伏惟體恤而留意焉、則幸矣、又上總河撫按堂科揭帖未抄

陸游時時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不遠、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汴、始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時時貢梁宋之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燕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驛馬一匹每二年該學主駒一匹其後所生之駒交保不過每四戶買馬一匹而馬價出於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後日久交兌艱難攪頭醫獸藥滿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州泰州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乎

按國初設羣牧監管理羣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城廠草場有小河廠草場有羔羊廠草場有昌平廠草場有萬安廠草場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革廠廢其場佃於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厘六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厘六毫徵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二

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匹兒馬二十四匹驛馬九十六匹縣免糧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石每免糧三百畝派養驛馬一匹免糧二百畝養兒馬一匹隆慶三年奉例變賣六十匹止存六十匹萬曆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徵馬價銀六百六十二兩四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前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原係免糧馬頭徵收其實民間無所謂免糧田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戶即移求脫重贖吏胥徇輕偏重而馬頭執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楊州鶴申請均派縣縣併入條鞭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稱便焉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今養馬所學之駒即以俵解而免其糧

此善制也今無地不耕隆慶間太僕于輔其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善矣然草料各項銀兩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馬數匹本縣原非產馬之地而大戶賣馬所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間閭千里水草不服又以羸瘦年回蕩產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寧徵

四十三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千一百餘石國目 國初以來例該運軍
依期將船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兌在彼則為順行在此則無枉
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
淮安行文坐搜而縣官無力遂令紫米赴淮運船竟大盤纏沽
大時當涇寒鑿水而進一遇風渡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刀難
百端故收糧之時不得不重取於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其
此為天長民之大患也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明河為大巨艘停轉集為東流
至多其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慶大河故以為小
河所至雲壁之國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昨從縣原
不指中而指壁之許泥解改則又非塞通乎惟可以濟湖水
耳宿之諸湖亦多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亦無涉則
無收故禾盡徵其賦自明河至宿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
運糧二溝界其中國故道而南濟之則三河并稱可抵
州城宿之軍民欲學是役者衆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或
謂明水注流恐有灌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之

額稅之法凡四一曰歲賦二曰歲貢三曰歲俸四曰歲費

歲賦之目三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 夏稅麥 凡夏稅起存並以銀折每麥一石折銀四錢惟國子監用本色故耗麥重 秋糧米 洪武初寧國興應天諸郡 高皇帝追念存卹蠲民田租復其世 惟宋元以來沒入官田稍徵其半故夏麥秋糧並賦諸官田以其起存皆本色故耗米差多 馬草 民田糧麥既免稍取總括之意賦其藁禾 每田一畝科草三觔 京庫折以銀太平以米定場用本色 上四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物料曰野味曰塩課曰稅課曰魚課曰稅絲曰鹽課曰木
瓜曰芽茶曰官瓶曰黃連曰緞疋 物料十三 銀硃 黃蠟 蜂蜜 肥猪
肥鷄 藥味藥材 鹿皮 烏梅 箭枝 掃帚 曆日紙 活鹿 九額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鳳軍徵

四六

歲有常數而部又不時坐派府常酌本年徵數轉派六縣又有山羊松木柴鉛
金箔備竹絲線綾油修理家伙等料皆屬增派或間數歲一徵云 右物料本
非方物殊非任土之義部責辦於部欵財於民其法取閭閻之丁與田而稽
之別為十歲一欵焉謂之軍需物料坐派既有贏縮官吏科率或生軒輊
徵收起存又分緩急于是吏書收頭之弊日滋而侵欺逋負無所分矣嘉靖中
通判李默常建議定為每歲審徵之期尋亦廢格 野味十一 天鵝 鵝 鵪鶉
斑鳩 兔 馬 野雞 雉 鷄 鵲 鹿 活鹿 玉面狸 凡野味非本地
產亦惟徵銀初折以鈔又折銀天鵝活鹿輸直于工部餘輸府庫歲費為
鹽課鈔 凡鹽鈔賦諸丁口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 本色鈔色折銀一厘
本色折銀一分 洪武中以鹽給民歲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鈔額
亦以洪武為準丁有登耗不稽焉以其半輸京師除資歲費 稅課鈔 稅額依
舊 稅課賦諸商賈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 折色
之法 衛稅課司若輸于府

庫宣城附府查餘五除儲之將庫貳費收給焉魚課銅錢買米但雪鈔
凡魚課賦諸漁戶科與鈔並以銀折每斤一釐一分但雪鈔
其如折銀之法所置值首輪斗司以其半輸工部餘輸布庫賣藏費焉
桑絲 稅絲 初桑絲賦諸蠶鄉稅絲賦諸漁戶以魚網用絲也並以銀折每
於是在漁家令賂賂免數而漁戶病矣桑絲本源自應天府首山指宣城
稅遂歸焉不餉蠶鄉不派通邑而獨累漁戶實弊政也 雪梨四十勅貢 南
京禮部 太廟薦新以立秋後五日初雪梨除薦新外又進貢 京師嘉靖中
巡按御史王完奏免之附卷蓋得按舊宣城縣並藏貢梨四十勅進太廟薦
新又用四十五百勅起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土非奉
之策密考之雪梨止關南京貢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臣聞前梨其色味固與諸
梨同也士民稱係其色名之曰雪梨實欲賈虛譽以同市利 聖祖定易金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鳳寧徵

聖

在茲任與每歲十餘萬畝之在茲縣生員可爲難免稅者十萬則寡叔之抗
 聖祖愛民之仁以欲厚其力而不止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亦自
 統曰等景昌美甲於天下而不以地自貴此是民無益而有損於也茲後連
 都冀北於河間等處成之亦獨宜城之於全懷又同官正堂是尚萬取諸於
 城之雪聲定此舉省莊二十餘計可一五一舉之費猶百錢未了也顧給七
 萬支界一百二十戶官一員部之治鹽運界三十兩界戶四萬鹽聲自悟于
 官較其累稍減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前時該內官生事索費少不
 如意動輒指指而煩之其往建繁處地于獄無所抵告時以一舉之微獨爲
 獲薦度實而其次之簡立於如此君門萬里其難赴懇之哉臣思此舉專爲薦
 新而該軍紳之道實人終得四表之惟心今以一貢而益民疲於奔命學民傷
 財猶爲怨庖伏望皇上建祖三代慎德之首遵守祖宗仁義之法親臨賑
 賑永爲驅除以培茂 國家仁壽之脉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奉 聖

宣統元年 大縣為新縣為辦解進員利京的既過時仍款以後不必進禮和
知道以此 木心歲貢禮部以類計霜降後一日進木心雪梨獨出宣城凡園
戶共瓜梨者量復其價上二改今更議 芽茶葉茶宣城茶戶採納 官稅十
二馬路內一十二馬路內五千解其物 宣城茶戶造納後復與園戶均分今更議
分派辦工部五千解其物 宣城茶戶造納後復與園戶均分今更議
黃連二十 勸解禮部太平縣採納 級足 初本府織染局自行織造後不
如法貿易以充局費舊有織匠路除逃絕者盡歸已存匠戶每丁出銀四
錢補市買六縣農桑絲銀亦充償馬

歲後之目五曰均糧曰民兵曰大馬曰驛傳曰軍牧 均糧 南京直堂皂隸
有縣候馬夫儒學齋膳夫進奉太都糧太解緞夫皆謂之銀差府縣各官門
子察院儒學公館祠宇書院各門子府縣皂隸快手庫子倉斗級徽禁子巡司
弓兵橋渡夫舖兵解戶皆謂之力差初均糧十年一編審弘治以前每田一畝
審銀二分有奇後增至五分不足乃易以五年一審凡銀差無耗惟供兌解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平徵

四十九

費力差視難易為差有倍使什伯者至順家馬 民兵 初與江淮衛水夫並
十年一審田一千畝 後水夫止解民糧銀赴南京兵部散給民兵亦照均糧同
編大馬 凡大馬取諸見年里甲以備過賓將送之役前時里出長大短夫
名一名凡五里馬一匹比歲以丁田編審夫輸數百馬則三里一足數增而用
倘不足蓋驛使交馳輻輳紫雲江行迂險趨捷陸程常孔道失其能不為民
勞乎 驛傳 歲解南京兵部給江淮衛馬夫工食 會同驛馬頭工食草料
江東驛馬頭工食 龍江通運所水夫工食 代給高淳驛驛傳銀 右驛
傳本協濟諸驛通以本府初為驛且蘭獨會過客百倍于昔而協濟他驛所知
故甚亡謂已即僅有宛陵驛編有水夫工食今驛廢夫棄一切取辦宣城代高
淳驛傳馬政惟南陵以養馬不與焉 驛牧 南陵舊牧種馬七百五十足
十算馬六百 凡牧法見馬十足驛馬四十足為一羣一置長一人每馬一匹
化用十五丁壯用十丁不足則以田擬之南陵歲課駒二百足存否驛育不

問也正德以後並收折色歲徵銀三千七百兩(註馬一足銀二兩八錢種馬則
死賠償不恤重為民困嘉靖四十二年 上用言者議下兵部行府下縣知縣
部永春將學生馬六百八十七足變價解部銀八百四十四兩隆慶二年奉 恩例
變賣種馬三十一足解價三百一十兩止存牧馬三十二足第歲牧養之費仍
輸備用之數然視昔羣長科印烙供應倒死賠償諸費則少紓矣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諸司供用曰春秋祭祀曰御飲酒禮曰科貢盤纏曰運船
料價曰解江脚價曰江海兵防曰派老衣薪曰里甲供應曰春牛稅符曰決日
公費曰器物案茶 諸費宣城以附郭費繁諸縣大約扣單公務為供饋過客
而設并縣中雜費亦取給焉本取諸見年里甲常視縣令昏明清濁以為所費
之贏縮協濟本非額派嘉靖末倭寇三吳海防告警軍門權派以資兵用遂為
歲額

右節之額程止於此矣行之百年無大因革咸化中通判陳紀始因官糧多通
裁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平徵

四十九

則思怨卒成二遂乃 高皇帝二百年湯沐餘澤地方千萬世豐邑遺思斯然
初官田壞吏民割田以輸公賦而已久之貧人貪價改則以利徵富者得業
草券以此輕加以豪家隱漏胥吏詭託剝致無併者安享膏腴通逃者聚鳴中
澤稅銀虧額里甲賠總書悲其神疲狼長困之困累失嘉靖壬子知府劉起
宗議舉贖田之令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強者田必有賸賸而弱者無
虛賠賦利民困之一善政也第當時任用非人仍滋欺欺以官民均為一
則思怨卒成二遂乃 高皇帝二百年湯沐餘澤地方千萬世豐邑遺思斯然

無存諸省不能不重惜焉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國計所重者莫如兵馬而兵馬之資資於糧食糧食之資資於民一人部勒勤合給之微辭其責實諸糧各以收頭大戶數人徵解如之每歲按籍會充練須撥農事皆規避亡賴者營求弊穴姦豪大為圖竄里中則復苦徵日限窮催科頻臻至于夫馬徭役市人籍之以啗鄉民脂肉尤有不勝言者陸虞王中樞官王澤遷奉臺撤立一條編法惟秋糧仍以糧長另徵夏麥為卓軍需夫馬公務而下凡以銀輸者括為一日革去已前收頭名目悉以里長經收輸解支解杜侵盜之虞免餘點之侵徭橫索之弊絕科派之秋上下之間並糾良使當世守而不易者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宣州衛屯田子粒五千三百二石五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撮初田為四則洪武初凡正軍人給田四十畝歲徵其半餘存自食謂之原額後一百二十頃每畝徵一千八百石歲終此法惟承佃不得易賣其庫舍自墾成化初奉例丈量者謂數二名此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鳳寧徵 五十一

之起科指彈十百戶下舍餘空下無益如米謂之改科隱漏不報丈量後清出首謂之今清已上三則法得稅相佃實與常額不同歲徵子粒悉歸府庫儲倉出以贖軍是時任力領糧額稱良使諸結中屯田御史張鑑以原額屯田多為豪族據升既貴清理所司具報失詳遂以升改今清三則法得佃買之田樂充募軍承頂之數號為案撥屯田戶無思稅率多訛名難復軍民互訐道途紛紛由見荒蕪益甚通負債多官與軍皆病矣漢漢高祖更而改實民也疏試軍閭凡指彈並世樂凡陰繁及軍政志報上石軍都督府以達于兵部無歲按察其野否五歲一發置之名曰考選軍政一人治衛事謂之軍政掌印一人掌操練一人督屯糧謂之軍政會典又一人巡捕一人治軍器一人領漕運謂之見任官事並以選充不惟其品不與此若謂之帶係差操職委帶係一人入買凡鎮撫世襲掌衛之微事經歷則用流官鈐授于吏部便以文法吏更調綱紀衛政千戶以下並世襲一人掌印又一人會書

徽州有志 即城內東南近而導曰烏聊山一名富山有越國遷即舊址

即治舊址乃越國遷自休自烏聊山北至于萬山：稱幽奇由萬山東北率萬安萬安遠自休自烏聊山北至于萬山：稱幽奇由萬山東北曰斗山曰東山斗山一名七星山：岡巒七疊如貫珠○即之大欽之豐樂水自黃山績溪楊之水自龍溪山南會于績溪帶郡城又休率率水自率山婺源漸瀾水自浙源山和門大共水自大共山黟橫江水自武亭山入于歙浦同為新安江按蔡氏曰禹之治水隨山利木其所未識諸山雖而書之初非有意推其聯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莫注所言也故今志山惟徽山海經隨東西南北之方類以志之而聯絡之所來信其所知其所不致妄述也

黃山練水惟歙縣之東北近而導曰玉屏山一名細瀾山 高皇帝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鳳寧徵 五十二

徽駐蹕山椒 縣東二里曰問政山為歙治屏為東鎮山 縣西三十里曰望墩曰黃羅山望墩一名黃墩有晉新安太守黃積丘墓草起蒼蒼為西鎮山 縣北二十里曰飛布山一名主簿山扶輿磅礴為北鎮山 北八十里曰翁嶺富資之水出焉嶺極高峻越國鑿道有二一通旌德一通太平皆地既塞北九十里曰黃嶺山支發弱嶺布射之水出焉 縣西北三十里曰望山大小山塢之水出焉 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曰黃山一名照山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皆支龍析分為歙鎮山歙峰三十有六豐樂之水出焉 國經云惟草微仙人龍縣南九十里曰危峰嶺支發休寧白際危峰之東方吳嶺石門之水出焉

屏障爲北鎮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曰稍雲山武洪之水出焉 將西二

石人巖蓋于響山率水吉陽之水會焉注二十三縣西北四十一里曰石坪山厥

山中坵夾溪之水出焉 縣東十里曰萬安山一名萬巖山一名古城巖

為東鎮山 麓有飲州郡治海寧休寧邑治舊址 縣南八十里曰德勝

嶺一名塔嶺為休寧界山實地既塞有邑令唐侯戰走洞寇蔽遮即城

履開化有元萬戶吳訪與胡大海戰地南一百十八里曰方源山一名黃

土山一名馬金嶺支發五嶺東連白際分支離龍方源瑯原之水出焉

州分黃土方源為二山 休寧大川西張公山之山裂水 江有難三百

六疏望德巖之流而東過馮村梅溪會于流口若洲入于祁門界會於

溪又高湖火之水逾于大連小連注于汪村溪過桑園溢于彭護坑口東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五十四

至子海口又會于梅溪溪瑯瑯三水東入于江潭溪口會于漸溪

註曰漸水出黟南中東入海今浙屬屬休寧古皆屬黟

漢書功臣未曰陳昭定縣章漸江都縣屬古曰漸水名在丹陽縣

中又北會于率水順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導流而西過饒州順于彭

至于揚子江又西北石坵山之山夾源水南會于古陽水東進入于新安

江餘波既于田畝又南馬金瑯原之水與東白際瑯琅之水會于以水

一名紫過岐陽山又北會于率口水過富登釣臺入于歙浦又南方源之

山瑯原水一名方山陰之水北注率山之江至于歙浦山陽之水東別為

遂安西別為常山會于金華入于浙江西鹿牌之山原坑水過篁墩湖入

于歙浦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南當之山南當水東注于歙浦餘波既于田

畝又西五嶺之山顏公之山五城之水會于龍灣溪口過漁灘一名張

于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西婺源浙嶺之山漸溪水東流會于率水匯

于歙浦又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至于斷嶺雙溪會于皮溪入

于夏紋溪瀟瀟又東南至于屯溪入于浙江以至干海

浙源山武漢水惟婺源縣之西北近而導曰軍營山高峻極夷有五代屯

兵營址山麓舊為西湖今成闌闌五阜起伏如布五星復類蟬蛇蟠結料

繞昔稱蟬城縣治立焉 縣北六十里曰寨山既塞可以避寇山麓夷衍

是為清華舊立縣治北九十里曰鳳凰山北百里曰廬嶺北九十里曰五

龍山磅礴連遷折西曰回嶺起即復徑曰覺嶺覺嶺迤北二十里曰浙源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寧徵 五十五

山一名浙嶺有戴公三嶺有寬源九灣亦起都提徑武溪浙源之水出焉

發源諸水多入都陽縣浙源山峽曰大連山曰大廣山曰高湖山曰

平巖嶺大連山險昔人避寇保聚山中大廣山一名尖山婺源之水出焉

平巖嶺為和縣間道北百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扶輿磅礴原閭信界

限休婺為北鎮山 縣東北八十里曰朗山西連回嶺起都提徑 縣東

八十五里曰芙蓉嶺一名靈山走即險道東一百里曰大鱗嶺閭信入境

茲嶺權輿地當閭既東百十五里曰塔嶺一名德勝嶺支發大鱗水分饒

浙江東諸山繇茲縷脉 縣東南七十里曰小歙山小歙之水出焉

西南百里曰濂源山一名遊山峽與贛梅山濂源之水出焉 婺源大

川北浙源之山浙源之水東會于休寧和豐諸水又東入屯溪又南入于歙浦導流而南為武溪水至于縣界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北廬源之水西別為鄱陽匯于廬山朝宗鍾山入于海廬源匯廬山以又北浙源之山益陽水一名浮西南至于三溪村別為樂平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斜山之山斜水南會于樂水別為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小歙山之山小歙水西南至于鄱陽入于楊子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昇障山之水諸子鱸溪入于鄱陽又東大鱸水其西流會于中平入于鄱陽其東流至于衢州過蘭溪入于浙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入婺州故名又西嵯嵯之山曹溪源水過烏龍潭注于曹溪西入鄱陽嵯嵯山之東玉帶水亦

于福陽水又南會于銅川水又北會于太白環溪二水入于彭蠡又西南豐溪之水注于山谷會于衆流入于鄱陽至于楊子江朝宗于海大共山大共水惟和門縣之高山東北一里近而尊曰和山扶輿蜿蜒三面石壁縣東五十里曰柳木嶺為東鎮山水分東西東水入于錢塘歙難三百六十西水入于鄱陽歙難三百六十浙江彭蠡之水出焉縣北五十里曰大共山曰禾成嶺大共山為北鎮山聯接石埭大共之水出焉禾成嶺連太平栢溪之水出焉縣西四十五里曰武陵嶺極險隘昔為險巖今為坦途舊邑舍路旻西八十里曰歷山西縣石埭為西鎮山大北港之水出焉西一百里曰赤嶺舊名血嶺刺史馮宿改西一百里曰

蘇餘波既于田畝又西新安之山新安水至于小北港會西峰五龍池水

又會于大共水入于楊子江又東南梅南之山盧溪之水逕曲而流會于

大共水入于浮梁餘波既于田畝又東柳木嶺之水其流而東至于休寧

屯溪會于歙浦其流而西至于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又北武亭鬼

嶺塔峰之山諸水會于霄溪又會大共水過觀石相公松樹三潭逾于閭

門灘會大北港水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蛇坑泉至嶺諸水至于

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鄱陽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婺源張公山之水過李

源會休寧望仙巖水注于率溪又東赤橋之水至于大溪會張公山水至

于歙浦又東南王公峰之水過賜源會于大共水又大具嶺之水會理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鳳寧徵 五十九

菴之水至于石門又會大共水入于彭蠡朝宗于海

吉陽山吉陽水惟縣縣之高山西北八里近而導曰碧山北連孟山南

面壽峰為縣鎮山西北二十里曰章山章水之出水出焉 縣東南二十里

曰石門山鑿石為門下徹溪潭沿巖鑿路以為棧閣 縣南三十五里曰

剡山山為南鎮山發支縷脉自柳木嶺宋縣每歲江西魚船至南三十六

里曰復山一名復嶺一名阜嶺石壁四絕五限二磔支發魚亭山椒有泉

可以避寇 縣北五十七里曰牛泉山為北鎮山扶輿磅礴縣邑太平支

發休寧石坑為溪徑丹陽即捷徑 縣東北十五里曰三姑山一名吉陽

山：有三峰：有瀑布為縣大源有三姑磨石吉陽之出水出焉 縣西南

十里曰林歷山四面峭立山徑險巖瀑布懸巖有僊人棋曰恆石有東溪

陳僕祖山二萬戶營址三國志曰二萬戶屯休寧山為吳將賀齊西南十

八里曰武亭山聯于和門武陵之水出焉 縣縣大川西南武亭之山橫

江之水東會于章水過魚亭入于休寧屯溪至于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

又北章山之山章水東南注于縣界又東南會于橫江水入于歙浦餘波

既于田畝又北牛泉之山牛泉之水逾石鼓山麓東南會于吉陽水注于

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東北吉陽之山吉陽之水東過于噓潭又東至

于白茅渡會橫江水同為新安江餘波既于田畝又南魚亭之山魚亭水

東至于魚亭口會吉陽橫江二水又東會于休寧率水入于新安江以至

于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鳳寧徵 五十九

龍炭山揚之水惟績溪縣之高山東五里近而導曰石照山陰崖翠壁石

壁明望獵人毛髮有白水泉東五十里曰績溪嶺為浙界東六十里曰大

剡山一名剡山一名玉山勢匹終南惟配太白為邑鎮山其中當產銀鉛

今先泰置郡名因于茲山海經注曰剡山今在新安縣東浙江出其遠

永康縣雲山或以為虛山而發源重巖三洞亦以當之惟此山有郭名而

古剡又以丹陽即舊名郭即由此又與故郭亦不遠郭有平去二壁此

山自去壁○應按平山大剡二山均為新安大剡山相連有湖田山浙江

之水出焉東八十里曰遙：嶺為通杭小徑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炭

山：稱險阨一夫守關千人氣縮昔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

接寧國西連龍巖登水出焉注六十八 縣西北十里曰徽嶺山一名璧嶺山一名

大尖山西北相連新嶺之山東接僊人之巖南絡大鄣之山水源有二陽

水別為歙浦陰水別為旌德西北三十里曰新嶺稱阮塞宜立閘鎮以遏

寇盜注六十九 有舖舍正統西北四十里曰蘆山琰塘揚子二江之出水出焉西北

四十五里曰古塘山一名葛蘿山縣絡植葛二山界限旌德西北五十三

里曰葛山乃山之首縣黃石坑乃山之尾牆古塘山界分旌德 縣北二

十里曰徽山徽水之出水出焉 縣西三十里曰界坑山界限歙績兩五十

里曰大會山為西鎮山晴登山掛遠眺三州注七十 績溪大川北黃巖

山之山常水南會于揚之水又南匯于練溪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 鳳軍徵 六十

又北杭山之水西注于黃石坑別為旌德入于蕪湖又北龍從之山楊之

水西南入于臨溪會于大鄣山水迴流水注七十一 東營迎于北復東南流轉又會

歙西歙北諸水入于歙浦入于浙江乃龍從之山陽水逕叢山關過寧國

橫溪注于徽溪入于蕪湖又東北借溪之山登水南會揚之水入于練溪

餘波溉于田畝又龍從之山楊溪水南流而東受乳溪水東流而南受徽

溪水會縣南鄉諸水入于歙界離而復合于績溪注七十二 績溪在縣東其水離又

北大坑之凹乳溪之水過臨溪入于練溪注七十三 縣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溪

靖其旁以守又南登嶺之山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又西流入于歙界會

之縣各取北又南登嶺之山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又西流入于歙界會

界注于歙浦又西北徽嶺之山徽水陰水注于旌川陽水過東蘇渡南入

于績溪過脩仁鄉又南入于常溪又西會于清溪注于練溪至于新安江

朝宗于海

形勝 徽之為即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注七十四 東有大鄣之固西有

新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即山為城因路為險注七十五 徽城三

面距江注七十六 太平既出 自睦至歙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連通單車方臘之亂

兩崖駐兵下瞰平路離浮游可數賊亦不敢犯焉注七十七 方自白毫端

浙江者三百六十灘水之西入鄱陽者亦三百六十灘石之林立勢之斗

下注七十八 歙之為邑東有昱嶺之固西有黃阜之塞南有陝口之險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 鳳軍徵 六十

有弱嶺之阨陝口歙睦要津溯流而上懸難復石九十餘里注七十九 唐白雲序浦

口歙睦峭峻兩港合流僻處一隅屹如保障注八十 唐白雲碑浦

陂澤其溪流秋又清淺春夏淪水則深注八十一 休寧之為邑東有古

城巖之固西有黃竹嶺之塞南有白際山之險北有石坑山之阨注八十二 高山溪

川長林沃野民居之稠物產之夥注八十三 新安真諸郎之中而休寧居諸

邑之中山水為奇注八十四 休寧之為邑東有五嶺之固西有梅

源山之塞南有大樹山之險北有田嶺石門之阨窮僻斗入重山複嶺百

年以來異材間出注八十五 祁門之為邑東有脚木嶺之固西有歷山

之塞南有梅南山之險北有大共山之阨重岡列岫四外繚繞注八十六 方貢錄記

對峙巨石夾以峻流以關門之地為控扼之方張理詳碑黔之邑東

有石門之固西有頂遠峰之塞南有魚亭山之險北有牛泉山之阨自墨

嶺兩石對峙如蜀劍門地利坡麓左柔盤谷右溪呂左史送結溪之為

邑東有大鄒山之固西有大黎山之塞南有石照山之險北有叢山閣之

阨境界宣微叢巖復嶺四顧渺然摩士程敏政又當宣歙之交尤為阨塞

險絕程南送

風俗 郡有三俗附郭為歛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備於禮貞安逸

樂而心矜勢能之聲播其奇贏以相誇訕然其人貌良而衣途整齊緣飾

文雅為獨勝焉白嶽山而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為祁其西南為婺源好儒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九冊鳳寧徽 六十二

而於議論柔弱纖肅臨本比若稍增師矣然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以

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為黟地小人寡纖儉大類和藝爰益甚焉頗

有稼穡之業實木少又自古之遺風焉聊山之北為歙之南東二鄉又績

邑也其俗埒於黟而縉紳之士過之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

方音大氏相類也即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僻剛而不化高水湍悍

少猶蓄地寨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其

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墾為田層累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

一畝快牛利刻不得田其間刀耕火種其勤用地利矣自休之西而上尤

稱斗入歲收重不給半餉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芻而食暇日火耕於山

早種旅穀旦則俱出拔峻壁呼和許之歌一唱十和膚次比耦而汗種以

防虎狼夜則俱入持薪想輕重相分

徽州府四境皆阨塞大鄒豆嶺雄其東浙嶺五嶺峻其西大鱗白際業

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益有一卒舉礮千夫沈滯一人負戟三軍莫抗云

歙縣治城壙四面依山頗稱峻絕東南百二十里有王干巡司乃呈嶺

關為巡司重門南一百里有街口巡司西北百二十八里有黃山巡司北

八十里有著嶺關寇之由睦來者警先歙街口呈嶺為正道連嶺危峰嶺

為間道時議賊出西安首由連司龍鼻頭至廣利休寧縣治城四門皆

為通衢要地西一百六十里有黃竹嶺巡司今徙東南五十里坎慶南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九冊鳳寧徽 六十二

十里有白際仰山二嶺為要餘境則守在歙婺源和縣為固是休寧為五邑

之中都會之區時議開化一縣西和德興南連玉台北際休寧東婺源

縣治三面距河一面依山其近南距河陸水有三路通饒為尤要地東八

十里舊有大鱗巡司懣寇之所必由為六邑要衝西八十里有太白巡司

西北七十里新設嚴田巡司二地皆饒寇門穴然嚴田不如太白之要寇

之自嚮來者警先歙大鱗嶺為正道白際連嶺為間道乃大鱗嶺界南三

十里為嶺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流合河為允溪口尋河合官道為

華埠由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山首嶺山也是故華埠

者益之集也允溪口者益之衝也雲霧山者益之大巢穴也昔嘗建巡司

于大嶺嶺盛頗高矣太平何公諱復大嶺嶺 國初嘗設潮江樓營金事

分司于發源縣縣人設守禦千戶百戶所堂無意哉分司與所合無議復

邑南七十里大白嶺村有墻堡周圍五里建立三門隱然城墻坊道鄰冠

嘉靖中流村潘氏以地即如湖表北自華陽里 和門縣治一面依山三面距河厥宜築城若擇

險而守東之華橋西之夾耳嶺北之石欄杆南之潤溪口皆為要地西一

百里舊有良禾巡司東五十里有柳木嶺西五十里有武亭嶺南九十里

有側嶺北五十里有大共禾成二嶺寇之自繞來者警先要源火則和門

西界七里亭和門側嶺為正道注云二 演坑舖長隆嶺為別道注云四 縣四境峻絕

易守東二十里有東文嶺西十五里有武亭嶺曰西武閣南三十里有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九 風軍微 六十四

水嶺北四十里有羊枝嶺曰縣北關東南二十里有枝閣嶺嶺稱天險寇

之自池來者警先注云五 羊枝嶺為捷道大洪嶺為別道注云四 績溪四境之險

西北三十里有濠寨巡司東四十里有佛嶺關東南三十里有梅嶺關西

北二十里有常嶺關二十里有新嶺關北三十里有叢山關寇之自宣來

者警先注云六 叢山關新嶺為正道舊嶺關為間道

強兵 強兵之由，于術之強也。今人多云西北兵強東南兵弱，乃漢高

帝用和門人梅銷伐秦入函谷關東漢馬成用縣歙兵擊李雲崇資用縣

歙兵討琅邪賊勢兩唐吐突承瓚用歙州兵討王承宗裴度用歙州兵討

吳元徽南唐陶雅用歙州兵西高饒州鍾傳南禽杭州錢鏐東執婺州沈

夏又西黎信州危仔倡乃知兵在將強將強則兵強又何憂乎勸敵哉

義兵 新安古昔梅材武或扼腕倡義或應募勤王務為高行奇節其天

性然也然耻於自薦多潛伏山谷守土者能如吳玠激厲蜀士必有如海

軍程靈洗之拒侯景績溪汪華之平僭寇休寧程潛和明王璧鄭傳之扼

黃巢歙錢鏐將累之破金虜云

虞御史民兵疏畧曰今之軍伍即唐開元之府兵也弱亦甚矣竊謂不待

變法而可以瘠弱為強者計獨有民兵民因田而出兵因闕不知有微

兵之擾兵自食其田官府不聞有餽兵之費所司既得以時料簡而老弱

難容後者又許其隨田更代而額數常足此制法善者也通年有司周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九 風軍微 六十五

舊典徒欲務為威鎮如宣城原編八百名既減而半矣今則一歲之中又

以四百分為兩班僅給銀四兩是則應官者不過二百而已於其中又太

半後於府縣其荷安以備非常者恒不滿百人民難利手減銀兵實疎于

防患以時考之知必不可謂宜急復往年之數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而使

皆聚于邑若民病于銀重貽當下令凡戶出兵者量蠲他役以恤之兵不

可以恒聚春夏秋三時則許其分番赴操使盡力農畝有事召之仍令畢

集冬月則併班操習備必合數邑之兵而大閱之至於選兵之法要當首

其土著試使負重行百步外能三石者為中式不及者黜不然以強弓勁

弩連發試之句質其勇健不當較其為親丁與否也遴選既畢則登其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九冊 佩率微

六十一

信義為鄉里所推者按之其次者為哨總應役必以親子弟充之甲必
通加表異取其服衆體統既定然後以特教訓冬月則操三歇五餘時月
操二日而止兵有某等之令作軍之者而監役者請如弘治事例坐之君夫旗幟器仗儀
皆衆兵自給臣謂受直之兵不宜重困請量徵免編之田畝銀一分舉一
縣預之多者可得千餘金少者亦不下數百即以編審之年歛之于官而
使縣巡捕掌之稍取以治資衆後有勝敗兵自治之餘銀則以算教場犒
勇士備不時之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九冊 風車微

六十七

儒學倉米曰各縣儒學倉米曰各縣存留
倉米曰本府撥剩米 其二為起運米米曰
有四曰庫庫折銀米曰供用庫米蘇曰南東
衛倉米曰改解太倉銀庫米曰改解安慶
米
農桑鑄銅 其賦納南京戶部
課程 一曰茶株課鈔 始于洪武 二曰酒
醋課鈔 始于永樂十年 三曰房產賃鈔 始于洪
武 四曰花椒課鈔 始于成化 五曰果木花
利課鈔 始于成化 六曰桐油課鈔 始于成化

七曰里窪課鈔 始于成化 八曰油榨水磨課

鈔 始于成化 九曰水車磨課鈔 始于成化

十曰茶引絲課鈔 始于成化 十一曰稅課司

局課鈔

戶口食鹽

歲供之目有三一曰歲辦之供二曰額外坐

派之供三曰不時坐派之供 舊志云不列其

樂運則營造之時有額辦有額外派辦每軍此六縣

里中辦的至弘治十四年始有不時坐派城碑等項嘉靖

間雖外不時坐派數多坐堂今以嘉靖十七年以前款

陽此極書冊兩載額派里中者為歲辦以後坐派丁糧者

為額外暫徵事已

歲辦之供其目有三 一歲辦戶部軍需

之供 其二為戶部坐派先修寺廟用 菜芦 西香 華茶

核挑 銀香 時客 不煙樹肉 其三為戶部坐派中

丁二庫料價 百藥燕 穀花 二味 槐花 烏梅 生漆

桐油 生銅 錫 水牛皮 牛筋 黃牛皮 其三為南

京戶部坐派物料 黃蠟 白蠟 葉茶 牙茶 其四為南

京戶部坐派供應 時客里砂糖 銀砂 二歲辦禮

部軍需之供 其一為禮部額派供應牲口 肥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風車微 六六

此登肥雞 其二為南北二系糧部額辦藥材 三歲

辦工部軍需之供 其一為工部額辦顏料 硃

花 烏梅 梔子 其二為工部額派歲造磁足 其三

為工部額辦歲造解藥 其四為南京工部

額定糧長勘合紙 其五為南京工部額辦歲造解藥

軍器 其六為新安衛收造運糧渡船

額外坐派之供其目一 工部額外坐派之

供 其一嘉靖三十九年工部題派四司料價 其二嘉靖

三十二年工部題派碑料

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一戶部不時坐

派之供 其一嘉靖三十九年戶部坐派防虞軍餉

其二嘉靖三十九年戶部坐派協濟江防軍餉 其三嘉

靖四十二年戶部坐派協濟海防軍餉 二工部不時

坐派之供 其一工部坐派城碑 其二南京工部坐

派青蓋竹青椅竹黃席 其三工部坐派越龍衣

白心毯三年如車二三年一汰 其四工部坐派木梳正

德十年帶建乾清 即穿宮嘉靖二年營造仁壽宮

三十六年營造 大朝門殿凡有大工則派 其五嘉靖

三十九年工部坐派四連上料 其六嘉靖四十年工

部坐派冠項儀仗物件 其七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風車微 六六

部坐派生活相油等料

三撫院不時坐派協濟

他郡之供

其一嘉靖四十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撫

上之國

其二嘉靖四十四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撫

四京

四撫院不時坐派備邊之供

十四年

撫院因牌行去府將三十五年應編地價人戶

提編一年

不分銀力差往供編銀而解貯和江府聽

便軍前備倭費用

婺源志載

萬曆二十九年坐派包納贖銀若干至三

十三年止

四十七年加派道餉若干嘉靖中南北

多故上

不替與歲賦軍需之外多不時料派自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下

部司司職官類能派出不時者事已停罷今行一

條編注一切軍需司司總辦物料如新例採礦採

不諸邑備

歲用之月有七一日俸廩

三曰鄉飲

以上係均四曰收恤

四曰公費

六曰供應

七曰樂育

歲役之用有八一日均徭之役二曰里甲

值月之役

三曰新定糧長之役四曰新

定收頭之役

五曰解戶之役六曰軍戶

之役七曰匠戶之役八曰獵戶之役

婺源志論曰子稽全甲何其額外之目終一也

稅起于熙寧十九年蓋均輸手實之法師魯孔

之政習而愈多愈甚相襲之久視如故常即蓋

臣認圖按揭籍而取之曰歷代空額固然身邑里蕭

條元之叩心惟在上之人加意裁

徽州府負稅派納南京承運庫絲折生絹八千七

百七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按弘治壬戌志載

初乙巳年餘縣夏麥以附元額虧欠正耗脚步九

千七百餘石全將本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鳳軍徵

上

十頃每畝科絲四錢補納元虧步數此舊志之

說也見有甲辰乙巳二年增賦步數可考及略

大明會典徽州府南京承運庫人丁絲絹八千

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五分三厘二毫與舊志之說異焉

據會典則徵之額為人丁絲絹非補步額也且順

天八府供派有人丁絲絹據舊志則缺之絲絹為

補甲辰舊額元虧步數當為虧步即宜糾步

補之不應以絲絹折補也且缺既已糾正步數不

宜加重如是則絲絹非缺產要得全所產之物而

責有於無即就全虧步九千七百餘石以今官則

准、每、銀、三、錢、以、銀、三、千、餘、而、已、乃、補、公、十、七、百、七、十、九、元、十、兩、一、足、銀、七、錢、銀、六、千、兩、有、奇、多、寡、之、數、遠、不、相、符、同、到、者、不、宜、有、是、武、也、今、似、一、夏、秋、與、秋、糧、相、等、銀、民、之、不、受、以、英、成、化、間、張、氏、訴、官、曰、則、重、即、蒙、裁、減、有、能、錄、此、例、以、上、際、未、也、不、蒙、裁、減、之、惠、也、敬、錄、會、同、舊、已、奏、以、部、見、著、之、于、篇、以、俟、後、之、別、者、稽、焉、

萬曆四年、欽、民、神、嘉、謨、具、一、奏、大明會典內、開、載、徽、州、府、人、丁、總、額、八、千、七、百、七、十、九、足、四、尺、三、分、三、釐、三、毫、遊、年、戶、部、勘、合、違、典、劉、府、昭、前、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九 冊 風車徵

十一

徽、解、既、無、寧、派、銀、縣、字、係、亦、若、免、耕、五、縣、文、移、欽、民、社、代、五、縣、糧、納、事、下、極、按、議、以、結、解、一、部、稱、謂、已、久、違、難、更、變、合、于、欽、縣、各、項、均、平、之、內、派、銀、三、千、三、百、兩、以、派、五、縣、則、欽、縣、雖、未、減、于、偏、累、之、錄、銷、而、已、減、于、歲、辦、之、均、平、五、縣、雖、量、加、于、可、增、之、均、平、而、實、未、減、于、二、百、年、之、錄、銷、戶、部、尚、書、殷、正、茂、欽、人、也、而、後、論、以、人、丁、錄、銷、此、六、縣、之、所、苦、爭、者、歲、糧、雖、派、則、六、縣、之、所、相、安、者、與、其、抽、減、于、所、安、之、中、而、無、以、杜、特、米、之、騰、勢、孰、若、即、此、抽、減、之、數、以、飽、五、年、不、飽、之、爭、而、六、縣、雖、派、仍、如、

舊、徽、則、則、其、名、元、正、其、高、尤、賦、其、事、尤、易、而、彼、此、之、心、先、服、矣、得、昔、以、人、丁、錄、銷、三、千、三、百、兩、派、五、縣、而、整、源、休、寧、相、繼、聚、民、鳴、金、時、旗、纛、咸、不、變、極、按、不、得、已、行、今、即、嘉、謨、究、問、以、謝、五、縣、而、後、處、得、整、休、二、縣、之、番、首、若、璫、辟、于、是、錄、銷、仍、歸、欽、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九 冊 風車徵

十一

欽志風土論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蓋其隆矣于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閨閣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城獲服勞比隣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偽未萌許爭未起莽華未舉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舉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賈交授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于是詐偽萌矣許爭起矣莽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其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賈多有窮產自無恒賈易紛紛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于是詐偽有鬼蜮矣許爭有戈矛矣莽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變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又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阜地貧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則隱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集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嗟夫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閭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哉

娶邑五年一保十年一役後改爲均平均平者見役里甲賦錢於官給一歲用也既輸此甲首歸農里長在官專事追徵勾攝其法自隆慶三年巡撫鄒院海奏行一條編例始歲用分爲四款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三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用無常待不時之需也四曰雜役謂併力差於銀悉從顧募者也其銀則徵收貯庫臨期支給云

兵防論 夫徽在萬山間綿延峻嶺較之平原廣野防禦宜易然當宣
睦衛饒池陽之中界縣三有山冠竊發數百為群土人聚族而居不習兵
革一聞小警羣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
矣乃其從入之道大要可觀由宣來者警先靖火則歛之北界故叢山關
新嶺關為正道若嶺關為間道由睦來者警先歛火則休之南界故街口
司昱嶺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間道由衢來者警先歛火則休之南界故
大嶺嶺小歛山為正道連嶺白際嶺為間道由池來者警先歛火則和之北
界故羊棧嶺為正道大共嶺為間道由饒來者警先歛火則和之西界故
娶之七里亭為正道梅林嶺長降嶺平墓嶺莒徑為間道和之側塢為正
道然此亦大較言之若論緩急其重惟婺源平夫婺源當浙江之衝為一
郡藩蔽今縣東大嶺嶺界南三十里為衢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九冊 風車微

五八

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路為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
山者銅鑛山也合金衢嚴處紹徽何戈林警常數年歲久脉枯礦發為竭
亡分之徒不足以糊其口乃始集華埠為盜故銅山之禍機潛而勢緩猶
蓄毒也華埠當通道有市店逆流由馬食渡休及歛流捷通衢金會徽之
水路於嚴州陸續出德興過玉山岐多而難緝盜恒出沒於是故華埠者
盜之集也尤溪口塞羣山之隘多坊店之居盜於是泄有而通無交通之
久坊店利其有而間為之居傳故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當萬山之
會外品而中街蓬居之民不下二百餘家據溪為道連絡諸郡故盜恒據
之始則山客與盜猶相安既而通貨賄紳婦人更相與為奸利而羣居
之失故雲霧山者盜之巢穴也黃岡山容通大嶺嶺盜之行劫於大嶺嶺
者率先白居之履趨行劫暮轉宿於黃岡次日乃得散去故黃岡者盜之

停驂也諸皆環鑿而近要尚可得而安乎要不得安則歛休之守不固而
事愈可憂矣至於郡邑卒伍之制則猶有可議焉國初之即止以衛所
之軍拱保護迄成化間大司馬馬文昇始因衛兵耗脫更置民兵而衛兵
幾為虛設既而民兵亦漸嘉靖乙未御史廣公因宣事復加區處奏請行
之可謂實矣尚無明政何也此間族黨之法廢一切支吾皆苟道也試以
今事明之羣盜之興非盡異耶要必內蠹此為之地內蠹宛伺已熟乃始
勾引外賊此非周法之廢民無職業之明驗歟逮特衛兵則清調選間無
以急民患近賴民兵則遲延避無以摧敵鋒兵民既分職勢之相聞如
此也宜徵王文成十家牌法行之庶乎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九冊 風車微

五九

淮 備 錄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江入海而入淮。其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相連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廣陵經海。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楊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水興開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覬覦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創開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瓜洲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果運海不逼出狼山收料角不平日即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邪。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注

一

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先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爲疏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泥爲不

能赴於海爾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

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

河之法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爲尤切要云。註而言之淮

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運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流以

是爲則。孟稷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決九川之水使各

通於海決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畎澮矣史

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無益我朝爲堰牐距川以之海正以

防其距畎澮而傷漕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爲但決其壅具非宋人之平

地害誌也

克先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蟄有曰防者後世隄堰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鰐之攻鰐之功惟障而已障即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亦防也防固克之法也使鰐之障非克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禘矣寧俟九年邪故克之防鰐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蓋變禦禦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絳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鰐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令開封漫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裨漕漕田者列于後矣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築陽至千乘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千餘里名曰金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隄

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今大名二府之清豐縣為石隄

自汲縣築隄東接昨城滑縣西接新鄉獲義東南接延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新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高古隄在大任今滑縣南足

雄掌科奏景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河者列於後

黃河南岸舊隄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趙皮寨東經丁家

道口至秦城凡五百里盡未有隄相應築接舊隄以絕南射蕭楊

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霍子頭止自霍子頭

至秦城七十里無隄相應築接古長隄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案俱有長隄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隄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隄以禦

河淮也不待言夫知中土之漑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波

礫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漑也不待言夫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

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賂由孔子之言

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曰高抑決水夫抑

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高有疏有防平當實謀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

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鳩流法隋當作堰周作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隄

隄千里高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礪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

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之治淮揚

運河不止法景又無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

續前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廢請前首者但據不易之山川而來之可

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左備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

遂以為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

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其笑乎今據九

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萬津者漢志曰萬縣曰商河故城

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鈞縣者漢縣也與獻縣隄由德州入海馬

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經淮水至于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淮浦亦清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伾碣石亦必如泗沂淮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九河多湮禹始通之入于遼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

字間如余所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云則其道迷而水不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邾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邾江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舊志云邾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大業間開邾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之官河唐宋以來刊於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運河名之宋殷鑒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只有山陽灣之險乃開東河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天堽於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溝水底高恐其泄也每竹渡堰入淮今新城創建北辰坊北神堰作北辰有北閘亦高末口其堰則今五壩面長隄皆自天堽之意而置者也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五十里此水經所指之淮陰也末口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廣益是今清江浦也殷鑒所

指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來口吳開押溝為取齊也。淮北為齊地。故
齊之口為東北口為奇武。謂木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且非取
道也。

漢宣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對田予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對茭葦也塘田可耕茭葦可爨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閘官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而北又折而西為淮面而南而復北而東而東嘉慶志言如此屈曲回旋凡濱湖之馬邏港太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嘉慶八年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以入于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碛以入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溝浦則向北以入淮鹽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折與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五

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湖爲鞞湖魚鰓湖得勝湖
及官河鹽河蘆溝河界河東界河汶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新運河
與新楊浦侍其汶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里口入于海
石碓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碓諸水不能至石碓口地高射陽
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閘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
助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於沮水不至石碓界河者與興
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于石碓其半由高郵入鹽
城若高郵之水道不通則興化漫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興山陽頗
同以南無恙故畧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西若
今之高加堰西長隄漕河塘皆陂也陂成故可溉可漕若射陽湖則不
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堰歲陂亦無恙故陂於山陽爲用最急今山

陽之民不講險而日惟市井刀鎗之競無百年之累惡不知其說及觀韓信傳云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指揮為吏則山陽之民貪而不為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却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堤後史登有威名性無文武其所築堂止於其州凡淮揚之塘堤必皆其遺惠也淮陽縣志云宋楚州司戶奉軍李孟傳曰其境內徐公塘其水經與九里錢沖之所修陳公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東不止一重水有壽淮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車空江淮之地而不戢兵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授而取之晉祖邀荀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牧揚州與召伯塘以屯以漕漕之平陳乃開山陽濬以備巡幸而隄以御名唐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六

于隋李吉甫蓋修塘以通運李承榮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陽東有長豐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淮以捍海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南唐復用其策當湖之利較昔為詳我朝漕艘運軍屯民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堤堰塘壩閘閘運之置意孝之平法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時昭之界魏對艾集此灌田儲粟晉亦於此也因以為中原之圖

魏與吳戰不免而還帝劉楨湖水稍進留船付蔣濟而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船令聚豫作土豚道斷湖水引船一時還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矣慮接土豚一作土騰一作土地土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堤隄過

湖水全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謂不得全船入淮將燒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人名精湖又名津湖蓋魏時行於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豚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據湖以通運無始其意也

運道運鄭廣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迄津湖抵板橋穿河行舟至清口入淮史志言清口易知具古地名前後各條具其有緣津湖多風陰宋人於湖中心築土隄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隄每行舟泊岸德如堂與不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間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酒時則扒湖入河山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不南數十里最忌河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六

常泥沙以入故為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湖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後山陽之大所謂行天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倡為由關之說故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漫河底反高於平地蓋費挑濬之力而自苦也大抵運河惟淺濬為患魏之土豚宋之車畝近時之牛車車畝近時之牛車畝計後牛車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謂江南之大正德嘉靖以來皆謂山東河南江北夫每大濬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閘迄今不濬將恐塞滅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永食縣官而為之作過兩便正此意也聞之故事官料部典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書治

之今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以俟云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汭江亦曰韓渚漢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葦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昔永和末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射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湖西北出大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大耶與軍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乃鑿馬瀨百里馬瀨白馬湖也蓋徑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與汭江築水皆今運河也昔以前由諸湖在曲多風險至陳敏始為直運謝安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八

為據其後隋皇甫唐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我朝平江伯倫之其制尤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備固缺不過二科宋都建康以承天之武大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若今追踪衛霍大田淮泗內實有徐徐卒十萬不足為也唯安邊固守於義為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聖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承天之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農廣之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蓄若祖逖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食足而後能遠其警清中原之志謝玄先屯淮陰次屯却徐兵食足而後能捷肥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亦屯田江北以為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語及田夫則謂謀不廣萬一

南北斷絕倉庫虛度民何以為食官何以為守報我朝漕府倉司註設於淮定軍軍政而塘堰埭壩諸水利尤無七法士君子幸注意焉書宋人承珠玉以珠玉為一飽而不復此江淮之共苦也元之末宋求結紉以救飢而亦從此淮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習刀鎗以為世業而不為農

齊書云官漕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濶皆今運河也此齊穀貴而書左丞蘇珍芝議脩石簷等屯自是淮南軍防食足少止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于此作白水塘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即石簷也一統志云古汭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汭溝自山陽淮陰至於楊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徑之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九

隋煬帝至破釜濶通駕至而雨乃易名洪澤濶齊書云洪澤濶在淮陰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又云割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淮安縣屬山陽郡宋洪澤縣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為洪澤濶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界非隋濶宋縣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釜濶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在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實難美唐睿宗太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揚州黃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為盱眙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雲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并海濱棄

地為良田積至十萬

開元中刺史齊幹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本州回遠六十里今為運河也

開元末刺史齊幹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于淮既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尋乃停廢却行舊河按地理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也

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二子堰其形為一中有蕭家牘蓋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畔水足而徐灌東田蓋因地勢以行水而為之利也後堰為龍所破因在山陽時胎實應三縣之界故無專論之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

肅宗上元二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劉使晏自按行淮陰達河汴為通濟渠

代宗大曆中淮南節度使李承泰置常豐堰于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鹵收常十倍舊志云去城東六十里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白廟灣口入者每東風大漲三五日常還海水入射陽湖水漲漲常至平河溪田多浸范公隄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豈小哉

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國之右引陂水建城隅以通漕輓溉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逐上衝壅淮泗開府張公徑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逾年而城邑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安陂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於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安平河之法始此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浚一云長利渠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濇橫曰浦今淮揚間往有淫浦云

敬宗寶曆二年鹽鐵使王播自揚州開門水古七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

昭宗景福元年宋金忠將時溥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繚本為終今作壽按今城南漕隄之東有渠常潤惟雨集則流通至平河濬經射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一

湖入海凡添水大水皆由此路

天復二年楊行密以宋金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溫以為運路久不行往菴埭塞請用小舟度幾勞遠既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遽接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為離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流矣嘉靖乙卯黃河水溢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寧縣毛竹岡子仙桐君閣河孟山高嶺陶溝潘盧子三村灰骨堆特難家灘徐晉口曲河集瓦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之汴河諸小渠然黃河淘漚已久底面深闊雖間有浮沙淤澱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壅可行舟水退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為也

嘉靖壬午邵宿於濬余汎舟自徐而下忽隨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為

沙翁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舸由上邳墩至下邳其險至甚幸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經高欄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此時撫院階所陳公欲令運船於此北上今余試之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此所以常大常於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右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而貢沂沭之道起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汜舟甚利比海運蓋千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屯田以實邊焉延己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墮廢者白水塘在楚南六十里鄧文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賈唐之西肝昭之東更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英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二

慈恩無詐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詣民田悉令還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舉兩得之乎又楚多荒田主不能耕有耕者輒有訟既認亦不能耕與其荒於家不若屯於國堂不聞鄧文祖避荀羨謝玄謝安皆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徐開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焉不於此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為佃戶追踪昔賢順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為灌田之利欽洙之策何可非耶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此神壩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

江唐人大驚以為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入淮今疏為平水堰灌水今在楚州城西老灌河是也嘉定志云太守應純之自管家湖與老灌河接處為斗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鳥沙河也開灌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否而然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始濟一時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實不可開河也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縡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移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真宗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三

五種載煩於鹽利軍民罷於牽輓官私船艤由此達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駁龍舟新興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為第一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鑿漕路為鹹水開蓄水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按禹均江海唐平濬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

神宗熙寧九年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又天長縣白馬沛塘楚州寶應縣近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港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欲令各路轉運司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己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

用土二十八日開新河未必如此是為舊河也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

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九里久而浸滋歷年四庚公獨請復舊治起十一月壬寅至明年正月丁酉而果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極欲自洪澤而山整龜山東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符之奇入對虎言上有清溪下有洪澤而風濤之險以百里准通嚴羽公私之載不可勝計凡諸轉運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暨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障可免風濤覆溺之患此是清口裏河若泗州龜山左為阜陵湖尾何可壅塞乎清口自古開湖北此言取淮經洪澤湖外言南開內湖自足蓋淮水雖清自有其源久故以開湖之帝遣都水監丞陳南經度估言往手田崇任淮南提刑言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後今既不用障蓄水惟隨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信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四

數年所損之失足濟此後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謂大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刻石龜山至是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浸衝刷侵岸漸成墊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湖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二年平江伯傲其制建新莊等五牌則宋之洪澤以牌名非今之洪澤鎮也不置牌者外有二壩平江伯於牌外有壩亦其意也蓋壩以護牌乃硬壩非車盤之軟壩也水發時勢傾入牌板不能下暫閉一時而已又云邗溝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山以鎮名非泗州之龜山也考之地理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而人每以為言者蓋水發時平地滿流私離鉅解於此往來而商船稅料亦於此漏小人樂之望知漕規鹽

法課額正所集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闊二十里長四十里中多陵阜泉涸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淮常注湖黃合淮亦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急東衝郡郭西踰龜山浸桃渚北滙清口南刷衛陽周圍四百里災無際漢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含清口之安流無故而尋險適美古人用水以灌為國也因以溉田為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為首敗澤之法使無潰決會河淮以距海為要徽宗崇寧二年詔淮南修通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口五年畢云一名通明河按宋運河在於楚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志以前云清口真楚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泗而所謂泗者真清口也重和元年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五

開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濊委陳亨伯措置三年詔發運使以車畝水運舟三月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網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濊故不能運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見去江十丈其數載用人工車畝引江潮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失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海陵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端以山陽灣近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祐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縣城南接運渠設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歲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陳塘塘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稔條具措置以開按運河通利以

澳關舊水啓開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固不復知有國計政朝廷
屢有提舉澳關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莫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
澳運河淺淤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革循舊章且值時雨水
遂足因於是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溢輸半歲禁網舟蒿工附
載私物公河水增漲其令如舊未幾忘玩復淺淤矣

初淮南運歲旱漕運不通楊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開運河與江淮平
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使重責為宣撫使譚頌為制置使貫欽海運陸
贛鎮款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李伯達其屬向
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歲昔
唐李吉甫廢開置堰治陂塘池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經
歲三日一畝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食比年行直達之淺走秦鹽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六

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順毀朝宗閣自洪澤
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諒故山陽上下不通款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
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水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
河口作一壩以復朱吏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水洲具泰三河所分於
此神相近作一壩權開滿浦開復朝宗閣則上下無壅矣李伯用其言
自後滿浦皆通利云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啓閉有時比開運網及命官委攝事承指
揮抑勒不時啓閉走泄河水妨滯網運誤中御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
以運河淺涸官吏至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
庶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到奏宋之漕規固有啓閉一定而不可移
觀之舊而元亦
網使故龍之也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躪未遑師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開泰
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舡又
詔宣撫司毀拆其揚堰開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淤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宣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淤自揚
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埭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募年五千開濬
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淤之處如法開濬洪澤今
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鎮至
泗州屬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倉趙伯昌言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
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表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點防使李承所築遠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十七

民田屏蔽盜竄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大聖改元范仲
淹為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濫奔沒田產毀壞亭竄其請于朝調四萬
餘夫修築三司畢工遂使海潮沮知瀾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真底至
今賴之自後漢失修治總遇風潮怨聲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
來屢被其患所陷洗蕩虛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
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倉監司今後擇海堰如有塌
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從之

孝宗淳熙八年置都漕塘於淮陰縣西南漕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
為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指此塘灌
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

徐前人築壘成堤以受谷開廢壘既久見有古基此可以修築為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並網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楫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圍田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楊子尉階衙內帶無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肺諸港今河水走綠瓜洲上中二肺久不修治獨潮牌一座轉運提益及平州共竹修墊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壩亦復損漏今有司董理上下二肺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曰孟子以江淮河漢為高功今江合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美邗江半湖半瀆居淮南運渠之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十八

而運鹽河乃其支流農治溉萬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瀉港踰百不止溪創陂塘以資稼而輻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而水無源泉洩多則淺而漕無濟多則圻害稼故歷代有堰牌斗門石礎泄洞之制以為之節宋廢三堰牌無啓閉阻運舟者久之朝廷方議陸輦海運陳亨伯奏復堰牌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費而牌可妄啓也哉瓜儀諸壩壩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涸可立謀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顯皆奏置牌於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閘亦改為牌有事則兩牌下版蓄洩得宜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唐引水所溉者高隴固田而已若湖田溝洫支分派注來常灌而通也書稱禹沿于江海達于淮河貢道導夫孔于樞紐盡力溝洫於農焉有閘耶江潮有溉田之利順海門縣田被冊沒者控手撫卿高公友璣奏屬

今年之捐而引以難田補為世業育鹽之利資於海潮而潮亦弱民已亥之歲所捐冊丁踰萬而老稚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合築堰以捍潮又今居戶鑿池築墩以為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交封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為緇漕泄無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舊隄以捍風浪興化鹽城之界在裁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完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無揚州鹽鎮舊有隄闌乃泰州泄水之虞其間壞久亦於此創立斗門西引天長以來數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清安諸湖亦運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海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十九

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興此水亦在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入海處有石礎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共為石礎三斗門七此運渠也為名錄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固損之築隄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園橋南至褚廟岡蘇大堰廢而不治今春猶在若復之則興賢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衝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城形勢日振創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元楨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因塘得為此山岡阜重疊豁濶禁行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二曰河善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

二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煙浪塘在堰內蓋三堰既制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為白水塘今修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失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入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固阜為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賊塘岸脚潤者十餘丈歲月既久岸基低度與塘面不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七方可儲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泄塘下田亦合修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一利民開所佃塘內上畝之田二千餘頃虛廢在院皆在島西隅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堤岸難測如黃家園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漑則皆成沃壤一利也時貽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他敵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閒開斗門灌漑則冬春水勢必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一

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而將貽保聚止是一卿不能盡杜他虞竊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臨衛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未遑兵徑行橫絕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里水至此●勢已減緩若敵自淮陰直起城下凡四十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無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搖撼且常巡隄岸以防衝決

凡平安撫秘閣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而此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帶湖蕩相連固結甚廣而維多有畔岸而泄水虞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為蓄水之所則一望彌漫而敵人不可向通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不可泊擺船隻此策既成則城一面必不可收庶乎

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為戰守之計續申所募管家湖產初未相視欽於舊運河相除淺水之處用椿幫築今奉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今則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岸却使舊河與湖通連蓋使水面深闊遂開一河於湖岸之北蓋壘湖岸底闊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管家湖與老龍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濬方圓二十丈置斗門水開自此西湖之勝相權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矣接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隄中有仁濟橋曰隄句分為南北湖咸水斗門宋曰磚關在今南鎮壩洪武間因占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枋欵因挑河出土以為岸後因工大故續申之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即老龍河也水教亭在唐家墩楚城北有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二

陰西有湖陰東南二面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為應純之之水櫃南宋時以楚州為邊陲故應整置留意如此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類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曰而北曰楊家溝大倉浦田院浦有城浦即農浦東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浦施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潭浦是項津溝生溝蓋衛浦故網溝中心浦南馬通孟林浦湯家溝乾東溝此諸於射陽湖向面者也又東北至海只則有蚌港謝家島桃花河渡校溝曹溝趙莊溝趙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綱頭石灰浦廟子渡此傍於射陽湖之三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溝北沙浦塗州溝白水溝侍家溝沙堤小溝天新溝東溝史魚溝中溝天獨家溝白雲港林家港故地港蘆溝北官莊港松考家牛家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家溝葉溝崇磯溝

文陵漢唐象漢青蓮浦迄浦武定漢無名浦此折淮而上而流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復東南則又有橫浦周家漢蘆廟孫家漢高師浦小淮子馬浦待家上柳浦下柳浦此傍於曲折淮岸之間而流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此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有柳浦子王家漢南浦魚梁漢三家漢此又循淮之曲折而流於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為浦而之衆蓋為諸池引灌之利其傍為良田今則或通湖水恆來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頗有舟楫之利者惟為遜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農賈始病稍加濬鑿利莫大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轉運使能運多白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修至正末遂為張士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是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二十二

朝是以淮安侯李雲龍掌淮安衛鎮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船候朱壽督海運供運餉而已菊花溝俗名潤河臨河有開啓閉蓄水以濟運船有餘則泄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芻貨亦由此通俗號為柴米河是時諸比船隻由此車盤入淮舊志謂一時稱為水陸之便者也蓋城隍孫於此先運海河夫二點分後益城元糧棧於運河定於舊應而山陽獨任其役夫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關惠橋勝開南門東潮開以蓄淡水利便漕舟欽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海堤以後時常修築二十八萬寶應縣老人柏黃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人開寶

應直渠即月初自淮抵界首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因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家令漕舟盛行泰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壩入淮時瑄為把總官十二總兵官總督海運鎮守淮安地本是將五所重於六部以高郵家積糧河運蓋副之也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城隄八百餘里築高郵寶應范先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掌運推此二高郵始開白侍郎所開高郵之康濟渠乃陳平江永樂時所開之舊道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遂置新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淮 二十三

諸家築大橋江口四開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其後運於淺及漕漕水及私鹽船隻從此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輸倉於淮安江南運船由五壩車盤入淮舊志謂宋之上供倉在倉巷歐文忠公于後志所謂運次楚州泊於西倉數于倉事者也後因建常盈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引濬引舟自大江應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河之故道引水自常家湖之馬家至舊隄口入沙河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亭稅徵宋洪澤開創新莊福興清江移風四開連互啓閉或天初議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濬則元隄於是平江伯決意復舊宋之故道以爲難有湖隄人力可為乃罷復行此洪武時已由白浪言之菊花溝通運永樂神人於淮安之五嘴車盤運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并前四閘為五閘蓋漕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適互啟閉轉為避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易淤塞也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久於淮揚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減水閘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西長堤有五閘有諸壩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大長之界則有唐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苟多則自運渠之減水閘洞以下於漢東至於射陽湖又東入於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官通利惟淮之

射陽縣受黃海港以射陽海常經考之舊法新莊閘口闊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事閉之有運舟而發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洞而瀉去者總計其口闊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碇之海口其闊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閘常啓而不閉則水多或堰限清濬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天區：海口為能泄之為運道之長計者復用湖之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澤湖在城西白馬湖在西南智劉湖李皮湖蘆家湖俱在城內入湖徐家湖在清江浦南九黃淮水發穿阜陵湖泛清流入以濟漕湖湖運渠其勢甚險高堰之北青墩至韓信城一段皆非濬者為此分主事張譽於浦南築堤然必係濬乃免大患江都縣呂伯湖在揚城北四十里昔謝安於湖濱築平水堤田獲其利民稱其與湖皆曰呂伯云

樊梁湖在縣西五十里北縣西之湖皆會集東南有石堤西抵黃海江得泰諸流灑火湖在縣西南

高郵州新開湖在州西鹽社湖在州西

寶應縣珠湖在白馬湖在縣西指山陽界白馬湖水來自西五閘廢水來自南皆會于黃浦入

右湖

淮之堤堰閘壩涵洞滾桶為運河而設者難以備美今類附於此以便查閱

仁字壩在縣志云在新城東門外洪武元年知府姚斌建義字壩與仁字壩相連禮字壩在智字壩相連信字壩在智字壩相連永樂字壩在智字壩相連

右五壩皆軟壩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安貯於舊倉車

盤過壩後裝船入河淮至陽武縣陸運板衛糧自衛河達於京師九手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魚臺縣塌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十年高書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言奏開會通河十三年始罷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沙河以達清江建五閘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閘口壩即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新莊閘共六座新壩二座皆湮廢永樂十二年奏建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亦宋人洪澤之外不置閘之意我朝新莊之外有壩亦做宋人新壩之壩水發時暫集開以遏水頭水稍定即去壩用閘如常至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以凡遇水漲則閉則開而以為常法

南鎮壩在縣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開而為此又於東岸立抽分
廠於城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通行運船我朝不復由湖恐
商貨船料佳由湖而漲故設壩以遏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來
時而而漲自西而東直衝包家園一帶運隄此壩之誤又以禦湖衝
而防運隄也

蒲浦壩舊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閘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
由此宋河渠志向子謹奏請權開蒲浦閘遂為軟難防內水之泄也
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其利害與蒲浦壩同二
壩即今方信二壩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為二壩與
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脚夫必欲開之臣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淤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二

軍屯民田場置之濟沒歲捐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言不可忽也
清江壩舊志云宋洪澤開外有新壩我朝平江伯新莊開外有新
莊開口壩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開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
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遇舟楫遂築清江壩以蓄水運船由仁義
二壩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壩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
漕船志又云清江二壩在淮流南岸主厥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
司集議設壩於此以車運船近奉河流數次皆會注新莊開口每將
開河淤淺若因時封閉以阻濁流便運船由二壩車盤與清河對岸
而渡不惟可以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開河挑濬之費矣嘉靖年間
漕河二院具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閘昔人築此以為永識又水自西北來運船東來

南風而至因土山之障風微水平往來便云余數汎舟其間乃知古
人精思一至於此

高郵州蛤蜊壩在州

寶應縣槐楊三滾水石壩在縣南井水石壩俱七尺以下畜水濟漕
七尺以上藏以濟農也

右壩

清河縣新莊閘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閘又
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閘也

山陽縣福興閘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閘清江閘在府城三十里
移風閘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二閘并清河縣新莊閘共四閘俱永
樂十三年平江伯建校閘去府西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其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二

以四閘不能節水倉卒建木閘以手乃梵以石人仍呼校閘云
藏水閘五座內漕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府丘陞建倉
於此以兌益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路也先緒廉訪為四寇坐
困南北不通全藉此以為命脈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閘漫
山陽運河之漲黃浦閘漫黃浦湖之漲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
並開則下河之田盡浸矣嘉靖間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
漕河閘督府總我親至黃浦開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近因下河田戶
告塞二閘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開下河田民寔自貽
害若至極矣故不復二閘非全計也此條與復閘制書
新路開三度詳大嘴通漕開詳嘉靖三十一年今廢興文閘在府南漕河閘詳萬
年二閘最為漕水之衝其工不宜苟且無益及害也

舊城西水閘一座北水閘閘一座新城南水閘一座內城中有市河通皆即長行者居者皆便即因洪水入城也閘以通之則閘小堅也土以塞之則城氣厭不通士民形弊日甚若建堅閘而閘通則仁禮權運隨之月城

有注來竹放便為而地方氣運無可復回也此最為便處而人講言之者以未得而先被擾也如無擾則善政矣

請復閘舊制書云板閘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啓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遠為啓閉如啓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啓新莊閘則閉板閘等閘閉新莊等閘則板閘為平水閉板閘等閘則新莊閘為平水故啓閉甚易考也令官如由閘唱籌扶幫序竹民如急令過壩自便又有板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閘即下板貼席壩之開水又有土壩亦復實集之必俟自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二十八

發漫壩壞不得入山陽陂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自時則定濁水泥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啓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為河佐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據我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渡孫家渡只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竹由中牟潁州東入於淮又復四角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和舊清口正在西回北顧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侵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所致清江壩置此新莊閘又在

其內加之啓閉有制故無三百里無大患其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連流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領方客無美

漕船志云永樂十五年創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船未過閘或下閘水未滿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休幫次爭先開駛者應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拿送當閘并巡河官嚴究問因而開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干礙勢豪官員奏奏以聞運糧標軍有犯非人命重情等候完糧日提問其上閘如已過下閘已開積水已滿而閘官失牌故意不開勒取官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淮

二十九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工部題覆奏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閘如濟寧事例依時啓閉行主事徐存義敘述施行記朝宗開河渠志云舊置宣和閘廢向子謹奏復近於水月寺邊造閘洩漲水入濶河亦其意也興文閘在府城萬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須為閘乃可放也濶河閘在府城萬曆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徐泗吳節為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樓石各土為閘開水以時能開其閘以度計者五十有奇揚州府江都縣新廟等十一減水閘在府城朝宗上下二閘在府城東濶鎮鎮城化九集在府城新開閘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

河口 召伯上下二閘在分鎮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東 通江
閘 水口閘在分州鎮大順閘巡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以閘留潮
水者留潮閘接車運船嘉靖四年漕撫都御史高有璟題兵官楊宏
以恭將張奎議奏移建於南改分名云

儀真縣羅泗閘在縣東南 通濟閘在羅泗閘北 響水閘在通濟
閘北 東河閘在響水閘北以上四閘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
重建 新閘在縣東北弘治元年建 濱江欄潮閘在縣南弘治間
漕撫都御史張欽等總兵官郭銘建議 東門新高樓二藏水閘在
縣東南按宋史有修復儀真等處閘則成化以來所修建者皆修
後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閘在州觀橋下車邏王琴二藏水閘在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一

寶應縣附城南北閘南北五里閘

右揚州諸藏水閘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閘運者耳

志云六閘既修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大率謂建閘
於上而藏水於下必於下處先立隄防使有灌漑而無滯澱可也若
高下俱利必建閘於適中之地使旱不病於高澇不病於下如唐家

閘及通州如阜之閘此以地勢言也及有石港閘東之宣家壩其水
通海多蟹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但溢決焉其害也必待米歲
麥熟穡事將興之時而取蟹魚人利舟之出入皆又於後塞以故上
流歇鄉之田歲憂旱者此之故也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莫大且於

石港置上閘宣壩置下閘冬春閉而夏秋啓下閘夏秋閉而冬
春啓更視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我 朝山陽閘創皆沿于宋而修飾之宋城西有磚閘一西
斗門三以接湖水今改為新路閘三城東有朝宗閘一以應近城之
濬今改為磚閘閘南岸有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為新莊寺五閘五
閘通五閘開以節運渠新成有北閘宋為北辰閘一常開議者請開
之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漲入城之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
人圖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利害率如
此母輕聽焉

右閘

高郵藏水閘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沿湖隄六在州東
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藏水閘二十一一座保在官河塘岸舊有十八座成化三年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一

縣曾瑞增置五座

山陽縣藏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
內受湖水外受河淮而藏水之洞藏米始由洞下民田於水發之時
倡言開洞開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多於寶應
也然欲保全漕運則藏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一石碣只在城北三里高寶興鹽之湧水皆因此
入海家淳熙紹熙我 朝洪武間嘗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因
戶塞之田益浸萬曆四年重修如故

右碣洞

桿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者唐大曆中李承所築又名常農堰在鹽
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堤興化泰州如皋海門鹽

城山陽皆有之洪武間修築以後常修不輟堰下舊有洞十餘海水入則近洞之田傷近洞田戶請塞之而積水後年種不時下又請開之大概水利害歐文忠公謂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范公留洞正歸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永興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璣隆慶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學士丁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天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我朝為新城北閘唐以前漕船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為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閘以入淮云萬曆四年築西長堰即其地也
西長堰自清江浦築王廟起至柳浦溝止長六十里乃合吳北神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一

平津而為一者永興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璣皆修之水輒敗萬曆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鹿純之於管家湖中心築隄永興中平江伯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楊景始砌以石焉
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楊景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接至黃浦六十里永興中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漕隄而修之嘉隆慶六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萬曆四年都御史吳桂芳知府邵元極俱重修
包家園隄北自抽分廩南至蔡家園長七里西與管家湖陽羨港水至為危險元至正間有包能者占佃淮陰路水田一園故鄉人名曰包家園築固水苗園穿湖為糧額所負其田多年荒之而子孫屢守其米水穿園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直衙門每春中檢銀山

陽縣調子夫金紅帶土常因水發園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發帑募夫於農暇修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處悉挖椿填始堅完矣

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舉新築以禦河濤護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開隄在漕河東岸北接舊隄南接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民甚賴之萬曆五年主事陳瑛築

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鍾樓共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鍾樓北至板開南隆慶三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水于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于內中間民始無浸而莫厭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一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閘而泄此隄不固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田園皆浸矣且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詳唐太極元年之役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鄭文所築詳南唐保大中元年之役
石錫牙俗云磯嘴在滿甯坊西北詳天順下
鹽城縣南門鎮隄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由侍其溪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王濬築敘諭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同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鞍湖通商貨民多便之
張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丈袤三十里其東又名高城塘

倚其以機船五十年知縣徐振冬洪武二十九年主壽榮致贈俱重

向新川范光湖石堤在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修開後河并為堤

永樂七年重修洪武二年修石堤後河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堤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後河名直渠為土堤後

將渠南北口塞塞未開

江都縣呂伯懷普武常大元十年太保謝步出鎮廣陵之步兵步兵

呂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於此築堤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此

於呂伯故名呂伯堤堤限也淮揚人呼曰河堤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上下雷塘司城塘通名五

塘滋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十八年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四

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或涸則病漕滋則運東之田皆浸矣

右堤壩塘

清河所清口以南有五關無堤關鎮

山陽縣枝開之南有五鋪係平大西岸多決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

稅和料之弊歲以決為宜如崇高岸處無走泄漕河之患有四鋪

係民夫城南五里鋪在包家園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漕溝

鋪二十里辛店鋪三十里平河鋪四十里漕河鋪五十里

黃浦鋪六十里自十字亭而下諸鋪有司兵無嚴辦

寶應縣九淺子安淺无店淺槐淺丁家潭淺白田淺十里淺白馬

湖淺黃鋪淺母淺有舖舍者一人共夫四百三十名嚴辦橋木四

千三百根旱四十三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高郵州一十一里王其子車運淺五里鋪丁家灣淺北門老兒

里淺廣四十里橋淺廣四十里水淺界首廣四十里各有舖

舍老人一名夫四十名嚴辦橋木四百根旱四萬束樹木多寡不

等江都一十一里花家園淺李家莊淺姚家潭淺吉祥淺江家莊

淺東西淺柳青湖淺李家灣淺頭淺廣易胡淺辛廟淺每處各有

舖舍塘長一名夫四十名嚴辦橋木四百根旱四萬束樹木多寡不

等儀真縣三淺麻線卷淺張家溝淺將家溝淺每淺各有舖舍老人一

名夫二十名嚴辦橋木一百根旱一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江都縣運河上置立淺鋪泰

備船草運有司夫即為備役

按山陽縣無淺鋪漕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河曰漕河而北空

於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每十里有水關有池洞泄水入之漲時又

塞今為長計合易以木石多增池洞今人看守之人凡堤下之人常

建議塞關洞患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必潰則久其孰若徐

徐而下雖多不為害米

右淺鋪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斗匯於清口而為洲者十餘里連

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濬又而弗績一夕眾見平江公擬特

從行水上若行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連舟大利郡者石士寧等率士

民以狀聞詔如江西常丹故事賜祠額春秋祭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景泰築管湖中心堤自宋應統之始北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二十五

平江伯修之以為幸發皆用土築至是始用石砌限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泄之於限上為淺鋪有曰四立鋪者屬軍衛修營於此處即鴨陳只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鎮橋南舟行湖中有漏稅料之便故築時即為兵時之計督工者之憤也固堅築以禁絕之唐朱泚將田悅奉表四立鋪之築故如此天順間道都水即督工於山陽滿浦坊作石鋸牙其制上布七星橋上蓋以石有美相入縫有銀三層惟以糯米砌以油灰長十尺俗云磯嘴其制乃古之鋸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河之水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攪則淤故一墩於三門再墩於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墩於滿浦使之翻騰踊躍以入于海亦巧矣今漫入水中者微露形跡或以為護南岸之衝洶蓋其然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六

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宜百步齒若人於上流置石鋸牙激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復作議者欲因地形為木鋸牙三功此石等此易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威設南岸百尺用度皆取之民民貧苦援故有開北岸以濬草灣河疏海口之三說不過嫁禍於北以自幸免爾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稍數千金日足辦此矣以機為

成化三年定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離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湖往來於船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湖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八年侍郎王恕即中即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水碓二座句城塘陳公塘各增築堤岸各造石閘水碓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即中重建儀真羅開通齊開警水閘東河開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記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通河之餘資開復河於高郵湖隄之高郵州運道近九十里入新開湖東至南北為隄舟行其下自開初以來導以橋不固以磚石決而復傾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入畧云張良珠覽柱石曰平阿諸湖風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湧舟與橋石遇輒壞多沈溺注六於是開河避之自州北之抗家嘴至張家灣長竟湖廣十大深一大有責而兩岸擁土為隄橋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開與湖岸之東人為開四池洞一每湖水盛從城殺鳥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美按高之復河乃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開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七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楊州楊子橋灣頭河道凡修丁夫萬餘弘治六年重建儀真縣新閘尚書王與有記與有記之記又建欄閘學士楊一清有記正德十六年管河即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倣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復修五壩

嘉靖三年即中陳敏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開為沙河築方家橋以車舡隻壩內建閘其歲大饑以此濟貧并掘夫之急民甚便之初知府葛永恩河隄內侵持不可准安撫指揮蔡某同府議卿官都御史潘瓊作河防議云地名山子湖連當滿一帶正係受水之虞此處築堤高厚尚恐不能捍

水乃謬於此開方家壩受水先手水漫黃沙從新莊開口入猶是以口
受水不能深入僅止於清江關上下挑濬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壩湧
入是割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濬河無不若塞而黃沙排淮泗
而注之江矣外河去東河濬橋近處止隔三十餘步遠亦不過六七十
步遠近運河不但毀開猶宜加土填墊高岸自山十湖至靈溝又須築
長堤以護之萬曆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堤適在其處
而方壩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

國初制置度堰閘壩抗河淮而之海拿河淮之水由方家壩南奔而
東流得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堤築矣欲求清晏惟修高家堰復
五閘之啓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美意運道廢興自此而分田民貧
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烏極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八

五季御史戴金請浚儀真永洲寶應隄下久壅河通若子嬰溝接渾河
長沙溝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
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華忠溝
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詮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築越河就中建成
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越河湖水減于五閘水下于
五渠則舟免風波之險水得暢泄之宜御史王鼎奏開內河行舟以保
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于三汊河口儀真上
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督河侍郎潘希曾奏准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因漕河
水涸將新莊開築閘在清江關設東西二壩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

岸順淮河而濬之以為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壩埂條決往來舡隻徑
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挑濬流通仍將新莊開增築高壩伺米歲水漲
即壅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舡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涸仍復開
攷自後凡遇水漲則閉水涸則開而以為常則往久之計庶或在此該
河院具題工部覆奏准行以嘉靖三年開方家壩及三十二年開清江
無用河防議之
說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聞人詮再奏修寶應越河戶部負外郎范韶伏西按察使仲
本俱奏修寶應越河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難辦奉旨依議
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奏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閘水集云議者
以為黃河汎溢中土蓋由東海口近年淤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
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口實有沙而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三十九

口更衝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口亦建
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又云淮揚
諸湖每風險壞舟近范光湖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業用心仁矣
議者謂不獨范光此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多開深水石
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伴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外則
開渠以通湖海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灌漑矣又云據泗州知州李天
倫留守張應鳳陽知府劉傑泗州指揮張鏐奉祀朱道先撫直役王良
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 皇陵南湖
水平面比水高七尺自湖水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
至 陵門高六尺 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寸一丈
况基連山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供任題奏如議云

河決獨高滿夫夫多修橋於所口私膜而私稅商稅者思
是年揚州知府侯扶開句城塘開淮安知府王鳳靈開運河以通射陽
湖可以灌田泄漕渠之族人咸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泰修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清江至十字灣長
三十里深一丈濬二十丈後天十三萬自弘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
數十年修山陽運河減水涵洞開舊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
擬為九尺修新莊等五閘嚴啟閉之節惟通運船餘皆由壩車運河
無於淺漲漲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補葺後省募金歲數百
而調牙夫甚數堰不時修于是決甚而工鉅矣固公在淮六年知漕渠
水利甚悉人至今稱之
十八年修雷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瑞於三里溝建通濟閘先是都御史潘瓚著
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東逼近新莊閘口黃沙易入欲於橋與閘上下
穿梁而南又折而西迂回稍遠開新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座啓閉應隔
沙於都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準量新口地勢高于淮城不
可開都御史王果亦令山陽知縣莊茂勸議莊議如周且為靈運錄
言將來若開此口必無淮城矣泰政李元聞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
序而梓之未幾潘瓚河南靈運孫家渡之役親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
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加堰不使河淮泥渾一毫入運河矣

按潘瓚謂清口河直運欲添開閘河令其迂迴曲折免河淮沙泥
之入省挑濬其應之河非潘意也潘之意後主於堰今人不講其已
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壩并開月河高如便於盤利而舊時
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此先是都御史唐龍開方家壩河時有
夫豈可引之入內水未幾唐有
清江壩車壩之奏而方壩日廢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舊有高加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開水利害
者曰大閘口堰連西入于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閘
口建瓴下注匯于津湖甚者穿漕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
及於海陵諸地通為巨浸問者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通
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

胡應思曰堰無壞也私離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啓閉也而樂商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一

如料之兩者惟思其有開也利鉅而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為度支
使以為辦其衆務當用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為士
類必賢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為彼之義士方且為彼之忠臣矣晏
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云

大運河為汴汴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曰清汴又何疑
乎公九年或以為汴汴曾通運又以為洪澤在汴將甚至以為揚城
以此非汴汴者何也高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
可修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而西又屈
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鎖鑰該抽分廳於西門外設浮橋
於板閘分南署於清江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開

疊防有人守之而於鎮城之中開府設帥分署本藩臬臬列郡縣衛所而營寨以時察治以漕運為國家之大計課額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緊也今私離之案及利稅料之漏者以此為大忌憂秋之間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為威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比抽分廠以南几欄卒不到之虞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為運河在野將在洪澤而曰非抑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無關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後快今上司坐牙管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切無禁其諛邪之黨諛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來之層疊出以詢之憲我懷斯稷之虛心而豈知其為禁錮之說聞也愚以為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知矣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舊而較淮楊數千里之淤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二

愚以為我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轍而莫不詳於高堰之間自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將昭自堰而南則通大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里其他至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臺縣兼制故高堰修雖賦員之祿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橋之大猶可飲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堤幫築西義橋橋岸先是橋工皆取於民說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節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城石碓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高寶興鹽四州縣之旁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旁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無非山陽之正路也

王宗沐准郡二隄記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

佳隔奉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夷其平淮楊兩郡皆困中不治則妨漕余楊為按之信然乃撤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卿先生周君子孫君表胡君劬讓君應恩樂島又明年癸酉秋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兩鄉與楊皆無恙然勢標郡面合黃河折而往北城下安東則洶湧戢戢西橋奔漕河而出余為之不獲者三夕幸而勢稍緩則又以其記漕四溢出禮信壩及蓋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天樂郡西長堤高加堰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遠為文五千四百畝面廣五丈底廣三丈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三

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濶小濶貝溝舊漕河六安諸諸處為龍尾埭以遏奔衝自濶口以達章家莊漕河以泄湖水使不溢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浦渠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為文八千七百九十八畝面廣四丈底廣三丈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平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為大浸不見水鄉民之棲樹巢塚以救旦夕即余路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二隄並峙高加堰獨抗淮於西南而長堤又障河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慮可望生全無苦督墊矣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為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淮水而其從下盡而前

者不解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親也開草灣以分勢通濶河以防溢流余心狀：切而力已誠民亦皆病姑少休之以待西長從在新城西北東者即家北辰堰歐文忠淮郡二堤五開與海口利害相關而淮南北海口志載不詳今條列如左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於海舊口濶一千六百步餘今濶六百步餘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詳嘉定志

鹽城縣石碣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鹽城之漲皆由此以入於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淤亦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四

主鹽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

以上諸海口舊年無淤近日之於由黃沙而然：堰開修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沙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退湖水不得流者

每日有八時黃沙事無停子故堰開修則黃沙漸淤湖水清滿深濶入海度庶無礙也諸小口不能悉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其各鹽場及村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二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濶數十里今濶十餘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正口更濶

諸小口不能悉

以上諸海口今日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咸半入傍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開使黃淮水勢不南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積舊沙自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漲與南口同但海水推入如黃河之逆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協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及後劉中丞所論皆已明白聞之海濱之夫又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沙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工乎吳司空可分之說詳在定議此正同

海道自交而北以至於蘄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以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濤翻其上勢若排天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四十五

口之水視堰開之廢興以為遲疾蓋修堰開以抗黃淮不南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於碣南浮于淮始由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大頻正經瓠子通于淮西唐宋屢次通淮難入東海無幾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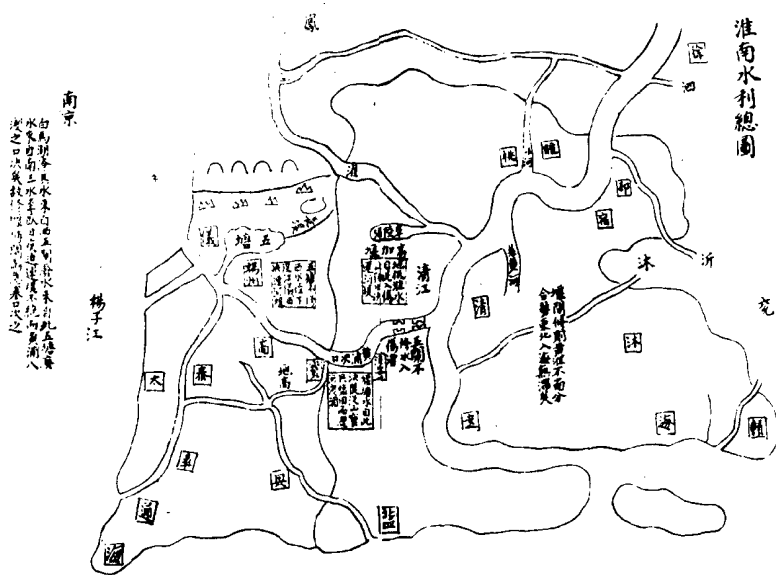
揚之地高江淮不能入運河之淤又多有關洞以成殺之呂泗料角諸口入海又近而無礙故水患少山陽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開潰敗則波及海陵矣

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修高加堰又開菊花溝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水易毋梅皆惠民福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即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弘化增築山陽運
堤皆高原自枝湖以南至黃浦長七十里開通濟關建興文關及修新
莊等關主事張榮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之水加
清江關土岸以便運舟之牽挽者王事陳瑛加枝湖南堤北接平江伯
陳瑄舊堤南接侍郎翁新堤新堤因挑河出土而為之也

原編第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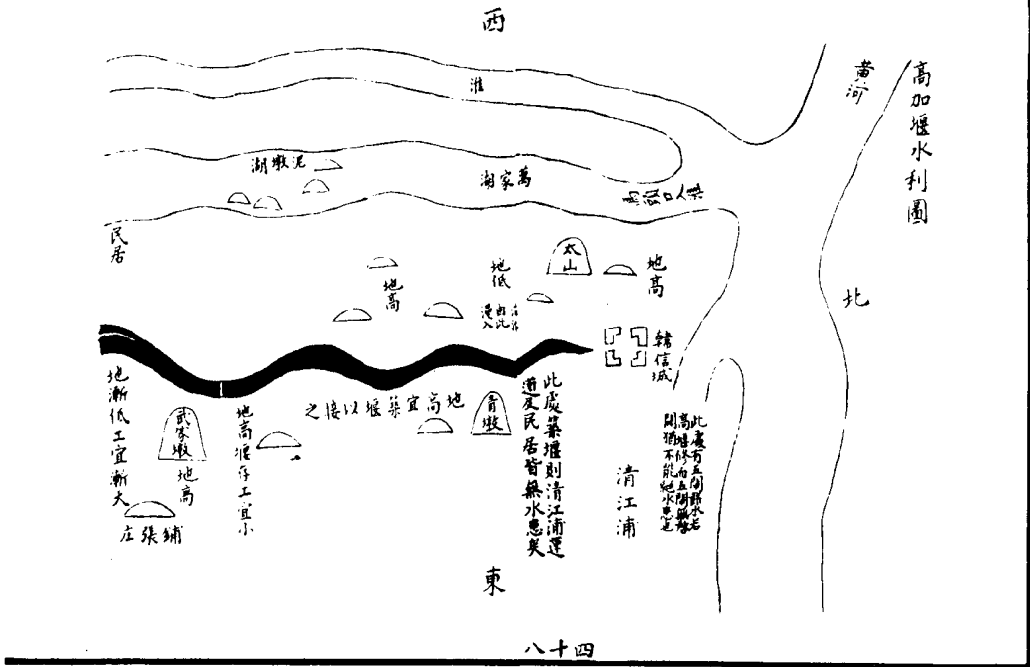
淮南水利總圖



南京
由南京來水東南至五洲橋入海
由五洲橋來水東南至五洲橋入海
由五洲橋來水東南至五洲橋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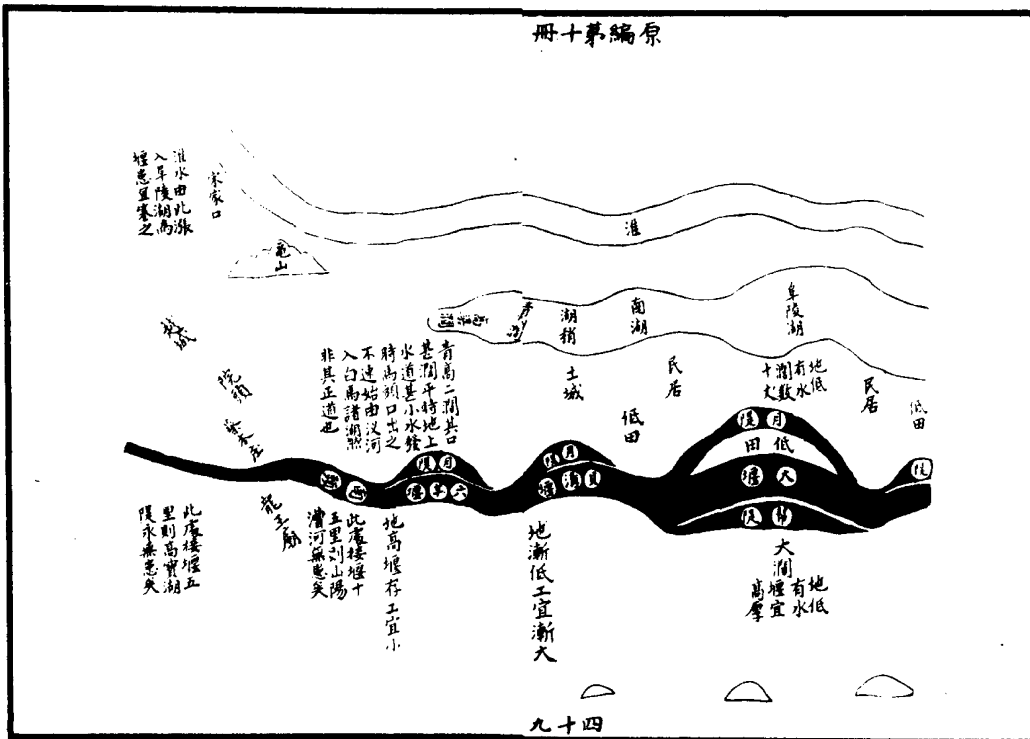
揚子江

原編第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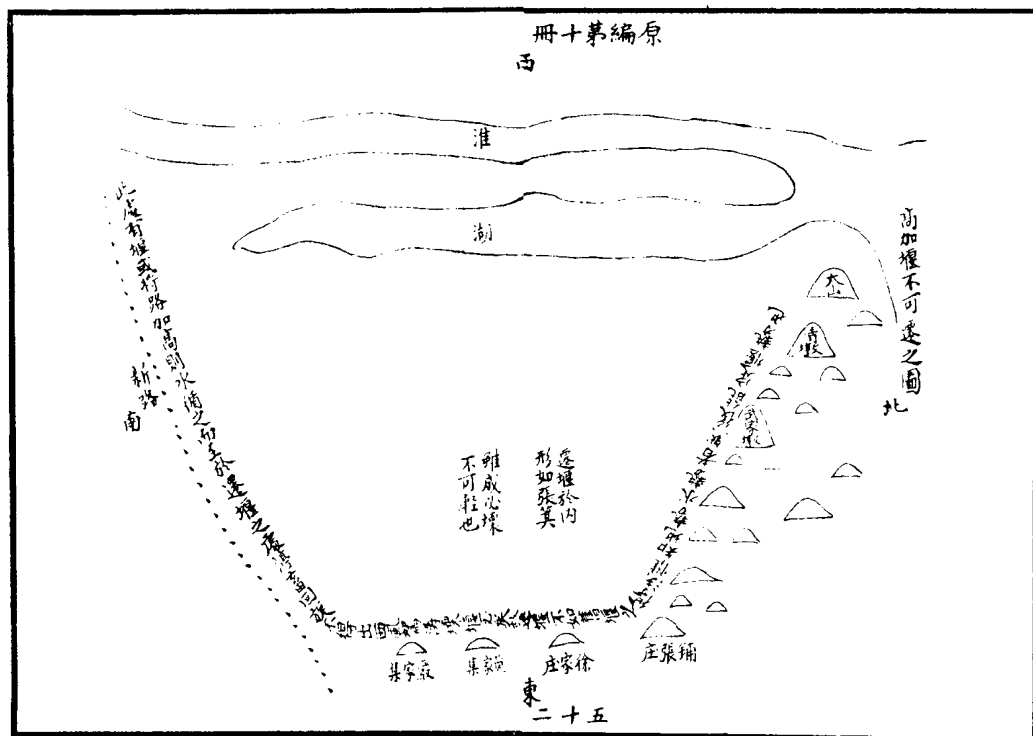


八十四

原編第十冊



九十四



河防一覽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為迄今轍道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考，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璘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盡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遂洞東注，合白馬汜，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盛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各土寨城門，實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派，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宜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堤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注 二十三

高水堰圖說

自古以來至韓信城自長五里進水至阜陵湖自此而入相應築堰是
之以護運道及清江浦民居 青墩南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亦
近湖水宜築堰以接之 自武家墩南至青墩庄東有高加堰長三十
里南北兩頭皆高水不傷堰客位堵補兩頭近中地漸低工宜漸大中
間大開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極大舊時築者謂此段為大工亦曰
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六羊湖地勢水勢必於大工堰邊推大開口
土是工難惟計日給銀難論包工計方計大給銀之例其餘土極堅
取為法土厚數寸長丈餘闊與原同乃千百年草根土脉倍成入水不
化以此法土築堤二三層用鞭棍提打相合為一勝于木石法土下有
粘土亦有草土相倍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布堰中用脚踏撥無縫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五十四

可有莊東塘此古木築堰之法最為佳凡用分枝必用細竹薄土
時從旁見水則化凡工人憚于取法土之是樂于許土苟且成工切宜
戒之 堰南頭地高去湖遠不能衝壞舊堰完任人南接堰十五里地
又高水又小工如南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於家莊之東龍王廟之
西則山陽之南湖永無水患運道係無虞矣官路之南再行七里至塘
使地高水不能過則高湖限水無水患而山陽之東鄉及鹽興高寶
之田皆出而可耕矣 堰西為阜陵湖西為淮每淮溢入湖東有
堰則從西北馬頭口低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臨出之不及從東
南黃州高梁二閘而溢循江河入洪澤湖白馬湖漸陽湖寶應湖小
一技耳東南地高二閘在湖邊其口雖闊至地上僅有尺寸非湖流之
正道故無害昔人爭於堰外不為提防蓋無意於惟淮湖水極大西風

為高堰清淤則年有黃河從湖口之東低處至津創治溝渠溝渠地
皆窪下是就東注為 國計安而所注之邑皆安矣故堰之利甚大
海口相開皆利嘉靖隆慶間陳公應麟海口輟不徐仰之河輒激輒
始知古人之法不獨為淮想之是渠而於黃河海口亦有利益而實
曰九澤既成傳註以為九州之澤既有險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
九州之河始入於海是前之功先於設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夫
知險則知堰知堰則知前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五十五

尚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可淮分疏事。淮入江事，臣謹憶前愚用侯。裁察大河淮分
流，雖可分比，若可足好，日下淮人受黃之患，然職交復思惟至於決句
大抵，除之時勢，皆諸事理，竊見淮昔有不可不合者。二淮河有不可入
江者。亦二：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為急，而後。朝洛河又當以運計為
先，河既從淮鎮自投，老黃河，漢石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
自崔鎮至天妃閣八十里之間，正河且乾斷矣。若淮水如故，尚可委
曲圖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閘，逆挽淮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廟亂
淮，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徙，則將來委曲圖
濟之計，一無所施，漕輓不通，所關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河最濁
非得清淮滌蕩之，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下流擁塞之勢，愈增，旁決內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注

卷六

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王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時
塞也。至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朝，正德以來，歲五百
年，黃河自淮入海，而不擁塞海口者，以黃河至河南，即會淮河，河同行，循
穎壽，厥西至清河，清以潞濁流，得以不傷，故數百載無患也。蓋是時
黃水循潁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清河者才十三耳。近日嘉靖
間，徐州小清河流，被徐呂二洪，僅通，當事者不務遠慮，乃能引黃河全
往徐州，至清河始與淮會，於是河勢強而淮流弱，將為功微，故海口漸
高，而汎溢之患，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海之途尚通，汎溢
之勢旋定者，則猶仗淮黃同入海之力也。今若永絕淮流，不與黃會，
則渾濁獨下，淤墊日增，雲梯草蕩，金城隄口之間，滄海將為桑田，而黃
河益無歸宿，此其大可憂者，其不可絕淮入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孟

子原屬詳議，考南齊公于江海，建子淮泗，謂時江淮未通，江公海始與
淮泗通，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始相會，合意嘗內地
相通哉。近日淮水南注，轉為高竇，則其去江家通矣，但揚州俱其地形
甚高，故高竇上湖向未蓄而不泄至我朝，迺匯之以通運，常平湖水
汎溢，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開壩，稍
泄，迺額之水，若泄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逐漸就乾，涸而高竇之水
涓滴不雨，昨者高郵苦急，大開揚儀通江諸壩，可謂無餘力矣。迺高郵
湖僅藏二三人之濤，而揚州灣頭鈔關，迺閘洞回空，及官民舡隻阻塞者
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梁汴而後，膠舟具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
入江之途，不可於揚儀求也，必歛於揚儀來之，則必將拆深揚儀五七
尺，盡廢閘壩，縱湖淮二水入與江合，顧萬一江水復盛，且引之入，則揚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冊 注

卷七

之患，又焉有極哉。此閘二百年運道成規，且亦誰敢為盡廢閘壩之議
者。其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考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此舉，如魏
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
艾通天長，憑廣陽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河，尚其改名，唐魏景倩引
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於揚州造舡，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
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肝胎入淮，訪其跡，淮自肝胎長達六合縣，
瓜埠，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多存者。翁見海河何時已當差官備探
謂為可行，但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
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目之水，乃
逆挑去，而不朝入，大為堪輿家所忌，誰敢任之。此淮之不可入江者二
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可行矣。但當俟秋冬水

落之後議大修高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為勢所得為不過如此
大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蓋之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新奇可喜之
事必勢窮不得已而後可為之苟其舊費可因則足父不貴改作伏
惟 旨慈俯賜 裁定為干冒 威嚴無任戰懼不宣 萬曆五年六
月十八日

鄉人知府胡劼謀請復歸舊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後堤久已修築卑濶河今亦開浚山陽水禍十除其五
其未盡除者由脾更改啓開未復舊制也何也然河與淮北略山陽入
于海山陽去海不二三百里江與漢南略通州入于海山陽去通州不
四五百里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即伯高郵諸湖幅員七八百里山陽
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實自此始常受水潦為敗故沿于江海達于
淮泗至吳閶并溝沿江游淮尋達中原隋踵修之皆非杜撰完計唐之
漕運劉晏稱最然亦江如達揚州汴如達河陰河如達渭口渭如達太
倉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故我 朝於儀真置壩六瓜洲置壩十
一使江與漢南隔于諸湖山陽置壩十使河與淮北隔于諸湖後又置
閘五曰板腰移風福興清江新莊啓開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

為啓開如啓板腰則開新莊等脾如啓新莊脾則開板腰等脾開新莊
等脾則板腰為平水開板腰等脾則新莊脾為平水故啓開甚易也
今官船由脾唱籌換幫序行民船亦令過壩自便又有郭水頭之制如
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脾即
下板帖席實土脾外又有土壩亦復實築之必俟自時水頭已過大勢
已退然後啓開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濤脾壩決堰不得入山陽
縱入山陽平地土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止
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廢新莊脾塞而不閉絕河之濁水免
其泥沙淤淺通濟脾祇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
清河未者為河徑泗州未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藉記載多未
暇論按我 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

一道導水南行由中平至潁州東入于淮又復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只一由亳縣過河會于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蓋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但河淮從泗州來者直南射高加堰至置通濟神之所始稍而回合清江口而北向旱漢東折以入海新莊神正在西向北向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可致新莊神置此又加之啓閉有制故壘二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神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道多容舟矣或一手全河走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州徑下清河口震電過懸恍惚鬼神狼狽南岸斗折東轆水心丈餘橫截淮水淮水往後差緩於河水或大發或未發皆勒使倒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一

漾滿洪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大勢奔通濟神匯注山陽又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故白開通濟神及洪澤湖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者未塞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湖伯高郵七八百里湖面亦常多水三四尺西風起惡長浪打湖堤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自山陽至高郵沿湖有堤自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堤中間田地八九百里大都依湖面五六尺新又於淮侵多開大脾減水：懸傾溪通瀉滿其中與海相連沿海之浸洶洶殆盡湖之餘浸為海越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沒常高於田地之水故田地之水竟為大浸昔之膏腴稻麥良田今乃方無非風不渡每東風作海潮翻上浪浪旁飛簷掃村瓦瓦剝草木萬有俱化不但沸騰萃崩矣今開通濟神山陽通河與淮矣往年儀真置神近年水州置神山陽通江與漢美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便

水深丈餘既已飲河咽淮加之激江吸漢吞吐潮汐意噫萬里貫串四瀆擊曳左海民其無患得乎皆由脾之更改啓閉未復舊制也如曰多張水門亦治水中之策曰舊制小洲無脾儀真脾及新莊等開各啓閉以時必使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堤故各有利河不過尺寸下諸湖運船已過無用之水以濟農工所謂舉脾為壘決渠為雨者也今開大脾數十口皆丈餘下混不捨晝夜之四潰於窪田以就海儘山陽四境以為脾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田舊時利潤滿溢猶存用水裁揀洶滿不與至秋收割開脾放水漂沒成熟田未實與洪水無異傳曰塞水不自其源通濟等開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足西北十九之水為源乎或曰脾復舊制山陽鹽城興化寶應高郵通泰等田地當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不無淺耶曰運河以淺為慮者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二

過通漕門至獲風脾上下三四十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沒三四十里之河聽水豬十里之良田計亦過矣夫水一也或為圖書之淵或不由地中行各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俟後將而復之其難哉惟採察幸甚

南海龐公尚湖治水或開云運道自瓜儀則資天長諸山所潄高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車子湖從小儀關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者瓊花閣龍舟渠城郭未為芰荷錦繡牙樁美人撐棹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駁舟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真或中出泥汴河以洩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二

四明黃潤王著海澨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人囑部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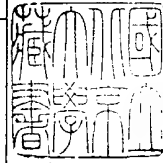
郭相全續水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盱眙入淮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郵湖邵伯湖之險除介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關者一曰鐵牛墩言其形之黑似鐵耳實不止數尋分水嶺雖界於湖中高不滿數十尺若治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睹其形隨衆道長短耳今細問之鹿宗橋起至楊家橋開口圍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係小澗至費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鐵牛墩八伯橋治浦橋閘王廟六合縣水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里福勝塘

起至費家集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店金家壩鹿家橋共約陸程一十二里俱係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費家墩西馬殿觀音橋七里寺周家店楊家橋隱奉庵香廟口張恩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巷口戴家窰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係官河寬窄淺深不齊劉家灣起至曹家塘曹家園曹家衛梁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六里皆係軍民田地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齊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底劉家底清塘胡家壩曹家衛張塘顧南塘戴家壩金塘劉家壩王家壩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低不齊天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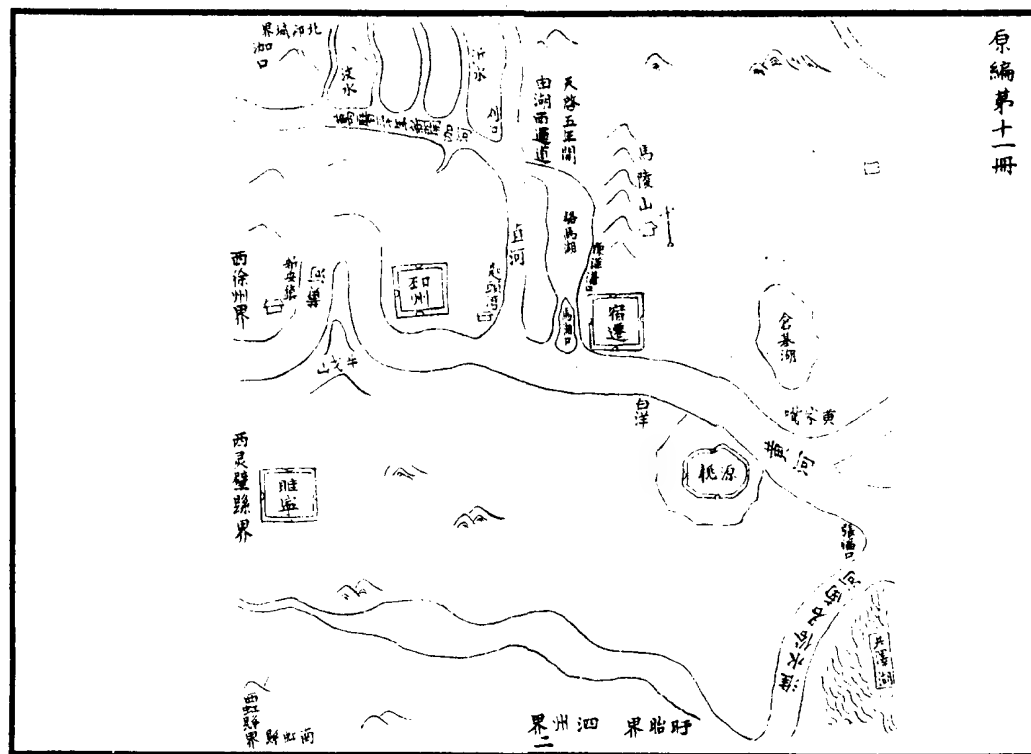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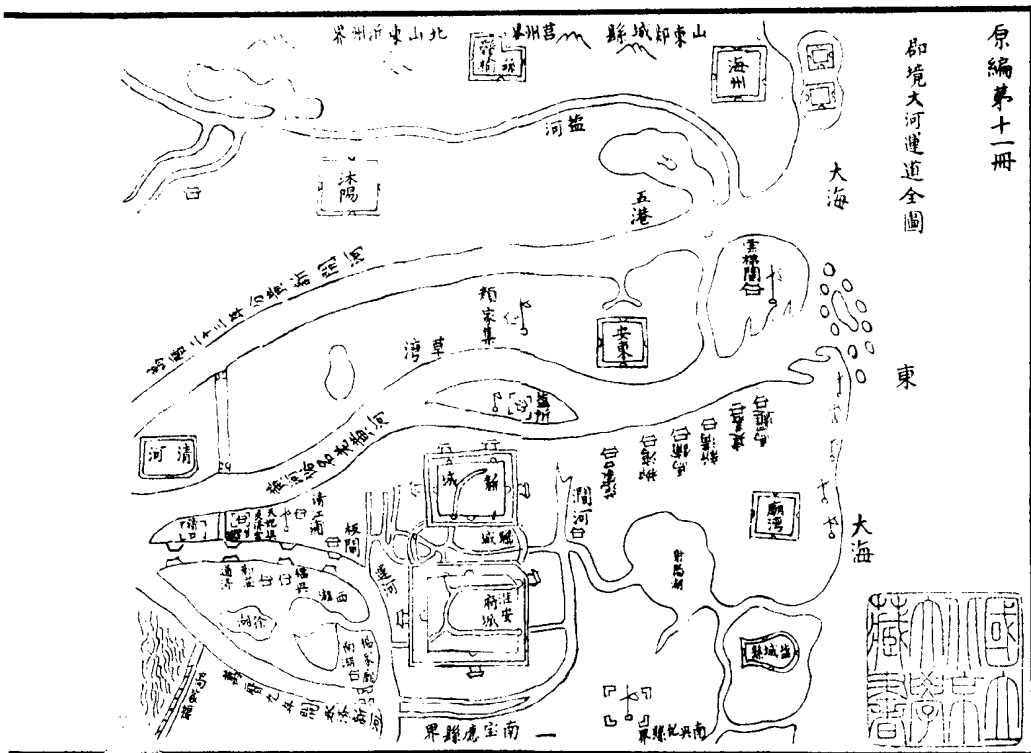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 六十三

起至李家橋瓦雪壩小澗口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齊自此
原缺一張未完

吳淞筆談、淮南濟梁、築堤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建謝公
 所為、按李翱來函談、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堤、大望中
 出蘇州排岸司石作築陶鑑、始請為葭湖節水、以省舟船費、其勞
 是時工部郎中分仰、文思使張綸為葭湖節水、使劉來行之、始為吳州
 廟、歲省帑卒五百人、組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數不過三百
 已、則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至米八
 百餘萬、歲二石、自後此神召備龍舟、乘費諸堤、相次發、莫至、今為利



淮徐
 備錄



六

[illegible]

18

[illegible]

多竹上番散河在吐蕃西一里許入新舊流注洪州縣分付連
 河上原引水及奔盤剎之高壩河通達河可作小舟官河在潘家壩南入安東大交河
 水石石水及奔盤剎之高壩河通達河可作小舟官河在潘家壩南入安東大交河
 帆河在東北至伊東五大河曲自官河流入西五大河在潘家壩南入安東大交河
 南比潘家河在大伊爾永洋河在五大界首河俱在大胡東流入官在龍宜鎮北
 在魯爾城北官河馬房山河治西南六十里原自馬格漢河在龍宜鎮北
 南山東流入官河山北而接荒濱河在永洋河東其原自官
 通小伊爾東入小伊爾河在伊爾山北而接荒濱河在永洋河東其原自官
 官河更在冬冬小伊爾河在伊爾山北而接荒濱河在永洋河東其原自官
 巨板浦河治東南白垠河在大伊爾河已上三流俱自石人河治一百一
 十五里源自官河流入一牛橫河在夏通不相陸里河去治南一百三十
 帆河有二石如人冬冬牛橫河在夏通不相陸里河去治南一百三十
 大湖去東南一百四十五里西南距安東休陽二桑壩湖去西南九十里
 通海夏利文塘在舊城山紫青龍湖在長嶺山之麓西來洪都入
 冬冬陸利文塘在舊城山紫青龍湖在長嶺山之麓西來洪都入

治西五十里山之北有 **阿夜山** 寺治東北七十里共與嶺山相對之東有觀音
 餘山與此相對故名
 寧阜縣志載 **堯水** 治西南八十里原隸山東日黑驢山之南有古澤自沂州西
 來阜縣東流堯水沂州東於縣界入海
 自 **腰帶河** 在縣城外東自沂州西
 來經縣南入海
 某縣志載 **清口河** 經縣南入海潮汐往來 **康灣子沙河** 河潮源自南五十里通入海
 故故名
 海臨洪河去治南六十里通蘆州 **銀山壩** 元末置 **沃水鎮** 河去治東北七十里
 海臨洪河塞最盛二年知府立 **陵壩** 皆以通于蘆

通潮汐往來民居稠密有巡簡司

和州 芍嶺山在州治西北六里尚書通志云澤山在丹與沂水西兩界
山在西南八十里巽山水相連雲文山在西北一百一十里山多洞河
泗濱漢武以此山為取祭之地文山在左唐會子父即此山
四泉一名二南迴瀉出上東下水却入淮城子河州治東北五十里源自新曲
呂河去治東七十里源自鹽頭入洪濟河去治西一里自山東徐州西入口
治東北一百五十一里地河傳即李龍大關謂魯達入武河自治西北五十里
河管河萬曆三十一年地河傳即李龍大關謂魯達入武河自治西北五十里
狂山許家泉注流武縣故直河派治來五十里自本州北經胡分洪河東南
名入蛤湖至乾溝口入河派治來五十里自本州北經胡分洪河東南
過五十里入河營河派治北一百里蛤湖流入得勝十五里由乾溝口思
多始發名
宿遷 河陽山在北人稱峭壁社治北七十里高五十大週圍一十五里
名縣曰司馬山因縣而得名上有石洞泉集水河口磐石

睢寧 睢水在治西南自徐州靈璧界東流豫治後又東四十里引芹溝潮入泗河水勢小而長流又接睢水有二一在徐州一百二十里即楚漢文因結並祀之即湖主河故西北七十近葛州沂水南會峯山湖潮去治東此四十里舊不通河後因勝洪中主簿陳芹溝湖水東西二里許南北二里世能流通以去水惠南北四里東西八里

府舊城晉時所築金匱事此為重鎮新城去舊城北一里許山陽縣北辰漢
固圉復加脩築周一十一里張士誠僞將史文輝守此
時募士城臨淮洪武十年始脩高增築以資應廢城磚石堆城在兩城之間
撤吏之西驅運河東南接西家溝北倚長淮周七里二十丈環城嘉靖三十九

年建造既竣規模濶遠二城故曰聯城
所去海城舊鹿州府省百八十里舊無城至嘉清三十六年倭寇竄往海鹽一人居
民共鑄警報八日基軍門應發遣等一員畫建其址以無資而撥官萬十九年倭
撫李戴會議建於原仁善門舊順之所盡其址題本
欽依莊成周四里又題設海防同知一員與遊擊協守
有妙閘閘內分設糧料清江浦鎮出城西三十里古名公港北通黃河南接漕運河由是
二十餘里河之南有官倉戶部督造船工部東西河船政西湖甯市在運河
二司如營地所提謀司河北主藩各衙門駐劄寶聖也云
恆聚集商賈探買沿海口墩臺千五百八十衝指障守仁字瑞義字鶴儀俱在
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瀆口外即淮河遇清
江口於春運船艦此入淮興車馬樞要西即城基
瀆渠在新城而門外西北引潮水抵瀆口外即淮
近歲連水患急築轉移不常
開遇清江口築壩經此達淮
近歲連水患急築轉移不常

南銷

故晉潘岳作詩家舊渡名滿好胎官路唐潘岳詩
自清江東下十里草灣分而為二其南爲通塘林邑山麓是也在水西者又
其北曰竹馬分流處宋家舊渡河口共十五里至五里橋止又二十五里有興村
十里抵王家莊入音江南渡多廢

鹽城 沙溝海口寨 今分沙溝營 營城渡 治西北一石陡口渡 東門外唐忠健
 在縣治東門外二里 舊海泊名曰海泊 源通海水 溫則決此入海以散水
 勢每夏秋漲水至入運河 舊田 至明嘉靖間 大朱淳熙六年 殺校劉燭 邑始
 脩碑石名曰唐忠健 紹興兵燹 守知府分促之重 大逆 靖二十九年 平三羅 焚
 陷洪武二十九年 自門至和 轉至傳事 又有徑口 堰名 治西二十一里 關
 建 同門 鎮堰 古堰 每歲春農 畝開以便灌田
 縣湖以待其泛堰 縣治西北一百里 三都 最早則寒 范公堤 治東北二里
 通商泰州海門北至仁 一和沙浦 是清七 百餘里 據本 縣三分之一
 大聖四年 范公監泰州西 漢 鹽民 謀 終 無以却 封沙 漸墾之患

—

[illegible]

非寧朝陽里北之二里

[illegible]

十

清工營船工部公司
指西三十二里江滿管理
抽分家方等知悉

清江提水司
在大興縣內建倉於漢口一帶設局中與北岸一百一十里沿東來

上糧米各萬石
年如恒夫陳公處題款
以

六隻五分十
東湖桂安府同知管造南京山東二廠向在麻羅子號始於花莊江

右廠左留守中約辦金谷運來富陽右總林金石有差罷工左龍長領橫海守衛

手前至年一百二十五隻五分山東廠總辦徐州徐州左東昌府署率兵城東

平州州原州左平山波州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右神武中宣遠南

東江作龍左右小十六隻九分屬西河揚州有同知管造臨陽直隸二廠營務隊長

其徐州取湯中景陽右徐州大河新馬官守中皆一洋州印州楊州鎮在葛郵

一百四十一隻三分
直隸販廣州六安壽州四一洋州印州楊州鎮在葛郵

興化通州泰州儀徵等屬工所附近一員製造該廠承辦四十餘年
浙蘇年一十四星八分繕工所附近一員製造該廠承辦四十餘年

工即印中駐劄安徽
管理皖省海口一帶設局中與北岸一百一十里沿東來

宣統元年十二月奏
宣統元年十二月奏

僅可以舟楫致開套所在荏苒積沙岸不可破而尾間幾於不洩且黃河
俯就淮河其勢不益咫尺雖萬里之形有定然自黃河來水多四五月發
源泗來水多七八月發則消長之時不齊故河長固當潰淮長則亦潰
河不可以定形求之創其交種傷而未痛至若泗州河自現三里溝連河
萬餘一大自高越下其勢使激以區之溝泉為最四之歸宿故縣令決
岸壞壩橫逆四出而莫之或禦其或潰運河而北則必崩五壩掃河頭湖
嘴諸市復與淮為一矣此則泗河獨發之害猶可言也倘黃河並發南北
交潰於是桐柏之委沁沂泗黃河諸橫流焉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
之高而入於江也其不渾河淹灌於全淮之境乎其水即西有管家湖西
湖滿而易溢即南東有明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射
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則不能滿其量太溢則不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五

能容不滿量則不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淤塞而其下
流又為范公坪海堤所待故水無刻大小至淮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
也豈有海高於淮之理哉使海而高於淮也是海之量有限矣高能納百
川哉此濟海之說所為迂也蓋淮水今日之大較云或謂山陽水患莫
切于清江口莫急于北河之老岸堤舊口寔平江伯創挑連河連河即今東河至
惠濟祠南鑿開以接北河北河即今外河其法全伏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開而下
因其卑高遠為五閘板閘而下取淮陰驛至平河橋南抵水儀堤湖鑿渠
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泄又慮北河溢漲則南侵漕河於是堤北河
之南岸起清江浦沿鉢池山過新城柳浦溝通東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
而石麓雖嘴於草灣對岸之側以護堤漕河即今南河南河漲溢則北侵漕河漕河即今東河
於是葉漕南之葛家堰起武家堰經小閘大閘至阜寧湖通南長二十

六里二分之半以護漕河而磚瓦池洞於高卑有辨之界以護壩一防
北河黃流入口不免厄於一防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淺固故連河口許豫
船艀船應時出口都漕運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運船過盡口即築塞五
閘此論掌之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隻悉由仁義等五
壩車盤以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而嘉靖初年
士大夫過淮南盤壩云乃今有大不然者議者不察遂塞舊口開新口且
不究乎水法度大約水與通濟閘齊則皇華厚前已深三四尺矣而南河
北起之勢反却流而南夫南河主也自黃河南潰而北河始大又使南河
却流兼引北河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於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時東流
勢饒海口於河加於昔時或南河水發則盡新口洶湧奔注衝閘決
堤漫湖壞壩不掃河頭湖嘴諸市而潰入北河則南出高家堰席捲湖蕩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十六

破諸涵洞而越已家諸園北河岸堤極闊頗比日甚一日時或北河水發
其西則注南河破運道汎溢於高家堰而其東則薄北河極鵲嘴破堤岸
汎溢於鉢池河頭湖嘴諸市此則南北獨漲之患也特或兩河並漲則上
至清河即而下至高寶鹽城為然一擊故舊口宜復開鑄宜謹也又謂即
城之西漕渠之北就老岸之堤築五壩之口以復車盤之舊復五壩又塞
之渠通官民舟載之便因浚出之土夷零積之沙以實堤內之窪則生意
庶見繁盛又謂即城之南漕渠之西有徑河有管家西南諸湖滿則入
漕渠東岸堤自城南包家園至寶應界可六十里有涵洞有平水閘水
滿則過閘入洞外有溝接受閘洞餘水會諸湖海不妨田疇且資灌溉
與涇河並橫走而東並入射陽湖泊鹽城縣南出滕龍口以入海即城之
東有閘河有馬通建義諸港各順趨南下湖河則鹽城已復舊道而縣貨

賄所通焉。通諸港則東偏諸鄉落高阜回流所經中間各有田疇各有溝
洫或順河或順諸港各入射陽湖由射陽湖泊鹽城縣北出捍海堤以入
于海河港間洞溝洫之蹟所宜修復此一說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溺
蓋黃河上流往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
黃河使出蕭陽直下徐邳地勢極衝衝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雖深為
深淵下埽植樁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其實水行地上急如
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
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閣下淤塞舊堤當自
濤而海口廓矣。挑宿以上不憂停淤此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渡
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却徐淤塞然鋤頭一灣又係邳城風氣所鍾
不可改易當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從邳州以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十七

力薄河月之積於河中必見老底而傍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
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打堤
之力而清老岸此一說也。

未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十八

天啓六年自六月并閏月南旱北霪淮泗黃海黃高於淮數尺倒浸逆淮三十
餘里而通海關外出口之虞流於壅塞幾不可舟上下焦慮於是條議紛紜有
云開天妃閣開龐家灣開烏沙河傍舊渠以通黃河者但細觀嘉靖以前水由
東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勢內高故建新舊清江等關舊高寶諸湖清水漸進
既而黃流於壅河身日高水由外河進清口而入東河故建城高寶常應泛溢
而三關反為塘水之關是水反注而關亦反用也黃水漫衍九裡河一帶漸致
積淤年勤撈濬方能疏利既因黃泗交融而天妃口關不便受汪洋之入遂將
口關改建於南河嘴上游黃流而就清淮蓋藉淮以刷黃之沙泥似為永賴時
遇淮強黃弱橋見順導稍黃強淮弱仍有倒灌之梗抵遏泗水淹浸 皇陵又
開桃源黃家嘴新河一道分黃導淮而入安東潮河下海憂低處逼近易決又
開草灣河口分洩於顧家河是分殺之法周防具備矣但黃海每發四五月

聞往歲糧船春往冬旋重運北竣於六月初一日將口關塞閉以避黃淮裡河
其外口雖於此時不用行船待伏秋水退九月開關回空冬深水消挑密河道
以備新運此昔小之兩便也邇來積運愈期秋去春回六七月止在蘇行之際
關座不得及時啓閉河道為能及時啓關口開關而不開任其倒入水緩沙停
泥塞淺阻理必至也天啓三年通漕如清未久值今天元淮其仍患淤淺運船
艱難幸皇信據這有議黃黃流而就上京武家墩開通一只引清水入永濟河
行運若但出口雖便而南河湖口猶足倒塞不能入黃此不通之論必不可行
也若在下源開通一只則關即自萬生島所係往往關陡發見有金河黃鋪之
決後有湖西南門玉露庵前之黃雖隔開河宣洩但水帶容受亡幾卒難尾闈
寬輒三城魚黨莫免此亦必不可行也若天妃開龐家灣地勢東外河隔只十
餘丈若烏沙河傍亦故支連仁最方信等壩塞外河隔只百十丈開關非難但

開草河河東至城前通雲霄開下海口橫流特轉折西南從淮城一帶浮不
過五七尺是年旱地卑窪從此大爲害矣東之儀徵金壇五港下海因治決元
壘決儀徵後自壘之進來又決一口零流爲患兵燹副使舒應龍行卽守卽元
留水利司和碩之官河通判蔡益會議近十年黃淮文二樂相安地勢積決決
又復決一口雖可輸水水勢則勢益之虞不過十年黃淮文二樂相安地勢積決決
舊口之西王山家之東開挑新河一通以通揚清之流其要峯兩河嘉隆年采
連決新最爲患民苦上遊無計吳桂芳題募民築長堤孫承澤兩河嘉隆年采
連決新最爲患民生遊甚苦治吏建劉河從承成敗錄小字橋出黃淮決則
余和連堤又黃長堤抗原上下窪陷口二十九處而淮以東有高家壩來家
海口僅有少沙堤之方決後防決而三流漸險誰之不力以東起自清河口至
有諸陸決難塞者有謂復建堤特昔有謂黃河合海難約束古有謂決口去
老黃河爲患據安有要得通斷流大挑河身自有謂遠平底方舟難駛脫以去

十九

沙肯有欲侵擾華界者可以開騰者人持一見終成禁舍上量神翁肯軒之憂乃華方總理河道衙門特簡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李鴻章總理河漕以重事權又議於各官理河工部吏履安督之由力主議決奏奉諭旨該部知道等語臣竊思時勢多變未定先水利會事楊岳曾言如布管河官朱伯華等會請大築水陸戰下以海為壘向因海風高決大覆四無道近民生資受其害故今款項雖性實足資通商又二果分海口尚有七八里至一點五點至三點又方擊船之險此海之險大端口皆因浮人力可尋也且自咸陽為下葉蓄能誌武備去郭塞則而河水力身自有控海之勢蓋沿河而下復漸復平陸以達於海也諸口既塞則而河水力身自有控海之勢蓋沿河而下復漸復平陸以達於海也諸口既塞清江湖而最司啓閉以防內突則傷堤潰全河水之積消竭其勢于盤下流甚口聖治上流之險空自通風秋秋水乘機而進深澤之水以候其勢于盤下流甚口共長千餘里計沿江至保長三百餘里議上書節開永海河經理河費尚書御史會同江督即聘萬曆六直 奏本欽此興舉 開永海河經理河費尚書

謝開濟清江浦一帶運南濟甯兩處以省轉輸極善也先是吳河趨東北便速迤邐歸河接委遠家水勢漸南漸漸連貫萬有一廣不惟城郭民生不促而運道

關綏大有利矣議於淮帥城南運河之費自宣宗至揚家閣一帶三十里曾有河堤又自武家堡更遼至新莊舊閘十六里間同一道直接運河迄京師出

口僅假員役東運二庄以備蓄蓄行應運河新莊閘下攔架大橋使水入閘口者轉由新架口北而南的路滋生淤成運南運河絲底聚輪中盤旋閉之志入微

其舊於乾隆九年修高加堰耳。夫淮隄累築，固高加堰石一里頭上，與黃河
相連。然依地勢，河侍郎橋一應廣為堰，乃得穩固。今土人假衝潮將半脫去，
正河決可勝言。正河既淤，將水必尋他道，故非此堰，故乃付河南節中縣周繼祖。
冷江諸木秋葉與之幹地，易於險谷之變，折地形有萬千，復防有幾處，雖林草如注，
但堤潰勢以保進城，故還惠在糧字編號家口石工，以世永圖幸。同鄉史陳述文、劉像想、
朱家駒、宋諸君并馬家湖查堤，以坊木熱議上一題會同商史陳述文、劉像想、
題奉欽分黃導注
黃河利苟會准下清口而淮之南淮常擁堆，性常頻門限沙壅，
俾更水漲浸反。祖僕拈枯枿，四好乃成巨浸。神流積滯，行間高堰又無斷，
且不測也。河尚書楊一魁，身主分黃而淮安府知府馬化龍，言分黃有五難，上
之弊皆指淮而告諸缺，而諸缺乃治分黃不若病建腸膜而治其有宜宜南高而
大率謂治淮而德治病急則治權緩，則治分黃不若病建腸膜而治其有宜宜南高而
報以疏洩，故病之愈不可得已。准四屬吳道陞至以澤曹謹入侯者，將高里
置建橋：外着河築堤，仍將周家橋遠佑茅塘墟抵通金來海再關十二丈，芒橋
河統著深濶之盛乃引並河議出。說則准水一里一柳三月可竣，茲正其對症之
藥是也。治濬之工程，可立會議開。黃家與六十里一柳三月可竣，茲正其對症之
後一次則泗水無日可漕，何以安？祖宗在天之靈，釋四人皆墜之苦，況導淮之
役，夫不過數千銀，不過十萬分黃之費，夫十萬銀百載導淮，則計日可成分黃之

二

則下流水占上有油汜下有走沙挽把極難加以天寒日短恐半年未必成他日亦難保不淤夫至十萬始也曠曠之難繼也安插之虞未易踴躍一不暇構皆足以震怒而陷賊時工部亦分黃之請奏請專准而揚一懸充行南河兵備本以徐成侯顧州兵備故奏請改李弘道會勘分黃已有成議矣附通潯新河萬曆二十三年一懸會同尚書楊欽等會題本以保興舉

駐劄馬湖河也天啓三年閏王家集堡添派等七十里有十三大溜但連漕儲運朱國銀行知宿同知宋士中詳勘上總河奏總河呂至陳公達道崔運龍楊西出大河以上二口入駁馬湖船口等處運行比舊遠近捷而坦使云許是記

中

防守 一曰晝防 復岸每遇黃水大發恐溜陷堤壩所求免潮刷若不即行修補則掃濶之虞愈難堪虞必致潰決矣宜督守堤人夫每日操

督令取土填壘惟堤上若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為善法二曰夜防 守堤人夫之時務潮頂浪立五更即醒夜則勞捷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更無防本免大禍頂浪立五更即醒夜則勞捷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更無防本免大禍頂浪立五更即醒夜則勞捷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更無防本免大禍

各舖稽查如天字舖發一號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舖即差人搜查係三

二守 一曰官守。前漢書曰：「官守，各守其職。」
守選度在彼樓上，以便傳過更尉，一或於樓面之上，立格一窗，仍置火槍籠一箇，遇夜在彼樓上，以便傳過更尉，一或於樓面之上，立格一窗，仍置火槍籠一
夜則稽查吏牌巡棚可斷地而限洋，可保無憂。
二曰民安。每舖三里雖已冰大，
各大調用無常，仍須鋪道清涼，世年龍規於附近臨照對峙，每舖各添冰墩十
不惟堤岸有賴而附限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儀預 盛載我冬初終守衛鄉節督夫揀葦十餘日厚以車載無車以
斤裝大約五百一東者每夫日可採六十餘束採完即運至近便高車
所上下蓋餐俱須如注不令而淋水患以致枋船仍責成於當人收者守管
司道以此課管河官之勤惰爲如此則次年隨取隨足不必旌賞也採價百萬

子

鑿便可省銀一千兩其格等項俱值千冬春間估計詳盡而該官銀督各州縣差人收買運貯各縣其切實之價惟千冬春間估計詳盡而該官銀督各州縣差人收買運貯各縣其切實之價惟千冬春間估計詳盡而該官銀督各州

汭河河決堂埔決黃英沿城郭病運至萬曆三十一年總河尚書李化龍開月
 汭河挑汭河以便行運自上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之患下便鉅室之
 河勢阻清江編輿通濟新莊不通開先年聞以上陂沙淤內浸秋秋水滑溜船上
 河勢阻清江編輿通濟新莊不通開先年聞以上陂沙淤內浸秋秋水滑溜船上
 與若登天岳身困瘁夫至三四百人籲不能適用力急則斷纜沉舟晚仁集石
 故于嘉慶十六年於前各開閘俱開月河一道越險脫夷以便漕輓

主

主

隄焉獨記石隄者何紀其昔曾為吾今當慎防者耳幸時加葺補勿致壞穴壤之虞永安云

[illegible]

取千餘畝以在廢縣中河子有險分黃之隅有舊閘河之蹟河工善後之議入
 司築堤堤以廢縣中河爲關隘曰戴關埝埝以導黃沙以導黃水烟以防河災
 防河以備不虞因使開渠以興水利石書可證
 未幾起河以失塞黃河口被導此左轍之一也
 夷地九千里始入中國由陝西山西過三門入河南夏時所疏九河入海實在
 兗州其後復從直沽入海商代河屢決都廢運漢武之季決黎陽華縣去哀平
 之世王莽家子趙州以河患築隄障水今彰德衛輝懷慶在 有王莽之隄有
 王莽城在拓鄉東北自後水無正道河南世受其害古之九河故道久漚直沽
 亦非禹疏之舊而泗濟雖黃河之身且通群流併入於漚下雲梯而趨海今世
 以注水爲黃河矣淮自濠梁以下會泗過清口分入新河自清江浦達揚州入
 江者是陳平江固宋喬惟岳蔣之奇所導而關通之下接和溝直便漚運非禹
 時故道也即孟子所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只泛言大勢實未昭合蓋要

殷之代江原弗通於淮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郢溝杜預註云於郢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山陽朐海口入淮是江淮始通也隋開皇大業間又鑿道引汴達廣陵故曰樂天有合流至水州之詞而於今亦異矣又按宋以前河多置力於此即宋以後河始南流故古河者每多於南今隋末亂後始知禹蹟不難導河北通澤水至於大陸福馬九河入海於南亦自來導分爲陸漢書注東南以通淮爲固之言已有陸漢武所修穀子之說云氣無注淮則河自漢格已入淮而工文正謂不神乎特可始入淮或亦就金河大

總督漕運兼巡撫後題名記 呂兆熊 明興之報議河運也自唐順始也其
立聞今運河北卽元會通河自齊寧達之通州南卽采沙河荒莽溝通江漕達
之濟寧也自尚書宋公權平江伯陳公瓊始也其選開府淮陰總巡漕務顧用
文憲能海運也亦自陳公瓊始也其以總憲大臣代之用總漕無鎮撫也則自
王公始始也其兼提督軍務也則自胡公植始也維 宗社之噴噴軍民之命
肝實于是爲撫綏故屢續厥落除拜次者畧見 國史然多佚而不屬正德四
年郭大蔭公竇茂菴廷上懼其久而遂湮不可考也始楊王公竑而下至文莊
公凡二十四人爵里錫之石而自爲文以記之併及漕事大都畧自文莊迄今
又百十餘年所述雖又六十二人中多入爲名公燭然不敏竊嘗嚮性之今一
旦以薄劣代履得題名諸君子不宣不幸也然舊石長不勝載自王公記而後
遂闕焉未悉所以更替員猥續文莊之舉使後有考者貴實在余其可以不文
但已然余因是而有慨於天下之事難於藏難於任也轉漕之利與渝水險焉
資紀州從來尚矣秦漢迄唐感 可饒垣柱三門其覆溺之險暨魏之營人徒

之費至一舟百口乃能上淮何當百倍分之海運間或用車用駄歟難言非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妄言農或按德供某膳然不能爲他策者其都聞之驚然也宋以四河通運處地曠曠入至七百餘萬石憂不在食漕運之効亦較可睹矣元之都燕國卽今日之京師也雖去江南轉漕甚遠然無三門砥柱爲之隔絕苟考其當日運道初則涉江入淮運黃河至中葉始陸輓至其入湖河之隔絕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繇大清河入海旋以海口沙填後從東河陸輓至京京師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繇大清河入海旋以海口沙填後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湖河不便也人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又之說與我欲復始專用海運天然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割劫覆亡相仍至有非我族類賴水蒙以噬今備之疑而京師常苦食不暇何其置今濟寧河道至易且利者不顧而日爲海陸陸之計也則伯餉挾強之識所爲不逮宋公禮陳公瑄也豈天特留之以成我明一代豐享豫泰之盛哉恭業開此萬世之利矣其備設亦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石爲水櫃以時繕浚東控泰山諸泉南引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會文衛口洋陽城沈浮潯汜岳乾諸河以廊舍輪雖傾淤時有供役頻繁不無

民實勞苦乃善前之患然天下事無全利循已事軌則專流堵岸功焉此
際之破曉齊慶之四然人焉踴躍之道部旁是難費為何如而議海諸
陸議議者且思且其說曰防意外關到門亦有深意見為不可廢假當
滑河之初開能無捷道謀乎即亦其意當世非有大星之廟斷殺其為之
主持而黃牛堤橫白簡押至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安得無一二通路諸而連
初百代之未有開島世之水利照滑河其時必有妙計可見者也見勢里水之
機宜百年後之推測板此至執是非然之難知利害且十此者乎故余因
是後而重有概于天下事之難於識難於任也其在今日又且無暇論于滑之
外失東之以西而南之會安慶天下以赴之軍陳外迫迫因在則滑不易為也此
二三十里則兩果而二三十里則兩水足民足國固自不能左置右置固則
滑而換又不易為也淮陽路較前比最大天下要地鎖鑰十里之衆豈曰虛無
事則引滑有事則應援今天下無事非也馬露則遠三才第難端耶耶其微
見者也一旦內江外仰千水淮陽其香矣之失則滑而提督軍務尤不易為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五

此皆余今日事也非識此任不可而余非其人也余滋懼天何暇言天下事石
既成其說而書之以自警且以俟後之君子其諸品秩差次代差後充其詳
繁下不盡

開復河記 為秋後 陰曆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之白浪淺既而白浪
淺淤積決者羊矢又既而青羊淺淤河盆分裂潰決而南為王家口張羅渡
口馬家淺口曲頭集口決而北為曹家口其小口在曹安左右者七於是河流
急決決口南趨睢寧平也為湖深淺軍民田廬無算控舟從此出小河口其支
分而北者直河而正河故直河曹家口至卸之五河九十里胥為平陸於運
艘凡百三十報四十餘萬官民始又設自曹家口而上至曲頭集河而下
至宿遷凡九十里河員淤淺不能通舟民各墊運道阻絕於是起大中正臨
安潘公於家俾治之公至博訪諸儒憤慨多以為故道不可復有欲因難事決
勢而利導之者公謂河源盤折數萬里水入泥淤急則沙隨水湍稍緩則水漫
沙係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壅底高客受漸少每一泛海輒便為患今舊河廣且

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復舊河中開小渠引水衝刷兩堤夫未使不散受則水
勢歸漫於淺漸去河身日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散漫則淺平淺不能復深工
力所及能有限何伏秋水至必壅不下徐卸之間將成魚蟹此必不可履謀乃
定於是度遠運謀工役具各無計雖樸大較淮楊徐及蘆湖山東河南各情修
浚各夫公司道官為五工統之公指示方畧盡地擇工以膠慶五年春正月十
有六日肇收浚築費上齊費至二月二十日渠成二十三日撤水歸渠淤沙漸
刷河流乃通此應於難艘及官民船皆無渠出時築決之工張羅渡曹家二口
已完而曲頭馬家王家三大口亦已有機翌日風雨驟作不至兼以黃河桃花
水漲會山東諸軍備至乃李春朔日水復大漲滿漫滑浸莫辨湖河新舊堤防
潰決殆盡復決開家口油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曹家口青羊口
白浪淺口其諸小口凡四十三處聲情大駭公身自督率示以必成眾志復定
晝夜率作工科強集隨用輒成於是諸口漸合而縹水之堤亦漸成四月七日
奏黃水又大至任風抵水勢復衝決開家口之西又平文山之左右公督率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六

屬銳守築口六月三日諸築卷之工成畢先是於河多潭淤人立輒斷工不得
施公命以木橫沙而徑半應水左右互側水蓋沙乾工乃得施決口懸溜數尺
噴沫成膏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布截流以巨繩牽推巨絙其術之
靈滿極滑急於折端深勢難卒就乃復相挽緩急催仰合度卒復壓以厚土
勢若固陵衝乃克定築堤得於沙既不能壅而實土又高比平流沙所壅必
湮掘至尋丈及遠取於下間空基共隔河運取土土性來力役竟日不能數萬
公命量土掘樹溝溝課校士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安東肅制淤沙深廣
如舊而百萬漕艘龍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懷襄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
之地皆得安流如故所用河漕貯積無缺賦饋徐淮直視及淮淤限米戶者僅
十一萬金有奇既成之後公又為之計久遠乃備徐呂靈壁之堤以來上流
復築林居村之壩以防衝遠建舖舍設官夫以時防守植桑柳集工料以預
備禦其善後之圖又如此

通海新河記 駱馬湖去宿遷縣治十里而陳溝則駱馬湖一支流也去縣治

一里許俱在馬陵山之西馬陵發脈沂嶺蜿蜒八百餘里為縣治龍勝本山聚冰歸之駱湖夏秋過漵湖而橫直二十餘里分三支會于黃河一為董家溝一為駱馬湖一為陳溝黑溝達不一不可以舟至冬春則涸而成陸萬曆四十二年張大滿決黃河全注劉口歸舊河故兩口之怒濤險濬大為運使一艘視糧饗至三百人一口過漵不滿數人設舟子弗戒置繩中斷船隨糧推一舟而糧損尾後者三五相新糧將生命湊災歸之魚腹天啓三年四年王家集唐莊等險濬尤甚漵院躬駐惟險阻壓船以千計日費公帑搜紳之用以百計至十月朔運事始竣本府同知宋士中承漵儲運未條陳指畫於運完日率土人從漵口起迤東尋至宿遷縣界口復從駱馬湖上至馬湖河周旋相度往地四次計其道里遠近工費多寡卷五竿為其掘土探泉酌議從馬湖口至陳家溝為全局而從駱馬湖為建計及議上聞馬家洲九十九里馬湖河口沙淤三百三十丈以上接漵流下避劉口之險疏三人河流沙十三里開漵莊生河一百七十五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迤下二十里通駱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七

湖口築壘張李肅毅十道東水歸一因勢疏濬遂成通漵即以挑河之土築堤根湖四大個闊一丈高一丈二三尺不等以作締道共計河五十七里築堤共八十七百四十七丈計鋪傷夫三千零五十一名議動錢糧五千七百兩為募夫五千二百名之用卜正月廿七日開土二月二十一日大集四月二十日工完更名曰通漵新河隨惟本年糧運六千餘萬并南糧俱從新河進而劉口歷莊之險得以遠避全漵無虞失之患省公私幫挽之費以數萬計然而湖心回水占木築之堤二百八十丈主能莊堤九十大井堤之濠缺者河之沙淤者計三十一百六十二丈次年復請錢糧七千兩募夫六千人將陳溝平地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堤河浚築一律而前此水占堤六十一并補築改淤使深改曲從直河底沙礫用鑽鑿入使深水中堤六基船載土壘築束柳草為壩以消風濤橋木石為宇或備巡閱從此長堤堪以枕翼手瀾堪以鼓櫓而每年數百萬之糧餉得以去危就安為漵運水賴矣至建開張堤立堡防守善後之圖尚未議及則謹以俟後之君子 時天啓六年春日記

余事米用光歸仁堤記 古汴河受白鹿等湖水匯為巨波一遇伏秋黃水倒灌中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迤東橫闊四十里澎湃南下合淮水湍激 祖陵林下不沒者數武 歸仁堤實為高壘相表裏 堤為利也障而大者有三焉 祖陵不受急射而王氣完固一也高壘得殺水勢而保無衝決二也水不旁流而永無存河之患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二十八

清河志 通濟關在馬頭鎮東南半里嘉靖三

十年漕運都御史連公鑣因舊河淤塞開三里溝以避渾濁通運經建閘一座 淺鋪 吳城淺

清口淺 新庄淺 李家淺 中淺 縣前渡在

治東半里 小清河口渡在治東五里 大清河口渡

在治東北十里 馬頭渡在治東南五里 夏家湖渡在

治西北二十五里 浪石渡在治東北三十里 營家營

渡在治東北三里 駱家營渡在治西二十里 吳城淺渡

在治西十五里 淮陰故城按府志云在府西四十里

據此則今馬頭迎商司處是也昔韓信釣城下即鎮北

一里主土城俗傳為甘羅城又以為寶應縣有甘羅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陰 三十九

此則其尋處皆無所據 韓信城據舊志在淮陰

故城而百步許寰宇記云信封後築城于此 吳城

按一統志在泗州舊徐城北三十里陳將吳明徹于此置

高平郡據此則清河原屬泗州今在治西二十里大

河上其屋東西二城相向遙隔一水疑此即是也或又

謂宋紹興三年罷楚州吳縣縣為鎮此其故城也亦

未和是否 吳王墓在治西十五里唐楊行密封吳王

嘗屯兵于清河口此其尋處也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韓信故城黃河海口之淤塞國家信黃河為運道自日本

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奈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險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

口之虞播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縣前

之地方久矣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不發淮口出水之險海沙漸淤

今則高與山並此沙既與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淤塞淤塞邳州之淺房村之

決多築二堤之平奈城倒流之弊皆難此已今不發海口之淤乃于徐沛呂崇

地形高處日築堤岸以防水勢旋流而進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勢得不大而民

之為患未有已時也臣聞之則然嘗見家人奉公義士今國曾獻濟川紀法以

圖於八尺樓中中以鉄為蓋蓋列三行而端有輪以舟駕之竹筏水不舟事更

著著中舟道則深矣此方人已試之法試而用之能疏淮口積淤而去其

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崇積淤而得其高估之故則全城自

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操理之必然若工部覆議徐河道侍郎觀治海口路

勘失矣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陰 三十九

七月御史劉光國議以江北開地勢高而于通濟淮水清濁多子黃河請宜詳

審開及徐興新莊二閘得半信濬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浦分司司務

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皆發又候嚴加封閉官民船隻聽其自行轉運

回空船每至二月應放一次隨放隨開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致水患後之

四年二月御史陳世賢條陳河道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汛鑿廢清河

縣北出大河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通自淮安大妃廟龍潭而下不至至大河

必從三汛鑿出而向桃渚大河而去諸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汛鑿出淤而

竟不復通清河縣與會合入海於是運道不通大河亦不復通清河縣地

上交通者惟鑿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汛鑿引河入清河縣地或令

出大河之與淮流合或從清河縣而另開一河引淮水出河二流會合則運道

無阻而淮泗之水亦不為黃河所淤民難其水勢美一修更應潮漢補方限以

固其外乎古謂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便運兵于此後復一清復上下諸洲

一段開通清河一增建清其三開固江之去關太遠故于上下江口通東十數

立年凡月掌理河而工部郎中施天麟奏准泗水於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
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湮浸淫漸及于富賢即伯諧
湖而湖堤多決則以淮水不入湖故也淮水之入湖者天祿清口向來於塞
而亦於塞故也清口之於塞者天祿者河淤故也黃淮水不得不靠河而南從
也量淮水并力敵黃勝易或亦相果自嘉事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傷通濟關又
閘年家守以引淮水內注于是淮水之力衰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
所以猶淤于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次每歲積艘以四五月盡運役
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盡力水漲之機方閘堵塞前及春初運事急至僅
完陵工于河身無與于焉不惟則來年必高上流之決必及于徐是而不止于

三

即遺下流之湖將盡于即運而不止于消決須不惜一年殫述不惜而竭智竭
闡挑上河寬張貴成乃為一管水運至高家壩米家等口立起時築壩使洩
華力足以敵壩則淮水之故道可徐為鑿之大運可減若干與巴暨地城有海
口運塞之莫大如距海而湖限多建減水人閘從下多開久河以行今閘之水
庶乎不至汙淺淤之木有不克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
周旋者也邇復河內距海苦無良法惟先臣劉大初固平底有并橫排河中為
一廈四維險繫以木柵鐵石磨之灌漲數尺移舟并漲漲數丈復為一層如前
法則水可與陸地施工時復直行河逆等衙門會議吳文定東原云

十二月，淮水南旋，泛濫淮陽間，已而漕運停，即吳桂芳報稱，事漕間通，淮水雖
水稍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鑑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策，且聞古略大臣
一員，會國河漕諸度，相踏考度，為新運計，上令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
聞，于是吏部請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得去
進奉軍事，諸臣意見不同，劾多掣肘，以數日為無功，今以此軍事屬吳桂芳，輕

十二年二月工部覆浮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家港溜急運艱難行議開新築延閣境上廢開曰梁埭隸新河中間曰內華開新河口間曰方洪開乞移咨吏部于部覆曉關事設關官一員高華古洪二關共設關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三

堤以來之水行堤上與徐州城等乘急流直迅幸全力于淮而淮不任故言今
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弱不復合矣黃強而一俗天施通諸閘則黃強運
河如建瓴雖縱則退而決河爲祖陸計不得不爲石堤覆之堤壩所至黃根本
之處不亦可虞乎哉河至清河而南衝者凡四折而後出險淮安高仰鹽鹽臺
不啻數百萬生靈之命托之一九派決則臺成而警將余之何如殆殆之請有
欲增堤徐州者有欲開顏家河灌口河水濟河南荒區家堤以築派水壩者近
諸閘來月河亭濟落莊鎮三壩如蟻穴漏卮補救迄無寧處竊不知清河故道
爲一蓄水之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雲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到
有濟運一河在縣南善支河其河殊窄支河直趨縣南而自雲北流之適外且
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碍難開
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萬利無窮矣疏下行河官議

泗水灌澤則題黃河之水濁而種汴汴之流清且賁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
以秋黃水壅壅則倒灌入淮沙停而淤壑所必至黃河清濁渾水隨之沙隨水

利不得河也自通吳越有決不通旬日如萬曆十年中河部中陳煥創建古
洪內華二閘每逢春河暴發下板以通潮汛之機而閘內無壅阻之虞黃河
同其利弊似以堰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決泄之項士伏補失閘開之險遂至津
甯失策庫壞當其于前月望望遠視閘同陰中謂其月望望水備未
久給渡入洪口即令蘇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稍落于是除板通滑衝利
成河通行無滯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如科書店設樓定口開一廣去河
岸近則以知愈是為水利但是所易守關難運貢之難行固急勢重之關故
不啻數日之轟轟不能待而十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諭旨如萬曆八
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蘇啓開河渠水有賴矣部覆如議

二十年知河徐事申張貞觀奏相陵為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嚴
漕四百萬糧一輸以給京師威瀝積入潘沐糧惟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
非細也臣履錫相陵見淮水一望無際離閘相陵至官高幾乃日神路至三橋
并諸橋斷并時無一不被水矣且高糧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東河之民生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二

造五害此又高寶通外隱禍也今欲濟淮當以閘海口積沙為第一害無漕漕
不若殺高而殺高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
於未合者則運稍礙則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運則
自題家口土家營至漁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固而利導之似當并議焉
二十三年工部都給事中李應明奏淮黃二流會于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
之合閘也既因黃河連堤無案設堤二堤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月日高
陰即以下居民蓋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通清口以內則於沙積截障
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漕舟于時洄者連為相陵惠
美竟年科也張貞觀所請日腰動閘一失河群之草澤河出從清河南岸官關
小河至縣家學馬廠等處出會大河連開閘間一通運道即行此河亦眾之使
若至治泗水則有諸閘老于山百折而入之江者郭排淮泗注江之故通也宜
於此處建閘惟平則開秋漲則閉使不得為險池意大考河形此高南不狹福
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病緩清口則水向北而淮不

病故折張福堤而于清口通堤以來之害而利也報聞
二十四年河通而高糧一壘奏酌設清河舊制銷黃口一股由厚供更色隆
崑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而伴河一小股分蕭縣而河又出徐州小洋橋相去
不滿四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濬與止河會接濟運道夫役之困集
山東河南徐外侵夫二道銀止兩月更于鎮口開以理諸湖之水通故與小洋
橋二水會則黃口不必塞而運道無阻淨之意即覆如議行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十四

王氏更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
即更遡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閭閻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
屯氏河在東二河相並而所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瓠子口
則河水分流入于清河屯氏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
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澤為一王莽時河遂徙澤川太
河不徙於大任之北而遂徙於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溯者又
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高卑不合矣

方氏曰周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
河由汴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累
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衝州決而入濁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
黃河之公必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淮徐

三十五

經括黃河中以入汴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虐論矣

按黃河者運河之賦也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官遊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
以二百六十里之加河遊三百二十五之黃河就運通而道泉湖之利計之者
者也陰慶特將大立倡謀開之善勸而寇嗣後朱術等奉命勸未幾至萬曆三
年即給事侯子越巡漕劉光國勸議費亦不貲通年汴泗之溢後清運阻絕
河幹應龍趙惟批轉莊中心溝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而加口始開其後二十
五年河決黃河二洪告涸漕運遂阻總河劉東主每歸莊故道整良候遷駐延
批看尼夢至唐遷至家溝以試行運而加林始通至三十年河決而縣大堤橫
衝運道總河李化龍以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導野劉舊蹟而都水司主事梅
守相為陳加河利運狀謂其善有六大約謂加不已復議保堤保堤不已仍議
分黃不但杜民災亦以保運道也其議起自受鎮龍于五口費僅二十萬計而
加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建廟修堤置驛設巡增河官立公署而加焉但述
總河劉東主從惠其為於議以晦歲三月間加以行運九月間之以修濟明呂
合回空由黃于是加黃並用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第以終加河一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淮徐

三十六

未免之功耳

泗河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出萊蕪縣界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陰
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徑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支一支
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出分
水河口南流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大井開東與泗
沂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城嶺西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
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大井開東合分
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臺沛縣凡四百一十里至徐州
合沁水東南入于淮

泗河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竇內名釣突泉一
出山東麓石竇內名淘米泉一出山東五步一出山東南四十步二
泉無名與淘米泉合流向南達山西一里合釣突泉西流一百七十

餘里至滋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關又西南流三十里至
濟寧州城東與汶水合南達于徐

沂河一出泰山即沂水縣經沂州郯城三百餘里至邳州徑入于淮
一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同
達于徐

沂河出河南鄭州蔡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相去百
餘步沂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流出東徑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流
通蕭縣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泗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南徑河內武陟獲嘉新鄉原武陽武封
丘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睢州考城寧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碭
山蕭縣凡一千二百餘里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淮徐 五十七

淮河出西番星宿海繞遼東越積石凡八千餘里始入蘭州又東北
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始
入河中經潼關閿鄉靈寶陝西池新安濟源孟津而東溫汜水武陟
河陰原武東澤陽武等縣合沁沂二水同達于徐

按黃河自汴梁以下數千里間河流支派牽連分合難難悉紀然
其大派不過六條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鄴至陽穀入
漕河其一至曹州由雙口河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其一
至歸德州東南經紅縣宿州睢寧至宿遷入漕河其一自汴梁東
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河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蔡
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入淮河其一即今出徐州小浮
橋者是也凡此六派或勢均並流或併歸一二雖涸溢不時趨向

各異而大抵不出此六派之中往時決沙灣決張快則由陽穀之
派也出溜溝出飛雲橋則由魚臺之派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淮徐 五十八

清河志 我朝雖於夏有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即而稅之違意行之天下二百年來本有稱不便者奈何淮北諸邑者實為肉既手僧未必有田而田者實為稅隱未必有糧糧稅乃意歸於羊翁之下逃他之凡要過復科實併該里見戶則相率而逃以致需索極巨一望率數十里電德善美伊政極之必畧徵井田之法相地勢仰仰每數十里即為一井若民田廣分布其中外為諸派以聚之保旱潦有保盜竊有保樂生無事其土重逃則荒萊可變賦賦可見又元百世之利非人責禁廢不可也 今之糧稅即百之方後之糧在周糧有小牙冠國投地之下下以均任使之多寡有均人稅賦之上下以均公均之等其北古人雖設民而民下病於後今制分而均復里甲均糧有解力二差里甲則惟銀差銀俱以銀數為準而力差之中有視原數費至倍處者則量輕重授制見實則又在編者之留意焉是進大難非復後元類其在苗邑則已所當務者必使應付不夫而民不苦病為可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三千九

耿寧縣志

知縣申其學中文

切照縣西北一河名曰廟溝上

通寶壁而水諸湖下通本縣皆溝諸湖池之東則由小河口入黃河此水縣治僅二里許於舊堤後其勢頗高縣治居於東南其勢最下且無復岸蔽障一遇大雨行河不能容遂前泛濫則東而一黃不惟城郭潰沒而居民廬舍蕩然為之一空矣使小河既濬惟深則宜淺易而其害始未久也今則小河口入於塞矣自隆慶三年至萬曆九年本縣被沉溺者已十有三年於歲幸萬曆十年天乾水涸民畧有更生之望不意今歲六月十三日不知水從何來偶爾大至平地水深丈餘至七月初六日復連其常暴風驟雨三晝夜方止將城垣侵闖居民衛沒秋禾類救無保其害害又不減于隆慶間也早歲自到任以來日夕與父老談求本縣水災根柢遙規諸處所藉勘得此水自靈璧縣來地名濬湖開一處名曰蘆溝口自本縣而地者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

仙關一處名曰余家渡以此二口有所當急者如自畢家溝以東至縣城於塞十八里自縣治以來至萬曆添塞十五里此二處者所當急者有也仍不惜工費于東南沿河處築一土堤上至濬湖下至縣城與新築土堤相接既保上流有所歸矣又挑濬小河口務使寬且深為仍慮一石開以防沿河倒流之患又保下流有所洩矣庶一勞永逸而本縣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按洪武六年置濬州太僕寺提督而濬馬政方是時捕養馬于寶來為民病也至永樂十四年始令民養馬有縣馬兒馬頭之設遂為民害矣弘治十七年又許歲科額擇其尤者解之太僕寺俵散以給騎操其餘解所色類解北京兵部買馬充選是為濬州銀其後因所解馬不堪用令徵價銀以馬價傾抵北京買馬解休隆慶三年大僕少卿董公傳策嚴察所上謝公是條

等，建城，城，種，為，一，平，滿，厝，六，年，蒙，南，京，太，僕，寺，卿，李，公，補，盛，
舉，御，文，胡，公，北，越，諸，直，行，變，便，解，部，買，馬，元，近，就，是，得，費，用，而，
民，免，參，焉，之，害，其，法，最，為，良，便，矣。

淮閘志 府城之西為浮橋，為柳淮，為南鎖壩，為滿浦閘之東為板閘，西
為清江浦，又西為河口，舟之由運河出河口，及由各壩而出達淮所經者
也。淮河之南岸，閘之東為方壩，為信壩，為智壩，為禮壩，大河衛城之東
為義壩，舟之由淮河往來，及由各壩而入達運河所經者也。淮河之北
東為支家河，西為草灣，舟之由海州籍榆木陽安東各縣之達淮所經者
也，分布甚廣，非若各閘之扼要會而據通津也，故星處老人以稽之焉。

五十三

५५

1-475

淮郡新舊三城說淮郡有新舊二城其新者之發始於魏時以連之懷麓勢足相援故入謂皆受其利不令相繫而兩下焉是則城舊而勢險分防守始難為力矣守則三城俱設而府縣兵以把數處力而車騎可慮也魏一面城門櫓則一二日恐難且從中起矣昔魏院公亦初築三城時有守之公償惜力陳其不便後及工成舉世公不惟如非我意且他日淮難守計矣嗚呼連其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五

徐州志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紫潤南注以達于淮二洪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有不誣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亘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琅玕王屋今不知

處其西一峯形如伏象俗稱象山 北十七里曰桓山東臨泗水舊名石女山宋桓應作石

嶺於此 東北三里曰彭城山 東北八十里曰銅山利國縣連境相傳古彭城縣縣在此

山南有連鐵河宋置利國監鐵冶開以通舟楫於久嘉 東北一百二十

里曰爬頭山連徐邳縣北四十里曰境山西臨泗水 城東四里曰

定國山漢景帝紹宗擊梁自東南二里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 東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四十六

四十里為呂梁山下臨二洪上有常豐梁王二城又有射城並詳兵防其境有淮門古雍門周善彈琴能使五音居北者居此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東麓有石刻大佛故又稱

石佛山唐昭宗時朱全忠遣子文裕攻徐州宋山人張天驥放鶴亭在其前即此

上其陰為黃茅岡山北城南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仞廣袤數百步有事

則可用屯戍與城相表裏焉項羽因山築壘以觀戲馬故名魏武南後攻彭城弗克乃設機帳臺上以望城中臺後燬

而上傍有石屋雖動古歲月者氏有文皆錄其下為蘇堤宋蘇軾守徐時書筆法通勁並刻落不可讀上有臺頭寺

以障城自城為長二里 由雲龍山南十里為太山徐山長 又四十

里為桃山有驛在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舊名武原周時穆王命楚伐隨者以萬數王死民即山鑿石 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山皆諸土

惟土五色王葬使徐州獻五色土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有古塚

古井各數十道今里諸猶謂山前九十九口井山後九十九口塚云

五里為大彭山古大彭氏封於此故名

沛河一名沛水河一名小黃河按一說志沛河源出河南蒙陽縣大關山東

入黃河又按沛河志沛河居沛南居沛北沛南從沛縣合沛由蕭縣

至大彭集入州境受大彭湖潞楊屍龍溝五河諸溝水由北至州城西

九里受響水溝水二里受早陂溝水由南自城西匯于東北合泗水南

下其流增程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陪尾山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漢張良封

好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路縣而黃山照二十里為皮溝稍南受新溝

水東北鄉受則飲馬溝泉並由連城十里為夾溝有泉五里受北溜溝水

源出沛縣泗水分三里受境山溝水二里流至此東岸入有橋有閘對

流至此西岸入

天下即國刊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岸受南溜溝水源出北溜溝水同五里受秦溝水又五里受濁河水已上

西岸溝並由城諸水西水汎漲則滿縣時恒涸又十里為秦梁洪宋直

度受烏嘴溝水源出城北八十里宋令十七里有三里溝三里至城東

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即城角之司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

于泗水彭城下陷氣浮水上後秦始王過彭城廢城構祠欲出周陽泗水

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三里溝稍南分為新河至城東南復合流

里許為百步洪南里許為新洪有新洪淺橋有清水板橋將吳明徹入冠

城明徹送堰清水以灌之呂梁徐州總管吳某步領戰不利還保州

所船艦賊下以圍進取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由西岸入下有英山堰

淮彭二十里東岸有狼家溝源出城北十里至黃鐘集有李家溝源出城北

水分流三十里為呂梁洪列于並于孔于觀外呂梁縣水三十里流

至此入

縣後周將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即此唐尉遲恭嘗說鑿以救其變有

與詳填呂梁水以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溝出此入三

里受響水溝水源出東南鄉雙井白塔二泉三十里至雙溝有泥溝湖

州境上多積漢軍數萬水為之不流故舊志載數水雖水在州境今考

漢書注載水即泗水下流一說志雖水在靈璧

按徐河山鬱蒸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驚悍輕剽蓋楚之風焉出隋又

其地薄民貧急疾顯已出前宋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為俗蘇軾

則云漢高祖劉裕宋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此自負雄桀之氣

積以成俗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今去陳縣

數百年且承平道久俗漸丕變民知休法畏吏不聞有亂治然舟車會通

天下即國刊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頗稱津要往競趨商販而薄耕桑野有惰農市多避食稍以靡風相扇

優失其淳龐矣

蕭境東西相距百數十里南北僅三之一雖西聯州治而實綿亘於州之

東南

沛河自漢宋河入於由新挑溝上接河南水入縣境歷趙家園渡拖繩溝

東鎮渡宋冊渡宋冊二泊遵護河堤長八十里趙家門渡徑縣治之北至

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溝即舊歇涼樓以達于州境宋紹

聖中縣令張傳疏鑿汴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道為之記元大德間達魯

花赤馬徹里備禦水籤開南伏道口北鐵窓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于河

奔溝洄注支流潰決西出邑境厥為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夕之故

云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並政之所本司主事一人戶部題奉欽依差委赴內府領做批並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儲後兼理永福倉事及備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分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固本部委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即元武安州故址永樂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初倉廩凡一百座正德已前中使司之嘉靖初裁革惟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本倉永樂中為漕運轉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先直達而轉般罷戶部議單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和州河南歸德四衛運軍行餉近年總漕因淮安常監倉告廢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州縣通員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其三三差耗亦已甚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二

徐州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並政之所本洪宋元皆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踞巉巖崎嶇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不戒即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曰洪其形狀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月河今河相傳唐尉遲敬德經界徐州呂梁二洪焚火石爛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中京東轉運司上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本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于洪口置閘正統七年恭將湯節於洪上流築堰通水歸月河於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尹琬饒泗嘉靖中主事戴鸞陳瓚相繼鑿去洪內亂石修砌兩岸章路石壩二十五五年主事馮有年修砌東岸石堤十六大初城東北汴水橫流衝

蓋運艘牽挽艱甚正德初治河即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合流入洪始分枝水勢為漕便利無何土人犯使日漸下石堤阻行萬表懸購疏決仍移所司屬禁迄今汴水雖盛猶得亡險焉本司之設專為狼運先年節官不一永樂十九年侯伯分理洪閘河道雖差御史王矩戶部郎中楊璉至正統以來始銓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微批並任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任為初本司不干閘發嘉靖二題奉欽依兼理成化二十年工部侍郎杜謙建議工部添置主事一員修治河心水道下達徐州洪主事司河內黃洋山河心水到深淺尺寸可一號閘初治初年置主事又著令提督修治事修嘉靖初月報如故徐州洪閘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中恭將湯節建議設見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年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旂議復境山鎮閘在境山舊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二

十年侍郎王以旂議設今閘高家灘水閘凌鋪一十五所史嘉靖四年家灘白洋閘上流前年閘下流梁山洪城城內各處亦設洪設嘉靖洪洪元里嘉靖後移其舊由洪城各處移置白洋及李溝諸閘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並政之所本洪在州城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綿亘七里洪中諸石森列如齒水脉的房遇險恐號白浪騰洲一瞬數里為南北至陰馬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本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砌石堤上洪長三十五丈下洪長三十六丈十六年主事費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有讓修砌石堤呂梁上閘下閘在洪南北俱正統中恭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旂議復凌鋪七所黃灘集後石橋城五城為洪城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峻城諸閘座主事

曰薛河自臨縣東高縣二山之間東南流二百里曰雞鳴臺東小石
沿東北五十五里源出勝縣三里橋泉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雞
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水浸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參將湯節始開

五十四

要之條沛而上非泉湖之憤不能逼條邑而下非黃河之勢不能決水有
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爲開河之助於汴河故道

如野鷄園孫繼口黃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臺而盡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 陵後而徐民整頓用是少虞則誠 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萬泰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過河而行者則為河自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含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覆溢之虞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於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載以壩斷可議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擗節高一節如往耳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齊寧其當橋諸閘皆為湮沒而淮水亦幾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五

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較厚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也下黃河之水口微故小浮橋之水於塞並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塞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藏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漕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蒙陽至陽穀入漕河漕沙溝以達於海景泰四年節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漕然黃河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付浸漫而衝洗之美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淤水故易充然亦有淤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

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濶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質則故河也蓋自淮連漕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黃河發源其載史傳今不敢煩濬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六

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首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弊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瀾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於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乾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漶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必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二瀾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理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

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
悍駕船隻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之通
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起皮寨地方流
經考城東明長垣曹縣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縣封
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
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
築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
之虞其舊黃河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
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河南管河副使張綸呈勘
議得黃河為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及運道南決則近於王陵雖情濬
之功累加而遷徙之性無常自批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
致將北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於功用不成今年大雨連綿比於
往年尤甚河水泛漲衝決數多新口一開舊河隨塞百方莫敢聚力使施
致將飲馬池以下一百八十里於墊南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
見今儀封地方三家莊莊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岸鄭家口決口一
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考城縣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徑趨歸德州
二水俱徑曹村口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立
店界碑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舖一處共三決口俱南入兗州渴河勢
尤闊大且經壽春王陵大端南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
日久聚水皆歸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則趨二洪
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為今之計飲馬池以下所淤一百八

十里間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經符離橋通宿遷往來商賈而已於二洪
無益也若於地丘店野鷄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桃源
集舊河改道東北由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渴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
接濟西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減漕運無虞矣合候呈乞通調人夫來
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
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錫爵得漕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決徐呂二
洪實賴黃河漕運自趙皮寨支河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股自
兗州渴河入淮一股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黃臺沛縣決口相繼
不築自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睢一帶歲苦潰漫梁靖
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隨塞迄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
水為憂幸而皇天降鑒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從夏
邑縣山西坡仍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不阻今山西坡
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汴梁處所秋禾維廢夏麥倍收以得價
失害少利多猶為可緩但河南地勢北高南下今大勢既已南徙支河又
多淤塞若不導引分殺聽其乘勢奔前則壽春王陵與州縣城郭俱有
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開河之水更遇旱年泉流微細何
以接濟興言及此實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挑地丘店至
丁家道口新河四十餘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以殺歸寧滄凌
之害以防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煩省
便臣等採訪人言察勘事理要應往從

呂梁洪志革代役議 呂梁二閘洪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達數百其皆按閘赴役後久役惡去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始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為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買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時河流未濫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弘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為顧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議有功於洪者民到于今祀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革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嘗考成周顧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以此為便蓋當役者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疲于百里之征矣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顧價而專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兵而彼此兩便公私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五十九

害亦揀時之良法也且督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便行之有妨或誤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斷者為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因可革宜人情通上俗無害于義者因之可也況西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顧募之費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雖以身代役而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顧人代役也是則戶無遺差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為無役之民而後為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取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尚膳監曰鮮梅杞把楊梅鮮笋鮑魚其三則守備不用水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掃橘其四則尚膳監不用水者曰天鵝醃菜

笋蜜櫻蘇糕鵝鴨其五則司苑局曰荸薺芋薑藕菓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木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盜駕者不減于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勤哉兩河運送夫役其困可知矣天下十總糧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軍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淮徐 六十二

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遼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王人之役者自春徂秋艱難千里帆檣蔽江

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凡五府無錫江陰宜興州府及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共六縣太倉一州曰松江府華亭等二縣曰湖州府烏程等五縣曰嘉興府嘉興等七縣共糧一十八萬八千六百六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嗚呼東南民力盡矣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于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以供遼東軍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漕元會通河以達漕舟于京通十三年乃罷海運志從內河一漕真楚諸湖引江舟入淮再漕徐呂二洪引淮舟入濟最後疏汶河達清衛漳御而齊舟長抵于直沽矣至于漕運之規隨時更變蓋國初海運猶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于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于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于是加之以長運所謂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里帆檣三時不絕于以見國家統御之廣東南財賦之盛永國脈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所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淮徐

六十二

數民力多嚴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運負之累不極何以紓漕卒之苦濫駕之集不嚴何以恤兩河之夫黃河之溢未平何以祛淤塞之患所謂圖久安長治之術于雍熙豐碑之日歲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陳師道汲水新渠記

汲引于蕭其間如坎水經謂河至蔡陽長渠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渴別為汲汲至紫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蠡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當獲毋後與渠一也為蔡陽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決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蔡陽既汴水又有狼溝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當獲至彭蠡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復蔡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求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蔡者濟之別蔡波既錯障而東之也周官人謂豫之川蔡洛出克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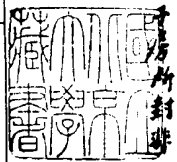
卷第十一冊 淮徐

六十三

藩受濟為渠蔡陽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荊楚無出當獲無始書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蔡水諸考皆不載又按渠汲為二而蔡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頃帝之復說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決或河決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河入于汲灌注兗豫永平中遵奉汲自蔡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于是故漬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汲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汲水為吳河於汲為白溝於宋為長決於單為石渠於徐為汲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蔡宋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決決憂春不歸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

小不足居民人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唐舍沒
為年數歲一逢民以為病詔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偉始自西河
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通滯而後溺於是富者出財壯
者出力日勤旬營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謀舊矣更數令不
決而卒成于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
以壽余余謂張侯其居善矣行峻而言道以成其為其仕善矣不
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先於未者何
也夫善為治者人喜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
興作有迹其效在今北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金石錄漢張子房錢碑已斷裂摩滅不可次叙獨其
額尚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
驗其字蓋東漢時所立碑史集字記陳留縣有張
良墓引城家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漢
為良墓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留有子房廟觀甚盛余按
漢書地理志註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
也子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下邳
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非
陳留明矣城家記疑妄蓋不足信也



揚備錄

揚諱

范守

古揚州兼吳越內京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帝分置十三州復為揚州領會稽丹陽豫章三郡共六十一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郡共九十二國也廣漢江都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徐州領琅琊東海臨淮三郡楚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共一百八縣後漢徐州領東海琅琊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共六十二國也廣漢江都縣無係在部內則今之揚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州後治田河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稽元與江都無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吳布死後屬劉國劉賈徙後當吳國劉濞滅後景帝更名焉都國徙汝南王為江都王武帝更名為廣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國立子胥為廣陵王領縣四曰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平安其北為臨淮郡領縣二十有九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盱眙曰淮陰曰射陽曰開陽曰贅吳曰高郵曰鹽漬曰淮陰曰淮陰曰下邳曰廣陵曰東陽曰廣陵曰西平曰高平曰開陵曰昌陵曰廣平曰廣陵曰東陽曰海陵曰鹽漬曰鹽漬曰鹽漬曰鹽漬曰射陽鹽漬海陵鹽漬是也吳時中廢儀作淮揚志乃曰廣陵國屬縣無考蓋漢書地理志儀承之見耶且以淮揚為志名亦可一嘆王莽改廣陵為江平後漢復為廣陵郡劉宋改為南兖州北齊改為東廣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大業間改為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為兖州七年改為邳州後人改邳州為揚州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以不知所由名蓋隋江陽縣有揚子宮遂名揚子錢
唐改為揚子縣南唐改揚子為水真縣宋復為揚子縣後陞為真
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江之名以此
泗州有水母廟又有水母井世謂為龍母鎮于此井蓋因淮水
不潔鑽之無邪于龜山之下則是水禽非龍母也
淮安有桃源縣縣內有桃園驛不知所由名唐宋以前俱無此縣
想元以後所置也或謂桃源即桃花源陶靖節所記者人誤桃花
源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為玄德結善處元誤桃園在泰州

揚州府志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賦
稅一以田畝為定時海內甯平民新出湯火揚州土著僅十八戶
已斬復四十餘戶自餘多流寓有軍民匠灶力士校尉馬船戶之
屬率以其業為籍有司更十歲一清覈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
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今甲申云賦二等夏徵夏稅秋徵秋
糧揚州歲徵夏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
納之科諸規則甚其貢課或非任土所有則以折徵其後法則有
里甲均徭及雜泛諸役悉倚辦于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博徵凡田
土民得以其實自占多沃壤諸塘蕩灘場交收種植之利悉捐以
聽民不領于縣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淫溢之災而國初法令嚴
察吏靡所緣為奸于稅糧易供即賦重而民不稱應焉然于時興
化民孫開保扶諸富人睚眦奏許欺隱田地狀事付從諸土民于
涿州良鄉增興化浮糧二萬石而泰州當揚十屬之一歲賦當其
什三率田一項科糧六石有餘于則壤不均已甚二邑苦偏累夫
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集處所設立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
官監收船料錢所權本色錢鈔輸內帑以備賞賚或收折色銀歸
太倉滿還儲揚州鈔關之設自此始而馬政一統于南太僕寺先
是種馬未有定額弘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詎養馬視北直
隸七府例其制以一見四騾為群立群頭五群為一大群立群長
在江北率田二頃領見馬一匹三頃領騾馬一匹歲免其租入每
二歲貢納一駒群太僕俸散以備騎操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
數者責之償而民間苦養馬甚通州海門地斥鹵興化濱湖之鄉

不宜馬故無免徵田及六安州宣城災乃令通州興化代領養民計丁授馬一死至破產鬻子以償勒收解俸之費不與焉又其孔亟者也通州代六安養民八百五十員興化代宣城養民五百四十員每十丁養馬一匹自是以後揚州數被水害江儀以南東連泰州如皋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江潮侵噬無已持而海門東北迫巨海一上潮輒漂民廬產江海交侵壞地悉坍沒乃遷縣治于內地以避之自元至元中一徙禮安御編里三十有七已遷餘中場已又遷金沙場所存里僅十四乃割通州清幹鄉之六里與州民園丁錯壤而處居殘民遺去以沒斃于荒烟草莽之中可哀痛矣江都以北高郵寶應西逼汜光白馬諸湖以一縷堤為屏障而全湖水皆東注自灣頭運盛河水東行省時比法而泰州之下鄉興化受其委秋水時至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四

決陵或溢堤而上諸郡縣環望皆大澤歲杵粒無復望民幾魚蠶者數矣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糧不可減於是嘉靖初海門知縣陳誨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面風濤額有田地十冊八九雖經歷年奏勸多拘原額不蒙開除致使僻海窮民不沾聖化包賠年久愈加靠累一遇徵收啼哭載道竊維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者既合增科則坍沒者亦應除豁今以既沒之地徵先存之賦別有限之凶應無窮之差勢誠危急若不亟為銷豁恐窮迫之下致生他變疏上未報會巡撫都御史唐公龍奏准糧一石折徵銀三錢已又折徵輕價銀一錢五分寬之先是本府知府鄧文質奏准千五百六十二畝九分應豁糧五千一百四十九石零應准每米一石折銀四錢嘉靖初唐公龍入題減一錢與小災並每石各折

東三錢雖減所輕價其實小民望水賠糧十五年如縣吳宗元致奉詔書內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員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者概從官查勘明由照例除豁申呈撫按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民困始蘇然縣地雖僻壤盡今存者無幾矣詳見後

化民張政等亦以子復困累詣關奏請均又田賦攤其根于他州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勿聽而監察御史錢嶧通州人為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臣按洪武年間取勘地上養馬通州海門潮江邊海中復係運鹽河故無派俸馬亦無免徵田糧永樂中六安州災傷暫令替養地雖水鹹草土不腴雖稱種馬並不產駒瘦損倒死十常八九一經賞補動至傾家起解赴京百無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過令徵價前徃北方收買解俸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民獨受養馬之害朝廷實未嘗復通州一馬之用也臣請照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五

門縣延年奏准事例一體除豁先是永樂六年海門縣者元張道奏養馬除豁如不得已或照徐豐等處通徵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困部尚書張公瓚覆其議於是通州種馬遂罷而興化民援例上請因併令種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止本折徵解他州縣如故通州民德錢甚為立祠祀焉列聖休養生息垂二百年於民瘼靡所不軫念蠲租減折之令無歲而不下即軍國大計不能盡捐以便民然德意深遠矣今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喉重地諸思恤獨原三年以養駒累民令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價太重令諸存留種馬盡變賣即上馬母過八兩每歲量徵餉料而通州興化以先家蠲免故并易料俱免徵又明年因章淮安蠲稅嚴諭撫按官查所屬有非稅課正徵而為無名征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

化縣災准以臨清倉米萬六千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湖大決高郵興寶諸縣被災甚知縣歐陽東獻上言州縣之被水者衆矣本有興化之盡為污池浸及廬舍連三月而不減退積日之民莫必其命加以偏重之賦其何以堪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永改折其意加意賑民如此是後倭寇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亡何而兩宮三殿災大司農司彈壓上方深居大內艷心于瓊林大盈之事而准南市僧亡賴以事潛京師購諸中貴人貴人亦欲從吏上旨以陰為始整地而開津權稅之使出英二十五年始遣中使權而准益歲增行益八萬餘引供內帑而正益大阻語其監法志中未幾而倭真亡徒因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儀真故有工部嚴征商稅裁革日久若遣中官駐劄歲可權稅銀六萬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六

奇濟大工於是設儀真稅監督儀沿河商稅先是抽分衙門起欽差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員駐劄于儀之磚廠凡江南運覽上供者總集于儀真過軍民商船北上該衙門冷拾附運于清京于過津至隆慶四年總河工部准咨為設廠稅糧以濟工程始以磚廠衙門兼權徵關稅之稅凡客船上河下江過嶺者分別長短載抽稅至萬曆九年準頭蔣燕等具奏增稅尚書凌咨南京工部監軍傳分司并開稅革免其由開稅歸併南河部中諸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質自亡後而小洲民多逐末倚負販自給饌者奪其所為命罷市鼓噪者累日賴有司調得安輯之賴商旅出遠者日寡勢不能取益乃今生賈已稅又擬以事株連諸富人動稱虐稅必盡沒其家資乃已諸奸徒附從為羽翼者驟起家鉅萬輸內帑什一而已其後又以山東礦稅使兼理淮揚船料因盡括邸跡庫義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

行動挾阻撓明旨為恐喝人情益洶焉時巡撫都御史李公總巡按御史安公文壁俱就爭甚力李公辭以忤旨罷去而諸宿猾亡賴益自恣無所憚又既言加增沿江船料可八萬江中洲田增課可二十萬上俱可其奏以儀真稅使兼權船料勅南守備監專督洲田事洲田者沿江州縣田坵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江中為沙洲江儀泰興去海遠洲長茭蘆其高阜或可因其通洲海門如皋者近海水鹹鹽多積沙或華埂以禦外潮而稍樹藝其中雖殖穀不長蘆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自如皋而下以沙名舊制蘆田俱輸課工部以供袍服御器及修城陵諸費以主事一員專董蘆政厥後民田坵沒故多附洲民乞于蘆課正供之外佃餘地以納冊糧漕撫臣葉允其議而蘆政以職掌爭之及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七

南北爭訟民至相賊殺不顧而海門自四運後沙地悉委江中為崇明所侵據縣士民至詣關奏勸未能復反足而奸徒因以為利焉會有旨詰責中使甘洲田價急于星火諸佃沙洲田者所費墾培工本既不貲且當額流奔逸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責每頃多者價百金民間即捐貲產不甚惜世為子孫無窮之害矣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美而太倉錢穀不為三十萬勢不能供邊儲乃嚴徵郡縣有司民間積逋京庫舊賦自六年以內反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內併完以濟邊儲緩急郡縣吏待罪帶徵應不能復恤民顧詔書猶以不悉加派細民及誠中使毋擾客地方為諄云時都御史李公三才巡撫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言自礦稅煩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關部九卿臺省百

執事無不剖心極言而 皇上莫之省也征權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開基曠明日增其稅忽玩者視職阻撓若連罪上下相爭唯利是圖違憲悞恩常載道如臣境內千里之區抽稅理鹽悉政之使基置星列如捕龍亡加以無賴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奸徒託名于城社假借詐財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人而九至如楚中極項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盡施人思莫敢誰何然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 陛下天托以司牧之任而乃甘為此括剝之舉 祖宗傳以赤子之衆而使靡此流亡之落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上愛珠玉人亦愛品物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 陛下欲黃金易子北土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陛下欲為子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 十三冊 楊

八

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刻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今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能者哉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群小僥倖征奉求是以萬民不忍共亡命于 太祖 太祖是以介其一刻掃清穢穢受天大寶是以得揚而傳之 陛下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古鏡者也然九三上俱中廢不報蓋是時開採權稅之使偏天下而是中被禍尤酷不衡淮以南然矣 廬州 楊即濱江之有蓋州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皋五州縣在通州之州十有六曰蘆涇沙白煙墩港曰任港沙曰破園沙曰蘆涇港曰桃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暫港曰姚港曰激港曰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莊港曰劉家沙又名青草沙江都之州十有五曰范園港曰新興洲曰十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

曰永豐洲曰後亭洲曰復興洲曰永興洲曰小新洲曰順洪洲曰家洲曰鞋底洲曰自陞洲曰復興砥柱洲儀真之洲有十曰青山嘴曰一畝港曰朱輝港曰舊江口曰鐵錠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港曰何家港曰儀真衛東溝洲場如皋之洲有四曰北沙曰南草雞曰錢家圩曰垣脚圩曰北草雞曰南於頭曰東北於頭曰北於頭曰三角沙曰張家圩曰楊家圩曰薛家圩曰吳家圩曰駱駝沙泰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王洲曰華光洲曰煙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永生老洲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土作貢揚州沿于江海浮于淮泗于時江淮各自為瀆貢道未通沿江入海而入淮達于河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 十三冊 楊

九

治古國利簡賦取足于王畿無所事漕雖江海險阻不為害春秋之際吳王夫差將北伐齊霸中國於和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北神堰在泰州城北五里吳于此築堰是後吳王濞開和溝自揚州東更遶過海陵食及如皋蠡路溝以諸侯專煮海為利鑿河通運運海盛而已三國以後道運塞水經注所載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和平江亦曰韓障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固已為馬弗詳隋既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和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置巡院發運使于揚子於是刺史齊幹以潤州北距

於樊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踴從由京口壞治伊婁渠達揚子
即今亦以歲無敗舟載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
築塘為田號陳公塘謝安鎮廣陵之步丘今即亦築埭溉田民以
比于邵伯其棠曰邵伯壞其後杜佑決雷陵李襲譽築句城塘及
元和中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陳塘築堰于高郵池有餘
防不足以通利漕輓旁灌田十餘頃今所謂平津堰者也宋都汴
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於是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惟
嶽于建安軍創斗門二築三堰設懸門楮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
天禧中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
煩于盤利船艦遠壞請開揚州古河繞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
萊更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

年後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大便利其後漕規寢弛河淺固日
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車引水運舟尋遣中使按視欲復運河與
江淮縣界或議于盱眙築渠出宣化埭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
伯遣其屬向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故丈自江至淮數百
里人力難遷昔李吉甫發開置堰曾孝編載三日一啓之制後作
歸水溪河借水如金比年寸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慮奉權倖
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聞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
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林其樊宜于真州太子港築
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
河口作壩一以復萊莖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州真泰三河所
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開滿浦閘復朝宗閘在淮界則則上下無壅矣

亨伯用其言于是運舟復通利紹興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梓
真揚間堰及其州陳公塘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於是揚州灣頭
口閘及通泰白蒲諸堰並決毀顧勢不能遏敵騎從廢堰以漫漫
民田于禦之策末失紹興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言楚州高郵
之間陂湖渺漫葑蕀彌滿宜創立限堰以為諸池乃築堰自江都
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于淮繫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
鹽城極于海又于揚州壩鎮創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
徹于江所經畫甚具溉澤固田以百萬頃近日歲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為據而淮
之民賴焉自春秋和溝之後迄于宋千有餘年河或通或塞諸限
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盱眙壽春諸汭潤泉潦
之水越十四塘注于高郵之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一

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泄宋胡宿所謂江習下而河濬萬若隄防
一決固可立而待為運道梗故以塘蓄水以壩止水以渠歸水以
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開時其縱開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則用浸
灌以無閑運道而止矣且于時黃河未徙而南宋咸平熙寧中一
決鄆州入淮泗再大決澶州合南清河入于淮俱遣使者擇築而
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高家堰為捍蔽淮獨趨雲梯閣下海不關
入于諸湖故淮南河雖時有泛溢不為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
置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俱仰海運淮揚河復湮廢明興高
皇帝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尾銜鱗次進江以北不事漕洪武
九年用寶應老人栢叢貴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覈高寶
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已栢叢貴又言寶應白槐棧抵界首沿

湖隄屢修屢圯民苦役無已時聞寶應直隸便從之跡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長堤一長與渠等期月而成引水于內行舟蓋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湛溺之患于憂人至矣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仰東南漕粟為最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罷海運復元會通河故道又徙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竭場口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是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齊兼四漕之水為漕用而抑溝為其員官視唐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既疏清江浦遂浚瓜洲儀真二壩杜潮港之漕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後康濟河自此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漕舟由常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二

西北孟廣河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後分泄漕水及私又做宋平水法于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洞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既充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初治和溝時有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六合多石阻涸輒損舟漲則尤險易為敗乃決後唐宋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綜至詳悉迄于是是賴自是以後黃入淮泥沙淤勢漸高于漕河淮入海溢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挾黃入新莊閘黃水內漕而揚州陳公因城諸塘久廢廢附塘民或盜決防種時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三湖濬三百餘里枯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而風駕浪碎旬若雷鼓舟觸輒碎又勢不能無決決而進東之

田及為甚則衛城郭漂室廬其為害已劇弘治中黃河大決原武瀾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諸決口分黃河使南入淮患稍寧乃奏以會通河餘資開復河于高郵堰之東自州北之杭家嘴至張家溝長竟湖兩岸擁土為隄橋木磚石之固如湖岸引舟內行以避覽社諸湖之險功成賜名曰康濟河蓋即平江伯瑄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相叢貴所議開寶應越河亦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提河郎中楊景言寶應湖低險當徹高郵分濟河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閻人諱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屢以為言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或修或廢大較不能發長策復舊制為國計長遠之慮僅補苴提閘為文具已耳嘉靖末塘益廢民請輸官租為田然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故運道亦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十三

隆慶四年黃河決淮鎮淮大潰高家堰水洩洞東注盩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踰漂室廬人邑無數淮陽墊焉淮既東黃水亦驟其後決黃浦八淺波隨水入射陽湖中淤泥填闕入海路大限久之乃米浸鹽城之石埭口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自邵伯湖南奔小儀入江又旁會芒稻白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交諸即縣實上樓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災甚矣萬曆六年上遣督河御史滿季馴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故畫築堤起武家壩注大小閘至阜寧湖以捍淮東候築堤清江浦沿柳浦灣連來以制河南溢自淮至徐縣運緩限亘六百里以東水歸漕河暫安淮寶應越河議高麗十年湖蓋因湧溺舟楫按臣相繼題請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議始決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加高

學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後成奏開賜名弘濟堤於是運船入高
郵寶應經面越河不復苦漂損如異時然後知建言者之為利也
其後黃勢強奪進入海清口阻淮水漫泗州城浸租陵樹木事
聞上震怒為罷罷督河大臣於是議者謂有欲撤高堰復引
淮入湖淮陽民大震恐曰往年黃堰可鑒今以二十年積蓄之
水令建而下朝廷即以泗為重顧可使運道決裂且恐二郡
億萬生靈為魚鱉耶於是上再遣科臣與漕撫臣共勘議始
奏言分黃導淮事失分黃者自黃家嘴導河分為一夫起五港灌
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開積沙數十里又
千塘傍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緣溪入江入海
路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涇河寶應之子嬰溝皆可達廟灣在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四

派則開石碓口興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路鑿江都運家渡即
金運二十一年新開以黃橫絕運鹽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
湖於已外濬開功則就歐陽東原所開神坐河為深廣之途逾年
始定二十三年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
計諸役畢大舉其明秋工告成淮果大出清河口祖陵水安退
而泗患寧焉已叙諸臣勞成賞養進秩有差時河漕臣各分主一
議總河王守謙議然淮實以黃刀分及開淤沙而出不以周家橋
通塞為增減異時潘中丞李嗣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即
伯湖故無越河其險如高寶湖限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請之業有
旨允行而分導工大舉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尚書劉公東星
申前畫明年即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治河業凡屢變然

蓄水腫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於瓜儀則優濶潮通江諸閘
于通泰一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堰于高寶則徹平津之法而興化
為杭柏營乃百餘年而獨苦水害環三百餘里巨浸以漫付于腹
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還上流而無所洄積導下流而無所輸瀉
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
可同年而語矣諸發治水議不可殫記其大者無如固高堰復諸
塘疏海口撈淺傾修石隄李少師春芳嘗主固堤復塘之議其
復五塘和蘇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人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
自漢陳元龍唐宋以來莫之有改國朝陳泰來經畫尤詳所恃以
障淮泗而輸漕渠首閘係尤重或以為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
徙協淮內灌無論樹決湖隄濬沒下邑其勢必至悍悍難制漕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十五

艱阻所憂不獨在民則變法之過也高堰築矣十四塘不復舊之
無堰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有諸塘以蓄之旱則瀉入漕
渠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一經礮礮西水徑迫三湖漲潮潰堤為
運道憂焉可不復是隄堤塘閘皆相成以為運河之利舊法具在
行之在人惟揚之憂其少擇失乎海口議則興化令歐陽東威建
言射陽湖對泥淤塞榜為難宜于射陽之傍二十餘里開神臺
河自坡絲細以至神臺在迤北由葫蘆港迤西出騰龍喻口直走
廟灣為入海要道其後稅給事世祿又疏言興化起大宗湖由舊
官河歷岡門鎮至石碓五十餘里宜展開數十丈濬深丈餘則登
底盡傾而附繞者不苦淺涸可以常伴通流泊赴海諸郡縣之
昏墊庶有起乎事勘議未報擄淺積則高郵人王徽之議以為國

初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為制仍置淺船編審淺夫以時勝淺俾無壅塞夫何通年以來法久寢廢開故猶在制不如前而淺夫有名無實矣夫以客土培岸日甚高河日益狹將以為漕之利而不知為漕之害也蓋河底高則塘岸轉或弗固當水盛則輸漕時或不及一值久陰水勢騰湧上河先澤下河繼之遂使膏腴沃壤盡為魚鱉之區漕舟阻險亦增損壞宜徵先年規格添修平水閘度酌為定制恒存六尺之水但過格自然下流漸長漸洩永無淹漫責令淺夫專務撈漕穢棹攪泥令幫岸益厚不許加高河底日益深縱遇旱亢亦不虞塞候運舟過蓋乃放開洞之水灌下河之田利之大者也而郭奉政光復守楊時為砌石限議曰楊屬河道延袤二百餘里諸湖所灌巨浪排空所恃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楊

首一線之土隄耳性平貴決之患可為寒心已議包砌磚石以河工多事災沴相仍所包砌無幾其餘止用槎板蘆芭易于朽爛日遭衝刷鮮不崩裂是歲修之功無寧日而潰決之患無時已也與其歲一修守費工力于不貲孰若一勞永逸以保萬全之安除已完石工其餘應議險要約萬七百餘大宜行治河官嚴實盡行覓砌計歲過運船七千餘艘議令城寨土官軍帶磚石其磚議於近河通中處所填造應用價值即于輕贖處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不數年而工可通完長河此然成金湯之固此百世利也如數君子言皆良或格不付或行而未盡主河渠事者並留意焉 贊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鮒子之詩而歎之曰甚矣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河渠書焉郡志列河渠于山川蓋其事難言之余在淮

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頗詳俱久而湮沒乃次昔人治水之變厥言淮南河者知所折衷乃今天下所隱憂而不可測莫大于黃盡從而南倘鍾歸仁隄龍淮泗而下湯、懷山襄陵將見于他日余未敢深言之也 附議 按五塘蓄水之說歷觀前代興業復之為說潘中丞治水或問有云五塘蓄水漸遷先年設有堤閘今皆圯矣可不復求乎應之曰某初至時亦嘗親意求復及履時勘查得小新塘與上下雷塘相接西去揚州即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向城塘西去揚州即城三十里水經介儀真由甯水開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舊長史李繁舉所築也陳公塘隸儀隄其水亦奔甯水開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安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井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而甯小甯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廣漕渠淺湖增此水辦之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開度當淺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故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楊

元河吳君處湖水漲漫指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楊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貶萬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其行前資從其開闢尤不貲必謂大為為安則田高之民欲積田宜之民欲澤澤堤堤更開之堤益決者多必謂治設官大防守需此勞費災傷極難于措辦故謂其是尚可緩也又近江都志所載洪武年五塘議曰五塘之議為紳士民每重之然議復矣後且議罷罷旋旋且議復迄今無成說焉余每詢之士大夫及賓商之父老商之有識復者謂塘之復有五利焉一曰既田蓋場之田西北上高而陸積充陽則不易無憂塘蓄水則旱不憂不災利一、曰倉運糧當南北咽喉江南數十糧艘北涉揚子津其地水淺而舟楫便塘蓄水或遇淺海則決以灌漕可飛輓而北利二一曰形勢蓋五塘城隍向皇其高可以眺遠而其風窳又可以伏奇昔趙葵之破李金高駢之禦黃皆借此也塘復後有不虞必不致西向而寇我右臂利三一日流漕蓋難水由漕南下至淮子河只與五塘之水遇淮水南來塘水東合塘之水大橫過為敵則淮不得逞其利下之性其勢不得不壅激而進走即實諸湖、從源決在斯不免惟塘復水蓄則淮順流而下湖復常得而復不復決

塘父廢為田膏壤萬畝議者或云殆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不若于建安水橋之製無聞于宋代前哲已試非無良規且西來諸水可引用溉灌者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史起孫叔敖其人顧坐令地利弗盡豈倉卒更變今昔迥異抑事掣肘固不易為耶

泰興河 龍開河 在城東連永豐鎮中世印莊河城東南新河

城西南小折河 一名唐堤河 堰 江堤 咸化十八年揚州府

縣蔡運言江水為害該於西南沿江一帶築堰以捍之起保全鄉

九都止順得鄉港長一萬六千九百餘丈廣三大五尺高一丈

御史方在記之嘉靖十二年朱憲增築自廟港至過船港計

七十六百三十大田賴以衛民是利之今此廢舊址猶存 按

泰興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與捍堰海等且堰成而田故存者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二千四

得混為已離新深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矣諸志議開新河為漕河由泰達揚以避關山嶽之險頃遼題改水次蓋河通不直通運而商船經行為難民利然上河之水滔 不禁而通泰運益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預建閘于口岸以時啓閉廢幾山利如彈繁費而圖快目前則母如仍舊之為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 詳見廟灣河 在城北巨四十餘里本朝侍郎

關河 舊名運河 在州治北近觀橋下東於溪河通泰東南來

運河 白塔河 在城南東南城子河 自南門外行城子河即此

北城子河 在州治東起白南河頭山陽河 在州治東四十五里南

河東北自三賢橋子口入射陽湖 橫京河 在州治東北七

達淮安山陽縣界山陽濱即此也 湖 新開湖 在州治西

在州治西六十里西自天長野 湖 新開湖 在州治西

山發源東入武安新開寺湖 湖 新開湖 在州治西

在州治西三十里 平阿湖 在州治西八十

里通舊見白湖 平阿湖 在州治西八十

新志不載考一統志三湖大率五湖 在州治西六十

即新開湖而與舊據其中耳 五湖 在州治西六十

在州治西七十 張良湖 在州北二十

里通五湖 張良湖 在州北二十

在州治南 菱里湖 在州西五十

三十里 菱里湖 在州西五十

在州治西 武安湖 在州治西南三

二十里 武安湖 在州治西南三

在州治東 羅潭湖 在州治東北

北六十里 羅潭湖 在州治東北

按東漢郡國志射陽故黃臨淮 溪 石梁湖 在州治西北自天

有博支湖恐傳支誤為郭真也 溪 石梁湖 在州治西北自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二千五

湖 平阿溪 在州治西自天長 樊良溪 在州治北自天長流入

父子灣 在州治西五丁家灣 在州治東

灣 在州治東 張家溝 在州治北三十

溝 在州治北 子嬰溝 在州治北九

溝 在州治北 子嬰溝 在州治北九

在州治東北一百 小京溝 在州治東南六十

里東注射陽湖 第一溝 在州治東

里通運河 第一溝 在州治東

里通運河 第一溝 在州治東

里通運河 第一溝 在州治東

里通運河 第一溝 在州治東

里通運河 第一溝 在州治東

在州東北 郁家溝 在州東 港 燒香港 一在州治西北十里通
十五里 廟橋 在州東北 官燒香故名 在州東 吳城頭港 在州
北四馬路港 在州東北 茅塘港 在州西 羅家港 在州西 漢港 在州
里楊絲港 在州西 港 黃白港 在州西北 大師港 在州西南
里小塘港 在州西北 曹車港 在州北 蕩 馬家蕩 在州西北
黃林蕩 在州西北 羊馬兒蕩 在州東北 一 蕩里蕩 在州西北 三十
里 拔兒蕩 在州西北 三沙母蕩 在州東北 井子蕩 在州東北 南陽蕩 在
東 按高郵有三十六湖 受西山衆流為諸水之滙 浩蕩二三百
里 其河堤曰平津堰 九田地 在堰之西 昔曰西上河 堰之東者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二十六

仲家河 在州西北 山子河 在州西 蕩 蕩里 白塗河 在州東北
孟家河 在州西北 義亭河 在州東 三院莊河 在州東 橫河 在州
里 劉家河 在州西北 鳳凰河 在州北 梓新河 在州東南 自蔣家河
縣北 蘆州河 在州東 滑莊河 在州北 新溝河 在州西北 孫家河 在
里 十二 樊鹽河 在州東 一百 趙家河 在州北 莫家河 在州西 惠政橋 在
河 縣北 三 王璵河 在州北 三 既濟河 在州北 四 蘆家河 在州北 四 陳圖河
縣北 四 傅真河 在州東 一 王帶河 在州北 內 蚌沿河 在州南 三 湖 得
勝湖 在州東 十里 平望湖 在州北 二十 大網湖 在州北 四十五 吳翁
湖 在州北 二 白沙湖 在州東 三十 人湖 在州東 一百二十 里 鯽魚湖 在
北 二十二 里 溪 海陵溪 在州西 十五 里 東 溪 在州東 一 里 稽文 溪
湖 多產鯽魚 縣西 四十 里 南 溪 在州南 精陽溪 在州北 十五 里 港 龍樹港 在
西 新莊港 在州南 王家港 在州北 昌家港 在州南 沙家港 在州南 十 土橋
港 在州北 十 里 昌家港 在州南 何埠港 在州南 賈莊港 在州南 二 竹泓港 在
里 二十 塘港 在州東 六 浦蕩 在州南 蓮塘浦 在州南 里 許得勝湖 在州
烏巾蕩 在州西 蓮花六十四蕩 在州南 入得勝湖 紅旗千蕩 在州東 十
溝 瓦子溝 在州北 杜家溝 在州南 二 吳家溝 在州北 十 千步溝 在州北
丁溝 在州北 二 灣 泓 鶴兒灣 在州北 仇家灣 在州北 四 湯水 在州南
海陵溪 在州北 平 礎 石礎 在州南 吳家溝 在州南 界首鎮 在州南 共七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二十七

堤 劉堤 宋建夫開邑宰黃萬頃創即宋史名紹興堤口盤塘曰
城縣界南北巨一百五里縣治當其中成化間知縣劉
廷璽南下車即修治三載供給因名劉堤學士城海記 堰 捍
海堤 縣東一百二十里西堰上接市河下通海陵今廢漢以漢堰
縣治西北四里米 關壩 減水閘一在城南滄渠亭之南蘭溪
開前中定今廢 關壩 減水閘一在城南滄渠亭之南蘭溪
壩北三 盧家壩 縣北五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海閘 草
堰閘 白駒南北二閘 下通牛 近議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
場次石碓口次白駒場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遠水行甚緩自
射陽九里淤淺萬曆八年曾發帑金八千兩濬之額任者匪人用
同成功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一隅之論乎石碓口隸益
城縣初議開濬土民譁然蓋以水涸而淮既無所資海溢而風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二九八

無所避俟諸人情良所甚難然誠如近議濬舊官河通閘門鎮碑
水道流泊不絕何處內涵海溢有時多是開座以限防之何處
潮患探本之畫宜莫逾此在舉事者善成之耳白駒閘近雖增置
但興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金諸場海口僅可以洩浮漫之水欲令
金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皆得之日擊難云去法有饒溺由己之
思者蓋如意焉

寶應 河 運河 詳見引濟河 北光湖東西際舊堤東為新堤更
年工成 賜名引 濟河 縣西南八十五里為官十三年開築次
深俗呼為趙河 縣北入海馬河成子河縣東南南衛陽河西
南六十里西連衛河縣治東四十里入射陽湖規塘河縣北六十里東漳
陽鎮東入漢火湖河縣北入射陽湖規塘河縣北六十里東漳
河南接子嬰溝東北入廣洋湖 鹽河在湖東今南支河在湖陰

臨河在湖西萬曆十九年 湖 清水湖 縣治城南東西長十二
連光湖 縣治城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十八里西南
東會連河 縣治城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十八里西南
津湖 縣治城南六十里東通連河西北會已 白馬湖 縣治北十五里
南北闊三廣洋湖 縣治東南五十里東西射陽湖 縣治東南六十里
里會連河 縣治城南六十里東通連河西北會已 白馬湖 縣治北十五里
十丈長呼為射陽湖湖廣王有通其相賜之奉奪其射陽即此湖
也今俗呼為射陽湖湖廣王有通其相賜之奉奪其射陽即此湖
沙入海湖之東屬鹽城西至固晉屬山陽縣上射陽屬博支湖
寶應唐大曆三年與洪澤並置官屯後以所收歲賦並廢博支湖
縣東南九十里梁湖在射陽 塘 白水塘 在縣治西八十五里
西北通廣洋湖梁湖在射陽 塘 白水塘 在縣治西八十五里
宋武帝元嘉末決水灌魏軍即此故也後闢三十里親將軍鄧艾
所築屯田積穀以制吳人與射陽廣山破金塘相通流田一萬
二千頃 美塘 唐地理志在縣西 溪 海陵溪 俗呼為龍首頭在縣
後廢 美塘 唐地理志在縣西 溪 海陵溪 俗呼為龍首頭在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二九九

射陽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黃浦鎮西
湖 射陽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黃浦鎮西
安宜溪 縣西南六十里東北入凌溪 縣東八十里 閘丘溪 縣東南
清水 港溝 里直港 縣東十五里東南通成子河宋嘉定八年
商旅輻輳入市百物盡通居民繁劉家港 縣東北四十里溝北
縣今既塞舟航阻絕大為民困應之 里入射陽湖 縣東北四十里溝北
七界洶溝 縣東四十里長沙溝 縣東二十里通連河 縣東南
通子 蒲塘溝 縣西五里楊家溝 縣東八十里 三王溝 縣東六十里
新溝 縣東五十里 子嬰溝 縣南六十里子嬰鎮北 張大夫溝 在縣
北十三里溝里通連河 閘汀 金銀湖 縣南七十里 赤水湖 在縣
西南七十里 魚池湖 縣西南八十里忠心湖 在射陽河 馬長汀 在縣
入漢火湖 縣西南八十里忠心湖 在射陽河 馬長汀 在縣

三

秦州河
南運河
鹽塢入海
西通西運河
州治南東抵通州及各
西運河
州治西南舊

以通運至海陵倉按阮勝之記北運河治北自北關東來西
云即漕頭至城下運河是也
十里分爲二河一主東二十里至梁瓠塢止一主東治東
北東塢何塢丁溪等塢又過舊城縣至新興治南十五
北運河舊志云其水旱亦不歲濟川河治南多由北入
久壅塞成化年彭德開浚
河治北自魚行嘴直抵興海陵溪州中八十里入
河化高郵寶應即海陵溪也溪化境合高郵河

三

上河諸河同廣無為盜運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
如皋河運河成化間知縣胡昂濬西北從楊泰來繞縣治向東至丁堰鎮分流入海南北至白蒲鎮入通州
九十九灣河去縣東南六十里相傳龍過成河一名龍遊河北接運河南通揚子江又名通江河近塘小溪河
縣西北隅東接去縣南九十里今江掘港縣東運河西通泰興
三十石港在石莊江海寇盜要害灘鄭公灘鄭公以使相判揚州備海寇戰船每歲于海清用壑灘以貯之習水戰其中
水關風氣增勝且蘇松商販所往來洵民利也或虞盜出沒為害要以利多而害少亦何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淤然亦易
濶故難以狹種惟濬之使通運河則旱澇而便禾稼可登而菱荷

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河運即運鹽河自郡城東黃灣西亭河在州東北二里東南走四百里至州治

鹽河入金沙河在州東二十里入金沙場東西淮石港河在石港場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

范公堤即海堤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間開

開在州西唐家壩通濟開在州南俱山西下白蒲開在州白蒲鎮上成化間重建通濟開在州南俱山西下白蒲開在州白蒲鎮

存板開在州城港一今廢鹽倉在州西門外業家開在州南七里任

上陸洪開在州南十里陸洪壩上以上三開皆唐家開舊是唐家港

去城十五里陸慶元按通州有新舊二河舊河自楊泰西來遠

年知州鄭舜臣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三

城為隄東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諸鹽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頃

資淮浸百姓利之新河鑿於隆慶二年畢呂四至石港諸場直通

丁堰使鹽運不復經通州顏州士民以鑿河洩風氣且鹵潮內灌

陽禾像望舉勝故河然弗能奪也即故有六開以興水利然通地

勢高異于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澇性以壩之為利惟西成北永興

二鄉地窪下全澳則數百里之水盡注于江全開則水潦驟發二

鄉墊焉故陳司寇謂唐家開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

諸開固可發矣得海堰創于張范而任沈維之乃歲久傾圯卒觀

潮大作即漂沒民社殆盡包糧芳運營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猶

稱包公堤司牧者曷不深惟民瘼而以世從事何哉

海門河在州東南至通州四十里東止呂四場嘉靖年

入十里東入亦東便倉四十里舊運河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江堰堤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宇新堰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二樣口大橫口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西清開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

相錯水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北為鹽河東西運河襟帶隄杜

寄港經緯交錯早則南引江潮北引河水以灌沿江河之田潦則

仍各洩于江河水不患無歸乃州縣民自相奉越而長民者彼此

天下即國利病書

三十三

觀望是以潘治未遑蓄洩不時焉能盡地利乎今誠于縣城南及

州城西東二十里各建一開而運河北通鹽河舊有港址責全開

虞勿使湮塞則方百餘里盡為膏腴水利之大無逾於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制雖正其益莫萬宋之國終月率男女所食千萬鹽使居死計其理全而給之則百倍歸于上於是齊有罪展之鹽國用富強後世言鹽利者仿焉漢初弛山海之禁不預于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東萊海水為鹽以故國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謀逆敗元符中以東郭威陽孔僅言置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為牢盆今有煎鹽官敢私鬻鹽者賦左趾沒其器物已罷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鹽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鹽院藉募民業鹽者為亭戶免榷舊煮鹽鹽需者論辜今煎鹽止戶用此其後海東鹽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為官多則民便宜但于出鹽之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糴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四

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要 奏罷之商民均利歲益利至六百餘萬縣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保其贏佐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利湖諸路所謂本鹽者也鹽出于海使灶戶煮熟煎煉而成謂之末鹽即開官散鹽也若蘇州出鹽池者得南風水化而成謂之額鹽即開官鹽也也本鹽在蘇州鹽城監歲煮利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鹽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鹽利監如皋監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海州板浦鹽利監三場歲煮鹽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口海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久之軍吏困于轉輸舟卒侵盜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坐觀官使配相繼莫能止而積鹽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用翰林學士盛度言於是詔罷官自煎聽入金錢京師權貨發而以江淮

若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蜀粟塞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者優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後世召商中鹽之法自此始也自唐始榷鹽歲天下鹽利歲四十萬曆劉晏增之至六百餘萬緡道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廣為錢幾七百萬緡區一州當晏時天下征權之數而尤浮之于鹽利能取盡矣 國朝以鹽課給諸還糧饌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于天下設都轉運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萬餘錢與漕運米直等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免之免雜泛徭給草蕘其犯罪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發煎鹽其煎辦以丁為率初制引四百斤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小引一十六引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揚

三十五

有奇歲終轉運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埋凡灶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特鈔一貫直錢千復之合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為之則中已出給引諸場行支鹽如自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同私鹽追斷商賣鹽已即所在退引還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上所權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權贖民食而已永樂中令商于各還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

肅寧要粟石直銀二錢而還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歲還御史督視鹽法今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衆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卹之正統初令淮浙寶寬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寬丁巡移者鹽課司覈實傳其徵又令客商守支年深不得盡若聽以十分為率支注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司不領兌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商寬甚厚其後始分為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違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也存積行而常股益難滯商人有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正統十三年鹽課以十分為率存積二分常股八分以後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天順中御史李宏請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三十一

完存積商人撥派到場即支不拘資次常股依次支給不許侵越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作四分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准七分為常股還方開中三分為存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許開中輸粟二十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謀輸銀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生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壟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遙地為墟粟踊貴石至直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遠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捐目前享利以深推還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

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開中違方引鹽莫肯超納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天子加意于國家鹽縮之變召問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額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失帶者十弊允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謝馬者為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即欲首壞之耶遂真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實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遵攬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煩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往支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三十二

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權買糧草勢要無得求討富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亡何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上方申飭鹽法之政令議者紛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復一變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于各邊納糧草餘鹽納銀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德中御史秦銳亦言其後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復請以割沒銀給富戶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召工本鹽歲復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包五百斤加二兩五斤以酬商鹽五十斤并包索三十斤共二百八十五斤為正引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准帶二百六十五斤赴運司納銀

淮南原定價八錢，後減七錢。淮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割沒鹽十七年，鹽法都御史王臣題准淮南每一百六十斤，淮北每一百六十斤，各納銀一兩。並時割沒，是時商人於遠中，鹽省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遠輕賄，責不易，權勢安或占中賣，若斗頭加耗，官料罰而吏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及給引下場，或官吏番雜，或竈丁額課不辦，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

輸餉于遠，失安所得，嚴美携重資往遠，數千里外，復輸納于運司，而有司奉令甲，嚴非微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盡上堆，而換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資本，擲之烏有，又不能盡防，擲載戶之無盜，賣耗竊也。蓋商憾至是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為三，曰：遠商，曰：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三十九

商，曰：水商。遠商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束中，鹽中已所在出，給倉錢填勘合，以備役運司，給鹽引官為平引，價聽受直于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徽歛，及山陝之寓籍淮揚者，專買遠引，下場支鹽，過橋壩上堆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網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為總，其鹽數船載，給水程于行鹽地，而販鬻焉。國初時，嚴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逐末利，舊制有所不行者，勢使之也。分鹽價，淮南定例，每引官價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二遠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場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鄭懋卿為請將河鹽准鹽相兼掣，稱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通行解網，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樓

徵歛督通無虐，日會御史徐燦上言：商人者，挾資萬里，出百艱為國足邊，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銀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時督逼，計何從出？至于借下單，買引日甚，則需產回籍，剝肉鬻創，其困苦已甚。夫商人患無資耳，有資則百貨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唯除奸革弊，不願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失隆慶中，御史孫以仁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于工本之加，帶而致也。今欲以河鹽准鹽兼掣，通則內商堆鹽日漸壅塞，遠商引日日益阻，滿蓋違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而軍餉，一旦未能兼供，接年報中，數年守支，顧此未免失候，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三十九

同。今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業，況夫堆鹽山積，其誰肯收？違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俟，掣又老簡，隻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采宜停止，兼掣為便。於是工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議罷，而商困稍蘇。今上初即位，鹽法如世，朝時制，毋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割江西五府，南安、贛州、南康、吉安、宜春及湖廣一府，永州行鹽，鹽臺臣至累疏力爭，不能使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連，且廣鹽既通，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船往還，勢不能無愆期，而淮南鹽歲掣，舊額四之一，乃部解餘鹽銀六十萬，歲兩解，毋容緩，則預徵于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所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淮鹽徵盡

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買引而徵也。其後率更類及島夷內訌以客兵陶費鉅無所出始議增軍戛引鹽八萬東征引鹽四萬有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興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為奸利者往往營部尉付獲為例於是有加罰遠沒引鹽引年遠及印號不明弊引或益為大艘船沉消折盡去而引存皆沒官引或引道落境裝引去益存雖有不得付為沒官鹽俱禁無得買補及是而商赴部請加罰如中緬之數或買新引配鹽或領以舊鹽舊引故引支盡俱越次起掣大率如河鹽及新增鹽類以舊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點掣吏受重賄因得主使官私加罰而盜賣之諸領部尉者反不與謀是舉大樹憤會上方大權海內商偵因奏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遺內臣賣之可得銀數十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勒所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四十

為鹽政府焉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消折盡先是亦有給大票許商徑賣者故啓事端乃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巨商積銀累巨萬者捕鞠治籍其資以款即沿海灶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疏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欲取贏于商倘時時：竊慮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權稅使禍尤慘急則鳥舉獸散無復有願買新鹽者矣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有若我國家九還車實半仰給于鹽課兩淮歲課百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于灶也以區海濱荒蕪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鹽魁之聚群而蔽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卹為虞所恃供課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錢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則

從業海上饑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喪生斃耳將強者冒禁公行集眾私販因而椎劫甚則盜弄潢池震動城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禍淺而灶不得食之禍深即如通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焚刈草蕪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權諭亦若之何且商人望：為利今令破家折產傷受官辱富者以貧：者以死彼所懸舊准之鹽預徵之課未悉割而從業若束縛之急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還以為兵食者乎即令要弘羊畫策恐無棟宇蕭牆之變矣大都鹽法之本在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彭侍郎詔云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竈戶獨甚臣行視海濱日擊其苦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晚粟餒餓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四十一

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鹽淋之時莽家登塢刮泥吸海陰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若燒均連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引口額案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灶戶失催食事籍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實窩復取利錢復以長蘆兩浙搭配兼支商人一肩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大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濫亦其所由也為救時之策宜莫若令商多買餘

鹽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粟于邊如永樂持納糧二斗五升之制其非官引而販賣餘鹽者置重賤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趨餘鹽盡收則鹽戶可得贏利而土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即還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還地愈闢邊防愈固此百年之利也中餘鹽于運某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轉運司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于鹽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繁然且慮汚況導之以污又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于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復更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今其綬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舉官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聲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殊弗具裁乃今所急惟是亟召還諸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贊曰鹽災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自即國言者不甚著唐宋以還置吏盡全而序之幾無遺義而網亦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為國顧而不為民病則義固所以利國朝法令數變屢失其初然未有天子自以為利者近世為加罰之說者固計奪于豪右適逢世而得售其奸遂使離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始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仰給安在法嘉利諱而國隨之不待智者知之矣 額鹽數 通州分司駐劉石港場所屬豐

利馬塘注五十二 港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餘中呂四為上十場 泰州分司駐劉東臺場所屬富安豐樂東臺何堤丁溪草場注五十五 海甯斜橋茶為中十場 淮安分司駐劉安東縣所屬白駒劉莊注五十八 伍祐新興廟灣完瀆板浦臨洪徐清與莊為下十場 行鹽地江北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單鹽淮揚二府行食鹽唯徐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鹽不行淮鹽 江南行車鹽地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鹽法道所屬行鹽地武昌黃州漢陽長沙德安辰州岳州常德承天荊州襄陽鄖陽十二府靖州一州 江西鹽法道所屬行鹽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江建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鹽法道所屬行鹽地開封南陽汝寧共三府

注五十一 行鹽事宜 近日通行事宜總 閩引 每年夏冬二季起運司查正銀銀三聖加耗銀三聖差吏解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紙價赴部掛號轉給應天府買然引完日領回收貯架閣庫板次榜派近歲四季起運 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 隄分三十場李榜派見今遵行 榜派 為上中下三等均勻換火榜派以富安安豐澤保東臺何堤草場解辦茶鹽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板浦為下場每遇投到勘會發付漢馬中場完賣臨洪與莊徐賣板浦為下場每遇投到勘會發付榜派車單上等自呂四中等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連派起雙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完清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逃亡本色商人赴場支鹽折色商人在司領價逃亡鹽商自行買補

注五十二 引 先因淮南引鹽墾濬以貨還引不售御史奏時昂議法凡遇撥引准照舊制如一準准鹽一十引限賣違引八百方准投法凡遇此引日派通無庸限賣 鹽車 商人執引下場支鹽淮南運至白八萬五千為一準連冊二本送院一發掣鹽委官一發該司收貯備照謂之真準淮北運至安東過典將引投安東縣積至五萬五

清理鹽法都御史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視兩

四

按鹽課吳多子兩淮而注則屢要微細會報嘉靖十五年戶部
尚書宋材請訪酌行以遂中道之舊舊法通餘鹽雖准正鹽例有
引日餘鹽雖在正鹽包中不得另立照票與引日和替除河東鹽
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包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
重為正引定價五錢內二百六十三斤為餘鹽淮南定價銀六錢
五分准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重共二百五十斤定
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五十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
錢杭州批驗所銀二所各銀四錢溫州批驗所銀三錢山東長蘆
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五十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二錢五
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重為餘鹽長蘆南鹽鹽所銀三錢以寧
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價銀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開運報甲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四十六

淮南浙供今上細本邑糧車長蘆山東縣具上細折價至如錦
鹽價銀所在各別照舊運司批銀解部轉發各邊續題
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販存積不分准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
價則上細本邑糧車

兵防考 上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兵爭之地秦置郡國銷天下兵漢
都閩中江淮之間為藩限故兵制畧焉晉氏南渡謝玄鎮廣陵統
北府兵玄嘗以五千眾破秦師十萬于淝水山以揚州為江左外
郭稱重鎮唐時制府兵在淮南者折為四屯 儀真方山屯揚州郭
興平江屯每府列為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一屯千人為屯八百人為
下無事則散兵歸農有事則遣將戍守制最善貞觀後變為方鎮
又變為兵最強其後吳南唐所踞據宋南渡後以揚為邊鎮有
禁府軍強勇武終敢勇雄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為諸路最金虜數
犯揚州韓世忠一敗之江中再敗之大儀鎮劉琦敗之瓜洲皂角
林子特阻淮為守自廣陵而抵淮陰為全淮石臂京口秣陵藉得
蔽敵戰守諸策性：急淮泗而緩江海者亦其勢也 宋制儀真所
統凡有四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四十七

特衛者為班直隸邊防者為屯駐隸諸司者為役兵隸諸州者為
鄉兵在兵之節度淮南選和禁軍有材藝者充親軍親軍即班
也楊之禁軍有四曰勁忠軍威果軍忠節軍武鋒軍前軍有三
曰衛軍軍容壯軍軍威軍各軍俱有指揮統之其屯駐曰強勇軍
以流亡盜賊充役武鋒軍以他州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充
隸隸路軍連駐實佑城者武定軍嘉興間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
乃御軍立額屯駐揚州者神武軍乃易東野出戍揚州者護聖馬
軍錢福禮出戍揚州者雄邊軍趙范以淮邊民兵召充者其他又
有水軍屯駐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並隸屯駐大軍各有統制
官一以於其屬其後與有淮東司江淮司為軍司左軍殿前司左
軍步軍司都振步軍司選鋒軍神武庫軍俱有守城堡者其鄉兵
有制勝全軍客軍民船部南船部水軍洪河水軍俱於諸州招充
總戍揚州者其他如園子都護帳前都護等部皆趙范立額不相統
攝又江都有巡簡七奉典如皋巡簡各一以分巡要害以司兵柄
揚州路兵制之大畧也 高皇帝都金陵以維揚輔畿近郡
丁固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大元帥繆大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

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諸處樞密院仍命膠大亨同倉樞密院事已已以大都督府經歷陳耀總制其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總制官皆罷而揚州高郵儀真三衛徑屬中軍都督府焉其衛所之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屬經歷鎮撫司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所一高郵儀真衛制如揚州于通泰興化鹽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統吏目鎮撫及十百戶所與諸郡縣大牙錯處以軍為民衛而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調發著藉各衛俱以十分為率八屯種二守城更迭番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倣古屯營法為固圉策甚具然于時方國珍張士誠甫禽滅其通賊皆濱海郡人習兵悉航海附倭數引倭寇並海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粵諸郡至遣使詔諭倭國不為止於是 上命信國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四十八

和行視師築海上備倭城稽民四丁調一為戍兵而如皋樞密始設備倭軍營堡斥堠與通泰諸所並列矢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破賊于望海場倭稍戢然其終僭倭時：擊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同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救護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意去者故沿海所在防倭藏而楊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通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遠者數十里近亦拾餘里中隔洲渚港汊叢雜諸奸俠亡徒竄其中伺間為劫商旅船往來輒被掠甚則賊殺公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為益濟河其要害也海濱故號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為厚利張高稅巨舶出沒驚濤浪中什伯相聚為越境與販船遇則因而劫奪或黨與自相凌暴剽攻于海與中有司

若莫可如何蓋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礦徒海盜徒所從來矣自入皇帝遷都北平念番京根本重地于新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杭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盜徒出沒聽調兵禽捕蓋督臣兼綜江海諸務于事權至重是時衛所軍已有城守操江備倭諸侯永樂末始令民運糧儲于瓜州給軍船腳價為先運於是有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為常正統十四年虜犯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戍若京操軍而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圯丁壯困誅求屯田苦兼併諸隸衛尺籍者率適逃亡耗居半其僅存者伍亡慮皆枵腹饑寒人倚月糧以糊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即力稍自贍又不能當轉餉更戍無已之後而武弁婪者之日賸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四十九

諸令甲甚嚴而弊蠹萌生無繇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驅以即戎無論淮以南即天下猶是矣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丁壯為民兵或募手或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練然民壯祇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閭鳴吠及負擔輿販而已正德中勦盜劉六劉七齊芳明寇齊魯間轉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撫臣遂率眾浮江東下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時總漕尚書張縉督兵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沂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江兵得賄無敢近而兵侍郎陸完調沿邊諸鎮健卒討之尾賊行駐福山隔江而陳僅移檄往來通州城危甚忽夜半海颶風大作賊舟覆溺死無算完遣裨將襲其餘黨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俘勒碑銘狼山上州人惡焉嘉靖初倭貢使相挺起為變蹂躪紹

諸郡縣已倭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駐直毛海等以財物從屬倭寇少行海上為亂于子破黃岩象山諸邑浙東餘數處蔓延蘇松間其黨徐海者七松江柘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皋通州海門時承平久揚俗日漸于紛華上下翼便偷安沿海備不虞設將聞變皆望風奔潰賊率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道每戰倭輒赤體俱三足刀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與戰率蒲伏受戮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操江臣以倭患棘勢不能兼理海防軍務朝議于江南北設二巡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會口以上操江統之周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曉始以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為言自倭犯並海郡縣有城則

守無城則殘賊之為利尤大使寇邇廖角而漂北海犯鹽場而南則如羊弗城焉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焉可虞風帆而下直抵西市則永洲弗城焉可虞况海門僻處東偏為世仇力由之所弗城安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皋海門泰興永洲四城邇年城成民稍恃無恐已卯倭倖薄揚州城民飲近不及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苑斷流焚掠大東門外盡燒毀鹽堆而去府同知朱泉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賊死焉淮南北大震于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團民兵或時扼殺倭及嬰城時擊却之始築東關新城其明年恭將王先伯率所部徐克精銳兵守揚州設伏于鐵盤嶺引弱兵轉戰至伏所覺騎兵衝擊倭大破之賊稍散又劉顯擊破之泗州而適明年都御史李公遂撫

江北以上兵客兵俱脫疏調山西邊兵三千戍如皋明年賊大舉萬衆分道入遂與海防副使暨諸將佐約曰賊業入海門必集如皋大江淮根本在鳳泗賊若越泰宜陵甯江都則大長以北震是惟予自督禦登弗在將吏依儀漕輓津會南北襟吭抑又陪都之屏輔焉賊若登黃橋奔泰興西侵即諸重地危海道遊擊任之二路既抗賊宜却出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振旅淮安出其不意賊成禽矣畫既定部署諸將令聲援相倚角於是倭入丁堰鎮趨如皋遊擊丘陞擊敗之已又犯海安鎮副使劉景韶率丘陞兵追剿盡殲之賊果不敢西掠而折衝富安並海堤東出撫臣夜提師至淮城適所調青沂曹都兵並集賊倖見兵衆盛大惶遽突騎橫搏賊斬首千餘級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竊舟去亡何而江南倭擾三

沙者千五百餘竄忽北犯通州恭將丘陞戰歿民悼痛甚會副總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失利乃渡江赴援請自贖諸將欲拒弗納撫臣令予卒助攻顯感奮首殲入賊壘壯士乘之賊潰圍走追攻之白駒場又追及之七竈茅家墩先後得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數賊逸竄海堤為土兵格殺殆盡於是三沙賊並散珍無遺類而江淮靖焉自甲寅以至己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罹倭禍未有甚于此時以督撫道臣將佐協力勦殲而定然負海千里焚蕩蕭然民被殺戮僵屍如積諸將吏士卒捍禦死者亦復不數以僅無陷城屠邑至今言倭事者猶慄慄云自是沿海益增置營戍設將領通州有副總兵及水營把總掘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揚州有恭將而儀真守備及三江口把總永洲營衛總隸操江如故所統兵或

招募土著或以義烏東陽習水戰者克之自江達海分信地列戰艦嚴會噴所在綠營恭布而倭以入犯鮮生還敢不履海者幾三十年其後營兵制復浸壞凡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寄以勢要挾將領無敢詰臨閱期則催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奴居恒為作百役使時囑免其操成當徵餉則盡括以肥己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船官船及以私船應募者為著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後屬率沒其月餉之半為治船費稍違時則檀榜掠驅逐或更為募補弗以白于主將弗敢問也浙兵性驕悍與土著不相能時復聞左細民急之則亡匿去難控馭蓋自或政圯而將官非納賄資緣無繇進多者費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償借貸語云又歲有賂道交際諸當道主文胥役有常例徧裨將月廩幾何勢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楊

五十二

得不克取之兵人起取則懼後思則又于隊伍中逃亡聞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虛兵糧為用度而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倣倣以彼此挾恐相制毋敢發其有律已嚴厚繩下以法則聚眾為匪語以開于廉訪者無何而掛彈劾若影嚮甚則連名牘其惡眾為證而互訐之將官或生就職及以飛賊抵罪後來者益益縮畏懼以營伍為傳舍苟得利以圖復為黃緣安望桓不二心之民緩急為國家出死力者乎江海故多剽盜其點將者以所掠餘資厚賂諸哨船縣故縱諸盜徒亡慮皆其親戚子弟或者捕竄入其中倚兵船為盜販過詰責嚴則時緝其盜之破勾誘為役使者私盜之勢單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為功得厚賞沿江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上之二十年倭酋閔白專其國山城君不

能製造二將清正衛長以兵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上遣帥督兵征之師少僅遼左戒嚴而倭偽乞封貢為緩師計比遣使而倭驚益甚於是天子震怒令大集即國兵若江南北浙東福建俱募兵船赴援議者謂倭不待志于朝鮮必分兵內寇若天津登萊准揚將無所不犯于是所在增兵置堡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恒怯甚與衛所卒無異幸倭不來即先亡魄委甲而遁耳知府郭光復廼申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大嚴保甲復副後凡里甲壯快等正後外詳營副復後沙船番糧餉議召買阻險要諸建議皆奉文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于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擊一員統南北水兵共千人以上下應援無南北彼此之憂疏報可二十五年上復用言官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二冊 楊

五十三

以總河臣兼漕務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局會閱白免倭將狼狽內顧戰不利遂燔金山柵寨移輜重而去而東征兵漸撤諸所趨當馬價益謀備餉環戶部以帑藏絀乏僅徵解嚴于星火而新增餉科派民間者業有旨停免顧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得未易散團聚海上慮為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時平而養兵易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辦而兵不得精不經性乃敗岫城陷邑破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夫吁即節元錫之論兵制蓋傷之矣論不為揚州而發然以為國家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戍守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為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所捍禦每

腹重盜發報請調上漢復達兵以己難調且至盜報鼠伏去復橫
故而所調者兵性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致劫有司不
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
近日征東故召外兵以除內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其大
後申嚴保甲自相維轄而要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置備器械共
連臂一事之于民國有事總兵者俱畏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
憚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父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
復遣獨遣州郡所食民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
彈之通有故則名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練募以己難事稍靖則
又名革兵減兵銀藉之以上供而費出于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
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子民也養兵以衛民曾不

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則戶餉金而
克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為兵既盡民為兵
矣乃其初徵稅款以養衛兵戶餉金以克民兵者如故曾一不
少貸也是為官兵者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為民者既仇之又
驅使為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甚甚甚也哉則知古為兵千
農因地為守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議悅切
深至然或緩難行方今計若夫有能之將有制之兵得數千人
馬督撫重臣日置標下而訓督之卒有警可調發諸要害地則姑
仍其舊慎汰羸弱嚴哨探使不逞知有所懾亦無負國家所以養
兵衛民之意轉弱為強存乎其人若其守成說以言方畧按地名
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故無載焉 贊曰維揚倭患至嘉清

甲寅以後極矣聞之士人官兵所得斬倭大率皆脅從華人其難
結者無幾官軍僅得其造謀而導嚮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
上盜徒可禦倭其于所聞彼皆奸盜之魁悍而無義倭法死若適
所募應援越朝鮮者皆圍餉為利人與船不相離遇敵則先逃調
沙船兵以禦敵者靡不敗識敵者慎之焉至若釜山之倭以內難
自歸非我力能制其死命而業為敵俘宣捷沿海備且漸撤雖齊
民猶知寒心況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兵防事不能詳志其大者後
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意之所在

營寨 標營即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陽巡撫兼總督漕運駐劄
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曆二十六年併漕運于總
河分設巡撫于泰州而中軍營仍留于淮因置標營于泰州又謂

之內中軍擇廢閑將領統其衆原設官兵七百員名近增一千餘
員名 泰州營即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設
海防兵備道駐劄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擇各衛指揮賢
能者為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曆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
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七百餘員名 通州副總兵府在
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故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
為海防道以察將為分守通泰海防至三十七年倭寇甚乃改泰
將為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岡橋
大河守備把總等官舊額設水陸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
泰將府初制揚州有守城生營指揮一員操習馬步隊正軍其散
場在小東門外嘉靖間以倭變增築新城遂包隸城內于牧場右

置參將府設署參將一人近多以遊擊代署又名遊擊府用操演水陸軍馬以防禦外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額官兵一千名近照舊是真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甫經宜建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員御于儀真初以都督自後或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咸按勅諭宣德間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于天寧禪寺弘治初始以馬廠改守備署品守備一人于浙江都司列衛舊額官捕者兵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圖山江北三江會口每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徵銀雇募水兵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覆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分為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

生委指揮協守江口。隆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移設欽依把總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派洲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兵各一百七十五名，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餘隻。萬曆二十六年，議增水兵三百名，沙船十隻，選指揮一員統領，共為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駐馬頭，為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脚斛二行驍勇，則前已一切罷去。今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真守備為水儀守備，督率操防。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兇糧於此，每年撥泰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警，海道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衝要之區，據守所當先。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復增百餘。又添福兵船四十餘隻。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迤海洋五十里為倭寇首登要地舊惟
 揚州衛遣指揮千戶防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大舉巡撫都御史
 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遂復奏易守備統東西
 二營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無城堡後雖後巡盜御
 史崔棟題准遂築正場及廬便倉二堡東西相望俗名為東西場
 東場堡內嘉靖間設大河把總官一人領兵千人鎮守萬曆間裁
 減狼山把總司把總一人駐通州亦設于嘉靖中副總兵中軍
 所統陸兵為陸營而守備則專管水寨操演水兵之事 永生洲
 遊兵把總萬曆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出沒知府郭光復
 議以永生洲中踞大江置遊兵把總統船兵一千人為南北應援
 督撫都御史褚公鈇題准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出近復

題葦鎮江蔡將併烏永生洲蔡將

城池論 初東南新城基峻易據而北平高于城可俯而瞰誠若
虞易通州江海要害遠邇環望石城然止于東南一隅固遺于其
障已甚云虞左腋之擁腫忘右脇之偏枯非亢乘也若沿海駐場
及海安諸城其所新建今應鑒鑒時平則以為不急之役有事而國
則已嘆使前人所彈心畢力以幾得成爲事者之幸一棒弄沙礮石亦
惜乎



鹽商以為瀟真國朝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今洪武

71-

71-

儀水工部分司志

共武十六年建議其五屬及清江關廣惠橋腰間南門潮間

蓋自伯禹流川導滯居水豐物於是而有陂唐汴庫以鍾其美今之隄壩水門是也若曰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亦見其固美和溝故南北衝累水勢和直填於及隄之害自其宜也同漢宋惟是為務深從便宜以相極難大氏江承河下流河高滿悍苟不準高下無外隄上無壩堰何以使水絕壕斷功施不窮哉任土作貢揚州則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富是時江淮未通諸貢賦沿江入海沿海入淮自淮入泗而泗以達河迄春秋時吳始穿和溝則揚之東北通財陽湖西北至宋口漢以淮南封諸王吳王昇開和溝則通運於海陵是時賈誼言漢以淮南為秦地然未漕江淮正始四年鄧艾言於司馬懿開廣漕渠大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

利東南有事與眾汎舟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可避水害後魏自徐揚內附是後呼魯於茲不廢轉運中州百艘歲破其於至隋大業元年引河通於淮海廣開和溝則自山陽至揚子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入江以便轉輸而行幸無唐固之置巡院發運使於揚子為淮南道而江南租庸皆由揚子入水門以渡淮入汴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朱程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程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當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使船播阻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輸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頗可倉庫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等置落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落口

宋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吸轉運水道則舟行水淺則需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夫此其利也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前橋為咽喉其地屬徐州是時劉晏領東都諸道法益詳泰江南之運積揚州不入汴不從渭中入太倉者淮渭河漕不潤載轉要無并斗折者自晏後江淮米至渭橋遠減其先是揚州距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段以益漕河輒復壅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安啟陳起隄貢城以通大無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防不足懷感則洩之發運使嚴三日一啓之集始作歸水渠河時有惜水如金之議杜亞王播諸人引彼穿渠以淮河皆可以行舟然漕亦少矣宋太宗朝淮南轉運使喬惟敗以建安軍制斗門二於西河築三堰以通漕服護懸門積水潮平乃泄之其州范興中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言其州水利始易堰為通江水制二天信開范仲淹領江淮發運使以真州江大折水波所避甚險其乃平水工整長東西河以避其患曾宗道為發運使通發真揚曹河乃發三堰嚴宗崇寧元年詔江南開通明河自真州宣化鎮口至四之淮口宣和二年真揚漕河潤車輓缺水以濟運舟載漕多使尋詔中使按視欲諸運河其江淮繫平會方臘寇兩浙內侍童貫議為海運陸軍內寺諱積議於泗之盱眙繫渠出宣化鎮口向子諱曰運河為江淮數大自真至淮且數百里民力為難宜於淮之帶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築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築壩一以復萊更待賢使真州諸塘之水不為他河服引而分措置使陳平伯行其議由是滯輓皆通六年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於州西五十里開靖安

河八十里通江徑易以避黃天鵠之險國家鑒其利入於江端鑿渠由
何家穴築石堰自黃沙灘以達於州孝宗淳熙十年和州事左昌時開
大橫河以便江舟賊泊寧宗慶元五年知州吳洪於董家渡至黃池山
對境開新河二十里州人稱便吳元大德十年後真揚漕河泰定元年
珠金沙河淤壞詔發民丁浚之明興讓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
川漕之政令洪武九年寬湖限以捍東清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
浚開河道於儀真城南重建五壩清江惠橋南門東潮諸閘以蓄洩河
水成祖建鄴金臺溝求河政日益詳密歲曹東南木四百萬石皆由
江入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密泗迤流而過濶御至直
沽汴白河抵路以達于京師命大臣總理河事亦云重矣顧說者以漕
河之患與北虜埒以此言便宜者甚衆然方畧疏闊莫得其要領蓋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二

之河道非昔河道昔所患在河南山東今則移之徐邳淮陽昔所患惟
河今則併淮患之昔所理惟河今併淮理之官有定守而勢無常事相
關而權不合其當更易變置明甚猶然泥建設之舊思通變之宜執拘
掌之議責平成之券何以異乎按商紂以紂封諸官通於越而轉乃北
之也欲求必效難矣通漕臣有開草濬潞海口之役於潞者有容璽者
有歸似焉有侵詎意河身之變已非一日及其開也水勢如練則泥沙
愈甚所謂善渠者水壩之善防者水溢之非誣也乃併引五港口雲梯
閘二道以入海而淮為河泥沙壅如限水無所從出蓋順注山陽為賈
閘而清河河口故道無復全淮之通漕此可預睹也於是請開老黃河
故道使河自為河淮自為淮各有經行曲為接濟者有欲引河從淮鎮
入漁溝取平望可以入海者有謂河決淮頭勢已盡東行不復西向當

由通魯開外馬頭巡關司別穿一渠令漕舟入成子河谷莊湖出徐家
灣會黃河於崔鎮之上而中建一閘以時其蓄泄者有謂引河由三義
鎮出魚溝至大河口與淮水會費數家之論互有短長且詳考驗皆可
豫見顧慮者海二百餘里地形參差而土疏惡即費鉅萬功難必
成出徐家灣會黃河為近第河身日墊內地或果堪懷泗州祖陵在
馬草馬湖窪窪連百里無一岡阜之隔而開渠置閘引之相通萬一本
石不支黃流內注勢若決堤莫可前遮其為國家之憂不止於淮揚
之患繁已夫可辟此虞遠之不暇可招之使來和或者從盱眙之龜山
蛇浦口經寶應天長縣界至六合瓜埠出江隋書以來行之可跡尚存
但地富祖陵朝崗迄今未敢淮南為不宜即形家之說無足盡信而
望氣用數者亦以焉然或謂原隰江端連瓜埠穿瓜埠渠水自充足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三

行抵六合引六合入天長由天長出新溝七里湖入高寶於祖陵朝
岡處建此渠一成道里便宜尤稱徑易轉運多而以其餘溉百姓饑其
利於後二壩閘可亡事此亦一說也人有為復諸塘之說者當漢陳
元龍開塘唐李榮營築句城塘暨北山茅家山塘本用以溉然水污蓄
亦可潴水儀連丹今舊迹俱在而佃民耕藝輸賦有定額卒難急復姑
存其說俟考焉
作永州土壩 舊志永州車船土壩十條洪武間平江伯陳瑄開築
永樂五年詔平江伯陳瑄督濬儀真運河
嘉七年開揚州白塔河尋廢白塔河亦平江伯開也河自儀正東至揚
七十餘里自揚東南至白塔河十五里許蓋古運河也
成化三年定濬儀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水

州壩下西二卷江潮性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是年始定
每三年冬月江潮之時發軍民夫挑磨一次

十年春二月微羅泗橋建通江通濟橋水東河口四開○六月四開成
廢吏部左侍郎瑛傳記曰事有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人之獨易
者在力辦浮議之非堅待公道之正故能利今而益後若提河工部即
中郭君奏奏揚州儀真置造羅泗等閘下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李
公裕議而成之是也儀真面江背淮為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廣
雲貴等處糧食及並海諸省貢穀悉從江車壩入淮以達京師其各船
至壩經前需次起后復空投若入井財廢船壞不可勝算唯羅泗橋舊
有通江河港距壩可運日里許宜開通置閘東朝啓閉以便往來船可
免患於是都憲公微知府周君源會勸旨宜訪及故老亦便達不惑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六十四

儀真從前軍港軍民夫五千津通河面闊十二丈下闊五丈高一丈微
羅泗橋石為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濟閘長一十八丈潮水
閘長二十二丈合高一丈二尺東河口制長十二丈其閘底兩旁各用
由灰算條鑄鐵牢不可壞其共工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訖于其年
六月是月消吉開閘其船歸天往無復阻費損壞之虞而軍民雖蒙
若需其亦市戶膠於壩利性：壩官河官與言鼓或意在塞壩即君乃
復條陳置閘有五利以 閘其一船皆至壩雖遇水平其糧食亦難挑
堆閘過則復挑其費不一今衆閘因費其二昔各壩設法日不過百船
一遇風雨又不及半今開閘即過壩下十數其三昔船過必煩煩辦灰
麻備險今安流亡虞其四往年過早甚至極壩接潮以致遲遲今開
閘以濟其五往年葉河水溢決岸倒壩修費極草動輒千萬今遇漲開

洩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洩水過壩之足慮哉宜禁革

以屬將來 上可其奏得奏開運不固封閉以為常俾免克寬由地
官主事朱瑛派其與造歲月乃伐石遺史過金陵請記昔晉謝安鎮廣
陵築堤北人思如召公召伯堦唐李吉甫節鎮淮南築平津堰宋吳
遵路轉運淮南於真等州置斗門十九是皆有功於揚然止舊洩如壩
不免早勞費決之患豈若郭君置閘啓閉以時不亦昔人所難者而能
不憚其所難而成之為獨易乎然非都憲公舍已從義力扶公道則郭
君何以成利民衛橋之閘休備續哉皆可記也故書

二十一年春通江閘

二十二年開通江閘復羅泗橋改名曰濟民 自開潮至此計長二百八
十三丈應三間北向開板九塊蘇繩十八條鐵鍊十八箇空地二尺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六十五

寸身閘夫六十八名閘耳等用如欄潮閘之高下長短詳瑛傳即傳記
中主事莫英記曰儀真縣治東南隅五里許舊有橋曰羅泗橋：上有
港抵漕河二里餘港兩岸多民田：以潮灌潮以橋入成化壬辰郭中
郭郭建議廢橋置閘名曰通江閘比因權貴者不顧漕水益縮每一歲
閘輒欲開故遂使水利走泄而軍士困於漕運啓閉不時而民田困於
旱嘆乙巳少司空杜公奉 命理河道訪知其弊用閘壅築以上雖可
以禦權貴之勢而潮以不通民之田愈困焉而年春三月予以部驟來
司儀真不數日民有包漕者歲早乃率數十人詣予告請開閘通潮以
濟田詢之衛縣俱難其請越數日告者又至辭甚切予遂躬詣其地為
之區畫乃率包漕等至前顧曰汝輩能各出所資以自理乎衆皆頓應
曰某有田數畝以半鬻而為費則半可獲否則并數畝而俱喪矣乃計

其費而以田之多寡爲出擇其中公勤者三四人掌其事命耆老陳榮
者總督之予日惜其成功乃於是開去其所築之土以通潮。通則田
有灌溉之益矣。開上置板而樹以亭。樹則人無擅開之念矣。一日予
視廳事。見有運頭號足者十數輩。荷鋤執鐮跪拜于前曰。我輩得生矣。
問其故。則曰。田得潮水而米。米予曰。是不過因汝輩所利而利之於我。
何與。而以謝高唐之而去。橋將成。告者曰。欲得一榆木。橫置閘口。以防
舟楫傷橋之患。其木通求。缺市一夜。潮起。閘內有木。旦視之。即榆木也。
時閘下之舟。首尾相銜。不知此木從何而入。衆皆以爲祟之積。誠所致。
始工於是年夏六月畢。工於冬十有一月。因其橋有利於民。易其名曰
濟民。

二十三年。吏東開閘。東開閘。即東河口閘也。坐落城以東。嚮水以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六十六

拒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壩之江。脉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
是子。統會之。名蓮花池。蓋其地也。浮橋一座。以時啓閉。儀其路。省編
橋夫二名。翰林院檢討定山莊。果記曰。儀其東開閘。工部主事。夏公育
才所建也。公以。上命朱督儀其。謂儀其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
所。必由朝觀商賈之所。必淺有京師。不能無儀其也。然儀其五壩。又非
取給於東閘。不可。五壩盛則。爲東閘。以待其潤。五壩竭則。決東閘。以濟
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閘也。是五壩者。用於儀其。東閘者。用於五壩
也。公之汲。於此。豈爲儀其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心。朝
廷可謂至矣。公既開。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其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
京師之大。賴其力。如此。豈可深慮哉。然欲爲京師計。使儀其
五壩。不費除力。而閘固自充。豈有難者。昔漢文靖公。送同天妃二使者。

謂國家之東。往常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於沮可稻之地。何啻千
數百里。使東南之人。限圩而田之。給牛種。農具。爲之屯。種。寬其賦。入
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其五壩之力。當亦不可費也。余謂儀其。距急
河水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水。埽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
河。以達於儀其。長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其五壩
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
曰。不然。子將以己之所步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
謂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
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
屯田之入。固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
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求。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六十七

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夏潦。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
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閘之開。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
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
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于儀其。公之友。吳官主事
婁君元善已。上聞矣。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
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果觀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爲
難。而又極其力。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
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求不伐者。又豈
無一道乎。知急水。河之論。儀其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
往來京師者。以校於目前。開東閘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
之事。能無踟躕。使急水。河之舉。苟有不善。則爲迂談。何以取信于上。哉。

急水河者也田地也此載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某竊覩見之者公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為之營哉是役也巡撫鄒忠孝公周公實可其謀嘗河御史姜公即中曹公實贊其成守備都指揮昌公實同其事而管理則有指揮張壯如縣陳吉千戶郭其祿承謝賓主簿李俊劉典興史史述而奔走執事吏則丘紀老人則潘宣輝鍾俞憐陳瀉而吉則尤為勤事者也公求記某於公非汎愛者遂與公以商確天下事如此公其以某為迂濶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弘治十四年二月建欄潮開 總漕都御史張 題為添設欄潮開度便益糧運事據南京工部主事鄒韶呈照得本職奉本部姜來儀水二廠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八

以故磚料無官河道開壩切見儀真設有羅泗橋等開三座舊例夏秋江漲則壩以納潮冬月盡則閉壩以蓄水固為便益但方春糧運上京開壩過壩則利歸壩房窮事受獲冬糧船回運過壩船多損折况水固水束又阻河道經月不得盡絕是開便於夏秋不便於春冬然以春冬不可開壩者以上河為有限之水而下江無抵壩之壩考訪圖志儀真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鑿有陳公塘築堤造壩蓄山水淮濟連河近年以來壩座廢弛多被軍民占為田廬以致水道不通賴有高郵寶應即伯湖水支分接續連年冬月回空糧船到來必須大江口開王廟前打築土壩開溝放水方得車絞船隻過畢未免拆卸一年一次勞民傷財不能經久常便為今之計合將閘王廟前土壩基址置造石閘一座上接三壩四壩五壩至羅泗橋壩口下通黃泥港口并且河口俱

通揚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來速去時候如赴京重載糧米到來葉潮故進將此閘下板開水滿則開羅泗橋等開打放自免壩房挑擔脚力之費若冬月回空船到來正值潮涸之時將閘王廟前一閘下板壩開後開羅泗橋等開放下待潮來相接方開閘王廟前開放出大江縱使春冬水涸開不可開若得閘王廟前一閘開則潮水積聚赴京糧船得以抵挑盤免板閘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絞車過壩不致虛費土壩橋木人力一閘之添四時之便其造閘石橋之類挑港河港項下見存餘剩銀工銀兩取給於斯亦甚為使人夫於附近府衛州縣起取橋草銀照舊放貯以便每年修閘之用一勞永逸據揚州府同知葉元呈照得南北軍民船隻運糧載貨俱從儀真各壩車放閘王廟難心肯乃各壩會流之所設造流潮一閘其實使益軍民即今挑潘河道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六十九

程已完見有除剩工食銀二千餘兩起時選委廉幹官員督造前閘事千便益糧運重務已經行據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都督同知郭鎮議得儀真開壩上高下卑潮大時月水與壩開相平往來船隻易於車放冬月潮小江水不接勢頗陡峻回空糧船不無守候遲誤今主事鄒韶等各呈要於閘王廟難心肯開壩會流去處設閘留潮放船一節既已會勘官民甚便便運有益應合往今添設且潘河餘銀積有二千餘兩儘數營造不費官庫財物除行直隸揚州府轉行委官同知葉元就於原報挑河餘銀內查照估定料數動支委官分役領贖買辦并將該用大石看令直隸徐州掌印官公同收買量派順便軍民船隻帶至造閘處所交收產清匠作量起附近人夫擇日起工如法砌造具本願差合賽禮親賞謹具題知如議 奏

吏部尚書楊一清記曰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欄潮
牌成使漕事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
南粟以供京師多此焉道蓋喉襟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
高卑勢殊河易泄且國家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牌為蓄水計尋廢再
廢再舉國家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上必車壩乃遠不
盡利裁則不敢以舉力稍不濟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輒輻雲委敗需
喧鬧固利之徒薄聚而熾附居貨食功成壩是便歸不復講矣成化甲
午巡河郎中郎君昇建議置牌為東閘為蓄水為中牌為羅泗橋以通
于江一時稱便獨妨固利若壩為泄水之說任耳若和之牌遂不用弘
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閘羅泗二
牌廢蓄水拓中牌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牌潮無所潰上牌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一

啓注不可過於遲起泄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銘嘗欲增置漕江欄
潮牌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數輩
奉勅為巡撫總漕事有以欄潮之策獻者公訪于蘇揚州府同知葉君
元進曰元嘗承徵董濤及江濱深七尺土黃壤無沙牌必可置公曰然
遂其說以聞既得旨乃會郭公徵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稽程牧
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屬儀真主簿謝聰董工役耆民許獻輩七人
分重之地勢定造牌之規高一丈八尺廣二丈八尺袤三丈翼而東西
巨如象之二爰球爰覓犬牙相入磨礪剝蝕匪削底平又疊石數重以
固其涯松檣櫓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計者石八千九百九十九以株
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楠板四伯九十九以斤計鐵二千九百八
十蘇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擔計石灰二千一百三

十糯米四百八十林三十三諸備售所取直得先年漕河羨餘銀千兩
有奇不責辦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
行河至顧瞻稱善為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郎中劉君浩繼至偕工
部主事郎君詔亦督督勸群僚察風百工子來故事集而人不告勞
距經始之期繞四閱月耳馮君謂牌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當河
溢潮漲則四閘晝夜啓勿閉如江勢平河水未溢則以潮之長落為啓
閉故舟楫水西無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則閘閉勿啓傳檄有司遵行之
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數千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
壩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洩旬潮水大漲則以時泄不橫決為
堤壩害亦惟是牌賴焉所有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賈舶所有又當
若何以歲維歲時其不可量已於乎天下無難為之事顧為之何如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二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決書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安常習怠
者不能為瞻顧顧後者不敢為若是夫孰與有為者昔康文靖公嘗言
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致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
不必為斯可矣是牌為漕運計為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為者然非志
之崇則曰易為欲思欲其果於有為難矣不然自有牌議以來凡歷數
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臣龍迄無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
謀定而引任之擇人而委之勞群咻衆聞此不為變其志與斯有過人
者不於是乎微耶然我每見世之任者有所舉動輒為異議所沮其同
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甚焉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
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蘇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驟厥成者多矣公興
是役馮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為之規議以圖其永于下未嘗有所

沮境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居心計日揣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非當與若輩費而大銷百十年來所當為而未及為者一旦從容為之騰口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聲所動而諸君協謀盡力其功頗可誣哉故併書之石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壞前人之功也○張公名數華江西安福縣人

十八年春正月復建通濟閘 兵部侍郎黃璥記曰儀真縣城東南自永化甲午從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于 朝置牌曰臨江曰通濟曰潯水曰東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牌也閘閘閘僧之家扭子壩利性性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盛之患若無事于置牌狀者及牌成僅踰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重其計雖有許謀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難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

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群火於牌也街接牌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之船而當倏退之變句無通濟行進諸蓄有以逆其勢迨其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需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也若幾希於亥之厄豈也故臨江諸牌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焉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若員外郎事何君白于總督漕運撫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 廷其議撤通判楊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薄唐侯運義官許成夏麟督民御增夏侯清厥思張倫共並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牘未四閱月訖工雖牌址仍舊而規制加其通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捐資啓陳飛渡牌廢與朝下上丞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虞其

慮為便以余縣人也諸書前賢置牌之難後人廢牌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屬且俾嗣今修饒母驚私効尤昭惠於無暇余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利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以復通濟之意未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擇患與利其道跡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愛其賜天下宜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鑿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績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憲憲武惠淮去身入為工部右侍郎何君名履建昌人張君名瑋吳人韓侯名堪河南人馬侯名論遼陽人

正德十三年復建潯水閘

嘉靖五年建水口閘 水洲通江上開一座成化年間添造通江下開一座宋徽宗修建花園石園軸轆于淮汴尉遲公監造減水石碇一座弘治年間添造水洲閘一座嘉靖五年漕運將張奎奏桂香造六年四月詔每歲以春三月開儀真閘 嘉靖六年四月欽奉 詔書內一欽復運船隻經由儀真水洲二壩盤剎催脚所費不貲儀真設有壩朝開度春三月以後潮長之時可以通舡近年工部委官偏聽脚夫店家之言指以泄水為由不肯開放管河官重照建閘初意上河水小自難開閘若潮長河溢軍民艱官民艱一體備次開放無故阻當者罪之欽此

論曰 肅皇帝詔限以三月開儀真閘度甚合天道誕章喉、豈不大哉在萬世所尊守詭容冒焉后漕臣乃為疏請開閘率以冬杪春初以

避夏月淮決之漲誠為上計然冬月楚舟弱揚子間有為隆慶以前不
得記之失萬曆四年十二月晚風作江西湖廣運船薄候真江口沉溺
者三十餘艘民舟不可勝計今年正月元日所壞之運船至四十有
四皆以冬月來開河水淺運舟不能進而江壩一帶即真無灣港可藏
舟故也每計蘇浙之舟從瓜關入全楚之舟從儀關入不得相圖以杜
爭端善天順當初春時舳舻鱗集一遇風濤全楚之舟壞於江口由舟
多路少故也無如為之限列蘇浙之舟以十二月至正月過訖全楚
舟以二月至三月過訖如遇水盛從二關俱入儀戕則從瓜入水淺
則從儀入何至停泊大江為風濤摧擊乎且也揚子江間惟北風最烈
季冬運船入江正當其鋒少避之以候春漲則南風必多開水必盛俱
以四月過淮則淮漲率在五月可無慮也若今况儀真有開壩導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四

笑：果行又萬年利也為附于焉
儀真縣知縣兒子梧陳議運曹一事開 國大計縣控扼大江為南北
咽喉地最下水勢易洩故自江口抵東關建閘四座蓄水通艘惟夏秋
江潮獨盛通閘可行冬春潮落必蓄發而後舟楫可通往歲江西湖廣
并南京等處兌運米計卷千餘艘每以四月渡江正潮盛時隨到運
閘無俟停止迄今改運冬春之交江潮正落運艘輻輳至必停泊江干
挨幫候進每日夜來潮至開一閘進一度隨開閘以俟前開之開閘則
潮落而不及進計一月朔望前後潮頭盛大一日一夜可進百餘艘其
他日雖拾數艘亦必挑盤殆輕而後能入此群艘鱗集外江遙遙經月
而風濤之患所不免也傳查萬曆肆年拾貳月內風壞運船叁拾餘號
今年正月初一日風壞肆拾餘號上虧 國課下斃旗軍緣以灣泊無

所任風易摧果歷覽沿江處所可開成河便於灣泊進閘足避風濤之
險有裨漕務者謹條陳陸事一曰開新河以便進泊上下江雖有二口
進閘然以咫尺之地數尺之水舟可以冰行不可以停泊是閘外之艘
拾壹而江上之艘拾玖風濤時作卒難退避今查得上江迤西地名鄧
家窩至冷家灣拍去地計長貳佰柒拾丈合用開挑成河徑闊十大兩
堤岸各貳丈底闊陸丈長與閘共計貳千壹百陸拾丈約銀叁千肆百
餘兩於中民田陸拾叁畝相干開浚查照原價每畝肆兩共合給價銀
貳百伍拾貳兩以還各主另置額報開難獨除仍分派縣縣督納則田
雖廢不至於傷民根難攤不至於害衆此一勞永利之道也一曰因舊
港以加濬拓查得鄧家窩水既入冷家灣則自冷家灣起至新濟橋止
係流水小濶計長柒百伍拾陸丈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閘共計肆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五

伍百叁拾陸丈約共用工銀壹千捌百壹拾肆兩肆錢自新濟橋至錦
匙河口止亦係河流長叁百壹拾丈五尺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閘共
計壹千捌百陸拾叁丈約共用工銀伍百貳拾壹兩陸錢肆分鑄匙河口
與奶：潮河合流自奶：廟起至九龍廟止長肆百壹拾丈水雖通江
亦多淤淺仍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閘共貳千肆百陸拾丈約共用工
銀肆百玖拾貳兩自下江口起至欄湖關止計壹百肆拾丈久未撈漲
壅滯日積合用挑河心陸丈長與閘共捌百肆拾丈挑深伍尺計肆千
貳百丈共用工銀壹百陸拾捌兩已上肆處通該工銀貳千玖百玖拾
陸兩肆分如是則大江水自鄧家窩入冷家灣達新濟橋始鑄匙河會
上江口奶：廟抵九龍廟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父會於閘口迤遙拾
餘里可容貳千餘艘魚貫進泊漸次入閘底幾避險道安流而風濤

不足虞矣。一日設板橋以利攸往。卸家寓一帶既挑則新濟港為運艘必由之處。而石橋間阻殊為不便。合將前橋中圈拆開。仍設板水拖橋。壹座船到掣去。船過搭行。上不妨商民之往來。下不阻運艘之出入。一日去於塞以通漕行。看得潮潮起至東關。水開止一路漕河并各開底。又未搭漕日甚於潮。又看得東關起以及梅家溝。渠家溝。太子溝。至石人頭止。計長肆拾伍里。隆慶肆年雖經修濬。今復淤於通流水深不過貳尺餘。至於梅家溝約壹里許。太子溝約里半許。水不踰尺於淺尤甚。但查合用工資不下叁千餘兩。而數千艘賴以永濟。亦非小補。一日修舊開底。以免盤剝。開板宜高用以障水。而不洩。開底宜低。使於進艘而無碍。看得需水。開外潮鮮至內流。愈溢船艘經過。必須挑盤盤空。方可挽拽而進。緣以開底高昂。水不滿尺。五無感乎度越之艱也。且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六

壹挑盤前艘既滯。後艘益壅。不惟糜費車需。抑且稽遲運務。合無將本開拆開重加磨鑿。開底深下貳尺。磚石板木悉新換。儘量加修理。其工價亦俟臨時修舉。估用底蓄。濟深艘行無阻。下便商民。上益軍國。其利溥矣。一曰建新石閘。以治蓄濟。湖水至慈溪河口分流。一去瓜洲。一來儀真。瓜地下水去峻急。儀地稍平。流來迂緩。俾查東南運艘。由瓜開進。西南運艘。由儀開進。瓜開壹開。水易奔赴。不惟儀開之流枯涸。而揚子橋壹帶河身亦致淺涸。艘行至彼。輾轉躑躅。壅塞成阻。慘厥所由。蓋水直洩於瓜故爾。合無將慈溪河口通瓜洲口上建石閘一座。糧艘至則開此閘。以導其入。糧艘過則隨開此閘。以待其停蓄。則水不泛行。流可長逝。縱群艘紛至而行道九達。又豈有排擠不前之患也。

隆慶四年七月。始權儀真船稅。隆慶四年七月初六日。總河右副都御

史翁為設處錢糧以濟工事疏畧曰。漕河之工在實惠。則當開越河以避湖險。在瓜洲則當建閘。座以通漕。船在清河則當疏魚溝。以殺河勢。在豐沛則當築華山。以通橫流。臣又欲在徐邳滕嶧之間。開鑿新河。以達河橫之患。通計所費約數拾萬金。而堪動錢糧則百無一二。顧成大事者不惜費。固永遠者不辭勞。敢謂錢糧難繼。不思區處乎。臣查得淮安設有東壩者。平江伯陳瑄恐新在開口淤塞。即今糧運與官民船隻車壩往來。未嘗曰民船由壩。官船由閘也。正德年間。奸民射利。曲票漕司。於清江浦別建仁義壩一座。為沙河又建方家壩一座。市井雖逐車盤之利。而商旅受困。夫去年漕河既阻。盤剝愈難。煩費益多。商旅益困。每央士夫囑放報費銀七八兩。乃知黃水壞漕。皆從新壩。浸入是設新壩之害也。通濟閘內外每於淤澱是不通船之害也。臣今先挑東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七

以便車輓。又於新壩之上。築有大堤。以防決溢。若明著條例。除夏月糧船航行。商船民座俱不許由閘外。其餘月分。渠頭一丈六尺以上者。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稅銀三兩。一丈以上者。稅銀一兩。由儀真開者。過城稅之。民座船雖有私批一體徵稅。聽官閘主事監督。淮揚二府查收。一丈以下者。俱令由閘。大約一年可銀致萬兩。而且商船利淺。戶部鈔稅愈多。若以洩水為言。則江湖淮水皆從外河進入。湖水患其太盛。臣所親視。商旅領出於途。在此舉也。疏奏。下工部覆議。上如部議。遂定船稅。○翁公名大立。浙江餘姚縣人。今官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八月。建瓜洲二閘。○始權瓜洲通開船稅。總河侍郎無石俞都御史萬。題為恭報瓜洲告成。建濟新運。東據河南。工部郎中吳自新。管漕。奏政潘允端。揚州府知府賈應元。會勘得瓜洲花園港諸市二處皆

可通江但指市臨江最近河水直洩中無盤旋之勢不無可慮花園港
至時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轉水不直下再將河道開闢以便停泊相
應於此創建二座其詳允隨督率揚州兩知府賈應元同知陳可大
等各督役僱工採石運料濬河開渠分役任事群力畢集於隆慶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閘河渠俱告完理合呈
報臣惟 國家漕運四百萬石而通水州浦者約二百萬石百七十年
挑掣車盤軍民勞苦船泊江岸累患風濤湖水壅漫堤岸衝決科道諸
臣屢經條議更開竟成道議仰荷我 先皇聖鑒獨斷成二百年未成
之功 廟堂主持共五十年不決之論一時在工諸臣或議於始或成
於終惟早運以爲期來冬融以啟事不百日而二閘之功此 諭六里
而新河之水滔 吳浙方舟之粟直達于海高寶巨浸之流建瓴而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七十八

既免挑掣在利之苦又無風波險流之虞新河所占雖失之民因連稅
償還又得之舖底糧運方域商船由之遠近喧騰上下感戴此故我
皇上萬世之圖軍民百姓之利也先是臣等慮恐江北瓜洲之開既已
連建而江南京口之開不能早開未先籌運已輕棄委潘允端將蘇松
常鎮一帶河道大加開濬又慮瓜儀分水三汊河水勢大趙瓜洲未免
分奪儀真河流以致淺阻又輕牌委賈應元於三汊河創建吊橋一座
東流水勢務令平分是從浙江以至張家灣水路三千餘里冬間亦可
直達即吳浙之運十一月亦可開報自此與江西湖廣發發相同皆
由 新皇御極地道變遷血脉通貫臣等目擊其盛惟有感荷福澤而
已再照儀真之開抽分船稅河道大工全賴于此今建瓜洲料崔夫
資及萬金悉取諸官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運就今瓜洲既成相應

此照儀真事例使昔之由壩者許之由閘一體抽分則儀真無走船走
稅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閘之利在商船就安而去險散呼樂從在編氓
取益以濟度分毫無累其瓜洲船稅就今儀真主事帶官該開應設閘
官開夫即以本鎮原有閘壩官夫改用不必另行給選編食此尤全利
而至便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國計幸甚河漕幸甚民生
幸甚跪入下工部覆議 上如所請

九月奉瓜洲添設閘稅 諭曰罷瓜洲開稅善矣然以儀真開之倘所謂
中已破也在原題俱所未載在 詔書俱所宜載論稅者乃一彼一此
是言二五而不及十改之平宣者若是與或曰言弋陽請之而不果徐
宣城革之而未竟子何不遂竟之嗟予難言矣

萬曆元年八月纂開瓜洲閘罷過閘船稅 議者以開開水數為淺每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七十九

運船及白糧船過時度可三月而盡於是僅開三週月運船過訖即塞
之遂罷過閘船稅

正統八年三月癸未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瓜洲
壩有東西二港水壩開廢東港壩為廠以貯料
不正統初是臣議從不濬港未果至是督漕總兵
官都督劉景韶武興言壩廢港塞推舟往來遲延
且礙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
倉夫七千餘人偕復從之

寶應縣志 吳敏道新開弘濟河記、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於京師、率自水低開進運高賈而北出清口、禹卸則有覽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險要能害漕、弘治二年、侍郎白康破公業已開高郵、東海、河、覽社之險、萬曆五年、工部尚書吳公重修築之、乃汜光湖則斬覽社為九險、蓋其西接天長、好胎泗水、從雲山白水、衝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湖、汜光湖、浮空無際、而堤南接當湖、中央其形如箕、而翼夾擊不風而渡、更直西風暴、則驚濤捲雲、怒浪如山、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為魚鱉、吳公遂所為、越河者、頗可嘆、而譏、越河之議、蓋肇於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其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厲而決、災者、蓋謂東地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競進者、方遂心、苟目以觀、速遷則任事難、言人、殊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繇以沮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八十一

格不行也、南河即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曰、於督南李公、李公以為便計、與部使首為公、偕言于上、而所請、則南大司農、帑金十萬、駐使若蔡、公亦樂以贖、護吳、益十萬、佐之、及撫巡、賸、五萬、時太司空、猶懷東海、河、園田、故、積、將、近、復、遠、復、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陳公、即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為、上極陳、開越河之便、且言、園田之必不可、於是、部議始、大家、上俞之、而李公、復、懼、南、兵部、侍郎、以、行、代、之、若、王、公、也、於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三分其工、籌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參政、許公、董其中、則中河、即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馬公、諸大夫、駢力、協心、宿留、河上、部署、丁辛、日、程、督之、築其、東、新、土、堤、培其西、舊、土、堤、凡為、澤者、四、皆、芟、以、石、餘、皆、覆、以、石、也、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又、築、欄、河、壩、北、閘、外、又、築、束、水、堤、中、建、

滾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茭葦、亦藉之為堤、衛、而堤之上、遍植柳、蔭、葦、夫、蓋、縷、稱、備、善、矣、舉、工、於、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上、大、嘉、悅、賜、名、曰、弘、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

運河、開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吉甫所纂平津堰也、一統志云、宋天禧中、發運使張輪、築重和元年、發運使楊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渠、舊、有、斗、門、閘、十、七、座、詔、檢、修、復、國、朝、洪、武、九、年、詔、揚、州、修、高、郵、寶、應、湖、限、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後、以、先、人、指、畫、費、奏、請、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人、令、知、州、趙、原、督、覈、磚、限、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限、以、度、牽、道、弘、治、間、揚、州、府、同、知、葉、元、又、多、積、土、以、廣、之、萬、曆、七、年、奉、旨、修、石、限、自、南、門、至、槐、樓、二、十、里、營、田、道、俞、事、史、邦、直、督、修、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八十一

一為子嬰淺離城六十里、由界首、往北、至江橋、鎮止、二為汜水淺離城四十里、南接江橋、北至新鎮止、三為瓦渡淺離城三十里、南接新鎮、北至朱馬灣、四為槐樓淺離城二十里、南接朱馬灣、北至龍王廟、五為白田淺離城十里、南接龍王廟、北至四潭溝、六為潭溝淺離城五里、南接四潭溝、北至西馬頭止、七為七里溝淺離城五里、由西馬頭、至五里鋪止、八為白馬淺離城十里、南接五里鋪、北至越潭中、九為黃浦淺離城二十里、南接越潭、北至山陽界、按、國、初、沿、河、一、帶、分、置、淺、鋪、每、淺、一、老、一、人、淺、夫、數、十、人、淺、船、四、隻、蓋、令、日、事、務、濫、俾、無、涯、關、此、置、淺、今、名、意、也、迨、今、淮、黃、並、灌、挾、沙、而、來、河、身、日、墊、深、谷、為、陵、而、所、設、淺、夫、日、事、復、募、矣、閘、子、嬰、滾、水、閘、江、橋、滾、水、閘、汜、水、滾、水、閘、瓦、渡、滾、水、閘、朱、馬、灣、滾、水、閘、劉、家、堡、滾、水、閘、泰山、殿、後、滾、水、閘、三、里、溝、閘、

五里舖小閘原 七里溝減水閘 十里舖減水閘原 黃浦濠水閘
新置密溝通湖閘 九溪通湖閘二閘如蘇陳陸建蓋因弘濟河上
不能挽挽故建二閘按黃浦開口水濘每排船非三百夫
閘口水勢頗以平緩按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周金泰請
置平水閘五座測量湖水七尺以容行舟即平所測水則鋪築閘底以石
甃之不施金門隨水高下任其行止堤可保其永固誠善制也惟年黃河
厥淤糧運阻絕河道諸公惜水如金移檄寶應急加固閉必待湖溢方開
驟難宣洩復若屢閉固宜廢食其敵固如是乎運通年運河之水又多患
有餘當事者每以開閘洩水經下鄉農苦之相率而告罷復工即開陳陸
議大開閘以減水災也下支河入湖瀉而歸海故上河之水尚濟重運而
有餘則故而洩焉俾湖河常虛以待即有暴漲不至潰堤而沒民田
法至善也前年支河淤墊多不深黃閘開閘水勢肆漫不待復防既決
而民田之隄沉者鮮不皆開閘為禍源矣無怪其紛而告罷也及意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全三

河僅可滙上流四十里許迤入廣洋射陽諸湖與太倉草思等處又注無
畔岸復集濠難水行至北仍淤漫散溢為民田病者如故也為今日計
若多開海口而以高安斯上 按舊任知縣李源取入戶科條上高寶
流可疏而閘不為慮故矣
河道便宜五事其一欲多建閘洞以洩水蓋季令公在任最久誠見壅泉
激水之為害吳越道論曰善治水者導之使下未聞壅之使溢也今者率
以增堤障道為上策欲填無潰得乎限潰欲無害田不可得美督河諸公
倘能仰求閘初置濠之意後之使深不培之使高致復陳蔡萊平水閘之
制聽其宣洩不待其美溢而又多是涵洞開濠海口以海為壑而不以民
田為壑即大禹之故智而漢臣之良策也此議行何事其有齊乎 附治
水或閘八條 或閘治八寶之水次第何如曰欲開閘洞先濬支河欲濬
支河先通海口其勢固然也八寶古稱沃壤弘正時猶為江淮望縣戶口

繁盛盛八萬為嘉靖辛亥後歲多水沴饑饉仍之迫隘萬之閘十室而空
其九矣前後茲茲土著非不萬目刺心切：然下勸農之令而民弗勸者
何歟謂不治水而治田無益也譬之盜藪堂與中各集主人而語之曰爾
豈備牆垣備爾門戶可高枕卧矣其誰信之如頃年淮水泛濫漫高堰而
潰運堤此猶曰異常之水耳至道其常則固橋入淮通濬納黃源：而來
者不得不分洩東鄉為運道計則上河之水由若干閘洞而下注首滴
漚之支河迺其出口不過東洩牛灣河比洩胡蘆港已耳而上口鯨吸不
止奈何不患漲之病乎故閘洞之水非支河不洩支河之水非海口無
歸誠多開海口指示便門俾分頭走逸而後積水消民田出矣今石健一
口耳而且不加閘即腹中擾：胡益哉此無異驅盜若不洞開四門而欲
逐之走也亦或已 或問開周家橋有無貽害高寶并為運道之虞曰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全三

橋與高堰固一帶耳總在泗之東南周橋可開是高堰亦可毀也節年淮
水暴漲從堰溢出輒漫諸湖而去秋尤甚惟時西風連作鼓浪決堤高寶
與盩之田茫然巨浸此猶漫溢之水貽害已如是矣假令大開周橋縱洩
淮水又何異開門而揖盜哉焚而益薪也哉蓋周橋較實處地勢高下懸
絕淮水建堤而下卒然不能入江遠海而風駕濤狂潮東擊一線之堤非
此然全城之固也動決三五丈或百十餘丈遂令粒食之地皆為魚
之鄉而運道從此大壞矣是時急議脩築無論工費不貲歲月難計即人
民雖散不得而役之此其咎將誰歸歟故有謂開周橋而不害却壞坊道
道者非所知也 按泗人因淮水有滄泗城 祖陵之患奏請於寶應西
北界周家橋開十餘丈以洩泗水前任知縣耿隨龍取入戶科愕曰如是
則以高寶為壑即棄高寶也如漕渠何亟上疏陳其非便于時遷工科給

事中張自親視河知縣陳燦圖蓋地形力言其害特南河工部黃曰謹

院王 皆言之 上於是開周橋之議始發

此亦非徒費錢可資為今日計也 祖陵城重而道河其重論整則河
民可憂而易實亦可憂為今日計則不得後 祖陵而先民瘼亦生以病
河州者為高晉武夫曹德源小邑耳為連陵之區固所獨明曠地
也連陵連而高晉武夫曹德源小邑耳為連陵之區固所獨明曠地
小則海田為舍大則決堤溺民計修華高陵非特導水全運通而新民
生也惟田四十餘里即周家橋舊有小溝大於深二三尺秋時水從
此出資民皆謂之今欲開周橋十餘丈而深一丈五尺不幾以高晉武
聖哉夫惟出清口與黃父會而能拒黃之不外清者以全力揚也且借淮
之清藏黃之濁用能并黃入海而不甚於為若周橋一開淮從中河勢力
力弱淮必乘之而流日涸清口而全淮之水將注之湖矣故其浮天絕地
沃日湯雲之勢豈復現於龍情乎况周橋地勢峻極登覽遠甚而與
淮及各場地則下而又下者也水聲復震震四出即致力堵安所措手
哉恐諸州治之則不截四城而連道也場從此大壞矣江南無備何由轉
輸百萬蓋誰何由能辦尤違軍餉何由取給此周橋之萬一不可開也通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八十四

議張橋口堤長口臨絕二百丈而輒全出於是亦淺淮之一術哉如開
周橋十丈而水滾張橋堤二百丈而水不滾者無是理也但此之連連
全視河之高下今黃河底高一遇水即淮步相擊欲使淮流而不分故黃
水豈能轉難淮哉故所擬黃河全今日所宜並開也當事者藏象于
淮水受病之泉由河強而淮弱於淮無水費之處務分河而投費強河既
分弱淮將振不必治淮於淮而治河於淮庶幾黃不外還淮不山深河城
可保 祖陵可安而連道民生各有依賴矣或謂河不兩行自古記之
河一開正河必奪是美然以今日計之特患其不奪耳使河自河而淮自
淮復舊焉 祖陵之害即至周家橋止矣屬早宜宜中淮水亦漸減
假令是時露而如昨即開周橋亦不礙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數
州雖仁者弗為况利若木而利而害者 或問夫河鐵路高案曰按嘉清
五年御史戴金請開支河疏畧云弘治正德間寶應湖隄屢決費銀數萬
餘兩欲建閘座墜滿下河勘得堤下河道若子嬰溝接墜河下廣洋湖長
沙溝接官庄亦入廣洋湖劉家浦通瓦溝溪望直巷宋涇河接官河三里

溝通七里溝出給拖溝本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港軍師廟起至壹思為路

拖溝起至射陽湖各處批溝計畧夫六千以上每夫四十餘工方能集事
每日該銀三分官指民力以成工民賴官以度日則河堤免衝決之患
民田無旱勞之苦商賈有運載之便附近居民免頻年偷募之煩一舉而
四善備矣至萬曆壬午知縣歸介言於督府袁公書翼疏請大開支河于
是督工浚治壘船多由此行數年之後而河復開矣迨萬曆二十一年六
月濬堤决流沙積殿上流不通次年春復加開濬稍可通舟楫云 或問
濬射陽湖以儲水何如曰水有所歸始不為害大海水所歸也寶應之水
北從河淮來西從諸山來悉由諸閘洞東下傳濬射陽湖不得趨海以至
泥沙淤積湖淺不能容水則泛溢四出東田輒為所苦歲旱湖水易涸不
得資以灌田誠若濬射陽湖莫矣先濬城令楊君瑞雲密請發帑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楊 八十五

數千與人徒至萬濬之然無所取土安能使兩岸隆起僅 用資板水中
取油泥置兩崖伯以美草護之曾未幾時水波蕩之舟便漸淤且海口數
處仍塞而不開即濬射陽湖何益哉 或問榜後與無復乾涸曰沿河之
畧場汶為長諸皆謂河深則岸自高河濬則堤自固於理誠然 不可謂
似 蓋使伏秋霖潦一運河果足以容之即身修 而不復以
隄為事豈不可若預見淮水橫來高壘 漸流東注漫崗山勢高壘如
伯繆堤一時衝决若 餘口注及興泰盛城之區靡不淹溺是其泛濫
之 數州縣尚不能容而謂濬河足足以容之耶竊案 湖猶甕
也運河猶甕也甕以內開無所容失吾 開而以甕水注之甕輒盈
而城甕之水能幾何 湖水盈而河水亦盈河可滿而湖不能滿設
非 河彼驟漲驟決水漫則東田陸沉迨水涸則運 故河

之不可不浸濬者為容受之地備壽常也張之不得不當若防漫決之患崇非常之水無舉而始得焉或者人云昔賈讓以繕完故限增半倍謂之下策今何策上中策而用下策乎曰用下策非已也勢也或問築堤用土工板石工孰得曰運河有堤所從第工不皆石經久為難西吳越海堤決甚易近猶以歲計若椿芭工一歲再易為海難免石當難之必謂工鉅費繁誠難備惜也不知一勞永逸然今欲盡為石事勢誠難合於歲修工內若千大務較往年現制如深幾曾地種椿幾尺使根脚不為湖浪所汕應提防可固必無可省而國家之慷慨有永賴矣然勢之匪人則有疎率侵漁之患佳嘉靖間有主籌徐志高督修其後石堤鑿石六面見方灰縫細察物料工食毫無虧落迄今工獨完固人老稱之然價之不敷則又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八十六

苟且遷延之患蓋上年開挑越河估用龍潭寺山青荒面石每丈山價二錢九分今二錢五分失舊時石工鑿砌面石一大工限一錢三分今成一錢一分天以故石塊大料整砌租率甚至東石尤為不堪而灰料計米各從裁制欲其堅固得乎故使修復者若無節省之虛名圖經久之實際不惜小費不任匪人何至屢修屢決運廟堂南顧之憂耶或問賈應越河於泥日高不能踏水何也今張大挑何如曰按越河於萬曆甲申歲開挑迨五六年後而沙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為治標之計束河使窄夫亦有深慮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理固然哉惟窄則流駛而沙隨水刷故束水衝沙以水治水之道也頃當事者詎河自日漸壅為挑淤之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巳秋六次挑決南閘之水北堤北閘之水南堤越河積淤衝刷殆盡至計塞決

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此亦見束水刷沙之一驗也奚必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今清口通濟閘非漕貢不啟而官民商旅之舟盡復車轢成幾黃水不入而淤沙不至日增矣或問治寶應之水宜濬下流固矣然必何途之從而濬之曰石碇之開近有成議矣又蛤蜊港之東南為野潮洋而內水之出見有河形者名康家港在范公堤外舊有閘衝決無存堤內一河自鐵屎灣至石橋頭約長三十餘里河身淺窄若開閘十餘丈深十丈則以河溫溝之水一冰而行寶應東鄉之水消矣至若洩水而下則挑金灣濬芒稻是所稱南工也無已則灣頭閘傍添設一座令縱洩泰通盭河而又加濬三汊河口及儀真西門拖船埠港另開一閘較舊閘更深之則入江之口既多而南河之腹不漲倘行之未不利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八十七

越河 賈應越河之議始於宋陳損之疏繼以國朝白康敏公有高郵越河之奏屢議屢停迄無成績迨萬曆十年狂飈覆舟溺死人不計其數然後督撫李公世達王公廷瞻相繼題請而按院馬公允登監院蔡公時昂南河即中許公應達悉心贊成又園田靠堤而論不決賴吏科給事中陳公大科上疏力陳利害大司空楊兆亦力主靠堤之議於是上盡允所請發留都計部帑金十萬兩撫按二院贓罰五萬兩於是以前萬曆十二年九月興工東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特加高厚兩堤俱護以椿板實以剛土閘者八大許高者三大許中有先年衝決倒潭八處積水深廣則菴以石而堤又皆築深水壩三座以時疏濬南北建二石閘以出入明年五月奏績上賜名曰弘濟堤上植柳萬株以陰葦大高閘之上各建閘王廟以資神力復河於舊樸北閘建亭樹碑以紀河工是河之開數十年

而後定。距工之興。若此。聽矣。乃一時草創。未及經久之圖。即以南北二開。言之。北開門。向東向水。勢北來如矢。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奎建。議。改令。僅直馬於出入。幾何不為三岐呂梁之險乎。又賴年以來。從淮安。至寶應。築西長堤一道。黃水從通濟閘入者。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連近日。官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六里之隈。盡用石砌。即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其永賴。而朝廷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臣。無益矣。

正統三年八月己未。築高郵湖堤。長四百二十五丈。舊用土築。遇風浪。撞激輒敗。間用木礮。築東蔽護。亦不經久。至是。竟以磚石。復以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分八

米糊和灰固。始堅緻。可久矣。

泰州志

論漕河建置。圖析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畧也。漕河惟揚州城。迄楊子灣一帶。可四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匯。而外自高寶。內迄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共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迹。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為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埠。以達於江。為南北通衢。隄以東。盡鹽馬田。因田為溝。高泰寶興。五州縣。縣各千餘里。而達。而五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潄之。有廟灣石埭等海口。以洩之。不為田洩。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歷世因之。不能易者也。至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害。而離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分九

民生胥於此。為依。賴不重。歟。夫湖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淤之虞。不然。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之蓄畜也。無淹沒漂溺之患。不然。混。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溉五州縣之田。其漕也。有限。其澆也。亦有限。一遇靈雨。尚爾泛溢。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海。當斯時也。猶不勝。淺。不及。幾。數千里之內。幾何其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一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脉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淮南胥為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

從來矣。

論地方形勢。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楊子灣。漕河東為鹽河。專為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為泰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減河。港白口。軍卿司凌亭閣。而北一百四十里。為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為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為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瀆於湖。而鹽場軍場。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十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為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七

千里者。豈美沃則供沃。整則供整。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美。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鈞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為近。邵伯湖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鹽化田於高郵湖為近。高郵湖隄決。先高郵。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化田於汜光湖為近。汜光湖隄決。先寶應。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滿。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八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閘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閘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況大於喉。小於尾閘。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論廣陵田賦。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麥。然而大

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往引水鑿渠。以資灌溉。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為州者三。為縣者七。南有儀真。有泰興。東有如皋。又通有通州。有海門。厥土阜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潮決而東。不相及也。可勿論。其在圖者。江都之賦。米三萬有奇。至麥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泰州水田比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泰興。則濱江也。由楊子橋以至高郵。則漕渠也。由楊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黃子湖以至諸壩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害。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觖望。一夫不獲。時予之事。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別乎。高郵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七

對天長寶應。相與連壤。高卑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在下河。目不應議及耳。人亦有言。江都美矣。雖有邵伯之災。不以蔽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蔽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泰興與興。則異是。雖揚之賦二十萬。泰興與興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特重之歟。今田化為沮洳。而稻且為焉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蠲恤之疏。屢上。而通負之誅。常寬。興化是民。猶得延旦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泰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高寶。而泰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矣。天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

原恤民者又聞其痛。泰州之痛，不啻剝林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滔、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燕、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郊否？以不耕之田，共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興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其在後論中，僅誠有若推之賦，由溺之恩，然亦予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吝引手投足，而必求所以援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皋，此三面故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西岸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十石有奇，豆八千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

三里盡下河矣，此界興化，則科米五萬二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河至五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泰州奈何以三千掩五萬也？其矣論災者，不考分數之多寡，以因此一方而全不待其平也，吁嗟乎寬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泰州尚賴有此三千石也，即大水為患，猶可藉手，而豈泰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豈與麥可充漕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久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使又獨重自非友定

之至，欲強全富者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并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全豐者代歉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泰州唐初為海陵縣，後又分為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皋，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為泰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為如皋，又稍析為興化，以故上下兩河，泰州兼有之，而具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雖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泰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皋盡以上河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泰州，乃不酌其分數，顧全同類於如皋，而不得比是於興化，豈不寬哉予特為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額數，分列於下，親當路者考鏡焉。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豈當塗塗薄其間，而泰州之民，夫獨非當塗亦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而見之者有所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鮮所見，高寶當南北北道，使節之往來如織，濱湖若水，孰不流傳，而興即高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也，而泰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見，又有所不見，泰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接船從楊子灣入，徒見兩岬未委，獲以洵美且都，嘆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泰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泰州往也，而泰州之水安從見之，然聞亦有勘災之妄官矣，妄官之入境，未嘗

一過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過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難於上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焉。區別之也。而與泰一體之義。又何自而得轉開於雷路乎。雷路且不聞矣。況廟堂乎。雖然。雷路如意。何如耳。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三年。有衡水傳。後川公矣。刻篆而鳴。萬曆二十一年。有烏程吳平山公矣。以故。而年大水。泰州得與興化共蒙。斷折之蹟。民之仰之若嘉穀之。有時而也。萬曆十四年。雷大水矣。勢更洶于上。而歲若。倘有雷路。從上河來。父老群聚而控之。反達其怒曰。吾親聞西岬。栽秧歌聲不絕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誰我。烏有者。楊等三十。及如皋尹奉檄來勘。而止。故善使雷路風言。州又遑同知署事。時屆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為樂。屬視如皋不為禮。尹怒而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九十四

報如前雷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輿則改折。泰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繫其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此見與不見之明驗已。雷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寶興有災之責。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責。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災之責。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為祟。上河掩下河水亦為祟。何也。當路為泰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怨泰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緊覆其災。民隱若是。苟一權作名實利害之辨。尚其有病瘼之思乎。

論正改漕兌。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顧米業已備具論中矣。澤潤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

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頃錢糧額派。於縣官為維正之供。於百姓為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奈何得輕言額。大司農於四方奏報災傷。往往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知存留之於地方。即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焉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則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為律。有補閏二六等費。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為律。有水脚過湖等費。計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折之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揚

九十五

平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司用。就地之原額。為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不識漕計。此其大畧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色矣。折色未已。并折色入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廣被于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地方同有是災者。伴高寶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沉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

於田也。於高竇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沉寃於覆盆而號泣於何隅也乎哉。胡復使為興化代糧。抑又究之寃矣。請得詳言之。維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為例。每糧一萬。當得正兌若干。改兌若干。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為例。豐者加正兌。減改兌。歉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之內。當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運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泰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六

年以前。比數未之或熟。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在均平之法。成數無不昭合。各年派車由粟府州見存卷案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千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車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因仍。遂為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一郡正兌六萬石。而泰州止二萬九千。是十分而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泰州止一千九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頓不知漕規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

則必有題奏。昔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額米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蓋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策。萬堽桑梓。維時水災。尚不似今時之困。然已力為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漕額。盡三萬二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爾夫興化既以改兌為正兌。則應得正兌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既通減改兌。則應得改兌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裁之。泰州。彼西州六縣者。正兌米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說也。對興化言。是泰州為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七十七

縣言。是泰州為各州縣分代起運也。然之天理則不通。實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眾怒難犯。加糧於眾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唇舌。解不如一邑之可欺。編戶之遠。無如泰州也。額數之重。無如泰州也。繁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各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泰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泰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寃之甚也。重之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猶未沉水也。民力尚未殫竭也。耽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鴈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沉溺田矣。傾爾家矣。叫閭無目。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能不追思當時之有爭者乎。謹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賄。興化政府所以為興化則得矣。其如始怨

於隣境何勢弱數極返不還原不當便泰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題請全而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請當路親舉王趾持詣泰州興化之境履勘而勘周詢而審度焉地之高下同否田之被水同否正兌之獨加於泰州順否改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西州六縣是否則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以推派之由的然示以當加審減之故毋使不和而暗賄曉然論以公平正大之理務全心悅而誠服即雖不蒙一體蠲恤而亦可免是而後言矣

外史八曰泰自昔號澤國與高寶興化天水相連風驅直達非有涯涘可施拿稅余數問渡於此是以知之而州治南面獨據上游外鑿溝渠以一衣帶水通輦輓之利即巡方直指從上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九十八

來入萊更遼東走如畢通州者是而不知其賜獲西迄江都僅二十五里而止南迄泰興僅二十里而止其為上河析壤幾何自丁土者傳舍其官余越相縣有習觀莫漕以東西順水泰荒荒黃雲被岷而忘其非泰州者矣況可責之輶軒過化者乎今下河歲苦陽候高寶歲蒙錫折而泰州題災獨不與撫按之責乎抑監司之責乎甚至最利害者全家灣一堤歲被土著盜決激水固利而一切莫之省憂沉璧無能高軒為各竟棄下河五萬三千之漕糧於沮洳一壑而猶不能與三州縣均望復祖之惠尚可議曰非匪心之罪耶試全同卿而在不知人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余故闌水御圖而并論次其說三復低留以志其咨嗟墊之慨云

泰州志河渠考

海陵水利來自淮泗其自高郵邵伯灌入下鄉者為下河田土居多而海為之洩其自灣頭東折者為上河田土無幾而江為之洩此其大較也上下河俱為塩運故道並不獨民田藉其灌溉而塩場萬艘往來如織實為國家命脉之所繫云顧海陵雖號為澤國乎然河腹甚淺易盈易涸開萬曆二十二年以前鹽官三年一大閘一歲一捺淺故因勢利導而飛輓倍如此其成功之彰明最著也今則挑濬絕響矣以故一遇暴雨巨泓皆盈若數月不雨而焦原鑠金又亦地千里矣考之府志謂泰之水自運鹽河東來早則宜築塞白塔芒稻二河無無為運鹽之梗夫非獨為塩病也漕運轉輸祇爭此一衣帶水而芒稻河奔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九十九

不急登已決之於上流況潦時少而旱時多其可不為留心潯蓄之計哉余故將上下河并市河三款臚列于左

一下河計水道有三其自新城啟折而東北者為通場運鹽河經於溪泰潼鎮西溪巡檢司以抵場下東漸於海鹽場萬艘自串場河裝運直達泰州西壩而止前此鹽官動費金錢歲挑挖不為無見蓋泰形前高後低故州治北有東西二壩所以界限上下則十場轉運惟取給於注流矣項自牙橋開塞則長淮斷隔別無支河可通惟寄命于下河如綫之帶水而已况此緩弱之水又一濶而盡數年以來則陸海揚塵運塩通津且輪蹄相錯矣高目國計者計將安出乎其自新城啟折而直北者為興泰往來官河經魚行北去十八里為港口鎮過此則為港口

白矣此澤茫無涯溪似百川灌河平時深不可測雖枯旱水亦
以數尺計為海陵一古蹟云路曰之東北者為董家潭上港下
漢新家潭數處其水雖旱不竭獨祀祀稻之利至於運沼參差
菱芡歷亂在早時亦然此亦一武陵源也過此則事鄉巡檢司
矣迨北十數里則興化所築長堤一道在焉堤由興化至高郵
計延袤百餘里昔以曲防遏秦之流者今則陸海塵飛亦不復
沾秦九里之潤惜哉過此則凌亭閣矣是為興化之分界高寶
之通津也相傳為海陵漢者其在斯歟自新城殿折而西北
者田近膏腴多富人之稼不可以里數計也西北直盡于秦之
樊漢通江都之永安鎮與邗江接壤焉

一上河此河始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來更灣通海陵倉及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一

臯碯漢時濞以諸侯擅煮海為利鑿河通運海塩今其故道
也攷諸芒稻河未設之先塩官猶歲募丁夫日以挑溝為事嗣
後芒稻河設矣湖淮之水洩之於大江雖治河使者日下開塞
之全而地豪貪竹木商販之利盜決如故也山洋河壩之在宜
陵鎮者亦有名無實泰州之歲徵看壩夫銀至今不廢而地豪
之緣為姦利者亡從詰也甚至借竹木便民反告官給帖付照
公然自充牙儉至私塩夜行商船徑渡而江都有司不知其有
害禁也山洋河而上其直達下河者一曰赤蓮港一曰戴家壩
一曰徐家邗子徐家壩生宜陵西二十里鎮江洋大河地豪猶為通津首為上流客各據為利黨
而不顧秦之肥瘠也然俱在江都境內者也蓋泰州西界最偏
小起自斗門鎮僅二十五里為海陵賜廢地今專以境內言

之而潑緯港之通江者已洩之于斗門鎮海子溝之通江者以
新鑿一渠又決之于九里溝此不獨憂在塩漕而憂在農家之
水利不獨憂在水利而并憂在風氣矣大城西負郭居水之上
流某已漲鵬不可禁止又按父老盧惟寶所條陳一為鹽場西
首之通江港運入寶帶橋口岸大河畧無限隔據稱于此通行
商販決水入江此尤其遺害之最先者也一為凌家閘在高橋
東坐落夏家橋據稱司啓閉者鬻水為利若此閘不塞則茫無
底止又何怪遠在東偏者不獲沾上流之潤一過歲旱三農坐
困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一

興化 先是興化東南一維之地 國初以欺隱遷三百戶復使蔡玄等鹽徒五百戶于良鄉涿州以致土曠人稀田地無主而南北接壤之民今年易收明年無採或竊取而耕種之泰州侵占花路等四十三庄而四千餘畝滿場兩以南北深入十餘里東西八十餘里而鹽城越界侵占又萬有餘畝于是興化直隸監察御史洪垣據實具奏略言該縣地土廣狹賦稅輕重止以疆界為主即志為稽察額為規田土有定法本中制量容變亂該臣吊取揚州府印志查得興化縣東至丁溪場一百三十三里西至高郵州河口四十五里南至泰州縣沿河三十五里北至淮安府鹽城界首地名沙溝六十里其廣一百六十里袤九十五里額辦稅糧麥米豆五萬二千餘石為單九萬餘包外派編水馬站米二萬一千餘石并桑株魚課等項解京錢鈔糧差委為重大及直志內開載泰州并淮安府志鹽城縣疆界四至俱與興化縣相同臣親詣泰州等地方詢訪查勘興化東至丁溪場西至河口南至并沿河俱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一

高河為主若拾并沿河而北則田地混雜實無可擬況今泰州民需開種河北人戶已暗臣奉命前往地方按臨該縣同聲斷案因而訪諸士民始知前興止因遷隔泰州鹽城地方人民東撤稽阻未得均除伏望 皇上俯念該縣疲民疾苦乞 勅部察院轉行巡按會同接管巡撫衙門按諸印志公同委官親詣泰州并沿河迤北鹽城縣沙溝等興化縣界內田地逐一踏勘填畝數目明白將該縣倉額糧站等項通議均派照科徵仍將欺隱家民徐蘭劉椿等照例究治庶小民數十年積弊得以盡祛 朝廷億萬載貢賦易於完集蒼生幸甚 并沿河 此與泰州分界之河在縣治之南三十五里先監院洪公垣批畧曰按印志興化縣南至并沿河三十五里泰州北至並亭鎮八十里河鎮相接非異地也其河東至運鹽河一百二十里非小港也今泰州偽指并新河為界不知并新河乃興化復理之河非幫界也并新河按印志在興化東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出得勝湖此尤可徵者况泰州興化

界限南北而此則東西者也并沿河直通鹽場而此則一路不通者也豈有界分南北而以腹裏橫斜半截之小河以定疆界者乎 并新河 按舊志去縣治東十五里自塘港西入得勝湖河形自西北而入東南南境指為界河豈有偏斜半截之河可以界南北者乎 大興湖分心 按維揚郡誌大興湖在興化縣西北四十五里西南至九都自湖心與鹽城縣分界西入射陽湖淮安志亦云湖中分界其源自魚鱗湖由馬長汀連射陽湖注于海夫觀二志皆同靡所歧說况湖心分界其形湖其勢直其流遠本不可踰越者也自興化凋殘人戶稀少而鹽民乃越境侵據廉頗天理大河通射陽湖者不以為界而以小溝田埂為界夫或者云沙溝鎮原隸鹽城似有可據者而不知沙溝鎮中心有河所以分界其北鹽城其南興化明甚者也若却昆所占田土則在旱河之內蒲龍河之東况左右前後皆興化民田而有所軍屯在焉是又不足辯者矣 水利一南北開闢 縣西南接高郵北通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一

城相距百有餘里有堰堤以障水有南北二關以司啟閉于是東高西窪兩得其平雖有旱澇而民不為患 閘 南塘自漕渠亭至河口鎮壘樂橋西十五里 北塘自玄武堂至鹽城界首六十里 塘 南十里亭賢庄舖二十里孟家壩三十里河口通海陵溪四十五里 北平望舖十里土橋口十八里大塘舖三十里唐家壩四十里界首口六十里 水利二 自嘉靖三十年間漕堤北決高阜之水擁淮流而東注則自大縱吳公諸湖逆漲而上塘閘不足恃矣水天上下一望無際乃至慶曆間而高堰決漲愈甚于是始有海口之設海口遠在勤渡橋而新豐射陽皆其故道新豐便則議開新豐射陽於則議港射陽當時玩日迄無成績第五年徒廢棄金遠充私囊不得已則北議開石磯口石磯口在鹽城之東南逼近城郭不利東水壩病鄰閘已旋塞固其所也不得已議開姜家壩姜家壩在鹽城之西北舊有海口自閘門鎮一十八里至登瀛橋天妃廟下新洋港入于海若使舊舖兵士

力數人心和地利得夫失此而便無已則東原之沿邊 水利三
丁溪河
二下均屬 蓋昔者泰州御置凌公橋海上議開白駒小海草堰
丁溪諸場海口而互有得失 夫射以往來皆省氣之強弱相地里
之遠近復河道之行直而消放之若使河直而地近則朔方怒生加以武力
其勢必至于彭湃奔騰而不可禦道遠而行難則朔方之末勢不能穿 獨今
之鑿河者往 棄行而取直含遠而趨近非其也又新鑿之土骨疎未堅一
有衝突則排闥而入不難夫是以諸口預防潮汛之虞而丁溪尤甚丁溪舊
有龍開大基道遠而射永潮應今開沙河一十八里直通大洋是以求利
未得而禍不旋踵余雖嘗以聖去亡羊補牢計亦晚哉若使河直而海縮其
勢足以相敵以時閘之可暫而不可久此水自車路河直抵丁溪馮家壩至
姚家口一帶萬曆十二年知縣凌公整葺溝之 一水自白駒場西下北其
蒼通揚勝河直達大墩下射陽西北入于海此河故道也頃蒞蒞知縣凌公

笑近則謀開神堂神堂者亦射陽東北之支流起自沙溝黃土溝披線網唐
橋胡堡至于神堂二十餘里有三汊口分西由南唐河經建陽河瓦子庄娶
狼河下勝龍口入于海分東由姜家庄對高作寺油廟廣港下勝龍口入于
海分中一河亦對姜家庄高作下勝龍口入于海此則河有故道地有剛去導
之可使深闊之可使闊導之可使下也萬曆二十年知縣歐陽東鳳清治工
完民甚賴之計用帑金一萬四千六百餘兩 水利五內開李文定公復舊
功 治水之法濬海口要夫固高寶濬要夫築高壩要之要夫築高壩
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濬堤者使中水之不濬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濬雖
十四塘不復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久也何也蓋高壩者本于
山陽之高阜高壩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也自壩之既廢北水注而南水勢
不可遏連年堰成比水之害稍息矣然適者萬曆八年堰成之後水復漲而
入湖濬堤潰決高壩之功何在哉則又由壩而南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實
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
之塘二而其中五塘為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凡三也在儀真者曰
句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但曰五高塘之始制起于建唐之年其間興
廢利弊備諸維揚乘志今不繁叙至我國初陳泰來公瑄洞悉水利借倣古
法造為十四塘塘間上濬漕運而下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
六合一帶其地高則水注而東之使眾湖為之壑也故于界水之處為塘
間以防之各塘之東為射陽湖新開即伯白為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
中則亦洩而東下使與海為之壑也故于湖畔之東築濬堤以蓄之方其
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關而南洋于江及其早也塘水不洩山濶俱通而
西田得熟至于大旱漕艘不通乃東陳朱史洪開濬堤間陸決塘水而灌則
水道不阻而 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筑石以高斗門而塘長壩夫
是該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監 皇本三寶故塘之便及弘治以來日漸倒

燭正嘉之際奸民盜種之失屢被告訴屢罪不悛先有薛劍雖有仇陰用財仗勢佃官承領時值條冠之變築造水城官工官高守一受私賄將各塘之石移運填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僧吏土豪勢家蜂起致尤佃場為田官亦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稍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深則泛溢盈湖不得已乃增堤以防之不和堤於高則水愈漲堤高則東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且新培客土日洗于河堤岸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決潰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若豈為政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為本一時錢糧浩大不能罄石姑於塘口去處微其舊迹仍于閘基暫取兩座之土實而築之以觀有益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淮子河而洩則實淮子之上流句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河而洩則實烏塔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擁專家劉塘茅拓白水美塘東塘柳塘鴨塘亦皆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拒其隘阜易于成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六

侯有盜財加石制閘如舊是以成功之序也此其高費比之高實每年之錢糧當不及十分之一而較高家堰之利則已倍十分之三不惟運道之稅輸有資而湖堤之防守亦固更加撙節以深河底疏海口以平水勢則湖之汨汨出民田益增堤之衝決無虞與鹽攸鄰國家之利莫此大者但恐豪奸之盤據在下者多阻撓于閘而復增則儲租在上者說事為不便則徇小而誤大難以計成功矣 縣縣士夫條陳水利總論 切見維揚抗江傍海如縣有十而興化僻近東海處其下流賦米起運歲有八萬而興化五萬七千最為偏重居下流則水患頻仍賦偏重則民力益竭是以告哀告賑歲無寧日則收稅已極矣欲恤民隱當除水患當察地形節節東高而西下形如則金高者費于鹽場地多斥鹵蓬蒿蘆葦荒廢不堪下省分為下河田多淤淤湖泊交峙汙萊無用間有一二可耕之田漸為洪水衝蝕岸卑低塌無土可培大而特竹則東有鹽場之水南有泰州之水西南有高郵如伯之水浩

然而米注于敵邑時或淮黃漲溢決連堤則西自寶應北自鹽城近流而上浸淫灌漑滿我廬舍田沉我稼穡溺死我牛馬稻水作權經歲不田雖有諸設海口而針喉寬腹宣洩幾何以故議水利者鹽城則有石碇河之議白駒則有牛灣河之議丁溪則有大龍港之議草壩則有北新河之議五佑則有瓦龍港之議沙溝則有洋麻港之議新興則有匣子港之議廟灣則有射陽湖神聖新豐市之議是皆足以下海而緩急不同顧惟廟灣去縣差遠獨為洩水故道水利要害獨此為最萬曆八年奏請指銀九千餘兩撥歸射陽湖宜開新豐市又為鹽城倉壘正官利已病期侵漁冒破是以開而未開溝而未濬以致積水未退年復一年貽禍至今傷哉未父夫欲興水利先究水源以上諸議皆水之委也若究其源又論淮揚大勢其地則江淮之交西北皆高東南皆下諸山之水自高來者勢必趨果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涸決之以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句城曰小新曰大賈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七

小雷曰驚鵲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擁曰茅家山曰劉塘高郵則有三塘曰白水曰美塘當天山水時發則肝胎破金山陽諸水由雲山衡陽諸湖洩于寶應而必二塘蓄之天長縣城諸水東連高郵而必三塘蓄之西連大儀耳泉盤古山湖諸水又盡洩于東南而江都必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明興百八十年名卿項輔留心經營未有不謀繕治者自嘉夷東起諸塘開鑿磚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足始有私耕公佃投敵需費最賤貴族各居已私專為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畝遠畝焉不存于是上游山塘之來盡以諸湖為壑充滿汎濫浩渺千里漕河一線之堤焉能捍禦不得已多設閘閘以洩之共計減水三十八度則為口三十八丈日夜灌注于高寶興化又三百里始由射陽新豐以入于海今則新豐閘而射陽淤求之神臺殊為切要若非盡復諸塘以蓄其源廣闢神臺以泄其委保無復患庸可得乎 論水利者既知復諸塘以蓄其源矣當而洩之諸湖漕之漕

限則由清限開礎經高寶旋興化直抵新豐而入于海由漕限順而導之東
南則自鳳凰橋出仙女廟口趨芒稻白塔二河濬而深之亦可以入于江而
東閘之沙堤亦當深濬以爲入江之支道如是則漕限無淤決之虞而下流
諸縣亦可以免西上河之患矣卽見若此惟經國者擇焉 揚州府推官李
春開海口議 興化爲受水之壑射陽湖爲蓄水之壑今射陽湖淤塞故興
化受害甚獨取道于廟灣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拂遭迎流更迂緩又加
以海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減水諸閘日夜東注故
今議啓揚小閘壩以殺其流總之淮堤之范家口等處最高上流要害一有
潰決卽百海口亦無如之何矣今范家口脩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通閘各閘
惟白駒場之北閘淤流湍急下水最高順利卽令小舟從而探之閘上口水
深六尺五寸開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二尺五寸矣漸速漸深蓋此閘是在
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水若建閘故其流爲最利此地形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八

然非人力所能爲也夫淮南屬邑如山盭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屬海東臺等
十五場民灶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餉錢鹽課出自高壩者什一出自卑
壩者什九先年河湖順軌歲有秋頗稱沃壤近自隆慶三年以來湖堤屢
決然猶旋消至萬曆二年決青水壩三年決黃浦口四年決八渡五年決寶
應湖決腰鋪河水漲漫而下灌爲巨浸又加以高寶湖限四十八座減水開
晝夜東流以田爲壑運限漸浸禾稼上年霖雨而爲災范家口限決民罷田
產盡行漂沒州縣稟申里老呈告該處各院之臺議請議賑至煩 奏 請
聖天子出內帑之金遣部臣賑濟之民亦稍 荷更生矣但饑民之待哺者無
限而賑濟之所及者有限若不亟爲區處使民可耕之田卽歲遣使日議賑
民惟有散而之四方耳田賦監課何從辦也該職適歷各州縣及各場田
地周環六百餘里在 咸湖澤者大畧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波流浩蕩一望
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灣新豐市二口最大爲山盭高寶興泰六州

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灣河苦水洋次之爲泰州興化出水之門俱極要害
均宜開濬其間經過河而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北如唐揚神臺莊而唐
河油坊蘆港求如草堰之北壩小之南壩丁溪之煙棧一處不通眾訟皆
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身廣狹應應開濬否建開限同運司州縣判官等
官集于南隄律書文量估計用杉木椿編成天地玄黃字號用二十一丈
簾簾一條各從河心大起插椿引簾 盡復舊每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椿將河
身長短廣狹細書其上復具冊與樁同便長短不得那移淺深因之有準其
在新豐市口先經鹽城縣陞任揚知縣見得廟灣口地本環曲水流迂緩從
下離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開二十五丈水激崖傾尚稱口小除廟灣舊口
八十餘丈仍應通流今合于新豐灘南空地再開開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
庶水不滯濇可免灘北居民內徙中口寬濶直與沙兒頭同射陽諸水一瀉
而北矣此虞河開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唐河由神臺至建陽河瓦子莊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九

狼河漕此一一路則南水挽而西又轉而北出豫皖下海其在油蘆蘆港內
神臺經義家莊至馬作寺對面止漕此一一路則水從北入東唐河下口出
龍天其在唐河爲西唐河油蘆蘆港咽喉由披絲起至神臺止漕此一一路
則南水北可至油蘆蘆港西可至西唐河此惟求搜水順利與不必更開其
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鵝兒港西北取一直路開濬一牛灣河尾後由
而開口接過河開濬至牛灣河腰各出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鵝心閘但外
河既挑深南開十三里內濬之水必流歸深處水去黃乾運自苦仍宜加
濬三尺斯南園各窰裝載益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廟灣至古黨頭萬益園
至新河口草墩港尾後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而漢港口出茅墩港腰
各下水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鵝心閘其丁溪河係新開見深五尺無容再
濬此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烟墩起至合洋港入苦水大洋其舊濬
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苦水大洋除原有新開一壩止一口仍留

一口新口既開舊河復添淤積在田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犁刀于佈種無者得一意于前計民生而有利而運河長堤免虞足之虞矣先該海門委知縣興化縣知縣協陽湖南於築一段欽南泥榜淺歲以為常計亦似便但此湖原係長灣大折闊五六十丈一河直三百餘里屢遭黃河口決濁沙隨水入壑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面之水尚深三尺見俱北流勢頗急該縣從射陽莊入湖口由府家壩直抵清溝舖凡七十餘里因遭探視量得湖下浮泥或六七尺或八九尺或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粘萬排不能填板即欲務置他所泥渾如脂岸高障一經雨水風浪淋漓坍卸勢復淤塞大倉以上已難高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蒼茫接天無維舟住足之地何虞措手近年鹽城縣亦嘗挑淺榜泥費銀九千餘兩夫萬人紅千隻今訪榜泥特置之草筏之上深僅三尺潮僅容舟不致司泥塞如故今楊縣兩挑廣曾無一線可觀委九千金而歸之壑前事足鑒也況開溝而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十

與黃二河可代為用前項高尼榜淺之議相與報罷先年所開丁溝海河老窰河等當河中路建一閘名馮家閘口小來水不能既通此輩因以為利下板阻船每隻索銀三分始放往來苦之相與拆却取石別用乃若東唐河是在行水寬齊溝何堪場烟墩港俱路遠費多開之無益應置而不議矣陸又查得萬曆五年萬家堰大壞淮水南徙諸湖泛濫蒙 前漕撫卹院吳 移文本府開州係真二閘寬即城東之沙壩及芒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高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芒稻河之名始著又應移壩從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椿止令通水不令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則故即築塞瓜岡則狼連過盡例不復開為今名開沙壩釘木椿如芒稻河通水而不通船再開瓜岡亦釘以格視湖水之增減為格開則湖水南流愈多減開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兩便之捷徑是亦一時之便宜也淮安北隄如范家口建議柳浦灣等處係上流要害上年范家口決直灌射陽湖中四散漫衍六

州縣田廬俱沒若使脩築不堅當必衝決沙隨水入恐射陽亦塞又不止南一段之難通矣是脩築范家等口尤為喫緊而不可緩也 興化縣知縣歐陽東鳳議濬神臺水利申文 本職遵依于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離任親詣鹽城縣會同揚知縣隨履東工查勘得丁溪草堰小海三河三閘濬東已完通利外又經同詣北兵備勘得水以就下為性以生物為功雖非全利亦非全害故善治水者因勢而利導之俾水無壅閘則可使之至于涸竭斷流不可劑量而容者使水由地行則可蓄之而至于瀾漫肆溢亦不可往者射陽未淤泥光湖白馬湖諸水從實處至界首諸閘通洩東流由流星港緊嬰溝至南壩太倉直抵射陽以入海至便也覽杜湖新開湖諸水從界首至高郵諸閘通洩東流由界首河虎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漢轉往北流歷平望湖崔探鎮沙溝直抵射陽以入海至順也泰鹽登諸場之水由車路海溝白塗梓新會歸運鹽河而抵射陽以入海亦至通利也自萬曆三年樹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揚

百十一

黃浦口濁沙隨水入壑湖中以致射陽淤塞沙泥湊合不可榜淺故于射陽之傍二十餘里而遙開神臺等處以洩積水而議者乃謂神臺天河不必開感其說有二一則謂運河固水不東流何為復掘數萬而為不已不已之費一則謂連年旱乾上流已竭猶存餘水灌溉彼賴何為復掘下流而為無益有損之役是則然矣第謂水患于昔年也在水漫難引也論水患于今日患在咸開東注也咸水諸閘共計三十八座每座闊九尺合之則水口共計三十四丈日夜東流夫非以高寶興鹽為壑而為性也若謂運河既固無水可泄則萬曆八年以後十六年以前高堰固無虞也而何以水若滔天興鹽陸沉乎則以咸開之分流太多而宣洩無路耳欲求宣洩之路射陽不可為矣雖竭力榜濬而積沙難去終當復塞安能舍神臺等處而他圖耶何者在東則丁溪草堰小海為泰州出水之門在北則廟灣新豐市口為高寶興鹽山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即早乾之年披綠綸而下至夏家堡胡塚等處猶

有汪洋之勢一遇水漲又衝何如而不可預為宣洩之計耶相照前議與
工疏濬則泥光白馬湖水從開東門由星港紫雲溝至南堡大倉四十里
直入苗土溝披絲網至西唐河神臺建陽河出滕縣趨新豐新豐市下海
天寶社新開湖水從開東門由界首河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溪一百
二十里轉北歷平望直梁鎮沙溝直抵黃土溝入披絲網神臺建陽寺出滕
縣趨廟灣新豐下海夫高郵迤南至即伯六十六里諸關通洩即伯湖董家
湖之水由成子河披絲溝繞香港流至興化河口鎮八十里一入海陵溪一
轉北入平望湖至直梁沙溝二鎮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縣趨廟灣
新豐下海夫即伯迤南至揚州灣頭四十里萬里之水由興化河艾陵湖六
洋湖經興化陵亭鎮轉開灣入平望至直梁沙溝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神臺
等處出滕縣下海夫揚州灣頭起至泰州海安鎮止二百四十里南運鹽河
之水由儀寧海戴家壩徐家壩徐家壩界首亦練港入大官河秦潼河淤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二

河蚌沿河復往北流入平望湖直抵黃土溝披絲網寺處出滕縣下
海夫海安鎮迤北富安豐梁梁東臺何梁丁漢草堰小海白駒諸場之水
由海溝河白塗河車路河斜新河西流入新河直抵崔陘沙溝崔黃土溝披
絲網寺處出滕縣下海夫劉莊場伍佑場迤北至鹽城縣東西二鄉之水由
串場河至尚門鎮一半分往南流經石埭口入界河直抵沙溝鎮一半分往
西流由新河廟古基寺東唐河直抵胡埭口經神臺寺黃趙陳龍下海夫水
本下流而俾之中阻其高惠何可勝道耶又查得前卷自披絲網起至夏家
樓唐橋胡埭神臺莊共長五千二百八十八丈自神臺迤北至陳家堡姜家庄
高作寺由胡蘆港共長四千二百九十八丈神臺迤西至李家壩建陽河瓦子
庄夏家樓河滕縣口計長五千七百二十丈原議俱濬濶七丈深六尺今聞有
二三丈者有十大餘者深皆二三四尺不等濶一丈則可省一丈之工矣深
一尺則可省一尺之工矣且自披絲網至神臺底水流一河自神臺而下水

分兩途一河則其勢盛而流易溢面底俱七丈似猶為狹也合無濬為面闊
十丈底闊七丈深六尺則容受有地而可保無泛溢之虞而底則其勢分一
河七丈合之則為十四丈總流緩而易淤也合無兩河各濬面闊六丈底闊
四丈深六尺則水流湍急而可保無淤塞之患及勸滕縣至廟灣河道深廣
固無容議濬其新豐市原議濬二十五丈今已有濬三十餘丈似亦不必
虛糜財力也議者又以海潮為患其慮誠深然丁溪龍開港草堰告水洋小
海溝河口去海僅六十餘里故潮或內灌自廟灣至海九二百餘里地勢以
漸而下且各灣曲折迂迴潮汐至此漸平水勢自緩必欲為善後之圖則神
臺庄三汊河口固兩河分流之咽喉也合無于此處建閘一座濬則啓以洩
內水旱則閉以防外潮庶蓄洩惟其所宜而水旱皆有所備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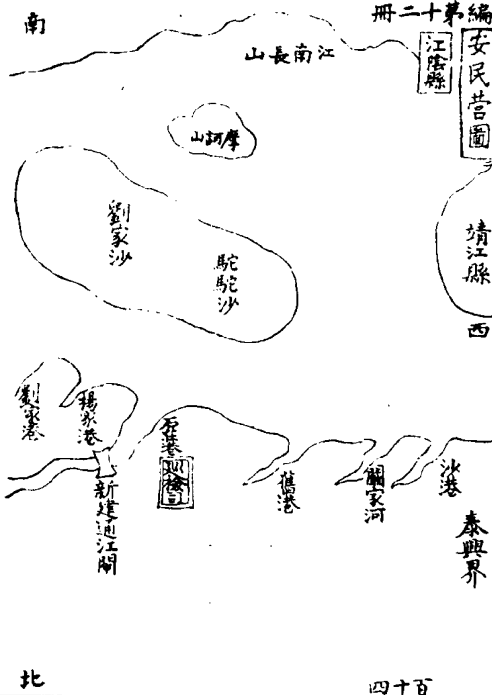
如皋志

本縣南沙孤懸江中，為通逃藪，初有大盜薛良金等肆行劫掠，知縣李秉純設方畧殲旃，又有奸民楊元奇獻沙勦貢，以致烏集格殺官兵，令單車輕舸渡江往諭之，亂民為鼠散，而善民復業，隨請立安民營于北沙，募沙兵百人以鎮撫官一員統之，而產家歲備餉。烏鎮沙船四隻，游徼江中，乃無禦人貨于江沙者。

原編第二十冊
江陰縣

靖江縣西

泰興界



四十百

原編第二十冊

通州

狼山

東

通州

通州界

五十百

外史氏曰：卑壤內莽而埤，粒食為艱，僅藉兩江新舊兩沙築堰成倉，差堪植稼而孤懸江畔，後為通逃藪，甚且奸民援盜借糧，遂我頗行，冀說入熟，貴業主者惟數畝而藏之，有留洋數耳，茲營之設，通用沙田餉以募沙兵，因以守護沙田，歲輸之額匪直為一時靖亂，前定為萬世世利，賴焉後之司民牧者，留意江防，慎毋輕議變更也。

舊志江甯縣七十里今止六十里教場日廣江寧一鄉蕩析過半自嘉靖季季黎侯克豐具奏均派始楚浮糧之困隆萬以來必漲漸出近摩訶者則江陰靖江扼其咽喉天生者則通州等其肘往為豪有力所爭五而頻江之民無可懸告於是洲田始為公府矣自皇莊之議興聚虞醵志願輸蘆課以佐司空故沙田今悉隸於工部凡占佃者先請部符下過得附籍耕業戶云余聞之舉土國瘠不宜稱任早則唯沙田歲皆仰給其入以故爭訟日紛非獨利數亦云蒙國事沙土冊漲不毫賦額漸增司空之符漸峻而土著最民或有獻利規便如皇莊故事者未必不貼地方之憂也今者訟牒日繁紛紜伊始在冊民欲求補額在業戶欲據以頭相怨一方築舍未定不知冊民之獲既屬縣縣均攤則冊戶安得獨爭舊額業戶之困雖由應年增築而數姓豈容盡擅新沙總出貪心都無定據官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六

者極力焦思如止沸益薪吾未能究其終已

運鹽河自漢兵王潁始開邗溝起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及如皋諸澤其在縣界者北接海安東抵丁堰分流入海東南止白蒲入通州凡一百一十里自宋迄元中間增置堰閘以資蓄泄為利甚博歲久注泄日益頽廢一值旱暵稼土咸焦民患苦之匪朝夕已自頃富安奸宦竄安呈巡撫御史康丕揚奏請開濬竄土日闕河流日梗牙橋之害今乃獨中於舉且舉居通泰間地最亢僅此一綫民倚為命若牙橋不塞其害未有極也即歲加疏治何益

冒日乾揭 查得運河自高寶至鹽頭分支入開經泰州至海安歷如皋通州海門上十鹽場中二鹽場入海此上河也高寶以東泰州海安以北興化鹽城二縣東台富安等中下十鹽場地勢窪下形若釜底數水所注

汪洋停滯此下河也上河較下河高踰數丈高卑懸殊隔絕不通此上下河之分也上河為上十等十二鹽場運鹽之路由灣頭出閘而下河各場則一路由泰潼河一路由西溪河一路由車塘河或至泰州北門過堤或至高郵北門過堤惟富安一場則閘有潤河四十里至海安中堤過堤若上河淺涸仍由安豐至高郵泰州二處過堤而安豐各場則絕不至海安此上下河運鹽之路也至於牙橋一河乃元末偽吳張士誠原係白駒場監徒竊據安豐運開此河運私鹽直至通州入江轉輸南此牙橋之所由開也國初以牙橋直通上河而海安城南有焦港西有白米鎮港東有孫公舖高港俱南通江每遇水發大艘小艇群載私鹽悉由牙橋出口運至三港入江千百成聚莫敢詰問恐釀亂萌游至猖獗故塞之又慮其益決也故填土數里以永絕之此牙橋之所由塞也牙橋之塞雖徑二百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揚

五十七

餘年而不逞之徒耽私販未嘗一日不欲開先年吳希光誣告蔡撫蒙加責究罪立碑嚴禁近年丁球復誣康院家奏勸議而奉委者未悉源委建議未確遂爾誤開蓋私鹽由各堤運運則張蔡有人勢難飛越惟由牙橋出口則泉流潛渡莫為稽查此各奸所以必欲開此河也牙橋開而上河通矣上下河通而上河洩矣一線之源不勝尾閘之注建瓴之勢難施隄防之工故三時集始可通行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上河涸而上十等十二場運鹽之路阻矣於是三年兩施挑濬區區獨告河淺而不知上河雖濬及泉猶比下河高踰數丈豈能使水停蓄而不涸哉雖一月一濬無益也夫牙橋未開之先上河十餘年一濬而猶深牙橋既開之後上河三年兩濬而即淺其故可思矣故私鹽滿載四出于水溢之時其害一引鹽壅底坐困於河涸之日其害二挑濬頻數需帑金于無盡之壑其害三

सिद्धांत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原 第十二冊 揚

算八

本營舊制南接石港狼山北救拼茶角斜李家堡面應馬塘丁堰如阜但石港有港之名而岸高潮小港口毛為淤沙泛漲船不可泊人亦不可登聞於七八月風急潮高或乘勢可入若拼茶角斜李家堡三寨雖地居肘腋而實出搖港之背俱非安營善地欲議安營以便堵剿唯有本港中方前舊址此地水草兩便置若無難循港而前陳家丫川膠寺港十餘處俱係津頭丫角亦應設兵防汛若舉其最險者又有東凌港塊沙橫南坎北坎此尤獨大洋洋之兩頭也坎中有小市民居可以聚眾蓄威來機大擊至於拼茶角斜李家堡止堪復應難委前鋒度勢相形臨時制宜三在當局者勝美謂何未可以膠柱論也

海潮賊凶甚害大要水利以闡為命范文正公與任建中沈興宗皆築捍

海隄至今民變其利廟食不衰腹東漕渠名運鹽河運取轉輸鹽取轉輸鹽

其源所從來高遠矣蓋自桐栢而淮泗而從郡城之茱萸灣東南走四百

里至州治繞城四匝爲隍東西貫城中支南北爲市河西南者入江東北

者皆入海入海過海門及諸鹽場城東北走西亭場者爲西亭河東走金

沙場者為金沙河宋西淮置制使李廌芝西北二十里由許家環走石港

易七十里皆爲石巷可又爲新可新可東七里爲九家可皆與海通又自

有東北通海和通法易者夫一川一用一色一可一以一收一火一印一更一比一星一海一也一馬一國一出一真一而一者一盡一

易主也。只六錢。要二年。現年再五。余而余。只工。強丁。幾百。為專。師二。廿一。

塲在柳塘墾墾二年墾作遠道食四食中三飽而供而鼎塲難之窮和

老與船戶謀詣北鑿河通丁壩則燒草材益得如關出入復有十倍乃誦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二冊

草九

盜賈人繫串場河謂串呂四餘東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而不由故道近由故道則面遠且必經通州與所察捕不便乃盜賈人善說用偏辭鼓譟使使者給取卻轉運司羨金萬兩鑿串場河矣凡為夫者亦害客始波及不淺始開時諸父老茫昧不措利害或亦有為便者已而五六年來西城永興鄉田數千百頃盡為鹹鹵殺歲不收衆始驚說國賊連年大耗不登數民戶戶俱病來言不便者紛々議改濬故河塞新河故屈知州米諸生人老言上之監司與譴使者監司與譴使者皆可之會奸賈人羅永黃正吳良等復以偏辭奪譴使者聽之遂報罷而屈知州不能爭隨亦罷官去事乃已而州之人日夜望舉濬故河事甚亟謂昔命縣諸天而今之命縣諸河矣始范公隄捍海古岸歲久不敗難興濬不能破岸內為草蕪潮入則草蕪鹹灘潮不能侵故河故田無恙串場鑿而地削薄墮

家自杜康之益身女長壽之京撰之弗固盡善也死乃冬王魚上乃丁杜

仁義之師材士之學之車千石一節然者忘之已之憂曰

日倭數百艘乘汛大至志圖西上狼山總兵以舟師往遏之賊乃焚舟登岸報捕獲之賊遁

自大河營而東至廖南嘴中間若春家營舊地直對日本揚帆僅數日可至甯江北一大門戶兵道疎_{上自下}平熙公尚文特立新營設官兵以扼其要且與狼大巨島聲援

正統戊辰春監察御史將試奉命視離於通州以通糧私鹽之利又亭戶逃亡數多乃為奏罷丁辦正額外有羨餘許令每益一引易姑蘇糧米一石上從之於是蘇杭航糧數萬至狼山巡關司兌易運以爲常自是私販路絕而逃亡悉復

永樂二年倭犯通州成化五年三月盜賊錢厚作亂稱江海上公僞倭都督食事重賞禽之正德七年秋七月薊盜劉七齊秀明等浮江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百十二

舟狼山港總督都御史陸完復兵征之賊爲海潮所沒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皋主簿關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四月倭困通州城參將解明道守節之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壽松楊培先後禦之賊積五月倭犯如皋主簿關士奇率鄉兵迎至東陳鎮敗之已又犯縣治值賴州甲兵至擊敗之城如皋海門奉興小州三十四年四月倭犯海門知縣趙卿率兵敗之五月參將喬基等擊倭於呂四場敗之三十五年四月千百戶戚繼光等獲兵成通州狼山遇倭死之揚州衛千百戶洪傑文昌於領軍至通州遇倭死之倭陷揚州城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會浙禦之子殺傷兵貴死之五月倭犯瓜洲民夫擊走之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家高都衛經歷晏銳死之無爲州同知齊思與倭戰于園山之北江中死之劉使馬慎追倭于狼山敗之都指揮鄭

城又敗之增建揚州東關城成三十六年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官死之倭入寶應縣_{注見揚州東關及通州縣志}縣城不陷始盡後六月劉使于德昌參將王介劉顯擊泗州倭破之倭遁出海追至安東廟渡又敗之三十八年四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鄭城敗績

倭犯丁堰毛兵敗績千百戶王良呂忠戰沒參將丘陞擊却之倭犯如皋城立陞督城擊敗之鄭城再戰敗績陞復追擊敗之倭犯虛家壩千百戶汪時中擊却之參將胡宗義與倭戰于海安兵潰千百戶趙世烈鎮撫銘撤死之六月劉使劉景韶統兵追倭于劉莊場等處_{注見揚州府志}倭大破之倭老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揚

百十二



河南

備錄

疆域 天以河界豫，是分之也。舉河北三郡，合而屬之河南。帶相維，犬牙相錯，蓋疆者固有深心歟。周書曰：申重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豫處平原，無險阨足恃。古今治亂之原，良可攷鏡矣。應西跨崤函，東連淮泗，南絡荆襄，北抗燕趙，睇彼形勢，寧特伊洛地，秦河南北秦關而已哉。

形勢 河南布政使司。居天下中。觀雲龍天原發微云：中州居星象之衝，神土萬山曰：鎮星，負陰用武之國。于天象則家農分陝，為兩河之衝，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四戰用武之國，則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鄰外方大，北為齊魯，東連野為齊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邯鄲衛漢，東連淮陰，為中隨負海，負海，負海，所阜之國，則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紀東至北河，北為三齊，大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一

文用武，實地所阜之國，皆所以育人，成造化，開中國，為臣天子之區也。咽喉九州，閭域中夏。唐虞生虎，鎮天中區，控地四鄰。李卓銘居南北要衝，綿亘萬餘里。白帖圖堂記：汴居南北要衝，分地西楚而東，東連海，北拒并公，東至淮海，五代史：餘里可謂壯矣。

開封府。天下要衝。鄭王凱漢高祖云：水陸都會。唐李勉傳：汴川兩阜，險峻，龍虎伏。李清臣：不強上同，拱封萬井。宋周邦彥處四達之會，衝方所奏，為天下樞，張洎

歸德府。帶以泰邱之野，包以閼伯之疆，蓋瀕出其右，汴水經其旁，備禦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俱

縣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徐城距其水汴國環于右

彰德府山林幽映川澤四綜地在思其地平廣闊大挾上党撫

襄國踰澧投衛常為天下要和皇沃野千里民物蕃阜淇陽列其

前洹漳繞其後左挾衛河兼挹萬金之市右阻大行實表天峯之

險郡志

衛輝府左孟門右大行大河經其南常山在其北史峯巖奇峻

泉甘水溫北通燕趙南走京洛河山之間一都會也元碑記左右

山河古稱重鎮通考

懷慶府帶河為國北連上党南迫洛陽漢書大行北峙沁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二

東流通帶黃河遠挹伊洛舟車都會號稱陸海舊郡山川北表雄

跨衛孟舊郡東水出乎其西其水出乎其東舊

河南府南望三塗北望微鄙史記三河若鼎足漢貨殖傳三

中若左提成臯右阻澠池前西嵩高後介大河漢沂洛背河東

洛邑為天下之中史地峭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史

南陽府西通武關東受淮海史滄浪為隍方城為壙漢城漢南

賦其曲桐柏控其東疏滄浪而為隍方城而為壙漢城漢南

漢陽谷浦其後消水通其胸推引滿三方是通襄漢藩籬宋其

秦漢鄧為襄漢之藩用武之國宋熙剛大云南陽北連中原東通

并以為用

汝州府汝水屈曲形若垂鉞水德應縣巨屏端若長城明地明四方最

中北志豫州于四方最中中

汝州面環汝水背負嵩山左控襄許之饒右聯伊洛之秀乃中

州名郡也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三

豫諱

范守已

史記云、秦孝公令諸侯于蓬澤、漢書曰、蓬澤在開封府東北、尉氏志乃謂蓬澤在其縣北門外、非是、按方輿封縣在尉氏西苑陵東、蓬澤在其東北、當在尉氏西北數十里也、

春秋時中年為晉地、故佛躬據之以報、其國澤屬鄭、不屬晉、不應在中年郭外、然則今之中年、非春秋之中年矣、以穆天子傳考之、今中年當是鄭邑、并公所居之地也、廣輿圖謂中年為制、為廣武、非是、鄭莊公曰、制嚴邑也、執叔死焉、杜元凱釋為紫陽、鄭邑也、中非鄭地、何得為制、廣武在紫陽河陰間、去年未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

左傳隱公五年四月、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二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入敗燕師于北制、註曰、北制、鄭邑、今河南咸陽縣、宣公十年、諸侯遷于制、註曰、苑陵縣東有制城、是為南制、

滴水出密縣馬嶺山、東流受漆水、又東過新鄭、受黃水、南至子長、葛、北至于滴水、東至而、鄢陵、東至于扶溝、與鄭水合、南至子西、葉、與潁水合、東南至于潁上、與淮水合、自密至西、葉、其水春夏可襄、棠涉也、三月水增、謂之桃花水、夏秋法源著其清濁不常、唐人謂之小黃河、以其岸善崩故也、或謂鄭水為小黃河、誤、謂為黃河、亦誤、

漢書、河南郡有京、有密、註云、故國有大騾山、溪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潁川郡有陽城、註云、陽城山、滴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平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十五百里、葉陽城、今登封縣、潁水所出、是矣、當雖自有密縣、至到潁源之地、當之登封耶、

河南郡有紫陽、註云、汴水逢池皆在、而南有狼湯渠、首受汴、東南至陳、入潁、過郡行、四百八十里、陳留郡有汝儀、註云、有雒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陳留郡有陳留、註云、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有封丘、註云、濮渠水首受汴、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淮陽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

有扶溝、註云、潁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葉汴即濟水所謂濟水入河、而洑為蔡者也、卽汴水、汴水即狼湯渠、亦作葉、葉、蔡、以前、其水自蔡澤經河而東、經中年浚儀、至彭城、與泗水合、至泗州、入淮、當時河自大任東北入海、故汴得專流若長也、其後大河面狹、奪汴泗之道、以入于淮、則渠流遂沒于河、不復專流南下矣、所可見者、唯蔡水北流、不數十里入河耳、故至今徐州志猶以大河為汴、河據此、則曰汴曰蔡、曰狼湯、曰汴皆相流貫也、第所謂狼湯渠、至入潁、雖水受狼湯、至取慮、入泗、魯渠受狼湯、至陽夏、入渦、濮渠受汴、至都關、入羊里水、潁水受狼湯、至向入淮、故又何支離若此也、豈其正流合雖水入泗、其支流又各不同耶、今皆湮

案莫可考據

漢書云：潁陽下引河，東南為潁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是鴻溝在潁溝東北，潁河東南下與濟泗合流，南入于淮者也。其支流與宋鄭陳蔡諸水皆相流通，厥後河徙不常，故流遂絕。正統間，河自中牟南行，由開封西南，經通許，雖陳東流入淮，由是潁河諸水之故跡俱沒于河，已而河復北徙，山還河形漸湮而已。古跡茫然，莫可復辨。今西華縣稱古鴻溝。

漢書：陳留郡有偃，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也。潁川郡有偃，陳莽曰左亭。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則晉楚戰于鄆是也。東漢魏晉俱因之，不知何者為今鄆陵縣。至于苑陵，莽亦曰左亭，豈鄆陵與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六

陵接壤，王莽俱廢之，以其地置左亭縣。郡大為陽翟以東，鄭新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亘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人潰魚陵鄆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任耳。唯安陵為尉氏地，漢為富平縣者是。

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梅然。萬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齊靡獻于雍梁，石田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蕞，軍而反于狼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蕞之下。註云：魚蕞，魚山也。在南陽，潁然水出，潁陽成皋縣東入汴。齊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梅山在潁陽密縣東北，魚蕞山之下有渚水，故言涉。案上文言子庚帥師治兵于

潁，註云：襄城縣東北有潁丘城，茲乃謂魚蕞為魚蕞山，在南陽，豈于蕞治兵于蕞城，及欲伐鄭，乃而還走南陽耶？然則魚蕞之不為魚蕞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蕞山，何故于此言魚蕞？至于梅山，若在南陽縣東北，則是鄭新西北矣。左氏何以云石田梅山，侵鄭東北也？元凱之病多此類。

開封：六國時魏邑名。惠王都大梁，在開封東，秦當三川，郡西漢置開封縣。潁河南郡漢書註云：逢池在縣東北，又有浚儀縣。潁陳留郡，註云：惠王自安邑徙此，所謂大梁也。東漢因之。開封屬河南尹。後漢屬陳留郡。晉開封、潁陽諸郡。後漢屬陳留郡。東魏置開封郡。舊梁州，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七

留郡。隋帝初廢汴州，唐復置汴州，後改為陳留郡。後漢開封二縣屬之。五代梁以為東都，升開封為府，後唐為汴州，宋為東都，後晉復為開封府。魏東京宋因之。郭內分開封祥符二縣。羅漢儀全以為南京。案此則方開封縣在今城西，中年之南，針氏之西矣。非今之祥符地也。

睢州：春秋時永釐地。宋襄公葬于此，因曰襄陵。秦併天下，置襄邑縣。當碭郡兩漢晉宋北魏俱因之。改屬不常。北齊併入雍丘縣。隋復置之。宋宗寧劇置拱州，以襄邑為附郭縣。金改為睢州。洪武初，省襄邑縣，或謂即襄朱非也。首止大棘田棘郭以小黄溝等俱在其地。漢時置官服主織，免服故後人名其池曰濯錦池。古語云：好

雖渙者工藥續之好。以此雖渙二水名。雖水在城北六里。昔受葭
蕩渠。東至取慮入泗。渙水不可考。城北六十里有巴河。疑卽渙也。
今皆湮塞。

高州大業間改屬襄城郡唐後改屬不常劉豫置潁順軍舍人定
簡置順州尋改爲鈞州萬曆三年改爲禹州其地有禹山荆山其
茨山九山翟山空同山有潁水

供自若也。不為西京。二縣俱附郭。金省河南縣。至今因之。其地東有咸阜。度宇之險。西有函谷關。南阻伊瀾。高少諸山。北帶大河。其間沃壤三百餘里。伊洛諸水。繁帶周圍。真帝王之都會也。惜其規模為少。惜耳。

嵩高山在偃師縣東南。登封境內。縣延周二百里。其山之最高者曰太室。少室。東西對峙。相距殆二十里。太室二十四峰。少室三十六峰。皆直立。插雲表。而少室峯尤秀。如玉笋排空。然少室後有寺曰少林。魏孝文帝為跋陀師建也。寺東北八里曰嵩嶺。只在五乳峯東。其北即轆轤道。一十二回。方嶺最險處。唐高宗欲幸少林。乃發徒鑿其嶺。可通輦轎。云貢五乳峯。而少室若玉屏。梵宮後有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

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惠可侍達磨處。西北山上有達磨菴。九年而壁處。菴後室中有達磨影石。高二尺許。其影宛然。乃面壁時精神所貫也。後有達磨洞。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敕。錫之璽碑。其辭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郭荷淨土。則以欣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宜勉修茂功。以垂令範。蓋是時寺僧立功者十有三人。雲宗。祥。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故云云。至今寺僧以授擊。其由來久矣。俗傳錦那羅變形。禦寇固此附會之。爾嘉靖末。寺僧月空者。受徽崇倭于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伍。持鐵棒擊殺倭奴甚眾。卒以智屈根蟻。亦可為永戒云。太室黃臺峯下有

歡神祠。祠後有唐嚴二寺。蓋唐虞鴻隱處。有廢嵩陽觀。觀內三古柏。大者圍三丈許。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次為次將軍。輪圍怪甚。其東有榮福宮。亦廢。稍東有啓石。塗山氏所化也。說見淮南子。

空同山在尉氏二州境上。有大仙觀。盤旋以上。懸崖有瀑布。水飛下。石淵深。深振林木。崖巔有石洞。中有白犬。常遊洞外。因號其家為玉狗峯。上有廣成子廟。及空同觀。下有廣成墓。及城。即黃帝廟。通處平涼。臨洮。各有空同山。名云廣成子隱地。第莊子言黃帝問廣成子。遂言見大隗。遂于襄城之野。其為此亦無疑。

閼鄉古鼎湖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之陽。鼎成。有龍下迎。乘之而去。因名其地曰鼎湖。蒼島貢道。所及嶺。至于荆山。食于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一

壑口。雷首至于太嶽。則荆山鼎湖之地。固自不相遠也。衡水出共之百泉。東北至直沽。與潞水合。其源距河不五十里。沁水自山西經懷孟至武陟入河。其委距衡源不百里。沁有故道。由修武新鄉入于衡水。可為國家通漕之一歟。

開封府志河防

洪武七年河決開封堤 詔參政安照塞之

十四年河溢原武祥符中

十五年河決滎陽武

十六年秋八月戊辰河決開封東月堤 自陳橋至陳留流十餘里是月

命戶部運官

二十二年河決開封城 自安遠門入滎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 州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縣

秋

八月河溢開封 時城三面皆水水將城及華諸倉巨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三

冬十一月春河南徙入陳州 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

永樂元年順運自陳州頓岐口北輪於京 時戶部尚書郭新奏言近因推

請自注安用莊舟運至沙河及陳州頓岐口仍以大河

四年 詔修陽武中牟及汴河北堤

八年河南守臣請修汴梁城 性河決汴梁城二百餘丈至是修築

九年三月壬午 命侍郎張信潘黃河故道 先因河水累歲為患修築

田廬益甚事 聞遣信朱謀信至詢訪故老得符符王口至中澤二

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沒而通之俾備故道則水勢可殺遠

運木以道 詔修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工部侍郎等督工開會

河運命糧兼重之初 朝議開會通河及汴河南黃河命戶部凡開

民丁皆給米錢及餉戶內是年租錢于是河南山東之人聞風而自顧
勢力者甚衆固 諭戶部臣司問河防力之人實竭之患一如編民
由是益

秋八月庚戌新港成河復故道 是年六月丁未 勅尚書宋禮曰累命

脫民整濬河副朕委任之意七月乙酉浚河工告竣凡役民丁十一萬

四百有奇自是河無故道通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八月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蒙城通開封之獻西南人蒙南經陳留入潁口又經

河之北矣時汴水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頭即汴水東南至中牟而入

口乃塞

天順五年秋七月河決開封城 築平王堤

上命工部侍郎薛遜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三

六年春二月作石牌成 官原有記其畧曰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隄

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通城流合汴泗入海如故築復隄城

其來益已久矣大士以固易遷徙而流離泥沙又易於淤以故築復隄城

城遂決越六日猛風激浪城決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

儒賢廣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沒沒推地力能結筏者僅以自免而老

弱皆被以事宜星馳汴數日 帝德懷懷蒙感即移粟以賑其飢

率三司官德接現地稅商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吏乃命左布政使

侯民按察使吳中徵果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差開封知府魚

督天下糧棧庫作載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決自復就決口池決而水起

故道入今副使張陳陳王鎮於土城東起獨樹岡北隔見周魯夫鑿

故道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滅人命皆失

故道事高遠於土城東南曰楊州門沒舊渠之漣漣者起太平園直抵

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自

是地稍高者或得修葺舍宇凡王府官衙亦漸可居而居民漸流離

此兩岸堤防決口皆當修築大匠難料之費動以萬計近歲河南海羅
災傷人民失業雖安聞優養尚不難生若加之料甚必難堪命請假九
江淮陽等處鈔關折銀及州縣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以
備修河之需水患可除而國計民生兩無所損矣說上不報
正德四年河決楊家口侍郎崔義乃於祥符置口守後五里舖各開地
家度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樓鎮至奇州而合入于海既費舊舊河四
十餘里以殺水勢築堤口下場以防衝決會雲兩界築堤新築堤連
道矣

八年侍郎趙璜疏分水瀆水二河先因舊義功并疏河邊衝決甚至是
水勢漸殺不為害
嘉靖五年都御史威應期疏趙皮寨河并疏應期兵江人以萬起都御史
與之偕維熊言於應期曰皇上屬精中典明公赴自開廣宜大有
樹立以各休命應期曰諾乃謀疏趙皮寨大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
是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人皆沙也隨疏隨淤久
之功并成應期要之乃日夜止宿水次復益夫數萬治之益弗數百姓

七年學士霍輅上治河疏其言曰臣前過徐州聞議者欲引河自南陽注
不致沙淤也夫水注徐沛有呂梁二洪為之束料東北諸山為之防
恒水患所及尚有底機若引河自南陽注徐沛則歸德諸處河溢奔潰
將致即一壅其患不止於徐沛二州縣而已也若若自河陰原武孟津
豫慶之間擇地形使導河入衛河春水平則舟楫由江入海流注至
仍由徐沛以達天津度可以獲通舟楫之便矣

三十二年夏四月
上遣刑部侍郎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
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
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東無柰藩臬臣會議之
二十年都御史方純乃來會論上疏其言曰趙皮寨一開河性則
不可限量使全流南徙不惟二洪竭竭有干運道而勢趨原武則又
憂狂皇陵矣若疏孫家渡雖云省易而壽春王墓園亦通淮河衝
決之患亦不可不慮況弘治迄今凡十有五清矣卒莫有成今皇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十六
聖德格天川廣收靈典惟通利生民莫安似宜罷為使三十二年清渠
稍濬議者復申前說上命侍郎鵬來視此自南陽而南低泗上相其
地形水勢乃上奏曰竊見黃河上流開潘趙皮寨約三百九十里計
役夫一十八萬六千有奇工費鉅大實難遽圖孫家渡所淤者僅六
里八十八計役夫九萬有奇其費省而馬力頗易取之河運亦自足用
不煩別為措辦宜付司河省裁除淤土四尺七寸照舊不決開濟其高
卑��陀之處蓋為挑治一舉使平水小則聽其歸槽順流水大則任其
泛溢平漫其河北便障劉啟口張家灣高瓦廟崔家壩等處俱應隨
宜修濬疏上制曰可
自是開濬之議遂發

三十八年河決判官村七月河決原武縣判官村八百餘丈由中牟經南
巡撫都御史薛瑄率司道兩縣治河等官
志諸堤口經營塞之三晝夜始免於患
隆慶四年秋七月決陶家店斷月堤明年復決壞民田廬
萬曆五年秋八月決劉歡營口
九年夏六月溢

十五年夏秋淫雨淫惟沁水泛漲決劉歡營口銅瓦廂利隆口南漫城堤
東北廉張秋運道東至茶城河逆而上淮黃合流以河臣權分乃使工科
都給事中常居敬視事疏塞之
論曰古云治河無常策非謂水性流動變不可以預圖哉要在治之以
不治而已治之以不治者順水之性而利導之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是已近見一遇衝決不審水勢輒議開支河以殺之費當河之變可不
為前車哉夫黃河之為中州患固矣然而有利存焉則人自棄之耳疏
有之曰北人水旱聽命于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禦之而又分
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則未必不為利也或謂黃河急湍未易輕引而
不有慢流別出之渚乎且四境之內豈無別河曲澗可疏若乎無已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十七
十五年夏秋淫雨淫惟沁水泛漲決劉歡營口銅瓦廂利隆口南漫城堤
東北廉張秋運道東至茶城河逆而上淮黃合流以河臣權分乃使工科
都給事中常居敬視事疏塞之
論曰古云治河無常策非謂水性流動變不可以預圖哉要在治之以
不治而已治之以不治者順水之性而利導之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是已近見一遇衝決不審水勢輒議開支河以殺之費當河之變可不
為前車哉夫黃河之為中州患固矣然而有利存焉則人自棄之耳疏
有之曰北人水旱聽命于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禦之而又分
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則未必不為利也或謂黃河急湍未易輕引而
不有慢流別出之渚乎且四境之內豈無別河曲澗可疏若乎無已則

做古井田之制每田百畝四隅各中各穿一井每井可灌田二十畝四圍築以長溝深闊各六餘畝則擊井之水必灌田中則放田之水必入溝不虞幾有備哉余嘗試為之計穿井溝之費不啻百金即百金所謂一勞永逸者此也矧其利更有大焉者乎

衛輝府志 欽差管理河道副使費 為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併患事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舍都御史葛 批據本道呈即便會同大名魏川各兵備道及轉行所屬衛州府各掌印官公同委官州同知鄒元明細加查勘要見汾沁丹漳伊洛潞瀾等水各於某處發源由某處經流至某處併於黃河如汾沁丹漳等水相距衛河里數若干伊洛潞瀾等水相距衛河里數若干南北地形孰高孰下開導導水有無通利如前各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八

可改要見河以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衛河以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淮河中間但可支開不論多寡即為黃河便利逐一踏勘明白盡圖貼說其由通詳以憑施行蒙此即便轉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 紀諸黃河沁水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瀕河知因黃河南自大樊口起至新鄉縣直抵衛河正偏來歷開渠一帶細加相看博采民情要見引沁入衛有無後患如或沁水濁濁衛河難容上自新鄉下至臨清作何擇築可免後患但恐該縣地方官民畏懼大工即便明示占過土田應與重價後用夫役悉給厚贖所謂以河道之全力治此河道決不偏累一縣一民逐一履勘明白計慮周悉務求永利盡圖貼說其由呈報蒙此八月十三日據本官呈於七月二十一日親詣武陟縣西

北沁河自大樊口堤壩起由修武縣西渡嘉縣北直抵新鄉縣西北至衛河止相去一百二十里并沿河直至衛輝府迤東接直隸濬縣界共約百里會同多官看管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决開堤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堤岸以致此處决開隨將修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淹衝衛官民受害彼時即令官夫併力築堵增加堤壩現今遺有可形及至修武縣西北有回馬泉流來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地方候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官曰此處原有山河散處每年秋水泛漲平地出水淹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生命難堪若再開沁河則滔天之勢入於衛河相接高漲則本縣城郭鄉村盡皆飄流及相度地形委的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修武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十九

縣較之大樊口地下約十五餘丈水平備照至衛輝府 歸至元間該通沁水以普通總管管又用言衛地最下曾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城浮圖最為險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為照衛河自輝縣衛源發源經流過新鄉歷衛輝府直抵直隸大名山東等處會流入海在新鄉則河流城墻下兩岸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雖有半里而岸係商賈之聚居民稠密公署驛遞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鄉縣衛輝府城郭居民公署驛遞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況沁水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鄰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若將沁水引入衛河則大小之勢不敵容受之量難料在平常之時猶或可也若遇漲發絕有限防恐非山側海之發信非衛河一脈所能納首且衛河水清無沙又無稀

灣冲崩之勢以故臨清張秋裏河等處指之以為漕運之便及查沁水與黃河一樣俱係流沙性復掃濶倘水緩沙停致使下流墊高決臨清則於張秋萬一漕運窒礙則畏疏徐邨之南流以殺黃河狂瀉之勢反塞上源之咽喉以道漕渠乾涸之患其利害即較然矣據此本月十八日又據衛輝府呈准張同知閻崇本道案驗蒙本院案驗據同知鄒元明揭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經流至懷慶府武陟縣南填入黃河今欲令其北歸於衛合於武陟縣西北地名大樊口決開堤埝引脩武縣西直抵新鄉縣西北進入衛河相去一百二十里道直達並無阻滯從下勢若建瓴源高便益但沁河水面約寬一里衛河水面不滿五尺所出者大則涵湧之勢可知所納者小則決溢之患不免若欲一舉兩全上自新鄉下至臨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二十

於衛河兩岸各開十餘大將所開之土沿河築堤則河身之既廣翕受之量必弘隄護之既長澎湃之勢可禦若然則一吞一吐上下各得其平在衛在沁彼此德流無患矣第以道里計之陸路則三百餘里水程則八站有奇勞力孔多費財不少然事可必其就緒功可要其有成不為虛費無益等情則本節院相應覆勸轉奏張同知親詣黃河沁河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濱河知因省民細加相勘行府卷查嘉靖十六年間准懷慶府閻蒙前道副使張 蒙驗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 批據鄭州管河判官姚黑呈稱黃河水漲欲將沁河不容入黃河要自大樊口開浚北行流入衛河通濬武陟降武等縣人民致仕鄉官人等皆稱若同黃河泛漲南界輒挑大樊口三十丈使沁水北流不惟勞民傷財兼恐衛

河狹淺若此水入之則斷決潰沒小民不免俱為魚鱉據由停止疏濬二耳十二月內本府抄家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 票為改丹沁疏上將以防河惠事仰府即查沁河本渠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若干有無故道伏秋之後水勢若何春夏之交水勢若何作速查明申報蒙委新鄉縣知縣張範親詣勘得木渠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一百二十里原無故道先年曾開大樊口潰沒新鄉舊嘉衛輝平地水深二三丈餘地方受害後修完無碍具由申報蒙批非常之舉黎民俱畏今據該府所申似亦未可輕舉仰管河道不必再行重勘此總案行本府遵依訖至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又抄蒙 守巡河北道 會同會案蒙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批據懷慶府蔡同知帖稟前事仰府即查本官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二十一

請開丹沁兩河決之北行以分黃河水勢果否地方有益百家蒙利作速查議呈報休蒙行據及新懷淇等縣申稱大渠查得嘉靖初年曾蒙議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渠下水平隄至衛輝地下三十餘丈若開以分黃河之水恐就下之勢不可挽遏盡導黃河亦未可知各申到府轉呈停止茲則導沁入衛以殺河勢益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準之今而可見者也再考諸衛誌至正年間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即當衛要會勘得江南蘭陰金帛之運不絕於道特議通沁水東北合衛河以便漕運文用曰衛地最下今每大雨沁輒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大名俱沒矣會遣使相度地形上言衛地浮圖最高饒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則導沁入衛以資漕運益有先之者而卒止於勢之難行此其酌之古而可見也

也今蒙 本部院欲將沁河來入衛河以殺河勢起今邁古誠感心也但
本府城也建置低下四面平衍無有岡巒遮蔽且西拱太行之麓東通大
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卑濕伏秋水發衛河輒溢平地水高數丈城門之
外閘市樓無臨河一帶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淹沒若再將沁水決入衛河
則本府所屬城池及鎮店村落難免衝沒數萬生靈付命于天此其後患
不可不預為慮者而大名山東滄州以下則又非本府所與知也若謂利
在天下即不足惜則改城郭徙人民虛其地以避水衝此亦所當併議
省及考漕運通歸徐州洪碑文言昔者水淺洪陰萬夫勞舟不能進必賴
沁水南達黃河接濟二洪然後無虞是沁水亦大造於漕者今以其助河
為患而遽決之北則一患也亦運之而已矣衛輝大名以下之民亦 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二十一

部院之所無愛而不忍置之於昏墊者也且河北人民自縉紳以下悉皆
倒：然似若不適有居者且將來衝決奔溢勢所不免于此不言有礙登
失等因據此已經本道駁勘去後至本月二十日該本道親詣衛輝府呈
蒙本道憲牌仰王知府督同該縣及會同士大夫卿民及陳慶府再加查議
毋曰前有成諭主於先入之見而遂已也依蒙會同懷慶府知府王 知
同知縣于應昌眼同士大夫卿民部主陽守嚴勘得衛之與沁小大懸絕一
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充拓亦不過止於丈數之間終無
益於倉受盈虛之數如欲廣衛如沁則衛輝大名以東俱當改闢窮天下
之力竭天下之時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性甚狂急奔流沙果使通之
自臨清以北亦屬河運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殺南河之患而因以重北

河之憂所關不小等因復呈到道據此查議開蒙 本部院批據開封府
管河同知張 呈前事蒙批仰管河道親一勘之俟九月河防報寧周流
審視毋信有司百姓之言此乃為威河南山東徐和黃河大害而言耳大
約圖大事者酌彼此利害多寡謀之可乎此不可意必也勘完可一面議
馬文移不能盡之此機又蒙 本部院批衛輝府申前事蒙批所云以沁
入衛者原無意必蓋云開廣衛河直入天津乃可耳若下流不關則上流
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關是為上流去水患者在此舉也而又何患
焉衛之民將恐不遑為之矣但云關地事體重大則可耳若云沁河濟二
洪此指黃河由河南行時言也今全河灌二洪當單量沛徐和盡為魚鱉
焉用濟之又沁河發源虞 本部院知之此暴水耳消長不常凡治水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二十二

先下流仰河南管河道會同河北守巡道詳勘下流 國計及河南山東
徐和衛地民瘼所關勿得草率 朝廷事體多方窮究如衛河下流不可
開則沁水上源未可決也繳又蒙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梁 批據衛輝府申前事批仰管河道查報又蒙 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楊 批據衛輝府經歷司呈前事仰管河道會同守巡河北
道查議 詳報據蒙批又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倉都御史萬 鈞稟
前事照得衛輝府同知鄒元明先該本部院坐委前去查勘黃河上源續據
本官呈稱勘得沁水堪以導入衛河以殺黃河之勢緣由畫圖貼說呈報
前來似有條理但事體重大又經業行河南管河道履勘去後及行同知
鄒元明前赴該道聽其委勘外為此稟仰本部院官史照票事理如遇本官

到彼徑自委用隨同履勘施行蒙此該本職於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會同分守河北道蔡議朱 分巡河北道僉事徐 督同衛輝府知府王 懷慶府知府王 親詣新鄉等處查得嘉靖三十五六七等年節蒙 總理河道都察院 河南撫按兩院批據懷慶衛輝二府申據汲新等縣民李鐸等告稱衛河水發潰沒兩府汀比受害等情又蒙 撫按兩院咨據據管河工部汪郎中呈牒及准 工部准黃總兵手本并臨清張副使分守河北道陰泰議及兗州東昌二府管河同知等官黎天啓等呈河南沁河衛開本亦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壩運河板間至磚關七十餘里舟行間面不由啓開兩月有餘至九月二十五日水始退消泥沙沉積頃將南板新開二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四

河洪於卷二千餘丈河底與間面相平阻妨糧運不能前進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來年糧運等因節該前道副使胡 議允修築訖今議照黃河隔河壩沙淤卸河甸山東首被其害論者謂其甚於防虞是矣若沁河消長非常雖不及黃河洶湧之萬一然據其方長以來流猛沙多亦能助其勢而轉激以致經年為患 本部院欲將沁河之大樊口決開堤引引修武縣西五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一則由高就下委若建統一則引險入易永設河費且地去一百二十餘里又非隔壩而所占民產且有償失所用夫役且倍值矣 國計生靈大有利即古所稱平成之績何以加此徵等親勘河形詳閱圖奏博訪民情恐有兩難不敢不先議之其議較河與衛河僅寬五丈而勢緩沁河莫啻一里而勢急以一里之

急流引入五丈之緩且狹者翕受不虞其何以容縱如鄭同知所見將衛河南岸各關十餘丈毋論輝縣等處即新鄉一縣欲關河員以南則該縣北門去河僅有二丈其城牆城樓并內外官民廬舍則將置之水中乎抑將移於高阜之所乎又衛輝府西北離城亦止半里其縣通公署并該岸大小軍民則將任其以水為家歟抑將以手援之歟且兩岸各增十丈連本貝五丈僅足二十五丈而望其納一里之水可得哉此河員之難於充拓也其一議濬河蓋臨清一帶運河雖藉汶水實與衛河通流是臨清譬之堂奧而衛河則門戶也臨清譬之形體而衛河則羽翼也其勢俱並行其源俱無沙若引沁入衛是以沙之濁流投之清河則三十五等年如汪郎中等所呈沁河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壩運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五

七十餘里昔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門戶傾者必連堂與羽翼折者不為形體一大病哉況十五年及三十五年抵困衛水泛漲滄懷慶衛輝二府民田以致河北洶、經年陳告及今隆慶六年七月內衛水又泛不減比年之災本道所自擊其害者茲又加以沁流毋論他時恐防漫溢而伏水之交不至於橫流已乎此下流之難於疏濬也況自新鄉至臨清於衛河兩岸陸則三百餘里水則八站有奇每論民廬民田動以萬計即欲闢之數非千丈數不周欲築堤堤不濬以工計之恐非數千萬而不完以年計之亦非數年日期不就雖大舉不恤小費亦不可不先籌異而漫為之也職等才非通才徒竊道聽之言敢為空說伏乞 本部院撫臨地方會同 撫按兩院臨河親加查勘施行等因通呈照詳蒙批引沁入

衛蓋以河南山東南五縣沿河運道利害言耳據呈沁河之身難拓下流之道難疏是利害相等也姑能之以俟再議此據蒙此擬合就付為此仰抄案回府看落當官吏照依案驗備案詳九事理遵照施行

衛輝府新鄉縣為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為披惡慮以擇擇事萬曆貳拾壹年陸月貳拾陸日承奉 懷慶府同知鄭 帖文桂 本府 閣蒙 分守道恭議柱 劉付咨蒙 欽差總河舒 批據官河道會呈 前事又蒙 欽差巡撫趙 井 巡按陳 案驗俱同前事奉此遵依隨 行本縣知縣盧 即於本月貳拾捌日親詣懷慶府北地方考究丹河來 歷查得丹河其源出於山西穿太行山由北坦坡秋家嶺南注而下中間 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為灌田總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六

尾三十餘里冬春水小果不為害及至夏秋波濤洶湧與沁無異此丹河之全身也其名為與衛相通者係上小溝渠內東流第二道者由清化鎮西稍東流水濁不通惟至清化鎮南有金鎗狗跑泉等水相聚逕通而東經脩武縣治南北轉繫扣城東門外人東經獲嘉縣治北相去百餘里既又東俗名為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西入小清河而因以入于衛相沿凡幾百幾十里名為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夫欲改丹併流入衛若將丹之全身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因以達衛奈丹至張店地勢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完決成河以達衛第丹在彼處方自山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佳何由東流且稍東南有定王廟王墓在焉乃議者謂衛不能容沁夫改丹併流以殺沁勢是一

策也夫此亦息肩之說耳天下事惟親見者為真丹水秋漲洶湧與沁無異衛不能容沁矣獨能容丹乎審地勢衛地下懷慶三十餘大由高而下勢若建瓴奔騰澎湃勢難吞受必將開拓河身兩岸築堤遠讓夫此一開築也中間無論小民田廬 國課所出且逼近城隅勢有難於開築者新鄉北門外繁生衛水亦置勿論以衛輝府言之城西北隅外即為衛河兩岸驛通公字商賈居民湊集勢難於開築將移河於府治南十餘里外

遠遶而東其地為黃河故負於沙堆積開即湮沒將移河向北其地為黃土岡沙石高阜益難開倘騰騰萬且以衛水而加之全丹勢必張大潞府親藩在焉脫誠不保罪將誰歸此尤事體重大不能不慮者也且衛水清流丹河濁流以濁投清由高而下衛沙必多在新鄉衛輝備曰水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二十七

疾沙未傳自大名而下臨清張秋等處地勢平衍水去緩行淤沙必多道阻塞其為害河之患不孔亟乎夫改丹改沁為故徐邱以南漕運計耳而北地運道為山東河南等處全賴所係務非渺小瘠腸內而塞咽喉此所謂故一河惠增一河惠者也聞河以南亦議將伊洛潞瀾四水改入淮矣曾聞淮至清河縣為河水所漾反上壅即今洪澤湖涸洞無涯泗臨城即半在水 祖陵 皇陵不可不慮然此猶為無與于地方未敢深議惟引丹入衛誠見其不可者假使開數百里之河築數百里之堤於地方無隱憂於徐邱以南之河患有成效即指數城之生靈動萬億億費為 國家圖大事莫不可者等河惠未必除徐邱以南未必救而衛堤難築 親藩宜慮大名以下運道不可保以天下為任者可無萬全之慮采以上未

議非敢勸陳言淺為阻調考之與國當之地勢倍之者論舉之事情的
見其如此者謹冒昧以申至若開河築堤歲月工程錢糧夫役惟諸河
工歲費常額一推步可知若若果引丹入衛容另申報

漢河渠疏

宋王禹偁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劉向奏郡決通隄險重以
暴秦水失其行故清遂改碣石九河皆滄於海微為其患遺黎之思投園棄課
用緡轅道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濟金堤

陳留郡酸棗縣故屬明春後魏置縣北多酸棗曰馬陵金陵河堤在東郡白馬縣故

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即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又明河決金堤即明王導馬陵太守請以自填金堤程子曰漢水德多

水災庫土德火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決瓠野通淮泗

即居河北

東郡頓丘縣故屬明春後魏置縣北多酸棗曰馬陵金陵河堤在東郡白馬縣故

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即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又明河決金堤即明王導馬陵太守請以自填金堤程子曰漢水德多

水災庫土德火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決瓠野通淮泗

即居河北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水瓠瓠子河出來郡濮陽

縣北河決瓠子河瓠子河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與東海

通濮陽縣有瓠子宮舊在濮陽縣北今在濮陽縣東南

此瓠子宮故在濮陽縣東南

河渠書乃二渠以引其河北數之高地過降小至于大陸橋九河間焉
逆河入于勃海注曰出其一由丘元前不知者也其一則澤州者也
日立冀州清陽縣無年有深水出東郡武陟縣大邑名府華至千乘
入海陰平隆水故濟在冀州而雷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
晉河守灼鑿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俗則今屬大名府開清曰王莽河東漢涿州學城魏國有入清北魏北魏志大名府開清是津縣有屯氏河而縣縣有入河故清

志清河縣靈務河水引出魚鹽特河東北至鎮入屯氏河實平糶存音條縣

三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母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信都冀州信都縣屬事河北道隋水即此東曰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

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蹠五曰胡蘇六曰簡挈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河之經流北流不簡繁馬之徒駭也雲字記在涪州清馬頤縣志在德

記在蘇州通河北與覆諸州安德月蘇書字記在滄州號安臨津附絮也

記在滄州樂陵東南、禹書、東字記在樂陵東、而北流入

太史公不知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大歐陽忠與他記又

平甯便領河隄秦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澤川無隄防禦塞之文程子曰河地見

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實讓言高鑒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縣西注云氏春秋曰龍門未開昔梁木登河上立門大道通焉名曰鴻水又云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河中府龍門口西又南出龍門口漢太岳

毛疏梁山即終所謂龍門也崩流萬尋應流萬丈迄于下口惟子曰下龍門非禹之迹也滴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晉國舊東臨大河有禹跡在

山脈出處，當聲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定障城之東，自北而南至北山盡，兩崖石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峻間，至此山間穿闕，豁然放聲如萬

三十一

通輿錄州龍門縣今舊河中有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

為龍正則點竅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

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

中下流水經淺破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荈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與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浚清河以東數郡魏郡相州大縣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梁決敗六十餘歲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

舊迹郡縣志汴梁在河南府河陰縣漢梁陽縣唐舊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蕩蕩梁

之
二
九
一
一

帝建初三年罷郡徙石臼河

唐義有石臼谷

舊傳天子策古國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公曰

154

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因其利惠太宗嘗命張洵說者吳興鑿運道之未如此亦至通之聞也

主

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且顧明詔有司情求能浚川疏河者
微赴公事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循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
於臆而剛斷則在於擇擇之者信之焉而用之果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
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且觀朱德朱是有向高之治水只是從低處
下手而高之水其勢則上之水漸淺且因來水之言而求大高之故深信曹讓
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以馬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
而潰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得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
如非乾涸則歲之滿溢雖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所通遂使平原通馬
巨壑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泥濘虫蟹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清池必先
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專地不惜財帛念小以成其大棄小以就大
多雖度其得失之孰急棄除其利害之孰甚雖然必行不惑浮誇擇任心齊之
臣幸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遶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六

其汗下之壅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埋種福之處依江南
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
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盡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
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而河之沒不至於陸下有所歸不至
於束隘而河之委焉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固時制
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幾乎或曰若行此策
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氏盧舍壞民田園然人墳墓不止一處其
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
非王土顧其利害之棄除孰多孰寡斷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問一
方為萬民計不問一人曹讓有言潁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
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起人之
地哉且以謂開封以而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

項今雖於遶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亦由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
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保值民吾則宜給以地而償其宜處偶積
民業則宜倍其倍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使之寬閒之鄉或
與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勤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則今鳳
陽一帶固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且言可采或見之
施行不勝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七

王家口河工狀

黃河源出西蕃星宿海貢山中出至西戎名細黃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西境界至河中潼關經流河南之開鄭靈寶鴻池新安濟源至武陟受沁水華縣受伊瀝諸水經滎澤原武陽武中牟祥符間陽侯封考城曹鼎曹鼎碑置至徐州鎮口接開河濟運經邳州宿遷縣 祖陵之左至清口與淮河相合下雲梯閣入海淮河之源出桐柏縣由五河繞 祖陵之右至清口與黃河相合故祖陵二河環遶風氣完固運道亦藉資焉萬曆二十一年河決黃壩口從向永城宿州白洋河小河口漫逼 祖陵歸仁堤下裏歲上躬靜攝 命下奪楊大司空職且削籍以為不塞黃壩傷我 祖陵所致且連年徐邳運河不沾黃流洧浦每挑李吉口趙家園毛成舖藉升斗之餘潤不可得二十九年塞黃壩口強水東行河性不暢遂上壅決歸德之蒙堵口一由夏邑永城宿州仍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八

白洋河小河口一由沙崗周鎮五河與淮河合流至三十年盡數入淮 祖陵二陳溝沙河等處一望瀟灑度及有侵 陵之患矣 上達總臺汲泉李公治之甫竭 陵四顧皆水驚憂不食病卒惟將河南撫臺景默曹公以蒙堵河南地也為一患 陵有黃縣因博訪土人余謂開王家口便遂商謀於山東接議久之會推總河上允仍請運御史臺崔公會省道撫按司道公議於曹之明倫堂無異議者先是鳳陽撫按疏上黃河盡數入淮係于 陵關並賜議處以開永賴 上命首護 陵後次理運道至是議定於是癸丁夫二十萬勸同金五十餘萬興工於壬寅十月之九日放水於癸卯四月之八日塞河於七月之二十二日築騎河大堤十二里以阻中歸之路築東西堤二百里以防旁逸之虞沿河周舍相度水東舟陸兼重勘諸臺吏等古戡敵者年餘今改河後保守又二年矣斯役也 陵固英元佳氣龍虎十載沮洳之虞一旦盡去萬年基運

之地于茲永培可謂稱 上之旨矣徐呂二洪久無黃水之憂今奔流冲刷最

添萬艘往來如織歲祭甲寅黃並運已已春商船漕運通行年年回空率由於此使不棄而不脩將所為 國家資運者百年猶故也歸德宿之區鳳陽頓亮之地百姓無地可耕農人以漢為業今數千里膏腴桑麻遍野民居錯雜人始知有平土之樂矣商丘永夏會亭石榴壩諸縣驛盡在水中今輪蹄不絕冠蓋相望城郭依然人民安堵儼然再造景象象開河之日馳報 朝紳人心皆悅通前臨甚曾勞瘁沒舟中後以為 省下流工竣方聞於 上子因而筆之以俟後之親河工而採擇者 昔 萬曆三十三年歲次己巳重九日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河兼管水利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昆明朱思明書

永夏勘河呈稿 通者河從蒙堵湖汴南下十里匯為巨津無所容其分別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三十九

也自祖冬消落之後始於文家集之上平堂集之下分為三四股西南一股經石榴壩馬腸河龍興集固鎮驛入會河至五河縣地歸淮餘安溢者仍入永城所謂汎溢甚濶者也其東南一股即為白河狹可三四丈深可二三丈經桑壩集何家營離夏邑城南七八里至胡家橋永城出白洋河古嘉靖六年開黃河衝決欲傷沛縣漕運過關渡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非正河也東北一股為响水河至桑壩集與白河合白河至何家營之下無河身從而散運壩前水併歸水城者也何家營之上約七八里為苗家橋其流急若趨西南可引入司家道口然一派沮洳距岸八九里中深旁溢阻塞未能挑濬未能且直射縣城欲委蛇避之未能者也夫苗家橋果可以收散漫之水則可開第水自八十里上平堂集已分流矣欲於此八十里下全而收之恐約束之難春日看水淺海尚多轉將洪濤大發有無涯際東南一帶長堤不築則水仍南下

築之則各節難施於沙難費恐砥柱之難向水河自白河之東北來苗家橋雖急溜向東不能連岸勢亦隨歸東南今仍欲引向東北而去非其性也恐播激之難水自苗家口決後水向南行至楊家口遂向東行至趙家園復向東北行南行者順東行者強北行者逆是以趙園方塞則決何家集何集方塞則決申家營一馬家溜多方塞之未能必待水從豪場方能成功今欲引之仍由此河則徒有南下而已雖議如築長堤其如傍南衝刷防禦不及何恐踏履難之難李吉口正對司家道口則何家營之關鍵之王家口誠近苗家橋生地關三十里未為大費而七八里於水中功力之費有十倍於此者且又自蕭家口北築大堤至朱家集半臺集侯家窪斷其南溢會亭之水又過丈家集葉廟集至何家營轉築而北斷其東出任禮折出夏邑城南等口又築司家道口一華長堤計費數百萬金尚恐不可成功况草橋之下又未可量乎恐計費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

難比非姑息復邑一邑而曲為之解也驪舟苗家橋之上極目西南北之水雖有人力誠無如之何也兩道自豪場東下蕭蕭口經聖里至望馬牧泥白河登岸膠舟者數夜始者二旬則委曲署標其端末書不嘆服諸河者之苦心而稍慮其借費反費言近猶遠也適若王家口又可以易言哉假道諸村似居已於遙則及廣舍以居已於恐司牧者各為其民今強其所不欲似居已於惠大可以言哉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况此十二里一線之地處堤外之地倘固此可以獲一陵園溝渠亦不其所不吝也然果可因是而成功乎甲可乙否吾不敢必第豪場從其曲而外則取其直較昔日為順矣難易趨避吾不敢必第平陸易為開淤棄土即為堤岸較水工為易矣至徐家口生開十二里至孫家營營疏三十六里孫家營至張禮口李吉口清澀猶存趙運使許運同諸同知見在疏濬引入堅城鎮口以濟運較黃河之下流為便矣自王家口以下

開濬工程費不滿參拾萬金而李吉口之下不過擴充之而止且兩岸堤壩見存無庸創築較之何營之築塞為省矣王家口急溜有赴壑之勢此流則彼測有可以護一陵園次可以濟運道而亦可以極商民之利也一舉而三善可冀然之苗家橋之開恐不足以收全河之水則為便矣此非妄觀山東之地而必為之辭也良以陵寢溝運非兩事也溝不患築口之易於而患黃水之不至一陵不患水夏之汎漲而患橫流之無歸令王家口扼其吭而導之擊其瓶而順之一微百機合此而求求散漫之屬則權非我權矣倘築舍之議未同遲延伏秋洪濤將至貽患一陵園誰執其咎則必以我有汴堤為辭不知議汴堤非得已也况巧婦無米之炊亦必以患出河南為辭不知保一陵園非獨中州事也况同舟有共濟之美至於舍新棄之故河做百十年未成之舊道又非本道之所能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一

曹縣會議呈稿 諸諸性機有河決而塞之者有河從而分之者未聞全河之彼可以仍挽而之此者挽河之說起於王家口有套灣逆溜之勢而言大河深冬文瀾有百餘丈新開之地深不過壹丈伍尺濶不過伍陸拾丈其教不勝也何以奪全河而東向於勢也新河迎懷之勢順舊河灣環之勢逆順則新河一開得水之分數常多則日衝刷日深開安知新河非洪流也惟逆則舊河一洩得水之分數自減減則日淺漫日停蓄要知舊河非平陸也固其日深之勢高築帶堤岸以防南逸固其日淤之勢堅築截河堤壩逼向東流而又於套灣者塞之深濬者補之築塞未盡者導而歸之似亦可為要在口開之地深濶而徐家口李吉口堅城集以下一一開挑無梗隘不平之處庶可成功近謀堅城以下開濬參拾丈似未足多即如東省日擊李吉口以下之水漸放漸淺又如中州蕭家口以下至今未有河溝皆左券也至於河挑肆拾丈當置土於

離岸伍拾丈之外河挑來拾丈置土於離岸陸拾丈之外不然河身狹矣既不容其縱橫自如又不容其衝刷得去尚可與全河承所調水平者取河底之卑而不取土面之平則節縮之計即在於此惟臨期遑及之而已若夫放水之日必在清明前後水稍漲則借水之力以殺放水入口則因河之淺以堵塞人力可施播揚易下及至伏秋水發而與根基已實矣倘云工程難完姑待五六月間放水伏秋水暴漲五六日即退或十餘日而此不數日又漲如前漲則河狹不勝其溢退則河淺不勝其枯如此至再則新河日熟乃欲於下流處方堵方塞未幾洪濤又至誠日驚心人將束手河濱載與之相抗衡也何也新舊河深淺濶狹原自懸絕不可與家場南下之勢同日語也故善治河者因天時順地利和人心一有未備寧需物力以固根本今據該處任崇汴堤以保陵西閘嚴以竣事未為無見第恐欲速則而工未竟遽久則河勢變遷倘令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二

年費盡工完而無溜可奉答固無所執耳

河工敬冊稿 河之難治也自古記之而尤難於今商以前有遷都避者遠害也元以前有資之轉漕者利也我朝不欲侵陵既以遠害又欲轉漕兼以資利不南不北之間獨有自西自東之路必使萬里奔流就約束較之往代誠難弘治間河決利隆口由黃陵商經曹濮入張秋運道 上運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彝司權監太監李興及省直撫按董從治之開河七道分洩水勢築堤三重利隆口東西各堤二百里護之功成 上命大學士劉從作記勒石河上今見在碑文可改已是回河之後 聖朝重之往無倫已萬曆十九年以前河由河南之開歸山東之曹單南直隸之碭蕭徐鄆至清口與淮河相合下雲梯入海外正道也但 祖陵淮水造其前黃水踵其後至清口淮弱黃強阻淮不得出而 祖陵受淮水之侵前總院揭 議有黃家壩之開運分黃

之勢運淮之流而 祖陵以安萬曆二十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壩口漸由符離橋出白洋河小河口而徐鄆宿遷三百里運道淤竭水漫 祖陵歸仁堤下亞涌漫入言輒至致屢 皇上切責大臣不塞黃壩冲我 祖陵然則陵之所係誠重矣萬曆二十九年 前總院劉 鑑年黃壩當塞命官其功將半但下流未暢上流自潰於是黃壩寺之徙其始也尚由符離橋與黃壩下流相合其繼也盡由沙前渴池灣河與淮河合而為一矣劉奉 聖旨有云河工宜先護 陵廢以理運道有云黃河橫決恐侵泗州 祖陵且妨運道有云這河患在河南的着該巡撫上緊極力堵塞挑挖毋得遲延滋患有云清口於淤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濬于是時河臣驚愕無地周咨相度日夕不遑有議築汴堤者有議開小股河者有議開揚先口郭劉口者然皆嘗試難行前總院曹 躬率司道府縣詢之士人采之衆議會之各省撫按公議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四十二

之 廷遣臺臣無如開王家口為正遂興工於三十年之十月初九日開河於次年四月初八日塞舊河於三十一年之正月二日開龍口於七月之二十二日其加築大壩創築長堤塞柘水之決口而築騎河大堤又二年而始成其河之開也河南首開王家口生地拾貳里挑徐家口以下舊河身拾貳里山東挑下劉口以下至蘇家莊陸拾餘里南直隸挑聖城集以下至鎮口百餘里地有分獲人有專責也大壩有漕河道中河分公司共督之其塞河派兩省直協取而築堤賴天役備所未備者河南勇力也是役也往來省直會集議者輿示停肩不絕議衆抗東東日與風濤相習夜望村火為歸一年而後議有定畫身處數萬人之中調停安插立營堡謹火監督督餉戰戰兢兢作何開挑作何堆土作何撤水作何運沙執丈尺較長短人無不平歲將不知寒暑不避六閏月而後河工始竣觀洪水之滔天執經營之不二危疑不為之懼駭言不為之阻

疫癘不為之避日行五十里夜渡三河發糧給數必明大料催提必至崇塞料理必周昨不安枕病不遑藥手不停批問疾扶傷散錢檢骸身處河干柳風沐雨又二年而後舊河治塞大壩長堤始成昔考先并水行黃河運道乾涸年年費萬數金錢引一不帶水入徐濟運而不可保今李吉口毛成舖趙家園原排河身見在淤澱可查已挑如其全河東注故道重復無倫祖陵千萬年無虞運道已三年克濟矣萬國者不當如是乎惟願祖宗在天有靈廟堂之上與本部院惟見至隱共圖國是千萬年如一日焉則國家幸甚民生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四

祥符縣志 清阮肆厥每年約用稻草陸拾餘萬原在捌府屬縣辦納萬曆拾柒年知縣蕭重望招攬大為民害至叁拾伍年知縣王復與伍力申豁仍分派舊屬民稍得蘇邑人王惟儉記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以爭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々之論尚有異同乎何容易之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故孝武歌之謂孝長茂芳沉美玉河伯許芳薪不屬獲其薪矣即今所賦之捐草也當是時河決瓢子瓢子今開州地也去洪二百里遠矣天手親沉嘉王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村僅取其故有尚不能督之於一即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後之難獨累乎棄之何今以八即六十餘萬之捐草而欲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之矣甚矣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患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貽之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實徵逐之資操畚者賴緩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戕匪恒捻弊漸旁溢即變法之人未轉瞬而已立睹其害矣而棄自誤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賴物直益漫支納盡好監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若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洲壑虎狼之不可當遁而官府之請請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往緣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累議累駁累減文移之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五

來上下之參訂凡七有間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濟河之州縣因
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而達陝饒東孟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徐邑精
革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收一半之役以今額論則以
二十年收一半之役自是而徐邑之民其有瘼乎或司邑之虐也力
使而易樂地通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魯也輪蹄之輻湊而凡仰給
焉悉索散賦不克是堪而可從以諸郡之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折而
東北委蛇河洛之郊崩騰懷衛之境齒蝕幾邑蕩折幾郡豈其甚邑之
歟某也者獨惟守土者據城府之見分域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吁亦
不怨矣不佞固是而嘆復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溯變法之日垂十餘
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牒之稽遲磨滅豈其放軼以至於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六

無乃疆場既殊肝腸自易而遂不欲出之以為証耶更數十年後何所
底止乎且今之法亦猶舊也舊取給於諸郡今取給於濟河有知
異日者浸更其說則一邑之孤烏能勝多口之費乎故邑中士庶餘誠
欲永其事且以常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捫貞珉於邑之側不佞以是役
也始事之誤流稿十載此其義在矣余之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烏
使若非耶今茲之戒民若更生此其義在大東之章所謂哀我憚人亦
可見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邦君極議而卒成之也議豈渠
舍乎此其義在洞酌之三章所謂望弟君子民之攸暨若非耶耶召為
王諱復興究之即城人善政其在與誦而茲特其一云

汝陽名臣中書有云 王極一河一解一

杞東一書考一杞志謂杞乃古雍州善事之後非也據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而
左傳所謂雍州雍州之邑也杞志無不之而向有焉焉乃善事之雍州項氏
所與之地故春秋之葬大冢內有三命焉陽以也東莞也杞也而補項氏
則杞之為陽說在古聖傳流紛人增損項氏於春秋十年而後少吳氏二十而
即帝位路史之云空桑氏以地紀高陽所居今邑亦有空桑去高陽甚近地紀
云空桑南杞而地東者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蓋必則謂高陽氏所居空桑乃
無之野非伊尹所生之虛在今元國世紀又言項自芻蕘遷于南且芻蕘乃
在南海之濱人非芻蕘夫十實人言魯有空桑微在所生之虛今名孔嘗故孔廟
禮器碑并題有空桑野史又言軒轅作于空桑之地然則有西空桑夫杞之空
桑則伊尹所生之地若品氏春秋所謂空桑則伊洛間樹名焉非地也王國武
王時追思先聖王乃築封大廟之役于杞統東據公杞之得名于斯始焉或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四十七

殷湯時已封于杞然不經見史記云殷時或既封或既理或然也武公初年即
遷諱于諱于在濮邑安丘境內至武公二十九年為魯德公元年方入春秋故
春秋所載杞事皆諱于杞也即如魯人伐杞取羊姜平姜亦在安丘東南而舊
志以姜埋當之誤甚矣夫嗣後廿年姜元材茲未齊蓋既取之後又屬齊
也昔古安丘僅百餘里故能取能奔若齊則遠矣昔小國也安丘越十餘里
伐人而取其邑或武公既遷之後地屬鄭宋故魯惠公末年使宋師于齊公邑
北外重是也或公十六年謝侯伐鄭至于鳴鴈公邑北列是也昭公五年晉
韓宣如楚逆不難起天都伯勞諸國今邑南固鎮是也哀公九年宋皇境師
取鄆師于鄆今邑治是也三條之鄉一條之宋何嘗有所謂杞哉迨魯志于
如楚逆女下加于杞二字堂以此遂可查人之目乎堪以捧腹已至戰國時齊
丘休黃公魯宋親戰國策所謂八子句將通宋丘黃是也及考燕策決白馬之

口饒無黃海陽諸注以為外黃後地也云在今宛氏縣南因黃海為名非宋之水黃也以此如秦策所稱以饒小黃而饒氏服饒美所稱太王之也亦有折黃皆指黃海而言非今之外黃也惟楚策所言朝張弓而獨張之大梁還射因之東則因黃海耳

河水出崑崙山南入中國近秦晉對壘地北入于海中閭連使不常自宋神宗熙寧十年南徙分為二派一入淮一入海故通運失自元太宗六年河決又分為三供在杞境俗名三叉口中流循城之北而東且南即今縣治後是也北流決汴北徙而東即今俗稱沙河是也南流循城而南且南其跡半隱半現不復可識矣至大德元年決于縣之浦口明年復決是後水北徙復河故道不遠縣境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三里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還歸州至壽州入淮而故道遂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首不還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四十八

阮玄二說十三年又決梁陽東通汴城之西南山杏花東南經陳留自當家入縣境遂至項王明縣家所涉高集小湖高陽宮家也楊陵蘇木鄉家因成河明縣二即家西東入縣城縣境合河至毫合淮入海此自南而東者也迨明初七十餘里人一自祥符白集子因決八流經通許自五又入入縣境還左宋景星後則竹林八太康之馬廠集又經柘城鹿邑東北合渦河至毫仍入亳合河合淮入海此自南而南者也迨縣內二十餘里俱在縣南其別支由朱仙鎮者有二流止還尉氏通許至扶溝合流入經自水項城至壽州正陽鎮合淮不經縣境即洪武二十四年之故道也弘治二年又徙汴城東北分為二流一自祥符子家莊經蘭陽及縣之白家口外黃秋樹營下還歸德至徐鄉入淮此去縣北五十餘里去蘭陽僅封甚近止還境內二十餘里而已一自劉隆口黃陵岡經曹渡達張秋運河注海不還縣至嘉靖二十六年又決開封之西

北金河始還蘭陽備封考城曹縣至毫合淮入海而杞遂無河患矣其支者俗名鉄裏河自陳留縣南入縣境五又口東南流還荆園楊家寨胡備同常家營入太康縣境東北合于大河繞縣境七十餘里漢水出漢溝渠亦名丹水即汴水也經陳留之縣鄉亭東還鳴鴈亭鳴鴈即今焦刺一帶是也水經言汴水東還雍丘縣城北還陽武城南城在汴北一里許雍丘縣界南通睢水入還外黃縣南又東還考城縣故城南由睢陽縣合淮水東入于泗即今俗所謂沙河也自祥符陳留入縣楚家寨花園舖潘家寨還城北五里許東南還小河梁村入睢州之榆柳平岡由板城至毫下達于淮迤邐境內七十餘里今泗院矣 睢水亦出漢溝渠水經稱東北流還高陽故亭北又東還雍丘縣故城北又東還裴邑寧陵毫城睢陽蕭縣五縣後會睢水由下即入泗今俗名堤河自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入縣南七寨儀陽棚七寨先伯至集理以東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四十八

平又東入睢州大宋由取虜入泗州合泗流俗亦以小黃河呼之其支者自十八部廟由儀陽城南鉄園渠入東還而肥家潭伯牛岡至睢州入汴水俗名批河睢水還境內其長五與汴水等者不及三分之一已水源出車懷自儀陽自八里還縣北為岡已河崖北展露入睢州之黑陽過考城下通徐州洪合泗院經境內僅二十餘里或曰此亦黃河之支流 高陽漢曰亭亦曰聚田卿並未名域之名舊志誤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額項氏所興之地張晏云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後額項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各額項與營皆以字為號就上古賢故也按高陽乃黃帝之孫黃帝親山通連未嘗寧居五帝三代皆其後裔居軒轅則號為軒轅氏居青陽則號為青陽氏居高陽則號為高陽氏居高辛則號為高辛氏至于姬周邵已廢蒞任乃係信保依莫不皆然則以額項為高陽蓋較然天可訛約所謂生于若水世紀所謂遷

或問余所考古蹟確乎曰近之矣予何考之考之載籍載籍信乎曰誤者不必

也如懷書郡國志云外黃有黃澤此里志云有黃城非也閩東蘇武云決白馬之口魏然黃澤陽今考城是也又謂趙拔魏黃城此小黃也大事記以爲外黃誤矣漢書人云外黃有葵丘亭蔡桓公令此城杜預亦云外黃東有葵丘亦非也梅榮立在今考城漢之外黃當不如是之大也又言外黃有曲棘里繁陽城此則然爾今非縣境故所不忘它如水經注所言料栗亭小原城列望亭觀臺地形志所載汝城唐陵城少姜城華城亦猶是也夫古之有權者尚不足信如此況舊志所載陽城吳起城使馬池之判謀士權者乎故斷然削之非過也然則伊尹伯牛孟姜之墓亡權矣易存之曰確然其非者去之可也其面疑者不若其面存也此慎之之言也抑以孟姜女論之其誤也有自來矣蓋杞梁者

五

乃奉致魯哀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昭瑤截甲奄入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哀
則又傳載其事既云赴臨水而死矣又劉載杞氏襲莒戰死其妻哭所歸乃就
大尸于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是以襲莒之事爲二人而又以孟姜嫁城
事爲杞氏事也宜後世之紛紛塗辯也夫情如削而不克傳聞之誤如此後
世之論安足憑乎杞固不得而削之矣其陳平妻張敖驪憂侯仲之墓之削之
也以而漢大臣法皆陪葬而漢之墓多在三輔東漢之墓多在伊洛故當其時
有乞骸之事蓋體不乞則不得歸葬也今陳平妻張墓在鄆縣之北江沅之
墓亦在沔城之西北而存之是爲矣矣夫陳平江沅之誤猶曰近東魯考城而
然妻張葬人後侯仲照人此風馬牛不相及者邑何亦有其墓耶喜天好事之
妄也況劉琨乃亮武之兄見害于更始墓不在此抑又明矣一統志乃云是侯
仲附墓之曰爲文帝守將卒葬于此元亡七援按情勢諸墓遠卒亦從也召陵

文帝即位拜大將軍數月薨年足跡何常涉祀卯甚久好事之妄而一統志誤人不淺也

祀之田賦凡幾變失愈摻之而愈以不明愈爭之而愈不可得計設累年大案
山積總之一言可盡蓋泥于境界之說而惑于二糧之好也 國初蒙元之亂
地多曠野祀之田僅祀千二百九十九頃五十五畝九分陸魯五毫洪武十
八年三十一年及永樂初年皆詔令河南山東等處荒田許民僅力開墾永不
起科于是祀民間墾日多除境內不計外其境外之可考者共二千八百九十
八頃三畝有奇而失其數者不與焉外縣之民間祀田者亦有一千四百八頃
六十畝有奇名為魚糧白地宣復中諸王府多請此田為莊田祀民不脫甚至
投其稅尉 朝廷乃收其地照民田起科定以黃糧初今所在州縣徵解秦泰
中考城知縣劉鵬奏歸之祀于是始附籍科糧矣

年

縣稅糧數多景泰三年黃河開閘截塞則縣毋嘉靖壬午架閘庫火止存安村保
北坊司冊或化年河漢有城淪沒不存是以奸民乘機妄告
天順六年天榜諭總捕地土定為輕刺糧地于是考城復開送糧三百四十餘
石該料米三升三合考城前送糧三石各考城餘地此奉巡捕勘合之例也永寧
巡按河南一百三十六疏勘合為巡撫等事文量
照依不定則創起科有八順五年黃河在司可查後世文稱一則糧地即濬也
田二勘合之糧也稱一則輕刺黃糧即仿例巡捕勘合之糧也總之盤地起糧
景泰三年為多天順六年特其餘漏者爾後至弘治正德間境外之田日稀考
易數隱又東民間習曰稱曰地則集民多聚稱白地既習不復刺糧由此地去
墜存而賦日以重矣嘉靖八年知縣段續始偏為均地以揀其弊于是原額外
得魚糧地一萬一千七百四十頃四十六畝二分八釐七毫先是不為不多矣河經
臨南城地數千頃二從衛卒人占也數千其後河此
失復得軍糧六乘也悉為民業故地加多一倍云 而境外止得一千二十

八頃一十八畝三分八釐而已其餘俱數隱今考其可知者一千八百六十九
頃八十五畝有零而其不可知者尚多也設公以額地多不之深究乃通融
稅額而奉八分四釐六毫六絲一忽九微六纖六沙三渺四撮公之為二片八
釐一分而桑葉之稅悉在其中矣其後隨境不以開占為斷止以境界為說將
祀人所鑿之地仍復涵泳使之二稅奸民與朋等知祀賦重而考賦輕利于云
祀斯考乃計為一也二種之訟嘉靖十二年考城縣均糧七尺馬
祀民劉特通等檢出天順六年黃冊能以對獄奸始伏辜時巡撫魏公刊云諸
凡向理簿祀民之論而遠而難考至于查品黃冊乃甲是研窮美應美朋之說
其無存祀民亦其說無分冊之所載與祀相符更從何指于是將美朋等冊
報祀地二百七頃九十四畝六分仍歸祀縣應考減餘畝畝全歸原籍四頃
二十九畝二分三釐祀縣改正入冊納糧仍行文考或今後有指此為詞者
素項宜府者即係奸民解脫稅攤街門從重罰此嘉靖二十一年事也至三十
擬兩核何五石縣堂長為通守見有石碑存檢此嘉靖二十一年事也至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二

九年有安陽宣寶洪縣沁水洛陽等縣刁民稅淨著楊田火旱之災聖訓妥告
遂將伊等各縣額內重糧易去祀縣輕則開布二千四百八尺方伯趙公署其
牘云災傷有特尋數無常難作經久定現止以一年而言後不為例每年開布一
三錢若進糧一石則納銀八錢五分安陽等縣將御向監範主賒借倉小來及
本色兌單等項雖未稅糧猶去足按海運通庫等項約有銀三千一百
餘兩至此其稅略略其延今乃久假不歸何也除慶六年奸民王得珠等又將
原開墾堡村地五頃一十五畝六分告事辦納該縣糧差當事者不察遂行文
祀縣除去伊地其糧均于縣縣則亦不觀其源矣嗣是而南丘掌院踵此為說
奸民節天機劉進思等赴上告援我收民王讓等情願地歸南陵糧局祀縣
此又美朋之故智也此萬曆十四年事蓋南陵以市尺八尺五寸為步四百八
十步為畝名為大畝祀縣此畝尺五寸八馬步二百四十
步為畝故利于所額王衛等具狀赴訴其事遂寢然至今未結也嗚呼祀之額

地日促而額糧日重也有由哉嘗考之宋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
曰清江縣有稅畝四十餘萬苗米四百餘石人烟田產並在馬安經界既定而
縣隨產隨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
于原額之田高安亦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
得偏重之害民此縣今日之事若今得清江則在上者豈可執境界之說以望
奸民之計哉不然也縣之民望祀地者亦多矣未嘗見其一詞事一地者何也
以祀賦重而地賦輕也今重就輕者有之未有全輕而就重者也果若境來之
說則視一千四百餘頃之地亦不應糾糶他縣之藉矣雖然祀之所爭者昨地
也釋也使地而去而釋隨之云祀亦何利于境外之地而必爭哉在地則稅界
之說而爭之在釋則稅隨地之說而推之公乎不公乎嘗考年步為武二武為
步步尺二百四十步為畝此通之天下皆然者何獨在祀僅僅守之而在宅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五十三

縣不啻倍之又倍乎有二三畝折一畝者有天折數者為其地瘠也八步之數宜
同矣奈何大其畝又大其步乎市尺八尺五寸輕斛者為其畝大也微稅之數
宜同矣奈何大其畝又縮其稅乎祀縣小畝二升八合一勺二合既云地瘠則畝折
災祀之在彼開墾者獨非即瘠土乎何不折畝乎既云折畝則釋輕走祀之在
彼開墾者釋不當輕乎何亦微至二升八合乎此其輕重懸殊公私利害不待
較而可知也夫地之附籍者既任其奪而不爭稅之輕則者又任其易而不
之這是何祀民之難朴守法而宅州縣之民雖巧亂稅一至此也雖然吾嘗覽
而論之境界之說情雖偽而事易明屬之田事本實而理雖信原其始皆因
疆占日多各縣悍于收徵故推之本縣其來久矣必欲為畫二之現以常改為
寄虛之名其地畝之大小稅糧之輕重一以所在州縣為主其有地浮于糧者
不妨徑割與之糧浮于地者不妨徑銷除之庶經界既定永無越境之捷稅隆

可均而免額外之徵免然此非一州一縣之力所能為也而世道之責者所當
至為存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李由

尉氏 古亭城在縣東南大齊保唐武德四年安撫使任瓌於古亭城置康
陰縣至貞觀元年廢 蔡陵城在縣西南百埋保隋開皇十六年分長葛許
昌鄆陵三縣置蔡陵城大業三年廢 向城在縣西北高寺庄保按左傳桓
取向以與鄭者亦名向城在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蘇生所隸之邑又南
陽府有二向城一在本府東北臨向渠春秋時許國向邑之人遷此今為村
聚一在城北六十里魏舊縣 宛陵城在縣南隗村保即古山氏城唐武德
四年安撫使任瓌移宛陵于尉氏縣界古山氏城以置縣貞觀元年廢 蔡
河故道始無閘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為惠民河又無有川自許田注鄆
陵扶溝合于蔡水自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鄆諸水
悉會植木橫棧及設斗門以為節其自尉氏北流至汴城入戴接廣利門名
西蔡河唐于此置臨蔡閘俱久廢其出陳州昔濟門流經通許接舊蔡河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李由

東蔡河又經扶溝陳州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潁漕運要經黃河南徙
於為平地惟本府城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不通舟楫

蘭陽志 凡鑿井者須先注水及泉可以預知水味其法先陰
 土厚二三尺取平地面又加柳木炭之視煙迹起地上者其
 色黃則甘黑則苦白則美厚試不誤如此可免無口之弊不至及
 泉而悔也

清東

後水即後水山海經云後山後水出焉北

注云後水源自苑陵縣西陳侯亭東中平陵世名為渠渠東北
 流過苑陵縣故城北東流北過其城東陽丘亭西謂之焦溝水
 東流過山氏城北為萬榆溝又東北為酢溝又東北為溝水出
 焉又東北為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東北過曹公壘南與
 涑水合又東北過中平澤東流北屈注于渠水今故陳侯亭
 其水南流入清水分曹壘而之望河是也 晉溝水經注云
 晉溝上承後水于苑陵縣後水別出為魯溝也東南流過關封
 縣故城北南際畱城東而入百八陵即古達澤其水東北流為
 析溝又東北流過牛首鄉北又東北注于渠渠即沙水也晉秦
 又合沙于析溝溝在析溝東北古關封縣西則晉溝西南皆苑
 陵縣地也晉溝過關封縣東始入達澤為舒氏地漢書所謂達

澤在關封東北是後人不知關封所在以今之關封府城當
 之而後達澤之有二膠矣 記水水經注云記水上承後水于
 苑陵縣後水枝津東派為記水也世謂之記溝水左傳信公三
 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出後秦軍記南注云東記即此今不
 可考 康溝水水經注云康溝水首受澗水于長社縣東東北
 還向同西入明溝水注之又東過尉氏縣故城南溝清之分北
 分為康溝東過平陸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扶溝縣之南
 亭北又東北過少曲亭又東南過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於水
 水經注又云澗水至長社縣東南分為二水其後水東北流注
 沙即此一水東過許昌縣入汝水城東還隨縣故城南東過
 桐丘又東過新汲縣故城北又東北過城東南又東南過潁陽城西
 而東南城東北入東而達長平縣故城而西南

水為二水枝水東出謂之五渠溝水南出謂之龍龍水人東
遂留陽城而西南折入潁北正清水後遂也其五渠溝水這望
陽城北又東遂歸立而人東遂是平城而東注潁水龍龍泉
水注云出花陵縣故城西北平地流是潁水西而西重泉
水注之又東南遂凡陽水而南入白陂水今不知所在潁即
清源河 重泉水水經注云出龍陵縣西城北平地南流遂潁
丘等而西而流注龍淵水潁即秦龍河 長明溝水潁注云長
明溝首水白陂水東轉北屈入東遂向城北又東南遂為渠
二陂而東注于蔡澤故城長明溝又東至尉氏縣故城南三分北
分為康溝至扶溝縣故城南注沙水蔡澤潁水出潁陵城西北
潁東面五里南北十里東遂是城城北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
南入沙水于扶溝明溝即今小清河白陂潁即扶溝家湖常勝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五十九

引潁水而流至向城北城也 寺東流而東南入蔡澤潁在今
鄆陵西北也 潁陵即陽陵今鄆陵是也 今潁城小南門內見有
溝澮遺形即長明溝故道也 渠二陂廢今空心陂是在城北一
里去故潁不遠故云古道也 七虎溝水潁注云七虎溝水
出畢城南國一源兩派潁川越利而西入黃崖溝而上水東而七
虎溝水謂之為等水也又東北流祭先潁水注之又東遂崇城
北又東北流期水注之謂之虎餘水也龍流不注通制城北東會
清口水引馬鹿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清水出中牟西清陽
中即故清人城許所謂清人在彭者也東北流注于渠水于按
黃崖溝即黃水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通鄭斯伯不在伯有
延夢于黃崖不致杜預注云范後縣而有黃水而南至新鄭城
西入潁水黃水在新鄭東而七虎溝水一源二派西出為上水

西入黃崖溝東出為七虎溝東遂崇城北東北流入清口則流
遂范後縣南無林之野矣第渠故跡不可考耳 崇先潁水經
注云崇先潁水出華陽城東北東流注七虎溝 期水水經注
云期水出期城南而平北也號龍淵水東北流與七虎溝會
七虎溝水水經注云七虎溝水出潁縣東南平地東注屈而
南流遂升城東又南歷陂城而西而流注于黃水 漢波水水
經注云漢波水上承潁水于新汲原南遂新汲故城東又南積
而為陂潁之西北即長谷城潁水東壘潁隄西而平邑自城北
門則渠是道通于北國世西謂之渠國予按此陂在新汲城東
南在今東由保地方茅家園東也 鹿溝水水經注云鹿溝上
承潁水于大光口東北東趨潁陽故城而東南而為鴨子陂廣
一十五里又東北渴涉魏書隋書各云新汲縣有鴨子陂予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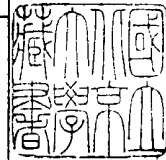
五十九

鹿溝在鴨子陂而北其為河地七陂但不知其所在耳 蔡水
宋王應麟地聞云蔡水實京師無閘水潁水漢水以通陳頤之
漕鄆陵志云蔡水自長葛東流至鄆陵分為二水一段城西指
渠橋東南流入西澤曰舊蔡河一經城西乾明寺入尉氏北流
六十里入都城復出而通許東南流接舊蔡河建隆三年所浚
也天聖二年雨水說服張重修許州合流陂斗閘開通水河通
潁縣四年年銘楊琦增置上下陂障蓄水以備澆潤又云蔡水
即沙水沙字音麻許慎正作沙音于按水經注沙水即渠水乃
渠水之支流也渠水出蔡陽北河東過中牟縣北東至浚儀縣
分為二水汴水東注沙而流遂渠王吹臺東有陰溝溝溝也補又
東南遂牛黃脚東南又遂陳留縣故城而東南遂扶溝縣故城
東又東與康溝水合又而與蔡澤潁水合又東南遂大扶城西

泗水于是出焉又東南逕東華城而又東有棧橋而南逕滑謂
 之甲座溝又東逕陳城東又東南注于潁沙渠會蔡但其上陳
 不由郵城北流逕射氏入後儀耳其自郵城北流者乃蔡澤波
 水也蔡澤波上水長明海水槽而為陂在郵陵西北其水東逕
 匡城城北又東南逕洛城城北又東南入于沙水水不北入後儀
 堂未詳因蔡澤波而注之以逕郵城乎然所謂義閘水河水
 漢水者言此三水下流俱達于沙耳非蔡澤橫貫三水引入都
 城也郵志之不足憑明甚滑川故志又謂蔡河自鄭之大隗經
 滑川注郵陵故溝今漕渠不通猶有溝渠形跡在縣治前尤為
 謬妄不知在縣治前小南門內者正其明溝故跡也長明溝工
 水白陂陂即楊家湖白陂上水龍湖泉出苑陵故城西不出
 大隗山宛蔡水即沙水上水渠水出蔡陽北河亦不出大隗也

滑水故道水經注云滑水至長社東分為二水一水北流注
 沙即唐溝水一水東逕許昌縣入汝倉城東逕潁陵縣故城南
 東逕陂立又東逕新汲故城北又逕匡城而東南逕滑陽城
 西南北滑水故道也今自長葛縣東斗門東下逕逕滑而八
 里大隗山而逕滑陽之側至故縣西南而南行至无屋東之
 南而東行逕許昌縣東北逕入郵陵界與今滑河合乃
 是故跡父老不知以焉古汴河楊帝所開者接楊帝開河紀所
 記汴通即古渠水故道也在蔡陽中牟陳留尉縣不在滑而其
 為滑之故道士疑矣但所謂注倉等城不知的在何處耳今有
 昔縣城在无屋西北故河之西疑即注倉城而潁陵桐丘二城
 則不可考矣余滑水至長葛東而北流者乃古唐溝故跡也
 向城東南又出唐溝而去爾其自零家灣至石家橋唐家橋滑

行蔡家底後逕店東人獲溝者又宋元時滑水故道也弘治九
 年河決東家口乃始南行逕而唐東士矣



固始志戶口 嘉靖壬寅、知縣張璠、按舊冊、
百歲未除、嫁女而造、乃令開舊報、新使流移、
歸編戶、而脫漏者無容、死亡免造、
者咸在、以故戶增而口減也、況民數丁繁、
不敢盡報、是故觀戶而知 國運之盛、觀口
而知藏富之仁、一

雞山縣志 兼陽李公曰隆慶以前銀差以各項微力差以需戶定也、想其時今日僅此項錢、
明日催徵項錢、應差人又計工食、迨時無事日也、且也有一苗迨時有進呼人一苗、料然而民
生困矣、知縣處存初立為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云者、以各項銀差并力差工食、為一、要計銀若
千數、照丁高下、惟多寡以此銀派徵之、徵畢則分此以爲銀差起解、及爲官覓力差人之工
食、也百姓究此外無一事矣、法誠良哉、所願官是邑者、因而行之、不復分微不入、畢苛不使、若
人倦於役、斯則 國計民生兩裨之矣、又曰、昔銀昔未有也、以里甲供役、不才官費之不費、乃
約一甲應費之數、定銀有額、入一條鞭內徵收、在官用之名之曰會銀、會銀設而費有限矣、此即策
之良法也、何近時又令十甲里長輪流、吏使官充包賠、而里長爲得、不冰之各人戶、裁抑且指一科
十數、是既有會銀、復用里甲也、而小民之困不勝言、米官是邑者、而恤民艱者、里甲歸農、庶其
設立會銀之意矣、

臨漳縣土地記 張鳴南 普天之下地有定分賦有定額曷以大也強

者兼圻而糴少弱者割地而糴多即臣上其議以查欺清浮請故有丈地之命既丈矣何以復丈也有司志立功者以神速為能不丈而報完志憚名者以核察為能偽增而報數欺隱未必華而浮糴益浮矣即臣上其議以民稱便者已之不便者復丈請故有復丈之命有司者若復丈之難多假以稱便報罷時邑侯新任至以此而質諸父老咸云漳地之丈不平也侯毅然曰知丈之不平以勞費而不為之所非收也遂下復丈之令擇土官趙時民等二十員天之以普諭之以法授之以方異相地里張村較中自此分四隅垣以十丈編號每垣限五頃四十畝麟次而丈之立垣頭垣副分丈垣內之田某若干某若干一垣一簿以備查立公直老人品田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四

高下而第其等恐民田影於屯田也先吊屯田之冊以照其數恐境內影於鄰境也會鄰境之官以定其界恐妄用之誣慢也不時巡行於郊間量一垣躬驗土脉以勘其公私恐書手造冊掛緣成弊也令委官自相攢造飛灑者無所用其策可謂慮周義著矣丈上地八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七畝二分九釐七毫四絲七忽五微照前起科下地三百七十三頃八十四畝二分七厘九毫九絲九忽二畝圭一起科堆沙地一百八十二頃二十九畝二分三厘一毫九絲一忽七畝圭一起科計每畝正糧雜差微銀四分六厘河流免科欺隱盡革浮糧盡清撫按兩臺大夫會疏薦之百姓稱平矣稱平者有四便焉前者經界不正兩鄰分寸是競今清丈矣彼隱我理載在尺籍孰敢奸度息爭訟之端一便也垣段既明等則又定地之

高下總數編存一畝不得增減絕那移之實二便也每垣報地數雖係之

戶頭必報其主名照名派銀令其自納戶免饋餉之擾三便也河糧固名減半然一粒不登輒責逃流若何所控一什免之去包賠之累四便也豈不為我漳民世永賴薄池君尉張君以事實年月屬余記之語云其自正不合而行侯端本執紀法於上委官用命於下不敢食人一粟是以成功易也不則有治法無治人安能盡善此人：之所耳日者非余之諛言也是為記 萬曆乙酉二月丈始六月完之冊畢十月之交侯王姓名良佑字又忠號桂峯庚午舉順天禮經一人金吾右衛官籍山東壽光人回臨鎮在縣東南五十里南臨御河始隋場帝尊衛輝蘇門百泉水東北引淇潦漳洹之水為大河御以巡幸賜名御河鎮居臨漳安陽內黃魏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河南

六十五

之交戰嘉靖初年奉 旨立司場為總兌河南糧儲之所夫以河南之糧在河南交兌軍民兩便後乃移於小灘鎮民則屬直隸大名今又移於館陶兌則屬山東昌黎夫直隸無兌軍米山東有兌軍米兌於館陶宜也河南之糧胡為亦歸館陶兌乎司國計者酌通變宜民之方則回隆鎮交兌不可易矣 崔文敏公新建回隆兌運分司記 初豫漕之運兌於回隆後以水涉不利而改小灘正德庚辰漳水決頭王過東南過永和符恩入於衛出回隆之南五里館陶故道塞矣運事宜復而議者未遑也嘉靖庚寅河南添改田登氏列小灘六害為商量之數斛減一分糯米之售石價三斗才用十金而私一段夫重賄而得進使奸取賈而通子婦入厥而竊法格異者實官銀布政使陶諧氏按察使林大輅氏議曰水利則運宜

復運復則害自去矣都御史徐公讚以御史王子舜耕沈子奎上其議得旨先行明年辛卯分守參政周思氏領是事命其屬徹小灘之署而改建爲作戶部分司布政分司堂後各如制作殿三居米閘三月工成是歲兌米先期兩月而畢省米一萬三千石有奇費省四萬金餘金二萬兩還幣於呼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棘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因而生法與弊用而立夫而小難失利運軍益征於矣物聚而民生心利巨而強欲擅漳水善從衛水淪於弊矣以閘乎之弊當紓者之口運復可害也是故隨時動浚戒其濫復先事明其災其必嚴尚亦永利哉是舉也恤民倡端田參政之果究源作政二長之明費省工堅分守之嚴米長器能節御史之公知府王天民及參奉憲樂仁刻石載成而予銑附末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六十六

岳後警云

林縣險要圖說 注五 張應登 此林縣兩山之險要也險隘處所均屬太行之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為蟻尖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峻崔八口閘牆嶺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難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已何若蟻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有黃倉岩等寨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潤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在廣潤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百若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若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攀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六十七

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由朱路巖至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岩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啞曰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奉樹溝水泉南柳樹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迤邐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全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石粟止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壤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倚一夫而當關其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路經萬曆十五年因歲荒錢官二員預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掣回何首冗食

之足處而轉接之可虞也夫蟻穴暮下陰上平水泉數十可也為軍此非不惟者思藉以逞武當魏高齊倉屯危疎猶有可機自古防之失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保艾終日而不事一生計耶此其所以困之也合無守軍攜家而往各因其泉之下流適宜開墾俾種自獲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軍無困守之慮矣

彰德府志 安陽在前代水治為輔臨縣永和為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資官或竟日不得視事田附西城東城者多為圓縣東夾迤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秋漆或連歲無成民頗饒裕田多者至三十畝或四十畝自善應西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棗棗核概宜栽穀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六十八

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也軍校錯民而居易犯法違之輒匿頗難治成化前俗朴厚而民盡弘治間奢靡自士申盜起歲入損少乃更簡險多棄賈為業湯陰衝要與安陽同田稍不及周流蔡園田皆淤漫亦苦歲旱西山接太行產煤木饒為新民性平坦近多豪猾好以唇齒為下人或陰藉大家過失伺隙則發藉相脅知府陳策時其奸魁稍知戢矣湯陰安陽士喜負氣謝宦里居者多能自守不干林縣居太行下北有蟻穴亦地險也今設兵守之地僻止通晉貨他商賈罕至自水治至縣路隘不能行車民健朴亦喜爭鬪田多岡阜有積石惟南川平衍宜桑黍黍穀麻菽木棉喜黍黍旱山產則甲於諸縣臨漳居漳衛之間田皆填淤沃衍無岡阜近漳水南決入安陽臨漳田收畝皆十耐

或八耐民占田多者至七八千畝喜奢靡好博然民性寬緩半健訟首磁州西阻太行漳滏在前居燕趙相衝之間嚴即也衝要視湯陰田多沙棘罕收民疎罷然有閭閻之利尚儉勤力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房村虛固不居貨西據十八盤要害地也東南北則沃衍又產錫煤及墾土與涉田絕宜木棉涉則產鐵及自然銅而邑山多材木俱尚鬼情養浮記病惟事祈禱死則舉尸瘞室中薦修佛事磁自趙周臣以文章為金人師至今多士也

彰德府續志 先年驛傳為驢牛頭需編上戶應役雖五年一更非至懶產不已也近年題 准徵銀募應民間甚稱便矣蓋驛傳之利害恒苦于冒濫之騷擾行使之需索省差遺嚴查嚴此最驛傳興除之要領也舊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六十九

州縣里甲輪役十年一周其該應者率計丁糧審編庫費不啻鉅繁尤甚萬曆六年郡守常公酌量繁簡議定會銀例分為三等公費必用者名曰額支數最多帶徵備用者名曰待支次之其名曰雜支者備額外不時之需又次之有餘低作來歲正數縣縣通融徵銀丁糧不滿百錢官擇殷實人役主之嚴為稽查銀有定額用有常度下之各屬通行稍弊煩革歲有數萬金民賴以蘇此法之最良可行永久者也

懷慶府志 田賦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諸田以定土地之廣狹，而賦稅所由明。籍戶口以知人民之多寡，而力役所由均。二者實惟政事之大者。懷慶三面限以山河，土地視諸郡為少，而賦稅視諸郡為多。因地定賦，大勢之不均；此則守令之不得以自專者。計賦派地，小數之不均，此則專于守令者。然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因考舊志以計田，弘宗總會田糧丈冊以志原額，起運存留之數，使為民父母一展拳間而大數宛然在目。田以頃計，止於畝而毫厘不計焉。糧以石計，止于升而圭撮不計焉。銀以兩計，止於分而絲忽不計焉。吏書防細弊，冊籍不得不詳。君子識大體，史志惟撮其要。

屯田論 屯田軍士之所天也。欲全軍伍，先理屯田。兼併于豪強，私易于富室，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必處之有術，行之以漸。正德五年，遣京官清理屯田，意非不美。所用非人，急遽無漸，驟成革變之變。屯田遂廢，不講。嘉靖七年，河南屯田憲臣章弘易歸本業，亦優恤之善政也。更置無方，構訟至今未已。何者？勢所必至，情不可強也。譬如買賣以婢之禁，仁政所當先也。紀者曰：崇亂由所階治家如治國，有為者治萬畝而有餘，無為者易百畝而不足。田荒蕪而賦稅何出？此則典賣者勢之所必至也。強奪富人納價之田而歸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訟繁興。且如人孰不愛其子？豈待君人者之禁，匪利其財亦資其養也。又况懷慶屯田與東明雜處，軍民異賞，會訟動必經年，而貧富俱困。山西諸衛屯田于直隸州縣，如其比者尚多。若兩省巡撫會文立為一定之法，凡民買軍田運買民田每畝歲輸銀五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七

與本業主大約每畝三分在軍，足以完兩稅。所餘二分足以備軍業，在民三分足以備糧食。所餘二分足以供雜差，軍買軍田則兩稅隨輕重完于管業外，二分以資軍業。而近年所加地畝差舉一切革去。若然，則貧軍百畝之田雖賣而歲得銀二兩，以資行旅，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于逃哉？雖有患，豈不在優免？雖有災，傷復其三，不復其二。此遷還就之說，然亦足軍士者討論之要法也。

河南懷慶府知府臣紀誠謹 奏為地糧偏重懇乞通融以一稅法以蘇疲黎以光 聖治事。陛下倦：無非以周天下之利弊而興革之甚盛心也。然政在宜民，法貴通變，使不審弊酌宜而徒沿迹以求通焉，其何以仰體 陛下勵精圖治之萬一也哉？臣備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七

直言利弊，臣不敢妄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故為 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賦，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額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額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為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大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新大地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額以其糧分兩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慶北枕行山，南襟黃河中流，丹

河耳：衡鑒則膏腴變為鹹荒者不下百十餘頃又且有封藩各墳址之開占是以糧有已空之說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迹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臣奉命守茲土入其境見其民心竊惻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等連名告乞俯念地糧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民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九頃該糧三十三萬六百二十石如歸德府七萬四百餘頃止徵糧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一

懷慶之地每二百四十步為畝每畝徵糧一斗少亦不下八升五合其他各府之地每四百八十步為畝每畝徵糧二三合多不過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一役之微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志飛詭影射之姦于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衡鑒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為一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糧數雖同

而起運存留輕重之互異起運雖同而本色折色有首費之不倫即于派糧之日酌量輕重定為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算每地一畝仍改重糧二升三合四勺輕糧五升四合六勺較之他府雖值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甚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難免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為獨重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免或量免一半另改起運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免軍改而為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輕起運改而為存留則輸納之艱勞可免雖不能通融均洒于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于一省之內才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侍罪之官亦得以免修職業也惟 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為此除具本外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七十二

河內縣志驛傳 按驛所協濟之規起于萬曆二年驛傳道某公所議在立法之初不免稍有煩言遵行洎今沿而未革動以舊規二字護之而其中有大不便者如河內一邑路衝民貧園所宜濟軍懷驛則有汝州西華桑城臨潁密縣驛二十三頭矣河內遞運所則有濟源井八隻半矣查本縣驛傳銀內則又有協濟開封鄆店驛銀一百一十兩彰德安陽所銀米百二十兩大濟省以彼有餘益此不足之謂也業已望濟于人而復濟于人于義何居且各縣相距近則二三百里遠亦不下六七百里轉解既多艱延而有司之催徵者則又以起運為急以站銀為緩尺一開提并覓視之而此中軒輊一至已賠應付稱貸出息種：苦累有不可勝言者額銀未到之先已為富家之二月絲而五月穀美如之何不貧困而逃亡者衆

也萬曆十八年按臺毛公在題奏驛遞銀兩先儘本府所屬徵派如本處有除方許協濟鄰近驛遞不得議及騰運地方其于前繫蓋洞燭之至於浙江水程無驛派今協濟河南等處量懷驛有馬十三疋名曰南馬其解支之期難于同省十倍布政司生委宣武衛百戶守候催提動經歲月曾經按臺會議以中省應解京班柴薪抵南馬工食數甚相當而以浙江協濟之銀同起運錢糧徑解兵部在浙中不得仍前視協濟為不急之務以容拖欠而本驛赴領于布政司亦不至令關提者跋涉于數千里之遙度役者待命于三五年之後也事雖未行其法殊便儉執舊規而無變計恐將來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武涉縣志 李日茂曰邑有黃河經其南沁河繞其北通舟楫便商賈可

不謂百姓之利哉顧黃性善朋於而沁易衝決邑當其下流倏忽巨浸化為桑田膏腴變為沙坵有糧無地有地者反無糧疆場易清強弱相吞質成者無產日奸民乘之文性：虛除實糧而盜種退灘空閑地者若固有之因是旋又旋除曾無一定之額糧日增而地日減吏書得以執其權歲古今一大害也蓋由官遷轉無常祗如博舍獎孔難以悉窺或貪除糧之美名惜革奸之實力故日甚耳近奉文清丈舉堆植樹計長久也由此而督修不廢執簿驗區即有坍塌沙壓可以廢補而亦不至于虛除廢額地不失而民不偏苦矣此本邑第一事特詳之又曰沁之由來詢之士民皆謂往歲溢而不決故不限防所以十五年開決入衛割及 藩府 上持簡科臣督治維時當事者日夜焦勞調集懷衛十縣人夫疏濬堤塞費金

巨萬歲且飢饉百姓骨立稍草夫役之供剝脂削膏猶不克辦乃秋水時發沿河堤壩春築秋防而官民始多事矣懷衛諸邑可不協力防守哉或議石堤領沁岸沙多泥少最易傾陷惟豫物料覓老土揀埽築堤則鑿乎不可易矣邑地多沙易于植柳近經清丈曠田昭如苟相繼種植十年之後不患無料而民可息肩矣

懷慶府志 藩封

論曰酌古準今立法者本乎上體情盡愛行法者存乎人近制宗藩條例至詳至備矣立法之始而宗室猶稱不足行法者之未善而不能體乎人情也前此有司支給不時以致貧難宗室踰年先賣亦如貧民二月賣新絲所得不及其半雖有善處者亦不過為豪民繼富耳請改歲支為月支而月不過五蓋以聚多則易濫分少則易顯無期則難待有期則可計日也若三科定賦先計封域月支所有歲補所課民不加賦而宗室自無不足矣此百世之治法也河南藩封七處其六處本土存留米麥足以供用惟開封所入不足以給所出計開封與舊屬歸德四十三州縣夏秋種粟八十萬起運幾三十萬存留與五十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卷六

內除鈞州三萬六千五百石以供徽府宗室及官吏師生之用餘四十六萬以六萬為歲徵脫欠及別貯之數其官吏師生一科歲用不過五萬再以五萬補四衛軍伍屯糧之不足尚餘三十萬以供藩分作十二月每月二萬五千石上自即王下及庶人各計其定分足十分則皆十分足五分則皆五分大約中尉月得實米三石銀一兩折三石以供薪薪將軍以八王以十是為月支所有外六府惟彰德無餘其五府藩封計足本府運其有餘以補周藩之不足是為歲補所缺又今稅糧一切折銀若起運地遠猶可也存留折銀不過為官省收糧大戶省搬運耳殊不思民田產粟不產金未免以粟易金宗室及官吏軍士食粟不食金未免以金易粟此納者支者皆稱困也若別府

折銀本府徵米雖中尉亦月支實米三五石又何有不足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卷七

懷慶府志 京邊戍役論 承平日久人耻為軍強壯富室家居而老弱貧人應役四方征調臨期揀選夫弱中選強安得其強與其臨期選征調之軍于京營孰若先時選應役之軍于衛所衛所選軍先比其年：齊則比力：齊則比家比年者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也比力者力有強弱兼之藝有短長也比家者家有貧富兼之兄弟有多寡也若夫作其氣而不靡則略舉漢家人賜一級之法使正軍不與凡民齊除去中唐主將困辱占役等之奴隸之弊操演之餘一切雜役悉除所可慮者監司既不親細事守令人不達軍情不過取其冊籍于衛所而衛官實緣之弊一番選又生一番害此則原設清軍屯田與各道守巡官嚴法而善察本兵授之以成規可也昔魏選武卒衣三鎗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百里 武事軍士支糧自負為 顧人咸其十一今亦不須別較但依旗牌入倉如伍按隊齊給弗勝弗得匪人連坐選之精則自無委靡之習待之厚又有以作其敵愾之氣未著伍而兵已強矣我 朝軍伍之制每軍百名統之以百戶千名統之以正副千戶五千六百統之以指揮七員漸增至二十餘員使在衛則為管軍之官征操則為領軍之將豈使之食學樣安坐于家而付軍士于他人置征戍于罔聞哉今外衛指揮千百戶勤事京邊者十一安坐衛所者十九是以營操之官已非在衛之官一旦出征推選將官又非營操之官倉卒數易軍不識將：不識軍蓋兵法盡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之術半豈一體相待如身之運臂：之運指者乎夫軍不離將人：所知軍既分為春秋兩班設官將欲何為乃不與

偕行諸如舊例每衛五所分定春秋京邊四班且如前後二所春操即二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中分其半左右中三所秋操即三所之千百戶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亦中分其半營操得人在此試覈真之後自後弓馬器械閑熟者即營管營隊其不能者照今京營事例編作什伍常班管千軍者即回衛管衛印者也管隊者即回衛分衛事管所印者也常班者即回衛閑住者也患病緣事即以舍人補伍在京一班脫伍即在衛一歲不得支俸慰勸之道激勵之方在是矣此皆軍官本等職分不容假借不愈于今日撫按官推選軍政剝送訪求軍有缺伍即責問原來之官不愈于今日在營缺伍始申于部：行都司都司行衛所比秋班將至而春班九轉移文猶未周乎

雞陽西至新黃道路平曠曰新黃西至浮陽約四百里重國疊阜連綿不絕終
 日是坎中亡乃孰封騎寇兵間破石及臺竇間闕尤爲險要古之曠畫在此真
 所謂百二重關也周在東不能西御秦唐在西不能東禦福山慈天

續原
第十三冊
河南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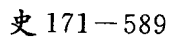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三冊 河南

八十五

履臺在兩榑華嚴山以視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十餘里東西二十餘里漢
興未央宮在禁苑園中唐因爲都人起東內令宮元徽不在此基而依又起
南內謂之紫雲宮今地毀基存者在自東華夾城橫道南至興慶宮大南去曲
江東跨灊溪以舊驪山山上起陽穀望京驪山下起華清宮宮有溫泉以白土
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蓮花池不于灊宮官隔其宮闕北臨渭水回華清宮東
細宮相契以舊東觀自免雍周秦漢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
壓天下澤陽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長安而有秦漢游佚之風地多長楊花老槐
耕桑嘉樹古稱陸渾南代英鍾必得此無強可以有焉洛陽之南東于橋距
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祀書自唐以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堂今爲文定
張公別墅向樂大南蓮座今爲少師公別墅地臺故基猶在二座臨城高臺
魏古殿高下相連接于橋而南二十里分汭埭曰泮水止南十八里龍門塘引
泮水以入石爲柱坐受二水泮水一尺自後數門入城諸園復合一渠歸天門

全



11

乾德，雲未達
 夢中，千毛
 萬，千毛
 隨，千毛
 寺，千毛

金和國
兼德初命
即臣內職
射於此園
在河上木
沙之東
德初命
即臣內
職射於
此園

金和國
兼德初命
即臣內職
射於此園
在河上木
沙之東
德初命
即臣內
職射於
此園

八十八

廣子苑
嘉祥苑保魏
會通苑
河南苑
芳華苑大業
西苑隋大業元
年造距上

萬苑
頤陽苑
濯龍苑
上林苑漢留李故
權于此
鴻德苑
平樂苑漢以上傳

萬苑
高望苑
芳林苑
長利苑
陽槐苑
懷平苑
廣成苑
萬歲苑

芳遊苑
鼓水橋
分洛橋
重津橋宋北周四年宋昇泰
西京城門前唐建
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為既專洛水又橋之西十
里有石堰曰分洛橋自唐以來引水為渠東南入伊
洛陽橋洛水
故花

華萼苑
豐茂苑漢是年光加二年非二苑也惟華萼苑有二一則東門外
五百步中有池堤一在西南一千二百步俱在宣平園中

不時廢坊
七里橋
鎮國橋唐端拱三年洛
水溢壞此二橋
橋唐白居易興家十
五人曾遊洛於此

供在天津橋東上元和初司農卿韋
履任中書侍郎兼東上門員外郎
韋履奏請
望僕橋唐武宗
開元中
午橋在定鼎門外唐
崔晉公庄也
中橋
利涉橋二橋唐咸
亨三年造

永濟橋近天津橋唐神龍初
六月大水壞此橋
通遠橋

謝靈運大勢莫如以瀉水鑿石壘以御鯨然之說象夏所創子性諸君
金禮即大勢莫如以瀉水鑿石壘以御鯨然之說象夏所創子性諸君
謝靈運大勢莫如以瀉水鑿石壘以御鯨然之說象夏所創子性諸君

八十九

秋門	咸興門	金吾門	春夏門	開闔門	西華門	東華門	西福門
丙合門	永春門	金牙門	不老門	音臺門	元武門	南掖門	翔
平門	南瑞門 <small>開南方</small>	鹿天門 <small>中</small>	崇賢門 <small>東</small>	金通門 <small>西</small>	盛饌門		
神虎門 <small>德陽殿</small>	九龍門 <small>德陽殿</small>	廣義門	神虎門	雲龍門 <small>以上三門</small>	金		
南門	宜春門	青瑣門 <small>上元傳呂布延馬</small>	青瑣門 <small>外</small>	津門 <small>城</small>	建城		
寧陽門	永樂門	喜德門	盛化門	青瑣門	鴻都門	承明門 <small>城</small>	
殿南門 <small>朝群臣宴陳思王</small>	三陽門 <small>東明殿是也</small>	雲龍門 <small>以上三國魏</small>	建春門	東陽門 <small>東帝殿宰</small>			
清明門 <small>東</small>	賢陽門 <small>西面第</small>	西明門	開闔門 <small>西</small>	開陽門	津陽門		
宣陽門 <small>西</small>	大夏門	廣義門 <small>北</small>	平昌門 <small>以上十二</small>	千秋門	神武門 <small>宮</small>		
上東門 <small>宮東門惠帝幸此</small>	上西門 <small>宮西門名</small>	建春門	東陽門	清陽門	開陽門		

九十

全

史 171—593

光政門以上後周故室溫室 舒涼室 清暑室 冰室 延涼室以上金

章室故觀龍觀在洛水上即平樂觀漢書帝大樂四方永福觀王康

承風觀 增善觀 千秋觀 鴻池觀 泉城觀 揚威觀 石樓觀以上

在南宮 俱澤觀 凌雲觀明帝 都昌觀 百人觀 總章觀 翔風觀 崇文觀

廣望觀 蘭風觀 臨高觀 高樓觀 永雲觀以上俱魏觀都

天一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二

高縣志 官 貨

范實之毛金石之品鱗介飛走蠕動之屬與隣邑同惟稻視他邑為多
然稻滋於水水資於伊伊能滋稻亦能決田雨滂水溢由山走川勢如
建瓴潰陽土而掬為沙石數年以來田日損稻日寡而民有逋賦寃矣
則天障岸決損高下疏支分勢取費魯之三策而酌用之使水不為
災亦司土者責也至語山川之瘼則治金之礦為利實巨南召內鄉盧
氏永寧與嵩同之無事則封塞巡防取民守之一有竊發則徵調攻伐
取民用之礦之為民害也真雷悍倖驕虜之擾攘哉蓋嘗論其治之之
法有二曰塞與開而已務塞之道者嚴保甲申徹守撫要塞禁爐冶羅
供給移粟移民之近曠洞者此塞之之術也務開之道者請命於上屬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三冊

河南

九十三

禁乎下約隣封守分地估民取之而今庶能主之此開之之術也就二
者而論之則淺宜開深宜塞冶金塞宜塞分宜開蓋礦入既深則鑿石
成洞曲折之間動數十百丈使含煙實土於一窟之中即有竊伐非假
旬日之力雖衆無所用之其塞之也固且惟夫其初露也淺在土石沙
礫之際使取之者既無難鑿之艱而我又不待施其封塞之計且當崇
山峻嶺之間風雨晝夜之晦明林莽豺虎之出入此彼亡命者之所樂
聚而我防禦者之所易奪也即使守之然抑豈能以待久哉故塞不如
開冶金塞則獨者費而薄入利小而害大人不樂取之矣故塞之易
治金多廣者日千貫次者日百貫時刻完鑿則馬子暴富人人將甘心
為鑿之聚匪在凡則群蛇攻之撲之則去撲已即求以是務塞與撲蛇

同矣勢非官造公括之既深取之既竭而其害不止也故又置閭完而官之卷則治兵神閭則收其卷塞則置閭則資公塞則免禍於暫而終有害於民間則上利乎國而下利乎民矣

南陽府志四載

論曰占田於民則入賦於君制也三代以上賦民之法最善遠莫尋矣降而唐世有租庸調法猶為近古我國朝多用之者則有租有戶則有調今之稅糧是已有身則有庸今之均徭是已租宗二百年來率用未聞不便近因均徭告困更以一條鞭徵為夫後之一年休之九年或法於民甚快民猶至困豈誠困在分年甲哉樂在甲分有貧富丁產有厚薄優免有重獲人戶有親避而後財力有壯贏里必十甲甲必十戶其初貧富豈大懸者惟優免為數則有不齊又有射利之徒各家占指以重免由是無免之家其役始重役重而力不支產必入於巨室巨室得之獲免而小民之後愈重中稍豪猾更擇輕所轉投之而存者遂

大困矣建議者不謂役之不均由前四弊而謂不均在今甲中過額計而年徵之弊非不稍重役非不稍均特無甲無法無年無輸幾若昔人所云一年強在城中也即有司盡無擾里正盡無需鄉閭之民裹糧走州邑伺輸納身亦有費況費不止乃身哉是均年之法殆不若均甲之當也稅糧之科越於地畝則猶守之成法而近又多告不均矣南陽郡中南召為甚成賦率以則壤南召雖磽确困何此極其至此極則盡盡其墳填步武間也蒙石無并而寄之外邦或假之屯藥甚有與地貧民不收其直而今代納估糧身則藝無糧地名曰佃糧貧民不能給則必爭指稱為茂革富民或轉鬻則轉水繫終為閑原荒愈久愈不可耕愈久愈不可考而國之額糧不可少斯迫脅旁及取盈焉且相率歧之捐

廢矣計無所出通以丈地均之意豈不善顧主其事者勢不能廢而
數必有托之子人其人或急於事或汨於利鮮一一肯以實告由是地
雖大而墾終不均民且起訾然訟上之人見其訟則為更丈丈至再三
訟猶曰業墾祭日難而奸惡日廣且每每為公私擾淹起徵期今南台
稅糧不得派者垂二年矣與其徒勞若此孰與明為要束獲為賞罰使
有土者各育其實而後官為覆覈遂且有成哉嗚呼均年之法時論方
尚之也均甲之事畏而莫行者也丈地之舉知不易而不得不為之
且難其人若也然則祖宗畫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
不可復哉

鄧州志 鄧州三縣諸陵堰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經營
視他郡邑為咸自漢以來代有修廢 國朝正德間知州程鵬清
理始復陂堰之舊嘉靖三十一年知州王道行重修三十三年夏
鮮盧陂旱三即堰水決堤盡壞餘陂俱未耕種民各赴當道告行
知州張德勸議減日遷至州思昔人之偉績為今時之不利因求
其故適歷諸陂知鄧水利之大者無如鮮盧三即二家鮮盧昔引
刀河之水以灌田今河為連歲陰雨澎湃衝擊日就而下陂地為
九同八湯之浮土所積日就而高河既不可引之於田惟築堤灌
水盡堤之外彌望皆大畧有賴之地開退水渠於上則水為深壟
普害於有根之地開退水渠於下則蓄水不多無補於 緣
民見害而不見利已有明徵三即堰 石以起堤門下亦
無硬石以安堤脚惟載河去格壅塞浮土豈能牢固况旁開水渠

以灌上陽中陽下陽之田一時雖能慶之使流無渠口亦非使土
不壞就使能截正流必即衝壞渠口况鄧塚夾沙非徒易測亦且
易衝無已則當防開河之制伐石築堤以格板鋪脚則始注得水
而所久以巨石壅板則水頭看恰而不衝土向旁高用石護中惟
平開水門水大則任其中流水小則障之入田擇地之為而築堤
隨水之及而為田則非徒刁河之可陂鮮盧三即之可田已也呂
杜之業其在斯乎舍是惟敬平地築堤以防無源之水以土截河
而與必不可成之功又不如聽其種旱田之愈然民情難與處始
而非財不能興工苟徒括之民是義民怨也在宜民者相時量力
而行之知所以勞民而民不怨知所以量財而財不敷庶為有補
云

汝陽志

汝水注一源出舞陽黑龍泉注二入八通黃龍泉注三西平棠溪注四源出龍泉雲莊山諸湖溪注五

封店三水合流東逕西平縣西轉而北折而東南入潁注六潁注七名一南行訖

受僕女池水又南雷堰水自西注之

雷堰出儀封店逕其縣南大堰義亭又東逕重渠橋在朱李橋北入

汝

又南受五花澗水又南濯水自西注之注八俗名石

濯水源出滄峰塚受白羊澗及諸澗駱水東逕遂平北又東逕濯陽

城西轉而南受鬼灣河水東入汝

又南觀水自西注之注九俗名泥河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八

觀水源出舞陽西縣寨山東南逕象河關又東南逕泌陽縣牛蹄寨

西受張橋鋪水北受石河水東遇吳王塚又東入城柵逕遂平城南至狼

家口一東北過黃埠西轉而東入汝注十俗名沙河今乾一東南受傅家溝至姚

家灣入汝

又南黃西河自西注之注十一一名練江河俗

黃西河源出樂山紫花澗注十二一名東逕駐馬店南過黃龍却轉過堡

祠南逕舊趙尚書墓後又東過重却逕封趙尚書墓又東八里逕趙

尚書墓左受寨河水注十三俗名寨河源出樂山白龍泉東逕馬莊橋半截

塔東受鋪鼓河水北入黃西河注十四鋪鼓河源出駐馬店南逕黃練

河北行逕斷濟橋西北受冷水河注十五冷水源同黃西東分馬二黃西河

東逕李秀橋逕九座塔北轉而南折而東至城西北隅入汝注十六元加頤

金津味

汝合黃西上下如袂如環如蛾眉數十餘折由城西遠北而東南形

若垂瓠過柴津始東南去三里受練水枝流七里受泥橋水又南英水

自西注之

英水源出朱家林南逕白馬橋轉而東逕石羊橋又東逕十二里橋

入汝注十七俗名羊

又南東受方良河又南漆水自西注之

漆水源出桐柏山東逕朗陵城南又東逕確山縣西又折而南注十八

河又東受吳衛河注十九吳衛河源出樂山受楊郡河又漆水又東逕北宜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九十九

春城北南受淇河又東逕官莊西注二十俗名魚子河入東北逕漆口店東入汝

又東南逕平輿縣城南安成縣城北又東南入具陽縣境受固城港塘

下河又東東受航陂港汶水注二十一古稱汶口又東南受瀆水又東入息縣境受

澗頭港漢曲呂港諸水又東北逕新蔡縣官津店北為三岔口澆水

自西北注之

澆水源出郟城周家坡逕西平東北受汝水東逕五許營又東南逕

上蔡北又東南受泥河水逕朱辭東受杜溝水又東南入汝陽境北

馬當河自西注之注二十二馬當河源出丘家坡逕金土

城南又東南荆河自西注之注二十三荆河源出天中山西逕石羊橋淮為縣

孤池遠城北堤外而東受潁家河潁水出城北入潁水又東至射橋南入潁

又東北逕潁州艾亭南又東南逕固始縣朱皇鎮北入淮

水利論曰唐虞首開水土禹軫溝洫周家儲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利金水漕潁水以水珍艸以涉楊艾詳矣鄧晨鴻都陂四百里陂饒它即鮑昱方梁石漁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故銅陽舊渠壅田三萬頃召信臣開泉潰起提閘作均水約刻石曰碑此四君者勲銘漢鼎血食汝水皆以陂之力唐張崇陂宋高黃陂惜哉伯顏以渴我寧汝愚蔡人蔡人因自愚此其罪豈但敗我濯龍哉帝強之矣余尋繹往牒指畫長老援陂築上堤汝渠中濶汝渠下陂復徐議故道上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十首

汴洛下航吳越汴水出於九山九州四方輻湊汝南一大都會乎勃修汝堤宋永和勃修陶陂等堤治六斗極重意興具存則唯是待其人而後行

山堂考索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鄰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犀鬣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齊魯陳項之地而自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歲不生五穀荆楚布野而地至肥饒唐東陂澤之近逈運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急一遇水旱民之棄去者固其流亡靡餘唐東陂者甚往往是矣漢清民故

汝州志張維新改折漕糧詭畧臣惟人君創法期於宜民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味乎其言之也方今謹弊茲者則歸漕糧而莫甚於小灘尤莫甚於大河以南邇年汝洛梁豫間水旱為災水患示異閭里成蕭條之景民萌起愁嘆之聲矧今漕弊若此非所謂變通時裁臣先仕山東冠縣知縣距小灘監兌衙門僅四十里而近感時抱憤也久矣故不以耳目所睹記列狀上聞夫戶部每歲題差司官一員駐劄小灘監兌東土中州兩省其在東土則收納本色出入水次固無難貴稅運之累在州河北三府則本色居多交易甚少臣不敢輕議惟開封河南兩路德汝州相去小灘遠則千里有餘近亦不下五六百里有河山之險無舟車之便大戶一抵小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河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河南 百一

三府一州大戶約有二千餘名非官部運不可故各令府判領之而郡邑之中又有佐貳部之其中廉介罕覯諸所費耗率皆以大戶為魚肉此部解之弊也大戶齎銀到灘必致歌家藉手斗戶節年歌斗之繁獲利得價學求充役或父為歌家而子為斗行或兄為米戶而弟為店主交通詐騙騰踴價值每米一石歌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仍巧立大行市小行市之名裏討外討之說計所得約二萬餘金而大戶竊留三月每名月費銀數兩計所得又一萬餘金即今元城縣歲派歌斗一千餘名意何為哉詳察人情若欲罄大戶之囊而群然攫之者此歌斗之弊也先年大戶買米取足民間米無糠碎價無賄補比有龍斷奸販視漕糧如奇貨以揀攪為慣術有濫收粗濕低米浮以乾潔而勒價者

有以水拌米而希圖出息者，使大戶擁至，先限迫期，始串同厥歌主令，大戶增價，難買抵數，塞責及查驗，不堪損折，蓋楚大戶當之，彼龍斷者，業已排臂矣。此種扣之弊也。語曰：走免在如，衆人逐之，持金在市，衆人眺之，志在利也。大戶賄銀既多，勢必獨橫，而小雖有力之家，又開一獨局，每揭一兩，償銀二兩，以致大戶收家，蕩產鬻妻，賣子者，十戶而九。此故稱之弊也。他如嚴基之典質，廣席之搜求，人工之費用，旗甲之盤剝，門吏吏快之需索，諸弊難以縷數。臣原籍汝州，素號山澗荒涼之區，而近復凋瘵困弊之甚，視編一漕糧大戶，不啻痼疾乃身，而穴居草食者，額皆思負瘼，而他避矣。此臣之所目擊而心惻者。即汝州而開封等三府，又可知矣。臣愚為今之計有二：一曰改納折色，二曰互相代納。臣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百一

去年十二月見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亟賜集議，為請奉旨漕糧准酌量改折，暫行一年。臣思漕糧既可改折，亦既暫行一年矣，而河南雜米之處，不過三府一州漕糧之數，不過二十萬石，況久惟重困，民不堪命，其改折獨可獲乎？且臣聞太倉貯粟陳紅，開京軍額多不食，費於酒保，止得銀二三錢，視小灘雜價，減去四分之二，足民有重費而軍無實用也。合無將開封等府汝州所屬每名大戶原徵銀九錢五分，只以八錢解納京邊，照例以五錢給散軍士，每名扣留銀三錢，二十萬石可扣銀六萬兩，至起剩銀又扣四千餘兩，非直救中州百萬生靈之害，而亦大有裨於軍國之需。此改納折色之當議也。臣又思大名一府，距滌密遠，陸運又便，每歲本府報章解京，運者十六萬

有餘，皆本也。粟米所愛之價也。開封等處大戶收銀，小灘買米，皆大名所出之米也。今無責令大名府以自有之粟，運納本色，開封等處以大戶所收之銀，解納折色，倘大名一府不足，再加於附近，豫州所屬量擬改納，此則銀數足以相當，而兩省各得其便。此互相代納之當議也。或者曰：改折所係重大，代納嫌於紛更。臣則以為器久而不磨，則指絃久而不調，則亂。河南河北皆皇上赤子，本色折色皆小民膏脂，識其弊而調停之，或暫改數年，或間歲一改，或斷行代納，而兩利俱存，如之何不可也？再照法令行於所轄則易，而非其所轄則難。小灘地方止大名一村落耳，而其住居民人非我統屬，是以人不憚法，惟利是趨，每晝半夜盜而無所忌憚，重得小灘鎮至臨清州陸路僅一日之程，臨清係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百二

東部下法行殊為合無將監兌部臣移駐臨清，撫前歲後縱有一二作梗壞事，即可下之部守嚴加究詰，而律和諸弊自然洗刷，且可以停盤剝之徵，此又區區無已之計也。伏乞皇上俯從臣請，勅下該部破格議處，以蘇一方重困。斯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臣不勝大願。

志言 國家歲饒天下粟實之 京師而不

勝咽喉之慮故于臨德要害處分署司農領

直隸山東河南方數百里之軍 儲為漕運夫

此方數百里尉縣皆包衍原隰非如江以南

可以風搖艦致則費且不貲而汝又越在西

南十里外山阻谷隘率二三鍾不能致一鍾計

汝漕四千有奇中人產以上力不能輓百所沒

倍是是一歲間立撤中人產數十家而況大校

累年十室九罄安所得中人產而歲撤之自公

疏改非獨汝人息肩而旁尉縣且與汝河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百四

已 公字憲周萬曆丁丑進士授冠縣知縣以

卓異科給事中歷權兵二科諫止四庫餘科

陽奸弊為周官官部元祿孟一脉華遠天津

兵備副使

各州縣志里至封鋪之紀未有若汝州之詳

核者故書之以為式

疆域 州境在省治西南四百五十里東抵開

封府襄城縣界一百三十里西抵河南府雒陽

縣界六十里南抵南陽府南召縣界一百八十

里北抵河南府登封縣界四十里廣二百九十里

袤二百二十里

里至 汝州 東至郟縣 界在長平鋪四十

里又至丁里抵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河南 百五

離陽縣 界在臨汝鋪六十里 南至魚山縣界在車店

又九十里 北至登封縣界在仙林寺四十

里抵縣 西南至伊陽縣界在洛泉鋪四十

里又至五里抵縣 東南至寶豐縣界在長橋鋪

廣一為表八里 則縣 東至襄城縣界在長橋鋪

里抵西至汝州界在長平鋪五十里又至四里抵州

汝河十里又二里至高州界在房村三十里 廣九里

四十五里抵縣 又四十里抵州 又三十里抵縣

五里 魯山 東至葉縣界在任店六十里 西至高

<p>縣 界在沒大嶺一百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p> <p>北至汝州 界在青條嶺三十里又一百里抵州</p> <p>嶺五十里又一百里抵縣</p> <p>廣 二百一十里 表八十</p> <p>寶豐縣 東至</p>	<p>界在沒大嶺一百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p> <p>南至南召縣 界在白沙嶺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p> <p>界在汝河二十里</p> <p>東南至葉縣 界在秋河七十里</p> <p>廣 表一百二十</p> <p>伊陽縣 東至汝州 界在陸泉鋪五十里又四十里抵州</p>	<p>天下郡國利病書</p> <p>卷第十三 河南</p> <p>百六</p>	<p>西至嵩縣 界在分水嶺三十五里又五十里抵縣</p> <p>東南至魯山縣 界在夾馬鋪七十</p> <p>廣 表一百七</p> <p>南京陸路一千七百里</p> <p>北京陸路</p>	<p>鋪舍 汝州總鋪 在州治外 東路 四鋪至 仁義</p> <p>鋪 卑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而路五</p> <p>鋪 卑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而路五</p> <p>鋪 卑渠鋪 趙洛鋪 長阜鋪 接州縣 而路五</p>
---	---	---	--	--

<p>接伊陽縣 西南路 一鋪至 溫泉鋪 自春店分路接 大安鋪 伊陽縣 十店鋪</p> <p>南路 四鋪至 夾河鋪 乾溝鋪 小屯鋪 草店鋪</p> <p>接寶豐縣 孤狼鋪 又 東南路 主寶豐縣 於樓酒 接魯山縣 桃花店鋪 務分路接 土橋鋪 北路至</p> <p>封 州縣 總鋪 在縣治 西路 四鋪至 羊坡鋪 羊</p> <p>渠鋪 薛店鋪 韓慶鋪 接汝州 長阜鋪 東路 四鋪至 塔</p> <p>兒鋪 侯公鋪 行陽鋪 長橋鋪 接襄城縣 南路</p> <p>一鋪至 桃園鋪 接寶豐縣 魯山縣 總鋪 在縣門 寶豐縣 卓君鋪 外街南</p>	<p>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河南 百七</p>	<p>東北路 二鋪至 向陽鋪 近水鋪 接寶豐縣 北路</p> <p>二鋪至 王家莊鋪 桃花店鋪 接寶豐縣 西南路 二鋪至</p> <p>至 在河鋪 恆程店鋪 接南召縣 寶豐縣 縣</p> <p>呂縣 在河鋪 恆程店鋪 板倒井鋪</p> <p>總鋪 在縣 東路 二鋪至 院河鋪 卓君鋪 接郟縣 治西 郟縣 桃園鋪</p> <p>西路 二鋪至 姚店鋪 甘羅鋪 接魯山縣 西北路</p> <p>三鋪至 上橋鋪 梨酒務鋪 孤狼鋪 接汝州 東南</p> <p>汝州 路 六鋪至 馬跑泉鋪 火新鋪 宋村鋪 吉村鋪</p> <p>葉縣</p>
--	---------------------------	--

曹鎮鋪秋河鋪 接華縣 西南路一鋪亦至 荆山
 鋪 接近 伊陽縣 總鋪 右縣 治前 東路一鋪至 小
 店鋪 接汝州 北路一鋪至 大安鋪 接華陽縣 大由鋪

何相齊文集

均獲私論 或問近日有司者編均糧以田土為主其法如何
 曰此非祖宗之法也蓋流俗相傳之誤也祖宗之法其法諸司
 職掌戶部職掌田土項下云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錄各戶若
 干及條段四至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
 民田則例徵收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
 者聽令增收其賣者即當過割不許洒汭稅寄紀者律有常憲
 戶口項下云凡各處戶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橫造黃冊
 編錄里甲分路上中下三等入戶遇有差役以憑照差賦役項
 下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錄上中下三等入戶仍分
 里民區後等籍除雜竿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稅差役各
 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照差由是觀之則田土納稅糧戶口
 當差役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土當差是費祖宗之法哉

或曰人戶有工中下三等蓋以其貧富不同也貧富雖明田土
 多者必富少者必貧則照田土編差蓋法外意也似無不可曰
 戶有工中下三等蓋通較其田宅費畜而定之非專指田土也
 若專指田土則施於農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放債屠積者皆不
 及矣古人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豈知治道者哉
 況差役以人丁為主以上中下三等較其貧富以為派差之重
 輕此法意也今舍人丁而論田土差失其本矣夫豈可哉或者
 曰田土不當起差祖宗之法固然矣近聞外縣有以寄莊人戶
 不當差役中斷於上者差無稅稱種田而不當差有違於祖庸
 訓法令其照田起差然則計田當差雖非國法或古法乎曰此
 地接長考而誤稅也唐法有田則有租即國朝田土納稅糧之
 意也而有年則有庸即國朝戶丁當差役之意也而有戶則有調即
 國朝農桑練餉之意也種田而不納糧謂之有違於祖庸訓法

5

百十

71—603

署編均徑難求以四為主亦未以丁為主其人丁甚銀增減從
審官之意多寡無一定之法少有不至兩者多有三五兩者有
十餘兩者甚有至四五十兩者丁多之戶銀多不不為過半丁
之戶銀多則一差用之不盡必須分為數差是一丁而數差也
貴州戶數差之法裁但上下習於聞見不之覺耳近聞巡撫吳
公所定均攤則每地一頃出銀四錢每人一丁上上戶出銀
一兩二錢以次各照戶則出銀不等若饒縣銀多差少則遞減
銀少差多則遞增視舊法頗有定規但偏單農民未盡善耳必
改此互隸之法上不失祖宗之法下無偏累之弊乃為盡善此
蓋幾者所深望也或者曰今之富家或田連阡陌或貨累鉅萬
較之小民實止十倍若止照三等戶則計丁當差其丁多者出
銀固多其丁少者出銀甚少豈不為平竟乎曰古人為國藏軍
於民蓋民之富者官庠之隸也實為小民之貧困實為時虞之

山荒兵戈之患起實為甚所恃以立國者也平時使之處工戶
重甚法如是又必不得已則准北畿事例上戶少者量出
門銀亦可也實必盡取所有使之僅與小民之貧者相若然後
而依子於戰時使清賦先聖格古蕭錄保陳後費濟處奈何今
在低者之不忍也或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林下人也晚
晚言言為乃為道者所惡乎曰余已從人大舜之所以聖也
聞通則吾子路之所以賢也吾以聖賢望人痛小民之受害故
私論之蓋道處人傳言之創而為之也蓋實其或聞而改之也
若取通作非聞陳而怒則小人也當道諸公其欲為聖賢乎故
為小入乎必有其擇矣作均糧私論
均糧私論 或問之地均糧之法如何曰北朝近仁民之政也
等中間曲折各有利害行之不得其道則反以害民此不可不
知也歐陽基穀曰田有工下則糧有重獲此自無之理也而實

之田分為九等稅輕之輕重性隨因之蓋為此耳天下之田古
未能知河內之田則頗知之矣工田歲收額不下兩石多或至
三四石下田歲收額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石大抵工田一畝
之收抵下田五畝國初定糧法於分劃一粟定作每畝糧八升
五合後官倉以下田人戶耕納不前也乃議令起運重糧多派
於工田里分存留糧多派於下田里分益亦衆多蓋寡稱物
平施之意也雖未盡得其宜而民病亦少幾矣近年上司忌里
書都種作粟也乃今不令起運存者俱起定一價則工田下田
無所分別雖曰可以絕里書之弊而下田民戶固已不勝其苦
矣無坐派之法嚴有使易民之害猶有時而解也若大地的糧
初時不著工田下田一粟均派糧額一定不可復變則下田之
受害豈有不可勝言者矣夫田地有上下則稅糧有輕重與稅
羅有大小則宜利有重輕其理一也紀大羅者雖致新而不為

皆紀羅小者雖皆稅而不為級蓋各得其宜也或者疑是書也
書之也乃一舉定為後流之刑以為可以絕弊而不思其終新
而後流者同為害矣宜管稅而後流者不重寬歟今不論
曰工上下而一粟均之以糧可以其此後實與巡撫徐公論以
為然故余又采田禾分為三等均糧之額功則通以中田為準
下田則少糧之工田則多糧之以下田所納之數為上田所增
之數蓋示所納糧物平施之意也傳聞此議不無田分三等美
者本之意也若他縣之田無甚上二備可言之也河內之田果不
分上下二粟均糧此則名雖均糧而實則不均之甚者也此利
害之大者也而此間又有可論者聞地無公丈即除河路外其
河路非可耕之田故除之也而承行官吏不明其意乃令河
止除毋泄二河新開河道引水灌田者不除其河舊所占之田
俱令民田在兩岸者包納或聞其政則曰引水灌田人戶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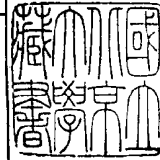
故不棄除焉謂引水灌田之利衆人之所同也非獨兩岸有
之民也而今其包納稅糧歲無休時何理也除止除縣避大路
其餘通行各路俱不得除其稅糧亦令民田在路兩傍者包納
竊謂民田在路兩傍者人畜往來踐踏同已受害矣夫古路東
人之所往來與驛路大路無以異也乃復令其包納稅糧此何
理也至於田內墳墓雖上可未有明文竊思之地均糧亦不過
大體社之田而均以當有之糧耳墳墓非可耕之田其不當微
糧蓋有不待言者矣夫今乃令墳墓不除有主者照地數均糧無
主者照民納糧於官平治為田照數均糧雖先王有掩骼埋醜
之令國朝有漏澤園之設而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固者律有明
禁此蓋朝廷是民及死者之仁政也而一切不顧止曰吾將以均
糧也不知均糧之物意果若是乎此三者亦利害之大端也不
民被害而不救言告實又以下不在位而難斷言故私論之庶轉

關於富道之仁人君子或可以處此也夫變法本以利而而更
 為其富仁人居乎在富道者不知則補有所錄知之而不為一
 處才其思哉然此非吾事也非吾責也吾言止於此矣或後日
 之工下能文曰此不難某卿之曰工某翁之意竟有合焉

宋下即國制書

心勇十二冊

百十四



山東上 備錄

原闕新補

澤為不具為營其巨浸為法為丹為膠為瀕其地剛固其民敦本其利鹽鐵其穀多稷故是故以同貫利以春好惡設牧各效其能制貢各因其有正俗各導其趨齊之富強魯之禮教庶幾可復焉其為海岱名邦詎不信夫

大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雷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漢津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三

形勢實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卒乘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綴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可摹寫則海中靈鬱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魚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貴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矣

青州子建子海徐濟子淮也連於河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澤連于河山東漕運其始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

朝鮮擊匈奴域胡方特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堰城作斗門以遏汶流蓋泗漕以餉遼東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河利津諸

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輒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即元人始然河渠淺溢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從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

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大河漕歲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勢壘開蓄洩有供役之業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形勢

論曰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相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或城巨防移設無隸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黃地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審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維以桓公主歲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橫成帷揮汗成雨者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焚黃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黃巾煽禍海盜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洎焉不振固其宜也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莞頗稱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

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冰城之警豈非有固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設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在九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無棣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保障則倭奴珍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風俗

論曰余觀齊俗敦厚閑達其敝也或失之舒而緩侈而麗魯俗忠信重禮其敝也或失之濇而固矯而競曹衛楚宋之間則武尚氣其敝也或失之勁悍而輕剝截藉所傳不可誣已以今山東列郡觀之迥不盡然大較濟南省會之地民物繁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舟車輳集民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乎質青登萊三郡瀕負山海民植魚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進其俗也質若勝乎文孔子所謂齊變主魯魯變主道者又不可執一以例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者士大夫率多懷義質直侃侃明達如班固所謂好經術而矜功名社牧所謂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者其風至今不衰其小民力于耕桑不賤商賈喪葬有序不泥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六

水鄉黨歲時舉社會貧富相資有藍田鄉約之遺風此則山東風俗之近古者文之以禮樂豈不足以復齊魯之舊哉蓋審論之風也者相觀而化者也俗也者相習而成者也化趨於善者難乎成而習徂於惡者不易變是故以康叔忠厚之胎不能保叔世無桑濮之靡風以晏子之樂車贏馬不能使當時變綺縠之侈習齊不嫁媼而後乃有長女不嫁立巫兒以主家祠者魯焚巫尪而後乃有裂棺曳尸打旱骨以祈雨澤者雖至于今尚有之傳曰周之興也商民先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言趨善之難也又曰齊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宋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言造化之實崇也任理民之責思易今俗而返之於古者苟亦知所務哉

物產

論曰山東物產豐饒甲于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博者惟鹽鐵乎。管子相齊實與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舉兵。故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女老幼之所食一錢一刀之所用無弗并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常自煮亦惟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鐵鹽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其七。鐵官四十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本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以得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一

七

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貧基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胸解於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士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彤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為課額第五時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鎔程昇又從而滯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而其弊也至立為鹽鹽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信用輪徵其鐵官則親為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嘆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鹽同宋人鹽利多取諸河北解池鐵官亦不嘗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八子青齊諸郡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貧作法於貪弊

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思夷吾之作俑也。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鑄諸冶今皆為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縱吏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惟官為僭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子立法苛重然國勢實藉富強漢唐以來

歲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鐵之稅于山東者魯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斂何哉蓋嘗論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為墻壤執富強全勝之齊國以倒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一

八

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為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則勿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漕河自大江瓜洲埭儀真埭俱入邗溝經廣陵至淮陰渡淮入清河經呂梁彭城至沛乃爲山東境由缺鑿而成者名會通河凡七百一十里入於衛河又四百里始出境達于京山東爲府者三爲州者四爲縣者六由魚臺至臨清得洸洸泗沂四水其泉百七十餘會於四水而分流于漕渠有水部郎一人以掌之爲牌凡三十有守津吏以啟閉爲洩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又黃河常決強秋決漕單魚臺其道非一有司空魚御史臺一人水部郎一人按察副使一人統州邑判官主簿以分治其事歲出夫役萬四千一百五十餘人計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漕河之有藉於山東者頗重如此可無戡乎乃作漕河志

除兩漕河之有藉於山東者煩重如此可無載乎乃作漕河志

編 第十一冊 山東

九

宛州府 魚臺縣 河之西南二十里岸北自濟寧之界南至沙河五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界牌淺北杜淺南陽上淺南陽下淺大湖淺亭上淺谷亭店上淺谷亭店下淺谷亭下淺八里灣淺三柳樹淺頭淺孟陽上淺孟陽下淺徐家林張家林淺廣運淺馬家棧家淺古家淺張家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大二置開四孟陽泊開南接湖故城開八里關官一人大八里灣開南至孟陽泊開八里關官一人三十人浦大一百五十人谷亭開南至八里灣開八里關官一南陽開南至谷亭開八里關官八人大三十人浦大一三百人蘇家壩在沙河北通大馬河五十積水開三晚見真陽城潮水入漕河夫六人

鄒縣河之東北七十里東岸莊自濟寧之師家庄南至魯橋關三里置淺鋪一港里淺鋪港里積水關

濟寧州河之北岸西抵東六十八里置淺鋪二十有七。趙村淺楊灣淺石佛淺花家淺

新店淺新開淺仲家庄淺師家庄上淺師家庄下淺魯橋淺李林淺硯
瓦溝淺永通淺夾河淺馮崔淺河長口淺大河淺禮義淺大留淺夾灣

淺王貴淺張家淺牛頭河淺王家淺邢家上淺邢家淺談村淺
二十七鋪老人二十七人夫二百七十人守口夫五百人
置隔十

四棗木南接魚臺之南陽關十二里關官曹喬闢南至棗林關六里

人陷夫乙百師之三南至魯播蘭五畝開官一人夫三中足矣同南

四十四人 財家莊牌十人 溜夫一百四十四人 什家莊牌至

十人
家莊
六聖
一官
百一
十四
人夫
三
系
師
三
十
人
漏
夫
一
百
四
十
四
人

新店開闢
二十人
新開八里廟
夫一百四十人
夫一人
佛開
前至新店
夫二十人
開十八里
廟官一百

四十道村南至石佛閣七里廟官一人夫在成廟南至趙村開六里

人 縮夫二 十 同 象 至 在 城 關 二 里 關 官 一 人 下 所 司 在 趙 村 口 所 司

百八十人 天升牌夫三十人 溜夫一百五十人 丁未牌西兆中系牌

開在
西下
北新
上
衆
牌一
在人
夫中
六翻
十北
人以此
溜上
夫三
二牌
百官
人分
水
牌夫
石在
一上
十九
人翻
外
洗
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三可鄒九泉洲傳泉柳青是白莊泉陳家泉鮑服是五母泉崗山

泗水
三河泉白馬泉三角灣泉泗水縣三十泉泉林泉下莊泉吳家泉鮑

趙家泉、曹家泉、岳陵泉、黃溝泉、石河泉、柏溝泉、盧城泉、小玉泉、雍珠泉、

陶朱泉
 泉碧清
 泉珍珠
 泉白
 泉露
 泉石
 泉石
 泉縫
 泉大
 泉土
 泉三
 泉灣
 泉黑
 泉鹿
 泉官
 泉橋

泉俱入沂泗年十八泉迤泉雙泉柳青泉新泉曲水詠歸泉溫泉清泥泉車間泉桑泉而現下泉濯泉泉鼻泉連珠泉車下泉吳公泉前云

泉橫清晏南新泉以上十八泉俱入沂泗同達

于天井關泉夫四百二十六人州設判官一人

野縣河之西八十里岸北自嘉祥之大長溝南至火頭灣二十五里

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鉅野代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

二里置受補五小長瀟淺黃沙灣淺白嘴兒淺梁家口淺大頭灣淺五

一、五十一、廟、葉、旺、孫、村、二、湖、以、

人達子山嶧濟清河夫一十五人

史 171-610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
第十五冊
山東上

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

之開河開三十里開戴家廟藏水開入清溝以疏水勢

壽張縣河之西三十里北自東阿之沙灣南至東平之戴家廟二十里

置淺鋪五沙灣淺鋪五家莊淺鋪七淺鋪八口淺鋪戴家廟沙灣積水開

成化七師家壩淺鋪八口沙灣淺鋪野豬腦堰水使不衝決清河

東阿縣河之東岸北自陽穀之荆門上開南至壽張之沙灣二十里

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沙灣東隄以達于海達

工部尚書石璫侍郎王承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景泰四年左食都

御史徐有貞塞成天順八年食事劉進用石修砌東隄自大感應廟起

至沙灣淺鋪長一百六十丈成化年間副使陳善用石修砌東隄自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三

濟淺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弘治六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

本縣決張秋東隄以達于海達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七年復遠太

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決河塞成復於黃陵岡築堰以絕其流詔

改張秋名安平鎮置淺鋪八新添淺鋪八淺鋪中淺鋪八淺鋪北浮橋

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一百二十人縣設主簿一人

陽穀縣河之西岸北自聊城之官窪口南至東阿之荆門上開四十

里黃河西南自開封之祥符縣金龍口至本縣南入灣河通塞不常置

鋪十官窪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

鋪老人十人夫一百置開六荆門上開南接東平之安山開七十里開

荆門下開南至荆門上開三里開

人阿城下開南至上開三里開

付七級下開南至上開三里開

東昌府聊城縣河之東岸北至博平之後堤見三十里西岸北自

堂邑之南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窪口三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

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

白廟見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淺鋪八口

夫二人置開三周家店開二里開官一人夫三十人李海務開南至周家

里開官一人通濟橋開南至李海務開二十里官等五藏水開水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十四

博平縣河之東岸北自清平之界南至聊城之後堤見三十七里西

岸北自清平之下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開淺老隄頭淺

夫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老隄頭北藏水開水開

每之開也

堂邑縣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

里置淺鋪七鄉谷洞淺鋪新開口淺鋪七鋪老人七人夫七十人守口夫二百

人置開二梁家鄉開南接聊城之通濟橋開三土橋開南至梁家鄉開

十人夫三土城中藏水開二

北自臨清之滄家橋南至寧邑之德谷洞三十三里置渡鋪九潘家橋
潘家橋
口渡左家橋渡李莊口渡丁家口渡趙家口渡戴家渡十里并渡總
承濟渡九鋪芒人九人夫九人守口夫二百人

臨清州 俗通河之東岸趙齊卽口南至板橋三十四里兩岸北自清

河之二哥營南至板閘三十一里次河北岸板閘口東至潘家橋二十

里南岸板蘭東至趙家只二十二里置淺鋪卡

淺北土門淺破開淺潘家七淺陳家庄淺沙灣淺潘家橋淺十鎮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九十人置閘二新開上閘

南接清平之戴家關三十里關南至新關上關五里四十八步
官一人夫四十人溜夫七十五人南板關南至新關上關五里四十八步
官一人夫四十人溜夫一百一十五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五

治漕船廠二十有八
臨清平山齊東東昌兗州護徽濮州所天津天津
友天津友通州友通州友神武中定邊德州德州

左應天龍江左龍江左水軍左水軍右橫海江陰廣漢長淮維安高郵大

烏州設判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卽只四十六里西岸

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渡鋪八黃河口港大

子漢卿家園茂草願見漢新開口茂草家園茂草新開口

武成縣衛可棟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元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

四里西岸始成之鄭家只到至夏律之王家去一百十四里置

王家口淺孟家庄淺小流口淺北釣口淺南釣口淺西關口

淺河家陽口淺河家林陽家園淺大遼河淺賦家林淺灣頭口淺大
 灣頭口淺河家園口淺白龍口淺呂家道口淺徐家道口淺徐家道口
 淺商道口淺森園口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
 夫二百六十人守口夫二十五人然該主簿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五新開

淺江龍原淺間守口淺高師始淺田氏願
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七十九人

濟南府 德州 自衛河東岸德州衛之張家只至恩縣之四女樹四

十一里又自西岸左徧之真家口至德化衛之楊馬七二十里置淺鋪

上八里堂淺六鋪老人六人夫六十人州設判官一人

法通所 登榮運道 一自南京舟江陸 一自和建布正云長樂港一
國太會州朝家港利量其徑揚子工只是博黃連少菊望西北品少行

自乃乃鎗
法所船作
熟木三
口盤
非
豈
法
呼
望
西
方
法
行

天下御國刑病書

十六

最北峯上向北一帶連山赤土二旁皆有品礬可以他白礬山。

北望有北奈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數浪如雪即便開駛或

復回望東北行使ト稱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

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向為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

一日一夜正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奈山白蓮

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

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

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蘆之收到八

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有金嘴石種

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操深行使
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
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龜磯七嶼島嶼南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
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川西南嶺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
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饒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洋有一孤
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陸岸深
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
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峰嶺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
亂礁避之三山北有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便島若鐵山往西收
羊頭窪雙島有平邊山艾子口望塔山有連雲島東北有蓋州一路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七

者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元至元二
十年克取江南至元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權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
運糧船三萬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銀牌
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海行兩箇月餘抵
直沽至元二十六年增蓋糧米八十萬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七年米萬
戶躬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遠不過一月之程近不過半月之限以
漕運利便每歲專從此道至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蒙官司
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
九千糧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
甚為易便遑審海船皆從此道貢獻倣效其路矣 國朝洪武三十年

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
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云

膠萊新河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為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安
東縣有洪河鄉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宋家河白家溝七
里河流入淮入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首河白限河牛洞河車軸河流
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鹽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
陽水涵而為大湖傅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開河皆為入連
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轉輸至
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舊所夏河所靈山衛膠州將頭營至麻灣海口計
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八

小開戴高劉家大開王朱杜家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
小開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
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
為二流北河西流至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
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
巡撫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乃檄使米詢直抵淮海始得其
詳為圖表之於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開壩之廢置
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客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
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穀山草堂

隋、唐、宋、明通濟渠，自東都而西，引穀水之北，達於河，人自以清引河水達於河，人自不察其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山陽至楊州，達於江，於是江淮之水，相濟而為一矣。隋、唐、宋、明通濟渠，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不察其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山陽至楊州，達於江，於是江淮之水，相濟而為一矣。隋、唐、宋、明通濟渠，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不察其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山陽至楊州，達於江，於是江淮之水，相濟而為一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十九

會為運河，捕輸御河。

右晉開運元年，濟州河決，後世曾謂開運立州之懷，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合於梁山之北，而汶河之水，橫流潰漫，環梁山而合於汶，則宋之所謂漂矣。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通渤海，河流南徙，東流於梁山，張澤澤，分為二流，一合南清河入於海，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河入海，即今沂泗南流，而徐邳入海之通，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通自張秋決，入海，河不復入海，而一決，一決，通交河之委，後南徙北，去海數百里，間而捕輸，家之力，不能利而一二也。

實魯河自黃陵南流，而東，故於黃陵等口，即今實魯河故道也，而昔

右曹縣，黃陵在單縣，為府而中，黃陵河決，由實魯河故道，出符離，黃陵，即元人所批矣。

通濟渠，唐、宋、明通濟渠，自東都而西，引穀水之北，達於河，人自以清引河水達於河，人自不察其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山陽至楊州，達於江，於是江淮之水，相濟而為一矣。隋、唐、宋、明通濟渠，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不察其引水入河，達於河，人自山陽至楊州，達於江，於是江淮之水，相濟而為一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

可惟也。

梁晉河上之州，徐陽楊州，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東，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徐陽，為梁人所敗，東平楊州，土步爭段，故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遂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濮縣，天福中，徙州於德勝，漢已而人作，津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州在東州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塢里八烟，大似聚落，而二城之遠，則不可考矣。

安平鎮志序 于慎行、安平在勝國時為景德鎮、當置都水令以居行河之使、蓋亦大要也。則開會通河特遣水部大夫一人駐節其地、以總漕泉之政、南北共二十里、輟勝而安、為則元稱要重、蓋乃其地籍東阿而堵、於陽穀、張之壤、三邑、其時而有之、故其文獻故實亦散見於三邑之志、而併不能指其訓方之稽、也。萬曆癸巳、水部大夫楊李黃公奉命分司、既著河漕通考、以攝鴻猷、復以其餘咨詠、難躬採輯、而鎮志亦成焉。謂于子邑人也、適與生國、與奉書請序于子中覽、而嘆曰：「於都哉、體簡而明文麗、而則信藝林之珍、典方與之鉅觀也矣。夫志者一邑之史也、無即邑之名、而有其史、則所係有重於郡邑者焉。何者、漕渠出於豫魯之郊、旋之若帶、張秋其增結也、北二百里而為清源、而得其賈之十二、南二百里而為任城、而得其賈之十五、東且三百里而為濰口、而盡焚之賈於東、死者十而出其六七、此亦遠史所稱、陶宛即都會之區也、而又當汶汶之交、受濮瀋之委、河伯望海、假為北道、景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一五冊 山東上

二十一

奉弘治間 朝廷再遣重臣大興人徒臨塞決口、玄圭告成、乃賜名安平、而復號為鎮、即宣房、錄子之義、不敢於是矣。奈何視非即邑而弗之志也。志成而更有法、守事有章程、文物有徵、貨食有紀、漕渠之要亦因有考據焉。此蓋一即邑之所係也。故輿猶有進於夫上之域、民循制水也、水之為道、固必源為溝、漕道以堤防、而後為漕、順軌以趨於下、然其旁出義濫亦必得巨數、大澤而諸之、使其游波寬、纒有所休息、而後不至於費夫民亦然、居之即即畫之、經果此大綱、大紀、萬世不能易也。至於五方之遊、觀、賈之轉、輸、亦必就開闢四通之地、以有所倚、靡受而而不求於有司之三尺、然後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聖王體國經野亦往、鮮其羅之一目、而有所不盡、則是地也、固亦民之故澤乎哉。自余少時、觀記生聚、繁瑣、罔充、茲以年以來、日益雕、故文化為陋、豐化為貴、若將有索然不足之心、其故安在、志所稱、特誌舉、燕閭、閭煩、費、及謂新城、改建、財力耗、居此不可歸之天數也。畫地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填者重也、填之

而使不純、又鎮者定也、莫之而使不純、域民之道也、故夫無即邑之名、而有即邑之政、有即邑之政、而不純、用即邑之法、則鎮之義居焉、而不然者、是峽、數澤而潰之也、其亦有係於漕渠、而非但一即邑之故矣。黃公之職、治水而開、南於鎮、討典稽、常以告有上、意在斯乎。黃公當世英流、博物、閱覽、矧於文辭、而器度粹、指才、敏、瑋、卓、有非文學所能舉者、蓋其一斑云。蓋言張秋、河政者、其利在汶、而其要害在黃河、夫古黃河自大任而北、從信都滄縣北入於海、去鎮遠不相及也、即汶水故道亦從東北合海、潰以入海、與鎮無涉焉。時境上之水、惟汴渠及北濟之支、潰、自後河、漸南、從潰、金隄至漢元光中、決、輒于注鉅野、建始中、決、館陶、灌東、郡而害始左右、及於張秋矣。於時河汴決、裂、東、浸、彌、廣、至永平中、乃詔樂浪王景脩汴渠、堤自蒙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即金隄也、今南開外有堤、景隆起、即河汴分、流、優、其、故、迹、而、阿、對、之、閭得免於河害者、幾七百年、至五代、北宋、時、河、復、南、決、百、餘、年、中、凡、四、決、楊、劉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一

七、泛、鄭、濮、而、張、秋、非、當、其、津、口、則、首、受、其、下、流、被、害、尤、慘、故、後、周、遣、宰、相、李、穀、監、治、隄、則、起、陽、穀、屬、之、張、秋、宋、設、鄆、州、六、婦、則、張、秋、居、其、一、子、道、一、鎮、何、嘗、今、日、之、徐、即、也、自、南、渡、後、河、益、南、從、由、濁、入、淮、而、東、流、故、道、遂、涸、至、勝、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用、壽、張、尹、韓、仲、輝、議、自、安、民、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歷、張、秋、至、臨、清、引、汶、絕、漕、直、屬、御、漳、賜、名、會、通、天、特、設、都、水、分、監、於、景、德、鎮、秋、也、以、飭、渠、南、之、改、令、而、張、秋、始、稱、樞、喉、重、地、矣、我、國、初、北、征、舟、師、饒、道、俱、經、此、途、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由、舊、曹、州、郵、城、西、河、口、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復、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自、沙、灣、南、暨、萊、家、口、則、稍、北、從、二、十、里、而、又、改、壩、戴、村、遏、汶、水、分、流、南、旺、而、運、道、復、通、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歲、漕、東、南、數、百、萬、石、以、給、京、師、蓋、會、通、之、業、自、我、朝、收、其、全、功、而、利、十、倍、於、勝、國、矣、然、是、時、猶、壅、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至、沙、河、入、運、以、濟、汶、水、之、不、足、既、實、其、利、能、盡、注、其、害、乎、故、至、正、統、十、三、年、河、決、榮、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濟、沙、灣、東、隄、

以遠分海運侍郎王永和塞之弗靖景泰之二年遵尚書石璞桂治兩年之中再塞再決迄無成功迨復報侍從臣徐有貞以會御史樸員爰則上言河自雍而膠出險即夷水勢奔放又由豫而宛土益疎而水益橫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故決而奪濟汶以入於海今欲驟墮之不可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此乃濬其於制曰可自於是度地行水濬廢濬渠起張秋金展達於大楷濬之鹽經鹽湖上接河心為設九堰以節其過而導其微俾不東衝沙灣更北出通源開以濟濬渠之潤而又作大堰即黃家廟三聖廟以水門入大清以達於海水勢既平乃濬濬渠四百餘里自先後臨治凡四載工始成之足沙灣之決垂十年特使有夫幸河南使入淮勢少殺故貞得竟其功然倘踵前入故智引河入濬強半欲資其利也故貞之言曰水勢大者宜於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漏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嗟乎河不而行事無兩利見其利而運忘其害君子是以知役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二

不終矣弘治之二年河果復決金龍口逕曹灣下趨張秋命侍郎白昂治之遂塞金龍口於榮澤開導導河由陳賴入淮而張秋賴以稍寧至六年河復決張秋鎮清東閘李汶入海咽喉幾絕詔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無運而朝諸弗之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治之時河流滿悍甚決口懸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張秋是下流機喉求可輒治上流導之南行候其稍輒而後決可塞也乃發丁夫一濬曹灣河出彭城入泗一濬孫家渡由賴壽入淮一濬四南營淤河一由小河口一由渴河入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壘立秦聯巨樞實以土石穴而沉之堅以大塌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凡三晝夜通成又於上流黃陵岡築閘二百餘里以斷其流於決口進南建減水石壩即五里以殺其勢蓋不惜其利而亦不致其害河始全趨歸德徐淮必入海而沿濬不及於會通張秋遂無河患工成賜鎮名曰安平夫自國朝以來張秋決者三而弘治癸丑為甚諸臣塞決者三而劉公大夏為最迄今百有餘

年遠故何害而獨資波利狂瀾不驚歲運如期伊誰之力哉即開河淤淺固時有之要之可人力為者非難也然則守黃陵岡之舊隄特聚湖之舊濬其張秋今日之急務歟

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曹河春夏水淺舟海張秋西南舊有以河通汴舊道官務治過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漕運費難乞仍其舊從之十年九月廷臣會議漕運事宜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上命允其遵運公廩幹辦之人以樵母使因而擾民違者罪不宥十三年七月河決黎陽從開封北經曹灣張秋漕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之以達於海華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二十四

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十二月給脩築山東沙灣軍匠夫役口糧月三斗五升從王永和請是月水和修沙灣等堤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勒河南巡河及三司官脩塞上勅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應及山東特簡命爾往重其事爾在急知其速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誣之他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鉅常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暨能開塞要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脩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害民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畧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奉十四年三月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秦黃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關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

海其八柳樹木宜用工沙灣堤宜常修分水關二空以洩上流之水則不為後患上從之仍成永和等速修完工以休軍夫毋令久懣其生業五月上聞沙灣河修理畢有成請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令農務方殷其令軍夫休役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陳全上言初河決沙灣隄已脩其大半止流二決口洩水近者東河縣以西大洪口經連河水落河自漸露與決口相去甚近恐掣會通河水東去病漕乞築二口便從之二年正月陳全復奏通河沙灣營以衝決脩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船改造板閘二度從之二月勅山東左叅政王驥按察司僉事王琬督工濬沙灣通河以河決水淺故也八月給事中張文賢劾巡撫河南山東都御史王道洪英治水無績宜別命官以責其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

沙灣決河父額弗成人多逃避為都御史王驥所劾詔督其罪適尚書石璞立功自効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河勝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言引耐半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復侵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言引耐半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溢矣或言沙灣水勢滿急石璞沉下若將非人力可為宜以戒行漕運該督撫行兇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治之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帝河伯之神璞以決口不易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故乃命內官黎際阮洛御史彭道陸協璞等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引河三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勢至是水汎漸細始克築塞之五月堤成脩河官工部主事王鏡等十一人進官有差六月大雨決河復決沙灣北為第七十餘丈擊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皆濟決初訓導陳冕以治沙灣河歷數載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周臣言該部惡其詐妄請追發當事者責其成功否則械至京師懲治給事中

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旁求治河之畧然而未有言者冕一言而工部嫌之必欺置諸有罪之地臣恐聖諭難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暑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冕不足惜而國體所關甚重伏望令冕備同巡撫等官設法修築為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為見者亦毋是其言而自矜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凡有長策者俱為陛下言也又何憂乎功之不成哉從之先是總兵官都督俞寧徐泰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修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八月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俟冬月水消量濬夫料修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九月命都御史王文以太宰祭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帝河伯之神十二月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阻漕運復勅內官武良工部侍郎趙榮往理之是月遣祭祭河伯之神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之南二月以沙灣累脩累決詔加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二十

濟大河之神命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璉以太宰祭之二月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林橋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謹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東入運河則運河之水可容然後高厚其堤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廠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四月戶部以山東昌及直隸武陽等府民饑又沙灣修築河道夫匠眾多糧儲當為樞要奏請移山東巡撫薛希璉并布按二司各委官於濟南有糧官倉更銀一萬石起清運年里長有丁夫戶運赴沙灣備用是月復奏沙灣決口工畢御史彭道言河隄僅完人力實能今民夫雖已疎放軍家而原設者橋樑者尚在資且之食乞每人月給銀三斗從之五月山東布政司石泰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隔漫漶三月四日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日又敗南分水墩抵五月水溢浩渺岸橋梁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大奇增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隄岸皆未能

保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為修築計竹木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億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自請以山東河南直隸等處該班石城等匠量發前來於附近山場採運惟其班次其河南因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購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澇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臣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惜察堅完清運不阻從之是月沙灣大雷雨優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鹽河槽運之舟悉阻七月戶部奏比者某丁壯於沙灣溝治河該給口糧已令山東河南及直隸大名等府雜稅并山東因犯贖罪米及中納鹽糧等米俱於臨清濟寧二處上納備用然沙灣之去二處動隔一二百里運送不便請令山東布按二司官於沙灣相視空間房屋收貯支用從之是月漕運總兵官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壩道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況秋氣已深西北風日競行舟更難設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為定計事下戶部議宜勒泰與石璞王疏計議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艘軍民全回本處運次年糧備從之復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運給事中劉盛等言沙灣之決累勅大臣尚不能為經久計吳福屬下豈能濟事況決口頗大實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并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尾屑備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數福還而以璞往時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教諭彭璜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折上派其言頗似道理又往來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踴急但得設法前進難或稍傷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以借用之詔是其言今與尚書石璞措置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矣九月沙灣復決尚書石璞等奏一新河長

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截今新河運河俱可什船至是工畢工部欲取璞回上恐不能經久今璞且留處置十月陞右春坊右諭德徐爾昌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五年五月山東濟寧衛知事黃泰言沙灣決口民壯夫匠及因徒無慮十萬餘多有持兵器者恐官吏虐之則為變不小都察院謂泰言慮患於未形宜令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珪會都御史徐有貞等悉收其兵器從之九月總督漕運都督徐泰左副都王珪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清開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盡亦以沙灣關口未塞而脩治若之弗克事也臣惟治理之要有經有權以沙灣關口不可全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關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惟常道是執臣見糧船凍凍不惟有悞今歲之糧米歲之計亦必誤矣請勅有貞將關口趨令水小背去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眾策毋辟守已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謂關口未塞也亦非臣僻守已見而固

款不塞也疏等不察而以塞關口為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率不為之詔從有貞議糧運亦無阻焉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壅塞者禹鑿龍門關伊闕無非為疏導計設漢武之堙狄子終弗成功漢明之流注渠邇年者藉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舊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準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也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澁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二十一

等處又數十餘里其內則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濶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寬疏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涸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自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朱糧即嘗通河復之其深三大但流沙恒多於塞後平江伯陳璘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又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益河上下固相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大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大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六年三月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黃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其集文武共議疏治方畧以聞於是工部尚書江淵會同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濬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難起大役請將在京存標步隊官軍五萬人勅內臣文武大臣各一人徃同徐有貞計度疏濬期明年二月與工四月畢工其器具量給銀兩全日置之仍先勅河南山東有司預備物料蓄糧以俟

上遂勅有貞集河南山東駐軍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濬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舉而報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功今洩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匠請仍舊例置撥淺夫惟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收養之費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後大則舉戶皆付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樂趨河工有不欠利無弊者臣未之信也

上以爲然工部之議遂獲五月有貞奏運道疏濬功成

上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尚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濬勿致阻滯再給築沙灣之決計十年至是始克奏功

上以河道難完思求堅固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七月以治沙灣功賞工部主事孔湖山東參議陳雲鵬倉庫陳瀾及同知張方等一十五員各賜二足鈔三百貫十二月徐有貞復視沙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三十

七年四月沙灣隄成九月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益雖高卑亦有人跡隨岸衝決田廬漂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恙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修理惟感惠祠舊堤所決既大所係尤要必置禦水壩如水門壩堰之制仍於齊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

上是之仍勅有貞等督辦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十二月陞主事孔湖參議陳雲鵬知府郭繼通判王叔田應王禧推官田際林琦知州楊忠知縣毛傑徐思孝彭述府經歷霍輝與史朝忠俱供一級贊寧典科劉增幸寬辦事官顏海等俱實有差役有貞修河有功故也

天順元年正月詔減沙灣巡河主事從定寨伯郭登言也

成化七年九月戶部會議漕運事宜言壽張縣自沙灣至戴家廟僅一十八里地岸平實無他患今宜改壽張縣管河縣丞於距野縣舊管河役之十五年十月陞工部郎中楊泰爲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兼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泰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任舊事吏部議以通政司參議詔曰泰既管河動能推陞右通政泰在河道承奉大監汪直故有不火之懼也

弘治二年河決封丘金龍口漫祥將下漕運衝決秋命戶部侍郎白昂塞之五年七月河復決金龍口清黃陵司來北入漕河還工部左侍郎陳政兼會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政卒六年二月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特大夏議築黃陵岡及減水石壩疏曰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交西南高卑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新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難設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運數十餘倍縱有險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華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過允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兩交界地方黃陵閘南
北古堤十餘七八百餘里高河尚可泄水必須整頓前項堤防築塞東注河口盡
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隨防俱令隨處整理廣
欽漕河可保無虞民足為有備仍於南北各道添派水石壩一俱長三四十大
砌石堤一俱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等處堤防委得人可
以長遠仍照舊疏導之水接濟漕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
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運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則於黃河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運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知皇上洞見黃河運使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
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
請情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聽影射者議論難據已物戶
兵二部會同在廷群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與止倘以臣言可

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進水尤難若止責一人提調恐致誤
事已於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為三南北各該工部即中一員中間增設
通政一員提調工部覆奏俱從之 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功成遣行人費半
酒往勞之以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未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
濫復有後患其黃陵閘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築塞恐非一
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
務令堅厚以期永久 是月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張緒為通政司右通政提調
沙灣至德州河道大監李興等言緒脩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
因命之 八年二月塞張秋決河功成賜鎮名曰安平 九月以脩河工完命
太監李興崇加祿米二十四石平江伯陳銳加太子太傅仍裁加祿米二百石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陞左副都御史各賞銀二千兩綉線二束裏十
三年八月陞南京通政司左參議韓鼎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沙灣河至德州

為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傍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
過道人橋達月河其溢出者則由通源開渠入運河又有源自曹濮逕范縣回
龍廟而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為天鵝坡
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為廩丘坡之水俱入西東河逕黑虎廟楊
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過直抵運道又張秋壅決
高築隄堰院其下流而故渠亦往一煙廢故開濮曹濟之間遂苦水患溢之於
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為憂溢之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聊城為憂溢
之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為憂蓋譬之身半曹濮諸州邑其腹也張秋其
尾閘也尾閘下壅而欲復無中瀾傳乎先是司河者執拘壅重為運道慮而不
敢量為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失悲謂前此之決河為患耳自黃陵
岡一築則河害永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諸城水閘壩可恃節宣即使鄆濮諸
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遂有妨於運乎余之何憊嗟而廢食也余初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三

安平侯大湯後鎮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為汙漫余為蓋膠沙灣諸堰隄其常
流諸邑且如得見土可執即漕河亦稍資其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今州邑長
吏若能就故道導高下開濬成渠上下通利無阻旱則揭流股引負其灌漑潦
則疏濬導溝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妨運斯亦兩利之術也始為諸州邑計
其便宜如此

泉河史大夫後志論曰余讀七月一篇稱述農夫之苦備矣然三時
勤劬卒乃就閒而河渠徒役防旱防溢迄無休暇程稼從事不
甯憂澆則病輟稼耳止農夫不出其鄉頻年大興此曹荷鋤而走
十里之外風雨晦冥安所得食歸而不能持一錢漕渠不見于詩書使
風人間之入當何如指迷也固初以天下之金刀奉漕今所餘之天不及十
五微調不足繼之存焉存焉不給繼之食派山以東家鮮蓋藏官
無見得蓋公私困極矣天民眾財以奉之而又能其力以代主如之何不
啟之也豈也殷鑒不遠在彼元季可謂哉可謂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三十四

三十五

口供時入海小魚河

漕河正閘七荆門上閘去鎮北十里元大德六年建永樂九五重修荆門下閘南距荆門上閘二里元大德三

三十一

沿河者為渡舖：凡二十有六曰戴家廟舖在河東岸去劉家口舖在河東岸去
去鎮南二十五里大洋屯舖在河東岸去張家庄舖在河東岸去沙灣舖在河東
南十五里以上屬壽張沙灣舖在河東岸去南浮橋舖在河東岸去石壩舖在河
東岸去
在河東岸去北浮橋舖在河東岸去掛劍臺舖在河東岸去新添舖在河
鎮南五里北水蓮花池舖在河東岸去北灣舖在河東岸去荆門舖在河東岸去
北水蓮花池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三里
上屬東阿河西岸舖在河西岸去下荆門舖在河西岸去何家渡舖在河
西岸去鎮張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阿城中舖在河東岸去鎮蔡家渡舖在河
北十六里姚洞橋舖在河東岸去鎮周家堂舖在河東岸去鎮金河渡舖在河
東岸去鎮北三十三里

舖北四十二里 劉家渡舖北四十九里 王家渡舖北五十二里 舖官

密舖北五十七里 以上屬陽穀 夫五人什物全廢二銅鑼二於一吏

本開各一

水次倉凡傍近邑歲額轉漕京師者則輸之安平水次以發兌無歲不有

部使者監臨之倉凡十有四其在鎮者九曰曹州水次倉 曹縣水次倉

定陶水次倉 鄆城水次倉 壽張水次倉 范縣水次倉 濮州水

次倉 朝城水次倉 觀城水次倉 在七級者五曰東阿水次倉 陽

穀水次倉 平陰水次倉 肥城水次倉 莘縣水次倉 廠四工部西

窪廠 工部東窪廠 陽穀椿草廠 壽張椿草廠

工部分司 北河郎中一員駐劉張林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二十七

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開墾限淺之事皆隸禹永樂間設員外郎主事二員

分理成化初改命通政旋以山東副使兼權之已設都水郎中弘治間龍

即中而以通政任至十八年始定註選郎中一員須 勅行事以三年為

期滿則請代者為全

部佐 成化以前真可詳自弘治四年以後張秋河廳始有專設註以通

判任至嘉靖四十三年添設捕盜通判一員於張秋隆慶三年裁革以捕

務兼屬河廳今者為全向無開改自萬曆二十三年題請 欽給以杜奸

僞先是河廳署止東平東阿壽張陽穀北東捕務而曹州曹縣定

德兩縣屬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半隸鄆城皆屬焉州縣凡十有四

縣任 景泰初瀕河州縣各設主簿一員故東阿壽張陽穀三縣主簿分

署張秋始此至嘉靖十年裁革東阿一員并屬之壽張主簿

夏鎮清渠志

沽頭舊河志畧 舊運道北縣沙河橫截昭陽湖而西經沛縣東

抵赤龍潭轉入秦溝出於城以通大浮橋故黃泉自開闢而下其

北道之經曹單者常溢魚臺而衝其脇中道之出儀封由新集趙

家園經蕭縣者又灌其口自黃陵岡既繁而漕之惠專在徐沛矣

歷考嘉靖開河之入漕為梗者凡六其決口歷歷在谷亭孟陽湖

陵廟道口間而惟黃陵北徙為害大漕之寄于河而受梗者屢見

亦惟辛亥房村之決為害大麻城劉公海漕河上流之淤使漫流

就下以濟二洪其為利賴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專治徐下流為漕

利亦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橫衝直射如乙丑之進行為

從來河患之所未有矣 河之經流自沙河至謝溝開一百六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二十八

為沛境自謝溝開南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徐境而沽頭工部

外司所轄自湖陵城開以上錫馬臺濤起下至黃家開止共一百

九十三里 外司駐沽頭上開蓋為適當徐沛之中也建議由平

江伯陳公願在成化十九年平陽陳公宣首拜命以出始營公署

而是差之行止河事之緩急實主之一罷于弘治戊申而復于甲

寅再罷于正德丁卯而復于辛未嘉靖初復罷不遺十三年廟道

口淤遣都御史劉公天和總理河事添設郎中二員聽其委任遂

同特謀復承著為今矣 沽頭有城方四里主事侯寧所築欽拱

控覽之以磚 趙鶴馬臺而上有三閘曰谷亭曰八里灣曰孟陽

泊則隸而莊外司黃家開之下有境山開則隸中河外司其自孟

陽泊開南十里為湖陵城開又十八里為廟道口開又五十二里

為沽頭上閘又七里為沽頭中閘又八里為沽頭下閘又十八里
為新興閘有智城積水金溝溝水二閘
徐州濇一十有五管河州判主之 謝溝濇小閘村濇榮家濇泉
水濇智城上濇中濇下濇賈家濇史溝上濇下濇
沛縣濇一十有九管河主簿主之 湖陵城濇鵠鳴臺濇廟道口
濇張家莊濇泗亭濇金溝口濇金溝上濇中濇下濇曹村濇上閘
上濇下濇顧家濇馬家濇破閘濇下閘上濇下濇梁家濇閘村濇
湖陵 昭陽湖陵嘉靖二十一年王少司馬以所築以舊湖水
四面建鋪舍夫榮民耕種周圍二十九里北屬滕縣南屬沛縣共
鋪四所
運河長堤 嘉靖七年縣中丞應期築自沛縣起至湖陵城濇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三十九

止五十五里屬沽頭外司至南莊湖止屬南莊分司
黃河長堤 嘉靖八年漕中丞希魯築以護運道沛縣三十三里
設鋪十有一豐縣五十一里設鋪十有七至單縣界止
舊河利害 正德初河決曹單街沛縣飛雲橋入運少司空崔公
嚴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弗能塞也後都御史劉趙二公相繼等
堤得之嘉靖二年癸未決沛淤運道而戊又決沛之老和尚寺築
塞丁亥決曹由鵠鳴臺入昭陽湖廟道口淤盛中丞應期開趙史
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三月乃成已丑決潘溝大港淤亦龍潭飛
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廣實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射谷亭水
不下濇者三年癸巳冬趙史寨河流南向是泗歸宿者張盛東向
南靖者漸微梁靖魯河東出谷亭之流遂絕自濟寧至徐沛運道

悉淤劉中丞天和濟南莊淤濇築曹單長堤置閘築壩役丁夫一
十四萬二千九百餘運道始復庚子河決野鵠岡由鵠入淮二洪
俱涸持 命兵部侍郎王公以旂同漕河兩都御史源孝等引
水由蕭縣出小浮橋以濟洪近士實復淤丁未河決曹縣徐谷亭
蔡且決房村新集水濇漕舟阻閘 上從閣臣言遣刑部侍郎吳
公鵬賑濟淮徐十八州縣并會同撫按河道設法疏濬黃河下流
兩閘月功成戊午秋新集至小浮橋河道二百五十餘里悉淤水
從新集下段家口衝成大河分為七股出大溜溝泰溝濁河騰脂
溝飛雲橋凡六股俱由運河奪泗水至徐入洪一股由碭山壘成
集龐家也分五小股一由小浮橋會徐洪甲子上下六股皆淤而統
會于泰澤乙丑秋黃水大漲龐家也沙淤斷流水俱入北股至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十

縣棠林集以下向東水流二股又分一股向東南流至厭山以下
三水合為一向東北流併入飛雲橋超沛街入運河散漫湖限從
汝河至徐呂二洪無復漕渠之跡蓋下流龐家也一淤水遂逆行
實日新集正道先淤水無所容勢分力弱遂以併淤而成其積泥
也
漕政紀 其編年起嘉靖甲子者以是時始有夏鎮漕也其得榷
記者以聞 國家大利害是 朝廷之政而非一方之事也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先嘉靖七年河決沛縣北入鵠鳴臺口漫
昭陽淤塞運道總河都御史盛公應期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
夏村抵智城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閘四月悉闢上閘禳職停
工後無敢言改河者

四十四年乙丑 河決塞澤 上命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衡治之是年秋七月河決華山出沛縣飛雲橋橫過漕渠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運道告塞萬安朱公衡特為南司冠相議共推以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受是命公尋盛贊請黃水未消工惜手而此地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可挑濬備運遺魚米中丞潘公季訓議濬舊城口至白洋淺舊河屬之新河得 旨興工而言官有勸其候事虐民者

四十五年丙寅 新河功成 會何給諫起鳴勸議上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下部議覆得 旨開築時南陽口至仲家口已通舟惟夏村東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亟為深濬石砌薛河口壩創利建珠橋夏鎮而柳莊四開砌馬家橋口石堤連河之出飛雲橋者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十一

秦溝復舊城至赤龍潭舊河六月工完 七月黃水溢舊新堤幾盡 時言官復勸公誤河工而公報糧艘已過南陽得不問九月水南趨秦溝飛雲橋始斷流為培築馬家橋而堤皆城通境山未堤而言官終以復舊河為便公言舊河在昭陽湖西黃水自西來橫截舊河以達于湖水去沙停欹年一塞正坐此耳若新河則在湖東相距漸遠故黃水淤舊河而不及新河則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至舊河者也廷議勉從之 移沽頭外司駐夏村 隆慶元年丁卯 朱公衡復總理新河 五月山水驟漲衝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紮然吳給諫特來言舊河已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諸水宜亟為疏濬部覆仍下公區畫于薛河蔡王家口香里溝等壩開支河引水入郝山微山以達呂孟湖于沙河蔡皇甫

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渠入潘家湖出之南陽湖又引牛溝之水出之佃戶也凡建開九座壩十三道又薛河石壩一座開支河六道築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開一十四座自是諸山之

水皆有歸而新河無恙矣 二年戊辰 添置滕霄河至簿署于戚城 沛改置泗亭歸于夏鎮 沛改置天廠于夏鎮 沛改置水次營于夏鎮 豐改置金于夏鎮

萬曆元年癸酉總漕都御史傅公希聲建梁曉閣于境山 二年甲戌 河復淤茶城口 七年己卯 築夏鎮護城堤 九年辛巳 沛建營田倉于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十二

十年壬午 總漕都御史凌公雲翼改茶城河口境山舊有開屬中河運舟從此趨濁河入茶城口陰虞近萬有初茶城口凡三淤傳都鄉史即境山而建梁曉閣其下地崩潰已連張莊湖至黃家營城馬家橋三開兩岸原俱在湖中湖溢灌堤堤數壞是年并秦溝亦淤公題改河口於茶城東八里于新渠出口處建開曰古洪 十年山東建開曰內華 十五年丁亥 主事楊信築夏鎮城 所築土垣南北西三面東指民居為城甚便余繼善嗣築東南而怨讎起矣 十六年戊子 總河都御史楊公一魁增建鎮口開 十九年辛卯 河道尚書潘季馴開季家口河 山東諸水悉以魚沛為下流而魚沛止以鎮口開為尾閘黃流壅滯水無從洩以

欽瀨馬巨浸自夏鎮至督城四十里限岸街決皆城以南至姜家橋地勢愈下舊堤十不存一每歲用木為梁以資沖輓公乃建濬河避湖之謀自夏鎮南李家口起經開村屯豆店于家集牛角灣開河七十餘里仍由古洪入開出口移置徐州判官署于鎮口專管上河添設淮安府同知管徐屬河務屬夏鎮外司轄二十一年癸巳河決漣漣漣漣總河都御史舒公應龍議開韓家莊先陰慶郭午間徐郭淤翁郭御史入立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海口出邳州以避泰澤徐呂之險引薛河洪濬水使得通行以科臣雄連言河跨馬家橋東諸湖踰易產崩高出河底五丈餘壓侯家灣梁城多伏石由加口鎮涉鰲蛤周柳諸湖連直河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是年河決隄潰公

以聖業河隄必先消導積水博求洩水之途作微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斜瓦忠心溝東北可引湖水由彭河注湖城鑿六井度漕之租稅足辦之迺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此開湖之權與也

二十二年甲午正月興韓莊河工西自湖是東至萬年板築堤而築于湖口建石節蓄水加築土壩于外護制足年湖面水減

任歲三足無猶未能通漕也
二十八年庚子添設漕河道參政
二十九平阜且總河都御史劉公東生漣韓莊河公疏請竟前功得旨修濬倍加深濶建鉅梁橋石閘德勝萬年萬家莊各埠開秋漕運已有由加行者以言官議功未成

三十平壬寅總河都御史曹公如奏漣韓莊三十一平癸卯河決陷沛城七月河決黃巖北趨濱縣縣堤浸豐沛城邑入招陽湖薄夏鎮李家口倒從鎮口出于長堤李公始定計開湖矣

三十二年甲辰總河都御史李公化龍漣韓莊河總司李公大審加河公以李家巷為加所從入議批都山前遵接劉同知所開新集霍家湖口以南濬黃河及沂河之議稟王市以下三十里之加河遵以王市取直向柳林直落亭而南至王莊向黑磯張村北直達紀家集南至河深處以避連汪周柳四湖之險再由碼頭引水經駱馬湖北岸至于宿遷以盡避黃河之險計算連里生熟工程共築堤是開順費所從出俱有成議迨上疏言加之四卷會孫人侯都諫慶遠贊決之始得旨舉行總河李公憐陳河工議言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天注口之漏濬傍漕彭口之清沙特公丁艱候代為上之皆舉行總河都御史曹公時聘上加河善後事宜是年春張村支渠告成上年運行濟阻已開王市壩頓莊石閘彭口石壩次第畢舉放水通行乃上言建韓莊堤城水閘堵截伊家林地瀆溝以蓄湖水挑挖侯孟龍王三泉改漕浪河水之出頓莊閘下者由閘上針溝口入運皆覆議行是役也郎中梅守相分工劉昌蒞至都山迨西舊河頭有二尺下見水者有三四尺下見石者有礮土白石水相兼者有大礮沙連結盤石到底者相為夫役到工價使水工倍于土石工倍于水與縣令張鵬翼設方堰礮道鑿山三十里於湖上特居六之

一而實通全漕之關鍵云

二十三年己巳 大濬黃河 添寬江河通判署戚城屬夏鎮外司轄

三十七年己酉 巡撫李公三才復浚李家口河 公以江河界郊祁間多盜又反塞碍舟乃大典工修復吳興之蹟

三十八年庚戌 巡漕御史蘇惟霖仍行江河 四月黃水倒漕

運河大浮橋開不得啟漕艘泊而待過者以數千蘇公盡驅回直河只入湖北六

三十九年辛亥 總河都御史劉公士忠疏請分用兩河 謂專用江河以通運兼用黃河以回空卒不能行

天啟二年壬戌 六月十一日妖賊陷夏鎮 五月白蓮會賊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五

智徐鴻儒據縣聲言奪漕化照請兵得費從德之贏卒四百止葛

東忠援邊兵五百以市人烏合之衆附之得千餘人為守禦計是

日賊大舉入寇部中化照以衆渡河與戰費兵望風潰化照敗

走徐 七月初十日復夏鎮 淮徐兵備施天德遣百陳所學率

兵援沛繼以朱兆南督淮兵為之應所學二十四日夜襲戚城軍

覆軍騎馳賊應兵渡河追之兆南兵奄至戰于河之西灣賊却我

兵追殺水為不流賊遁去化照始引衆赴任而夏鎮復有民居矣

七月二十四日賊再犯夏鎮 特遊擊將軍焦續讀龍南北兵與

朱兆南兵分屯夏鎮化照部令沿河防守賊阻河不得渡我兵天

石俱發戰其一忽焉鮮衣者遂引去殺難城居民殆盡

崇禎三年庚午 濬大泛口 濬彰口 山東諸泉流沙為漕患

軍大嘉靖間由鮎魚泉直射金溝病舊河陰慶初射三河口病新
河如開彰口雷其衝入為今病運至守候撥款以致耽擱即中吳
昌期濬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六

兗州府志漕渠圖說

論曰禹貢濟河惟兗州浮於濟澤達於河海岱又淮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九河南徙淮泗變遷邈哉不可尋矣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師惟會通一渠為咽喉而完以全郡受之亦甚要矣間嘗綜其大節漕之行於郡境其利在汶泗其害在河可坐策也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漕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漕以入於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濟倖單輔國始於汶水之陰堰城之左作斗門一所遏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餉宿新成違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堰城壩所由始也世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十七

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於安山為一轉於秦符以導汶水入洸為一轉於兗州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轉南北分流此天井開所由始也二十六年又用壽張日錦仲暉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臨清在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國初河決鉅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導其故道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西入於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溝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由分也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徃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

於此於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河徃徃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於南於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遂於昭陽湖東岸開渠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洸諸水扶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轉輸以入於運環千里之土舉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滴瀝之流居民無敢移禹堯之於

國家亦不輕矣夫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於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於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要鎮之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四十八

成而河之南道從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策也以漕渠為經以諸水為緯從其出入志其源委而河別紀焉

黃河圖說

論曰夫黃河為中國患久矣而堯之為河要害古今一也禹貢九河故迹在平原河間之境非今郡界所及無庸論矣漢唐以來由大名而北過郡之北境以入於海五代以後由大名而東過郡之南境以入於淮其常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時決而北則潰於張秋而由濟之故漕以趨於海正德嘉靖之間時決而南則出於魚臺而由泗之故道以趨於淮其所由

黃河正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四十九

舊老隄。自東明白茅村起。至曹縣達月隄止。長八十八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四十四座。俱屬曹縣。太行隄。在舊老隄之內。自魏家灣起。至城武縣隄界止。長六十二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一座。屬曹縣。又自城武縣達界起。至雙廟鋪止。長三十八里。每一鋪。隄鋪十九座。屬城武縣。二鋪。隄。在太行隄之內。自曹縣隄界止。長四十九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十三座。屬曹縣。又自單縣隄界起。至陽山縣隄界止。長五十八里。屬單縣。南長隄。自孫家壩起。至羅家壩隄界止。長八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七座。屬曹縣。又自羅家壩起。東至豐縣隄界止。長七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三座。屬單縣。裏河隄。自王經莊起。至考城縣界止。長三十里。又自曹家集官廩止。長二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二十五座。遼月隄。在舊老隄之東。里半為一鋪。隄鋪十有四。曰孔宣莊月隄。長十七里。曰娘廟莊月隄。長一里有奇。曰龍王廟月隄。長二里有奇。曰馮橫莊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孫家道口月隄。長四里有奇。曰牛市屯月隄。長七里。曰曹家

包大燿曰考工記匠人之職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水之衝決隄岸設焉凡以防之也距河二十餘里有舊老隄北大隄蛇如巨防古人不與水爭尺寸利故隄防若此後世居民嗜水之利而忘其害濱河而居奄忽被其溺識者憫之於是當河之衝築土而培之謂之月隄於河甚迫於勢甚危懼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五十

其法也。於是又繞其外。培土以防之。有裏河隄。有縵水隄。隄有鋪。鋪有夫司乎。猶懼其決也。又有南長隄。其鋪夫一如縵水之制。長隄之外。然後舊老隄北大隄在焉。蓋距河雖遠。而提防甚固矣。記謂善防者水淫之。淫液下流。隄防弗壞。民獲宅土之安。漕無衝突之患。隄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

黃河北決故道

由儀封縣而北入曹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若干里。應曹河
岸而自儀封北至定陶長四十里。自黃陵岡築成水循正河
此道淤塞黃河故道至縣境分而為二其別為曹曹河。

賈魯河。故元時所開道也。在縣西南。西起黃陵岡。東至陽青村。長苦千里。黃河自金龍口北。大至此。分一支東流。入徐州。小洋橋其

一東北入曹州境。

由曹縣而北。入定陶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曹縣夏侯渡。北至曹州程義渡。長十九里。今河歸正派。此道俱塞。

由定陶而北。左為曹州境。州在黃河故道西岸五里。應管河岸。南自定陶北至鄆城紅船口。長一百二十里。其名為雙河。

雙河。一曰。避河。黃河自曹縣入境。至州城東折而北。通分爲二支。其一支入於曹運。其一支入於鄆城。謂之雙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五十二

河。黃陵岡。既塞。泗水不流。雙河口水。又東南流。爲牛頭河。經嘉祥濟寧。至魚臺楊場口。入漕。是南北決道。皆於州境而

也。分

由定陶而北。右為鉅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八十里。應管

河岸。南自曹州寶珠寺。北至曹州子家口。長十二里。其名爲

安興墓古河。

安興墓河。亦曹河支流也。由曹州入境。逕城西北。又東入於

由曹州而北。入鄆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三十餘里。應管

河岸。南自曹州沈家口。北至壽張黑虎廟。長一百九十七里。其名爲西裏河。

西裏河。即避河下流也。雙河口之水。既分而二。其一支至縣西南紅船口入境。流逕縣西北四十里。出水保北。爲五岔河口。受金莊河水北流。其一支出於曹運。至白家河入境。繞金龍王廟後。逕縣西北。折而東流。又分其一爲金莊河。而北流。逕古栗城。至五岔河口。入於漕河。

由鄆城而北。入壽張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鄆城之王亮口。北至東平之魚護口。長三十里。其名爲范城河。又爲土河。

范城河。在縣南十八里。即避河下流也。由鄆城來。至縣境黑土河。在縣南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之黑洋山。由

由壽張而北。爲東平州境。州在黃河故道東七十里。西南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五十二

壽張之范城渡。東北至陽穀之高吾渡。長五里。其別爲金線開支流。

金線開河。在戴家廟。弘治中。建洪漕渠之水。由西莊入大清河。上有橋曰三洞橋。舊壽張境。蓋古濟水道也。

由東平而北。爲陽穀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六十里。應管

河岸。西南自東平魚護口。長六十里。

由陽穀而東北。爲東阿縣境。縣在運河東岸。河決張秋沙灣

橫衝漕渠而東。其名爲小益河。縣境之北。又有古黃河道。

小益河。在張秋東岸。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濟之支津。水經

類。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逕城東。東阿能

魚山南左與馬頰水合今小鹽河麗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流
是其地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流入大流
張秋東麓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湖方數
十畝謂之黑龍潭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湖方數
之水絕之於張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湖方數
五空橋水北流至關山又東流至魚山南入於大清河其水
涵浸滋潤平時不通舟楫雨後泛漲則魚山推舟上至於
張秋不能上則魚山而止故謂之小鹽河按宋河渠志
沿河三州郡各於要害下歸鄭州有六堤關山子路張秋居其
三此三堤者皆小鹽河所經則小鹽河故宋時河道也其
元時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開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道由
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壅江淮難運皆至東
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卸運北上則小鹽河故元時運道也其
統河決清沙灣東隱由大清入海弘治河決潰張秋東隱由
大清入海皆於小鹽河故道則小鹽河近代決古黃河道舊
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還銅城之南由清冷口東北
通楊劉之南入於長清界內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手三

還東阿縣故城西歷嶺張莊山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邑嶺
嶺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關也
自宋以前河在平陰之北楊劉濟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
楊劉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於海鄭
州部界凡為六堤以防其決其在巨野者有蘭山子路二堤
皆在今小鹽河之側其後河水又合求濟渠北入於蓮仁宗
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
之勢蓋欲返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使河能不決而楊劉
之河絕銅城海口即今清冷口也
本朝河決張秋由小鹽河灌入海蓋猶與故道不相遠矣
論曰河之由金龍北決有所因也水經註濟水自乘氏北分
而為二其一為北濟入於鉅野達於大清五代顯德四年疏
五丈河由汴達於曹濟以通青鄆之漕宋太祖建隆二年亦
疏五丈渠北歷曹濟及鄆以通京東之漕以此推之由曹單

北上至於壽陽有故道矣凡水之性皆就下未有無所因者
今所稱黃河故道曰安興曰濰河名以時變不可追原要之
非北濟故道即五丈渠遺迹耳五丈渠亦曰廣濟河
黃河南決故道

由曹縣而東為城武縣境有支河三道一在縣南三里一在
縣北四十里一在縣北金鄉正
德十三年河決曹家口城武城壞
由城武而東為金鄉縣境有黃母河故道黃母河古黃河道
三十五里元時河
遷曹流故渠遂遷
由定陶而北為鉅野縣境有八里河故道八里河亦黃河南
道也從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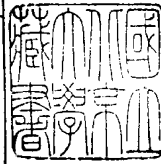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手四

陶入境匯為天鵝城又北為稻欄城又東為雙碑城又東為
新草坡又東由北門外匯為蓮花池至城東八里入於新河
遂受今名又東至於嘉祥入於漕漕入河漕而
濟為嘉祥濟寧不肯疏導鉅野之民病之
由鉅野而東為嘉祥縣境有塔章河故道塔章河亦黃河南
道也從城
北十里西接鉅野城東入
濟寧出塔章口故名
由嘉祥而東南為魚臺縣境有塌場口故道塌場口即黃運
也黃運同決既塞黃河由曹州雙河口東流經嘉祥鉅野魚
臺至塌場口入漕嘉祥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支一自單縣
曹馬集集經城南入於河連漕一自金鄉南來過承相里經
塌場口入漕今河南從其流俱涸被塔章塌場口音相類恐
誤一
論曰夫河勢變遷不可膠柱鼓瑟弘治七年沙灣既塞河益

南徙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徙三百里由宿遷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魚臺塌場口入嘉靖末年又稍南徙至飛雲橋入飛雲橋決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城入口萬曆十六年茶城日淤又稍南徙由內華三閘入百年之間條南徙北唯其所向乎隄之吏奈何不戒哉



黃河起自曹縣

距黃河南三十里東七十里該管河界北至定陶界長四十里自築黃陵岡至要津

境水城武縣河今於單縣距黃河北三十餘里

故道被水患定陶縣距黃河東二十五里該管河界北至曹州界長一

百九十里曹縣距黃河東八十里該管河界南自曹州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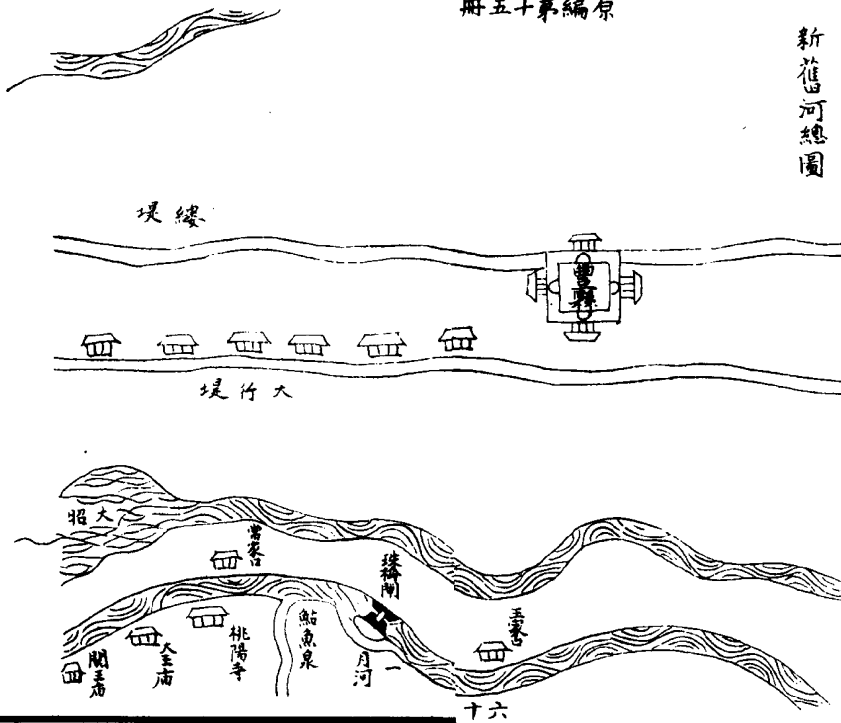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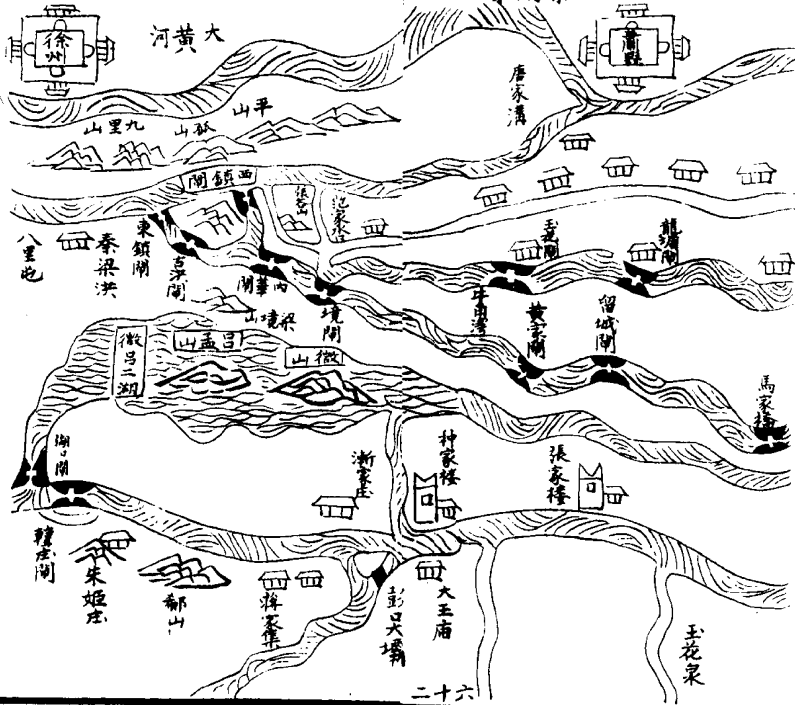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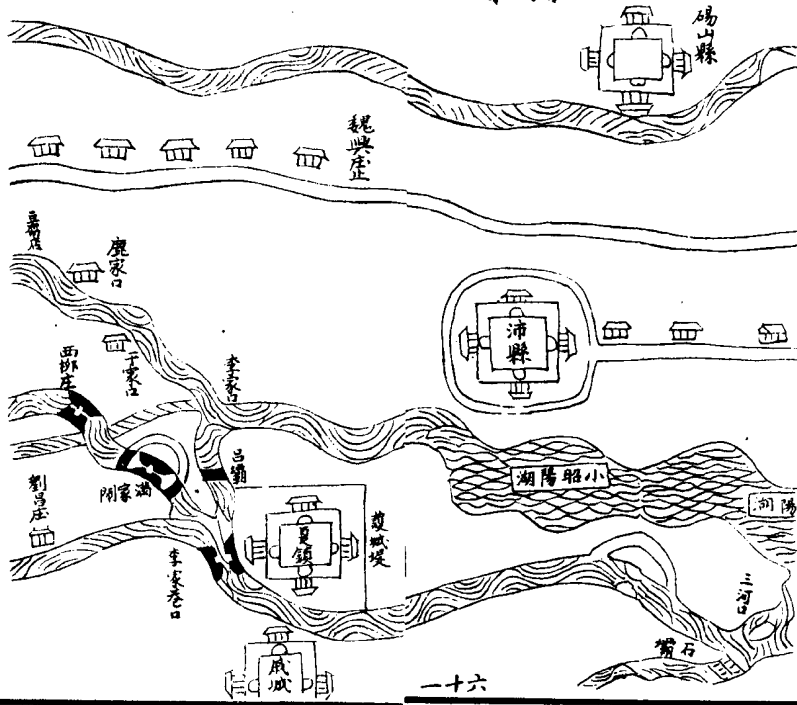
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長一百八十里曹州距黃河東

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餘水堤為最急為蓋餘水堤壁之門戶太行堤咫尺間河壁之堂寢堂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飭亦可以內地之全力從容圖之此太行堤之工必不容緩也頃撫院何按院陳會題行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督同知唐文華等脩之自豐縣起至舊老堤止壹百伍拾里有奇俱加高五尺厚各一大植柳株以肆萬計陟茲高厚縱河徙無定而有備可無患矣大察利病之緩急而勞重飭工者經理之始事也遵題先之初議而加厚增高者繼理之終事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有任事任勞以求保無虞者書以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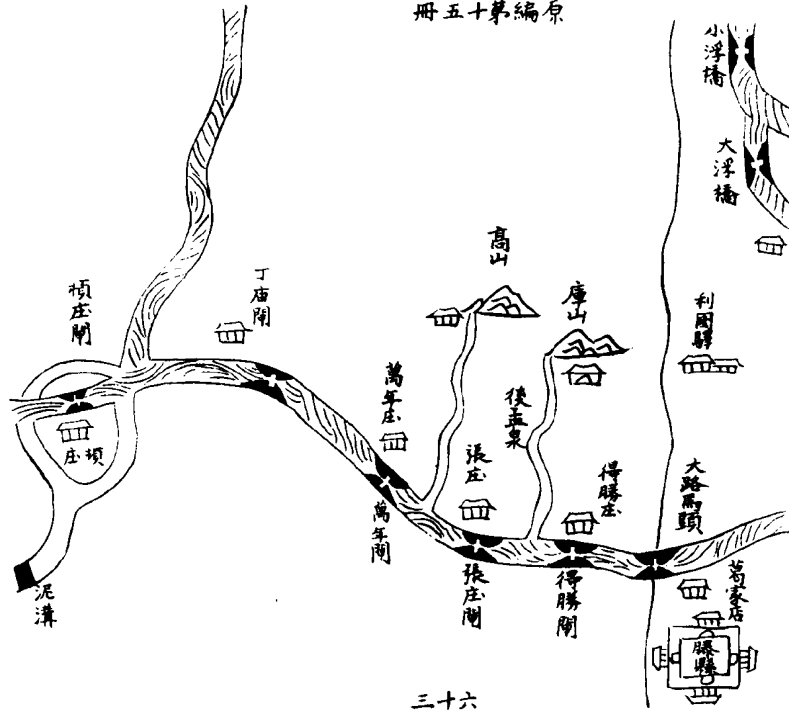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新舊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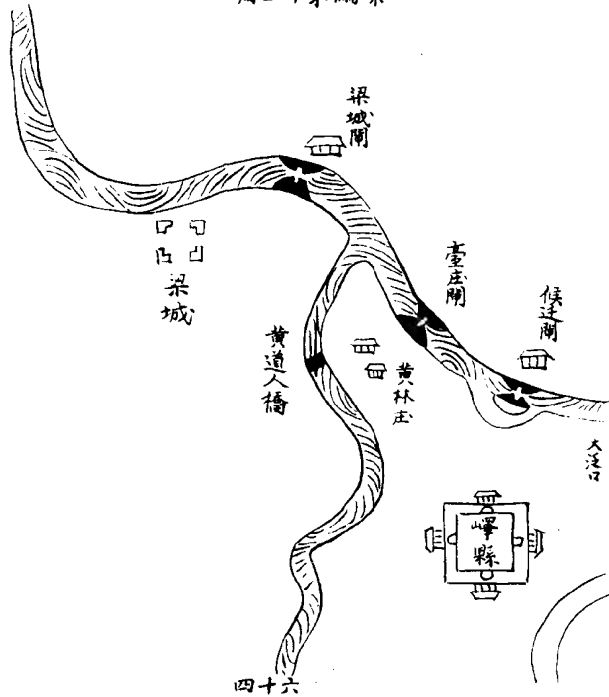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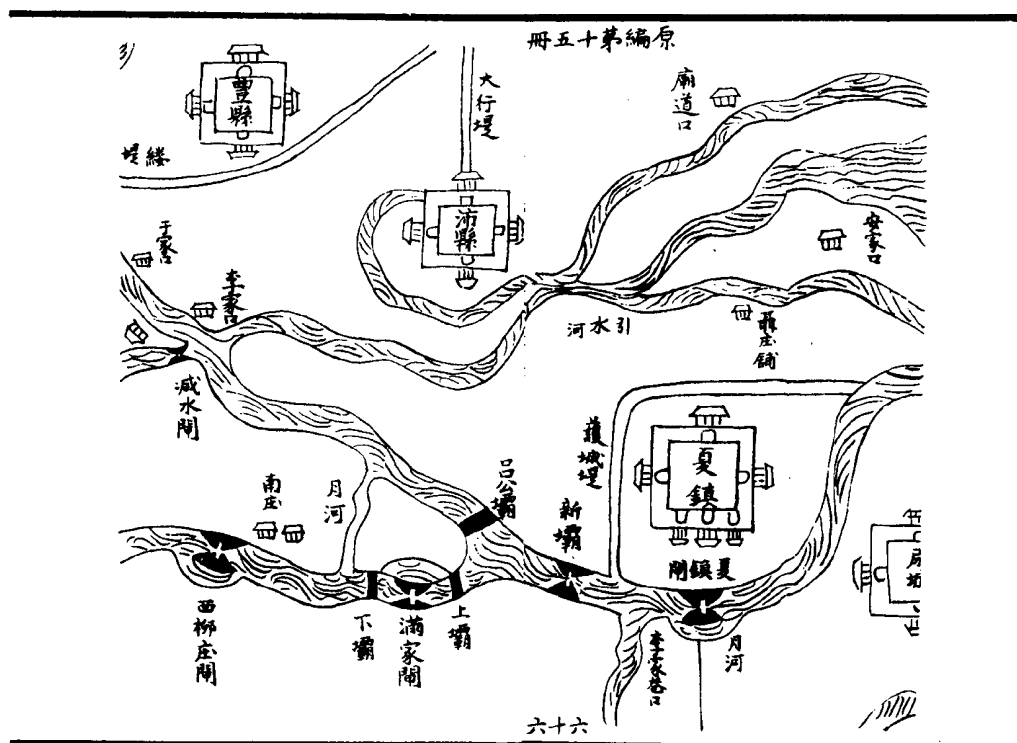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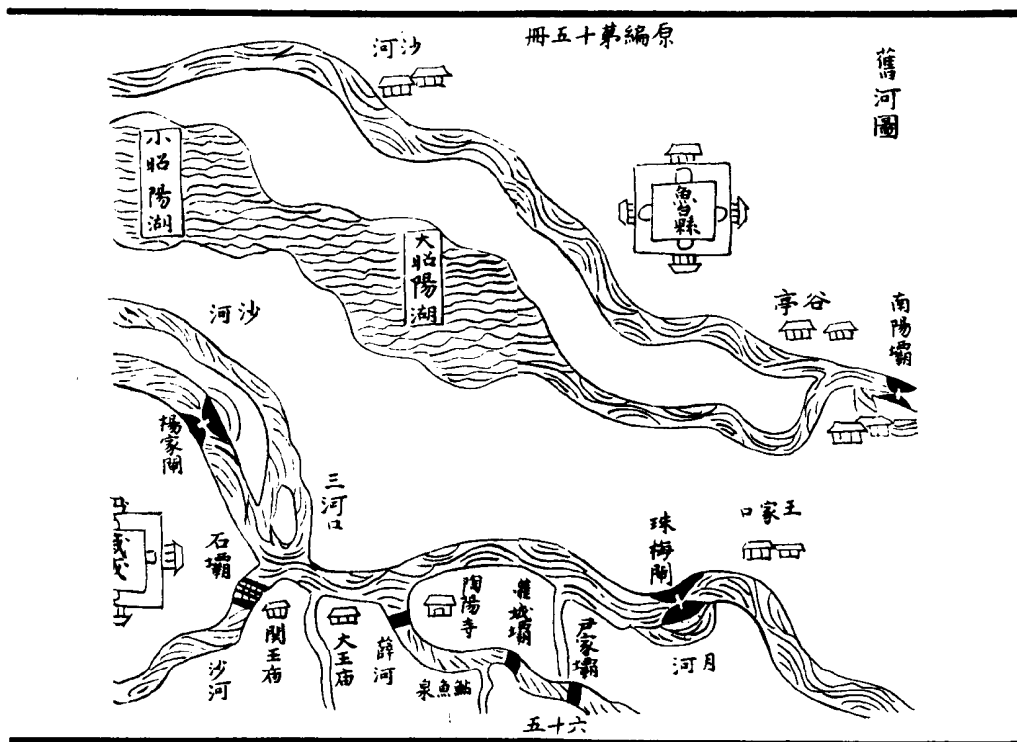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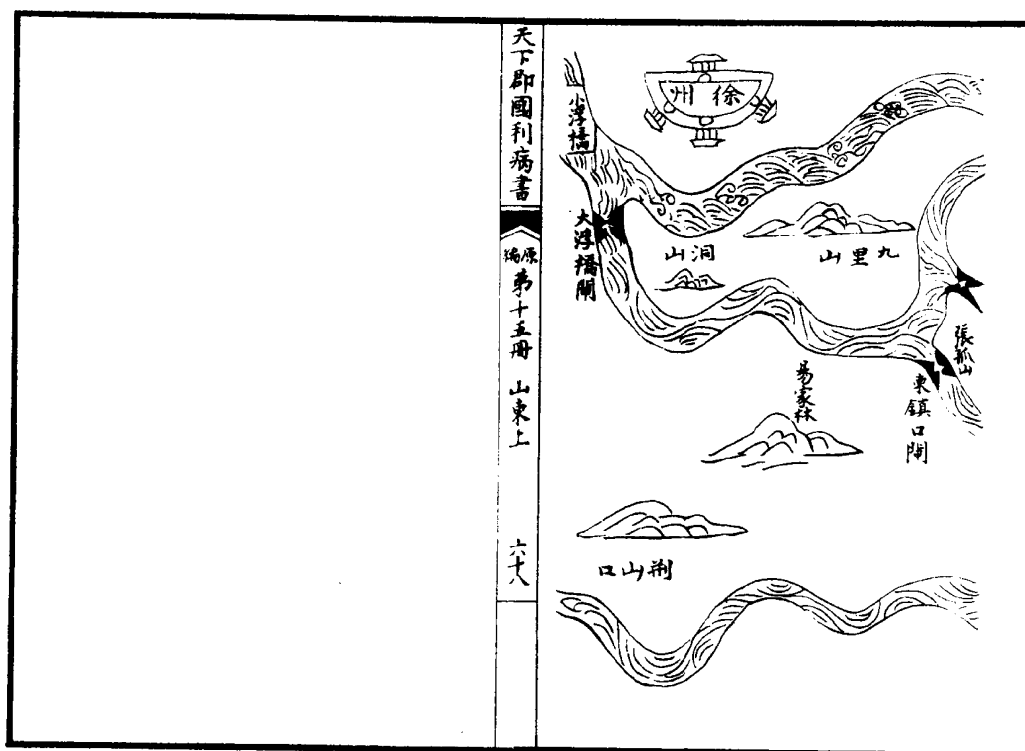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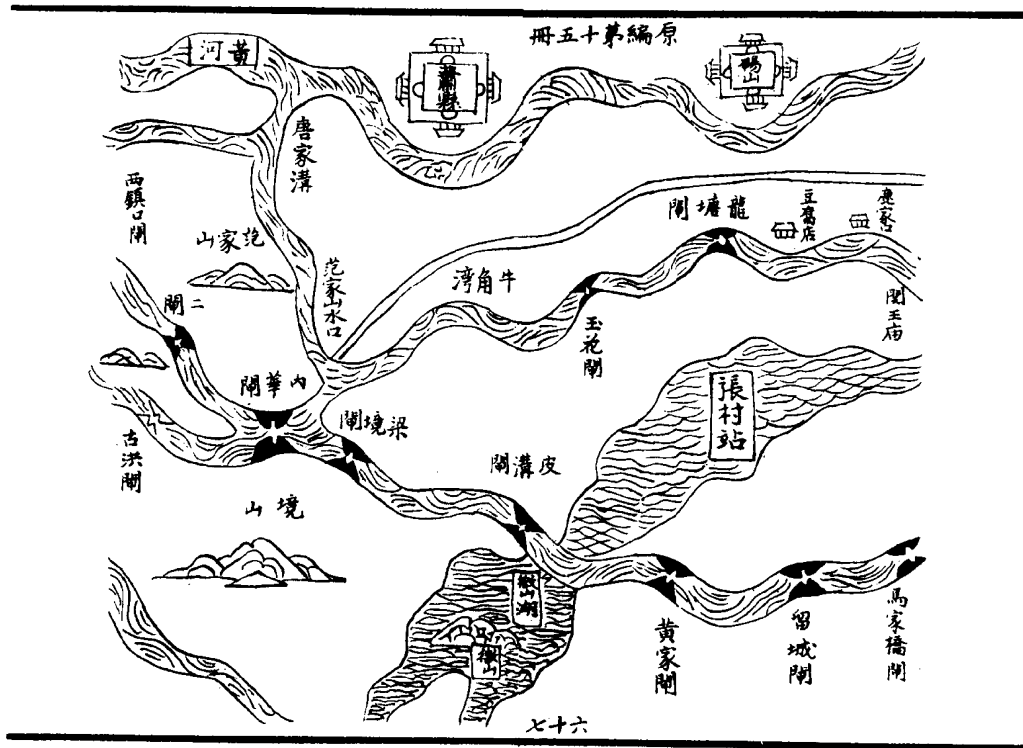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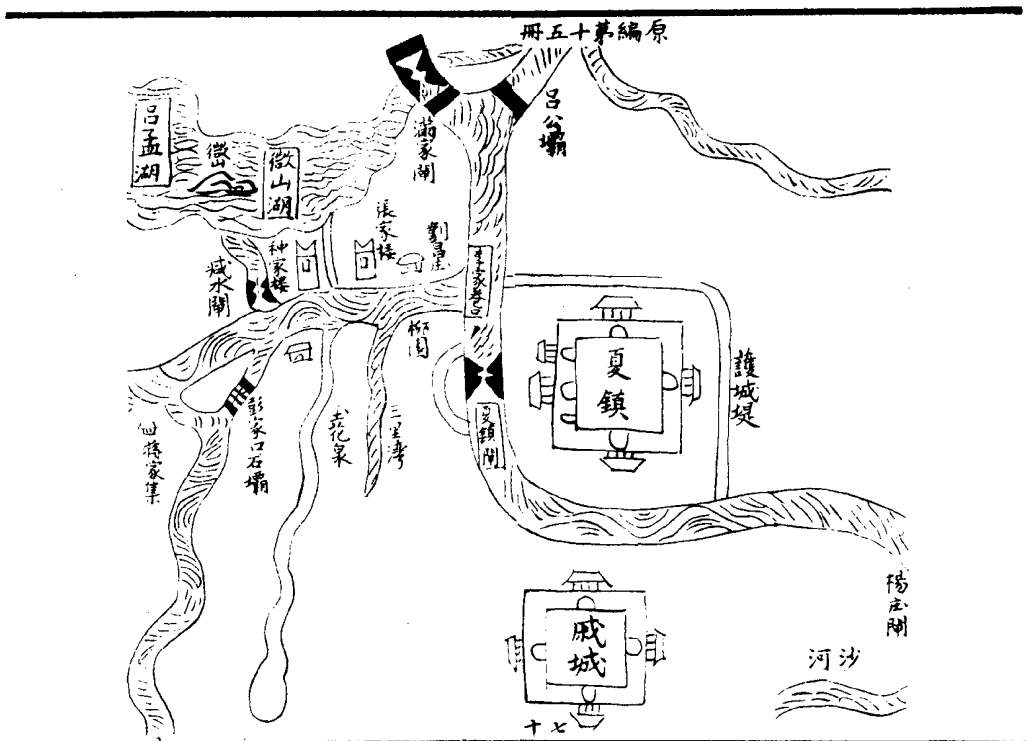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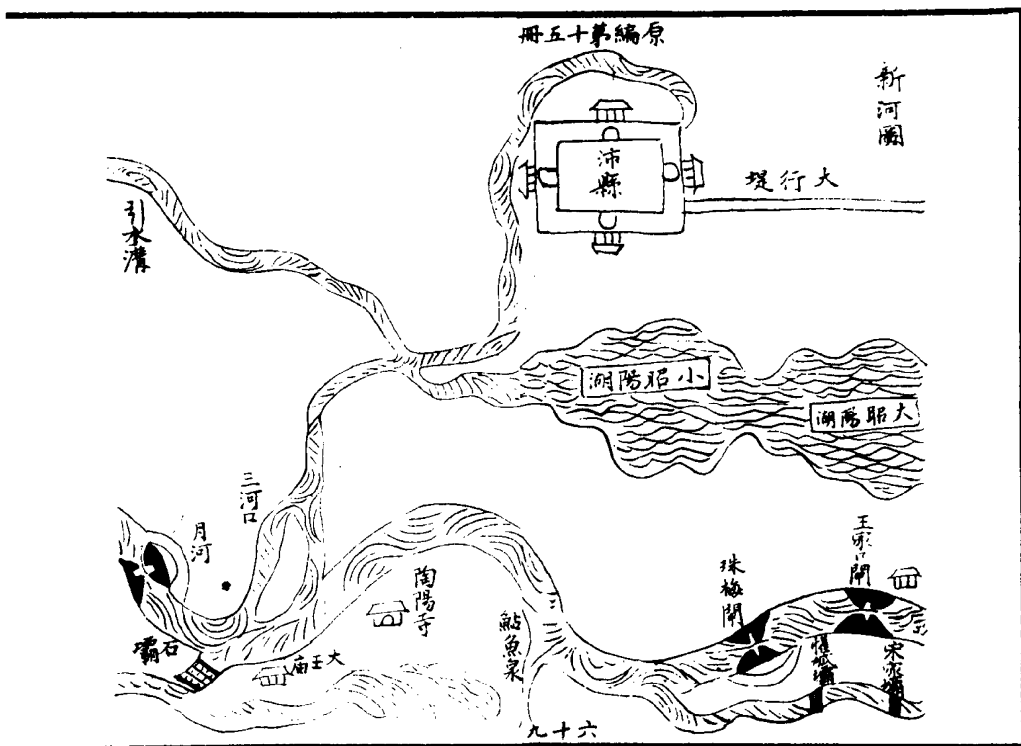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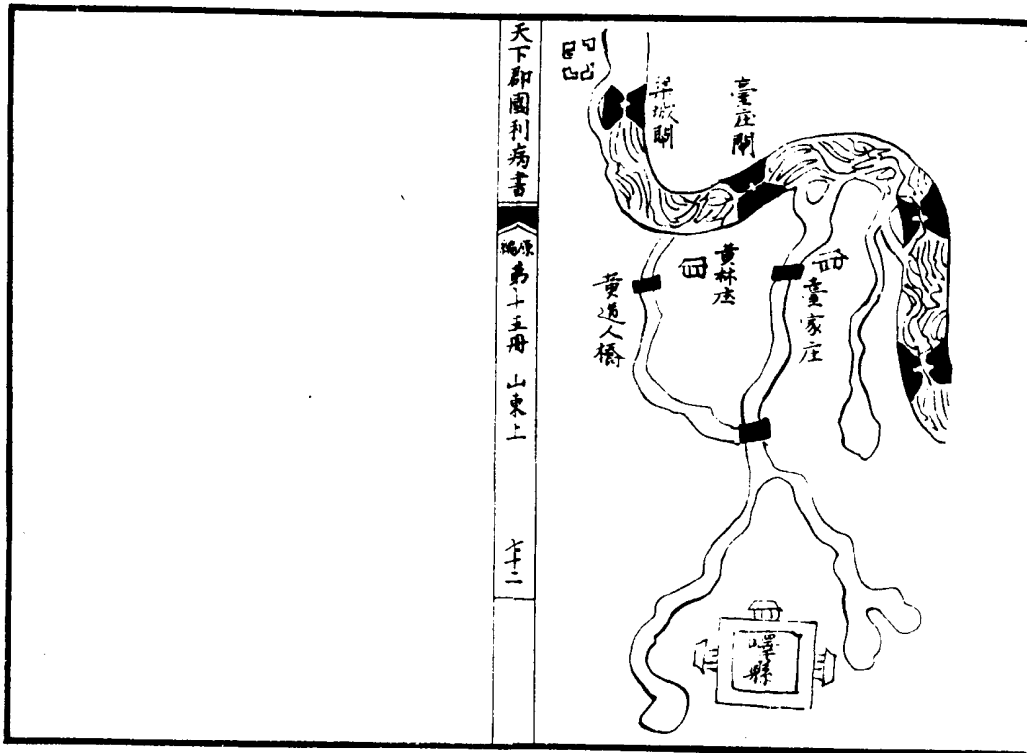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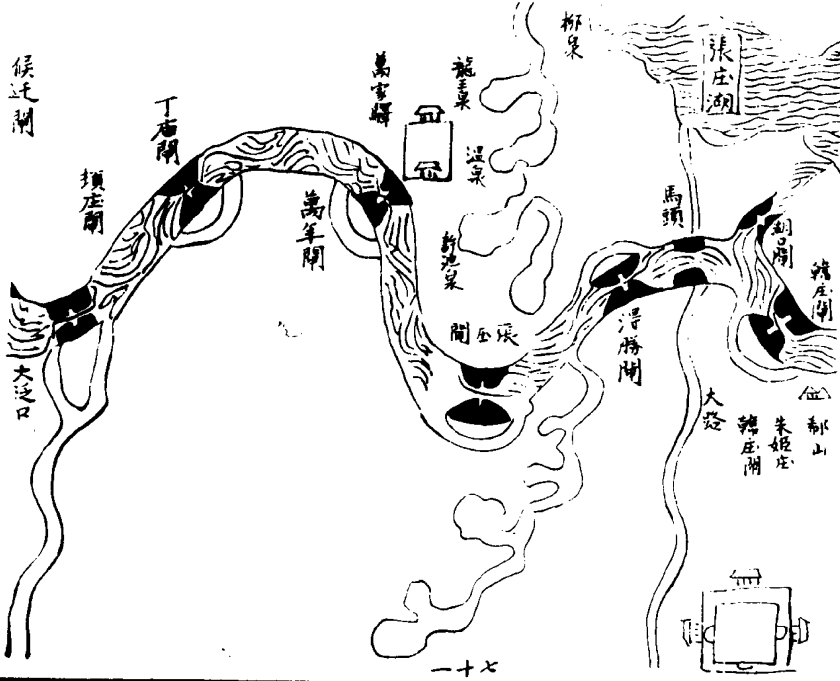


四十六









曹州志河防

說者謂黃河隨時漲發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通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添一尺頗有信驗謂之信水 二三月桃花始開水洋洋而積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青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蟹螯結秀權芒變色謂之麥黃水 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 朔野之地深山窮谷陰陁沍寒水堅晚泮遠乎六月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碧腥泚流于河謂之盤山水 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花水 八月芙蓉花謂之荻苗水 九月以重陽節記謂之登高水 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溜水 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壑凌水 水信有常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水勢移徙橫注岸如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三

毀謂之割岸 漲溢踰防謂之抹岸 埽岬故板着流漱其下謂之塌岸 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塌 水浸岬逆漲謂之上展 順漲謂之下展 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時謂之煙霹 水猛驟移其時澄虛望之明白謂之搜白亦謂明灘 滿怨畧停勢稍泊起行舟過之多溺謂之萬浪水

舊制每歲河有司常于孟秋備下塞之物稍更薪柴提標竹石其索竹索凡十餘謂之春料凡蘆荻謂之夏山水榆柳枝索謂之稍辨竹糾荻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荻索鋪稍之荻相蕪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管心索卷而束之覆以大荻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旁出高至數丈長倍之用丁夫數百雜唱齊挽

積於卑薄之處謂之塌岬既下以板後實以長木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岬以之遇河橫決則增補其缺塌下非積款壘不能道其汎滿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壓水勢護堤而今則築堤塞決裁柳栽葦護堤及畫防夜防風防雨防官守民守之法具在河渠諸司

弘治五年秋張秋水勢涵湧妨礙運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來治會議欲將黃陵岡迤北東河築塞使水由賈魯河南流庶張秋得安運河無虞于是起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軍民等夫九萬餘名於黃陵南原決處立埽臺三座分委數官一齊卷埽截河堵塞越四年告成又將知縣王肅所築縷水小堤增高一大原舊二堤增高二丈五尺又自黃陵岡起接原賈魯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七十四

大堤至丁家道口止東南西北斜長二百餘里增高三丈五尺闊四丈五尺又于大堤西每三里築土壩一座長五十步名曰分水壩以破齒堤之浪又設護堤之法堤東每二步栽柳樹一株堤西密栽柁盤卧柳又各地釘柳欲其日久根節盤錯以護堤根又自黃陵岡迤東二大舖起下至牛角灣止每二里立小舖一座食夫五名每十里立大舖一座食夫五名老人一名通計夫七百名老人十一名曰守堤舖夫又于梁靖集北三官廳一所調曹州東河舊有堤夫一百二十名委官率領在此晝夜戍守巡視以防盜河口之患名曰遊夫

弘治六年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建議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卑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

談上源分發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堤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無築塞之理歟于下流脩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山東河南與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水仍從考城縣南竹又自大名府起至曹縣地方止離歸德府丁家道口一十五里築成大堤一條分通水勢從賈魯河以入徐州將黃陵岡築住平安鎮功成漕運無事但黃河大勢在東不歸故道究民日夜憂慮弘治九年募考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幸而稍退又自賈魯河東岸脩築小堤一條保護大堤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昂見黃河水勢俱從南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要將荆隆口分沁水於賈魯河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七十五

要將歸德州迤北王牌口寺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入徐州今年八月以來不意水從王牌口寺處俱往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而去却倒往東北直至蕪陵岡下勢甚可畏又自曹縣以入單縣南連虞城淹沒民居人畜等件只今河東水雖消退倘來春水發俱往東行則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迤南開墾定被衝倒阻礙漕運比往時張秋之害尤大蓋兗州之境地平而土疎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堤岸亦不能保目前雖若事小恐後黃河之水不由南竹俱往東注釀成大患悔難及矣弘治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寺口淤塞馬水河水橫流曹單被害鄒魯陳言脩長堤以捍水河南則議排馬水河見使水下濟

運河兗州知府龔然魯議遂築堤自黃陵起至馬塚寺止計二百三十里是年堤成小而依秋復決明年春以事閣下巡撫王泰政陳脩完復決十四年巡撫徐又簡委泰政杜目泰政陳會事李舊堤分命同知李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脩之兩閘月告成堤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五十里

正德三年梁靖口集迤南二里許河決縷水堤漫二堤而過流入大堤園內浸日清日久至四年九月復決侯家灘北徙三里至楊家道口水勢涵漫約深丈餘聲若雷雷散漫東流東西長二百餘里徑曹縣南東過單縣豐縣東南抵沛縣由流溝入運河南流原黃河自梁靖口東南至丁家道口舊水賈魯河八十餘里遂淤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七十六

事聞五年春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來治于是用賈魯河計塞河北疏河南仍于梁靖集原決河口堵塞發直隸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名分委山東泰政董傑食事杜昊都司尹兌府同知李鈺曹州同知孫環等各理其事夾河南西北兩岸捲埽對堵自本年正月一起至五月龍口將合俄暴雨通夕而潰所潰賈魯河亦隨淤塞崔公遂回既而侍郎李公繼公至時河水橫潰工役難施及委泰政史公學食事杜公昊府同李州同孫分地定方嚴立限期各督夫役上于曹縣西北魏家灣下至守縣集西止脩築大堤一道東西共三百餘里預防河水北徙名曰新堤是年九月興工至六年春工畢適遇流賊充斥百姓艱食塞河之役遂寢夏五月內河水泛漲黃陵岡舊築頽塌二堤俱被回溜水衝虧約三分止遺三堤

亦被浸潰兵備副使吳公學遂委府同李州同孫往相其地于三
埭南築小月堤一道長三里防河衝潰後于回龍寺塔兒灣寺處
各挑小河一道引水南注以分其勢

七年秋河勢北徙吳公議于黃陵岡三埭北斷頭堤起築月堤一
道長五里入于娘子營築月堤一道長十五里入于原堵裏河內
作土壩三座又毋家寨起接白茅村分界堤下接魏家灣新堤長
五十餘里又自曹縣北華塚築起下至城武東止築堤一道長七
十餘里防河北徙議既定吳公遷山東按察使副使林公正茂繼
理其事巡撫趙公橫躬往相度將前所議堤口委府同知李鏡率
夫脩築林公巡行無倦勞來有方于是民雖勞而不怨立閏月其
功告成六月河水橫海衝決銀三廟古堤東下繞曹縣西北轉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二

七十七

東渡折而南與大河合流東注九月河水奔湧四散衝潰陳家口
汪家口一帶大堤崩潰黃陵岡三埭幾壞總理都御史劉公愷乃
辭沐青貳祭禱于河越三日河南堤四百餘步黃陵岡無虞事

聞降 勅獎崇 諭祭河伯

八年兵備副使陳公昂委曹州判官王經于賀家口大堤坍塌處
捲婦幫築長十二里又於汪家口築月堤一道長四里以備河變
本年七月內河水南徙四里于是北徙之勢稍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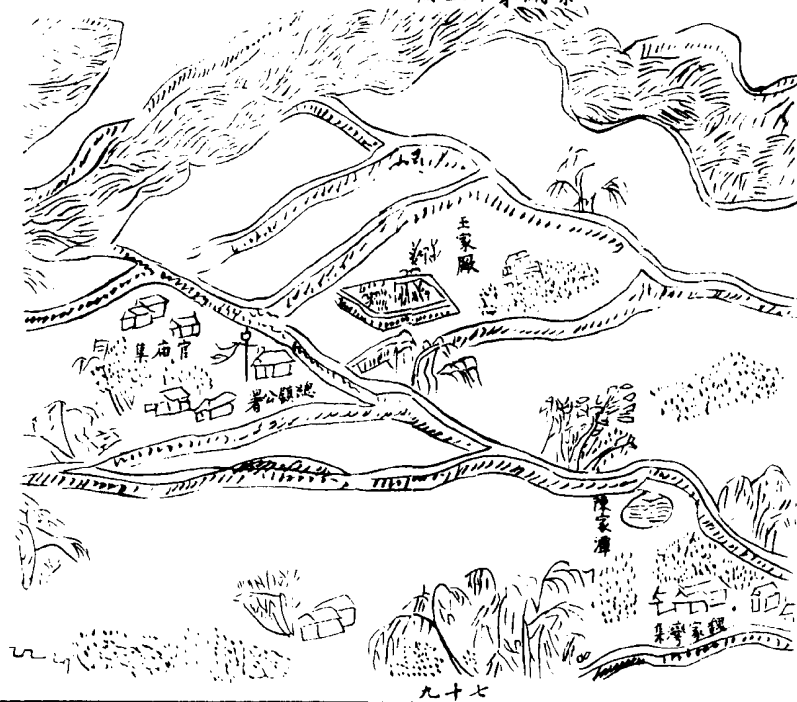
原編第五十冊

曹縣志河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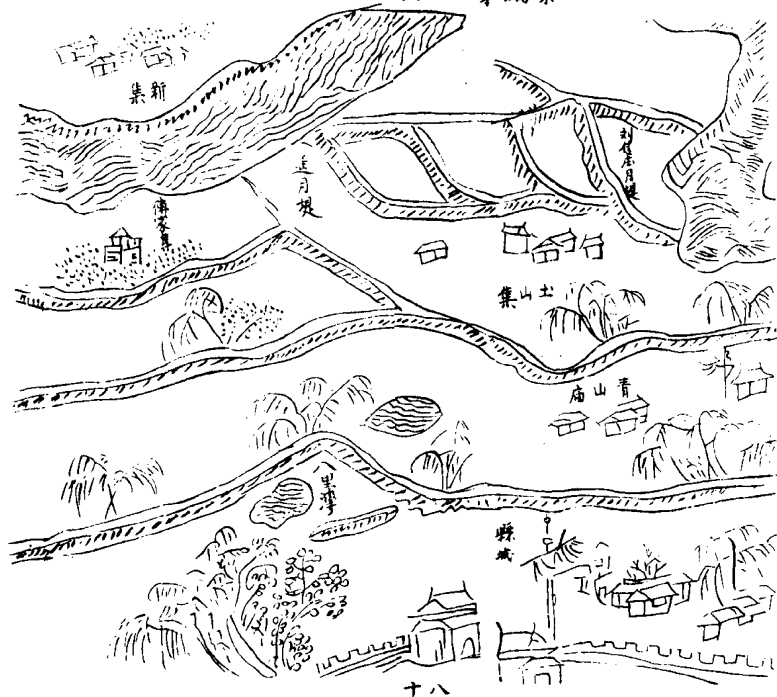
八十七

原編第五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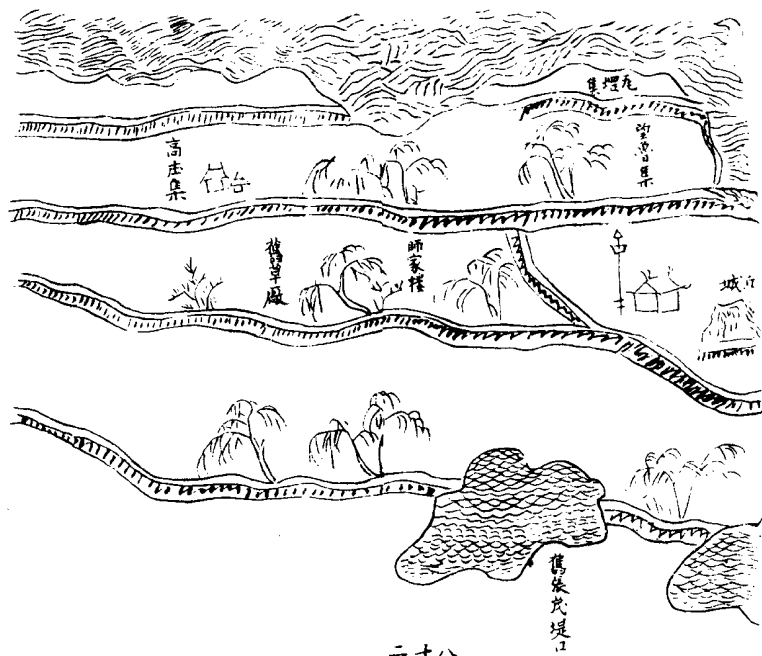


九十七

原編第五十冊



十八



曹縣志

按禹貢黃河自孟津而下過維溝歷大伾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河入于海歷唐虞三代河如故雖漢魏漕河堽下雖已訛至齊
非今河也宋李入河上宿懷素書最來而定王五年河復非
其故道然東晉以下經定陶瀉馬當濟而濟者濟水也距大梁趙
魏下邑者汴水也晉與河無涉也惟水分則勢殊而民不為哭自
秦始皇攻魏引河水灌城拔之有通濟渠存又導水東漢田蚡為
丞相棄河不治是漕金限而決板子武帝親臨治僅充塞之當足
時河已南故曹攢之間矣其後隋煬帝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
甚引汴水水經所謂漕渠是也然自王莽時河汴決壞久不脩
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寬數年始募王景修汴渠于是河汴始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三

沅復故而水經云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又云此白馬濱人水面遠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或性復也于吳濮陽海陰間有五丈溝通都縣入湖陵復有黃水從黃溝分流經車氏入縣境故魏無黃溝陽有黃溝陽曾也唐都長安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清飢民東流滑平按求故道歸于魏博節度田弘正以地畬既尊嚴還囑地七百頃于河南此外無紀畢濟漸自宋齊集入為清原軍開下關

齊鄆滂梁山礮澤入五大河達汴都歲運清百餘萬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大河皆苦淺每春初農隙輒開夫開濬太祖創于興復之際車駕臨幸或以爲奢仁英以後歐陽修呂治河之議不下皆上自濟陰下達徐淮去後東鄆入海之議亦弗聞濟苦清濁之公且曰汴水多泥未可溉田是時濟澤河壅不復可桑而河汴混一汴澤亦集至元鄆比平漕運潮河而上縣汴達衛輒入京師未凡會通河間並海三運然橫決不時故道離復至順帝用賈魯策與大教義挽河而南縣汴米入餘浪于是賈魯之河若矣逮我國朝初用黃河以資漕運中導其流以歸徐鄆復加河功成遂棄黃不用然猶歲謀修築其意以爲運道所關利害匪輕譬諸度秋事羈縻爲費是時河行雷澤或縣左以或經安陵率縣北境自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四

治二。安河過沁。分二派。一自蘭陽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黃陵岡經濮鄆。歷張秋之南。灣流數丈。分爲兩。且北支可以濟會通。南支可以蓋徐遷。乃當事者不引之歸壑。于而註蜀山諸湖。防蓄爲用。聽其放流。明年秋水暴漲。壅之以黑陽之水。而張秋決。遂道梗矣。漕道既梗。乃益發民。以爲河不爲用。害不可通。舉而棄之。使併歸南。于是塞黃陵。濬費曹。富足特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暨都御史劉大夏。起夫十餘萬。工自發。澤下遂曹集。築長堤三百餘里。又儲料四十餘廩。倉宇埋民夫數千。披柳散蒿。凡四年。功成。天子嘉之。命近臣爲文。紀其事。自是河行一。道。蓋橫決不可治。乃增發治河使者。轉有倖。即有大夫。又大夫者。蒲集以工。大司空御史臺星。漢河干。冠蓋道相望。而築堤下塘。畧無半歲。至萬曆癸卯。河決歸

分守東甌通右參議楊 黃河事宜 昔河關天下大利大害
處者始不其論攷之萬曆初年河決廣鎮決龍窩決白洋河越歸
仁集泥沙淤積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潘大司空考制
力排淤海諸議於是築壘築堤自徐抵淮且六百餘里築而北而
城蜿蜒相望即有異言水患歸堤不支至是堤壞而極達堤蓄積寬
勢固不能越而出也至今賴之二十五年河決單縣之黃棚口乃
賈魯舊開處也洩於河而之夏邑永城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
新河口入大河議者以河雖南出符離濟民田無幾而河水一
半歸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賑不涸但河日益南黃棚之下李吉
只殿淤墊萬每卽其地闢一小河春夏酌行水以下徐州濟運然
至秋卽淤若足者三年而徐呂二洪可容粟涉久於是當事者建

派夫又修之河密處惟徐州之上八九里許未濬而蘇家庄近黃
河堤上半獲一夜河從地下穿入斬河貫城東下流至未開濬猶
捷甚遂汎漲三十里而後約束成河云曾不十年三山口決矣狼
矢溝又決矣三山口幸塞即不塞河可從此歸小河口出大河無
害狼矢溝偏不果塞水且從河北漲而入湖工年湖水下直河如
懸度糧船入口日不十許黃決洶且屢決非細故矣總之黃咽口
之決聖城集李吉口之決為之常牆寺之決聖城集未通而黃咽
道塞為之李吉口閘王宰口塞而蘇家庄復決聖城集以下全未
疏通為之則蘇家庄之工未久而三山口狼矢溝相繼決豈非徐
呂之可憂雲者未嘗既通為之耶既通既言之矣從來汶濟諸水
由夏鎮出於城口會黃水下徐呂水力并而泥沙若橫自湖河開

諸水悉自夏鎮東入湖其間呂公增放之入徐呂有歲不三四夏
又春冬水涸時而安望其懸水三千仞或後失塞不可謂黃河使
安流也

謝肇淛雜紀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
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戰國之時各有分
動起乎疏能以鄰國為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
也至於今日則工獲險疏恐其滿而潰中獲運道恐其淺而淤下
獲城人恐其潰汨而生涉恐水水東而柳使水水南而柳使
北且一事未成百謀盡起小有利害人言盡至雖百神而其如河
何哉王敬美贈潘月空詩有云堅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
之也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七

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
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
官就護其界異職之使各事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著
之見幸而苟且成功更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富河決歸
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疏皆破勿塞而相國沈公恐難桑梓之志
故山東河南二中亟議論不合而廷報即以河南中亟總督河道
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坊間之震澤廣如式迤邐而南
天潢而後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又淺何以能收况所決河廣八十
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重
校者泰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震藉其自無之勢以衝之何
患淺者之不深乎特所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

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通平矣一夕水漲無憂軍縣豐沛之閭
皆為魚蟹昔所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唐間事仲昌之履歷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減一小
義猶欲也田持久使其自敗於仰關河之後聚三十州縣正官於
河堤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

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濱薪草米糴一無所有衣
食之共皆自軍中運致兩岸也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
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誦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
而河南界尤甚後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况監司催督嚴急
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水候 立春後風動泉源上源山中積水負水而下河為暴漲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八十八

之積安水此水率跡三冬積雪所致若冬雪不繁則源發方漫河
不泛也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故多陰雨燕之石梁消涸涸
漢有輸漕之于河而漕長矣當是時桃花正爛謂之桃花水 清
明此日有耳醫治河使者于一歲與工之費用少半致榮節立標
水賴而損報員役刻時更需視候水脈每添一寸夏秋之間輒盈
尺也謂之清明水亦謂之信水 三月春暮燕著花開謂之菜花
水 四月地氣結秀山蛆浮出漁人細探知高源之有漲也謂之
麥芒水亦謂之麥黃水湖工人謂之山蛆工源山際潛生麥芒不
動食河干者老同工源水可虞也未幾則騰 五月謂之瓜蔓水
口水下衝決數百里津法不常焉 六月謂之瓜蔓水
六月浮山窮險堅水方彈如龍門玄水折連積雪聯金之舊既熾
萬山之源合流而沃宕山石水事器選謂之礮山水 七月五花

方廣謂之玉花水而華所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崖不辨牛馬者也而蟹溺蛟龍崩岸當其時始急如之雷衆微渙衆忙泥潭于時微田夫牛隄防而河後之難作矣八月其龍花盛謂之潛龍水士人以爲龍出游行不知龍以八月爲度游龍蓋水聚也九月九日謂之重陽水亦謂之登高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旱乾是日水必泛漲故雙塢工程暨土費種種必懸候此日此日過相度無虛矣十月霜降水漲河況既進如一轉然謂之獲槽水十一月斷水雖漲寒流壅積謂之凝凍水十二月大寒後積一壅河工或如積雪或如屯兵謂之水斷水唐人所謂流漸離月下河陽也不時暴漲謂之客水李杜詩所謂之泄水全河大漲乘勢直進如陣馬與嶄相持節迫不轉後陽分勢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八十九

之側洋水亦謂之迴流水半高半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則削厥謂之切水如六故發故止莫如去夾一波皺起滿河清順謂之河嘴水此水見當有大水也斷龍壘處發滿散葉前高火源聲容百樣其之風猛奔源由岸牙崖洞庭之波乍起倏勝之潮思失日不能視耳不可聞此水專在外壩壩謂之聚湧水一湧既過河直流安渚渚渚聲響不作謂之靜流水大流渚渚餘力奔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激加以沙中坎處行險而躍或如人走或如鶴翔渚不沒膝波盡通頂聲吼遠通彌日竟久謂之利灘水水雖淺不可淺撞艇撞然駛水如鐵雲霧四罩聲驚船之謂之崩灘水崩灘高不可近又如種種撞倒力全出逆射如巧巧機深入謂之割岸水漲滿渚渚平進陸谷失故封落驚懸

謂之林岸水時備賊板潛潛下岸坦洪中歸危奔馬謂之壩岸水風浪波數得蘆伏候一波凌成萬金板岸謂之極岸水垂勢初起後浪停隨呼吸繼進濟聲四號謂之土展水平流徐進押浪轉灣旋則未要輕略鳴號謂之下展水上展可責下展難久樂若汎雲騎如奔羊水花競散靜躁靡音在落負流之中屈曲橫波之洋謂之穿窬水望之正缺恬淨澄美斜正中流則虎不及長岸龐大膠束土著截其洪積謂之明灘水應遇急勢天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椽行舟過之多灘謂之萬灘水亦謂大灘水又有積岸水聚灘水失岸水則灘水藏岸小分各水乎龍水遠置水遠灘水種種微要深隱難名總之力猛則勢熾流急則辭險總謂之神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九十九

華能論曰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工中下之三策實究治河之六無出元賈魯疏潘塞之三法讓之上策中策譬如勝之井同周之里其高而實難行也魯之三法推庸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揚泰之而稅名雖早而實百世之可通行也從案州之民當水衝處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不憚讓之工策也今觀元之亡也果不在魯而悲者皆歸之魯則無罪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恐漢室之亡已不徒亦肩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費以累所使之民讓或置之且也雖縣置一讓使湯若民亦不爾使民使民之空地花帶生而盜賊潛其害有甚于河意江文叔公至取其中策障塞開導引水灌田可救水患而利農不思春夏旱乾漕河方淺而渠又引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田中兩足孰肯

引無用之水以病田是謂上策中策之難行也經元校增半倍
薄壤謂下策者不謂下入唐其義為三法離河之流因而導之謂
之低今之離水改分水河皆其遺法也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
乘今之挑河開是已挑河之義因而塞之謂之塞今之搭
輪築壩是已塞開之義在鄭而畫則欲以不治治之蓋本蘇子
轍王者不治是狄論也六月與鄭周王登其得已侵觸及交符若
之何解于歐足神禹貴好焉勞澤水營余祖之修興及旁郡公治
水之要則曰疏故道塞新決此則魯之諸餘爾在黨學古則欲引
黃河入衛河是即陰用讓之上策不使冀民而縣冀地也然大河
安衛所能容一入於衛則汲澤元城皆魚鼈矣先師何待即欲南
北各開支河今河南孫家渡趙皮寨諸處固有支河矣或縣或然

凡以修築者皆遷河渠也。若河北開支河不經遷河何以達海。倘
謂此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上流導之勿入。蓋津以上河允
倉。天津以下曰苦泖。其以伊洛渡潤會於鞏。毋沁濟湫會於武陟。
若導河南之水而入泖。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計。比之開支河。
則工省而功成。魯黃河則勢小而易制。歷三十年來。不多施於曹
澤之下。而遺於汴省之下。九重德意。安專在此一隅。千里長隄。
孰保都無空缺。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丘。一入曹澤之境。則今
通之前功盡棄矣。滑南有新河自泖揚以達天津。比滑南省既開
之頃。北海運有風波之險。工無廢於此。曩治於彼。何如請云。不震
不動。言不聽人也。不想不疎。言不自怨也。新河有冊籍。治河有總
方。皆足以資鑑。乃石文隱公之說。則不專在是。曰。山河經絡苟非

日瞻身履而破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夫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極其地之高下、水之分合、度之先缺、何處可導、何處可填、雖不親行、不成河堤、使者勿徒易其文書已也、野豐一腐、奔沒數萬家、此非遼寧之明徵歟、吾行河間、下爲水國、完其縣、則渾茫淋塞、故道任水體流、而旁溢折、驟數千頃、非獨民賴之、官亦賴之、疏濬等民、非獨民病之、官亦病之、此事之同、仍者、募允作興者、招怨阻而不遂、憚而不為、如此之類尚多、矣、

曹縣舊志 黃河故道四一在河南府 縣西三十里上接吳縣界 東北至南皮縣界一在大名府開州治南人長
 垣縣南六十里清豐縣西五里又縣東明縣南五十里皆原故道一在東
 昌南館陶縣西五十里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入界北行與城縣境
 大堤 弘治六年河決張秋事聞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
 史劉大夏治之既塞黃陵岡又以山東之地漕河外戶也乃募堤自大名
 南起經曹縣至廣城縣界止在曹縣界者計一百里各設鋪座人夫以防
 衝決立公館以時巡警而以兗州府管河通判提調之 公館在縣南 魏家
 灣在縣西 陽晉口在縣西 張譚寺在縣西南 李文盛在縣南 淺
 鋪在縣西 小張家灣在縣西 新潘淺 安陵淺 夏侯淺

曹縣志

情守事宜 築堤 大約離岸二三里容蓄寬廣可免決壑切勿逼水以致
 易決難守仍勸民填塞實如有浮沙量行掘撥務取老土每高五寸即各持
 二三過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堪夯杵須令各夫輪番脚蹶俾結成一塊
 稍乾更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堤根驗
 之法用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樣式貴險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頂二丈
 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堤 劉堤在縣南 堤決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集官
 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供即于本
 堤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渠頭之法刷至彼此住矣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
 住即于上首築通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
 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漫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

曰鼠頭埽俾上水口闊下水口狹庶不致湮失而塞工易就也 築壩水壩
 順水壩之設為壅塞迎溜之虞本地水利沿堤雖有邊埽難以久持故于
 本堤上首築順水壩一道以通水遠去數丈堤根自固 魏家灣 每歲
 冬春之交用柳板柳樑相兼栽植傍於堤根柳板密栽而柳樑每株相距五
 尺許非止用以捍水而每歲發生枝幹亦供埽料 魏家灣 凡堤臨水
 皆栽蘆葦茭草于下使其根連株葉密日舊即有風不能鼓浪又于堤根
 至面抹草子密種以圖蔓延日滿雖雨淋不能刷土也 曹防 堤岸每遇
 黃水大發急溜埽灣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埽灣之隙漸以坍塌多致
 衝決守堤者必日捲土牛小婦聽用但有刷損隨即補塞 夜防 守堤人
 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晝日無暇夜則勞倦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未免
 失事故有五更牌面分發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

即差人挨查稽違昔有對使隄岸不斷人行以防誤事 風防 水發之時
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必坍塌潰決故為龍尾小
埽列于隄面一遇風浪大作繫于隄隄水面縱有波浪起落足以護衛 兩
防 守隄人遇驟雨淋漓難以踰立必各起鋪舍或暫投民居隄岸倘有剝
損誰具看視故夫役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等帶隄面不特巡視乃無疎
虞 留守 河水盛漲管河官不能一人周巡故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
視每隄三里置鋪二座每鋪設夫三十名每天守隄一十八丈又夫二名共
一段於所分隄上夥搭窩鋪一所時日棲止以便傳牌巡視又董地分委省
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深夜刻無弛以保無虞 民守 每鋪
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矣但調用無常若水發之際脩守不足又于臨隄鄉
村量添鄉土暫用每鋪十名水發則併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
天下卽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九十五

廣 固守 河水盛漲管河官不能一人周巡故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視每隄三里置鋪一座每鋪設夫三十名每夫守隄一十八丈又夫二名共一段於所分隄上夥搭窩鋪一所時日棲止以便傳牌巡視又蓋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深夜刻無弛以保無事 民守 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矣但調用無常若水發之際脩守不足又于臨隄鄉村量添鄉土暫用每鋪十名水發則併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

晉書 陝 元 費 謫 河 兩 岸 皆 築 陝 以 防 衝 決 自 今 再 漲 寧 考 東 而 陝 築 終 至 萬 里 公 邵 又 改 河 而 北 北 陝 辨 注 不 可 僅 考

無惜亦復損破壞而不可恃其弊大都坐此何公始視河之
大治河者如治病急而不可治者標雖水復足也雖治其本大治
復足也夫水通其勢而敵之則患患則決定其勢而限防之則
履縫則力索而可無事故雖標雖水復足也雖治其本大治
限者緩之也先年大臣如劉天和等惟按界北其國清運而衛
民生者誠為遠慮今雖增修太行限為得計于是貪穢既同群
貪既同奸算惟私而又定令備運辦之法二年補修之例著之
令與九年是守泰而不利可適始之于是萬曆八年九月罷工
于萬曆九年二月計工九十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工增修限一
百九十三里有零高厚堅實水為保障其有益於運道民生者
其大于是天子覽書優書錫以銀幣其各官發要有差者同
司河事者曰是不可與記問于余汝桂曰余觀何公為給事時
勸新河時眾官治亂國是未定而公以汴言徐定之為永利不
撫衛州時眾官謀之被譴之者得成以禍而公定之為永利不
聲色而安西南之民斯其忠憤廣敏長慮遠猷功在社稷之大
者皆如此不止一修限事也然是限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苦
河解運河者之要務哉當勸之員職以誦復人是復也主持國
足莫利河漕則今南京兵部尚書滿公享朝削竹張忠謀盡地分

李則今吏部及侍郎趙公費廣等員紀備職官職則先令此種
御史職分密陳公功總理最實計算屬的歷任管河制便今
既雲而奉政即公元指觀或善後宜一字法則今河運制便及
公浙而分工聯職風及的勞到運同唐文萃同知王一舉見
籍通到王職出知惟允供應督勞到署知縣張春志專辦知
縣田則具實查切中肯綮奉批不憚煩勞詳覆工可需時用應
禮待到署嚴查監生胡宗乃等法并得書其勉力指擇州判
將委主簿等官除省義官附民等不盡書其勉力指擇州判
總水覆檢水覆檢名始于知縣王肅之華其後有三今前覆不可
八里每二里一舖
共舖一十有六

運月限 在舊老覆之東自二十九舖起至本限四十四舖止共十
八里每三里半為一舖共限舖七
棚水棚限 為上棚水小溝收築成大覆而自舊老覆棚家接起東
一舖共限舖十七運月限東即接北限曰本限既接縣今有長
限四其北限北曰北大覆無水曰大行限又而總水限又而南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九十七

河即棚水棚限皆東西長覆而縣
之之長覆其存無凡

月限十有四 曰孔宜往月限長十七里曰銀眼廟月限長一里
有奇曰龍王廟月限長二里有奇曰馬相莊月限長
四里有奇曰郭家道口月限長四里有奇曰牛屯月限長七
里有奇曰曹家集東月限長四里有奇曰劉潘莊月限長三里曰清
涼寺月限長三十里有奇曰汪家莊月限長六里有奇曰呂家
莊月限長五里有奇曰高王廟月限長六里有奇曰紀家莊月
限長六
里有奇

新增月限 四通蓮月限長八百六十六丈曰趙家集月限長一千
大有寺曰金家莊月限長一百六十六丈曰金家廟
前棚水月限長二百四十四丈四限皆曹家口限防崇嶺安莊限
河勢急黃河限水公棚動搖錢五十貫築
舖十有四 曰武家舖曰馬家舖曰孫家舖曰趙家舖曰董家舖曰
王家舖曰西家舖曰高家舖曰郭家舖

甲有四土之異劉公堤北秋濤時至 北人謂其 地下而海平三載
不能獲一鐘其南稍卑然河既直渴而東土既散勢大有惟太行
堤而河既折行而盤深洋當特留其膏為稍脫失至棚水棚外又
決河堤出沒棚堤之不審若解穿字土人每霜落而種未着而收
一妻之外不獲再秋故曰曹有田之異頻年割陸既清以災曹
家口對曹坤方決濟民浪崩岸潰堤限縣不及三牛鳴向所謂
濤浮當時留其膏者今亦如坐食底虞浸不顧而莫耕獲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九十八

治河議上 劉堯海 國初宋公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以北入於天津渠道尚可備所有工力不費僅之功在沿河者唯南旺湖及濟寧天井關以南而達於淮其利益國家而功倍於故元者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堰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光水入於泗以會於濬又引鄒縣之瀟源泉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八於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入於沂達於泗同匯天井關以成濬渠又開濬南旺湖周迴百五十里濬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閘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關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故我朝濬運正藉山東諸泉而不致引大河以為利也山東諸泉亦自足以潤徐呂而成濬渠可以不求濟於河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從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七

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整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開趙皮寨口導河入濉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賈縣渠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稍高而為厲也第上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 國初作者之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於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哉 成祖亦未嘗以其憂貽後人也導河入徐呂而數遷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唯求其所以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又何治焉近者工部朱尚書以黃河侵蝕沛縣切近運河乃使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為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

而有加口之役也則所避皆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前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過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加口之新山焚石也順其去勢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航海也計不出此而亟：豈復以障河患以為黃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約雖有銘鋒鋒刃勢不能使之就行伍也故今之策復以防河無以異於斷水以填海蓋南山之本無益於海則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尺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板地數椽雖奔雷倒海不足以喻之矣但懸水流沫而已則大漢土實以決其怒而忘其暴昔師丹有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是得禹貢遺意而於今尤為對病要論 治河議中 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舊泗歸宿故道以分殺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二

勢難之首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回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便而東流入徐魯之路艱將來二洪淺近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陵侵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荆山地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稍變遷此其彰彰者也况 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入鳳陽界過潁州而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而下當時未開波及為害以危動陵寢明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亦不下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 聖祖之念 皇陵也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塞口既開入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闊之

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惠以高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公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為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功挑濬以引之來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如欲斃其此則切善喻是究極宋公本意者豈近時治河諸公未之聞耶乃若所以為二洪益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泥者又責在理漕諸吏國初浚會通河而開拓南旺馬場諸湖正欲廣受源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湖周迴一百五十里濬深者大餘淺亦不下五七尺內築長隄者三漕渠貫其中兩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每二年一大浚後大萬餘畝而以為常此不特為五湖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高壑則不益溢四出以為東土之災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一

積而徐出之又自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以來既浚不特湖勢日就高者為高卑下者長洲者不復有所謂昔日之全湖矣抑且但俾諸山窮其漸乾谷泉溝道率皆填壅不治每遇水漲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愆期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而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而必藉黃河以為利人之識度並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開渠各有淺夫若千名以淺名夫何也近時有事漕河者皆於築隄而不不利於淤淤蓋高可以為壩而深不可以為及故災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潰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且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內高於水者不滿五尺而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閘在地上猶一搖盪則奔瀾而不可禦所以淮揚多水患而說者以為天數豈非妄哉應嘗周歷於徐淮渠末之

間而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游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築塞唯荊隆口隨築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寶魯河皆導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河勢分殺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超北而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為言乃從荊隆口至黃陵岡之北築隄二重各長二百里以護決口而劉公大夏等得以咸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道豈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年間黃河從蘭陽寨口直趨亳泗歸宿不復入于徐以致二洪淺涸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河而東並出於徐沛之間又錫廣二洪隘石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順注於徐邱而趙皮寨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間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果行明年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二

申前請遣使視河上而以工費鉅大為辭陵夷至於今日其計無復之矣大河性至溫悍必有以涸之則緩其性而不為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為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慎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供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印上下盡遭全河之害而為運道憂也夫曹單鄭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漕河也自荊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蓄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開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蓄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東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却淮化

而為漢粉者未已也。故今日議治河。不開趙皮寨。口不濬毫泗歸宿舊渠。雖使大禹臨河。白圭為後。亦不能救徐鄆之害。而賈讓谷永諸公。但崇空語耳。亦何為耶。治河議下。夫河北數十水而沁為最大河之南數十水而汴為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蘭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熙寧河始分為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即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

離集出宿遷而下。即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黃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大會山東諸泉。而盡輸於徐呂。以會於淮。此則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度。失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於開趙皮寨而塞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為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沁復故道。是斷黃河之內應也。而沁水去河止四十五里。萬一徐鄆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過沁放流而下。達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奇策也。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水步口。會大江。尤徑易。在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和溝。及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土岡。通楊州。今埭岨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數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

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閘與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永無水患也。此皆按地形指畫。據所嘗涉歷以考證。今古豈以竊算決事。亦豈以疑事嘗。國家也耶。然愚又有慮焉。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於漕運者。一隄之外。皆鄰國災。此非唯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答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首漢武塞宣防。躬自沉璧。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莽。將聽之耶。况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廬業。則運道自安流也。單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海口之役。初或未嘗議言出。而竟阻抑不付。恐後之行。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後。其餘

徵天幸。以待遷者。察今之人。而不隣視。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刑政。大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矣。今不出圖之一旦。不偶而中土抗藥。或戎狄啓心。外則轉餉艱危。內則徵發旁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李復八年遂遷河信即劉登嗣元間先是李嗣安事治河以縣馬湖運道通於
河則使河之諸短宿遷至徐州計營新河分黃河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
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營河虞州工下費甚苦河故通漕之人計其下皆次舟
批掘成河於宿沙遂河以復平如此者數四遂引黃水入其中派流還急漸沙
隨水而下往往為沙淤不可行舟舟將至縣馬湖之漕決道未始得
惟縣人既不願入新河遂謂自往替之以軍法然縣諸閘有人者皆于決
于夫而料費費參上疏計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又用錢糧極極重數
縣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矣

治河議 何格撰 議曰沂州治轄卽費地卽淮海其山蒙羽其浸
沂沫書曰淮沂其入蒙羽其藝言禹先治水而後治地也今自蒙至
羽幅員千餘里皆為沂地大半汙萊雖人力之不至亦未必非水之
為害也 明臺軫念民隱下吏蠹愚不足承括使然職在守土敢以
舊所考究與今所見聞者僭陳之竊惟治沫易治沂難蓋沫道直而
適海沂河周折於卽沂卽費間去淮遠去海尤遠也治沂之難有二
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蓋其地多崖石水激之不能達而反壅于
上禹昔治沂使疏殺無方何以猶入今觀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
溫泉入沫之故道廟山以上有馬兒溝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卽之
故道實又沂之述也考諸水經曰沂水出泰山卽蓋縣父山卽今沂

水縣父山也又合蒙陰諸水紆曲數百里始達於沂如桑預水洛預
水螳螂水連綿水浮來水耳水小沂水閭山水時客水桑泉水巨園
水堂旱水廬川水又曾汶水皆注之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
不得由長溝入沫決汙口而橫流沂水縣之東南鄉沂州之孝感鄉
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隘者一也 廟山 縣志謂卽肥
屬通元曰沂水在合溫水上游溫水匯也河曰石溝而達沂縣境以南通
卽卽沂縣東流也五石溝水注沂水水能水合水水東南注于石溝口又南通
陽湖東流也二河并起廟山河注沂水沂水入于海
趙馬兒溝入五丈溝又過卽之馬頭以出宿遷經曰東過襄賁縣東
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卽縣西是也今卽之長城卽襄賁故治頃
年擅湖利者謀塞馬兒溝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殺泛濫近行故

上自費之朱紀等口一十二處沂州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倭見衝
 決適河鄉郭轉為沮洳而知之港口馬頭等一十七處又下於沂費
 者整湖淤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壩山之隘若二也馬兒灣之
 方雖不詳於禹貢而備載水經至今數千餘年馬兒灣與長溝之跡
 的然猶存且詢之父老士夫皆云兩河通則民享其利且無修築之
 勞一灣塞則民數受害官茲多事為今之計備故道從公論設然行
 之而已或謂疏馬兒灣易治長溝難蓋長溝橫亘沂之東沫之西內
 通左河黃米堰河之外又當汶沂之交開長溝則自溝以東如八
 湖五湖十二湖十五湖之地不為巨浸已乎曰非也坊之不設或設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七

供此紙與民俗口受其利極原以便民非為更強一役之勞而永逸的也
 每遇一役為民口乃年以記則則雖而相小庸則極而更之推明書詳
 加體察者性而後則又沂之功不存焉下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八

東阿縣志

邑境之渠有龍溪有入清河有會通河有黃河故流有小鹽河有
狐子故流有馬頰口○龍溪者即東南山中諸泉水也城在兩山
諸泉水會於豬村並西山北流穿城而過至舊城之南入大清河
以其或出狼泉故名狼溪也今中為其名不制改曰龍溪龍溪
者出洪範龍池也水經曰狼水出東南大極山逕縣城西而流泉
出城東近山逕龍城北而注狼水以其流而故即名馬溪水不盈
數尺冷冷流石間清澈可玩紫迴二十餘里兩岸桃柳兒如蓋團
惟雨水暴至常深數丈然亦不常朝也○大清河者故濟瀆也高齊博沈
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考之水經濟水至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九

民分而為二其東北流者通壽張縣而界安民縣也汶水從東北
來注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通蛇丘無鹽之境而南至安民
縣入於濟二水合流又北逕須昌縣西又東北逕魚山東北平
頰水馬頰濟之支津也又北逕清亭又北逕穀城縣而東北逕周
首亭西又北逕臨邑縣東臨邑者王莽謂之穀城亭又北逕平陰
盧縣西又東北濰水出焉濰水者濟南的突泉也謂之小清河濟
水伏流至是而出與大清河合而皆謂之濟蓋大清河為濟正濟挾汶
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濰杜佑曰濰水自王莽末渠涸
不復截河通今東平府南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文
水合流因舊名稱濰非濰水也至漢以來汶所由通則自甸城西
南流至汶上之北四汶口又西北流過東阿縣西又東北流五百

里入於海至元二十年開濟州河渠造汶入汶至任城會源開而

分會源開者今濟寧天井開也會源開之水由而北流者至須城
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濟由東阿之戴家廟而北逕薛家橋入於大
清河以通海運而其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海而不著所
由當亦入濟故濟無疑矣其後開會通河自安民山逕於臨清而
汶水如會於濰不由濟瀆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濟濟者
濟故道也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濟者濟為漕河過不
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之汶矣及考今河流
其源出東平東北蘆山之陰謂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而南流逕
東平城北而坎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國初開
元故會通河於坎河之南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北流之道使南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十

於運然每秋水泛濫沃戴村壩而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
於大清河歷邑境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龐家小鹽河水從西來
注之小鹽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南流逕汶上
之北至南旺而分其水而北者曰沙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
潭水合流至龐家壩而入大清河又北逕魚山而東北逕舊城西
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逕艾山消口而入平陰境又東北由
長清縣河過濟南之北至利津入海也春夏旱暵坎河水而來者
於則盧泉諸水獨行大清河之渠以會汶濰諸流故今所謂大清河
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事
謂之汶矣海上諸駕鹽者至濰口故關由大清河而沿於魚山又
南則由河渠至於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至於張秋故大清河謂之

道河夫以數百里之渠閘 國計要寄而名乃不孝非所以察地

理之宜而原本古今故詳著之○小鹽河者古之馬頰故道也
馬頰濟之支渠水經注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
謂之馬頰馬頰水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遷桃城矣又東
北連魚山南東注於濟謂之馬頰水又曰濟水至魚山南左與馬
頰水合今小鹽河廢家山在魚山南入大清河而上流壽張界常有
馬頰故道故以為小鹽河也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於要害下
築甬州有六塘開山子路張秋居其三北三塘者皆小鹽河所經
則小鹽河故宋時河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
入大清河張秋隄既塞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湖方
數十畝謂之黑龍潭通政韓公築山其上今日成已隄黑龍潭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一 百十二

本絕之於渠其稍東出由決河故道東流至陳琦口北而與沙溝
立空橋之水合而北流連壽張開山至魚山之南入大清河其水
涵浸滋濇平時不通舟楫雨水泛濫故謂之小鹽河黑龍潭者一
名河平果往即中楊渠欲涸其水以廣網惠廟風雨大至舟皆覆
浸不敢過故俗以為海口龍湖其實河水所軌而成耳 會通河
在邑西六十里按元史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澤開導汶水北流入清
濟故濟由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決壅江注糧運皆
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御溝北其後會通河成乃建都水司
監於東阿之景德鎮自安山直屬御溝而東阿之運縣國朝開元
會通故道其在邑境者北至荆門上開與陽穀界接南至沙溝與
壽張界接長凡二十里而安平鎮居其中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

東北趨清沙溝東隄由大清河入海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先疏

其上流起張秋金隄至於范濩以達河沁命曰廣濟渠渠口為閘
堰其水以入於濩命曰通源閘而於其東岸濩之大清又於東平
戴家廟為閘三空疏濟水故道濩之大清其後會事劉進修沙溝
東岸石隄副使陳善修張秋東岸石隄弘治初年河徙汴北分為
二其一由黃陵岡至張秋入濩與汶水合而北其上未幾大雨遂
潰張秋東隄絕流而過由小鹽河入大清河以達於海而漕河中踰
南北道隄於是道都御史劉大夏等治之築張秋東隄以塞其決
而張秋之南東岸又為五空石壩出其水洩之大清至今無河患
矣詳見大學士徐濟王鏊李東陽徐有貞碑記 黃河故道在縣
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來運銅城南又東運清沙溝又東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十二

凌山又東北運楊劉之南又東北入長清界考之水經河水自范
縣東北流連東阿縣故城西歷碣磈荏平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
邑碣磈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開矣
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
離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於海而邑境開山
子路皆為大壩以防其決已又合朱濟渠北入於壩仁宗至和元
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近
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便因罷不開而楊劉之河絕銅海口者
疑即清沙口也 國朝景泰弘治中河決張秋沙溝由小河入大
清即東開山子路故道而其溢者或沒及於銅城之南蓋其故清
形下水所趨也張秋河塞百年居人不知有河而河在邑之南數

自墨嶺若絕境矣往漢時邑境又有甄子故道甄子登河之支津
水經云甄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又東北過丘縣為濮水又
北過丘縣為濮水又東北過東阿縣東蓋河之一支并濟而流者
也漢時河決甄子武帝發卒塞之於是作甄子之教其後明帝永
平中詔王景治渠甄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今其迹已湮
以故道求之當在濟二渠之間而與魚山近以其古名蹟特表著
之

內史曰余讀河渠書泰山下引汶水穿渠溉
田萬餘頃今汶入於濟其支流出東平以往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一

居人不以溉豈古今地異宜邪亦其法不講然
興河之為利害有日矣宣房瓠子之歌至今
悲之而邑乃具故蹟予每問父老河脉所由曲
折遠眺遊覽歷古今之事未嘗不抵掌歎也

新城志 小清河議 胡應鳴知縣新城巨害莫甚於小清河

河界於高唐樂安諸處非若大清河之天造地設可以蓄洩湖水而北
河發於人力自濟而北迤邐東流百里至新城始大橫巨城之東而其
上有為河防河可東注之濟山孝婦河西注之世土崖斷溝溝中注
之安通林霖夏以南山七十餘川之水奔灌北河僅有三空輪東注
河洩支疎濬地較水勢不微高特二邑塞三空輪為民居壘支疎濬
為法策加以披縣竭力緣河擇地以敷新城危水八里諸處阻為四
大湖泊周匝五十餘里民居淹沒禾稼一空以致北平積蓄僅餘
無幾後性美官督商辦全既費收費不肯迄無成功於縣原
良由高唐諸縣謀利罔堤以病民新城處險而待斃屠人之飲食然
日納而不流必成廢脹積久不治誠害無以善其後矣 小清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一

陳 陳姓青州府人自奉以來素懷忠孝以為此舉係一
方利病萬民安危必關嚴其要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未陳乃自樂
安草橋適小清河而上里傳與高苑新城長山縣平更宜縣清河
而北又沿清河而下至齊東省城諸縣縣界週迴數百里間聞見其
形勝窮究其源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梗概始知前
此各縣盡圖皆不得其要願所以膠漆紛紜迄無定論大約高苑等
縣水患由重丘之東有渠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橋
口橫流於河而直趨縣平以下高苑以上之黨為溝則流而流灌
流為溝邑之害最甚少則青陽驛後之濟山泊縣縣西之沙河縣
東之白條溝皆重丘縣平一帶山壁之水注下注小清河至朱家灣
之夏莊口下流於塞乃決岸而西亦會於駕馬溝當時小民無識而

從於灣之下水既有源勢不能擇則橫衝小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河
河道道流二十里至劉家口入橫衝北岸而出以流灌於數邑之地
又次則清沙泊之水亦決於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為蔡家口諸水
蔡家口為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害也蓋自龍山
群而來陳章五斷平泉而皆山也諸山疊列星之脊也山下儲水等
則居山尾離間之水也小清河則居前山口橫衝湖水之簡槽也
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皆則人家之處說也今小清河淤塞
壅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見水漲出流滿於度院矣昔開濬小清河
故道是則去簡槽中之物而見口之水由簡槽而注於當注之地又
得導河身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於原上疏谷去壅為其
源料出使發林注不為度院中之患也夫小清河故道志解詳割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二

百五

博濟而均安東省無樂於入海今自樂安迤河而工之章丘之濱
河於海口見小清河南岸一面橫受章丘縣平長山等縣縣山萬
壑之水而岸地高北岸地卑此河橫亘其中走來數百里名雖與大
清然然其質大清乃濟水故道天施生成之河小清河乃人力所為二
河既離廣狹俱不相敵大清深入地下四五丈濶將二三十丈小清
兩岸僅三丈許河底在平地工水由地中行而為堤以來之今填
淤平滿河底將高幾平地五六尺矣所以決即為害也見水工流既
決則下流必於下流既決則下流愈決淤決相尋壅塞日甚而河遂
不通矣此河不通則無以資儲山之水由南岸之高陽北岸之早建
既而下高陽縣無賴為平其不害也今必開通此河水志斯危考
之圖志或化險已都遼牟公亦嘗抗濬此河自樂安直抵唐下一以

漢水一以通舟大學士劉公瓚記之復又於塞而事以工儲山之
水自越小清故道而趨大清以入海惟章丘白雲湖最闊一遇大雨
即溢于小清而入于大清河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晉之記可
考也為今之計清河既入大清矣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惟清河以
東八里許為清河較諸河為大發源於縣界之會仙山北流至高家
庄橫注而下二十里許則汎濫彌漫至駕鵬灣而與儲水谷匯為巨
決其害若絳之半此河舊亦由高家庄入小清今自高家庄迤河
岸而上八里許曰紀家口乃清河西決之舊口也西望清河之舊
渡口僅五里許自此至故地勢幾下絕三里許為常家店小清故道
猶有存者又二里許即薛渡口為清河與漢河由紀家口開通入薛
渡口與清河合流而入大清其勢甚便清河至薛東縣入大清河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六

深而且闊奔駛無滯旋為陳海溝足以容水而不為民害中經麻姑
堂工下倘有淺濇處則疏濬之可也詢之柳塘口居民余謂清河
此特枯木言下流之害但自紀家口兩岸言之東決則由木家口入
潘家灣潘子潘山泊而河東之民受害而決則由木家口入潘滿平地
浸于柳塘口決于常家店而河西之民受害倘使築口嚴嘉善日今
若由此而開入大清則雖下流高苑等縣之民免害而章丘清
平等數處之民亦免于憂溺之患矣然自常家店而下二里得小清
故道其工三里間四大縣俱有稅地當何如柳塘口舊開東
西皆有不清故道而常家店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然為沃壤民
皆耕種今不遺其花利但使之永空所占民地之稅糧其數不從受
於地價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清之故道加估償之亦無不補清河

之水流入于大清河則柳塘口舊開高家庄以東至嶺山之清
河溝二十里承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自清河溝而下小清必濟
山泊之水東行二十里至王亮口子而北決流于駕鴨溝此二十里
淺流當溝深三四尺自王亮口起至開河口五里許皆甚富挑深
七八尺開河口乃空沙河之水自鄭平縣西來入小清東行至開
寧橋二即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溝口約二十里許此處當溝
深三四尺又沙河經鄭平縣西而北入于小清此止五里名為開
河僅本處人民告稱水深之時東決則由戴家口而灌流而決則由
舊家庄而灌流鄭平縣導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其害而並欲濟之然
其渠不遠再用三四尺夫自嶺山之清河溝起至白條溝之溝口
止進計有水而深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鄭平地方當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七

鄭平縣大關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自白條溝之溝口至舊家溝
之夏莊口計七八里水深不必開自夏莊口起至舊家溝口此三十
里於舊家溝當挑深一大關四丈使水循故道長山縣之水患可免
矣自舊家溝口至鄭家口計十五里此駕鴨溝水衝小清北岸而入至
鄭家口而出自鄭家口至舊家口五里而岸口至空清沙泊水此二
十里有水而淺當溝深三四尺自舊家口至空河口十七里皆於溝
當挑深七八尺此空河口乃孝婦河自嶺神腰至諸水流入此入小
清遇下流變塞乃決而北注為害甚大自空河口至駕鴨口止約五
十里大約分為三等而頭十里淤甚為上等當挑一大中間三十里
次之為中等當挑七八尺東頭十里又次之為下等當挑四尺使與舊
河河身相平水不倒流是為萬河之下為備與之清順自此以下為

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而不為害但自樂安縣石亭驛而下至濰
口二百里河身僅三丈許水深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子不下三四
十處出入無定須俟上流河通下流水落之時有口所當築便所當
修淤所當濬者再行計議者也夫深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
矣然駕鴨溝與馬家泊皆聚水之窟天雨連綿泥漲為害又如之何
曰駕鴨溝在工流則入于馬家泊為害泊在河之低岸水不能工入
于小清故舊有支龍溝延亘三縣至樂安會小清而入海此天地生
成之溝使淺溝泊之水也然左高花溝與境均者今已改于巨浸之
中其在樂安境者已於為民四長百餘里不必復開濶河道水涸
之虞尋其近便小清去處為濟溝者徐縣溝之使可以淺溝泊之
水于小清足矣截觀陶塘口以下至駕河口而岸為新成地方北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十八

為高花溝與地方水由中竹而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橋受害故
小清水溝之時南岸之民紛紛同北岸往救殺人致訟勢之使然無死
怪者然南岸地面較水灌無決而通水退則決而而肥利害相當惟北
岸地卑故水一決而遂要難年不消所以浸灌數百里雖當五六
而民不聊生矣愚民無所知誠性性只與水爭故高花之民則於陶
塘口為堰以捍駕鴨溝之水及其既灌則又為堰於馬家泊之上亦
崩決而不能禦傳與樂安之民亦然每界上便有通水之堰所謂
以隔鄰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花之開小清決口數十皆為月堤以助
之修築之勞迄無虞處所謂橫塞每漏者也然隨機隨應前此命官
估計惟會計此耳不知歲歲若干給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
鬭不知殺死若干命至今訟者紛然可為流涕茲擬開小清水循故

草九

百廿

李開先源疏。東自青濟之間。水之大有。莫如二清河。治者觀後河而先濬。何也。以於衝要。有富。用力少而成功多耳。二清河。發源平縣陰。而南。黃泉從狄。執分派。而淮長清。泰河。至歷城。會樂水。經發陽。聚東武定。青城。朔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掌海場。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約只泉。出天明湖。雖幸不注山下。黃丘。白雲湖。會清深二河。轉而之東。過莊山。洎鄒平。長山。壽陽。河新城。馬含河。唐

與而苑至樂安而家港達於海。入清河自泰山遙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平泉，勢乃分。渡而南，東而城角，去河不過二三里，即陳順不測之淵。夫入清河不遠，再會源流，蓋會則流益急，衝決該無之域，使人清河不障，漂會壞亦遠。聞其欲便漂與大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兩里，內多隙地，易口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況漂水止今一半，而柳塘口斷，渡口陳順溝會於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妥，非全以漂水使之會入清，逆水之世也。小清河自舊城遠東青州遙南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漂水由雲湖清河之水皆注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漂河之水，今為小清之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果會游山泊宮河等處，河為河，漂河之水入海中，則小溝西湖南不知有幾，池溝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蓋入大清河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餘而不決，即平長山新城，則北水齊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飲而決，河而有地，則飲北決，盜開溝以障為壘，若無慮。漂水在今謂之不事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廿一

可故今不獨治漂水云耳。其游山泊宮河等處，河為河，漂河之水併治之，惟在折築小溝，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漂游宮河為漂縣上流，俱各寬入，今又注於小清，勢轉湍急，安得不決。故小清必使入於諸水，而後能安。今小清底僅寬三尺，口而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寬約二十丈，口而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塘折築小溝，分漂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便漂水一半之西，可保漂水永不為害矣。或者謂小清折開無益，夫漂水不東謂之無益，方可。然觀漂縣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時發，深不盈尺，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便漂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折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柳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又為害止於東，而無窮之害矣。柳平青城當漂水東去之上流，漂水既而，則柳平二縣安枕，雖有游山泊宮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李婦馬河漢縣諸水入小清，不得不免於衝決。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折築小清，則李婦馬河漢縣諸水併治之，是口遙東起至樂安止，如此而大開柳塘，便漂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水之開也，今

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漂水必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舊立齊東，皆居下流，陳順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該縣東南城角，實障之入陳順溝，并柳塘通曲至臨淄地，方與清俱起，無障防之固。為一水併之西，當何障哉。夫便重立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又滋泛濫。城治無後，則陳順溝以及薛原柳塘等小溝，則河與清齊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分漂水之勢。折築小溝者，仍使漂水一半之東，其由柳塘而過者，止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處得可無不患。折築小溝，是又兼治柳塘薛原二口及陳順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事止之害，獨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入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溝，導漂水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遠東漂水雖泥而往，其勢則甚急，柳塘遠而若開，其流必急，急則易溢。東西而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漂水清河由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於折築小溝哉。蓋因具勢而利導之也。故開柳塘者如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廿一

八引漂水清河由雲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漂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折築小溝者，又併治諸水，而不事為一漂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折築小溝，功可廢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漂水分小清再北，而漂水順柳塘所引而北小清之勢也。拓小清所以為平治李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漂水於一河，孰若而分其勢之為便。與共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而治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是入安之治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宜當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與民利，有治入而後舉治法，誠得入以經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不拘一邑，微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大役之費，平工料之費，衡榆加以作隄防，道溝渠以持蓄洩，費費而來，一勞而久，快然非先治漂水者，恐終有害而無功矣。故治先治漂，而議亦先漂作漂議。王盧源河議。漂河戰史古稱禹功，今既失其故道為害地。茲欲勸眾費財以疏治之，其事非小。若懸想遠慮，止憑眾論，恐不知觀見之為真，乃督同章正縣知縣董文憲及鄒平縣丞員孫梯等，鄉民王守正等，親自鄒平縣北小清

於小清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李婦河馬河濰縣河諸水入小清河又不免於淤決是當備存二八之七故能辦築小清河則李婦河馬河濰縣河諸水併治之矣蓋備治濰水折築小清河可省款仍便濰水一水之東無濰水而柳塘口而過草店北入濰水亦不遇一干彼此兼得可無入濰之虞故謂辦築小清河可省入治柳塘口之款而濰水亦東城小宮之一策也不然重止之當獨可言也亦東之害不可言也均為吾民可不深念之哉 按議者又謂築水濰水其始併入於小清河而陳懷清入於大清河方達於海陳懷清乃小清河故道柳塘口在東名為新河非小清河也今治濰水但開其故道而已徑回濰源濰而注之海是也觀章丘縣志有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文可証然以職之愚計之為此說者其謂平野縣也非章丘縣東之八也職即查得章丘縣志曰云小清河至柳塘口入東入大清河詳又東二矣而陳懷清則在柳塘口之西是陳懷清非小清河故道是明矣待引以為証入查得章丘縣志謂陳懷清為濰水河蓋其濰源雲湖之水入大清河便不為濰水陳懷清者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廿五

稱也先王季又達公而開成水河記老陳懷清肇自成化元年已前則無陳懷清非小清河故道大明章丘縣志可証而亦東縣志與濰水河記不可証取職人竟竟章丘縣志所謂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說今按地形絕無蹤跡可考訪之故老亦云小清河自來獨向東行不入大清河又考之山東縣志亦云小清河二河合徑入海大總志或於廣濟不知志章丘縣者果何所見也小清河既自來獨向東行其云會於大清河者又無蹤跡可考然則名小清河為新河謂陳懷清為小清河故道者誠因曰其縣平等縣也非章丘縣東之八也按濰水入謂大清河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河導濰水使之東可也柳塘口似不必開是夫但水性好下柳塘口溢矣濰水難流而阻礙難則者築柳塘口通而右則其流當急急則易竭其東而高下之勢可見昔人治濰水清河向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蓋無見於折築小清河故道蓋因勢而利導之也故今欲開柳塘口者一如昔人引濰水清河向雲湖徑入大清河之例而不盡令濰水入大清河者蓋為濰縣城深計也其折築小清河者又併

治諸水而不專為濰水然則一開柳塘口一折築小清河功可偏全乎 按折築小清河大以萬人功計可也郭子長山新城博興高苑樂安七縣共派仍須奉南府發銀二十兩奇州府發銀二十兩接濟 按開柳塘口至薛殿只開陳懷清至濰東縣并折築濰水東自東南角二處城垣大以萬人功計可也亦東章丘萊蕪長山淄川齊河高城濰縣臨城平度十縣共派仍須諸縣發銀二十兩接濟發銀二十兩接濟 按有治人無治法古今定論濰水舊編為功為今之計不為濰水不用則則不能治然動眾用財而不得人以綜理為亦因見應續所辦望有極二院大作法主濰果之責并百爾君子之心共贊不為一己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為一府之計而有入遠之圖勿貽費勿費艱難擇委任使具人果力竭義如其不效以陳懷清之眾眾之使何辭焉右曰暫為調停補具陳濰自止偷安濰水之害終在生民視民視職職至是使國君焉知其不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廿六

宋陳師道汲水新渠記曰汲子蕭其闢如缺水經謂河至蒙陽莫陽渠出
馬渠至陽武其下為沙礫水是其出高陰溝至漢儀其下為湖別為汲
至蒙別為獲餘波逶迤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當獲丹波
與渠一也為蒙榮澤而通渠于南田其後河絕無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
理志懷陽既有汴水又有莫陽而受汴家有獲水有受當獲至彭城入泗以
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蒙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南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
者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若入而復出也蓋為蒙者濟之別也蒙波既
漸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蒙洛出之川河濟則河南無濟矣其謂
莫陽受海為蒙榮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莫陽無出當獲始蓋其之也
余謂與經合而蒙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為二而蒙有一焉杜佑以經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十五 山東上

百六

于順帝之後說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汲
灌注竟豫永平中導汲自蒙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獲於是故濟
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河入汲大業
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姑東都受運水為莫河
于畿為白溝于宋為長沙于單為石梁于徐為汲而至于南清南清故泗也
蓋自王都而東畿宋是宿單濟之間千里而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楫
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每水至
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徙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
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吏為大渠合于東河

山東原與八大士治之府一十六州縣新泰縣東平府陰以
二縣又而平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而北分流為分水沁沁水由平
陽沿平陽通而西之泉俱入濟濟是為天分沁也即濟濟平陽縣之
而由平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濟濟是為天分沁也即濟濟平陽縣之
等湖以通新河必無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
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

平陽縣之泉俱入濟濟是為天分沁也即濟濟平陽縣之
而由平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濟濟是為天分沁也即濟濟平陽縣之
等湖以通新河必無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
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沁沁水也沁水當陰諸泉與平陽縣地俱入即州必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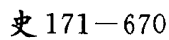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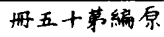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山東上

百六

建新泰縣後即入於河無渠每沮之陰歷以來數諸湖治河外計上即歷
曾營經疏中作而山到工部未渠前初工部奉勅可任其事如與地李
公化龍于是即家耕上即尚書總督河通公編行淮陰歷即開歷覽周資得前
河由所開河通歷時然因是以起黃河呂崇之陰而精之祿序者也乃上
疏言開河通歷時然因是以起黃河呂崇之陰而精之祿序者也乃上
疏言開河通歷時然因是以起黃河呂崇之陰而精之祿序者也乃上



鹽河圖



洛口下流經齊東蒲臺
利津雪化等處八強
場入海今尚通行齊
東蒲臺
洛口上流爲大清河即齊
水改通上接東阿縣
東流等泉久已湮涸
亟議濬五泉建五閘
以通上流

[illegible]

墨水故王泉乳泉為即墨縣之土後東龍東為掖縣之南清河掖河白沙河為
戴河渠打河上官河在登州府則為招遠縣之屬登河五洲河為萊陽之五龍
河而清河平南河為福山縣之清洋河長升河而登萊等府奇光日照等縣各
有支河入海北鹽河而一文登樂安批鹽河而通海高家港等批鹽河之鹽
利者必成必以後海濱等批鹽河而清河而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後不存
行河樂安批鹽河而後清河而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
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後不存於清河清河而後不存
漸聚漸愈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急愈
本邑仍照附省屬丁例伍分肆釐夫而廣徵銀兩千五百兩而批鹽場費
無幾少撥餉給鹽場水利運費鹽不售所謂洶瀾流為巨其能稱應也鹽
河僅存者此一夫大清河系海口為入清下流聚東離間有淺處尚無鹽灘
臺而下通行順州利津諸化入海入清下流而於河口築而鹽舟不達於鹽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 三冊 山東一

百廿五

至魚山車運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運河之水清濁不八鹽河加以
半半乾亦八舍必從陰而不清不替矣幸蒙 廟堂採議播五泉建五關以
復入清之德以通海等關鹽場之利不獨山東舊額伍萬兩較之即梁宋新
額壹萬陸千兩亦祇解於此矣但往以拾玖場而應全齊梁宋今以捌場而應
全齊梁宋少流關然不可提明則欲張鹽河改道而蓋復之誠憂心也且樂
安北負海日熱向費海鹽東負海日熱向費海鹽日熱向費海鹽日熱向費海
勇海之利豈非有異地無異人乎凡有憂 則憂民之心豈不能不詳明開而
視脫也竊念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民共之百世之利當為百世之規共興之
功不必自出我門外病而保後人底其終可也然不必出外計今創舉而
保後數世十年竟其功亦可也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敗雖語之以興水利必
患焉而不信今且假之以除水害驟語之以開河通舟楫必駭焉而懼獲今且
引之以通溝渠庶幾具有濟乎夫一市之中必有一市之漢不然市通漢之害

於一市矣一村之內必有一村之漢不然村通漢而害於一村矣況大而一
邑入大而一郡不連漢而不連下流豈不害於一邑一郡哉況下今各邑各
則說亦村之漢以果村為下流各邑各則說亦村之漢以果村為下流各邑各
三其境內合一市之及通一市之溝合一村之及通一村之溝合一邑之及通
一邑之溝邑之下流有歷者郡之費以通之而一邑之水害得矣一邑之故
道出矣郡之下流有歷者郡之費以通之而一郡之水害得矣一郡之故
道出矣諸公為以四海為家入云為盡力於溝洫善治水者未有不通下流亦
未有不自為始也古今異運變遷幾凡可通處即為改道諸書所載諸水
不必泥也凡可入海處即為變遷之九河不必追也行諸渠藏大泉木易輕動
苟有溝渠以波下流即可與民安堵不必遠望通鹽河與舟楫之利也溝渠既
通下流既波水害既除故道既出當司又增一關者水利總關果郡之水由縣
邑歸於通河果郡之水由縣邑歸於通河果郡之水由縣邑歸於通河果郡之水由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 五冊 山東二

百廿六

可當應延閣以蓄水其處上流有泉可源應專泉以蓄水仍為周說諸後之宋
者近而數年或遠而數十年行和歲豐物產充饒必有能因時立政盡復鹽河
之舊以通商蓋輪船沽場之鹽以史為證焉山東之利以鹽為先商民物輻輳
之皆若夫

順德二十名并地 萊陽縣 東門頂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
保中人等處通看守 福山縣 北石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
近地方牌及五名 福山縣 北石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
在欽處通看守 福山縣 北石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
十里以上礦洞二處俱村寨完固各有下班快壯每月輪撥五
名中前所單每月輪撥五名是處各月輪撥六名各跟
隨本縣及中前所各巡緝官并縣丞俱是檢常 招遠縣 金倫洞
川巡通仍全撫管地方保中人等處通看守
一處在縣正南四十里嘉靖四十五年奉 旨差官採取一次
雲霄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舊當 銀礦洞一處在縣
東北五十里數窩銀礦洞一處在縣正東五十里柴窩銀礦洞
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以上礦洞五處俱村寨完固本縣差
易官帶領下班 搜寶縣 北山湯金礦洞一處在縣北三十
快壯巡通看守 搜寶縣 北山湯金礦洞一處在縣北三十
八十里山下存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八十五里羊床河銀礦
洞一處在縣東北八十里白馬介銀礦洞一處在縣東一百里庵
先峰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南七十里方山頂銀礦洞一處在縣
西南三十五里望海嶺銀礦洞一處在縣西五十里龐家溝銀

縣東北五十里馬寨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正北九十里牛仙上
東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七十里仙頂銀礦洞一處在縣
東五十里以上礦洞二十三處俱村寨完
固各有地方保中人等處通看守

均徭論

均徭之議蓋久殊矣然考大中丞張公之議曰有同有損不易之法均徭隨時
富弱變易身家而論者均徭再論固難是正供之外復如里果有庸有租之成
法遂盡廢矣今止論身家身即徭之所謂丁也次即徭之所謂門也此明政體然
後富弱自有條緒若曰據地科差而力即易招徠亦難是自為得夫如百姓何
善哉乎公之議均徭也蓋地有肥瘠大時有水旱故富商巨賈家累萬金而地
止數十畝者往往有之假令據地富是則力備務本之民不勝其困而逃末者流
又得以倖免矣然八丁有多寡門則有高下其丁多則家累為易其門高則費
甚可孰乃富總官有止報上六則無上三則或三則雖具數戶却無多丁若甚至
上上等縣亦無上上則門者自謂以一縣之民承一縣之差不必苛求上則不知上
等縣中是上戶與中戶同力矢中據而下是中戶與下戶同力矢中與重產已
減力數及總差不足勢必冰之下下情揭實民是恨不均卒之會者愈怨怨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第十五冊 山東上

一百四

上戶之富者亦貧矣然其富非以上三則八戶皆有勢力者有所畏忌而不
敢而天下貧民者無由自直於院道乎然卒生於貧富俱病計亦左矣近歲俱
行各道督撫止重身家而嚴高免之禁徭役規昔年稱均差繼自今以往惟以
身家富強必不得已為之調停亦於地多而門高者酌量加等則貧富適均
而差徭無累東土之凋瘵庶其少瘳乎

里甲論

按國初事為簡易開闢殷富便於十甲輸文其後事煩費冗里胥因而為奸
里甲則散而輸文始稱若夫近歲有十甲富者有惡萬十年輸克者有輸丁不
輸地者有丁地無承者古八條大較勸里州縣衙門失計歲費幾何而常
則徵之才官而為之虛費吏餉是為上策蓋在官則費止十一在民則乘機科
派上下夫征無名之費且有難顯古者夫但實心撫字若一道的東無客歲
兵中才以下徭徭同里甲者則以謀供之銀而查最之法嚴也夫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官豈能自足哉原銀太成勢不得不累之民查盤既嚴則
任事官以副挾為賢任州縣以指摘為便於是自官銀貯庫而陰用里甲者甚
至能及官銀者欲以同上若是法之吏也將以便民而反為民病矣近奉
明旨再議里甲公費業已從寬且免其有遺美各官有仍用里甲者盡法而
恭候之時何以自解或有治人無治法變通宜民則有司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 一冊 山東一

一百四

高平縣 楊循志 漢文四年封齊悼惠王于安陽

陽丘侯景四年國除為陽丘縣屬濟南郡又置晉縣

朝陽縣後漢省陽丘朝陽置東朝陽屬濟南國晉

廢晉入東朝陽屬樂安國宋置衛國屬頓丘郡北齊

天保七年廢東朝陽置高唐隋開皇十六年以陳州亦

有高唐改為高平丘取縣北山阜丘為名韓齊郡政衛國

曰亭山又置朝陽十八年改朝陽為臨濟又置晉城大

業初復省唐武德三年韓韓州貞觀元年改齊州屬濟

南郡元初十三年省亭山入高平宋咸平四年廢臨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四二

為鎮景德三年改置清平軍于縣北顯寧三年廢軍仍

為縣屬濟南府金國之元韓濟南路 國朝歸濟南府

女郎山在縣北一里三齊記之章侯有三女溺死葬此

故名高塚兒存或云子張一妻非章女也又云非魚子張乃

齊庄章子也未詳孰是山巔有三陽洞深遠可貯鰲相

傳昔穆先子於中學道焉 危山在縣西南四十里第子

記漢景帝三年齊孝王與吳楚通謀自殺葬于此墓在

山巔今人為鐵墓是也 六鄉惟東鄉川最大其地近

長白山產新炭亦多園林富于梨栗其次則明秀人皆

錯南山內外而居多樹材可以構室而錦川為諸水所匯

有麥藕唐車之利清平多植桑善綢繅能織紗絹下

三鄉地宜綿花以諸鄉之大概也高平丘之民實有三其土壤

膏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澤出廣足以容鰲若其山林高

深足以供斧斤而人加以勤儉樂本畏罪恥犯是故物阜

而貨足非由地利人力之兼濟之爾然而民間固日視營

獲而腹不得飽子親條桑而引不得暖者視車僮作

僮之自給吾至流離從易固多有焉此則上之人所當憐

惠愛其民固主而不當以邑之豐產整觀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四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四四

章江縣志 條編之法始于歸安等公。其詳具便民十議中。而今
篇錄其善有三。一不審均復。二不設里甲。三不食頭役。夫既有均
復。則不能無陞降。既有陞降。則不能無重差。公曰。任人不和。任地
而不和。上等之差。屢入于地。既有里甲。則不能無差。領既有差。則
不能無苛費。公曰。勞民不如督吏。而督吏之供。應老耆之吏。
既有頭役。則不能無技。既既有技。解則不能無包。賄。添墜之督費。
公曰。民之費。官之費。一而致一切之頭。後悉隸之。若。且。非。後
此也。富戶地多。貧戶地少。富者固不顧。貧者亦不至耕其額。初。勞
一年。越十年。初。勞固苦。越十年。亦不至負其費。日入入。出。出
庫。忠實者固自不作奸。頑滑者亦自不能作奸。民自耕。租。納。糧。之
外。不知城市為何地。官自聽。訟。問。俗之。餘。不知百姓為何狀。蓋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四十五

今十年幾矣。開闢既久。地價騰踊。然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豈
通論哉。開闢七民。耕者。商賈。輻輳。俗管橫利。開多。驅。僉。武。斷。之
奸。而。錦。平。原。曠。野。宜。五。錢。稍。西。則。白。雲。湖。絕。唐。子。牧。地。也。折。而
北。為。下。三。地。宜。水。陂。折。而。東。北。即。清。平。鄉。地。宜。桑。麥。或。織。紵。絹。為
利。頗。不。資。獨。深。河。過。故。水。特。至。小。有。泛。濫。稍。南。則。東。嶺。近。長。白。山。
山。產。薪。炭。富。築。棗。清。河。上。下。宜。稻。藕。菜。菜。蒲。菜。不通。舟。楫。為。碓。礱
所。礙。然。碓。礱。之。利。不。減。身。課。又。折。而。西。南。為。明。夏。民。夷。而。山。而。石。
山。產。出。文。石。煤。炭。桃。栗。之。蔬。又。產。樹。材。巨。可。構。室。細。可。供。費。

長清志 濟地開四百里。路當八衝。溝渠沙。涵水口小。橋不可勝數。此
特志其間行者耳。至若沙河。阿爾。與。張。村。兩。關。之。建。有。可。議。者。蓋。會
通。河。勢。深。漲。則。雙。障。沉。建。則。塞。水。以。特。敗。開。而。亦。稱。收。利。矣。若。大。清
則。河。所。俱。為。平。地。既。無。復。以。束。其。橫。流。一。通。石。關。衝。散。則。恐。清。湖。淋
洋。溢。出。昔。又。平。地。今。為。民。侵。而。開。逐。置。之。沙。地。竟。何。益。哉。況。議。建
而。開。要。求。運。送。之。通。耳。然。運。送。與。清。道。不。同。水。勢。深。漲。則。巨。艇。軸。輾
相。望。而。進。如。水。勢。涸。淺。則。舢。舨。小。舟。隨。處。起。撥。即。所。行。開。利。而。大。車
小。車。陸。路。次。發。蓋。自。洛。口。達。于。張。莊。途。非。修。阻。水。陸。相。為。運。用。勢。可
通。融。此。皆。建。專。於。清。河。也。公。忘。縣。舊。之。費。以。與。無。費。之。二。智。之
何。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四十六

沂州志 土產五穀果木皆同然惟白地
則種植易且蕃茂次黑地可種蒿棘又次
為活鹹地東若兩種糝穫可食下下則死
鹹無生意平衍光膩若鏡而然皆炤鹹
科稅瀕海之民煮鹽首夏汎舟入海捕
魚鰕魚凡數十種舉網得魚者如農有秋
曰收海

青城志 鹽鈔 長慶元年度支張平叔畫
難鹽之策清檢貢所在寄戶據口圍保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
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
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
商稅 于侍御曰商稅之設原為徵商非為
徵農今世攔課程移之人下而新加額稅又
派之地土彼操白銀而規奇贏者誰也顧以
累我耕耨力作之民邪

東阿于太史曰克之為郡也負山帶河左海右濟
跨四州之境兼數國之封觀風物土欲以而一之有
不能也總其大都士康而朴不習進趨民質而惰不
善蓄藏四人之重農居六士貴居二之婚姻稱家往還
略取相當即貴閥大族成禮而止不遇費也娶當燕
會者僅得中允無鐘鼎之華若再從宜士人家
不作佛事唯好為下里傍物品卑昂馬車昇烈火
以是相勝而服制不能如釋大親去齊居不過五日
期功以下服或不備并注合族共域以昭移為序生

數十世不從別則稱疏由年孔氏自宣聖至今二三千
年皆祖祖世因四數里他邑皆如之此猶周禮墓大
大之遺也市里山民厚聚為會東祠泰山南祠武當
歲晚務閑百十為羣結社而往謂之香社又常以月
朔為飲食聚會融金錢生息即有死喪計其所入贖
之難實筆廟時而再無華露者謂之義社又有醮
金生息以供祖稅出二歲一息歲一用之舉不後期而完
謂之釋社亦有羣其宗族日朔為會息金錢符以供
庶嘗謂之登社亦有父老罷吏時相聚會如香山社

故事謂之酒社以其常俗也至如刀點徒挾短片
待吏及藏匿傾事之人為之主名以張威於里閭在
有之頗更治寬嚴以爲慶哀耳而愚民者左道所惑
習白蓮無為諸教男女相聚持齋誦佛亂萌盜始
於此此為世皆諸邑所同間有出入大教不甚相遠故
可括而稱也

馬政志

敘曰

國初旣罷鹽法之制舉江北四省之馬畜之民間歲上其息而太僕受之此宋人戶馬法也北畿罷於起俵而有所休於奇養南畿置於本色而有所裕於改折若夫無寄養改折而一於起俵免之故法是也所解非所養則易買之累在民所養非所用則糜費之實在官交受其病久矣萬曆初年始定改折之令於是民力稍寬公儲亦裕而縣官不特之需取給同牧幾與司農參焉亦救敝之良圖也夫江乘之政以定提封天關之儲以成邦政古之於趣焉若是其不輕矣今豈曩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五

作馬政志

戶役論

或問條編照地之法昉於江南近日有境州邑有行之稱便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如舊大司徒之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所以便又不係乎照地與否也蓋

國朝賦役之制本唐人租庸調之法以夏秋稅糧徵之地畝銀力二差派之門丁猶懼其下均也復準則壤成賦之遺立為三等九則之目因其消長登下而輕重其役焉法至善也積習既久弊端漸生於是一二有司更為條編之法以為畫一

之制見謂改絃易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不便者焉請言

其故舊特力役之法每夫一名該銀若干即審有力一人食充頭役而以花戶貼之代當之人止向頭役打討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住居萬遠所貼銀數又或不滿錙銖頭役不能備討甘於包賠者有之自條編法行差銀上櫃召募代當按季給銀代當者領銀於官無折準之過應差者納銀於官無包賠之苦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即選殷實之家愈充大戶分定數口使之坐收錢銀入手不免妄費及期親鮮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質田盡室流徙者自條編法行糧銀上櫃但以權頭字之不得侵年亦無賠補之累此不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百五

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差銀上櫃收支官為代辦而輪當支應之苦皆得免焉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後三年一番鬻產多者則自下陞上置產多者則自上撥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託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自條編法行均徭不審產有更易由無增減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其所謂便者如此而有不便者何也舊法編審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以資本產業穩括並論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流握千金之貲

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從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人戶，舊有丁門二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未有加也。下丁戶，止有丁銀，舊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而又益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免之屬城，固有平糶，墾地利盡闢者，以地料差可矣。至如東南浙費，鄧騰皆荒棄不耕之地，而南曹單金城，首瀕河被水之區，當其受災，一望無際，顆粒不收，秋夏稅糧，備累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蓋其謂不便者如此，而要之所以稱便，在四事之得法，不為其照地與否也。誠使府屬州邑，皆能倣此四法，而又得良吏行之，即不必

照地料差，而條編之法，亦可通行無弊矣。何也？條編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糧不分畝口，總收類解，亦謂之條編。差不分上下，以丁地為準，亦謂之條編。糧差合而為一，亦謂之條編。其目夥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顧行之者何如。豈必膠柱而鼓瑟，然猶有說焉。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

制或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齊其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則，而槩以丁田之數，比而一之，第無論丁之貧富，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於祖宗之舊制，亦少更矣。不但如此，古人制賦之法，以租庸調為

善而我

朝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即有家之調也。所謂稅糧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又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去其門銀，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為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夫政先正名，事必師古，為治之大經大法，在焉。較計利害，又其末矣。此葛公之指也。

滕縣志 國初田賦官籍有定額而在民無定數前則轉相買賣者為官籍所屬故有地少稅多地多稅少之弊後因之太地則歸於人量稅則計畝均食其實一之良規利民之善法也舊俗相沿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三尺五寸為一畝一尺抵國尺八寸五寸是均將用舊尺數為增減舊尺全數每步抵為三尺二寸是凡均一畝而舊均一畝二畝新舊之數所以不同者此也又是均無荒蕪復均有荒蕪之食下無作偽之弊其交接畧界分畧不無影射之弊其畧定賦時不無急就創立之弊且山河道路王者除豁寬徭任情不無虛包之弊大抵天下事難乎盡善古人有官治通去其太甚苟利民之公數矣而與有十分之六下為太甚否不必過議也

滕縣志、滕蓋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國之地者三矣以今圖按之縣治為小邾地西南滕城為滕地南薛城為薛地而三國外諸國地又多所分割如東北邾水東南昌慮皆邾地也東之斗城齊靈丘也西之邨即魯即邑也西南戚城戚縣也而謹城湖陵滕壤皆得至焉或分其半或割其一隅多者數十里少者數里衡百七十而遙縱或倍之水北等社東北繚繞泗費百三十里泉河等社越利國而孤懸東南徐邨間二百餘里而猶隸滕者豈所謂犬牙相制之勢然歟然滕地所以大者蓋由魏隋置郡後雖改置不一而地則仍舊 國家定鼎燕薊則滕為徐兗門戶始與徐州埒重矣此一邑而三代建侯者三而國之大夫食邑皆在其中漢亦置一郡三縣隋唐以後漸併為一元雖分州領縣而縣則倚郭猶之一也夫縣比地窄則民勤則反本縣疎地曠則民慢則斂法余聞之長老言弘正以前踔遠山居之民率不奉縣法急之則挺而走險有司但取羈縻之後承平久稍趨令而徭役亦聽自辦不深責也嘉靖庚戌歲荒什客過境上數十里無炊烟而群盜往緝掠使者蓋由土曠人稀有司遲制之為難耳誠一旦有緩急則滕徐路斷而泉上東南之民不往來矣竊以為漢制固太密今制似太曠宜於臨城戚城利國之間更置一縣則縣比而民無遠志易制此以臂使指之勢也

學校之制始自五帝而莫備於成周：取四代之制參而行之凡

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卿立虞庠州立夏序黨立
商校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群吏百官而講行
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遊焉其地專其禮太秦置博士其官待
問而已故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則教之者異也漢武興學置傳
士官但以名流為之而無考察試用之法光武始試而用之故漢
文學彬彬猶為近古晉唐而後雖置博士如漢故事而秩卑體輕
故教多虛華而寡實效履夷而至胡元益遠矣我太祖定天下
欲速變胡俗重學置師其有教明化成急召為祭酒翰林等秩而
為之師者亦咸以教化明倫為己任其後潘臬郡大夫漸詰其禮
稍以文法繩之而其弊也文法之吏反視之若贅疣然為之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六

者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遂使志氣消沮爭急會其簿書朝
刑望是為不素餐而已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欲其興起而後稍蒙
微教失也余於是深有慨焉

縣東南西北隅山隘最多又隣沂費米金莢鹽之徒不時間發非
有司所獨得以鞭撻使也於是設守禦所千戶百戶各若干人且
國初頗重軍功而其人又皆奮起干戈者往與有司分道而
行畫邑而治邑民側目焉其後監司撫其尤無良者置於法而收
其權一切捕盜聽詞徵乞定後盡歸有司矣一歲一棄固其變也
風俗志 古者以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
補短移化助流聲教國土變改民人遷徙而風俗因之勝封爵之

餘也考之春秋小邾當時固已夷之滕薛皆以成國而廢焉自
趨於僻陋之俗齊桓霸而盟會起三國始與盟會文物故薛投壺
之文並載禮篇小邾穆公朝魯答賦著我滕文行喪吊者悅服齊
既封田文於薛為孟嘗君孟嘗君好士招致天下任使姦人入薛
中六萬餘家故其俗閭閻里率多暴桀子弟漢興叔孫通明禮樂諸
弟子共習者咸為選首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於是翕然大變彬
彬乎鄙魯之舊矣自漢而後風俗凡六變漢與西晉一變也五胡
南北至陳隋一變也隋唐至安史一變也五代至宋一變也金元
一變也齊乘云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南北
華統未斷迨金元則絕矣金以勝界於宋置滕陽軍而民習兵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六

豪富而有智畧者民群起而聽之故滕境有七十餘寨而又多度
僧道扁賜寺觀額名元代亦然邑民大率靡然胡風矣明興極民
左衽而衣冠之二百年來漸漬習尚可得而言語云沃土之民慢
瘠土之民勤故城東地多山險宜粟菽其俗好種樹而饒於棗梨
貧者農務畢則入山樵採治炭婦女緝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
富者能惡衣食以致蓄藏然負固自喜有至老死不入縣庭有司
急之則揭竿而走險路通沂費米金販鹽惡少無賴之人無尺藉
伍符發徵期會頃刻一發三尋之矛林立矣好競喜鬪而負者
不以訟於官期報之而後己以勝為能猶有金元之餘習城西地
沮洳多膏腴宜稻麥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婚喪家用妓樂納米倉

其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輓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室室飾車騎鏤一鞍至費百金然無蓄藏一二歲不登則棲室鞍騎易主矣城南北大抵阻山者其俗則東瀕河者其俗則西而圍城具五民不土著者衆仰機利而食廢居邑賤則取之貴則出之農人病馬總之山居之民千樹棗千足羊瀕河之民千畝麥千石稻邑居之民酤一歲數百釀稱資子錢千貫其人皆與邑縣仕等入富而仁義附焉民間喪事半用浮屠語言間胡音士人不立家廟以墓祭為重此其大較也長光傳云章宗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稀約法有禁有司務為招徠安集無所擾害黎民又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教嬉戲如小兒狀諸生少者事長如嚴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元

縉紳務為恭謹過里門自下車出不張蓋不起室治第俗淳龐質樸無文憲孝時歲大饗都鄙夜戶不閉然淳樸漸漓好遊子弟飛鷹走狗六博頭勦娼娼彈唱東門外街巷清夜管弦之聲如沸而富者豪於財使者豪於氣使財驕溢武斷鄉曲有司始以法繩之法嚴令具自此始武宗時流賊亂山東過滕大被殺掠而世宗時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隄越北隄胡大當貴人祠官將兵數乘傳往來境上騰益多募兵黨然繁費富侯之家大率破民偷甘食鮮衣厚靡之氣益滿浮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後好學者聚而博士後進子弟員才自矜長者須巡巡退讓之好茲豐舉而怯於公議以故常為狐鼠惡少所侵辱同舟而

疾風波覆於以有各一壺之心也閭閻服飾悉所好美益借濫無限度男子冠巾絲履婦女珠翠金寶綺縠錦繡羅純但有財盡能索耳而游俠大猾朋黨作姦為警者主名威氣而游都市道路以目凡此皆五十年前所無也夫民正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繁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在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而班氏載嘗俗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好蓄聚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愈於他俗即今猶然近之豈所謂風氣之繫乎地者耶若夫統理人倫移本易末一之乎中和是在人上者之責也余故備論之以為觀風者採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元

賦役志三代而後言賦法之善者莫如唐之租庸調國制實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糧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家則有調今之門銀也然國初地有起科不起科之分嘉靖初猶然法久弊滋乃盡行起科而二十七年撫臺撤沂州衛經歷石仲義丈之計畝均分行之三年民稱便三十年以後累歲大饑人相食如以大疫民死亡者十家而九行境內數十里無炊煙於是地大荒多逋賦此患在無人而非患不均也四十一年撫臺張公若檄縣丞劉芳重丈之以除豁荒地為名乃小其步畝每三畝出一畝賦盡加於熟地此朝三暮四之術也而劉縣丞丈未及半乃令里書按冊計畝出之其脫漏者又不可勝數於是鄉民大擾有舊畝新

畝之名不便者十年樞臺傳公希聲趙公賢徽如縣杜公濟時再
大始得復石經歷之僑便者未三年而江陵相復行丈地法執事
者欲邀福於相公多生枝葉其所開宅舍園圃高下於沙平坂山
石澗園諸名色以令鄉鄰之民鄉鄰之民冥然不啻對胡越而言
侏儻此為里書立獎藝其止鑿三窟也夫地厚者多實地薄者多
貧賦一則病貧富者門高貧者門下徭差則病富故病於賦者取
償於輕徭病於徭者取償於輕賦恭而伍之可謂至平而里中一
二無賴又黃鼓一條鞭法為便者使徭盡歸於地是專行田租而
除庸調也歲少不登則中下地盡荒其徭安從出乎初增入地者
僅十之二三今增至十之五是一條鞭法與徭役並行也此方種

馬之害始於楊低非 高皇制也行之既久民固相安忽然賣之
而收其直尋復有賣買之議矣民兵之增本以備山東今兵裁而
銀解京脫若山東有變兵又將增不徵於民將馬取之沙溝夫後
本為勝民相代休息也實乃為徐州役而不以為怪而又以告革
為勝民罪一法之行照：然孰不曰吾以利爾百姓哉然有鑒一
孔而開百隙樹一本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適足
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適足以為戕此無以異於揚榑
弭慶故經而引其足也水濁則魚噉今煩則民亂嗚呼從來遠矣
若夫酌量調劑奉法而不膠於法因時而不詭於時不有今之良
牧幾何其民之不轉徙於溝壑也

費志武城考云武城魯邑也春秋襄公十九年齊及晉盟于
大隧故梓叔會范宣子于柯梓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
向曰瞻敢不承命梓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故城里有武城城是也孟子
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孟去諸曰無害人於我害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又寇退曾子又令費
縣武城北曾子山即曾子居也曾子書曰魯人攻鄆鄆君曰
寡人見政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
魯責鄆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鄆君復修曾子之食而
後迎之二事語意相近可見武城近鄆明矣史記甘茂曰曾

子居費之武城其母方織有告曾參殺人者三母乃投杼踰
牆而走王符論曰南成之墓曾子非不孝西漢改武城為南
成縣今南成山有曾點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胡其母
之織于此而葬其父于南成也即據春秋論語曾子書孟子
史記王符論曾子為費武城人的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
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也地理志曰定襄有武城清
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是也今相傳武城在費縣之北秦
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預註
春秋城武城下曰泰山南武城邑此南字即史遷南武城之
南字以別於定襄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

東昌府武城縣建始而漢今亦以為子游所率之邑立子游祠何其謀哉又今嘉祥縣禹貢大野之地漢晉隋唐為鉅野縣地宋為麟州金皇統中始於鉅野山口鎮置嘉祥縣其地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會為費之武城子游所率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謀甚矣今費縣西北七十里南武城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南武城二縣二城台蹟各異謂費之武城即嘉祥之南武城可哉假借史記南武城之南字而不考杜預註地理志捨地志諸儒辨證諸書訛矣故今詳加考訂為先賢正首丘也

泗水縣志

食貨論曰今考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職敘財賄而即繼之以九式均節財

用夫九職之所任者即今之役也出於民之力者也九職之所敘者即今之賦也出於民之地者也民之力與地有盡而國之所費無窮易不於易極費之際而品節之情實既闕必至於法用無度窮蹙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是故於九職九賦之後九式先焉凡以均節財用量入為出而不過責民闕之所入此周公理財之意也後世年意微矣清欲日奢

征輸而出山澤之利遂羅取無餘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上下二百年間戶口田地山澤之舊漸虛耗矣而額外之加未有底止豈其於周官九式節財未之詳耶賦役論曰賦稅出於田糧役出於丁舊制也泗水丁力鮮少故徭役之銀常田代丁編其在今日之賦稅其類有五曰夏稅曰秋糧曰絲絹曰馬草曰驛站今日之徭役其類有六曰銀差曰力差曰里甲曰額辦曰雜辦曰鹽鈔以條編之數論之計每畝派銀一分八釐有奇而白地

派銀二分二釐有奇人丁自上上則派銀九錢餘而
降之至下則一錢分一其派賦役銀一萬二千八百
五十兩有奇民力竭矣而又有新加兵餉及派魚鹽
撥夫銀一切脩城脩河額外之徵比之是也復之不
存主將要附司是工者寧可膠柱而調瑟也哉

汶上縣志、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於其
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壩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
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蓋及壽張故城北由
安民亭合濟清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水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於戴村還汶
全流出於南旺四分南流達於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於臨清會
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輿俱利處汶之自戴
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為蕭橋河西南流
至草橋壩受龍關諸泉及蒲灣濼水為單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河
為黑馬河志以黑馬為濼之上流至南旺分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
首北抵東平新冢口凡七十有二里邑舊有大清河濟水故道也舊為汶境
通志云聖州刺史王純碑在汶上縣界四今屬於州邑之西偏有小清河殆
年矣水經云濟水西有安民山、西有此碑今屬於州邑之西偏有小清河殆
濟之北追關鄉城西者也然經流絕矣邑之泉其大者為龍關泉脉泉若

兩碑相擊者然在縣東北五十里出雲尾村平地中其泉為薛家濼泉鵝小泉
三里許為樂濼泉南為趙家橋泉俱出上中會龍關南流合於寧陽之密地樂
濼山泉由魯溝入汶為莊泉距邑東南十八里亦出上中流十五里至城南而
伏邑之湖為南旺即古之大野澤也中為長堤漕渠貫之蓋而為三在漕渠
之西者曰西湖周九十三里堤上其東曰蜀山湖周四十六里水漲出長
曰馬踏湖在汶河與北河間連三十四里夏秋水漲俱有菱芡魚蟹伏流蒲之
利居人類焉濼之可名者九其導龍關諸泉逕蒲濼樂以入汶者為魯濼安
諸山濼以注蒲濼者為南北泉濼及洪濼蒲濼之西北為沙濼其南分蒲濼之
水以達城下者為郭家濼邑之西南有柳濼響水濼又聖泉河舊名黑馬濼
泊之關於漕者為蒲濼濼水大自所咏城隅
池最豐濼自軍德橋而下逕無堤濼水因漫出合於傳濼田民因多沒焉其
水出柏浪橋逕周家河入汶濼首發自軍德橋下逕漫至木柳橋沙泉是濼乃

東南入焉山湖背劉賊之衝故以爲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泊援泉水灌焉
西南入焉山湖背劉賊之衝故以爲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泊援泉水灌焉
昔年人署山湖背劉賊之衝故以爲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泊援泉水灌焉
樓十里三二洎秋裏水漲采用不預然來年之入常倍餘田是稱沃土矣
之決口相比如棉指不勝屈也計其大者則草橋道上有曹家口七級口大堤
口魏家口亦家口隋家口單橋趙進下有王延口劉盤口此諸於此似開决河
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馬自梁司空分汶於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裨於漕者
八十有八之衆也非濬也故壩於戴村以防其決而次河蓋募沙壩以應濬之
法焉蓋以塗水汙濁性復滯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絀故微淤之所扶故塞堤
不截清淺不截填民田亦不截漢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濬後廢
而漕艘始便行水者見四汶河自漸以淺礎上流之勢陡欽而趨右壩棄渠濬
始爲善耆鍾之役無歲不動夫斯帝克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爲沮洳結茅積

渭河之間遙置之以防膠舟者漢鮪也曰南原首淺曰白石口淺曰柳隈淺曰南
 旺淺曰驚河口淺曰田家口淺曰關城淺曰開河淺曰劉家口淺曰家口淺
 曰開家口淺曰張八老口淺曰步家口淺曰北界首淺凡十有四列舍居大習
 沙阻以招呼運卒而陟樹木盜擊郵傳亦並責之防守云 其建千水以酌唐
 開舊溝者則有開有攔渭之間五曰寺前舊名棠林西距南旺上曰南旺上亦
 水口南距 在分水口北距開河十五里 曰開河元正開建永承九
 下開九里曰南旺下 在水口北距開河十五里 中楊琴建 開河元正開建永承九

年重曰袁家口北距縣城八里八月河之閘在黃龍上下撤水之閘在黃龍上下九月恩
侯北距縣城八里年重曰袁家口北距縣城八里八月河之閘在黃龍上下撤水之閘在黃龍上下九月恩
樂曰盛進曰張全曰劉玄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閩家曰燕灘俱在唐
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在南旺河西岸水大建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在汶河
曰草橋土壩一名草橋壩汶水舊有支流東南入城濠越蜀其接濟境而關於
邑之利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平壤壩曰長溝石壩按自沙
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於坎河濁源起滿沃壤為浸溝之間又私增土
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却撤土壩害歲十二乃汶猶挾括
沙底於分水以為漕艘故大挑之後歲為民病而始則築陽離則起水終又挑
隔無用力於無益之地曷若於上源築壩之慮建石閘一座欲行漕塲札板斷
流不用橈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淤不猶
力少而功多乎

臂而連指意甚善也然丁產之息耗漸殊而吏緣之輪充弗改則輕重之間則
避自生矣試按今之圖籍有一甲之衆足敷一社者固可分里以役之半今之
里胥有單貧已極者尚可按籍以定之乎竊考國典其里不數十甲之數取隣
圖撥補之甲不數一百十戶之數驗丁產歸併之排年里長設有消乏許於一
百戶內選丁報近上者充補烏抑何其融通乎乃每當撥遣黃冊第今後算者
準諸舊額少加益損徒費毫緒耳

土田 按地經均丈類未有不增者也第名實異耳趙公之額核欺隱之數而
增之無減派之名而有其實何也其所增之地未嘗復征也若後人之額折步
弓之數而增之有減派之名而無其實何也其產增之地未嘗不征也此循朝
三之術也彼河非可耕路非可墾新墾之荒非必有秋而縣以充額則昔之熟
田安在不適為豪猾所隱占耳 古者以田為母人為子故易於稽舊復世以
田繫戶戶有升降則田有轉移漢竊隱匿之病自過割而生者又何可按據以

知其實狀

賦役 國家使民安地出租而以庸調者之門丁月登下九則以酌輕重制亦
悉矣然法久而弊苛且日於里胥使奸猾者得乘其習巧冊籍實屬率復可差
乎則條鞭之去舍資產而括丁地抑簡易宜民之計迨唐紳先生各執所見并
思開導紛之議幾聚訟矣 均徭里甲出於門丁獨有頭戶貼戶見年之各
其費不貲自條鞭行而民始勉矣今之里排雜輪中應後然止於催辦惟權頭
條頭尚存大戶之右故百姓之托藉倚倚勢屬紳誼寄數生莫脫是耳使盡
行條鞭之法官幕隨頭官係種馬則民出役安生無事地之系於平民猶士
夫也名之編於排甲猶客戶也說奇諸弊不章自清矣然寄產終不可立而優
免終不可撤也嘉靖庚寅今大造之年各屬流民置有產業住種已久者附籍
當差是不容僑寓者大虞寄產之名矣况北境接壤連田阡陌其去邑城不及
再舍而皆作客戶是專奸猾之民兩地影射也獨不思各邑之都有二百里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九

遠省何寄免役米若更相知會則其奸立破矣至於優免自有定制乃無以結
紳而孔墮廢憲典而援例人員亦免丁糧則隆慶中梁都督申飭之例不具在
乎此例其小者也文近於完 即王宗憲崇禎置田庄遷嘉靖四十二年之全查
附各里甲項下以佃戶的名編立戶籍正雜差役與平民一體派編可也安得
優免耶且 國家之法以土田贖贖投獻 王府若發還衛永遠充軍其類以
田地贖之 宗室者亦先將田糧數目報官以憑冊籍差違者以杖數論今
甲黨然今或玩視之矣至於國賦優免之例 親王 親王 親王免雜役二丁近得
影射各府又自免丁糧與將安撫即不安會與盡行登正數年而後復之田庄
半入 宗室而民差煩重有不忍言者矣
馬政 按國初民養種馬歲取其息則所係皆官駒耳及駒不中式臨期勒買
種馬之養種馬空名此變賣之議所由興也然馬金已入俸額猶存即百姓脫
養馬之累不勝散禁而上不幾徒取之乎使米充戎行之用則亦軍政所急也

乃一哈騎傳累不如省畫僅於市宵饑於僱不數月罷矣則徒費民財而改役
良馬謂之何哉近議不許多冰本也以累小民屢經災傷地方或至全析亦同
見此弊耳

驛傳 按開河水夫催直儘克歲周惠給之後特耳彼預貸息款以通客驛子
母權之十去六七及軸權驛比勢不能支則夫役逃走細頭避匿而索有勢者
遂追攝居民代為牽挽且掠其什物動其折賠或因以破產矣議者不詳其弊
欲以附近村落編大甲伍之不足迫居民以散四方乎若新橋馬驛當稅監未
撤果果弗堪今稍帖矣而驛卒猶告累馬驛增餉價至十餘金未歇也時為避
匿以離其土莫得吏貪富民乃為代役而肆其貪心馬在上者又性 暴招募
之名以入其教中客知其名易而實不然乎雖然國家設驛非徒供遊宦者之
往來也乃分間借閱甚且需之而山人術士皆得乘傳宜留心圖計若懷江陵
之思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山東上

百十

鹽法 按國初給鹽於民故今折致今民易鹽於商而食之猶舊以鈔予且食
鹽之數其多寡非有定也何以額派引且日增即至於私鹽之捕不過設為厲
禁以通官鹽今遂產裡名數抵充捕額上亦知其偽而視為固然立法之弊於
是極矣
兵防 按軍民既分兵不寓於農矣然民兵之名未嘗不存於內地也今汶寧
有習擊刺職行陣足備徵發者哉其胥吏論議紙上之言則民兵廢矣乃若
遼寧舊有定額足備戰守獨一方有警報議召募嚴爾之文增餉幾二千金則
運方之兵亦未足恃據杞憂者尚慎行保甲之法乎其什伍連比有官子之道
焉小用之可以攝盜大用之可以足兵王丈成公常三令而五申之今其籍具
在也然法之不行病於稽查弗清游徙無禁耳彼周禮比長之法有從於國中
及郊則從而使之若無控則團土內之敬仲亦云人無非其里 無非其家奔
亡者無所遷運從者無所容做此意而行之加練習焉嚴於兵防少有悍乎

條鞭法議、蓋開議條鞭之便者曰不生頭後無討索包賠之苦、不食大戶無侵牟償補之虞、不應里甲與輪當支應之煩、不審均徭無說苦賄托之弊、此其大畧耳、惟是以一縣之介、賦一縣之役、則舉而易、舉也、以一年之輸分十年之課、則輕而易、辦也、併銀分二季、合公訟諸費、則名目簡而易知、也、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覓覓而安也、官給直於寡人、不待父憂抑勒、則市俗俗而易制也、此其利殆不可算矣、則單丁下戶亦有毫厘之增、然一日之儲金可具也、率速損乎、而說者曰、條鞭之法、行則賄賂而農病、熟地利而荒病、口存而戶亡、調去而租增、其言甚辯、馬第不識古之人、果合丁口以爲戶、則括資產以爲戶、則今考載師任土之法、固唐之調也、亦曰以物地事役地職、待其政令而已、且唐今民以土宜出綾絕、絢綿及於布、廢即今之絲綿折絹等耳、舊已歸之於田、矣、果自條鞭始乎、昔陸宣公云、先王制賦、以夫丁爲本、不以務備增其稅、不以較帳減其租、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歸僑重其役、不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頁一

蘇息錫其庸、此豈計資產者耶、夫以資產爲宗、不以丁口爲本、乃兩稅法耳、容知物之情者、易爲物之租者、難掩難掩者、則其見其蓄積而指爲書、易藏者、即妄意其囊篋而不可據、故計資產而農未有不病者也、然則以爲商人利、則宜藩抑末之計、以爲荒田病、則宜求除豁之計、而遽指爲條鞭之害者、祇緣令長難察役之係任、里書失編審之屬、局少地者、不復瀾差、有官者、不得濫免、故爲是紛、之說耳、豈足以病畫一之法乎、雖然、迫不得已之公費、值不可抗之取求、則額外之差、增於上矣、昔田德於積書亦曆代以小葉則額派之數、亂於下矣、致若徭役之外、附以條鞭、其害可勝言哉、

峰縣志 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知峰民之所由貧也、考元初志、屬貞觀中、永北有隄十三所、歲漕田數十頃、膏餘水利、莫與爲匹、又觀元大德間、峰州孟學正所撰許沁泉記、稱開泉、水散漫四郊、灌溉稻田、無慮萬頃、民受其利、繼考王海通、彭城以北、利國、生父水、縣至有鐵官、宋其居、庫爲常、東轉運、則官、即其地、鑄鐵錢、民得仰鼓、鑄爲業、公縣治及水、水上有遺鐵、存焉、縣國、州西北四十里有陶數千家、歲以陶器、致富、一統志、猶稱、虛黑虎、此在往昔、章幸特著者也、自元末、兵亂以來、數罹傷殘、人民轉徙、河渠改道、歲久埋藏、且據津漕、區、國家亦有明禁、焉、方今小民、一切罷陶、鑄諸業、而獨仰給于農、百穀之田、計贖父母、妻、子、而更徭征賦、出其中、一遇旱乾、水澇、則征徭通有流亡、繼之矣、流亡者、莫則田不受犁耨者、食、糠、稊、須、望、常、數十里、無炊烟、隱、邑有司、猶謂峰人、利茂華、市厚利、此何說也、通志云、峰土、嶺人、橫一、望荒落、在嘉靖初、已然、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册 山東上

頁二

今日、夫戶口上、日、凋、凋、于前、而更徭、雖賦、日增、於後、雖之、負、載者、十人、各百鈞、焉、一人、委、而、去、業、而、加、諸、九人、未、置、也、三人、委、而、去、業、而、加、諸、七人、亦、已、甚、矣、五人、委、而、去、業、而、加、諸、五人之身、不、亡、何、待、峰之、往、事、何、以、異、此、急、之、則、病、遠、繁、緩、之、則、窮、國、課、調、停、權、權、間、然、若、不、得、已、而、後、動、者、則、幸、有、今、之、收、民、若、在、也、

鄒城縣志 沂水為鄒之陵川、資稱巨浸、其末流以一木帶水之
澤、渠基、諸澤不實而決、又四封之內、強半隳集、夏水亭居、概登
幾、幾及望之、害、故挾鎮基而歸、而略者、大都后田之望、幾、十債
其一半、此、精誠所以相踵、而遂為災、幾、考也、稍、寄、待、沿、沿、以
為、此、轉、然、大、變、其、其、善、依、周、官、是、人、之、觀、今、山、西、者、各、自、為、川、輸
彼、此、互、送、沐、則、既、哇、町、旱、則、引、結、轉、而、寄、籍、各、之、其、所、宜、斯、地、其
稱、沃、衍、哉、東、者、棲、根、之、惠、水、制、於、旱、鄒、當、沂、費、下、流、其、地、早、饑、
介、且、四、塞、夏、逢、亭、居、巨、載、幾、折、費、之、水、二、三、日、可、消、鄒、縣、十、餘
日、弗、得、余、觀、於、義、舍、而、知、幾、范、之、重、所、附、也、夫、天、地、之、大、計、六
歲、幾、六、歲、幾、十二、歲、而、一、大、饑、使、國、無、一、年、之、蓄、則、有、今、無、儲、有
卒、之、乎、流、下、轉、饑、而、歸、於、來、國、矣、鄒、縣、斯、理、也、官、春、之、粟、既、復、
而、不、可、收、而、果、區、又、比、設、義、食、性、當、歲、饑、之、日、今、民、自、以、其、意、輸
來、於、落、候、鍾、食、無、限、不、飲、者、無、幾、已、乃、總、其、籍、籍、之、大、庚、春、貸、秋
幾、歲、出、入、為、常、法、貧、民、飲、飲、便、之、可、不、謂、至、計、與、賴、其、樂、集、將
有、三、焉、當、長、耳、目、勿、令、滿、憂、也、蓋、此、戰、無、盡、之、戰、則、以、親、親、殺
之、首、問、與、終、期、會、畢、於、旬、日、之、內、則、施、支、起、青、之、軒、輶、概、覺、微、哉
大、入、小、出、無、所、樂、則、計、幾、餘、而、實、虛、記、之、詐、生、三、弊、者、穿、出、而、是
法、且、漸、稱、盡、矣、則、來、居、子、先、周、急、之、仁、心、塞、營、私、之、變、孔、則、斯、食
可、死、於、常、平、民、其、得、終、賴、哉

鄒縣縣志 天後免詹、不、非、以、其、不、當、孔、通、取、今、東、三、郡、出、入
南、賦、此、為、天、康、之、往、聖、鄒、月、至、行、事、日、至、微、送、推、留、錄、不、兵

是、陳、散、離、勞、島、一、道、我、程、入、手、鄒、民、雖、能、微、庸、耕、或、一、時、而
東、數、輟、一、天、而、受、數、役、今、令、稅、還、入、湖、縣、夫、以、廣、民、也、歲、耕
常、賦、極、多、積、災、而、重、主、而、計、未、知、所以、舒、一、天、

條鞭總論

一條鞭之法緒綽綽能言之然或有謂其當行或有不當行其見蓋人殊矣時無論縉紳即父老百姓願行者十有七八不願行者亦有二三查得各處條鞭不問丁之貧富地之肥瘠一緊徵銀殊失輕重是以貧弱小民多有不領而富民田畝什陌多分訛計營幹下則者遂得藉口鼓惑小民騰謗官長百計阻撓官府挫動于浮言牽制于毀譽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畝大荒戶口尚高往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如本州中上戶侯貴寺感當重差餓死單縣漫坡是也今酌議條鞭地論肥瘠而徵銀之多寡既異丁論貧富而戶口之高下懸殊名雖條鞭而實為調停之法故命名曰調停後賦冊蓋不拂願行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五

之心而亦善體不願行者之意卒之規制一定士民胥慶即有一二奸民亦無以為辭矣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日調停之法是通變用中之政得聖賢之遺意即即以達于天下似無不可行者而後又不易之法端是矣敢以是為折中之論

附論 曹縣定閭與州接壤曹定又本州屬也乃二處俱行條鞭

曹縣每小畝四畝八分作一大畝編銀七分一厘定閭每小畝三畝六分作一大畝編銀一分二厘曹州每小畝二畝七分作一大畝編銀四分三厘是照地編銀三處雖不盡同然亦不甚相遠額條鞭丁銀則三處迥異天淵弗侔憂民困者不能不驚且嘆焉曹縣丁不論貧富每丁止編銀七分二厘定閭丁雖論九則然上

戶一丁止于九錢兩縣者外無餘差亦無餘徵夫獨州上戶一丁編銀九錢無編門銀三十兩其餘八則每一戶下門銀各不下一二十兩至下戶人丁尚編銀一錢是曹州上門一丁當曹定上門三百九丁之差而定曹上戶之丁銀反輕于曹州下戶也所以然者以原額差既重如民兵園操寺項十倍充屬無以嘉靖年來濟寧嘉祥金鄉陽穀魚滕鄒泗等屬閭過荒歉徭賦減半歸曹名曰代徵歲不下三千金坐是丁銀之重無論定曹即全省郡縣亦無有重如曹者考諸縣省徭冊可見也故差日重民日窘而士民不察其差重之因往告者為條鞭未行乃今業已行矣竟無減于丁銀之重又將若之何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冊 山東上

百六

便而今邑數十年來聚強戶盛行私稅，越工不到戶窮民
畏數十畝之地從昔開墾，不索錢戶無從得計。夫下戶窮民
陳言者察其情實，且五年之內若將食貧者終逼不可為
實事難於三十三年到任之始，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使困
家悉寸土，餉口不足，呼號籲天。唐晉冊中所載中華戶約也，某
所稱下下戶，及皆厚產之家，所支分派漸減而來貴校者，得概
下戶，以避差費。民為是年所賦之錢，歸入上中城人，口惟無
則番戶不為富民者，蓋在年前更書者當戶之年增減，人口無
在乎常詐多矣。明公所竊書五區而以一書，某等酒飯確鑿
賈顯有人請記米家著不惜數十金以乞一書，某等前酒飯確
爲指此為一言，即本縣自之計先一書而歸土中所賣不下萬金者
甲人戶見在地祇次處為魚鱗一帶，卻地之多寡定重
輕所編派者各有已志，貪富稱便，存戶割之無益也。且曹氏類

五十九

積金錢和買地土不知買賣活計與商人不同有執地而論
所存戶則如何派銀不分等則夫使也不審矣而丁徭以九則分納
北安所臣割丁之有則最上者受於三錢外下者不滿六文此
差餘難之法殆意不過欲使富者多納貧者少納以寓伸縮之
意也查昔之徐編戶內上中戶應納之丁林鄉宜生竟則朱貢
即免所未免者之丁二丁役而下等戶則盡皆不免矣則銀戶
納之先丁無則一人皆事先工中則丁不足額必於聚丁納丁
納之工中所免一人丁去銀甚重中則丁銀不足額必於聚丁
加重以補之是不使下戶代工戶納丁乎且九則派銀累書湯
鞭重其手即永縣十年錢糧之某某及丁錢莊無下落竟被深
山窮谷不能一字之民安知彼之丁為何則某則丁錢派若干
筆數里長糾收以一納二者不盡也迨來為藏作地耳卑職特
通縣派計每丁以幾銀納之七分三厘第與陸普下則之丁數目通
縣均派計每丁以幾銀納之七分三厘第與陸普下則之丁數目通
毫厘若不分等則一側派納則富家健免一丁除鹽鈔仍派赴
不通免銀六分三厘零而下戶丁銀未寄加重且丁銀足額不

據派丁招地多處以免偏累夫戶與丁俱不審則或至
 亡絕絕之丁何以除除舊該派丁之案何忍增或
 宗舊制原以戶口懸數撥派人丁通者人聚未必家
 人聚故每現田地多寡以爲丁數此又老丁之外所
 種丁也總之役足額而又查昔之修糧冊內有地無
 人者地有丁者有地未及十餘畝而載三四丁者有
 三項而止載一丁使就食度日之久人終載不動也
 丁役而止載一丁者與幾戶之久人終載不動也
 費在地畝若干以原鄉人丁若干均平攤入算攤地
 外派納一丁內除每戶口原數有地多寡其項戶一
 其餘死丁絕絕之丁里長包辦者逐里清查書行法
 人無地者亦令其鬻而去之如少丁多者酌地而裁
 丁額查添入通融地丁之稅亦止裁不失原額而正
 四十畝內外通融地丁之稅亦止裁不失原額而正
 多富民而於窮民徇便且下戶有地則有丁彼亦無
 此法五年一變即於地畝之中寓添丁增丁之法而

夏

前件係通荒因該縣招地過丁畝內竹據本府署印李同知查
以有地者招地當差必盡皆四十畝內丁畝可竹據可亦不係
地等因到道本道當經詳請縣原據招地意批本縣履勘中縣原
議四十畝一丁之說蓋總通縣地畝大約言之條畝中原有四
十畝內外字樣又不無抗而行之等語蓋亦足見民間買賣未
必於每四十畝較斯酌通融其間不以四十畝為死局也假如
一人之地有一項二十畝該載三丁實去一項而存二十畝豈
必須過而丁半而存半丁乎又假如則反成刻舟求劍矣再縣
丁必欲親四十畝載去半丁乎如此則反成刻舟求劍矣再縣
原議不無如一戶有地一項原有一丁今正再加一丁是不無
五六十畝一丁者此四十畝外之說也如一戶有地七十畝原
止一丁今亦再加一丁不無三十五畝一丁者此四十畝內之
說也如一戶正地二十畝原有一丁亦仍之又不無二十畝一
丁者甚至十畝以內老戶原額一人不加不減以四十畝內外不
執而行之說大約亦查原額一人丁若干以四十畝內外為定
或之於地少丁多之戶增之於地多丁少之戶若一人之地多
至百餘頃者只量量增添資能熟四十畝之說死行之哉等語

二項以上至三項內以爲編一稅單者二項內以爲編一稅單
舍戶或編一稅單者又次一戶內之或一戶不是一項內外則
有二項以上至六七十畝者或四三四十戶之多編爲一稅單
使獨舉一人繳納戶地不足二十畝以下者免編及之此地少
者戶數民聚止完稅額而無差稅之費都係大戶所乞取稅
約當其差甚是其次序則以二八三九四十一六五之相輪同
三十四年分已是一七甲役過恐數重累不辦不領倒錯銀竹
之每年而甲一又一刻正者照收即充軍制者照收德金銀單
大戶驛馬役等項大約前五年以九三十一五等甲輪馬
而二四六七等甲輪之既五年以九三十一五等甲輪馬
其而八九十一五等甲輪之知自三十五年起以八甲馬
二甲馬輪之至四十年後以二甲馬爲八甲馬則其始於十年
之內每甲而差而差之中一正一刻甲甲有之凡乙一年而甲
之舉者舉及年十甲舉無差滿者獨後少者則後又無有餘
不足之意想約十年而爲八人走
又不足年年爲官家撥充

劫王之修觀法後難已食業而兄單松草起解收受元重大錢
 搜捕莫用然資人戶娼舊家里十中取州一中知之兄年十
 周至長之事餘則用中并州五年一用而饒寄輕差之弊扶法始
 寄矣天啓元年奉撫院趙題准勒石華陰大戶不許擅動里
 中一切吏役官餼似為得之而吏不能壞漸改多端故今之為累
 大端有三其累在官春秋條為為甚其累在里中吏役擅為為甚
 良日邊左播難時事日多百後俱興有司不能左右吏胥故在官
 則官累在民間則民累矣所不戒則無所不累曹潯河多災爭云以
 庚九年四水民之不为魚者亦無其幾而蓬板流寇軍興孔聖又

且無歲不旱蝗。無歲不河決。無歲不加派。昔人有言。皮破毛亡。將安傳。如謂為解。係違餉。兄軍需大役。已指餉為額。而裁扣之餘。僅為增稅。完傷之後。又行代徵。萬曆初年。平賊。番中徵糧。共計四萬石。止。近漸加至三萬四千有奇。夏縣加一錢。而本邑米石尚在。外也。存留帶徵。僅供該縣一年之費。而裁城抽扣等款。或十二三。或十六七。更有貪裁者。減至二千八百兩有奇。是縣已無稅。而漕地均輸。更甚焉。昔以輕糧薄賦。故釋有黎土之名。今不止不樂視他邑。且甚焉。夫曹與吳。營為隣。又河冠出境。不實。所恃人有身家。重康政。故音與為善。而重為非。若使之無為善之實。而迫以不自主之機。即匠工者。亦何利焉。目今平米五百有奇。軍糧相望于道。

使稍寬一二而有起色如不然速測厥復乎今將決年加沐
裁和搜括等款開列于後總國有會上而籌其利害尚保比
歲而一斤土云

陳師道撰書樓記。曹叔周之成國。止而為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
南有丘焉。高貢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國記所謂南
石山。而州人所謂南曹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曰定陶王而為天
子。身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宗祖。周丘而城。以為侯邑。今州
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公國魏王之墓也。有國自東
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而矣。而曰魏
王墓者。以其始魏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周曰左岡。
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焉。然莫得而考也。余謂商雅丘耳。咸為
陶。釜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謚云。穿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
陶城中者。皆誤。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

東阿縣志 分野 四史曰。世之論國城者。往往以百里之數。分其
制。予甚惑焉。夫以一州之中。而有國一國之中。而有邑。其於星緯之
度。大小相懸。豈不盡哉。夫何在河海海岱之間。於州青兗之界也。於
國齊之西門。衝之東境。於郡漢以下。東郡濟北。東平。互有而更制之。
及魏。歷代天官書。其言縣數。不相符合。或謂與國相屬。此何以辨。而
大舜國於青州。青州有柯之次也。則柯為虞允。允漢以下。隸東郡。屬
兗。允魯之次也。阿又為角。允東郡者。衝之故墟也。衝為并州。并
州城之次。則阿又當為壘。允其後。又隸東平。東平故魯之下邑。
魯國於徐。徐者魯之次也。不核其實。又且為壘。允故從國。則於
州不符。從州則於國或疑。從右則州都代分。從今則星緯無改。安取
衷而可。或春秋曰。在列國。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僧一行曰。

漢之與工。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說為近。今編述歷代所志。
天文。以僕知者。定焉。夫述之於天。而無執也。以為百里之墟。上合星
野者。泥也。秩官 內史曰。淳于。見有言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
人亦不得息。此善喻也。漢時縣令。唯有都尉。太守守縣之執。遊竟焉。
步遊守也。以故吏得直其職。而無所牽制。今奈何以百里之守。而十
數人臨其工。一有舉事。文書往來。羽檄如織。即少自操縱。於文法乎。
十餘人者。執繩而讓之。即又不能同趣。故吏雖曉。日不暇食。日天子
沛然下明詔。載大使之闕者。曉古今吏治所繇。同是以惠元元。蓋深
計哉。 里甲 臺史曰。嘗考 國家建極。敦治。錄元元。備戶定里。
即里分甲。其後有恒。漢費前定。額數每歲。則以一甲應役。十歲而一
十甲輪役。黃與先。歲用民力。不過三日者。相表裏。為厥後。善役日。

蘇征來日戰則以河之據陝源河孔道四達難浮輿輒隨漢字午即
 以十甲供一歲之後猶恐弗給無惑乎民之常產而洵洵窮也自己
 侯白公定條鞭之法民始蘇息朱公減里甲之費民始樂業此何是
 於解制惡而置之振席之工耶行之數年其給業者萬有餘計夫一
 阿民也昔也去之如遺今也歸之如市語云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前歲 臺吏曰則據成賦居天下者第一義而貢九等之則則官三
 易之田即後世科餉之祖也蓋地利有健廢物產有盈絀自不能齊
 高聖神聖開天如意元元祇俱四賦制為畫一之法俾懸懸不得皆
 其而民到于今受其賜厥後端緒既多奸詭叢生即精通算數習
 理廢稅者亦莫究其要實則服田力穡之民又安知言之所從來哉
 自條鞭之法行則夏稅秋糧均指帶微確有定額里胥無由飛洒奸

糧委自有定額倘遇河夫幫價增騰貼開原額所無指處是難若於
 地丁之內一增增加則百費 最萬層九年知縣米運救遇有前項
 額外之徵查有則庫別項銀而後自其中動支如無庫銀明出告示
 此種為價事雖另工未層安收不許帶入若庫銀收處款項不得混
 清吏書不能為吞人亦集於輸餉矣

山東下

備錄

東昌府志 田賦論 余嘗徧問南北田賦

官莫病于詭沒多端民莫苦于兼井無厭

之二者江南滋甚吾郡無深山大澤無膏腴

又鮮墾字巨室之奸法獨里胥狐伏鼠沒

其中一強豪長吏履畝按圖旬日可清理

循偽易賄也今所憂并均耳夫州縣有

衝僻提封有廣狹土壤有沃瘠賦上下錯出

其間郡至嘉隆之際閭閻疲累俗所稱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一

濮銀范者今靡敝不肯若矣濮故河壩壘

地歲穰畝收一鍾獨不共為樂土館陶博

平地僻民勤稼穡善替殖恩縣出城每車

之會田平衍人僅足自給堂邑朝城莘縣

冠縣夏津地肥硯相間賦不甚上下獨所

城以附郭故稱困丘縣古名斥丘以地多斥

鹵風景蕭然清平飛沙澶漫邑逆西北

民饒嘉麻利最下為高唐稱望頗脫土

曠人稀、在乎地薄、當于徵、觀城最前之
臣如賜、濡不能自潤、此一州而邑者賦等兄
弟、主國猶病不任、按籍相提、歲徵且過之、
譬如滿堂羅笑、一夫向隅、彼借推代之說、
就讀、以人事遠難稽、為民上者、奈何不劑
量其輕重而求差之、又各州縣步尺參差、
大小畝懸殊、規畫豈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
狹、其間建步之畝、注可講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戶役論 條編注、兗州志論、智美、大縣
謂便不恤、煖要以 國家三等九則、制
規畫較然、不欲使三百年成法、奪于新議
耳、夫因時之樂、以立法、因法之樂、以救時、正
德前、民樸畏法、自重、差役稀少、有司第其
質、度登降之、旬日主辦、嘉靖間、賦役播出、
門戶稍上、破產相尋、于是黠者工其術、於
詭等折分、饒者忠其費、于結納請託、每至

審編、契端如牛毛、繭絲、雖虛令、登等不
能根究、窟穴、豪吏猾胥、播弄上下、漿酒霍
肉、其門如市、柳子厚所謂富戶、擇其贏
以市于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
求于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萬
曆十五年、條編法行、吏無巧法、民鮮危
從、閭閻帖然、然推席近議、有便有不便
者、夫條編非盡便也、相提而論、便多于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便也、世所稱不便者、大縣謂買販得脫
免、是為利末而病農、門丁不加徵、是為幸富
而禍貧、夫丁銀所出幾何、土人列肆、可屈
指數也、臨清多大賈、業徵房號錢、且其人
皆僑居、不領于有司之收籍、揭云四無
等差、斥園茅沙、与平阜服壤、按畝科徵
誠非鴈鴟、平耳、顧往日所稱便者、今亦
不便、何也、夫革大戶、便也、攝頭易名、稱大

戶也。如兗軍存留臨清爲賭累加故。是移
大戶之累于權頭也。里甲併入均徭。便也。
間各州邑當甲供債加故。是重費也。無歲
不里甲也。頭役不賠。群戶不獲。便也。嚴期
征輸。舉貨子錢。往還城中。若加秤頭。孰
與各役打討隨家所有給之。爲兩利也。
夫此三者。非條編之害也。不善行條編者
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今郡屬已條編矣。

賦不必更。然而治使司牧者。檢勘沙灘。薄
田。差以折徵。而又裁里甲之費。抑權頭之
苦。嚴令平秤。無偏火耗。名以加銖。而于
百姓。則條編非祖宗法也。持不得。爲救
時之計乎哉。
高唐州志。所爲工民。屯爲邊民。遠近
有誤。武二十五年。遼南八旗。實高唐
遼。以曠地給。初制然也。今編若鄉。皆爲土著。而無復地
北之辨矣。
河渠考 元初糧運。自浙西入江淮。溯
黃河至中流。陸運至洪門。由御河舟達于

燕。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
兵部尚書奧魯赤等。自任城穿渠導洗
汶泗水北流。至須城安山。入清濟故瀆。經
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海口沙壅。又從東
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御溝。以道經在
平。夏秋霖潦。輒輟難阻。二十六年。同壽
張尹韓仲暉。太醫令史邊源言。復自安
山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過東阿。又西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
溝。建開節水。名會通河。國朝洪武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田舊曹州鄆城
而河只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
以陸運勞費不貲。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言。遣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十
萬餘人。疏濬元會通河故道。自濟寧
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又築壩戴村。遏汶水

分流南旺、北達臨清、會通河始復、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趨漕決沙灣東、陡入海、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奉命往浚、濬廣運渠、起張林金隄、連于大溝、踰范墅、濬上設九堰、建漫水諸閘於東昌龍灣等處、以宣其流、而沙灣塞、至弘治六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堤黃陵岡、由是河南徙始不病漕、衛河

即御河也、始隋煬帝導衛輝百門泉、東引淇、澄漳、洹之水、御以巡幸、賜名御河、衛流滿得、蓋以汶、七八月間、洪濤峻瀉、水勢衝激、數敗舟、弘治三年、侍郎白昂出治河、建臨清東閘、正德間、都御史劉瑾建南故新閘二間、以後歲遣都水司主事一員治河、嘉靖七年、主事鄭元璋奏革開務、併隸磚廠、營繕司河道改屬張

秋都水司、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築築塞、隆慶三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檄州縣各裁開墾夫役、無事之食者、改編銀差、貯府備用、津老罷井設、萬曆十九年、漕流艱澁、工料都給事中常居敬行河、疏請府比二十五里、增建永通閘一、自會通河開、迄今二百餘年、決塞不常、前後治河諸臣、經營無遺

力、境內諸役、以間徵調、充挑築、歲食不足、百姓私益其直、溯河諸州邑、因甚、河道經田、凡一州七縣、

聊城縣 河、東岸、南自本縣、俱家寨、北至博平、之校堤六十里、西岸、北自堂邑、之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窪口、六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北壩口淺徐家、淺柳行、淺房家、口淺呂家、淺龍清、淺宋家、口淺破關、口淺林

家口淺子家口淺周家店淺北嘴口淺張開淺柳行口淺白廟兒淺雙陡淺裴家口淺方家口淺李家口淺米家口淺耿家口淺蔡家口淺官店口淺二十三鋪淺大七十八置開四、周家店開南接陽穀七級下開十二里開官一員夫三十人李海務開南至周家店開十二里夫三十人通濟橋開南至李海務開二十里開官一員夫四十人永通開南至通濟橋開二十五里開官一員夫三十人官宦等處減水開五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界、南至博平之板堤三十七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開淺老陡頭淺袁家灣淺朱家七淺板淺老陡頭北減水開一、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七、臨谷洞淺新口淺土橋淺中開口淺馬家灣淺北梁家鄉淺而梁家鄉淺置開二、梁家

鄉開南接聊城之通濟開三十里開官一員夫三十人土橋開成化十二年建南至梁家鄉開十五里夫三十人土城中減水開二、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開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臨谷洞三十三里、置淺鋪九、潘家淺張家淺左家淺李家淺丁家淺趙家淺戴家淺十里并淺魏家灣淺、鋪夫四十五人指淺夫六十六人置開一、戴家灣開南接

堂邑土橋開四十八里開官一員夫三十人魏家灣李家口減水開二、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街口、南至板橋三十四里、西岸、北自臨清之二哥營南至板橋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開河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橋東至趙家口二十三里、置淺鋪十九、碓時口淺沙灣淺潘家屯淺潘家橋淺北土門淺郭家莊淺上廠淺王家淺丁家馬頭淺陳家莊淺白廟淺夏伏

柳淺趙家口淺孟家口淺羅家園淺中馬橋淺
尖場淺房村廠淺韓園淺：天一百七十一人置
開二、新開上開 面積皆平：戴家灣開三十里
開官一員夫八十四人溺夫四十人 南板開 南至
新開上開五里四步夫四十八人溺夫一百十五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
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
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十里置淺鋪八
橫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新家園淺平廟兒

淺新開口淺裴家園淺趙貨郎口淺：天八十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
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
之鄭家只南至夏津之王家庄一百一十四
里置淺鋪二十九、桑園淺高家淺徐家道淺白
龍頭淺白家園淺大龍頭淺滑頭淺柳林淺大
蓮河淺高家園淺耿家林淺陳家林淺何家堤
淺半邊店淺丁家道淺陳家橋淺方淺劉家
道淺侯家道淺周家道淺示開淺南調嘴淺比期

嘴淺絕河頭淺小流淺孟家莊淺王家莊淺張家
莊淺果子口淺：天一百五十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
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七、白馬廟淺高所始淺
滕家口淺四龍淺八里堂淺新開口淺曹家口淺
：天七十八人溺夫二十八人

臨清志 國家漕運之渠其大流北惟黃河南惟大江。中都始稱大江之東。雖
據黃河之北。通二流。會極入海之地。故曰天下之水。消滴皆漕。吾州又決衛二
流之中。會故曰第一。決流者。衛通河也。元至元間。自安民山開渠。導其流。漕
直抵臨清。建師三十有一。度地高下。遠近。以節蓄洩。永樂九年。用潘季華。同知潘
叔賢。議命。為書。宋理。都督。則長。發。山東。丁夫。六十萬。五千。漕。而。通。之。以。花。海。運
者也。衛流者。利源。也。始。隋。楊。帝。導。新。羅。蘇。門。山。下。門。東。來。北。引。渠。漕。運。之
水。為。大。河。鄉。以。巡。幸。賜。名。御。河。或。曰。漕。也。氏。河。即。此。流。八。百。里。而。元。城。之。百。五
十里。入。臨。清。會。汶。水。以。達。京。師。者。七。二。水。各。能。為。利。矣。初。會。通。入。衛。自。吾。州。北
河。也。中。縮。而。尾。迴。數。里。乃。鑿。而。南。河。南。河。值。漲。則。勢。若。建。瓴。或。衝。之。漕。流。深。沙
以。塞。洞。則。閉。蓄。水。百。丈。挽。進。不。數。船。水。既。滿。悍。而。河。近。後。增。入。七。八
月。之。間。洪。濤。奔。駛。下。壑。一。瀉。而。衛。漕。常。數。百。頃。土。人。謂。之。決。口。子。開。潘。氏。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十二

漕。沒。米。糧。漕。力。不。支。或。流。入。則。數。百。之。眾。水。軍。決。引。不。可。收。蓄。諸。王。大。水
工。部。員。外。郎。周。思。東。設。社。為。天。橋。河。伯。營。自。三。司。學。小。司。院。既。廢。周。思。東。之
而。督。家。險。急。至。廢。沒。倉。即。於。此。而。市。飲。之。民。事。各。有。其。以。冀。州。南。而。南
只。北。八。里。開。九。渠。決。其。渠。以。身。水。中。民。因。止。之。以。為。行。旅。不。煩。之。而。等。出。水
惠。半。當。成。則。不。如。也。民。萬。人。通。道。以。首。格。地。是。為。河。不。通。是。為。河。不。通。是
臨。清。督。院。周。思。東。永。樂。九。年。有。書。漕。運。復。是。也。代。也。自。新。開。山。下。南。張。永。樂。十
五。年。平。江。伯。陳。瑄。始。創。五。口。廣。深。兵。備。制。使。陳。瑄。自。德。縣。舊。設。又。廢
工。部。員。外。郎。封。祖。舊。復。造。也。自。弘。治。都。御。之。前。世。皆。無。也。河。三。橋。皆。造。舟
也。曰。永。深。如。蘇。美。傑。縣。以下。四。十。尺。梓。水。中。上。為。大。筏。絕。河。望。之。如。廣。紅。俗。名
天。橋。司。通。漕。運。水。北。端。處。切。制。使。陳。瑄。以。造。舟。嘉。靖。庚。申。工。部。郎。中。嚴。忠。通
判。程。鳴。鶴。謀。改。石。橋。如。牌。水。漲。則。以。特。竹。編。地。水。漲。後。鋪。十。有。九。從。牌。口

沙灣。漕。官。也。潘。家。橋。北。土。門。郭。家。莊。上。口。販。王。家。渡。丁。家。馬。頭。陳。家。莊。白
廟。是。枝。柳。趙。家。口。孟。家。口。順。家。口。馬。橋。天。順。村。順。德。河。灣。七。家。口。新
河。口。沙。灣。北。長。紅。通。漕。新。開。真。武。廟。一。在。中。洲。元。人。設。以。聖。船
因。東。朝。猶。用。之。正。統。間。工。部。與。中。議。院。一。蓋。決。衛。環。流。其。中。有。可。居。之
也。也。延。袤。二。十。里。財。貨。聚。焉。自。膠。國。來。各。之。曰。中。洲。其。東。砌。以。反。如。驚。頭。突。出
蘇。龍。寺。因。其。上。四。碑。建。在。右。如。足。廣。濟。橋。尾。其。後。知。州。馬。倫。題。曰。聖。船。磯。俗。謂
之。聖。船。磯。

職。官。臨。清。標。控。江。淮。形。勢。重。固。雄。峙。中。原。其。扼。塞。以。謀。國。者。有。先。事。之
圖。文。莊。公。立。海。運。京。師。四。顧。之。一。有。政。使。憂。實。論。天下。之。繁。肅。應。公。子。建。議。林
胡。之。後。皆。實。意。在。土。論。說。不。置。故。景。皇。帝。未。因。事。利。便。屢。以。文。武。重。臣。奉
勅。相。繼。領。事。後。多。返。去。又。英。皇。帝。出。中。官。為。鎮。守。為。督。餉。獨。史。代。數。十。年。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十二

統。嘉。靖。已。丑。大。定。公。張。亨。致。亦。既。而。罷。之。凡。此。皆。非。常。設。置。亦。有。事。地。方。志。不
可。遺。今。所。存。倉。部。全。部。雖。即。使。者。三。按。察。兵。備。制。使。一。則。是。事。任。重。與。軍。守。者
並。著。今。典。因。得。詳。其。各。儲。藏。林。麓。戶。部。督。儲。土。貢。永。樂。間。肇。設。歲。出。土。事。一
人。奉。官。符。督。理。倉。務。倉。二。司。廣。積。而。臨。清。歲。額。河南。開。封。山東。濟。南。諸。府。奉
又。奉。析。春。約。十。一。萬。石。以。備。漕。米。四。百。萬。之。不。足。初。從。本。色。嘉。靖。奏。以。道。運
批。折。色。糧。輒。近。悉。解。赴。倉。倉。二。倉。舊。貯。常。百。萬。數。不。充。運。備。賑。者。什。一。又
倉。一。曰。常。盈。或。稱。濟。南。府。倉。米。五。萬。石。亦。為。臨。清。州。衛。任。成。計。糧。軍。政。老
種。舊。營。州。亦。在。開。運。糧。不。可。制。因。改。讓。焉。戶。部。糧。稅。主。事。宣。德。十。年。臨。清。設
關。以。御。之。其。都。佐。事。權。無。事。職。正。統。成。化。間。再。罷。嘉。隆。初。再。復。乃。裁。出。主
事。一。人。奉。官。符。監。之。皆。收。船。料。由。稅。之。課。課。無。定。額。大約。歲。至。四。萬。金。鈔。不
足。自。官。者。謂。之。小。稅。掌。於。稅。課。司。官。而。以。州。印。東。防。之。皆。征。錢。鈔。如。制。近。亦。取

折邑分李蘇系以充內繁嘉靖庚寅以來昌府募一人為監牧官工部營繕
員以限水樂開後初侍郎我即中後以主事本官署督牧山東河南直隸河
南府府既領于臨清運送至歲歲額賦稅百萬去靖五年仁壽宮後而書趙璜
請前命分外郡一人駐之三歲一代由是稅值改出即督而關內各州視初
加清從夫嘉靖七年主事即元璋奏汰都水公司以漕湖之務東歸高兵備
副使或國家設外臺曰按察使又諸所要害出使貳一人提兵難之曰兵備
制以臨清既大城名都而商販之夫才蓋也聚自都御史身役之去稅輟之增
集甘究之寬制或時出言外或化甲兵始欽製關防以副使滿璜受前命
分署關理刑各操練人為兩同撫按控制一方

兵防古稱師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厥職昔將軍無相難也故視也近來重
使注官已哉臨清改衛概以官選而卒若也越在五百里外即有子進大難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四

從職官視之無敢不盡其力也尉縣子曰是城稱也以城稱人新城稱滿口其新
謂大不可守也王山衛接壤而進皆自貢之兵備則使察公之警雪先事為固
矣如是則是可以守是可以戰以人稱城無不可言之許獻矣

武城縣志

甲馬營驛通驛為所屬而兩地兼應未嘗少減上官陸行者夫馬僕從勤以
百致里中催貢費用不貲邑疲而地復衡亦難乎其為民矣至于均徭重難
益加呻吟之聲觀其二年一差已無息有之日門丁疲薄而編差額數反倍
查得附近州縣門丁二銀與編差額數相當倘有不足每門丁銀一兩加至
八分多至一二錢三四錢而其茲邑素稱極累門丁二銀不勾舊額編差故
有明加倍加之數東郡諸縣編差加銀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況此徭役之
外又有大戶之差養馬之費走遞夫倚河傍城夫之增雖履翁孩童有不免
者民何不幸而生茲邑也平居無事猶可苟且日前萬一遑陞有警或遇河
決四境盡為澤地惟有流移轉徙為盜偷生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五

朝賦志 夫建置宜獨恒守墮墮而已裁備拙致用主威
器以應天下利器亦有不可得而缺者矣每臺者擇部
一切有用之器皆假于民家且假直常與器直倍而不信者
而民費動以千計長吏往有因不假者然至今未一有
改也何歟桂子之為政須有細紀文章良有而苟不以貽
計者可不致意乎哉

青州府志敘 知府王家鼎

仰政有志十八卷蓋海浮先生同二三君子所纂錄而杜即守思以錄此部
有威成之上下數十年亦既條次有則第士成以表歲時周甲而入事之紀綱
如也鍾鼎門龍淵即舊例輯具凡不獨五十餘年閱歷若列眉而捲卷品儒
以東於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黃門之虧班夫志成而不俟方東不遠投簡
今且析諸於然無數卷方書不標也通稍補其大畧而言曰即亦履也而
舊履不盡錄字下而附以它籍吳越河山亦海岱間一和會也周之盛非以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曾足賴洎小白以夾吾霸於郭而而還楚北伐山戎
中包諸宗侯以外撫異越蓋六乘三兵王室復興當是時供億非乏而節制之
威感天下有餘力焉其在於今河山獨故也戰擊局厚重惟揮汗之賦非寡也
其它聘則會盟車馬王象赫若不相者夫而上之七不足以糊口家之歲餘不
足以奉耕故無歲若於上給而一不歲又待給於上性一缺女子至仰乾王職

所以餓驅之代通揭竿於市大令八請法家十八篇獨若噓噓而通俯俯財能
以國寧而民進焉何也聞官理蹟而聞即領州邑士有井戶可二十萬口可百五
十餘萬而地頗海鏡斥鹵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田可十三萬六十有京而歲
解不下七十萬其用於工則居有千脈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於兵則以
六書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有輸輓之役蓋屬以不厭於它即而賦特倍
之且生蓋日繁毋得不通公私嚴給於山坂溪澗之田而賦益滋嚴賦以仍歲
應以俗好仕居平鳴鑿點長六博獨鞠時餒鮮不怒焉之費慨不快意以驅
借交報仇廣命作新劉政無遠故歲饑饉盜盜起縣兵瘡痍更繁十室而九不
約不豪族中指以用餽驅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變之後餽數十年不為復
大瘡痍未復盜盜嚴似守土者事得各吾民士為當論之昔之齊地能專用其
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穀兵甲從意調興而意所欲為付一切便宜破法
從事無論鑄山煮海獨在權也即富方國活河朔五十最亦富行其德耳今夫

史未于空氏事惟無以于之。抑且有以當之。足骨既微。求木已急。惟料以
拙。有不周。極字以當。實天及歲。不三。則物乃秋。學有主名。而留。因無
食之。實之。比屋。整。會。邑。陳。國。有。嘆。家。於。空。學。耳。往。不。倭。會。婦。以。清。源。之
權。疑。疑。而。上。人。不。受。也。即。不。倭。中。於。法。嘆。子。兵。飲。領。索。之。民。氏。試。領。索。之
人。其。道。官。發。報。雖。非。詔。更。所。不。盡。心。力。而。謀。者。其。以。思。既。亂。也。深。詔。以。小。民
世。四。里。而。無。怨。嘆。責。在。其。二。千。石。而。曰。與。我。共。此。鳴。呼。小。臣。無。良。也。敢。請。約。結
陳。廟。宜。有。與。共。之。思。子。其。輕。偏。薄。賦。惠。者。民。除。以。舉。賢。而。功。而。四。維。之。也。事
得。修。廟。業。門。取。義。遠。乃。不。倭。為。賊。論。無。亦。折。展。按。方。書。者。遂。以。其。語。於。前。

徐恒公。置有水銀池。金。數十。萬。陳。王。臣。鍾。珠。不。可。勝。數。又。云。晉。曹。芳。為。青
州。刺史。應。帝。是。與。中。發。舉。恒。公。及。管。仲。侯。尸。正。不。朽。鐘。珠。為。民。珍。寶。恒。為。不。平
舉。託。月。止。東。北。有。齊。景。公。八。則。之。下。入。三。丈。石。流。中。得。一。萬。萬。迴。轉。以。建。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八

不。復。下。八。一。天。有。青。氣。騰。空。如。肉。煙。飛。鳥。後。之。輒。墮。死。遂。不。敢。入。而。陽。離。祖。又
言。未。處。中。曹。芳。於。青。州。發。舉。景。公。最。得。一。舉。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龍。淵。自。石
為。都。會。求。當。氏。之。以。陵。家。勝。卑。葬。地。皆。奇。然。率。起。後。來。發。掘。之。視。誇。傳。臨。出
石。也。甚。本。此。大。器。銅。器。便。有。存。者。亦。甚。已。盡。矣。齊。定。云。古。墓。多。有。用。五。行。符
石。作。雜。發。謂。發。特。見。橫。人。不。甚。以。敬。祭。祭。莫。施。是。為。不。葬。有。墳。中。家。家。用。火
燭。之。火。火。燭。是。為。火。葬。人。要。子。要。有。發。者。物。石。間。文。刻。贊。顯。不。敢。入。恐
如。見。水。泉。石。涼。莫。知。所。從。是。為。水。葬。俗。說。蓋。不。可。知。獨。要。豈。然。不。見。發。者。豈。其
以。德。及。民。者。深。信。有。鬼。神。呵。護。於。百。世。之。後。報。報。志

高。齊。梅。海。濟。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世。即。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菊。而。不
識。五。條。黃。時。醫。為。性。為。珍。藥。

青州府志

樂。安。按。管。子。稱。海。王。之。國。謹。正。塩。筴。故。其。昔。桓。公。伐。濱
新。夷。海。水。為。塩。正。而。精。之。十。月。至。於。正。月。咸。三。萬。鍾。公。使
翟。之。得。咸。金。三。萬。斤。而。國。興。霸。夫。此。一。海。也。在。昔。則。擅。利
魚。鹽。而。今。也。則。瀕。海。千。里。一。望。茫。茫。豈。天。地。自。然。之。利。獨
盛。于。昔。而。當。于。今。耶。謀。者。乃。謂。國。家。設。立。塩。課。販。禁。太。嚴
民。不。專。利。故。無。所。藉。賴。於。海。此。宜。若。可。以。富。國。矣。然。而。塩
寇。丁。戶。十。室。九。竄。長。蘆。運。政。未。見。其。有。利。益。何。也。蓋。偽。小
溝。而。苟。且。之。患。多。也。子。常。見。青。之。大。豪。巨。猾。交。通。巡。鹽。武
臣。因。而。壟。斷。于。樂。安。塩。場。地。方。輦。致。車。載。月。無。虛。日。而。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十九

衙。亦。得。以。坐。致。千。金。其。承。奉。上。官。巡。緝。者。不。過。以。有。負。臣
摺。者。罹。法。網。而。寒。督。責。矧。于。中。額。亦。有。以。賄。免。者。尤。多。也
余。之。何。國。課。不。日。殞。民。生。不。日。削。耶
李。舜。臣。曰。嘉。靖。癸。卯。秋。小。清。河。出。水。為。高。苑。博。興。濰。陳。推
官。挂。焉。躬。行。水。歷。樂。安。以。上。數。城。霖。霖。所。由。為。漂。白。雲。湖
沙。河。孝。婦。諸。水。故。入。小。清。者。小。清。道。今。多。淤。計。當。于。柳。塘
諸。口。各。有。所。築。濬。曰。苟。不。察。上。流。之。形。而。徒。議。于。高。苑。以
下。有。來。之。弊。患。何。由。乎。余。然。余。請。宋。史。乾。德。四。年。清。河。水
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元。豐。元。年。章。丘。山。河。水。溢。壞。公
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竊。以。當。是。時。志。所。從。必。有。如。陳。所

按可弗務哉。海故有堤曰利農沈。今清所築而陳及徐令
貞良。濬濟自七家口屬之新橋。前後勞諸賢。于民豈不賴
哉。注一

博興大學士劉翊小清河記畧 濟青之區有河曰大
清。曰小清。小清源出歷城之釣突泉。求北抵樂安高家港
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當
園鹽場入于海。往年舟楫于二河。商鹽通於齊魯。諸道水
利鮮與為儼。自永樂以來。堽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大雨
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咸化癸己。恭政唐言相視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堽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

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
各縣。官民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僻淺。又置
諸水閘。防護置減水閘。開傍各鑿月河。總閘三十有八。濬
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青船入於海。濟船入於張秋。人稱
大便。不僕鄉顧。鍾脩博興小清河記畧 小清河去博
興城南五里。許類年為患。積不治者久矣。嘉靖甲辰。郡憲
羅江陳公治之。抵小清之上流。及諸水之來匯。入樂安之
畫境。窮入海之下流。相度地形。斟酌利害。見定議決。衆乃
大集。始事於三月。畢工於五月。又多埽柳以固岸之。善顧
倚鋪舍以防民之盜。決焉永謀遺愛。愛及博人。是可記也。

雖然。予有說焉。小清河可考者三。嘗讀漢卜式傳。呂嘉反
卜式。上書武帝。欲率博昌習舟之民以行。又讀魏傳。王師
範據青州。叛恃博昌之水。不備於北。則當時茫然巨浸也。
歷下之釣突泉。章丘之白雲湖。濱濬沙溝。養馬孝婦。漢湊
七河。白條鄭黃二溝。盡歸博昌入海者。入海不入海者。不
入所以民習操舟。恃水為險者。皆以此而不入之水。如今
清。洩泊魚龍灣。即蘇大泊。潞山泊。不與區區之水爭地也。
此其可考者一也。至偽齊劉豫之時。因都大名。改釣突泉
及章丘諸水為今之小清河。下與烏河合。抵濟水。勁猛能
蕩滌垢濁。以故常流無虞。而海上之鹽場。傍河之州縣。貨

物皆得達於歷下。又入大清。抵張秋。此其可考者二也。以
後致廢。不知何時。咸化癸己。山東恭政唐公源潔力請脩
之。乃尋劉豫時故迹。疏之濬之。皆復其舊。又多置閘所。又
開支脉溝。過大水則開閘分流。以殺其勢。旱則閉之。河常
無虞。東方鹽貨仍得抵於張秋。博興居民半移今之濬頭
店。則利故也。此其可考者三也。今則釣突及章丘清濬諸
水。仍入大清。而小清之上流。為平地行車矣。止孝婦等河
諸水來匯。然旱則涸而斷流。潦則溢而為災。一斷一溢。近
無寧歲。羅江被微行矣。尋唐公之故迹。無望矣。他日撫我
東土。或恭我東濱。其為事此。以惠我青土之民。因併記

于此知縣陸南至曰余嘗過樂安觀小清下流皆行地中而博巨坊如城水從脊頰而行以灌輸樂安非其地勢然耶古稱治水導其下流夫博安所導之費謀三策水入陂障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豈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昔人棄官湖數十里之地以殺猝至之水民賴以安用此策矣通年新城塞姚家等三口盡湖壩復畝稅之此野免市虎之說計以籠利耳然水卒不得灌入湖中無所休息而橫溢衝潰博之東隄殆多虞矣每春秋水漲潯頭隄決則城南三十二灶一夕為湖舟行抵市門此又博興近日之憂也司可者不可不謀求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一

高苑知府杜思小清河論愚按小清河為高苑博興之害額河居民遭災構訟經歲無已蓋小清河自省城以東皆州迤邐諸山之水皆會焉一遇霖潦洶湧泛濫堤岸淺薄第不遇決亦不免于漂溺故前輩欲開柳塘口以殺上流之勢蓋柳塘口以西地形稍下會省城以東北流諸水徑入小清河為順若開柳塘則不但公上流之水以入大流而青州迤邐諸河亦得以殺其束來會合洶湧之勢是即大禹治水因其勢而利導之策也或者但欲拓小清河使之寬大深廣今有所容受則必若大學士劉翊所論而後為益也矧特無任事而功費不貲矣愚論柳塘口不開雖

拓小清河無益也然則為東方保釐之計者何惜于一柳塘口之工而不為青濟無窮之利耶近議欲挑樂安清水泊以達於孝婦河潘支脉溝以入于小清河又有欲疏孝婦河自杜張口止于為河嘴之南五十里潘小清河自樊家口止于為河灣頭之西八十里是亦目前治標之一節也府推官馬從聘小清河議者得小清河一道由濟南府約突泉縣河源以下接會清澤潯山孝婦諸水行章丘長山高苑博興壽光等縣以入於海此河之源委也但自高苑以上河由地中故能順受諸水而無害至高苑以下地形漸窪築土為堤地高丈許載河以行始能達下河身既高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二

新城高苑博興之水俱不得入河每遇天雨驟興水無通流之所則三縣各有水患不獨新城一縣為然也惟新城在河南嶺原有清淤麻大二泊週圍各三四十里為新城受水之區中生魚藕菰蒲之利新民取之倚為世業倘遇雨水暴漲則傍湖民舍亦被淹沒每欲橫穿河堤北嶺使水洩於高博之境夫二縣地形本下二百年來所以不陷於淪胥者止憑此一線之堤耳此堤一決河水建瓴而下是無縣之民矣况湖泊不起料而二縣俱微糧地土傍湖之民有數而二縣則數萬之生靈其利害之輕重大小可不較而明者故高博二縣之憂胥力以護此堤誠以河堤

所係若斯之重也。今陡破新民糾衆盜決遂使沃壤萬頃化為巨浸。國計民生未知何出。此豈漸小細故哉。早職故曰明殺新城者四人。暗殺高苑者不知幾千百人也。乃新民無知見河身乾淤認為己有。遽然佈種麥禾。冥頑不靈。一至於此。尚可與之言利害較是非也。先是前任新城趙知縣慨然建議欲橫穿小清北岸於高苑地方另開一河以洩泊水而歸之海。使其說可行則既可以免昏墊之患。又可以息爭鬪之端。亦何憚而不為之。但高苑博興原不通海。必由壽光樂安而後可達於海。奈高博地下形如釜底。樂安壽光反以漸而高。今築堤截河下流必壅。如之何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四

使徑達於海也。恐河堤一累則高博二縣又為新城注水之區矣。即今二縣被決之害可知也。但知去己之害而不顧貽彼之害。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耳。展轉思惟。苦無長計。惟思地名洶泊。其來已久。較之南方諸湖雖大小不同。其理則一。若可洩水歸海。變澤藪為膏腴。古人嘗先為之矣。何從古以來未聞有洩湖以成田者。勢不可為也。而獨欲強行之。今日乎。若慮水為災。莫若徙民就岸。即湖泊之利為遷徙安置之資。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惟有此耳。伏乞裁酌施行。本縣知縣馬文盛支脉溝議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有五。民田不可奪也。地勢不可強也。財力不可輕

也。或池不可忍也。鄰惠不可貽也。新城所稱支脉溝者。誣指馬家泊一帶為可東注入海。自萬曆二十一年破新城。盜決樊家口。淹沒高苑。浸瀉東鄰二百餘里。馬家泊積水不可佈種。指令可東注入海。高苑何憚不為而使馬家泊十頃田土為累歲積水之區乎。今泊下之溝並無形迹。一旦強奪民田而曰此支脉溝也。憤怒且叢。與昔人有云。衆怒難任。可挾其獨勝。而謂人言為不足惜乎。此謂民田不可奪。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一也。博興東北有土廣一道。約長十五里。橫亘東西。而自博興抵樂安亦如之。地勢高厚。欲加挑濬。深為未便。先是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五

府親詣踏勘。文卷俱存。可查昔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今欲掘丘陵為川澤。得無違地利哉。此謂地勢不可強。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二也。東土橋年稔。潑瘡痼未起。迄今麥已黃。死者未。欲開此溝。必深濬河。身必厚築河堤。謂以數百之金。數千之夫。五日而訖。其所不能也。竊意雖萬金不足費。雖萬夫不足役。今之新城猶昔之新城也。昔之湖泊何以不稅。而今何以有稅也。以數百金之稅。尚佃忍不能捨。而動糜萬金。勞數邑之民。以事新城三庄之民。非計之得者也。此謂財力不可輕。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三也。高苑地最窪下。自

蔡家口望邑治若井底然今謂建閣止澗水三分之一於高苑驛閣之則美深味之則曉小清河底視平地而高丈許欲令澗水二分於小清一分於高苑多就高而少趨下此必無之理也如決蔡家口開支脉溝則水不注小清而趨高苑無論田廬即城池未可知也嘉靖間新城黃知縣力請決蔡家口膠臘中久決開口至水遂滔天如本府潘公中文所稱被淹之民或幸福以趨他邑或起費而就高阜滿耳哀哭之聲舉日崩角之狀凡有人心所不忍見事既狼狽主議者昨古以去而民困至矣前人己誤後人豈容再誤今新城民楊孟秋不登覆轍高裝故賀脫淹沒我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六

土田坍塌我城池雖食孟秋之肉未足以謝高苑之民也此謂城池不可思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四也譚止高苑猶曰私其己邑耳自新城決水之後淹及博興博興之水聚而未消者三年矣每念為之憮然若獲開溝以水濟水謂博興寧獨博興也樂安歲苦水澇恃堤自固如導水決堤而入樂安之民其能免乎此謂鄰禍不可賄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五也拂民心違地勢殫財力病人之土田城池以及其鄰卑職之所未解也歟邑之民聚於三處軍閭之賦重於私稅今急三亟而害數邑非仁也應私稅而虧正供非智也不仁不智非政也且清沙泊之水患乃

孝婦河之決而下注非以小清之故也小清河雖稍有逆流為水幾何查其泊在長山新城之西北隅每年六七月山水泛漲往往決長山之杜張庄諸口而入則清沙泊之受水實長山道之也今不爭於上游之長山而爭於下流之高苑何也蓋水渾則利其來以沃田水清則欲其決以佈種此二百年來所為盜決而不已也為今日計惟有嚴杜張庄之口以障其源清小清孝婦之滯以導其流因南北二岸之堤以防其潰而又疏視水之溝以分其勢可永無患此之不務而欲開支脉溝以壅人亦左矣小清孝婦源委謹勘得新城所議小清孝婦源委其詳有四而繁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二十七

岸另成一渠其害有六古小清向程兒頭北流宋劉豫據青州時因此河為害改而南語其志中今乃以為國初德府運臨淄磚石借水成渠及查小清與臨淄地方絕不相通青州亦有衛府應修宮室豈不能取臨淄磚石而以資德府也其誤一又稱孝婦河高苑分派一支名曰支脉溝正東與鄭黃溝合派至樂安入海由後所稱正孝婦河也以下合派亦名小清而指之曰支脉溝是何言也查支脉溝漫馬家泊一帶水巡樂安入於海語亦具青州志中夫曰漫馬家泊水則高苑境內之水非為漫小清之水也安得以為孝婦之支流也其誤二國初小清運緩

後因漕源橫衝小清北岸柳塘口而下河遂斷流蓋船不能達漢以致病而八場止耕析邑此小清通塞之源委也今仰危囑予等只盡改入大清而小清之受者獨白雲游山諸水耳上源雖清深等大小六十九道合流小清是未足為清沙之害也白雲游山之水十年間繞一漲耳小清河迄今乾涸無水不知清沙之受水全在尋婦之決口而歸之小清其誤三又以高苑未奉明旨堵絕故道則書起來則豫于九原而責之不當以罪今之人也高苑立官看守河堤乃奉撫按明文古碑見存何有清沙泊自古澗水無種之土而高博等縣皆微種之土也若任其滄

漫園稅馬出今新城之民享魚鰾之利無分毫之種而難高博等以滄沒之害白日聚衆執持兇器決口傷人此奉何處明文也不以犯禁滄沒各縣微種地土為罪而以堵絕故道責高苑其誤四此所謂四誤者也古小清在高苑者則今之北門城據在博興者即今之縣治是已欲復古小清則未聞廢人之城門縣治而以漫無種之泊水也古小清不可復而索走脈溝之故道以罪高苑不肯開此非高苑之所敢任也下流諸邑貪謂不可誰能種之滄一泊無種之土所害幾何既有汎漫衝決以滄各邑其害大矣凡事事須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為行止事在下流各

邑不在高苑也支脈溝不可開而謀欲小清之外再築一岸以成大渠大地裏之河方可長久地上之河經水即淤今之小清可鑒已前此推官陳嘗大濬矣近年亦小濬矣不旋踵而淤今欲於小清外再成一渠當亦不旋踵而淤耳與數萬之費費數萬之金以成一淤塞之渠必為識者所笑其害一不事挑濬而築土為岸竊計所築之土將焉取之勢必多掘民田方成此岸足於渠之外又添一渠也夫尺寸之土皆民間世業奪而為渠豈數百里計其地價書亦不貲一泊無種之土所宜幾何而令數邑之民壞微種之土失世守之業以成二渠也悲夫其害二掘田或

渠人欲占田成岸據稱用九萬之夫教日可畢竊計高苑丁不盈萬冊籍可証將安所借民也欲洩無種之泊水而勞人衆以興無益之役其害三又稱築渠因舊創新可省四十萬金竊計批土成岸與濬河等耳恐數十萬之金不可得而省也既欲省金勢必強而驅之入各有身誰能為此三庄無種之泊作奴僕也此一役也衆怒必興其害四孝婦小清等河各係千百年古堤且特有衝決滄沒田廬今新築一岸新城能保此岸遂無失矣竊計其不能也千百年之古堤尚有衝決一旦之新岸豈無疎虞以數邑之田廬而溝壑之仁者不忍也其害五田廬無論已四方多

事、城池所係匪細、奸民節年決口高苑、幸賴有董城古堤、晝夜防守、以苟旦夕、漫延及博興城、前已塌矣、塌後而修、人經決口、復幾殆矣、若新築一岸、勢必衝決、田廬不已、必及城垣、其害六、此所謂六害者也、夫欲開紀家口入大清、而奔來長其害、欲開支脉溝入海、而博興樂矣、最其害、驅水害、人難以強矣、而欲建無益之渠、以滋六害、特之拜者、也、訊之士大夫、皆稱焦家橋杜張庄一帶河防不謹、以致清沙、受水、宜責之項河人、後設舖者、守卑薄者、築之、一有衝決、責有所歸、清沙可免水災、至於新城、奸民決開樊家對過二口、前此議築塞矣、卑職往視之、如一堵牆、然水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三十一

即壞、此口七年不築、又新決史家口黑水灣二口、二年不築、何者、奸民借口導泊水歸河、其實欲乘便盜決、決清之北岸耳、夫既利渾水淤地、入得數倍、及水既清、遂以鄰為壑、賊絕天理、至此極矣、每議及此、輒曰、工大難築、勢源之水、即灌入泊矣、已耳、渾水之利、而使人受洪水之害、無糧之土、悉化膏腴、而散糧之土、盡成溝壑、若之何、孝歸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河身太窄、且多淤灘、如益河口南岸一淤灘、廣數丈、突兀而當河之中流、水至不下、不得不溢、出為患、一處如此、他可知已、今之計、當嚴焦家橋杜張庄等一帶之河防、築與家史家黑水灣等各處之河口、而孝

歸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量挑寬廣、除去淤灘、水自順流而東矣、至小清在高新之間者、自黑水灣而下、淤洩處所、亦量加濬、令得混白雲、沂山之水、假令決口不築、亦不敢議及此也、若勞民傷財、而或必淤之渠、則非所敢聞也、沂水、沂水縣學教諭傅履重水利論、萬曆庚寅夏、大旱、郡奉臺檄、議興東方水利、下之縣、縣教諭南安傅履重論之、曰、州邑之有山川、匪特壯一方之形勝、其于生民之休咎尤要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謀也、然不可以驟論也、沂水為邑、自嵒陵而下、山谷盤嶺、歷百里而後為縣、其地緣岡阜之間、無濫車之水、每亢少腴、一遇旱魃、為害則民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三十一

然憂戚、過詢諸故老、謂泉源水澤之利、必有未通者、會曰、然之、又詳究其山川源委、乃謂沂止有二水、由東北來者為沂河、二河沐順大、發源于沂山下、由馬站趙北湖逶迤而北、復轉而東、所經之處、在檀山則有黃花水、在綠山則有呂清水、在青山有袁公水、在屋漏以南有鷓水、皆會聚于沐河、汎濫齋漬、淤沙彌望、即極力修築、隨築隨淤、縱稍有停蓄、不過資朝夕汲井灌園之用、未有如江南之可以陂塘而田者、此沐河之不能為利也、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皆消滴細流、自石鐸中出、經數十里、不足滋觴、而淤石更多、此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水勢尤淺、浮芥可舟而兩

岸既高且遠不可以機械而止此沂河之不能為利也
之二水其源皆微而其委皆散夏秋霖潦則暴漲汪洋浸
及城郭冬春時則僅一勺過旱而涸可立待矣蓋沂地多
山其水多自高而下欲為堰則衝決之勢難支欲為閘則
散漫之流難飲此所以田家無所資其浸灌商賈無所資
其舟楫也公私告匱厥有由然故語之以水利無論農事
者未去即喜事者亦扼腕而無所指也夫天下之事窮而
西不知變固失之于膠柱苟不真見其形而遽謀其利不
幾于鑿空矣論既上事遂止

礦洞 孟坦山鉛洞 在孟都縣金嶺鎮而五里去 畧水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三十一

洞 在臨朐縣去 黑山銀洞 在臨朐縣去 金星頭鉛洞 在沂

水 在沂水縣去 史家窩鉛洞 在沂水縣去 葫蘆棚

鉛洞 在沂水縣去 汶蒙峪鉛洞 在沂水縣去 兩縣山銀

洞 在蒙陰縣去 胡石鉛洞 在莒州去

孝廉劉璞記曰萬曆二十五年礦事起 上遣內官監太

監陳增督山東礦務于是棲霞金洞臨朐破丘莒州胡石

港銀洞官給夫置棚廠開採增所至顧指長吏至莒州谷

文魁恐其遷怒騷擾地方供張頗盛增約東叅隨得不甚

橫但索阿堵而已後增再至查礦利無獲跟之解監者

不如數谷知州請以正額加銀包採者開採之費中之當

道可之於是以前鄉民為洞官封口罷採會益都縣知縣吳

宗光與增抗露章彈擿 命不下增章上 上怒遣宗光

至法司令各監考察各地方官賢否魚知查盤事畢奉敕

增逮還原奏官顧其禮查莒州其禮肩與唱駁旌旄夾衛

行牌禁衛坐司院間城視舍聲赫藉甚既增以開採久乾

沒貨山積遂不從巡遊駐劄徐州據河漕之衝其禮亦專

制儀真權稅以鹽賈為奇貨一傾奪不下千萬視北方嘆

噤也增初所揭廨役數十人並充原奏官散置諸城日照

莒北鄉等處以本地無賴人為嚮導先誦知富室者名所

隱魁無之丘指為全數外牌強督不如指即捉至寓網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三十一

我輩聞之有司俱短氣無敢誰何聲所有贖之始免其人

又波及無算蓋莒之大亂者三年餘而增其權利任有方

不侵顧及地方于是所遺閭閻為被害者鳴之官論如法

徒道其禮以捕盜費急疾暴死舟中數年增亦以贓罪昭

憲愈甚仰藥死廨役俱擬重辟

後役 按叅政王宗沐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

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額募加額銀若干通為一

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給甲合一處之丁糧充一年

之用也况徭不均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

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役人不損負而徭戶不苦

難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呈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自歛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後因不茹庫銀而逃歲加脚費而折耗費之勢不得自溫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大都如此吾州條鞭以丁地兼編者去九則之名而收糧戶仍食民間不招商應是役者多乾沒大耗銀所入既是不無肩破而府差州役有索之又有通融之費及虧正額因而破產以償者甚多于是美法者沒及良莠上下視此輩如穿窬矣要之條鞭行久官不問貧富民不應則重鞭即食糧戶猶勝于不條鞭者也又云小民畏則甚于畏差畏則

之虛名尤甚于畏差之實禍雖差由則遷有差無則計一了差則帖然若有則無差以為重則之壓身不知何日可去而後食有不安者擇惡寧隱故條鞭為便也
臨朐志 馬旂曰朐之山有二脉自沂山來者沙石山也水率難決自嵩山來者青石山也水率難石石不能遠徙故無所不至故瀟河之為民穴上下數百里而朐為劇害其怒樹也土膏日削而國賦歲增將不知其所終也王冢士曰或有問于予者曰履畝而稅法也今徵賦不以地而以力或相倍蓰何居公平之政固若是乎曰江河趨下諛寄日滋富者多無糧之田貧者反輸重稅且有無地之

種矣拋荒流移相尋不已安得不裏多盜寨以貧富之力定乎曰清查說寄而峻法懲之彼何說之辭曰子嘗力行之重懲里書十得其四五釐正之止矣人亡藉去無隙可查者將奈之何故莫若行文丈量之法溝渠道路川流沙石山坂不毛之區指以與民取四境可耕之地沿坵履畝丈量而通計之則壤定賦輕重適均說寄將安所施乎豈惟惠此貧黎免於流竄而富者亦有利矣

如縣舊在濟水清河兩邊。高苑縣地勢為濟水所經。濟山漢
屋。蒲民枝稼地。脈為濟水所隔。六月如水。一雙無際。率注湖岸
周之。雖災。然不似此。上有新城。長山。即平居。其上流。使守堤。幸
完。則二三縣中。吾高苑。以鄰國。為登下。有傳。與樂。安。書。先。若。其
下流。使。規。穴。或。潰。則。下。三。縣。中。吾。高。苑。關。濟。水。之。利。害。可。勝。言。
哉。歐。國。實。便。民。轉。害。為。利。有。二。道。焉。其。一。通。舟。楫。以。資。貨。物。大
學。士。劉。綱。小。清。河。記。云。海。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
發。源。出。歷。城。之。陶。突。聚。中。匯。清。龍。諸。水。東。北。抵。樂。安。高。苑。家。塔
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澤。富。國。後
轉。入。于。海。後。年。新。修。導。於。二。河。間。墮。便。於。資。糧。道。水。利。新。興
於。流。自。永。樂。以。來。堤。塞。不。通。水。失。其。經。一。俟。天。雨。莊。菜。巨。浸。深
民。田。虞。帛。以。數。計。成。化。終。已。各。政。唐。官。相。親。地。形。今。水。上。準。高
下。自。歷。城。濟。至。利。澤。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濟。至。平。陰。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一

清。以。大。清。通。矣。小。清。既。通。水。漸。改。道。退。出。各。縣。膏。腴。可。耕。之
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設。又。置。清。水。關。防。溢。蓄。減。水。關
開。傍。各。縣。月。河。總。費。三。十。有。八。審。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舟。船
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人。大。稱。便。臣。備。份。今。昔。國。物。通。道。益。廣
耕。田。豐。實。諸。家。港。等。各。整。保。司。以。是。濟。而。在。歷。城。縣。為。家。渡。口
郭。道。里。城。店。俱。存。舊。時。民。富。庶。者。清。河。通。舟。楫。之。交。居。民。是。也
盤。之。利。而。范。因。後。稅。課。一。局。處。得。商。稅。銀。一。百。六。兩。一。錢。九。分
五。釐。以。應。以。資。國。用。下。繼。以。業。貧。民。今。是。水。如。故。舟。楫。不。通。謀
局。亦。事。四。野。斥。隴。無。可。耕。之。田。小。民。株。守。困。窮。處。之。內。無。餘。戶
民。之。皆。富。而。今。貧。其。為。已。微。之。成。法。在。今。富。急。與。以。安。民。準
財。三。日。前。也。其。二。與。指。田。以。教。務。養。元。史。實。集。四。京。師。之。東。順
海。故。于。里。北。極。海。南。濱。青。齊。舊。常。之。賜。也。用。浙。人。之。法。築。堰
梓。水。為。田。飽。富。民。欲。得。官。名。合。其。家。分。校。以。地。官。定。其。畔。以。為

張。能。以。萬。人。耕。者。校。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
而。為。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所。以。地。之。高。下。定。額。子。額。近。以
以。新。法。五。年。有。增。舊。額。以。官。稅。取。備。給。以。科。十。年。保。之。符。亦。得
以。傳。子。孫。如。中。官。之。法。而。東。海。民。不。敢。出。可以。近。德。京。師。外。繁
為。民。老。寬。東。南。海。運。以。紓。民。是。前。民。傳。官。之。志。而。獲。其。同。江
海。濟。金。黃。鐵。之。類。皆。有。所。歸。民。編。給。士。民。百。兩。也。雖。難。給。有。謂
引。水。灌。田。有。者。數。畝。周。圍。農。人。家。工。化。之。法。以。物。相。其。地。而
為。之。種。凡。農。種。雖。用。經。緯。者。以。凡。農。種。者。皆。取。其。重。和。水。漬
其。種。也。雖。謂。是。水。之。處。水。已。竭。去。而。地。為。難。固。也。經。緯。雖。竊
編。未。數。畝。以。清。種。制。地。形。以。滿。溝。雖。木。大。或。武。似。頗。難。除。察
是。水。原。委。下。而。白。雲。湖。一。帶。注。洋。無。際。而。小。清。河。一。帶。淺。其
微。若。開。通。新。導。溝。淺。置。滿。水。關。防。溢。蓄。減。水。關。則。蓄。淺。有。方。即
為。清。池。之。遺。意。周。公。滿。防。之。成。法。變。滄。海。為。桑。田。化。斥。鹵。為。膏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三十二

肥。澤。于。既。安。滿。澤。之。稅。東。坡。習。風。練。師。之。錄。再。見。於。今。矣。是。其
為。未。識。之。良。法。在。今。留。漸。奉。以。安。民。準。財。于。後。也

魚。海上漁戶所用之網名曰作網以繩結成其目四寸以上上綱有浮木
 下綱有浮石每網一版約長二丈闊一丈五尺數十家合夥出網相連而用網
 五百則則長二百里乘海潮正滿乘夜竄網週圍布之於水待潮退飯魚皆
 罾網中聚斂力攪網而上若魚多過重攪不勝艱難則稍裂網網魚少遷去然
 復拽之空岸可得雜魚巨細數萬堆列若丘畝大荷擔雲集登至竟日方盡
 作網之外又有蒲籠其法用楷條葛繩編若踰簾形每方闊四五丈高五六尺
 互相接似來潮水至先於棚內下簾水隔數尺一下至二百餘丈以蒲立縛
 於棚魚隨潮浮水面而至皆入蒲中又潮退魚從水底尋罅而出為蒲所隔不
 得出魚悉下水以手摸之或以網打之得魚亦多然視作網所得之多相去遠矣

四十

其智。比日探晴。以於潮後午前。各持鋤於海內。稍高處。以掀起其土。勻撒於土。今日。細之。稍乾。鹽色。浮出。收其土。作堆。已掀起土。極細之。如此數次。土積之。多。然。外。而。稍高。地上。寬一池。大小。任意。而。堅。築之。不於池之下面。相。距。黃。許。小一。百。尺。許。之。後。水。而。不。堅。築之。以。填土。置之。池內。以海水。滿注於池。林。其土。成。其。池。中。為。黑。泥。發。井。謂之。由。計。以。鑽。氣。之。第一。鑽。容。計。二。石。燒。草。五。束。留。蘇。得。八。十。根。江。丁。工。力。厚。薄。以。為。煎。鹽。多少。任。其。發。費。於。煎。有。鹽。者。北。土。醫。之。人。嘗。也。煎。鹽。但。造。而。風。池。外。自。結。成。鹽。潮。大。揚。之。而。已。花。馬。池。鹽。全。是。后。世。鹽。法。現。現。以。池。水。洗。池。使。乾。日。晒。之。即。成。鹽。工。力。皆。省。獨。海。鹽。費。人。力。以。口。黃。海。言。其。難。也。信。哉。

種稻 海上岸邊低窪之地皆宜植稻種而出其邊四五畝即坐而待穫但兩
 畔以竹每畝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畝種多惟名各竹葉小紅者尤佳米常色
 氣香味厚可凡鹽產鹽後無錫之杭以收見戶春米皆望得高價可凡魚鹽
 石江而水出則能養魚功多作音樂大經歲解脫泥淖之中收入天潢家多

二三石次一二石不如北中海糧功半而利倍也蓋壞墾之禍自古稱名屬無高家而有稻則齊孝王子定為稻侯其某如此

下

莒縣志 卷四 鎮二城西南一百八十里為顧神鎮

古縣治之志山

林華安鎮城東為里以唐後官一舊縣廢置治

志中其為三公世自於城之東鎮置鎮云 西北七十

為金嶺鎮鎮城西北山新成萬里學堂於其之北

義興鎮大鎮是西河等處防守之衝中鎮口十六年

分中又請遷有鎮不為義興鎮防仁智一鄉十六年

店六城北四十里為朱店西北五十里為南店東北

四十里為口舖店城東三十里為拒渾店五十里為

南四十里為鄭安店 俱道沿土居民居其後由之

長 關二在郡西境為徐關 縣之界也項公典人

南為青石關 縣名楊李關關形兩山 自臨淄起至萊蕪長三百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二

里為長路道界而山中宜早至其民頑悍擁衛道賊之藪也

宜集兵戡多官分領在施發手往來巡防與相神鎮金嶺鎮官

吳橋南東店

戶口 舊制戶分九則 上上戶派門銀九兩每丁派銀一兩七

錢一分 上中戶派門銀八兩每丁派銀一兩五錢二分 上

下戶派門銀七兩每丁派銀一兩三錢三分 中上戶派門銀

六兩每丁派銀一兩一錢四分 中中戶派門銀五兩每丁派

銀九錢五分 中下戶派門銀四兩每丁派銀七錢六分 下

上戶派門銀一兩六錢七分每丁派銀五錢七分 下中丁派

銀三錢八分 下下丁派銀一錢九分自萬曆二十年條鞭之
法行戶不分則均之田畝每丁例編銀一錢七分後因加派兵
餉增至二錢七釐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三

蒙陰志

蒙山之陰山徑也元無驛政即舊編內有里甲大馬十二里止以供上司巡歷亦非為驛設也自順治癸巳寇息道通驛有青州一路歸併蒙陰為五省通衢驛遂始於此計蒙距沂州二百二十里中設青驛寺一驛各路驛站相去多六十里許而蒙以山蹊石徑獨百二十里為一站加之大差一至而驛吏已先適馬大馬力幾何其能堪此且庫給口糧總無額設則供應之艱可知也請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四

蒙陰青驛之中添立一驛以解倒懸豈非今茲之所藉祀而求者哉

寺光縣志 戶口 國朝均徭分為九則審編則輕重有據

制美法久弊滋有司改弦調編蓋有四利三害者為頭役無包賠之苦收動免侵牟之患里甲免見年之費均徭無詭寄之憂此四利也不論賢不則尚欺漏網門銀考以地銀則貧戶受病包納荒田則里甲難支此三害也去害就利莫若嚴明于審編使丁無所漏而富家大商無所欺匿庶庸銀益多而富商時出調銀以佐徵派緩急編氓庶有康平所宜留神等畫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四十五

田賦 近世石書之良論 國朝田賦從輕漸重蓋有四事焉因事加賦或已竣而未除緣災蠲租或已收而地抵或取益于益虐而陰移其弊或差溢于銖兩而明後其責是則然矣然未除布開豁之利已收抵來年之租移與則洞究其隱沒者則嚴懲其貪未甚害也惟寬地七頃不敢民地已闕之賦當戶將民作寬地運司奸農以寬影民賦單薄若不嚴加查覈則地日多穀地日少而良民受包納之累矣今宜秉丈量果放寬地若干除草蕩分論凡係種穀地悉依農田起糧仍以潞海荒隄足其畝數好富善則威之以刑率使農民均攤賠其富地之賦必不可使富私賴田作寬地也 夏亭稿曰開寬地之賦偏輕計形銀止六厘何也曰肥地非寬即瘦地土非富土固耕稼之所棄而達道之所生也原設法之初心正欲俾瀚海餘波化作利府而年固不毛併獲滋息國利矣民而不藏奈何久而露民且牢不可破也併棄清丈而員之祿者公私徒之數里而南也且情勢要之情而借惠社之神叢傾本縣新政

述代之後而上下其手曰抗上臺為踴銀衆訟易勝隨至勝除多許而
秘囑之於奸民以致竄同黨民亦竄野林竄負郭六竄樂孔于出英可誰
何愚謂清富有提策四有正策一何謂提策據存庫大地冊而靜自振聞
勿假左右石矩城不遠交城東南而竄者立拘嚴懲作一榜樣提策一嚴
嚴已著人應膽破因寬出首之證明示以自首者貸或警懼而稱自供
也提策二諸竄同心自恃贖金通神端不自首因開告許之門明示以
實揭者賞額若干即於說竄地者嚴逮實之提策三間管進竄戶而
問之伊曰千家有竄地若干畝先世傳於某家今奉討完額銀為耳
安知地落何所乎他問之亦皆然奸猾乃佃竄者也誅竄也此其奸又
非據冊所能杜也則以寬與佃竄者而質其地六一策也何謂正策民

竄一縣清丈凡近城方東西南三面之竄悉入民糧即竄之宅園亦
腴六八民糧竄額果虧即以草地足之伊或爭曰非古竄也宜此之曰
草地蒙算每畝不及六厘之息并何辭乎此正策也說者曰神宗初
程公大於先既而徐公大地於後嗣商丘王公六丈之均不能獲其
奸何也愚以清丈之役歷郊野間一抽查清丈之後明申各上其
曰民竄分罰已漸寬額已足後仍有刁証者上臺幸燭其奸勿輒容
其胥受將民竄草各地勒諸碑刻並以碑刻呈各上臺庶後之奸民
知罰所不宥或惕息而不敢有動乎

含烟小記均地魚鱗凡十四則

膠西舊守王星華著

阡陌既開以後限田變而為蕪併蕪併既久豪猾隱
占奸胥剝蝕賦之不均從經界始魚鱗之法于是乎
始作此魚鱗者細如髮密如網誠後世焚林竭澤之
智術不知善以用之遂成良法願奉行者何如耳奉
行之法大約為之于堂上者十之五為之于田間者
十之五季以忠信懸以大法拮据三月可以告成此
萬民之利賴而百世之規畫也具十四條于左

一頒發弓式當以官弓五官尺者為準此式藏之太
府頒于藩司各府州縣咸象而取則焉官弓五官尺
積二百四十弓為一官畝弓有定畝亦有定此天下
通行之法千古不易之制何獨至東齊而各處造弓
不等不特弓有大小之殊畝亦有大小之別多一番
抗算便多一番上下其手須下畫一之令廢大弓而
獨存官弓廢大畝而獨存官畝痛快直捷官民兩便
一地土風弊其根底俱在戶房縣總鈎連飛隱莫可
竊諸幸值朝廷清地之日方是諸奸漏地之時况權

一借手還役布人無非登應發冊收冊罔不居奇里社派錢織布道路奸胥既飽怨荒官身惟擇士民之殷富而誠實者授以規畫分派責成必愛身家而重犯法戶房縣總所宜痛絕而不使與者也

一每社公議社長一人下則有知地人弓手寫手算手俱要老成練達如小社亦須兩三路大社則必五六路人數多寡炤社分大小的派力分易集事合有成

一每路各脩拉連紙冊十本每本一百張本面用厚

殼上註社名及社長等名送官內宅用印上號即分給社長領去如丈一坵完登時眼同註定印冊其地形方員長短灣尖各畫一圖圖上編順號詳上戴下履圖旁註業主圖下註四面弓口積算明白註定幾畝幾分幾厘幾毫即此便是魚鱗細冊其必立填印冊者防私改之弊也如先寫私冊後登印冊便藏弊端丈後餘剩印冊仍繳官驗銷

一每路各脩應用木板上下尖削白明書四至弓口畝數及業主姓名于上每坵只用一板押釘地角

以便抽丈其木板俱着業主自脩

一每路俱炤官弓式樣各造一張送官驗準用印刻木弓苟用鐵搭恐懈則寬弓脚用鐵錐恐走則滑如防弓有損壞易之以木尺竹尺亦可

一奸民每每借名隱熟如灶地屯地學地等項湏合丈入冊丈完炤原數分別除去存者皆爲民熟借隱之實自塞

一各路各聚賢勞竭從事即小有所費不過紙張飯食而已同社自用所需無幾一雜以衙役便生事

端有司催趨抽丈止帶一書一門兩役薄供自具何必煩民

一舊魚鱗冊村落條段冊徵糧底冊盡提入內脩查不許增減洗補字眼

一積算畝數集各社算手封識公所擇老成忠信者總督其事切不可本社算手自算本社須錯綜互易如一社有冊十本即用別社十人分算各各窮日之力算完速繳則奸民不得擇人而賄之矣

一造完魚鱗冊另造順甲總冊一本各戶之下須造

四柱昭此法過割有此戶新收便有彼戶開除實在之數緊緊押定不走一絲諸弊盡絕

一地數多寡原繫各社分管下如互相交易便提出本社聚歸業主名下竟有一社之地而朝東夕西者數年之內而此盈彼縮者差役不均苦樂懸絕惟過人不過地人有互移而地無轉徙歷千百年社分生成地數不得有消長矣

一魚鱗冊既成每戶昭冊上田段各給號單一張收執明開坐落畝數四至圖形後遇交易推收即將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一

單粘入契內如無號單便有賣田一畝而買主勒捐止收九分七厘者止收九分五厘者兼併之端一生包空之苦漸積矣

一過地徵糧分造兩冊過地則以社爲主人戶散于各社之下社分則地不得混也徵糧則以人爲主地主聚于各人之下人定則糧不得混也兩者相爲表裏公私兩便

以上十四條皆法也行法之本則在手信用足尺官予則民悅服使不費開錢則民樂從此所謂信也規

墓全脩奸猾斂手均地之政永維不壞方爲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不病民者不病國之本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五十一



安丘縣志論曰、余觀條鞭法、非即宋免役錢之類、
十利焉、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則丁糧
苦難一也、法當優免者、不得割他戶以私蔭、
而需索不行、三也、又折閱不賠累、四也、合銀力
諸費則一人無叢役、五也、去正副二戶、則貧富平六也、且承
稟有制、而侵漁無所穴、七也、官給銀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復抑勒、八也、富者得地據、而貧者無加額、九也、銀有定例、則
冊籍清而詭寄無所容、十也、所謂此法終不可罷者、抑然、四
差合徵、則力難畢完、輸銀在官、勢且輕用、以難完、嘗輕用、則
折閱必多、一旦有意外水旱災傷之變、部派軍興、諸卒然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十三

務將于何取給之、若欲預為之、蓋以備竭、如宋曾布所言、
則浚民者將溺首焉、是先病之也、于卻慮豈有當哉、余以為
莫若按田、蓋田寬則賦縮、賦分則徭輕、相為低昂者也、昔洪
武時、嘗遣國子生武淳等覈實天下田、大作魚鱗冊、各有
定額、安丘畝田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頃九十五畝有奇、
已復令山東等處額外荒田盡力開墾、不起科、以此知安丘
之田、未墾者尚多也、二百年來、民昌物阜、其間墾者必衆、而
賦不加縮、何也、嘗即李翱平賦書推之、法半畝曰武、二武曰
步、步方六尺、今畝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
里、方里之田、五頃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百有四十頃、百里

之邑、提封田五萬有四千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二、為田三
萬六千頃、安丘絕長補短、地方百餘里、除今諸額外、尚餘二
萬二千三百餘頃、此豈盡荒者哉、則良田匿而未盡出者、容
有也、今法開墾者畝科粟三升、俟大造之年、升其肥饒者為
下則、似亦庸矣、然豪有力者、所墾連阡接陌、不納一粟、小民
方撥糶而糶半穗、乃輒屢畝而較之、是為豪有力者、雖也將
素何、今邑令熊公稍一稽察、即得若而頃、固知法無不弊、在
奉行者何如耳、倘嗣是者、無墮其蹟、則十年之後、可得田四
分之一、又于良田飛說影射者、並法修羅、使豪猾無所遁度、
則可得田五分之一、總之得弱半焉、大多一分田、則減一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十三

賦、即折半計之、亦可成租賦之十三四矣、其于民力不愈寬
哉、即有意外之蠲、其額當不溢于今日、豈直為此虛縻也、
蘇轍有云、今所為制若張弓、然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
為弛之、嗚呼、長民者念之哉、

高郵 全縣係實地縣以官兵仍選風力官顧本鎮受湖田并
孟山前數十家店發手巡防又於柳行東西東堡等莊各
去庄頭一人不時稽察以地臨廣之使投需與顧神鎮長略道
官兵特前策應顧神鎮添設官兵防守仍選委于趙村同義民
顧本鎮及八度西河等莊發手巡防與全顧鎮長略道官兵特
前策應 長略道自臨湖起至葉燕長三百里界而山關中道
沿河官司早至前此葉關屬顧神鎮及觀慶和山米店馬林太
河津集應免顧石馬店底音石顧鎮得其政俱係顧也而米店
津集二集應免若其民至老不撤城府亦不在編民之列顧得
備警盜賊之藪也且西去有六十里通巨山十數重即通北路
運委義勇官一姓米店集一姓津集各分顧巡地發手往來
巡防通有盜賊及匪徒併力擒之仍不時委官巡防以防隱
蔽與顧神鎮全顧鎮官兵特前策應 派汛店在縣東三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吳至龍潭十五里東和隆米通關長法免漢防守 小湖店
接臨湖米湖店十五里路頗近僻民長住亦無防守 顧柳樹
在縣東北十五里至口舖店二十五里接當樂鎮後由之路
區長住口舖防守 鄭母店在縣東南四十里居民二千零路
接青允昌樂米店長守之
臨湖 石神鎮在縣東二十里東接奇先鎮後必由之路 白允
坡集在縣北三十里東北通樂安鎮後由來由此 沿河店在
縣南十五里係重要路義民協同巡檢官守之 陸天裕在縣
南四十里通高苑清鎮長山新城界保鎮後要路
博興 利城鎮在縣東三十里係後要路 黃店村在縣北一
百里係後要路之區 柳橋鎮在縣南二十里係後要路 陳
虎店鎮在縣南二十五里係後要路之區 于家林村在縣東北
四十里接高家度鎮後要路

高苑 鄭家店在縣東北三十里係後必由之路 柴家店在
縣北十五里係後要路 田鎮在縣西北三十里係後必出
法置後經行之路 沙河至通濟橋在縣南七十里係後要路
崇安 南路大玉橋去縣二十里居民五百家與彭家道口相連
雙後經由之路 東路從王家廟來通高家港通王家店小張
張郭通臨湖大夫店今往王家店咽喉之地守之 西路從新
鎮來通新店田家莊新集鎮守口從傳興縣定防守 中路從
小清河起過神堂燕兒口尹家店石村通楊趙姓人夫店去定
令在石村守之 塘頭寨添義民率領民壯與百戶協守 馬
市添義民率保甲餘手巡防
黃先 侯鎮在縣東五十里去廣陵鎮十五里通滋縣大路而通
臨湖後之路義民率領民壯餘手協同廣陵縣巡檢兵防守
官營場在縣北八十里廣陵義民率領民壯餘手守之 彭家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口寄先樂安二縣之界後自官營場新集鎮皆由此
義民率領民壯餘手守之 柳家橋張家店集在縣西北三十里後
後往來之路義民率領民壯餘手守之
昌樂 趙里店在縣東二十里接滋縣界後由由此 免漢店
在縣西二十里係後要路行處 唐郭店在縣南七十里接臨
胸安立界後後多由此 獨地店在縣東南六十里接安立
縣界守之
臨湖 破山在縣西八十里通八後集後將而石露驢路水集
居民三千家今新集入半宜守黑山墨水二洞 上庄店村庄
城東南十里係後小路 西卷廟在城而十里係後之路 柳
陳蘭將路今寨店俱設義民率領民壯守之 柳山集通蓋都縣鄭安
集後後之路以上各後區長防守 白卷集在太平嶺東南半
沐嶺之東即安立縣界義民率領民壯防禦與集馬橋南之

勢又頗與策應以防突來之虞

安山 東南石學典舊州管師店相近時有盜賊 西南牛沐店
傳舊州臨駒三界有山多望且與太平廟相近宜守此 景芝
店山走之路亦重地也按官同匪長守此 焉思店在縣北二
十里通縣縣巨省需發宜守此

諸城 黃草園在縣西南一百里九仙山面望後自新泰萊蕪舊
州沂州來者會此安民長防守 柳木嶺口在縣南一百二十
里九仙山南口通舊州日照黃草園皆盜賊之區長守
此 其太嶺在縣南九十里傳九仙山北路通東萊蕪長守
顏神後之路要長守此 樂蔭在縣東北一百里接高密
且僻遠多盜要長守此 李長集在縣北六十里與安山接
界要長守此 在城并只清集西路一路安義勇官守此
蒙陰 九女關係南北道路盜賊要長守此在長馬莊守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五十六

沂州府 沂水縣 縣治在縣北一百二十里與安山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守 管師店在州東北九十里與儲城縣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守 公濟山在州西三十里與沂水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守 十字路舊在州南一百一十里與沂州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守 費路安山長與兩處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屋接鎮在州東四十里與儲
城日縣接界重地要長守防

沂水 蒙山東梁見田莊集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北通蒙陰南

通費縣盜賊之蔽山有龍卷七十二藏要長守官率餉手三百
名守之 下位鎮在蒙陰縣界左在縣正南六十里傳盜後
費路要長守餉手二百名守之 述水而臨高橋在縣北
將陵關來路盜賊出沒無常要長守餉手三百名守之 蘇
村集在縣正南五十里通郛城沂州宿遷響馬出沒之途要長
長率餉手三百名守之 河陽集在縣南一百里接連葛溝沂
州界響馬來路要長守在本集防守 東里店在全屬頭汶蒙
陰來路要長守要長守官守之

日照 巨峰寨在縣西南七十里舊州郛徐接界要路 風火山
在縣正南六十里通安東漸大路去清洛場十五里 沈雙集
在縣正西七十里舊州界接連盜賊小路 兩鄉集在縣北
五十里去七仙山縣界口十五里盜賊之路 紅雲溝在縣
西北一百里通安山小通盜賊出入之處以工各要長守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五十七

長山 宰村去縣三十里 焦家橋去縣三十里各有居民三百
家俱要長守要長守官於焦家橋防守 長白山在縣西南
三縣之界有八在居民三十家董家莊居民五十家在山下四
路略居民三十家在山上麓開際盜竊要長守官董家莊防守
城東石村居鎮常有響馬數人從東路巡邏官防守 城南周
村店居民三百家與濰州接界縣界走集之所設巡邏官防守
淄川 鐵嶺去縣山南通萊蕪西通章丘去淄川二十里土人兇
野盜賊之會 龍口店在縣東南十五里居民三百家人性兇
野萬山要地設義勇官防守 王村集在縣西五十里西北去
長白山四十里長山章丘縣界三縣之界大山連亘盜賊淵藪
要長守官守之 而峪莊在縣正東長嶺道居民稀少五里長
領餉手鎮之連風水店傳家莊要長守官守之

新泰 兩縣山在縣東北四十里與蒙陰相接產礦東通蒙陰西

博萊西通高嶺鋪達青州大路後官及區長使來而縣山高嶺
鋪巡邏接守青泥溝一帶 張家棚在縣西北三十里古官山
峰十五里多後設義勇官及區長守張家棚某區官山峪等
處 酒臺莊在縣東南三十里東通常陰汶而東二十里而通
泰安州東河莊七十里後設義勇官及區長守酒臺莊巡邏
莊東通汶而東河一帶 黃草關在縣西北七十里古屬關
十五里通萊蕪兗州後設義勇官及區長守黃草關司弓兵二十
名添設鄉長使屬關關工四區官及區長守 牛家莊洪
澤慶嶺山口西通泰安而通泗水黃鐵之區後設義勇官及區長
依橫山口鄉長使後設義勇官及區長守洪澤慶嶺而莊之關性來巡守
萊蕪 大王莊在縣西北六十里南去劉元帥寨十里東生便道
東西北三路皆阻高山峻嶺惟南面通劉元帥寨為泰安山嶺
神山銀嶺路可以扼截若守劉元帥寨即大王莊無慮矣要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五十八

勇官及鄉長守之 夾林嶺在縣西南三十里與新泰楊柳店
接盜賊之區要義民官守之 銀臺山在縣西北九十里與章
丘縣長春嶺接盜賊有土庫店可設要區長守之 青山在
縣西北十里東通楊臺山西通泰安州界北通章丘縣盜賊之
路可水北店可設要區長守之 李新莊在縣東北五十里
破後出後設義民官守之 青石關在縣北口通劉元帥寨下
泰安縣要地要義民官守之 山口與縣南界處
其防備 按青齊為京師左輔各縣所官軍令班入衛制也二百
年來頗微已極捕獲之術不通四清勾撥捕二者而已然清出
者十無二三新衛者後復就通是清勾撥濟實用矣不得已乃
以官舍餘丁探捕使費虛甚無益行伍久則懼其撥捕並見在
者而亦此况地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官前道微餉難京
運之外規為這賦以此軍士月糧鮮有及期者飽給春班而秋

班又受夫夫捕軍則衛所難堪支糧則全運難給政京操營行
不似類數不敷而已班軍轉運後或更至是無符亦何益於
軍或則之昔年京操能辦者要京佐往後皆索招募壯勇將班
軍所欠之數盡額補給起上比其送也復扣在衛月糧陪補故
軍無欠軍之罪而軍無勾攝之權此或一策也又有月送徵月
糧一語難於辦而班軍或行役連間有借支則項者頗稱權
宜此在衛有之暨省專之耳如近日河南民兵防秋而彭德商
無借之河通解以濟用後以民兵解連徵至日還之趙意不失
而軍糧而便此又一策也今若於五年推選之日必擇武臣之
費而才者為京操官不使關其辦要之軍卒於其內要京班赴
操仍三令而督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可也回班之日
聽其查扣月糧補還亦無不可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兵無
掛班之數要全軍等耳操官亦何憚於扣餘之糧哉月糧全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五十九

招募日使操官費甚優漁可免或曰班軍後復招募非制也今
近聞新軍不奉詔行之予月糧倍支非法也今是雖說解不那
得合口乎此又調停難處急不可以終往為也者能行之數年則
軍士知月糧不虧或有樂行向往之心不必清勾撥補而行伍
得休至元重之費操官免陸誠之苦而國家獲拱衛之益矣故
曰政急舍善存乎其人

登州府志 元人通海運于沙門島設監置戍其將與城此為二
 城皆遼東之民也我國朝漕會通河海運廢廢二城之民無約束
 之實乏通濟之利遂徙附近郭夫有恒業而島與平壤久然膏腴
 沃壤不受未報亦一遺利也近分營軍屯種於中歲有收穫後又
 招民開墾滿蓄滿東老之毛悉可以果生人之福也予以攝生
 之之舉也非予故能復二城之業無詢消解之策無國者酌之
 則獲遺人掌鄉里之委續以恤民之艱既後世惟來予之故舍得
 其意焉自社倉轉為糶倉無倉轉為郡倉去民益遠則得下下究
 而古意矣我國功預備倉在黃縣者九八所在寧海州者九八所
 除者可以賴根焉夫社倉在國初已行之矣

細義 有淮船有遼船有魚船有鹽船有木倉船有瓜洲船一無定款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

轉為數天者黃縣中餘石次八百石五次中五百石或三百石備善者什七
 官道者什三

福山志 營後墩在縣東北一十五里 炮後墩在縣北二十里
 郭家莊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八角墩在縣西北四十里
 鵲鳴墩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白石墩在縣西北五十里 礮山
 墩在縣西北四十里 城陰墩在縣西北三十里 右七墩福山
 備禦官軍守瞭 蒼掌墩在縣西北一十五里 浮欄墩在縣西
 北二十里 右二墩孫介驥巡檢司守兵守瞭 木作墩在縣東
 北二十里 埠東墩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雙斗墩在縣東北三
 十里 現頂墩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清泉墩在縣東北四十里
 右五墩奇山守禦官軍守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六十一

二十一年十二月，工料石除事中，李用叔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謂：適者河道淤塞，深妨國計，關之膠萊之間，有新河遺迹，在海道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而無之，淤而未成。蓋先是一東，則海剋使王獻綱奉萊之民上書，請開通，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害梓元道，詔警馬喙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昔開八度，以舊河水，壘壘張者，如現諸河，以濟水通，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蘇，漢，即新河之出口也。由海倉直抵大連，即新河之出口也。自南可以至北，只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潮水注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者。

天下卻國利病書

六十二

筆加清者一五五里宜深加清者三十餘里光八頃頃已闢其六今更用功當
清其六此皆彰明可見者之是才宜言一二員會同撫按置業為修築疏入上
於西園竹所任撫按詳錄奏

二十四年二月，龍岡縣奉新河議。先是御史何倬，疏請疏濬新河，詔遣欽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僅先人已開，故道特用高家壩南北長四里，間有石岡，難鑿。止前海邊，到使工獻，曹施工，歷數月，以烈火焚，遂北潰。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邊，得口，挑濬，試之，開歷八歲，工已十之二三。四年以來，官遣去工，竟未就。昨今此溝舊蹟，猶存，特兩岸沙土日久，較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阜，故自河之水至此，分流無度，其地勢終不甚低。今在兩者為精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闊海深廣，中間雖有砌砌潮灘，隨石亦自人力可施。司諸造，臣等請撥工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無減矣。奏官高利羅士贊等所傳，亦稱一百六十萬。而臣雖計不足，如士贊所數，三十分之

歲除一宜平糶粳米上費幾何而歲闌可定矣吳興通海一縣則中間地勢既
高若必使兩潮相候填海澤及八九丈恐瀆海之地勢下數人水來潄出入無
所蓄又勢必難成而所費莫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水引河添設上下兩閘疏
理各處淤淺隨置閘壩以爲之雖未免重費而扼繫通而潮備爲稍省事現河
之決小而非濶而由河吳淞亦祇是夏秋水決則二河自合而沙壅爲其勝河
無妨現現由二河沙壅稍安雖人在分領以此不達於南張曹河雖無壅而中
有淤塞必致東勢伯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沿河水勢大而沙尤多
若於東家口壩之下開小流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狀但恐沙隨水走河濶受
淤壅新河原係人力所闢而北徙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決不甚
衝決而水固漸速則沙難隨水泛而流而固水難而停必須歲歲挑濬而後可
此司道諸臣所慮衆務也臣意于疏理之時應如等引而于王副使所設八
閘如陳村楊家園已損壞者興而葺之其餘危者葺而修之及勝河等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一

以而添設小關大約天計大小十三座所增設淤閉以時自定淮南若備
是木來微小關不足恃則如秦子蔡以之議亦可適當不礙諸臣乃慮此水
淤發衝激之虞或出入河海船隻礙刺慮盡計費至此可謂強老無是夫至於
南北兩海處值查諸領知之頗悉在此若無風可以蓄待而自淮安海口而老
排闥宜為家濱風使不遇三四日之損中有警避山可以灣入入沿海岸一於
係行壘地反少如疏達而衍尤為穩宜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洪
批深廣為力固難無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若其所難者則如諸臣
之慮所引果塘堤或未足歲之挑濬其費無窮豈又此時而北兵革未平而通
日災傷尤異常時小段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做以三年之役亦未便每歲給
以銀而五十餘萬當此財力絀乏之時何從出辦大況閩河達關所費已巨費
以上之財而三四次彈制必頻多造船集費豈無所出東土窮民公此便端
此河若閩人必藉會通河役官騙大弊例可永久遵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

萬應二年八月，工部尚書劉應節等爲清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牌園計事。卽惟在朝定鼎燕京，勢極而北，一切軍國重需，皆仰給東南，在祖宗時，備蘇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運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姑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意識之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興渾河，行以暢漕，一之順，後更皆通洋一總，存此意也。其原遠矣。則今寧河不涸，清渠多設，雖理無美，至庫官時，著一河流，他從轉運不通，恨時倉里而後爲計，不亦晚矣。近彭河邊郭州史傅希聲有見於此，原求道通，議開沁河，亦是急開防之意。職等愚陋，無知，獨有一得，敬爲我皇上陳之。切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特以有設洋之險，覆巢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生收轉輸之利，惟一東膠州一河而自淮于口入海，由齋堂出，歷河口入淮，以拒強陽，常棣未貼，無虞慮，風懷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聞若不通膠州，以杜橫家圖，以兩計地勢。

第十六册 山東下

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澗而居吳牛應挑擔之工不過百里其中原疏
通無高一丈之隔也各歸其土工不創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
臣建議善慶各之謂是亦量遠重臣往勘之矣然累年經營迄無成績此其故
可概睹明事者未始闢河之利通計未始之害上雖見在故河而未暇求來使
過端不知故河行田長至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閘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
宜兩海峽之淺則淤不通濶之深則力難挽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礙於是
有八力棄施之議孰孰不通河復濟惟於是引水灌輸之議孰而湘必不通河
不可濬水諸遂近天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聞而報罷茲事有固非常事臣
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意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湘水必擒汶河而奔使盡
得膠州而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於區家縣約四十里俟商溝更
大且用挑浚自劉家莊北松椿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關三十里俟黑泥下地水
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膠州家溝陳家口接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

夏水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至王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里水勢漸漲約五六尺宜臺柱臨瀆楊家園以北別築通海潮無煩工程夫大抵此河以上計日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險之宜挑深大餘者什一挑濬數尺者什凡以水主測之而下必有準以維樞之上下皆有石似的可能無復可缺則此功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創無成築以復可免剽決之費核幫之字挑濬之策冬利二也摘港而收邊堰而止外無放洋漕船之害內避黃河凌決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費車輓而致一石海運脚費說有則免矣如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湘諸省之粟宜無先臣左藩所載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可復迅速既而有源此尚可來是而利也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萬千石足敷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率十五人可減河舟用人之半速車運位保固有水載之暢可判海運之難其利六也仍當復開初漕運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運新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事之

第十六冊 山東下

以萬丈之巨與數月之工僅止數十里所費停數金萬萬時費乃以無甚哉
不何憚而不為耶臨淮勝河之該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弊害通堂竟成繁
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輟遊事又成虛解合無先行覆勘但簡令實心任事
大吏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通至無前議并奉憲事其意趣便宜行事應
會議者會同清河撫按諸臣計議妥當而後到任用就來省功可奏若治無賴
頑請併治臣等之罪大查得班軍四校除二校赴遠外尚有六千存籍操練一
校屯在膠州一校屯在青州及查那基一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事數千連
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照舊度地以分上量工而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
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錢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幾鼓勵不世之功將不
日可成矣倘蒙聖明見勦勅下該部詳議定議施行得旨這膠萊河議即驗所
勦便為清濬所阻對應節著既的有所見不必廢勘就著徐斌改工部侍郎即
吏部察院右金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督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傳實奏來

行朝廷議諸河止為通德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言阻撓的拿拿重

四于正月間海新河工部侍郎袁石金部御史徐斌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
里中膠濟一引水勢最急關工必不可議有清河舊規每方原一大渠一人為
一石每方二六計二六銀四便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兩八錢五分
不可不議得旨將行在嘉靖間該通官自行開濬上已十六六七當時未開請
給錢糧多因大役今特寬其未成及開濬工費難題何至動輒百萬據所奉勅
各司道官多推難避事其中工程道里大凡大半虛估未詳確難是致設難
詞說以沮壞成事且該道有司官員等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
導為職豈非有司事任該道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指畫條無誠任事之意工
部與會同商議對應節節上料勘議以聞
除於文官前題日家莊地事高峻難於施工改行黃河領道里稍近而高廣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六十六

惟不派泉水仍不可通惟治新河路過一里原係使館相連新河為水所
阻船路溝為行舟之利有待於今日在黃河須通改疏是其為要在水源遠
而天趣其於地勢下河水勢遠漢且有可濟之河水有可引之源泉其上
流為治膠濟河濟水為血其下流為汶如等河濟水以為經路今建南座
以通其相候旁開水塘以滋其榮衛從後降其流汶開月河以濟其濟汶
或遇大旱水淺時會通河事則預先對股以備制汶等年春初大挑務期通
利其治官口等處皆有舊設官渠倘舊渠淤塞或備積貯足可以修海運之長
策爾轉輸之便遠矣哉可

刑部給事中王通疏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通海徐林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
正而海口之東土最高厚一坐石應先挑濬安施至於海是時與河泉林最
近且易開濬惟是海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即而北運
成可萬易險使復有不足其能再請乎疏入上曰人臣任事無難已乎慮心謀

成不當預為難成之說以惑之今仍前議

新河之入也惟御史為力言不可開劉應節亦請停止劉應節應停罷上
令各原第其議應節後上疏曰伏乞皇上聖鑒臣等所請開濬以運官糧
概不自量越俎而陳膠濟之議雖用當事諸臣議度未安又蒙皇上信任費初
前住膠東地有勘議河工臣復不自量乃陳膠濟河之開之狀期為國家建
轉輸之利臣等愚見不同流官諸起願望主持不為淺淺而可而中止焉焉惟
今之運來自徐鄆而南以至淮橫濬水淤塞之患甚無虞無之矣頭黃河未至
連連通而無大洪又其時海上多糧穀之災國帑之虞餘之積新河報罷
口不可但謂河不必開可也若乃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甚矣河形俱
廢矣目其收非微難免之物也水工之工部所屬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
事也是役已在前人已為之建廟置廟故蹟猶存此固准于石所存兵傷始
是矣是以罷運是九八之無成其意不在開河之難而在准于石伏石之阻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六十七

我朝嘉靖間海運新使王獻履舉而行之其開工以第不悉於海河而皆指於
關山於是膠濟通海無復伏石之虞矣乃南北引濬漸轉事變中國本及通
省僅三十餘里而不容不指以陸運去供是王獻之無成非河之不可言關必
有關之而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關偏居河海之上奉朝廷之簡委藉國家之
公負目擊可為之狀天得任事之人乃竟不能尋先人己試之蹟伏王獻履成
之功徒為此河增一不可開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者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天
事有判國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不明臣之心通隔時報款不遊地然胃味再
陳惟陛下少垂察焉臣等謹將新河南北海之相離約二百里除海灣口以南
直抵濬橫海灣口以北直抵天津黃各往來咸無虛日無容別議外其膠濟河以
北應該重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約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吳河而
岸之上如膠一水中流若隄下無流波會無疏去諸謂銅鑼鐵處非虛語止
有河橫沙一淤約長五里眾潮行舟本自無礙事者以為不與乃議開鑿

清河十三里直達黑龍潭止以避清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源正當分水嶺之
北其水積沙約長三里初諸水之未與黑龍潭匯足以前之常事者又以為不
其可遂創開船海溝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大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
開其為石不為沙可治而治之今以數百里之河較千百年之久流沙之
積其有此數一陰可盡則奈何若於河故道北此全河形勢之大數也夫地有
定形則下有定壤然而每一大壘則通乎海下輒重相懸皆因部通諸陵
約量地勢斷水為壘使壘間水自為平水與海面相懸乃知由海溝而北以
至鹽溝河之地而高乎海而高者得利尺五尺由鹽溝河以至吳家口地高乎
海而高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乎海而高約二丈二尺由
吳家口以至劉家口地高乎海而高約四丈過此而左至劉家口則漸低五尺四丈
由劉家口而至趙家口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口而至劉家口則漸低二丈
由劉家口而至海溝則漸低二丈四尺由海溝而至吳家口以上但對海

河也地形中高勢低故開溝如限險即可雖失非若沙土兩決無常之可
慮也由是清河能成兩河並運以右寧言其在清河則南北直轄輪轉若使可
有數月之積及一切營制折耗之費要在西河轉輸就既運事自速亦可以免
操勞之費與積水之難以通變言之彼或自潞北尚可來就可以修清河改徙
之虞亦可以防若竟意外之患其在東去則前敵患過之資實難免款有傳不
致流傳以之而通運於運河則利之未未遠之廣早平水可建亦可免格
實之難也運之若屬此清河則害之大數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諸難雖由南海
一日北海三日沿海諸港若無一失原非九人其海關洋之於吏役也律河
是非海運修設非開壘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紳士而河非缺廢而河也
若諸官推遷若不能知即上住者亦未之知況前河先隄山東極極獨難
以爲便利往奉命拉勒亦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稱其難其難引泉之護神焉
通河之難其難海之難其難無踪跡分水嶺視之海面亦而高二丈餘則無異
此即此河今難不難後必有開之者矣

一二河事無漸次而得一舉避惟當候晴濟寧事創設開闢大時常修通
大小清河上源修置土堤以障沙淤或走遠斗門以防水漲用費利便隨機
而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

清慶五年河通濟決戶科宋良佐請復海運皆山東巡撫葉紹楨言可修諸
海運多漢陽防地多岐海入竹海備海人行險傍海而作非傍海而渡今踏土
海運皆居居多教元八般明略踏土之通元屬提提運以山東布政王宗沐為
總河事司海運至嘉慶元年以龍關備船七隻議罷海運既罷宗沐請復海
運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運東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為節運洋
一總分有深意至嘉慶末年給事胡鳳藻建議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縣前制
官廳廢蓋以卸土之故思至咸豐有海運未嘗不統統而執近因河處於官
事諸臣復起新議費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給令知諸縣宜查役近洋一機
即改海運也總為近洋地總領先河運北報從之越二年亦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一

崇禎十二年十月既建揚泰軍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
里建勝川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處通通馬家溝不惟避咸山之險
而淮口險山諸險皆避之北二百七十里皆係窪多開田海多入海至天津一
十八十里共二百八十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入不如高郵徑至麻
灣入新河之尤便下卸議

十二年七月既清劉繼公奏原思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
必如挑濬而海無及河水早乾必藉湖來而海又無及此難易富天海中又險
若畏者咸山兩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入洋可行漕船道是大洋轉到公
各至登州此更險明矣當日連事初起陸續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後改海運每
石一錢七分運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數無失

大疏海運將淮揚運至膠河經船轉至萊河其間通濟小河多逆脚船如
通州松榆故事才領上建倉庫東做古河陰海口之運得回空受載自淮河松

曠日海運挑清計日直達鄒咸山一轉而輸進後數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為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考臣言士果上于德政殿召對因問曾撫曾請開膠萊
河已登報十萬兩曾否奏用昨計臣倪元珪奏有養魚池通清便通欲運至王
營路處是否可行薛德璠對膠萊原有古家濠元時所鑿嘉靖萬曆中皆無鑿
故以避咸山之險然而未通際深套間尚有數里德璠奏只有十四里未通漢
奏對即擊通如沙洲一衝即入淤塞璠對前倪元珪奏欲于未通處所用陸運
所漕不概通非是一策然兩運船隻及車夫亦費處處上回養魚池見在何處
璠對在入營路同買王營營令文崇穀知之上四即運至王營士勸未并前戶
工二部所發銀十萬兩通至萊首先生每擬旨行膠萊新河開之欲避咸山
之險耳思遠及又營之養魚池此買王營之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十一

大學士長海運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其糧、
給燕、幽、蓟、給遼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馬、伯、顏、
平、宋、中、張、瑄、等、以、宋、國、積、自、宋、明、由、海、運、入、京、師、至、元、十、九、年、
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瑄、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
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
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
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
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城、以、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州、而、預、凡、
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廢、明、署、者、又、開、新、運、從、劉、家、
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昔、行、風、
信、有、時、自、新、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深、
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甚、矣、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
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道、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五十二

河民無稅輸之、國有蓄備之、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
河、漕、之、數、所、得、甚、多、作、元、史、有、皆、國、物、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
時、望、見、海、道、之、利、所、言、非、無、所、據、者、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
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
主、焉、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
省、省、十、七、八、河、漕、難、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
而、省、率、年、之、費、較、其、利、害、甚、矣、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同、
無、備、於、海、道、也、然、善、謀、國、者、慎、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虞、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而、而、來、會、通、一、河、
皆、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
足、得、糧、而、以、強、焉、備、矣、今、則、身、後、軍、夫、長、運、而、加、以、死、生、之、耗、
歲、歲、常、運、備、積、之、難、難、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國、足、矣、如、此、之、
不足、何、足、儒、為、遠、慮、諸、於、無、事、之、秋、尊、元、人、海、運、之、政、道、則、通、

海、是、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而、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新、
而、東、海、運、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漂、寒、
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慮、豫、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
之、便、者、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賊、故、製、海、舟、有、必、
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艤、以、尾、為、首、敵、其、
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暮、夏、今、復、率、以、正、月、以、後、開、關、置、長、篙、
以、斜、風、夾、纜、針、以、取、何、一、如、舊、制、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故、
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故、洋、今、欲、免、故、洋、之、害、宜、預、運、習、知、海、道、
者、起、自、蘇、州、劉、家、港、開、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運、丁、運、一、
次、第、隨、視、海、運、有、無、行、舟、道、道、泊、舟、港、沙、石、多、寡、洲、浦、遠、近、
視、所、欲、輸、由、為、之、後、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通、則、通、
宜、圖、其、本、以、而、待、海、道、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大、占、視、
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錄、其、五、五、故、物、起、視、是、月、明、費、四、兩、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册 山東下 五十三

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磨、則、止、則、不、是、暴、風、矣、中、通、忍、
見、雲、起、即、使、易、舵、回、航、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
患、萬、一、言、有、可、乘、已、先、行、下、閩、廣、二、廣、皆、尋、常、會、通、舊、航、海、之、
人、及、行、廣、東、糧、運、提、舉、司、歸、德、等、處、起、取、糧、駕、海、舟、罷、下、今、有、
司、優、給、驛、道、就、免、訪、詢、其、中、知、海、道、由、折、者、以、海、道、事、實、詳、以、
軍、成、如、以、官、賞、俾、其、豐、足、然、依、海、船、式、樣、造、而、運、船、又、一、處、合、
用、若、物、就、行、者、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雇、揚、淮、資、登、等、處、直、抵、
直、沽、濱、海、者、處、隨、者、可、行、無、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
以、日、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視、轉、
舵、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策、縱、其、往、來、十、數、次、
既、已、通、舟、俾、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
工、部、派、派、船、料、若、官、於、此、收、貯、照、舊、作、民、式、造、為、海、運、尖、底、船、其、
每、隻、重、量、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要、

海防家說：海者，國之寶也。假使盡藏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者，折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積，軍人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無稅。保衛則就於直沽，一宜保司收貯，以為底造。船科之費，其難既從海運，則賣比清河為省。其先主之加稅，宜重為裁減。人均海者一載，千石則可富。河者所載之石，河舟用至十人，海舟加五，載倍之，則清亦不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鮮集而分，私便足矣。考宋末于文惠奏，創置廣東海路，至浙東為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蘇杭遼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師德福，建以關鹽，吾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頗為豐饒，是亦自關中運送，奉不絕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而方貨物之來，皆於運河。寧漢軸輻輳，商賈倍於鹽貨，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等航行，而貨日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七十四

於此，望船而歸者，必須物價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當國足用一案，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寶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得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艱，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制淺之費，無板次之費，而其主兌之加稅，每石須有折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豈非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陽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遼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章司未備，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世無疆之念，此乃國家萬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以備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所不可則止。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撥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于

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或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暫停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長行，無湖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至淮口，經通縣州海門，得山勢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而南月餘，總抵直沽，委實水路艱難，深為繁重。二十六年，增置糧米八萬石，是歲正月，集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報。五月回還，此是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運，是時糧隻鮮少，人民怨嘆。二十七年，米萬戶郭清長與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鹹水灘，至白水鹽水，經至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而行使，流入沙門，最開收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期，近不過半月之限，與元直沽，以清運利便，是歲，加封米萬戶為浙江省參政，張瑄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七十五

戶而浙江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北道駕使船赴北，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官官月報額兩浙工戶造船運糧，船隻一十一兩五錢，分撥不敷，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當急，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為便捷。近南運海船皆從北道資餉，故改其路，改供糧運。如通順風使帆之勢，水勢順後，便帆帆性，後奔港以稍速，不得食糧，恐風勢不長，天時皆暮，起運前行，不知宿泊，有疎失，下不可知，通順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使當使回風，尋港汊而後，勿得當洋抵觸，指望風息，恐致疎虞，如緩急猝暴，風奔港汊不及之時，急搶工風，多拖鐵錨，牢繫碇，如重載船，則須預預看水勢，相有客之侵入，阻礙剎截，如小船，則看風色，如何，利導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林線，洋打格機，不以早晚，恐有山水，於其衝突之患。

海運沿革

於注嘉靖中葉。視學廣右時。吏事最微。祇收金史之。視古人改。越以接。其間。其地。里。海。運。近。如。在。凡。廣。間。後。移。官。工。而。雅。文。恭。公。出。廣。與。周。相。有。正。於。為。利。於。中。因。益。知。海。道。自。淮。海。而。南。漸。便。甚。宋。官。和。開。議。改。運。而。諸。臣。不。知。出。此。佳。道。而。樂。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於。蘇。杭。為。得。策。且。悉。考。唐。時。費。賸。無。言。海。中。壞。運。舟。數。即。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載。其。指。二十餘年。除。度。年。未。余。起。家。慶。中。潘。山。東。會。河。南。告。病。朝廷。遣。科。臣。視。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道。運。事。不。能。余。曰。即。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似。其。說。上。撫。臺。以。未。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上。運。下。通。運。之。命。而。余。亦。四。轉。督。漕。引。錢。功。議。募。舟。集。糧。時。中。外。面。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兩。月。十二。萬。石。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開。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猶。計。前。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膝。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未。詳。臣。論。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五十七

昔。多。而。不。果。行。後。是。聖。君。賢。相。與。議。立。決。而。激。臣。不。通。本。商。略。必。奔。走。再。謁。遂。在。國。輸。官。督。多。家。難。意。所。弗。能。宗。社。萬。年。室。長。寧。遂。致。斯。計。斯。而。後。始。收。布。其。說。取。前。後。通。移。舟。及。海。上。運。里。行。計。頗。為。便。凡。二。冊。版。磨。州。守。張。君。大。志。刊。之。以。識。大。都。云。持。隆。慶。六。年。七。月。吉。欽。差。總。督。曹。運。兼。提。督。軍。務。巡。撫。楊。晉。處。地。方。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海。王。宗。沐。沐。海。運。詳。考。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呈。為。海。運。事。近。接。部。報。見。戶。科。給。事。中。李。貴。和。有。開。膠。河。之。疏。隨。經。工。部。覆。題。奉。有。欽。依。差。工。科。左。給。事。中。胡。燏。親。臨。相。度。編。計。朝廷。以。膠。河。近。年。間。多。於。塞。漕。舟。不。通。政。欲。為。國家。慮。至。深。遠。制。通。一。路。以。防。下。歲。歲。大。計。也。該。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恩。官。姚。演。奏。事。下。丞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為。價。直。仍。給。糧。食。也。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蒲。萊。寧。海。三。州。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五十七

一。載。賦。入。折。備。直。以。為。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法。不。能。行。遂。廢。而。所。時。以。漕。運。于。京。師。者。惟。倚。阿。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袁。加。解。孫。常。言。海。道。舟。楫。且。便。而。右。丞。李。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忙。兀。辭。遂。招。集。南。人。運。達。萬。石。與。袁。加。解。孫。常。言。合。諸。臣。清。用。軍。驗。試。遂。移。阿。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十。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漕。船。從。利。津。專。事。海。運。而。濟。河。亦。廢。大。以。元。人。之。虐。用。其。民。其。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費。不。貲。而。卒。無。成。收。固。不。能。強。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即。可。既。未。能。猝。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恐。見。莫。如。徑。通。海。運。今。試。得。二。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六。十。隻。船。須。五。十。人。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吏。及。齊。帶。重。物。刊。彼。處。官。司。交。投。為。驗。運。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月。即。係。海。道。通。行。然。後。通。漕。造。船。派。運。之。法。悉。依。元。人。規。制。詳。見。後。條。張。發。海。右。守。巡。及。海。道。

營造。舉。報。每。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俱。書。年。月。日。籍。貫。以。防。改。替。每。船。給。書。工。一。人。以。便。關。錄。持。記。停。泊。山。產。之。役。則。明。年。之。春。即。可。以。所。送。之。船。先。赴。淮。安。完。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均。年。之。例。其。事。之。必。可。成。及。悉。查。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害。俱。從。款。開。載。于。後。歷。以。為。有。十二。利。為。自。古。建。漕。以。運。都。為。向。往。漢。唐。都。秦。則。通。渭。宋。都。梁。則。通。汴。我。朝。定。燕。幽。燕。地。勢。極。北。所。行。者。在。膠。河。一。線。之。路。近。又。於。來。有。微。寒。心。心。所。費。不。多。而。別。通。海。運。兩。道。此。輸。國。計。益。足。從。不。來。而。此。來。先。居。丘。溝。固。已。言。之。耳。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致。開。墜。漕。船。勢。必。立。替。以。防。爭。越。操。守。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令。海。運。開。洋。不。必。操。其。二。利。也。查。據。漢。梁。每。歲。漂。流。舟。只。不。下。數。千。萬。計。久。由。人。漂。流。由。天。然。即。漂。流。之。中。論。之。有。人。給。米。俱。在。若。有。人。在。而。給。米。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獨。於。品。散。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行。勘。然。有。司。之。勒。使。與。吏。書。之。隱。匿。有。賢。漂。流。而。以。為。虞。至。死。獄。中。而。責。償。不。獲。

有不漂沉而以為贏各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沉而無掛欠而漂沉亦不待於勒報稽違以限絕計三利也今者河新江蘇皆常鎮寧國太來共計一百八十六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放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過淺盤則即價之費不與歲今海運既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則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也昔河運軍米已畢俾於空歸軍挽之費往往得船擊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五漆亦有比倫其事雖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令誠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昔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歲收不貲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特守候頗艱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船凡一應料價輕重月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費七利也漢軍浙江江西朔慶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新近雖有遞減體然其費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千八

不貲矣所以然者為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東風勢甚迅急則耗米亦可稍減較前其耗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為行戶市販民間自粟種生官中幸奏令海運既通百貨合奏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咸富咸足庶幾費當德宗之祿以京師米賤奏請出糶關中為之價平今國家承平焉無此理然以貨進米則派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值甚艱往平災民天子為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餉如洪武三十年改車十利也歷朝漕運皆半額奏而惟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皆半額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遼東輟車挽度當運家未暖而官司已照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錢開船而已特即泊每歲止春初入元而夏盡即休役固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稅軍幣百出盜責侵耗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拖欠之官在刑部黜者往往相比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為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也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

勝慷慨頃歲父臥牀下顧考其詳茲慨同艱業之議用布始末以仰慰願堂不惜勞費多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三人與國初已享之成利斷之耕熟田也而當見迂疎又以為萬萬必可成戰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降伏惟鈞堂賜教擇焉倘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宗社幸甚職愚無任仰望昧附之至

計開

一海運在先朝始末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採至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案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饒穀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沿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戴來將黃龍籍由海之事以為海運可通力請于朝遂命上海總管羅璧來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執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將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即其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千九

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樞京畿為運司自中樞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所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元解為萬戶所連置花赤二十四年始立行旅所司掌掌海運增置萬戶所二總為四所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所為都漕運萬戶所二止今清江二入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軍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運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鹽并江浙財賦併成辦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備而到京者已三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造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離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故雲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波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

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十月設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故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而至劉家港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常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遇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但風濤不測糧餉漂溺者聞亦有之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克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賄賂價不以特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指益甚燕以風濤不測盜劫覆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荆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獨據湖東西之地雖庫以好義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利民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一

齊履亨啟海運于江潮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建議帖睦爾為江潮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師方國珍為平章政事招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運議帖睦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奪其舟而因粟虛以繫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張言以前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候于嘉興之椒浦而平江之粟候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椒浦乃載于舟海難避蓋艱艱苦累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併即歸程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運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監丞塞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此載在元史大略也又考元臣羅璧傳曰

壁與朱清張瑄等押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頭賜金虎符遣使達大將軍營軍萬民其營海運糧二十四年乃相版壁度以漕舟至達陽海抵錦州小交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如船勇大將軍三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路河水漲幾及倉壁榜檣率所部營士棄堤捍之壁昭毅大將軍王民傳曰良運海道漕運都萬戶所經歷特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抵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請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裁實除其數移文往還不絕良取走牒披閱即除其糧與錢運戶乃免於破棄王免散傳曰免散糧湖海道無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厓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運行者欲坐罪皆運者勸其速趨直沽免致以損脫其當年而往迤若是信可嗟今臨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一

從之黃師泰傳曰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關中以開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曰初立海道漕運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俾涉險不行思明請陸軍以優之周魯為令又查得宋史開載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黃馬放道猶每至重和元年漢人高燕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後破遼路登州州臣王師中以開紹崇宗帝貴共議遣使武義大夫馬政同燕師由海道如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親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睦詔崇宗帝諭以收遠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蘭齎詔以密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遠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抄呼愛送善慶等歸金燕師元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其金盛之弊固無庸論及至正之末天下分崩斷能使張士誠運給數年若夫宋之趙有蘭馬政又以孤舟鑿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則海道之可

通又不待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 本朝始末 查得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五年糧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運米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萬石且未設衙門者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務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飭從調以時點檢如法整肅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講了米氏至九年以蘇寧州同知潘叔正官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糧以海船運辦太進議遣使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運濟寧倉河南山東運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三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庫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嚴遠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免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赴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前州倉收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東河民運多失農月請如永樂初令民運於淮安小洲浦給脚價免與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職從之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西各回附近水次免運免南京江北船於小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給各本司所在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小淮交兌其北運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七年都御史陳昭謀罷瓜淮免運東河官軍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如過江之費規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為常

例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克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餉京師遼東請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徵募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今交市人不收津兩便之江陰使兵預備載戍定遠將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道險遠補善調度兵食充足未幾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船猶擬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州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至遼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銀五千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奉各布政司每三年徵價解部三所布花莊收折色正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為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布花已收折色若資此以備戰艦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大難挽題請停罷夫登州船至嘉靖三年而始棄運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淺船亦自海運四百料續風船改造則海運雖罷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若故職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三

以為營耕熟田者誠以 二祖之神謨不可終廢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變通 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法既久勢須變通故歷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唐都關中江淮漕租米至東都陸運至陝而水行至開元十八年葉瓚卿始一變而為轉搬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葉堅二變遂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運故謂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關州陸運由揚州薄送至河陰李泌四變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運罷南路陸運中仙客五變為和輶而其後遂終唐世宋人都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為重開寶八年一變而為福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為造船補卒圖本路綱熙寧二年詳向三變而為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為汴河量綱崇寧三年曾孝廣五變而為直達綱而亦終宋之世我 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為海陸兼運繼而為支運為兌運為改兌即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出耗折數多而河

之漸而從者決望不常懷塞為病時事之意以求必濟之機含海運則安所
求哉通計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下之既有利而無
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腰裏無盜賊之憂
在安流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之漂沉官軍之侵盜歲亦不下十餘萬在戶
部不通如美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百萬之額然直達之礦日持久則軍無寧
歲洪河之轉徙無定期期限難必而况侵盜而通利歸刁奸之手難派及氣價
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與歲歲新開辦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審度之則利
在海行多而其所患者不通風濤之漂沉而已行之既久海泊得地占風順
歲則可以保自完歲而每年早定定期則開洋於春卷之候則又不待規避而
猛惡之風濤亦不相違矣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儲於印州之下者已三十
餘萬而傳之二年即使海河二運利害相衡猶當詢求以紓 南顧之憂而又
况其利害相十五也伏惟 聖明者幸加意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八十四

一初泰海道之議 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二百年固未敢遽造舟戰糧而長往
也自開浙而至蘇杭自蘇杭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未直達而本
界往來固未嘗之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此海運而利寡民或末之
常經爾即今春半則自登州發舟尚可南北分行此盡直沽南盡淮安即如前
募人造舟可以尋導而險之稍涉夏初則但可北行而南而之舟不可發勢
須自淮安發舟尋導至登州今營膠之阻往往有淮費則民困小舟未嘗不通
故橫捐募人初計僅二萬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無給以其舟之
直費持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於應募而通行凡中道梗梗之虞停泊之
舟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載糧以試舟為引運可也以試舟之水手分
布糧船亦可也又行之二年則人益習其險而糧船因可雲集故元初止四萬
而其後乃至三百萬餘我朝一統而南運為重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
仍舊由儀真入河而但以浙江蘇杭常無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

十六萬矣自此運道稍為難吾所欲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
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估費故不悉道

一海運既通造船通運之議 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
東登州順德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通均但登州無本舟但可
以小試而不可以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以初試而不可以足清數則須於
江淮間更造船隻而別運水手此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制家港在今
嘉文縣元末貢師泰則出福寧州我朝永樂間則漕粟皆由太倉州見今河
漕則淮安為聚集處通海運則須定起卸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
南貨漸富則盜賊出沒勢不能無故元有仙鶴哨船而國初環海列有鐵堡之
戍撤退之官兵所必脩備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糧始自宋人其後五漕
亦有此議然於鹽法不無稍礙而運軍航海冒險亦有以稍辭之又無以使之
鼓舞而盡其力非鹽則貨此其所當議者四也河運用軍則各衛自有官統押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八十五

故可但以都御史糾之而已若海運風濤官非久習則輒吐不支故元人
設專官為都轉運司秩正三品而朱清張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
五也海行習險必海旁之人故元人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尤須教習而兵薄亦
云須募關廣之人募則有費押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來押軍教習水軍乎此
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於寒故北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充運
輸如必以寒為慮也則湖廣江西淮揚真廣皆在黃河之南以及白糧船祿
米倉庫即尋門糧米并轉海運此其所當議者七也江南海運要輪太
倉開運此承樂開故事計亦以避舟陽奔牛一帶淺灘也并歸淮安出海則船
厥總運皆繫於一處若江南仍自劉家港太倉政行則厥官勢必分建此其所
當議者八也海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於此置廣通倉俾轉輸各有經費
擬今河運糧車挑花淺以此事體或官另設船或雇民經紀其所當議者九也
元人分衆陽等縣為三十每綱皆設押糧官二只每船三十隻為一綱船九百

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十餘戶網官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元人全賴也今載淮北之糧歸於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差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現係給禁必當先盡利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北有未詳者俟通行議運之日博采群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憚於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著如此而久不及者夫世紐於河運之安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必得在外任事之臣准漕雖擬運道之中樞而未悉登州以北之巖嶽風濤之險則聽者旁容戒首事之端則言者喑舌然不知久而押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也田父從從地席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六官百司之餉給而自元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難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階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爲是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海運里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八十六

第一程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共計三百餘里係河道可爲一程

第二程自八套口開船至營連山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爲

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可投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可投狹口灣泊
容船五百餘隻

第三程自營連山起東北遠望聊山前投齊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

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島西南泥灘二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北溝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迎過望海石又東至石臼海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迎過石臼欄胡家欄曲伏挑花欄又東至龍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迎過前石欄又東至龍潭二十里可容船百餘隻迎過木小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迎過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迎避七處俱用西南風迎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其餘

滴水口沙灣口二處係西南徑過避路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四程自齊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望連營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爲一大程此島方闊二十里西南有泥灘二里半可灣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西五十里董家灣則大堪灣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四十里回古鎮海口可容船三百餘隻迎過梅子嘴又東至靈山島五十里島西南嘴可容船二十隻迎過東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閣容船十餘隻迎避正北西北風此處雖可容船不宜久住又東北至唐島六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迎避東北正北風迎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迎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迎避旋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迎避三處俱用西南風迎避西北正北東北風

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迎避老君石遠望四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八十七

南順風爲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闊三十里同灣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十里有開港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由大管島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灣泊二處迎避一處餘有港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背路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島遠望提山前投玄真島灣泊共約四百餘里用

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過北風灣而南過東風灣北則可容船百餘隻東北岸下水底三孤石傍多礁石故迎避過船多島逆西五里朱家園可容船百餘隻又西五里宋家園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中間所過水而東十二里開港灣容船二百餘隻又東至楊家溝港三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十里迎避劉家嶺又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十里西則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

黃島三十里西南離可容船十餘隻又東北至宮家島三十里可容船三十
四十隻又東徑過餘島直至玄真島朱家等圍一百五十里迴避未家圍
西柳黃與沙嘴玄真島兩嘴與島東岸三孤石以上灣泊六處迴避五處
其餘行村寨馬公島與何家馬頭北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張濠島等
是皆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迴避靖海衛又石東島娘廟廟嘴

第七程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行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
前投劉公島灣泊二百四十餘里用南風馬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客
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遠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塢口可容船三四
百隻中間所過水而東至鎮御島西頭李家圍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
隻進東北東南風南三里迴避若石又東三里鹿島可容船一二十隻進
北風與東風又東七八里迴避四屋港又東十五里迴避黑石島又北十
餘里迴避楊家壩又北二里迴避熊狼礁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八

客船二百餘隻進東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一百
餘隻進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迴避成山頭又東七八里迴避鼓頭
此二處稍放洋遠避過北港西三十餘里路說口圍東東岸下可容
船七八十隻進東北風又西三里李堂嘴可容船二三十隻進西北風又
西十五里柳林海口可容船五六十隻進西北東北風又西七八里迴避
青島島與鳴島相聯水底礁石又西至劉公島一百里迴避島東南
礁石嘴又西六七里黃泥港可容船二三十隻又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
船二三十隻俱進東北正北風又西二里小黃島嘴口可容船三十隻進
四面風又西十里衛東門口教場頭塢口灣泊四隻進西北風以上灣
泊十處迴避十處其餘寧津所西北蘭山海口崑山所西南青魚灘客船
法皆是皆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四十餘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嘴

又西十餘里迴避小杆島遠避黃河南遠望芝罘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
為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為順風半日可到島東而長二十里東頭迴避
勝子嘴圍又西大口婆婆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進北風西北風又西三里
迴避宅家如船多島遠東三十餘里望明島前可容船二三十隻迴避東
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隻進北風中間所過水而進西一
百四十里養馬島東柄上老鴉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進西北風又島西頭
迴避礁石嘴又轉島東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百隻進西北東北正北風
又西北五十里候望嶼島又西三十里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迴避六
處

第九程自芝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
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為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可到島東南汪圍二三
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進西北東北正北風如船多島遠東南六十里新河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八十九

海又可容船五六十隻口外不宜住船口東避四面風中間所過水面西
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十隻進西北正北風又西五里迴避龍洞嘴
又西五十里迴避四石又一二里八劉家汪海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進四
面風又西二十里迴避子口東北沙港又西二十里迴避抹直口金嘴
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口迴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迴避長山島東
南嘴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迴避六處

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計為一大程用東風
為順風半日可到島西南黑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進北風中間所過水面
南三十里迴避大石棚又西六十里桑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進東北
西北正北風迴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里岬北島迴避島東西北三
處礁石島南宋港可容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五里迴避羊欄礁石又西
十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迴避四處

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而投大清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里計為一大程同乘風吹東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可容船五百餘隻迎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面而西五十餘里芙蓉島迎東沙港轉而南可容船四五十隻迎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迎避虎頭嶺與東北岸石又西五十餘里迎避海口橋木廟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洱河口河口外有沙嶺船難進泊又西四十餘里係小清河船難進泊以上灣泊二處迎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

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清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便六十里投降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里可容船一百五十隻東北岸有沙嶺迎避以上灣泊三處迎避一處

第十三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清河灣泊約二百餘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

風不便七十里投大清河灣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迎避其桑河河窄小不堪灣泊

自莊家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水程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

張家灣整修營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葉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周朝先為海運司照得海運初行有議止令三提半交扣奉道以三提半陸路抵遼陽七百餘里脚費尚多且一路山徑崎嶇恐不能急達因查由由營集直抵蓋州發一途在水運者未免獨任其勞而由蓋至遼陽止二百七十里陸運者實大省其費業已查完海內運道全關刊布員從不拘南北直隸山東遼東凡可通舟楫之處一一載入圖中不啻詳矣但前圖合海內而言則於山東不能獨詳故止及路徑而不及各屬上載海口搬運至數也今東省銀錢加至六十萬石而沿海州縣皆屬開荒甚至新派承運者且目眩心駭而未如所積動輒離海為遠轉輸不便押運員役因而任意耽延舉口一詞惟不運

之為快殆未知水陸路長非運無稽者之搬運左一區非非星河入漢心不可到之鄉也今本道通折齊齊登安四府運糧州縣各上糧海口及運行里數逐一考覈編成冊海路書圖及風候口徑要為全書刊發州縣暨運官運役令其省覽遵行此冊按節由海入山東界者自登州山以西皆為通衢本道於營道山以東接引入遼天津都府由海入山東界者大清河以北皆為通衢本道於大清河以南接引入遼俱另設員從檢各節道其程圖亦即具此冊中矣須至冊者

計開

濟南府運糧州縣

齊河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河口四十里 至齊陽縣八十里 至齊東縣八十里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 至利津縣五十里 至杜橋嘴一百二十里 至大海口十五里 至蘇汪口七十里 至汪河口七十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七

至米河口三十里 至魚兒廟離河口八十里 至海倉四十里 至芙蓉島一百二十里 至三山島八十里 至岬嶼島一百二十里 至桑島八十里 至廟島七十里 至羅盤島一百七十里 至羊蛇島二百五十里 至皇城島一百里 至鐵山六百五十里 至西北老備團五十里 至牧羊城一百里 至羊頭四八十里 至德島六十里 至諸島一百五十里 至中島二百五十里 至北信口一百八十里 至孟州套三百二十里 歷城縣 正北陸路十八里河口上載 至濟陽縣八十里 前道縣路 濟陽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齊東縣一百五十里 前道縣路 齊東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 前道縣路 青陽縣 正北陸路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里 前道縣路 武定州 正南陸路六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 前道縣路 陽信縣 正南陸路一百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 前道縣路

章丘縣 西北陸路六十里至濟陽縣上載 至齊東縣八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濟州 正南陸路二十五里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蒲臺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利津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壯礪嘴一百二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海豐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大沽河上載 至絳河一百二十里 至壯礪嘴七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霑化縣 東北陸路九十里九山河上載 至絳河十五里 至壯礪嘴七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青州府運糧州縣 高苑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壯礪嘴一百八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博興縣 東北陸路六十里三岔鎮上載 至壯礪嘴一百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二

樂安縣 西北陸路一百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壽光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米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臨淄縣 西北陸路一百二十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益都縣 西北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臨朐縣 西北陸路二百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昌樂縣 正東陸路一百三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安丘縣 東北陸路一百五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日照縣 西南陸路四十里洵河口上載 東南陸路二十里夾倉口上載
至宋家口五十里 至齊堂島二百里 至塘島一百里 至青島九十里
至符島四十里 至管島六十里 至田橫島八十里 至滿島一百四十里 至黃島三十里 至坑島四十里 至蓬島六十里 至靖海衛

張家口四十里 至馬頭嘴四十里 至嘉錫汪一百二十里 至倭島二十里 至養魚池六十里 至成山嘴六十里 至招半口四十里 至鷗鳴島四十里 至劉公島六十里 至養馬島一百六十里 至芝罘島四十里 至八角口八十里 至廟島一百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諸城縣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董家口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四十里夏河城上載 至齊堂島二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莒州 正南陸路一百六十里夾倉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沂水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夾倉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蒙陰縣 東南陸路一百四十里至沂水縣轉運夾倉口陸路二百里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萊州府運糧州縣 濰縣 正東陸路一百二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三

昌邑縣 正東陸路六十里魚兒舖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平度州 正北陸路一百二十里海倉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掖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新河口上載 東北陸路八十里三山海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膠州 東門外陸路三里莊子口上載 東南陸路六十里女姑口上載
至青島九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即墨縣 西南陸路五十里女姑口上載 正南陸路九十里董家灣上載 正東陸路六十里金家口上載 至滿島一百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高密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莊子口上載 至青島八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登州府運糧州縣 招遠縣 正北陸路一百里嶗山島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黃縣 東北陸路二十里黃河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蓬萊縣 正北天橋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前通無奇 河縣同路

棲霞縣 西北陸路一百五十里至天橋口上載 東北陸路一百二十里八角口上載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福山縣 西北陸路四十里八角口上載 至廟島一百里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寧海州 正北陸路十里養馬島上載 西北陸路二十里龍門港上載

至芝罘島四十里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西南陸路一百三十里乳山寨上載 東

南陸路一百三十里即口上載 至馬頭嘴七十里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文登縣 正南陸路五十里聖海口上載 西南陸路八十里長溝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馬頭嘴口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里棲島上載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萊陽縣

正南陸路一百一十里金家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里行村寨

上載 至黃島一百里前通無奇 無縣同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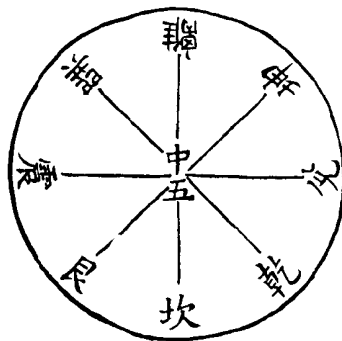
九十四

一附湖沒

湖沒乃天地呼吸之氣即運轉趨避之關舟人泛洋不可不察以南海而言每
月二十七日潮生漸長至初一日寅時大潮辰時潮退大潮自初二初三
初四日漸消至初五日潮落小信潮至十三日十四日潮生子時潮滿母時潮
退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大潮十九日漸消二十日小信潮午時潮未時退每
月如此東海亦然以北海而言與二海稍異每月十三日大潮漸長至十七日
午時潮滿申時退二十日退潮至二十七日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至二十
八日又漸長為大潮至初一日初二日午時長滿未時退初三日漸退初四十
二日退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週而復始每月如此

一附占候

八卦定八門 八門用九星得三奇



八門訣曰甲戌壬子居坎丁辛乙卯坤傳戊庚甲馬震相連丁癸辛鶴雙伴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山東下

九十五

庚辰行乾位己亥卯至西邊丙壬騎馬去遊山己巳鶴飛離而 九星訣曰甲
子回頭起艮甲戌飛入離宮懷機走入水晶宮甲午坤中不動曾見龍舉震地
更者虎嘯生風九星各自顯奇功主離臨之發用

一宮休門居坎水八宮生門居艮土三宮陽門居震木四宮杜門居巽木九宮

景門居離火二宮死門居坤土七宮驚門居兌金六宮開門居乾金以上八門

有五行相坎宮天蓬水艮宮天任土震宮天衝木巽宮天輔木離宮天英火坤

宮天內土兌宮天柱金乾宮天心金中宮天禽土以上九星萬五行解冬至起

陽通九局用事夏至起陰通九局用事通將法語所謂甲巳運加甲乙庚丙作

初丙辛生戊子丁壬庚子俱戊癸推壬子通將從子數是也以年月節候照此

法推之以定吉凶百不失一

凡孤虛之鄉及日時俱忌之

年孤虛 甲子旬中孤在戌亥乾虛在辰巳巽 甲戌旬中孤在中酉兌虛在

寅卯震 甲申旬中孤在午未離虛在子丑坎 甲午旬中孤在辰巳巽虛在戌亥乾 甲辰旬中孤在寅卯震虛在中酉兌 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坎虛在午未離

月孤虛 正月孤在艮虛在離 二月孤在艮虛在坤 三月孤在震虛在兌 四月孤在巽虛在乾 五月孤在巽虛在乾 六月孤在離虛在坎 七月孤在坤虛在艮 八月孤在坤虛在艮 九月孤在兌虛在震 十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一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二月孤在坎虛在離

日孤虛 子日孤在亥虛在辰 丑日孤在子虛在午 寅日孤在丑虛在未 卯日孤在寅虛在未 辰日孤在卯虛在酉 巳日孤在辰虛在戌 午日孤在巳虛在戌 未日孤在午虛在子 申日孤在未虛在寅 酉日孤在申虛在寅 戌日孤在酉虛在卯 亥日孤在戌虛在辰

時孤虛 東方朔占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時孤虛 東方朔占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九十六

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即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又曰甲子日雨兩寅日止乙丑日雨丁卯日止丙寅丁卯日雨即日止戊辰日雨庚午止己巳日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日止辛未日雨戌時止壬申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日止甲戌日雨即時止乙亥兩子日雨即日止丁丑日雨至止戊寅巳卯庚辰日雨即時止辛巳日雨壬午癸未日止壬午日雨即止癸未日雨甲申日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日止丙戌日雨丁亥日雨即時止戊子日雨庚寅日止己丑日雨壬辰日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癸巳日止壬辰日雨辛丑日止癸巳甲午日雨夕止己未日雨丁酉日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日止戊戌日雨辛丑日止己亥日雨即時止庚子日雨壬寅日止辛丑日雨壬寅日止壬寅癸卯甲辰日雨即日止乙巳日雨丙午日止丙午丁未日雨即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日止己酉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九十七

雨辛亥日止庚戌日雨即時止辛亥日雨癸丑日止壬子日雨癸丑日止癸丑甲寅日雨即時止乙卯日雨丙辰日止丙辰日雨丁巳日止丁巳日雨即時止戊午己未日雨即時止庚申日雨甲子日止辛酉壬戌癸亥日雨即時止又曰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立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立止不止己日止辰日雨立止不止戌日止己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主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見月不見月主父陰雨戌亥日雨立止不止俱主父陰 又曰五歲之風以納音為輪甲子壬申甲午庚辰壬寅庚戌為陽丙巳丑癸酉辛亥乙未辛巳癸酉為陰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陽丁卯巳丑乙巳乙亥丁酉己未為陰微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陽丙巳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角庚午丙戌戊申戊寅庚子丙辰為陽丙巳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宮甲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丙巳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

東皆為斜破甲乙日風從庚酉辛申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為刑
克餘皆微此 李淳風曰凡海中氣如魚龍形或如積土或如累盆朝東暮西
日或掩之此皆風雨之氣也 朝視日上有黑翳如霧或日色旁射或慘淡黃
白者其日有風雨已晚日欲有之其夜風雨雲氣如龍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
避之 雲厚而潤大雨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而潤者旬中多
雨 日始出有暈如車者其日雨 雲氣如黑蛇衝日者其下有風大風雨 月
初生色青多雨白而潤者大雨 蒼白氣入斗門者多大風 黃雲蔽北斗明
日雨 白氣掩北斗三日內雨 青氣掩北斗五日內雨 天無雲而北斗上
下獨有雲五日內雨 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其夜必有火
風 太白出氣必有風雨所指處必有變 辰星出氣大雨水 先雷後雨其
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 蒼黑雲細如柳綿蔽日月五日內雨 雲如雨
人提鼓持棒有暴雨 黑氣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 黑氣如浮船必雨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九十八

黑氣如牛氣主暴雨 黑氣如水牛不出三日有大風 四望見青白雲名
曰天塞之雲雨微也 六甲日無雲一句少雨 月離畢之陰則雨離畢之陽
則晴 日旁有赤雲如垣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世俗出行有大小紅沙之忌大紅沙曰春鵠亥子忌行裝夏免龍蛇不兼當秋
馬來羊冬牛狗行船走馬謹須防小紅沙曰孟月常居酉仲月已上如季月臨
丑上此是小紅沙
海上舟人不辨南北數之趨避賢然罔知編有口號歌以教之 其占晴曰早
起滿天晴日出漸漸明早晨露雲向午日蒸暝日光明又彩久晴定可待暮
日光燭天晴明且又炎暑者雨邊清六日主晴明紅雲日暮起晴明便可許夜
觀魁斗淨明日天色正電光起西南明日天炎炎遊絲天外飛久晴定可期白
紅若下降懸露盡消亮西南北微風可喜天晴融 其占風曰魁星氣白黃隱
必風勢狂早間日晴耳狂風即時起早白與暮赤飛沙及走石午前日忽昏北

方風想其午後日昏風起須當慎日月忽然團風來不等開雲掩日不動風
勢如山重逆色黃光明朝風必狂天道忽昏微狂風時下感天色黃微赤狂
風在頃刻黑雲片片重眼底主狂風黑雲如牛狂風急似流雲勢若魚鱗來
朝風不輕黑雲此方錄暴頭風太毒黑雲半開開大風隨風至雲起航行急風
勢難支直亂雲來似旋狂風來不少展闊電光飛大颶必可期連日露騰騰必
定起狂風星展若畫兒頃刻狂風變 其占雨曰雨自雲中出而兼風信測即
令方位從便知吉與凶春曉連虎嘯夏忌龜蛇到乾亥怕交秋純金不更愁光
風後復熱雷雨將旬若風東雲却西大雨不須疑日落雲堆裡精明未敢許朝
霞照地紅午後雨相逢海水忽然黑恐有蛟龍出黑雲風後生須更雨不輕白
鳥抱杆站半夜天須變雨脚忽斜連三日雨綿綿雨後風仍暴來則運有隱
復色仍昏來朝雨必傾紅見雨不止露霖從此始雷重雲不高次日雨滂沱月
光明而關東朝雨可次太白角放光風高雨亦狂忽然風噴大颶難擬遠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山東下 九十九

端寒氣衝風雨開燈龍海魚吐沫起越日必風雨黑霧罩船頭須防風雨稠而
中黑復亮領盆難計量細浪忽如環前途風雨濤 其占報曰正月三至八行
船去還泊十三至十七觀陰風氣急二月二與九玄武風必有三月三日晴還
要過清明四月浴佛雨初八十八裡五月端午前風高雨亦連二九是分龍須
防風雨沖更有雪至是即將正月記六月忌彭祖十二前後數七夕降黃姑望
後風始和八月大潮日南北各不一七八兩月中三日一換風九月重陽離舟
子須停棹前三與後三勸尼莫等閑十月忌初五海猪要起舞十一二月間鐵
漢也停船

海運故道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東遼行便到觀音山中洪一路好
行至若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途中洪一路淺灘五過斬龍廟止
至鮑魚廠東路至龍潭驛一路水繁北途中洪可過便到儀真中洪北到金
山寺西有十里餘水繁不可拋獨寺北中洪都可行到焦山門仔細觀水行
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戲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過山中洪一
路好行轉往南有水是洪至丹徒縣南有隔壁沙灘中洪行便到五聖廟中
洪好行關山西南嘴一路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
嘴占多是洪有蘆葦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戲水行便便是黃
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駝淺西南嘴衝
出帶一條東南也有沙嘴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
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五子門淺灘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
蝦蟇山可轉中洪到蝦蟇山南有淺灘望北好行南是谷濱港中洪有淺灘
舟行多礙可改占南有洪照黃馬廟占南岸行便到夷鋪港南有淺灘北港
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節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戲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
鴨嘴嘴南到劉家港拋泊 海運新道 元史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
港入海經揚州府海門縣東海縣泰州界故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
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州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
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神脚沙轉沙
嘴至三沙洋過區提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
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果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高徑直
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子萊州大洋入界河當
舟行風信有時自折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
濤不測難期滿潮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無虞
二十三年始責償于遼官人所供滿潮者乃免稅視河濤之虞則其
得甚多矣
登州衛墩六座曰蓬萊閣曰田橫寨曰西庄曰林家庄曰抹直口曰牧場
劉家汪寨墩五座曰墩家庄曰灣子曰曰淋嘴曰西寨山曰城兒嶺 解宋
寨墩三座曰木基曰解宋曰崖里 楊家店巡簡司墩三座曰黃石廟曰城
後曰石圈 高山巡簡司墩二座曰大山曰高山 蘆洋寨墩六座曰郭家
庄曰磁山曰鷄鳴曰八角嘴曰城陰曰白石 孫芥鎮巡簡司墩三座曰旗
掌曰塔山曰崗嶺 福山備禦中前千戶所墩二座曰杜後曰營後 奇山
守禦千戶所墩四座曰木柞曰埠東曰製斗曰現頂 清泉寨墩二座曰清
泉曰石溝 寧海衛墩六座曰後至山曰草埠曰小寨曰戲山曰貉子窩曰
馬山 金山備禦千戶所墩五座曰廟山曰鳳凰曰小寨山曰駱駝曰金山
威海衛墩八座曰遠曰麻子曰斜山曰磨兒山曰焦子埠曰陳家庄曰
古陌頂曰朝後 辛汪寨巡簡司墩一座曰辛汪 百尺崖備禦後千戶所
墩六座曰望天頂曰蒲堂頂曰百尺崖曰萬里曰老姑頂曰曹家島 溫泉
鎮巡簡司墩二座曰可山曰半月山 成山衛墩十座曰白峯頭曰狼家頂
曰高砬山曰仲山曰太平頂曰奪姑山曰馬山曰苗嘴曰俞鎮曰東島 尋
山備禦後千戶所墩八座曰青魚曰葛接山曰馬山曰楊家嶺曰小勞山曰
黃連嘴曰古老石曰長家嘴 寧津守禦千戶所墩八座曰慢埠曰龍山曰
羊家島曰芝蔴灘曰萬古曰柴家山曰青埠曰孟家山 赤山寨巡簡司墩

一座曰田家嶺 靖海衛城二十座曰拓島曰澤木曰郭家口曰石崗山曰
喜浪頂曰擇持頂曰前晏寨曰狗脚山曰石脚山曰路家馬頭曰赤石曰長
會口曰紅土崖曰明光山曰青島嘴曰姚山頭曰麥高曰浪曰大灣口曰
黑夫嶼 海陽守禦千戶所墩七座曰乳山曰帽子山曰驢山曰白沙曰峯
子山曰城子港曰小龍山 乳山寨巡簡司墩一座曰東口 大葛樹墩七
座曰望石山曰檣虎山曰草島嘴曰辛家寨曰劉家嶺曰麥島曰楊家嘴
大山寨備禦千戶所墩二座曰大山曰虎嶺山 行村寨巡簡司墩三座曰
高山曰田村曰靈山 福山寨中前所堡二座曰福山曰芝陽 奇山守
禦千戶所堡二座曰黃務曰西牟 寧海衛堡一十二座曰宋家曰曲水曰
管山曰板橋曰石子現曰撈撈觀曰湯西曰脩福曰杏林曰峯山曰平安曰
蘇姜 金山備禦左千戶所堡四座曰鄒山曰清泉曰石溝曰朱家 威海

衛堡四座曰曹家庄曰豹虎曰峯山曰天都 百尺崖備禦千戶所堡三座
曰芝蔴嶺曰寶家崖曰轉山 成山衛堡九座曰神前曰祭天嶺曰報信口
曰堆前曰歇馬亭曰洛口曰石砬曰北留村曰張家 尋山備禦後千戶所
堡七座曰曲家埠曰勝佛口曰大水泊曰老起曰紀了埠曰燕餅曰青山
寧津守禦千戶所堡九座曰帽子山曰嵩山寨曰高樓山曰拖地崗曰王家
舖曰大頂山曰土現口曰龍虎山曰崗山 靖海衛堡八座曰燕餅曰孤西
曰慈山曰望將曰墳臺曰店山曰葫蘆山曰起兩山 海陽守禦千戶所堡
十座曰峯山曰猪港曰扒山曰挑村曰孤山曰黃利河曰孔家莊曰嶺雨山
曰老埠港曰湯山 乳山寨巡簡司堡二座曰長角嶺曰高崖 大葛樹堡
五座曰小山曰黃山曰青山曰管村曰界河 大山寨備禦千戶所堡四座
曰雙山曰黃湯



山西 備考

楚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陸，冀州
臣奉高陽縣治之，縣治水始於冀州，與使役作九仞之城，九軌訖
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谷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為急，故高祖與楊
父續用弗成，勞身焦思，斯執未申，以爲民先，亦始於冀州，而得於鑿
龍門，排伊闕，蓋治湮與止沸者，楊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
防不若決注，竊思禹之治水，雖始冀，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
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
中之境，雖緩急而無跡，無聞考之於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
已，天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須堤防以事障塞邪？禹工一施，
竊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次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而

一

中正高脊，廣自脊以西之水，而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
流入於海，意與此同也。

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占。今在
太原府陽曲縣，至於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
音本不同，尚實既脩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太原，在雍州，周都豐鎬，
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是志涇水出定
安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
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筋或車
日行三十里，遂謂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
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
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

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
傳偶誤耳。

允宮私記曰：余嘗至鴈門，抵奇石，見諸山往往有剽削之處，遠邁
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對東山三澗口，諸處亦無
間之穴，老則曰：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昭武靈而極於秦，始
皇燕昭所築者，自遼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闊，
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鴈門奇石應蔚之
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憤，蓋是時三
胡尚強，樓煩、木斤、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
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
破胡，則至陰山至高闊，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所保者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而

二

則所城者愈遠也。

周元王二年，代子會趙無恤於夏屋，無恤殺代子，遂襲代滅之。時
無恤姊為代子夫人，因使人迎其姊，姊過磨笄，自殺，代人因名其
山曰磨笄。然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鷓鴣山者，
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海而府長青縣者，
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
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貳，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
去海南遠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辨也。鷓鴣在蔚東北
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況
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
於此自殺於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

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唐弇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唐弇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以長清為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理從之乎

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國莫如趙強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而蔽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此述趙形勢而為之謀也言秦必不敢越韓魏以攻趙是矣然今日之常山河漳猶天故也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

連上谷兵樓警接如肩臂手揖而胡騎之南乃無議後之慮者何曰而失豐勝則不足以邀寇之歸東秦開平則無能為大同三關攻其必救也

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姬或曰夏後國子今寧武商以來世為荒服國成王時其君入朝于京師戰國之時東胡林胡樓煩雜處其北並號三胡考之古牒東胡林胡胡也樓煩則否何者上古之時並建要荒以為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蠻恃作華附僭號之裔東胡林胡之類以漸南徙而若代若樓煩近其害者染其汚矣傳世既久衆名曰胡雖樓煩有不自知也是故周王會有樓煩而無東林胡又東林悉以胡名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國人蓋不辨之

荒服

周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而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遠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為宗晉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襲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而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國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伐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明年又破原陽為騎邑胡服率騎出逾九原之國絕五陁之險然胡服之今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募爭之而武靈不聽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為目軍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駟變而為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於夷狄之俗可嘆也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四

西至雲中九原於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於代置代郡夫武靈之權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戰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崑崙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以通和於韓魏而後內招騎射之強外開三胡之地樓煩平以樓煩郡通其玉以攻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驅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為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幽關之符甫出而冰丘之禍遂行事起於憎愛之微變發於肘腋之近後世憤秦虐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己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速則家之道歟而謀國之顧遠也耶故韋曰齊桓伯而不王其功至於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沒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於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強

國止於其身肥義莫佐也身卒不免於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指其兵刃得康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道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皇特亡西南板于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麻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播鼓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吳約燕相救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

原也後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公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郡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遂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領取山南太原之地蓋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定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郡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祖建王喜固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顧取山南太原之地蓋屬代則代南吳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夫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吳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

優視而敢授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辨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掌鉢之隣搜剽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豈王喜之失國而徙郡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善而代因之而也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平之說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憑誤笑

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祖白登之所至者為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盧新城其子六脩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恬之所據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脩而

說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親以為郡後復為鎮稱東置麻至今顯為地之興廢果有數耶抑流峙風氣如形家者說耶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序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報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固之為三郡漢增置定襄為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其四則夫而北之陲豈止是哉故書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至原即廢豐州代為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晉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咸樂相過襄陰侵陶之屬代郡有高柳由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

者雲中之東境是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鄰也是故
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記指其貢則代南境為太原為本原雲中
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
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壘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
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理志并
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
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逮于足者南
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
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于漢末而黃初復仍將襄子之
廣必割折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耶雖然漢以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七

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隸而北境通其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也
陞朔以北舉秦之胡豈雖有新興之名而無其實矣置烏桓於塞
外而寇盜繁分鮮卑於塞內而郡邑廢後來晉人五胡之亂亦自
并州始履霜堅冰斯可畏之甚乎

漢宣帝以匈奴旁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鴈門
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九郡將四萬騎此漢代縣九邊為一而總
之以一大將也今將九邊之騎盡止四萬而不可以一將總之豈
勝之論於西大率之隔於東也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
為國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為橫望今虛其內使
得畜牧王司馬璿謂據璽始見於此余按璽亦作璽亦作漸秦紀

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陽連山陰璽豁谷又璽山璽谷千八百里又
璽河旁漢高紀深璽而守昆錡傳高城深璽木樨潘岳為汧督誅
尉以長璽劉良諱尉也羊韋章獻傳後長璽則抵璽之東蓋
有之非始見於隋也

漢元光二年匈奴入武州塞夫秦震遠矣大抵陰山高闕之間也
史記曰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蓋是時雲中五原皆為郡故長城在其北也關
志曰秦并趙築長城于嵐州紫塞則是以秦塞為奇嵐偏頭間也
夫秦之所備者大起臨洮則西境全歷雲中五原則咸陽以後安
至遼東則宣大之南鴈門寧武偏頭之北俱為內境矣必不復於
嵐州別為塞也然則何以曰嵐州紫塞曰趙霸侯傳三胡築長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八

矣嵐州之塞或霸侯之故而漢所謂武州塞也

唐武德三年高祖召劉世讓問以備邊對曰突厥數南寇者以馬
邑為之中項也如使勇將屯近地厚備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
略誘未降不踰歲馬邑可圍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來屯朔
州夫馬邑為郡漢唐急之然漢以韓王信掌獨唐以苑君璋啟業
故匈奴突厥率垂涎焉昔王恢之詐首以馬邑誘胡而劉世讓此
論亦曰突厥之數南寇以馬邑為之中項也豈其形勝有餘歟盛
自昔為大羊香餌邪蓋書考之古馬邑今朔州也漢唐之初邊邑
練騎雲中五原舉在豐勝是雖偶有失得不為利虜若夫馬邑則
南接鴈門東引燕代馬邑失據將并土震搖并土震動河洛縱橫
矣是故其急之也於嚴沿幸無常而形勢有定若朔州者非今日

所當急者耶

考之舊史書於遼境置四單曰崇化曰火山曰奇威曰樓煩奇威雖重兵而移置廣谷樓煩雖重兵而順近靜樂蓋奇威本以奇谷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管之後以漸南矣獨崇化爲今之寧化去寧武爲近火山屬有偏頭去偏頭爲近寧化二關之所宗也於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馬門也李牧備馬門不聞有事武也中國遺禍之淺深不亦大可慨歟

宋熙寧八年詔韓琦割分水嶺以北地畀契丹東面失地凡一百里其後契丹復包取而不耕地下臨馬門遂敢用兵之釁夫宋人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然鞏登馬門踰夏履極目於勾注廣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鞏則利歸山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九

山北據鞏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牧爲業每歲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間都夫宋皆可與有爲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昧不究其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廣所不爭隘塞險奇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懸矣神宗但喜其道隘之不遠而不究域氏之不能斯致也己神宗所持以有爲者王安石也今其言曰將欲取之固與之夫如其非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安石但知冀望于未獲之石田而不知致惜其守成之要地感又甚也君臣如此尚何言哉卒之粘沒喝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馬門失守與李絳有言曰遼城要害當謀之邊將規河塞之外于廟堂之上鮮不敗事其謂是夫或問宋失幽薊夫粘沒喝之師

何以先下太原曰宋失幽薊白溝爲界既無大險素所重防馬門則石晉之所未對太原恃之爲藩宋棄水嶺不以爲意而遂全知之以爲出奇之路也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革創什伍虛耗至正統十四年九月唐寇擁逼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此我朝不侵四鄰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都於大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中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左臂斷全陝危矣可勝惜哉于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其意何也

總督宣大余子俊言邊務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無敵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十

瞻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八萬機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廣用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則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必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逼其騎橫或尾擊其指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賊策不飼之馬此德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前此李賢於景泰時亦詭稱邊境俱用戰車可以橫行沙漠不但驅之出境而已近觀各邊所造戰車上安神鎗銳砲規模亦似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者何哉蓋此車之造止可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取勝之術也今邊防之地非山澗則沙磧賊虜之來疾如飄風縱馬一馳倏忽數

吳倉卒之際事何能自隨若虜乘風縱火則與陳濟軒之事一律矣余謂制虜之術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賈藉此具墮而製之可也山西土瘠民貧村落細民多不能屋宇乃就高地鑿土為窰以居之夏涼冬溫頗利於貧家孟子所謂上者為宮宸漢書所謂甌脫是也

正統三年七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丁瑄以直隸寧山衛遠在山西澤州之境其屯田布於河南大名諸郡縣屯卒散居衛官巡視不及往縱恣為盜請以寧山衛或隸河南或隸山西且將散居屯卒編一成屯庶衛官得以不時巡督有為盜者連坐之事下兵部議以寧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規畫已久難以改隸具編屯連坐之法請如其言從之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嘉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流城
驛古堤橋會眾水束入廣濟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府則
豐龍潭有石屋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尺三
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繼書言小舟至橋來過卜村漸黑龍潭
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水方定橋則河足使舟
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寬運之法山谷崎嶇平三十石而致一石非臣謀所
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備望臨下其部任其可行且據御史趙錦常使從東
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固可以得邊設
工部議之工部謂遼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通報

吳生撫晉疏

雁門廣武為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廣武西接
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其西白草溝路通
代州南廣武從此出口 盤道梁為中路最
衝 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之可以闖入去歲賊
犯苦林梁距陽方堡不數武而將軍退守一城
任其闖入今舊牆改土為磚 歷廣武而東
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
過胡峪三十里為馬廠垣牆甚堅山勢亦峻又
十五里為茹越虜屢從此出入 小石兩旁山

雖層疊多可踰越其北關城而面為山水所環
塌五丈餘 過此為北樓其形勢全在殺矣兩
山之顛前歲虜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梁入
口吳主能禦 北樓以東為平刑其衝險甚多
賊南犯廣武當立則平刑為當其衝 三關而
中兩路而有邊牆東路無邊牆可守 邊以
內一望平原虜難陽方入則陽武峪為扼要之地
難白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峙代州為扼要之地
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為扼要之地過
忻州四十里為石口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稱存

通跡今滿為平丘旁多小路可以南通陽曲西走靜樂過此則直抵太原太原之東南則榆次壽陽平定而通國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文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柳池白草溝而越石北樓平利等口乃可使虜不窺犯內地存平夷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鎮關等處則太原或可無虞也虜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并坪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十五

朔而犯柳池陽方盤道梁柳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而越石北樓處處常防若從宣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利北樓石口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柳池處處常防崇禎八年虜入陽方之昔森梁驛掠於原平忻州定襄總督親領標兵迎擊於原平崞縣代州之間虜亦旋遁前歲征討忻州扼其南下之勢虜故折而東掠定襄過進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掠而遁

大同置鎮與宣府同夫西北形勢重重大宣府之藩籬不固則隆未急矣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危急矣無宣大地方本相聯屬以今京師較之則京師以宣大為障而宣府人以大同為障我高皇帝汛掃腥膻以大同川原平衍虜易長驅兼與保定山西相為唇齒特建重鎮以為側馬紫荊馬門寧武之杆設諸衛所錯落其間各屯重兵以鎮壓之而鎮巡其地者又羣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遠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遠其於邊防亦既云固無虞矣傾圯繼事者雖零緒修葺為風雨之權則小遠之外悉為虜牧矣額鎮城東西兩有聚落高山二堡為兩掖而北無藩障獨當衝衝為備甚難于特巡撫張文錦城紅寺驢圍窰山水頭沙河五堡說者謂得扼險之要惜其發戍失其以及於難繼事者遂以為戒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十六

靖十八年總督毛伯溫極言建堡之便詔下巡撫史道乃躬履其地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倚地召軍三面開耕一面禦敵二十二年總兵周尙文復增築靖虜五堡以翼弘賜築城胡九堡布列於西以障廣平各招募邊人為軍墾地資養又於塞外築拒牆五堡以厚屏其有背亦各募兵戍守後督府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自了角山至宣府李信也通脩築長城城有臺以利旁擊臺置屋以處戍兵而城下則留將門以便出哨蓋保障優政而規制為密焉然議者謂拒牆五堡在長城之外也戍孤而塞人懼非計之得也乃又城外築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自是塞垣內外恒如對壘

虜不敢窺而邊氓稍稍靖矣然嘗謂宣府之備紫荆則馬必于蔚州虜寇之犯蔚州必于陽和蓋陽和開山口以東原未設險拒守不便其鵠鵠峪鐵裏門水峪瓦窑等口俱係虜衝此之不慎中原輻輳矣必嚴諸口之戍則虜不至陽和天城謹白登之地則虜不至順聖東西川設蔚州之伏則虜不至廣昌廣實而紫荆倒馬高枕矣若右衛之北有免毛河口直通塞外又最為要害蓋免毛之水派流平衍中難為竄濫洩土壤旁難為墩守者病之故太學生陳善議以葦築高牆與長城等隨水曲折長數里餘河流寬不百步而兩岸兼牆者以火石下擊之保必守斯亦備邊者之所當預圖哉

鴈門古句注西陲之地重巖疊嶂霞舉雲飛兩山對峙其形如門

而鴈門出於其間故名與國志曰天下九塞鴈門為首國朝洪武初為代縣尋改州以地處通雲朔接壤沙漠開置振武衛轄六千戶所乃即代北四十里置鴈門關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牆二十五道北為廣武鼓隘口十八東為水峪為胡峪為馬蘭為茹越為小石為大石為北樓為太安為圍城為平利西為太極一名曰平利為水峪為吊橋為廟嶺一名曰柳樹為石匣一名曰鵠鵠為陽武峪為玄關為蘆板口各有堡正德十一年都御史李敏增築上堡十有一座于北口在關東者七在關西者四又於通賊要路咸新崖挑塹間以石牆然廣武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岢諸郡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衝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利皆為虜衝而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鵠鵠莫非要害蓋鴈門

警備於是為急矣

寧武古樓煩地據兩關之中舊為寧武屯自正統己巳以來虜數侵軼都御史李保奏宜置關也成於是因舊名立關以寧化所隸馬堡凡十二東為大河為陽泰為胡寧北為神池為大水口為利民西北為黃化嶺為土棚為義朱西為寧文為二馬營西南為西鎮而寧文又定與寧武相為犄角以扼西山之險嘉靖十三年都御史任洛自鴈高舉至連達墩築邊八里二百二十丈砌以石然自陽房口而西尚缺藩籬天陽房西陲之隙漏為朔州大川之衝通忻代嵐石諸路平衍夷漫虜雜擁十數萬騎皆可成列以進往年虜寇內地率由於斯十八年都御史陳謀以舊邊不可恃乃尋王野果廢蹟脩復之東起陽房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舊麥川至

八角堡悉築長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剏土石相夾外為壕塹二十三年都御史曾鞏謂邊牆高厚弗稱鴈門乃復增築之蓋三關中路之備於是稱壯焉
偏頭古武州地東連了角山西通黃河與會虜僅隔一水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不自南渡後屬金元為偏頭關國朝因之堡凡十有八關以東為馬站為八柳樹為老營東北為小營為水泉北為奇塢為滑石湖西為樺林為樓子營為羅圍為楊免為唐家會為五花營為得馬為灰溝南為永興東南為八角為長林大邊在關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頭至黃河七十里無牆而有藩籬成化二年總兵王璽復於關北六十里起老營了角墩至老牛灣築牆二百四十里號為二邊而三邊則在關東北三十里起石

廟兒至石梯墩凡七十里為總兵李豫所築四牆在本關二里起
鷹窩山至教場一百二十里為兵備張取所築後復以特增脩北
之二關尤為慎重蓋山西惟偏頭亦稱外邊與宣大峙宣大以蔽
京師偏頭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矣彼鴈門寧武雖稱三
關而其緩急則與偏頭異論者謂偏頭倚大同為蔽足為太原之
障然唐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之援兵不能及况過河凍虜犯
嵐靜多由偏關出沒國初建將屯兵首先偏頭蓋以此也若老
營堡東接平虜去大同遠不遠寇警時至使得馳將助卒且也且
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西為用是糾紛也往歲老營將卒
鏖戰於荆家莊斬首於三馬營有自虜回者問虛實先曰老營黑
油帽子云治兵者優之芻茭行糗而較超距躍矢之勇邊障其倍

氣乎
按地東起宣府東路之四海治遼遼而西歷北中二路控而路之
而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遼遼而西歷北中二路抵
西路之了角山為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遼遼而西歷水泉偏頭
抵保德州為黃河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通臨虜巢
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
樓至平利關盡境又轉南而東為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
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又東北為天之界歷高崖白羊
抵居庸關而止共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
謂次邊也我國家真夷燕京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倚
角至於為京師屏蔽則宜大為特重非他鎮可比合言之則大同

川原平衍又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必言之則大同之
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
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里則略與大同之西
路同焉天大同為山西藩籬本相聯屬曩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
特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武以東至平刑邊
牆八百里於腹裏掣而大同僅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國初經畧
之本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寧遠秦遊兵為七營召募客兵
食派民壯分布擺守公私轉輸內地騷擾所謂財匱於兵費力不
於備多者正謂此耳近年兵部侍郎翁萬達與巡撫楊守謙會議
以扼其要害則入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餘里則地近
而費省欲罷寧武之戍兵以併守大同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

黃將來客兵可以漸製供億可以漸省所議似為得之但內外二
邊皆所以行蔽燕晉保障黎黎外邊苟得驍將防守雖嚴虜固不
能窺矣萬一失防胡馬深入內地忽觀崇墉橫阻軍容雄盛既虜
守戍之衝其前又慮遊騎之尾其後克威火挫寔由於斯若因併
力於其外而邊陲暮於其內未免棄重險而啟戎心昔人謂全晉
之安危視三關而畿輔以西大河以北安危視全晉則三關之守
固不得不嚴以審况保德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苟控弦引弓
之胡望月恃廣深入流毒何可勝道故三關立鎮與大同畧等自
是折代沁遼之間高枕而恒歲大河之內不震不悚此寧武之戍
兵所以難遽罷也蓋詳於外防固以捍肉而量為內亦所以資外
惟內外共貞不分彼此而併力防守不勞大費所備者塞所守者

要則於民政邊防可謂兩便之矣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屬
字士有營舍而倉廩草場咸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
勢使也大同三關諸營堡圍說固已系而載之矣然邊方鄉落民
堡尤多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廣入守空彈
生視恒有陷失殺戮甚衆前督府翁萬達令併民堡孤懸寡弱者
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者為堡長次者
為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長五十名為一隊每隊
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八守一彈奇正
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據守又多通大銃飛
砲佛朗機之類分給堡寨初虜之攻堡也聲其諸處而掩其一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二十一

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往往擾亂以隨其計今奇正
相間一調一字規畫密矣乃若腰裏故無土堡自與子平且虜勢
鴟張殘賊內地於是各脩堡以備之而因地團聚為制不一云
壘密 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亘曰壘間鑿間否形如品
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密蓋城堡所以能禦寇者以有壘密為
恃也嘉靖二十一年總督翟鵬用參政胡松議自領邊堡而東至
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為長壘初諸堡及煙墩亦各
挑挖溝壘以通虜寇或穴地為品字然諸壘謂中國設險有三垣
壘密垣最可恃密次之壘又次之蓋垣者因高連軌敵無所逃東
陰下掘已易為九壘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密計
一層狹一束斂則萬慮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若密有隆伏平之

反難夫自通年多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開疲于奔命于是守
境之議與設險之法悉矣壘密之設固秦人塹山堙谷之慮惟先
練其士卒固其藩垣則壘密亦守國之所不可廢者矣

烽墩 多設於邊境以時偵望蓋山西朔虜也牧邊野隄守失賊
變將隨至必相地形高聳足以遠眺者築三墩臺設軍戍守一旦
有警盡則鳴砲夜則舉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馬便於召集舊志
載大同三路煙墩共二百三十五座蔚州並屬縣接連腹裏煙墩
共四十六座代州並屬門關煙墩共二十二座寧武間煙墩七座
偏頭關三路煙墩共八十九座後總督余子俊言崇邊莫先設儀
設儀在於添墩歲每城二里添墩一座以十八人之墩設二懸樓
以施砲反非但瞭望得真砲石亦可以四擊蓋砲石所及不下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二十二

餘今以兩墩共擊一空無不至之理但兩墩相去其間一里砲石
雖及豈能一一命中一墩戍守不過十人但擊雖能擊之必
奔然連塞父老至今歸功肅敏以為一勞永逸虜數十年不輕面
下勢之所值異耳要之速於傳報以知敵情虛實虜衆多寡則烽
燧之設固不可已也顧人心玩愒瞭望久廢傳報或遲遂至失事
使總戎者修葺坍塌俾其完固稽查督守預為戒嚴則為守邊防
虞之物亦豈其微哉

膚情 嘗聞邊人之談虜情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
不越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又曰鎮守戰原野撼分守戰
山谷斷守備戰溪岸判官所統既寡則相機其宜也無虜情先後
巨細不同而應變規畫亦隨以異夫自魚臺失利虜人肆欺重以

雲中之變叛人為之嚮導，虜遂修志謂可為險，然小舉不過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而鎮而已。自十九年，虜自弘賜入，于是有太原之謀，蓋以邊徽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足致飽，以故直造朔應而入，揚武肆毒于析代，奇石之間，然掠太原必深入，深入必資，未而更福不便，看濕馳突若于泥淖，一遇遊擊則全軍危矣。故復有數旬之想，夫自謂無旬之想也，于是有紫荆之阻，蓋以太原路遠，阻隔大同，縱使獲至亦必難運，以故直入廣武，而北諸險，徑鋒于浮屠，神箭崩之，間然抵唐，蓋必由蔚州，由蔚州必道南山，非二日不能越唐，蓋非五日不能出，重丘未獲，叩關而馬力疲矣。故復有陽和之役，此虜情之三變也，方具有太原之謀也，而我日備宣府，及其有數旬之想也，而我日備朔應，則凡數年之經營勞悴

者，咸與虜左矣。夫不挈輕重較遠，通以為備，但見虜近之地，即從而為之防，是何異於刻舟求劍哉？兵法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此在制敵者審之而已。

虜候 審詢之境外，謂虜於明水灣、柳川、鋪火、焰山、大黑山、松樹山、駐帳，則必犯偏頭、羊園子、石佛堂、桃花寨、駐帳，則必犯奇嵐、乾帽山、大黃口、鴿子堂、野馬川、下水海、沙嘴、牛站口、牛角川、駐帳，則必犯大同、翠罕、惱兒、迤都山、奇黃山、駐帳，則必犯宣府，遣人亦每以是為候云。又塞外剪子、關、青梁、崇、賈、虜騎屯聚之處，駐此未有不犯陽和者，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警，或深入賊壘，虜人畏之而不敢進，遣人恃之而得以先知，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緩急何所恃

也。宜通選哨探之人，厚其酬賞，使審於探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何路為賊所必入，當據險以遏之，何路為賊所必難，當按甲以邀之，畫而張疑，以分其繁，夜而衛牧，以切其營，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

防秋 國家禦虜，四時不撤備，而獨曰防秋者，備虜之道，謹烽明燧，堅壁清野而已。至秋則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于我，得遂深入，而秋高馬肥，又恒憑強以逞，故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然兵以防秋秋盡而撤，此自常規，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則客兵承調去，聚一二千里，朔風淒肌，饋餉不給，鵠衣野處，龜腹徒延，此亦情勢之所宜恤也。至於本路上兵，仍舊戍守，而夏有備牆之役

冬則偏頭防河，皆所不廢，諺曰：冬不可以廢萬，夏不可以廢渠，蓋言豫也。若一報掣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手無措，又豈備豫之道哉？

詰邊 曩歲遼卒偷玩，開塞不嚴，盤詰鮮實，禁罔多漏，精兵良鐵皆為膏有，漢人遁逃，為之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嘉靖二十四年，督府翁萬達下令詰邊，且督諸將水道間，譯往來塞外多方巡徽，于是境上始嚴，虜莫窺我虛實，及二十七年春，正旦，督察火急，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夫一旦稍弛，虜且逞志如此，則夫巡徽傳箭之法，噉卒偃旗之令，間諜尋越之警，同當中嚴而慎固之也。

格降 往時歸正人至境上，噉軍以為奇貨，往往執殺，偽為首次

遂有南望號泣不敢進塞及乘間竊入被執抵為虜謀者夫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避其永隔天日萬死為謀竊命而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為哀憐者也登我垣塞如親所生而免悖戾卒殺之以現利貪淫將校假之以邀功甚者敗績而懼獲罪又有尋功孤級之事選殺被虜冀贖前愆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主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莫可控訴先總督嘗頒招降賞格予是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道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華僑級惜官祿亦鉅萬矣

用間 胡世寧曰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竊計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我不能耳故彼常虜掠因種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五

險後常入也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倂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道數騎也而詎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陰縱歸報我且疑且信而各遠也戊戌愈愈愈愈愈久愈疫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此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也我大同被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請彼道途設奇制勝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乃生失機會非不能用間之弊哉今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日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揭試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矣

入貢 北虜之在我朝其始也入貢於成祖之三駕其繼也款塞于成化弘治之間今上之十年二十年二十六年俺答入凡三款矣是同夷狄慕化之心若通貢之後上之人視為已安而暫勵之政稍弛下之人習為無事而奮勇之氣或急則乘隙而竊發其禍不可長也此所以威棄之命屢下而詔申嚴守慎可謂得自治之策矣然說者謂始而拒之終而許之使日有冀望不至耳心為患則威惠並著彼陽和之三戰不敵兩鎮之邊工幾就倦答屢使求貢自誓不擾于是宣布天子之威德容其向化且及邊警大息我之治備更獲詳密矣或曰貢使往往逆數竊窺我險最不知此易防也館其人于大同進其方物于京師不亦可乎右所志皆係於大同三關急要害也然關隘之置外逼寇敵內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二十六

奸惡匪可以承平而忽之者於內地關隘屬國險阻其列左方見國朝慎固封守之意 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路通舊嵐管州宋設戍兵金置酒官今廢其東崖隋煬帝為晉王時所開名揚廣道石嶺關在陽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忻州南四十里乃主代雲朔要衝之路舊有戍兵金置酒官今廢 馬陵關在太谷縣東南七十里榆社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為龐涓自刎處又五代梁伐太原刺史張歸厚自馬陵關入即此 隆州谷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南通沁州北通徐溝縣兩壁皆山道傍有水名胡甲水 國朝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伏馬關一名白馬關在五縣東北七十里又東北四十里有榆棗關漳沱河所經路通真定府平山縣界 廣德關在靜樂縣西六十里路通奇嵐州界舊置巡

檢司今革。兩嶺關在靜樂縣東六十五里南通陽曲縣。國初調太原左衛官軍守洪武八年改置故鎮巡檢司。緣以土城周圍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一尺。樓煩鎮在靜樂縣南七十里東臨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縣。本宋金縣治元改置巡檢司。國朝因之洪武二年是。安婆嶺關在靜樂縣東八十里。國初調太原左衛官軍守洪武七年置巡檢司。土城如兩嶺其西五十里有馬家會關口東北十里石神嶺關口通忻州界西北三里有橋門嶺關口其東南十餘里有楊寨溝關口南十里懸鐘嶺關口通忻州牛尾寨。楊家寨在河曲縣西北七十里舊調鎮而衛官兵守今革。得馬水關在保德州東北一百里洪武九年置巡檢司。緣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二尺。天潤堡關在岢嵐州北五里

而山之間北通大同南通本州。三井鎮在岢嵐州東北四十里三井村國初置巡檢司今革。戴郎關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元大德十一年置巡檢司緣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國朝因之洪武十八年重建。天村寨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城周圍二里高一丈五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革。走馬嶺寨在嵐縣北六十里城周圍三里高一丈五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革。孟家峪在興縣西南五十里黃河崖路通陝西神木縣洪武三年置巡檢司近有穆家峪舊置巡檢司今革。界河口在興縣東六十里路通岢嵐州洪武三年置巡檢司。孟門關在石州西南十五里洪武十八年置巡檢司。亦堅嶺一名赤洪嶺在石州北一百八十里洪武三年置巡檢司。常澤關在平定州東北八十里隋

於此置縣亦名常澤後廢。井陘關一名故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漢韓信擊趙東下井陘即此洪武三年置故關巡檢司其南三里有井陘口北十里娘子關俱路通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赤塘關在忻州西南五十里昔田父劉赤塘隱此故名。寨西隘口乃雲內縣也一名雲內堡在忻州西北五十里洪武間置巡檢司。汝濬寨在忻州西北七十里洪武間置巡檢司。牛尾寨在忻州西南九十里白馬山南麓路通靜樂縣界洪武七年置巡檢司。平州關一名瓶形在馬門東二百三十五里路通靈丘縣西北連渾源州大寨口南接真定府阜平縣界嘉靖二十年疏由此出今設有守備一員百戶一員征標馬軍五百名守堡驍軍一百八十四名又馬門關東有水峪胡峪馬蘭苑等十隘口而

有太和汛前橋嶺等八隘只各設戍兵統以千戶或百戶已附見馬門並三關圖茲得而畧云。石佛谷有二一博縣西三十里北接朔州界元末用石堡寨。國朝因之南嶺其西北有耶嶺關洪武七年千戶王原築一在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百蘭都大峪口在五臺縣東北五十里福路都路通直隸真定府阜平縣西通呼縣永樂八年置巡檢司。高洪口在五臺縣東南七十里南連石佛口北接大峪口路通阜平縣關口山洪武九年置巡檢司。飯仙口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永樂九年置巡檢司其西南二十里有孤野口又西北二十里有趙勝口。太平關在襄陵縣南三十五里太平縣北二十五里舊名故關鎮。龍化鎮在翼城縣東四十里南連絳州北接澤州。張村堡在蒲州東六十

里洪武間置巡檢司。陰地關在重石縣南二十里泐水西。重石口在重石縣北四十里冷泉鎮洪武八年置巡檢司。永寧關在石樓縣一十五里西臨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清澗縣。富龍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東接孝義縣南接隰州北抵寧鄉縣以上二關俱國初置巡檢司。今革。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六年置巡檢司。永和關在永平縣西北六十五里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十三年置巡檢司。烏仁關在吉州西六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又一統志載有蒲州大慶風陵二關原屬陝西。平渡關在吉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龍尾嶺在鄉寧縣西一百里冬結水橋路通陝西韓城縣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北森梓屯兵於此以防周寇。長樂鎮在解州東門外十里路村洪武八年置巡檢司。聖惠鎮在安邑縣西南二十里洪武四年置巡檢司。留莊關在聞喜縣東南七十里中條山南通垣曲縣北接絳縣泐峪口。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衛東一百十里南有牆堡。開山口在大同府城東北五十里山口有谷名開山谷河西有大寺小寺二口。又南有黑峪口。光毛河口在大同府城西二百里石衛西北二十里建牆堡一座其西三十里又有小隘口。陽和口在陽和衛西北十五里東面十五里東面一丈八尺名前口行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石牆高二丈又東二十里名後口南北六十丈牆高二丈八尺。虎峪口在陽和衛東北二十里東面十五里東面一丈八尺。

大。白塔峪口有二俱在陽和衛城東北大口口城三十里小口口城一十五里東西各有一百餘丈石牆各高二丈五尺。威寧口在陽和衛西北七十里東西五十丈牆高一丈五尺。白陽口在天城衛北二十里東西六十丈牆高二丈五尺。榆林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東西五十丈牆如前。碑磨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南北五十丈牆如前。水磨口在天城衛西北四十里南北五十丈牆如前。偏頭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北有大峪小峪蘆子阿毛口。神池口在朔州西南九十里正統十三年置巡檢司東南有土城基。楊六郎寨在馬邑縣西五十里鴈門關北口東山上其西五里有佳吉寨。三關四鎮在應州東趙蔚岡去城二十五里西黃花園去城二十里南護駕岡去城三十里東

遼鎮去城二十里西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南大羅鎮去城四十里神武鎮去城四十里。黃沙口在應州東南六十里北接牛槽峪南通代州大石口。龍潭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五人盆子汝家赤石四峪俱南通代州胡峪口通西有龍潭峪南通代州水峪口又有東寺而寺白樹棘料石門寬峪水峪口只今俱寒。磁窑口在澤源州南一十七里恒山石脈路通重丘縣洪武初置巡檢司上有磁窑天險四大寨其西八里又有李峪口而南十里又有大小凌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樓口。亂嶺關在澤源州東四十里恒山右脈路通蔚州。國初置巡檢司。大寨頭關在澤源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南連繁荆關洪武九年置繁家峪巡檢司。九宮口在蔚州東南三十里九宮山路通易州金章宗

嘗避暑於此洪武間置巡檢司五又山口在蔚州西北三十里
五又村路通大同府蔚州衛官兵守石門口在蔚州西南四十
里太白山舊名隘口開路通靈丘廣昌二縣宋朝楊將軍嘗守此
國朝洪武間置巡檢司其東有龜峪路通廣昌縣神仙口在
蔚州東七十里近靈河兩山相峙如鸞鴛故名路通保安石衛
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今華美峪口舊在蔚州東一百二十里
其山秀麗故名路通保安州直抵居庸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
十六年徙建董家庄興寧口舊在蔚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路通
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天順間知州史魁請徙北口關
平頂嶺在蔚州西北一百五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三十一

巡檢司 焦山砦在廣靈縣東北十三里焦山村洪武間築圍二
里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加斗砦在廣靈縣東南
十五里加斗村洪武中築圍一里二百步牆高二丈五尺壕深二
丈土崩砦在廣靈縣城西二十里洪武中築圍二百步牆高一
丈五尺壕深一丈瓦房砦在廣靈縣東北三十里瓦房村洪武
中築圍一百三十二步牆高一丈五尺壕深二丈五尺林關口
在廣靈縣西南十里林管山路通靈丘縣章泰初從平崩關巡檢
司于此其東三十里有直峪口又東十餘里有唐山口及樺澗崩
火燒崩二口今俱塞水南寨在靈丘縣西南五十里高四里餘
其北有河水寨在水南故名順城寨在靈丘縣一百里高五里
其寨峭壁如城故名又牛欄觀音二寨俱在靈丘寧遠口在廣

昌縣東南三十里接浮圖峪路通易州五虎嶺浮頭峪在廣昌
縣東三十里鐵嶺下路通繁荊關以上二口俱景泰三年築堡設
戍兵對節寨以山水枝節相對故名與饒尖密龍孟良栲栳尖
鞍五寨俱在廣昌縣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
唐縣相傳前宋楊秀朗過此倒其所騎之馬故名有戍兵其西十
里有岳嶺口金鎖關一名向陽峽在沁州西三十里嚴峻神天
中斷如關為沁石咽喉漢晉皆置關守之洪武初置巡檢司尋罷
黃蘗嶺關在汾州迤西六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溫泉鎮
在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南通吉陽州北連寧鄉石州置
巡檢司二處自高唐以南為南溫泉屬隰州北為北溫泉屬孝義
縣今名溫泉鎮關子嶺在介休縣東南六十里路通沁州沁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册 山西

三十二

縣南接太行北連沁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晉同關在澤縣南
五十里晉同谷口東南曰錦上通於沁源西抵關子嶺南入絳陵
東接太行北連沁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土河寨在武鄉縣東
七十里西南北三面阻絕深澗東面有墻今名土河村錦上關
在沁源縣北八十里錦上郡洪武四年置巡檢司黃澤關在遼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太行行絕頂山勢險峻其路盤旋曲折故名十
八盤元舊關路通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洪武十一年置巡檢司圍
三百六十步高一丈松子嶺關在和順縣北三十五里路通真
定五代末河東守險之地國朝正統八年置巡檢司黃榆嶺
關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太行山頂路通順德府洪武三年置巡檢
司十八盤關在壺關縣東南八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正構

隘又名梯頭隘在壺關縣東一百一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以形險若梯故名 樹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羊腸坂路通衛輝府輝縣 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高平縣北四十五里以古有長平郡得名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 隋置關唐因之一名江猪嶺以上有石猪之形云 五嶺關在襄垣縣西南七十里正統元年巡撫侍郎于謙請置巡檢司 查口故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按前漢書上黨郡有查口關文獻通考黎城有故查口關今吾兒峪即其地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絕頂即孔子回轍處 橫望隘在澤州南八十里太行絕頂即伏梁公望雲思親之處洪武二年置巡檢司南距懷慶府沁子城一十里有柳樹隘口路通本省清化鎮 永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十二

陶在陵川縣南六十里路通懷慶府修武縣 國初設巡檢司既革而詞寧山衛兵卒今亦罷 五度關隘在陵川縣東南八十里路通衛輝府輝縣初以寧山衛官兵守隘今罷 荆子隘在陽城縣南八十里路通懷慶府濟源縣今懷慶衛官兵守 東烏腹關在沁水縣西北五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

地曰 聖祖觀古立法凡天下兵衛關通開曠之地皆分畝為屯倚耕以守嘗於洪武二十五年諭宋國公馮勝等曰屯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於是命勝及德及安慶侯政西涼侯興等至太原平陽閭民戶四丁以上一為兵赴大同屯田無事則耕有警則戰國無養兵之費下無供遺之勞制誠善矣然而饒沃或無井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

或拿於私羨輸納或費於包攬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粟衛所雖有屯田之實而反因以侵漁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盡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此豈法之立端使然哉謂宜尋求往跡肅清也弊立為簡易之法以復屯種之舊使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則百姓不用於饋運四方不苦於預徵矣昔漢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實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千餘萬斛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使盧坦經度四年得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昔有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六其三管肥地也東而一失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十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十四

百里該地九十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八給一頃可贖五十萬八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或猶以虜騎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遊兵以防敵况近堡立寨以特耕獲虜豈能為吾患哉然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調通薄徵通而行之亦存乎其人也耳

國朝於會城置都指揮使司領太原諸衛又於大同置行都司指揮使司領大同諸衛衛屬都司者八屬行都司者十四衛各五所惟太原左衛增中左中右潞安增城州守禦所振武增中後及瀾門守禦所沁州以新置只左右中三所諸衛屬外又特設七所屬都司者七而屬行都司者三衛所之實各有定員必督於兵憲其參將遊擊守備撫守都指揮則隨地量設以司攻守而治邊者矣

又特置總兵以專握兵事焉衛所之軍各有總旗有小旗有操軍操有演武場軍也有以軍器有司而沿邊原伍之外又有常備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脩守民兵然民兵暫調赴邊協同脩守平留本地護守城池歲時散閱各州縣巡撫領之若境土雖在山西而屬於他處者爲衛二所三隸後軍都督府則有澤州寧山衛平定州守禦所隸宣府萬全都司則有蔚州衛廣昌守禦所而隸潼關衛又有蒲州守禦所焉

音鍾

范守已

新樂城即故縣之上虞亭也又東運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肸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于此又東而還項城西即縣之下虞聚也又而還朝邑西又東屈運其城而東東運至垣縣入于漳據此則虞亭正古之銅鞮縣地不為虞郭凡明變虞為垣未知何義

牟欽云沁水出上黨垣縣陽侯山而過穀遠縣東又由通榆氏縣東又而過陽阿縣東又而山出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而鄭道元云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二說不同案穀遠即今岳陽沁源二縣地無所謂羊頭山若今志沁有二源一出沁源縣西北韓山東谷一出縣東北馬園溝俱南流至交口合運縣城東又南運至陽東境又而運沁水縣東古端氏縣界亦不知何者為垣縣何者為陽侯山也山海經云陽侯之山沁水出焉其東丹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十七

之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沁水注謂沁水是中都縣入鄆陵縣于汾流則陽侯即今之綿山矣大夫介休以南靈石以東沁源以東其山脈多今通謂之綿山不知在古各有名謂也又按司馬遷修石門表云沁水源出銅鞮山屈回周風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土屋以東層層高峻天時霖雨泉谷走水小口漂送所稱沁源又與諸說相異

州道通書云澤州北望有縣即成陽縣而虞澤州志云伊侯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成陽縣兩伊侯之降焉龍于此上建伊侯祠按成陽縣是先在蕭丘後移伊侯去澤州遠甚安得通太行而請雨于此轉大子傳曰大子里田田之踐而至于桑野北書經林左傳昭公十六年九月鄭人果使詹擊祝款堅柏有事于桑山新其木不雨于產曰有事于山新山林也而新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

邑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取成臯宜陽則鳴臺之塞桑林之苑非大王之有已穆天子傳又曰秦下天子飲于蒲上乃還祭以如國鄭康成天子比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觀此則桑林之野在晉蒲北明甚止去毫不遠湯之所構在魏不在此矣

澤州志云四郭在城南大井關石上據深尺許長百餘步世傳孔子時見趙盾子聞殺實鳴犢奔至此而東又云大井關有孔子廟在城南四十里田車處按水經注沁水出太行之阜山而流運郭城而東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郭城當太行南踰道出其東沁水又東南運孔子廟東廟後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修復野王今范愛泉河中不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關立碑碑云仲尼備道不行欲北從趙魏聞殺實鳴犢遂旋車而返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南為之立廟書柱時迴轅處也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十八

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祭嘗是回車之說所從來久矣案諸書俱載孔子臨河而返何嘗到太行南麓觀其廟為孔氏子孫官洛陽者所立明甚原在野王縣北二十餘里不在山北天井關也安得車轍百步許遺于關下水經注又云沁水出山過沁水縣北而還石門謂之沁水口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據此則沁口又有車轍矣不但天井關為然皆不可曉

史記魏伐趙斷羊腸城止義曰羊腸城在太行山山南口魯豫州北口魯豫州正今所由為善道輟驛路也水經又云沁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汾陽縣漢高帝十一年封新墻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繁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是二處皆有羊腸坂也有謂晉陽西

北者為是謬矣漢地理志云雷關有羊腸城安三里而晉如羊腸是又不獨晉澤山也

忻州有九原縣志云城西有九龍原亦名九原趙文子與叔句遊處天廣觀碑亦云然余按水經注侯甲水出原平縣胡甲山西北逕入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祁連縣故城南西按祁連縣為祁藪也爾雅所謂祁藪祁藪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于春秋為九原之地也國語趙文子與叔句遊處故其京尚存漢與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後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昭公三年晉侵欽陳無字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中水又西合嬰侯水逕祁縣故城南謂之祁水又西北入祁連縣于汾流中都今平遙縣京陵在祁縣平遙之間其去忻州三百餘里安得以九龍原為九原也原平縣在今祁縣武鄉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三十九

代州新志云代方唐國秦改屬門郡漢晉陰領郡今治魏徙屬門治屬武今州西故城尋還陰領按水經云濕水出屬門陰領縣東北逕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逕涿鹿縣北縣道元云濕水出黑頭山東北流出山逕陰領縣故城南縣故城魏郡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濕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又東北逕魏亭西又東北逕句狼堆南又東逕班氏縣南又東逕北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行次縣故城北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又按郡志應州方唐國趙為代郡山陰漢為陰館縣蔚州秦為代縣漢為代王國而元魏置桑乾縣于朔州地皆在今人同部同言陰館為今代州則濕水何緣得東北流蓋山疊峻達于代郡之桑乾也

代志又云解縣穆天子至此作黃竹詩水經注曰陰山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解縣也蓋謂解縣在代州境內故但言水經注而不言出某水條下余按水經言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鄭道元注云天井水出東陞山西南北有長嶺嶺東東西有通道即解縣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馳解縣西面至曠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還竟城而西流入汾蓋言天井水出東陞山西北入汾耳其山在臨汾縣東與鹽澤相近故云天子西馳解縣而西至曠也不在代州明甚

郡志云丹水出發鳩山舊號注水舊志引方輿勝覽云自起坑春卒于此流血成川故名丹水恐未可據按山海經云謁庚之山沁水出焉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是丹水不出于發鳩也水經注云丹水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四十

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泉水山海經所謂丹林之水即斯水矣注水導源注氏縣西北至谷東南入高都縣石入丹水上雲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坑流而丹山由是俗名丹水斯為不經矣由此觀之丹注本自二水為得謂丹水舊號注水也血流成丹之說自古而亡然矣不為無據州志謂長平北山為丹朱嶺解云堯封丹朱於此關誤又有謂丹朱漢初謂丹朱葬此皆丹林之誤稱也其謂長子為丹朱封國者亦誤志稱義姑射山在平陽城西二十五里平山其阜阜也平水出焉至襄陵縣城北入汾又為晉水按水經注云汾水過平陽縣南與平水合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孤谷泉又東逕平陽城而東入汾俗以為晉水非也據此則

平水所出為壺口，不為穀始射明甚，安得援莊子之言以重其地。徐溝縣有驛名同文，蓋不可解。水經云：涇水出涇縣北山，西過榆次縣，而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而祁志謂涇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溝陽曲二縣之間矣。同文之名，其涇水之訛，晉水水經注又有原過水，而流注于涇水，而西有原過祠，蓋漢書天官傳，昔後水，水取石焉，今志作涇水，亦同前誤矣。

左傳：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遷平為祁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使陽大夫，知徐為為涇水大夫，韓固為為晉大夫，而為晉大夫，樂青為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大夫，郭城在今祁縣西，涇水俱在今榆次縣，銅鞮為今沁州東垣地，楊大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四十一

為今洪洞縣，祁平陽也，今仍古名，惟平陵馬首不知所在，祁縣驛名賈金，其以賈辛之故歟。河東鹽池，山海經謂之鹽池之澤，水經注云：涇水西南逕鹽池，故城城南有鹽池，水承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成山，又逕安邑故城南，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池，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從鹽池古驛召河，沈沙黃海謂之鹽池，今鹽池紫色澄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服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而澀，甘渥奈淡，則鹽池用耗，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縣故城南，春秋晉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池，鹽池也，土人引水灌沃，麻分灌川，數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鹽池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池之名始實是矣，觀此則今之晒鹽其求亦久而味苦不堪食，正所謂鹽

也，與自生石鹽，價當倍蓰矣，詩云：土產鹽，鹽當是苦意，歷言不苦也，近註久矣，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己，而晉其臘，當是用鹽鹽，挿入臘中，故子化同，吾且柔之矣，杜元凱訓：臘為噉，尤無義意，霍石縣而道沿汾水上，崎仄危頓，縣志云：隋開皇十年，文帝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固，以為瑞，遂于其地開鼓鑿治，則未開道之前，其險當不止此，水經云：汾水南過冠蓋津，注云：在今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開道果石，就路鑿帶，巖側而去一丈，或高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為魯鼓橋，晉通古之津，漢亦在今之地，險也，按冠蓋津，正今霍石地，為工木施之，先當與龍門同一險，坦矣，桑乾河水，經臨晉出桑乾縣西北，上下七泉，即津水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又東南石合濕水，濕水出霍縣界，頭山一曰治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四十二

至此相合，桑乾濕水，並受通梅矣，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如渾水出源城，魏鴻縣西南五十里，東流逕水圍縣，又東南至班氏入濕水，以今考之，元魏桑乾縣在今朔州馬邑境內，而漢之陰館為今雁州山陰縣，亦與馬邑接壤，班氏則在今雁州東北，也是桑乾出馬邑縣，石合山之濕水，至雁州東，與如渾水合，古則隨地異名，今通謂之桑乾矣，但今志稱濕水為渾水，又謂為桑河，混即桑乾之源，則非也。國語：子夏教後，而汾州志以為在其境內，水經注云：徐水出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逕制仲城北，又東南逕于夏陵北，東入河水，經云：河水又南逕于夏石室，注云：南北有二石室，側臨河屋，即于夏廟室也，又云：橫漢水出三累山，東流注于碛谷，側山而南石室，西北而各有二石室，皆因河結，輸運局，據此，北坑室上

有微河石湯、歷國、飲似、是地、遊、歷、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即此、由是而觀、不在汾州、明其

河汾無關錄

關、善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字內之、罕有也、

新唐書、突厥圍陽、帝、雁門、帝、從、圍、中、以、木、繫、結、高、柱、汾、水、而、下、多、兵、赴、援、今、雁、門、近、浮、治、而、不、通、太、原、主、汾、水、絕、遠、史、言、失、實、

晉水、潞、行、類、間、越、而、得、濁、怒、號、特、甚、難、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涵、潞、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適、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閘、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

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目、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陋、亦、復、不、知、所、事、甚、為、可、恨、閘、勢、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水、世、之、業、故、予、謂、閘、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達、鏡、而、下、通、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石、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種、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道、實、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

輸次志水利 權鈺曰水利之興其來尚矣
即神禹盡力溝洫成周設主運人之遺意也
以代天施以益地利以供國賦以育民生胥
於是焉賴之長人者誠念小民之休宜各渠
定為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天役均其水程此
其大綱也仍令擇人經理毋受賂私鬻期
挑濬毋曠日費財捨閘輪濬毋恃強奪利
啓閉以時毋淤塞累眾登報以資毋影占
偷竈誠如是則法制一立萬世水賴爭鬭息
而訟獄省古鄭魯編梁之陂谷口木泰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四十五

諒不再見於今乎為平時略不加意一旦有不
測之干而欲暴坐冠紱風伯何益哉
張鶴騰曰先民有言地者諸生之根菀水者
地之筋脉具材也禹治水自冀始而經孟視
諸州獨勞蓋茲上崇山複阜其水枯旱而運
淤壅而難旱時有流火十里刺水若喝
飲焉均程聲幹諸先生論之辨矣獨計
地有上下田有遠近而百姓一也勺水漸霖雖
不黔然待命勢必先上渠數復被橫方及
下流至則苗稿矣孰若一上一下連後連先

陽軍先上渠而沿下陰軍先下渠而趨上
庶灌溉均無不公之歎血脉既通地利自溥
將人和天助而陽亦時若矣

風俗 史記事曰嘗讀周禮見鄉師鄉大
夫最重矣其次黨正里宰皆得與鄉董州
里之政而咸周化洽秦漢以來亦有三老嗇
天鄉亭檢民善惡而民有但聞嗇大不聞
郡縣者矣我 太祖損益千百之制里有長
甲有保鄉有約黨有老伴互相糾正當時民
醇俗美不讓成周詎意今功全旁午而教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四十六

頓乎誠遼重鄉約或里甲士夫有行者米
請之如鄉師鄉大夫之例而約講訓與什伍亦
相表裏凡民間有一善與眾揚之若異之有
一不善與眾戒之朴記之皆貴不在富貴不在貧
又據者有書與人以自新之路而不可則風
聲一樹遠邇響應寧有俗不三代也者何也
官與民疎不免俾舍相親彼固升者指視不
可欺獲戾于眾勢無可逃故其言易入其化
速而自右訓民成俗者不能外也如曰是
將滋擾則因時廢食一說也

賦役 闕模曰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
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
國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移民之衆
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即年之老少以從役有
均人焉輪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而歲
不過三日蓋佚之也後世政煩令劇至有銀
差力差之說營辦多方勤動不思而吾民
始重困矣漢王符有云療病者必知脉之虛
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
可長為國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政務可息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七

而國可安今日賦民之甚者莫大於里胥
欺而低昂亂蓋貧者無貲以求於彼則有
貧之實而不得實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
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賤富
者愈富愚民轉相慕效以為不知足不足以
自庇也此其敝宜一日之漸哉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白公棟創之
東阿後司國計者以為便遂著為令甲山陝
海湛固不盡然一舉於此法

平定州志職官 愚按漢左雄疏略吏數變
易則民不安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當計至闕
內候公卿闕以次用之今俗浸離敝巧偽滋
萌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營辦為賢能
理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化斂鉅之
教生於明賢舊尸之禍成於善惡並司則項
背相望而同疾疾觀政於亭傳責成于期月
虛誕獲譽拘檢離毀踴躍升騰起等諸匹
考奏捕獲亡不受罪會赦行賄獲見洗滌干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十七冊 山西

四十八

古吏敝確言：剝骨 我朝吏治沿革季獻
吉業詳之矣僅廟堂食誨譬如琴瑟不調
必更而張之期于可鼓則左雄氏所論威福
路塞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賦斂之海
息釋此其道何難哉
秩祀 愚按祠廟自祀典神祇外古帝王如
太師太傅非民間所得祀東岳非本境所宜
祀關真君祠不時增建多至二三十處與其
節不在祀典者皆贅祀也如姑女祠星君神
祠在府君祠姑安不經皆淫祠也春祈秋報

以社以方數于風雅 太祖高皇帝許民間每
里一壇今祭五土五穀之神以里長主祭一畢
飲酒其中如鄉飲式載在會典今民間俱廢
不行而但取小大主龍主等神竇禱雜奏依
樂士女綴觀甚為不雅司風教者宜考古正
令尊制厚俗庶使民不惑于非類波之然興
於禮教云

孟縣志按經國之制築土為城聚型為墜以其
設險固國有神道焉故自唐宋以來相國致
祭然不以我起非古典也 國初承前制城隍
封廣新侯既致之以人則親之以像固無怪者
三年改正祀典止稱城隍之神與山川雲雨等
合壇而祭則以地道事之矣然則常事之所
宜壇而不屋主而不像始為得其情狀仰合于
聖祖者正之與今乃觀然堂陞而燦然冠冕
是身宋世舉徽清之謬者善也蓋聖王設制
之本意哉考禮君子不能無議於此

寺觀 自三代之治廢而佛老之教興而寺觀
之設始偏於天下天蓋異煉形羽化之術既
足以移鄉人之好尚而崇山幽谷之奧又足以
來文士之登通且刻印具官特教祝釐亦制
典所不廢者安得而不忘邪然古者絕地天
通民以不瀆淑譽獨怪若地之人無間賢愚
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特惑於禍福感應報自
立寺飾偶像木抹碧塗金拂經陳典莫此
為甚噫是謂不知類者也苟移此心以事君
則為忠臣移此心以事父則為孝子推仁者智

者能仁者急愛親而不遺智者權輕重而不亂

征權 宋設酒務以辦課利立稅亭以徵商稅其總制司所取則商稅酒課額外續增者耳至於二者之常則名故存別入收帳總制錢不盡該也元初酒醋用權法至元二十二年悉罷聽民自造而定其課入俾各輸鈔貫按季解發今也亦然
鹽法 宋主之法貯鹽於常平倉官自運賣後今鋪戶街前 取鹽運赴縣倉 納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上

御力錢則官給之百姓計丁給鹽而徵其錢以充官 迨其弊也官取民丁之食鹽高買取錢以供別需至今人戶所納鹽錢則立為常賦鹽不得而錢不可免矣今也亦然
匠役 凡工匠皆隸於工部役於京師有住坐者有輪班者又有存留本府而執役於織染局者大抵住坐者則厚食於官每月止役一旬輪班者則周而復始每班止役一季役滿放回填給勘合執照若造作數多奏聞起取若無工可造聽令日行先是各色工匠

編班不等洪武二十六年照諸司役作蟹腳更定班次或三年或二年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除其一役老疾無丁者免其本月法至備而恩至淫矣後因住坐存留者或有逃故輪流赴工者或有失班仍命清軍御史行各府州縣清軍官清解進冊繳部然有納價准工事例司清理者宜審處焉
役法 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 馬 民之眾寡以起役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上

鄉大夫焉即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難衆而歲不過三日蓋供主也自後世政煩令劇有正役焉有雜役焉正役者里長甲首十年輪役一次轉以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又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為老人給以教民榜勸善敦俗有禮類以徵收稅糧有書手以典司冊籍總小甲以巡捕姦慝皆所謂正役也雜役者有以鋤代人者曰鋤差有人自應役者曰力差亦政所不可闕焉者但今之正役索費百端有以燈油錢名之者

有以柴炭錢名之者有以程錢名之者有以折乾錢名之者有以管飯錢名之者有以銀硃錢名之者有以券馬錢名之者有以文應錢名之者加以里老之科害而民困不可言矣難役則出入於里胥之手貧者無貨以求於權則有貨之貨而不得貨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主則無貨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賤富者愈富遇民展轉相承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甚至賣田而鬻男女或死之而轉徙流離遺斷多事或派之以買馬或派之以糴糧買草遠

使村墟成望忍聞此語歎嗚呼弊也久矣漢王行有曰瘡痍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故爲可息而國可安愚深以望之執政者

名宦 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吏治卓然可稱由當時長吏不數易二千石以下雖自辟官屬而文禁疏闊頗得與民便宜以務教化爲業或拜則天子親見問覽考其得失而以治行聞者寵之臺書黃金賜爵至關內侯公

卿缺則往以次選所表用之故天下才智經術之士各得一其心志耳目以圖久遠吏治修而民蒙其利也明興 高皇帝以敦實務民曉細吏治數傳之後天下猶想見其風采是時 國家法例未盡意猶近古百執事以九年叙滿其功最著或入爲列卿或長藩臬弘治正德以後率三歲一易或再歲一易而需其最以上之 天子之庭者率習文法虛管絳治簿書爲首功與士大夫世雋茂才願希務民亦要爲轉徙而無固志豈其才之不固

興亦國家之制有所未仲興或興古者之意寢遠矣

教官 古者學校之制編天下而不特置師儒之官以歸學宮其德行道誼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獄訟因爲舞雩歌軍旅祖豆之所習習徒之屬以領之其師而事者曰三老三老者詔于天子無非而此大學之略也下及州縣歲時會民讀法亦自州縣黨正領之別有鄉老贊賢大夫書其賢者能者以獻於王德尊而望重其教易行隋唐以來

廣置學宮采秦漢故事曰博士博士之秩不及百石而列日輕而教顯放失矣 高皇帝定天下首詔諸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脩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著於朝者或指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當作其宗唐宗以後稍集所司議政者為令凡郡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歸天下諸郡縣歲貢之士鎮已而其至也長州縣者與監司藩臬者之臨率以簿書升斗之吏當視之而不復知禮貌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河南

手五

以尊其權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間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按故事亦必特以授州縣之吏而止其取士也太濫其待之也太褻而其歸之也太輕嗚呼今之為輪轅者天者必擇匠氏之能者學其鎮東學其真然後輪轅者矢之材可飾也而況於國家之養士乎淑譽頗憤惋焉 國家發議中古者尊師之意然後人倫明教化可興也

郡縣志 縣取土鹽昔時民得自便無禁斂之例自隆慶間鹽使者議給煎戶印而定額起課每鹽百斤領票一張納銀六分然猶未甚困也其後發京日增課銀亦日增無論煎賣多寡一縣皆名散京計票取銀今蓋至一千三百票徵銀七八兩惟此孔急民不樂煎甚有池寔已圯而重銀未豁者竊恐產鹽微利將不久而亦涸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河南

手六

靜樂縣志

盧牙一山崔嵬特拔高出雲霄而

修磚壁據可數百里軍武朔州處北麓忻州峙東麓奇嵐五寨處西麓康縣靜樂處南麓而山之左與盤道梁等山襟帶相連曩時林木參差千霄蔽日遮障胡虜儼然天塹長城通來禁今稍弛有借稱王府勢宜所恃者有假託青木橋梁採取者有貧民小戶盜販圖板者絡繹道路日夜不休迨惟建置之初勘破全晉之形勝以為中有軍武關東有雁門關西有偏頭關皆通賊路口中外咽喉之地故設兵禦備屯軍戍守有加山木蕩然而屏翰盡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而

五十二

則自登以南并州以北何處非胡馬長驅之路即三關亦無險可恃矣 知縣王近愚包修城垣疏略盧牙禁山砍伐殆盡道路四達虜騎無遮從水泉營下奇虞入靜樂從軍武下軍化入靜樂俱為坦途嗚呼即至大同地方郡有街邑有所修守有資以救難處極邊安靜如堵靜樂接壤沙漠巨衝要害不減于大同況東路雁門關元設雁門千戶所迤南四十里為代州設振武衛有六千戶所又有守備統軍一營守禦之西路偏頭關千戶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為奇嵐州內設鎮西衛有五千戶所亦有守備統軍一營守

御之中路軍武關與東西兩路並稱重地號曰三關

迤南一百八十里為靜樂亦宜設一衛所防守以徹兩路之制但添設錢糧招軍馬似有難處者察得平陽潞安澤沁等處有元設衛所者 祖宗創建固不敢輕議革今時異勢殊邊方為急腹裏為緩澤州與河南接壤係腹裏地方並無邊情設軍山衛止以彈壓盜賊防備不虞他衛皆立所獨軍山有六所若調一所於靜樂在軍山猶為不少而此處良足多矣 余嘗至雁門極奇石見諸山往來有斷削之處遠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雁門抵應州至蔚東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而

五十八

三關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王而極于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遼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關始至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至遼東皆非雁門奇石應州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關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而則雁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關始至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則所城者愈遠也 考之舊史宋嘗於邊境置四

軍曰崇化曰火山曰奇嵐曰樓煩奇嵐雖重兵而移
道嵐谷樓煩難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奇嵐本以奇
谷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管之後以漸南徙獨崇化
為今之崇化玄寧武為近火山屬有偏頭主偏頭為近
寧賀今曰二關之所崇也於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雁
門也李牧備雁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遺禍之深深不
亦大可慨哉

繁峙縣志

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口南對五臺十口舊在山前
今在山後謂之後口地皆渾應而遼屬山西嘉靖
二十三年設平刑關軍備一員總領之至三十六年北
移新設軍備一員分凌雲迤西六口屬之而平刑止
隸其四北樓舊有遊擊一員領兵三千以備宣大三
關調遣今蒙巡撫魏政為參將專備入援總管
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庄百餘座 晉代三潘
爭占為庄後皆勦平遷林今為渾應居民所據此
山謂之繁山林不封殖為山而溝離近被居民砍伐日

見其濯矣十口形勢大石小石如起馬蘭為蔽衝賊
入數次北樓後軍次之平刑四口皆總於長結鎮密
口若二處不可則四口皆不足恃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
居民甚少皆係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命不
逞之淵藪也往為他郡豪右及振武衛官侵虐已
業間有不得具平者即投獻 王府幸備多有妻妾
子孫如林自相師弟世世不絕而愚民徭供奉之費亦
甚矣山內有戍口南峪口白坡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
至北直隸地方近日沿途添設錢糧以為入援之備然
道路紆迴數百里想緩不及事大抵縣治雖十八里而

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樁處地宜富遠最為難
治有心於化理者其深思之

平刑關 本形形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接雲丘 平刑鎮口

三關城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接洋 縣界前段地蘭司後段官軍把守 圍城口 縣東北一百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六十二

保德州志疆域

保德州在太原府西北隅東而廣一百一十里南北長一百四

十里周圍四百里西南由土門鋪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

共一百八十里稍西由馬家川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共

一百六十里稍南由有谷小水山至神木縣界一百六十里西

至韓家川河畔四十里由有谷大堡村至永興堡共一百

二十里西北至柴家寨河畔三十里由有谷縣城三里至孤山

堡共四十里榆林兵馬從此渡河過州入橫東北至鎮近鋪河

畔十五里由有谷水寨寺至木瓜園堡共四十里至清水

營共七十里至黃甫川堡共八十里東由天橋鋪至河曲界三

十里至河曲縣城共六十里由高地凌至河曲界四十里至三

岔堡共一百四十里由屬門寨刺至北京共一千五百里由

王亥寨至河曲界六十里又五十里至牛欄村係保德州地東

南由胡家莊至苛嵐州界七十里又四十里至蒼水山係保德

州地南山大塔鋪至苛嵐州界七十里過水峪觀由三道梁至

苛嵐州西門共一百七十里由一道梁至苛嵐州北門共一百

八十里從此至太原府共五百里由太原府至北京共一千

七百里至南京三千七百里

論曰保德過河而城東北至正西皆河也河自天橋過城下皆

西行至韓家川則折而南形如偃月凡一百五十里而還河外

俱有谷縣地俱秦虜一焉可到者嘉靖間金虜七犯保德饒有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六十二

天下郡國刊病書

第十一冊 山雨

1. 1. 1.

定自

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雨

六十四

圖一

十二年春，詔使都水長安縣典史督修順十八州縣民家修治河堤。其
長安、宜陽、郿、陳留、列州不足，募二百四十餘里見之。從轅傳為水也，據司
在縣西北四十里。嘉祐初，地名轉為水洪。武元帝在，此修牙橋，以大城周圍一
里高一丈二尺，東西二門，舊屬保德州。嘉靖五年，長淮改屬河曲，今移置於縣西。
北六十里，唐寧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六

代州志 屬門外關盤道梁而扼塞縣屬門東關到平川面顧則盤道梁分小泉
則水峪峪略與蘭蘭越小石大石永安關城建雲蘭蘭為今平川面顧則和如軍八
高小蓮夾柳水離高古蘭馬是析名十八隘焉也自宋而之而陽明堡正走
晉陽道大中丞孫公守撫於備使強公惟誠念其城大而外非垣墉其聘屢不堅乃石
其基增其墻而出然而不則倍之 代臨遠常當出入其地民未可以聚聚設
官為之堡鄰村中民有為堡官堡有嚴關連官無守之責不通百人百人能聚聚耳耳
至今則大斯又省供收收入大都則間有不及且民亦苦惟稅或五里而一入堡
則間五里內或有微供入大堡大堡合三堡之無非二十里內之丁稅守之則數千
衆本可以待日破也五里內其控援者不希矣 解州使者稅於成化三十二
年督理備陳率武屬門等家拆屬門道嘉靖戊午以三關連地多八百里警難
通制乃分三路設偏寧道夫已未改偏寧道為奇虜道能偏關間更設寧武道久之
積太健有甚矣也便鎮其地而在屬則若則雖廣武平刊北據三倫禦仍佐代
州稱屬平道是又沿制東洛北魏而秦府長豐墓下四 洪武始有守備府嘉靖十九年
為建塞入延內火砲梁如華溝入而祀太原之而連數日見賊賊以重將鎮代乃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六

三關屬守備三遊擊將軍一題共官兵俱使一題兵輪駐守各一信地而各傳機糧
顧督撫經人等中計制自法逆竟將所屬兵後廣鎮肅入紀都州縣之則自六月
於我代防之仍概守赴清軍解傳也則盟法亦不道盡地而分甚防亡何以揣道盡已則
人所慮乃設守天兵其倭使及偏軍山皆要馬不通遂成萬念各守信地其都州縣吏兵
則自十月選太原 休雅 廣武 張南十三里至廣門北口十里至屬格馬係十
里至北口南口十里至代 廣武而二十里至入和蘭六和二十里至水動以水動
二十里至吊輪德吊橋三十里至廟鎮廟廣三十五里至石匣口石匣十里至
武必陽武三十里至古蘭口古蘭三十里接寧武省之霍板寨 廣武東十五里至
水峪口水峪三十里至胡峪口胡峪二十里至胡蘭口胡蘭三十里至茹板口
茹板三十里至下石口小石十里至大石口大石四十里至北橫北橫五十里至太
安鎮太安五十里至關城關城五十里至接平關關之平關鎮 廣武北澤州之
傅峰代者縣山南孤山等墩廣州之傅峰代者縣山南羊溝等墩山陰縣之傅峰代
者縣山南北略等墩而傅峰忻州者北則縣霍板寨則縣代橫林寨至孤山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鴈門郡代郡漢仍秦鴈門郡界連峙馬廐及大同之東代郡則今蔚州高帝命陳稀監趙代兵稀反代高帝誅稀定代地封子恆為代王都中郡則蔚州東二十里有代王城是也代王入嗣天子脩代采功史記註云中都乃汾州平遙縣者亦誤蓋汾在漢為西河舊志以代郡山川人物混次而類編者似以代州為代郡不知州名代自隋始 柏林寺在晉王墓之側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建之以奉王香火院內傳遺像一軸其七人王若緋袍據胡牀坐其石冠王冠而衣黃者亞子也其在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二東嚮侍其二西嚮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七 山西 六十七

侍莫知為維王挾天睨視王王曰妙畫筆為王薛王如
此畫畢工 武宗過代寺寺持真像王今奉像留寺中
銀銅今開寨然開一升砂止洵銀半錢蓋金氣之蓄加此

忻州志

忻三遠孔道全皆後藩誠重地也唐宋成石嶺城二關郡置防禦團練使 國朝邊防在雲中鴈門以此為內地遂不設兵然與沁源平定相提而論則道腰有分矣彼皆建所此何獨無之嘉靖庚申歲虜由寧武諸口入犯受禍甚慘者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四等軍都一帶平衍虜渡汾河直抵郡城入雲內口過赤塘直抵省會撫臺魏公長慮調太原沁成防秋沁人憚往返咸願析附竊欲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戍實之因郡糧額重兵食難議未果尋亦罷戍僅本郡壯兵二百餘耳虜款後率多調遣近年調發幾盡僅一且有警驅市兒登陴恐無濟緩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七 山西 六十八

寨堡 故郡堡 治東五里 東樓村堡 西樓村堡 段家庄堡 治東十里 曹村堡 石家村堡 魏家庄堡 治東十五里 北胡堡 太延堡 治東二十里 令歸堡 董村堡 治東二十五里 雙堡 郭家堡 治東南十五里 虎頭山寨 遊邀堡 治東南二十里 龍王寨 定興寨 治東南二十五里 黃堂寨 治東南三十里 新庄堡 治北三十里 代郡堡 治東北三十里 以上未置鄉 蘭村堡 治西十里 晏村堡 治西十五里 白陽寨 治西一十五里 白石堡 治西三十里 月除堡 南張村寨 俱治西四十里 馮村堡 北社堡 西社堡 石水村寨 下舍堡 俱治西五十里 高家庄寨 治西五十五里 田家峪寨 三交堡

保治西六十里 魏家溝寨 王家寨 保治西六十里 蔡大寨 保治西七十里 官庄堡 保治西五十里 高崖寨 保治西七十里 牛尾庄寨 保治西一百里 上寺堡 保治西六十里 蒲閣寨 保治西七十里 沙溝寨 保治西九十里 豆羅堡 麻會鎮堡 保治南二十里 關城堡 保治四十里 韓嚴堡 保治東南十里 西張堡 保治東南十三里 以上集賢鄉 匡村堡 保治西五里 連庄堡 解原堡 保治西十里 流江堡 保治西十五里 張村堡 依提寨 王要村堡 保治西二十里 合索堡 作頭寨 保治西三十里 東呼延堡 楊家庄堡 保治西三十五里 下關峪堡 上關峪堡 保治西四十里 六石堡 保治西二十五里 西馮城堡 嘉禾堡 明望寨 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六十九

保治北三十五里 南營也堡 奇村堡 王村堡 保治西四十里 苗庄寨 保治西五十里 朱家寨 保治西六十里 以上九原鄉 北趙寨 保治西二十里 秦城堡 賴村堡 尹村堡 保治西二十五里 南高寨 保治西五十里 東高堡 西高堡 保治西六十里 陽胡寨 保治西七十里 楊村堡 保治西二十五里 泡池堡 保治北二十五里 部落堡 保治北三十五里 淤泥堡 吳家堡 保治北四十里 忻口鎮堡 保治北五十里 元時成兵正統未肅入有石匠常村是 四十里 騎乃引去 高村也堡 保治北四十里 以郡關郭塋早薄由土漸頽貧民艱於脩築竊欲乘戍卒更高厚之以當事議撤弗果請萬一虜侵恐不可守雲內赤

塘一帶西南直通晉陽唐曹出沒東高西低地俱平衍唐渡沙河即可長驅抵郡均之當慮寨堡即星羅乎第可守者黃堂明望虎頭龍王高崖朱家寨貓寨東樓村北胡高村忻口堡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平北趙張村之變惴惴破逆警棄去多伏深窖嶮溝視脩理不啻驅之陷穽也似當酌助官脩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安宅其中庶有固志第未易言耳 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香火僧無精行資民為僧傭作者挈妻傍居流娼傲居僧舍蕩子諧理藉資衣食者更從吏之深可扼腕緣胡元素崇佛教故盪觸至此計非庶居人人不可第鄉人就此避虜歲時祈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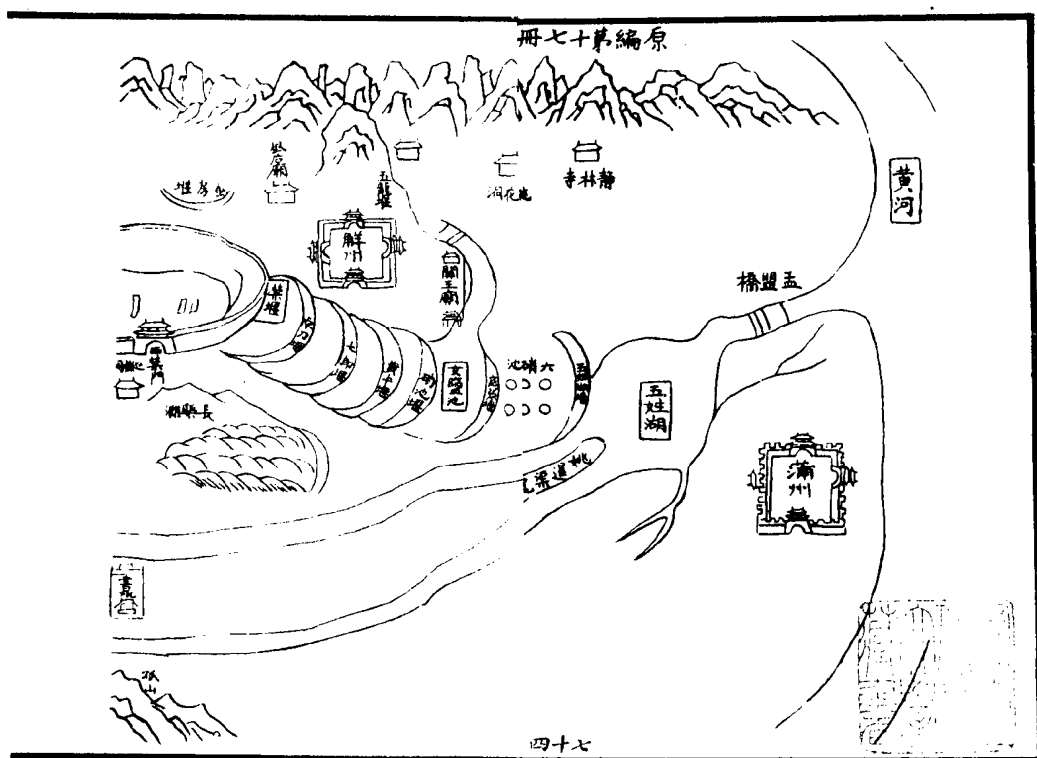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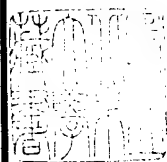
未易議革也 郡田賦先年分丁站春秋四項徵收歲首先北丁站踰月而報完亦歷驗發後始徵夏秋輸亦十之八轉輸有儀而違報之外王糧亦完十之二三近行一條鞭法管糧官專督之而丁站十連共三矣前人催科之法有第通負甲乙奴徵者民恐己之甲也則遞輸有不問甲乙間攝者民懼攝之不測也則爭輸有勾牒己具而故稽之者民畏牒之或下也則亟輸郡民急公者固夥其情適者三法皆不能慎即拘及且懷金受笞而去不得已先責多逋者而站銀混於派中丁銀數大遂得規避違糧急踰星火隨徵隨解通民探知解完即不輸訥而王糧以違為常不能報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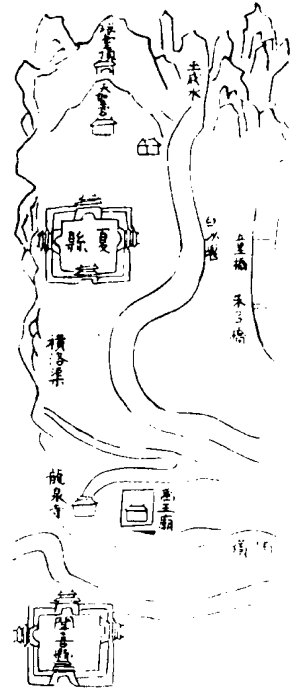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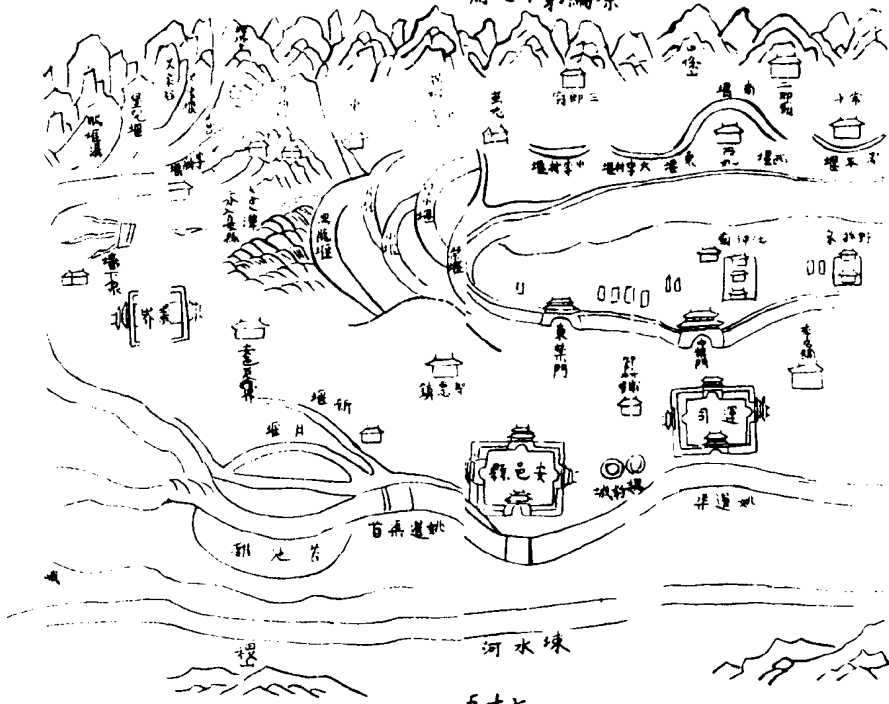
庫無剩金、上供之需未開徵時、即催解完、東支西吾、官甚病之、乃知雖有良法、使良民而頑民、則敝便全完而通欠、則敝法固無如人何也。郡糧昔年定則、皆丈地書識、上下其手、多不均平、緣官不能履畝、即履畝亦不能區別地色也、但懸絕不至膏壤、姑聽其舊、然有必當變通者、如符村重新高留白村平張淤泥等處、多有斥鹵砂石、無歲不派、無歲不通、空名鮮實、反使通糧者引以藉口、大屬亡課、蕭樓郝曹金哥等村、段石等庄、新漲引淤之地、穀粟不膏、倍收十三中糧十七下糧、無糧者更不知幾、似應清刷、柴派上則積荒議蠲、重則議減賦、稅既均、催科亦易、竊曹建議及此、因首地糧經報部不果行、因思將此地加額、每畝

以一升五合解量、贍庫餘入州總、則部額如故、而民賦亦均、或難民裕。國之一策也、敢告之來者。郡南門外舊有王家庄、渠東門外渠野場、渠故郡渠北、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糧派上則、郝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輕糧、近年開渠上流淤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久不當下地之收、獲竊意合前後村通勻水利、亦合前後村通勻地糧、乃為均平、不然、訊村民願水地者、則計水所到而徵以上糧、願旱地者、則徵以下糧、而某勿侵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郡山多石、薪木絕、火、后炭南賓陽曲北賓玄岡、數日始得往返、玄岡路遙崎險、陰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艱也、衆謂東西南

亦度石炭苦不能識、因募陽曲、窰戶令開鑿、後冀皆言頑石無炭、避去、設有虜警、積薪當慮耳。

之矣。





池之大患全在客水故環池遠近各因地執築堰以防之其詳載于叙渠堰及渠堰志

三

八

史 171—791

金家市注於黑龍、四北又有長樂園亦注於七都故渠東渠以及
八都、渠口集以及湖、治其擇者也、導其通以導若池、溝、渠、水、
節、五、林、治、其、之、者、也、切、水、脉、者、權、於、北、而、多、於、東、而、先、於、根、本、
而、後、於、標、末、惟、嚴、其、防、障、於、東、而、之、近、板、而、於、桃、運、渠、水、源、流、歸、
留、之、處、而、改、道、而、加、導、或、則、客、水、不、浸、主、水、無、恙、皆、探、究、而、澄、儲、
足、矣、

盤池在中條山北麓、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渠、長、六
十里、廣、七、里、周、一、百、二、十、里、近、安、邑、者、為、東、池、近、路、村、者、為、中、池、
近、解、州、者、為、西、池、三、池、皆、以、是、得、名、池、底、淤、泥、滋、生、盤、根、形、如、水、
晶、夏、月、始、陽、蓬、蓬、而、風、動、漣、漣、結、盤、根、先、深、盤、厚、可、勝、行、五、板、上、
水、約、三、寸、絲、騎、浪、花、落、板、即、成、顆、粒、古、謂、之、淺、生、盤、今、謂、之、平、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五十九

歲、史、特、麻、小、而、則、邑、亦、明、故、曰、顆、粒、宜、及、時、撈、獲、若、過、大、而、盤、
復、解、散、於、池、水、地、板、不、能、生、盤、則、或、打、之、碎、雖、相、雜、味、亦、不、正、
而、中、池、比、百、步、許、有、深、渠、一、二、里、味、甚、甘、則、必、可、盤、得、此、水、方、或、其、
而、北、也、又、有、分、盤、池、或、權、地、高、阜、專、開、之、中、實、必、盤、盛、建、後、源、
皆、不、可、食、時、或、生、硝、亦、不、可、食、而、六、下、池、及、計、林、諸、間、每、水、出、則、
奔、馳、如、盤、池、為、盤、建、若、池、在、安、邑、東、於、盤、池、亦、切、近、故、盤、池、有、盤、
修、牆、有、堤、皆、以、障、客、水、而、護、盤、池、者、也、
地、為、之、以、盤、盤、其、上、方、也、每、臺、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丈、
四、尺、盤、雖、一、下、引、上、灌、以、茅、然、三、場、每、歲、額、盤、四、十二、萬、引、料、臺、
四、百、二、十、座、若、盤、草、十、有、六、萬、八、十、束、戶、八、千、有、三、百、三、十、四、盤、
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百、有、四、座、郡、道、皆、六、其、盤、戶、惟、中、場、

三千、十四、東西、二、場、皆、二、千、五、百、有、奇、云、呂、道、於、氏、曰、料、臺、
積、實、皆、不、肯、多、若、撈、獲、非、時、或、收、泥、沙、硝、鹼、園、課、雖、充、不、禁、食、
用、俾、然、而、折、矣、且、料、有、其、急、更、緣、為、折、除、或、換、極、近、歲、編、定、料、臺、
次、第、每、掣、正、撥、臺、次、給、案、此、可、未、久、行、者、也、
道、院、有、定、所、盤、池、既、有、三、門、三、門、中、門、者、或、官、出、入、不、便、開、院、
撈、辦、之、時、多、由、中、場、然、則、近、道、可、速、者、勢、於、而、正、故、金、龍、前、象、華、
一、所、天、有、大、火、之、災、其、之、災、蒸、沸、湯、急、須、得、水、連、丁、安、能、遂、欲、
富、者、顧、人、撈、辦、資、力、不、能、支、又、其、打、草、修、版、諸、役、率、多、通、典、若、
三、場、撈、辦、仍、然、於、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撈、取、則、金、龍、薪、水、所、
便、甚、矣、民、利、亦、均、至、撈、辦、之、時、重、皮、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
厄、苦、不、然、前、北、渠、開、門、強、出、間、有、傷、損、亦、甚、難、也、
制、人、輸、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八十

之、盤、就、在、最、盛、或、納、銀、運、司、亦、未、就、存、積、獎、通、年、或、拘、集、各、處、盤、
高、店、戶、中、戶、手、人、及、有、力、者、販、名、子、官、先、輸、銀、價、然後、支、給、號、曰、
路、費、又、及、通、法、學、華、本、引、則、上、商、重、國、今、幸、其、免、大、
項、定、以、歲、輸、盤、三、十、萬、四、千、引、或、化、二、十、二、年、增、課、十、有、一、萬、六、
千、引、共、四、十二、萬、四、千、引、以、一、十二、萬、六、千、引、為、存、積、二、十九、萬、四、千、
引、為、常、股、除、各、項、食、鹽、三、千、引、外、統、以、定、價、每、引、三、錢、二、分、計、之、
可、得、銀、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四、十、兩、八、錢、輸、運、府、以、濟、邊、需、餘、書、
輸、山、西、而、販、司、抵、民、權、之、通、以、者、而、至、正、德、十、五、年、間、該、湖、府、奏、
請、課、鹽、戶、部、題、奉、
欽、依、候、明、年、盤、花、生、結、行、要、守、必、謹、遵、親、詣、
盤、場、檢、點、鹽、丁、除、額、盤、資、今、先、行、撈、辦、餘、外、另、撈、二、十、萬、引、奉、行、
之、後、如、果、官、民、便、利、以、後、年、食、務、照、此、例、施、行、餘、鹽、之、輸、實、於、子、此、

天啓四年四月巡按山西御史李日宣請以解
蒲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以運使兼攝知府
運同兼攝清軍運副兼攝管理運判兼
攝理刑奉 聖旨吏部知道

解州志 河東鹽運司在州東四十里安邑之路
村唐鹽歸度支五代漢置榷鹽使於解州
宋以守貳領之總其事曰制置司元初置轉運

司於至元 國朝大順間始隸山西布政司編
戶八百二十二鹽丁萬有七千五百四十八分脚
道十有八供籍蒲解安邑十二州縣

解鹽池上

解鹽池在州東二里中條山麓長五十里東至安邑縣南十里間七里周迴百
有二十里去平地深數尺如盆底水常停潞汾瀾澗下作鹹而時時或有鹹惟
盛夏風日炎然生鹽獨多且齏故俗曰鹽池夏日近安邑者為解鹽東池中經
路村城南二里為解鹽中池在解地者為西鹽池三場亦因是名池內北百步
許有淡泉其水清冽必待此水方結池外澗澗谷水皆向來奔赴池水潞則
雖不止故歷代皆築堤堰及禁塹 如解在解鹽池西北七里據地高阜唐開
元中置女鹽監於解時政生鹽課皆不可食其後水敗但生魚亦齏又生硝亦
名硝池北受澗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谷谷之水泉能滲透民田屋至
于澗澗太則東趨禁塹為鹽池舊故築塹池堰以防之城地澗受女鹽池水
地勢亦西高東下水潞為池故東築永安塹又東築七即塹以重障之城
刺澗內有數泉亦受城地澗以上諸水切近禁塹中築卓刀堰若風雨大驟潰

夫尤為池之要害焉內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賈瓦三曰
金井四曰銀針五曰小水六曰大水七曰王草八曰水潞亦能南入女鹽池
為鹽池也 解州在二小池之南十五里源出中條山頂北流經紅牆澗澗
以東流入澗澗水潞東二里有張公泉在山中澗澗以數十老婦挑其水
解州制其泉販賣而此二澗泉水大與澗池亦相涉故舊有底其澗以障而
水不使入女鹽池也 解州在張公泉東五里源出中條山陰入泉五里為
池花澗水出中條山頂入泉二里為小水澗出白龍谷入泉一里為高莊子水
官北流八十士澗池 大水澗在由龍谷東三里源出五龍谷噴雲泉之南十
餘里北流至城而過城而西過石橋會小水澗入女鹽池其自城南分入澗澗
者亦城過均惠亭城城中官民園圃 澗澗水在大水澗東二里源出中
條山中北流入澗澗澗澗水亦出中條山趨鹽池而澗其東有閘雲長相
居又名曰小聖澗水數澗有禁塹石金盆堰以防之入具東有小龍五澗水二
即一即飲水皆出中條山陰北流而趨禁塹而登房常半而北三堰所田設

鹽池在鹽池北十里舊云水豐渠出夏縣至咸谷西流五里經夏縣南門外又西五十里經安邑縣下而村若池水入之又自安邑城北西流六十里經解州北境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開此渠因號為天西六十里入臨晉境之五姓湖定于蒲州之黃河若山水漲漫則橫流四出決堤潰壞或入長樂難或入女鹽池亦入解鹽池矣故有姚暹堰在解州北在鹽池北一里姚暹之堰陰周周二十餘里距生池或北受此通渠水而南能決諸堰為鹽池患故有長城東馬腰溝在長樂縣西北數里其西為西馬腰溝又西北十五里為西牛庄渠東起賈村西接臨晉諸渠亦或北受此通渠水而南入女鹽池或入城池雖為鹽池患沈馬雄在西牛庄北二十五里東北為南扶柳西北為南扶柳南端而北十里為三臺溝東二十里為羅教灘入東二十五里有小張溝橫斷灘北鹹地不可耕且或為鹽池患在安邑縣東南十八里與解州東池相鄰得不可割或曰鹽池利害亦係此水故有黑龍堰在安邑縣東南十八里與解州東池相鄰咸谷中其西入黑龍渠相得能壞鹽池故俗曰無鹽河入東南二里為玉漢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八十二

馬溫公讀書安濟金泉出夏縣城下村經安邑縣東南而西入黑龍相傳能滋鹽池如淡泉云在安邑縣東南十里出中條山脈經夏縣入安邑苦池阿魏田河在楊洛渠北三十里形勢盤曲如龍亦可溉田又有井泉在閭吾縣東二十里其泉出東鎮村南入涑水河又東四十里有董渠即齊封董父秦能之所出量氏泉引渠溉田餘入涑水河南四十里有秦玉淵傳為唐射選飲饒姚開之所其南有馬趾湖傳為秦玉飲馬之所其東又有黃蘆泉暖泉溫泉各諸水涑水河在閭吾縣南十餘里出終南山北麓沈鹽東地中而復出西流經縣南其東合井泉引水而西入外舍寺現成茶華縣就田百有一十八頃西流經縣界西三十里即引馬溫公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何氏縣境南入臨晉地五姓湖過蒲州北明橋入黃河留田餘水可以灌安邑是也水舊經州三渠焉為鹽池患也監御史曾大有導之使如今行

涇野呂氏曰子嘗三上中條東至平陸西至萬城陌底鎮見黃河自龍門南來轉而東行漸通條山之陽而鹽池正當其浸灌處又嘗歷尋條山北面泉谷若五龍簇子白龍黑龍黃龍靜林王官谷又東至黑龍潭若池湧金泉橫各渠未嘗不窮其源而趣其流嘗其味而瞰其脈則皆汨汨奔赴鹽池日夜不息疑亦黃河之所潰也夫鹽池正如火底釜其中自有數泉然亦諸溪之所萃乎故夏旱則多鹽若遇雨水則池已不暇自救又增以諸泉安望其能鹽也故鹽池非水則涸多則溢涸則枯溢則淡而不生故池水貴少客水之入貴清而惡濁故池西北水多淤泥甚急之若淡泉并其外湧金泉黑龍潭皆清流也池所喜納故世謂鹽得此水方結若澤邊置一木閘因池水之涸盈以高閘閉亦種育之道也其池西車刀七郎黃牛涸池諸堰甚為鹽池要害一遇霖雨暴風立圯費財無紀官民勞無虛感若欲一勞永逸官為出工價作石堰留閘口亦現鹽池水之多少以為滿池則難烈風震雨不能湧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八十四

人北濬姚暹渠使深至丈有五尺寬三四丈水不南灌則其堤堰亦可省築又或於中條山麓諸湖之水傍山勢西導三十餘里使流入民田遇旱則全入銷池此皆可使鹽池藏生結者也在安邑縣東南運使方啓奉清理鹽法事宜其一折榷之病國竊惟河東之鹽原自天成撥除人難課以四十二萬引為額而數常靡定也時或惡其棄地採之稍盈益所以備意外不時之用蒲王之遂假餘鹽之說奏討抵牾倡自蒲蒲因致延蔓二十年間奏討者十有二府計銀一百八萬二千六百八十餘兩以鹽價引各三錢二分較之幾及正課之半取此與彼其數自虧是安得不病國故夫職有專掌而有攸司蒲封嚴榷掌之司府徵之州縣成法也如其徵之不足時當權處亦止宜查催運司鹽價解赴布政司補給斯惠得均得於宗藩而官得各盡其職任不此之出過使王府官校徑赴鹽場支買紛爭利而鹽法大沮鹽商坐困矣

朝廷利權所在似為諸王侵奪之此其漸不可長也又豈止國之病哉推原其故皆由豪猾官校撥置使然蓋以鹽折祿所得之價止於正數所餘之利盡歸官校利歸於己勢播於人何憚而不為此輩不除終無止日況祿米催徵差人州縣者已有明例鹽法至重而為其所大壞不尤可禁之者為例乎及查三十三年該巡撫待御史公日擊事體非便奏奉 欽依盡革餘鹽名目總增為六十二萬引除各食鹽及變價充解宣大年例餘剩銀兩供解布政司聽候餉祿緩急支用再不許各王府奏討阻撓鹽法欽此欽遵外詎意方爾奉行輒復如故續該本司查得山西撫按衙門前奏 准勘合凡有祿糧去處俱自二十九年以前者暫行停止備由呈允始得禁載數年之間各解銀兩不惟完足且補通欠此其故豈有他術哉食鹽之人口有限行鹽之地方有眾其數止此耳或云數種親族皆王戚節 宗藩貧乏宜所當恤此說固然但以力能奏討者斷非貧乏之輩越境支鹽亦必有力者所為其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五

出鬼沒奸似過之故其大祿之數自嘉靖元年以迄於今歲月久遠官吏更代文案爛漫又且衙門隔別未可查對恐其宗屬亦可欺瞞今猶未盡絕冒濫之弊寧有絕乎况此奸人往 駕言鹽費之說打點之說消析之說展轉算除幾何而得入貧乏之手哉前者 撫按衙門所以奏停者亦未必非此之由迨今奏討之說又復頻下美開支之勢似若難遏其流敢乞急為題 請嚴立法禁追完撥置之人以塞侵奪弊源仍乞明文行司截日停革庶幾算可得釐正而額課可得充盈矣夫知所以益國課而不知所以虞宗藩亦非謀國之良蓋稅糧額數有定 宗派生息日番聖人推恩雖欲其不窮而禮制終有所限適今不為之虞竊恐十世之後盡以天下稅糧給之計其數亦有所不足又豈偵現 於鹽利哉其二編藉之病民隔惟池鹽生結每於春夏秋無水潦時亦成之然必丁夫齊心併力盡池撈採始得課有盈餘但丁夫額編於平陽所屬蒲解安邑等

十四州縣冊有定籍：有常數二百年來戶籍之消耗不一丁數之虧損不少有司若按籍清審監臨者據冊稽勾數不克額併其老少咸列冊中況當鹽生之時正值農作之候人廢生業逃亡更多又鹽丁狡猾事熟人頑富者脫於賄賂貧者無其役故州縣丁夫止有虛名而運司撈採無籍實用雖嘗招募各色人等而工價所費似亦不貲人爭趨利請託遂行是以徒費工價而鹽斤竟虛甚非計也以職愚見莫若令原定州縣照依額數後里輪派不許與當差年分相妨如每里十甲先將一六甲次二七甲次三八甲隔甲順年審其丁多人家有五人可任也者一人總計可任之人如數赴池仍照額例撈鹽千引給銀八兩是雖役其力亦足償其勞有丁之家恐未必不樂於趨事也又鹽丁奉例俱得優免差役今既廢而不用自不得再冒鹽籍向所優免者均攤之舉縣不亦稍覺輕省耶此於非鹽籍之民亦不可不謂之一便夫有丁之家既可役而通縣起集則人亦衆輪以五年則力可蘇况又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六

強難之而輕工銀計引而給予是其所役之者實利之非病之也其若鹽籍窮困者亦得以漸家休養之恩富豪者不得以獨擅優免之利又其眾多盜竄徒有於無均平之政尤今日之所當講且如曲沃太平素稱富庶見役之數多者二十餘人少者不及十人衙門臨晉似覺凋敝通或至於五六千丁邑治之高下既已不侔而鹽丁之多寡又復懸絕如此偏而不舉之弊從可知矣補偏救弊是司弗之行乎其三私煎之病商隔惟離園之地俱可成鹽緣以法例有禁巡警有人故奸狡之徒雖切懷利之心猶懼刑罰畏而不敢今河東行鹽地方既遠運司統攝不及州縣視 國課為末務小民以煎鹽為生計雖設巡鹽職官徒有名存維編度捕人後止勾公事上下混同形無法綱以故煎私土鹽無虞無之因積販實遠謀大利夫以土鹽煎之立成其事甚便買之如攜其價比應民樂於易得易賣而不知有法有禁官監何由而可行商人安得而不病哉聞

有奉法州縣稍知禁戢則官盜亦或付乎其間然多獲和未必全行終以騰貴止國便易所發官盜能得幾何先時巡鹽察院立為州縣打印條路坐以職名給以文簿：開鹽犯盜賊退引每於朔日百里者按月二百里者間月三百里者按季俱赴院執簿查照以所獲賊犯次數定其罪罰輕重至今奉行遵奉惟謹亦可謂官知其職人知其法矣然地里有其不及歲月有所限有所不限法度有所畏有所不畏甚至販徒攪銀案罪紙工虐文徒以苟免刑罰竟無益於事實況又當此玩弛之時乎近蒙題 准勒令各處屯田倉事帶帶巡鹽法是誠職有專責事有專責私販而官商通圖可拂其必不然矣以職見更煩察院巡歷行鹽去歲亦如兩浙故事身經其事得其詳可以區畫盡捕與革可以廉察盡政咸否可以緝訪盜賊奸弊可以查比盜役功績雖不能保其法無漏網或庶幾子物無過情矣其若私煎所在自改西言之則有華州之蒼頭鎮朝邑之鹽池回華陰之胡盧咸陽之木嚴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七

等難富平之師家堡平理王家村蒲城之高樹王子明等村臨潼之康橋靈口同州之羌白富家等鎮最大者靈州之花馬池也一省如此其餘皆可類推然若非鹽院遍歷周章灼知肯綮或直行或題 請立成規以示諸司恐不免終為沮隔者藉口含禁去幾以千百姓之譽矣其何以有補於鹽法哉其四占田之病池竊惟鹽產於池惟河東為然蓋四面高阜而池最汙下水之流聚停蓄積久潤而作鹹理則然耳但池止四十餘里水多而泛溢氣味自薄雖曰鹽賦雖鹽終難成故池之四圍築立葉牆池外隨宜各為渠堰所以防客水也其礦間灘地遠池而東南延築稍廣所以殺水勢以護池且以備渠道崩潰防防水患也近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雖地之低窪者蘆葦滋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其勢之可得有為與其力之可以能行者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計雖嘗領之於官司而實據之為已有雖嘗認納其籽粒而實未入於倉收本以官地之所出反為私家以益其富此其計

不亦在乎然無害於鹽池猶之可也今者天時旱澇不常而地則原隰不等公私利害人情之向背必偏故當其澇也下濕者不利則暗開近墻之小堰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暗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漑惟知利田以圖己私之便而不知堤防少決水之就下勢漸莫遏衝激奔潰未免瀾漫浸及葉牆其為鹽池之患抑豈小小哉縱即障塞不使大壞然必動工役稽時日費未石謂不勞民傷財不可也較利害將安在耶如以地產養人惜其遺利當于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為封墩立石以定界限盡收官宦舉監生員吏承之占種者入之官召小民之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科其稅糧仍造高冊籍編為排甲亦如黃冊格式其佃民秋夏之所輸入即以克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糧行令改派割倉或王樣或達餉亦未必無小補云夫灘地佃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決渠堰必不敢恃頑以延員公稅渠堰固而客水有所蓄池是池之大患暗消也公稅足而俸給有所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七冊 山西

八十八

出辦是地之餘利無薄也原派倉限更資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是可行耳
湯沐渠堰志 解鹽藉主水以生移客水而敗主水乃池泉之薄腐斥鹵之膏液客水乃山流之漲泛渠清之腐浸世知是益成於風日不假煎灘不知堤防少虧決注已甚盡者汚鹵者滿故者舒矣故治水即所以治鹽也然客水有遠近其設防有疎密貽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緩急大抵池形若膝盆東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雨水易迫然非泉湖而出且橫亘有護實堤為倚高厚依山有象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西姚諸堰縱有飛瀑亦各容阻甚至毀塌而已多不能入北沿曠塚平丘與水隔絕二隅無足為慮若東西盡廢則供運景堰池分一壩外即客水所鍾處次東禁堰有壁水小堰月堰及黑龍堰火西景堰有卓刀七即峭池堰各從東西自高而下多則決少則沒禁堰不能受則入池矣黑龍堰之受害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姚運渠蓄而

復流之所也硝池之受害實由於凍水凍水益在姚運渠之比勢高於彼者也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故出自夏縣一由平贊名白沙堰為姚運渠比合洪洛渠一由王谷口為李綽堰而二姚運渠總經若池逕遷西向自安邑縣解州抵臨晉入五姓湖此姚運之渠道也出自絳縣山谷由閭善東北來著為凍水亦從西行受稷王孫山峨峭坡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此凍水之河道也五姓由孟盟橋注黃河則括天姚運首中多大狹凍水中尾亦多窄若池在安邑不勝李綽洪洛姚運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決於東築凍水在臨晉不勝山龍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運而奔騰於硝池入硝池則七郎卽刀不能支而竟衝決於西崇况東北又有湧金泉亦注於黑龍西北又有長樂灘亦注于七郎此東西隅水患之大約也故築東渠以及黑龍築西渠以及硝池治其標者也簿姚運以導若池凍凍水並歸五姓治其本者也急則治標

其功疾而小緩則治本其效遲而大切水脉者緩於南北而急於東西先於根本而後於標未雖嚴其防護於東西之近壅而於姚運漑水源流昭留之遠常不忘其所有事焉則客水不侵主水無恙鹽利不竭邊鄙永濟矣

佛山在鹽池南五里西起蒲州雷首延袤數百里東接太行南跨萬城平陸諸縣北跨臨晉安邑是縣間善絕巖奇峰巒見疊出正對運司南門天然圖畫也陞西有玉節壩東二十里有節村字高岫翠微古栢森蔽靜林寺東十五里栢花洞昔人見洞旁浹桃枝故名東上八里爲直嶺嶺小東爲栢子谷又少東爲五龍谷在解流正南五里其東有石巖巖木飛洒而下俗曰石巖噴雪其巖上有酒島字谷口西上南十里爲撈郎即中條山脊防東有歌陞五代漢爲石撈海又東爲望都谷又東爲仙洞亦名如洞其中積水成潭又名黑龍潭潭積有應潭東十里爲大虎谷谷中有撈車壑壑後有鳳凰壩晉西過雲棧主橫嶺有陽陽茶峯下有勝登其旁有耶紫臺又東南爲櫟邊山其下爲櫟邊山中有知泉泉清油不流東亦有勝登路路通河南靈寶渡津渡入東南爲白徑郭雙石壁立左右夾天中不容軌亦名石門即秦服師十石門處又東十五里爲分雲觀觀顛出雲東西分布世傳戶壁澤著也稍西有風谷洞若羊投葉卽

惟風出則飛沙技術其旁又有鹽風洞口若盂仲夏應候風出其聲隆隆謂之鹽南風池水得此一夕成鹽其上有天井山谷口舊有風神祠又其東為勸憐谷有錫砂洞柴不樵入東為二即石嶺多古洞又東為磨城一名鹽坂谷曰勸砂嶺在安邑東郭南晉書趙思坂東為玉成頂俗曰瑤臺頂商相王武生賢隱處孤峭峻拔蒼翠鬱下有玉成村旁有玉成谷谷中有水亦名玉成武生賢隱秘東五里又東十五里為柳谷唐陽城隱處又東二十里為北山其東為湯山上有湯廟下有郭璞書堂山亦有產銅郭璞里湯山東為勸砂嶺上有鍾風增勸砂嶺入東二十里為鹽山在古縣入東二十里為紫山金又為鳳凰原由東而北為峨嶺嶺高二里形如峨嶺上厚立五較在州西南北而西為玉龍山在安邑北二里狀如玉鈎又西為勸節即商湯代基地北為峨嶺坡來自曲沃西抵黃河其陽陰間喜憂縣安邑倚氏臨晉榮河正運城北界也又北為北山下為安邑之樹里又北為猱神山在枝山而五十里上有猱神廟后搜始獲穀於

此而山陽馬要縣開音之地又南為紫金山在池北二十里舊產人參峨嵋坡在池東五里鹽池北岸道遠坡在蓮城西北四十里為女鹽池北岸雷首山南連東三十里為雷所耕之原山在荷城縣北歷山東北三十里為青龍洞洞有青龍泉字樣必兩洞東二十里為青龍山其泉東十里為石鍾洞世傳石鍾煉士修道於此頂懸一石如鍾水注其下又東五里為清涼寺又東十里為武美廟又東為廣西二名祠下有謀曰入東為吳山中條山之支在平陸縣西北五里其山高平上皆民田而麓有其泰廟即改名東為傳殿即殿相傳說隱慶帝有聖人洞洞東十里則為砥柱峯又名三門在黃河中流其形如柱高二丈餘砥柱旁有老君爐東岸為荷澤西有禹廟又東四十里為箕山山峯高峻形勢類箕故名山下有許由塚清澗在箕山之南即梁父流耳處東有白玉環號錫窟東北則為土屋山天中條名各峻嶽不能殫析此其大都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一

東折至荷城南二十里走平陸至砥柱過孟津等處為蓮河入於海路北五里有大安池居民引以溉田餘流入黃河西北三十里有鵝池二水在歷山下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為鵝池北流者為合流八黃河即光華河西二十里為荷菊澗南入黃河其西北有地呈泉流經魏文侯故城合通澤泉亦可溉田伏流入沙少東有龍泉在魏城中一西北而上有五龍廟岸傍必西人東有鹿跑泉一名神澤泉在中止里十地上清散也底大早不減霖雨不溢有龍神廟居民引水溉田大抵諸水皆黃河之支流也鹿跑泉北三十里有泉水源出井紫山流入黃河北二十里有與魏泉在中條山北麓石巖處相傳魏文侯自安邑率軍至此聚渴又侯默稅以鞭指之乃得泉故名東北三十五里有沮泉出中條山清涼寺古洞中而入河一名通澤黃河自平陸南三里東流五十里至砥柱三門嶺澤連于垣曲水經云禹用鑿砥柱山以通河三川既決謂之三門又舊石刻云南曰也門中曰夜叉北曰人門餘北五里有三汭澗其源出中

條山東西二溝流與澗合故名可溉田餘流南入於黃河東二十里有聖人澗一名沙澗發源傳唐南入黃河陳水河在聞喜縣南十里餘步源出長縣橫嶺山西流經縣南稍東合井泉引為四渠南流經夏縣界西二十里即司馬澗公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晉五姓澗通蒲州五盟橋入黃河是木橋經解州三善里數為鹽池唐御史曾大有導之使北去澗泉在安邑西南一十八里鹽池北百許步味甚其利倍謂鹽得此方咸湧泉出夏縣城下村經流安邑西村西入黑龍潭鹽澤之則消汲生花有碑號池如澗泉

古蹟之可據者如運司遺址在解州崇寧坊入鎮山坊有舊址開北終父居在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改為廟其先登即在村南隸安邑省帝舜陵在縣西東北三十里為條山之陽孟子謂舜葬于鳴條即此改高三尺方廣四十餘步麓以麓古柏數十重皆大十餘圍內外地共百餘畝縣西里許有魏約城魏文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二

所築後魏約居之故名縣南九里有信城信也兵於此以虜約者縣東南十里里有狄城今名狄良村東南十八里有善堂城則金將善堂所築也縣南二十里距澗池二里許有善堂村相傳黃帝救世尤有善美處故別築于此而其地已滅開龍逢墓在縣東北二里陵于水谷在邑之上段村衛墳墓在正范里稍介墓即在具西吳坂在縣東南十里俗名青石槽晉人代魏微道於虞即此地明傳即張士隆墓道以通過中為疑縣有安城今為尚王城在西北十五里安城所築城內有青臺高百尺相傳禹娶塗山氏女女思故鄉築此臺以望遠後人立禹廟其上司馬溫公故居在城中巷在西北二十里為條岡其祖父上墓存焉

運司舊在解州元解鹽使姚行簡徙沿路村一名聖惠鎮即今運城城周九里十三步

長樂巡司在城西三十里姚家莊聖惠巡司在城東二十里鹽池巡司在城南西姚村禁垣

舊鹽池築欄馬場自安邑抵解州百四十餘里成化間侍御王臣初至題奉欽依欄馬場外又築禁垣二十五百餘堵禁門三北與運城南門相對

東至安邑五里而西至解州十里三場鹽各隸其門出入

判曰鹽池之成亦黃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南轉回之間漸漬漸匯有此奧衍今陝西花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七冊 山西 卷十三

池鹽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然或然也故唐博士崔敦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能為巨浸蓋有所見矣

解鹽池下

解鹽池堯時洪水方殷池尚淤泥禹貢鹽

絺但見青州周官有監鹽謂不陳治而成蓋解鹽也故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

鹽池之語左傳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郇瑕即解地也

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漢興亦以山澤為私奉蓋武帝元狩中兵

運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治鑄壩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公家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廣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樂鹽官為牢盆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後利

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卜式為御史大夫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者惡賣買強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悅元封元年因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七冊 山西 卷十四

桑私羊請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是時鹽官凡二十八郡河東安邑為首而鄭當時舉齊之大璫鹽者解鹽在官始悉宣帝時四年減天下鹽賣元帝初元元年罷鹽官尋復之明帝時官自璫鹽肅宗建初中又議復鹽官鄭眾疎不從和帝即位罷鹽官獻帝延安初置使者監責鹽後魏宣武時河東鹽池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不復立鹽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五

中尉執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今縣官郭緩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不及四體也明帝遂罷其禁與百姓共隋開皇三年鹽池亦與民同

唐肅宗置鹽政

肅宗開元元年河中尹善師度以安邑鹽池新開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河南鹽利於是使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蓋唐鹽池十有八并六百四十然皆隸度支其蒲州安邑解縣有鹽五總曰兩池載得鹽萬斛以供京師計百五十倉萬緡四方豪商猶買雜處解縣主以即官其佐貳皆御史鹽田園藉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肅宗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鎔又加河南東西兩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初德宗自元中鹽池兩池一石者死以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鎔奏論死如和一斤以上杖背沒其車贓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如酷吏自兵興河北鹽法嚴厲而已至皇甫鎔又奏置推鹽使如江淮指法犯禁咸多戶部侍郎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嚴違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操倍入遷權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限禁有盜鹽與鬻鹽者皆死鹽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六

將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逐其居處保社按罪罰五項市二項亭戶盜難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等盜以所剽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杖撻鎮戍場鎮樞機以關通致富富室乃持案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謀大增其後兵過天下諸鎮權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放著新軍五十四都種縣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大抵解池鹽唐隸度支肅宗軍國自代宗大厯間賜名寶應慶靈池周顯德中世宗謂侍臣曰朕嘗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類鹽界分況末鹽煎煉運費用倍於類鹽今宜分割歸末十餘州全食解州類鹽末鹽仍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畦夫悉歸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至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募兵百畝人為戍戍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

之然竟曾獲單鄂州軍京西之滑鄭懷慶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虜慶成
州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推南之宿毫州河北之懷州及濱州諸縣之在兩河
者至道三年兩池得鹽三千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百有一十六斤半此
其最多之數也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
而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計諸通商官百姓乃招罷三京二十八軍州
權法既簡費入於京師權借既安鹽兩池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
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價由是羽毛筋角漆錢炭丸木之屬一切以鹽
易之得商賈實獲餘利吏為或至入樛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二百二十
斤虛費池鹽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乃詔復京師權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養及已受鹽未常者皆計直輸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
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虜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
自運以衛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歸入入錢量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八

唐厚漢從令乾東轉致諸銀道路廢費役人竭產不能償關內驗然所得鹽利
不足佐官之冬並運誘入入中習業皆為虛估騰騰至數倍咸費京師錢
反入中習業士范詳乃請舊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悉不問罷並道九
州軍入中習業第令入資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鹽軍糧
其估與舊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養即池發秦按數而出盡地兵民華
運之役從之數年增商會費無所從備關內民安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軍至
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償而除則禁止官常從之而歲役雖足以解河中
陝虜慶成民為之官司沿侵剝高者乃詔三歲一代舊橫道鹽課至三百三
十七萬餘席招錫其半中間以橫鹽多特罷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
後咸睦戶半又稍備天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遠運侵剝之擾是時分為
兩池東安邑也西解縣池皆置官八而州有權鹽漢守或領之總其事曰制置
陳克佐為本司都運使咸治數十萬以便民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

鈔大出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元障率有虛移遂權之悉用兩池文子法使
其數與鹽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帑錢二萬緡三司運使並行四路清百鹽
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河南北曹濮秦鳳等處食解鹽
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獲權皆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
慶清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權官自嚴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商販入
納於八州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權官徵索
室元軍詳州實元南北圍池修治咄咄唐布德通解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
百餘斤州具以開初解鹽之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歲得億萬計自元祐元
年池壞至是乃集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領其役內侍
王仲千實量之仲千以額課數溢為功然謀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
鼓以南風風更咸鹽其利則博苟欲滋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
味苦不適口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即授鹽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九十八

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奏要寵民間食鹽難以灰土解地天產美利乃與
鹽壤俱積矣初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
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樞策增稅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書價半之縣官除
有所亡坐贖復利不實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總十萬四千餘緡若計雜率
實估官得錢五萬餘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清官或官
自鬻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違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
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兩監請鹽
以除如鈔折鹽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官鹽已運至場者令商人買
之加運費初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非民所賴乃罷之第令輸錢故末
於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于池元祐中米皆領在東
池二場曰常滿曰鹽北而池二場曰散吳曰會商場設官四員三監池一領縣
事

國朝仍置都轉運司於路村裁元四場為東西二場每場官二員額辦課三十萬四千引咸化已已巡鹽御史吳珍奏添中場亦設官二員歲增課十有一萬六千引共四十二萬引

禁牆舊時池之周圍築牆馬牆自安邑界村抵解州界塢有四十餘里咸化甲子監察御史王臣協運使孟淮奏發鹽丁築禁牆于塢馬牆外計二千五百餘堵高丈有三尺闊八尺未就王以疾卒已未監察御史袁禎畢馬然牆雖完築仍有緣越竊鹽者而中監察御史陳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九十九

于上又接築之每堵高八尺通高二丈有一尺闊如故

鹽制因革古今不一宋西池兩場鹽出解州解州鄭威圖序曰解州鹽池自解縣東抵安邑南凡五十里南北廣七里中隨兩池之境分之曰解池安邑池其顧于官而務者曰攬戶治畦其旁壑引水灌畦而種之得東南鹽風一夕成鹽取而曝之已乃貯之庵中其外作壘墻曰護池堤設邏卒百餘人曰護實以防盜取者解縣又有大池大唐開元中置女鹽監後遷廢而今猶或自生鹽雖然味滋苦不可食官肆其取以防雜偽而安邑又有苦池而流過

解池北通渠并其生水皆置堤防毋許以度法鹽池南谷水清渾入池無害獨此諸水汙濁則能敗鹽元至元二十二年亦復置鹽運司于解州二十九年罷解鹽使徙運司于路村西場鹽仍由池西北隅出解州先是置鹽運司于路村東中西場各有場門出鹽各隨場分成化九年運使孟淮協御史王臣築禁牆後遂塞古之東西二場門路村專利人甚不便二十二年御史吳珍奏准復開二場門乃置西分司于解州西場由池西北隅出解州東場由池東北隅出安邑界新添中場由池北隅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一百

出路村分司官各照場放支鹽利均而商旅便料臺亦築為高基以堆鹽其上者也臺在池之北半壘地作之每臺高三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丈四尺鹽堆一千引上覆以茅延遠數十里皆主之若草舍初宋元間設鹽倉其制基長八十一尺廣二丈高三尺而上為庵之內長如基損九尺而廣則損四之一為庵八間上亦覆以茅曝鹽極乾然後收入至國朝鹽皆漫生課羨于古故置料臺云然三場每歲額鹽四十二萬引料臺四百二十座若鹽單中有六萬八千束戶八十有三

百二十四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有四座脚
道皆六具鹽戶堆甲場三千六十四東西二場皆二
千五六百有奇云 判曰料臺積鹽貴精不貴多
若撈採非時或收泥沙確鹽國課難充不堪食
用價輕商折矣且料有美惡更緣為難陰或
換壞近歲編定料臺次第每掣止換臺次輪
裝此可永久行者也

鹽丁十二州縣脚道既有定所鹽池既有三門往
者或言出入不便關防撈辦之時多由中場然
附近猶可遠者勞於居止飲食艱苦百狀衆卒

一所又有旅次之費第主炎蒸湯沸急須得
水運丁安能遂欲故富者顧人撈辦貧者力
不能支又兼打草墾墾諸役事多遁逃若三
場撈辦仍舊于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
取則旅舍薪水所便甚多民利亦均至撈辦
之時寅夜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危苦不然
前此集眾開門強出亦其驗也

商人輸運支鹽號長股鹽或納銀運司承支
號存積鹽通年或拘集各處鹽商店戶車
戶牙人及有力者報名于官先輸銀價然後支

給號曰搭賣又或遇法禁革本引則丁商重
困今幸其免夫

車戶制車放亦宜大早若至禁門驗名即放不
拘班次間一稱試甚便蓋車人惟恐鹽多夾帶
沒其車牛其出入无依各門則人畜無凍餒死
傷之苦奪利爭訟之弊往者或止由中禁門出入
惟所近者甚利之

運司新志 小池陰蘇老池及泉斗池天回池外一
曰水池一曰黃友池一曰金升池亦開或生鹽隆慶
間止課不登計無所之御史制水奇奏請括此數地
如唐宋舊制歸之于官錢地中積水去而岸淤泥于
盛衰種之及時收採修繕達官在注捕巡合少成
多未必無助部復報可此時大池水溢各商無可
掣吏亦無刀完課因招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
納隨時犁放後因向年歷待諸商萬無補割之
望萬曆四十年鹽臺楊鶴詳令于女池開荒澆
曬准半報以恤久困每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天
啓六年鹽臺黃憲卿九勸民之請于金升南北池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三

荒澆曬因墾井築垣修蓋官廳所費頗多計照
歷待商人例准其半報其水小黃友之池勸民自備工
本澆曬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三車
工本其工車准換支商人帶報每手多寡不等積餘
兩之獲以補正課上缺焉崇禎以來盡行荒廢積
水汪洋而已

姚道渠在池北十里舊名水壘渠源出經臺頂下坐
威谷而流五里經夏縣南門外又五里經安邑縣界
灘會洪洛渠高土廟之水中修山亭驛驛上水合流一
處由楊家莊入渠經安邑城北運城北而流六里經解

州北境又而流六里至臨晉五姓湖又而達蒲州入黃
河隋大業間都水監姚道重開此渠因號焉其後入
河之路漸斷嘉靖初侍郎朱公昇呂濟之五姓湖在
臨晉境內受凍水并姚道渠水恐水溢為鹽池患故
築堤防之女鹽池在解州西北七里據地高阜唐開元
中蓋女鹽監于解九旱則生鹽澆苦不可食水溢生
魚咸生硝亦名硝池吞吐姚道渠中條諸谷澎湃之浪
漸則淹沒田廬衝決耕種為池患故築硝池堰重
加黃牛堰以殺其勢六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
老二曰黃瓦三曰金升四曰泉斗五曰水小六曰天回皆
受靜林湖水入臨晉涇水灘湖東三里有張公泉二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四

水不與鹽池相涉故築底張堰以障之七即堰在鹽池西
解州北灘而高東下女鹽池只則洪濤巨浪直犯鹽池
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第七即堰解州東灘有數泉又
受北灘以上諸水遭大水輒潰決為鹽池患故築第十
堰長樂灘在池北而接臨晉諸灘若姚道渠水即
南趨女鹽或湧北灘為鹽池患故築長樂第五龍谷
堰在池西南因條山有五龍谷水勢洪湧築此堰排
入硝池以防池患而築堰在子集塢下與卓刀七即諸
堰相連為客水之備白沙堰上接經臺下抵吾池在
鹽池之東排東南條山諸谷大雨澎湃之浪併出咸
谷蓮花池洪洛渠高土城泉源之水俾由吾池入渠

此水堰以禦之東禁堰在東禁牆下長一千六百二十丈闊二丈五尺與壁水堰相隣防東灘各水之患大李村堰小李村堰西姚東堰南堰西堰熱店房堰常平堰龍王堰金盆堰桑園堰渠村堰趙家溝堰俱在池南長闊不等各就地勢築堰以防南山瀑注之水焉按姚道渠來自安邑楊家莊起而直臨晉五姓湖止高下各因地勢闊俱而文渠水決則南趨為鹽池官最甚故築長堰以防之又有凍水堰在姚道渠北以防凍水暴長則洩入姚道渠此為凍水之備云

—

百七

路史辨帝舜冢

頁八

史 171—806

成陵在平定北帝之三妃不得皆復于帝死而既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明
祇美志一作會青既英各自有墓則黃陵馬豎北之墓當矣以相陰陽性
有前年春葬者黃陵英各自有墓則黃陵馬豎北之墓當矣以相陰陽性
杜鄴城山十餘里有雙女塚高十餘丈因二女不三妃之墓休矣今之中
人葬此山每冬必埋瘞有人小兒州國經以與二妃交命而後去焉符守中記
惟然北氏從後已終則其二女理應在焉哉得馬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
皆可待而致者胡自泉氣而爭焉克之二女乎晉書卷一百一十一曰昔明一日獨鍾
然唐帝之墳所在有之何報海內之人三月北魏有事齊廢其地人莫肯往然其地
蓋古聖王父于其位思需于保萬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
而增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業是以非一所也顧鑒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世
郡國皆起園廟亦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余漢書地理志
王且馬戰今山陽縣百四十五馬戰山名也戰時因祖采田廟百六十不然
王侯司馬班主碑主多安石後身土祠并築百七十六國史云有墓近疑山
南均宅也又荒南經云赤水之東營柁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

亡國載諸傳記又書云陳方乃死說者以陳方為巡將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
歸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陳也陳有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陳為死
晉蘇軾亦謂陳方猶升也乃元為重曰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南禮勝配天惟
新陳王致汲紀年秦王之沒皆曰然則在位五十載陳有為紀帝之沒明矣
蘇謂方乃猶升也升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將所不至言哉釋代
晉或曰蘇子答陳代書乃為歸非曰高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
也謂是之時當以陳之三為歸非曰高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
墨之真今欲當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經驗而必之恩
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曰據堯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攷定有虞
若三紀有尊諸孤之義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詎非臆予之
愚詎報

萬城志 薛一鶴曰萬土田賦最重然民力盡作
自是以供之但濟崩水衝及久逃失運為人所侵
者則有種而無地新墾山澗又退河灘其沃壤
特甚則有地而無種貧家賣地欲其易售則以
有種作無種以平地作坡沙於是地土而種存
熟者買地稍增價銀則以有種作無種以平地
作坡沙於是種少而地多此田賦所以不平而徵
納者兩難也嗚呼幸此弊者其難在平均地糧
乎近日之謂求是矣 又曰民逃之由有三曰歲
凶無儲蓄之素曰牧民者不能節而里甲之費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百一

侈曰逃亡者賦役不為難處而責見在者代
償之則令戶代之戶逃則令甲代之甲逃則令
里代之是也今有大家令僕夫十人者各舉百斤
之負一羣者力不能支潛遁至此宜暫置其負以
招徠其人或為補以人可也乃得其負者九人
愈少則負愈重於是又有遁去者則得其負者
八人於是又有遁去者則得其負者七人七人者
不供適乎嗚呼此司牧者所宜念也

元毛庵康澤王廟碑記 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而
口山自壺口而南三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
州園雖亦曰平水其源氣泉如蜂房蟻穴層湧於
淺沙平廣之間未數十步忽已為滿溢澎湃
澎湃而北流田數百頃東匯為湖曰平湖泉旁
有龍祠宋宣和中封康澤王

喬宇鼓雉泉記 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
民久者吳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
利民久者吳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
多利民久者吳若鼓雉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
山之西北其有三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百二

有趙如晉後公形後之則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
泉有清濁二穴清者在北濁在南其穴為石口尺五許
而為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
穴為石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
而則隆然高厚其南比皆平曠低野亦泉泉而溉
其東則隆連綿通溉田至於絳州方五里而南並
入於汾馬六上二山在西者晉人樓其上故號三樓壁
間有唐宋石刻樊崇時司馬君實者皆在焉
王翰題三門記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道
迎東西延至黃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黃堆河南
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壑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

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又北為開元新河又以
甲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
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
可五十步甲流有小山乃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深
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
宋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開道且幸泐石深尺許正
南下五步有石脊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
一峰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
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至神門水
合其南一峰壁立度三百尺柱身秀石紋青黃相
雜其巔多鵝鵠巢壘石為牆形非龍舉者不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章三

至不知其時有人謂老君煉丹壚蓋以神主也其新
開河左就嵩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
窟功二巖稱東刻思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
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鵝鵠者人號為柱鼓
石蓋禹用以節時節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
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像龍神前碑刻落
不可磨不知何時立祠橋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
作三篆一碑金興定十二年修禹廟記也而西
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

河運、冀州堯舜禹所都三面距河其八州貢
賦皆以達河為至秦使天下馳舟輓粟轉輸
北河漢興張良以河渭漕輓為便其後蕭何
言漕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底柱之東可無復
漕成帝始和二年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貢議
奏析底柱隋開皇二年沿河置倉運米以給長
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遣倉部侍郎
韋瑱向蒲陝募人能於以陽運米四十石經
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十五年六月擊
底柱唐亦轉東南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負觀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章四

二年帝發汴陽觀底柱祠禹廟顯慶元年范西監
褚朗題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十鑿
主不成其後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開元十八
年宣州刺史石精卿上漕事便宜曰漢隋漕路瀕河
倉庫遺跡可尋可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
舟不入汴口而河陽柏崖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
淺則駕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玄宗
永泰二十三年權卿為京兆尹請罷陸運而置倉河
口河口在鄭州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輪于倉而官
為輓後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轉其東倉

而陸運以輪而倉後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至宋然
之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輪場
東置河陰倉而置柏崖倉三門東置七津倉而置
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
陰倉自河陰而至太倉倉上在陝西而六里驛上北
運自太倉倉漕以資關中玄宗大悅天寶元年
第三門運渠

開元新河在三門北一十河俗名公主河唐陝郡太
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
路燒石沃醴而擊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而

百十三

舟不能入新門候水舟以人輓舟而上 宋唯山
在三門東德宗時奏漕不可改歲運經底柱多
覆河中有一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輓平陸人為門
匠執隄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 集津唐貞元二
年李泌開運道成泌為陝執轉運使自集津至
三門鑿山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蓋開集津
倉山而徑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踏以為空
中費錢五萬緡下路城半

潞安府志關隘

漢書上黨郡有上黨關 魏晉氏雖有上黨谷先唐
後氏今唐之潞安關也 壺口關 今晉兒略先唐壺關今屬
潞安關也 石研關 研音陰未詳何地按上黨舊縣潞安縣
陝西縣治在通靈院皆石研故也此北關也 天井關 今屬澤
州此南關也 當時全係諸險足稱四塞之國後雖
割裂分屬然亦隨要害之地而設守長子有長
平關 此名古高都注氏分製後蓋也有穀關 在羊頭山下蓋
魏史有橫水巡檢司 元置而控平陽襄垣有井谷關
後魏置北府廢 汧谷故關 見唐書而後魏又載石井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而

百十六

關蓋即石研關耶今所存唯壺口關即吾兒略
之檢司 元更此名今因 止統關撫臣請于五嶺山
置關屬襄垣縣駐鹿亭侯北控沁州後魏置嘉靖中蓋有羊
冠平科注度言請置玉峽此稱之關各設巡檢
司皆屬平順東控林縣西至玉峽關餘曰玉峽關舊曰風門口
在澤州南山之巔為兩河之晉界蓋天作之險也前此非設有關
往時皆以指令吏乃即是關焉如潞安關路序曰玉峽關而宋能百里
道遠矣蓋平峰壁立中通峭峻如風門而水則無底 蓋石磴危
壁曰貫漢壁 若此竟然比漢書羊冠平員以指潞州者也故魏洪
碑予是以今名而因以關焉 其山徑僅通人行者有櫛林隘

口在羊腸改上通時雖十八里至陝口通林縣縣界石塘口漳義
陝口兩山壁立時水通流在河僅可人行通林縣縣界石塘口漳義
陝口在羊腸改上通時雖十八里至陝口通林縣縣界石塘口漳義
境 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
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然道跡尚在登高望之
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梁
以相拒考之五代史一火寨書一同道書未有長
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為秦嶺以為秦
梁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進絕趙救兵及
芻餉而梁也當時秦為客趙為主客居主地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七

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四十七日至于壘降
蓋抗略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
此城必此時築以隔趙之南北也
嘉靖間邊患孔棘各縣乃於民居繁衍村落漸
建城堡以保衛民群雖雲連崇墉基布似亦足恃
以無恐未幾而史緣為無常賊據髮設為不可結
之局以難居民而要學寶斗萬衝突日夕不休
民怨不敏言於是告備告廢當道亦惡其不得
已之情而亟准之民推恐其壞之不速而貽後舉
之患也相與墮其墉平其基而後決更不念異

日邊患之再棘矣是豈思無遠慮哉切于近憂
故也夫城以衛民而乃益其禍穴是以穿墉
也如此

上書里初置郡時存潞澤沁遼之地居太行之
巔據天下之脊自河內觀之則山高萬仞自朝歌
望之則如黑雲在半天即太原河東亦環趾而處
於山之外也乃其勢東南絕險一天當關萬軍難
越而北絕要我主則易復來則難夫非最勝之
地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恐以成紂秦取上黨
遂拔邯鄲而止山東諸國何者其勢也安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八

以後河北連衡燕出海岱之間盡入於逆孽之
手而終不能越太行取尺寸地則唐置昭義扼
吭扼臂其勢得也不獨此耳魏齊周隋梁唐晉
漢以及十六國之易分方竊據互相吞食得此者
昌失此者廢先至者勝後至者覆匪直人謀
實勢之使然也所恨元魏無謀作俑分置其後
沿革無常遂令晉時全勝之地至今不能復合
澤分太行之南沁遼分太行之北岳陽穀遠地
也而入於河東樂平潞地也而入於太原則潞
止據太行之東偏耳澤州獨當一面差足撐持

沁道偏落一隅似難于立藩籬不固堂與中
其得晏然而已乎吾以為天下之勢當如視聽
相資呼吸相應方其無事各換封疆而修內政
野無不耕之田人有知方之勇則深山大澤皆全
湯也固積蓄藏皆府庫也農工樵牧皆甲卒
也一有緩急則電掣星馳或騎或角使一郡常
蓄數郡之威而敵不知其所攻乃審勢乘便
更番迭出使敵有顧此失彼之虞而又不
所守以其餘力南下太行可以援中州東出磁郡
可以援趙魏由間道可以援平陽由驛途可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夏元

援大國則上黨常為天下之中堅天下常恃上
黨為磐石矣然分而約之終不能合蓋就
今日之府而以三州復東屬猶然故上黨郡也
為力不更易哉

周再觀壺關縣志序 壺在今日為上黨偏僻
下邑當時重關天險俯視中甸固藩柵之通天
而秦晉燕齊之門戶也自周封同姓為侯侯壺即
在其境內乃負國黨惡而伯首戰之克商之後又
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曠於上黨不置者可見恃高
扼險以數稱宇內雖古聖人不能易也後漢于秋復
并于晉又為晉割而有之先屬趙後屬韓野王
役後歸於趙邊有四十萬兵平之禍而山東之國以
次兼併矣鮑永諫用曰邑壁馬遂輸於雒陽而先
武以興拔對進國壺關不能卒下執重魏武屠城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

之患豈非以其險要必爭得之則興失之則亡也哉
故上黨不取天下不可以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
可得而拔也自晉室南遷遭劉石苻秦慕容以
至魏齊周隋相侵相并此為要衝昭義之設唐以
制河北終唐世河北之鎮不能侵尺寸之地者壺關
為虎豹金湯也自宋改降懷軍為無事之鎮潞
亦為無事之州矣張開及元兵之大戰也即於壺關
決勝關係虎林赤之過雷州賊也亦大破於壺關
大山河如故設險依然何以正德六年劉賊踰太行自
壺關南界入潞郡大掠雄山鄉而去崇禎十五年

— 10 —

三

大同右衛衛城馬營淨水瓶堡堡城里八十步高二丈八尺門二過警設兵

白營堡 在陽和衛城南三十里永樂九年築周圍二里一百
城北七十里宣德間築周圍二里四十二步高三丈
二尺是營堡以上三堡俱陽和衛七軍管
里永樂元年築周圍二里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其
北二十里有口子牆高一丈五尺本衛哨馬營
明園一百九十七丈高三丈城深米辛殿堡在天城
二丈門二窩鋪十三座
深二丈門二窩鋪十三座
窩鋪十二座方城堡門二窩鋪十二座以上四堡俱天城衛七軍管
長勝堡在天城衛城北六十里永樂元年築周圍
南徐溝堡 永靖堡 窟圪塔堡 東井子堡 小石莊堡 白蛇口堡
上泉舊堡 永康堡 榆林堡 清順堡 沙嶺堡 按馬西溝堡
金盆七堡 羅文早堡 胡疇堡 金家莊堡 按馬東溝堡 楊水監

南堡 小瀾村堡 中沙河堡 榆林七堡 原家早堡 風神廟堡
游家店堡 南孟家莊堡 北孟家莊堡 西坦坡堡 趙家溝堡 益
兒井堡 常家莊堡 楊家莊堡 大堡村寨 蘆子疇寨 以上三堡俱
天城
任家灣堡 李山堡 李家堡 永嘉堡 寒門堡 四方溝堡
朱山堡 扣兒嶺堡 蕭牆堡 長安堡 桃園堡 石羊莊堡 陰
山下堡 谷家堡 神頭山堡 姜家七堡 陰山上堡 喬子烟堡
武家莊堡 平安堡 東要泉堡 壕子城堡 柳樹七堡 卡家七堡
東馬房堡 二十里鋪堡 以上土堡二十
磁窯堡 王家莊堡 石佛寺堡 韓家嶺堡 駝子村堡 安祥寺村
堡 乾河七堡 趙家寨堡 劉晏莊堡 黃倉城堡 大要七堡 上
花園七堡 交宰村堡 南家堡 西段莊堡 柳東營堡 鹽房營堡
羅家莊堡 周家堡 南息村堡 小石村堡 沈家莊堡 吉家莊堡
王銀莊堡 善利村堡 榆林村堡 上布莊堡 北山七堡 又家
莊堡 利仁早堡 小村兒堡 秦城村堡 姜女村堡 安家堡 白
廟堡 麻峪口堡 晏頭村堡 龍花早堡 利家莊堡 壕子城堡
裴家莊堡 水磨頭堡 雷家莊堡 貴人村堡 上深井村堡 堯城
口堡 陽和坡堡 北信莊堡 上里店堡 米家莊堡 麥阜村堡
石山子堡 碾窯山堡 以上土堡共五十五座俱大同前衛
士店堡 河●村堡 邢家莊堡 北莊堡 上莊堡 鮮家莊堡 俞
家峪堡 補村堡 神峪村堡 淺井堡 乾莊子堡 蔡家莊堡 積

松堡 許家莊堡 圪塔山堡 趙石場堡 水頭兒堡 東小村兒堡
高家莊堡 畢家早堡 深井村堡 党留莊堡 鹹坡村堡 秋林堡
四十里鋪堡 東馬鋪堡 臥駝山堡 迎恩新堡 二十里鋪堡
西紫茶堡 東紫茶堡 康家店堡 唐家堡 官補子堡 賀家店堡
東丰村堡 馬連莊堡 崔家水堡 峯松山堡 惡峯洲堡 吳家
寨堡 辛莊兒堡 杜家莊堡 千村堡 米家莊堡 馬官人屯堡
水峪村堡 閻莊堡 白馬鎮堡 上莊堡 南莊堡 俞潤村堡 拒
家山堡 水頭兒溝西堡 五十鋪堡 彰家莊堡 吊兒嘴堡 養老
寨堡 下莊堡 桃花莊堡 賈峪早堡 李家寨 寺兒寨 駝子寨
于家寨 以上堡寨共六十一座 堡大開長街 小金莊堡 馬道頭堡 羊圪塔堡 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重刊

午村堡 大峪河堡 南荆莊堡 繆家堡 石牆堤堡 窑池店鋪堡
東留莊堡 東荆莊堡 柴安堡 章家堡 榆林堡 大金莊堡 施
家口堡 雙碾兒堡 白煙墩堡 施家堡 三十里鋪堡 紅岸兒堡
三井七堡 南榆林七堡 米家莊堡 瓦窯七堡 小榆林堡 毛
官人屯堡 磁窯七堡 以上堡寨共二十八座 堡大開長街 杜家莊堡 廖家堡 葫蘆
七堡 曹子房堡 以上堡寨共四座 堡大開長街 東花石堡 沙家堡 張畫堡 黨子
頭堡 觀音堂堡 張家堡 新七堡 白指揮堡 金家寨子堡 草
溝堡 蔡家堡 蔣家堡 十里鋪堡 雜不刺堡 雙山堡 北花園
堡 西碾子堡 小碾子堡 麻黃頭堡 偏嶺堡 南花園堡 梁信
堡 滿兒李堡 喇鷄七堡 東油房頭堡 胡指揮堡 馬連灘堡

金家屯堡 西油房頭堡 東碾子頭堡 老幼七堡 大獅子堡 八
里莊堡 占官人屯堡 知土嶺堡 善家堡 黃土坡堡 張浩堡
維家堡 偏嶺堡 駱駝山堡 破廟兒堡 蒲州營堡 破房兒堡
下泥溝堡 玉井堡 酸刺河堡 南祖堡 下石井堡 崔家堡 馬
營兒堡 范官人堡 彭家堡 雙河堡 葉家堡 白頭李堡 劉家
堡 石頭馬營堡 顧家堡 曹旗堡 破堡子堡 油房張堡 十百
戶營堡 善家寨子堡 柳兒官人堡 高罕七堡 盤石嶺堡 老牆
堰堡 秦祖堡 宣陽堡 以上堡寨共七十一座 堡大開長街 三公堡 堡大開長街 史家屯堡
郝官人屯堡 郝二官人屯堡 錢官人屯堡 善家溝堡 榆樹墩
堡 後所鋪堡 以上堡寨共七座 堡大開長街 前乾溝堡 獅子村堡 西花枝石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重刊

狂家村堡 小潤堡 石湖堡 破石槽堡 水頭兒鋪堡 以上堡寨共八座 堡大開長街
細水兒堡 堡大開長街 蔣家川堡 奶河堡 鄭家坡堡 張家堡
金城七堡 裴家堡 王萬莊堡 榆林堡 上原觀堡 化家莊堡
沙撈河堡 早井堡 金家莊堡 蔡家莊堡 東水峪堡 南槽村堡
塗泉堡 上紅崖堡 王家莊堡 面高堡 神武村堡 徐村堡
西石峯堡 旦子山堡 窯子頭堡 下小峯堡 水潤鋪堡 雙碾兒
堡 東唱峪堡 高會堡 下木角堡 堡大開長街 中牌子寨 史家口寨 蔣
家峪寨 槍峯嶺寨 曹家馬營寨 上中小峯寨 紅溝寨 白道溝
寨 下井寨 勝佛產寨 石虎山寨 以上堡寨共四十一座 堡大開長街 白方子堡
堡大開長街 李唐堡 堡大開長街 康興莊堡 赤堡村堡 德裕堡 呂

花壇堡 望孤堡 凍牛坡堡 莊窩村堡 關家洞堡 吳見城堡
趙村山堡 馬營堡 以上土堡共十一 占定橋堡 沙嶺堡 馬坊堡
侯大莊堡 獨角寺堡 北獨角寺堡 南言莊堡 溫家莊堡 西豆
家坊堡 下米莊堡 時家莊堡 店上村堡 陳家莊堡 秦城堡
徐壇堡 寬城口驛堡 西谷莊堡 西冊田堡 董家莊堡 上高家
莊堡 海里村堡 水泊村堡 獨樹兒堡 東長安村堡 半坡村堡
東沙窩堡 東寨子頭堡 大王村堡 惡石村堡 魚兒溝堡 東
王家庄堡 下水地堡 東常城堡 上俞溝堡 上水地村堡 茹家
村堡 西小寨子頭 安留莊堡 高家莊堡 康泉頭堡 平望堡
康義堡 煤峪口堡 永定莊村山寨 厚子口山寨 拖家村寨 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五

家園山寨 以上土堡共四十 圪塔頭堡 四老溝堡 白梁村堡 趙
馬寨堡 李八莊堡 黎家寨堡 西井村堡 河家堡 要集堡 蘆
子口堡 半截橋堡 南安莊堡 曹四老莊堡 海子村堡 閔家砦
堡 小寨兒堡 安七疇堡 趙家疇堡 劉晏莊堡 黑里寨村堡
北黨村堡 鵝毛口堡 夏石莊堡 遼家店堡 石家莊村堡 小白
村堡 鹽房營堡 南家堡 東作莊堡 陶家寨堡 三臺嶺村堡
小峪口堡 南辛村堡 北辛村堡 新莊子村堡 日中城堡 田家
莊堡 孟家莊堡 上南頭村堡 清水村堡 安大莊村堡 白家村
堡 以上土堡共四十 下園堡 高家莊堡 河會堡 以上土堡三
河底堡 郭和堡 泥河堡 羊園頭堡 狗園堡 河林禽堡 茶罕

鎮堡 舊廣武站堡 大堡村堡 祝家莊堡 張家口堡 王儀村堡
七里河堡 烟墩堡 以上土堡共一十 黃花營堡 安銀子堡 武家店
堡 上馬峪堡 三門城堡 石橋兒堡 遼要村堡 黃兒兒堡 賈
莊堡 崔家莊堡 棲馬峪堡 下社堡 北臺堡 楊家莊堡 砂城
堡 胡壇堡 羅家莊堡 小石堡 茹越堡 東霸堡 拆寨堡 小
站堡 北曹莊堡 橋頭堡 下馬峪堡 大北頭堡 馮家莊堡 劉
義堡 東安峪堡 下社堡 望岩堡 以上土堡共三十 孫家莊堡 河
頭村堡 別古寨堡 鄭家莊堡 下安銀子堡 張羊寨堡 辛留村
堡 黃兒子堡 北鹽池堡 高山疇堡 李朱莊堡 小大要堡 楊
家莊堡 故驛堡 沙背堡 周家莊堡 雙山子堡 上安銀子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五

北辛寨堡 康家莊堡 大、要堡 黃谷城堡 沙嶺村堡 小圪塔
堡 吳家莊堡 康院疇堡 羊園頭堡 南崖莊堡 榆林子堡 神
泉堡 涼亭村堡 以上土堡共三十 李峪堡 荆家莊堡 下疇堡 北
榆林堡 西留村堡 水磨疇堡 裴村堡 水頭堡 南榆林堡 西
坊城堡 駝峯堡 田村堡 賈莊堡 下凌雲堡 王家莊堡 李道
口堡 蔡村堡 吳城堡 張東堡 許村堡 河、堡 辛莊兒堡
西河口堡 郭家莊堡 東威毛堡 紫峯堡 畢村堡 花家疇堡
韓村堡 臧家莊堡 顧官堡 寇家寨堡 南陽莊堡 黎園堡 蔡
家峪堡 下盤鋪堡 碾槽寨 羊頭崖寨 以上土堡共三十 故城堡
馬家莊堡 均子疇堡 下營村堡 沙溝堡 深溝堡 辛興堡

李隣堡 王家莊堡 紅潤堡 楊家莊堡 陳家潤堡 南蘇家壠堡
暖泉堡 馮家壠堡 宋家莊堡 中綾羅堡 周家莊堡 白家莊
堡 南留莊堡 咸周村堡 崔家寨堡 懸空山堡 王良莊堡 大
炭口堡 千里村堡 水北堡 北江堡 八空堡 雙塔堡 洗墓堡
澆西合堡 坊城堡 小關子村堡 柳子壠堡 麥子壠堡 長
寧堡 北蘇家壠堡 莎泉堡 木家莊堡 竭里堡 破寨 北口寨
五岔寨 即牙寨 大寧古寨 以上堡寨共四十
六座俱屬蔚州 中焦山堡 西加
斗堡 土嶺堡 馮家莊堡 羅家莊堡 榆林村堡 瓦房堡 八角
村堡 作壠堡 井子寨堡 榆林莊堡 平水城堡 羊園堡 殷家
莊堡 舊一斗泉堡 前泉堡 西石門堡 東石門堡 宜興堡 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一斗泉堡 南百家壠堡 南村堡 梁家莊堡 鳳西村堡 直峪村
堡以上土堡共二十
五座俱屬靈州 東河南堡 紅牆兒堡 落水河堡 三山村北
雙壠堡 石家山村蔣家寨 溫子鋪村黑崖寨 白驢村常拳寨 門
頭村深溝寨 招招村雍泉寨 劉家村黃金寨 大潤舊寨 石礮村
龐金寨 張家村高崖寨 下關順城寨 東駝水村溫石寨 趙壁村
觀音寨 花山村三梓寨 澤水河石角寨 以上堡寨共一十
八座俱屬靈州 上七堡
城子堡 上莊堡 周村堡 栲老寨 青雲寨 鵝橋寨 石門寨
孔隆寨 黃崖寨 雲川寨 賈兒安寨 虎頭寨 木積寨 孟良
寨 天齊寨 閻機寨 以上堡寨共十
七座俱屬靈州 創修 塔兒村堡 下梁言堡
彭家七堡 青河堡 大白鄧堡 燕窩堡 吳家河堡 北徐家七

堡 四百戶堡 洪順堡 賈峯七堡 西嶺七堡 蕭家七堡 楊家
七堡 李家山堡 杏園兒堡 西王家堡 吳官人七堡 以上土堡一
十八座俱屬陽
和 紅河頭堡 南平村堡 水頭村寨 馬啼溝寨 以上堡寨四
座俱屬朔州 老
僧家堡 源城 施家會堡 秦城堡 堡村堡 惡石村堡 南宿溝堡
康石莊堡 箭神村堡 上神峪村堡 新莊兒堡 正峯潤堡 山
自造堡 上東水地堡 西水地堡 東水地堡 祥家壠堡 上駝房
堡 古定橋堡 佛堂寺堡 王漸壠堡 南東莊堡 楊骨莊堡 別
稍寨堡 小藍房堡 謝家店堡 寬城口驛堡 落州營堡 魯滿村
堡 下駝房堡 浮頭溝寨 以上堡寨二十
九座俱屬大同縣 東河堡 西河堡 吳家
莊堡 王宜堡 戶世莊堡 蕭家寨堡 以上土堡六
座俱屬蔚州 沙樞揭堡 源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草地村堡 長羅寺堡 以上土堡二
座俱屬仁縣 帳頭堡 小洪濟堡 安居坊
堡 剎兒村堡 南小圪塔堡 北小圪塔堡 胡壠村堡 後羊園頭
堡 東小河堡 西小河堡 南馬河壠堡 戶石莊寨 北麻壠寨
東五佛圖寨 西五佛圖寨 以上堡寨共一十
五座俱屬山陰縣 西漢莊寨 樞頭潤堡
高家莊堡 單後村堡 許家潤堡 白草窰堡 上陳莊堡 以上土
堡七座
俱屬 井窰莊堡 源州靈縣以上創修堡寨俱正
德九年總制都御史蕭爾添設
閻寨
開市之設以察異言異服之人雲中京師石屏迫於北虜險隘戍守尤
為嚴密具錄于篇以見設險守國之意繫于苞桑之戒也
大口口 在府城北
二十里 小口口 在府城北
二十里 石佛寺口 在府城西三十里
有廟堡 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百廿一

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南大鎮鎮去黃沙口在應州城東南六十里北接
城四十里北神武鎮去城四十里黃沙口在應州城東南六十里北接
龍灣峪口在山陰縣城西南四十里過東有五人蓋子沙堡名曰峪俱
寺白樹林科石門道此當平水石壁口在澤州城東南十里北山石
司其西八里有李峪口西南十里人衛衛在澤州城東南四十里恒
有大小交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接口衛衛在澤州城東南四十里恒
年習巡大寨頭在澤州城東南一百一十里東南是九宮口在蔚州
永樂十三年餘其東有永樂松子二口俱塞不通國朝洪武間置巡司
五又山口在蔚州城西北三十里五又村石門口在蔚州城西南四十里
通靈山廣昌二縣宋朝楊將軍守此國朝洪武神山口在蔚州城北
開其巡司其東有靈路又名北名路通廣昌縣神山口在蔚州城北
蔚州衛官共守驚驚口在蔚州城東七十里近靈源河兩山相峙如馬
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南

百廿二

城寨在靈丘縣城前一百里高寧淨口在廣昌縣城東南三十里接浮圖
峪在廣昌縣城東三十里鐵嶺下路通紫荆關饒失寨在廣昌縣城東北
以七二口俱塞泰三年葉受設兵孟良寨在廣昌縣城東三十里對節寨
窟龍寨在廣昌縣城西北三十里孟良寨在廣昌縣城東三十里對節寨
在廣昌縣城東南四十里拷拷寨在廣昌縣城西南來而鞍寨在廣昌縣城
其山木接相對故名拷拷寨在廣昌縣城西南來而鞍寨在廣昌縣城
以名形倒馬關在廣昌縣城東南七十里路通保安府唐縣傳前宋楊
里以形倒馬關在廣昌縣城東南七十里路通保安府唐縣傳前宋楊
出嶺口

新志

陽和道所屬新平路四堡東路八堡 大市場 平遠

堡嘉靖三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執包 新平堡

嘉靖三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執包係一處大市場

乃黃葛子松木腔奈哈木河等台吉部落每年

一市有賞宴 保平堡嘉靖三十五年築隆慶六

年執包 梓門堡萬曆九年築二十年執包 以上

路 永嘉堡嘉靖三十七年築萬曆十九年執包

永嘉堡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執包 李

家堡堡嘉靖四十五年築果上 鎮寧堡嘉靖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三

十四年築隆慶六年執包 鎮口堡 鎮門堡並嘉

靖三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執包 字口堡嘉靖二十

年築隆慶六年執包係一處大市場乃元慎擺腰

五路把林等台吉部落每年一市有賞宴 靖房堡

嘉靖三十二年築隆慶六年執包 以上

分心道所屬北東路八堡 大市場 得勝堡嘉靖

三十七年築萬曆二年執包 鎮邊堡 鎮川堡並

嘉靖三十八年築萬曆十九年執包 弘賜堡嘉靖

十六年築萬曆二年執包每歲與房五市巡撫總兵

輝歷之所 鎮邊堡 鎮河堡並嘉靖三十八年築

萬曆十四年執包 嘉靖十八年五月賊犯賜五堡先是

張文錦以軍堡致亂水口諸堡遂廢是後房無歲不犯無

不至鎮城下尚書毛伯溫既總軍務行邊還數日因初置

鎮于此以無山險獨當衝衝也是謂可以藩蔽屬門軍利

矣然鎮以廣堡不立斥候不征其何以邊無進命相持前

奏言向張文錦以邊害軍用人之失當而非為鎮之不暇備

條上事宜報可于是此撫史道總兵梁震會駐弘賜鎮

邊鎮川鎮廣鎮河五堡 鎮光堡嘉靖二十四年築

萬曆二年執包係一處大市場即得勝市乃

房王東而兩哨部落每年一市有賞宴 拒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廿四

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二年執包 以上

二十四年八月賊犯是四堡自弘賜諸堡既立鎮城鎮以保障至

是此撫都御史屠崇勳共周而又復議于弘賜以添設

軍堡以相犄角廣廢水口堡改名鎮光廣廢寧縣改名拒瑞

廢弘寧堡改名拒門又于城關堡北增築拒馬堡為務

軍屯守鎮光拒馬拒瑞拒門拒瑞拒瑞拒瑞統一是謂

塞外四堡

大同道所屬北西路九堡中路十一堡威遠路四

堡 小市場 助馬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

執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一月一市或二市

無宴費 拒門堡 保安堡並嘉靖二十四年築
萬曆元年款包 藏房堡嘉靖二十二年築萬曆
元年款包 黃土堡並嘉靖二十二年築
華隆堡並嘉靖二十二年築 寧遠堡嘉靖二十二年築
萬曆元年款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市期
宴費同助馬 破房堡 威遠堡並嘉靖二十
二年築萬曆元年款包 嘉靖二十二年築黃土堡
長豐成威總兵周尚文曰整成而無堡以守以無整同于是
於整內城減房靖房破房威遠房寧遠房五堡移易邊人
為軍整田資養置祀總指揮統一後復城城副破副諸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廿五

壯副諸堡布列整內 靈州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
工萬曆二年改建因上 以上以 北西路南少一堡當是靖房
聚累土 破胡堡 魏胡堡 馬堡並嘉靖二十
二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敘胡堡並嘉靖三十
七年築隆慶六年款包係一處小市場近邊諸
夷市期宴費同助馬 馬營堡萬曆元年築
累土 鐵山堡嘉靖三十八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紅土堡 黃土堡 牛心堡並嘉靖三十七年築
隆慶六年款包 靈陽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
土以上 靈石堡嘉靖三十二年築萬曆十年總

兵郭琬以堡山高無水防守為難且離邊太遠
緩急無濟乃於抵邊王石匠河另築堡一座款
包仍舊名為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月
或一或二無宴費 威胡堡嘉靖三十二年築萬
曆十年款包 威平堡 柳家河堡並嘉靖
四十五年築累土 以上以 邊路
分守道所屬西路王堡并辟路四堡 小市場
破胡堡嘉靖三十二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迎恩
堡嘉靖三十二年築隆慶六年款包係一處小市
場近邊諸夷市期月或一或二無宴費 阻胡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廿六

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款包 以上以 藏胡堡
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款包係一處小市
場雜夷市期宴費同迎恩 將軍會堡萬
曆九年築累土 乃河堡嘉靖四十五年築隆
慶六年款包 以上以 西安堡嘉靖四十年築萬曆二
年款包 坪路
高山城嘉靖十四年築萬曆四年款包 靈西
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 以上以 不屬路大同
道所屬
許家莊堡嘉靖三十九年築萬曆二十九年款

包不廣路分巡道所屬

鄉堡 內地村落為城相連因築城以保以避虜 大同前

衛堡寨五十五座 大同後衛堡寨六十七座

並同 大同縣堡村二百一十處 懷仁縣堡村

八十四處 朔州堡寨三十九座 馬邑縣堡村

五十五處 應州堡寨一十七座 山陰縣堡村

五十八處 渾源州堡寨七十座 蔚州堡寨一百

三十四座 廣靈縣堡寨七十二座 靈丘縣堡

寨二十六座 廣陽縣堡寨三十一座 並今不能全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廿七

東路參將駐天城城所轄陽和天城靖虜九處

宇口永嘉鎮口鎮門鎮寧九城堡 新平路參

將駐本堡所轄新平平遠保平輝門四堡 北

東路參將駐得勝堡所轄得勝鎮義弘賜

鎮川鎮邊鎮虜鎮河拒牆八堡 北西路參

將駐助馬堡所轄助馬拒門城虜威虜寧虜

破虜保安堡西堡崗九堡 中路參將駐石

街城所轄左衛石衛殺胡破胡鎮山牛心殘胡

馬堡靈陽紅土黃土三屯馬營河一十三城堡

威遠路參將駐本城所轄威遠堡石威胡

威平祁家河五城堡 西路參將駐平虜城

所轄平虜迎恩敗胡阻胡四城堡 并辟路參

將駐本城所轄乃河并辟滅胡將軍會朔州

馬邑山陰應州懷仁西安十城堡

洪武七年置分巡按察司 永樂六年置巡撫

都御史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洪熙元年初

命文臣贊理軍務是年置分守東路參將

宣德元年初命御史巡按 七年置協守副總

兵 景泰元年置分守中路參將 三年置

分守西路參將 五年置分守鎮北道駐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山西

百廿八

城後移駐朔州 天順元年置戶部督餉郎

中 成化七年置游擊將軍 弘治十三年添

置西路協守都指揮 嘉靖十八年置分守

北路參將 二十二年置分守南路參將 二十

五年置朔州兵備道後移駐陽和為陽和道

三十七年置大同兵備道駐左衛城

成化二十二年夏四月總督余子俊築長城起大同

中路至偏頭關界六百里時子俊欲大築城增堡

而嫌子若以為糜費旋止 嘉靖二十二年議脩大

同邊垣總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巡撫龍大

有謂外邊連不可無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本
兵張璠覆言大同地方先年既設外邊又設內邊
以界限事莫大乎皆金湯也今地壞不修恐醜虜
竊據永無恢復之期昔河套棄而陝石多事西河
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劉州多事三岔河棄而
遼東多事撫前虜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
宜但地方廣遠公私墮竭果難為力停止 二十五
年春三月築長城總督翁萬達與巡撫屠榮議
曰今堡塞雖備而外拒守不得長城長城必有臺
利于旁觀于臺必置屋以處成卒近城必築堡以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頁九

伏兵城下數留時門以便出哨自陽和至宣府李得
也舊無城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臺或城而不固于
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時門如制
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自
修築米爾碩完固後以通平故為虜撤毀所在
破缺兵部尚書趙錦請撤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
中李功滋因言敵臺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
建房屋以置大器兵械乃詔撫鎮斟酌行之 三十
七年總督高書楊傳請築大同邊垣以為經久治
安之策約當用銀二十九萬半取足本鎮半請給內帑

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覆言大同自併邊之議興而
三邊之斥堠漸疎塞外之防廢而石衛之藩籬不
固邊敵胡馬長驅懷陵近郊前事不遠後事之
警也傳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
十萬五千兩不償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
完之日俱籍以聞報可

嘉靖三十年虜款大同塞求貢時小王子部落俺
答阿不孩攪擾屢患苦邊主是遣所掠中國人石
天爵真夷肯切款塞言其父認阿郎在先朝曾入
貢蒙賞賚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

未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頁十

歲入掠通國人畜多災十之押言入貢若許即趣
入歸報常約束其下今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
塞外永不相犯否則提帳北卻而縱騎南掠急
難誠懇而語多要挾撫臣史道疏請廷臣集議時
虜待命邊外屢向哨半調進止一日邀害墩百戶
李寶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倚前營與之歡
宴虜營有執戍半掠其不釋者僉道痛懲之遣
大使送哨半不釋還巡按御史譚繼學後以聞因請
速定大計唯剪則後虜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
請多發兵糧道知兵大臣趙臨調度相機給勅兵部

獲議從之八月命樊繼祖總督宣大發帑金九十萬
遺科部官贊理時邊備大疎而繼祖又未能防天
事劉進去其以我邊無備告虜酋言事未倫答相繼入
寇大掠而去繼祖給事中張翔翼徐應言繼祖雖
重兵厚餉而任懦縱寇深入不戰狀能主每歲虜
寇鈔如故不復言貢事矣 二十五平俺酋遣使使
保兒寨等三人貢九白駝九白牛白馬及金銀鍋各
一講好中前約而家丁重寶襲殺之以首功報繼
督翁萬達言虜人貢親物已有驗寶妄殺邀功
請果報可明年夏俺酋答復乞貢督臣萬達為

請此按御史黃汝桂言虜自火薛為校廢貢禮已
中餘年性平石大衛偶入貢之請屢踴躍謀時
掠不已豈可輕信墮虜計中乞嚴勅督撫防禦
為惠時常銳譚復河套上方向之故力勉貢議從
之十七年求貢拒之十八年求貢拒之萬達上言虜
壯求貢不違將料聚聚兵甘心一送臣等難奉嚴
旨討惟戰守但兵家之事必撥後已使虜匪茹連
大半數十萬鮮其暴悍則非端整兵敵可抵之廟
謀從長遠斷而虜亦以我兵積壯射書采言許貢
則貢告且入關搶奪畿輔因潰入攻毀大同左右

威遠塞堡五十餘所而王明手庚戌八月虜遂聚
十餘萬窺大同而威寧侯仇鸞為總兵安寶無恙
略陰狡用厚贖虜無寇大同而移兵東即犯剽
潰邊境而入右北口我兵與英衛並出驅逼京師
上乃大驚為憂民間材力子及坊中保伍合而為
烏在營軍老弱共可八九萬人城守而徵四方勤王
仇鸞既使虜大入援兵馳居庸首應徽于是上以
為忠令領中外諸軍事進止一以付之虜于城外掠
御廐馬執內廷坐演武堂上陳所掠婦女滿前縱飲
焚官民廬舍火日夜不絕致燬書於上為言貢事

廷臣皆無可否相高稱謂賊搶食不足慮于是禮
部尚書徐階言上更拒其貢以計緩其期俟勤
王師集而再議之不然而見許何異城下之盟而
司業趙貞吉非請下罪已詔厚立賞格人必自奮
捐金不十萬而虜可盡俱報可舍虜先以犒重行
徐引眾出塞鸞見虜退乃侈言大舉比伐于是
以大同副總兵徐珏為總兵而大指積儲佐軍興以
昇鸞一帥重師并宣大鎮兵聲言擊虜而不敵
出塞夜龍殺近邊老弱數級還不開虜難數寇
得利而實資內地財物猶每以貢事為請鸞亦欲

喻虜得暫時無事以塞已責于是密遣廝養時
義結倫苗義子脫使倫苗以貢布為請而鸞
力主之言皆水樂成化間故事而本兵趙錦相高
議皆與鸞合遂起前都御史史道主其事開市
場於大同塞內虜驅馬至城下討值取價易馬二
千四百餘匹事竣倫苗貢九良馬朝廷降勅厚
賚之虜遂要求無已又請以牛羊換米至朝議
不可召史道還通手虜好逆絕時瀾入寇鈔蓋
急自至子後十餘年間或一入或再入無虛歲虜不
請貢還往亦絕口貢布議隆慶四年十月祀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高四

郡古狹其要突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喜曰吾知所
以制虜焉夫郡古狹谷狹少失父育於商婦所
鍾愛因娶婦與倫苗相失憤而潰入商婦日夜
及虜軍郡古甚急而倫苗亦悔念泣目盡腫氣張
痛謂孤壁無關重輕彼批虜勢崇古持之甚
堅曰吾拘留之以觀倫苗之急不急急則因以為
市今書執教殺人趙全等還我而後遣之弗意
我國得撫納郡古俟倫苗死居之塞外使招
其故部落我翼護之以問黃台吉上允建議獨
是崇古虜果悔禍執教人米獻易還郡古且

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貢市焉如約
上乃御文華殿與輔臣李春芳等議封貢事宜
一從崇古議封倫苗為順義王其妻為忠順夫人
諸虜皆以吹受封比於屬國初虜商貪我財貨
市其風願自以數寇掠得罪中國郡古米歸意必
已甘心之聞無恙且喜且現于是一意貢市無變
志矣歲貢馬價銀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兩歲
額貢馬五百匹市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輔臣常事
臣俱各陞賞有差于是輔臣李春芳高拱等疏
言頃北虜款塞三德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高四

關城恩輝而安視此自古希觀之會買我皇上
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嘉靖中虜屢求
貢遣使為卒不知所策于是點虜陷擁衆大
舉直抵塞下二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
肝腦塗地屯田荒蕪墮墮阻絕節藏傾竭士馬罷
頓是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孫
委命自至願朝廷處置得宜德威感恩恩義
稱滿請貢是朝廷安撫之機大贊我也且自
庚子招撫以來先帝切實時慮屢詔修邊且
寸未歲年又已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虜既

效順 國家開戰得以積錢穀修險隘縣中兵開
屯田理應出中國什一之常以收利馬之利招携
戴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沈機密查并得次
年行之雖大率輕服靡常無終不渝盟之理也有一
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數年寧靜我安頓定
而布置周兵食充而根本固常勝之機在我矣彼
尋盟則示以羈縻皆約則興問罪之師仲歸進退
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不查之所在也若焉要
旦夕周顧後患則以時一過不可復得遂備寢地
愈難移步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非等一念謀國之

雲西地理圖說

韓惠元

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高要衝大同為道有四而雲西尤為
要衝蓋當巡掃胡元以來 國初既逐胡元於興持設駐旗北
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而諸衛所固以次開設考之載
歷洪武二十三年始於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於
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尖宋雲川玉林等衛內
更則西北一帶皆悉與獨當之矣正統以後唐營日趨乃又於
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間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
山四城相距不遠百里互為聲援與雲西一路之所防也嘉靖
二十三年總兵周滿尚文者憂寇擾之計入不足恃遂刻意守
禦築城破唐威遠唐寧唐威唐四堡皆在左衛之東北又增破胡
張胡故胡威胡四堡俱在右衛之左右二十四年建該助馬拒
門二堡是於諸堡之外又增一藩籬也二十五年添建保安馬
堡二堡內密之防又增一屏障也外守長遠內固尚佳是羅模
布之勢成此唐百餘年來不致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謀防
守密也自此迨向文遠堡前遠隔無忌大肆寇掠以逆賊趙
全周源宋錦丘富李自馨等叛入唐塞每以子女玉帛款結僥
賈僥爾入其謀動輒數萬騎攻陷城寨期於必克志掠陳肥以
滿路堅復於豐州故境營聚卻落歸柳外以誘處我週巡遇入
進則趨全統之為先驅蓋欲以革攻華而後得以休息自是造
既復不世命矣三十年 朝議乃移副總兵於左衛統奇兵三
千以備之三十六年全勣僥爾以大衆圍取右衛僥爾遂移營

廣屯城南以示久惠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九歷數月
內外援絕爰始失賴故世皇明聖納諫臣言勅起安部尚
書楊公于君廣而先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兼調山西宣大之
兵咸集於左衛江公筮日禘祭躬率諸將耀兵勇而直薄虜營
虜震恐不敢與戰解圍而去數萬生靈始獲更生提聞召江
公還楊公即奉命至經畧其地虜虜鎮城左右衛之間者
曰雲岡曰雲西曰雲陵曰牛心曰黃土曰紅土沿途則每二里
許置一墩外溝長壕以防零騎侵擾奏請添駐兵備憲臣一
員其訓練兵同駐左衛整肅兵餉戰守諸務於是法紀昭而形
勝增雄戰守有據而醜虜困之謀火燬矣三十八年則增築
祁家河堡於威遠之東隆慶元年則增築威平堡於威遠之西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

南三年又增築三屯堡於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則萬曆元年
之增築也宿兵置守一如諸堡之例總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
共二十有八連垣共二百五十三里近看得各城堡惟右衛砌
以石左衛二城砌以甃餘皆土築且卑而薄不堪保障向者與
虜日迫逐於疆場間固未遑議矣今值諸百款貢實有閑暇可
乘已將右衛二城易新高堅仍砌以甃其餘各堡或石或甃并
所屬邊垣自某處起至某處止亦俱增修過半惟左衛為費頗
鉅已經籌計於米歲筆工城事可待也其助馬寧廣故胡雲石
四堡則各有市口一區馬夫雲西一道始惟三城耳自國初
迄今幾三百年而增置至二十八者必以駭夷之窺守禦必先
隨時觀變以代舊諸守邊者之長計也然嘗攷之地志右衛之

境而販豐州僅三百里自捷首強逞而於地密與之鄰彼未必
不視焉且中允也戊午之役論者謂使王師旬日不至則右
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矣其間係天下豈小哉成後把
漢之降雖自早虜入邊而謀通首害使往來曾經於此定以遏
此故耳故謂雲西特為大同要衝者非挺也方今天威廟美
臣服北虜貢琛獻表比於諸藩萬世治安固然是矣然萬一虜
或改圖則此地必先受敵其勢然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綢繆備
戶之謀城後于陞之警誠有一日不可弛者備雲西所以備全
鎮備全鎮所以備天下也非予然計既塞猶遠近審形勢匪圖
莫彰謹繪圖如右而備述其建置經畫圖大君子有考焉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冊 山西

百四

尹新代國考 自漢以來代國有三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高湯唐代因之齊桓之所服趙襄子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王莽之所棄陳餘之所置皆是也今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郡也始於高帝十二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文帝之時封中平之所徙入縣之所自縣平之所徙以及子武子平之所分徙武徙淮陽子平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闊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篡絕收就廣寧王莽之所郡子年之所廢如舊之所徙皆是也所謂清河也

代郡考 古代郡今蔚州也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州立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加為中部郡尉治廣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可考者道人班氏孫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考今靈丘廣昌固城皆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水固屬晉南及代州祁自馬和鮮卑之難居而邊上漸夷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魏以降元魏廢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遷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于突厥乃因隋改屬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屬門

國後周置蔚州於靈丘也則倚治蔚於陽曲又倚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近貞觀破突厥還郡靈丘而仍蔚舊縣天寶更名復魏代郡而仍屬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邊以代為代以蔚為蔚而不知蔚之舊為代代之舊為屬門也

漢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耕種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事解身令人酸鼻吾乃責其時得二十餘萬詣屬門廣武迎候所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

舊唐書唐休璟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智無難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

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邊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曰時良美允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穩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李景略傳豐州北枕回龍時風言回龍將南下陰山上以景略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使使迫塞苦寒土地固瘠景略約已節用與士同甘苦數歲感應水清三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